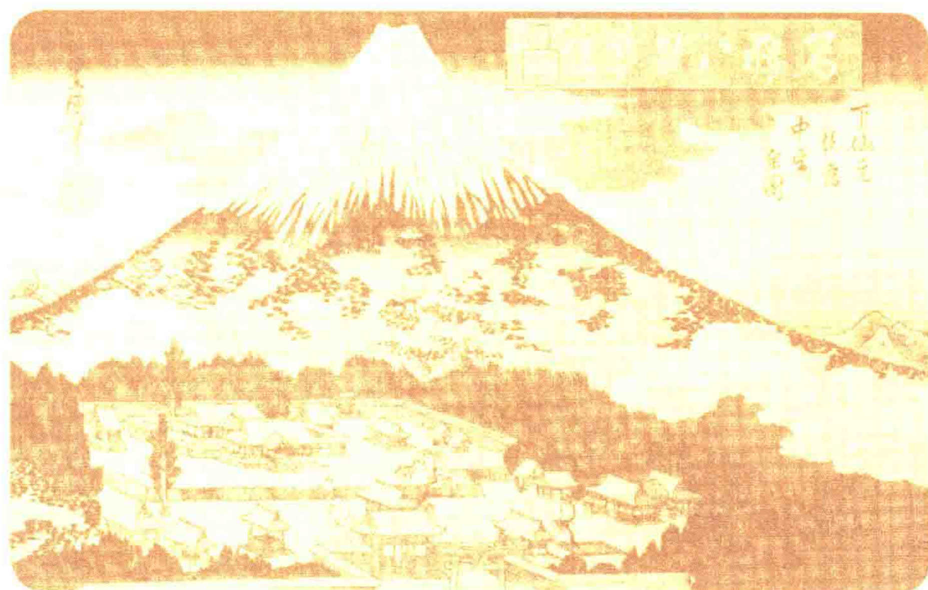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二十一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2輯，編年體 / 孫錦泉，周斌，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0689—6

Ⅰ. ①日… Ⅱ. ①孫… ②周…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日本—歷史—編年體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86686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主　編　孫錦泉　周　斌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黎春林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408　字數:28160 千字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0689—6/K311—55
定價:35700.00 圓(全四十二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姜津津　陳建華
營銷編輯　陳　鑫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二輯目録

第一册目録（總第20册）

第二册目録（總第21册）

第三册目録（總第22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23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24册）

第六册目録（總第25册）

第七册目録（總第26册）

第八册目録（總第27册）

第九册目録（總第28册）

第十册目録（總第29册）

第十一册目録（總第30册）

第十二册目録（總第31册）

第十三册目録（總第32册）

第十四册目録（總第33册）

續史愚鈔　續（卷五十四—卷七十一）……一

第二十七册目録（總第46册）

第二十八册目録（總第47册）

第二十九册目録（總第48册）

第三十册目録（總第49册）

第三十一册目録（總第50册）

第三十二册目録（總第51册）

第三十三册目録（總第52册）

第三十四册目録（總第53册）

第三十五册目録（總第54册）

第三十六册目録（總第五十五册）

第三十七册目録（總第五十六册）

第三十八册目録（總第57册）

第三十九册目録（總第58册）

第四十册目録（總第59册）

第四十一册目録（總第60册）

第四十二册目録（總第61册）

第二十一册目錄（總第40册）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安德天皇中

養和元年辛丑、春正月朔、以兵革及東大寺興福寺火、廢朝、敕大和捕興福寺僧徒、諸衞官人以下戎衣、四日、解東大寺興福寺僧綱以下見任、收莊園、五日、淸盛聞關東兵將經南海入京、遣兵守緣海處所、熊野僧徒擧兵入志摩、走伊豆江四郞、轉入伊勢、劫掠沿海平氏所置吏士、望風潰走、八日、以前權大納言平宗盛爲畿內伊賀伊勢近江丹波等總管、十四日、上皇崩于六波羅第、年二十一、是夜火葬東山淸閑寺、稱高倉院、帝愛權中納言藤原成範女小督局、由是中宮寵稍弛、淸盛怒欲殺小督、小督懼潛出宮匿嵯峨、帝悲憤、殆廢寢膳、淸盛知其情、迎中宮居于己第、使宮人不

得進御、廷臣亦憚淸盛、入直者少、帝獨坐便殿、召侍臣、無應者、久之彈正大弼源仲國造聞、其辭而進、帝曰、聞小督在嵯峨、汝爲朕覓之、乃裁書賜之、仲國獨騎馬而出、遍索無所得、行過龜山民舍、有彈箏者、聽之則小督也、仲國善笛、數侍內宴、熟小督指法、乃入門致書、具說帝旨、小督泣曰、聞淸盛深憾妾、如在宮中而遭其毒螫、爲君王之累也、是以脫身至此、而此亦不可久栖止、明日將往大原事佛、仲國慰諭固止之、馳還奏之、帝悅、明夜密迎入宮、寵幸愈渥、生坊門院、淸盛聞而益怒、使人收小督、押送淸閑寺、截髮逐之、時年二十三、帝於是日夕鬱怏、帝自法皇被幽、積憂成病、及聞平氏燒東大興福二寺、驚嘆、遂至大漸、及崩朝野莫不哀惜、法皇嘆曰、使帝久在大位、則延喜天曆之治、可以復見、溘然早世、非特朕之不幸、國家衰弊、百姓何憑、

論贊曰、漢唐人主皆以孝稱諡、蓋以天之經、地之義、莫大於孝、

而孝子善述人之志也、帝之仁孝、禀於天性、故無聲色狗馬之樂、而唯欲得法皇之歡心以爲樂、然遭時屯難、強臣制命、法皇居危懼幽辱之地、而帝不堪其憂、淨海欲握外祖之權、而帝亦厭其凶暴、權以濟事、冀以成志、紓法皇之難、盡爲子之道、孰謂二條帝之弟、而有純孝如此者乎、踐位未幾、竟以憂崩、雖政教未洽乎四海、而萬姓哀慟、如喪考妣、莫非仁孝之效也、儻以上諡之例議之、可不以孝稱之哉、

二十一日、熊野僧徒乘勝焚二見民屋、至固瀨河、和泉守關信兼迺率跬伊藤攵等拒之、逢於舟江、信兼射殪其黨魁戒光者、僧徒竟逃走、先是淸盛課兵粮於三神郡、追捕民戶、聞者驚曰、自祖宗祀天祖千有餘歲、未聞兇惡如此者、平氏必亡矣、凡二宮禮數歷朝有增而無減、供神之具、皆極豐贍、祭儀亦極嚴肅、而不許天下臣民祈禱奉幣、至此天下大亂、制度悉壞、二十七日、淸盛悔心漸

生、欲慰法皇意、納其女于宮、上皇晏駕纔旬餘、然法皇不能拒焉、

二十八日、尾張驛言、源行家將兵數千入尾張、聲言從美濃近江入京師、京師驚擾、兵士乘間掠略資財、二月朔、先是城資長奏、討平甲斐信濃、臣請以私屬從事、不復假他人手、是日以資長爲越後守、討木曾義仲、資長鎭守府將軍平維茂之後也、維茂子繁茂爲出羽介守秋田城、子孫因以氏焉、世居越後、爲國豪族、國人稱曰白河御館、是月、源行家進入美濃、據板倉城、左兵衞督平知盛中宮亮平通盛、左近衞少將平淸經、薩摩守平忠度等、從城後縱火攻之、行家走中原、七日、敕公卿及五畿七道神社佛寺、圖不動明王像、寫尊勝陀羅尼、禳兵禍、敕左右京諸司、注京師戶口、遣使美濃、點檢渡船、九日、先是前武藏權守源義基據河內石川城、應賴朝、平氏遣源季貞等討斬之、傳首京師、虜義基弟義資義廣、下左獄、十二日、知盛病作、置戍而還、源氏益振、十三日、宇佐大宮司

宇佐公道遣使報清盛曰、鎭西人菊地隆直、緒方維能、臼杵、戸次、松浦黨皆起兵應賴朝、清盛驚曰、東國既叛、所恃惟西國、西國亦抗、我與前筑前守平貞能曰、是未可信、東北固屬賴朝義仲、至西海將士、無非平氏恩舊、何敢背叛、臣請鎭壓之、衆壯之、十六日、伊豫遣使報清盛曰、國人河野通清起兵據高縄城、備後人額西寂以兵船數千來攻、斬通清、通清子通信走安藝、四國未定、西寂駐軍未還、通信請兵于舅沼田次郎、以三十船來、僞爲捕魚、覘西寂遊燕、掩襲擒之、殺以祭父、國人皆應、南海大亂、清盛益驚懼、十七日、帝還御權中納言平賴盛八條第、二十三日、宗盛乃欲親將大軍東伐、法皇許之、命統諸武官、以官符徴兵、刻日而發、衆曰、此行必夷源氏、以二十七日發行、先發一日清盛疾作、車馬集于六波羅、會盜行火蓬壺、京師訛言相驚曰、有叛者、時人以爲不祥、其疾革也、以僧圓實奏法皇曰、臣死之後、陛下每事宜與宗盛議、法皇

依違不決、聞清盛色慍、許之、二十九日、肥後人原田種直募西海兵二千、擊菊池隆直、緒方維能、閏月四日、前太政太臣清盛薨、年六十四、清盛得疾、身熱如火、貯水石槽、澡浴取冷、病勢已熾、問者竊相謂曰、恨不見其死於兵耳、妻時子稱二位尼、見其不可起、問所欲言、清盛大息曰、平治以降、運天下於掌握、二十三年、官至太政大臣、身爲國家外祖、奚求之有、第所恨者、不見賴朝首、我沒之日、無修堂塔、無誦佛經、速斬賴朝首、以懸墓上、凡爲我子孫者、宜體是心、勿敢懈、宛轉煩躁、七日而薨、以故宗盛將赴東國、遂不果、

賴襄曰、吾嘗論平清盛之不臣、皆傚藤原氏所爲者、不可獨罪清盛、而使其勢驟至此者、後白河上皇也、請詳論之、夫平氏自白河鳥羽之世、已受寵任、門望出源氏之上、帝以無望之親王、忽得大位、而恐失之、故倚有望之武臣、以爲重、保元之變、清盛之功勞、不及源義朝、而賞則過之、猶延元帝之寵足利尊氏過

新田義貞、視其門望之高下焉爾、故藤原通憲不許婚義朝、而連姻清盛、君臣同見、抑彼揚此、遂激成平治之亂、義朝無義貞之臣節、而清盛坐得尊氏之所圖、皆帝致之也、清盛心知帝之無望、而倚己之望也、意素輕之矣、及上皇以先朝定議禪位二條帝、欲已聽其政、如白河鳥羽、而帝與其親信謀、不使上皇逞志、上皇已喪通憲矣、尤倚於清盛、借其力以除帝之謀主、難除者、已借其力、不得不酬其勞、今年任中納言、明年任大納言、勢已寖駸矣、及帝崩、太子立、上皇又欲別立其所愛、犯衆情之所不是、而必行之、則又借清盛之力、以爲高倉之所出平氏、而其舅無望、清盛亦平氏、而威名著世、是眞可倚以爲大援也、於是驟遷其官爵、自內大臣、直超拜太政大臣、是顯然以異時外戚攝政之地與之也、使清盛謹愼有學之君子、猶不能不自恣、況武人之貪功恃力者、其驕肆不忌憚、固其所也、亦猶延元之假

尊氏大將軍之地、故曰、上皇使之然也、夫清盛虎也、上皇傅之翼而騎之、欲中下不可得、況欲搏而斃之、速其噬攫、莫足怪焉、清盛之意、則以爲既與我以藤原氏之地、藤原氏之所爲、無不可爲也、於是納女爲后、立其所生爲天子、已爲外祖專政、已之子爲外叔、任左右大將、族類列卿相、莊園跨天下、而天下之兵、役屬其大半、則出藤原氏之所不及、有其所不及、故爲其所未爲、亦莫足怪也、天下之兵、半屬平氏、半屬源氏、源氏之意、則以爲彼之所爲、我何有不能爲、是以奮起取而代之、如雙虎相鬪、一斃一在、在者負嵎、後白河上皇懲而不復攖之、建久之事、是也、後鳥羽上皇攖之而大傷、承久之事、是也、後醍醐帝乘其自斃而殪之、而更養一猛惡者、延元之事、是也、

六日、宗盛奏法皇曰、臣不肖不能救父過、以至於今、今後將唯聖旨是仰、聞東征兵士糧食方盡、先臣向欲使西海北陸二道轉軍

餉、事未及施行而沒、願聽聖裁、且陛下欲宥賊乎、將進討乎、請得
朝議一決、然後從事、法皇集公卿議之、法皇欲宥賴朝等、宗盛不
聽、七日、夜平氏八條坊門第火、十五日、平重衡、平維盛將一萬三
千騎、齎院宣諭東國、討賴朝、然州郡皆知官符院宣出于平氏、相
率歸源氏、安田義定聞重衡等來擊、告急鎌倉、十七日、賴朝遣和
田義盛、岡部忠綱、狩野親光、宇佐美祐茂等于遠江、援義定、據形
勢嚴守備、二十三日、賴朝叔父信太義廣聚兵常陸、來見賴朝、賴
朝不禮、怒還、將攻賴朝、將兵三萬發常陸、至下野、使人誘足利忠
綱、忠綱與小山朝政俱以州豪相軋、欲因事而除朝政、即應義廣、
遣使誘朝政、朝政將逆擊之、會父政光宿衞京師、居守單弱、乃詐
聽、義廣大喜、朝政及義廣來議軍事、密率兵出屯野木社、設伏林
薄以待、義廣過社前、伏起升樹亂呼、聲震溪谷、義廣不測其衆寡、
軍大驚擾、朝政乘之奮擊、殺傷頗多、義廣射中朝政、墜馬殆死、會

弟宗政自鎌倉來援、力戰救之、義廣退屯社西南、朝政與宗政合
擊之、適颶風大起、沙石眯目、義廣兵不能復戰、遂逃散、下河邊行
平據古我高野之津、要走路、又敗之、足利有綱等又擊之小手指
原小堤、賴朝弟範賴亦來援、義廣僅脫奔信濃、依姪義仲、忠綱及
義廣敗、逃匿于龍奧、居數日其下桐生六郞勸令逃亡、忠綱遂走
西海、二十五日、法皇自鳥羽宮徙御法住寺殿、二十七日、賴朝禱
鶴岡社、拜訖言及義廣之事、結城朝光奉劒在傍、率爾對曰、彼已
爲臣兄所滅矣、賴朝顧喜曰、此非汝言、必神之所憑也、果然則厚
賞汝、是日、果得朝政捷報、朝光稱小山七郞、食下總結城邑、故亦
稱結城、二十八日、朝政遣宗政獻捷鎌倉、賴朝沒義廣黨食邑、授
朝政常陸村田下莊地頭職、殊賜書賞其功、晦、有犬嚙壞御座劒
裝具、三月朔、復東大寺興福寺莊園僧綱官、三日、皇嘉門院所居
火、七日、地震、十日、源行家之敗也、退保中原、賴朝遣其弟卿公義

圓、將兵援之、軍勢稍振、是日平重衡、通盛、維盛、忠度等阻洲股河
與行家對陣、行家將乘夜襲之、重衡卒浴馬於渚、因覘之、走還報
之、其夜義圓挺身先登、行家亦度、義圓貪功先己、遣人覘之、果不
在、於是行家簡精騎二百濟河、平氏軍預爲之備、乃逆擊破之、斬
義圓、擒行家子行賴、泉重滿潛乘筏濟水、重衡等覺之、故引兵退、
遠水而陣、待其濟擊之、斬重滿、殺獲六百九十餘人、行家僅以身
脫、收餘衆走小熊、重衡與維盛等追及之、分軍爲五、藤原景家、藤
原忠清、平盛俊、高橋長綱迭進擊之、皆不勝而退、重衡維盛自將
二千餘騎當之、景家等四千餘騎又來合、更進迭戰、行家遂敗走、
重衡等乘勝逐北、連破之於折戶熱田、行家抵參河、保矢矧川、額
田兵士舉郡應之、軍復振、平軍追至、行家敎老兵三人佯爲役夫
狀西行、西兵問曰、汝等見潰兵乎、曰、兵可四五百東走、又問鎌倉
援兵來乎、曰前軍已抵菊川、後軍塡塞橋本見付、彌野被山、不知

幾千萬、平氏恇懼引還、行家使人馳徇美濃尾張曰、平氏走矣、不
射之者我敵也、二國人爭起要擊、西軍狼狽而走、先是賴朝竊奏
法皇曰、臣非謀反、欲除賊耳、聖慮若眷眷平氏、則源平兩氏相竝
奉仕如往日、冀試其忠否、法皇以書示宗盛、宗盛奏曰、和解實爲
美事、然有先臣遺命曰、凡我子孫必當暴骸於賴朝前、臣等既受
此言、義不可不伐也、十三日、安田義定將搆要害於橋本、課役土
人、淺羽莊司宗信、相良三郞輕侮義定、不遵約束、且以其族多屬
平氏疑之、是日、遣武藤五鎌倉告之、乞亟罰之、賴朝以片言難信
不聽、武藤五曰、義定既聲彼罪、告幕府、此衆所知也、然幕府舍而
不問、則義定威望寢損、言如無實、則他日斬臣以明誣罔之罪、於
是賴朝遽收二人食色、與之義定、且遺書曰、宗信等後日陳謝有
辭、則處汝于罪、既而宗信惶惑謝罪、義定亦爲之請、賴朝以宗信
宗族繁衍多儲兵士、冀收其用、遂還與其莊內若干、久而京師流

言、法皇詔武田信義討頼朝、時信義在駿河、頼朝召問之、信義解
謝曰、臣未嘗蒙詔、借使有詔、臣豈奉之、去歲臨軍、冒難蹈死、公所
素知、我子孫永世不敢懷異志、因獻誓書明之、頼朝意乃釋、十八
日、遣使檢東大寺興福寺遺火處所、二十一日、皇嘉門院所居右
大臣九條兼實第火、二十五日、重衡等入京師、時頼朝義仲踦據
東北、行家略定參河美濃尾張、平氏日蹙、行家欲進入京師、奉告
文於伊勢大神宮、祈滅平氏、祠官拒而不受、又牒延曆寺乞援、不
應、行家駐軍不進、夏四月七日、頼朝擇親信有武幹者、每夜入直
寢室、以爲警衞、曰北條義時、下河邊行平、結城朝光、和田義茂、梶
原景季、宇佐美實政、榛谷重朝、葛西淸重、三浦義連、千葉胤正、八
田知重、十日、帝遷自八條第御閑院、十四日、敕宗盛討菊池隆直、
二十八日、敕藤原秀衡討頼朝、五月四日、春日社第四殿神鏡自
墜墺、六日、吉野僧徒蜂起、有稱以仁王子者、法皇敕奈良僧徒索

捕之、十九日、以明年值三合厄、奉幣二十二社禳之、二十一日、法
金剛院火、六月三日、法皇幸園城寺、十日、祈雨、後屢祈之、夜行幸
八條第、避祇園神輿、十五日、還御閑院、敕課三十五國修造興福
寺、十六日、城資長與弟長茂發兵五千入信濃、南討義仲、途患中
風卒、長茂悲悼、欲成兄志、二十五日、招集越後出羽兵六萬、分爲
三軍、入信濃、令濱小平太等率兵一萬赴筑摩越、津張宗親引兵
一萬赴殖田越、長茂自將四萬、進陣橫田川、義仲帥信濃上野兵
二千餘陣白鳥川原、楯親忠往探、長茂方縱火爲戰備、親忠望見
報義仲、義仲急進、親忠以百騎濟、縱橫馳突、長茂兵屢却、親忠引
還、長茂謂笠原頼直曰、吾遣寡兵而却恥也、卿爲我戰、頼直以精
兵八千騎濟、擊高山黨、血戰而退、高山黨多死、上野人西廣助見
而怒、以五十騎濟、信濃人富部家俊在長茂部下、以十三騎邀擊、
廣助搏家俊斬之、繫其首於馬鞍而去、家俊臣杵淵重光先是以

讒見黜、不得從軍、慨然以爲我雖廢斥、不宜晏然而寧處、徑至戰
所、覘其存沒、而不見家俊之幟、疑沮彷徨、訊諸儕輩、始知其戰死、
乃馳入陣中、望見廣助呼曰、子非西七郎邪、我是富部殿從兵杵
淵重光也、嚮奉使在外、忽及於難、願一見主君之首、以畢使命、揚
鞭而進、廣助知其不可當、策馬而走、重光厲聲曰、走則得能免乎、
汝爲吾主之讎、我竟不汝貰、急追及之、搏而墮馬、輙斬其首、置家
俊首側、揮淚曰、臣以無罪讒斥家居、自揣臨陣立功、則庶足披攄
愚衷、至則主君既隕命、無復可奈何、今得殺戮讐敵、以慰冥魂、言
訖上馬、左手提二首、右手揮刀、大呼曰、富部殿爲西七郎殞命、杵
淵重光立報其讎、汝等可來與較、敵兵三十七騎、遞午爭進、重光
直衝突縱橫奮戰、殺十餘人、身被數創、不能復戰、擲廣助首、持家
俊首、馬上銜刀而死、舉軍歎惜焉、義仲謂其將井上光盛曰、彼衆
我寡、當以計破、不可以力勝、卿宜樹赤旗以誘敵兵、彼必以我爲

州兵來附、不設備、卿速易旗幟以擊之、吾濟河襲之、衷敵軍前後
夾擊、蔑不剋矣、光盛從之、長茂果使人迎問、俄而光盛易旗幟直
進、義仲亦縱兵合擊、長茂軍大潰、人馬溺死、死者甚衆、長茂挺身
奔還越後、義仲追北到國府、州兵降者相屬、長茂勢不能支、遂逃
會津、二十五日、客星見、二十六日、下詔造東大寺、有雙頭蓮生法
勝寺池、二十九日、修玄宮北極祭、秋七月五日、頼朝赦長尾定景、
初石橋之戰、佐那田義忠爲定景所殺、及定景降、頼朝與之義忠
父義實、甘心焉、義實素慈仁、不忍遽殺、囚之于家、定景自知不免、
日夜讀誦法華經、義實悚聽、心深愍惻、請頼朝曰、臣怨定景淪浹
骨髓、而彼持法華、專修勤苦、臣聽其唄聲、怨念漸消、今殺之無益
于死者、而徒增罪業耳、願赦其死以助冥福、頼朝許之、十四日、改
元非常赦、二十日、頼朝更造鶴岡若宮、賜馬匠人、命義經牽之、義
經曰、九郎牽之孰爲之副、頼朝怒曰、重忠等在、何謂無人、義經懼

而起、是日、詣鶴岡、有一男子、長七尺餘、厠騶從中、頼朝見而怪之、
言未發、下河邊行平進而拘之、繋簡於髻、書曰安房國長狹六郎
郞黨左中太常澄、行平詰問之、曰、復讐之念、寤寢不已、以至于此、
事若不成、暴骸草野、恐人不知其爲誰、是以記姓名爾、惟以速死
爲幸、頼朝悅曰、今日事急矣、卿善處之、我賞此功、將聽所請、行平
曰、臣所知邑、每年貢馬、百姓苦之、請得蠲免、頼朝曰、凡有功見賞、
其所以爲榮者爵祿耳、卿之所求、不亦異乎、卽令下總厩別當速
蠲之、二十一日、頼朝使梶原景時殺常澄、時景時監鶴岡土木、不
可預刑事、頼朝遽使天野光家代之、常澄嗤頼朝曰、事何不前定、
而急遽至此邪、遂斬于稻瀨川、八月三日、以前筑前守平貞能爲
肥後守、討鎭西叛者、十日、以天變兵禍及諸社有怪、奉幣伊勢以
下二十二社、十四日、詔中宮亮平通盛、但馬守平經正討義仲、十
五日、宗盛奏請以藤原秀衡爲陸奥守、平親房爲越前守、城長茂

爲越後守、討頼朝義仲、秀衡遂依違不敢出師、十六日、遣伊勢守
平清綱、上總介藤原忠淸等討頼朝、九月六日、通盛經正進至越
前水津、遇義仲先鋒根井幸親、不利而退、保敦賀城、奏請援兵、越
前越中加賀豪傑聞之大懼、胥議曰、方今源平構兵、郡國鼎沸、關
東咸屬右兵衛佐、北國多屬木曾冠者、而吾曹無所適從、若猶豫
不決、彼必來擊、不如往屬之也、相率而屬義仲、義仲疑其有詐、新
附兵衆乃進誓書、義仲大悅、與良馬人各一匹、自是北陸道悉歸
義仲、兵勢益彊、七日頼朝召足利俊綱於下野、俊綱以子忠綱黨
義廣不至、頼朝使和田義茂擊之、三浦義連、及葛西淸重、宇佐美
實政副之、未至、俊綱家桐生六郎斬俊綱而降、義茂馳使傳首於
鎌倉、並縛送六郎、頼朝惡其悖逆、卽誅之梟於俊綱首傍、沒俊綱
所領地、赦其妻孥、還與宅地及資財、十四日、遣使奉金鎧於大神
宮、二十日、城長茂奏言、北國悉屬義仲、無應募者、二十八日、遣左

馬頭平行盛、薩摩守平忠度、率數千騎援通盛、熊野僧徒寇鹿春
山應頼朝、遣權中納言平頼盛討之、冬十月三日、宗盛令維盛擊
頼朝、進次近江、十六日、遣加賀守平爲盛討熊野僧徒、十一月五
日、頼朝欲遣義經等於遠江禦平氏、佐佐木義秀曰、十郎藏人駐
軍尾張、足以禦之、何必發兵、乃止、維盛亦不果進、六日、雨而井涸、
二十日、通盛行盛無功而還京師、經正留若狹、二十五日、上高倉
中宮號曰建禮門院、十二月五日、皇嘉門院崩、是夜葬皇嘉門院、
十三日、移法住寺殿於蓮華王院側、法皇徙御焉、秋冬大風洪水、
是歲、客星見、炎旱饑饉、民多死亡、朝廷不能賑給、譏使京師富戶
獻財以救窮民、時諸道多叛平氏、兵革繼興、平氏乃遣將追討、而
糧食不給、所至奪貢賦掠民財、或請官使、課責百姓、徵斂暴酷、國
郡大苦、法皇問救濟之方、右大臣兼實對曰、夫人事失於下、災變
見於上、人君宜廣召卿大夫、使面陳讜言也、國以民爲本、本搖則

國何以得立、頻年炎旱、禾稼不登、而出兵四方、課疲瘵之民、責芻
糧之供、加之修造東大興福兩寺、百姓嗷嗷、無所息肩、豐年猶不
能堪、況於凶歉之運哉、今欲銷天譴濟人物、在祈禳與德化、自古
禱祀之法、效驗不一、雖朝廷已行、非尋常齋修之所能囘移也、宜
特發幣使告大神宮及所崇敬諸社、又選顯密僧精修秘法懇禱
苦請、則咎徵何不弭矣、若夫當今之時、欲行德政而征討未可輟
已、土木亦難廢也、然國弊民耗、縱獲賊首、亦無益耳、宜小存寬恕
以從民心也、而若其征討、則專委之將帥、但料給糧食、務省冗費、
庶得息民怨焉、土木亦宜爲之節限、以施惠下之仁也、夫訟獄者
明王之所愼、宜申敕理官審辭訟、錄囚徒、究覈情僞、務處平允也、
以災異行肆赦、比例極多矣、寬弘中以客星見原釋囚徒、立消妖
氛、是其令典之可從者也、若大神宮司所訴、及諸寺之惡徒、懲其
首謀、餘皆洗雪、與之更始、則庶幾囘天意而享靈貺、法皇不能用、

壽永元年壬寅、春正月二日、雷、十六日、罷踏歌節、是月、京師飢疫、盜行、火、百姓棄嬰兒、死者盈巷、二月八日、先是熊野別當湛增率兵入伊勢、毀伊雜宮、將犯大神宮、和泉守關信兼擊卻之、時源賴朝已據東國、大中臣能親貽書賴朝曰、湛增壞神社、掠神寶、入二宮神地、火民屋、奪資財、古今未曾有之變也、方今源氏再興之日、宜存敬神之義矣、賴朝驚曰、湛增送款于我、何爲如此、吾必有所處焉、至是自作告神文、述掃蕩國賊、匡正朝廷、使神事悉復古典、及改修伊雜宮、調進神寶之意、遣使奉神馬砂金、令神主致祈、神主等憚平氏、密致祭告、朝廷亦慮神主等背公家、爲源氏致祈、下院宣禁私致祈禱者、十四日、時賴朝妻有身、三浦義澄因請宥伊東祐親、賴朝許之、義澄大悅、使祐親詣幕府謝罪、祐親嘆曰、我何顏面復見賴朝乎、遂自殺、初賴朝流于伊豆、祐親之子祐清知其非常人、私善遇焉、祐親將殺賴朝、祐清告其謀避之、賴朝深德之、

祐親之死、賴朝召祐清曰、汝父之罪、吾猶欲宥之、汝德于吾、吾將重賞、汝、祐清曰、父已遭害、吾何面目事君、且吾保君、豈望後報哉、宜速斬吾、不然請放吾、吾必爲平氏射君、賴朝曰、吾不忍殺汝、且一人去就、何與於勝敗之數、汝疾去屬平氏、遂放遣之、祐清乃奔京師從平氏、三月二十日、夜盜竊晝御座劒、夏四月十一日、平貞能攻菊池隆直于雲上城、不利、貞能築長圍絕糧道、遣使遠近收兵糧、催督苛急、百姓大苦、隆直糧盡而降、時東北不復輸租賦、西國穰餉悉爲貞能所收、繇此京師大飢、道殣相望、群盜橫行、十四日、法皇幸延曆寺、瘞金泥如法經於日吉社、京師訛言、法皇敕僧徒討平氏、平氏將士皆聚六波羅、分兵衛皇宮、十五日、遣重衡師兵迎法皇、又訛言、重衡擊僧徒、僧徒駭擾、鳴鐘聚兵、法皇從臣皆失色、已而知其妄乃還、五月十九日、以延曆寺僧永雲顯眞送以仁王子、及源仲綱子於義仲所、流永雲於薩摩、顯眞於土佐、義仲

迎以仁王子、造宮越中宮崎奉之、號北陸宮、二十七日、改元、六月五日、賴朝下書於熊谷直實、復久下直光所奪地、令世地頭職、直實平貞盛之後也、祖盛方嘗侍北面、坐法誅、時父直貞尙幼、與乳母亡至武藏、依小澤氏、及長膽勇過人、熊谷鄉有巨熊爲害、鄉閭患苦之、相共定約曰、能殺熊者、立爲黨長、直實年十六、入山殺熊、鄉人喜爲私黨旗頭、因以熊谷爲氏、直實幼失所怙、與兄直正育於姨夫久下直光家、直實慷慨剛直、嘗代直光番直京師、等輩以代人輕侮之、直實不堪抑屈、不請直光而仕中納言平知盛、直光怒奪其所有地、直實還鄉、會賴朝起兵、直實與大庭景親等攻之、後降賴朝、賴朝攻佐竹秀義、直實與平山季重等赴之、先登斬獲、其功居多、至是賴朝褒異之、十二日、帝御大內避祇園神輿、十五日、還閑院、二十八日、攝政基通罷內大臣、秋七月十一日、以法皇修孔雀經法免輕囚、八月十四日、尊準母前齋宮亮子內親王、曰

皇后、九月十五日、北征官軍還京師、曰、北地寒甚、不能爲戰、實怖義仲也、二十五日、宗盛遣池家綱於土佐、殺賴朝弟希義、家綱至希義所居告之、希義曰、我爲先人日誦法華、今日未終課、汝暫緩之、家綱許之、希義徐誦經二卷畢自殺、冬十月二日、帝御大內、遣檢非違使禁京中民毀屋爨之、三日、以大納言平宗盛爲內大臣、宗盛至拜賀日、儀從甚盛、時東北諸源將入京師、宗盛不以軍事爲意、華麗自誇、時人譏之、二十一日、御禊、節旗無故折、有狂人入御膳幄、十一月十四日、北條時政不告賴朝而歸北條、初賴朝有愛妾龜、託伏見廣綱家、時政妻牧氏知之告政子、政子性妒悍、即使牧宗親毀廣綱宅、驅逐其妾、妾走依大多和義久者家、賴朝聞之、託事往義久宅、召宗親而罵之詰問、宗親欵服、賴朝起截其髻、曰、何不密告我、時政聞而恥之、不告而走伊豆、賴朝大怒、謂梶原景季曰、江馬恪謹、必不從父、汝往視之、江馬義時也、還報曰、在、

賴朝喜、召義時曰、汝可託我子孫者、已而事釋、時政還鎌倉、被親任如初、尋流廣綱於遠江、其憚時政如此、牧氏時政繼妻、奸而黠、時政尤畏之、先是政子生男、是爲賴家、立爲世子、北條氏以外祖益貴重、陰收人心以自固、二十四日、大嘗、帝卽位至此三年始行之、世皆謂爲不祥、十二月二日、還閑院、

二年癸卯、春正月十一日、檢非違使平知康捕群盜、十九日、修最勝光院八講、薦先帝冥福、著爲式、二月二十一日、覲法皇于法住寺殿、二十七日、內大臣平宗盛罷、是月法皇敕前皇太后宮大夫藤原俊成撰千載和歌集、三月二十三日、雨雹、武田信光欲以其女妻義仲子志水冠者義高、義仲曰、欲使女事吾兒則可、欲妻之則不可、信光怒曰、吾甲斐源氏門閥豈在彼下耶、迺讒之賴朝曰、義仲既破長茂、威震北陸、聲言討平氏、其實通謀宗盛、欲妻重盛孤女、賴朝大驚、會行家來鎌倉、請曰、我與平氏大小八戰、多亡士

卒、願得一小國以吊死者、賴朝曰、興兵以來幸爲義徒所歸、遂得領十州、若彼義仲亦自取五州、公宜抗厲威武自爲管國之計、賴朝安得私國邑哉、行家慍、以千餘騎去歸義仲、賴朝曰、藏人與義仲合、遂歟平氏、此勍敵也、親將十萬騎、入信濃、義仲集將士議、樋口兼光、今井兼平欲壁于富部拒之、義仲沈思久之曰、世皆言源氏相肉、今又舍深仇之平氏、而與同宗交兵、若人笑何、乃引兵避之越後、賴朝至臼井坂、聞義仲引去亦退次武藏、遣天野遠景岡崎義實言義仲曰、平氏罪惡貫盈、朝廷命我宗討之、當日夜赴命、而十郞藏人私搆兵圖我、子乃庇之、舍西向東、何也、子苟無他心、則請速逐十郞、否則得發貴息爲子、二者不聽、則將以八州之卒與子相見、義仲謀之將佐、小室忠兼曰、避而示屈、蓋慮大功不終也、今不從其所欲、則東北新啓釁、戰鬬且始、何暇討平氏哉、將軍固無異謀、則不如亟令御曹司質也、兼平曰、君聞大藏之事乎、佐

殿豈終釋然於君哉、不若亟絕之、義仲從忠兼言、遣義高爲質、乃報曰、不知藏人與公有隙、亦非通信招致、唯因存宗親之好、任其來投館穀而已、寇敵未除、何嘗異圖、藏人於我亦叔父、義不可遣、從命遣兒息、幼騃未辨東西、冀善視之、至於方面之寄、則義仲在焉、勿過慮、義高時年十一、海野幸氏從之、義仲悉召諸將妻三十餘人、謂之曰、右兵衞佐徵質於我、拒而不致、其必來擊、然則汝曹夫婿隕命於鋒鏑、故我割愛質兒鎌倉也、衆婦皆泣而謝、賴朝携還鎌倉、夏四月五日、以大納言後德大寺實定爲內大臣、九日、奉幣伊勢以下十六社、禳兵禍、十七日、遣右近衞中將平維盛、中宮亮平通盛、左馬頭平行盛、參河守平知度、但馬守平經正、淡路守平清房等爲追討使、將畿內及紀伊伊賀伊勢尾張參河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豐前豐後筑前筑後大隅薩摩等兵十萬餘人、入北陸道、將夷義仲然後及賴朝也、齋藤實盛在遣中、

謂股野景久曰、平替源興、盍降木曾、景久曰、東人無不知吾輩姓名、以興衰變節、若人言何、實盛曰、吾徒以試子耳、入見宗盛曰、越前臣鄕也、古曰衣錦歸鄕、臣受君恩久矣、今老矣、唯有一死以報君、君盍賜錦直垂、臣衣以歸死有餘榮、宗盛憫之如其言、諸將將發、往辭宗盛、鎧仗窮極綺靡、及發軍無紀律、行且縱掠、百姓愁苦、義仲聞之、遣其將仁科守弘、林光明、倉光成澄、匹田俊弘等於越前、據燧山城、平泉寺長吏齊明率徒屬一千餘屬之、燧城南界荒乳山中、北連柚尾木邊、東接越之白峰、西至三國港、北陸道第一要害、塡木石塞日野河、河水盈溢、道路如海、維盛等至而不能攻、乃陣岩神山、相持數日、二十六日、遣參議源通親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齊明聞平氏軍甚盛、遂懷貳、密射書平氏營曰、我爲木曾所驅迫、不得屬公等、公等欲拔此城、夜遣人城東、塡堤決流、水立涸矣、平氏大喜、夜發步兵決堤、水果涸、二十七日、維盛等

麾衆進攻、齊明迎降、城兵不能禦、退保河上城、平氏追尾、令齊明前驅、乘勝遂陷諸城、迫至三條野、敵將齋藤光平出戰、實盛曰、與我同姓、寧死於我、與鬭斬之、長驅定越前、五月二日、維盛等進入加賀、義仲兵退扼安宅渡、撤橋拒守、平盛俊令子盛綱試水、還報曰、可亂矣、盛俊以兵五千先濟、義仲兵射殺三百餘人、後軍繼濟、義仲兵郤走、平氏追躡、國人井家範方還戰而死、餘衆脫去、維盛等進拔林富樫二城、報捷京師、加賀悉屬平氏、義仲兵告急、義仲大驚、齊明告維盛曰、義仲在越後國府、如聞我軍連勝定越前加賀、則必悉兵來矣、若入越中、恐爲巨害、宜急遣兵備寒原之險塞其進路、維盛乃遣盛俊將數千騎赴之、進比至般若野、義仲使今井兼平率六千騎來攻、既已踰寒原入越中、九日、與盛俊戰、自卯至未、盛俊兵死傷者二千餘人、夜還加賀、維盛將攻越中、遣通盛知度帥兵三萬赴志雄山、自帥七萬赴礪波山、義仲聞之、發越後

入越中屯國府、聚兵得五萬餘、至無動寺簡兵器勒軍士、命大夫坊覺明作文祈捷白山社、進至般若野、謂將士曰、彼衆我寡、彼若踰礪波之險擊我平地、非我利也、吾當進據山北麓、彼必陣猿馬場以待、我分兵南北並進、擠敵於南崖、蔑不克矣、乃先遣保科黨據北麓、平氏望見其旗曰、我軍既據志雄、斷能登路、彼僅扼東面、吾將使彼費矢鏃、乃進陣猿馬場、分兵十萬、自礪波志雄二道並進、將入越中、義仲謂兼平曰、橫田河原之役、我以三千破敵四萬、今我五萬彼十萬、以一當二、且敵軍遠來疲弊、以逸待勞、可一戰而破、乃分兵爲七隊、遣行家等諸將分道俱進、自將精兵三萬渡小矢部河屯埴生、旁有神祠、問州人、曰、八幡祠也、義仲悅、亦令覺明作文禱捷、時有白鳩翔旗竿上、義仲下馬拜伏、進陣黑坂、與敵相距可百餘步、義仲先出弓手十五騎放矢、維盛亦如之、遞番相繼互倍其數、義仲欲乘夜襲之、故緩其期、而兼光等已在敵背、日

暮萬人鼓譟而進、義仲驅牛四五百、縛炬於角、策而縱之、軍士從其後、譟噪衝突、震動山谷、西軍大駭潰走、陷南壑死者一萬八千餘人、積屍塡谷、義仲乘勝追之、遇明參河守知度、淸盛七子也、與五十餘騎、大呼冒敵陣、馬仆而徒、敵有岡田親義、來擊知度、知度擧刀斫其冑、冑墮、因斬其首、親義子重義踵至、我騎遮鬭、親義從騎來救重義、奮戰益力、互相殺傷、知度度不可脫、自刄而死、敵益進、右兵衛佐爲盛、賴盛次子也、亦爲樋口兼光所殺、義仲獻鞍馬二十隻於白山社、遂聞行家不利、自率騎四萬馳赴志雄山、平盛俊聞之逃去、平氏植旗佐良嶽收散兵、盛俊會之、義仲不復窮追、轉入加賀、陣平岳野、兩軍休兵馬相持不戰、二十二日、有雲如紅旗見西南、詔減服御常膳、二十五日、維盛偵人獲義仲芻者、芻者紿曰、今夜將來襲、曰、大風暴雨安得然、曰木立林中有一古祠、欲取其材爲炬火以照攻路、維盛懼曰、吾當扼安宅、乃夜引去、適大

雨如注、河水大漲、溺死者千餘人、二十六日、至安宅斷橋據守、二十九日、奏神樂內侍所三夜、祈靖亂、六月朔、義仲合行家軍進至安宅渡、時水濁不見底、衆不得濟、林光明縱鞍馬十匹試淺深、水僅及馬腹、馬突入平氏陣、衆以爲散兵之所亡、畠山重能曰、不然、是敵試水也、想敵必在近、重能乃與弟小山田有重登篠原岳瞰之、馳使中軍告曰、源氏兵悉濟、臣將先進、請賜後繼、義仲遙望敵營謂兼光曰、兵幾何、曰不過三百、曰其將爲誰、曰畠山重能、義仲曰、是關東精銳、汝宜爲先鋒摧之、兼光乃簡兵百五十爲魚鱗陣、直衝其陳、殺敵二百餘、自亡百騎、兩軍交綏、根井幸親以二百五十騎當藤原景高五百騎搏戰甚急、兩陣死傷殆盡、幸親射中景高馬、景高墜馬、幸親亦下馬短兵相接、景高刀折、幸親以爲乘人之厄非勇也、乃投刀相搏、遂斃之、維盛等進當義仲、戰且退、至成合、返擊大戰、股野景久自呼而鬭義仲曰、名士也、麾騎逆之、景久

斬十三騎、被創自殺、衆悉敗、棄器械輜重而走、齋藤實盛獨留戰、敵將手塚光盛問其名、實盛曰、汝斬我首、獻木曾公、公知我也、進薄光盛、光盛從騎遮之、實盛擬騎將殺之、光盛救之、三人相搏墜馬、光盛遂刺實盛、獻頭於義仲、告其狀曰、單騎衣錦、其語東音、義仲曰、莫乃實盛乎、召兼光視之、兼光曰、是也、義仲曰、吾知實盛年高、今其髮黑者何、對曰、實盛嘗與臣言於東國曰、白頭從軍、吾將涅我髮、否則難以伍壯者矣、蓋踐其言也、乃洗其頭、頭髮皆白、義仲泣曰、吾幼孤、爲此老所鞠育、使其來歸、將父事之、乃重恩就死、可不謂義乎、收尸葬之、實盛時年七十三、義仲復追西軍、平盛綱等十餘人死之、倉光成澄追瀨尾兼康擒之、僧齊明以五僧馳突、義仲兵生縛之、伊東祐清力戰而死、維盛壯士高橋長綱等戰死、維盛逃至篠原、義仲追躡至成合並松、大敗之、斬級[illegible]千七百餘、維盛從間道逃還、義仲釋兼康、兼平諫曰、兼康膽視異常、不殺必

爲後患、義仲不聽、此役也、平氏失七萬餘騎、二日、藏劒於諸社、三日、奉幣伊勢已下十社、禱兵有利、法皇幸日吉社、五日、還宮、十一日、使祭主禱靖亂於大神宮、法皇使一千僧轉讀藥師經於延曆寺、法皇召群臣議防禦之術、權中納言藤原長方曰、自源氏稱兵、勢日猖獗、官軍數敗、不可復支國家之急、未有如此者也、在昔漢氏困於匈奴、力不能禦、則議和親以緩難、可謂達權矣、少枉朝憲、與喪民命、其利害輕重爲如何、宜早遣廳使、赦其罪以救一方也、不聽、十二日、帝御大內避祇園神輿、十五日、還閑院、十八日、平貞能既定西海、以降將菊地隆直原田種直以下兵千騎糧十萬石、至、平氏咸喜、欲用禦東北、貞能家貞之子、平氏恃以爲腹心、法皇修百座仁王講於石淸水以下十社、二十一日、遣使柏原圓宗寺成菩提院安樂壽院淸閑寺山陵、禱亂平、夏旱、秋七月朔、帝御紫宸殿、誤墜于南階霤下、又有牛升小板敷上、又有狐糞御床、八日、

中外戒嚴、九日、金峯山多武峯僧徒與源賴政遺黨作亂、義仲連戰皆捷、將入京師、自東山北陸二道並進、至越前國府、與諸將議曰、聞叡山僧兵據險設備、我不得輒入京師、如何而可、覺明進曰、臣嘗居京師、熟知僧徒情僞、設令平氏誘山徒、啗以厚利、三千衆徒、豈悉一心乎、其間通志於我者、未必無之、請牒而試之、義仲然之、十日、移牒延曆寺、誘之、乃發越前、入近江、陣蒲生、待山徒報、適糧乏、乞之百濟寺、寺僧送米五百石、義仲悅、予之村邑五所、以資香火、十九日、宗盛祈捷日吉社、曰、藤氏以春日興福爲氏社氏寺、宗盛願以日吉延曆爲氏社氏寺、擧族崇奉、罔敢失墜、乃納佐佐木莊、僧徒方得義仲牒、猶豫未決、會僧幸明來義仲營、幸明覺明舊友也、義仲召見曰、山僧黨平氏、拒我、我牒之未報、卿爲我往誘諭之、彼若應我、速擧火山上、幸明往諭僧徒、僧徒皆應、擧火總持院、義仲望見大悅、二十一日、宗盛使平資盛平貞能等、將兵一千

餘騎赴近江、從宇治、又遣平賴盛繼之、賴盛辭不往、强遣之、旣而多田行綱等四窺京師、宗盛遣貞能擊行綱于攝津、二十二日、義仲以覺明爲前導、渡湖登山、進據延曆寺總持院、宗盛使平知盛、平重衡將二千騎赴近江、從勢多、聞義仲迫京師、皆引兵而還、知盛以五百騎遇義仲前軍太田兼定等於勢田、進擊不利、乃逃還、忠度又退次大江山、平氏喪膽、京師莫不駭怖、宗盛大召族人議曰、吾兵旣殲、敵兵將至、唯西國可以避亂、吾將奉院天子赴之、權中納言知盛答曰、今日西走、果能不死邪、我祖桓武實闢此都、後降爲武臣、於今八世、未嘗退避、寧決戰于此、死則死於京耳、敎盛經盛等皆以爲然、宗盛不聽、法皇近臣密報曰、平氏將以陛下西走、法皇大驚、夜潛與近侍數人幸延曆寺、以圓融房爲行宮、人莫知、已而姬妾知法皇不在、皆驚泣、或報之宗盛、宗盛驚悔、二十四日、震石淸水寶殿廊、是夜帝徙御法住寺殿、二十五日、宗盛遂奉

帝及皇太后皇弟維明西走、大納言平時忠呼曰、天子寶器愼勿遺失、衆皆恇擾、僅收神器、而諸寶器多不及收、甚御座劒亦遺之、悉火諸第、宗盛子右衛門督淸宗、其弟中納言知盛、右近衛中將重衡、淡路守淸房、其弟式部丞淸定、丹波守淸邦、其叔父參議經盛、中納言敎盛、薩摩守忠度、經盛子皇后宮亮經正、若狹守經俊、敎盛子越前守通盛、能登守敎經、從五位下業盛、知盛子武藏守知章、經俊弟敦盛、淸房二弟維俊貞衡、故基盛子右馬頭行盛、及攝政基通、平時忠等從焉、權大納言賴盛從而後、比及鳥羽、撤赤旗而東、倚法皇伏匿、基通至七條大宮、密謂從士進藤高直曰、乘輿西幸、法皇猶在京師、爲之奈何、高直呋御者廻車、亦還走、平盛嗣欲追之、宗盛曰、舍之、吾無所用此不義人也、盛嗣怒賴盛不來欲還擊、宗盛曰、妄國恩者不足責、時維盛等未至、宗盛恠問、小松中將何如、曰未來、宗盛曰、亦賴盛比耶、知盛怒曰、今纔出京、未出

一日、離反如此、故向勸固守京師、而公不用我言、今至此、悔不死於京耳、宗盛以畠山重能、小山田有重家屬在關東、欲斬之、筑後守平貞能諫止之、重能兄弟從乘輿至淀、宗盛召二人曰、汝子弟在武藏、汝盍東、二人對曰、臣等蒙平氏恩二十年于此、見危而遁、不忍爲也、宗盛曰、父子相恭、無貴賤一也、父在西、子在東、以相殘滅、吾心憫之、汝宜亟去從賴朝、二人泣辭而東、宗盛等至關戶、顧見數百騎至、則維盛也、率其弟右近衛中將資盛、左近衛中將淸經、左近衛少將有盛、侍從忠房、備中守師盛來、宗盛喜曰、何後也、維盛曰、吾遣妻孥而來、皆啼哭牽我、吾是以後、宗盛曰、衆皆挈家、子何獨否、答曰、挈焉而行、終可庇乎、衆相顧悽然、經正少小入仁和寺、給事守覺法親王、親王甚眷愛之、賜其所愛琵琶名靑山、此日齎返謁親王、彈數曲敍別、聽者莫不隕涕、彈罷還琵琶於親王、曰、此器昔日之所賜、常欲寶愛終身、今將遠別、身歿西海、此器亦

隨亡、是以奉還、異日亂平、得再奉謁、請復賜之、親王垂泣不能答、經正遂作和歌辭去、忠度亦還自淀、潛抵五條、見和歌師藤原俊成敍別、出書一卷、乃言曰、忠度自奉敎誨已來、無時不謁見、然比年以還、天下鼎沸、京師繹騷、不得屢奉杖屨、今天子播遷、我家禍敗且及、聞公向奉敕撰集、竊冀忠度亦以公之庇、得留一首、不意今日至于此、若屬昇平、必有其擧、卷中或賜採錄、而載一首、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俊成攬淚許諾、忠度喜謝而出、行盛師俊成子定家、亦遺其集留別焉、俊成定家後並撰集、收二人所作云、於是擧族奉輿而西、先是宗盛聞多田行綱起兵斷河尻、令平貞能往擊、至則妄矣、急引還、途遇車駕、乃下馬謂宗盛曰、公欲何之、宗盛告故、貞能曰、縱赴西海、果能不死乎、敵知我走、所在邀截死有餘辱、等死則死於京師耳、請速廻駕、宗盛曰、敵已在比叡山、吾不忍委幼主女院於鋒鏑、貞能曰、臣獨還京、乃還、諸第皆燼矣、乃夜詣

重盛墓、白曰、君祈死、預知有今日、爾然願以冥護圖恢復、且日發墓收其骨、藏之高野山、而西、追至福原、宗盛等方會將士、議曰、我家不足惜、如帝王神器何、皆泣而對曰、臣等世受君恩、不以隆替易志、窮海極天、唯君所適、鳥獸且記恩、况於人乎、宗盛喜、乃相率拜淸盛墓、終夜奏樂誦經、天明、燒其宮殿諸第、航赴西海、二十六日、義仲與行家帥兵六萬、分路入京師、義仲從勢多、行家從宇治、京師人相告曰、不圖今日復見白旗也、二十七日、法皇還自延曆寺、錦織義廣先驅、御法住寺殿、二十八日、召見義仲行家、敕討平氏、二十九日、下院宣於諸國討平氏、晦、法皇欲賞義仲功、以賴朝功大、而恐其生怨、欲待入朝同賞之、則恐義仲遂怨、下公卿議之、權中納言藤原長方曰、漢誅諸呂立文帝、陳平爲謀主、而周勃以戰功賞超陳平、援以例之、義仲賞可超賴朝、而稽之故事、將門之伏誅也、裁定成功者秀鄕、而戰鬪效力者貞盛也、時以秀鄕爲功

第二、據此則頼朝宜爲首賞也、從之、乃以頼朝爲第一、義仲第二、
詔賜義仲第于京師、賜行家法住寺南殿爲第、八月朔、法皇勅義
仲分兵巡警京師、自七條南河原、東至大和界、行家守之、遣中原
康定於鎌倉召頼朝、六日、法皇勅削平氏宗盛以下二百餘人官
爵、獨不褫時忠父子官、欲使之諭宗盛還神器也、七日、義仲叙從
五位下、任左馬頭、兼越後守、行家叙從五位下、任備後守、並不悦、
義仲以下、新除國守者三十餘人、十三日、義仲改任伊豫守、行家
改備前守、並聽院昇殿、世呼義仲曰旭日將軍、義仲長大哲美、然
生長山野、擧止粗鄙、不任衣冠、爲京人所嗤笑、及錫命、束帶乘車
入謝、牛逸倒車中、揚手濫呼、牛竪謬聽策牛、牛愈奔、愈不能起、及
闕牛竪敎下、自前、義仲固執、竟自後下、其鄙野率此之類也、十七
日、車駕至太宰府、太宰權少貳原田種直、及菊地白杵戸次松浦
等皆行宮衛護、以原田種直爲筑前守、菊地隆直爲肥前守、時京

師刧盜充斥、法皇以爲北兵新至、未給糧食之所致也、公卿爲義
仲等議軍餉之事、或曰、宜權賜一國以充之、或曰、宜給以沒官地、
十八日、法皇籍諸平故地五百餘所、賜義仲百四十所、行家九十
所、行家奏曰、戰士屬臣者、皆非臣家敎、臣私賞之、彼必不樂、請分
臣邑賜之、義仲奏曰、戰功大小、唯將帥知之、第功行賞、宜在臣等、
初平氏擅勢、諸藤公卿皆爲其所陵歴、領國莊園、亦爲之削奪、故
及其西竄、諸藤幸之、爭希望關國莊領、不以國難爲意、是日、宗盛
以下集晉廟、爲和歌管絃會、藤原景清擐甲執兵、大呼疾走、衆皆
愕焉、宗盛召之曰、死生有命、興亡有時、假令戰無利、暴骨原野、爲
士者、豈變平生之操哉、汝視今日之危頽、而失心乎、對曰、不然、源
氏勃興於邊境、未一二歳、使帝及諸君至此極、當是時、不講軍事、
而事絃歌、何也、夫和歌管絃者、治世之一技、而非今日之所先也、
絃歌如今夕、一旦若有不虞、何以禦之、臣雖不肖、心期恢復、以故

不得不伸船中久屈之膝、是以奔馳、豈敢失心、公今而不竣、墳名
喪家、計日可竢也、公何不念之、辟淚並下、一座默然、初帝之赴西
海也、法皇詔平時忠、諭宗盛等還帝於京師、宗盛不奉詔、法皇憂
京師無主、將有所立、而以無三種神器疑之、右大臣兼實上言、天
下不可一日無主、而曠位到今、兆民無所繫心、頃者盜刧蠭起、里
閭恟擾、無主之所致、是宜早立主一也、平氏挾帝稱號令、吾無主
而討之、師出無名、是宜早立主二也、祖宗之法、無劒璽則不得卽
位、按國史、繼體天皇卽位前、稱天皇、稱踐祚、及得劒璽、乃卽大位、
與今事正相類、可以準據、是宜早立主三也、有是三宜、不早定策、
何以塞亂源、而遏姦軌矣、法皇嘉納焉、於是議更立主、初以仁王
子爲僧奔越後、稱北陸宮、年十七、義仲奉以入京師、議者謂北陸
宮年既長、亂離之際、宜援立以安國家、或曰、法皇宜重登祚、或曰、
女主承統、非無故事、宜立八條院、法皇欲擇高倉帝諸子立之、而

二宮從帝在西海、三宮四宮留在京師、法皇卜二皇子、三宮吉、時
法皇寵姬丹後奏、妾夢四宮出遊、儀如行幸、手執松枝、法皇意動、
欲違卜立之、乃召見二皇孫、三宮五歳、四宮四歳、三宮見法皇作
啼不進、四宮卽據法皇膝、法皇欣然曰、是眞朕孫也、酷似故院幼
時、因歔欷嗚咽、丹後從傍奬贊曰、大位當速決、弗可他議、義仲盛
稱故三條宮功、請立北陸宮、法皇患之、乃命僧俊堯揣義仲意諭
之曰、國家典故、以繼體守文爲貴、今故院皇子二人見在、若廢本
宗、求之庶孫、人神所不安也、卿其莫異議、義仲復奏曰、立君重事、
非鄙人所敢問、然辱受咨問、敢不竭情、故三條宮憤平氏之專横、
欲拔陛下於幽厄、時命未會、殞身鋒鏑、天下悲之、臣之樹功於今
日、亦奉遺令也、今議建立、而不及其胤、人心云何、法皇乃與攝政
基通、前關白基房、左大臣經宗議之、皆曰、不可、然義仲所議、亦難
違拒、宜再卜之、於是復卜二皇子及北陸宮、四宮大吉、三宮吉凶

相半北陸宮大凶議乃定義仲大怒曰以齒則宜立北陸宮以下則宜立三宮烏得立四宮事既如此可不爲三條宮痛恨哉二十日法皇立四宮爲皇太子著袴於法皇宮即日踐祚於閑院攝政基通左大臣大炊御門經宗右大臣九條兼實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後德大寺實定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良通並如故時人驚曰吾國始有兩天皇矣宗盛等聞之曰悔不并取三四宮來

論賛曰平宗盛挾帝西奔京師不可一日無主故立後鳥羽帝其勢有不得已者而帝之與後鳥羽帝皆法皇之孫也豈有愛憎於其間哉法皇以爲京師立主平族絕望可以招討慰諭而神器得復帝得以還也平族以爲帝我家之所出也奉還京師安乎天位則我輩可以瞑矣今彼既立主矣是遂廢帝名我爲賊也寧與神器俱沒不以天皇餌敵然則海上之崩殆非法皇

速之邪當此之際使法皇有宏遠之略而輔臣有規畫之才則必以善處之矣雖然帝儻任衣冠不知運祚既傾而平時子之果決固非法皇所能料則亦不如之何矣

賴襄曰藤原兼實世所稱爲賢相者然在諸藤可爲巨擘賢則吾不知也如其贊立後鳥羽非有補時之略徒習見當時立君之易附會法皇之旨而利於源氏耳其所謂天下無主兆民無所繫心者似也雖然政在院中天子爲虛位久矣民心所繫在於法皇而已平氏挾帝及神器以爲奇貨固也然當時之勢與李氏之父爲虜逐而子立以繫民望者不同又與趙氏朱氏之兄爲虜囚而弟立以空敵資者不同孫爲外家所將去而祖父在也祖父再聽天下之政而徐處置之將無不可譬猶盜賊窮蹙劫人子爲質不過欲免死急之則持緩之則舍爲當時計者明詔諸源曰今上平氏出於朕爲親孫不幸爲外家所挾併神

器在彼朝廷自有處分勿得私攻擊之詔平氏曰今上非汝家所得私況於神器苟奉還之當宥前罪給以活命之邑勿妄蠢動以重罪不奉詔當告祖廟致天討玉石俱焚源氏既有泄憤於平氏而平氏亦知其罪矣休兵就安兩不敢不聽奈何遽別立主以絕彼之望而資此之戰哉兼實以爲塞亂源遏姦軌吾以爲開而導之也且誠欲還神器乎尤不可立主立主而求器器還則彼爲空主寧死不還其情固然兼實贊立主之議而不可無器即位非通論也且即位與踐祚相去幾何其所謂示輕神器於天下後世藉口潛竊不絕者其自道可也承久建武之事烏知非藉口兼實哉曰不立主則成平氏之勢曰成平氏之勢孰與成源氏之勢曰平氏之罪不討滅之可乎曰彼功罪相半者也奪其爵邑殺將覆軍纔保殘喘罰亦足矣必究之所如至無噍類是爲源氏復仇也且夫源義朝露刄犯闕幽囚兩皇

罪浮平氏平氏敵王所愾源氏子弟烏得仇視之適因其周旋以得宥死可謂有恩矣苟以此喩源氏安置之一州以存舊勳以設鎌倉之所忌非計之得者乎平氏得安德之復闕將死亦甘心況得全活之所乎或其冥頑不回挾質乘勢要求不已乃赫怒絕之然後別立主命源氏整軍臨之而責還神器則天下知其不得已焉而誅伐之權歸朝廷矣今鎌倉之兵殄殲其仇威被海內而朝廷傍觀又成其勢而資其戰終致失大權兼實不得辭其責也至其處賴朝義經之議爲可聽也然賴朝欲除其所忌何有於敕命哉兼實爲賴朝所薦而法皇疑其阿黨非無謂也是法皇與兼實俱墮賴朝之計中而不自知也賴朝之薦雖曰從衆望其實使其君臣相疑計議不行也使兼實淸德大節凜然足以信其君而服姦雄之心則何必呶呶分疏如彼乎一墮其計不能出脫故及有守護地頭之請不能力爭也是

而不力爭、其餘區區所陳、亦放飯流歠、問無齒決之類耳、及其患失寵於法皇、則又欲容媚其嬖姬以自說、其無特操如此、宜乎其爲賴朝所翫弄也、

青山延于曰、當發和帝之播遷西海、京師無主、藤原兼實勸法皇立後鳥羽帝、其言以謂朝廷無主而討平氏、師出無名、蓋兼實以立主爲處權之宜、殊不知其所以處權者、適足以開亂原長厲階、當是時爲之計、宜速命將出師以迎鑾輿、使平氏之徒知法皇嗣位而待帝、安知其不悔過而還鑾輿於京師哉、萬一鑾輿不還有意外之變、然後立主京師、庶幾得處變之宜矣、不計出此、速立新主、不知正閏所係、何以異元魏孫騰說高歡而立廢帝哉、延元以後南北分爲兩統、由兼實作俑、可不哀哉、

山縣禎曰、孔子曰、天無二日、地無二王、今安德帝尚在、而京師別立主、是有二王也、其悖理亦甚矣、易云、一君而二民、君子之

道也、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夫民有二君、天下何以能定乎哉、

義仲以議不行大忿恨、自是漸驕恣、部下兵縱橫京師、損害院御領以下公卿莊田、掠略民家資財、京師騷然、時義仲聞法皇召賴朝不悅、將發兵拒之、法皇欲賜義仲上野信濃二國以弭其掠暴、使賴朝義仲和解、乃諭其意於賴朝、九月二日、法皇遣參議藤原脩範于伊勢、奉幣大神宮、祈滅平氏、十五日、法皇幸日吉社、行家奏曰、平氏頻寇緣海、鈔盜貢篚、攻入備前、部兵單弱力不能禦、臣願往擊之、法皇許之、義仲奏曰、行家勇則勇矣、然屢致敗衂、宜更選其人、十九日、法皇更命義仲討平氏、手取御劒賜之、時刑部卿藤原賴輔兼豐後國司、遣子賴經綜理國務、聞平氏奉帝入太宰府、遣使謂之曰、法皇敕討平氏、汝速與國人擊之、賴經告之國人緒方惟能、惟能乃移檄西海將士、於是臼杵戶次松浦黨皆應、獨

原田種直菊地隆直屬平氏、惟能遣子野尻惟村謂平氏曰、法皇有敕、臣不敢不從、請勿留西國、權大納言平時忠出見怒謂之曰、汝謹聽我言、夫我君天孫四十九世正統、人皇八十一代天子、高倉帝嫡長子、天照皇大神之所幽贊、且傳國劒璽正在于茲、向東北兒從等爲賴朝義仲所詿誤、不辨向背、屢拒官軍、自速禍滅、汝輩去順效逆、是何心哉、且若鎭西人士則趨走闕庭、近承天澤、今忽被京豐後誑惑、對捍王師、天罰奚逭、當此之時、汝輩翼戴王室、戮力討賊、一旦大駕還宮、悔無所及也、惟村歸報、惟能不聽、犯太宰府、平貞能菊地隆直原田種直等防戰于博多不利、宗盛等奉帝奔箱崎、公卿宮人徒步從焉、自箱崎遷藤原秀遠山鹿城、令隆直禦大津山關、隆直逃去、種直阯屬秀遠、亦逃、或報惟能以兵十萬至、宗盛奉帝航海、走豐前柳浦、謀宇佐宮祈恢復、左近衛中將平清經自度終不可免、夜上柁樓、看月吹笛、投海死、擧族悼惜、會

知盛管國長門目代民部大輔紀光季獻材木百餘船、乃赴讚岐屋島、光季曰、此地可以拒守矣、乃築壘駐蹕、菊地胤益取材阿波、造行宮及第宅、阿波人田口成良以千騎來附、且爲徇四國、諭以順逆、多來屬者、乃以成良爲阿波守、宗盛令敎盛成良等帥兵船五百、寇諸國海船、屢攻山陽道、聲勢日振、二十五日、中原康定還京師、報賴朝因奏三事、其一曰、頃年平氏當國、橫奪神田寺戶、是以神佛降威罰、閤族奔亡、固非臣之力所能致也、宜還田戶以報其功德、其二曰、王公卿士莊園爲平氏所掠者、案堵如故、攘禍召福、無如弭人之愁怨、今臣亦利彼地、此與平氏同轍也、願廷議擇其宜、其三曰、平氏黨類棄逆歸順者、縱有罪當死、宜從末減、臣雖罹刑綱而幸蒙赦宥、是以能得敵王愾以效今日之功、今緩其刑宥其死、則安知後來不復賴其力哉、輕重之權、宜在朝廷處分、公卿皆想望賴朝風采、爭問狀、康定言賴朝軀矮而面大、然擧止詳

雅言語明晰、非義仲比也、是月、法皇始修兩部大法於金剛峯寺、祈弭禍亂、冬十月四日、義仲發京師、權衜齊明復叛、臨發斬之、賴朝遣使奏謝曰、臣若引衆赴召、藤原秀衡、佐竹隆義、必窺其後、乘虛掩襲、且數萬衆、一旦入朝、則恐擾都下、九日、新主敕復賴朝本官右兵衛佐、召致宿衛京師、遂不朝、義仲以瀨尾兼康嘗食備中瀨尾、命爲軍導、進至備中舟坂山、兼康紿曰、臣請先入國具芻糧、義仲許之、兼康與子兼通先進、途呼倉光成澄、紿曰、吾嘗爲君所擒、而君能活我、我今得還瀨尾、君之惠也、願瀨尾膏腴、君何不以功請之、成澄請而得之、與兼康俱進、至和氣渡、兼康又紿曰、請先入瀨尾告衆、乃留成澄於佛寺而去、十二日、潛聚兵十餘人、夜襲成澄殺之、令國中曰、兼康還國、何不從我禦義仲、國人來會者三百、乃設寨福輪寺、留兵守之、自據板藏城、成澄兵逃還告變、義仲大驚、即夜發舟坂、遲明至三石、遂入可眞鄕、敵已斷道、乃召土人

令鄕導、從間道進襲福輪寺、敵驚潰、乃進攻板藏、兼康棄城逃、兼通肥大不能走、兼康還救、義仲悉斬之、退陣萬壽莊、十三日、京師雷、十四日、京師地大震、法皇敕、平氏所侵奪東海東山二道諸國貢税、及神社佛寺王臣家領莊園、各還附本主、令賴朝校勘之、然憚義仲不下敕於北陸、閏月朔、日有食之、義仲遣足利義清高梨高信、海野幸廣、來犯、而身繼之、平重衡、平通盛、平敎盛以兵七千戰艦二百艘逆擊之、據水島城、源氏以千餘艘負陸、敎經出城東北門挑戰、敵以五千騎來攻、敎盛佯走、重衡通盛將舟師、自島西南縱左右翼邀之、敎經撥連舟布板、以便進退、親射殺高信以下十三人、西風暴急、舟皆漂蕩、北兵不習水戰、皆仆舟中、屬日蝕晦冥、我兵乘之、北兵遂大敗走、追擊斬義清幸廣、獲首千三百級、備中悉屬平氏、義仲欲進攻屋島、適聞賴朝遣弟義經帥兵數萬入京師、引兵而還、法皇遣使止之、義仲不奉詔、十五日、遂還京師、以

備義經、乃奏法皇曰、水島之戰、平氏雖一旦獲利、勢不能久、山陰道兵士多在備中、足以禦之、陛下勿復憂之、義仲與行家竊謀奉法皇赴北國、行家有寵於法皇、密告之、法皇驚、遣法印靜賢諭義仲曰、聞卿將挾朕有所行、又聞不俟朕命、擧兵赴關東、所聞如實、則不知卿意欲何爲、義仲奏陳曰、臣有二怨於陛下、甞召賴朝、臣以爲不可、而不納臣言、又向下東海東山諸道宣旨曰、若有違此宣旨者、追討一從賴朝之命、是實臣之遺憾、臣欲赴關東、釋怨於賴朝耳、至如奉乘輿臨戰場、固無此事、不知陛下從何得此飛語、臣甚懼焉、請奉敕討賴朝、賜一行書以示東國之將士、是臣之願也、靜賢既去、義仲以爲行家泄之、乃造法皇宮、就靜賢及高階泰經奉晉書、而奏曰、讒搆臣者、必臣親族、願得其人甘心焉、法皇慰諭曰、所聞道路之言、非出於卿之黨、朕固不之信、莫以介懷、義仲又奏、向下賴朝宣旨暨御敎書、若非出聖慮、請推安奉行之人、不

聽、義仲兵士刼剽滋甚、人民愁苦、法皇亦密備之、十一月朔、日南至、九日、平重衡將三百餘騎、與惟資戰于東川、走之、法皇遣主典代景宗譴責義仲曰、卿雖固陳不反、人已證之、何以自明、朕往命赴西海、卿稱備源九郞、稽緩不發、豈非欲謀不軌乎、事無其實、速赴西海、義仲對曰、讒謗繁興、幸被勘覈、臣無異志、已明之於誓書、復何所陳、承西征之命而未發者、實恐賴朝代官率數萬衆入京師也、使其不入京師、則可赴西海也、法皇申敕義仲曰、賴朝將有所奉獻、是以使人入京師、所率亦不多、明無他故、卿勿猜疑、義仲心雖不悅、不敢技猾、又遣檢非違使平知康諭以戢部下、義仲待接倨慢、言辭不遜、謂知康曰、輦下兒童、呼卿稱鼓判官、卿豈爲人所擊乎、何故得此名、知康慙恚而歸、奏曰、不除此賊、京師不安靜、宜急徵兵討之、法皇素惡義仲所爲、深然之、倉卒定計、不得與廷臣議、乃命知康掌軍事、就法住寺殿修戰備、詔天台座主明雲、園

城寺長吏圓慧、徵兩寺僧兵、餘皆市井無賴之徒、應募而至者二萬餘人、掛諸佛畫像於宮四垣以爲壓勝、見者知其必敗、又欲潜遷帝於法住寺殿以問右大臣兼實、對曰、臣聞凡人臣有罪則當察其輕重、據法論決、而聚兵殿陛之下、相與爭雌雄、可謂王者君臨之法乎、然義仲不奉命、亦非無謂、以臣揆之、宜遣使者驗其狂悖之狀、因察浮言之所由、若得主名、則執以附法、義仲或順服、何煩征討、臣又聞義仲之欲拒戰、特惡東兵之衆耳、陛下若使之減兵馬、義仲必發、彼既出京、則逼迫之患除、而朝廷得徐制之於外矣、今計不出此、而欲邀奉主上遷他所、臣知其必不可也、法皇不能用、十八日、新主潜幸法住寺殿、戒嚴、義仲聞之怒、會將士言曰、吾首應義擧、殲逆臣於西海、豈非曠世之功乎、然有何罪、俄見誅罰、方今東西路梗、餽運不繼、我以五萬士馬、留衛京師、然官不給芻糧、軍士殆至餒死、若不剽豪戶、何以生存、且軍國所貴者馬也、

故刈近郊禾麥以飼之、皆出不得已、然未嘗敢抄掠皇人也、貴賤雖殊、饑渴切身一也、牛馬雖强、無食則不爲用、事有權宜、何拘拘于茲、是皆鼓之所爲、我將擊而破之、乃起擐甲、叱左右急進、樋口兼光、今井兼平切諫曰、今以私嫌、構怨至尊、神明必罰之、宜束身詣闕降、其修怨於知康、亦未晚也、明公熟思之、義仲性剛愎自用、所欲必遂、謂兼光等曰、吾自起兵數十戰、未嘗知有所謂降者、卽降、吾反爲鼓所擊殺耳、吾今日決死、汝輩勉之、與其敵匹夫、寧敵國王、勿爲賴朝所笑、乃分兵爲七隊、十九日、進圍法住寺殿、使兼平率三百餘騎向瓦坂、自帥四百餘騎向西門、知康踞牀抽矢、撚幹轉筈曰、我一發穿賊頸矣、義仲兵薄宮門、知康左持鉾、右執金剛鈴、登垣翔舞嬉笑、遙見義仲大罵曰、古者讀宣旨、則枯木吐榮、飛鳥自墮、今雖叔世、天命未改、汝何爲者、執弓矢抗至尊、義仲大嗤麾兵而前、適北風猛烈、兼平乘風放火、炎焰灼天、知康望見大

懼、踰垣而走、手猶持鈴、鏘鏘有聲、義仲兵呼曰、持鈴者首謀也、衆競赴之、知康狼狽棄鈴逃去、衆素不習戰、又失統御、遂大奔潰、死者百餘人、明雲圓慧亦爲亂兵所射殺、藏人源仲兼戰敗而走、仲兼從士有加賀房者、以其馬驕悍、不能控制、易仲兼馬騎之、比至瓦坂、遂爲敵兵所殺、仲兼僅得脫、既而仲兼從士信濃二郞源仲賴爲敵所遮、不得從行、適見一馬衊血、悲鳴道側、乃仲兼所乘也、仲賴以爲仲兼既戰死、悲泣慷慨、呼執鞚問曰、馬從何處來、曰、自瓦坂、仲賴曰、彼則主人之讎也、我與彼戰死、回轡大呼曰、主君既戰死、吾用生爲、射斃三人、斫殺二人、又搏一人、交刄而死、法皇御腰輿、從南門出、輿夫中矢死、近臣呼曰、此法皇也、賊乃從之攝政基通五條第、新主御船避兵宮地、賊爭射之、近臣呼曰、此國王也、乃從之皇母七條第、公卿宮人皆爲亂兵所裸剝、刑部卿賴輔等赤體逃去、二十日、義仲梟圓慧及明雲首于六條河原、僧行淸竊

取其首、皆火之、藏骨高野山、安倍泰親嘗占明雲曰、以陰陽占視之、明是日月、而下被雲障、不祥、明雲後問藤原通憲曰、身亦有兵仗之厄乎、通憲曰、有之、或問何以知之、曰、公身故應無傷害之畏、而今問如斯、是乃其兆耳、果如其言、聞者嘆曰、此人嘗與快修爭座主、擁兵、斬四十餘人、其及也宜矣、

論贊曰、圓慧法親王與天台座主明雲、抵法住寺殿以赴法皇之難、竟爲亂兵所殺、明雲亦同其死、夫既出家歸佛、固無臣子之分、釋氏絕滅天倫、雖不赴君父之難、誰有非之者哉、然天理之存於人心者、有時而明、一聞其難、有所不忍、故冒犯矢石以赴之、若法親王、可謂能存天倫之義者矣、世有居臣子之職而求苟免者、豈非無君父之徒歟、聞法親王之風、亦可以愧怩矣、

是日、義仲徙新主于閑院、二十一日、義仲請法皇罷攝政基通、內大臣後德大寺實定、以權大納言藤原師家爲內大臣攝政、先是

前關白基房女有殊色、基房鍾愛之、以女御皇后自期、義仲逼娶之、因欲以妻兄權大納言師家爲攝政、然大臣無闕、乃與基房謀褫基通攝政、借後德大寺實定內大臣、以師家任之、二十八日、義仲罷法皇親臣中納言藤原朝方、參議藤原基家、太宰大貳藤原實清、大藏卿高階泰經、參議平親宗、右近衛中將源雅賢、右馬頭源資時、肥前守源康綱、伊豆守源光遠、兵庫頭藤原章綱、越中守平親家、出雲守藤原朝經、壹岐守平知親、能登守高階隆經、若狹守源政家、備中守源資定、左衛門尉平知康等、文武諸司諸國司四十九人官職、義仲既得志、揚言將士曰、天下事吾所欲、爲汝曹爲公爲卿、各從其所請、顧吾爲帝、則帝幼童也、吾不可復爲童、爲院、則院老法師也、亦不欲爲法師、惟視攝政、年齒相如、事體相宜、吾欲居其位、自今以後、汝等宜稱我曰攝政殿、兼平諫曰、夫攝籙者大織冠之裔、世居此職、佗姓斷無任之、義仲曰、然則爲判官代、

兼平曰、此非好官、義仲低回久之曰、我得之、爲院御厩別當、縱馳良馬、不亦快乎、遂自爲別當、義仲自幼竄匿北鄙、雖容姿可觀、擧止朴野、時人傳其事以爲笑、時義仲令衆防衞法皇、過絕內外、藤原通憲季子參議脩憲變服爲僧、紿守者入謁、法皇始知圓慧明雲之死、京師苦其暴掠、亦又思慕平氏、先是行家將騎三千、往擊平氏、二十九日、取路丹波至播磨、敎盛重衡等以一萬騎待於室山、分爲五陣、敎盛居後、行家至四陣、佯北、行家衝敎盛陣、敎盛縱兵奮擊、四陣合圍大破之、斬首百八十級、行家大敗、走和泉、山陽南海十四國將士、稍爲其用、十二月二日、法皇亦使義仲摠領諸平敵地、幷割藤原氏領邑以悅其意、基房一日召義仲從容喻曰、卿未聞朝廷之尊乎、夫皇帝神明之統、天地鬼神所擁護、百世歷歷以至于今、一有輕蔑悖慢者、莫不立亡滅、今如平清盛、把握朝權二十餘年、劫遷法皇、陵逼宸極、罪惡貫盈、天奪其命、闔族奔竄、

寄身西海、亡在旦夕、卿速奉還車駕、悔過易轍、則庶乎得免禍、義仲領之、十日、移于法皇左馬權頭大江業忠六條西洞院第、稍輟兇暴、弛所錄廷臣之防禦、義仲逼請院宣討賴朝、法皇不得已許之、是日、義仲辭左馬頭、十三日、敍從五位上、十五日、法皇以義仲請、敕藤原秀衡討賴朝、二十一日、賴朝賂牒延曆寺招之、僧徒應焉、二十二日、地震、二十五日、蛙與蛇鬪於鳥羽宮南門外、蛇死、自賴朝起兵、東國不輸正稅者三年、賴朝令範賴義經護送適聞義仲叛、駐兵尾張、院北面橘公朝往鎌倉告變、賴朝驚曰、義仲果反、何不敕賴朝討之、彼亦驍將、非朝官之所能制也、且知康不激變、彼亦何以至此、法皇親信此輩、不明甚矣、知康欲見賴朝謝罪、亦至鎌倉、賴朝惡之、命將士勿爲通、知康大愧、賴朝遂命範賴義經大發兵討之、抵伊勢、宣言糺察東海東山二道不還莊土於本主者、先是國中皆苦義仲兵士橫暴、據鈴鹿山而應賴朝、與義仲行

家兵相拒、義仲又遣兵擊之、是時流言室山水島之戰、平氏累捷、將入京師、義仲以爲腹背受敵、我事不復濟矣、乃欲與平氏講和、共擊賴朝、作書遺宗盛及二位尼、且請得其宗女爲妻、宗盛喜欲許之、知盛諫曰、義仲讐敵也、向爲彼所逼、以至于此、今復與之和、賴朝謂我何、且天子在焉、彼若卷甲戢兵、乞降軍門則許之、何講和之有、公宜以此意答之、宗盛從之、義仲曰、源平匹也、奈何出降、

齋藤馨曰、古人不可以成敗論也、天下固有成於幸而敗於不幸者矣、皆時使然、而非義之正不正係之也、義之正者不以成加、登以敗損、苟以成敗論、則天下之無義也久矣、治承之際、求義于源平二氏、莫正於平知盛之不納源義仲之和、而平氏卒亡、議者以此爲知盛失事機之罪、甚矣議者之明於成敗、而昧於義也、夫平氏之棄都城、失妻子、而流離瑣尾於山陽南海之間者、非義仲致之而誰哉、然則深讐積怨、宜銘肝肺、卽不能一

擧以報、豈可納和而樂與並肩、是平氏之義也、故知盛使宗盛對義仲曰、子若卷甲戢兵、自造軍門乞降、則許之、何和之有、吾於是未嘗不嘆其執義之正、而不惑乎成敗之見也、然吾又以爲知盛此言、豈唯以義而已、縱以成敗計、亦不能不出此、何也、義仲之和、非爲平氏也、自爲也、此時義仲生釁於賴朝、而恐平氏乘其隙、故姑與之和、而借其勢以制賴朝、苟得志於賴朝、則將乘新勝之鋒、而反圖流離之平氏、是其勢之所必至、知盛固已知之、因謂和亦敗、不和亦敗、和而忘平生之讎、不義、納和於今日、而生寇於明日、不智、但不納其和而納其降、則權已在我、足以制彼而使不專、是其所以決然出此而不疑也、然議者倘以其竟敗歸罪、則賴朝之責平廣常、必謂之敗、而南朝之納足利直義諸人、必謂之成矣、賴朝擧手之初、八州豪傑未集、而廣常首歸之、爲賴朝者、將欣然迎之不暇、顧乃責其來不早、豈

不失事機、而南朝之衰、直義直冬及清氏、氏清皆背其君父而來、乃不責其罪、遽延而加之上將之列、宜若適機然、其後賴朝成、而南朝敗者、何也、今知盛與賴朝同其義、而其成異、與南朝異其義、而其敗同、故曰、時使然也、嗚呼、同一執義之言、而於賴朝則是、於知盛則非、同一適機之事、而於南朝則非、於平氏則是、此亦不通之論也、

是冬、賴朝殺上總介平廣常、廣常素多兵馬、恃功驕恣、三浦義澄享賴朝於三浦、廣常應召來會、望見賴朝、據鞍長揖、佐原義連勸之下馬、廣常曰、我家三世未慣其禮、遂不肯下、宴酣與岡崎義實乘醉忿爭、賴朝積不能平、漸疏薄之、廣常亦稍覺之、以賴朝雅愛重京師人、薦其女婿前伯耆守平時家、以自媚焉、賴朝終不懌、後命梶原景時圖之、景時與廣常博、乘其不意、急斬之、子良常稱小權介、亦被殺、廣常嘗納甲一領於上總一宮、至是祠官告之、賴朝

意其有異、遣人取之、中有一封書、折閱則皆爲賴朝祈靈祐之語也、於是始知其寃、大悔、赦其弟天羽直胤、相馬常清、後及賴朝朝京師、奏法皇曰、有上總介平廣常者、素多兵衆、臣建義之初、召充義旅、數立大功、然常謂臣曰、方今盤據關東、誰敢圖之、何勤勞王事之爲、臣竊懼著不良之徒、天譴將及、故前已戮之、臣至誠奉君、以身殉國、以是察之、蓋以廣常雄傑有聲望、特擧以藉口焉、是歲、關東飢、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五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安德天皇下

壽永三年甲辰、（後鳥羽院元曆元年）春正月朔、帝在屋島、罷朝拜諸節會、夜京師大風雷、將軍塚鳴動、是時平氏奉帝發屋島、城攝津一谷、以生田森爲東門、一谷爲西門、南瀕海、兵船鱗次海面、北負山崖壁墻立、人馬不能過、曰鵯越、山陰山陽南海西海諸國豪傑望風來降、唯豐後緒方、伊豫河野二族不來、六日、木曾義仲敍從四位下、九日、宗盛請和、法皇下議義仲、義仲不可、十日、法皇以義仲爲征夷大將軍、法皇厭義仲暴橫、外視優獎、內實欲藉義經等除之、故有此授、而義仲不悟、大有得色、十一日、義仲奏、以十三日發京師、討平氏、既而聞東兵漸進、平氏亦大擧將入京師、惶惑失措、十

七日、行家叛義仲、據河內石川城、十九日、義仲遣樋口兼光率五百餘騎擊破之、獲首七十餘級、行家走紀伊名草、兼光追之、二十日、兼光未還、義仲兵甚寡、而東兵六萬既至宇治勢多矣、先是東國流言、法皇畏義仲、避之西國、賴朝大驚曰、義仲若與平氏連和、不易制也、乃悉發精兵西上、將士議曰、近江有勢多、山城有宇治、敵必撤橋扼守、不有駿馬、何以能濟、乃爭求名馬、賴朝有駿馬二、曰池月、曰磨墨、梶原景時有寵、其子景季年少鋭勇、於是請得池月以先登、賴朝曰、乞焉者多、吾不與也、顧範賴等不能克、吾且親往、此吾乘也、乃賜磨墨、諸將士皆發、明日佐佐木高綱自近江來謁、賴朝問曰、聞汝在近江、盍直從軍入京乎、高綱對曰、臣如從軍、不敢期生、欲一見君訣別、且奉指揮也、馳三日乃達、臣唯一馬、罷不可用、故後期在此、賴朝喜、謂之曰、汝能爲我先登於宇治乎、曰、能、臣居河上、識其淺深也、於是遂出池月賜之、高綱感喜、謝曰、君

聞高綱未戰而死、則不能先登也、聞未死而戰、則先登者高綱也、拜舞而出、賴朝呼返、戒之曰、景季等乞焉、而不與、汝記之、對曰、諾、時大軍陣于浮島原、景季觀軍馬、無過磨墨者、牽而上高丘、誇示於衆、金子家忠稱贊不容口、景季大悅、已而高綱僕牽池月至、過丘下、景季以爲所賜必範賴義經、否則獻法皇也、乃問曰、誰乘、僕對曰、佐佐木氏之乘、景季大愠曰、不圖公之視彼踰我、我寧與彼死、使公喪二良、即扣刀要路而待、高綱望見之、謂其騎曰、彼非梶原邪、公之囑我、殆爲是也、漸近、景季呼曰、四郎久濶、彼乘公所賜乎、高綱哂曰、否、吾患無善馬、欲就公廄借之、聞磨墨已賜於子矣、池月不得命矣、子且然、況於高綱乎、然君事方急、不遑顧慮、遂誘廄人竊之矣、後有責問、子幸救解之、景季色解、笑曰、悔我不竊也、乃與俱西、軍進抵富士川、畠山重忠次于田子浦、已而有大嘶聲、重忠曰、池月聲也、何以至此、從者曰、戎馬數千、逸足亦多、而公斥

言池月、不亦泛乎、重忠曰、待焉、言未畢池月果至、範賴自勢多、義經由宇治、分路入京師、義經自鈴鹿山進至伊賀、義經召土人問路、對曰、自青田山至首落瀑、是爲捷徑、復問無別路乎、曰、有之、過長田里、經花園村、至射手神社傍笠置、亦可也、義經曰、青田首落、於行師之路、地名不吉、乃由射手社前進、義仲聞之、議戰守、見兵千騎、乃遣今井兼平、山本義弘、將五百餘騎拒勢多、根井幸親、楯親忠帥三百餘騎拒宇治、撤橋板、樹柵、張繩於水中守之、豫謀軍敗則取法皇奔北陸、簡壯士二十人、自從護法皇於西洞院第、二十日、義經以騎二萬五千至東岸、戒居民避軍、而火其廬舍以布陣焉、起櫓自登、具筆硯書將士功最、曰、將以報鎌倉也、將士皆奮欲戰、義經又發令、而軍囂囂不聞令、乃取平等院鼓撾於櫓下、一軍肅耳、義經乃令、二萬人中必有善泅者、直前嘗之、我勇士緣橋架防敵、勿使敵射我泅者、泅者爭釋甲而沒、刀截其繩、平山季重、

澁谷重助、熊谷直實等、上架而射、直實子直家年十六、繼父而進、直實戒之曰、橋架阽危、我尙難之、汝幼弱、譬之核未堅、宜俟衆兵至、相與而濟、直家笑曰、兒登秋果乎、何有核之堅脆、大人每苦風眩、宜須兒扶、乃俱上架射、直實射殪敵將藤太兼助、射戰良久、諸將未能涉、義經欲觀諸將意、議曰、待水勢衰而濟乎、將易路而由淀芋洗也、畠山重忠進曰、河流慓疾、人所稱道、非暴至者、春時雲消水漲、有增而無減、治承之戰、足利忠綱涉之、非鬼非神、彼亦人焉爾、重忠請爲諸軍試之、言未畢、有二騎鞭馬亂流而進、先者景季、後者高綱、高綱自後紿景季曰、子之馬條慢矣、景季駐馬約條、高綱則超乘而過、上岸自名、景季踵上、義經上功簿、高綱爲先登第一、景季爲第二、重忠繼渡、幸親射之、中其馬、重忠潛行水底、大串重親失馬而溺、扶持投之岸上、乘副馬而進、諸軍繼濟、義仲從弟長瀨義員出逆重忠、重忠揮刀直進、義員不戰而走、幸親且鬭

且卻、河口源三、船越小三郎竝進迫幸親、幸親張左右手邀之、源三小二郎進馬自兩腋抱之、幸親夯持二人、援小二郎帶投之、沒泥淖而死、源三據鞍不動、幸親併馬投死之、東兵避易無敢進者、義經曰、大將進戰不可由偏裨轍、乃易道至橘小島、令曰、流雖迅而水淺、汝從此涉、先衆而進、兵士繼濟、義仲聞報大駭、馳使奏法皇曰、東兵已濟宇治、請避之醍醐寺、弗聽、義仲乃至階下、按劍瞋目、具禮頻趣幸、宮中股栗、法皇不得已將出宮、會有來告東軍已至木幡伏見矣、義仲馳出、過五條第、訣妻藤原氏、久而不出、有越後中太能景、津波田三郎者、呼曰、敵來薄、何乃眷戀婦女、皆自殺、義仲曰、是我過也、乃率百餘騎而出、幸親親忠斂散兵來合、併其衆僅三百餘騎、東兵旣塡滿七條八條法性寺柳原、旌旗蔽空、義仲望見謂從士曰、我命在今日、汝曹欲逃者去、將士皆曰、人誰無死、食其祿者、常死其事、義仲悅、乃督將士親自決戰、當畠山重忠

等衝突縱橫、冒陣出入者數、幸親親忠等精銳一百餘騎悉皆戰死、義經以三百餘騎奮擊、義仲兵斷爲二、東兵乘之叢射、義仲大敗、以殘兵七八十騎還、至法皇宮、近衞少將藤原成經閉門不內、義經率猛銳十一騎連射、義仲又敗走、義經使其兵追之、而與重忠等詣法皇宮、大膳大夫大江業忠上宮垣、望見之曰、義仲復至矣、一宮驚怖、業忠又報曰、旗號自別、蓋東兵也、義經踵門下馬、颺言曰、臣源賴朝使者義經也、破賊而至矣、願爲奏之、業忠驚喜跳下、匍匐入奏之、法皇大喜、延六人、列立中門外、見之、使人指問其名、穿赤錦袍者、曰源義經、被緋甲帶大刀者、曰畠山重忠、亞重忠者二人、曰澁谷重助、河越重賴、玄甲者梶原景季、黃甲者佐佐木高綱、法皇曰、皆壯士也、又問其所以來、義經對曰、賴朝聞義仲反、遣臣範賴義經帥兵六萬分道來討、臣旣破賊於宇治、而範賴未至、然臣遣兵追賊、義仲度已伏誅矣、法皇曰、餘黨侵軼、亦未可知、

宜留警衞、義仲且戰且走、至三條河原、敕使河原有直、及弟有則率三百餘騎追迫、大呼曰、北陸道旭日將軍如何靦背於敵、豈獨不愧墜源氏之家聲乎、義仲廻馬奮戰、有直兵潰散、身被創遁走、而東兵相踵來擊、義仲從騎奮鬭疾力、死者亦多、至是尙餘十三騎、義仲乃欲赴勢多、途經三條白河、重忠恐逸義仲、率衆追躡、隔河遙呼義仲、廻馬射戰、有一騎兵還戰甚疾、重忠問彼爲誰、從者曰、爲義仲妾鞆繪、重忠曰、吾耻與婦人爭鋒、然彼亦尤物、吾生擒之、進踪其鎧袖、鞆繪急著鞭、馬騰袖斷、乃逸去、重忠不復追、鞆繪脫甲戴笠、被髮從義仲、旣而範賴率三萬騎自勢多進、今井兼平屯國分寺、與戰未捷、山本義弘戰沒、義仲至四宮河原、從騎止七人、鞆繪尙在、範賴先鋒遠江人內田家吉以膂力聞、望見鞆繪問曰、女耶童耶、從者曰女子也、家吉曰、吾聞義仲有二妾皆勇健、其一曰葵、戰死礪波、今日獨有鞆繪、吾當斬之、乃進搏之、挺刀將刺、

鞆繪奮臂毆之、刀墜、乃馘之、提首示義仲、義仲歎曰、家吉美而勇、乃投首於女子、不知吾亦終死誰人手也、因諭鞆繪遁去、曰、臨死携女子、人謂我何、鞆繪請共死、義仲强之、鞆繪乃泣涕辭去、義仲走至粟津、遇兼平、兼平曰、義弘戰死矣、臣未審主公爲何狀、是以脫歸耳、義仲悅、握兼平手曰、吾嚮欲自裁於京師、然欲與卿一面、故崎嶇至此、今兵敗力竭、身亦被重創、爲虜恥也、不如自殺、兼平曰、名將忍死雪恥、方今賴朝據東國、平氏在西海、而主公歸北國、則天下三分、鼎足竝峙矣、主公宜先歸越前、兼平當留而而拒之、即收散兵得四五百騎、既而東兵大至、義仲將二河賴重率三十騎當之、力戰而死、一條忠賴等遞來攻擊、義仲屬殘兵馳突、潰圍者數、範賴進兵夾擊、於是義仲兵戰死皆盡、所從止兼平一人而已、義仲謂之曰、我常擐薄鎧甚輕、今日更覺重、兼平曰、鎧何遽重、登主公銳氣摧折、孱弱至是邪、顧指粟津松原、曰、君赴於彼、徐自

爲計、臣請拒於此、義仲曰、我欲與汝同死、將策馬俱進、兼平扣馬諫曰、主公體疲馬疲、若隕命於卒伍、豈不貽羞乎、義仲單騎向前林而馳、日垂暮、橫截水田、馬驚鞭之不進、義仲審追、石田爲久射中其面、瞑眩伏馬鬣、遂爲追騎所殺、時年三十一、兼平見義仲死、乃大呼曰、我是今井四郎兼平也、乃冒陣搏戰、衆憚其勇不敢近、顧箙尚餘八矢、射殪八騎、又大呼曰、日本無雙勇士今方自殺、汝曹見以傚我、遂銜刀投馬而死、兼平與兄樋口兼光、根井幸親、楯親忠、俱事義仲、爲之爪牙、世稱木曾四天王、鞆繪既別義仲、釋甲間行、歸信濃、過義仲親故、具語以故相泣也、時年二十八、削髮爲尼居越後友松、祈義仲冥福以終身云、二十二日、法皇罷攝政內大臣師家、復基通攝政、後德大寺實定內大臣、師家在職僅一旬、時人比之七日關白、時謂基通當罷、賴朝奏法皇曰、基通與平氏絕婚、獨留京師、心迹甚明、宜居職如故、二十三日、地震、二十六日、

駐蹕於福原行宮、是日、法皇敕賴朝討平氏、徇義仲兼平行親等首于京師梟之、書曰賊義仲、二十七日、斬樋口兼光于朱雀、初兼光破行家、追之紀伊、聞難還京師、其兵道亡、比及鳥羽、有三十騎、東兵赴擊、兒玉黨與之有姻、諭降以歸、就範賴義經請宥死、初法住寺之亂、兼光縱兵多辱公卿宮人、以故宮人同辭曰兼光義仲之梟將、活之必貽後患、廷議不聽、及徇義仲等首、縛兼光從其後、終斬之、是日、捷報至鎌倉、初範賴義經及安田義定等馳信報捷於鎌倉、倉卒間諸將所報、多不詳審、獨梶原景時書備具生虜姓名首級員數、賴朝再三稱善、二十九日、範賴義經帥兵發京師、將擊平氏、法皇面敕義經曰、神璽寶劍內侍所、神代之秘寶、百王鎮護之器也、汝等謹迎以奉還、義經對曰、敢不奉命、範賴義經先剋攻期、以二月四日淸盛小祥、五日六日兵忌、定爲七日、範賴帥小山朝政、武田有義、板垣兼信、下河邊行平、長沼宗政、千葉常胤、稻

毛重成、畠山重忠等五萬餘騎、自播磨路赴一谷、梶原景時監軍焉、義經率安田義定、大內惟義、山名義範、中原親能、田代信綱、糟谷有季、平山季重、熊谷直實等二萬餘騎、自丹波路兼程會之、土肥實平監軍焉、是月、平敎盛與子通盛敎經以五百騎屯備中下道、會讃岐廳衆二千騎叛、應源氏、乘船過下道、仰射平氏營、敎經怒曰、此輩嘗秣我馬飲我馬者、今敢亡狀如此、與兄通盛飛舸追之、廳衆走淡路、倚源義嗣源義久、敎經兄弟遂抵淡路、急攻之一晝夜、斬義嗣、虜義久、餘黨逃散、悉追殄之、獲首一百三十二級、遂欲至伊豫擊河野通信、通信懼走安藝、與沼田次郎合、敎經進擊破之、虜沼田次郎、通信逃去、又敗安摩宗益、園部重茂於吹井浦、通信與緒方惟能、海田宗親、臼杵維高等據今木城、敎盛以二千餘騎赴攻一晝夜拔之、通信惟能敗走、平氏威振關西、二月朔、先是伯耆美濃山有男子自稱法皇子、聚兵寇掠伯耆美作、是日請

入見法皇、且擊平氏、四日、範頼經播磨入攝津、陣昆陽野、將攻一谷東門、義經入丹波、陣三草山東、向西門、初頼朝令土肥實平屬範頼、梶原景時屬義經、是日實平請而屬義經、景時亦往屬範頼、畠山重忠方在範頼部下、惡景時恃寵凌人、又屬義經、義經悅曰、重忠驍武、十倍景時、宗盛遣資盛及左近衛少將有盛、備中守師盛、帥兵七千陣三草山西、備義經、義經問實平曰、乘夜進攻耶、將待明日耶、實平未答、田代信綱進曰、兵在襲不備、請乘闇蹴踏、實平贊成之、乃發、山路闇黑、衆不知所向、義經召僧辨慶曰、擧汝大炬、辨慶應時火旁近民家、義經乘火光進攻、平氏驚潰、死者百八十八、資盛愧之、航海走屋島、獨平盛俊守三草山、五日、師盛逃還一谷、謂宗盛曰、三草山吾城咽喉、請速援之、宗盛欲更遣兵禦之、乃使使督促諸將、諸將皆沮、宗盛謂敎經曰、三草艱於防禦、向遣盛俊董督軍務、兵士猶苦無主將、爲之如何、君宜往指示方略、激

勵軍士、敎經對曰、臨軍對敵者、雖以身率先、而有時蹉跌、況諸將避難就逸、如此而欲收其利、吾未曉也、苟欲全身、不如不赴戰場之爲愈、諸將所難、敎經向之、公勿爲意、遂赴三草、結營山下、六日、義經令信綱實平以七千騎赴西門、而自將熊谷直實、平山季重、片岡爲春、佐原義連、後藤實基、佐藤繼信、及忠信、江田源三、熊井太郎、伊勢義盛、源八廣綱、辨慶等三千向鵯越、鵯越者城後間道也、日既暮、義經曰、誰諳知地形者、平山季重曰、臣知之、請前導、衆笑曰、卿始至此地、何繇知險易、季重曰、獵夫知山、漁夫知水、土地險易、武夫知之、何謂不知、乃進、義經呼辨慶曰、汝求鄕導來、辨慶認谷中火光、得一人家、見翁嫗對座、告以故、翁曰、小人以獵爲業、諳知山路、而今老矣、有一兒膽氣可用、呼起、從辨慶謁義經、義經燒炬照見、其人魁岸持弓矢、義經問曰、汝居何地、年齒幾何、對曰、年十七、所居山形似鷲、名鷲尾、義經授姓名曰鷲尾三郎經春、賜

之刀鎧鞍馬、乃問曰、鵯越之險如何、經春曰、此山中第一絕險也、上七八段石礫沙地、草木不生、下五六段峭壁巉然、非人馬所能過、義經曰、鹿能過否、曰、丹波之鹿避寒往來、義經曰、鹿四足、馬四足等耳、其所異者、蹴之有無與蹄之圓拆耳、西國吾則不知也、東國則鹿之所行、馬亦能行、又問崖下豎塹布蒺藜否、曰、彼恃險不設備、乃令經春前導、先衆馳之、時平敎經守北山、見驚鹿突出、謂士卒曰、鹿者野獸也、當畏人逃藏、今來於此、意是敵兵潛襲、汝等勿怠警備、武智武敎射獲三鹿、平盛俊曰、無益矣、子之爲也、一矢可以禦十夫耳、且其墜也似厭人、必敵、遲明義經至鵯越、俯瞰一谷、則兩軍方戰於東西門矣、西門先登、則義經部下平山季重、熊谷直實也、直實謂子直家曰、宇治川之戰、吾非不爭先、而高綱馬如龍、吾不及也、明日從衆踰險、不得挺戰、吾將從間道向西門、直家曰、平山呼譟前導、今則寂然、得非先我耶、使人視其陣、則已去

矣、父子乃發、季重方憩於路、父子乘闇潛行先之、遂至西門、大呼挑戰、城兵不出、飛矢雨射、直家以身蔽父、季重亦至、會城中奏樂、直實嘆曰、都人風流乃爾、吾等鄙人、徒事金革、乃敢與此輩戰、何不幸也、言訖淚下、遲曙平盛嗣、藤原忠淸、及弟景淸等精銳二十餘騎、開門出戰、直家中矢、向父請拔、直實曰、創不重、我亦不暇、汝姑待、復馳血戰、季重奪門而入、城兵還戰、直實父子追之入門、三人前後縈攪、城兵莫能當、乃奪門而出、季重旗卒中矢死、乃復入斬敵而出、後軍繼至、範頼亦令諸軍薄東門、武藏人河原高直、其弟盛直、踰柵先登、中箭死、諸將繼進接戰、範頼謂梶原景時曰、城險而堅、今我兵寡、不可猝拔、宜待後繼、景時傳令軍中、子景高聞之曰、將軍號令何誤、夫臨戰陣、不顧親子、競先而進者、武夫之掌也、豈可待他人繼至而坐視其戰也、乃挺身薄城門力戰、景時使輕卒拔柵、與長子景季以五百騎入鬪、知盛督衆拒戰、

景時引郤、顧失景季所在、景時復以二百騎入索之、大呼奮擊、城兵崩駭、景季在敵中、被髮而鬪、箙插梅花以自標、景時識見、挈之而出、世傳謂之梶原二度驅、西門之戰方酣、義經欲急懸之、而懸崖數百仞、如經春所言、衆相目、莫敢進者、乃試驅鞍馬二下之、一傷一達、義經曰、使馬自下猶如是、騎者加意、何慮墮傷、凡馳馬險惡者有四術、而其要專在於心、汝等以我騎爲準、進下絕壁、衆繼之、中路巉巖峻絕、衆下瞰危懼、佐原義連進曰、我徒射獵于甲斐信濃山中、備慣險阻、此山雖險、以吾觀之、好射場爾、乃策馬而進、義經曰、壯士也、勿使獨死、麾衆繼之、畠山重忠束馬其背下曰、平日馬爲其役、今日予代其勞、衆魚貫而下、冑鞍相觸、直達城後、大喊而進、三草山軍潰走、城兵方戰於東西門、忽見白旗在後大駭、義經乘勢奮擊、城兵大亂、義經呼曰、多殺無益、何不縱火、驅逐辨慶迺進縱火、適西風暴急、烟炎熛天、城兵狼狽棄城走、宗盛奉帝

航海、亂兵爭舟相殺傷、重衡方以兵三千守東門、其兵望烟皆潰、乃沿海西走、至須磨浦、莊家長追而射馬、馬斃、呼從騎後藤守長、守長不顧而遁、重衡欲自殺、家長遂擒重衡、忠度與左右三人走水濱、岡部忠澄率十餘兵大呼薄之、忠度紿曰、我是東兵、乃躍馬而走、忠澄曰、東兵無烏帽子黑齒者、必敵將也、垂及、忠度從士遮而禦之、忠澄遂進與忠度交搏墜馬、忠度抽刀刺之三、纔傷其頷下、忠澄從卒馳至、自後擊忠度斷右臂、忠度自度不可免曰、汝且緩、我將唱佛名而死、乃引忠澄投之丈餘、於是解帶脫甲、西向端坐、高唱佛名、忠澄跪問姓名、忠度曰、汝何癡、今至此極、豈告姓名乎、汝獲我必受重賞、疾斬吾首、忠澄遂斬之、時年四十一、忠澄閱其體、有書一卷、平日所作和歌也、中記姓名、因知其爲忠度、經正走過大藏谷、莊高家呼而求鬪、顧答曰、吾盍與若鬪也、高家怒逼之、經正下馬自殺、其弟經俊、及業盛、淸定、淸房、盛俊等皆死、通盛

妻小宰相聞其夫死、投海而死、敦經航赴淡路、知盛初爲武藏守、國人識而追之、垂及、其子知章時年十七、遮鬪斬其一騎、死之、從兵穎賢斬其人、中箭不能騎乃自殺、知盛得間而遁、下馬上舟、舟隘不容馬、則北馬首鞭之、馬躍上陸、田口成能曰、良馬也、與其獲於敵、寧射殺之、知盛曰、吾由此免、不忍殺之、馬望知盛三嘶、終爲義經所獲、知盛謂宗盛曰、子死以救父、父棄子而走、使他人如此、吾當唾其面、今吾爲之、謂之何哉、因歔欷流涕、敦盛亦與知章同齡、望知盛舟單騎馳之、入海一町許、熊谷直實馳馬大呼曰、公非平氏大將乎、我是天下第一剛者熊谷直實也、還與決死、敦盛乃回轡、與直實相搏墮馬、直實乘其上、膝壓鎧袖、欲拔刀斬首、俯視其面、婉然美少年也、直實心憐之、不忍施刀、乃問其姓名、敦盛曰、唯速斬、直實曰、若不詳姓名、則之卒伍、不亦辱乎、敦盛乃告實、直實將釋之、追騎在後、乃泣而斬之、以其無職掌、世呼曰無官大夫、

時年十六、是日、直實冒曉向西門、聞城上有笛聲、及獲敦盛、見其腰插笛、念嚮所聞者是也、不覺涕墜曰、齡與直家比、直家被創、吾心如裂、況此乎、乃請首於義經、並其笛歸之敦盛父經盛、師盛小舟逃去、一人跳而登、舟覆、伊勢義盛以鐵搭鉤而斬之、是日、義經斬級千二百、宗盛倉皇奉乘輿航海如屋島、士卒狼狽爭舟、舟中以刀斷其臂股、號叫擾亂、覆歿大船三艘、溺死無算、九日、範賴義經以首虜還京師、十一日、請徇而梟之、法皇下公卿議之、咸曰、古無戮公卿徇於路者、況平氏先朝戚勳、不可徇也、義經抗疏曰、臣父義朝盡忠於保元、而爲人所詿誤、卒宣話於獄門、平氏昨爲戚勳、今爲國賊、臣等竭力攻討、進不顧死者、不獨重王命、乃欲雪父恥也、臣兄賴朝深存其志、今而不見許焉、臣等復何所望、法皇不得已許之、十三日、梟平通盛等首、十四日、法皇使右衛門權佐藤原定長諭重衡曰、汝貽書宗盛、使效神器、則宥汝死、放還屋島、對

曰、臣宗世建勳王家、而子孫卒爲君所棄、以至于此、命也、勝敗豈關臣一人、臣不才、至爲累囚、假令生還、將何面目見宗族哉、宗族亦必不肯以臣易神器也、雖然、臣不敢不奉敕、乃作書、十五日遣重衡書於屋島、上皇亦遣御壺召次花方齎院宣、諭平時忠、十八日、以土肥實平梶原景時、爲播摩美作備前備中備後五國總追捕使、十九日、法皇以武士驕縱非理徵發、侵奪神社佛寺之供、院宮諸司所領、下敕五畿七道禁遏之、二十二日、法皇敕諸國司、停徵兵糧於公田莊園、二十三日、先是重衡書至屋島、時子得書悲泣、請宗盛上神器贖重衡死、左右悲慟、不能仰視、知盛曰、縱上神器、重衡決無還理、不可爲浮辭移也、衆皆然之、於是宗盛奉答曰、謹領宣旨、通盛以下既授命矣、重衡豈獨欲生哉、至若神器、不可須臾離聖體也、陛下倘思貞盛淸盛遺勳、則辱枉龍駕臨幸西州、臣等以西南四道兵、以討亂賊、不者臣等有赴三韓契丹而已、不

能奉命、平時忠執花方曰、汝爲法皇使、遠涉風濤、亦甚勞矣、今爲汝作終身之記、乃火印其面、作浪方二字、剪髻截鼻而遣焉、平氏子弟相聚屋島、悒鬱無聊、宗盛曰、先公之從福原、我新幹蠱、而逸高倉宮、深以爲恨、今離京師已三年矣、淪落之悲、固切懷抱、然比之往事、未足甚傷也、知盛正色曰、東北叛賊、昔浴我恩、歘忘舊好、皆歸賴朝、雖鎭西亦莫不然、我故請待賊京師、殊死格鬪、至刀折矢盡而已、然我不得獨留、從衆至此、豈非甚恨之甚乎、二十五日、時兵革連年、居民流離、賦稅闕乏、東北諸州寢就平定、而中畿西國騷擾不息、賴朝上疏曰、凡政事宜遵前章、務施德惠、諸國受領、尤宜精簡、東北二道以兵荒故、民不安居、今春流民漸還田里、宜至西成命國司以力吏職、又請敕畿內近畿武士堪武技者、悉從義經西討平氏、至賞有功者、臣請論奏之、復請神田寺戶一切復舊、宜祭祀無闕、念誦匪懈、若有堂社破壞者、令國司繕治之、近年

僧徒廢學弄兵、比比而然、宜嚴禁止、若其貯戎器者、敕臣收之以給官兵、乃至濫縱無行者、勿許、公請疏奏、法皇鑑之、三月朔、賴朝移書西海曰、平氏之叛、我遣遠江守及左馬頭、將東海北陸兵入京、旣而變起於意外、義仲謀反、與平氏連和、我奉院宣即誅之、而平氏出沒南海、縱掠不輟、我將遣官軍海陸竝進、速行天討、今奉院宣、爾國人等宜歸降以保地邑、從軍以建戰功、又令北條時政遺書於土佐望族國信國元毅力勦平氏、十日、義經令梶原景時押重衡赴鎌倉、十一日、法皇幸日吉社、留七日、十五日、平維盛潛出屋島、初重衡之虜入京師也、維盛妻孥在京師、聞三位中將被虜、意其維盛也、使僕視之、非也、然見師盛首則憂恐、維盛在屋島、亦憶家不措、間出之京師、途梗不達、於是赴高野山、路至粉川寺、偶値其舊臣齋藤時賴爲僧在寺、語之以情曰、先君嘗德賴朝、內府以故猜疑、比吾於賴盛、吾故遁至此、欲一詣熊野祠赴水而死、

乃與登高野山、剃髮爲僧、乃還從者於屋島、告弟資盛曰、唐皮甲、小烏刀、在貞能許、公宜取之、萬一事平、幸傳之我兒、旣而至熊野、乘舟浮那知海、佯爲赴海死、匿居牟漏郡藤綱、子孫遂爲土人、十七日、先是賴朝命土肥實平駐軍備中、經略西海軍事、時板垣兼信從範賴而西、遣使鎌倉訴曰、臣幸辱末屬、應當一面、實平稱受旨、專恣自用、部署雜務、不相咨詢、臣在西海、威令不行、願賜一行之敎、每事取臣處分、賴朝怒曰、我所任使、不問親疎、唯器是從、實平忠貞絕倫、耳目之寄、不出二途、西海軍事、細大屬之、汝曹分當捐命戰場而已、何不自揆之甚也、使者惶怖而歸、二十七日、賞賴朝誅義仲功、敍正四位下、時法皇欲授以征夷將軍、公卿議曰、征夷之職、必賜節刀、任軍監軍曹、然後授之、數者不備而授之、自古未有也、請待佗日、乃止、二十八日、梶原景時押送重衡至伊豆、會賴朝獵于北條、引見之曰、賴朝將上敵法皇之憤、下雪先人之恥、

乃舉義石橋、以討暴亂、遂致公於此、見屋島内府、亦將有日矣、重衡對曰、自古源平二氏、相與衛護天朝、而二十年來、吾家獨秉國家之鈞、宗族登朝者八十餘人、權勢之盛、天下無比、今吾命窮、竟爲囚虜、亦兵家之常已、何羞之有、唯速刎首、神色自若、無所屈撓、見者嘆稱焉、頼朝乃屬工藤宗茂善遇之、頼朝令將士曰、凡仕武家者、法皇有旨處分、事無是非、一切遵奉、若有枉屈者、徐分疏之、夏四月二日、法皇幸日吉社、十一日、雨水、十四日、三善康信至自京師、頼朝命參預軍政、十五日、法皇刱粟田宮於愛宕郡春日河原、祀崇德上皇及贈太政大臣頼長靈、自上皇崩後、亂逆相踵、災變屢見、世謂怨魂爲厲、於是立廟祀之、卽保元戰場也、後建久三年敕、每歲遣使祀焉、十六日、京師改元元曆、法皇移御押小路第、二十日、頼朝令藤原邦通、工藤祐經、及姬千手宴重衡、祐經撾鼓、千手彈琵琶、重衡吹笛、先吹五常樂、曰、是爲後生樂、又吹皇麞急、

曰、是往生急也、夜闌宴罷、重衡留千手勸酒、朗詠曰、燈暗數行虞氏涙、夜深四面楚歌聲、頼朝微行、側耳戶外、聞而歎曰、平氏風流迺爾、更遣名姬伊王與千手更直、二十一日、木曾義仲質子義高亡去、頼朝追殺之、初義高質于鎌倉、義仲誡曰、汝善侍頼朝、勿見疏斥、能自成立、期以方面之任、乃附頼朝使遣之、其臣海野幸氏與義高同甲子、特命從行、頼朝以女妻之、及義仲伏誅、頼朝欲殺之、侍婢伺知、告其妻源氏、源氏勸義高亡去、義高變服逃亡、義高好雙六、幸氏爲敵手、是夕幸氏入義高臥內、僞爲義高、擁衾露髻而臥、明日獨雙六、外人不覺、既而頼朝聞其走、大怒、命堀親家追之、至入間河原捕斬之、源氏悲慟不食、母北條氏憂之、痛尤頼朝、頼朝不得已、歸罪於追者、斬之、以慰其意、欲更嫁之於外甥藤原高保、源氏誓而不適、遂以憂死、二十六日、遣參議源通親於白河帝陵、參議藤原經房於鳥羽帝陵、參議藤原兼光於待賢門院陵、

告建崇德帝廟、五月朔、義高遺黨在甲斐信濃、頼朝遣兵擊平之、四日、源氏將士波多野泰通、大井實春等、與義仲黨志太義廣戰于伊勢羽取山、斬之、二十一日、賀茂上社舞殿無故而壞、晦、板垣兼信及平氏戰于備後、六月朔、頼朝饗平頼盛、贈遺甚盛、初平治之敗、頼朝以池尼言得免、而頼盛卽池尼所生、頼朝及後討平氏、屢遺書於頼盛、慰安之、且戒飭士卒、勿害頼盛及平宗清、以故頼盛獨留京師、頼朝思池尼之恩、欲招致頼盛宗清於鎌倉、宗清不欲行、頼盛强之、宗清曰、公雖無憂、而闔宗漂泊西海、臣每念之、日夜悲憤、敢辭、頼盛有愧色曰、家事咸以委卿、卿以吾爲不可、留何故無一言、宗清曰、去留在公、何妄可否之、人無貴賤、誰不愛其身、頼朝昔脫萬死、故得有今日、臣嘗有德於頼朝、今往相見、必有重賞、而獨不愧于西海諸公子僚友乎、公若爲之倡義、臣請充前驅、如此行則何以臣爲、公既留京師、鎌倉之招難拒、公至鎌倉、頼朝

必問臣、請爲辭以疾、乃送頼盛至近江野路、辭去、直往屋島、仕宗盛、既而頼盛抵鎌倉、頼朝接待甚渥、與之同舟、自由比浦至杜戶、飲燕盡歡、及還京師、頼朝贐以金裝刀一口、沙金一囊、馬十匹、頼朝欲召見宗清、予之莊園、豫書充文、備鞍馬絹帛以俟其至、又命將士三十人、各以鞍馬驛馬及絹布贈宗清、宗清遂不至、頼朝以爲遺憾、以其所擬給物、悉贈頼盛、或榜其門譏、依倚仇家苟全身命、頼盛深愧之、平氏亡、宗清遁不知所終、子家清與平田家繼等擧兵、戰死於近江、

山縣禎曰、當是時、天下滔滔、唯利之視、不復知義理羞恥之爲何事也、宗清獨舍利而取義、非其見之卓絕、其守之堅確、亦安能至此哉、其清節可以風勵百世矣、而頼盛貪饕獨無愧乎、其心何耶、或曰、宗清之救頼朝、是養虎而貽害者也、平氏一門至顚踣覆亡者、實基於此、宗清豈得逭其咎哉、曰然、然初宗清之

救頼朝、父子既亡、於是憫其儽然無所恃、以爲藐諸孤、復何能
爲、乃請池尼而免之、不暇慮後患而已、雖然義朝者逆賊也、頼
朝雖幼、從父而叛、則罪固不得免誅、宗清以王法處之可也、況
他日闔族滅亡、基於此、則宗清亦奚得免其咎哉、君子於人功
罪不相掩、是其是非其非可矣、

五日、頼朝奏請範頼任參河守、平賀義信武藏守、復平頼盛及子
光盛官爵、時義經就頼朝求官、頼朝忌其功不許、獨爲範頼奏請、
兄弟始有隙、十六日、頼朝召一條忠頼於營中殺之、忠頼武田信
義二子也、稱二郎、初從父敗立戰功、及擊義仲、督兵大戰、義仲遂
敗死、後恃功驕侈、頼朝惡之、召之府內、大具酒饌、命工藤祐經佯
爲奉銚子、斬之、祐經憚其勇壯、顏色少變、小山田有重起席曰、是
老者之所宜爲也、乃執其銚子、有重二子稻毛重成、榛谷重朝、持
杯殺進至忠頼前、有重顧謂二子曰、凡爲陪膳者、以上括爲禮、上

括者謂褰袴結之、二子如其言、天野遠景別受頼朝命、徑進斬之、
忠頼從士新平太、武藤與一、山村小太郎等、揮刀直趨上座、與營
中諸士殊死奮鬭、重成、重朝、遠景、結城朝光等擊殺之、二十三日、
法皇奉幣二十二社、祈神器還京師、秋七月二日、大織冠像破裂、
三日、頼朝請法皇遣義經討平氏、五日、新主御大內、伊賀人平田
家繼聞平氏走西海、無所寧處、慨然欲報奕世恩、廼與關信兼、富
田家助、家能、家清、藤原忠清等、糾合同志、據平田城擧兵、爲平氏
聲援、襲守護大內惟義、惟義吏兵拒戰、不克、多死傷、十九日、佐佐
木秀義方在近江、帥兵逆擊、謂衆曰、平氏既走西海、彼小寇何能
爲、邀于大原莊、家繼等聞之、議戰守之策、壬生野新源次能盛曰、
伊賀陿小、敵若大軍縱掠、則上下必苦之、不若先入近江、據鈴鹿
山而戰焉、衆從之、家繼廼與能盛等率兵三百餘、入甲賀郡、戰於
田堵野、家繼等盡銳進攻、秀義冑陣督戰、中能盛矢而死、年七十

三、從兵憤惋、濟水奮戰、惟義來合攻擊、能盛、家繼、家助、家能、家清
等死者九十餘人、信兼及子兼衡、藤原忠清等逃亡、以其起滅日
淺、世呼曰三日平氏、秀義稱源三、世居近江佐佐木莊、平治之亂、
遂奔所管地、率諸子赴陸奧、將依姨夫藤原秀衡、路過相模、澁谷
重國愛其驍勇、留不遣、以女妻之、寓澁谷二十年、及頼朝擧兵、定
綱等諸子首建戰功、大內惟義報捷鎌倉、自陳其功以要賞錄、頼
朝不悅、以書譴責曰、吾子蕩定逆黨、爲功亦速、然至請賞、非所宜
言、凡國置守護、爲備緩急也、吾子爲賊所破、豈非平素無警備、居
守失厥職哉、賞罰在我權衡、豈可希求、遂不之賞、二十八日、新主
即位於太政官廳、時年五歲、先是法皇使藏人頭藤原光雅問右
大臣兼實曰、將擇時日行即位禮、然而即位則大嘗亦不得不行
也、比年兵荒、小事尙難辨、況於巨費相踵者哉、即位雖不可紓、非
行大嘗則徒爲耳、對曰、天位授受之際、今日受禪、明日即位、古今

之通規也、去年踐祚、未行即位、多難之所使然、而固非常例、苟得
其時、當速行之也、然而神祖之約、以傳劒璽者爲國主、無劍璽而
即大位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雖以天下不可一日無主、先立矣、
至于即位、則必待劒璽之還、然後可議也、今夫神鏡劒璽方在賊
手、其存滅不可得而知、而謂必待其還、知不爲時論所容、臣尙發
憤不已者何也、神器遭擾竊、已踰年序、然未聞建籌策修禱祀、以
圖迎取也、宜速禱皇天后土、直致征討、以復神器也、國祚未衰、則
必完而還、奉之即位、慶莫大焉、儻時運既窮、神器或就毀滅、則當
審其不可得、而後方議即位耳、今未盡我之所爲、而欲苟且即位、
恐有不重神器之譏也、雖臣言不用、定即大位、宜勵精銳意、克復
舊物、然則神祇何不佐佑、成敗何不果決也、法皇又使光雅言曰、
所奏正合朕意、議者或言停即位大祀、恐逆徒得力、彌侮笑我、且
神器還否、不可豫期也、宜早即位、以絕賊望、朕甚惑焉、卿再議之、

對曰、議者爲上策、宜速從之、光雅甌上議、兼實曰、此國家之大事、臣豈敢持獨見、塞兼聽之路哉、神器與賊徒孰重、未聞日夜焦思剋納爲神器之計、而徒患賊徒猖狂、輒行即位、則益示輕神器於天下矣、方今不奉神器即位、臣恐後世藉口、僭竊不絕、非獨繫當今之國體也、法皇不聽、攝政基通、左大臣經宗等謂宜早行大禮、法皇亦牽群議、遂奉帝即位、是月旱、八月朔、新主還閑院、六日、法皇以義經任左衛門少尉、補檢非違使、稱九郎判官、義經馳使告之賴朝、自陳朝廷所賜、不可以辭、賴朝疑其自請、益忌之、以故暫止追討使、八日、賴朝令範賴總督九州軍事、以討平氏、設宴餞焉、賜以所愛馬、幷甲一領、從軍將士亦各賜馬、以北條義時、足利義兼、武田有義、千葉常胤、三浦義澄、八田朝家、葛西清重、長沼宗政、結城朝光、比企能員、和田義盛、工藤祐經等一千餘騎發、賴朝觀其軍容于稻瀨川上、十日、義經召平信兼三子兼衡、信衡、兼時殺

之、十一日、信兼又集兵據伊勢瀧野、義經遣兵攻之、信兼令衆脫甲注矢、殺傷殊多、旣而矢盡、信兼自火其城、剖腹而死、二十三日、新主遣使諸山陵告即位、二十七日、範賴入京師、二十九日、法皇敕範賴討平氏、九月朔、範賴以三萬騎發京師、下山陽道、十五日、幸日吉社、留七日、十八日、義經叙從五位下、大江廣元任因幡守、冬十月六日、賴朝置公文所、以大江廣元爲別當、綜理政事、中原親能、藤原行政、安達遠元、大中臣秋家、藤原邦通等爲寄人、以掌故事、又置問注所、以三善康信爲執事、聽決獄訟、十一日、法皇聽義經院內昇殿、義經獨八葉車、衛府從者三人、騎士二十、舞踏於庭、撤劍笏昇殿、十二日、範賴至安藝、賞將士功、時範賴軍中糧食乏絕、戰艦不給、士卒思東歸、和田義盛、大多和義成等諸將至有謀棄軍東歸者、範賴患之、千葉常胤獨不言勞苦、二十五日、京師御禊、義經扈從、觀者相謂曰、義經美姿顏、習於威儀、非義仲粗野

之比、然比之平氏、則曾不能及其最下者矣、是月、權中納言平知盛復安藝周防、帥舟師徇隣國、舟皆聯亘栖自蔽、陸軍進擊、輒射其馬、陸軍每敗、十一月四日、範賴遣使鎌倉告狀、明年正月六日、賴朝報書曰、筑紫州郡何患不附、卿宜安緝綏撫、和協衆心、靜以鎮物、勿左右耳語以生猜疑、使筑紫兵當敵鋒、坂東兵爲之羽翼、敵勢雖弱、勿輕易之、先帝太后及二位尼勿敢侵陵、謹護送之、令二位尼知我心、則奉帝而來、亦未可知也、夫帝王之尊、誰得干犯、嚮者義仲及二皇子以取滅亡、平氏殺高倉宮、亦隨敗亡、須以此意懇諭將士、宗盛素怯而畏死、當生致之、兵多路遠、糧食乏絕、理或然矣、比至二月、當運糧船以給之、範賴素孱、所轄諸將、大率老悍更事、事事牽制、軍政不統一、在四國九國際、稽留觀望、資糧空乏、士庶苦於剽掠、而食竟弗給、將士皆沽兜鍪刀扙、過敵往往被衣卒伻赴陣、當是時平氏精銳殲於一谷、存者獨瘡痍餘燼、無復

抗氣、設使範賴辭之、立燼矣、範賴懦無謀、遊宴度日、諸軍解體、故平氏復振、十八日、京師大嘗、十二月七日、左馬頭平行盛將五百餘騎據備前兒島、範賴聞之、棄舟至藤戶、平軍屢揚扇招之、範賴軍以無船不能進、會賴朝聞佐々木盛綱喪馬、遣使賜馬、盛綱感激、求一漁者訪淺處、漁者曰、上弦在東、下弦在西、即夜與俱濟、植竹條爲標而還、明日、平軍又招之、盛綱躍馬破濤而進、範賴懼其沒溺、使人遏之、盛綱爲不聞而進、諸軍相繼濟、行盛邀戰敗、航海還屋島、賴朝賜書盛綱曰、騎而濟河者有之、未聞濟海、眞希世之勇矣、宗盛以下日悒悒不樂、知盛曰、吾獨欲守京師、公等不從、今終如何、宗盛莫以應、十二日、法皇幸日吉社、是歲、盜壞宇佐宮、竊神寶、京師多盜、公行剽掠、入朝餉所、褫女官衣、放火法皇宮、初源爲朝竄伊豆大島也、後竟侵略諸島、至于鬼島、生子曰舜天王、是歲立爲琉球國王、是爲其國不祧祖云、

四年乙巳、後鳥羽院文治元年 春正月朔、帝在屋島、蚩尤旗見東南、十日、法皇遣義經討平氏、先是義經請討平氏、廷議或謂平氏餘黨尚在京師、潛謀不軌、宜留義經警衞、遣其將佐於西國、義經又奏曰、若追討稽緩及二三月、西海軍食不支、範賴引還京師、則太宰府管內兵士稍屬平氏、討伐益難、於是許之、義經乃戎服抵法皇宮白曰、自平氏奔竄關西、奪官稅、亂官民、三年於此、臣既奉追討之命、鬼界高麗窮其所至、殲之而後已、否者不復入王城矣、出謂將士曰、畏死者還、十二日、範賴將赴西海、自周防至赤間關、以乏船糧、頓軍不進、將士思歸益甚、乃還周防、十四日、新主奉幣伊勢石淸水賀茂、敕諸大寺祈平氏伏誅、神器還京師、二十六日豐後人臼杵惟隆、緒方惟能素欲應源氏、而範賴亦遣人求船、惟隆發戰艦八十餘艘來迎、周防人木上七遠隆亦餽糧、範賴將進入豐後、下河邊行平資糧悉竭、遂鬻兜鎧、乘小舟而濟、衆曰、何不登大將船、

行平曰、吾雖身無甲冑、志在先登、範賴遂進濟海、諮千葉常胤曰、吾聞之家兄、周防通京畿、控宰府、爲西國咽吭、吾今欲令智勇而有衆者居守焉、誰可者、對曰、三浦義澄其人也、乃命義澄、義澄曰、臣銳意先登、何敢停駐、範賴諭之、乃駐軍、二月朔、範賴以諸軍濟海至豐後、與原田種直戰於葦屋浦、大破之、得其子賀摩、二日、院廳符豐後、戮力討平氏、先是鎭西多屬平氏、唯豐後不從、至是獎諭之、五日、賴朝遣中原久經、近藤國平于京師、乞院宣、禁兵士侵掠、按檢近畿諸國及西海南海、十四日、賴朝遺書於範賴曰、遣土肥實平、梶原景時、招徠西海兵、彼應則赴之、不應則直赴南海、擊平氏、愼勿與鎭西構兵、適範賴亦再遣使告其匱乏、至是賴朝答範賴書曰、舟糧之須、我別有處置、子雖困姑待之、平氏以羇旅之軍、而猶能給資糧、子爲追討使、無功而還、何面目復見人哉、時義經治舟師於渡邊福島、將佐多東國人、不習水鬪、群議嗷嗷、梶原

景時以監軍事從、欲設逆櫓於船、義經問何謂逆櫓、景時曰、艫設櫓、謂之逆櫓、陸戰騎馬、進退從意、如舟師則不然、進易退難、今所以設逆櫓者、敵堅則以艫退、敵撓則以舳進、義經曰、凡臨戰者、主將勇銳勵衆、猶欲退、況未戰而預設逃計、何以得利、景時曰、謀出萬全、謂之良將、知進而不知退、是謂豕武者、所以取危、將軍年少氣盛、故如是邪、義經作色曰、我不自知豕邪鹿邪、我惟以奮戰殄敵爲快、赴敵者期以必死、若愛軀命、則不如不臨軍、卿若受大將之任、雖設逆櫓千百可也、我則不敢、景時由是怨義經、十六日、義經將赴屋島、法皇以爲義經離畿甸、京師益空虛、遣親臣大藏卿高橋泰經說而留之、泰經就路交語曰、我不曉兵法、然爲足下一言、大將宜持重總衆、如先鋒命之偏裨可也、義經曰、吾有志願、先士卒而隕命則足矣、義經遂令將士曰、進而死者從我、退而生者自此去、畠山重忠、熊谷直實、金子家忠、佐々木高綱等願從者數

百人、時南風俄起、兩日不歇、舟艦多破、乃留修艦、艦成、義經託言落宴、以具糧食、十七日、至夜天返風、風益烈、義經曰、發舟、舟子請竢風定、義經曰、風雖急順也、若風靜海平、則敵必警備、今襲其不意必捷矣、因令曰、舟子不聽命者殺之、伊勢義盛等注矢務舟子、舟子大懼相謂曰、行死、止死、死一耳、乃發船、所從唯田代信綱等舟五艘、兵纔百五十騎、其餘畏景時不敢發、義經令曰、獨篝火於我舟、自餘不用、恐使敵知我兵多寡、舟駛如飛、十八日黎明、達尼子浦、水路三日程、三時而至、義經望見海岸、旗幟皆赤、謂從士曰、敵已備矣、卿等治裝、船中馬足縮立、直上岸、恐難急用、宜先使馬下船而游、衆皆從之、櫻間良連以兵三百陣岸上、義經帥百五十人登岸奮擊、良連潰走、追而擒之、問生虜、曰近地有敵否、曰櫻間良遠營距此五十餘町、廼進攻走之、乃召土人問地名、對曰、勝浦、義經悅曰、是吉兆也、軍必大有利、踊躍而進、路見甲士一百餘來、

皆無旗幟、義經以爲敵軍出奇、使伊勢義盛馳問、義盛與其將俱來、義經問曰、汝爲誰、曰、臣是州人近藤親家也、比年天下擾亂、未知所屬、竊聞義旗向本州而來、願在麾下充驅役、義經用之爲鄕導、親家曰、田口成直往攻河野於伊豫、留兵守勝宮、距此三十町、廼攻走之、即夜進兵、至中山、會有一卒齎書過、義經問曰、子往何處、曰自京師赴屋島、又問所齎何人書、匿而不告、義經紿曰、我是阿波人、應徵赴屋島、聞九郎判官纔淀河尻、且暮將犯屋島內裏、子自京師來、必觀其軍、兵衆有幾、卒不知爲義經、告以實曰、所齎六條攝政北政所所寄屋島內府書也、義經曰、書言何事、曰安得知之、但囑曰、九郎判官已發京師、九郎銳將也、木曾之勇猛如鬼神、一戰殪之、兇威可畏、公能修壘壁聚徒衆備之、意書詞亦然、我猶過淀河尻、兵如連雲、君速赴屋島、義經又問曰、子始赴屋島乎、曰政所內府妹也、平氏西奔後、每報京師消息、我屢爲其使、曰然

則子審屋島形勢、我聞其地有要害、實然否、曰城下潮盈則非舟不能至、潮退則水纔及馬腹耳、其險不足恃、義經乃叱曰、吾九郎也、奪其書、縛卒于樹而去、時平知盛城長門引島、扼門司關、又遣兵擊破土肥實平於備前、復兒島、又擊破河野通信、斬其黨族百六十人、效首屋島、宗盛檢之、時聞源義經自阿波來攻、而未得確報、十九日、義經進至屋島、縱火於牟禮高松民家、平氏望見大驚、以爲大兵至也、以田口成良策、奉帝及女院、泛海避之、留有盛敎經等守城、而義經已至城下矣、騎能屬者七人而已、城兵有平有國、呼曰、大將誰、伊勢義盛對曰、九郎判官、曰、是義朝孽子、從鐵買如陸奧者乎、義盛怒、城兵嘲罵不已、金子家忠令弟近範注箭射殺罵者、義經恐敵知其寡單也、乃放火燒民舍、延及行宮、營壁悉爲灰燼、煙焰蔽海、平氏兵皆航、更來迫岸、七騎拒射、源氏兵後者稍稍來屬、又有州人藤原範忠者、以生兵數騎來曰、臣曾祖範明、

嘗從八幡公戰陸奧者、義經喜以爲先鋒、戰而交退、日既晡、平氏以一船載美姬、揷畫日扇于竿、植之舳、去陸五十步、麾而請射、義經謂畠山重忠曰、是敵誘我也、卿爲我射之、重忠曰、摧鋒陷陣、惟公所命、射則不能也、乃以下野人奈須餘一宗隆對、義經召而命之、宗隆脫甲徐進、按轡水中、兩軍注視、時風起船颺、宗隆持滿待定、一發斷扇轂、扇翻而墜、海陸讙呼如雷、一老軍頓足狂舞于船、宗隆亦射殪之、源氏復呼、平軍聲止、海陸交射、藤原景清上岸挑戰、美尾屋十郎者來鬭而走、景清追擭其錏、錏斷挂之薙刀、掀而呼曰、吾景清也、盍來決死、敵莫敢近、我兵踵上大戰、佯退上舟、以誘致義經、義經追而入海、時義經數易裝、不著鮮甲、令人不得識別、而藤原景清、平盛嗣等注目義經、欲相搏、義經誤墜所執弓于波上、俯欲取之、我兵爭以鐵搭鉤其胄、義經以刀扞之、鞭扱其弓、從兵呼曰、舍之、義經不聽、終取之還、將佐皆曰、將軍奈何爲一弓

輕不貲之軀、義經曰、吾何爲愛弓、令我弓如叔父鎭西八郎所執、則故遺以示敵亦可、我弓弱、遺之受侮、是我所以冒危而取也、將佐歎服、宗盛謂敎經曰、我兵皆注目九郎、而不能獲、彼戎裝易辨、卿試登岸覘之、敎經曰、諾、乃與飛彈景經、景俊、平盛嗣、藤原忠光、平景清等三十餘人登岸、義經曰、此皆名士也、欲進戰、土肥實平止之曰、大將不宜屢自戰、請委之壯士、乃與子遠平、畠山重忠、和田義盛、熊谷直實、平山季重、佐々木高綱、金子家忠、澁谷國重、重助、渡邊眤、伊勢義盛、鎌田光政、佐藤繼信、忠信、片岡爲春等五十餘騎、聯轡突進、敎經發矢甚疾、死傷相屬、繼信中矢墜馬、敎經從者菊王將斬之、忠信射殺之、扶繼信而退、忠信從卒欲取菊王首、敎經乃提菊王投之於船、義經親視嗣信、枕之膝、問所欲言、嗣信曰、臣出自陸奧、已委身於君、代君而死、死且不朽、獨不覩君屠敵爲憾耳、義經泣曰、我屠敵在旬日、而不及讎汝勞、嗣信肯謝而絕、

年二十八、是日、鎌田光政亦被斃死、義經請僧葬光政、嗣信于高松、附以愛馬大夫黑、蓋藤原秀衡所贈、宇治一谷二役所騎者也、一軍感泣、皆思爲義經死、義經部下鎌田盛政、光政、及繼信兄弟最勇、號四天王、會日暮、義經退軍牟禮高松、教經軍行宮趾、時東軍皆倦臥、義經慮敵來襲、登高瞭望、伊勢義盛與片岡經春徇警徹明、此夜教經欲襲義經、盛嗣與江見盛方爭先、徹曉不果襲、二十日、義經侵晨以七千騎來攻、我三十八步行、持短兵接戰、敵騎披靡、教經射而禦之、衆畏避不進、辨慶等舞薙刀、殺十餘人、教經航海而逃、宗盛奉帝走志度、二十一日、義經以精兵八十騎攻志度、宗盛奉帝走彥島、義經駐軍招諭四國、先是田口成直攻河野通信於伊豫、走之、通信以三十船屬義經、義經聞成直旋師、命伊勢義盛往說、義盛從十數騎赴之、皆不被甲、先使一卒爲旅客往、成直廻軍見而問曰、汝焉如、曰、自屋島赴伊豫、曰、屋島有何事、曰、

九郎判官率大軍攻破屋島、內府以下宗族多爲虜、櫻間大夫遭擒於勝浦、民部大輔戰敗而降、其餘或戰死、或溺死、熊野別當、河野四郎亦以舟師往屬之、是外騎兵自四國九州至集、阿讚緣海兵衆如雲、判官駐軍擊不服、其他則我不聞也、成直聞而膽落、歎曰、家君之降敵、豈以我故乎、然路人言未可遽信、進至琴造宮而遇義盛、義盛曰、子非田內左衞門乎、吾是源家郎黨伊勢三郎也、吾非欲與子戰、有一事欲面諭之、成直進馬而近、義盛曰、我軍既破屋島、內府以下宗族皆爲虜、子父既降、櫻間大夫亦見擒、皆拘之於我營、子父欲一見子、日夜泣而言、子、恩愛之情固應如此、吾不忍聞、欲使子知之、故來諭之、子欲戰則戰、欲降則降、子儻欲再見父、則吾能爲子乞父之命、成直聞之、乃免冑弛弓而降、義盛曰、已爲降者、不宜率士卒、乃使其徒皆散去、將成直至志渡、義經歎賞、義經使成直手書勸成良降、成良遂通欵於義經、熊野湛增、河

野通信等盡屬源氏、源氏軍日盛、二十二日、梶原景時以下舟師二百餘艘悉至、二十九日、加藤景廉隷範賴攻平氏于西海、範賴自周防赴豐後、景廉病甚、强起從軍、還書遺父景員曰、日者奉命、常侍左右、然緩急之際、非辭難之日、從軍西海、遭疾瀕死、借如病終、將軍視爲死事、則死有餘榮、是日、景員持入府、賴朝覽書深嗟歎焉、三月三日、新主遣使授位一級於諸社、祈滅平氏、十一日、先是範賴致書鎌倉曰、範賴移軍豐後、以蹙平氏、然國民逃亡、無所徵糧、如和田工藤等將士、皆欲東歸、願賜教喩、如聞湛增以義經蒙承追討之任、既至讚岐、又將入九國、夫四國事義經統之、九國事範賴領之、果如所聞、則匪啻範賴之羞、且示我軍無人、願將軍察焉、於是賴朝報以湛增事非實、復與北條義時、中原親能、工藤祐經、小山朝政、長沼宗政、葛西清重、加藤景廉、宇佐美祐茂、天野遠景、仁田忠常、比企朝宗、能員、十二人書、慰勉將士、十二日、賴朝

以戰艦三十二艘、運糧于西海、宗盛欲赴鎭西、範賴以三萬騎軍豐後、平氏不能入、二十一日、周防人船所正利獻數十船於義經、二十二日、義經將航海擊平氏、三浦義澄來會、義經命之前導、乃進、平氏聞之、奉帝發彥島、駐船壇浦、二十四日、義經進攻壇浦、梶原景時請爲先鋒、義經曰、我不在則可、我登後於卿乎、景時曰、公是大將軍、不可與偏裨爭先、義經曰、所謂大將軍鎌倉殿也、我是軍奉行也、初與卿等不異、嚮一谷之役、侵鵯越之險、破十萬衆於瞬息、及發渡邊、諸將皆畏風濤而不從、我率五艘舟兵、直至屋島、頃刻攻陷壘壁、今敵垂亡、可使卿爲先鋒乎、我當先諸將決一戰、爲鎌倉殿致報效、景時詐語曰、是人非將帥之器、義經大怒、將手刄之、景時起曰、吾唯以鎌倉殿爲主君耳、叩刀而前、三浦義澄、土肥實平等遮隔其間、極言切諫、義經抑怒而止、黎明義經以戰艦八百來攻、平知盛立船首謂諸將士曰、勝敗之決、在于今日、汝曹

有進死毋退生、一心戮力、必獲義經而後已、平景淸曰、東兵所長惟騎戰、至於水戰、猶魚緣木、悉搏而投海耳、平盛嗣曰、吾聞義經面長軀短、白皙反齒、日夕易裝、不著鮮甲、吾將搏之、衆皆曰、彼雖猛鋭、小男子耳、可挾而投也、伊賀家長獨嘆曰、吾今日廼爲金商僕所困、天也、知盛退謂宗盛曰、吾軍皆奮、而田口成良獨不然、得無懷貳耶、請斬之、不聽、固請、宗盛乃召成良曰、今日之戰、卿勉之、成良曰、敢不竭力、知盛按刀欲斬之、宗盛不許、廼止、會菊池隆直、原田種直以三百餘艘射東兵、義經不利而退、平氏鼓譟乘之、義經乃漱而拜八幡神、適空中有物如白旗、兵士羅拜、乃復振、義經厲衆進、和田義盛挺進而射、箭軼二百步、及平知盛舟、義盛頗誇其能、揚扇麾海上、知盛使仁居親淸答射、箭汰義盛冑、傷其後騎、源氏軍羞之、義經命淺利義遠還射、義遠按其箭曰、幹短且弱、請以我箭、乃注十四束箭、洞親淸胸、而過海三十步、擧軍大駭、義遠

安田義定弟也、義盛慚憤、迫進亂射、殺傷甚多、平氏載兵士於唐船、詐爲宗盛、宗盛更乘兵船、欲待義經攻唐船四面掩擊、會成良送欵義經、告平氏計、遂以三百餘船射平氏軍、宗盛大悔、義經乘之急攻、平氏遂敗、知盛乃赴帝船、手掃除船中、盡棄汚穢物、宮人問曰、事果如何、知盛笑曰、君等今見東男子耳、宮人悉悲號泣、平時子歎曰、宗盛實非相國之胤、亦非我所生、宜其心操不似小松內府、彼必不能死、爲虜受辱矣、蓋時子既生重盛後不復有男、淸盛憂之、後復有身、欲其爲男、禱祈神佛、既而生女、秘之不告、覓得淸水寺北坂傘工家兒、密易之、沒淸盛世、終不言之、至此時子悲憤始言之云、時子乃抱帝相約以帶、挾劍璽出立船首、帝時八歲、問時子曰、安之也、時子曰、虜集矢於御船、故將他徙也、遂俱與投海死、皇太后繼投、渡邊眤鉤其髮獲之、大納言典侍謂眤曰、是女院也、爾等愼之、眤奉送之義經船、典侍乃持內侍所唐櫃將入海、

兵士入船止之、將啓櫃覗之、忽瞑眩衂血、平時忠覗之叱曰、此是內侍所也、兵士恐怖而退、神璽亦浮出、片岡經春收之、義經使徇曰、赴海者貴人也、我兵勿得辱、行盛有盛皆力戰死、教經搏戰甚厲、義經望見嘆曰、敗軍之將、孰能奮勵如能州者、平氏得至今日、能州之力也、吾恨不獲此人爲將耳、東兵素聞教經驍名、爭先欲獲之、教經挺身血戰、遠者射而殪之、近者搏而沒海、從兄知盛見教經奮鬭不止、止之曰、大事已去、君宜自圖、勿爾多殺、彼等皆卒伍不足與也、教經曰、善、吾搏九郞足矣、適義經船摩教經船而過、教經躍而入、脫冑徹鎧袖、欲搏義經、左右捍衛、教經悉蹴倒投海、義經廼跳身登別舸、教經不能跳而止、安藝時家力兼三十人、以二壯士進搏教經、蹴倒一人、挾二人、投水而死、年二十六、宗盛與子淸宗猶彷徨舟中、兵士詐爲失手擠之海、宗盛父子素善泅、不得死、伊勢義盛鉤獲之、藤原景經、景淸從弟也、見之曰、奴輩敢辱

我君、追斬一人、中箭死、平經盛登岸入山中自殺、教盛知盛猶在一船、召伊賀家長曰、帝既崩、吾將就死、大臣如何、曰、既就擒矣、知盛聞而切齒久之曰、吾可以死矣、與教盛皆自殺、知盛年三十四、家長有國等八人殉之、餘衆殺溺殆盡、經盛資盛皆遁、已而自殺、宗盛及子淸宗、能宗、平時忠、及子時實、平信基、藤原尹明、源則淸、源季貞、平繼景、後藤信康、矢野家村、攝津判官盛澄、宮人帥典侍、大納言典侍、帥局、按察局、僧全眞、忠快、能圓、行明等就擒、菊池隆直、原田種直出降、平氏亡、

賴襄曰、平源之事、其名分逆順、姑置可也、至其興廢之數、攻守勝負之勢、請得而論之、夫平氏遭遇時變、擁天子以定亂逆、及是之時、退居攝播之間、開府養兵、據爲根本、官止大納言大將、而與聞朝政、庶幾可以保其功名、樹子孫之業、不出於此而溺於習俗、必求如藤原氏之比、身擅京府、敢爲天下之的、所以天

下嗷然競起也、至是乃退據福原、晩矣、適足以示怯動搖人心、耳、乃募無根之兵、四出防禦、自竭其力、而敵益得志、其勢固然也、然源義仲自殺平氏之車、而復蹈其轍、何哉、義仲之國近於京師、所以速奏効、使其既已逐平氏、留一親信將領、護聲援、而身歸信濃、如異日之織田氏、據美濃而經營京畿、厚集其勢、與鎌倉對峙、雖源頼朝伺我隙、而無可乘、則未敢動也、或再親將窮追平氏、殄滅之、勢不能然、則或與之和、以謀鼎足、而觀其釁、無不可也、乃以爲我據京師、可以號令四方、不知是天下之散地、不可爲根據、如雞捿木上、必有來逐下之者矣、前日之平氏、可以見焉、譬之人家、京師、廳事也、可以會議、而不可以坐臥、可以坐臥者、有奥室焉、夫越信者、義仲之奥室也、而鎌倉者、頼朝之奥室也、頼朝據其奥室、而治義仲於外廳、闘義仲與平氏、而徐制其後、如頼朝則可謂獨不拘習俗之見、而知天下之形勢

者矣、宜乎其刱建無前之業也、後焉新田足利皆不及也、雖然、頼朝初念亦不至此、或觀奥之藤原氏、越之城氏、乘王綱之弛、竊據一隅也、而欲傚之歟、平氏使此二氏圖源氏、如秦人之遠交近攻、亦善計也、雖然二氏之國富兵强、勝新造之源氏、而其智與勇非頼朝義仲之對、所以前後並斃也、而況平氏乎、

巖垣松苗曰、西尾言忠有論云、我邦古來向闕彎弓者、稱曰朝敵、朝敵即逆賊之謂也、凡爲朝敵者、未曾有全其終者也、當時源氏之西討、雖假名王師、其實私戰耳、非爲朝廷也、要之平氏有罪則可伐、有讎則可復、唯此安德天皇雖謂故相國平公之外孫、身擁三器、位居萬乘、儼然我臣民之主也、豈可向帝舟發一矢乎、先是一谷八島之戰、平氏族屬殆盡、及逃壇浦、諸將士存者無幾、其亡可計日待也、方是時、義經宜命軍士不用急擊、千思百計、奉迎天皇、而後討平氏殲之、縱使上皇詔義經有前

帝亦可害之言、至尊遂不可害焉、若强詔之、則身宜死之、至尊遂不可害焉、況上皇命西討、非與前帝之事、而義經不學無術、不思此義、唯以奮擊爲快、遂逼帝沒海、而不知身爲朝敵、或人曰、抱帝沒海、二位禪尼誤之、咎不在義經也、余曰、否、是時東軍急擊、連射帝舟、與手刄弑之、僅一間耳、帝將投海、驚嘆曰、何往、唯此一驚一語、遺憾滿天地、讀宋史、至八歲幼主沒海、以其慘同帝、雖爲異邦之事、悽然淚下、況我皇國臣民、志忠義者、讀此條、孰不感傷悲泣乎、孰不恨義經不盡心力邪、故義經自誇軍功、可謂善戰服上刑者、是故六十六州無地容身、奔走潛匿、生涯辛苦、遂爲人所害、豈非神明罰朝敵乎、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六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鳥羽天皇上

後鳥羽天皇、諱尊成、高倉帝第四子也、母七條院平殖子、宮內少輔義範女也、治承四年七月十五日、生、壽永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先帝崩于海、

文治元年乙巳、夏四月四日、義經奏捷、法皇大悅、遣使慰勞、十二日、賴朝使範賴留豐後、鎭撫筑紫、義經具生虜入京、是時朝野靡然咸稱義經功、賴朝陰惡之、十五日、賴朝下書讓責將士不因其奏而拜衛府官者、不許東歸、二十一日、梶原景時致書鎌倉曰、判官戰功、莫非關東力、而判官驕甚自負、意氣太盛、部下戰慄、如履春氷、景時規諫、反遭譴怒、願早還關東、尋又告賴朝曰、衹一谷之

役、虜平重衡、其餘生獲在蒲殿、判官怒曰、今蒲殿因人成事、何得奪俘獲、殆至紛爭、臣與土肥實平調息得釋、臣視判官殿之擧措、終非立人下風者、賴朝聞之、頗有戒心、後遂陷義經者、皆景時之謀也、畠山河越等之諸將、莫不惡之、二十五日、義經奉神器及太后二宮入京師、帝遣權中納言藤原經房、參議藤原泰通、權左中辨源兼忠等、迎神鏡神璽於鳥羽、移於太政官朝所、二十六日、義經兵以宗盛清宗等入京師、有命徇宗盛以下于京師、宗盛自與中四望、清宗不仰視、時觀者喧擾、有屬歎曰、是平氏第一人、位高望重、而不克治家、既陷反逆、一家自殺、而不能同死、苟生就囚、如是乎不知醜甚、固不若吾輩也、既而皆拘于義經第、宗盛不解衣、以袖庇清宗、守兵見而憫之、二十六日、諸國兵頻年依託軍糧、侵牟莊園、鈔奪官物、朝廷嘗敕賴朝治之、既而賴朝以土肥實平梶原景時爲近畿總追捕使、而其所置吏侵暴特甚、至是賴朝下書

誚讓之、二十七日、御大內、安鏡璽於溫明殿、奏神樂三日、謂之臨時神樂、是日、賞賴朝虜宗盛之功、敘從二位、二十九日、賴朝以備中妹尾鄕、爲崇德帝香華之地、是日、賴朝密令西國將士曰、卿等若歸心關東、勿受義經號令、五月朔、故木曾義仲妹至鎌倉、賴朝愍與邑於美濃、六日、奉幣二十二社、告謝鏡璽入京、幷祈得寶劍、寶劍遂沒海、因以晝御座劍代之、七日、義經遣龜井六郞於鎌倉、致誓書申理、賴朝却之、檻致宗盛父子於鎌倉、義經護送、宗盛賂苦祈宥死、義經慰曰、必以我軍功贖、宗盛喜曰、苟得延餘喘、雖竄逐遠惡、亦所甘心也、行至內海、使父子徒行、七匝義朝墳、拜泣過之、義經先遣使報明日將入鎌倉、賴朝使北條時政至酒匂驛受俘獲、十六日、入鎌倉、觀者如堵、義經不得入府、留腰越驛、先是平時忠有文書一篋、爲義經所收、皆軍中密畫、時忠謂時實曰、義經若送文書於鎌倉、獲罪者必多、而吾亦不得保首領、如何、時實曰、

大人何不以女妻義經、誘而取之、時忠從之、遂得文書燒之、賴朝嘗爲義經聘河越重賴女、及娶時忠女、賴朝怒曰、彼迺與仇家婚、賴朝方擧一男、而親信其外舅北條時政、諸骨肉皆被猜防、先是加藤光員兵捕藤原忠清於志摩麻生浦、是日、斬之六條河原、三子忠綱、忠光、景清、十七日、伊勢義盛部下與後藤基淸部下鬭爭、賴朝聞之、怒義經不戢下、十八日、盜竊晝御座劍、捕獲之、二十日、流平時忠于能登、平信基于備後、平時實于周防、藤原尹明于出雲、其他有差、時忠奏請法皇曰、臣從賊赴西海、自知其罪難免、然前內大臣命臣沈神鏡於海、而臣保護歸降、是臣之力也、願以此功得免流罪、安堵京師、即當剃髮染衣、長謝人間、乃下公卿議之、時忠在鎭西也、雖未嘗居閫職、至軍國事則無不豫決、以故深爲賴朝所忌、且前辱院使花方、詞甚悖慢、法皇亦銜之、廷議遂處流、二十四日、義經乃寄書於大江廣元、自訴曰、義經代征討之勞、上

夷國賊、下雪家恥、心竊期褒賞、不圖忽蒙讒言、曠日於此、莫以自明、徒涕泣爾、將永違恩顏、骨肉誼絕、自非先人之再生、誰爲分疏焉、義經幼孤、從母逃匿、流寓諸國、爲氓隸所役、未嘗一日安居焉、然而幸慶忽會、至忝重任、或策馬峻坂、或凌風大海、不敢顧軀命、欲以慰冤魂、伸宿憤、豈有他哉、既辱五位尉、榮顯何加、而忽遭此厄、憂深悲切、敢上睿書、要之百神、而威猶不霽也、不得不仰公之救護、伏願乘間進說、庶幾亮其無他、卒被恩宥、得享終身之安、不報、六月七日、賴朝大會諸將士、欲見宗盛、大江廣元曰、主君已定海內、爵躋二品、不宜見囚虜、乃延之別室、隔簾見之、使比企能員言之曰、賴朝非敢復私仇、乃成王命爾、今日之臨、何幸甚也、宗盛竦動悃息曰、若得宥一死、則當出家事佛也、觀者彈指、淸宗進曰、我家世護朝家、有功無過、世人所共知、而事既至此、復何言、惟速賜死爲幸、賴朝措魚于俎、加刀焉示之、諷使自殺、宗盛不曉其意、

淸宗知其意、然不忍先父而止、賴朝更宗盛名末國、貶爲讚岐權守、九日、復令義經護送西還、義經大失望、怏怏而西、十三日、賴朝聞其怨望也、怒奪其邑二十四所、謂左右曰、不藉吾兵力、彼安能成功、顧乃恃功傲物、臨發稱言、有憾於關東者皆歸我、是何言與、又命源賴兼押平重衡赴奈良、從僧徒之請也、十四日、前對馬守藤原親光還自高麗、初親光爲宗盛所迫、遁至高麗、時有猛虎來、親光從士射獲之、高麗王感給以食邑、既而賴朝遣使迎之、國王命艤船三艘、與珍貨而還、十六日、還閑院、二十日、法皇幸日吉社、是夜地震、連日不止、二十一日、斬宗盛父子於篠原、宗盛以父子別拘、知將被殺也、請僧稱佛曰、吾不死於壇浦、以有淸宗耳、於是皆被斬、傳首京師、二十三日、梟宗盛父子于右獄、宗盛年三十九、淸宗年十七、是日、以南都僧侶請、斬重衡於木津川上、梟首於奈良、重衡年二十九、姬千手伊王削髮爲尼云、秋七月七日、賴朝赦

平貞能、貞能壇浦役前、削髮爲僧、遁至關東、投宇都宮朝綱、朝綱請宥其罪、不報、朝綱曰、彼嘗請內府赦朝綱及畠山重能兄弟之死、以故曩時皆得盡微忠、然則特非有私恩而已、又有忠公家者也、彼若有他日挾異心、請先斬朝綱子孫、賴朝遂赦之、九日、地大震、地坼水涌、日華門閑院西廊倒、官舍佛寺多壞、人多壓死、踰月不止、十二日、敕義經逮捕京師盜、賴朝使中原久經、近藤國平、齎院廳下文、抵太宰府、悉復兵士所侵國衙莊園、二十二日、移御左大臣大炊御門經宗大炊御門第、八月四日、賴朝命佐佐木定綱蹤行家、先是行家出兵數失律、以故不爲賴朝所推奬、及西海已平、兵權專歸賴朝、而行家遂不與之通、往來西海京師、假賴朝威所在鈔掠、賴朝益惡之、義經亦爲賴朝所忌、鬱鬱不得志、行家依義經、潛居京師、十四日、改元、赦、十六日、賴朝奏請以山名義範任伊豆守、大內惟義相模守、足利義兼上總介、加賀美遠光信濃守、

安田義資越後守、特留任義經伊豫守、兼院厩別當、宿衞京師、賴朝置地頭於伊豫、令不得領國務、二十一日、鹿島祠官中臣親廣訴下河邊政義掠神宮所領橘鄕、賴朝召政義與親廣面決、親廣言政義非、政義不爭、賴朝笑曰、爲祠官屈、生平之勇何在、政義曰、臣聞鹿島之神、保護勇士、可不敬畏哉、臣雖有辭、不敢自陳、二十四日、下河邊行平還自西海、獻良弓酒饌於賴朝、賴朝問曰、西征將士皆乏糧食、至有逃歸者、卿長役踰年、而贈遺豐贍、得無納賄賂乎、行平曰、臣在西海、匱乏殊甚、以器械易軍食、及赴豐後、諸將皆假船於參州、臣實所著甲、別雇一小舸、身不戎衣、直進入陣、斬美氣敦種、時有獲此弓者、製造甚精、臣欲得之以獻、脫衣貿之、酒食則留守家士之所齎、若猶有疑、則質問于諸將、賴朝嘆其悃愊、賜酒謂曰、卿有忠勳、將賞以守護、往日卿所經歷處、欲得何他、行平曰、願賜播磨、其佳勝有須磨明石、賴朝諾而不果、二十五日、避

方忌於鳥羽殿、二十七日、法皇幸奈良、鎌倉御靈社鳴動如地震、二十八日、慶東大寺大像、法皇臨焉親點眼、二十九日、法皇還宮、晦、先是賴朝奏請造義朝廟、法皇許之、敕索義朝髑髏獲之東獄門側、遣使送之鎌倉、是日、賴朝素服迎之稻瀨川、創勝長壽院葬之、九月四日、以開眼大像非常赦、二十三日、賴朝上奏、促平時忠赴配所、時時忠遲留數月、賴朝意義經之所為、於是促遷之、冬十月六日、先是賴朝使梶原景季於京師、至義經第、面傳命擊行家、且詗其形迹、至是景季還報曰、初造豫州、豫州稱疾不見、銜命至密、不可以人通、故經一兩日造之、豫州乃梯几引見、面貌憔悴、有灸瘡數所、臣傳嚴旨、豫州曰、都下縱有小盜、吾猶將自往捕之、況行家乎、行家驍猛、非兵士所能捕、吾待病愈徐圖之、卿宜以此反命也、賴朝曰、彼黨行家、故詐稱病耳、梶原景時曰、臣揣度其情實、不為無謀、人一日不食、一夜不眠、身已憔悴、雖灸幾所、瞬息可灼、

經日而見、得非搆計詐病乎、其黨備州無可疑者、又曰、今平氏既滅、海內莫不風靡、可患者惟判官耳、判官用兵如神、陵絕壑衝驚濤、倏忽變幻、敵莫能禦、真天下名將矣、將軍不早為之所、必貽大患、賴朝然之、九日、賴朝會將佐、謂之曰、吾嚮擊平氏、將擇諸弟命之、陰以火烙盥器而使諸弟更侍執焉、執輒驚釋、獨九郎神色不變、從容終盥、吾知其可用、迺命之為將、彼果滅木曾、殄平氏、功冠天下、今乃恃法皇寵、而先我昇殿、不告我為五位尉、車服華侈、翱翔院中、饒有君寵、何不自孫、壇浦之役、與太后同舟、又娶平虜女、橫恣如此、不得不誅鋤、誰為我擊九郎者、衆莫敢答、賴朝不懌曰、惟景時可以任之、汝速發、景時自圖、不敢遜辭曰、臣素與判官有隙、臣而西上、判官必備之、不若遣其意外者、襲其不備、賴朝迺召土佐房昌俊命之、昌俊本奈良僧、嘗與對莊代官小河遠忠及興福寺僧快尊有怨、夜襲遠忠殺之、快尊帥衆將訴之、昌俊遮擊走

之、廷議捕昌俊、會土肥實平番直京師、迺付實平囚之、實平携還、遂薦之賴朝、於是授計而西、時關東將士嘗有怨於賴朝者、往往密通意於義經、而賴朝特勢漸陵侮朝廷、大失法皇之意、義經揣知之、嘗有所密奏、法皇多許可之、十一日、義經詣法皇宮奏曰、前備前守行家與賴朝有隙、以故欲除之、行家亦將起兵、臣欲釋之不得、臣亦為賴朝所忌惡、如聞賴朝謀加兵於臣、臣是以與行家合、臣嚮代賴朝奉敕討賊、奮不顧身、遂立大功、而賴朝處臣如是、臣知不免、當赴洲股決死於一箭耳、願賜宣旨討賴朝、法皇敕曰、爾宜務開諭行家、勿令生事、十五日、法皇謁石清水宮、十六日、行家捕關東祇候人、奪東洞院亭自徙居焉、十七日、昌俊至京師、去義經堀川第四町而舍、義經尤其不亟來謁、召而詰之、對曰、臣本奈良僧、近將詣七大寺豫宿禱、期在明日、欲待事畢來謁耳、義經笑曰、卿之來、欲襲我也、若命之它將佐、吾將設備、故命之卿、夫平

氏之亂、諸國鼎沸、吾二年而平定之、卿何人也、迺欲襲我、我今捕卿、人其謂我何、且吾兄使者、安得無禮、昌俊曰、非敢然也、請獻誓書、乃造誓書、焚灰吞之而出、義經夜謂妾靜曰、吾心動、得非昌俊來襲耶、街路囂且塵上、必有故也、迺令豎二人往覘、久之不還、又遣一婢、婢急還報曰、二豎已斃於門、門中鞍馬數十匹、衆皆擐甲將發、言未畢、昌俊帥六十餘騎、大喊來襲、義經左右僅六人、義經曰、僧徒何能為、靜曰、小寇未可侮也、乃取鎧進之、義經呼曰、開門、跨馬而出、縱橫馳突、所向披靡、退而入門、與佐藤忠信、源八廣綱、熊井太郎等、兩矢禦之、昌俊麾衆攢射、廣綱被矢死、太郎被重創、事急、兵士稍稍來聚、行家亦聞之來援、昌俊兵敗、走鞍馬山、十八日、義經奏變法皇、至鎧被箭、箭在鎧者三、見者指曰、真猛將矣、是日、法皇令公卿議義經所請、左大臣經宗曰、當時護衛京師者、唯義經一人、若憤懣生變、不知朝廷使誰制之、姑許所請、以悅其意、

而後開諭賴朝、使知非朝廷本意、則何不可之有、公卿皆憚義經、
欲權許之、法皇使高階泰經咨右大臣兼實、兼實不肯曰、追討宣
旨、所宜愼重、非罪犯入虐、未嘗輕下、今賴朝所犯未至此、輒下宣
旨、非臣所知也、曩者清盛義仲請討賴朝也、皆賜宣旨、本非叡慮、
而出不得已也、而邇者亂逆不已、職是之由、今縱欲避目前之難、
焉可襲其謬乎、然非臣所敢決、唯宸衷審之、泰經曰、法皇固察賴
朝無反意、祇欲安慰義經耳、見公辭氣、似助賴朝、賴朝竊厲公叡
慮或意公德其言而爲之地、則於公不利、賴朝旣察嚮之宣旨出
於清盛義仲所請、獨不察今之宣旨亦非朝廷意哉、下之何害、兼
實曰、是朝家大事、豈可狹私忌公哉、區區孤忠、不避嫌疑、義經之
於賴朝、與清盛義仲同乎、君以禰之不溫、能保今之無他乎、當今
之計、宜諭義經緩其謀、而遣使問賴朝曰、義經屢有勳功、且爲汝
代官、故朝廷倚賴焉、近聞汝將殺之、其罪何也、或爲讒邪所構、因

而害之、不亦宂乎、抑罪狀明著邪、宜致之鎌倉以處法、今欲差兵
騷擾京師、何蔑朝章之甚也、戒敕如此、賴朝尙闘鬩、則宜處之違
敕、速致征伐、今未審罪科、輒下宣旨、後悔何及、泰經出、兼實歎曰、
天倫泯滅、兄弟交迭悖逆、喪亂極矣、法皇不得已賜宣旨、是日、行
幸賀茂社、

　靑山延于曰、甚哉法皇之不明也、方義經之請院宣、使法皇用
兼實之言、安有取怨於鎌倉而納侮於天下哉、且賴朝果有罪
邪、不宜與以殊賞、賴朝果無罪邪、不宜加以刑戮、夫刑賞與奪、
國家之大柄、人主所持以爲治者也、朝賞而夕罰、前與而後奪、
使人不知所適從、法皇之擧措如此、紀綱安得不壞、朝廷安得
不衰、宜乎祿去王室、而權歸人臣也、藤原俊兼以法皇比晉惠
帝、良有以也、

十九日、伊勢義盛襲守護首藤經俊、不克、竄匿鈴鹿山、經俊往擊、

義盛自殺、義經將去京師、義盛曰、臣自此辭、比公至西海、當追而
奉從、遂歸伊勢、襲經俊、不克而死、二十日、範賴還鎌倉、初義經在
西海、恃才自專、而範賴能遵約束、每事諮稟鎌倉、賴朝以此親愛
之、及其功成凱旋、稍懷猜忌、二十二日、京師警報累至鎌倉、賴朝
神氣自若、先是賴朝令安達清經事義經、清經逃還告變、賴朝喜
曰、吾兵始有名矣、賴朝適創勝長壽院、方成、議臨而慶之、二十四
日、賴朝慶勝長壽院、命範賴擊義經、範賴辭曰、西國之戰、範賴兄
弟共事、而義經功最多、今以兄討弟、範賴不忍爲也、賴朝不聽、範
賴將發、賴朝謂曰、罷矣、我於卿亦不能深信、卿亦爲九郞貳舞者
範賴大懼、進誓書以謝、賴朝召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曰、吾將以明
日發、誰能先驅者、乃急徵將士、來會者二千九十六人、請前驅者
小山朝政已下五十八人、二十五日、使將士先發、令曰、比至美濃
尾張、徵西國兵、守足近洲股、而後進、先我未至、擊行家義經、愼勿

遲疑、僧二人旣遁逃、且駐軍待我、二十六日、昌俊逃鞍馬山、山僧
與義經有故、索獲獻之、義經詰其背誓、對曰、誓者昌俊、襲者二位、
義經怒毆其面、曰、我面卽二位面、毆我面、是毆二位面、義經壯之、
欲使活還、昌俊請速死、乃斬之六條河原、義經謂左右曰、人爲其
主者宜如是、兵士皆嗟賞之、二十九日、賴朝帥東國兵發鎌倉、令
東山北陸曰、從山道會於近江美濃、十一月朔、賴朝進至黃瀨川、
令曰、吾駐軍於此、待京師聲問、二日、義經詣法皇請勅賜西兵援
己、法皇許之、補義經九國地頭、行家四國地頭、義經將赴西海、令
兵士友實具舟、路遇莊四郞、四郞嘗屬義經者、延詐來屬、義經覺
而斬之、三日、義經行家遣使辭法皇、遂出走、平時實異父弟侍從
藤原良成、女壻右衞門尉源有綱、堀景光、佐藤忠信、片岡弘經、僧
辨慶等二百人從焉、遂如鎭西、義經宿衞京師、專以循體奉上、威
恩兼行、士民稱之、及去京師、人皆惜焉、五日、義經往至攝津河尻、

州人多田行綱等帥兵要之、義經擊敗之、六日、進至大物浦發船、會大風暴起、舟船漂蕩、從兵散走、遂與行家相失、所從者有綱、及堀景光、辨慶、妾靜而已、義經不得赴西海、走于大和吉野、是日、下院宣於諸國、捜捕義經行家、

永井定宗曰、源氏數世不乏將器、而其老韜略、義經最爲傑然矣、惜哉其慣偏武、闇大義、誇功侮士、遂爲衆所疏也、然義經未有大過、頼朝棄其大功、而廢天倫、何邪、顧頼朝素畏義經勇才、是以欲託其過而除之也、噫頼朝苟欲天下無虞、則宜賞功擧賢、以至誠御衆也、而徒以權詐殺戮、耀武威、義經既死、天下豈無義經乎、父子三世、親親相殘、四十餘年、爲北條奪其威柄、亦宜哉、

栗山愿曰、頼朝不怒乎賜院宣於義仲、而懟乎賜義經、何哉、方諸平未滅、闔域雄視也、將以推尊王室、攬天下之心、所以不得

怒乎賜義仲詔也、至外患既除、威福在己、則所惡唯名分耳、將以揚朝廷之非、而掩己之罪、託於正以售不正、所以義經謀已公然怨怒、不敢入朝也、義仲驁悍、無足道者、反覆時勢、湊會事情、則頼朝之詐術、亦不得逃於千載下、

山縣禎曰、頼朝之殘忍刻薄、不待言矣、義經以私怨、請討頼朝之詔、亦甚矣哉、義經既不容於其兄、宜自省自責而已、其在西海、而多不循頼朝節度、其進官昇階、亦非頼朝之意、又自誇其功、以爲劃天下之半而得之、亦不爲多、其豪邁勇悍、每多不遜意、是所以爲頼朝不容也、夫多功者見忌、名盛者來讒、自古而然、義經盍自罪自責、謹愼敬畏、以盡事兄之道矣、而不免命也、其迫法皇而請詔、欲以討其兄、亦何逆也、

七日、頼朝聞法皇降討己宣旨、大怒曰、何乃忘我忠勳、反庇叛人、適聞兼實議頗助己、適大喜、是日、法皇奪義經官爵、八日、頼朝遣

使京師自訟、十日、頼朝還鎌倉、十一日、法皇聞頼朝怨怒大驚、下院宣於諸國、捕義經行家、十二日、頼朝奪義經妻父河越重頼、下河邊政義采邑、尋殺重頼、大江廣元謂頼朝曰、將軍鎭東國、東國固無憂矣、諸國則判官藏人所在逋竄、安保不亂、亂起輒遣兵攻擊、人人疲於奔命、民力竭矣、不如諸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以備之、則郡國皆有兵備、何叛亂之足患、頼朝然之、十五日、卜定潔子內親王爲齋宮、是日、高階泰經遣使鎌倉謝曰、義經等因僕有所請、僕恐其逼、所以奏之也、而世或謂僕實黨之、且二人所爲、恐天魔使之、法皇若不之許、適足以階亂、是不得不許、而其事初非出於聖意、不過避禍耳、頼朝報曰、二人所請、托之天魔、甚無謂也、頼朝殄殲朝敵、以除宸憂、何乃比之罪人、下追討宣旨、今二人未死、發兵捜捕、諸國衰弊、民何以堪、所謂天魔者、恐非他人、其悖慢如此、初義經之匿吉野山也、聞執行覺範率惡僧捜索、諭靜訣別、使

僕齎資、送歸京師、僕奪其資棄靜、靜獨行風雪中、十七日、僧徒帥衆窮捜義經、途遇靜、延捕而詰問、靜曰、判官變服爲山臥逃去、十八日、僧徒復捜索義經、義經窘迫、將自殺、佐藤忠信曰、家兄繼信代公致死、今日臣亦當稱公名以戰死、公宜乘間而去、義經不許、忠信苦請、乃解所著甲與之、且分甲士十七屬之、遂率十餘人潛逃去、忠信佯稱源判官、與從士俱放矢拒之、殺傷頗多、僧徒驚嘆曰、判官劒術嘗聞之、不料善射如此、無敢近者、既而矢竭、揮刀奮戰、從士皆死、於是忠信大呼曰、汝等以我爲判官乎、判官去已遠矣、我是佐藤忠信也、請視勇者死、乃佯爲自殺、超谷而逃去、十九日、頼朝遣土肥實平於京師、義經在吉野僅五日、二十二日、遂走多武峰、投十字坊、主僧待之甚厚、既而主僧謂義經曰、此山狹隘、僧徒亦寡、恐君難秘迹、十津河地嶮、人馬不得輒通、君其行矣、遂使其徒八人護送之、義經又還京師、竄匿數月、自是人莫知其所

匿處、二十五日、敕賴朝索捕義經行家、賴朝遣北條時政守護京師捕義經、二十八日、賴朝使時政因中納言藤原經房奏曰、行家義經逃竄、難輙搜捕、若隨聞發兵、則郡國虛耗、其費不貲、請令臣諸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就所在擒獲、則不勞而自定、如其兵糧、五畿山陰山陽南海西海二十六國、段別課米五升以充之、又請爲總地頭、朝議難之、時政往復辨論、遂得如所請、旣爲總地頭、諸國地頭皆以家臣爲之、國司之權移於守護、領家皆喪其地、而朝廷愈衰矣、自莊園之興也、王土分崩、莊田與公田竝立、併稱曰莊公、公田屬國衙者曰公領國領、莊田屬院宮王臣家者曰莊領家領、屬神社者曰神領社領、屬佛寺者曰寺領、其他又有保名御厨御園等地、厨園多屬神領、伊勢二宮所領尤多、加茂社次之、社司專管其地、置厨司園司等職、以責其課、於是保名厨園、又錯雜乎莊公間、各有其主、相分領焉、各領殊政、雜亂無紀、賴朝又皆置地

頭、前此有地頭者、皆國司領家所私置、蓋不異莊司、至賴朝以武略宰制天下、地頭皆家人有勳功者補之、割其地所出物班給焉、謂之得分、其舊所領者曰本領私領、特給新地者曰恩地、猶古功田、其莊鄕有全給有分給、全給者曰總地頭、凡所領號曰知行地、皆許傳子孫、國司領家、稱曰本所、只納租稅、猶古封家、其地乃稱之下地、關東專領掌焉、莊園收公者曰闕所、以擬賞賜、守護皆以勳舊將帥任之、掌兵權以制遏奸盜、守護地頭身在鎌倉、遣吏視事、謂之代官、法制旣定、乃嚴其號令、審功罪以行與奪、於是土地人民、舉歸其掌握焉、其後地頭太盛、併掌稅務訴訟、下司莊官漸失其職、而本所遂衰矣、名、亦私田、蓋初開空荒地以爲私邑、特附名字以別公田、故曰名田、稱其主曰名主、及後在廳官人、郡司百姓等、往往掠公地以爲名田、自是名田增殖、遂錯雜於莊園鄕保之間、其占有名田、多者爲大名、少者爲小名、大名小名、卽所謂武

士者、如常陸豪族八田知家、多氣義幹等、稱曰大名、皆攙奪王土者也、十二月六日、遣使宇佐、奉御劒神馬五色絹、至明石驛、爲兵士所劫、官使脫身逃歸、賴朝遺右大臣兼實書曰、前者平氏悖逆陵暴、罪惡充盈、賴朝時在遠竄、雖未承明詔、奮身建義、志圖剪滅、賴天祐皇運、賊徒授首、得以歸福祚於廟堂、四海翕然、莫不懽悅、其間差遣兩使、巡察近畿十一國、禁止侵掠、然凡事奉旨、靡有專斷、尋令兩使奉院宣、按鎭西四國、如原田種直、菊池隆直等、沒郡邑者、例宜罷吏治之、而尙不敢專、矧他州郡乎、事無巨細、欲一遵院宣、以除兇寇、而今朝廷遽補義經九國地頭、行家四國地頭、如此則前後乖繆、無所適從、二兇恃力煽亂、相率而西、自罹風濤、船隻漂覆、徒屬亡滅、脫身竄逃、不知蹤迹、豈非天譴之所致哉、卽發軍士遍索四方、奔走之下、雖或致搶攘、而捕繫之後徐歸寧謐、特恐桀猾之民、爲賊詿誤、或依所在武士、託事謀姦、則禍之所甚、殆

將不測、請諸國莊園置地頭職、而賴朝統之、非爲一身之謀、抑亦爲國家撥亂弭賊之長規也、雖伊豫國亦須準此、如其正稅雜役、百姓或有扞格者、乃嚴加督責、如夫當今宜施行者、謹注擬以奏之於院、今當與天下更始、其處分尤不可不究淵源也、天道有所與、不宜顧慮焉、賴朝奏法皇曰、請置議奏公卿、以右大臣九條兼實、內大臣後德大寺實定、大納言藤原實房、權大納言藤原宗家、藤原忠親、權中納言藤原實家、土御門通親、藤原經房、參議藤原兼光、藤原雅長十人爲之、天下之事、自神祇至諸道、皆以朝務之餘奏決、勅兼實內覽、權右中辨藤原光長、源兼忠補藏人頭、權中納言藤原朝方復院御厩別當、伯耆守藤原宗賴爲大藏卿、藏人藤原親經爲辨官、侍從藤原公佐爲右馬頭、日向守小槻廣房爲左大史、令兼實知伊豫事、實定越前、宗家石見、權中納言藤原光隆越中、實家美作、通親因幡、雅長近江、光長和泉、兼忠陸奧、義經

行家黨與多在豐後、請臣知此州事、以便按治、自外官職有闕、宜
擇其器授之、藏人頭藤原光雅奉行討臣宣旨、左大史小槻隆職
書之、更張之間、用是人不祥也、宜停其官、參議平親宗、大藏卿高
橋泰經、右大辨藤原光雅、刑部卿藤原賴經、右馬頭高階經仲、左
馬權頭平業忠、左大史小槻隆職、左衞門尉平知康、藤原信盛、中
原信貞、藤原時成、兵庫頭藤原章綱等、竝援姦構亂、宜解官廢放、
其他兇類、按論罪狀、帶職者褫之、沙門陰陽師之徒、與賊交涉者、
一切逐之、法皇曲意皆從其請、十七日、大藏卿高階泰經、右馬頭
高階經仲、越前守高階隆經、侍從藤原能成、少內記中原信康、坐
黨行家義經免官、是日、賴朝斬丹後守平忠房、初賴朝遣北條時
政于京師、購索平氏胤子、伏匿所在者、幼孩生埋之、稍長者刄之、
其母若保往往隨死、啼哭四聞、獲重盛子忠房、宗盛子能宗、通盛
子通衡、維盛子六代、重盛子宗實爲大炊御門經宗所養、亦就擒、

僧文覺請宥六代、時政曰、子請之鎌倉、吾且緩其死、文覺遣使鎌
倉、請宥六代、經宗亦遣使請宥宗實、賴朝念重盛舊恩、皆許之、命
斬其餘、平氏之亡也、忠房遁匿紀伊、平盛嗣藤原景淸等來屬者
多、因擧兵據湯淺城、爲熊野別當所攻破、至是被斬、六代削髮爲
文覺弟子、名妙覺、世稱三位禪師、齋藤實盛二子宗貞宗光事維
盛、維盛西奔、宗貞兄弟請從之、維盛不聽曰、乃父北征、留爾等在
此、似逆知有今日矣、爲我保護幼子六代、宗貞兄弟乃止、隨六代
匿、六代之見捕、兄弟從之、徙跣東行、及被宥還京師、共爲僧、二十
日、地大震、二十五日、自大炊御門第還閑院、二十八日、敕右大臣
九條兼實內覽、時藤原基通攝政、更置內覽、以分其權、賴朝欲使
兼實代基通、法皇遣人謂基通曰、賴朝請使右府代卿者數矣、朕
不允、他日復請、朕不能違、爲卿謀之、宜自退避、基通不能平、時法
皇稍厭庶政、基通深以爲憂、密奏曰、聞有以恬靜攝養之事勸陛

下者、是姦臣之言、宜勿聽從、法皇曰、朕逢時不祥、欲就安閒既久、
非由人慫慂也、朕雖不聽庶政、攝政無有他故、勿深顧慮、至是從
賴朝言、授兼實內覽、兼實辭曰、今幼主初立、百度復舊、賴朝欲肅
淸朝廷、致維新代、然攝政之外更置內覽、非所求治、而反招亂也、
醍醐帝爲帝王之稱首、而失於逐菅丞相、鳥羽帝爲叔世之賢君、
而失於用賴長、是或謀分威權、或寵昵凶憸、保元以降、訩訩不安、
原其始、莫非仁平之謬擧也、帝王之圖治、務欲貽厥孫謀、延喜仁
平之故事、擧世皆爲炳戒、今復效尤、詎垂後來、夫天子親政、以所
獻文書、先示委任之臣、謂之內覽、今幼主未親萬機、攝政假就南
面攝萬機、而別置內覽、以可示攝政文書、先示內覽、則攝政與內
覽、殆似有君臣之體、今以臣爲內覽、勢不與之均、敘位除目官奏、
行之攝政直廬久矣、以臣爲內覽、亦就其直廬分而行之哉、凡事
固有先理而後例者、既非古例、又背其理、豈可襲末造謬擧以施

背理之事哉、伏乞寢其奏、法皇不聽曰、事例有無、不可復拘、黜陟
進退、賴朝率意注擬、寧有例邪、兼實既奉內覽、不爲法皇所喜、基
通雖攝政、譽望出兼實之下、法皇每慍之、譖毀日行、猜嫌益甚、兼
實求見愛姬丹後局、自陳、不能得、二十九日、特敕右大臣九條兼
實、及內大臣後德大寺實定、大納言藤原實房、權大納言藤原宗
家、藤原忠親、權中納言藤原實家、土御門通親、藤原經房、參議藤
原兼光、藤原雅長十人、議奏政事、參議平親宗、刑部卿藤原賴經、
左衞門少尉平知康、左馬權守平業忠等、坐黨行家義經免官、晦、
流高階泰經于伊豆、藤原賴經于安房、皆賴朝所建議也、是歲、賴
朝使北陸宮入京師、居嵯峨、稱孫王、奉飯高郡及尾張參河遠江
各十戶于伊勢大神宮、初垂仁朝、諸國國造縣造等所獻神戶曰
本神戶、天慶中、朝廷所新奉者稱新神戶、至此復加者稱新加神
戶、合四百十三戶、散在二十一所、跨于七國、其稱御厨御園者、亦

四百五十餘所、三百餘所在本國、餘在諸國、歷朝所奉、豐贍如此、而當時兵亂之餘、天下武人、略奪神邑、所司亦或託事不輸神稅、賴朝雖稍加裁制、而不能如古、時承兵亂之餘、百姓困弊、而守護地頭憑恃權威、陵轢國司領家、橫斂掊克、爭訟競興、賴朝乃奏法皇、下敕禁遏焉、賴朝已定覇業、專制天下、然陽示恭順、每乞院宣以行事、而自置公文所問注所、引搢紳有才幹者、以參決庶政、賞有功、伸寃枉、守護地頭犯法者、黜罰無赦、矯朝政寬弛之失、專以武斷爲政、法令簡嚴、人心稍服、天下人民幾乎息肩矣、春夏大旱、秋冬風雨洪水、諸國飢、

二年丙午、春正月七日、避方忌鳥羽殿、十七日、奉幣石淸水、假藏宇佐宮神寶、二十三日、流平時實於上總、二月朔、北條時政捕盜八人、斬之六條河原、不復報檢非違使、奸猾屛息、二日、賴朝奏請藤原親光復任對馬守、源邦業爲下總守、藤原季光豐後守、又令

家臣久帶京官者八人辭之、六日、賴朝遣妹夫左馬頭藤原能保還京師、知雜務、以廣耳目、七日、賴朝賞大江廣元以肥後山本莊、三月朔、始置諸國地頭、以北條時政功大、補七國地頭、時政奏法皇、檢察部下兵士過徵糧米者、皆糾返之、民有逋租者、覈實田畝令速究濟、九日、武田信義卒、十二日、攝政基通罷、以右大臣九條兼實攝政、賴朝以基通奏決追討議、請使兼實代之、朝廷從之、賴朝將收基通家領以付兼實、基通聞之愁訴、法皇敕問賴朝、賴朝奏、方平氏專政日、擧攝籙家領、悉屬基通、而付基房者、纔止氏寺領已、私曲亦甚矣、攝政豈可無領邑也、請其累世家領、盡付兼實、更以高陽院莊五十餘所付基通、十三日、賴朝奏曰、治承以來、兵革屢起、民苦繇役、不暇農務、關東疲弊殊甚、凡臣所知相模武藏伊豆駿河上總下總信濃越後豐後等九國、去年以往逋租、悉已蠲除、更自今年量較民力、以收納焉、伏願諸國賦稅、一切準之以

安百姓、夏四月四日、長谷部信連至鎌倉、賴朝念以仁王功、賞以采地、七日、行幸大炊御門第、避方忌、八日、先是賴朝召義經妾靜至鎌倉、問義經所在、對以不知、賴朝知其有身、留之、靜本白拍子、政子曰、彼天下名妓、請試其技、乃召之、辭以疾、哀訴曰、妾本賤流、不足自惜、然已充豫州之後房、而今登示恥於稠人哉、是日、賴朝與政子詣鶴岡祠、召靜歌舞、靜固辭、政子強之、靜不得已起上場、工藤祐經擊鼓、畠山重忠擊銅柏子、靜整衣而進、先唱和歌曰、與志乃也末美禰乃志艮由幾不美和計天、以里珥志比登乃阿登曾古比志幾、次歌離別曲、又唱曰、志豆也志豆志豆乃遠駄末幾、玖里加倍志、牟加志遠以末珥奈寸與志毛加奈、辭調悽惋、觀者悚動、賴朝變色曰、賤婢不肯頌我、而敢慕亂人、欲誅之、政子曰、君昔爲流人日、密結終身之約、妾父憚時勢、爲防禁之、妾暗夜冒雨奔于君所、及君擧義旗於石橋、妾獨留伊豆山、而不知其存亡、日夜思念、今彼若忘豫州之恩、而不戀慕者、固非貞女之操、情動于中而形于外、公宜

矜恕、賴朝乃推衣於簾外、以爲纏頭、後祐經與梶原景茂等、俱就靜舍飮、景茂景時季子也、醉挑靜、靜怒而泣曰、吾嘗侍豫州、豫州非鎌倉公親弟哉、汝乃公家人、何遇吾亡狀、使公而全友道、汝欲識我面得乎、景茂大慚、

齋藤謙曰、中古宮嬪以才色聞者、聯翩輩出、衆美相映、然冶容之誨、微詞之誘、靦然行之、不爲醜、公卿以下馳花鳥使、通慇懃、鑽穴隙、唯恐不當、於是槐棘之地、化爲花柳之巷、欲求一貞靜女於其間、不可得也、誰知閭里之選、有名實相稱如靜女者耶、方源大將軍之得志、下乃王公卿相、孰不仰其鼻息以爲悲歎者、獨靜女以一纖弱之身、批龍鱗、將虎鬚、不爲少屈、歌詞戀戀言故夫、不置、源大將軍轉乾旋坤之威、竟不能加焉、於戲靜女不獨貞靜之德可稱、其義且烈、雖鬚眉男子、比之有愧色、況當時諸姬乎、然諸姬之歌、家有集、朝有選、彤管之貽、芍藥之謔、爲

世艶稱、而靜女之歌、不得預於其間、豈非其爲妓流之故歟、雖然諸姫嬪而妓、靜女妓而嬪、假使靜女齒列於諸姫之間、靜女其恥之、

十三日、頼朝召還時政、當是時、大亂初平、京畿多事、時政身當其衝、事無不立辨、措置懸合頼朝所算、京畿無虞、及歸鎌倉、帝亦惜之、敕自擧代、以頼朝意、薦從弟北條時定、留武士三十餘人、警衛京師、時定亦頗著名稱、十六日、召還流人高階泰經、藤原頼經、脩、頼朝貽書議奏官曰、僕生武門、長鄙野、不諳知朝章、偶有所奏、願諸公簡之、專執公平以安天下、至如宣旨、或有不便民、亦當盡言焉、面從非忠也、二十四日、初藤原秀衡累世跨有陸奥、歲貢黃金馬匹、頼朝既定諸道、秀衡尙雄視一方、頼朝以秀衡老將憚之、遺之書曰、君奥六郡主、我東海道總管、請修隣好以相親睦、如君貢馬貢金、宜託之我、是日、秀衡託頼朝送貢馬貢金於京師、五月二

日、先是頼朝奏請諸國神社有損壞者、募成功修造、至是頼朝以前對馬守源親光蒙成功宣旨、修理八幡宮以下六十餘社、功勞無比、請賜重任、許之、三日、祈雨、十二日、北條時定聞行家逃匿和泉八木鄕、欲襲擊之、常陸房昌明應募赴之、行家見昌明突入、左右揮刀禦之、與昌明交搏、行家多力、昌明不能制、時定從士宗安以石擊行家額、行家笑曰、擊敵以刄、何用礫爲、兵士踵至、遂見擒、行家坐使昌明試視其刄、昌明所執有剞刻四十餘所、行家兩刀竟全、昌明曰、我於山上廄與惡僧鬭、未値精技如公者、公亦視昌明何如、行家曰、已爲汝所虜、我復何言、遂斬之赤井河原、傳首詣鎌倉、頼朝不賞、反流昌明、世人怪之、後徵還賜食邑、曰、汝以下薦殺良將、恐受之不祥、故姑流以塞咎殃而已、十三日、時定殺行家子光家、十五日、有金色蛇見春日社、二十一日、行幸右兵衛督藤原隆房萬里小路亭、避方忌、二十九日、頼朝奏請修東海諸國總

社、遣吏檢校、是月、京師盜起、鎌倉黃蝶群飛、鶴岡尤多、六月朔、頼朝以民力虛耗、賑給相模、六日、敕五畿七道索義經、十四日、御大內、避祇園神輿、十六日、時定擊源有綱於大和宇多、有綱自殺、仲綱之子也、二十一日、頼朝聞諸國守護地頭托言兵粮侵暴百姓、除平氏沒官及凶徒潛伏地外、停置守護地頭、遣大江廣元於京師、奏法皇降勅禁之、二十六日、奉幣伊勢已下十二社、祈得寶劍、二十八日、有白烏見閑院、秋七月二日、以遷宇佐神于假殿、廢朝五日、五日、京師雨蝶、九日、御大內、避方忌、二十一日、法皇幸日吉社、二十五日、先是頼朝捕平盛國、囚之岡崎義實家、是日不食而死、資盛子亦有盛國者、頼朝特宥之、附北條時政、子孫事北條氏、關長崎二氏其裔也、閏月朔、遣使宇佐宮、實檢損壞、十八日、鼠齧御衣、二十九日、義經妾靜生男、政子請育之、頼朝不聽、命安達清經棄之由比浦、靜號哭不與、淸經奪而殺之、放還靜於京師、政子

憐厚賜遣之、八月六日、祈晴、十一日、法皇幸四天王寺、留二十餘日、十五日、頼朝詣鶴岡社、途逢老僧、使入問名、乃西行也、因召見、問和歌及射御、辭謝曰、弓馬略繼其業、而遯世之日、秀鄕以來所傳書悉焚之、若和歌、感時觸物、僅能爲之、微旨奥義、素所不解、無可以對、頼朝固請、於是通宵談弓馬、頼朝使侍臣筆記、翌日辭行、頼朝固留、不聽、遺以銀猫、受而出、適見門側有兒童遊戲、予之而去、嘉禎中、北條泰時以海野幸氏精於射法、令傳之、於時頼、幸氏擧西行所告頼朝之言敎之、一時將士、如三浦義村等、皆稱善、定爲射家法則、二十三日、大風、春日山木多僵、九月二十二日、糟谷有季斬佐藤忠信、初忠信之出吉野也、竊入京師、贈書於嘗所私女、其夫白之、於是有季以兵圍之、忠信與從士二人突出力鬭、遂自殺、年二十八、以義經奏請、與兄繼信竝爲兵衛尉、堀景光亦匿京師、有季生擒之、問義經所在、曰在奈良僧聖佛許、二十九日、比

企朝宗以五百騎搜索義行於奈良、不獲、僧徒蜂起、義行義經也、以義經名嫌於右大臣兼實之子良經、改爲義行、三善康信曰、義行訓能行、能隱之義也、宜不克獲、於是復改義顯、咳疾流行、冬十月五日、法皇幸熊野、八日、以諸國地頭妄稱恩賞加徵課役擾在廳官人郡司等、下官符禁除見在謀反人故地之外地頭進止、十七日、攝政兼實罷右大臣、法皇謂左少辨藤原定長曰、汝兄光長有學問頗得人望、近聞密通攝政、觸事短朕、就中有法皇不宜知天下事語、攝政使光長報賴朝、朕甚怨焉、兼實聞之、益不自安、杜門不出、廼因定長奏曰、臣自顧身無過失、反被阿黨之名、何以得居樞機之任、讒誣之言、不可得辯晰、願速賜罷黜、若蒙允許、請私達叡旨于關東、臣欲以衷情諭賴朝、而臣之登庸出賴朝、恐賴朝依違不決也、法皇默然有悔色曰、朕怒光長密語侍臣、不圖事至於此也、後數日使定長謂兼實曰、曩者朕於光長徒言所聞耳、不

必信之、而公憂悃辭職、甚亡謂也、至報諸關東、則朕之命與卿之言、豈有輕重、所謂皆非朕意、且夫居攝籙之寄、蓋春日明神之所裁、各有定命、何遽辭職之爲、前攝政屢表忠節、思之不已、既罷其職、更削其家領、朕甚慭之、屢言于關東、然亦各有其命歟、自今之後、公其善視之、待以平心、無芥蔕於其間、朕所深嘉也、凡朕之可否、唯取與人之論、非有他意、今歲豐饒、蓋政事應天意之徵、卿其勿有退避、兼實乃止、亡幾詣法皇宮議曰、頃諸國貢賦、隨請免除、諸司罄竭、見無儲蓄、神事佛事及諸禮儀、安取供給、不少加督趣、則轉相模倣、應修造諸社之國、亦將覬望蠲貸矣、須斟酌時宜、立免除之法、終歲所須之物、豫命諸司上色目、若其用度、務從節減、撰上卿一人、總領計會、先事議定、勿使國家禮典稽緩後時也、時諸國不獻繩、停御體御卜、兼實奏、賞罰國之大綱、今諸國慢命如此、元曆中以喪亂停御卜、除是未有其例、朝廷無一言、何以爲政、

又請施德化崇風敎、法皇報曰、卿視職之初、朕惑流言、今皆釋然、輔政以來、公正無私、具瞻之望、久而益高、所奏誠善、自今倚賴經綸、卿其勿知而不言、神祇監臨、不復容疑、雖慰勉懇到、終不相協、二十一日、前此豐後人臼杵維隆緒方維榮等、乘亂破宇佐宮、奪其神寶、社司訴之、已而獲其寶物黃金、送之京師、後權安置於石淸水宮、使公卿議還納之事、攝政兼實曰、檢舊記、黃金雖非御體、而神宮靈寶、猶朝廷有劍璽也、矧神寶悉亡、而黃金獨出、尤可貴重、置之他處、固所不安、宜速付和氣使、送納本宮、且國家靖亂、多賴神德、宜特遣使告謝申禱、其盜神寶者、實爲大不敬、據律斷罪、勿有寬宥、至是遣使奉送、而維隆維榮皆已遇赦免罪、二十五日、法皇至自熊野、二十九日、以內大臣後德大寺實定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良通爲內大臣、良通兼實之子也、十一月二日、木工頭範季坐黨義經奪官、四日、右大臣後德大寺實定辭左近衞大

將、八日、御大內、二十日、還閑院、二十五日、又敕索義經、二十七日、內大臣兼右近衞大將藤原良通轉左近衞大將、大納言藤原實房兼右近衞大將、實房公敎之子也、十二月朔、始讀孝經、三日、盜入太皇太后宮殺進仲賢等男女若干、十日、賴朝以天野遠景爲筑紫奉行、二十七日、賀法皇壽六十、命諸寺讀經度僧、是歲、賴朝遣中原親能守護京師、

三年丁未、春正月十九日、雷、二十日、賴朝遣使伊勢、奉幣大神宮、祈獲義經、二十四日、法皇幸四天王寺、二十七日、還宮、二月三日、行幸大炊御門第、避方忌、九日、初平氏以大夫屬定康黨源氏沒其食邑、定康來訴、賴朝奏復之、十日、是時敕諸道設關物色義經、益急、義經與妻河越氏及從士爲修驗者、經北陸道、又投藤原秀衡、時秀衡旣老、憂子孫不能守業、聞義經來而大喜、以爲擧二州兵、任其驅使、賴朝無所敢藉手、館于衣川、禮接甚篤、賴朝之擧兵

也、義經在奥州、將赴之、秀衡使佐藤繼信忠信兄弟從之、其後義經與賴朝有郤、至是又來投、初龜井片岡等數人從義經出奥州、及其歸亦皆從還、繼信兄弟皆爲義經死不還、其母每見龜井等、泣曰、假令二子中一人生存、得與彼人與還、妾何爲恨、今也不然、慟哭伏而不能起、兄弟妻二人悲之、欲慰其姑、與偕擐甲、著兜鍪、橫薙刀、奮然皷氣、進曰、阿母兒等兄弟卽今凱陣、音容依稀、似繼信兄弟、時人憫二妻孝志、作木像擬其形容、陸奥才川驛高福寺其像猶存云、二十八日、復置記錄所、聽決內外訴訟、檢覈莊園劵契幷勘申歲中公事用度、三月四日、法皇使議奏公卿及左大臣大炊御門經宗、內大臣藤原良通、及守覺法親王、前太政大臣忠雅、師長等二十三人、各上意見、詔曰、朕雖夙遁帝位、猶諮詢朝政、七八年來、干戈屢起、人苦軍旅、民忘農桑、因玆諸國諸司專於課役、神事佛事、多以闕乏、誠知祭祀疎而答貺遲、施供闕而効驗空、

何況連年變異、天譴荐示、乙巳之秋、地大震動、近雖無事、未遑修德、經國之術、宜憑衆智、堯皷納諫、舜旌進善、豈可不仰慕哉、遠則弘仁貞觀、近則延喜天曆、亦資衆賢、久致雍熙、古何爲淳、今何爲薄、只係政敎之得失、實致國家之治亂、在官奉公之人、盍盡諫諍之情、縱雖觸犯、勿有所隱、八日、賴朝聞南都僧聖佛爲義經有所祈、召詰之、聖佛對曰、豫州蒙追討之命、赴南海之日、使貧道祈戰勝、有焉、及其獲罪、窘蹙來投、僕念舊好、諭以暫避威怒、徐謝其罪、延使從僧送之伊賀、實欲爲公全骨肉耳、爾後音信斷絕、何祈禱之有、而曰、公一統天下、抑誰之功、非豫州之功乎、今無故爲讒口奪其邑地、是實人之所不能忍也、公宜恕察焉、速召還豫州、存友愛之義、爲治國之謀、非爲敢豫州說也、賴朝感爲勝長壽院供僧職、十四日、雨雹、行幸大炊御門第、避方忌、十六日、權中納言藤原成範薨、性愛櫻花、移芳野山櫻、環植於樋口町宅、人呼曰櫻町、成

範禱神延花壽、花爲不萎者三七日、帝愛其風流、賜書曰櫻町中納言、夏四月三日、以法皇違豫非常赦、六日、春日山鳴動、九日、又鳴、二十三日、謚先帝曰安德天皇、二十六日、行幸押小路第、避方忌、五月二十三日、公卿上意見十七通、祈雨、後屢祈之、二十六日、敕鎌倉、復宇治義定所侵齋宮寮田、六月十二日、行幸大炊御門第、避方忌、十四日、還閑院、二十六日、省試、法皇幸日吉社、二十八日、上準母皇后號曰殷富門院、秋七月二日、齋王群行、賴朝課其用度於諸國家人、十三日、賴朝遣前因幡守大江廣元修閑院、十八日、先是仁田忠常有疾、醫藥無效、其妻詣三島社、祈代夫死、既忠常病愈、妻大喜以旋、死詣三島社、途歷江尻河、中流風起、覆舟、其妻溺死、聞者爲流涕、二十日、奉幣伊勢已下七社、祈得寶劍、遣使長門、與嚴島神主安藝介佐伯景弘求寶劍於海中、二十五日、行幸大炊御門第、避方忌、二十八日、法皇幸四天王寺、八月十一

日、御大內、避方忌、十二日、以將修閑院、徙御大炊御門第、十五日、賴朝詣鶴岡、始修放生會、觀流鏑馬、從玆爲例、時命熊谷直實樹的、直實憤恚曰、射者騎馬、樹者徒步、似有優劣、臣不敢奉命、賴朝曉諭曰、擇器從事、我初非優劣之、且樹的非賤役、新日吉祭御幸之日、樹的者瀧口本所衆也、是則樹的不貴於射者乎、今存其故實、汝勿拒、直實固不從、賴朝怒削其邑、諏訪盛澄藤原秀鄕苗裔、善射、世傳其秘訣、最妙於流鏑馬術、屬於平氏、久在京師、其名著聞、其至關東最晚、賴朝憤拘之、是日賴朝急召盛澄、擇廐中惡馬賜之、命流鏑、盛澄將騎、馭者謂曰、此馬有癖、每抵候前、必右馳、君其用心、盛澄頷之、騎出、馬至候前、馬果將右、盛澄素善馭、執韁左之、射中候心、又以斗柄揭小土器凡三、盛澄馳驅皆射破之、賴朝感歎亦命射其柄、柄長纔五寸、盛澄竊謂所命何艱、是我武運之窮也、然無由辭、捻燕尾鏃、令横、乃射之、三發皆中、見者感稱、喊聲

不止、頼朝亦大感賞、竟宥其罪、都筑經家武藏人、以馭悍、初事平氏、平氏亡、或擒之以獻、頼朝囚之梶原景時家、會陸奥貢悍馬、人莫能馭、景時薦經家、頼朝召之、問曰、卿能馭此馬否、經家曰、馬受制於人者也、奈何不可馭、乃命騎之、馬大而驕、跳騰不已、經家縛袴跨之、馬猶跳、乍駐轡除歩、姿容閑雅、觀者駭異、頼朝擢爲厩別當、經家畜馬、夜半以物飼之、曉則繫之、不與寸草、每從獵、放鞍馬數匹自隨、馬疲則易之、其妙如此、十八日、地震、自北條時政還鎌倉、京師盜賊充斥、所在劫略、敕頼朝差遣兵士捕治之、十九日、頼朝遣書權中納言藤原經房曰、中原親能大江廣元雖在輦下、是唯監閑院修造土木、且其人非有武幹、若有搶攘、非彼曹之所能制、故今遣千葉常胤下河邊行平二人關東勇士、多領兵馬、按治橫暴、莫若二人、故選而任之、宜竭其用、二十五日、法皇還宮、二十六日、御大內、避方忌、二十七日、常胤有病、行平先發、頼朝條奏曰、

北面諸士任檢非違使、自古所難、宜精選其人補之、功臣子孫皆至沈淪、責在有司、宜加甄拔、至諸州地頭、臣已嚴加告戒、若有不從臣指揮者、承敕按治、法皇優答納之、行平先到京師、卽夜分兵索捕、獲盜八人、斬而梟首、常胤踵至、其治倣北條時政之所爲、而不聞于檢非違使廳、群盜驚怖、皆逃去、京師肅然、是月、法皇受灌頂於園城寺、九月四日、法皇遣使陸奥、責藤原秀衡容匿義經、秀衡謝以無異圖、五日、法皇至自日吉、十五日、盜入法皇六條殿、竊護劍等物、十九日、頼朝聞勢多橋壞、命佐佐木定綱以船濟人、延暦寺僧與衆爭渡、慢罵、定綱從者呵之、僧怒與從者鬪、頗有死傷、僧徒大怒、將訴之京師、抵定綱罪、廷議令近江守雅長諭止之、敕座主全玄曰、定綱關東兵士、不得輙決、僧徒遂與定綱有隙、二十日、前皇太后宮大夫藤原俊成上千歲和歌集、二十七日、伊勢神人員部大領家綱訴畠山重忠目代鈔暴神戶、頼朝怒削重忠采

邑、拘於千葉胤正第、重忠絕食七日、杜口不言、胤正以告、頼朝大驚、釋而召見、重忠拜謝、乃謂等列曰、凡受邑土者、宜擇目代、吾常以淸潔律身、今任不良之人、自速此辱、頼朝命復其本領、但奪伊勢沼田御厨、賜吉見頼綱、重忠還武藏、冬十月十二日、地大震、二十九日、前鎭守府將軍兼陸奥守藤原秀衡卒、秀衡沈毅有度量、臨終遺言泰衡等曰、汝輩謹事豫州、勿有貳心、我死鎌倉氏必復有命、餌以常陸也、勿聽、奥羽於我已多、況汝輩乎、勿求地而失地、以躬殉焉、有命輙斬使者、斬者三、渠必親來、乃塞念珠白河之關、軍事一聽於豫州、言畢而死、十一月二日、大織冠像破裂、七日、謁石淸水宮、八日、覲法皇於鳥羽殿、是日、還大炊御門第、十三日、閑院成、徙御焉、十四日、行幸賀茂社、十九日、大風雷、二十一日、先是梶原景時讒畠山重忠曰、重忠怨望、鳩集宗族、據菅谷而叛、頼朝召結城朝光下河邊行平等議之、朝光曰、觸重忠以目代之姦宄、

暫遭譴怒、當此之時、唯自引咎、曾無怨色、其人天資忠直、敬神慕義、決非懷異圖者、宜召致之、面察其情狀、頼朝然之、以行平與重忠友善、遣而召之、彼果無貳、速以彼來、行平往告其狀、重忠大憤恚曰、我有何缺望、自棄舊勳、忽爲叛人、赤心奉公、幕下所知、而爲讒口所陷、無由自明、子銜命而來、欲誅我也、引刀將自殺、行平遽止之曰、子常自稱不譎、何今逆詐之至此、以信接人、我豈讓於子邪、子爲將軍之胤、我亦四代將軍之裔、適足相敵、戰以決雌雄、何用詐謀陷子乎、且將軍使我來者、欲拯子來也、重忠大喜、乃勸杯酒、盡平生之歡、遂與行平俱至鎌倉、是日、因景時陳謝、景時曰、子如實無反謀、宜上誓書、重忠曰、若人謂我恃勇掠奪貨財、則我深愧之、今枉得叛名、適足見其勇耳、雖然我遭源氏之興、委身幕府、未嘗懷貳、而忽罹讒譖、實出不幸、我心與言無二、何煩誓書、且盟誓所以防姦詐、如我赤心、幕下所知、子以是白之、景時入白、頼朝

默然、賴朝延召行平重忠、譚話移時、竟不及其事而罷、賞行平以佩刀、景時之讒搆忠貞、率此類也、嘗誣土佐人夜須行宗、行宗辯之甚詳、景時之詐悉露、賴朝命景時脩鎌倉道路、贖之、然寵任如初、十二月朔、雷、十一日、法皇幸熊野、十三日、復弓場始儀、是月、敕天下禁殺生、

四年戊申、春正月六日、法皇至自熊野、十六日、法皇幸日吉社、二月二十日、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良通薨、幼而聰敏、頗有才學、二十一日、敕陸奧出羽國司、使前民部少輔藤原基成、及藤原泰衡捕義經、是月、不豫、三月十六日、敕天下每家門戶安置四天王經仁王經等、二十日、法皇慶楊柳觀音般若心經於六條殿、禱天下安靖、夏四月五日、式部大輔藤原資定坐事流於淡路、八日、原輕犯、十三日、法皇所御六條殿火、十九日、禁賀茂祭近衛使檢非違使車馬僕從、用金銀錦繡爲飾、二十日、法皇敕賴朝造六條

殿、五月、賴朝遣所衆藤原信房、及天野遠景擊鬼界島降之、初遠景爲筑紫奉行、及義經西奔、賴朝疑其支黨有匿鬼界島者、遣宇都宮信房於鎭西、令與遠景俱擊之、先是薩摩人阿多權守平忠景獲罪匿於島中、詔筑後守平家貞討之、風濤險惡、不能進而還、至是遠景遣人至島偵探、具得要領、上書賴朝曰、臣既使人伺鬼界島、攻取實爲不難、因募鎭西兵士、應者甚鮮、信房欲徑往襲之、臣以其兵寡固止之、願賜敎書以發、會攝政兼實等聞之、遣使諭賴朝曰、昔者朝廷固嘗撻伐三韓矣、及至後世、我兵不復外征、況鬼界絕域、取之不易、發兵濟海、安得萬全、宜罷是役、賴朝延諭遠景罷役、已而信房具圖海路曲折、送之鎌倉、賴朝覽圖曰、此易取也、不必費兵力、遂命遠景信房擊之、以鎭西人小物資政爲先鋒、島人悉降、延獻捷鎌倉、賴朝大悅行賞、初賴朝在伊豆、安達盛長嘗夢賴朝踞足柄倉嶽、足踏鬼界島、覺而異之、告賴朝、賴朝心竊

自負、至是銳意取之云、痘瘡流行、六月五日、鎌倉大雨洪水、十三日、御大內、避祇園神輿、十四日、還閑院、十九日、賴朝令坂東諸國、春秋二分放生會日、禁屠殺及如火獵撈魚之類、亦永停止之、因奏請下敕諸州、一切準此、朝廷從之、二十四日、白虹貫心大星、秋八月十七日、申禁殺生、九月十四日、初賴朝捕城長茂也、幽于梶原景時家、賴朝與僧定任善、長茂亦與之結、以故定任屢稱長茂、賴朝欲赦而用之、於是坐簾內召見、僚佐班列左右、長茂毫無卑屈色、進升上坐、背賴朝而坐、賴朝終無一言、景時怒曰、二品在彼、長茂曰、吾不知也、乃起出、定任愧懼、十五日、法皇八條院幸四天王寺、冬十月十二日、申敕陸奧出羽國司、捕義經、十四日、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實房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兼雅兼右近衛大將、兼雅權大納言忠雅之子也、十一月二十八日、左大臣大炊御門經宗罷、是歲中原親能辭京師守護、賴朝使前中納

言藤原能保代之、

五年己酉、春正月五日、賴朝敘正二位、二十日、法皇幸日吉社、二月朔、日有食之、十七日、下院宣賴朝繕治大內、二十二日、法皇幸四天王寺、是日、賴朝遣使京師、奏法皇曰、義經既逃、索捕稽緩、恐致禍亂、今泰衡容匿義經、罪在不赦、臣請討之、前刑部卿賴經黨義經、臣嚮請奪官逐之、而彼猶在京、大納言朝方、左近衛少將宗長、侍從朝經、兵衛尉政綱、前兵衛尉爲孝、皆黨義經、請奪其官、山僧黨義經弄兵、臣嘗請奪之兵器、陛下許之、而彼猶自若、陛下感夢兆、欲召還平氏流人時實信基、何不可之有、請速召還之、二十四日、平時忠終于貶所、年六十、賴朝嘆曰、斯人前朝之輔佐、而有智臣之譽、宜爲朝廷惜也、時忠在高倉安德二朝、階緣椒掖、薦昇清要、且以清盛妻兄、勢焰傾一時、敘位除目多出其意、世人期以大臣、呼曰平關白、凡三爲檢非違使別當、廳務尙嚴、嘗逮强盜十

二人、斷其右手、懸諸獄門、時人壯氣焉、二十六日、法皇使者還自陸奥、過鎌倉、致泰衡報曰、臣既知義經所在、尋當捕送、頼朝曰、彼前日不奉勅、而今爲此言者詐也、二十八日、前左大臣大炊御門經宗薨、久居顯要、鍊達朝典、爲時所欽重、世稱大炊御門左大臣、彗星見、三月十一日、流藤原頼經于伊豆、十四日、地震、十八日、又震、二十二日、頼朝遣法橋昌寛於京師、請討泰衡、二十五日、以豐受宮戸鎖不開、遣權大納言藤原實家于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晦、白氣貫北斗魁星、夏四月十三日、權大納言藤原朝方、及子出雲守朝經、坐黨義經、褫官、十八日、初頼朝過三浦義澄家燕飲、岡崎義實與平廣常乘醉忿爭相罵、佐原義連大叱義實曰、叔父老狂、今日將軍臨席、實一門光榮、奔走營辦、唯恐不及、叔父何傲慢、廣常亦何無禮、如有所言、豈無他日、開譬再三、二人愧服而止、頼朝心韙之、親遇日厚、是日、北條時連加元服於幕府、頼朝不

豫點加冠人、及期豪族畢集、頼朝特命義連加冠、義連辭不敢當、頼朝不許曰、我嘗遊三浦、卿一言解紛、我知卿於是時、此兒夫人所鍾愛、將來頼卿調護、善視之、義連乃從命、人皆榮之、閏月八日、復藤原朝經官、十四日、大外記明經博士淸原頼業卒、年六十八、治承養和之間、諸州兵起、官軍無利、內大臣宗盛計無所出、使謂頼業曰、今觀事勢、難以威力戡定、非禱神奉佛、則不能濟、其修大神宮臨時祭邪、將遵阿育王故事、造八萬四千寶塔邪、籌略所宜、請指畫之、對曰、臨時祭可問其人、造塔在公意、今之所急、在亟革弊政、讞辭訟也、不然、危亡無日、雖然是非我所知、公卿大臣所宜議也、藤原兼實稱曰、頼業學該和漢、當世無雙、國之大器、道之棟梁、凡朝儀典故、每有咨儀、頼業引證古今、辨折精覈、多見從用、爲高倉帝侍讀、每讀禮記、至大學中庸二篇、乃嘆曰、後世有達悟之人、別表章之、以爲二經、則爲天下至寶矣、於是表出二書、據本經

爲解、不取舊註、頼業與宋朱熹同時、熹註未傳、其所見適相暗合、人以爲奇云、子孫建祠祭之、後嵯峨帝賜號曰車折大明神、相傳有人嘗乘車過其祠、車忽折、因名焉、十五日、召還流人平信基、及弟時實、藤原尹明、藤原資定等、晦、藤原泰衡攻義經殺之、頼朝聞秀衡卒、歷乞院宣、使泰衡密圖義經、泰衡恇懼、於是遣兵數百襲衣川、辨慶及鷲尾經春等皆奮戰死、義經手刄妻河越氏及女子、遂自殺、年三十一、國人惡泰衡不仁、五月四日、以法皇慶法華經一千部於四天王寺、非常赦、六日、法皇至自四天王寺、十日、法皇幸日吉社、六月二日、避方忌於鳥羽南殿、三日、還閑院、十三日、行幸攝政兼實大炊御門第、避祇園神輿、藤原泰衡遣新田高平、送義經首於鎌倉、頼朝方落鶴岡浮屠、使使止之於途、是日首至、天方盛暑、盛以漆函、漬以美酒、頼朝令和田義盛梶原景時受之、見者哀其寃、或曰、義經不死、匿在蝦夷、頼朝不復推究、島中有義經

祠、今猶存云、

論賛曰、義經智勇兼備、雖韓白無以過焉、故能殲平氏於西海、建不世之勳、然恃功專恣、不思善後之策、臨讒譖慝、兄弟不能相容、身爲亡虜、流離狼狽、可勝痛惜、世傳義經不死於衣川館、遁至蝦夷、不知其果然否也、今考東鑑、閏四月己未、藤原泰衡襲義經殺之、五月辛巳報至、將致首于鎌倉、時源頼朝慶鶴岡浮屠、故遣使止之、六月辛丑、泰衡使者齎首至腰越、漆函盛之、浸以美酒、頼朝使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撿之、己未至辛丑、相距四十二日、天時暑熱、雖函而浸酒、焉得不壞爛腐敗、孰能辨其眞僞哉、義經機警絶人、臨危蹈險、而不死者數、其必不授首於庸劣之泰衡矣、頼朝奸雄、揚言天下、以獲其首、則足以鎭壓人心、不必窮詰其實也、不然何其稽緩至此乎、蓋使泰衡襲殺義經、然後辟其黨於義經之罪而取之、此頼朝之成算、固已瞭然

於胸中、亦可推而知也、至今夷人崇奉義經、祀而神之、揆之情
理、其或然矣、
十六日、還閑院、二十四日、賴朝謂將佐曰、泰衡容匿叛人、日久罪
均叛逆、吾將討之、會藤原能保致書曰、朝議謂義經已死、泰衡不
必討可矣、二十五日、賴朝又請討泰衡、二十六日、泰衡聞弟泉忠
衡黨義經、殺之、忠衡稱泉三郎、守父遺命、事義經最謹、及泰衡有
異圖、獨不與、於是殺之、二十七日、賴朝徵兵士、即日來會者殆一
千、令曰、武藏下野大兵所經、國人宜迎會焉、晦、賴朝召大庭景能
曰、吾請討泰衡、朝廷未許、而將士既聚、奈何、景能曰、軍中聞將軍
之令、不聞天子之詔、公既已奏之足矣、何必待命、況泰衡累世家
人、欲擊則擊、奈何聚兵費日、請速發、賴朝大悅、賞以鞍馬、秋七月
八日、賴朝使諸將各獻武器、千葉常胤製旗上之、常胤撰賴義東
征所用以獻、下河邊行平上鎧冑、冑後附笠幟、賴朝異曰、笠幟當

在鎧袖、行平曰、祖先秀鄉之製也、士之臨戰、必期先登、自呼其名、
使敵聞知之、又設笠幟、使吾軍自背後見之以爲標、如移置於袖、
則在將軍意爾、賴朝善之、十日、以右大臣後德大寺實定爲左大
臣、大納言藤原實房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兼雅爲內大臣、十
七日、賴朝部署諸軍、使大庭景能、三好康信等留鎌倉、命千葉常
胤、八田知家帥東海道兵、經常陸、會於逢隈河、比企能員、宇佐美
實政等帥北陸道兵、從越後攻出羽念種關、賴朝以畠山重忠爲
先鋒、從中路、加藤景廉、葛西清重帥武藏下野兵從之、十九日、賴
朝發鎌倉、梶原景時白賴朝曰、囚虜長茂勇悍無雙、願將軍用之、
賴朝許之、長茂曰、既爲囚徒、不可復揭家旗、請別賜之、賴朝仍令
用其家旗幟、長茂喜曰、我復揭此旗、故衆稍稍來集也、二十日、上
西門院崩、二十一日、葬上西門院、帝爲廢朝三日、法皇著喪服、踰
旬不釋、攝政兼實諫曰、王者當絕傍朞、今陛下哀悼過禮、不接群

臣、已經旬日、奏事壅滯、宜抑情節哀、以副在庭之望、法皇從之、二
十五日、賴朝進至下野多古、奉幣宇都宮、祈曰、此役戰捷、以生虜
一人爲神官、小山政光來獻糧、指近臣著紺直垂者曰、何人也、賴
朝曰、本朝無雙勇士熊谷直家也、政光曰、何以獲無雙之名、賴朝
曰、一谷之戰、隨父先登、政光笑曰、此輩無從兵、單騎奮戰、所以獲
名也、臣等每遣從兵先驅、故不得與此輩爭功、不然武夫善戰、人
人皆然、豈獨直家哉、廼顧子朝政、宗政、朝光曰、汝等必効力此役、
獲無雙之名、賴朝大笑、二十六日、佐竹秀義率兵會於宇都宮、賴
朝見其所建白旗與己旗無異、廼與以畫月扇、使爲旗號、二十八
日、軍至新渡戶、賴朝令諸將上兵籍、城長茂手下從士二百餘、賴
朝怪其多、梶原景時曰、長茂初發兵數百人、及其敗、悉皆迸散、此
地近彼鄉土、所以聞其從征而奔歸也、賴朝大喜、八月七日、至陸
奧伊達郡阿津賀志山、會雷震其營、軍中大懼、泰衡城阿津賀志

山、堰逢隈河爲塹、令庶兄西木戶國衡及金剛別當秀綱、秀綱子
秀方等以兵二萬守之、又城刈田郡、扼名取廣瀨兩河、植樁引絙、
又使若九郎大夫、余平七等守栗原三迫黑岩口一野邊、田河行
文、秋田致文守出羽、自陣國分原鞭楯、賴朝令衆以明日進攻、重
忠命步卒運土石填塹、初重忠發鎌倉、使卒三十人執鍬鍤、至是
人服其智、小山朝光夜潛先衆而進、八日、秀綱帥兵數千出城而
陣、重忠、朝光、加藤景廉、工藤行光等進擊敗之、秀綱退合於國衡、
泰衡將佐藤元治陣石那坂、據險設砦、伊達爲宗、爲重等潛甲出
伊達澤原橫衝之、斬元治以下十八人、元治忠信父也、九日、賴朝
夜令衆以明日踰嶺、三浦義村、葛西清重、工藤行光、狩野親光、藤
澤清近、河村千鶴丸等欲先登、夜潛過重忠營下、榛澤成清告重
忠曰、公爲前鋒、結營於此、諸將爭先、挺身競進、請遮留之、否則訴
之幕府、以軍法從事、重忠曰、我已爲前鋒、假令他人卻敵、我亦不

為無功、且燒人之先登、非我所欲也、不如坐收其功、乃佯為不知避之、七人遂踰嶺薄城門、大呼挑戰、泰衡壯士伴藤八等出拒、親光戰死、行光搏藤八斬之、提頭而進、闇中有兩騎相搏、廼問之、曰藤澤清近搏敵、即助清近斬之、賴朝寵臣大友能直亦密與宮六國平踰嶺、斬佐藤秀員父子、十日遲明賴朝踰嶺、重忠及小山朝政、和田義盛、下河邊行平、三浦義澄、佐原義連、加藤景廉等進攻甚急、聲震山谷、城堅不拔、小山朝光、宇都宮朝經等七人、從間道赴會津、踰土湯嶽、繞出城後山上、大喊發箭、城兵駭亂不能禦、乘曉霧逃走、國衡棄城遯、賴朝進擊金剛秀方、年十三、遻戰甚疾、工藤行光將搏之、從士藤五從旁進搏之、怪其少年多力、問名不答、搏鬬良久、遂斬之、朝光追秀綱斬之、國衡馳赴出羽、義盛追而呼之、國衡轉馬注矢、未發、義盛射中其胸、國衡傷走、重忠尾擊、國衡極豐肥、有良馬曰高楯黑、騎而上下平泉高山日三次、馬終

不汗、至是陷濘、鞭不能前、重忠部將大串重親追斬之、潰兵往報泰衡、泰衡大驚逃還、安藤四郎等進攻根無藤、敵壘拔之、斬其將金十郎、十一日、重忠獻國衡頭、賴朝大悅、義盛進曰、臣實射之、重忠不服、賴朝命取其鎧驗之、箭孔大如錢、重忠不敢爭、十二日賴朝聞大木戶之戰、河村千鶴丸年十三、自呼名字善戰、召見於船迫驛、問父名、曰山城權守秀高、乃命加首服、令加加美長清加冠、賜名秀清、秀清兄義秀嘗從大庭景親擊賴朝者也、賴朝進至多賀國府、千葉常胤、八田知家等濟遇隈河來會、十三日、比企能員、宇佐美實政進入出羽、擊田河行文、秋田致文斬之、十四日、國人言、泰衡在玉造郡、或言保物見岡、賴朝謂彼必在玉造、經黑河而進、遣下河邊行平、小山朝政、宗政、朝光等圍物見岡、殘兵僅四五十人、掩擊悉獲之、二十日、賴朝進入玉造郡、圍多加波波城、泰衡已逃、餘衆悉降、乃經葛岡郡赴平泉、賜書先鋒將士曰、我兵追躡、

比至津久毛橋、敵必遁逃、泰衡拒我、必於平泉、卿等勿以寡兵浪戰、必待後軍、一戰殲之、勿妄損一人、是日、京師大風、神祇官舍多倒、二十一日、賴朝兵乘風雨追泰衡、遇敵於栗原三迫、擊破之、斬若九郎大夫、賴朝經松山道、至津久毛橋、泰衡逃還平泉、不入而去、留從兵火其第、二十二日、賴朝進至平泉、屋宇皆已焚蕩、僅存一庫、命葛西清重等撿視、奇珍不可勝計、乃以牙笛蜀錦帷賜清重、其餘悉頒之諸將、二十五日賴朝遣千葉胤賴於衣川、召泰衡外祖前民部少輔藤原基成、基成乃降、二十六日、以討泰衡、敕神祇官禱七日、是日、有一卒至賴朝營投書而逃、視之則泰衡書也、書曰、伊豫守先父之所擁護、非泰衡所知也、父已沒、泰衡受公命殺之、有功無罪、何故被討、泰衡失國、竄匿山林、心甚悲焉、今兩國已歸公、泰衡願為家人、不則減死處流矣、請幸置答書於比內郡、土肥實平請置答書擒其人、不聽、分兵搜比內、九月二日賴朝發

平泉赴廚河、謂衆曰、祖先討貞任、克之廚河、吾獲泰衡、亦必於其地也、三日、泰衡將走蝦夷、至贄柵、從兵河田次郎叛、圍而殺之、泰衡年三十五、是日、復藤原朝方官、四日賴朝至志波郡、泰衡從父樋爪俊衡火比爪第而逃、遣三浦義澄等追躡、賴朝進陣陣岡蜂社、比企能員、宇佐美實政從出羽來會、於是三道兵悉聚、兵凡二十八萬四千騎、旗旌蔽空、六日、河田次郎持泰衡頭來獻、賴朝執而謂之曰、泰衡在吾掌握、豈假汝手、汝背舊恩、敢行弑逆、吾所不赦也、命斬之、乃梟泰衡頭、七日、宇佐美實政擒泰衡勇將由利維平、時天野則景後至下手、及獻捷、二人爭功不決、賴朝竊命認二人鐙馬、使梶原景時往問維平、景時謂之曰、汝泰衡驍將、必無僞飾、向擒汝者擐何甲、維平怒其倨慢、張目曰、汝佐殿家人、何言之傲乎、故御館鎮守府將軍之嫡統、汝主猶不宜為此稱呼、況汝與我等夷、乃敢出此言乎、運窮就擒、勇士之常、我卒不對汝問矣、景

時愧赧還報曰、醜虜極口慢罵、無復它語、頼朝知其無禮、更命畠山重忠、重忠覩爲之設敷皮、徐問曰、武夫戰敗就擒、古今之常、不足以爲耻、雖我二品亦嘗受辱平氏、然一旦崛起、遂平天下、足下雖在禁虜、豈終淪沒、足下曉名冠六郡、故將士以獲足下爲功、相爭不決、此輩優劣、係足下一言、執足下者鐙馬何如、願聞之、維平曰、足下非所謂畠山殿邪、應接有禮、不類前人驕傲、不得不爲足下言、捉僕者攖黑絲甲、騎鹿毛馬、其後衆人蝟集、無所記憶、重忠入報之、頼朝乃知爲實政、頼朝曰維平眞壯士矣、延召見問曰、汝主泰衡世據二州、發兵十七萬、威振境內、予頗難於加誅、然大兵一臨、不能支百日、擧族殄滅、身爲其下所殺、豈所養非所用乎、維平曰、壯士分守要害、老者艱步自殺、如余不肖、乃被生擒、故不共死耳、昔左馬頭殿管領海道十五國、將兵數萬、治之亂不施踵而敗、授首長田莊司、古之與今、優劣何如、且我主所統、僅兩國之

士、拒戰數十日、猶爲幕下之憂、幕下勿深誚焉、頼朝默然、愛其勇壯、屬重忠善遇之、遂釋爲家人、八日、遣使奏捷京師、謝擅征之罪、九日、實政兵士入高水寺毀壁板、僧徒訴之、乃命捕兵士、截其左右手、是日、討泰衡七月十九日宣旨院宣始到、十二日、頼朝進至厨河、十三日、令曰、兩國被兵、百姓離散、今宜速還鄕里、因召其耆宿、各賜綿衣一馬一、十四日、頼朝令索二國省帳田籍、而平泉之災、皆已蕩盡、有土人豐前介實俊及弟橘藤五實昌者、諳習二國事、因召見之、使圖其所記以獻、二國諸郡、稅額戶口、鄕里山川大備、頼朝嗟賞、錄用二人、十五日、頼朝進次于厨川、比爪俊衡及弟季衡、與諸子來降、赦俊衡、食邑如故、十七日、慰問僧徒、賜寺封如故、十八日、泰衡弟本吉高衡亦降、奧羽二國悉定、其所擒獲多釋之、自師出四十餘日、兩州平定、自清衡領六郡、遂略二州、四世九十九年而亡、

山縣禎曰、義經幼而託秀衡、少長於其家、聞頼朝起兵、而來佐之、以討木曾氏滅平氏、旣而得罪於頼朝也、復逃而託秀衡、秀衡以其舊好之故、憐而匿之、亦何深咎之、當是時頼朝索義經甚急、是以怒匿之者亦甚矣、然泰衡旣奉勅而誅義經、則亦可以霽怒也、而必討之而後已者、何也、蓋泰衡者奧羽強族也、頼朝欲滅之以成統一之業焉耳、固非討有罪之師也、

二十日、法皇幸四天王寺、頼朝論將士功、頒授二國地、三浦義村等賞賜頗厚、賜畠山重忠葛岡郡、其地狹小、重忠竊語所親曰、我雖承前鋒命、而大木戶之戰、則他人先我、我知而不禁者、欲分功於等夷耳、見其疇賞、果如我意、葛西清重功最多、授伊澤磐井牡鹿數郡、二十一日、頼朝入伊澤郡鎭守府、奉幣八幡祠、坂上田村麻呂所剏也、二十二日、令將士在陸奧者稟葛西清重節度、二十四日、命清重統平泉檢非違使所事、聽斷訟獄、二十七日、頼朝周

覽安倍頼時貞任衣川遺址、二十八日、旋師、置留守所於出羽、是日、多武峯鳴動、冬十月朔、頼朝至國府、諭地頭等平租賦、省冗費、綏民力、勿恃勢擅權、侵暴百姓、乃大書其廳曰、政事一遵秀衡泰衡之舊、勿得更革、是役令上野下野運輸軍糧、供給軍資、無煩居民、人皆悅服、初義經之奔西州也、至攝津渡邊、依源番、番悉意護送、番坐囚于鎌倉數年、日自束髮待刑、會天野遠景征鬼界島而還、至渡邊娶番妹、携歸鎌倉、親族咸喜、謂番必得釋、遠景亦許諾、及還鎌倉、使人通意於番、番曰、丈夫坐事就囚、何耻之有、與渠爲姻、固所不願也、乃謝使曰、辱承至情、第僕孤獨、無由結姻、遠景大怒、譖之於頼朝、拘囚益嚴、番不以爲意、至是頼朝召番謂之曰、爲是有役、久繫留汝、宜立功以贖罪、乃給以鞍馬器仗、番果有功、竟復舊土、番爲人沈勇、尤善射、嘗會客於家、見鯉魚躍淵射之、每發皆中、坐客服其精妙、十六日、法皇還宮、十七日、行幸押小路第、避

方忌、十九日、賴朝至宇都宮、以後衛族人爲神官、二十四日、賴朝還鎌倉、命出羽留守檢行郡邑、留守欲廢間田、地頭等患之、賴朝下書留守曰、出羽陸奧東夷之地、風俗各有攸宜、前頒新制、亦除此二國、若夫間田、如何廢之、宜一從舊貫、無所改革、賴朝尋謂左右曰、義經泰衡初非朝敵、吾特以私怨滅之耳、吾當修佛事以慰寃魂、乃建佛堂於永福寺、摸平泉精舍、以薦義經泰衡冥福、二十九日、行幸春日社、晦、還宮、十一月三日、法皇幸日吉社、是日、十月二十四日、院宣褒討泰衡功、且勅曰、降人卿皆論決、不須送京師、如卿之賞、則依所請、將士有功者、以名上之、八日、賴朝遣大江廣元于京師辭謝、獻駿河綿千兩於法皇、竟不上將士名、且條奏戡定後、應施行狀、今歲陸奧禾稼不登、加以兵革、民不安業、是日、賴朝命葛西清重振濟窮民、磐井膽澤江刺三郡、自山北運農料、和賀部貫二郡自秋田郡輸給種子、清重設互市通有無、國中大治、

賴朝感賞、

山縣禎曰、賴朝親將而征討、唯此一擧耳、而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其鋒所向、如雷霆鬼神、攻取戰勝、奧羽强族、奕世盤據、崛彊難制者、不徼徇而授首、奧羽悉平、而後處分州事、亦皆得其宜、也、其將略才度、孰能及之者耶、以此觀之、其能服人心而統一天下、蓋亦非偶然也、

十九日、以皇兄守貞惟明爲親王、十二月十四日、以兼實爲太政大臣、攝政仍舊、泰衡將大河兼任起兵出羽、詐稱義經、或稱義仲子朝日冠者、衆七千餘、聲勢日熾、二十四日、賴朝遣工藤行光、由利維平、宮六國平等於陸奧禦之、二十五日、法皇敕賴朝傳伊豆相模於子孫、且召之入朝、賴朝奏曰、臣蕩平陸奧宿志既遂、請以明年入朝、二十九日、右大臣藤原實房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良經兼左近衛大將、是歲、賴朝遣土肥實平守護京師、實

平爲人多籌略、曉暢軍事、征伐之際、賴朝命範賴義經、依其區畫、敗治承以降、平氏要請院宣、課兵粮於五畿七道公田莊領、暴斂誅求、百姓凋弊、源義仲復循其轍、兇暴益甚、今源賴朝討滅兩賊、干戈永斂、宜速命諸國司、停止徵物、以拯民弊、初平氏擅勢、奪諸社神領以爲私邑、及聞源賴朝起兵、差使伊勢神郡、賦課兵粮、追捕神民、人人憤起、賴朝卒得以藉口、既定東國、檢出大神宮御領、悉皆還附、東國名神若鹿島香取三島安房等社、皆進神田、禁鹵掠、以祈冥佑、特尊信八幡神、建祠鎌倉、號曰鶴岡宮、極其崇奉、有事必禱、會大神宮神主等、爲平氏所疑、嚴被譴責、神主等懼、訴之賴朝、賴朝曰、忠邪曲直、神明必鑑之、何懼之有、御領在東國者、吾必保全之、宜終始致禱焉、及平氏西奔、乃奏曰、吾國神國也、孰不尊神、頃者賊臣當國、侮蔑神威、抄掠神領、咎殃乍至、自取敗亡、是實神罰、而非臣之力也、凡諸社神領、宜悉仍舊返附、其祈禱有勞

者、宜加勸賞、時所在武士乘兵亂、掠斂神地神寶、或掊刦社司資財、賴朝遂請院宣、檢勘大神宮以下神領在諸道者、皆附之本社、新奉御廚于大神宮、進納齋宮用度、禁遏武士暴行、修祠宇破壞者、附神田、愼祭事、於是諸社訟獄皆取決乎鎌倉、而朝廷所行、僅僅不過恒例神事、及神階御卜等事也、初法皇停廢攝津諸莊、其租入殆六萬餘斛、而藤原氏莊園被廢者亦多、及帝立、法皇以院宣號令天下、而其所施爲、大抵不過莊園廢置之事、廷臣亦區區以莊園爲意、不顧國難、軍國大事、一聽武人所爲、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七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鳥羽天皇下

建久元年庚戌、春正月三日、帝加元服於紫宸殿、用晝御座劒代寶劒、六日、大河兼任帥兵赴陸奧、至志賀渡、乘氷而濟、氷忽解、溺死者五千餘人、兼任致書由利維平曰、古今報六親之仇有之、未聞有復主之讎者、今我始爲此擧、將以申君臣之大義也、時維平及橘公成守小鹿島、兼任進攻之、公成棄城走、維平戰死、乃由千福山本、轉抵津輕、斬宇佐美實政等、衆稍至一萬、七日、公卿表賀元服、赦、八日、賴朝令千葉常胤、胤正、帥海道兵、比企能員帥山道兵、討兼任、小山朝光以下、邑陸奧者、道會之、相模以西具兵待命、十三日、賴朝以上總介足利義兼爲追討使、令上野信濃發兵、千

葉胤正請曰、葛西淸重驍勇絶倫、臣嘗共事、效功於上總、今願與之俱、賴朝許之、十六日、以從三位藤原任子爲女御、兼實女也、十八日、葛西淸重健步來報曰、公成戰死、維平遁逃、賴朝曰、健步錯誤、死者必維平、逃者公成也、吾以其生平知之、後報尋至、果如賴朝言、二十七日、覲法皇于六條殿、二十九日、賴朝謂左右曰、維平之死非不烈、顧大敵在前、突戰而死、可謂無策矣、乃令陸奧諸將曰、敵縱來進、勿貪功獨進以取敗、要當齊心一力以成其功耳、二月四日、令諸國將士曰、吾將以十月朝京師、五日、遣使於陸奧、諭諸將曰、敵若强盛、卿等不能克之、吾當親發、今日之戰、宜先窮捜支黨、魁首果有可襲之機、卽進奮戰、潰兵不論步騎、悉縛進之、六日、陸奧再告急、乃遣使令曰、渠魁不可得赦、處分當待朝命、至於脅從之徒、降者皆赦、宜布告國中、不然、窮寇死戰、不易速克也、以留守所黨兼任、命淸重擒之、納甲二百領贖死、十二日、足利義兼

與淸重等進至泉田、問兼任所在、曰彼已以兵一萬發平泉、諸將乃追躡、至栗原一迫、會日暮、阻隘不能進、兼任既踰險矣、千葉胤正等冒險追擊、大破之、兼任以殘兵五百餘走衣河、臨氷而陣、諸將濟川奮擊、兼任走保多宇末井城、義兼等進攻走之、多所斬獲、十六日、僧西行寂、年七十三、西行常謂、桑門無家、須抖擻終身、於是東關西州、無遠不到、當其得意、嘯咏自適、結廬伊勢二見浦、藉草爲茵、穴石爲硏、每和歌會、用扇或花筐代文臺、每自歎曰、一生無幾、來世在邇、過嘗遠江天龍渡、舟人以所乘太多、叱令下、西行爲不聽、舟人怒而鞭撻、血流被面、西行毫無怒色、從容下舟、從僧慍之、西行曰、我爲法至此、陵辱抵死、非所憾也、若無此心、不若不披剃之爲愈、汝未能遁世、不宜爲吾徒也、遂謝遣之、神護寺僧文覺不悅西行、曰、沙門爲業、唯道是修、彼何爲者、周遊四方、吟詠涉日、實釋門之賊也、吾見之、必擊破其頭、西行抵高雄、文覺與語大

悅、其徒謂文覺曰、師前言加陵辱、而今如此何也、文覺曰、爾曹不見西行狀貌邪、固非被我毆者、反將毆吾矣、西行浪遊諸國、歷年偶還京、訪左大臣實定、造門、見其寢屋上張繩、問人、人曰、爲使鳶不得集爾、西行曰、鳶居何害、此公俗情未脫、不入而去、其於釋教、兼通顯密、僧慈圓請教、對曰、欲窺密家之要、當先學和歌、不然竟不能造其奧焉、帝嘗謂、西行才思天成、非常人所學得、其集曰山家集、又有御裳濯川歌合、撰集抄、並行于世、二十二日、初自莊園大興、貢賦闕乏、若造大神宮役夫工米、及御裳濯河堤役、皆課諸莊園、是歲造宮、諸國地頭等、往往不供課役、乃下敕鎌倉催督、是日、賴朝奏言、臣所領諸國、應命進納、且命家人等悉皆供役、如熱田八幡等社領工役、亦已加嚴制、況大神宮恆例課役、實是朝家大事、何敢懈緩、三月七日、法皇幸熊野、十日、大河兼任間關至栗原寺、村人怪其美服獨行、圍而殺之、獻首胤正、淸重馳使告狀於

鎌倉、且奏將士功、十五日、以左近將監伊澤家景爲陸奥留守、凡陸奥之事、專令淸重家景奉行焉、十八日、行幸押小路第、避方忌、夏四月七日、法皇至自熊野、十一日、改元、十九日攝政兼實罷太政大臣、二十二日、上所生準三宮藤原氏號曰七條院、二十六日、立女御藤原任子爲中宮、法皇敕賴朝修六條殿、五月七日、以心柱倒、奉幣大神宮、廢朝五日、十五日、鎌倉大風雨雷、木偃山崩、六月二十九日、賴朝奏言、臣所管八國充文返鈔等、已載別目、如相模武藏、速令究濟、自餘六國、道途稍隔、須令國務沙汰人、隨例進納、若有託言彼此規避課役者、宜發官使嚴加督責、尋又下令管國在廳官曰、神宮禰宜解狀、載御裳濯河堤役事、歷代敕命、頗爲鄭重、凡神宮課役、非諸社之比、家人住東國神領者、有或託言幕府、不勤辨納、或稱爲舊例、恣致對捍者、神威嚴重、何得如此、亡論神戸御厨御園及社領寺田、如家人等給地、苟係神領者、悉供課

役、脫持異議者、宜注交名科責焉、夫吾朝六十餘國、雖立針地、莫非大神宮神地者、往者平氏擅權、蔑如神明、吾祈請神宮、終殲兇逆、自非神助、安能至此、爾後神宮課役、必隨禰宜催督、不得有違慢、賴朝已以平氏奪神領、辭以爲其罪、力反其所爲、敬神祈福、以收民心、然當時國郡武士、跋扈放縱、侮慢神祇、輕蔑朝廷、王制益壞、關白兼實歎曰、自賴朝秉兵權、雖名屬治平、而朝廷衰微、典禮殘缺、自余在職六七年來、公事廢絕、國郡凋弊、比之昔日、殆如霄壤、天祖之靈、其謂之何、淳厚之風、豈可復望乎、秋七月朔、賴朝令關東禁殺生、今年至明年、十七日、左大臣後德大寺實定罷、以右大臣藤原實房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兼雅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兼房爲內大臣、兼房兼實之弟也、二十三日、法皇幸日吉社、晦、賴朝流前佐渡守重隆於常陸、板垣兼信於隱岐、高田重家於土佐、八月三日、御大內、避方忌、十四日、遣權大納言大炊御門賴

實于伊勢、奉宸筆宣命神寶於大神宮、十七日、風雨洪水、二十七日、伊勢神官言、神宮瑞籬門倒、九月十日、法皇幸四天王寺、十三日、以造東大寺、下院宣于五畿七道貢學索、二十日、賴朝將朝京師、遣使營第宅於六波羅平賴盛宅址、晦、行幸押小路第、避方忌、冬十月朔、始讀史記、法皇幸日吉社、使一千僧讀經、非常赦、三日、賴朝以畠山重忠爲前驅、將發鎌倉、諸將悉會、而八田知家未至、賴朝爲之不發、至午乃至、賴朝讓之、知家謝曰、前驅後隊命何人也、賴朝曰、前驅已命畠山重忠、而後隊未得其人、知家請命千葉常胤、賴朝從之乃發、十七日、法皇幸奈良、十九日、以東大寺上梁、赦、二十日、法皇還宮、二十五日、賴朝途過內海、謁義朝墓、二十九日、至靑墓、召女延壽、相見道舊故、十一月七日、賴朝入京師、從騎皆戎裝、觀者如堵、法皇亦密觀焉、賴朝入六波羅第、九日、朝法皇、然後朝帝、勅爲權大納言、賴朝屢謁法皇、陽陳誠款、法皇大悅、待

之甚厚、每入見、漏數刻不許出、二十四日、右大臣藤原兼雅罷右近衞大將、權大納言源賴朝兼右近衞大將、二十七日、行幸平野社、十二月朔、賴朝行拜賀禮、三日、上表辭兩職、四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源賴朝罷、故事辭職者、不得乘半蔀車、院宣特許焉、賜大功田一百町、十一日、法皇敕擧功臣二十人、賴朝固辭、不得、遂擧十人授衞府官、曰千葉常胤、梶原景時、八田知家、任左兵衞尉、三浦義澄、葛西淸重、右兵衞尉、和田義盛、義連、安達遠元、左衞門尉、小山朝政、比企能員、右衞門尉、常胤、景時、知家、義澄、皆請而授子及孫、初朝廷往往遣追捕使於諸國、糺察姦盜、賴朝亦嘗以家臣爲總追捕使、按檢近畿諸國、至是請爲天下總追捕使、廷議許之、於是兵馬之權悉歸賴朝、而朝廷不復得問焉、

栗山愿曰、平治以降、王室不靖、當高倉安德之間、上之君王遭幽、下之元元塗炭、賴朝攘一臂、而天下響應、救蒼生於溺、援神

器於危、上下咸受其賜、微管仲、誰保袵之不左也、而其巧謟百端、束縛馳驟、遂擅兵馬之權、殆擬端拱之重焉、於是頼朝之功、不得以掩其罪矣、

頼襄曰、擇六十六人之吏、以宰海內民者、王政也、及其政衰、乃擇六十六人之將領、以理海內盜賊、是鎌倉所以成覇業也、其員之簡、一也、員簡則擇之精、擇吏精則民安其生、擇將領精、則盜賊無所容其足、盜賊無所容其足、然後安民之政、可得而施、故大江廣元之議、源頼朝之請、皆濟時之急務、而朝廷許之、亦時勢然也、雖然使時勢至此者、必有由焉、今之所謂盜賊、古之所謂王民也、使民而安其生、何患盜賊而追捕之乎、追捕使之不得不置者、由於吏不稱職、吏不稱職、由於擇之不精、夫是六十六人而已、不難於擇也、而不精焉者、不用心也、上之人、不用心於民、而吏以納貲進、非紈袴乳臭之子、則慧黠食汚之人、知

多取租稅、以資其私而已、加之相家之專權、其私采封邑、所在犬牙、以妨礙吏治、假使有公廉勤幹者、不能盡其職分也、是以拜國司者、多不欲往、徒遣其下僚代往、或因其地方豪族代任、所謂目代也、目代以監稅兼捕盜、故或謂之追捕使、是追捕使之名、所由而起也、故廣元因當時所目習口慣者、爲名而請之、而朝廷易於許之、所謂追捕使、於國司則曰守護、於莊園則曰地頭、亦皆因前此所有也、其名因前此所有、而其實遂成前此所無、何哉、以六十六員督天下之兵、其名輕而其實重也、其廢置之權、不總之朝廷、而總之覇府也、故曰總追捕使者、亦非有此定名也、而有此定實焉也、自是以還、捕盜者反兼監稅、總之者、數申戒之曰、勿敢侵吏治、亦姑云爾耳、國司雖仍出於朝差、而非必有其實、徒有其名耳、不獨國司徒有其名也、總國司者、亦徒有其名、而其實則歸於總追捕者、是雖時勢之使然、其初

植六十六人私黨、以纂天下、其術可謂簡捷也、朝廷以爲是不過六十六員、何能爲、而不知其失天下之實、而天下之勢、終大變不可復、可慨也夫、夫所謂追捕者、視力能勝追捕而已、不必須精擇也、故皆其地方豪族爲之、雖時有廢置、久而因襲者、往往而然、以及足利氏之時、強弱相幷、合爲二三十員、再合爲七八員、員愈簡、而天下愈不治、古之簡、所以安民、而後世之簡、所以困民、可不慨哉、

山縣禎曰、前此藤原氏平氏秉天下之權也、皆挾官爵之貴、籍外戚之勢、以爲重焉、然猶天子之大臣、而擅威福者也、故其身雖貴重、天下之土地非其有也、鎌倉氏則別建府於鎌倉、以土地兵馬之權、歸之於已、挾此以令天下、賞功報勞、必割地以與之、天下之武士皆歸焉、頼朝辭大納言而東歸、不敢以官爵之貴逼朝廷、而其威權之重、則非復藤平二氏之所及也、自是而

後、天下之土地人民咸歸武門、朝廷縉紳、徒以官爵自高、武弁之士、乃以田祿相誇、天下之勢、於是乎判然矣、鎌府與京師相對立、而天下之權勢全歸焉、是頼朝於我東方、所以肇開覇王之業也、頼朝之剏此業、其不臣之迹、雖可惡、其實則朝廷失馭、將門代之而起、勢不得不然也已、

十四日、行幸大原野社、頼朝以藤原高能留守六波羅、而辭發京師、凡往還所需、不累百姓、遠近悅服、十八日、白虹貫月、二十九日、頼朝還鎌倉、是歲、諸國旱澇、稼穀不登、

二年辛亥、春正月十五日、頼朝改公文所、稱政所、凡事以政所下文行、以大江廣元爲別當、藤原行政爲令、藤原俊長爲案主、中原光家爲知家事、中原親能、藤原俊兼、三善康淸、三善宣衡、平盛時、中原仲業、淸原實俊爲公事奉行、蓋先是頼朝爲右近衛大將、故改公文所爲政所、皆遵朝廷之制也、政所參決幕府政事、最爲樞

要、而北條氏以執權居其上、猶朝廷之有藤原氏也、十八日、先是內藤盛家掠石淸水神領周防遠石莊、傷損神民、抑留神稅、別當訴之、朝廷敕鎌倉停之、至是賴朝下令嚴禁、二十七日、避方忌於六條殿、二十九日、還閑院、二月十一日、藤原長方薨、世稱梅小路中納言、又稱八條、壽永之亂、木曾義仲欲擁法皇以赴北陸、勅詣石淸水社、衆皆危懼、長方遣使諭義仲曰、法皇有觸穢、未可拜神、假令不親拜禮、而猶不可近神宮也、義仲以爲然、乃延其期、義仲尋伏誅、文治元年、賴朝請爲總地頭、法皇問之群臣、長方固陳不可、法皇不從、是歲薙髮、更名中印、右大臣兼實常推長方爲一代名士、至是嘆曰、朝廷之失臣、公家之巨損、誠可惜也、三年敕群臣上意見、問及長方、而長方知朝家之事不可爲、不復建言、長方能詩、所著有新撰秀句、二十一日、敕賴朝修法住寺殿、二十四日、御大內、避方忌、三月四日、鎌倉火、延及幕府、六日、權大納言大炊御

門賴實兼右近衞大將、經宗之子也、鎌倉地震、二十五日、遣權大納言藤原實宗於伊勢、奉宸筆宣命神寶於大神宮、二十八日、以內大臣藤原兼房爲太政大臣、大納言中山忠親爲內大臣、忠親家忠之子也、夏四月朔、以因幡守大江廣元明法博士、兼左衞門大尉、爲檢非違使、攝政兼實曰、彼世儒流、仕途所由、不可出大外記明法博士、而帶大尉爲檢非違使、非選除紊亂乎、朝廷不聽、

賴襄曰、吾閱史、有知王覇所以廢興也、源賴朝嘗奏大江廣元爲廳使衞尉攝政兼實議爲不可曰、非儒家進仕之例、嗚呼以門閥爲賢、以格例爲政、驅其才俊以資梟雄、而猶不覺悟、爭此區區、兼實且然、其他可知、向使相家有憂國之心、通變之略、何患於王權之外移邪、顧嚮者天慶之亂也、亦由藤原忠平之不許廳使於平將門也、久矣哉相家之沈滯豪傑也、

十四日、避方忌於鳥羽殿、初佐佐木莊租入充延曆寺千僧供料、

遭水潦、多逋負、去月僧徒遣日吉社宮仕奉神鏡、入佐佐木定綱宅、誅責暴急、擊破門牆、侵辱奴婢、放火傍近民屋、時定綱在京師、子定重忿怒、麾兵禦之、傷宮仕二人、僧徒誣奏、定重放火斷橋、縱騎扼歸路、殺傷甚多、乞得定重父子兄弟甘心、十六日、賴朝遣梶原景時於京師、請抵定綱罪、且諭僧徒、欲以定綱采地之半贖之、僧徒不聽、十九日、法皇還自熊野、延曆寺遣使鎌倉、欲必得定綱父子、賴朝諭之曰、此事既已奏聞、不得私決、宜待朝廷處分、乃厚賜遣之、未至、二十六日僧徒奉日吉祇園北野神輿詣閑院訴之、法皇敕大內守護安田義定帥衆遏之、僧徒擊傷數人、法皇諭以流定綱父子、僧徒不服、棄神輿而去、二十七日、還祇園北野神輿于本社、權遷日吉神輿于祇園、晦、流定重於對馬、定重父定綱於薩摩、兄廣綱於隱岐、弟定高於土佐、下其從者五人于獄、是月、僧榮西歸自宋、備中人也、姓賀陽氏、幼聰敏絕人、仁安中、如宋學台

敎、文治末、再如宋、學禪法於萬壽寺僧懷敞、歸、禪法自此而興矣、初孝德朝、僧道昭傳禪法、延曆中最澄又傳之、皆絕無繼者、故中國禪法以榮西爲始祖焉、嘗曰、我沒五十年、禪敎大興、文應以後、禪敎日盛、竟如其言、五月朔、僧徒迎日吉神輿而還、法皇幸四天王寺、避方忌、三日、賴朝上書曰、延曆寺遣使訴定綱無狀、欲必獲父子、臣諭以待勅裁、令使者還報、僧徒不待報、乃奉神輿敺動叡下、彼欲逞暴怒、何必遣使、旣已遣使、何不待其報、聞廷議已處遠流、而彼猶欲殺之、凶頑甚矣、嚮義仲害座主明雲、重衡火興福寺堂宇、而賴朝滅義仲、擒重衡、此爲兩寺報仇也、興福寺旣嘗謝恩、延曆寺未致一言、今定綱傷一二宮仕、暴怒乃爾、座主與宮仕孰重、彼於宮仕猶如此、卽明雲遇害之日、何爲不擧兵擊義仲、彼過凶徒則畏縮不發、遇恭順者則反凌侮之、抑又甚矣、且彼有所訴、但當奏狀陳請、何必擾動、況今年當三合之厄、彼當專務祈禱、今

乃以私忿激徐煽亂、非凶徒而何、大內守護義定奉勅遏僧徒、不敢抗鬪、而僧徒衆勢傷數人、義定非不能戰、但有命禁戰、故束手不戰、而其下被創、嚮使義定忿怒拒戰、僧徒孰能生還者、蓋僧徒凶惡者頑如瓦石、善良者寧不辨是非曲直耶、幸擇其人論之、不許其請、是臣之願也、十五日、法皇又幸四天王寺、二十日、以僧徒再訴、殺流人佐佐木定重、凡延曆寺所請、累朝曲垂優容、賴朝以佐佐木氏勳舊、多方營護、然力不能得、二十二日、避方忌於鳥羽殿、二十三日、法皇至自四天王寺、六月十日、法皇六條萱御所火、十三日、御大內、避祇園神輿、十四日、還宮、二十六日、進準三宮覲子內親王號曰宣陽門院、夏旱、秋七月四日、祈晴、九月十日、法皇幸四天王寺、二十一日、法皇還宮、二十六日、鎌倉地震、是秋、閑院櫻華、冬十一月十四日、梶原景時遇一男子於由比濱、診其狀異、而執之、男子自稱叛黨、問其姓名、不答曰、我欲面幕下白之、賴朝

引之府庭、隔簾問實、乃曰、我故伊豆右衛門尉家人前右兵衛尉平康盛也、欲圖北條平六、而不能果志、以至于此、十二月六日、賴朝命和田義盛斬之腰越、梟其首、有綱源義經女婿也、及義經敗、賴朝遣北條時定殺有綱、康盛濟抵鎌倉、圖復其讎、不成而死、八日、行幸松尾社、十三日、行幸北野社、十六日、法住寺殿成、法皇自六條殿徙御焉、十七日、以攝政兼實爲關白、二十二日、鹿島宮鳴動、是月、法皇不豫、閏月十六日前左大臣後德大寺實定薨、爲人穎敏、頗有才學、蚤歷清要、義經奏請追討兄賴朝宣旨、事下三公議之、實定不輙可否、賴朝德之、選擧議奏公卿、實定在其中、及薨深惜之、實定家多藏書、和漢都萬餘卷、花園左大臣記八十許卷、四條戶部記百餘卷、皆世之所無也、最好和歌、構一室、常延歌人、嘯咏自娛、佳句頗多、世傳稱之、十八日、以法皇違豫、非常赦、賴朝齋戒日讀法華經、又奉劒馬於石淸水懇禱焉、二十九日、奉幣崇

德帝廟、奉讃岐御影堂陵戶、造阿彌陀堂於長門、爲安德帝冥福、以禱法皇疾、

三年壬子春正月、法皇違豫、示奉大神宮告文於關白兼實、有朕亦不慕浮生、不若早期蓮臺之句、兼實對曰、聖旨曠達、非愚昧所知也、然退而思之、有未安者、主上漸長、總攬乾綱、則睿念及之亦猶可、今主上幼冲、政在陛下、萬一陛下有不可諱、將奈天下何、近世白河法皇保七十七春秋、億兆樂戴、雖脩短不必齊、宜爲天下乞延數年之寶算、以待皇孫成長、且臣聞之、國家治亂、譬諸人身有疾病也、凡疾雖有急遽者、一旦全瘉、則無復餘患、曩時之勢是也、若夫疾疢經身、荏苒歷年、則淪浹肺腑、必至頹斃、今日之勢是也、何則淸盛義仲之禍、行家義經之難、其患非不急、而誅討及時、敗不旋踵、莫有後患、今也賴朝之雄傑、莫與爭鋒、芟夷大難、名爲太平、而民戶凋弊、姦宄日甚、以天下之富、貢賦闕乏、諸事不辨、禍

殆不可測、大廟之靈、無乃憂然歔欷乎、臣等雖在、循默備員而已、非陛下之軫念斯民、誰能扶持顚隮者、冀以此意載告文、十二日、法皇遣權中納言土御門通親于伊勢、奉幣大神宮、二十一日、賴朝創永福寺於鎌倉、臨焉、時平氏遺臣藤原忠光雜役徒、欲刺賴朝、嵌魚鱗于左目、以爲眇、荷畚出入、賴朝見而怪、執之、懷利刄、曰我是上總五郞兵衛尉也、欲爲故主復仇、究問其黨、曰獨有盛嗣、聞前在丹波、不知今何之、不復言、囚之和田義盛家、絕食飮月餘、賴朝命斬之、梟首于六浦、賴朝大索天下、無所獲、

山縣禎曰、忠光之事、與豫讓酷相類、平氏族滅、無復遺類、則是非有所爲而爲者也明矣、可謂義士也、而趙襄子則感讓之義、而宥其死、至于再而後不得已殺之、賴朝則不然、直命斬之、其與義理之志何薄、非所以勉勵天下忠義士也、

晦、行幸押小路第、避方忌、二月十八日、覲六條殿、視法皇疾、三月

十三日、法皇崩于六條殿、年六十六、稱後白河院、帝素好佛、去位之後、數幸石淸水熊野日吉四天王寺、修法讀經、殆無虛歲、在院三十餘年、擁立五帝、而皆幼沖、擧措黜陟、如白河鳥羽二帝、藤原通憲嘗譏帝謂叛臣在側不知也、人或言之、無警也、不明甚矣、然强記過人、所聽之事、雖經歲月、無所遺忘、而欲有所興建、則決意施行、不復拘故常、其所長如此而已、子俊憲亦竊語人曰、法皇全然晉惠也、八王爭權、將不遠矣、人以爲知言焉、初宇多法皇始幸熊野、至白河鳥羽二帝、最崇敬三社、脫屣後歷幸焉、謂之御熊野詣、於是三山爲浮屠巢窟、合祀天照大神以下諸神、號曰十二所權現、衆徒太盛、有事如不如意者、至于奉神輿詣闕强訴、若帝敬信尤篤、幸三山、前後凡四十九度、修法於社中、爾後歷朝去位後、往往御幸修法以爲故常、帝嘗建長講堂、有艮峯高光者、獻尾張稻木莊以爲堂領、其後堂領增至一百八十所、天子遜位後、常取

給于此、帝性昏闇、以故亂逆相踵、武臣跋扈、王室日卑、無復綱維云、十五日、葬後白河天皇于蓮華王院法華堂、賴朝大張法會、施浴於民一百日、

栗山愿曰、後白河亂世之主也、以藐四宮、遞繼大統、擁立五帝、黜陟從心、政事不爲不久、享年不爲不永、而播遷拘幽、幾至亡邦何也、大倫不明、而紀綱不張、兵權不分、而威福下移、擧本朝上下二千三百餘年之變、集在位在院三十八年之間、雖曰天運、蓋亦人事、嗚乎邦家難于淸盛、危于義仲、安乎賴朝、以微乎賴朝、蓋危邦之臣、罪非不巨也、邦而被危、其無制甚矣、蔑君之臣、惡非不著也、君而見蔑、其失道大矣、使爲人上者、昭明如日月、誠確如金石、則罔兩竄於震霆、螢爝滅於大陽、雖列百邪於廷內、且不敢能逞幺麼眩小技、以蔽聰明移心志也、使爲人上者、孝友積乎內、慈仁彰乎外、則彗孛化爲景瑞、鴟梟變爲鸞鳳、

雖有窮凶極惡、挾材任數之人、方且陳力奉命之不暇、何毒流天下、延來世之有、故後王欲端澄本源、則豈徒切齒拊卓、以懲于凶逆哉、必能流涕桓靈、而勉乎自修矣、

賴襄曰、保元建久之間、國勢一變、本於朝廷處置失當、論者歸咎於後白河法皇、以爲庸暗無比、晉惠帝類也、然不幸處綱紀極弊、姦豪駢起之時、雖英傑之君、或不能濟、如法皇束手無爲、猶恐不免也、然而輕擧妄動、不恤人言、驟犯强臣、動輒資其强、而損我威、數失信於天下、惠帝無此自用也、蓋漢靈獻、唐代德昭宣之類耳、然國朝祖宗德澤紀綱、在天下者未亡、有異於漢唐之季者、假使如後三條之主、出此之時、而輔以通變明機之士、未必無濟危之策也、處保元之時、不濫其罰、不僭其賞、賞武人以勳爵、不假權柄、而自克自治、淸其根本以臨之、可以靖義朝矣、可以不養成淸盛矣、至平治而後淸盛得權、則勢不復可

奈何矣、然及其專恣極、諸源乘之、則其勢益變、而有可慮焉者、何歟、彼皆讎平氏、非怨朝廷也、朝廷之利、在於並存之、以使相牽制、則其勢不暇及於我、我可以徐處之矣、當壽永之初、賴朝義仲未有公然相隙、第其功賞彼莫敢言、可以見焉、當此時、法皇當禮貌義仲以陰備賴朝、賴朝不敢專擅也、一無義仲、則賴朝無復所忌於天下、乃欲倚無地無兵之義經以抗之、何不初用之於義仲乎、曰、義仲强暴、制之猶不可、曷可倚乎、曰、義仲雖强暴、不若賴朝之姦猾、撫之以恩、結之以信、而約束之以法度、可以馴服而爲我爪牙也、法皇乃甘受賴朝之美言、欲遠借其力以除目前之逼、是以生嫌隙、速陵暴耳、及受其陵、乃宣許討賴朝、晚矣、及義仲與平氏共亡矣、而許義經討賴朝、則尤爲晚矣、賴朝既無所忌於天下、而欲發其自利之請、未敢也、及聞此宣旨、蓋心竊喜曰、是可以持朝廷之短長矣、於是訴所欲訴、請

所欲、請以圖收天下之利、朝廷不能違、大勢一變、而大權不復可收、可勝歎哉、曰、處諸源則然矣、何以處平氏、曰、亦存之而已、諭以奉還駕及神器、則宥其死、給予一州、曰、源平深讎、皆不肯聽也、曰、賴朝初志、在竊據東隅、故不遣一兵西行、又有願源平並仕之奏、義仲已取京師、得賜平氏邑、不欲復西伐、而欲與之連和、皆以其並立勢已不得不然也、何不聽之有、源氏且然、平氏以繼頽之餘、恇悸涉日、苟聞沛恩之命、無不聽之理也、特以朝廷助源氏讎已、又別立主也、故絕望自棄耳、夫安德雖平氏出、在法皇爲親孫、何必別立主、別立主者、利於源氏、不利於朝廷、是亦處置失當之大者也、雖然並存者、必宜有以漸收其權而制其爭、不然是樹兵也、是非法皇與當時公卿之所能辨、而賴朝智略絕世、能定禍亂、併事權、亦時運之致於此、非人力所能歟、

山縣禎曰、保平之亂、啓端於後白河帝、實爲本邦亂世入首矣、帝禪位之後、猶執政權三十餘年、嘗流竄崇德上皇、使淸盛殺其叔父、義朝殺其父、二條帝嗣立、而父子不相能、六條之立、以其叔父爲太子、而紊倫敍、又遽奪少帝之位、而使童稚稱上皇、發和之亂、無劒璽而立天子、國有二王矣、當是時、彝倫全廢乎上、而亂賊相踵乎下、帝三爲逆臣所拘幽、王室之卑弱極矣、於是乎鎌倉氏起竄謫之餘、戡亂平禍、覇業一成、而天下之權歸焉、自此而後土地人民、悉歸武人之有、天子徒擁虛器于上、天下之大勢變矣、是本邦古今之大界限、而帝實當之矣、安得免其責哉、蓋古今人主之失道、未有若帝者也、其失天下之大權、不亦宜乎、但寶祚尙傳萬世、而無替者、蓋以神武以降千數百年、列聖相承、積德累仁之化、入民心者至深、其餘澤窮天地而無盡爾、

夏四月二十九日、鎌倉有大流星、五月二日、原輕囚、秋七月二日、避方忌、十二日、朝廷遣中原景能就以前權大納言源賴朝爲征夷大將軍、賴朝曰、吾爲武臣、敢坐受王命乎、使三浦義澄迎天使于鶴岡祠受詔書、思其父死義以榮之也、賴朝受任、竟爲世職、不置副將軍、且廢陸奧鎭守府、以重其任、雖號爲將軍幕府、而其實乃儼然覇府也、凡國郡住人、皆從其土地兵力大小、以爲名號、所謂大名、小名、高家、黨者、悉隷屬賴朝、聽其使令、稱曰將軍家人、幕府僚屬、皆以家人爲之、當是時、將軍家人布滿于天下、而其稱大名者、私兵皆不下五百騎矣、十九日、前太政大臣師長薨、幼穎悟、好音律、最長琵琶及箏、天下嘗大旱、百禱無應、師長奉敕彈琵琶於日吉社、澍雨立降、衆嘆異、稱曰雨大臣、師長嘗謂人曰、觀舞聽樂、知國之興亡者、古賢之論也、今世民間所謂白拍子、其音屬商、亡國之音也、舞容不端、仰天而立、有憂思之態、人以爲知言、所著

有三五要錄、要略、仁智要錄、要略、白馬節會鈔、冬十一月二十五日、熊谷直實與久下直光爭疆而訟、賴朝親裁決之、詰難數回、直實口訥不能辨、大怒曰、梶原景時黨援直光、巧言先入、其以臣爲曲宜矣、所證文書無所用、乃投之庭上、走出西侍、拔刀斷髮、瞋目大呼曰、吾不復詣于此矣、遂不還家、馳馬而西、賴朝聞之、遣人處處遮留、直實將赴京師、路值走湯山僧專光、苦諫復初、直實不肯、遂走京師、投新黑谷僧源空爲弟子、更名蓮生、十二月二十九日、帝患痘瘡、是歲、北面下﨟等競建莊園、蓋以帝愛重武士也、彗星見、痘瘡流行、賴朝遣牧國親衞京師、

四年癸丑、春正月朔、賴朝始定家人坐次、十五日、原輕囚、二十日、疾瘳、二十六日、始覽吉書、臨除目、三月九日、慶佛堂於蓮華王院、十二日、召還流人佐佐木定綱、二十五日、賴朝獵于入間野、藤澤淸親射獲雉鴒三十、賴朝嗟賞、贈以其馬、親執轡授之、人以爲榮、

夏四月二日、賴朝獵于那須野、將士雲集、馳逐連日、二十八日、還鎌倉、五月八日、御大內、避方忌、是月、賴朝大獵于富士野、長子賴家從焉、年甫十二、射中走鹿、賴朝大喜、使人報之政子、政子曰、彼將家冑子、獲一禽、何煩專使、賴朝愧之、二十七日、獵射有賜餅射手禮、工藤景光爲選首、賴朝先召而賜之、及臨獵場、有鹿挺走、景光見之曰、是我之獲、持滿而待、衆咸屬觀、一發不中、追馳三發、皆不中、於是投弓而嘆曰、吾自十一歲、射獵爲事、今已七旬餘、每射必中、而今心神惘然、令鹿逸去、是登山神所罰乎、我命盡於此、及昏果病作、竟至不起、賴朝以爲不祥、欲罷獵而還、將士止之、二十八日、夜曾我祐成及弟時致殺工藤祐經于獵場、祐成伊藤祐親之孫也、父河津祐泰嘗爲從祖父祐經所殺、奪其母我莊、時祐成五歲曰一萬、時致三歲曰筥王、其母抱屍哀哭、撫兩孤曰、汝等成長、能報父讐乎、一萬泣曰、兒等成長、必斬讐頭、及母再醮曾我祐

信、兒弟遂爲祐信所鞠、年稍長、嬉戲常以擊刺爲事、一萬挽弓射屏障、筥王曰、復父讐、何用弓、自執木刀斫之、一萬嘗仰見雁、歔欷曰、禽鳥猶有父母、使我孤者誰、筥王曰、讐之首豈堅於鐵石乎、一萬遽掩其口曰、勿妄言、因相對號泣、焦思勞心、復讐之念、未嘗一日懈、會賴朝滅平氏、管轄天下兵馬、祐經事之、甚被眷遇、以賴朝嘗怨祐親、乘間竊說賴朝曰、伊藤孫河津二子、爲曾我祐信所養、伊東乃公之讐、彼若成長、必將逞其志、豈不危哉、賴朝卽使梶原景季往曾我、諭祐信、致二兒於幕府、母子泣而別、景季心憐之、見賴朝、白其狀、請宥之、賴朝曰、祐親殺我兒、奪我妻、今已死矣、吾欲逞志於其孫子、如何宥之、畠山重忠、和田義盛等營救甚至、二兒因獲放歸、母喜其免死、而切戒之、深自晦匿、一萬年十三、更名祐成、冒繼父氏、稱曾我十郞、乃遣筥王爲箱根山僧行實弟子、筥王復讐之志日切、適祐經從賴朝詣箱根、筥王欲識其面、從山僧

歷問將士姓名、及祐經、不覺色動、乃袖小刀密圖刺之、祐經執其手曰、子非筥王乎、容貌肖乃父、我與子至親、今日相遇、且喜且悲、宜速祝髮專歸佛乘、因出一裝刀授之曰、表一時相見之情耳、筥王欲得間刺之、而衆人環坐、又恐力不敵、終不果、筥王年十七、行實命披緇受戒、筥王憂之、竊還曾我、謂祐成曰、弟今日爲僧、如仇讐何、願早束髮、以避師命、祐成然之、相與造北條時政、訴衷曲、時政壯其志、卽爲備禮加烏帽、命名時致、稱曾我五郞、母見時致大駭曰、吾使汝爲僧、何遽如此、汝不母我、吾何子汝、母子之恩絕矣、勿復來見、時致嗚咽而退、自是兄弟歷遊大磯黃瀨川三浦、屢覘祐經、祐經每出、從卒自衞、兄弟時或望見、不能下手、至此賴朝獵于富士野、祐經從焉、祐成時致大喜曰、天也、因定計往富士野、時致謂祐成曰、弟獲罪於所特、不能面訣、死而不瞑、祐成見母告別、因請召見時致、母峻拒之、祐成叩頭涕泣、具告時致憂懼之狀、母

不聽、祐成陽怒曰、彼之在世、眞無益矣、請斬而棄之、撫刀而立、母大驚曰、汝狂乎、遂召見之、兄弟請賜衣、母解所著授之、戒曰、狩獵之場、士庶圖集、愼勿致忿爭、兄弟遲遲不忍去、泫然泣下、退而復進、回顧數四、母頗怪之、兄弟至箱根、見行實、行實察其志、取社中所藏二寶刀授之、遂往富士野、百方狙祐經、不得間、旣而賴朝還府有日、兄弟憂之曰、時難再得、機不可失、今夜急入神野營、以殺祐經、乃陽爲警夜者、過列營前、入祐經臥所、祐經已移別室、兄弟彷徨、不知所爲、會畠山重忠家士本田親恒至、素欲兄弟遂其志、指點祐經所在而去、是夜祐經召倡妓、與吉備津祠官王藤內宴飮、大醉酣寢、兄弟擧炬相視曰、殺醉臥人、猶斬死人、因蹈席大呼曰、祐成時致爲父報讐、祐經驚覺、將執刀而起、兄弟揮刀交下、遂寸斬之、幷殺王藤內、倡妓驚呼曰、曾我兄弟殺父讐、時雷雨闇黑、營中騷擾、平子野右馬允、愛甲三郞等倉皇出鬪、兄弟殺傷十許

人力極而疲、祐成與新田忠常接鋒、遂爲所殺、時年二十二、時致見祐成死、徑前突入將軍營、頼朝欲親出拒、大友市法師年甫十一、曳袂諫曰、闇夜小闘、不足勞親手、君非征夷大將軍耶、何不自重、頼朝乃止、小舍人五郎丸被婦人服、俟時致過、自後抱持、衆共擒之、頼朝乃遣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檢祐經尸、二十九日、頼朝坐幕中、諸將環列、召見時致、小川祐貞視被其縛縶曰、非寇賊、何必至此、時致喜曰、爲父也、何病之有、頼朝使工藤宗茂親開實光詰問所以殺祐經、時致瞋目叱二人曰、祖父入道歿後、子孫沈淪、雖不得祀近、何就汝輩對狀、願面一言而死、頼朝壯其言、親問之、時致曰、祐成時致自髫齔至今、復讐之念、無須臾忘、今日志願畢矣、犯幕府者、欲一賜謁而自殺也、夫祐經我之讐、而君之寵臣也、寂心入道君之讐、而我之祖父也、君寵吾仇而讐吾祖、能無憾乎、意氣益猛厲、聽者竦動、祐經子犬房乃起扇打時致面、時致曰、我好

汝志、汝能打我、我報父仇、苦慮十餘年、汝一朝報父仇、是汝之幸也、頼朝愛其膽氣、欲宥死、犬房哀訴、乃處斬、時年二十、頼朝得祐成時致遺其母書、彈涙讀之、命藏之書庫、時祐信在獵場、頼朝召而慰諭、使還鄉修二孤冥福、除曾我莊租、後人立祠於富士野、祐泰遺腹子律師爲僧、犬房又請殺之、頼朝召見、至則自殺、祐成有妾、名虎、大磯倡也、祐成屢遊大磯、見虎而悅之、虎亦相愛、諸豪競欲通殷勤、皆不顧焉、會和田義盛來飲其家、召虎佐酒、不出、義盛怒欲罪之、其母懼促之、虎不肯曰、曾我寒士也、和田豪貴也、妾豈忍以貧富易其心乎、時祐成在虎許、義盛請祐成與虎同出飲、及酒行、終不與義盛相酬酢、引盃飲屬祐成、及祐成報讐鬭死、頼朝召虎問狀、既而免歸、哀慕悲泣、登箱根山、請僧行實修祐成冥福、作諷誦文悼之、以祐成所騎馬爲嚫、遂爲尼、如信濃善光寺、時年十九、山僧皆墮涙、後歸大磯、住高麗寺云、祐成僕鬼王團三郎請

從行焉、兄弟不聽、還伊豆、後削髮爲僧、祈其冥福、鎌倉訛言、頼朝遭害、政子聞之驚悲、範頼慰諭曰、範頼在、假有大變、勿以爲憂、頼朝聞而深惡之、六月七日、頼朝還鎌倉、二十二日、頼朝抑多氣義幹奪食邑、初義幹之邑與八田知家邑接界、爭勢相惡、會曾我兄弟復父讎、遠近騷擾、知家聞變將往、乃謀陷義幹、竊使人誘義幹曰、知家將來襲、當爲之備、義幹以爲信、勒兵自守、又遣使謂義幹曰、聞將軍狩獵有戒、諸將悉集、我將與公俱行矣、義幹益疑而不聽、知家至富士野、見頼朝、譖義幹有姦謀、頼朝召義幹、與知家辨晰、義幹不能自明、遂得罪、是月、旱、秋七月二十四日、横山時廣獻九足馬於頼朝、頼朝曰、奇獸無益國、命放之外濱、八月二日、鎌倉流言、範頼懷異圖、頼朝詰問、範頼大懼、獻誓書自訟、頼朝見其誓書署源範頼曰、範頼謂於我有骨肉之分乎、何得妄稱源姓、乃使大江廣元讓其使大夫屬重能、重能曰、參州實故左馬頭殿之子、

而幕下之弟也、總者參州爲追討使赴西海、幕下以弟聞于朝廷、既載之官符、豈僭冒乎哉、廣元以白頼朝、不復出言、重能還告、範頼益懼、十日、頼朝夜聞床下有人氣息、急呼衛士、結城朝光宇佐美祐茂梶原景季等發床獲一人、乃範頼力臣當麻太郎也、曰臣視參州憂迫、欲聞幕中之議耳、掠治之、無異辭、遣問範頼、固陳不知、於是命工藤宗茂宇佐美祐成逐範頼於伊豆、拘置修禪寺、十八日、範頼臣橘太左衛門江瀧口梓刑部丞等相聚據濱館舉兵、頼朝遣結城朝光梶原景時仁田忠常等誅之、景時勸殺範頼、頼朝遂遣景時及其子景季景高等、以其手兵五百、攻範頼於修禪寺、事出不意、範頼不及擐甲、彎弓射之、殺傷頗多、既而矢盡、放火自屠而死、景時獲首於火燼中、於是頼朝諸弟僅有僧全成、將府孤立、無復彊援、遂啓北條氏篡弒之漸矣、是月、敕修粟田宮祭、冬十月十一日、行幸日吉社、十一月十七日、武藏鷲宮神座前血流、

十二月十三日、常陸人下妻弘幹謀殺北條時政、事覺、賴朝捕而殺之、是歲、敕禁錢貨交關用宋錢、賴朝以大友能直爲豐前豐後守護職、補鎭西奉行、

五年甲寅、春正月六日、行幸齋院五辻第、避方忌、二月十九日、又行幸五辻第、二十七日、置樂所、三月十六日、鎌倉日無光、二十八日、有盜入大內放火、捕獲之、二十九日、修法華八講於長講堂、著爲永式、夏四月三日、行幸金剛院、避方忌、五月十九日、行幸八條院、避方忌、六月五日、祈晴、晦、後白河帝廟鳴動、秋七月十二日、行幸五辻第、避方忌、十五日、廣田夷宮鳴動、十九日、祈雨、二十日、宇都宮朝綱掠領公田一百餘町、國司行房訴之、勅拘致其身、朝綱拒詔使而不至、乃下官符責其重犯、流朝綱于土佐、二十六日、行幸五辻第、避方忌、八月三日、松尾社司言、靈木無故僵、十一日、行幸五辻殿、避方忌、是月、內大臣中山忠親罷、十七日、八條院所居

火、十九日、賴朝殺安田義定、義定子義資、嘗挑賴朝侍女、爲梶原景時所發處斬、義定坐罷淺羽莊地頭職憤怨、有告其反者、於是殺之、源義光孫義清之子也、二十七日、地震、九月九日、大雷、二十二日、以慶興福寺大赦天下、冬十月十九日、行幸五辻第、避方忌、十一月二十三日、行幸押小路第、避方忌、十二月朔、祈晴、二日、行幸稻荷祇園、十七日、行幸法金剛院、避方忌、是歲、賴朝遣三條有範衞京師、定寺社奉行掌神社佛寺事、

六年乙卯、春正月十七日、行幸押小路第、避方忌、先是後白河法皇敕僧重源修造東大寺、賴朝資米一萬石、黃金一千兩、絹一千匹、久而未成、賴朝復給播磨租稅于東大寺、令僧文覺董役、又命佐佐木高綱採材於周防、畠山重忠梶原景時等造諸佛像、至是成、賴朝將往慶之、適流言行家義經餘黨謀狙擊賴朝、廼遣比企能員等先發、二月十四日、以畠山重忠爲先驅、賴朝與政子賴家

發鎌倉、晦、御大內、三月朔、日有食之、四日、賴朝路經勢多、延曆寺僧徒擁路縱觀、賴朝遣橘公業諭之曰、武將無下馬之禮、公等無怪、僧徒未答、賴朝直進、橫弓揖之、僧徒拜伏、遂入京師、九日、賴朝謁石淸水及左女牛若宮、十日、至奈良、是日、行幸東大寺、十二日、地震、慶東大寺、賴朝慶以馬一千匹、會僧徒以事與護卒忿爭、梶原景時諭之、接待倨傲、僧徒益怒喧鬧、賴朝乃遣結城朝光、朝光進跪曰、我前右大將使者也、僧徒聳然、朝光徐曰、平相國焚燬本寺、凶暴極矣、今源氏傾力營構、不遠數百里而來慶、公等奈何不思所以謝之、而妄啓爭端、僕竊爲公等不取也、僧徒愧服曰、勇士哉、貌美言辨、又能知禮、請問其名、朝光曰、我結城七郎也、事乃解、景時銜此惡朝光、將家奉佛、亦不異於朝廷、故擧世莫不趨向、僧徒乘機爭唱其說、以誑誘衆庶、於是諸宗紛紜相踵而興、是日、前內大臣中山忠親薨、嘗著水鏡山槐記、十三日、車駕還宮、十四日、

賴朝還京師、後屢朝謁、夏四月五日、畠山重忠訪僧高辨於栂尾、將造其居、高辨之徒、遙望煙塵、謂京師火、高辨曰、不然、當有勇士來、是其兆也、有頃重忠至、談華嚴而去、六月二十五日、賴朝還鎌倉、畿內西海將士皆從、賴朝之在京師也、招高橋榮子厚遇之、榮子僧章壽女、爲後白河法皇所寵、以故及帝時屢出入宮掖、希賴朝旨、每竊報朝廷消息、秋七月十六日、武藏地頭平賀義信在任有政聲、甚得民歡心、賴朝以書褒嘉、揭其廳曰、凡守國者、當則義信、是後國司治皆依倣焉、義信解職之日、民庶無不思慕焉、源義光孫盛義之子也、

賴襄曰、國之大政二而已矣、曰兵、曰食、二者國之所以盛衰也、有兵無食、無以養之、而食之所以生者、在於民、故民爲本、食次之、兵又次之、我邦先王常自儉以撫其民、撫其民、所以豐其食、其食豐、故其兵强、以威制海外諸國、是王政所以興隆、禮文所

以備具也、其後徒事禮文、而遺其本、流爲奢靡、克剝其民、而委兵於將吏、將吏自以其計策、蓄粮餉養士卒、而朝廷不省、是王政所以衰頽、而武門代之興也、於是置守護地頭於諸國、以掌兵、每段課五升、以調食、而天下一變矣、世知源賴朝之雄略蓋世、能創此業、而不知所以能成其業自有其本也、觀其奏錮所領九國逋租、因請諸國准之、又奏兵興以來、民不暇農、關東疲弊殊甚、自今量民力、收賦稅、以平賀義信爲武藏地頭、有惠政、因旌之、以風凡任民牧者、其定陸奧、令凡政皆因秀衡舊規、勿有所變更、亦慮擾民也、嗚呼當是時、天下方貴驍虓之將、喜進取之功而已、而賴朝獨孳孳以養民爲務、可謂知爲政之本矣、唯然、是以能歲歲出師、一舉殪義仲、再舉殪宗盛、三舉夷泰衡、四海之內、一草一木無不靡從其風、以遂刱建無前之大業、其本在於此、曰、在於此而已乎、曰末也、賴朝嘗見侍臣衣服麗都、

曰、汝不見千葉常胤土肥實平等所自奉乎、彼其志在多養兵卒、爲國建功、汝小臣乃敢爾、命取刀、親截其裔、夫賴朝戒小臣、引常胤實平、己之所領、雖什百倍常胤實平、而不敢奢侈可知矣、是其所以當多事之日、能錮逋租、養民力、而不患不足也、賴家實朝坐享其業、蓋不能然、能然者、乃北條氏所以盛衰相徵也、

八月二十八日、賴朝令關東莊園及陸奧出羽等曰、自今諸地頭有隱强竊二盜及博徒者、一切罷其職、以授捉搦之者、九月三日、賴朝命修理平泉寺塔、六日、大風、成勝寺延勝寺門倒、冬十一月十日、以權大納言藤原良經爲內大臣、良通之弟也、十一日、避方忌、十九日、御大內、十二月九日、還閑院、二十八日、行幸五辻第、避方忌、

七年丙辰、春三月二十三日、御大內、是日、左大臣藤原實房罷、二

十六日、初觀賭射於大內、夏四月二十三日、檢非違使別當日野兼光薨、兼光對策及第、累歷要職、建久二年爲檢非違使別當、興復廢絕、聽務修舉、有幹事之稱、時有失釜者、就其隣家索獲之、隣人不服、訴於官、乃召問之、其人辨曰、我躄也、每控地而行、非手則不能寸進、何得持釜去也、衆以爲然、失釜者訟而不已、兼光判以釜予被告者曰、汝言有理、我知告者爲妄也、盜喜、即以頭戴釜而去、兼光呼回詰之、盜竟服、嘗著姉言記、五月九日、避方忌、六月二十五日、初平氏赴鎭西也、平知忠年甫三歲、乳母子紀友方攜徃備中宮內、居數年、至伊賀寓山中僧舍、後潛還京師、匿于法性寺側、平盛嗣藤原景清聞之皆至、諸舊臣稍稍來屬、謀襲賴朝妹婿藤原能保、京師騷擾、能保請賴朝、延後藤基清自衛、於是使基清率兵擊知忠、知忠兵二十餘人拒戰而死、知忠與紀友方俱自殺、時年十六、知盛之子也、盛嗣景清遁去、景清後出降于賴朝、屬之

和田義盛、義盛苦其不遜也、辭之、乃屬於八田知家、景清終不食而死、盛嗣變姓名、仕但馬人氣比道廣、爲其厩卒、因通其女、每浴馬爲馳射狀、道廣知其盛嗣而不問、旣而隨道廣如京師、遊故妾家、妾家告之源氏、乃令道廣捕之、道廣遣力士數人、候其浴園之、盛嗣罵曰、奴輩吾欲遁即遁、而不欲累主人、出而就擒曰、吾不欲受縲紲、與腰帶縛焉、道廣送之鎌倉、賴朝面讓之曰、盍死於壇浦、對曰、欲擁一平氏胤以復舊業耳、又問曰、聞汝依義經、有諸、盛嗣曰、否也、竊在京圖判官而不遂、爾來頗儲利刄銳鏃、欲一試之於將軍之身、賴朝意欲赦之、慮其爲後患、遂斬之由比濱、先是平氏遺臣平忠房盛久宗助藤原忠光等或結黨起兵、或毀形變服、狙擊賴朝、事皆不成、相繼擒殺、至是黨與悉平、初平氏之亡、維盛佯爲赴水、潛匿紀伊那智、而世莫知其詳也、後百四十餘年、護良親王避亂十津河、土人戶野兵衛者自謂、吾祖嘗保護維盛於此、世

始知維盛嘗匿十津河矣、維盛從子親實亦匿近江、轉入越前、以織田爲氏云、是月、有物如兇首、見法性寺清水寺、秋七月二十一日、造朱雀藻壁偉鑒三門、冬十月二十五日、謁石清水宮、十一月五日、行幸賀茂社、二十三日、御大內、避方忌、二十五日、關白兼實罷、以前攝政基通爲關白、初刑部卿藤原範兼女範子、嫁法勝寺執行能圓、生女在子、能圓與平時忠及時子、異父同出也、以故範子入宮、爲帝乳母、號刑部卿三位、平氏奔西海、能圓亦從焉、範子諸父範季、嘗鞠養帝、帝之踐祚、亦與有力焉、範子往依之、至此賴朝欲納女於宮、通權大納言土御門通親與範子私、亦欲納在子與承仁法親王、及上皇宮人高橋榮子謀、覘伺帝擧動、陽以賴朝意勸帝勤政事、省遊豫、而密告賴朝、以帝意不懌、因設詭辭、離間中宮及兼實、由是中宮寵衰、遂出宮、兼實罷職、使兼實弟慈圓辭天台座主、以承仁代之、賴朝大恚、在子遂入宮生皇子、通親養之

於私第、稱今宮、通親稍用事、世人目曰源博陸、十二月九日、太政大臣兼房罷、二十一日、還閑院、是歲、賴朝再遣中原親能衛京師、以武藤資賴任太宰少貳、爲鎭西守護職、管九州二島、大監小監大典小典錄事參軍等屬焉、稱守護所、後其號令准鎌倉六波羅、矣、子孫世襲其職、專掌府事、竟以少貳氏焉、是後朝廷雖相繼任府官、皆爲空名、

八年丁巳、春正月十日、行幸蓮華王院、避方忌、三月十六日、自閑院遷御齋院大炊御門第、是月、以藏人橘兼仲夫妻妖言、流兼仲於隱岐、妻於安房、囚僧歡心、夏四月二十二日、觀七條院、閏六月二十五日、大風、東大寺廻廊倒、是夏、天下疫疾流行、

九年戊午、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九日、徙御大炊御門第、十一日、立皇子爲仁、爲皇太子、卽日傳位於皇太子、帝素惡賴朝秉兵權、制朝廷、然力不能制、賴朝妹夫藤原能保以女妻藤原良經子道家、

道家女適藤原實宗子公經、繇此縉紳多爲賴朝耳目、後白河宮人高階榮子亦媚附賴朝、帝益惡欲遜位、諮之賴朝、賴朝屢陳不可、不聽、關白基通權大納言土御門通親贊成之、帝意乃決、時儲貳未定、帝意在爲仁長仁二皇子、而疑所立、齋戒登石灰壇、拜大神宮者七日、探鬮卜之、得爲仁、帝雅意屬長仁、以卜不從頗不樂、及上食輟箸不御、沉吟久之曰、無如之何、無如之何、左右不知故、時在子陪膳、帝顧曰、往語通親、今宮膳羞宜加意、在子悟其意、喜不自持、走告通親、通親亦大喜、議者謂故事無沙門外孫履天位之事、通親毆其議、關白基通亦贊成之、帝敕通親、養在子爲子、遣使鎌倉言立今宮之意、使者未還、既立今宮、是爲土御門帝、帝世諸國例貢多闕、如御座御簾、無復貢進者、至募內舍人成功三千匹以修造之、及地頭布滿國郡、則宰吏莫所資給、故臨時募以受領、亦無復應者、朝廷益困、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八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土御門天皇

土御門天皇、諱爲仁、後鳥羽帝第一子也、母承明門院在子、法勝寺執行能圓女也、建久六年十二月二日、生、九年正月十一日、立爲皇太子、即日受禪于閑院、以關白基通攝政、右大臣藤原兼雅、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良經、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大炊御門賴實、竝如故、十九日、內大臣藤原良經罷左近衛大將、權中納言藤原家實兼左近衛大將、家實基通之子也、二十日、尊後鳥羽帝曰太上天皇、上皇決政院中、以權大納言土御門通親爲後院別當、通親據外戚之權、專弄威福、九條兼實雖不預朝政、每憤之、賴朝聞而切齒、二月二十日、御大內、三月三日、帝即位於太政

官廳、時年四歲、尊準母前齋院範子內親王曰皇后、冬十月二十七日、御禊、十一月十四日、以右大臣藤原兼雅爲左大臣、權大納言大炊御門賴實爲右大臣、二十二日、大嘗、

正治元年己未、春正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雷、地震、十三日、征夷大將軍源賴朝薨、年五十三、先是稻毛重成造橋于相模川落之、賴朝臨會、歸路墮馬疾作、至是薨、適上皇將幸蓮華王院、聞賴朝薨而罷、賴朝好和歌、善射、屢令將士講流鏑馬牛追物笠懸、親試其優劣、常以節儉率下、召藤原俊兼、衣服鮮麗、賴朝命取其刀、親截其裔、戒之曰、汝有材幹、盍守儉素、若千葉常胤土肥實平等介冑武夫、不曉禮法、而其采邑之大、亦非汝之比、猶能蟲薄自持、以富其家、多養士卒、志在建功、汝何不思之、其在京師、詣四天王寺、藤原能保等課所領郡邑、各將獻酒食、賴朝聞之、慮其擾民糜財、命止之、遠近稱焉、後白河法皇欲悅賴朝、悉出祕府名貴、令中使

齎至曰、是朕所愛、卿在東國、或有未見者、須展看以慰旅勞、賴朝拜謝曰、聖恩洪大、陛下所寶、賤臣何敢寓目、不敢展開、謹具上、法皇初謂賴朝必悅、於是中使歸報、法皇頗慚、賴朝爲人面大而身短、風度溫雅、音吐亮朗、沈毅有度量、算不前定、未嘗擧事、故軍無敗衂、將士畏服、然猜忌寡恩、骨肉功臣多遭殺戮、賴朝年三十四起兵、六歲夷平氏、握天下兵馬者十五年、賴朝常曰、吾首不斷者池殿之恩、吾髮不剃者盛安之忠也、賴朝疾、贈書九條兼實曰、今歲入朝、欲正朝儀、不幸罹病命也、乃歿、長子賴家立、賴家小字一萬、年甫七歲、習被甲騎射、九歲學射下河邊行平、既長趫捷善武藝、政子削髮爲尼、而與聞政事、畠山重忠受遺命輔衛焉、

論贊曰、源賴朝以伊豆一羈人、誅鋤平氏、雖由奉辭討罪、而雅量弘度、亦有足以服人心者、故能開覇府于鎌倉、傳業三世、諸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上爲天子、逮捕逋逃、而兵馬之權、實歸

于已、其術亦深矣、究其所由、則朝廷有以啓之也、夫敵王所愾、而獻其功、雖十世宥之可也、後白河法皇逼於行家義經之請、降追討勅、賴朝籍爲口實、奏請不已、曲在朝廷、遂失控馭之術、此國家興廢之所係也、

賴襄曰、余嘗踰函嶺、望八州之野、北控奧羽、知源氏基業深且遠矣、世傳八幡公臨終遺書其家曰、吾後世必有操天下之權者、雖信否未可知、非無其謂也、蓋我王化自西漸東、東之强悍難服、足以敵全國、雖中古勦治、纔就條緒、叛服不常、每爲國患、而廟堂不以爲憂、蓋綱紀之弛非一日也、相門爭寵、骨肉相軋、而不能制也、盜賊公行、劫公卿、焚宮闕、而不能禁也、則何暇恤邊疆哉、而夫貞任家衡等、皆桀黠之才、足以乘而逞焉、微源氏父子、封豕長蛇、荐食上國、誰能拒之、其有大功德於天下、如此、而朝廷酬功、不塞其什一、賴義遷任、適致困斂、義家官不過四

位衛尉、子孫或以罪誅、或以謫逐、保平之亂、又鬩其骨肉、殘亡垂盡、何報施之倒也、天之福人、縮於父祖、則贏於子孫、固其所也、故源氏之福大發於賴朝、遂得司天下之權、義家備預睹之耶、然余嘗謂、天下之權歸源氏久矣、而源氏不自知也、賴義義家經略東北、捍護其民、前後十有五年、而朝廷如不關知焉、及其奏功爲將士請賞格、遷延不決、甚而目以私鬪、停之官符、使其以私恩噢咻之、則是朝廷自舍其征伐刑賞之柄、而付之源氏、遂令東北豪傑曰、寧背天子、勿負源氏、當是之時、使義家一唾手起、則函嶺以東、非朝廷之有、不必待賴朝也、而不敢失臣節、以終其身、乃所以貽慶子孫也、舊志稱、賴朝之逃伊東也、心私祝曰、願得主關東八國、否則猶領伊豆、得以報伊東氏、由是觀之、其初念不過割據一隅、而豪傑之素附焉者、爭爲之用、兵鋒所嚮、莫不克捷、又得廷臣抱才而不遇者、以輔其所不及、而

會於國家綱紀極墮之時、碁布所謂素附者於七道、而坐制其命、是雖其智術有以劫持上下、籠絡一世、則亦時勢之自至焉、而其源實出於父祖之餘慶焉爾、吾嘗聞之縉紳之家、鎌倉之興、大江三善之徒、有竊抱民部省簿記而往者、亦可以見人心所向矣、夫王家自放失其權、而莫之或收、民安所倚哉、於是王族之任其器者、代而操之、以宰天下、亦不得已之勢也、源氏以清和之胄、世勤勞王事、以至於賴朝、經營艱苦、刱建大業、以致天下小康、而不敢僭踰、恭順其跡、又再傳乃亡、天未艾源氏之福也、是以足利氏、新田氏、皆以清和之源、更起宰天下、而皆以上將代操國權、以服事天子、莫非襲賴朝之故者、則是賴朝爲天下萬世、創不得已之事、以立不可踰之限、而君臣之際、兩得其宜也、不然、焉知莽操懿卓不接踵我國哉、雖曰賴朝有功德於天下、勝其父祖可也、

又曰、源賴朝深知天下之形勢、其經營天下、備有次第、大要不自用而用人也、其起於東國、躬被堅執銳、與敵血戰者、石橋一役而已、親與平氏對軍者、富士川一次而已、已而入據鎌倉、用八州豪傑以自衛、如曹操據兗州、高歡據晉陽、蓄力養威、以觀天下之釁、未嘗輕用其兵也、及源義仲起、則一自將大兵臨之、徙其跡於北陸、何哉、八州雖形勝之地、不得甲信、則不成國、後世伊勢氏擅八州、而不得一西其鋒者、甲信爲人所塞也、賴朝蓋知之矣、已得信濃、出兵中原易也、而不肯出、使義仲先試之、義仲百戰、挫平氏之鋒、而其鋒亦少鈍矣、於是賴朝徐起以制其後、故用力約、而收功倍、是義仲亦爲賴朝所用、猶其用範賴義經也、世傳範賴不若義經之精悍、而賴朝同視之、又惡彼愛此、獨遣此先往、及其久無功、乃命於彼、不知醫之善治疾者、既用硝黄、又用朮苓、義經硝黄也、不可獨用、必配範賴之朮苓、然

後可以奏効、一谷是也、捕鹿者、掎而角之、掎者不綴、鹿將覺而先遁、故先遣範賴掎之、而後以義經角之、以獲平氏、屋島壇浦是也、如人有左右手、右手尤可用也、而無左手、不能成右手之功、故賴朝善用人、而已收其功者也、其用範賴義經也、猶向之用義仲也、是以既收其功矣、則殺所用者、無足怪者、當東南未定、置奧羽於度外、如趙匡胤之後大原、知其不可不大用力也、其既定矣、於是乎再自將大兵以治之、然亦非不用人也、初令泰衡殺義經、已殺義經、則以其不早殺、爲泰衡之罪、以起兵端、是互用泰衡與義經、以取奧羽也、豈翅此哉、用藤原兼實與十議奏、以制朝廷、用六十六人追捕使、以制七道、其終始用人以經營天下、可不謂巧歟、然而不察北條氏之袖手而簒其成功、其巧猾猜忍、自剪手足、足以資其簒耳、則是己亦爲北條氏之所用、而不自知也、可不哀哉、

山縣禎曰、王室之衰弱、由來久矣、其失道亦非一日也、至於保元治承之間而極矣、其不能復制馭天下、雖兒童愚夫亦知之也、頼朝當其時、因父祖之餘威、一擧兵而誅木曾氏之暴、討平氏之逆、坐制天下、如取掌上之物焉、何其易也、世有以頼朝首簒王權責之者也、則頼朝亦不得逭其罪矣、雖然時勢之至於此、蓋有雖頼朝、亦不自知其然者也、豈非天耶、

十九日、山科山陵鳴動、二十日、右大臣大炊御門頼實罷右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土御門通親兼右近衛大將、通親雅通之子也、初通親欲得右近衛大將、奏以權大納言大炊御門頼實超內大臣藤原良經拜右大臣、使之辭大將、遂兼之、二十六日、敍左近衛權中將源頼家、總督諸國守護、一如頼朝、二月六日、雷、三月五日、頼家以後藤基清有罪、罷讃岐守護、以近藤國平代之、是爲頼家改父政之初、時人譏之、初基清與中原政經、小野義成、仕頼朝妹婿

藤原能保、及能保薨、三人圖殺土御門通親、通親匿法皇宮、使人請頼家、源捕三人處流、參議左近衛中將藤原公經、右近衛中將藤原保家、右京大夫藤原隆保等、嘗與頼朝能保善、至此皆獲譴、時人謂上皇本無偏頗、憸人生事誤君也、八日足利義兼卒、義康之子也、長八尺餘、膂力過人、資性循良、頼朝嘉其忠貞、命北條時政爲子婿、篤加親待、十九日、流僧文覺于佐渡、文覺資性傲狠、至老不悛、身在山林、謗訕朝政、時後鳥羽帝喜佚遊、怠政事、皇兄守貞親王有時望、文覺竊欲謀廢立、然以頼朝在不敢發、及頼朝薨、陰圖不軌、事洩處流、文覺踴躍大罵曰、我已老憊、餘喘無幾、借如有罪、何不放近境而棄逐遐陬、我死爲厲、必迎毬杖冠者于此、帝幼好擊毬、故爲是言、竟不食而死、時年八十、先是妙覺齋文覺書至鎌倉、就大江廣元陳情謝恩、頼朝感重盛德、留而厚遇、欲補一寺別當、不果而薨、至是妙覺在高雄、頼家恐其爲變、捕斬之、年二

十六、夏四月朔、頼家移問注所於郭外、初頼朝設問注所於幕府、衆人喧囂、頼朝稍厭之、及熊谷直實與久下直光忿爭、遂移之三善康信家、至是移之於郭外、康信爲執事日久、聽決詳當、府無寃結、十二日、政子禁頼家不許親聽訟、命北條時政、義時、大江廣元、三善康信、中原親能、三浦義澄、八田知家、和田義盛、比企能員、安達盛長、遠元、梶原景時、藤原行政十三人、事無大小參決、禁他人徑啓稟、時政以外祖執權、權勢翕赫、將士畏怖、時小笠原長經、比企三郎、和田朝盛、中野能成、細野四郎、皆以便佞見寵昵、二十日、頼家使梶原景時等下令曰、五人家屬、雖爲横暴、士庶不得抗捍、違者疏名處流、且言五人之外、非有命勿入見、頼家荒淫日甚、尤好蹴鞠、不省政事、而時政如不聞知、務施私惠收人心、二十七日、改元、是日、幕府命東國地頭等、因水利墾闢荒地、若有稱田園荒蕪租税減耗者、改補其職、五月十六日、鎌倉地大震、二十一日、前

左馬頭源隆保坐事流于土佐、流僧有慶于淡路、是月、京師大水、六月十三日、御大內、二十二日、以右大臣大炊御門頼實爲太政大臣、左大臣藤原兼雅罷、以內大臣藤原良經爲左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家實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土御門通親爲內大臣、時祈雨、秋七月十日、參河飛驛報曰、室平重廣帥群盜作亂、時頼家聞安達景盛妾美、欲奪之、十六日、命景盛往擊重廣、景盛不欲往、託事辭命、頼家讓曰、參河汝父守護地、不可使他人當其事、景盛乃發、二十日、頼家遣中野能成奪景盛妾、寘之小笠原長經家、尋徙北向御所、寵傾一時、唯長經等五人得出入、八月十六日、遣權大納言源通資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十八日、安達景盛聞賊已遁走而歸、則頼家已奪其妾、絕愛幸之、梶原景時讒景盛曰、以妾故怨望、十九日、頼家召小笠原長經等五人、謀誅景盛、將士聞之皆來聚、政子大驚、自往景盛父盛長家、使工藤行光謂頼家曰、

先君卽世、三幡亦繼沒、而忘哀弄兵、是禍亂之源也、景盛素有契分、先君特加優待、儻所犯有迹、我當親鞫問定罪名也、今不審虛實、欲妄行誅殺、事若無實、悔之何及、而猶加之兵、我將先受其矢、賴家懼而止、將士皆歎賴家狂暴、大江廣元謂衆曰、昔鳥羽帝奪源仲宗妻、流仲宗於隱岐、安在其無故事、二十日、政子懼其再生嫌隙、徵景盛誓書、使佐佐木盛綱齎送賴家以和解之、因諭賴家曰、昨日之事、輕躁莫甚焉、凡視汝所爲、倦政事而不恤民隱、耽嬖妓而不畏譏議、擯斥忠良、褻受佞邪、先君常禮遇諸將、稱呼不名、如長淸義時、稱加加美江馬、汝動輒名之、擧動如此、豈得鎭撫海內哉、先君敦睦親屬、波及姻黨、諸源北條、常被眷遇、及汝世、恩禮衰薄、人懷怨恨、願少留意、勿及於悔、賴家般樂如故、是日、上皇幸熊野、是月、越後大水、九月八日、上皇還自熊野、十七日、幕府令諸國守護催督大番、初朝廷徵諸國武士、宿衞京師、稱大番、交替以

三年爲限、武士甚苦之、及賴朝秉兵權、遣其腹心、徵發大番、警衞京師、因奏請減三年爲六月、武士皆德之、十九日、祈晴、冬十月、賴朝嘗召諸源、及千葉三浦小山結城等諸將、親抱子實朝、諭之曰、此兒吾所鍾愛、卿等戮力輔翼之、及賴朝薨、結城朝光深感殊遇、不忍復立府廳、欲爲僧資其福、以其有委託之命未果、一日衆中微啓其端、有忠臣不事二君之語、梶原景時諂之曰、朝光常懷怨望、誹謗當世、有忠臣不事二君之語、是何等語、宜蚤除之、賴家將從之、二十七日、阿波局密告朝光、朝光聞而大懼、造其所善三浦義村問計、義村曰、事急矣、不得無一奇策、文治以來、彼肆讒毒、多殺無辜、衆人寃憤、痛入骨髓、若不早圖、禍必及主君矣、然吾等擅動干戈、安知不招禍難、請謀之宿老、乃招和田義盛、安達盛長、告之、二人曰、不如與衆連署訴之、顧誰能草之者、義村曰、源仲業有文筆、又與彼相惡、請命之、廼招而告之、仲業抵掌曰、敢不奮筆、二

十八日、招諸將士會於鶴岡社、於是千葉常胤、三浦義澄、畠山重忠、小山朝政、比企能員、葛西淸重、佐佐木盛綱、岡崎義實、天野遠景、工藤行光等來會者六十餘人、誓神除景時、獨朝光兄小山宗政不加署、頃之仲業訴狀成、有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之語、義村嗟賞、乃與衆連署、與義盛倶因大江廣元呈賴家、廣元欲講解之、猶豫不決、十一月十日、義盛問廣元曰、訴狀已呈否、廣元曰、猶在我許、義盛瞋目曰、卿關東耳目、奈何畏憚景時、不顧衆怒、廣元曰、吾憫彼殄滅耳、非畏彼也、義盛叱曰、卿遲疑曠日、非畏彼而何、辭色倶厲、廣元謝曰、請速呈之、十二日、呈之賴家、賴家延示之景時、命令辨折、景時不能答、十三日、景時將親族奔其邑相模一宮、子景茂有寵於賴家、獨留鎌倉、十八日、賴家宴於比企能員家、景茂從之、賴家謂之曰、汝父擅權陵蔑諸將、諸將皆怒、時仲業行酒、景茂對曰、臣父洊荷故幕下殊遇、幕下謝世後、上失所賴、今

何所恃、而縱肆哉、仲業肇端、利嘴鋒刃、辭色不撓、人稱其對、二十七日、覲上皇于二條殿、十二月九日、景時潛還鎌倉、十六日、以皇弟長仁守成爲親王、十八日、賴家使義盛等逐景時、毀宅捨永福寺、景時復走一宮、竊設戰備、二十四日、卜定肅子內親王爲齋宮、

二十九日、幕府以小山朝政爲播磨守護、

二年庚申、春正月二十日、梶原景時乘夜西走、將赴京師、賴家遣三浦義村、糟谷有季、比企能員等追擊、景時父子行到駿河淸見關、會蘆原小二郎、飯田五郎等、群聚習射將歸、見而怪之、欲殺之、景時馳而過、衆急追之、景時度不可免、還戰狐崎、斬飯田四郎、旣而吉香友兼等來擊、景時景季景高景茂等三十三人皆敗死、明日衆獲景時父子首於山中梟之路、先是景時謂子弟曰、駿河吉香友兼勇冠一國、吾得過其門、則無復可患焉、果爲所殺、初景時蒙讒、謀立武田有義爲將軍、竊通書於有義、約倶至京師、誘鎭西

衆以擧兵、有義許之、有義弟信光聞而懼、將按檢之、至有義宅、有義覺而逃去、信光入其家搜索、得景時書、上之賴家、二十三日、三浦義澄卒、義澄義盛等攻戰數年、蕩平强寇、其功居多、以故賴朝待三浦族最渥、凡軍旅機密、義澄等多所參預、卒年七十四、二十四日、幕府奪加藤景廉食邑、以與景時交深也、二月二日、賴家命波多野盛通捕景時黨勝木則宗、盛通從後抱持之、則宗多力、挺刀欲刺盛通、畠山重忠在座、急握其腕、骨碎氣絕、遂擒之、使和田義盛鞫問、則宗曰、景時使臣移書西海黨類曰、景時奉密敕管鎭西、宜來會京師、於是景時叛謀愈露焉、五日、初景時欲補侍所別當、以和田義盛居職未得便、時其遭喪數日不出、請暫假其職、言之甚切、賴朝難違其意、遂許之、待義盛之出解之、而景時巧詐百端、不肯解職、至是義盛復職、六日、賴家欲賞盛通、眞壁紀內曰、捕則宗者重忠也、非盛通也、賴家問之重忠、重忠曰、盛通實捕之、臣

何與焉、退讓紀內曰、武夫以正直爲本、子何誣妄至此、澁谷高重謂衆曰、景時何不撤橋拒戰、而遽爾就戮、重忠曰、倉卒何暇撤橋、安藤右京曰、畠山殿將帥也、不知細務、頃民家燒之橋上、俄頃而辨乎、初景時讒義經、將士皆憤嫉、然畏其桀猾不敢營救、及敗死、聞者快之、謂義經爲祟、景時爲人材武狡獪隱慝、有口辨、嗜和歌、賴朝愛其才幹、日親任、景時怙寵欺罔陵侮、無所不至、遂取破滅矣、

阪井華曰、景時之讒義經、史以爲本於壇浦之怨、固然、然亦有所恃也、誰恃也、恃時政也、時政老姦雄傑、以賴朝之親、攝軍國之權、其有志天下、蓋非一日也、而平居所忌害、莫義經之甚也、義經智勇無雙、新有大功、而諸將畏服、雖欲除之、其方無得而施也、獨計以爲景時曾與之忿爭、使之惡之、必其所欲、而景時亦以爲時政勢位强盛、可倚以報舊怨、於是風旨微情、不約投

合、而讒遂成矣、夫小人之於利害、講之極明、無利於己、雖惡其人、而不敢讒、及其有利、反是、景時即小人之最者、豈無所恃、而遽讒至親大功之人、以自失其利哉、袁盎辱趙同於文帝之座、而同不能復讒盎、景時之與義經爭、三軍所齊覩、賴朝亦必聞之、而遽讒之於賴朝、賴朝必以爲報怨、而不信矣、且當此之時、賴朝與義經嫌隙未明、特藏之於意中耳、而景時譖讒、一無所避、豈無所恃而能哉、蓋時政與政子、日夜媒蘖義經之短、顧其奸謀深至、人不能得而覺、而景時狡獪多智、投其機而報其怨、是以深言切譖、而賴朝不疑耳、曰讒義經、宜恃時政、讒重忠、恃何人乎、曰、亦恃時政也、讒義經、未見其實恃時政、讒重忠、始見其實恃時政也、何則時政所最忌義經也、次莫如重忠、重忠親爲時政之子婿、而勇武出於諸將之上、故讒之以反逆、外如爲賴朝削北條氏之黨者、而實以適時政之心也、當此時、北條氏

之勢方熾、諸將不敢出一語以議其事、意賴朝之聰、或不能無疑、於其大盛、而景時獨剌其黨而弗顧、於是乎見嗾之讒義經者、出忠國家、而非報私怨也、是以賴朝之寵日隆、而時政之計亦始成矣、景時既得賴朝之寵、於是讒虐橫肆、無所不至、是亦小人之常情也、卒之至諸將連訴、走死道路、而不能復恃時政之勢、蓋時政陰收其用、以成其志、而及其志既成、則不復顧之、以令嗾之使之讒譖者、如己一不相知、此其所以奸謀深至、傑出萬人、而奪賴朝之天下於指顧中也、嗚呼、景時當其得意陷人也、肆虐可畏如彼、而及一旦自陷、則橫死可憐如此、凡恃人而不能自恃者、孰不踏景時之禍哉、

十一日、權大納言藤原經房薨、初平氏用事、時有大議、則每諮詢於經房、平氏滅、賴朝起、亦聞其爲人、屢通慇懃、以故經房深自結于賴朝、竊望其薦己、文治初賴朝爲天下總地頭、經房贊成有力

焉、自是頼朝每有所擬請事無巨細、因經房奏達、遂薦爲議奏、人或有譏諸頼朝者、頼朝不聽曰、經房素有貞臣之譽、且吾所擬請、一因彼奏達、未見其不可也、如此之言、莫出諸口、其日錄曰吉記、三月三日、鎌倉大風雨、二十一日、上皇幸春日社、夏四月朔、以北條時政任遠江守、十五日、立守成親王爲皇太弟、內大臣土御門通親爲傅、所生藤原重子有寵上皇、以故守成鍾愛超諸子、通親察知、勸上皇立之而爲傅、威權益隆、二十六日、安達盛長卒、年六十六、五月十日、奉幣二十二社、祈國家安靖、十二日、幕府禁念佛僧、褫其袈裟焚之、有伊勢僧稱念、大言曰、冠帶緇衣、各自爲用、何褫之有、且當今之政、佛法世法、將俱泯矣、二十八日、陸奧新熊野社僧爭院領界、頼家視其地圖、援筆抹圖中央曰、廣狹命也、不能費案檢、凡疆場之訟、以此爲準、叩不厭心、不如毋爭、六月二十一日、岡崎義實卒、二十八日、上上皇中宮號曰宜秋門院、秋七月十

六日、前左大臣藤原兼雅薨、十九日、祈雨、八月二日、頼家以佐佐木經高有罪、罷阿波淡路土佐守護、先是有人告大和賊謀犯京師、經高即徵發淡路阿波土佐三國兵、京師爲之騷然、上皇怒其蔑如國司、擅興兵驚擾輦下、下幕府按治、褫守護奪食邑、九月二日、頼家遊海濱、聞朝夷名義秀善泅、命試其技、義秀游泳數回、乍深沒不見、衆驚恠、須臾捕三鮫魚而出、頼家大悅、賞以鞍馬、馬極駿騁、義秀兄常盛嘗請之、不得、乃進曰、義秀固習於水、臣不及也、至膂力則義秀不如臣、請試角力、然後賜馬勝者、頼家笑而許之、兄弟解衣相搏、常盛殆不能支、北條義時進救解之、常盛裸體跨馬、揮鞭馳去、頼家大笑、冬十月、初頼朝令陸奧出羽郡鄉地頭守藤原秀衡父子之約束、而動輒多爭界者、是日、申令留守所疆場界限、一依秀衡所榜、十四日、先是頼家屢遣使陸奧召芝田二郎、稱病不至、令宮城四郎討之、芝田敗走、工藤行光有三壯士、曰藤

五、藤三郎、美源二、頼家之誅芝田也、藤五藤三郎適自陸奧赴鎌倉、途聞之、馳歸赴戰、射殺十餘人、芝田遂敗、頼家素聞其勇名、召三人見之、愛其驍壯、欲取一人置府、行光辭曰、故幕下殄滅平氏以來、先臣景光屢從征戰、出萬死遭一生、皆彼力也、今將軍收天下精銳、悉寘之幕下、素無所少、臣唯有是三士、死生是託、願舍之、頼家是其言、不之强、賜杯酒而罷、二十六日、頼家任左衛門督、敘從三位、十一月四日、帝敕頼家討近江賊柏原彌三郎、頼家遣澁谷高重等往擊、未至柏原敗走、二十八日、上皇幸熊野、十二月二十八日、有僧源性、善筭術、頼家令政所徵諸國田簿、使源性校頃畝、欲計治承養和以來將士新給莊園、每人限五百町、收其贏餘、以與新進近習、命既下、大江廣元以下老臣皆憂之、計無所出、三善康信苦諫、事遂寢、

建仁元年辛酉、春正月二十三日、覲上皇于二條殿、二月三日、城

長茂聞頼家昏暴失衆、作亂京師、襲小山朝政於東洞院、朝政時扈駕、留守家兵拒卻之、長茂轉犯上皇宮、閉四門、迫請賜討頼家宣旨、不報、長茂知事不濟、逃匿吉野、剃髮爲僧、頼家索之甚急、二月十三日、改元、二十二日、捕長茂誅之、二十九日、誅長茂餘黨城資家資正等、三月二十四日、千葉常胤卒、年八十四、爲人厚重謹儉、世爲關東望族、西海之役、頼朝諭範頼曰、常胤以衰暮之齡奮不顧身、宜優待超等倫、如常胤之功、終身報之、亦不能盡焉、初頼朝賜諸將文書、紙尾必親畫花押、及拜右近衛大將置政所、不復親押署、視事之始、賜常胤下文、稱閥閱勳勞、令子孫承襲采地、常胤請曰、今之所賜、惟書有司姓名、此不足傳後嗣、願賜親畫以爲光榮、頼朝從之、又請美濃蜂屋莊、頼朝曰、卿勳勞最大、我不敢忘、然後白河帝有約、蜂屋莊不得補地頭職、他日當擇便宜之地以賚子孫、語意懇到、常胤感泣曰、將軍至誠遇臣、臣雖不得其地、無

復所憾、初頼朝起兵、常胤闔族歸附、累立戰功、展力竭忠、諸將莫
能及、頼朝深倚信之、軍機巨細莫不諮決、終始眷遇不替、能保全
其功名、頼朝常曰、行賞功臣、當以常胤爲首、其寵異如此、實朝命
功臣家、上頼朝所賜手書、諸將所上皆不過兩三紙、唯千葉氏小
山氏各上數十通、時人榮之、夏四月三日、先是城長茂姪小太郎
資盛欲爲報仇、築壘於越後鳥阪據之、佐渡越後兵討之不能克、
幕議以爲將領非其人、是日命佐佐木盛綱擊之、時盛綱在上野
磯部、五日適出在其門外、命至、不入家而發、從士不遑束裝、倉皇
追隨、諫其輕易、盛綱曰、吾聞天慶中平將門反、宇治民部卿爲追
討使、方食詔書至、抛箸入朝、賜節刀、不還家徑赴東國、是勇士之
所尙也、乃倍道兼行、三日到越後鳥坂、遣使諭告、不聽、於是將越
後佐渡信濃兵傅城、盛綱子兵衛尉盛季先登、海野幸氏爭先、盛
季從兵攬轡止之、盛季乘間先登、幸氏繼進、城兵殊死戰、矢下如

雨、盛季幸氏竝被創、兵多死傷、資盛姑名阪額、雄桀多力、善射、兼
有兵略、束髮如童形、著腹卷、從櫓上射、發無不中、信濃人藤澤清
親遁城後、從山上狙射之、貫其兩股、阪額僵、因虜之、資盛兵敗奔
竄、城陷、時諸國稍多事、而頼家盤樂無度、最嗜蹴鞠、憂無良師、請
之上皇、上皇亦工蹴鞠、藤原泰通、藤原宗長等上號曰蹴鞠長者、
十九日、從御鳥羽殿、二十一日、上皇徙御鳥羽北殿、五月七日、祈
雨、六月二十八日、藤澤清親以阪額到鎌倉、頼家召見之、阪額進
至簾前、容貌麁醜、無少屈色、淺利義遠請頼家爲己妻、頼家怪之、
義遠謝曰、臣無他意、第以阪額材武、故欲得之而生勇壯兒以充
國家之用耳、頼家笑而許之、秋八月十日、避方忌、十一日、鎌倉大
風雨、鶴岡宮寺及堂塔舍宅多倒、下總葛飾郡海溢、漂沒千餘人、
十五日、祈晴、二十日、行幸春日社、二十三日、修太政官廳、鎌倉大
風雨、禾稼悉損、二十八日、御大內避方忌、九月九日、上皇遣善鞠

者紀行景於鎌倉、頼家大悅、賜以銀裝刀、是後蹴鞠連日、不復聽
政、將士亦競演習、十八日、幕府定飼犬日每日結番、二十日、慶四
天王寺塔、夜鎌倉有光降如月星、二十二日、北條義時有子曰泰
時、少有器局、是日、泰時侍鞠會、密謂中野能成曰、蹴鞠韻事、爲之
固善、顧今災異疊至、人民饑困、恐非遊嬉之時、建久中先將軍嘗
將遊海濱、適有天變、延慨而不出、命禱之神、今日警懼當如此、子
寵臣也、何不以此諷之、時北條告飢、泰時且往視之、冬十月二日、
僧觀淸至曰、將軍聞能成語、怒曰、言非無理、踰父而言、何也、公且
稱疾歸邑、俟其怒衰可也、泰時曰、吾聊語鄙意於侍臣耳、豈敢諫
乎、即被譴怒、非所避也、吾有事如邑、且日將發、子莫以爲避焉、乃
出簑笠視之、遂至邑、先是伊豆大飢、泰時貸穀窮民、已而大風傷
禾、民不能償、相與謀逃亡、泰時憫之、召諸負債者、悉燒其券曰、父
老安之、饒使年豐、吾不復責之也、乃賜酒食、人給斗米、皆泣拜祝

曰、願使君多子孫、時頼家驕怠、不恤百姓、而泰時留意民事、人心
益歸北條氏、五日、上皇幸熊野、二十六日、上皇至自熊野、十一月
三日、雷、十二月二日、二條殿火、三日、幕府復佐佐木經高食邑一
所、先是經高使子高重訴冤幕府曰、去年七月有人愬告大和賊
謀犯京師、即集三國兵、遂捕得賊囮識法師、朝廷用讒者言、反被
譴責、經高不能自明、願申理此冤、頼家命覆議、赦其罪、高重辭歸、
北條時政大江廣元等將佐臨馬、經高尋至謝恩、以所寫法華經
六部作祭文、獻頼朝影堂、語甚酸楚、敘褫官職、施匱乏、政子聞
而憐之、使頼家復食邑一所、經高自說勳勞、感慨激烈、辭淚俱下、
和田義盛以下宿將爲之流涕、北條泰時謂父義時曰、經蓮舊邑、
莫非勳賞、已理其冤、宜全復之、累世勇士、使其於邑、後必有異圖、
義時不聽、經蓮經高法名也、二十二日、始讀孝經、二十四日、太皇
太皇藤原氏崩、是月、上皇置和歌所、以源家長爲開闔、淸範秀能

鴨長明等爲寄人、是歲、幕府遣里見義直衞京師、
二年壬戌、春正月十四日、新田義重卒、初義重之居新田也、時足利氏與秩父有隙、欲襲秩父、率兵赴古我杉、乞援於義重、義重引五百餘騎抵利根川、臨長井渡、敵豫壞船舸、軍不得濟、義重曰、丈夫既許人、以無船而猶豫不進、使人致敗衂、何面目復操弓矢乎、寧付骸於長流以成名耳、聯騎齊濟、擊秩父破之、義重有女、初嫁賴朝兄義平、義平死後寡居、賴朝聞其有姿容、通書挑之、不從、賴朝露告其意於義重、義重素知政子妬忌、不許、遂嫁於師六郞者、賴朝不悅、遂見疎斥、義重卒未幾、賴家將蹴鞠、政子遣工藤行光止之曰、新田上西者、源氏遺老、將家領袖也、卒後未迨二旬、而事遊戲、恐致與人之謗也、賴家乃止、十五日、號所生準三宮源在子曰承明門院、二十八日、鎌倉兩日竝出、地大震、三月八日、賴家宴于比企能員家、能員使舞女微妙歌舞、態度妙絕、觀者稱嘆、能員

白賴家曰、舞女本京師人、欲訴事於幕府、願公親問之、賴家問其故、微妙潸然淚下曰、妾時建久中、妾父右兵衞尉爲成因讒得罪、竄于蝦夷、母亦以憂終、妾時七歲、旁無親戚之可憑賴、及年漸長、思慕益切、而無緣聞父之消息、故執此賤技于幕府、冀賜哀恤、賴家惻然、滿室酸鼻、政子深感其孝志、卽遣使陸奧、爲搜訪之、至則父既死于徙所、微妙聞之慟哭幾絕、遂薙髮爲尼、更名持蓮、政子特憐之、授居宅厚存撫焉、是春彗星見、夏五月二日、幕府下令兄弟爭訟者、不論曲直和協之、二十三日、雨雹、大寸餘、是月、京師多盜、六月十二日、御大內、十六日、還閑院、二十五日、政子觀蹴鞠於賴家第、天新雨、潦水未涸、平知康脫直垂漬而取之、衆驚賞、蹴鞠畢設宴、知康乘醉調北條時連曰、五郞容儀進退、超人之遠、而其名甚不稱、時連之連者、貫錢貨之義乎、何鄙猥也、將追歌仙貫之蹤乎、宜速改之、政子惡之、明日遣人讓賴家曰、義仲之難、職由此

虜、一敗不懲、又黨義經、故先君惡之、奏奪所帶官、而今遂其瑕疵、使之侍左右、甚乖先君之意也、初知康以輕佻好諧謔、爲後白河法皇所寵昵、義仲之亂、知康以兵端由己、欲見賴朝自陳、至鎌倉、賴朝惡而不見、一日賴朝隔簾窺之、以皷授子賴家曰、是夫也善擊皷、汝宜以此予彼、使盡其技、賴家如敎、知康佞媚無恥、欣然諾之、坐立俯仰、極盡醜態、及賴朝見之、知康承間陳義仲始末、賴朝岸然不答、知康愧而退、遂留鎌倉、以巧佞爲賴家所親昵、是月、賴家創建仁寺、使僧榮西居之、始開禪宗、秋七月六日、行幸賀茂社、二十日、僧寂蓮寂、藤原俊成弟僧俊海子也、初名定長、幼有俊才、俊成養爲子、任中務少輔、及定家生、避而爲僧、改今名、以善和歌稱于世、是時僧顯昭亦以和歌自負、與寂蓮友善、顯昭學識優博、而才思少不逮、寂蓮雖無文學、而特造妙、顯昭曰、和歌於藝要非至難者也、寂蓮不學而猶能之、寂蓮曰、天下之難能者、無過和歌、

顯昭博學、猶且不能也、顯昭不能答、定家素重其歌、及歿甚惻惜焉、二十二日、以左衞門督源賴家爲征夷大將軍、八月十八日、有鵂集鎌倉鶴丘、視者如堵、賴家又往視之、集午去酉、二十二日、行幸賀茂社、冬十月十九日、京極殿成、上皇徙御焉、二十日、內大臣兼右近衞大將皇太弟傅土御門通親薨、善和歌、家號土御門、閏月十五日、幕府申禁諸守護越職預吏務、違者罷之、二十日、以大納言藤原隆忠爲內大臣、基房之子也、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三日、權大納言藤原忠經兼右近衞大將、基通之子也、十二月二十四日、鎌倉雷、二十五日、攝政基通罷、以左大臣藤原良經攝政、太政大臣賴實兼皇太弟傅、當是時、稱基房曰入道殿、其子師家曰小殿下、基通曰近衞殿下、兼實曰九條殿下、良經曰當殿下、同時有五殿下、自古未有之也、上皇素不直內大臣通親、及通親薨、意欲使人知當時黜陟、多不出宸衷、以良經爲內覽氏長者、尋

攝政、時人悅之、
三年癸亥、春正月二日、賴家子一幡詣鶴岡社、神憑巫曰、今年鎌倉當有變、嗣子不得承襲、暨猶岸上之樹根已枯、人不之知而攀其杪也、聞者危懼、三日、雷、二十六日、大風雷、折木發屋、二十九日、避方忌、二月十九日、上皇幸日吉社、三月十日、上皇幸熊野、十二日、御大內、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六日、幕府遣歸河野通信于伊豫、初賴朝割伊豫國務爲二、授道前于佐佐木盛綱、道後于通信、以其地距鎌倉遼遠、歲至甚勞、命納其子若近親一人代侍、以優異之、通信後往居鎌倉、陸奧之役有功、賴朝與陸奧三迫久米二邑、遣梶原景時譏奪道後務、及景時敗、旋見信用、初通信之先守興酷好潔、飲食常用陶器、子孫承效之、此役也通信亦載陶器而行、世以爲口實、及賴家襲職、深嘉舊功、於是遣歸、臨發面許國中事無巨細便宜裁處、仍舊統門族、十一日、上皇還自熊野、五月十九

日、有告僧全成在阿野謀反、幕府使武田信光擒之、二十五日、放之常陸、賴家之叔父也、二十七日、太白晝見、上皇慶八萬四千塔於法勝寺、二十八日、以僧淨戒見光發聖德太子墓、流淨戒于備前、見光于周防、六月朔、賴家狩伊豆、聞伊東崎山中有洞窟、令和田胤長探其深淺、胤長執炬而入、遇一巨蛇、殺之乃還、三日、狩駿河富士山麓、有洞穴、世呼曰人穴、賴家令仁田忠常探其深淺、忠常率壯士四人、執炬深入、遇河流不能進、一晝夜而還、從者皆死、宿老曰、人穴號爲有靈、人不敢入、今乃如此、得無神譴乎、二十三日、祈晴、賴家命八田知家殺僧全成、秋七月九日、上皇幸熊野、十二日、祈雨、十六日、賴家殺僧全成子賴全於京師、二十二日、大風折木發屋、二十三日、賴家病甚、卜之云、神爲祟、八月朔、延曆寺西塔釋迦堂學生與堂衆不協、築城大納言岡、逼堂衆、四日、幕府以三浦義村爲土佐守護、六日、堂衆率莊官攻學生院宣喩之、堂衆

解去、二十七日、政子度賴家不可起、令之辭職、授關西三十八國地頭於弟千幡、關東二十八國地頭及總守護於子一幡、一幡年六歲、千幡十歲、一幡外祖比企能員聞而憤怒、九月朔、賴家病劇、鎌倉洶擾、人竊相謂曰、叔姪之爭將起矣、二日、能員密使其女若狹局謂賴家曰、今割地頭職傳千幡君、叔姪相竝、似可保無事、然威權兩屬、適足啓爭端、自非滅北條氏除其偪、欲嗣君之安、其可得乎、賴家驚愕、遽召能員於臥內、與計事、政子側耳障外聞之、急作書、使侍女齎致時政、時政將赴名越第、途得其書、按轡思念、直詣大江廣元、密謂之曰、能員恃外戚之親、凌蔑衆士、今又乘將軍不省事、矯命圖逆、宜先發誅之否乎、廣元曰、僕自先將軍在日、獨執文墨議論、至於兵事、不敢與知、今日之事、在公之心耳、時政即起、天野遠景仁田忠常在從騎中、至荏柄祠前、時政顧謂二人曰、能員反矣、子等將兵伐之、遠景曰、殺一老翁、何必發兵、宜召而

誅之耳、時政至第、又召廣元、廣元疑懼有戒心、而屛從士獨從飯富宗長曰、有急刺我、遂往、時政衷甲、令遠景忠常伏中門、而遣人謂能員曰、吾脩佛事、公盍一臨、因與計事、能員將往、子弟皆諫曰、彼不可信、安知我密謀之不漏露、請勿輒往、縱往非設兵衛不可、能員曰、我而具兵、適足駭衆人、彼將待我而議事、何必疑之、廼往、入門、二人突出捉其左右手、伏而斬之、從者走歸、告之其子宗員、宗員擧族奉一幡、據小御所、政子乃遣義時及小山朝政、畠山重忠、榛谷重朝、三浦義村、和田義盛、加藤景廉等攻之、能員三子及四郞與能員女婿笠原親景、中山爲重、糟屋有季等拒戰甚苦、景廉等不利而退、重忠廼麾衆急進、親景等不能支、遂縱火自殺、一幡亦死、三日、時政索捕能員餘黨、多殺之、流其妻妾幼兒於安房、僧源性收一幡骨於灰中、赴高野山、四日、時政捕小笠原長經、中野能成、細野兵衛等、奪島津忠久大隅薩摩日

向守護、皆能員黨也、初能員姨夫掃部允某爲武藏比企郡少領、有三女、掃部允既死、姨薙髮爲尼、世稱比企禪尼、養能員爲己子、冐比企氏、女長曰丹後内侍、事二條院、與惟宗廣言私、生島津忠久、後還關東、嫁安達盛長、次女適河越重頼、次適伊東祐清、禪尼嘗乳養源賴朝、及其在伊豆、國人畏平氏、無敢資給者、禪尼遙給糧二十年、未嘗匱乏、亦令盛長重頼祐清扶助賴朝、深德之、及起兵、能員常在幕下、稍被親近、賴朝遇禪尼最渥、屢至其家讌飲、命以盛長女嫁範頼、重頼女配義經、祐清女再醮平賀義信、授忠久大隅薩摩日向三國守護、至是竝奪之、

賴襄曰、經營天下、建立大業者、誰不欲使其子孫長守之哉、於是爲除其所忌者、以託之所信者、人人皆然、雖然當信者、未必可託也、當忌者、未必可除也、竝存當信當忌者、以使相制、是可謂之善慮子孫已、源賴朝藉父祖餘威、爲其舊部曲所擁戴、終

得總海内之兵權、故忌其同姓、恐其亦爲吾所爲也、如弟義經之威名著軍中、最其所忌也、故決意除之、不必待梶原景時之讒而然也、而後託其子於妻父、以爲在彼亦爲外孫、吾雖死、當代吾以扶植之、是與當信當倚者也、嗚呼亦何圖子孫之死其所信倚者手哉、大凡信外戚而忌骨肉、習俗之私見也、夫賴家嬖小臣、至横恣無忌、以失士心固也、然吾觀其所嬖者、概皆比企氏支族也、得非亦視父所爲專親信戚黨乎、於是子之戚與父之戚交鬭、而源氏之業墜矣、當是之際、如大江廣元、中立自全、莫足怪焉、所恠者畠山重忠稱忠鯁不倚者、亦助北條、伐比企、殺其君之子而不恤、何哉、無他、亦助戚黨焉爾已、而重忠終斃於北條、與源氏無以異、甚矣私見之難免也、賴朝何不近鑒之王家乎、王家所以衰者、非由於專信倚外家耶、王家古制、以親王視政、王族賜姓者、每與藤原氏、參列相府、是先王之遠慮

深識也、守而不變、則何至於如此耶、今使賴朝亦能存範賴義經等、各以爲數國地頭、雖不列幕府評定、每有大議必參焉、則北條氏有所忌憚、而不敢專也、唯其偏信外戚、無復鈐制之者、是以一瞑而禍作、中外環視、而莫敢齟齬、故曰、毋若竝存所信所忌也、夫人不可無所忌也、吾獨任吾所信者、吾所信者、獨行胸臆、何以禁之、故使其亦有所忌、夫吾所信者、實非吾所當信也、吾所忌者、實非吾所當忌也、吾所忌者吾所信者之所忌也、竝存之、天下相忌相憚、而子孫得以守業於其間、非脫習俗之見、而深見天下之機者、安足與論於此、

山縣禎曰、國無二主、家無二尊、天下之通義也、故嚴嫡庶之分、正長幼之序、家子承家、政出於一、所以塞亂源絕爭端也、今鎌倉氏割天下而二之、欲叔姪竝治、可謂悖理啓亂者矣、而其源出於北條氏之私心、恐其獨立、婣權歸外祖也、世獨咎能員之

欲專威權者、不深察之耳、或曰、政子之分天下者、出於其愛季子之情、而時政未必知之也、曰、立嗣者大事也、時政豈不與聞之乎、而未聞以其不可而爭之、則其意可知矣、

五日、賴家病少愈、聞一幡死、不勝悲憤、使堀親家密命和田義盛仁田忠常誅時政、義盛以書告之時政、時政捕親家、使工藤行光殺之、賴家聞之益憤怒、六日、時政招忠常賞殺能員功、久之不出、其馬卒怪而歸告、忠常二弟五郎六郎危疑、遂攻義時於政子第、義時不在、其家人防戰斬之、忠常歸途聞之、遂赴幕府、爲加藤景廉所殺、政子與時政謀、奉千幡請命于朝、是爲實朝、七日、詔爲征夷大將軍、奉之時政第、時政與妻牧氏保護之、時政慮衆心危疑、令將士曰、釆地一皆依舊、是日、政子逼賴家使削髮、十二日、政子逐平知康紀行景於京師、十五日、侍姬阿波局密語政子曰、牧氏笑譆中挾忮心、不可託保姆之任、政子以爲然、乃迎實朝、置府中、

以義時弟時房、掌警中事、二十九日、時政與廣元議、幽賴家于伊
豆修禪寺、冬十月三日、政子遣武藏守平賀朝雅警衞京師、朝雅
時政女婿也、幕府命西國家人、遞番到京師、隷朝雅、朝雅權勢甚
熾、六日、雷、八日、實朝加元服於時政名越亭、九日、御大內、是日、幕
府政所始、十五日、延曆寺堂衆據金子山、廷議遣佐佐木經高、佐
佐木盛綱援學生攻之、官軍多死、堂衆引去、高綱子重綱戰死、初
將發、高綱聞之往見、二兒、且說兵略、熟視重綱、久之無言、二兒在
側、盛稱重綱武幹、高綱曰、不然、甲冑欲輕、弓矢欲短、便驅馳故也、
山上坂本用步兵之地、今重綱厚甲大弓、器不稱身、欲免死可得
乎、重綱果敗死、初高綱累功爲備前安藝等七國地頭、任左衞門
尉、初賴朝之逃于杉山、謂高綱曰、我今日獲不死、實汝之力也、我
如得號令天下、必分其半與汝、及討義仲、又曰、事平必踐前言、至
是高綱以爲賞薄怨之、薙髮入高野山、十九日、幕府遣使安撫家

人在京畿者、諭以效忠貞不懷攜貳、徵誓書、二十七日、御大內、避
方忌、是日、北條時政令和田義盛諭武藏將士曰、愼勿貳於北條
氏、晦、京師火、十一月五日、日吉八王子三宮火、六日、賴家遺政子
實朝書曰、幽閉深山、抑鬱無聊、願得一二親臣復侍左右、且乞得
安達景盛而甘心也、政子遣三浦義村傳旨曰、所請不可許、後勿
復通書、十日、義村還見政子、具告幽囚之狀、政子憫然、十九日、幕
府減關東諸國今年租、休息民戶、二十六日、上皇幸春日社、晦、還
東大寺、十二月二日、二條殿火、四日、上皇徙宇治離宮、十五日、上
皇幸日吉社、十八日、幕府下令、士庶訴訟、獻狀之後、過三日不加
裁斷、坐吏緩怠、二十六日、避方忌於三條殿、
元久元年甲子、春正月九日、以皇弟雅成爲親王、十九日、有赤氣
見東北、二十一日、赤氣又見、二月二十日、改元、幕府下令莊園諸
務悉遵賴朝舊規、二十五日、上皇幸四天王寺、二十七日、上皇還

宮、三月二十二日、先是平基度盛時等聚兵於伊賀伊勢、襲守護
首藤經俊、經俊奔逃、敵虜略二國、塞鈴鹿關、塞八峰山路、據險遮
備、幕府使武藏守平賀朝雅將兵討之、朝雅以鈴鹿路塞、由美濃
路入伊勢、擊基度於富田、斬之、進至安濃、攻破岡貞重壘、又進抵
多氣、擊莊田佐房走之、虜河田刑部大夫、直赴伊賀、攻盛時於六
箇山壘、數日克之、其黨魁若菜五郞橫行伊勢、築壘日永若松南
村高角關小野等所、朝雅復回軍伊勢、連攻皆殄之、斬五郞於關
小野、經俊亦收散卒助之、二國遂安、二十五日、避方忌、夏五月八
日、幕府以國司訴、令地頭山海漁獵稅、從國衙調發、折鹽戶三分
之一給地頭、節科燒米給國司、各從土宜、不得擅舊規、十日、行幸
安井殿、幕府賞平賀朝雅功、補伊勢守護、責首藤經俊奪其職、十
九日、幕府徵賴朝所與諸將手書、觀當時制置、六月十三日、祈雨、
御大內、避祇園神輿、二十三日、卜定禮子內親王爲齋院、秋七月

十八日、北條時政殺前征夷大將軍源賴家、時政竊欲使人殺之、
賴家勁捷不可近、伺其在浴室、飛索絹頸、刺殺之、時年二十三、詐
言病死、初賴朝潛意軍政、駕馭得宜、賴家襲職、驕恣昏惰、不遵家
規、無意於接將佐、攬庶務、苟適情好、盤樂無度、以故綱紀頹敗、人
心攜離、遂喪其身、以變故之際、人懷危懼、時政諭告將士、安堵如
故、時政爲人外厚重內深沮、能以權略收衆心、於是威權傾天下、
賴家子一幡先卒、猶有二子、長者四歲、政子使千幡養之、曰善哉、
次者曰千壽丸、爲中務丞某所養、
巖垣松苗曰、賴家繼父業、以覇天下、而極奢侈、恣女寵、遊戲于
詠歌蹴鞠、不省國政、遂爲北條氏奪其權、修禪寺之禍、是誰過
乎、北條氏姦謀、亦成於賴家無道矣已、
山縣禎曰、賴朝嘗剪其枝葉、鎩其羽翼、恐其害本根也、而其子
孫孤立、無所庇、斬艾滅絕、至于無遺蘖而止、悲夫、

二十四日、賴家家人潜謀復讐、北條義時遣金窪行親等盡殺之、八月八日、上皇徙御五辻殿、二十三日、遣權大納言藤原公房于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獻御衣劍戟、是日、流延曆寺堂衆、九月十三日、覲上皇于五辻殿、十七日、上皇幸熊野、冬十月六日、上皇至自熊野、是日、鎌倉地大震、十四日、政子爲實朝娶前大納言藤原信清女、遣畠山重保等迎之、重保重忠之子也、十八日、幕府國司領家、訴地頭僞稱勳功之賞、踰制擬奪租賦、下令地頭諸名田租入、一依本下司所傳領、違者褫職、十一月三日、謁石淸水宮、四日、還宮、是日、畠山重保與平賀朝雅飲、忿爭相詈、一座救解之、朝雅妻北條氏、卽牧氏所生、恃外家勢頗驕恣、遂譖重忠父子於牧氏、重忠又娶時政女、然非牧氏所生、牧氏遂勸時政、除重忠、重忠雄猛爲衆所畏服、時政素憚之、遂謀殺之、十三日、行幸賀茂社、十六日、攝政良經罷左大臣、晦、前皇太后宮大夫藤原俊成薨、年

九十一、權中納言俊忠之子也、幼而聰慧、受業於藤原基俊、授古今集秘旨、久之名譽益著、常曰、歌之佳處在得大體而已、不可務爲彫刻組織、譬諸畫工圖物、倘徒事丹青爛絢、則反使人厭之、要自然而有味、是爲得之、平居作和歌、披古淨衣、擁桐火桶、凝然靜坐、未嘗有惰容、及成雅淡深邃、語熟意婉、後鳥羽帝最愛之、及晚年惕然悔悟曰、予以不才判歌詞多矣、或有輕重失權、前賢有知、其謂之何也、加之以衰老、朝聞夕忘、恐引證致疎謬、而猶不自省、以一己之私意、妄定其優劣乎、爾後不復置判詞矣、初源俊賴與藤原基俊不相能、其徒各立門戶、互相短毀、唯俊成於基俊稱其學力、於俊賴取其風體、至撰千載和歌集、多採俊賴歌、或曰、彼非卿師之所惡乎、俊成曰、我唯取歌耳、其人何與焉、時稱其坦夷、少壯與藤原淸輔爲一時判者、所著有古來風體鈔、十二月七日、太政大臣賴實罷、十四日、以良經爲太政大臣、攝政仍舊、右大臣藤

原家實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隆忠爲右大臣、二十七日、御大內、地震、二十九日、有赤氣見東方、地震、

二年乙丑、春正月三日、帝加元服於紫宸殿、十九日、覲上皇于京極殿、二月十一日、行幸權中納言源通光中院第、三月二十六日、參議右衛門督藤原通具、右近衛中將藤原定家、上總介藤原家隆等上新古今和歌集、每部皆冠以古人歌、上皇敕以藤原定家家隆等所作寘部首、世榮之、是春、畿內大風、時僧榮西新唱禪宗、京師流言、是其天譴、帝乃勅有司逐榮西、榮西悅謂徒弟曰、吾事成矣、乃奏謂、風者天地之氣、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若有能作風者、其人最靈、明主不當加放逐、有司還奏、以其言有理免之、更敕問其意所願、榮西乃陳營構事、詔以建仁爲官寺、榮西又創壽福寺於鎌倉、聖福寺於鎭西、禪法自此而興矣、初孝德朝、僧道昭傳禪法、延曆中最澄又傳之、皆絕無繼者、故中國禪法、以榮西爲始祖

焉、後有辨圓者、又如宋學禪法、攝政道家深信之、爲創一大寺曰、我亞洪基於東大、取盛業於興福、乃名曰東福、令辨圓居之、禪法於是益盛矣、辨圓字圓爾、平氏族、駿河人、正和中賜號國師、國師之號始此、夏四月三日、御大內、九日、佐佐木定綱卒、十一日、北條時政召稻毛重成於武藏、重成重忠族人、方坐事屛居鎌倉聞之驚恠、近地將士皆來會、時政誘重成謀殺重忠、重成許之、重成亦時政女婿也、十三日、以藤原麗子爲女御、賴實女也、十七日、行幸中院第、五月三日、實朝諭將士散還、六月二十日、稻毛重成詐招畠山重保、重保至鎌倉、二十一日、時政召義時時房議殺重忠、二子諫曰、重忠屢建勳績、專秉忠直、故將軍素知其誠欵、託以後嗣、而能員之難、去彼附我、豈非重子婿之好邪、今有何怨懟、驟蓄異圖、大人輕信單辭、暴加誅殺、如或悔之、其可追乎、先覈其眞僞、然後圖之、亦未晚也、時政怒而入、牧氏聞之、使人謂義時曰、重忠異

謀已成、吾憂禍及家國、告之遠州、何意汝阿姦曲、曲庇重忠、豈以
繼母故、欲令吾爲讒人乎、義時不得已而從之、二十二日、時政以
實朝命遣兵圍重保第、重保奮戰而死、重成又遣其子某於曾谷、
紿重忠曰、鎌倉有變、宜急來會、重忠信之、將赴鎌倉、時重忠二弟
長野重淸在信濃、重宗在陸奥、以故不相從、重忠纔率百三十四
騎、就道、時政遣義時時房、及葛西淸重、足利義氏、小山朝政、三浦
義村、宇都宮賴綱、八田知重、安達景盛、和田義盛等逆拒、分道而
進、從軍甚夥、彌滿山野、重忠進抵二股川、始知重保遭害、義時來
襲、本田親恒、榛澤成淸謂重忠曰、大兵奄至、勢不可當、不如還武
藏、據要害拒之、重忠曰、臨難忘家、大將本意、況重保既死、我有何
顧戀而歸鄕里、嚮者梶原景時畏死逃亡、暴骸道路、爲世所笑、我
既無異志、豈踐其覆轍乎、於是屯兵鶴峰、安達景盛率野田與一
加治宗季等七人、挺衆來進、重忠望見曰、景盛我弓馬友也、乃麾

其子重秀當之、格闘數合、重忠摧鋭破堅、殺傷過當、宗季以下壯
士多死、愛甲季隆射中重忠、重忠遂見殺、時年四十二、重秀及從
兵悉自殺、二十三日、義時還鎌倉、時政問戰狀、義時曰、重忠親族
多在他所、所率不過百餘騎、以是觀之、非謀叛者、豈讒構至此乎、
太可憫傷、兒不忍見其頭、時政默然、是日、時政殺重成及小澤重
政弟榛谷重朝、子重季秀重、重忠勇而有衆、從賴朝常爲軍鋒、而
性忠孝、不與人爭功、賴朝深知其長者、委託後事、而爲北條氏所
陷、天下寃之、重忠有威嚴、等輩値重忠在傍、雖夏月避暑、肅然改
容、又有異力、有長居者、自負其幹力曰、當今我力冠關東、所慮者
唯有畠山二郎而已、賴朝疾之、令重忠角力、重忠壓長居肩至地、
骨碎氣絶、賴朝創永福寺、諸將手自營築、重忠與佐貫廣綱城長
茂等、自挽棟梁、其功敵役徒數十人、重忠捧持大石一丈許、置之
池中、賴朝嘗分將士座次爲三行、重忠與三浦梶原同爲第一、其

見重如此、以重忠寡婦妻足利義純、悉授重忠食邑、義純遂冒畠
山氏、

論贊曰、重忠勇武絶倫、數立戰功、固所不待論、而忠亮誠愨、雅
量恢弘、則鎌倉諸將皆所不及也、當時如北條義時時房、亦服
其德望、而時政老悖、信牧氏之讒、殘害忠良、重忠不用據州拒
守之計、而徒守匹夫之諒、死于鋒鏑之下、惜哉、

貝原篤信曰、胡氏謂、凡亂臣賊子、蓄無民之心者、必先剪其所
忌、而後動其惡、若本邦北條時政之於畠山重忠、蓋先剪其所
忌者也、

齋藤馨曰、世之有所議於畠山重忠者、以其助北條時政而攻
比企氏也、蓋曰、累於妻黨、而弱公室耳、吾則謂重忠唯欲張公
室、故攻比企氏、縱使時政非妻黨、亦必助之、何也、人臣有爲於
國家、必無營利圖私于己、而後可也、觀夫比企能員之謀時政、

豈專爲國家而不爲私耶、彼見時政之專擅曰、彼前日之外家
也、我今日之外家也、前日之外家、專權於今日、而今日之外家、
今日無權、又何用外家爲、是其所以謀除之也、故能員此舉、託
名於國家、而圖實於私、使其有成、亦一時政耳、然則重忠攻之、
非攻忠國家之人也、攻他日之强臣也、其助時政者、非助妻黨
也、助其除後患也、蓋其初重忠之父與叔皆屬平氏、而重忠獨
從賴朝、是其義所在、父叔且不顧、而曾謂累於妻黨耶、雖然比
企氏滅而後患則除矣、北條氏之權愈熾、而公室因以不振、是
未必非重忠爲之也、曰、重忠既除害于他日之比企氏、獨容害
于今日之時政乎、但時政之老奸巨猾、深謀遠慮、不可以朝攻
而暮拔之、故重忠之不急于圖時政者、欲徐起而全獲也、而時
政之殺重忠、亦由有所忌矣、非必以繼妻之讒故也、時政爲重
忠之外舅、知其志氣節槪已素、今見其助我而攻比企氏、曰是

非助我也、特爲公室計耳、苟爲公室、必復以比企氏視我矣、時
政以此忌之、是所以致繼妻之譏也、不然、婦女閨閤之私、安能
欺智斂絕人之時政乎、今時政從婦言而不疑、是可以見重忠
之志矣、而尙謂其累於妻黨、非獨不知重忠、併不知時政者也、
二十六日、幕府申令關東諸國守護、撿斷地頭身分、不可踰制多
取、晦、以修閑院、遷御前太政大臣賴實大炊御門第、秋七月八日、
幕府以重忠親黨鄕邑分與功臣、十一日、立女御藤原麗子爲中
宮、祈雨、閏月三日、上皇宇治離宮火、十九日、時實朝在時政第、時
政妻牧氏以婿平賀朝雅亦源氏疎屬、欲讒時政廢實朝立朝雅
爲將軍、密聚兵士、政子使三浦義村結城朝光等取實朝、移居義
時家、政時所聚兵士皆去從實朝、用義村計、勒兵繞實朝命、如將
誅時政狀、迫使剔髮、二十日、政子幽時政及牧氏于北條、命義時
代輔軍政、當是時、諸豪傑千葉常胤、土肥實平等皆老死、佐佐木

高綱、熊谷直實、前後逃隱、獨北條氏專掌幕府事、而實朝仰其成、
齋藤馨曰、北條時政殺比企能員、又殺將軍賴家、已而殺畠山
重忠、又謀廢將軍實朝立源朝雅、事覺放於伊豆、天下知其殺
能員殺重忠之皆簒國柄、而不知廢實朝立朝雅之欲奪天下
也、不知者曰、能員與賴家親近、圖撓其權、重忠專心公室、而不
背黨私、皆不利于北條氏、則殺之宜也、至實朝與朝雅、則此孫
也、彼婿也、其女之所生、與女之所配、其親疎亦有間矣、而今廢
親立疎、用心迂謬、豈老悖顚倒、遂惑於後妻浸潤之譖、而不悟
耶、嗚呼、吾知其不然矣、蓋時政輔賴朝霸天下、非欲從賴朝而
終也、欲借其威以圖私也、故陰謀狡計、紿賴朝於衽席之間、使
其盡除同室骨肉、而獨己是倚、剪其手足、而己爲之心腹膂膓、
將待其死而爲所欲爲、於是賴朝已死、輒廢賴家、立實朝、無所
敢憚、然自賴朝後、君臣之分一定、實朝雖幼亦君也、我欲以孫

視之、彼不肯以祖仰我、且我旣殺賴家矣、實朝自顧、安保不復
遭賴家之禍耶、乃先制之謀、於是乎生、至此時、時政免誅之不
暇、而何有於祖孫、吾是以先廢之、而立無功無望之女婿、如與
日立親王、威權在已、欲立則立、欲廢則廢、唯吾所爲、而無敢違
者、然後廢之、自起而代之、不難、故立朝雅者、特以其源氏故、姑
置諸將軍之位、觀天下之變爾、非立之也、試之也、不然、時政雖
老悖、曷用此迂謬不情之事哉、故自吾規之、時政者老而益狡
也、非悖也、是以後妻之勸立朝雅、口受而心不受、其謀雖妻妾
不使知也、然事輒泄、政子與義時奉實朝、而身爲其所逐、則已
之謀、妻妾不知、而子女之謀、已亦不能知也、乃謂之老悖可矣、
二十六日、幕府遣使命京師兵士、殺武藏守平賀朝雅于京師、朝
雅時在上皇宮、圍碁、其奴來告急、朝雅毫無遽色、復坐收子納奩、
徐奏曰、關東使至方誅臣、事幾迫臣、無所逭、請退朝、乃出還京洞

院第、俄而後藤基淸、佐佐木廣綱等、率兵圍攻、朝雅戰敗走松坂、
中矢而死、二十九日、幕府以河野通信屢有戰功、停伊豫守護所
指揮家人二十二人隸之通信、晦、避方忌、八月七日、鎌倉流言、宇
都宮賴綱叛、義時命小山朝政擊之、朝政曰、僕與彼有姻、不欲往
擊、請命他人、彼若來犯、敢不力拒、十一日、朝政諭賴綱遞書義時、
自明無他、事乃解、十三日、上皇徙水無瀨殿、二十八日、帝徙御閑
院、冬十月二日、延曆寺火、十日、幕府遣藤原季時衞京師、十一月
二十四日、以大納言藤原實宗爲內大臣、大納言公通之子也、十
二月二日、上皇徙賀陽院、二十四日、覲上皇、
建永元年丙寅、春正月二十七日、幕府下令諸將、在賴朝時、授地
頭職者、非犯大罪、不得輒奪、二月朔、日有食之、二十八日、熊野本
宮火、三月七日、盜殺攝政太政大臣良經、詔求之不得、良經博通
衆藝、最長和歌、上皇推重、每有諷詠、引與俱焉、眷待優隆、以爲執

柄得入、稱後京極、其日錄曰殿記、初大納言藤原宗頼、其妻承明門院之母之妹也、宗頼因是有寵於上皇、宗頼沒、再嫁太政大臣頼實、頼實又有寵、及帝元服、良經女將入內、上皇止之、納頼實女、已而良經被殺、十日、以左大臣藤原家實攝政、十三日、內大臣藤原實宗罷、二十八日、以大納言藤原忠經爲內大臣、攝政家實罷左近衛大將、忠經兼雅之子也、夏四月二十七日、改元、以疱瘡流行、詔赦天下、賜穀於老人僧尼有差、晦、祈晴、五月朔、上皇幸熊野、十六日、上皇還自熊野、六月十三日、御大內避祇園神輿、十五日、還閑院、十六日、權中納言藤原道家兼左近衛大將、良經之子也、秋七月朔、幕府先是平賀朝雅平伊勢之亂、近境將士不赴徵者、褫地頭職、至是各訴緣由、有徵驗者還與、二十六日、避方忌於五辻殿、八月二日、祈晴、三日、上皇徙御鳥羽殿、二十四日、宜秋門院所居九條殿火、九月二日、上準母皇后號曰坊門院、八日、避方忌

於五辻殿、十八日、參議藤原公定坐事流于佐渡、二十七日、延曆寺堂衆聚徒大津圖亂、遣兵捕斬之、冬十二月八日、攝政家實爲關白、九日、上皇幸熊野、

承元元年丁卯、春正月二日、覲上皇于賀陽院、二十日、關白家實罷左大臣、二月十日、以右大臣藤原隆忠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忠經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道經爲內大臣、道經基通之子也、三月二十日、幕府令武藏地頭墾開草萊、二十二日、上皇幸高野、二十七日、上皇還自高野、夏四月五日、前關白兼實薨、年六十、世稱月輪關白、家號九條、兼實以天下爲己任、開言路、修廢典、匡弼獻替、務總大體、天下稱爲良相、而後白河法皇惑溺便嬖、不能大展其用、時人惜焉、其日錄曰玉海、京師火、九日、地震、十日、右大臣藤原忠經罷右近衛大將、大納言藤原公繼兼右近衛大將、公繼實定之子也、二十三日、祈雨、六月七日、號準三宮藤原重子曰修

明門院、帝嘗集群臣於水無瀨殿賭射、遣近習乞賭物於門院以試之、門院乃與之韓櫃甚重、啓視之錢也、使者意鄙之、帝笑曰、門院知故事、殿上賭射、賭以錢、是故事也、顧汝曹不之知而已、十三日、御大內避祇園神輿、十四日、還閑院、秋七月五日、大風折木發屋、十九日、大風、上皇幸日吉社、八月二十一日、避方忌、二十七日、帝患疱瘡、九月四日、雨水、二十日、中宮所居火、冬十月朔、上皇幸熊野、八日、御大內避方忌、二十四日、上皇還自熊野、二十五日、改元、十二月三日、白鷺集於幕府寢殿上、實朝命吾妻助光射之、時助光有罪屛居、乃出射獻之、實朝曰、非死疵、對曰、以箭羽曳鷺目、實朝喜賜佩刀、宥其罪、十九日、上皇幸賀茂社、

二年戊辰、春正月六日、鎌倉地大震、二月二十八日、禁專修念佛宗、配僧源空于土佐、其弟子範宴於越後、初源空弟子安樂住蓮等唱六時禮讚、其聲悽艷哀怨、務悅俗人、上皇宮女鈴蟲及松蟲

惑之、受戒爲尼、上皇怒、敕捕安樂住蓮拷訊、安樂出不遜言、乃誅二人、處源空範宴於流、禁其宗、源空赴謫、怡然不憂曰、我若不遭貶竄、安得弘法於邊土、是我之幸也、範宴者、皇太后宮大進日野有範之子也、幼從慈鎮剃髮爲僧、後爲源空弟子、專奉師說、又蓄妻食肉、最爲愚俗所便、世人翕然趨之、謂之淨土眞宗、其後子姪相繼、蔓延益盛矣、三月五日、行幸土御門殿、閏四月十五日、京師火、晦、避方忌於京極殿、五月十五日、震法勝寺九層塔災、二十八日、右大臣藤原忠經罷、六月三日、上皇幸熊野、十三日、御大內、秋七月五日、上皇還自熊野、九日、以內大臣藤原道經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良輔爲內大臣、良輔兼實之子也、八月朔、御大內、是日、上皇幸日吉社、二日、以皇弟寬成爲親王、三日、還閑院、八日、尊皇姉準三宮昇子內親王曰皇后、九月十三日、北山雪、十四日、熊谷直實卒、直實豫知死期、告之其子直家、直家奔赴之、果如其言、

先是直實來鎌倉謁賴朝、自言專歸佛乘、及談兵法武藝之要、聞者感歎、賴朝苦留之、不聽而去、二十七日、朱雀門火、冬十月七日、以皇弟朝仁爲親王、十日、政子至熊野、二十七日、入京、十一月十五日、幸賀茂社、二十七日、閑院火、帝避之大內、十二月朔、徙御大炊殿、十七日、以賴實再爲太政大臣、十八日、中原親能卒、年六十六、明法博士廣季之子也、有幹事稱、後從賴朝、甚被任遇、入以參預機密、賴朝欲九條兼實爲攝籙、親能與前權中納言源雅賴有舊、就啗其意、兼實遂得攝政、西海之戰、屬源範賴、參謀軍事有功、賴朝特贈書賞之、嘗修閑院六條殿、課功諸國、與大江廣元董役、其在京師、督朝廷糧運、時有所上奏、或讒之賴朝曰、親能挾私抑留貢物、及被詰問、失陳謝辭、賴朝問其故、親能不辨明、只呈所上奏草案、賴朝悟其誣罔、遂得釋、賴朝爲右近衛大將、廷臣在關東者、各有分職、親能掌辭訟、往來京師、隨事辨理、親能再守衛京畿、

二十二日、行幸八條殿、二十三日、御大內、二十五日、皇太弟加元服、二十九日、行幸大炊殿、

三年己巳、春正月二十一日、太政大臣賴實罷、二月、武藏鷲宮鳴動、三月六日、上皇幸春日、九日、還自春日、二十六日、右大臣藤原道經罷、夏四月十日、以內大臣藤原良輔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公繼爲內大臣、二十五日、上皇姉皇后號曰春華門院、六月九日、上皇謁石淸水宮、十三日、上皇幸日吉社、十八日、朱雀門無故倒、秋七月十一日、行幸權中納言藤原隆衡冷泉萬里小路第、八月十二日、皇太后藤原氏崩、二十三日、祈晴、冬十一月十日、徙御大炊殿、二十日、幕府國衙訴諸國守護怠於盜務、群盜輒起、侵掠莊保、議者謂守護專任一人、則動引故事、反致懈緩、宜結番遞年、悉心奉職、若其不然、則撿察諸國、改易不忠者、議未決、乃徵所補任守護下文、甄別恩澤勳功之異、

四年庚午、春正月十二日、內大臣藤原公繼罷右近衛大將、十四日、大納言大炊御門公房兼右近衛大將、經宗之子也、二月晦、賀陽院馬場殿火、三月二日、以皇弟賴仁爲親王、十九日、號中宮麗子曰陰明門院、夏四月九日、大庭景能卒、景能嘗在賴朝前、與諸將語曰、士之當用意者兵器也、弓矢宜稱其力差短小、鎭西八郎善射、稱天下無雙、而弓矢規制過量、保元之亂、我遇八郎于大炊御門河原、値彼之左、八郎將射、我以爲彼在鎭西、不便騎射、我長東國、素慣啓控驅而右避、不令入彀、故其矢低中膝、不然我殆不能脫焉、坐者皆服、十二日、坊門院崩、五月六日、獲行火盜、二十二日、上皇幸熊野、六月十四日、還自熊野、秋八月二十日、行幸春日社、九月十八日、上皇幸春日社、晦、彗星見、冬十月十三日、御大內、十六日、還大炊殿、上皇幸熊野、十一月十一日、彗星又見、二十一日、駿河建福寺所鎭馬鳴大明神憑兒曰、酉歲當有戰、此夜實朝

夢、又同、實朝曰、靈夢也、納太刀於社、二十五日、帝傳位于皇太弟、帝溫醇淵懿、仁慈矜物、施爲不躁、上皇深愛順德帝、使亟傳位、帝雖心不懌、而無幾微形于色、從此居閑、詠和歌自娛、帝時褰帳女王資裝御更衣御座、加茂祭唐鞍、最勝講御簾等料、皆募成功以補其費、其御座料一千匹、或一千五百匹、唐鞍料少者三千匹、多者九千匹、御簾料三千匹、如近衛府雜用、亦給內舍人以充之、竟至民部丞、大炊頭、市正、近衛將監等官、亦皆鬻以補用度、

皇朝編年史卷之三十九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

館林　岡谷繁實修

順德天皇

順德天皇、諱守成、後鳥羽帝第三子也、母修明門院藤原重子、贈左大臣範季女也、建久八年九月十日、生、正治元年十二月、爲親王、二年四月、立爲皇太弟、十一月、著袴、建仁三年十二月、始讀孝經、承元二年十二月冠、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皇太弟受禪於押小路殿、關白家實、左大臣藤原隆忠、右大臣藤原良輔、內大臣藤原公繼、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藤原道家、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公房、竝如故、十二月、朔、日有食之、五日、尊土御門帝曰太上天皇、稱後鳥羽上皇曰本院、本院決政院中、二十日、御大內、二十八日、帝卽位于太政官廳、時年十四、二十九日、以藤原立子爲

女御、良經女也、

建曆元年辛未、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十三日、避方忌於八條殿、十九日、覲本院、二十二日、立女御藤原立子爲中宮、二十七日、鎌倉日無光、地大震、二十八日、避方忌於大炊御門殿、閏月五日、大雪、晦、本院幸熊野、二月二十三日、本院還自熊野、三月九日、改元、二十三日、延曆寺僧將火園城寺、實朝命京畿兵士警衛園城寺、夏四月、僧俊芿還自宋、肥後人始弘律宗、五月十日、避方忌於八條殿、六月數祈雨、二十五日、避方忌於七條殿、二十八日、準母八條院崩、秋七月三日、鎌倉地大震、九日、避方忌於七條殿、八月四日、大風雨、六日、避方忌、九月二十二日、左大臣藤原隆忠罷、冬十月四日、以右大臣藤原良輔爲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公繼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信清爲內大臣、信清修理大夫信隆之子也、五日、瀧口陣無故倒、七日、行幸藤原道家一條第、避方忌、十九日、御大

內、二十二日、御禊、是日、朱雀門無故倒、十一月八日、春華門院崩、十三日、避方忌、十六日、葬春華門院、二十三日、還三條殿、晦、本院幸熊野、十二月十三日、萬機旬、始御紫宸殿、二十日、先是和田義盛請任上總國司、實朝禀政子、政子曰、故將軍有制、諸士不得任牧守、今任之者、非我所知也、實朝猶豫不決、義盛再裁書、就大江廣元請之、詞甚激切、實朝報曰、我有所思、姑俟之、義盛喜謂必得所望、而三年不得、於是義盛使子義直謂廣元曰、所請不獲、願還前書、廣元以告實朝、怒其輕慢、然以其宿老優容之、二十三日、本院還自熊野、

二年壬申、春正月二十五日、僧源空寂、年八十、謚法然、二月十九日、幕府令以大番多懈、戒飭諸國守護、其無事故、不上一月者、加直三月、以贖其罪、二十七日、盜入蓮華王院寶藏、取御物、二十八日、實朝命修造相模川橋、北條義時大江廣元等止之曰、初稻毛

氏造此橋落慶之日、故將軍臨之、歸路墜馬、不幾而薨、重成又尋被誅、不祥也、實朝曰、二事皆不關焉、今不修理之、如民煩何、義時等咸服焉、三月二十二日、頒新制二十一條、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五月十一日、詩歌合、十四日、祈晴、二十七日、鎌倉大水、六月五日、御大內、二十日、內大臣藤原信清罷、二十七日修閑院、以本院修七佛藥師法、免輕繫、二十九日、以權大納言藤原道家爲內大臣、秋八月朔、祈雨、六日、本院幸日吉社、七日、避方忌於七條殿、二十四日、本院幸熊野、九月十五日、避方忌於七條殿、冬十月三日、本院還自熊野、十九日、避方忌於白河殿、二十二日、幕府分遣使者關東諸國、理民冤抑、二十三日、覲賀陽院、二十五日、御大內、二十八日、御禊、十一月十三日、大嘗、十二月十四日、避方忌於賀陽院、二十八日、鎌倉驟擾、是歲、敕諸國吏以祈禱等故、私寄附公田於社寺、或許以永世免除、新司不得停之、國領歲減、爲吏之道、豈當

如此、自後永從停止、其非勅免地者、宜咸爲國領、又勅、吾朝彝範、尤先敬神、萬機繁務、無過愼祭、是以治邦安民、專憑冥助、恒例臨時、宜嚴禮節、而有司怠慢、不務職掌、諸國拒捍、違背條制、狎黷神禁、不可不戒、就中祈年祭以下四度幣帛、案上案下、有尊設之備、諸國諸社無奉送之實、且祈年穀以下神宮幣物、率分所納、近年或訴艱澀、當日纔致進貢、儀式至夜、奉遣及曉、自今以後、永勿懈緩、又修社之制、格條炳焉、而社司徒貪地利、不顧破壞、爾後有如此者、解卻見任、補修有功者、必加褒賞、又頃者愚俗恣營仁祠于帝都、宰吏猥建末社于神地、雖似敬神、實涉不信、加之別宮末社日增、都鄙田園月損、敗法亂紀、莫甚於斯、自今以後、永加禁遏、又聞諸國司恣以國領公田、寄附神社、永世終存免租之文、後代恐無立錐之地、爾後永從停止、又大神宮以下諸社訴訟、勒狀付官、官以頭藏人奏聞、判其曲直者、爲明時之軌範、而近年因緣濫奏、

已求媚於奧、不仰裁於理、實乖敬神之義、爾後宜嚴禁、犯者處重科、又諸社神人、齋敬爲本、而暴惡之民、或稱神人、偏致濫行、宜從法糺斷、又賀茂祭使齋王御禊供奉人等、鐙車風流、童僕衣服、費貨財競侈麗、及京畿諸社供祭人、裝束、裁綾羅錦繡、飾金銀珠玉、雖似神事之嚴、實爲國家之費、永從禁制、不可違濫、

建保元年癸酉、春二月、信濃人泉親衡奉故賴家子千壽丸、起兵討北條義時、使僧安念說諸將、諸將多應者、和田義盛二子義直、義重、姪胤長等與焉、亦至千葉成胤、成胤不肯、十五日、執安念送之義時、義時令家臣金窪行親、安藤忠家鞠之、得狀、十六日、義時悉捕其黨與、二十七日、閑院成徙御焉、三月二日、義時聞親衡匿建橋、遣工藤十郞往捕之、親衡斬十郞逸去、親衡姓源、經基子滿快之遠孫也、膂力過人、後世言武力者、以親衡及朝比奈義秀竝稱云、千壽削髮改榮實、匿京師、義直等就擒、八日、義盛時在上總、

聞變馳歸直謁實朝、敍己戰功、請贖二子、義盛爲實朝所親信、特受命、與結城朝光竝統衛兵、於是聽其請、義盛大喜而出、九日、義盛又以其族九十八人、列幕府南庭、因大江廣元乞赦胤長、義時素忌其强宗、欲激而除之、令廣元謂之曰、胤長首謀也、奈何宥之、命金窪行親、安藤忠家縛胤長過義盛前、而屬之吏、義盛慚忿、塞門不出、潛謀滅北條氏、十日、謁石淸水宮、還鳥羽覲本院、十三日、還閑院、十五日、行幸賀茂社、十七日、幕府流和田胤長于陸奧、十九日、實朝聚衆守庚申、會義盛妻黨橫山時兼帥甲士五十餘人、至義盛第、實朝聞之驚而罷、二十五日、胤長第在荏柄、近幕府、便出入、近臣多欲得之、故事沒入第宅者、皆賜其同族、故義盛就詣姬五條局請之、實朝聽焉、義盛大喜、遣人守其家、夏四月二日、更賜胤長第於義時、義時剗與行親、忠家、使人逐義盛家衆、義盛益不能堪、八日、行幸龍華口、九日、覲賀陽院、十四日、還閑院、義盛子

朝盛驍壯好和歌、爲實朝所親寵、及義盛謀擧兵、意甚憂懼、欲爲僧避世、十五日、迺往謁實朝、實朝方會衆賦和歌、朝盛獻一篇、實朝稱善、賞以地頭職、是日、朝盛不還家、薙髮出奔、留書於家曰、大人之謀、不得中止、兒既不忍背主君、又不忍抗大人、所以逃也、義盛大駭、令義直追之、及於駿河、乃携之還、二十四日、義盛遣僧尊道、時人謂遣之詐也、實祈捷大神宮、流言嗷嗷、內外疑懼、二十六日、行幸法勝寺、觀慶九層塔、赦、二十七日、覲賀陽院、是日、實朝遣兵衛尉秦公氏於義盛宅、廉問、義盛出接之、誤落烏帽、其狀似隕首、公氏以爲凶兆、義盛曰、臣事先將軍、受其重恩、薨後未歷二十歲、而恩禮頓衰、所請不獲、所以愧而不出也、豈有佗心哉、時古郡保忠、朝比奈義秀等在座、點撿兵器、公氏還報、義時會將士謂之曰、義盛果叛、特未擐甲耳、廼令刑部丞忠季往諭曰、卿愼勿生事、義盛曰、臣豈敢怨上哉、但義時驕橫凌人、子弟輩不能堪、欲起兵

問罪、臣屢止之、而彼不從、臣不得不從也、義盛諸子皆有勇、而義秀最驍猛有異力、二十八日、實朝祈弭亂於鶴岡社、二十九日、義時子朝時獲罪實朝、屏居駿河、義時召還之、五月二日、義盛將擧兵、或報之大江廣元、廣元方與客飲、乃起赴幕府、三浦義村及弟胤義初黨義盛、約守北門、已而相議曰、自曩祖爲繼屬八幡殿征陸奥、世世受源氏厚恩、今日奈何抗君、乃往報義時、義時方圍棋、徐起更衣赴幕府、初義時慮義盛衆未聚、不設防備、繇此幕府守兵甚寡、乃令政子及實朝妻避於鶴岡、義盛遂與七子常盛、朝盛、義秀、義直、義重、義信、秀盛、及土屋義清、古郡保忠、澁谷高重、中山行重、土肥惟平、岡崎實忠、梶原朝景、景衡、景盛、景氏、大庭景兼、深澤景家、大方政直、鹽谷惟守等、分兵爲三、攻幕府南門及義時廣元第、義時兵拒戰多死、廣元客未散、乃出拒、衆知二人不在、齊進圍幕府、會日暮、波多野忠綱先衆拒戰、北條泰時朝時、與足利義

氏等俱出拒、義秀排門直入、守兵驚際、俄府中火起、炎焰漲天、實朝避之法華堂、義時廣元從焉、兩軍大戰、義秀挺身衝突、猛氣咆勃、擊殺五十嵐小豐次、葛貫盛重、新野景直、禮羽蓮乘、高井重茂等、府兵望見皆竄避、義盛甥重茂獨屬實朝、搏義秀墜馬、遂被殺、朝時盤刀進擊、被創而退、義氏遇義秀於政所橋、義秀進捉其鎧袖、義氏躍馬踰塹、袖斷而馬不倒、義秀馬疲、轉轡渡橋、鷹司冠者朝秀遮擊、義秀殺之、義氏脫去、義秀進至若宮巷、遇武田信光、將戰、子信忠馳進蔽父、義秀感而棄去、義盛等終夜力攻、勢甚鋭、士卒無不一以當千、呼聲震天、府兵奪氣、泰時獨奮厲不撓、督衆血戰、天將曉、義盛兵稍疲、退陣前濱、泰時乃進守下馬橋、分兵斷義盛糧道、義盛大困、三日、橫山時兼帥衆來援、義盛兵復振、府兵迫擊、不利而退、會我中村二宮河村諸族聞變來聚、陣稻村崎、實朝召之不應、義時與廣元謀、以書諭衆曰、義盛兵既潰、幕府安穩、宜

速來、衆擊破殘兵、於是兵士競集、乃遣波多野朝定齎書往諭、諸族悉至、千葉成胤亦帥衆來會、實朝遣使召近國將士、義盛再進欲攻法華堂、義氏及近江守源頼茂等遮路不能前、迴戰于若宮大路、鎭西人小物資政衝義盛陣、爲義秀所殺、日光別當辨覺帥弟子、與中山行重戰却之、長尾江丸年十三、從兄景茂拒義清、義清愛其勇、不敢發矢、義秀遂與保忠、義清、聯轡突擊、府兵屢却、泰時告急實朝、實朝大驚、令廣元作文祈捷鶴岡社、義清自甘繩欲徑窟堂前、攻之、路中流矢而死、義直亦戰死、義盛聞之悲慟不自勝、江戸能範兵擊斬之、義盛年六十七、義重、義信、秀盛皆戰死、義秀帥殘兵五百、航海走安房、年三十八、或云赴高麗、又云釜山浦絶影島義秀祠見在、土人時祭之、常盛、朝盛、惟平、實忠、保忠、時兼皆脫走、餘黨悉潰、

頼襄曰、和田義盛之擧事、非反實朝也、亦非忠實朝也、特疾北

條義時、而欲奪其權、故謀取實朝以治之、而不克也、或曰、義盛受實朝密旨、以圖義時、反爲其所激而怒、輕擧以敗、故實朝嘗眷顧之、又寵其孫朝盛、及事作、將士疑所屬、可以見焉、吾謂激而怒則然、曰受密旨則不然、夫義盛覘利不知義者也、初要頼朝於困窮、預求爲侍所別當、其人如此、故一幡之禍、頼家命之討北條氏、乃先告之時政、以謀頼家、何敢受實朝旨、以圖義時哉、實朝亦不至察義時之姦、引義盛自援也、其頗眷之者、以其更事、欲聽談說耳、寵朝盛者、愛善歌耳、觀其戒朝盛、勿同宗族亡、使誠有密謀、何以顯之言迹如此乎、且義盛亦何以擧族嗷訴乎、凡圖是人者、是人唾我罵我、我不肯怒也、怒者、非圖之也、使之怒者、乃圖之也、吾故曰、義時與實朝圖義盛、夫此事何由而起哉、泉親衡擁千壽起兵、千壽故頼家子、是實朝所大忌惡也、而義盛子姪黨焉、故義時乘其畏而讒搆之曰、欲爲頼家復

仇、不然知和田氏之爲强宗、公然縛其姪、以面辱之、夫唾人罵人而不顧者、必有所恃也、義時之爲之、非特實朝之畏忌之哉、將士疑所屬、則以實朝不在幕府、故以其手書令之而定矣、嗟夫義盛雖不能忠實朝、而能疾義時者也、義盛亡則義時無復所憚、而實朝勢孤、是以遂斃於義時、而其斃之則使賴家子乃其所以譏搆義盛焉、而自用之也、

齋藤馨曰、夫源氏之覇者北條氏也、破北條氏之膽者和田義盛也、義盛之前、比企能員有滅北條氏之志、而無輔公室之忠、畠山重忠有輔公室之忠、而事未發、輒爲北條氏所陷、至其後力能揭北條氏之罪而討之者、獨義盛爾、義盛宗族强大、子弟皆傑驁勇悍、一麾而起、府門不守、義時奔走、免死之不暇、是亦足以破其膽矣、而義盛之志則可知也、曰請赦胤長、而義時面縛過前也、曰賜胤長第、而義時奪之也、於是不勝忿忿之心、決

志一戰、思以報之、則固非若重忠之專心公室而不從也、亦非若能員之挾外戚而謀代之也、唯無能員之志、故吾有取於義盛、又無重忠之忠、故吾有惜於義盛、設使義盛有重忠之忠、則怨可報也、公室可張也、一擧而公私兩得、顧不可乎、吾嘗謂實朝未必如此之愚弱也、世以其好和歌疎武事、故稱愚弱、不知實朝在外家之掌內、無所猷爲、故自託和歌、以爲排悶計耳、然其英悍之氣、或見於吐屬、而非尋常文弱公子所道、且其超爵位、與造巨艦、皆不可謂無豪壯之志、而觀其源氏正統必絕於我之語、則其察義時之姦、亦已久矣、以英悍之氣、豪壯之志、兼察姦之智、而無能佐之者、故卒斃於外家陰狡之手、而莫能救、義盛果有輔公室之忠、則實朝必倚焉以爲腹心、潛協其議、見時投機而起、子姪之罪不必請也、第宅之利不必爭也、舍忿忿之慾、而就遠大之謀、吾見源氏之統未絕於實朝、而陪臣所執

之命、亦不待田樂入道而盡也、是知人臣報怨於私、則怨未報而事敗、苟謀忠於公、則公室既張而怨亦報、義盛無輔公室之忠、乃無報怨之志者也、

泰時獻首虜、置酒勞諸將士、謂之曰、吾不復飮酒、嚮昔與宴、其明亂作、吾擐甲上馬、而宿醉未醒、吾意自今禁飮、已而戰數十合、渴而求水、葛西六郞執榼進酒、我輒飮之、甚矣吾無常操也、吾不復飮也、四日、追兵斬常盛保忠來獻、實朝從法華堂還政子第、召將士論功、波多野忠綱與三浦義村爭先登、不決、義時心黨三浦、乃引忠綱於無人處、歎語諭之曰、將軍既以義村功爲第一、不可爭已、且足下以無伐功而受賞、不亦善乎、忠綱厲聲曰、士之執兵赴敵、必死不顧、亦爲身後爾、不賞無恤、安肯爲讓人、而自沒功名乎、實朝乃問金子某、金子曰、擐赤甲騎葦毛馬者實先登矣、卽忠綱也、五日、義時代義盛爲士所別當、六日、擒岡崎實忠斬之、七日、第

功行賞、實朝惡忠綱無禮、不賞、賞其子經朝、賜泰時陸奧遠田郡地頭職、泰時辭曰、義盛無反心、獨恨臣父爾、而諸將士多爲之致死、臣爲父擊仇、焉可受賞、宜以賞臣者恤死事家、弗聽、九日、移晉京師、鎭安將士、遣使斬胤長於陸奧、畠山和田二族既滅、將士益畏義時、義時威權日熾、二十一日、鎌倉地大震、二十四日、還閑院、六月二日、炎旱涉旬、十三日、覲賀陽院、十六日、還閑院、秋七月七日、鎌倉地大震、十六日、如三條坊門殿、十八日、還閑院、八月朔、祈雨、三日、淸水寺僧徒與延曆寺僧徒爭地、築城將戰、遣使毀城、罷兵、延曆寺僧徒不奉命、據長樂寺、慢罵使者、使者馳還奏狀、勅遣兵捕之、近江守源賴茂度僧徒據險拒鬪、潛遣士卒從山後登、植旗嶺上、僧徒顧而駭愕、官軍進攻、斬十餘人、擒二十人、餘皆逃潰、六日、延曆寺僧徒釘中堂、滅三昧堂燈、破七社簾鏡、鎖諸門、逐祠官、朝廷患之、罪行事西面、解之、不聽、約以日吉祭準賀茂祭、給六

月會裝、令辨官行事、學頭一人歲任律師、僧徒乃定、二十二日、鎌倉鶴岡黃蝶群飛、二十五日、覲賀陽院、九月十七日、地震有聲、十九日、日光山別當辨覺報曰、畠山重忠季子重慶匿山藪、謀擧兵、適長沼宗政在座、實朝令宗政往捕、宗政不還家而發、二十六日、宗政斬重慶來獻、實朝怒使人讓曰、重忠寃死、吾所深憫、孤兒爲僧、彼何能爲、吾之遣汝、欲捕而詰問耳、何乃殺之、宗政瞋目曰、重慶反形既露、何須擒之、擒之固易、顧臣以之來、將軍必用婦言宥之、此臣之所以斬首來獻也、先將軍嘗欲賞臣功、臣請賜谿目爺、備海道十五國奸民、先將軍許之、其重武備如此、今則不然、所嗜者和歌蹴鞠、所親寵者婦人、廢武事而疏將士、沒收之地、不授之功臣、而賜之嬖寵、榛谷重朝邑賜之五條局、中山重政邑賜之下總局、臣不知其可也、實朝讓之屏居、無幾得解、初賴朝好和歌、至實朝尤好之、以藤原定家爲師、定家奉勅撰新古今集、採賴朝和

歌、實朝聞之大悅、托京師人寫之、京師人好聽子規、夏月或往郊外待之、實朝慕之、嘗夏月遲明至永福寺、傾耳移時、雖有罪者、獻歌則免、而軍國事一決於義時、其優柔如此、閏月十六日、還閑院、二十七日、本院幸熊野、冬十月十四日、雷、十五日、京師大火、白河泉殿悲田院罹災、二十二日、本院還自熊野、二十六日、覲賀陽院、十一月十日、覲賀陽院、十七日、興福寺僧徒怒淸水寺剗地入延曆寺、將燒延曆寺、傳檄曰、春日神將進發、藤氏公卿宜速來會、其宰吏須進兵餉、遂率二萬人、奉春日神木、至宇治、燒小倉、遣檢非違使過之、十八日、遣權中納言藤原光親於宇治諭之、罷延曆寺座主公圓、罪僧綱、奉幣春日大原野吉田社、告興福寺僧徒擾亂、是日、日吉臨時祭、設東遊、走馬、神樂、遣使奉幣、永爲例、二十日、春日神木歸座、十二月六日、改元、九日、前內大臣藤原實宗薨、十三日、建禮門院崩、后還京師、薙髮受戒、徙大原寂光院旁、卉廬竹牀、

僅蔽風日、師典侍阿波內侍等皆爲尼、供薪水、後白河法皇欲往唁之、而憚賴朝不果、文治二年託幸補陀洛寺至其居、相泣敍往事、后具說軍中窘厄、橫受汚辱、嗚咽不禁、后親糊安德帝宸翰及所手書故紙、造其像、見在寂光院、是月、京師數火、

二年甲戌、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三日、覲本院於賀陽院、二月七日、鎌倉地大震、十四日、行幸七條院、觀慶佛堂、二十四日、覲賀陽院、三月二十六日、行幸春日社、夏四月三日、地震、十五日、延曆寺僧徒怒園城寺僧徒將奪日吉社日御供神田、屬新羅社、行火園城寺、堂舍盡焚、園城寺長吏公胤遣使鎌倉告變、實朝命營堂宇、令諸將督役、源氏累世助園城寺云、二十日、車駕還閑院、五月七日、遣使延曆寺、脩六月會、準御齋會、興福寺應園城寺將逼之、乃令檢非違使及兵士護送、諸國炎旱、六月三日、實朝齋戒轉讀法華經、祈雨、既而雨、十日、號準三宮禮子內親王、曰嘉陽門院、十三日、

幕府令關東諸國、幕府所領租稅、自今年秋遞減三分之二、二十四日、御大內、秋七月四日、奉幣春日大原野吉田三社、祈靖僧徒擾亂、十一日、覲賀陽院、十三日、還閑院、八月七日、興福寺僧徒將援園城寺、攻延曆寺、奉神木入京師、是日、遣官兵宇治勢多淀遏之、鎌倉大雨洪水、十日、大風破廬舍、九月朔、日有食之、二十日、本院幸熊野、二十二日、鎌倉地大震、冬十月二十二日、謁石淸水宮、十一月十三日、和田義盛遺臣奉故賴家子僧榮實、聚兵京師、事覺、大江廣元遣兵攻之一條、榮實自殺、餘黨散走、二十二日、熊野新宮火、晦、新院所居大炊御門京極殿火、十二月十二日、幕府令諸將冀望官階者其家督考勤勞、具狀申請、不許庶支徑奉狀、

三年乙亥、春正月六日、北條時政患瘍卒、年七十八、十日、避方忌於鳥羽殿、十七日、如大炊殿、二月十八日、幕府令諸國關津地頭、無礙行旅、三月十日、覲賀陽院、十四日、卜定熙子內親王爲齋宮、

十五日、園城寺僧徒燒東坂本、夏四月十八日、幕府以在京家人警衛多不如法、下令申戒、爾後當甄別忠否、而賞罰之、二十三日、行幸平野社、二十六日、行幸大原野社、五月二日、祈雨、後屢祈之、六月十四日、覲賀陽院、二十日、鎌倉御靈社鳴動、秋七月十二日、浚神泉苑池、十九日、幕府定鎌倉商賈員、八月十八日、鎌倉大風雨、九月十四日、伊賀朝光卒、老練武事、實朝嘗選近習驍勇、番直北面、特命朝光及和田義盛加直、以備燕間諮訪、朝光女爲北條義時後妻、以故父子得恩遇、是月、鎌倉地數震、冬十月八日、本院幸熊野、九日、右大臣藤原公繼罷、十一月二十五日、實朝命僧修法會、曰、嚮昔夢義盛率族群至我前、吾爲修其冥福也、十二月十日、以內大臣藤原道家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公房爲內大臣、二十二日、京師火、是歲、鎌倉災變荐見、

四年丙子、春正月七日、左獄滋野井泉殿桂宮火、九日、避方忌於

賀茂禰宜祐綱家、二月朔、日有食之、五日、盜取東寺佛舍利及寶器、詔大索天下、二十三日、遣權中納言藤原光親於伊勢、祈獲盜、二十九日、獲盜、三月七日、鎌倉海水變赤、十四日、前內大臣藤原信清薨、夏四月二日、準母殷富門院崩、四日、葬殷富門院、六月二十日、實朝任中納言、二十七日、觀舞樂於清涼殿、閏月十五日、本院幸日吉社、秋七月十日、大風、紫宸殿櫻折、二十二日、實朝兼左近衛中將、八月十六日、本院修明門院幸熊野、二十八日、大風折木發屋、太政官廳南門東院大炊寮門倒、祈晴、九月八日、本院修明門院至自熊野、二十日、北條義時謂大江廣元曰、故將軍每宣下輙辭之、以爲後胤之地、而今將軍年未壯昇進太速、又令家臣不朝、而取官爵、僕愚昧竊危之、欲爲入言、而恐遭譴怒、公盍言焉、廣元曰、僕亦思之、故將軍每事下問、今也則否、故默以至今耳、將軍坐享成業、而不次榮進、積殃聚害、其能免乎、公有言焉、僕敢不

言、既而從容諷實朝曰、將軍欲貽慶來裔、宜戒滿盈、盍辭諸官、獨帶征夷將軍、及高年、然後求大將、實朝曰、吾非不悅卿所言、然吾念源氏正統、縮於今日、不可慮子孫、吾欲飽取官職、以擧家聲、不暇慮子孫也、廣元無言而退、冬十一月二十四日、實朝命造大艦、先是宋佛工陳和卿在京師、賴朝營東大寺、令和卿造佛像、及朝京師、欲召見之、和卿辭而不見、其後和卿來鎌倉、謁實朝、卻行拜伏曰、昔辭先將軍召者、以其多斷人命罪障居多也、將軍權化降誕、前生爲育王山長老、和卿嘗列門弟、今以夙緣拜謁也、實朝喜焉、先是夢有僧告其前生、適與和卿所說符、實朝益信之、欲適宋見前生之地、命和卿造船、定從行六十餘人、北條義時時房等諫、不聽、十二月朔、幕府趣問注所、限歲中理士民訟、

五年丁丑、春正月二十六日、內大臣藤原公房罷右近衛大將、二十八日、權大納言土御門通光兼右近衛大將、通親之子也、三月

二十二日、以中宮有身免輕繫、二十四日、本院幸春日社、二十五日、車駕還閑院、二十八日、前太政大臣兼房薨、夏四月八日、鴨長明卒、稱菊大夫、世鴨社氏人、通管絃、善和歌、後鳥羽上皇召爲和歌所寄人、敕一時名和歌者、獻肥大枯細豔雅三體和歌、以試其才、衆皆難之、唯長明及攝政良經僧慈圓等六人奉敕、後有不得意事、削髮爲僧、改蓮胤、入大原山、建曆中徃鎌倉、實朝素聞其名、數被延接、無幾還京師、長明創意作室、方一丈、高不過七尺、柱楹屋廂、皆用鉤鏁、令可開闔、或不適意、移以他徃、可載兩車、遂入日野外山居焉、所有佛像及書數軸箏琵琶、餘無所貯蓄、登山臨水、採擷自給、著方丈記、其耿介之氣、概見其中、世傳誦之、後上皇欲復召入和歌所、長明上和歌辭之、遺跡有石牀、世號方丈石、初藤原俊成撰千載和歌集、採長明歌僅一首、長明喜曰、我非歌人之後、身亦非有才、而敕撰集中見採錄、豈非至榮邪、或曰、子之冒甚

有理、他人不能如此、吾閲是集、雨流多被收載、多者十數首、少者不下四五首、吾以謂子內不能平、初不信子言、而屬言不措、自今而後知子之實喜之、存心如此、終當於斯道得神助也、其後長明聲譽日盛、果如其言、當撰新古今和歌集、一時進和歌者、多至千百首、撰人刪去者多、長明唯進十二首、而皆爲所取云、所著有瑩玉集、無名鈔、發心集、文字鏁、四季物語、行于世、十七日、陳和卿所造船成、實朝試之由比浦、以船膠沙不可撼止、未行、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十日、本院患瘧、十七日、以本院違豫非常赦、二十九日、慶春日社塔、八月四日、本院疾愈、九月三日、大風雨、朱雀門左近衛府南門倒、四日、鎌倉大風、廬舍多倒、晦、本院修明門院幸熊野、冬十月二十六日、還自熊野、十一月十一日、政子召僧公曉於京師、用補鶴岡別當、公曉幼名善哉、賴家之遺孽、公曉年四歲、師事僧定曉、更今名、後削髮入園城寺、從明王院僧正公胤受業、公曉常

憤父廢黜遇害、謂實朝父仇也、不肯祝髮、竊謀報復、稱有所祈、祈鶴岡祠者千日、時鎌倉傳言、幕府有怪物、被婦人衣、行步如飛、十五日、如五辻殿、十二月朔、行幸松尾社、八日、行幸北野社、

六年戊寅、春正月三日、平正重潛居白河、謀作亂、後藤基清襲之、正重逆戰、多所殺傷、遂死之、正重伊勢平氏之遺孽也、二十一日、實朝任權大納言、二月四日、政子遊京師、北條時房從焉、二十六日、右大臣藤原道家罷左近衛大將、三月六日、權大納言源實朝兼左近衛大將、先是實朝屢遣使京師、請兼左近衛大將、廷議遵賴朝故事擬右、而以其苦請、使藤原道家辭左近衛大將、以實朝兼之、家臣授官有差、即日、遣使敕兼左馬寮御監、當是時、鎌倉權勢日盛、本院居常憤憤、欲驕實朝以斃之、連進其官爵、實朝不覺、又建最勝四天王院於三條白河、咒詛實朝、十一日、行幸日吉社、夏四月十四日、政子敘從三位、上皇欲召見政子、辭曰、邊鄙老尼

何敢咫尺龍顏、乃促駕東歸、二十一日、京師火、二十五日、御淸凉殿、觀童舞、五月九日、本院幸日吉社、六月八日、鎌倉白虹見、十一日、鎌倉五色虹見、二十七日、實朝行拜賀禮於鶴岡社、朝廷賜檳榔牛蔀車二兩九錫彤弓裝束隨身裝移鞍等物、廷臣來會、二十八日、鎌倉有流星、大如月、秋七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八日、實朝詣鶴岡社、三浦義村中隨兵之選、與長江明義爲偶、命義村列左、辭曰明義高年、難立其左、請易班列、明義曰、義村有爵、且爲三浦黨之長、理當在左、相讓不止、實朝喜曰、今日之事、我所最重、二人以禮相讓、甚可嘉尙、顧義村年齡猶富、明義前途無日、宜在左列、以爲子孫光榮、二人喜而從命、九日、義時建一堂於大藏鄉、以祭戌神、曰、夢明年拜賀不可從也、時實朝娛翫文史、耽好和歌、不親政事、武備日弛、義時心貪私權、而終莫規諫、二十二日、實朝以北條泰時、山城行村、三浦義村、大江能範、伊賀光宗、爲侍所司、八月

二日、以七條院逆修冥福免輕繫、九月十四日、祇園社鳴動有光、二十一日、先是筥崎宮留守殺大山寺神人、議罪下留守於獄、延曆寺僧徒不服、是日奉日吉祇園京極寺北野神輿詣闕、請流筥主石淸水別當僧宗清、及以筥崎宮屬本寺、官兵遏之、誤傷駕輿丁、僧徒棄神輿去、冬十月九日、以內大臣藤原公房爲太政大臣、權大納言源實朝爲內大臣、十三日、神輿歸座、政子敘從二位、十五日、本院幸日吉社、二十三日、本院幸熊野、二十七日、長谷部信連卒、子孫世居能登、以長爲氏、十一月十日、左大臣藤原良輔薨、二十一日、以皇子懷成爲親王、二十六日、立懷成親王爲皇太子、以右大臣藤原道家爲傅、十二月二日、以右大臣藤原道家爲左大臣、內大臣源實朝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家通爲內大臣、家通家實之子也、五日、鶴岡別當公曉遣使伊勢、奉幣大神宮、聞者恠之、二十一日、本院幸日吉稻荷祇園社、

承久元年己卯、春正月八日、雷、十五日、親本院于賀陽院、二十七日、僧公曉殺征夷大將軍右大臣兼左近衞大將源實朝、初拜賀于鶴岡社、卜二十七日戌時將出、大江廣元進謂曰、臣平生未嘗出淚、今無故泫然、臣危疑焉、先大將落東大寺、衷甲自備、君宜倣焉、毋輕擧也、源仲章曰、大臣大將不可衷甲、廣元又請晝日行禮、仲章曰、秉燭故事也、實朝臨出、使秦公氏梳髮、拔髮一縷與之、哂曰、吾遺物也、見庭梅、作和歌、（以傳氐以奈婆、奴志奈岐邪奴斗、奈利奴斗毛、能岐婆能宇迷余、波流遠和須流奈、）既至南門、鳩鳴異常、下車、誤折劍欄、人以爲凶徵、權大納言藤原忠信、權中納言藤原實氏等公卿悉從、隨兵千騎、義時侍持劍焉、比入祠門、稱病作、授劍於仲章而歸、言見白狗過側病作、實朝乃悉屛隨兵、獨仲章從、儀畢、揖公卿降階、有一人自階側跳出、揮刀斬實朝及仲章、持其首逃去、時方闇黑、內外騷擾、衞從聞變馳進、武田信光挺身先衆、而莫知賊所在、已而有大呼者曰、吾公曉也、

報父仇矣、衆始知公曉所爲、圍其所居雪下坊舍、僧徒拒鬪、衆擊走之、公曉不在、衆相視失色、公曉提實朝首、直赴備中阿闍梨宅、飢而食、手不釋首、三浦義村少子駒若丸爲公曉弟子、公曉謂義村助己、因遣使謂曰、今將軍曠位、吾當其任、子宜爲我計畫、義村聞而驚泣、紿曰、宜先入我家、將以兵迎、急報義時、義時命義村往擊、衆憚公曉驍捷、義村乃遣長尾定景率力士五人赴之、公曉望迎兵久之不至、乃自踰祠後高阜、如義村家、途遇五人奮鬪、定景自傍斬其首、送之義時、公曉年十九、實朝年二十八、明日葬實朝於勝長壽院、不得首、以所遺一髮代之、將士悲慕薙髮者百餘人、源氏正統於此而絕、實朝嘗將之京師、士民以年歉憂之、然實朝意甚盛、皆莫敢言、藤原知家因進曰、吾聞之矣、獅子一行、則百獸震慴、彼非欲令百獸震慴、其威自使然也、今君不欲勞民、然而君行師從、則民莫不震慴、震慴則趨事無息、其勞苦不可言矣、況年

不豐乎、實朝乃止、實朝資性溫雅、承賴朝猜忌之後、從事寬簡、以故將士親愛、然優柔寡斷、不能愜服衆心、常好文學、不閑武事、令仲章講史書、又撰近侍有才藝者、結番直學問所、令語古昔之事而聽之、千葉重胤善和歌、爲實朝所親昵、嘗就休采邑、月餘不歸、實朝賜和歌趣之、而不時還、大失實朝意、蒙譴家居、重胤深自悔恨、以情愬北條義時、義時敎之使詠和歌謝過、重胤立作和歌、授義時、義時懷而入府、爲請貸罪、實朝見其歌意、乃釋恩眷如舊、所著有金槐和歌集、又好蹴鞠、實朝少依母氏、每有所請、枉意從之、是以義時愈得擅政、威權下移、禍起蕭牆、身家不保、賴朝之業遂衰矣、世稱賴朝賴家實朝曰三代將軍、

中井積德曰、初義朝弒其父、並殺兄弟、（賴賢、賴仲、爲宗、爲成、爲仲、乙若、龜若、鶴若、天王、）又更平治之亂、誅滅殆盡、及賴朝起、存者無幾、賴朝又殺世父二、（義廣、行家、）弟二、（範賴、義經、）從兄弟三、（義仲、光家、行賴、）從兄弟之子一人、（義高、）賴朝

死之後、其二子（賴家、實朝、）三孫、（一幡、千壽、公曉、）一弟、（全成、）二姪、（全賴、時光、）亦更相賊殺、以絕其祀、悲夫、諺稱源氏相食、豈不信哉、後之有國者可以鑑焉、

賴襄曰、北條義時之弒其君也、已不下手也、假手於其君之從子、而後誅從子、脫賊名而取討賊之名、以奪君國、人莫敢議、自古弒君之陰狡巧黠、未有如義時者也、然亦有所學也、誰學、曰、學其父也、其父爲之而不中、其子再爲之而中、術有至與未至也、初時政縱其女奔賴朝、而爲不知者、欲居賴朝爲奇貨也、終擁之擧事、及事成、欲速其死、立外孫而已專其家也、何以知之、富士野之獵、曾我二孤復其父仇、可以已矣、又犯大將軍幕、何哉、曰、遂復祖父仇也、夫以十萬貔貅之衞、棨戟之環列、而敢欲突入、刺刃其腹、豈無大援內爲之主者、而然哉、時政嘗眷二孤、親冠其少者、至與其名之偏名之、蓋指嗾其復父仇之便、而至

祖父仇、則陰使人嗾之也、當時至事聞鎌倉、使政子驚泣、則其危可知矣、幸而免耳、故曰爲之不中也、義時與曾我之子、結爲兄弟、蓋知其故矣、故學焉、蓋亦使人嗾公曉曰、今將軍者子父仇也、子伺其拜賀刺而斃之、又賺之曰、苟能斃今將軍、則子者故將軍之子也、可以代之、覩公曉成事、報三浦義村使迎己、而義村告之、義時命殺之滅其口也、故曰再爲之而中也、而義村與其謀者也、大江廣元亦知其謀、而爲不知者也、史稱廣元與義時謀、諫實朝驟進官位、必取禍殃、又勸實朝及未昏行禮、衷甲而往、不聽、皆於事後飾言於衆、以掩己知其謀耳、豈非欲掩益顯者哉、夫以義時之狡黠如此、而又有多智之士爲之腹心者、一時老臣宿將、蓋頗察知其故、而蹤跡詭秘、莫能見端倪、故以政子之智、而終身不悟也、況實朝之紈袴乳臭、日在其機械而不省、曷足恠耶、或稱實朝亦知禍之迫、而不可解免、欲赴宋

道之、命工造船、不可用而止、及拜賀之夕、將出、作歌爲訣、吾以爲皆戲也、審然何有不告政子、政子聞之、必大會諸將士窮詰義時、卽座囚之、而特釋其族、則不終朝而事定、實朝雖優柔、而在政子辨之不難、且愛其子、與庇其弟、其情孰重、故曰、不悟也、猶不悟其父之危其夫也、然則北條氏之蓄此謀數十年、今而發之中矣、而不自代立、何哉、曰、使人仆之、故亦使人代立焉、若已代立、世將曰己欲立而仆之也、故不敢立而引二歲嬰兒立之、曰是亦與故君連姻者也、可以立此位矣、其實猶立木偶也、故稍知覺運動則去之、更立不知覺運動者代之、是北條氏本謀、所以貽於九世者也、

山縣禎曰、殺賴家者時政、而非實朝、實朝未必與知之、則不可以爲父讐也、然縱逆臣而不誅之、則是黨逆者也、公曉之怨之、亦不爲無謂也、但實朝者繼父祖統而主鎌倉者也、則不可以

私怨而殺之、獨誅北條可矣、況欲殺實朝以代其職、事出於私意、則於復讎之義、又益失矣、豈陷乎義時之詐謀、而爲此迷謬之擧乎、亦可憫已、

二月二日、報至京師、都下駭擾、兵士競聚、本院救禁之、十三日、政子遣使京師請曰、鎌倉將士數百、一旦無主、安保其不攜離、願擇上皇皇子雅成賴仁兩親王、爲主帥以鎮之、本院以爲兄踐大位、弟補闕職、是啓爭端也、不許、乃敕曰、苟非皇胤、則關白攝政之子、亦唯汝所請、十四日、幕府火、十九日、阿野全成子時元聞實朝死、起兵駿河、矯宣旨管領東國、義時遣金窪行親攻殺之、閏月十五日、長谷寺火、二十五日、內大臣藤原家通兼左近衞大將、三月四日、藤原家通轉右大臣、大納言土御門通光爲內大臣、六日、地震、二十二日、祈雨、二十六日、遣內大臣土御門通光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夏四月二日、京師大火、十二日、改元、五月十四日、

卜日前國懸社戶自開、二十七日、星晝見、六月三日、北條義時專兵馬之權、不欲立源氏、政子及義時與權大納言西園寺公經謀、以左大臣藤原道家子三虎爲主帥、本院許之、初賴朝妹婿藤原能保、以女妻攝政良經、良經生道家、道家娶公經女生三虎、三虎年甫二歲、後名賴經、先是本院許公經近衞大將、已而大將闕、太政大臣賴實擧子師經、本院不得已、遣使諭旨公經、公經怨望曰、臣不欲復立朝、臣姻戚有源實朝、臣當薙染謝世、徃而依之、中使還報、本院怒停朝參、實朝救之獲解、至是以外孫襲實朝後、秋七月十九日、三虎至鎌倉、政子聽斷將府庶務、政子爲人明決、佐賴朝定天下、爲諸將士所畏服、天下稱謂尼將軍、以其拜從二位、又曰二位尼、義時與廣元等令諸將修賴朝舊規、義時躬執兵權、自是後將軍徒持空名、自賴朝奠居鎌倉、四十一年、而權柄悉歸北條氏矣、義時妻弟伊賀光季、與廣元子親廣、並護衞京師、七日、京師

訛言、三條堀河有小井、飲此水者死疫、男女爭汲、十三日、大內守護右馬權頭源賴茂潛謀起兵、事覺、本院欲誅之、以大內守護居昭陽舍、召不出、遣兵擊之、賴茂與子下野守賴氏、右近衛將監藤原近仲、右兵衛尉源宗興、前刑部丞平賴國等入仁壽殿、縱火自殺、殿舍寶物多燹、蓋賴茂源賴政孫、自以爲源氏嫡宗、因圖自立、事覺被誅、十四日、以大內火廢朝三日、祈雨、二十一日、大風、神祇官南廳右近馬場官舍倒、二十七日、殿上百番歌合、二十八日、幕府置小侍所、以北條重時補別當、八月十六日、本院違豫、是日、以熊野訴、流前左兵衛尉紀宗光於對馬島、九月六日、幕府以前信濃守藤原行光病辭政所執事、以左衛門尉伊賀光宗代之、八日、行光卒、二十二日、鎌倉大火、冬十月五日、行幸稻荷祇園社、十六日、本院幸熊野、十一月朔、大原野社寶神殿火、三日、觀舞樂、十三日、大納言西園寺公經兼右近衛大將、實宗之子也、二十七日、敕

預廳延勝、成勝、最勝三寺、證菩提院火、二十九日、本院幸日吉、留七日、十二月十八日、彗星見、二十四日、幕府火、

二年庚辰、春正月八日、避方忌於大炊殿、二月二十六日、淸水寺火、三月五日、本院幸熊野、二十二日、造大內、夏四月二日、本院還自熊野、九日、先是興福寺僧忠慶燒藥師寺別院、是日、敕索天下、十三日、祇園社火、二十七日、陽明門左近衛府左兵衛府門火、五月十二日、行幸仁和寺、避方忌、十四日、還閑院、二十七日、行幸仁和寺、避方忌、晦、觀舞樂于校書殿、秋七月晦、鎌倉大風雨、冬十一月二十一日、鎌倉雷、

三年辛巳、春正月四日、本院幸熊野、五日、避方忌於大炊殿、十日、鎌倉雷、十七日、覲賀陽院、二月十日、盜燒七條院所居三條烏丸宮、幕府遣三好康俊于京師、唁之、命大江親廣伊賀光季搜盜、三月十日、宗像社火、十一日、藤原雅經薨、嘗學和歌於藤原定家、後

奉敕與源通具藤原定家撰新古今和歌集、至其子孫、體裁與二條家略無別、又好蹴鞠、與兄宗長冠一時、號宗長曰難波、雅經曰飛鳥井、子孫以爲稱號、後難波漸衰、唯飛鳥井和歌蹴鞠俱爲世所宗、二十日、行幸賀茂社、夏四月十六日、徙御大炊殿、先是源賴茂之誅也、源氏略盡、本院謂威權當復歸王室、而北條義時擁異姓幼穉、驅駕將士、又與西園寺公經相結、竊弄朝政、本院惡之、一日幸熊野、信濃人仁科盛遠携兒拜神、本院見其兒愛之、擢爲西面、盛遠感喜、竟留京師、義時聞之曰、彼關東家人、安得恣侍本院、乃收其食邑、本院諭義時復邑、義時不奉詔、本院又嬖白拍子龜菊、自製歌曲敎之、賜以攝津長江倉橋二莊、地頭侮慢之、本院敕義時、停地頭、義時曰、地頭之職、古所未有、朝廷以此賞敵右大將、右大將以此賞百戰之士、臣何敢奪之、本院忿然以爲、今源氏既滅、義時何爲者、跋扈乃爾、遂欲誅之、日夜講習武事、最善弓馬、親

倅刀劍、賜之武人、本院素有膂力、嘗聞今津有盜、遣西面捕之、盜多力、不能捕、本院駕船往觀、擧櫓指麾、盜乃就縛、本院怗問盜曰、囚見大家執櫓如揮扇、殆非人力、所以服也、本院頗自負、西面本院所置、以配北面也、嘗命鎌倉貢練達射藝材力絕倫者、又好相撲、徵力士於鎌倉、鎌倉貢大竹家任、本院擢爲西面、時人驚怪、於是本院與帝專議東征、二十日、使帝讓位皇太子、帝英敏開朗、好典籍、最能和歌、所親撰有八雲鈔、禁秘鈔、

仲恭天皇

仲恭天皇、諱懷成、順德帝第三子也、母東一條院藤原立子、攝政良經女也、建保六年十月十日、生、十一月、爲親王、遂立爲皇太子、承久二年、十一月、著袴、三年四月二十日、皇太子受禪于閑院、時年四歲、關白家實罷、以左大臣藤原道家攝政、太政大臣公房、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家通、內大臣土御門通光、大納言兼右

近衛大將西園寺公經、並如故、本院決政院中、二十三日、尊順德
帝曰太上天皇、於是有三上皇、稱後鳥羽帝曰一院、土御門帝曰
中院、順德帝曰新院、五月朔、日有食之、三日、惟明親王薨、時一院
欲討義時、中院獨以爲關東未可伐、乃以時未至諫之、權中納言
藤原光親亦諫之、書數十上、不聽、時檢非違使三浦胤義番直京
師、過期不還、一院命能登守藤原秀康探其情、秀康夜密招胤義
置酒、從容問曰、卿何爲淹滯不還、胤義曰、僕妻故右大將親臣一
品坊昌寬女也、嘗侍故左衛門督生千壽丸、而爲義時所害、妻常
切齒於義時、故僕留而不還耳、秀康曰、義時一院之所甚惡、彼可
誅乎、胤義奮曰、天子欲誅之、何所不可、詔旨一下、海內皆應、僕兄
義村膽略絕人、若許以總追捕使、則必不背辭、僕亦當以書勸誘、
秀康入奏、一院之意遂決、乃託鳥羽城南寺流鏑馬、徵大和山城
近江丹波美濃尾張伊賀伊勢攝津河內和泉紀伊丹後但馬十

四國兵、來會者一千七百人、一院大悅、公卿亦皆奮躍、一院欲先
殺大納言西園寺公經、前內大臣公繼諫曰、彼非武人、何必殺之、
且今日之擧、臣未見其可也、後白河上皇之討義仲、不命之賴朝、
而命輕佻蟲妄之知康、故王師一敗不能支、此輕擧之禍也、大抵
海內地勢、東國幅員最廣、故海內之兵、亦東國最盛、陛下欲伐之、
奈衆寡不敵何、況公經廷臣、制命在我、今疑其與關東交通、急行
誅戮、彼之生死、固無損益於關東、徒以取怨啓釁也、不聽、
永井定宗曰、北條氏恣權蔑上之罪、擧兵討之可也、雖然當是
時、義時泰時施私恩結豪傑、四方靡然、無不服從者、視之於京
師、則有人有道、而上皇不量其時、驟欲動凶器討之、豈能濟乎、
上皇若欲討北條之罪、修德下賢、由道惠民、民信衆懷、而後擧
兵討之、東軍何抗王師哉、夫兵貴時動、京師君臣無知兵者、君
輕遽擧事、臣倉卒應之、而宇治勢多不守、上皇蒙塵、群卿戮辱、

豈不痛乎、
青山延于曰、自古人君愎諫逆衆、輕遽擧事、未有不喪國者也、
袁紹不聽田豐之諫、以取官渡之敗、苻堅不用群臣之言、以致
淝水之衄、是以人君兼聽廣納、然後擧事、萬全而算無遺策也、
後鳥羽帝不勝一旦之忿、起無名之師、藤原公繼切諫、土御門
帝亦諫止之、帝皆不納、蓋帝之意以謂義時一陪臣耳、王師誅
之易如拉朽、殊不知關東無釁、上下輯睦、所以聲其罪者、適足
以激將士之怒也、及官軍一敗、歸罪群臣、以冀苟免、夫以唐德
宗之不君、其在奉天也、猶引咎自責、帝之不及德宗遠甚矣、其
致播遷、崩於海外、蓋非不幸也、
山縣禎曰、昔者魯昭公患季氏之專政、將圖之、宋樂祁曰、魯君
必出、政出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
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鎭撫其民、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

待命猶可、動必憂、公伐季氏、果不克、奔齊、今後鳥羽上皇之擧、
亦猶是爾、易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
動而有悔也、易戒其動、樂祁之言、蓋得湯之意矣、然則上皇之
動、其不可也必矣、
乃召公經及子實氏、令其妻弟僧尊長幽之馬場殿、公經潛遣人
報伊賀光季曰、禍亂將起、卿勿應一院、一院召胤義曰、伊賀光季、
大江親廣在京、如之何、胤義曰、親廣召輒來、光季與義時連姻、必
不來矣、請併召而誅不來者、一院從之、十四日、遣使召二人、親廣
不悟、即以五十騎至、一院問曰、汝屬義時乎、屬官軍乎、速決去就、
親廣惶遽、請屬官軍、即命獻誓書、光季報曰、都下繹騷、臣未知何
故、且臣關東代官、陛下宜具告臣、而今徒召臣、臣何敢往、再敕曰、
事當面敕、遄來勿違、光季曰、承命赴敕、臣之分也、輒入宮闕、非臣
所知也、不往、乃命秀康、胤義、親廣、及佐佐木廣綱、佐佐木高重等、

誅之、會日暮未發、光季從者勸走于鎌倉、光季曰、吾職在警衛、而禍發先逃、何以自贖、且今所在梗塞、欲走可得乎、與其斃道路、自遺醜名、不如致死於此以明無貳、時從者多逃逸、留者纔二十七人、長子光綱年十四、光季曰、汝尙幼弱、宜投託所親、待長仕幕府、光綱曰、大人死節、兒何忍去、光季大悅、乃夜招白拍子歌舞、悉散財貨與之、十五日、諸將攻光季、光季閉京極二門、開高辻土門而待、官軍往攻、光季逆拒、官軍不進、欲斫京極門、光季叱從者令開、左衛門尉間野時連先登、光季射之、時連反走、胤義呼光季爲朝敵、光季曰、汝欺君倡亂、吾詳知之、猶何饒舌、今吾不舍汝、射中其弓、光綱見高重至、挾矢謂曰、初君加我冠、約爲子婿、今將死、敢還所賜矢以訣、射中胸、而年少臂弱不徹甲、高重憐之流涕而去、官軍競入、光季從者盡死、唯贄田三郎與弟四郎力鬪、三郎重傷自殺、光季縱火其家、先殺光綱投火、而自潰腹、伏其屍焚死、贄田四

郎亦自殺、諸將還奏、一院大悅、將行賞、胤義曰、殲一小敵、何以賞爲、請待賊平、

論贊曰、伊賀光季不從後鳥羽上皇之召、發子拒官軍、力鬪而死、在京師則爲逆臣、在關東則爲忠臣、食其祿者死其難、守職之臣、分當如此、獨使光季虎賁之選、居西面之列、則豈不能以所事北條氏者、盡忠于王室哉、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爲人、正此之謂也、

一院問曰、關東武夫從義時者有幾、胤義曰、不過一千人、兒玉家定曰、判官誤矣、稱示以降、將士多受義時恩、欲同死生者不下一萬、如家定者若在關東、固將從之、一院不懌、乃召諸寺僧徒、興福寺僧議曰、本寺嘗爲平氏所焚、而鎌倉右大將實營造之、此恩不可忘、故源平兩交戰、本寺所援在白旗、然今日之事、天子之命也、奈何不應、乃使寡兵勸王、延曆寺及熊野僧徒亦至、一院遣使但

馬召法橋昌明、昌明以勇聞、嘗獲源行家者也、詔使至、昌明即殺之、但馬將士欲勸王者進攻之、昌明敗走、一院敕權中納言光親下院宣天下曰、近稱關東處置、亂天下政務、將軍猶在幼稚、彼義時假言於敎命、致斷於都鄙、耀己威、蔑皇憲、論之政道、可謂謀反、須下知五畿七道諸國、追討義時、諸國莊園守護人地頭等有上言、各宜詣院廳奏、隨狀聽斷、奪義時官位、遣善走者押松於鎌倉、賜院宣於義村及武田、小笠原、千葉、小山、宇都宮、葛西諸族、募以厚賞、胤義亦遣使誘諭義村、是日、大角西洞院火、帝避之賀陽院、召道助法親王、修法祈征討有功、十九日、固關、是日、押松至鎌倉、義村遂胤義使、以其書示義時、義時曰、吾命在卿手、義村曰、僕若有貳、群神必殛之、義時曰、卿能然乎、吾夙知有此事、殊恠其遲緩耳、押松度已在鎌倉矣、乃索之獲於葛西谷、奪院宣燒之、見政子、告故、政子乃大會諸將于簾下、使安達景盛傳命曰、吾今日將訣

於諸君也、先將軍披堅執銳、闢草萊以創大業、諸君所知也、今讒諛之徒、詿誤人主、欲傾危關東之業、諸君苟不忘先將軍之恩、則協心戮力、斬秀康胤義等以全舊圖、卽欲應詔西上者、卽今決之、諸將皆感激、願效力、莫敢異辭、義時乃會議於家、義村安達景盛請據足柄箱根待官軍、大江廣元曰、衆心不一、則據險曠日、適足以取敗、今日之策、委成敗於天、鼓行而西耳、義村告之政子、政子曰、今不發兵、何以能克、宜待武藏兵上途、乃徵兵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安房上總常陸信濃上野下野陸奥出羽等、二十一日、義時以異論紛起再議之、廣元曰、今待武藏兵、故異論復起、若遲疑不決、雖武藏兵安保不振、今夜武州宜單騎上途、衆必爭奮、如雲從龍也、三好康信方臥病、政子召而問之、康信曰、關東安危在此一擧、經日不發、何緩也、請速發、義時曰、二老之議暗合、吾意決矣、遂據鎌倉反、泰時諫曰、昔平淸盛罔君虐下、故將軍受

詔掃殄、上下安堵、自爾以來、幕府相承、世奉朝廷、不敢失墜、今無罪被討者、豈非讒者之謬宸聽邪、然普天之下、無非王土、今悍然與抗、非臣子之義、宜束身詣闕、唯命是聽、天威尙不霽、擧族就刑、亦何憾焉、儻蒙赦宥、晦迹山林、以保餘生矣、義時沈默良久曰、如汝之所言、政正國治、明主在上之事也、本院登極之後、政令乖亂、人懷愁怨、其儻免荼毒、幕府所管耳、如幕府陵夷、政出一途、則奈蒼生何、自下劘上、雖冥譴之可畏、固非爲一己謀、不過欲爲天下除患耳、外國固有故事、周武漢高是也、然彼皆取天下、我則不然、誅一二讒臣、以安天下耳、遂部署諸將、遣時房泰時義村帥十萬餘人、自東海道、武田信光小笠原長淸小山朝長等帥五萬餘人、自東山道、北條朝時結城朝光佐佐木信實等帥四萬餘人、自北陸道、並進犯京師、是夜、泰時發鎌倉、次稻瀨川、二十二日、以親兵十八騎先發、諸將繼發、泰時單騎馳還、義時驚問、泰時曰、號令部

署、兒既聞命矣、若乘輿親征、則何以自處、義時良久曰、善乎問也、若遇乘輿、可免冑弛弓、委身下吏也、諸將督師、則努力效死、有進勿退、軍如失利、我不能復見汝矣、泰時乃發、二十五日、東軍悉發、凡從軍者、父行留子、子行留父、行者凡十九萬、義時與廣元康信等居守、督調發、總軍務、二十六日、泰時至遠江手越、信濃人春日貞幸會之、檢非違使藤原秀澄自美濃告急、中外失色、二十七日、義時使判官降邦書對宣旨文、乃放還押松、令還奏曰、臣有功無罪、以讒見討、臣將何言、聞陛下好戰、臣令子弟帥十九萬人西上、陛下試觀其戰、意猶不饜、則臣請以二十萬人繼之、二十九日、參議藤原信成將河勾家賢以六十餘人、據越後願文山、與佐佐木信實戰而敗、晦、時房至遠江橋本、候騎報曰、有兵士十九人入高志山、時房令內田四郎追之、及於音羽河、遣人問名、兵士曰、吾下總前司盛綱族人筑井高重也、適在關東、聞變還京耳、請與決死、

乃馳入民家、蔽牆雨矢、賊多死傷、矢盡、乃相刺而死、六月朔、押松還京師、謁一院於賀陽院、公卿問曰、誰斬送義時頭者、押松哽咽不能言、公卿皆笑、押松收淚曰、臣爲義時所捕、僅脫虎口而還、比發鎌倉、東兵既發、山陸二道則臣不知、海道則彌望皆人馬旌旗、蓋不下百萬也、一坐失色、一院徐曰、寧無誅義時者乎、乃議守戰、諸將或欲守宇治勢多、或欲扼尾張河、一院曰、尾張河不守、然後扼宇治勢多未暮也、乃分兵赴尾張河、河有九津、檢非違使大內惟信、左衞門尉筑後有長、糟屋久季等帥二千餘人、守大炊渡、藏人神地賴經等帥一千餘人、守鵜沼、判官代朝日賴時、海泉太郎等帥一千餘人、守板橋、判官代土岐次郎、左衞門尉關某等帥一千餘人、守池瀨、秀康胤義及前下總守中條盛綱等帥一萬餘人、守大豆渡、阿波太郎、左衞門尉山田某等帥五百餘人、守食渡、判官代長瀨某帥五百餘人、守稗島、秀澄及山田重忠等帥一千餘

人守洲股、前伊勢守加藤光員帥五百餘人守市河、別遣宮崎定範、糟屋有久、仁科盛遠等於越中、扼北陸道、五日、時房泰時至尾張一宮、時房進犯洲股、泰時義村犯大豆渡、遣毛利季光犯鵜沼、足利義氏犯池瀨、狩野入道犯板橋、山道賊亦至、武田信光小笠原長淸逼大炊渡、一院賜院宣於信光長淸諭降之、信光與長淸議、斬詔使二人、放還一人曰、汝還報之、初信光臨發、家人皆諫曰、今日適值十死一生日、請延期、信光不聽曰、十死一生、多出少歸之謂也、臨軍忌家、武夫之常、何忌諱之爲、乃勵衆而行、進至尾張川、信光召子信政曰、在軍父子尙不相顧、況親族乎、汝宜潛濟大井戶、先登立功、勿使族人知、信政先使善泅者測其深淺、標津渡之處、乃率兵而進、官軍發矢如雨、連殪數人、信政不撓、濟川奮戰、信光屬信政曰、汝若旋轡、吾斬汝矣、信政既濟、長淸繼進、後軍雲擁而濟、惟信等遂敗、諸將在下流者、見西岸流屍、以爲官軍敗賊、

俄而敗問至、鵜沼官軍往援亦敗、美濃蜂屋冠者死之、八田知尙却走、爲武田信隆所追盜、知尙轉馬挺賜刀斷武光馬首、得間逸去、大竹家任還戰而死、大妻太郞被重創、謂旁人曰、吾創重、將入林中自殺、請報敵大豆渡、旁人馳報之、胤義盛綱將往援、秀康曰、吾今不退、歸路無乃斷乎、一院有命、尾張河失利則退守宇治勢田、吾不敢違、乃先逃、胤義憤怒、不得已而退、六日、泰時濟大豆渡、官軍皆已逃、乃縱兵窮追、及於美濃莚田、參河人足助重成等戰死、山田重忠奮曰、吾等不發一矢而退、歸路亦不一血戰、一院有問、將何以答、乃以殘兵九十餘騎陣杭瀨川西、賊來擊、重忠兵多善射、皆不虛彀、賊後軍奄至、重忠却走、伊佐行政急追之、重忠馬蹶墜溝中、行政搏之、重忠兵扶重忠上馬、行政擊其胄、纓乍斷、乃得逸去、至小關、縛旗於樹爲疑兵而去、右衛門尉鏡久綱書姓名於旗、留而奮戰、歎曰、吾悔從懦夫秀康、遂自殺、洲股市河官軍皆

潰、七日、一院修仁王講於法勝寺、祈兵有利、是日、奉幣十一社、時房泰時陣野上埀井二驛、議軍事、義村曰、北陸兵未至、請分兵、自東路、於是時房自勢多、泰時自宇治、景盛信光自手上、季光自芋洗、朝光義村自淀、義村子泰村謂父曰、兒願與京兆約、軍中必與武州同死生、請踐其言、乃屬泰時、八日、秀康等還京奏狀、擧朝駭愕、一院戎衣、與中院新院御馬幸延曆寺、雅成賴仁兩親王皆從、路過法印尊長宅、議戰守、帝駕婦人輿、奉神器出宮、與三上皇留西坂本梶井御所、北條朝時至越中、宮崎定範屯市降淨土、據蒲原之險、瀕海樹鹿角、伏弩以待、朝時獲牛七八十頭、束炬於其角、乘夜放之、士卒從後譟噪、牛怒奔突、官軍大駭以爲敵至、伏弩皆發、牛多死傷、弩不能復繼、賊從後破柵而進、官軍不能遏、定範走會仁科盛遠守礪波山、糟屋有久帥加賀越中豪族林、富樫、野尻、守志雄、皆爲賊所破、盛遠有久死之、林石黑降、北陸道陷矣、是日、

雷震義時家、有死者、義時大懼、召廣元曰、兒輩方犯京師、而有此災異、得非命窮乎、廣元曰、成敗在天、何必畏縮、右大將陸奧之役、雷震其營、而軍有功、以此推之、安知非吉兆、宜命卜筮以驗天意、陰陽家皆曰、吉、義時心稍安、九日、一院欲御延曆寺、僧徒辭曰、東兵猛銳、非緇徒之所能禦也、尊長以公經父子至行在、屢目公經、欲殺之、實氏以身蔽之、乃止、十日、一院與帝及中院新院還賀陽院、釋公經父子、公卿建議、分遣諸將、控扼衝要、十二日、遣山田重忠、及延曆寺僧兵二千餘人於勢多、秀康、胤義、親廣、高重、盛綱等一萬餘人於食渡、前權中納言源有雅、參議藤原範茂、右衛門佐藤原朝俊、佐佐木廣綱、及熊野奈良僧兵一萬餘人於宇治橋、長瀨某、左衛門尉足立親長五百餘人於牧島、參議藤原信能、僧尊長一千餘人於芋洗、大納言藤原忠信一千餘人於淀、河野通信五百餘人於廣瀨、十三日、賊分路入寇、時房至勢多、官軍撤橋發

射、賊不能進、驍賊數人緣架而進、僧兵退、重忠怒讓之、僧徒曰、非敢退也、誘之也、乃還戰殲之、官軍飛矢雨下、賊兵熊谷直家謂衆曰、戰未可克、何不憩息、乃臥地避矢、天方雨、重忠擁傘麾衆、賊將宇都宮賴業射之殆中、乃撤傘、延曆寺僧觀源方守水尾城、乘舟來救、中流射賊軍、時房收衆而退、泰時進陣栗子山、足利義氏、三浦泰村不告而發、逼宇治橋、官軍矢石亂發、賊多死、乃退屯平等院、遣使報泰時曰、僕欲待明日而進、會壯士競進挑戰、死傷甚衆、泰時大驚將進、適暴雨如注、鎧馬濡濕、賊皆沮縮、相謂曰、以臣抗君、天譴乃爾、泰時神色自若、冒雨徑進、賊不得已而從之、夜逼宇治橋、官軍奮擊破之、泰時退據平等院、賊壞其寶庫、盜藤原氏攝籙寶器、十四日、泰時召芝田兼義曰、吾不濟河、何以能克、卿爲我探淺處、兼義沒水試之、還報曰、牧島可渡、於是春日貞幸、佐佐木信綱等與兼義爭先而濟、官軍叢鏑射之、河流暴漲、水勢駛急、賊

中矢溺沒者八百餘、貞幸亦溺、從兵救之、泰時手炙之得蘇、信綱達中島、其子重綱年十五、挐父馬尾、泅而渡、顧後軍皆溺、使子重綱還乞援泰時、泰時呼子時氏曰、吾兵將挫、此大將致命之秋也、汝速濟、時氏以六騎濟、泰村繼之、泰時進馬將濟、貞幸攬轡止之曰、甲者皆溺、何不釋甲、泰時從之、貞幸牽馬而去、泰時不得濟、信綱兼義與時氏俱濟、官軍引絚水底、信綱挺刀斷之、義氏以筏濟、泰時亦壞民家、縛筏而濟、賊遂登岸、勢甚銳、官軍敗績、有雅範茂等遁逃、獨八田知尙、佐佐木氏綱、荻野成時等奉朝俊苦拒、朝俊錦袍白馬、自呼其名曰、吾獨奏上皇、戰捷則被矢還奏、不捷則死、吾將踐言、乃擣陣而死、知尙、氏綱、成時亦皆戰死、賊繞出官軍後、縱火宇治民家、烟燄熛怒、官軍狼狽潰走、死者無算、食渡、廣瀨、牧島諸營望烟皆潰、無復隻騎矣、淀芋洗諸將與季光義村戰敗走、秀康胤義拒時房於勢多、苦戰終日、至夜敗走、佐佐木高重拒迫

兵於鬪寺死之、泰時陣深草河原、公經遣使迎之、泰時遣人護其家、十五日、秀康、胤義、重忠還京師、一院命閉宮門、使人謂衆曰、卿等自此去、重忠怒敲門呼曰、懦主使我徒死、乃走嵯峨山、爲賊所追、及子重綱禦戰、重忠自殺、重綱被捕、胤義走據東寺、族人佐原氏來攻、胤義避而不擊、佐原景吉以二十騎急進、胤義怒曰、汝同族也、何乃無禮、命子太郞及胤連迎擊破之、安房人安西金鞠兵繼進、胤義潰圍而逃、胤連與父相失、惟高井時義從、乃交刺而死、胤義從騎盡死、獨與太郞走東山、其妻子在太秦、欲往見之、前路既梗、乃潛匿祠中、待日暮、家衆爲僧者適至、謂之曰、前後皆敵、如之何、太郞自殺、胤義謂僧曰、汝持我父子頭、視吾妻、然後致之吾兄、謂親屬殲亡、家兄獨存、與可慰也、言畢自刄、僧如其言、義村遂之泰時、泰時長驅入京師、至樋口河原、一院不知所出、乃復義時官爵、奪還追討院宣、遣使賜院宣於泰時曰、啓兵端者謀臣也、非

朕也、卿有所請、朕當從之、卿亦嚴戢兵士、勿肆掠輦下、泰時下拜不答、入六波羅第、賊兵塡咽都下、縱火數處、都人皆避逃、賊捜索殘兵、所在擒殺、僵尸塞路、遂剽掠神祠佛寺、中院新院遷賀茂貴布禰、十六日、泰時聞佐佐木經高匿鷲尾、遣使曰、卿勿死、吾當力救、經高謂是勸自殺之語、遂自殺、泰時與時房議、凡論罪從輕、不復究捕、遂奏求首謀者、泰時命諸將各拘一人、捕王師逃亡者、幷殁其食邑、得三千餘所、具狀錄送攝政道家、遣使泰時請還寶器、十九日、一院自賀陽院遷四辻殿、中院新院還京師、下院宣討藤原秀康等、判官代錦織義繼覘六波羅、爲賊所擒、二十日、帝還閑院、北條朝時入京師、神地賴經爲賊所獲、藏人多田基綱被殺、二十三日、賊捷問至鎌倉、大江廣元援文治中平氏黨與例、當公卿以下死、二十四日、一院收前權中納言藤原光親、源有雅、藤原宗行、參議藤原範茂、送於六波羅、二十五日、收權大納言藤原忠信、

參議藤原信能、送之泰時、二十八日、泰時命伊豫將士擊河野通信、尋擒之、流於陸奧、義時令泰時殺諸公卿於京師、秋七月朔、泰時不欲殺三位已上於京師、使將士送之關東、二日、泰時殺後藤基清、平有範、佐佐木廣綱、大江能範、皆一院西面也、三日、內大臣土御門通光罷、五日、遠山景朝斬參議藤原信能於美濃遠山、六日、時氏圍四辻殿、遷一院於鳥羽殿、一院使姬妾先出、時氏疑之、以弓撥車簾驗視、八日、泰時逼一院薙髮受戒、法名良然、攝政左大臣道家罷、九日、帝遜位於九條院、委棄神器於閑院、在位僅七十餘日、世稱九條廢帝、又曰半帝、

賴襄曰、承久之事、以陪臣放流天子、天地反覆、論者皆曰、後鳥羽上皇之非擧、自取禍敗、北條義時不得已而犯闕、廢無道之君、以安天下、噫假使此事克平、則必曰王師東伐、强藩伏誅、盛德大業、光前垂後、故彼因成敗論事者、必顚倒天下之是非、不

可以不辨、襄曰、上皇可謂有志之君矣、雖然苟有此志、非愛思勤厲、延攬英雄、蓄養時晦、觀釁而動、不可庶幾萬一也、乃游宴泄沓、耀區區之膂力、至自鍛刀劍、其所共謀、非嬖寵公卿、則逋逃將校、信其從諛、輕擧妄動、而欲以圖天下之老姦巨猾、難矣、故吾以上皇爲有志而無謀也、如其擧則不非也、此而不擧、坐視王權之日去、放祖宗舊物而不恤、可乎、曰、未得其時也、東藩雖乘亂攘權、然既建立此大業、天下莫不畏其威服其恩、而欲以空拳擊滅之、當時已有以此諫之者、是未得其時也、襄又以爲不然、曰、王師滅東藩、唯此時爲然、所謂觀釁而動、是已、烏謂之未得其時乎、吾特惜未得其謀耳、何哉、夫建此大業者、非源氏乎、天下之所畏、源氏之威也、所服源氏之恩也、北條氏所以專權者、以外戚源氏也、而陰殺其主者再矣、有心其主者、因事誅勦之者數矣、關東將士、皆知其心跡、而莫敢言、其間豈無慷

慨憤激、欲起而擊之者哉、特懷其食邑、顧其妻子、危疑相伏、莫能先發耳、當是之時、使朝廷有智謀之士、改其語旨、不曰滅關東、而曰復源氏、明諭之曰、故源頼朝有勳勞於王家、時命元帥、統汝將士、襲之子孫、間有賊臣、謀簒其業、欺其寡妻、陰斃其孤、而立異姓嬰孩、斷其血食、汝將士世受源氏恩、與之比肩、乃忍北面事之、今朝廷盡發其姦、徵天下兵誅之、將更擇源宗以爲汝主、其守護地頭、頼朝父子所署、盡安堵如故、能先王師殪彼醜類者、更加醻賞、敢昧向背、旅拒詔命者同戮勿赦、以此宣布七道、足以竦動諸豪傑、而破北條氏之膽、夫藤原氏王氏之子、非有恩於將士也、猶且有挾以圖北條者、況以源氏令之乎、而甲信兩野之諸源聞之、必人人自奮、皆可皷舞以爲朝廷用、縱使不能輙盪定、何至一敗塗地耶、唯其以滅關東爲號、關東滅、則將士無生活之地、故義時泰時得以脅之入犯、而我以烏合

之卒禦之、故曰未得其謀也、夫二位尼之屬將士、大江三善之徒之畫籌策、皆稱源氏舊業、以扶其顛墜爲言、朝廷一同其指向、則此輩勢不得不變爲我徒、十九萬人可使倒其戈也、曰、如此、北條可滅、源氏不可不復、而王權可收乎、曰、我滅之、我復之、德在於我矣、則權亦在於我、

山縣禎曰、泰時之諫義時、義正而言切矣、然而不能反覆熟諫以拯父於不義、擧兵犯闕、亦何能逭其罪哉、及京師陷也、獨誅首謀者可矣、而遷三皇於遠島、不亦甚乎、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堀河天皇

後堀河天皇、諱茂仁、高倉帝孫、後高倉院第三子也、母北白河院藤原陳子、贈太政大臣基家女也、建暦二年二月十八日、生、承久三年七月、北條義時遣兵、入京師、使人言於守貞親王、以茂仁踐祚之意、守貞在佛堂聞之曰、適亂道心耳、不聽、妃陳子懇請不已、乃從之、九日、帝踐祚于閑院、以前關白家實攝政、太政大臣公房、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家通、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西園寺公經、並如故、北條泰時、北條時房分居南北六波羅、掌西國事務、以守護京師、號曰兩六波羅、泰時居北方、時房居南方、北條氏勢威滋熾、

賴襄曰、北條氏可謂知制天下之術矣、既定承久之難、留將鎭京師、建六波羅兩府、置四十八所篝卒隷焉、名爲護衛宮城、其實鎭壓之、猶大水之後既塞其決溢之口、又植石柱木樁以防後患也、於是遠近屛息、莫敢生心、四方望以倚安焉、而其威所被、遠及關西諸道、莫不奔赴聽命、譬之人、鎌倉胸腹也、兩府臂也、而諸道指也、胸腹以使兩臂、兩臂以使衆指、關節脈理、運掉自如、所以能制天下也、彼其懲承久之亂、豈不欲直移幕府鎭京師哉、而有不可者焉、何則關東者其根本也、不可搖也、其巢穴也、不可離也、離其巢穴、搖其根本、而遠居京師、勢如棲泊寄託、烏能制天下、則異日之足利氏是已、故北條氏不爲也、泰時之始置鎭也、不以他將帥充之、而自當之、與叔父時房對守南北、重其任如此、及泰時歸與執權、遇有內變、趣遣其子與從弟、以鎭兩府、人勸其留以自衛、曰、鎌倉可虞也、泰時曰、不若京師

之可虞也、可知其重之矣、蓋北條氏以足利氏所以處鎌倉者、以處京師也、而足利氏獨任之、北條氏分任之、足利氏襲封之、北條氏更代之、故足利氏不得鎌倉之力、而常患其難制、北條氏能制兩府、得兩府之力、以制天下、可以爲後世之法、凡鎭兩府者、任久乃召還執政、取其諳練京畿西國事、而當其在鎭、不必汲汲求還、所隷兵士、又不徒備文具也、觀於元弘之際、亦足驗焉、又可以爲後世之法、

十二日、武田信光斬前權中納言藤原光親于駿河加古坂、年四十六、才學優長、尤蒙殊遇、及一院討北條氏、力陳其不可、書數十上、一院不納、於是不得已作詔書、歷義時罪狀、後泰時見其諫疏、甚悔惜之、所著有心言記、十三日、義時遷一院于隱岐、從侍女數人及施藥院使長成、左衛門尉能茂從之、十四日、小山朝長斬前權中納言藤原宗行于駿河藍津、年四十七、宗行至遠江菊河、題

逆旅柱曰、昔南陽縣菊川、汲下流而延齡、今東海道菊河、宿西岸而失命、十八日、北條朝時殺參議藤原範茂于足柄山、朝時將斬之、範茂謂守者曰、我聞五體不具者、不能成佛、請沒川終命、朝時許之、遂沈之水、二十日、義時遷新院于佐渡、世稱佐渡院、二十四日、義時遷雅成親王于但馬、二十五日、義時遷賴仁親王于備前、北條時房聞藤原秀康秀澄匿奈良、遣人索捕、興福寺僧以爲盜、圍而殲之、時房怒、明日遣兵往攻、僧徒謝曰、願捕二人自贖、時房許之、二十六日、義時改置畿內西國守護、二十九日、小笠原義淸斬前權中納言源有雅于甲斐板垣、年四十六、有雅以與政子有好乞宥、請待報就死、長淸不聽斬之、會報至宥之、有雅已斬、人皆憐之、八月朔、千葉胤綱押送權大納言藤原忠信至遠江舞澤、將殺之、實朝妻哀訴政子、故特釋之、歸京師、披髮爲僧、亡幾義時流之越後、三日、加藤景廉卒、父兄皆有勇名、景廉最鷙猛、膂力邁人、

五日、一院至隱岐苅田郷、依巖穴為宮、茅茨松椽、僅蔽風雨、世稱隱岐院、六日、中宮閾三善康信以病辭問注所執事、子民部丞康俊代為執事、七日、政子論功行賞、義時悉分與諸所籍沒三千餘邑於戰功將士、一無所取焉、時人歎異、此後稱源氏所定地頭、曰本補地頭、北條氏所置者、曰新補地頭、其得分亦有差等、時北條時房戰士有不得賞者、數以為言、而不見聽、乃請納私邑四所頒與有功、九日、三善康信卒、康信在賴家實朝時、為關東宿望、政子及義時父子皆推重之、卒年八十二、十六日、尊守貞親王曰太上法皇、預聞萬機、不卽位而上太上法皇號、是為始、九月九日、大炊殿火、太上法皇徙居賀陽院、十二日、熊野本宮火、十六日、幕府命家臣在京畿者、護太上法皇所居賀陽院、冬十月二日、僧徒捕秀康家宰逐之、六日、秀康秀澄逃匿河內、至是發覺索捕、秀康自殺、僧尊長亦被捕自殺、增尾春榮武藏人、從兄種直屬官軍、拒戰于

宇治勢田、種直中箭僵、春榮進欲扶之、為賊為擒、義時命高橋家女監衆虜於伊豆三島、春榮亦在其中、兄種直不死、得脫、悲春榮為虜、至三島告家女、請見春榮、是役也家女子某戰死、春榮年貌似其子、故家女愛憐春榮、謂曰、汝兄自遠方來求見汝、汝宜相見以慰其情、春榮意今若見兄、兄亦得罪、不利於家女、乃佯曰、僕兄宇治之戰被創死、是必他人冒兄名以欺君耳、家女恠之、使春榮潛窺兄、春榮曰、彼家僕也、若吐實不得見、故冒兄名來也、家女語其兄、兄曰、請面與弟對決、家女乃使兄見弟、兄數春榮曰、汝指兄為家僕、何謂也、弟曰、汝不顧身禍、遠來訪、實吾所喜、自誣曰兄是欺人也、汝速去、兄曰、吾携汝臨陣、不須臾與汝相離、吾中箭與汝別、故汝恠而不信、弟固爭不服、種直不得已曰、吾來此者、欲與汝共死也、然則我先自殺、以明吾志、欲挺刀自刄、春榮大驚泣涕且拜曰、指兄為僕者、欲救兄死也、今已如此、何强爭之、乃握手悲泣、

見者皆流涕、種直謂家女曰、春榮年幼無罪、請罪我宥弟、家女曰、汝弟已列囚人名簿、不可私易也、於是兄弟從容待死、時鎌倉馳急遞曰、因大宮別當請、衆囚中命宥七人罪、春榮兄弟亦在赦中、免死、家女請春榮為義子、聞者皆感兄弟義氣云、閏十月十日、義時遷中院于土佐、中院不與謀、且屢諫之、以故不問、義時遷二帝於海外、中院不忍獨留京師、使攝政道家諭旨鎌倉、義時於是遷之、世稱土佐院、以右大臣藤原家通為左大臣、前右大臣藤原公繼為右大臣、大納言西園寺公經為內大臣、十八日、雷、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十二月朔、帝卽位於太政官廳、時年十歲、尊準母邦子內親王曰皇后、二十日、太政大臣公房罷、以家實為太政大臣、攝政仍舊、晦、始臨萬機、帝踐阼初武人跋扈、妄稱地頭、對捍領家、守護恣補地頭、武人帶兵糧充文者、亦便號地頭、課責百姓、每段加徵米三升、朝廷病之、下敕禁制、賜武人以備前備中等三

國、諭止加徵民粟者、

貞應元年壬午、春正月三日、帝加元服于閑院、二十日、覲太上法皇、三月二十五日、上佐渡院中宮號、曰東一條院、夏四月六日、宣揚門院所居六條西洞院火、十日、攝政家實罷太政大臣、十三日、改元、是月、北條義時遷中院于阿波、世又稱阿波院、五月二十九日、松尾寵神殿供御所寶藏火、六月十四日、避祇園神輿於賀陽院、夏旱、秋七月二日、承明門院所居土御門萬里小路殿火、十一日、號皇母準三宮藤原陳子曰北白川院、八月朔、彗星見、十三日、以內大臣西園寺公經為太政大臣、大納言大炊御門師經為內大臣、師經賴實之子也、十六日、權中納言西園寺實氏兼右近衛大將、冬十月二十三日、御禊、十一月二十三日、大嘗、二十九日、松尾社火、十二月八日、始讀孝經、十七日、以從三位藤原有子為女御、公房女也、

二年癸未、春正月十二日、賀陽院火、太上法皇徙太政大臣公經一條第、二月二十五日、立女御藤原有子爲中宮、夏四月二日、太政大臣公經罷、五月八日、詔一條殿視太上法皇疾、十四日、太上法皇崩、葬北白河、諡後高倉院、又號持明院、初納贈太政大臣藤原基家女陳子爲妃、因居基家持明院第、故稱持明院宮、十九日、河野通信卒于陸奥平泉配所、年六十六、秋八月朔、彗星見、九月朔、日有食之、秋、宇佐宮屋生箭、冬十月三日、盜取鶴社神服、十三日、幕府置近習番、十一月十九日、熊野那智社火、十二月十四日、以攝政家實爲關白、是冬、高麗人漂至越後寺泊浦、存者僅四人、船長十餘丈、是歲、敕頃年以勳功新任地頭者、各踰涯分、恣占地利國衙莊園、託言於彼、不輸年貢神事佛會、空以陵替、故今定折中法、一以息公私愁訴、一以優地頭勳功、凡其地頭不論公私田園、每十町給免田一町、每一段加徵米五升、今後宜守符旨永令

遵行、是爲新補率法、比本地頭得分、蓋稍優矣、

元仁元年甲申、春三月十八日、幕府有蔬生于釜耳、二十六日、盜入大學寮、裂文宣王畫像、夏四月、赤斑瘡流行、高麗漂民入京、居六角堂側、觀者甚多、命北條泰時逐之、五月八日、地震、夏炎旱、世以爲亂逆所致也、北條氏祈禱甚力、鎌倉海大魚多死、時人爲旱兆、六月十三日、鎌倉執權前陸奥守北條義時暴死、年六十二、義時沈深有膽略、度量過人、義時以政子弟、爲賴朝所親信、後爲侍所別當、建保五年爲右京權大夫、代大江廣元兼陸奥守、義時外示忠厚、內極陰狡、每遇除拜、不以新官自稱、至右京權大夫猶稱前官、既弑賴家及其三子、又殺宗室阿野全成等、實朝之弑、又出義時之意、而蹤跡詭秘、人不能窺其端倪、及承久犯闕以後、廢立天子、進退大臣、世出其家、至攝政以下有愬、質其曲直、國家大柄、悉歸于北條氏、至是爲近習所刺死、世以爲悖逆之報、義時常好

蹴鞠、嘗詣熊野、還入京師、請觀後鳥羽上皇蹴鞠、上皇許使觀之、義時又數入宮蹴鞠、上皇稱其得法、子泰時、朝時、重時、政村、時經、實泰、尙村、有時、時尙、

論贊曰、北條義時承久擧兵以抗王師、迫遷三上皇之海島、悖逆之甚、古今未有、今不列之叛臣、而置於此者、蓋亦有說焉、方幕府絕嗣之後、義時雖內懷姦邪、竊弄威權、然藉尊王之義、不臣之迹未著也、後鳥羽上皇肆驕亢之志、施不善之政、殆使生靈墮於塗炭、而義時不忍視民不堪命、是以履捨詔旨、觸犯天威、而上皇赫怒、遂加之兵、則義時有辭於天下、故三道進兵、直犯京畿、而將卒趣難弃命、無一人後者、幕中元老謀臣如大江廣元三善康信、亦陳謀略以贊成之、斯可以見衆心之所嚮矣、及官軍不守、一擧輙克、遂奉新帝、纘皇統以定天下、此其始終與夫叛逆之徒、謀不軌傾國家者、殊科異等、豈可概以叛臣

而視之哉、若謂人臣之義死不負國、盍亦束身歸闕、延頸就戮乎、則忠臣之事、君子之行、有學問識義理者能之、非所責於義時也、兵難已平、得志天下、當是時、何求不獲、何欲不成、然終其身、位不踰四品、子孫世守節儉、以致海內無虞、家給人足、後三條之治、不在京師、而在鎌倉、若義時者、亦不可謂無功於天下也、方承久之難、使義時擁衆鎌倉、不敢進兵、遣使至京、謝罪朝廷、則我辭直矣、朝廷未必不聽其請、然後命吏急捕讒邪之臣、而悉誅之、苟如是也、天下之難、將不日而定矣、不能出此、大兵長驅、騷擾輦轂、竄逐三上皇、敢行大逆、不亦無忌憚之甚者乎、君子於是乎、有以辨世道之大變、而據事直書、義時之罪不待辨而明矣、

二十六日、泰時時房皆東歸、二十八日、政子以泰時爲執權、與時房同輔賴經、而泰時以遭喪未經月、不欲就職、議之大江廣元、廣

元日、公荷重寄、居幕僚之上、安危隆替之所繫、不可一日曠、延至今日、猶可謂緩、泰時乃起視事、初義時娶伊賀光宗妹、爲後妻、生政村及女、女適參議藤原實雅、以故召實雅、侍幕府、政村之冠、三浦義村爲賓、約爲父子、至是義時疾篤、泰時在六波羅未還、義時妻藤原氏與其兄光宗謀以政村爲執權、以實雅爲將軍、於是光宗與弟朝行光重、驟適三浦氏、及義時卒、有流言曰、武州自京師還、將殺諸弟、人人懷危懼、及泰時還、人人駭懼、諸將分爲二黨、或聞光宗謀、告泰時、泰時曰、是何足信、然懼衆乘隙生事、乃令曰、用事者某某之外、勿輙來見、門庭寂然、二十九日、遣時氏及從弟時盛於六波羅、二人曰、今物議喧駭、奈何離鎌倉、泰時與時房議曰、京畿人心易搖、警衛何可少也、二人乃發、時氏居北方、時盛居南方、從是擇子弟俊秀者迭爲之、而兩六波羅遂爲掌職、是時鎌倉災變荐見、秋七月五日、光宗兄弟頻往來三浦氏、或至藤原氏所、

互爲誓約、侍婢微聞其語、告泰時曰、光宗兄弟矢於夫人之前、曰、莫之或渝、是必有異圖也、泰時曰、兄弟莫渝、爲可嘉耳、旣而騷擾不已、近國兵集殆塡城市、十七日、政子從一侍女、夜往義村家、諭曰、自奧州卒、人心洶洶、如聞政村光宗屢來卿家密議、所議果何事也、豈欲除武州專威福與、承久之亂、東兵克捷、雖曰天命、武州之功居多、夫鎭關東定禍亂者奧州也、能繼其志者武州也、不有武州、卿等何以得有今日、政村於卿親如父子、吾不能無疑、卿速諭止之、義村謝以不知、政子曰、何謂不知、卿果黨彼與、抑諭止之與、明告之我、義村謝曰、政村實無異圖、光宗等爲之耳、請諭止之、十八日、義村謂泰時曰、奧州嘗親信僕、命加冠四郞、又以僕子泰村爲義兒、僕豈敢懷異圖哉、光宗近有所密議、僕已諭止之、泰時曰、吾待政村以誠、彼亦豈懷貳乎、晦、鎌倉又夜驚、衆皆擐甲植旗、終夜奔馳、至曉乃定、閏七月朔、政子與時房率賴經入泰時第、

召義村及小山結城葛西等諸將曰、今將軍幼弱、下有逆謀、吾雖老病無益於事、而諸君何無意保故將軍之餘緒哉、輯睦戮力、何虞之有、八日、政子召廣元等議曰、光宗異圖已露、而實雅朝貴、安得濫罰之、宜請之京師、奧州妻及光宗等皆當流、餘黨不問可也、二十三日、送實雅歸京師、光宗弟朝行光重等從而逃、二十九日、罷光宗政所執事、奪其邑五十二所、屬其舅二階堂行村、囚之民部丞藤原行盛爲政所執事、尾藤景綱爲北條氏家令、北條氏置家令始于此、八月朔、日有食之、四日、上準母皇后號曰安嘉門院、五日、申禁專修念佛、十一日、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家通薨、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土佐大風、殿舍悉倒、二十七日、鎌倉又夜驚、二十九日、政子幽義時妻藤原氏于北條、流光宗於信濃、朝行光重於鎭西、事卽定、九月五日、政子命泰時分義時釆地、給諸子、泰時多分諸弟、自取甚少、已而政子問曰、汝何自取甚少也、泰時曰、

身備執權、何求之有、唯以撫諸弟爲意而已、政子嗟歎久之、冬十月五日、廷議流實雅于越前、十一月二十日、改元、十二月十七日、權中納言九條敎實兼左近衛大將、通家之子也、二十五日、以右大臣藤原公繼爲左大臣、內大臣大炊御門師經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良平爲內大臣、良平良輔之弟也、是冬、疫癘流行、踰年不已、

嘉祿元年乙酉、春正月十日、園城寺僧分黨將戰、遣兵禁之、二十一日、帝始視除目、二月二日、避方忌、二十六日、盜取神祇官厨子鎻及園林坊雜物、三月朔、大風發屋、四日、攝津廣田海水變如血、盜入園林坊、縛守者、裂文宣王畫像北野神影、取寶物、是月、大白經天、夏四月二十日、改元、六月十日、前陸奧守大江廣元卒、中納言匡房曾孫、式部大輔維光之子也、家世業儒、多聞人、頗涉文史、有籌略、後從賴朝、被信任、討伐平氏之際、庶務殷湊、章奏文移、多

所草創、廣元諳練朝章、明達政事、凡幕府每有重事奏請、含命周旋、皆被允可、頼朝得振耀武威、號令天下者、廣元及三善康信等功居多、頼朝薨後政子最重之、與時政義時連署敎令、頼家實朝時、每有背叛及疑讞、與康信參預決之、承久役後、爲北條氏所親愛、卒年七十八、子親廣、時廣、宗光、季光、忠成、子孫綿延世事幕府、上田、古河、小澤、西目、柴橋、寒河、長井、那波、毛利、海東、水谷等祖也、
頼襄曰、抱濟天下之才、而不之用、士之所以爲不幸也、雖然用之而不得其當、不幸有更甚焉、不若不用之爲愈也、夫吾才不可自用也、則必求天下有力之人、借其力以濟天下、是之謂用人以成我事、以成我事、而不暇擇其人之善惡、得善人可矣、或遇惡人、勢不可中止、則其所成、無往不惡、惡之大小、隨才之高下、才下則其惡小、才高則其惡大、以蓋世之才、濟滔天之惡、不爲天下之戮者鮮矣、吾於大江廣元見之、保平以還天下大亂、

廣元爲源頼朝所收、進其計畫、以致平定、世以爲頼朝之用廣元、吾以爲廣元之用頼朝也、承久之役、北條泰時由廣元之策、以靖其難、亦廣元之用泰時也、夫頼朝之擧事、不過欲撫父祖之舊、據有一方、而其下皆粗猛椎朴、知效力戰鬪而已、及廣元持大計、往而敎之、始說而從之、北條氏得京師檄、欲退守八州、非廣元決策、天下之亂何所底止、非廣元用此鞏而何乎、蓋廣元之才、足以濟天下、而不爲朝廷所知也、則不得不借關東之力以展之、苟借其力以濟天下、吾事成矣、彼源氏北條氏一起一仆、於我何有哉、是以頼家失行、而不肯諫、實朝陷禍、而不肯救、時政義時之謀簒竊、而不肯齟齬、泛然中立、自免於禍、世不原其志所在、而咎其負於源氏、過矣、吾獨惜其所用以展其才者、非其人也、廣元獨非王朝世臣乎、莫已知則斯已、急於借人之力、而不知其助盜賊也、微廣元頼朝亦一桀黠將帥而止耳、

何至坐擅王權如此哉、承久之役、流竄帝王、敢行悖逆、亦非泰時輩所能辨、待廣元附會故例、處分裁決、然後奉而行之爾、夫業已用是人以成我事、是人之敗、敗將及己、故不能不竭力扶之、勢之必至、無足怪者、而其罪遠出源氏北條氏之上、廣元蓋悔而不及也、可不惜邪、抑吾又有爲廣元惜焉者、管中用小白、使之扶周、王猛用苻堅、使之無侵晉、廣元之才、足以用頼朝泰時矣、則所以駕馭箝制之、使不能肆其噬搏、以陰報於王家者、豈爲無計哉、嗚呼豈爲無計哉、

秋七月五日、前太政大臣頼實薨、十一日、北條政子薨、年六十九、初頼朝流于伊豆、通伊東祐親女、生男、祐親懼獲罪、祐親後妻素惡其女、頗離間之、終欲殺頼朝、頼朝遁于北條、依時政、聞時政多女、欲以書挑之、竊訪其妍醜、或曰、長女前妻所生、有姿色、次女後妻所生、容態不如也、頼朝以懲遭祐親之怒、由後母之言、欲通後

妻之所生、而免離間之患、因安達盛長通書次女、盛長度情好不終、而又與時政忤、乃毀其書、改寫致長女、卽政子也、先是次女夢身登峻嶺、袖日月、手持橘枝無實、寤而疑之、問政子、政子頗識故事、憶日葉酢媛命啗橘生景行帝、心欲奪之爲己瑞、乃紿曰、是凶夢也、且我聞之、吉夢三年不告人、凶夢七日不告人、不然殃咎至矣、今汝妄說、非警戒之道也、次女大懼、請爲禳之、政子曰、夢有轉移之法、謂賣與之人也、曰、目不可視、手不可提、誰肯買之、憂戚形于色、政子熟視久之曰、我爲汝買之、曰、姊不自惜、恐不利于姊、曰、買者無咎、賣者免禍、所謂轉移之法也、乃出唐鏡一枚衣一襲償之、唐鏡家世相傳爲寶、時政最愛政子、以故與之、次女大喜過望、是夕政子夢白鳩銜金函來、啓之則頼朝書也、旦而書至、遂私通焉、政子時年二十一、時政宿衛京師、罷歸、道與目代平兼隆俱、兼隆者淸盛之疎屬也、乃許以與長女、而聞其與頼朝通、大驚、既而

以爲源郎器局非凡、足相倚重、且其曾祖姑適源豫州、生義家及諸子、迄今蕃衍、此安知非吉兆乎、然畏貧約被訴、陽爲不知、遂歸兼隆、政子卽夜逃山中、密告賴朝、賴朝往與居焉、兼隆搜索不能得、時政亦不問、賴朝謂時政謀慮可倚、深相結托、遂爲覇業矣、政子嘗使菅原爲長以國字譯貞觀政要、以爲法則、建曆承久間內外兵興、斟酌群議、裁定禍難、雖賴朝胤絕、而功臣宿將不敢生心、義時泰時相繼用事、管轄兵馬、北條氏之得政、蓋由政子之基焉、八月十七日、前左大臣藤原實房薨、九月二日、延勝寺火、冬十月三日、盜入七條院所居仁和寺殿、傷宿直士、二十七日、廣田社火、二十九日、下新制三十六條、十一月二十五日、謁石淸水宮、二十六日、還宮、十二月八日、行幸賀茂社、是歲、幕府置評定衆、參預軍政、大學助教中原師員、前駿河守三浦義村、前隱岐守藤原行村、出羽守藤原定長等十一人爲評定衆、槪選廷臣帶儒官及北條

氏親戚充之、

二年丙戌、春正月二十七日、以右近衛少將藤原賴經爲征夷大將軍、二十八日、大雷震日吉社樹、是月、幕府禁以土田賭博、及出擧息過倍、擧錢過米錢、夏四月二十七日、鎌倉地大震、是月、幕府以河越重員爲武藏留守所總檢校、賊忍寂稱若宮禪師公曉、聚徒於白川關、將作亂、結城朝廣淺利知義擊斬之、五月七日、大風發屋、六月四日、盜火最勝光院、十一日、日吉十禪師神體動、十三日、避祇園神輿於四條壬生第、十四日、還宮、秋七月朔、以藤原長子爲女御、家實女也、十四日、大風雨、左近衛府南門倒、二十九日、改中宮爲皇后、立女御藤原長子爲中宮、晦、地震、八月四日、小守勝手神人訴金剛峯寺僧燒藏王堂、奉神輿將入京、遣兵宇治防過之、十日、日吉十禪師神體又動、十五日、肥前大風、海溢人畜多死、十九日、小守勝手神輿歸坐、十禪師神體又動、二十六日、太政

官文殿火、累代文書列見定考具多亡、是月、先是以布準錢、定諸物直、謂之準布、行來尙矣、至此幕府令廢之、專用銅錢、九月十一日、盜取民部省文書圖帳、冬十一月十五日、白虹見西方、二十六日、卜定利子內親王爲齋宮、十二月十二日、盜裂大學寮文宣王畫像、二十四日、地大震、二十五日、又震、二十八日、又震、是歲、肥前松浦黨誘對馬島氏、乘戰艦數十艘、侵高麗全羅州、掠略人物、國人出戰、松浦兵死者且半、餘衆掠銀器等物而還、

安貞元年丁亥、春正月二十三日、左大臣藤原公繼罷、晦、公繼薨、稱野宮、公繼幼、其母抱詣相者、相者曰、此兒當爲一上、其母詭曰、兒父爲士、如何爲一上、曰、若父爲士、必爲檢非違使、然如吾所見、則大臣相也、果如其言、公繼幼而聰慧、年十一、謁右大臣兼實、時諸卿會集聯句、公繼彈琵琶、書聯句於扇、筆法可觀、兼實嘆異、贈以琵琶、是月、京師多盜、二月三日、大風發屋、地大震、二十日、號皇

后曰安喜門院、三月七日、鎌倉地大震而裂、二十七日、盜取內藏寮禮服寶器、二十八日、盜燒陰陽寮庫、閏月七日、獲內藏寮盜、十三日、避方忌於七條院、十九日、尊勝寺金堂無故而倒、二十日、相模腰越海水變如血、夏四月二日、右大臣大炊御門師經罷、九日、以內大臣藤原良平爲左大臣、權大納言九條敎實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近衛兼經爲內大臣、兼經家實之子也、二十二日、京師大火、延及大內、五月晦、男山鳴動、六月朔、日有食之、二十四日、延曆寺僧請禁專修念佛僧、廷議未決、僧徒怒將毀僧法然墓、法然徒諜知、潛取其骨逃、秋七月五日、流專修念佛僧隆寬於陸奧、空阿彌陀佛於薩摩、成寬於壹岐、冬十二月朔、大風發屋、十日、改元、十四日、行幸春日社、十五日、還宮、二十一日、避方忌於五辻殿、是歲、高麗使至太宰府、譴前年侵掠、少貳武藤資賴具事聞于關東、捕姦民九十人斬之、私送報牒、於是朝議曰、高麗牒文無禮、資賴不

由官議、捕斬島民、私遂報牒、大損國體、命吏治其罪、諸國飢饉、
二年戊子、春正月九日、大刀契失、十四日、得之、三月六日、震賀茂
社、二十日、覲北白河院於持明院殿、夏四月二十三日、多武峯僧
殺興福寺奴、興福寺僧怒火多武峯坊舍六十餘宇、五月二日、祈
雨、六日、罷興福寺別當實尊、七日、延曆寺僧奪興福寺近江莊園、
興福寺僧鎖春日社、釘諸堂散去、六月六日、延曆寺僧遷日吉神
輿於中堂、將入京、令兵士備之、已而事解、興福寺僧皆還、秋七月
二十日、大風雨水、鴨河溢、賀茂社瑞籬、貴布禰社拜殿壞、人民漂
溺、九月十六日、七條院崩、二十九日、盜火法勝寺寶藏、冬十月七
日、大風雨壞廬舍、十二月二十四日、關白家實薨、以前攝政通家
爲關白、冬疾疫流行、
寬喜元年己丑、春三月五日、改元大赦、夏四月六日、行幸四條殿、
十八日、號中宮曰鷹司院、是月、春日若宮社樹千株無故而折、五

月二十一日、避方忌、六月十九日、左衞門尉三善爲清、前左兵衞
尉大江貞知、坐與日吉神人鬭遠竄、晦、日吉社樹無故而僵、秋七
月九日、避方忌、八月五日、前右大臣藤原忠經薨、二十五日、避方
忌、冬十一月三日、雷、四日、鎌倉雷、二十二日、以藤原竴子爲女御、
道家女也、二十六日、覲北白河院於持明院殿、二十七日、備後吉
備津社火神體焚、是歲、出羽淡路筑後等各上國解、出羽請準據
格例停止寬德以後莊園、淡路筑後請依先例給官使停廢新立
莊園、禁過國內公民逃入莊園、對捍國務、及神民惡僧、橫行所部、
恣爲奸亂者、朝廷乃下公卿議、謂之條事定、後以爲例、多因改元
行之、蓋朝廷無施政之故、故但存前世故事以備典儀也、先是建
久中、記錄所議定出舉錢貨以米償利法、以米一斛抵錢一貫、其
利依弘仁十年格、至此敕禁私出舉利過一倍、舉錢利踰半倍者、
凡出舉利、一遵前格、又禁民間絹布短狹不如法者、初嘉祿中以

信濃受領、募齋宮用度、有一貴官應之、差使撿其國、即鎌倉家人
二百餘人、分領其地、國司所治亡幾、貴官乃辭而不應、會鎌倉家
人有望受領者、請納五萬匹、朝廷許以三萬匹、至貞永元年、幕府
令、家人以成功望官爵者、不在禁限、但宜預申于府、
二年庚寅、春閏正月五日、大風、七日、多武峯墓淨妙寺墓鳴動、十
三日、地震、二十六日、以瀧口無衞兵、院宣幕府徵之、乃令小山千
葉等族各遣一子入直瀧口、亦大番也、初賴朝以軍旅創業、用法
甚嚴、嘗怒西征家人不經其選舉擅拜衞府官、言宜勤勞陣役以
供王事、若有違令東下者處斬沒入食邑、其以威刑肅下如此、故
當時人人惴慄、莫敢犯法、其後屢下令戒飭京師大番、大番蓋古
衞士之遺也、在武家所掌、最爲緊要公事、其徵發號令、皆以勳舊
爲守護掌之、從時番上、守衞京師、若王官致仕在管內者、皆出家
兵充役、神封錫他公役、唯大番不得免、二月十六日、立女御藤原

竴子爲中宮、帝初納太政大臣公房之女有子爲后、年長於帝、及
藤原家實相、其女長子入爲后、年僅九歲、乃黜前后、使帝不得幸
之、既而藤原道家相、其女竴子亦入爲后、而黜前后如初、
山縣禎曰、天子立后、不出其意、大臣任意進退之、而大臣黜陟、
又陪臣制之、顚倒錯亂如此、宜乎天下之形勢一變、臣主易處、
朝廷之尊、永受制於將府、終至陪臣廢立天位、豈不悲哉、蓋王
室失道而權下移、其極至于此、天邪抑人邪、
晦、夜鎌倉無故驚擾、將士揚旗擐甲奔湊幕府及北條泰時之門、
殆數百騎、泰時使平盛綱尾藤景綱等馳出海濱、呼曰、有反者、士
卒從後、至稻瀨河、盛綱等顧而諭曰、實無變、將以覘諸君喧噪耳、
今不稟命、擅興兵甲、果何謂哉、若無異心、宜及夜未明速獻其旗、
於是應避獻旗者二十餘人、三月朔、泰時召見曰、緩急用命、信義
可嘉、然爾後愼勿妄動搖、乃悉還旗、記其姓名遣焉、十一日、避方

忌、二十六日、北條重時來居六波羅北方、北條時氏罷歸、夏四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十七日、行幸參議藤原隆親第、避方忌、是月、京師多盜、五月二十四日、嘉陽門院所居四條壬生第火、六月九日、美濃蒔田莊雨雪二寸許、武藏金子鄉雨雪雹、十三日、行幸權大納言西園寺實氏第、避祇園神輿、十八日、北條時氏卒、愛禮將士、有父風、卒年二十八、十九日、行幸實氏第、避方忌、二十四日、定米價、斛錢壹貫文、秋七月十六日、鎌倉隕霜、是月、阿蘇社池無故而沸騰、八月六日、關東大水、人多死、八日、大風、關東大風雨傷稼、十二日、園城寺僧徒放火相鬭、遣兵止之、僧徒解去、九月八日、大風雨、大神宮內外院殿舍倒、諸國傷稼、十二日、禁諸國新置莊、時諸國守護恣課公事於莊保、下司莊官等、假名鎌倉家人、對捍國司領家、地頭亦營私利、抑留本所年貢、百弊滋生、冬十月十六日、陸奧芝田石隕如雨、亘二十里、二十四日、右大臣九條敎實罷、左

近衛大將、二十五日、左大臣藤原良平兼左近衛大將、二十七日、盜穿東大寺敕封庫、取寶物、二十八日、客星見、十一月十八日、鎌倉大風雷、二十日、非常赦、禳客星、是月、櫻華、筍挺、麥穗、十二月六日、遣使撿東大寺敕封庫、二十五日、覲北白河院於持明院殿、二十八日、前關白太政大臣基房薨、稱松殿、又中山、或菩提院、基房嘗取秦兼國補府官闕、番長下毛敦景譏兼國、基房問其瑕、敦景曰、兼國家貧、躬自穿井於後圃、基房曰、如是適足以信無他可毀也、遂用之、後白河法皇命畫工繪年中行事圖、視基房、基房簽貼其舛違進呈、法皇嘉賞、且以其手書命藏蓮華王院、是歲、修祇園祭、議者譏其奢靡過度、當時朝廷常祀猶多闕、而祇園及賀茂等祭、靡麗殊甚、蓋以富民等供奉競奢侈也、

三年辛卯、春正月五日、大風發屋、二月十一日、避方忌於持明院殿、三月二日、大風雨、五日、避方忌於中宮、七日、還宮、十六日、有童

子竊晝御座劒、獲之、二十八日、如中宮、二十九日、還宮、夏四月十一日、以皇子秀仁爲親王、十八日、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良平罷、二十一日、幕府下令六波羅强盜殺害二罪、首謀處斬、黨與配鎭西、又禁京師諸社祭日、非武臣而執兵器、二十四日、定大臣以下裾制、二十五日、郁芳門火、二十六日、以右大臣九條敎實爲左大臣、內大臣近衛兼經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西園寺實氏爲內大臣、晦、右大臣近衛兼經兼左近衛大將、五月十三日、幕府下令諸國守護所斷、不得過大犯三條、其餘不許專斷、撿非違所糾察務從寬恕、使人民得竭力於稅務、守護地頭被領家訴、六波羅召之、至三不應者、註名告鎌倉、盜竊百錢以下、宜令倍償、百錢以上、逮捕止於其身、勿坐累親族、若其謀叛等、不在此限、二十二日、禁京師饑民入富家强貸錢穀、鎌倉炎旱涉旬、秋七月五日、關白道家罷、以左大臣九條敎實爲關白、八月朔、尊勝寺塔火、二月至是

月、疾疫流行、九月十九日、禁京師窮民壞屋爲薪、二十七日、鎌倉有寇、圍北條朝時宅、泰時時在評定所、聞之、徑馳救之、會朝時不在、家衆禦盜破殺之、泰時途聞之迺還、平盛綱諫曰、公當爲天下自重、輕佻赴難、非所宜也、縱爲朝家之冠賊、可先覘形勢、爲之方略、盛綱等奉命足辨、不愼將來恐招譏來禍、泰時曰、人之居世、親親爲大、人將殺吾弟、坐視不救、人謂我何、是非招譏之大者哉、朝時爲寇所圍、在他人則爲小事、在我則不減建保承久之難、朝時聞之益敬重焉、書藏於家曰、世世子孫毋背武州斎也、冬十月九日、遣權中納言藤原隆親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十二日、中院崩于阿波、年三十七、薙髮法名行源、稱土御門院、火葬、送御骨于京師、藏西山金原法華堂、

論賛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百行莫先於孝、帝之篤孝、酷似高倉帝、而有難能者焉、本院欲立順德帝、而使帝去位、曾無幾微見

於天顏、此非孔子所謂色難者乎、本院欲誅北條義時、而帝諫
之、此又非孔子所謂幾諫者乎、設使本院從其言、觀釁而動、待
時而發、則豈復有播遷之禍哉、帝既不預其謀、義時亦無所施
其悖逆、而帝必欲與本院同其憂、冒波濤之險、虺蛇之與處、若
梧之禍竟不返、天乎、及四條帝崩而無嗣、北條泰時懇求帝胤、
立後嵯峨帝於榛莽之中、豈非孝感之所致歟、天之保祐果不
忒矣、
十月二十五日、鎌倉火、十一月十七日、鎌倉海鳴如雷、二十四日、
鎌倉三島社鳴動、二十八日、立秀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內大臣西
園寺實氏爲傅、十二月晦、鎌倉雷、是歲、天下大饑、筑前鏡社神官
至高麗、夜襲民家、掠奪器財、泰時命守護捕犯民、
貞永元年壬辰、春三月朔、以前年無氷、不奏氷樣、十二日、觀北白
河院於持明院殿、二十三日、晝御座劒失、二月朔、夜御殿鏡一枚

失、三月二日、震春日社東大寺元興寺塔、七日、盜取大學寮影像
二十一鋪、夏四月二日、改元、五月五日、石清水神殿鳴動、六月朔、
盜火尊勝寺寶藏、秋七月七日、日吉大宮神殿鳴動、十日、泰時與
評定衆十一人誓曰、吾曹爲天下司直、所挾偏私者、國神殛之、十
二日、僧住阿彌陀佛申請、築和賀島便泊舟、泰時嘉之爲給資、諸
人又助之、既成、號曰和賀江津、八月十日、泰時與三好康連議立
憲令五十條、謂之貞永式目、以資聽斷、泰時頗節儉自守、務講治
術、盡心民事、嘗徵諸國田文、撿定公私田畝、申明賴朝法制、守護
地頭各守其職、上無枉法、下不犯禁、天下小康、其後田租或有停
輸米、專課錢貨者、謂之分錢、田額皆準錢爲定、稱曰幾貫幾百、因
有貫高之稱、又其收納之法、有地頭與領家約定其稅額、乞鎌倉
証文、每歲依額包納者、號曰請所、不帶證文者爲私請所、蓋用撲
買法也、十三日、前筑後守武藤資賴辭鎭西奉行、以子左衛門尉

資能爲之、九月朔、幕府下令畿內近國及西國、凡地訟、公領宜依
舊聽國司處分、莊園則宜委領家聞奏、仰朝廷斷決、閏月八日、彗
星見、十七日、捕鞠肥前人抄掠高麗者、冬十月二日、權中納言藤
原定家上新敕撰和歌集、四日、帝讓位於皇太子、帝容止詳雅、喜
怒不形色、資性寬仁、政不苛酷、頗有藻鑑、好學、每召對儒臣論談
移刻、凡百玩好、未嘗留意、如遇頒御恩、眷均一、無有濫幸、其秉心
類如此、

四條天皇

四條天皇、諱秀仁、後堀河帝之子也、母藻璧門院藤原竴子、攝政
道家女也、寬喜三年二月十二日、生、四月、爲親王、十月、立爲皇太
子、貞永元年十月四日、著袴、是日、受禪於閑院、以關白左大臣敎
實攝政、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近衛兼經、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
西園寺實氏並如故、七日、尊後堀河帝曰太上天皇、二十四日、內

大臣西園寺實氏罷右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家嗣兼右近衛
大將、家嗣師嗣之子也、十一月十三日、北條泰時以是歲諸國大
饑、發米九千石、救濟貧民、又停美濃大久禮等千餘町田租、設場
株河驛、賑給流民、其欲依親故者、量行程與資糧、願住者命所在
莊園收視、士民就富家借糧者、待明年豐熟還本、泰時償其息、身
無莊園及貧者、子本俱償、減損膳羞、衣服器皿因舊敝而用、節儉
刻苦、以身先人、時朝廷唯令諸國佛寺讀經、以禳災異耳、無實惠
及民者、故天下益服北條氏矣、二十九日、幕府定六波羅式目十
六條、十二月五日、帝卽位於太政官廳、時年二歲、
天福元年癸巳、春正月十二日、大風發屋、京師猿樂大行、二月二
十八日、遣使山陵、告卽位、是月、京師咳嗽流行、世曰夷病、三月七
日、盜取安樂壽院銀塔及寶物、十二日、如室町殿、二十九日、大風
藻璧門倒、春日山樹多偃、右大臣近衛兼經罷左近衛大將、夏四

月朔、金峯山勝手若宮神殿震動、聲如雷、神體神笥墜、三日、又動、
小守社神體墜、是日、上上皇中宮號曰藻壁門院、初後鳥羽中宮
加院號也、議者以藻壁門擬之、九條兼實以爲不吉、改爲宜秋門
院、至是宜秋門院謂左右曰、前日以爲不吉、而今乃吉歟、蓋譏道
家不知祖父之所議也、方議院號、藻壁門倒、世以爲不祥、八日、權
中納言藤原良實兼左近衛大將、教實之弟也、十五日、改元、二十
日、發宇佐使、以雜事不給、道路多難、不能達而還、二十三日、興福
寺僧徒燒多武峯坊舍、延曆寺僧徒將燒清水寺、敕禁遏之、二十
八日、日吉兩蝶、五月七日、石清水高良社神鏡鳴、是夜冷泉有物
放光、狀如巨人、十二日、高良神鏡又鳴、十七日、住吉社第三寶殿
鳴動、晦、前攝政內大臣基通薨、號普賢寺、家稱近衛、子孫襲稱、基
通叔父兼實代基通攝政、稱九條、其曾孫教實、良實、實經、兄弟相
繼、攝政關白、教實襲稱九條、良實稱二條、實經稱一條、其後五家

各世攝籙、是曰五攝家、六月四日、星月晝見、二十日、尊準母前齋
宮利子內親王曰皇后、二十一日、日吉大宮社震動、二十三日、大
風折木、夏旱、秋七月朔、北野宮寺自倒、二十二日、鴨社獅子生銀
花、八月十五日、謁石清水宮、十八日、幕府禁博奕、是日、北條泰時
早出途見刃傷而死者、與評定衆議、遣馳人搜索四方、捕得血濡
衣者、鞫問伏其罪、即因博奕而殺人也、於是禁之、二十一日、始臨
萬機、二十五日、武藤資賴卒、資賴自下於太宰府以往、子孫世在
府嗣其職、敢無他姓雜焉、是武藤少貳之始也、卒年六十九、九月
十八日、藻壁門院崩、后容貌姝艷、寵遇無比、先是上皇弗豫、會后
崩、悼思不已、遂至不諱云、晦、葬藻壁門院、冬十月四日、盜燒法勝
寺圓堂、發敕封取佛像、十八日、大風發屋、是月、大內櫻華、十二月
三日、將軍塚鳴動、二十四日、西寺塔火、二十八日、行幸今出川殿、
避方忌、

文曆元年甲午、春二月八日、地大震、十四日、北野社火、是月、奈良
有鬼、書未來不三字於民家、遍千餘宇、夏五月二十日、廢帝崩于
九條院、年十七、二十三日葬于東福寺山上陵、追謚曰仲恭天皇、
六月二日、僧明順族壬生藏人以二百騎襲僧圓順於天王寺、秋
七月十五日、上皇違豫、二十一日、祈雨、八月六日、上皇崩于持明
院殿、年二十三、稱後堀河院、置國忌于安樂光院、十一日、葬後堀
河天皇于東山觀音寺、是月、海水入淀河、色殷黑、魚多死、食魚者
亦死、九月十日、石清水宮鳴動、十六日、地大震、晦、不豫、冬十月七
日、客星見、十五日、白虹見東方、十一月五日、改元、二十八日後山
階陵鳴動、二十九日、又鳴動、

嘉禎元年乙未、春正月九日、行幸五辻殿、二月二十三日、避方忌
於記錄所、二十七日、幕府禁鎌倉僧徒帶兵杖、三月四日、攝政教
實罷左大臣、九日、鎌倉地大震、十一日、以教實疾敕、十六日、鎌倉

地大震、二十日、盜發檜隈大內陵、取寶物、二十八日、攝政教實薨、
稱洞院、是爲九條之祖、以前關白道家攝政、時帝尚幼冲、道家爲
帝外祖、而其子賴經爲將軍、外舅前太政大臣公經爲後院別當、
一門烜赫、勢傾朝野、夏四月、鎌倉地震、踰月不止、五月四日、雨雹
傷禾、六日、行幸藤原隆親冷泉第、避方忌、二十二日、幕府以前上
野介結城朝光爲評定衆、六月三日、先是石清水神領薪莊民與
春日神領大住莊民爭水、殺之、興福寺僧徒燒薪莊、殺神人、至是
敕遣兵拒之、閏月三日、結城朝光罷評定衆、七日、祈晴、十四日、春
日社第一寶殿神鏡無故而墜、十九日、遣使石清水、覈問神人與
僧徒爭鬬之狀、神人逐使者、二十日、石清水神人移神輿于宿院、
將入京訴興福寺事狀、遣使諭之、二十一日、奉伊賀大內莊于石
清水宮、二十三日、遣大納言源定通、權大納言源通方于石清水、
慰諭神人、神人不奉命、二十七日、改奉因幡於石清水宮、二十八

日、石清水神輿歸座、秋七月二日、幕府下令、凡爭訟所職所帶及地界者、先使訟者納誓書、所訟無證信者、沒入土田、無土田者受刑不悔、然後聽決、十日、鎌倉雨水、二十三日、延暦寺僧徒奉日吉十禪師客人八王子神輿入京、訴左衛門尉佐佐木高信傷宮仕、使右衛門尉遠政等拒之於近衛河原、僧徒棄神輿而走、初高信監修勢多橋、發高島郡民丁、郡有日吉神人雜居、延暦寺僧徒改補其斂人、及發改補者、請免公役、高信不聽、至與神人忿鬪、至是僧徒訴之、幕府令六波羅京師殺傷事涉武士者、宜報撿非違使廳聽處分、强盜具服、主者本府論決、從者發遣關東、寘蝦夷、又令大番交代、既有程限、頃者武士入衛、多不以時、自今宜使後期者連直二月、先是將士差遣人、多取行人馬騎之、道路愁苦、至此下令禁之、每驛增置傳馬、二十四日、還神輿於祇園祇陀林、八月五日、遣僧監承諭延暦寺僧徒、十禪師客人神輿歸座、八日、流佐佐

木高信于豐後、右衛門尉遠政于備後、九月朔、地震、十九日、改元、冬十月二日、以右大臣近衛兼經爲左大臣、內大臣西園寺實氏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二條良實爲內大臣、三日行幸五辻殿、八日、八王子神輿歸座、十四日、如太政官廳、二十日、御禊、及行禮地震、二十一日、還宮、二十七日、帝患疱瘡、十一月十七日、如太政官廳、二十日、大嘗、二十六日、還宮、十二月二十二日、興福寺僧徒與春日神人、奉神木將入京、請賜薪莊、流石清水別當宗清、誅神人交野宗成、遣兵宇治撤橋拒之、二十三日、遣左少辨藤原兼高慰諭僧徒、二十四日、下交野宗成于獄、石清水神人斫獄奪宗成、二十五日、遣藏人頭左大辨藤原爲經、重諭僧徒、僧徒不奉命、是月、以神木未歸座、罷京官除目定考、是夏、夏秋之交、春日山神木二千四百餘株枯、

二年丙申、春正月元會以神木未歸座、不御殿、撤樂罷小朝拜、藤

原氏公卿皆屛居不出、是日、興福寺僧徒棄神木於宇治而去、春日神人安之平等院、二月十日、雨水、十四日、僧徒已欺罔朝廷、以神祇爲寺家私有、籠絡神戶百姓、爲之首領、擁神輿神木以爲假威、刧上之具、事若有不如意、則帥神人奉神輿神木、詣闕强訴、朝廷亦眩禍福之說、不敢抵抗、天子或下殿拜之、若不許所請、即委神輿神木而去、乃爲之廢朝、使諸衛宮門、猶如皇居罹災之例、官或遣兵禦之、即徑犯陣不顧、官兵有射神輿殺神人者、而朝廷不之罪、乃又喧訴不已、若日吉春日、實爲其最、朝廷既畏其兇威、或增其神領、或崇其祭典、力慰順其意、故僧徒益得勢、其橫暴悖逆、不可勝紀、北條泰時深惡之、每欲摧折之、朝廷奉因幡于石清水、以慰安神人也、議奏曰、別當宗清不待朝裁、詣闕濫訴、朝廷乃加恩慰撫、如此則僧徒驕暴、何所不至、如下之鎌倉、必有所處分、自後有復越訴者、宜改補別當職、及興福寺事起、又議曰、是朝廷大

事、應使處置、是日命六波羅府、遣後藤基綱諭僧徒、威以兵威、僧徒稍怖、然以不得意、蠢動不已、二十一日、神木歸座、熊野社證誠殿有光如金、夏四月朔、鎌倉鶴岡羽蟻群飛、八日、大風雨雹大如柑、十五日、遣參議藤原爲經撿察檜隈大內陵、十八日、右大臣西園寺實氏罷、六月九日、以內大臣二條良實爲右大臣、大納言源定通爲內大臣、定通通親之子也、二十日、震平野社樹、秋七月二十四日、前此興福寺僧徒作亂、幕府乃令在京及近國武士率其族警衛京師、而族人或不聽宗家命、宗家訴之鎌倉、於是下令、自今大番如有緩急、支庶宜奉家督之催促焉、二十八日、興福寺僧徒以所請不允、移春日神木于金堂、八月四日、賴經造館於若宮大路、成徙焉、八日、北條泰時以爲高信遠政、吾既從僧徒請處流、彼亦宜從吾請、捕逮首惡者、屢奏請之、是日、朝廷敕延暦寺召首惡者、僧徒不奉命、移日吉神輿於中堂、九月、興福寺僧徒築城修戰

具六波羅遣使諭之、不聽、五日、幕府罷前近江守佐佐木信綱評
定衆、以遠江守北條朝時爲之、冬十月五日、泰時收僧徒莊園、權
置大和守護、補地頭、命畿內近國兵士、斷僧徒糧道、選鎌倉壯士
印東八郎、佐原七郎等遣之、命曰、彼若拒鬭、必殲滅之、既而惡僧
竄竊、十七日、僧徒墮城解兵、十一月二日、神木歸座、十四日、泰時
罷大和守護地頭、二十九日、敕以三位以上爲春日社使、十二月
六日、敕、春日若宮祭宜奉官幣、並著爲令、二十一日、號皇三宮諱
子內親王、曰明義門院、

三年丁酉、春正月三日、鎌倉雷、二十二日、鎌倉又雷、二月朔、地震、
三月九日、鎌倉雨水、十日、攝政道家罷、以左大臣近衞兼經攝政、
夏四月八日、前宮內卿藤原家隆薨、年八十、中納言光隆之子也、
幼而穎敏、後鳥羽帝稱爲奇才、學和歌於藤原俊成、俊成曰、此子
每見我質問、不事疑難、而切問作者要旨、後來必爲歌仙、後果以

和歌大著于世、與藤原定家並稱、攝政良經嘗問曰、當世歌人誰
爲第一、家隆默不答、臨去置懷中之帖而出、視之、定家之歌也、及
定家奉敕撰新敕撰集、採家隆歌最多、其相推許如此、後鳥羽帝
問良經曰、朕欲學和歌、誰爲師者、良經薦家隆、且曰、斯人當世之
人麻呂也、素爲後鳥羽上皇所親昵、及上皇遷于隱岐、賜題作和
歌、家隆單思篇詠、前後所作凡六萬首、子隆祐亦善和歌、定家嘗
謂家隆歌有家滅之徵、子孫果不榮、十一日、幕府以北條資時爲
評定衆、二十二日、日薄食、二十三日、謁石淸水宮、是日、日又薄食、
月色黃、五月十九日、祈雨、六月朔、地震、晦、敕幕府及五畿七道國
司、捕延曆寺兇徒、秋八月五日、四天王寺僧覺順率二百餘人、與
渡邊黨戰、敗死、是秋、以將修閑院、徙御中納言藤原隆親萬里小
路第、冬十月九日、鎌倉白雲竟天、十一月七日、鎌倉雨水、十一日、
行幸賀茂社、十四日、行幸北山西園寺、十六日、還宮、二十四日、卜

定昱子內親王爲齋宮、十二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十八日、內大
臣源定通罷、二十五日、以大納言藤原基家爲內大臣、良經之子
也、二十九日、始讀孝經、

曆仁元年戊戌、春正月二十六日、右大臣二條良實罷左近衞大
將、二十八日、征夷大將軍藤原賴經入朝、是日發鎌倉、二月六日、
權大納言一條實經兼左近衞大將、道家之子也、是日、賴經至天
龍川、將士爭欲先濟、吏發浮橋或壞、止之、不聽、北條泰時聞之、馳
至河上、坐地、衆望見、不肯濟、賴經既濟、泰時乃起、七日、至橋本驛、
將士皆已宿民家、北條實時後而至、無所投宿、乃露宿舞澤、泰時
聞之曰、實時小侍別當、宜親近將軍、今延露宿、吾不忍安枕、乃至
舞澤、於是足利泰氏、三浦義村等繼至、遠山景朝請以客舍授實
時、泰時乃還、十一日、閑院成、徙御焉、十七日、賴經入京師、二十三
日、朝帝、是日任權中納言兼右衞門督、二十六日、補檢非違使別

當、閏月十三日、日有重暈、十六日、鞍馬寺火、十八日、盜竊壺御座
劍、晦、大風、法成寺步廊倒、三月七日、賴經遷權大納言、十八日、幕
府以左衞門尉海老名忠行不由關東薦引敍爵、奏奪其位記、二
十三日、大風發屋、二十八日、行幸春日社、別當職當騎乘護駕、賴
經以不慣鞍馬、不能扈從、二十九日、還宮、晦、小山朝政卒、年八十
四、西海之役、軍中乏食、將士多思東歸、獨朝政宗政與千葉常胤
等能忍艱苦、鋭意攻戰、賴朝下手書褒焉、承久之役、朝政以耆舊
留鎌倉、參決軍謀、調遣兵士、夏四月二日、幕府以若狹守三浦泰
村、出羽守二階堂行義爲評定衆、五月十六日、賴經遊右大臣良
實第、賴經弟福王所愛小禽脫籠上樹、賴經命上野朝村射之、且
曰、勿使傷死、朝村射之、小禽纓鏃而墜、捕入籠中、飛鳴飲啄如故、
擧座歎稱、六月七日、內大臣藤原基家罷、十日、前加賀守三善康
俊以病罷問注所執事、以子民部少丞康持爲執事、十四日、康俊

卒、年七十二、十八日、攝政兼經罷、左大臣、十九日、京師街陌設篝火、六波羅遣兵士守之、以備群盜、其後加置篝火、凡四十八所、毎篝置皷警備、京中有事、發兵赴急、謂之篝役、篝屋費用、皆課之武士、或令大番懈怠者謫作、二十五日、京師雨水、秋七月二十日、以前左大臣藤原良平爲太政大臣、右大臣二條良實爲左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實親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家嗣爲內大臣、罷右近衞大將、實親公房之子也、八月十九日、幕府禁雙六、九月九日、有流星無數、色白赤、冬十月四日、前攝政師家薨、十三日、賴經還鎌倉、十一月六日、權大納言鷹司兼平兼右近衞大將、家實之子也、二十三日、改元、十二月二十八日、宜秋門院崩、是歲幕府令家人求官爵者、皆因成功進納其料、是亦國益也、今聞京都奉行人等、私議減省其料、或進納違期、皆非奉上之義、爾後不得更然、

延應元年己亥、春正月十九日、太政大臣良平罷、二月五日、鎌倉

雷、七日、改元、十一日、日有暈、二十二日、一院崩于隱岐、年六十一、院在隱岐十九年、及崩、聞者莫不悲痛、火葬於苅田山中、遺詔不置國忌山陵、故北面藤原能茂收御骨、還京師、藏於大原西林院、帝敏慧多能、最妙和歌、讓位後置和歌所於禁中、及水無瀨宮、命源通具藤原有家等、撰新古今和歌集、親臨裁定、又好講究故實、嘗與群臣習節會除目儀、帝自爲內辨執筆、學琵琶于藤原定輔、深造精微、又召天下劍工、番上造刀、以公卿爲奉行、又命造刀撲、親焠之、號御所鍛、是時良工輩出、創意鍛造、其制益精、帝好猨樂、始召之宮中而覽焉、又愛今樣白拍子、故有以舞妓入宮蒙幸、如丹波局、瀧姬法師者、後寵白拍子龜菊、賜以攝津二莊、其耽淫樂如此、帝在位日憤王室陵替、有恢張之志、嘗作和歌、於久夜麻能、於杼呂我志多毛、布美和計底、美知阿流餘存斗、比斗珥志羅世牟、而志業不就、遂遭播遷之禍矣、

論贊曰、人君卽位、必正其始、正其始所以正其終也、自古未有

無神器而登極之君、元曆踐祚出於一時之權、而不可爲萬世法、藤原兼實議之於當時、藤原冬良論之於後、異邦之人猶譏白板天子、國朝赫赫神明之裔、豈可不重其禮哉、是蔑祖宗之法、而不正其始也、及帝遜位、惡北條義時之竊權、亟欲誅之、此誠有爲之主也、然不修德教、不審時勢、憸壬姦邪、譸張欺罔、而欲以畿輔之招募、捍關東之堅銳、是猶根本撥而求枝葉之暢、腹心潰而蘄癰疽之除、庸可得乎、況將非其人、兵無紀律、蔫馬犯闕、三院蒙塵、古今未有慘於此者也、寶字之變、以皇太后幽皇帝、保元之禍、以天子徙上皇、事雖不可、而猶得以號於人曰我流之也、承久之亂、以陪臣制至尊、天地否塞、人神共憤、而又使元弘之世、賊臣得以藉口、豈非不正其始之故耶、後之議者不能無憾於後白河法皇也、

二十三日、盜取宜陽殿庫服御物、夏四月二十七日、行幸法性寺、

避方忌、五月晦、追稱一院曰顯德院、秋九月十一日、鎌倉先是諸國地頭令延曆寺僧徒及富商納財者代莅事、至是禁之、二十日、先是延曆寺僧徒奏請以四天王寺復屬延曆寺、不報、至是僧徒移神輿于中堂、晦、幕府禁將士寡婦再醮他人、仍領前夫地邑及家長、冬十月九日、鎌倉雷、十日、神輿歸座、二十日、日有兩珥、十一月朔、鎌倉雷雨大風、十二日、上準母皇后號曰式乾門院、鎌倉地大震、十二月五日、三浦義村卒、承久役後與北條氏益親厚、協心輔政、威望日盛、及卒賴經使左馬助光時弔之、頒賜其采邑于諸子、子朝村、泰村、光村、家村、資村、長村、重村、胤村、僧良賢、重時、

仁治元年庚子、春正月四日、彗星見、八日、月晝見、二十三日、北條時房卒、三月十二日、禁賀茂祭使車服奢侈、十七日、前太政大臣良平薨、十八日、鎌倉禁關東家臣及鎌倉祇候人奢侈、務從儉素、又禁將士臣僕私請任朝官、夏四月三日、以高麗牒無禮、令公卿

議、八日、有蛩鳴北條泰時邸、十七日、隕霜、五月五日、熊野社火、六月十六日、慶賀茂社塔、祈雨、秋七月十六日、改元、九月二十七日、右大臣藤原實親罷、尋、北條泰時議、令鎌倉家人身帶朝官而不供王事者、咸納錢幣、號爲功錢、因定其數、衛門尉人別一百匹、兵衛尉七十匹、將監三十匹、內舍人減十匹、每歲貢進、命六波羅、隨其所進、速獻納官庫、是歲、以御更衣及尙侍入內、修理官舍社寺等成功、授省丞寮頭助允衛府尉等官者、二百六十餘人、冬十月九日、內大臣藤原家嗣罷、二十日、以權大納言一條實經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家良爲內大臣、家良大納言忠良之子也、有梟入清涼殿、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十七日、雷大風、二十一日、鎌倉傚京師制、置篝火、使保內人家交代服役、以備不虞、十二月十二日、大神宮外院火、十四日、以兼經太政大臣攝政如故、十六日、幕府令略賣男女者、拘致關東、其所賣者、隨得放免、二十四日、遣

參議藤原忠高於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廢朝五日、是冬、京師多盜、

二年辛丑、春正月三日、避方忌於春日殿、五日、帝加元服於閑院、是夜彗星見、八日、雷、九日、流星入月、十一日、鎌倉雷、十七日、策試、二十八日、太夫坊覺明死、年八十五、二月四日、鎌倉白赤氣見、七日、鎌倉地大震、八日、慶大原法華堂、奉藏顯德院御骨、十二日、鹿島社火、三月二十五日、武田信光與海野幸氏爭界、幸氏直、北條泰時與之、或曰、信光卿公、泰時曰、嚮和田氏請宥胤長、而先人流之、和田氏不能爭也、顧公私如何耳、畏怨而不決、何取於執權乎、信光聞之自懼、效書誓無他、泰時以示諸將、終爲恒例、夏四月三日、鎌倉地大震、五日、內大臣藤原家良罷、十七日、以權大納言鷹司兼平爲內大臣、五月十日、幕府以民部少丞大江以康問注失勘當、削領邑一所、六月八日、熊野新宮火、十一日、幕府先是諸國

民訟分委奉行人聽斷之、遇事不能審理者、送鎌倉乞御教書、民庶往反、遷延日月、貧弱愁苦、至是下令以奉書從事、十八日、幕府又下令六波羅、西海諸社神人、權門資客、託事爲民蠹害、詳加按訊、送致其身、先是京師決重囚、皆送撿非違使廳行法、至此使六波羅申請輒論決之、是月、旱、秋七月二十二日、行幸平野社、二十六日、行幸大原野社、八月二十日、前權中納言藤原定家薨、年八十、世稱京極中納言、定家頗涉獵史傳、又能詩、而和歌之才、得之天資、縱橫馳騁、曲盡精微、且家學有淵源、奧義秘說、無所不究極、其在家作歌、必洞開南面、令可遠望、而整襟端坐曰、平常於淸肅中習之、則雖在至尊之前、不至失措、又曰、凡臨作和歌、先誦故鄉有母秋風淚、旅館無人暮雨魂、蘭省花時錦帳下、廬山雨夜草菴中句、則意格自高妙、其用心之勤類如此、後鳥羽上皇嘗召詣小御所、判和歌、面諭曰、延卿至此、朕之待卿爲不非矣、宜潛盡底蘊、

無所遜避、如知而不言、則非朕召卿本意、定家深感其知遇、上皇嘗曰、定家才學莫匹、然心術頗不正、至有所推奬、則不能無私、且高自標置、藐視一世、人或稱其歌、而如非得意之作、則必然見於色、又曰、定家之歌、非人之所能模倣、何則專尙流麗、不主意味、蓋彼以逸群之才、巧於結搆、是以克濟其美、如使骨力輭弱者爲之、則索然無味也、定家嘗撰天智帝至當時作者凡一百人和歌各一首、書于嵯峨中院障子、世謂之百人一首、其他所著有數種、日錄曰明月記、子爲家、九月六日、撿非違使爲季坐捕賀茂氏人流于阿波、十日、敕天下田地、不論公私、每段課錢二百文、充御禊大嘗支費、冬十月九日、鎌倉有大流星、十日、內大臣鷹司兼平罷右近衛大將、十三日、大納言德大寺實基兼右近衛大將、公繼之子也、二十六日、春日社鳴動、十一月八日、右大臣一條實經罷左近衛大將、十日、權大納言藤原實有兼左近衛大將、公經之子也、十

三日、大風、興福寺僧舍火、延及西寶藏、十七日、幕府墾闢武藏草萊地、引多磨水漑之、晦、以前攝政家實疾非常赦、十二月朔、幕府申禁臣僚過差、八日、幕府選庶士便弓馬、及善文字歌絃蹴鞠者各一人、直小侍所、十七日、以藤原彥子爲女御、敎實女也二十日、攝政兼經罷太政大臣、是歲僧圓爾歸自宋、

三年壬寅、春正月五日、不豫、九日、非常赦、禱疾、是日、帝崩于閑院、年十二、稱四條院、帝幼冲嬉戲、宮廊塗滑石、未欲令嬪御顚仆而調笑之、反自誤倒傷體、犬遮繞吠之、人以爲不詳、適京師怪異數見、亡幾帝崩、自北條義時流後鳥羽帝、鎌倉常恐朝廷繼其遺志、防備尤至、置兩鎭將於六波羅、天子一言一動、鎌倉無不知者云、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一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嵯峨天皇

後嵯峨天皇、諱邦仁、土御門帝第七子也、母贈皇太后源通子、贈左大臣通宗女也、承久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生當土御門帝之南遷、帝年甫二歲、依外家大納言通方、通方薨後、供奉稍怠、帝厭之、徙皇祖母承明門院所居土御門殿、及長欲爲僧、承明門院止之、帝意未決、潛謁石淸水宮、通宵默禱、夢壇上有聲曰、榛葉之影再改、帝覺而心喜之、自是勵精學問、仁治三年正月、四條帝崩無後、時論洶洶、人懷疑惑、修明門院及前攝政道家欲立順德帝皇子忠成王、訃至鎌倉、北條泰時適與時房歡飮、起席歎曰、天位至重、神人所主、吾如箝默、使廷臣專定策、則安危未可知也、乃閉戶沈

吟、幾忘寢食、意在立土御門帝皇子、然不敢自決、謁鶴岡社、探鬮、果協其所念、於是遣秋田城介安達義景于京師立之、義景道還曰、佐渡院皇子既立、則將如之何、泰時曰、善哉問也、煩卿爲此也、如立新院皇子、雖既立宜卽廢之、公卿聞泰時使者至、皆聚修明門院許、獨前內大臣源定通至承明門院許、義景入京師、兩門院皆使人迎問、義景曰、承明門院焉在、聞者愕然、至則門庭蕪穢、闃無人聲、乃排門而入、定通大驚出見、義景曰、土御門宮宜襲大統、門院侍者至驚喜仆地、義景乃張傘警衞、公卿聞之、絡繹來聚、塡咽門庭、二十日、冠爲親王、卽夜踐祚於權大納言藤原隆親冷泉萬里小路第、時嘅大位、十二日、以攝政兼經爲關白、左大臣二條良實、右大臣一條實經、內大臣鷹司兼平、權大納言兼左近衞大將藤原實有、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德大寺實基、並如故、

齋藤馨曰、北條泰時之用術、可謂巧矣、盖歸叛名于父、而已若

不得已而從之也、然此術也、非始于泰時也、泰時之祖時政爲賴朝之外戚、而使賴朝剪滅兄弟親戚、則託孤之任、時政若不得已、而其父義時又使公曉弑實朝於幽隱之間、而已復其讐于顚灼之地、則關府大權之所歸、義時亦若不得已也、然時政義時之術、咸用之他人、而泰時乃用諸父、則其巧可謂勝于父祖矣、何以知其然也、承久之役、泰時諫父曰、宜束身詣闕、天威不霽、擧族就刑、亦何憾、義時不聽、泰時遂進犯京、途還問曰、若乘輿親征、則何以自處、義時曰、若遇乘輿、可免冑弛弓委身下吏也、諸將督師、則有進勿退、據斯言也、泰時之志、固不欲犯闕、而父命萬不容已、罪在父而不在泰時也、然余謂、泰時之諫者、泰時之迹也、非泰時之心也、欲知其心、則觀其立後嵯峨而可知矣、當斯時、安達義景受其命問曰、順德皇子既立、則如之何、泰時曰、廢之可也、是後嵯峨者、土御門之皇子、而有私恩于己

之皇胤也、而順德乃有私怨于己者也、故不立其皇子、至欲立已所善之皇子、而廢既立之天子、則謂其心有君不可、且其於皇子尙然、況親圖滅己之天子邪、此其欲犯闕而放之、固也、苟無犯闕之志于其初、則其後安有廢天子之言、豈其心今日有君、而明日無君邪、吾以此知泰時固有斯志、而歸名于父也、唯歸名于父、故議者責義時之罪、而有恕於泰時、此泰時之術之所以勝于父祖也、雖然、泰時術勝、故其自悔亦勝、於是日夜盡心于民事、恐恐然唯失其心、是懼、將以自償其罪、此則泰時之實不得已也、

二十五日、葬四條天皇于泉涌寺、三月朔、行幸權大納言西園寺公相今出川第、避方忌、六日、佐佐木信綱卒、年六十二、七日、卽位除目、停成功任官、尋詔公卿議公事用度、民部卿平經高曰、建曆之制、定賣官之員、隨國之大小與貢之多少、立分配之法、尙以別

功濟公用者、已爲定例、而承久已來、成功功程、逐年零落、人員無
限、違亂甚多、今宜定其功程、以防違亂、且方今靫負尉、功程甚減、
不宜下萬匹、諸卿皆請與關東議定之、鎌倉乃議、靫負尉定爲萬
匹、式部丞諸司助兩職倍之、但家人爲諸侍者、不得望兩職、於是
大嘗會萬機旬等諸費、及諸修造料、皆募成功、前後授官者一百
餘人、至寬元中、成功增濫、一歲中任侍從內記監物彈正判事丞
助允將監尉等官者、不知幾百人、初嘉禎中、御座及加茂祭唐鞍
等料、募成功者、各不過三五萬匹、及此時、各增至十餘萬匹、時人
嘆謂、朝廷公事、每先成功、衰替亦甚矣、十八日、帝卽位于太政官
廳、時年二十三、二十五日、關白兼經罷、以左大臣二條良實爲關
白、夏四月三日、御太政官廳、九日、權大納言左近衛大將藤原實
有罷、權大納言九條忠家兼左近衛大將、忠家敎實之子也、十二
日、還御冷泉萬里小路第、二十五日、遣使山陵、告卽位、五月二十

八日、行幸今出川第、避方忌、六月三日、洪水、十日、以藤原姞子爲
女御、實氏長女也、十五日、鎌倉執權前武藏守北條泰時卒、年六
十、泰時幼名金剛、嘗徒步出遊、遇多賀重行、重行不下馬、賴朝聞
而大怒、誚重行曰、禮者不可別老少、因人而加敬焉、如金剛非汝
儕輩也、重行詐稱無是事、賴朝愈怒、質問金剛、金剛懼重行獲罪、
對如重行言、賴朝嘉其能掩人過、賜劍褒賞、年甫十三、召之幕府、
手親加冠、名賴時、後改今名、及長寬厚詳雅、識量過人、施德惠、整
法令、謙虛接衆、爲人敦親族、常推叔父時房而下之、泰時在職十
八年、政平訟理、衆庶樂業、而自量涯分、不登顯位、又不爲宗親將
士求官職、每有除拜、常懷挹損、其進四位也、召陰陽助安倍忠尙
曰、無功進爵、恐不保終、宜禱神明以保寵錫、因祭泰山府君於家
庭、有僧說之曰、建一佛寺、可以治安、泰時曰、糜財蠹民、何治安之
有、遂逐其僧、泰時銳意求治、其參政府、先衆而入、泰時不以權勢

自異、常與諸將吏直幕府、逮老不懈、當直之夕不敢寢也、每詣賴
朝墳、拜于堂下、或曰、盡上、曰、將軍在時吾未得登、登死將軍乎、每
戒守護地頭、不得怙勢奸職、遭國司領家訴者、召至六波羅按問、
不卽赴召、啓狀鎌倉、宿衞京師後期者、展代償之、身在鎌倉、帶衞
府內舍人、而不服王事者、入錢於官有差、以淸廉自處、無辭色媟
翫之好、諸將士有致奇珍、乃不悅曰、諸君厚情、將無以難得見貺
邪、其價亦應不貲、諸君雖富、財出有用、是既無益於我、而諸君有
取於人、寧可以玩好相共處穢乎、盡隨其價出價而止、爾後無行
貨者、下總地頭嘗與領家爭租稅逋闕、泰時親聽訟、及共訴陳、領
家所言得要領、地頭抵掌曰、我負矣、人笑其屈之速、泰時曰、我聽
訟久矣、縱令非理、反覆論辨、僥倖萬一、是訟家之常態也、前汝之
所陳、非全無其理、一聞領家之言、遽自屈伏、亦可稱也、感欷拭淚、
領家亦感之、緩地頭逋負半、泰時闢茭茅、繕橋梁、苟利於民、知無

不爲、三河本野原曠莫、行人迷路、泰時令土人植柳、行旅得便、民
恩之、如周人愛甘棠、泰時愛民力、不營土功、家第牆版疏薄、窺見
室家、或謂之曰、築土牆、設塹以備不虞、如何、泰時曰、牆塹之設、雖
小舉勞民費力、且我事君無失、身家得全、如失天命、雖鐵牆何補
之有、聞者稱其有識見、栂尾僧高辨嘗謂泰時曰、吾國百代一姓、
皇祚尊嚴、四海孰敢背者、今君乃以一家之故、破官軍、陷皇城、廢
天子、遷上皇、流親王、殺公卿、上下惶駭、哭辟滿巷、古云、人衆者勝
天、天定亦能勝人、君將何以償悖逆之罪、泰時爲之悚然、又謂泰
時曰、君不見夫治病者乎、良醫能察其原、審寒熱之所中、然後投
劑、莫不立愈、世之爲治者、不察其原、濫行賞罰、則姦僞益作、風俗
日偸、欲爲之治、未由也已、譬之庸醫不知病原之所在、妄施治療、
欲治其疾、疾愈重、治之不成、由人有欲心、欲心一萌、衆禍競起、足
下執政柄、躬自率勵、何不成之有、泰時曰、雖一人勉行之、奈衆不

從何、曰、是不難、在足下之心耳、古人有言曰、其身直則影不曲、其政正則邦不亂、正也者無欲之謂也、足下心誠能存之、則人人薫德而知足、不勉而行、治可庶幾矣、一有爭訟者、則自反而痛懲、不可加罪於彼、譬如身不正而惡影曲、不正身而欲罪影、其可得乎、泰時語人曰、我忝爲執權、獲免罪戾、高辨之力也、及卒都鄙無貴賤、若喪父母焉、子時氏、時實、時氏先卒、時氏子左近衛將監經時嗣爲執權、遂襲其官、

青山延于曰、人君之德、莫大於儉、古之帝王莫不勤儉以興國、奢泰以亡國、故堯之興也以土型、桀之亡也以瑤宮、禹之興也以卑宮、紂之亡也以玉盃、蓋儉則用足、故取於民有制焉、奢則用乏、故取民無藝焉、易謂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審聖人取象之意、所以敎勤儉誠撙克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觀北條泰時之治國家、至誠以待下、節儉以化民、衣服器皿雖敝而弗

改作、百姓被其澤、四海受其賜、死之日、民若喪考妣、夫風化之行、捷如影響、泰時身以陪臣、位微官卑、而其治効如此、況人君居九五之尊、有四海而朝天下者乎、譬如登高而呼、不加疾也、而聞者遠、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豈不信哉、

山縣禎曰、泰時行已之恭儉、爲政之仁恕、民服其化、海宇致清寧、世以賢稱之、固宜矣、然謂之仁人則否也、昔者楚令尹子文事上而忠、爲國忘其身、賢大夫也、孔門弟子疑其爲仁人焉、而考其平日爲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是以聖人不敢許其仁矣、今察泰時所謀、亦皆無非抑王室張覇圖之事、則稱之曰仁人、君子不許也、

十七日、雨水、自五月雨至是月、凍寒如冬、秋七月朔、鳥羽勝光明院火、八日、遣使大原法華堂、追改顯德院稱後鳥羽院、十一日、追

尊所生源通子曰皇太后、置國忌、十三日、先是金剛峯寺奧院僧徒與傳法院僧徒爭鬪、遣使禁止之、至是奧院僧徒燒傳法院、復遣兵防遏之、八月七日、以將修陣座、移內侍所於西中門廊、九日、立女御藤原姞子爲中宮、十四日、陣座成、奉安內侍所、九月十二日、新院崩于佐渡、年四十六、冬十月二十一日、御禊、十一月十三日、大嘗、十二月十六日、始臨萬機、二十七日、前關白家實薨、是歲、小笠原長淸卒、年八十一、長淸精于騎射、後世相傳以爲矜式、

寬元元年癸卯、春二月二十二日、以後鳥羽帝忌辰、原輕囚、二十三日、號準三宮藤原彥子曰宣仁門院、二十六日、改元、三月朔、日有食之、夏五月十日、行幸前太政大臣公經今出川第、避方忌、十三日、瘞新院御骨於大原法華堂側、十八日、雨雹、二十三日、鎌倉地大震、是月、痘瘡流行、六月二十六日、號準三宮覺子內親王曰正親町院、二十八日、以皇子久仁爲親王、秋七月十五日、避方忌

於土御門殿、十七日、幕府命北條政村等百四十六人、遞番更直、以充不時出遊從騎、閏月二十三日、以壺切劍失、改鑄之、八月十日、立久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右大臣一條實經爲傅、九月十八日、陰明門院崩、冬十一月五日、大雪、十二月朔、謁石淸水宮、五日、行幸賀茂社、十四日、號準三宮曄子內親王曰室町院、十八日、慶珍皇寺、晦、白虹貫日、是歲、前攝政道家建東福寺、以僧圓爾居焉、圓爾姓平氏、駿河人、嘗與參議菅原爲長會太政大臣家實坐、爲長世儒家、常欲折圓爾、家實曰、今兩雄相遇、勝敗可決、圓爾曰、久聞菅公從事儒術、是不、爲長曰、然、曰我法授受、自世尊五十五世、達摩以來二十七世、雖强弩窮矢、尙以系受得稱、釋氏以釋例、儒恐亦當然、不知公於孔子幾世、爲長不能應、退謂人曰、我欲以道義相角、彼以世系爲言、我旣陷重圍中、正和中、諡聖一國師、國師之號始此、

二年甲辰、春正月二十七日、松尾山崩、大井川竭、二十八日、以皇
子宗尊為親王、以母賤不得為儲貳、帝意矜之、三月十八日、置御
書所、夏四月二十八日、征夷大將軍藤原頼經辭職、以其子頼嗣
為右近衛少將征夷大將軍、時年六歲、頼經之在職、事權一出北
條氏、徒持空名耳、自幼長於婦人之手、擧措輒牽時日拘忌、賽神
施佛、率無虛月、嘗正月月食、頼經以其辰宿皆値本命、大惡之、豫
命僧隆辨等禳禬、及期陰雲漲雨、頼經大喜、厚賞隆辨、其拘忌多
此類、

山縣禎曰、強臣專權、大率利幼主、是以自皇室之衰、天子稍長、
則皆亟禪位、白河上皇以降、政出院中、源平氏興、而更制其君、
而至一時有三四上皇、鎌府亦效之、北條氏擅權、大將軍常不
得久其職、唯幼沖備位焉已、至於其厭逐主、則專橫亦滋甚矣、

五月六日、不豫、時疫流行、二十日、減服御常膳、六月朔、關白良實

罷、左大臣、十三日、以右大臣一條實經為左大臣、內大臣鷹司兼
平為右大臣、權大納言九條忠家為內大臣、是日、祈雨、二十七日、
廷議國忌廢置、秋七月二日、地震有聲、五日、夜黑雲起西南五十
道、十八日、置贈皇太后國忌於東寺、二十六日、遷閑院、八月二十
九日、前太政大臣公經薨、年七十四、公經既與關東連姻、而其女
亦適關白道家、生將軍頼經、孫女一為後嵯峨中宮、一為後深草
中宮、權勢薰灼、一時無比、嘗構佛堂於北山別莊、名西園寺、園地
堂宇、壯麗宏敞、為天下之壯觀、因稱西園寺、又稱今出川、初太政
大臣公季之後號閑院、公經曾祖通季所乘車畫柄繪、子孫傳之、
非閑院嫡宗不得用、公經承而乘之、時人呼曰柄繪大將、冬十月
十日、雷、十三日、幕府禁四一半目勝諸博戲、特許武士為變陞、十
九日、避方忌于土御門殿、二十六日、黑雲竟天、先是石清水別當
紀兼盛等爭鬬血汚寶殿、十一月朔、遣權中納言藤原顯親於石

清水宮、奉幣謝汚寶殿、三日、鎌倉洪水、二十日、仗議紀兼盛罪、十
二月十六日、卜定曦子內親王為齋宮、二十九日、行幸法性寺、避
方忌、

三年乙巳、春正月朔、鎌倉雷、九日、幕府令西國諸社神職、猥補神
人、假神威以侵略莊園、動起獄訟、蠲令除本神人外、停新補神人、
若猶不悛、逮捕其身、押送鎌倉、十一日、雷電、二十一日、鎌倉雷、二
十六日、客星見、踰月不滅、二月朔、地震、九日、避方忌於土御門殿、
二十五日、免輕囚、三月朔、彗星見、五日、日薄蝕、九日、地震、十七日、
白虹見、二十日、避方忌于土御門殿、夏四月五日、地震、六日、遠江
守北條朝時卒、有機略膂力過人、稱名越氏、七日、地震、十五日、北
野社神鏡無故而墜、二十五日、詔曰、朕聞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
欲知過、必藉忠臣、雖堯舜禹湯之君、諮稷契皐陶之臣、君從諫而
聖、臣無諂而直、社稷因茲安全、寰海因茲靜謐、朕以眇身、謬備元

首、親勞萬機、四年于此、德不合天、天頻示變、化不合地、地屢有震、
咎徵間至、祥瑞不聞、況亦帑藏空竭、百姓凋弊、熟思治績、獨勞襟
懷、宜令參議以上各上封事、凡厥法令不便、政教不行、各盡忠言、
勿有所諱、二十八日、地震、五月三日、避方忌於土御門殿、幕府下
令、士庶訴訟下問注所之後、吏員誘詑不赴局、及奉行人不親臨
鞠問、懸注辭對者處罪、守護地頭不應六波羅召至三者奪職、八
日、地震、十二日、祈雨、二十三日、前左大臣藤原隆忠薨、二十七日、
地震、六月十三日、如土御門殿、避祇園神輿、十四日、還宮、二十日、
祈雨、秋七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十九日、雨雹、二十一日、避方忌
于六條殿、二十六日、地大震、流紀兼盛于伊豆、二十七日、避方忌
于土御門殿、八月三日、祈晴、十一日、地震、九月十三日、避方忌于
土御門殿、二十日、蘭林坊壞、冬十月八日、原輕繫、二十四日、避方
忌于土御門殿、十一月五日、鎌倉雷、十五日、兩月竝出、二十九日、

稻荷上社火、十二月六日、避方忌于土御門殿、二十日、鎌倉地大震、養和初、源賴朝奉下總下福田鄕于香取神宮、以祈靈佑、明年又遣使奉幣、初藤原氏崇奉香取及鹿島神、號爲氏神、及其得志也、若其家女立爲皇后、及有新任大臣者、每必遣使奉神封及金銀白妙幣朝服笏等物于二社、以爲恒例、及皇后誕皇子、亦必禱焉、前後奉封于香取、多者十戶、少亦不下五戶、皆在下總、凡神領事務、亦爲藤原氏長者所處分矣、及鎌倉時、則地頭等輕侮神主、或橫奪田宅、抑留租稅、或貪賄賂、恣改補神官、藤原氏不能制、令鎌倉糾正之、雖稍得安堵、然率不免侵牟也、迨寬元以後、神領在下總者、不過十餘村云、

四年丙午、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六日、地大震、十一日、避方忌于六條殿、十五日、祈晴、十七日、行幸春日社、十八日、還宮、二十八日、關白良實罷、以左大臣一條實經爲關白、二十九日、行幸冷泉萬里

小路第、讓位於皇太子、帝性寬易、慈仁愛物、朝野歸心、既賴北條氏之推戴、不敢自專、朝廷大事、皆仰成鎌倉、辨內侍、左京大夫藤原信實女也、嘗視賢聖障子、曰、撰本邦忠臣孝子而畫之、世人必有勵忠孝者、惜哉無撰之者、帝聞之賜位階、其性度如此、

後深草天皇

後深草天皇、諱久仁、後嵯峨帝第三子也、母大宮院藤原姞子、太政大臣實氏長女也、寬元元年六月十日、生、未閱月、爲親王、八月立爲皇太子、三年十月、著袴、四年正月二十九日、皇太子受禪於前右大臣西園寺實氏冷泉富小路第、以關白左大臣實經攝政、右大臣鷹司兼平、內大臣兼左近衞大將九條忠家、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德大寺實基、並如故、二月七日、大原野釜鳴、十三日、自冷泉富小路第、遷閑院、尊後嵯峨帝、曰太上天皇、聽政院中、三月四日、以前右大臣西園寺實氏、爲太政大臣、十一日、帝即位於太

政官廳、時年四歲、十三日、修千日講、薦後白河後鳥羽土御門三帝冥福、十五日、行幸冷泉殿、二十三日、鎌倉執權武藏守北條經時病免職、弟左近衞將監時賴代之、二十八日、前參議菅原爲長薨、善書、工和歌、練達朝廷典故、縉紳之士推爲國家重器、建保中侍上皇讀貞觀政要、所著有文鳳抄、夏四月二日、地震、寬成親王薨、七日、隕霜殺、二十九日、多武峯墓鳴、閏月朔、前武藏守北條經時卒、年三十三、經時善射、嘗畋于藍澤、挂袍箭射熊、應弦而斃、泰時常愛儒人、謂經時曰、爲政在文、不可專用武斷、經時長吏事、世稱有祖父風、二日、三條坊門火、避之冷泉第、三日、還閑院、十八日、鎌倉騷擾、甲士塡巷、至曉乃定、二十日、鎌倉又騷擾、近國家人競至、時時賴從父越後守光時有寵於賴經、以故驕心漸萌、及時賴執權、光時不悅、以爲時賴於吾祖義時爲曾孫、吾親其孫也、密謀代時賴襲其職、賴經亦預其謀、謀泄、五月十三日、行幸冷泉第、

避方忌、二十日、內大臣九條忠家罷左近衞大將、二十四日、鎌倉又驚、民爭運資財逃避、時賴發兵守中下馬橋、遏將士入幕府者、夜半士咸擐甲揚旗、分入幕府及時賴第、二十五日、騷動弗已、時賴設兵戒備、賴經遣使時賴第、時賴拒不入、光時知不可免、剪髮遣時賴謝罪、二十八日、中納言藤原道良兼左近衞大將、良實之子也、六月四日、祈雨、六日、京師火、延燒六角堂因幡堂公卿第宅數十所、七日、前佐渡守後藤基綱、前太宰少貳藤原爲佐、上總介平秀胤、前加賀守三善康持坐光時事罷評定衆、康持罷問注所執事、八日、建仁寺火、九日織部司火、十三日、時賴流北條光時于伊豆、朝時之子也、十七日、占多武峯墓有光、以旱赦囚、二十七日、行幸太政大臣實氏第、避祇園神輿、秋七月十一日、時賴逐前征夷大將軍藤原賴經於京師、令三浦光村等護送、二十八日、至京師、光村近侍賴經二十餘歲、甚被親愛、及辭京師、歔欷曰、臣必有

以報君也、既歸鎌倉、潛徵兵其邑、勸其兄前若狹守泰村反、泰村知而不禁、八月朔、幕府以民部少丞三善康連爲問注所執事、十七日、以山科陵鳴、遣使謝之、冬十月六日、鎌倉雷、十日、地震、十三日、時賴罷京師番兵、二十日、祈晴、二十四日、御禊、十一月二十日、如太政官廳、二十四日、大嘗、公卿議曰、從前大祀兩所事所、各給用度二十餘萬匹、而今務從節約、諸調度一切省略、或流用舊物、宜各給五萬匹、因使諸國進正稅、會以尾張播磨等國不進濟、樂人襲東等、不能辨備、乃命督促焉、又徵用度於關東、不肯應命、而御禊用度、已費徵物大半、祭費不給、太政大臣實氏特進四萬、以補闕乏、其困弊如此、二十七日、鎌倉地大震、二十八日、遷閑院、十二月五日、地大震、九日、太政大臣實氏罷、十四日、攝政實經罷、左大臣、十七日、幕府下令、守護地頭蔽匿惡少及博徒者奪職、二十一日、避方忌於太政官廳、二十四日、以前內大臣源通光爲太政

大臣、右大臣鷹司兼平爲左大臣、內大臣九條忠家爲右大臣、大納言德大寺實基爲內大臣、二十七日、始臨萬機、

寶治元年丁未、春正月十三日、地震、十九日、攝政實經罷、以前關白兼經攝政、二十五日、雷、二十六日、鎌倉雷、二十九日、鎌倉羽蟻群飛、晦、星流、二月六日、避方忌於記錄所、二十八日、改元、三月十一日、鎌倉海水赤如血、十二日、有大流星、長五丈許、如火焰、自東北行西南、十三日、地震有聲、十六日、鎌倉騷擾、十七日、鎌倉黃蝶群集、廣丈許、長數丈、老人曰、聞承平有此怪而將門叛、天喜亦有此怪而貞任叛、今日恐有兵革、夏四月二十五日、日有暈、卜石清水宮有煙氣、北條時賴建後鳥羽帝神祠于鎌倉鶴岡西北山、稱曰今宮、五月四日、避方忌于記錄所、六日、時賴以三浦泰村子駒石丸爲義兒、十一日、陸奧津輕郡海濱獲人魚、陸奧海水紅如臙脂、十八日、鎌倉有光怪、自西行東、有氣如白旗、二十六日、祈雨、初

三浦泰村爲評定衆、及時賴秉政最被親遇、常參預機事、勳舊豪族多爲姻黨、威焰赫然、加以北條氏外家、驕蹇縱肆、陵蔑諸將、時賴外祖安達景盛削髮在高野、常往來鎌倉、每有處分、多被諮詢、世呼曰高野入道、是夏來府下、數往時賴家、已而謂其子義景孫泰盛曰、三浦氏權勢無比、汝輩不武、恐他日不能與抗、宜及今爲之計也、五月十三日、賴嗣妻北條氏死、即時賴女弟、時賴出居泰村家、泰村弟光村益謀納賴經、賴經父道家亦有所密囑、光村素驁敢、欲遂殺時賴、泰村性緩、猶豫不決、二十一日、或投匿名書於鶴岡、曰泰村驕橫方命、將處顯戮、何不戒愼、二十七日、時賴猶在泰村家、泰村族人悉聚託治具、不敢出見、時賴怪之、夜聞鎧聲鏘然、益疑之、潛與近臣一人還家、泰村大驚謝罪、二十八日、鎌倉驚擾、時賴夜遣人覘泰村家、光村等方取兵器於安房上總采地、海船競至、時賴知其有謀、六月朔、遣佐佐木氏信諷諭泰村、泰村

曰、吾兄弟叙正五位下、爲數國守護、食莊園數萬町、一門盛滿極矣、物議沸騰、亦不爲無由、讒黨得無乘之耶、氏信還報曰、弓箭塡室、鎧櫃滿廡、時賴密爲之備、二日、近國將士競至鎌倉、守時賴第、時賴閉門不納、泰村族遠江守盛連帥諸子屬時賴、先入在第中、左衛門尉盛時後而至、踰墻直入、矯捷如飛、時賴賞以鐵甲、三日、或投匿名書於泰村家曰、頃物議紛起、卿知其故乎、禍將及卿、卿其備之、泰村毀之曰、惡我者爲之耳、乃遣使謝時賴曰、聞道路之言、如闕泰村者、泰村非敢有異圖、但家兵來聚、所以招物議、即見尤怪、請速放還之、若別有所討、請以衆從、時賴慰諭遣歸、而泰村意猶不安、日夕患之、四日、諸國將士益聚鎌倉、毛利季光泰村妹夫也、甲士環其家如堵墻、時賴令將士散還、關政泰亦泰村妹夫也、將還常陸、途聞泰村見殺、又至鎌倉、季光妻夜至泰村家、謂泰村曰、幕議將殺兄、兄速爲之備、妾夫妾必諭之援兄、五日、鎌倉益

騷擾、時賴遣使諭泰村、欲戢兵士、又遣平盛時、遺書曰、頃者人情疑懼、而幕府曾非有討足下之議、請速解疑、勿忘往日之歡、因申之以誓辭、盛時亦口說講和之意、泰村大喜從之、使者出、其妻賀進食、泰村一嚥未能下、安達景盛謂義景泰盛曰、和議果成、彼益侮我、我欲抗之、適足取禍、汝等急擊勿失、泰盛延帥衆大喊進攻、泰村陽怡急防之、比盛時還報、兵既交、時賴謂事既至此、勢不可遏、令北條實時警衞幕府、遣弟時定擊泰村、毛利季光將赴幕府、妻挽其鎧袖曰、舍若州而與北條氏、不顧平生之言、唯勢之視、豈武士之所爲哉、季光乃援泰村、萬年某馳報時賴曰、毛利入道叛矣、時賴趣令衆縱火泰村鄰家、適南風暴急、泰村不能支、擧族走法華堂、光村帥兵八十餘陣永福寺、遣使謂泰村曰、此地要害、請速來守、泰村報曰、吾今縱據鐵城、決無生理、等死則死於故將軍影像前耳、汝宜來會、光村猶欲戰、強之不聽、光村不得已出寺、道

過二階堂行義、二階堂行方、甲斐前司泰秀等兵、光村力戰衝陣而過、竟得入法華堂、追兵大至、泰村從士拒戰移時、矢盡力屈、宗族列座賴朝像前、修法華讃、光村忿然曰、前將軍時、受禪定殿下密囑、決意擧事、則大權將歸我家、顧吾兄狐疑、所以取今日之禍、悔無及矣、欲縱火自焚、泰村止之曰、無益于事、徒取不忠之名、不可爲也、光村乃以刄剺面、謂旁人曰、吾面貌猶存否、遂自殺、泰村歎曰、吾家自大介以來、世有忠勳、北條信讒、一旦翦滅、寃亦甚矣、然先人執事、寃殺頗多、安知無餘殃乎、於北條何怨也、乃號哭與駒石丸及季光等二百七十六人、及其兵士二百餘人皆自殺、泰村及季光宗黨蔓衍、連坐者甚多、泰村有九子、長景村、次景泰、其餘七子尙幼、皆與父同死、三浦氏亡、唯遠江守盛連族以歸北條氏得存、時賴令諸國守護地頭、就所在索捕泰村親黨、

論贊曰、泰村納弟光村之言、謀殺北條時賴、而畏尾、反爲所乘、

雖由安達景盛之激變、然觀光村臨死之言、則攝政道家蓋有所密屬焉、遂以優柔不斷、陷於禍害、擧族殲於法華堂、而咎義村嗜殺之過、不亦悖乎、

七日、時賴遣大須賀胤氏、東素遐擊泰村妹夫千葉秀胤父子於上總一宮館、秀胤積薪炭環其家、縱火自殺、弟時常稱埴生二郞、初父常秀割埴生莊與時常、常秀沒後、秀胤奪之、由是兄弟有隙、聞秀胤有難赴之、同死、時人義之、三浦氏之誅、有告道家曾陷泰村等以滅北條氏代其職者、時賴聞之、不尋究、九日、赦罪囚、十日、地震有聲、十三日、行幸前太政大臣實氏富小路第、避祇園神輿、十四日、還宮、十五日、又赦囚、二十三日、以山科陵鳴動遣中納言藤原良教謝之、二十九日、先是結城朝光薙髮名日阿、還居下總、泰村之亂、出兵援幕府、是日至鎌倉、見時賴語及其事、因叙與義村有平生之舊、哀惜淚下、且曰、我若在鎌倉、不使泰村至此極、時

賴稱其忠厚、及論將士功、僉謂朝光不宜賞也、時賴以爲朝光失言、適足見其忠朴、今以微嫌不賞勳舊、恐虧政體、乃賜小烏莊、夏旱、秋七月八日、北方有赤氣、如野火、白氣數道交其中、蔽北斗、須臾滅、是月、北條長時來居六波羅北方、北條重時還自京師爲連署、先是重時鎭六波羅北方、時賴欲召之、三浦泰村止之、至是召至、並執權、八月二十八日、法勝寺阿彌陀堂火、九月朔、鎌倉大風發屋、二日、又大風、二十四日、御記錄所、二十八日、前內大臣源定通薨、冬十月八日、鎌倉地大震、十一月二十日、敕禁西海民鬻於宋國、二十六日、又震、二十七日、幕府禁守護地頭擅履頃畝、横歛百姓、二十九日、地震、十二月二十一日、東一條院崩、后天資莊重寡言、善和歌及箏、承久亂後、屛居山莊、居常懷然、詠和歌以寓懷、二十九日、幕府改大番交替之期、爲三月、令小山、遠山、島津、葛西、中條、隱岐、結城、千葉、宍戶、足立、後藤、伊東、佐佐木、三浦、名越、秋田、

大友、天野、信濃、宇都宮等二十二人、各爲一番、守衞京師、尋又幕府以諸國家人或有不順守護總領者、諭今後宜奉命供役、不得濫越法制、恣意自由、是歲、用大藏卿藤原定嗣言、停御更衣御座、加茂祭唐鞍、最勝講御僎等料募成功、使諸司諸國進之、時成功以見濟爲急、故行事官任意定數、其價太賤、靱負尉七八百匹、兵衞尉四五百匹、省丞二三百匹、是以成功亦有名無實、定嗣又奏定其功程、

二年戊申、春正月十七日、太政大臣通光罷、十八日、通光薨、三月九日、內大臣德大寺實基罷右近衞大將、十日、權大納言土御門通忠兼右近衞大將、通光之子也、夏四月二十九日、幕府定市中商戶色數、五月十五日、幕府下令、主從爭訟不論曲直、理官不受、兄弟爭訟不得引父母爲證、十八日、安達景盛卒、六月九日、相模河水赤如血、十五日、常陸雨雪、十八日、上中宮號曰大宮院、鎌倉

微雪、秋七月十日、幕府下令、將士質莊園借貸、未償而死、仍傳其地妻或子者、令妻子附其半於償主、若文契既載其子之名字者、令償主悉有其地、又禁婦人不依夫命擅養他人爲子、先是定盜竊輕重之科、其輕科、使犯民倍償贓物、至此下令、再犯者處重科、秋八月八日、尊前齋宮曦子內親王曰皇后、二十三日、左近衞府火、九月七日、鎌倉黃蝶群飛、八日、大風雨水、春日社鳥居倒、十日、陸奧津輕郡海濱獲人魚、十九日、鎌倉黃蝶又群飛、廣數丈、冬十月二十一日、上皇幸春日社、二十二日、內膳司火、庭火釜焚、是月、山城盜起、十一月二十三日、幕府禁問注所吏員、廢局務作燕遊、違者除仕籍、閏十二月十二日、行幸今出川殿、避方忌、幕府以諸國地頭侵牟國司領家、下令禁約、本補一依舊例、新補必循率法、掠國司領家撿注帳處分焉、不得爲奸濫、二十八日、改鑄庭火釜、

是歲、武田信光卒、年八十七、信光爲賴朝所寵異、常侍左右、三兄

皆以罪失邑、惟信光承武田氏之宗、信光錬習弓馬、通習笠懸犬追物流鏑馬儀、世稱信光及小笠原長淸、海野幸氏、望月重隆、曰弓馬四天王、信光嘗授射於時賴、情好款密、至是時賴爲建寺于甲斐市川莊、

建長元年己酉、春正月十五日、長仁親王薨、二十三日、多武峯墓鳴動、二十八日、行幸攝政直廬、避方忌、二月朔、閑院火、帝避之冷泉富小路第、二日、以閑院火、廢朝三日、三月三日、祈晴、五日、避方忌于六條殿、十八日、改元、詔赦、免寬元二年以往調庸未進、給穀賜物有差、二十三日、京師大火、延及蓮華王院、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十七日、行幸今出川殿、避方忌、秋七月六日、不豫、二十日、追稱佐渡院、爲順德院、八月十四日、以皇弟恒仁爲親王、延曆寺靑蓮院僧徒遷日吉神輿於中堂、訴四天王寺別當職屬園城寺、十九日、前太政大臣公房薨、九月五日、日吉神輿歸座、冬十月八日、定

沽價法、二十一日、上皇幸春日社、十一月十五日、覲上皇于富小路殿、十二月、幕府置引付衆三番、每番置頭、以評定衆爲之、參決訟獄、北條政村、北條朝直、北條資時、以評定衆兼引付頭、是歲、播磨伊和社火、賀茂社金花生、東大寺大佛鳴動、太神宮戶不開、

二年庚戌、春正月十一日、朝仁親王薨、十三日、下野雨麥、二十七日、鎌倉雷、二月四日、御裳濯川紅一日夜、是月、時賴勸賴嗣講習文學武藝、選師範侍左右、簡俊秀子弟同學、三月朔、卜豐受宮遷宮、遺瑠璃壺及西寶殿汗血、四日、遣權中納言源通成于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大神宮、十一日、上皇幸熊野、夏四月二日、遷閑院、四日、上皇還自熊野、二十日、幕府禁夜行執弓矢、及卑賤者帶刀、二十五日、又禁家臣無本官直任兵衞尉、二十六日、避方忌于太政官直廬、二十七日、內大臣德大寺實基罷、五月十七日、以大納言源具實爲內大臣、通具之子也、六月十三日、下沽價法、霖、秋七月

十三日、課試、十八日、鎌倉地連震、冬十月十三日、覲上皇于鳥羽殿、十一月二十四日、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土御門通忠薨、二十八日、內大臣源具實罷、幕府下令、頃者游手浮浪之民、假名於雙陸、陰爲賭博、常陸下總陸奥殊甚、自今局戲、除圍碁之外、一切禁絕、乃命宍戶家周、千葉賴胤等糾察之、十二月十五日、以權大納言藤原道良爲內大臣、良實之子也、二十三日、藤原道良罷左近衛大將、二十四日、大納言花山院定雅兼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西園寺公相兼右近衛大將、定雅忠經子、公相實氏之子也、是歲、賀茂別雷社戶鎖不開、金峯山鳴動、

三年辛亥、春正月二日、式乾門院崩、十九日、地震、二十日、有鳥數十集諏訪社而死、二十七日、以皇弟省仁爲親王、二月六日、鎌倉雷、十四日、熊野神倉火、十七日、行幸今出川殿、二十七日、熊野本宮火、三月六日、武藏淺草寺有物如牛、見者即死、二十七日、上上

皇準母皇后號曰仙華門院、二十八日、避方忌、夏四月十九日、上野赤城山自焚、二十日、幕府令地頭處分國司領家年貢、宜依實辨濟、若過稅期、本所訴之者、據其所訴論決、二十三日、鎌倉雨水、霖、五月十二日、行幸大納言藤原隆親第、避方忌、十九日、大風破廬舍、六月五日、有赤雲見南方、二十七日、閑院成、徙御焉、是月、鎌倉寒如冬、有冰、秋七月十八日、鎌倉雪、二十六日、又雪、八月三日、造法勝寺阿彌陀堂、是日、鎌倉雪、五日、行幸大納言藤原隆親第、避方忌、十日、造蓮華王院、九月十七日、地震、閏月十四日、行幸前太政大臣實氏一條第、避方忌、十七日、上皇幸實氏吹田別莊、冬十月二十三日、鎌倉雷、地震、是月、權大納言藤原爲家上續後撰和歌集、十一月八日、北條時賴創建長寺於鎌倉、初宋僧道隆來寓鎌倉、至是時賴營禪林居焉、十三日、號準三宮穠子內親王曰永安門院、十二月五日、鎌倉騷擾、九日、始讀孝經、前將軍賴經謀

滅時賴、聚兵京師、應者頗衆、事未發、二十六日、佐佐木氏信逮長久連、僧了行等、時賴命鞫之、悉得其情、誅長久連等、廢賴嗣、

四年壬子、春正月七日、鎌倉又擾、十一日、鎌倉雷、二十七日、鎌倉海水赤如血、二月朔、日有食之、五日、修五壇法、禱國家平安、二十一日、前攝政道家暴薨、年六十、稱光明峰寺、又東山入道、關白之薨、世稱其不良死云、其日錄曰玉蘂、二十八日、鎌倉海水赤如血、北條時賴請迎上皇第二子三品宗尊親王、鎭鎌倉、上皇許之、夏四月朔、以宗尊親王爲征夷大將軍、時賴改造府第、崇奉頗超舊主、三日、時賴逐前征夷大將軍藤原賴嗣于京師、晦、幕府引付增二番、爲五番、二階堂行盛、秋田義景以評定衆兼引付頭、六月八日、宣明門院崩、十三日、行幸前太政大臣實氏富小路第、避祇園神輿、十四日、還宮、秋七月二十日、右大臣九條忠定罷、以內大臣藤原道良爲右大臣、大納言花山院定雅爲內大臣、二十三日、鎌

倉地大震、九月晦、幕府以旱禁鎌倉及諸國沽酒、椎破壺甕三萬七千二百七十餘口、冬十月三日、攝政兼經罷、以左大臣鷹司兼平攝政、十四日、幕府頒令、掠略子女、及盜牛馬、至三次、罪及妻子、放火準強盜、殺害及傷、止抑其身、盜竊雖小、至兩次抵罪、姦人妻者、納錢贖、十一月三日、左大臣兼平爲太政大臣、攝政仍舊、右大臣藤原道良爲左大臣、內大臣花山院定雅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西園寺公相爲內大臣、十八日、雷、十二月十六日、鎌倉日有珥、

五年癸丑、春正月三日、帝加元服于閑院、二十六日、謁石淸水宮、二十七日、還御鳥羽殿、二十八日、覲上皇、二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三日、行幸賀茂社、鎌倉大風雷、二十一日、有光怪、二十五日、慶石淸水大塔、鎌倉地大震、三月十二日、大隅八幡宮火、十三日、上皇大宮院幸四天王寺、二十四日、右大臣花山院定雅罷左近衛大將、夏四月八日、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西園寺公相轉左近衛

大將、權大納言藤原公基兼右近衛大將、公基實氏之子也、二十五日、幕府令鎭西守護地頭家人、勿背六波羅命、五月十三日、祈雨、二十日、避方忌于四條殿、二十一日、延曆寺東塔五佛院寶相院火、六月十日、鎌倉地大震、十三日、如上皇宮、避祇園神輿、秋七月十二日、下新制十八條、二十三日、避方忌于四條殿、八月十一日、祈晴、二十八日、僧道元寂、姓源氏、京師人、如宋學曹洞宗旨、歸朝之後、始唱之、開越前永平寺居之、九月六日、避方忌、十四日、鎌倉雷、十六日、鎌倉地震、十七日、地震、冬十月十一日、幕府定薪炭秕糠價、及禁強買、又材木寸尺不如法、命奉行人、定其寸法、及沽價、十三日、西國地頭所收租稅、多不依本司之法、侵漁百姓、下六波羅禁之、二十一日、行幸今出川殿、避方忌、十一月五日、丹生王子寶殿火、八日、攝政兼平罷太政大臣、二十四日、以前內大臣德大寺實基爲太政大臣、十二月朔、省試、二十日、上皇慶法勝寺阿

彌堂、二十二日、車駕臨幸、是歲、僧日蓮始倡法華宗、日蓮安房人、屠者子、其母夢日在蓮上有身、生日蓮、因以爲名、幼而明敏、年十二從僧道善學眞言、十六薙髮、周游諸國、經歷延曆園城興福東寺、博學諸宗、受神道於吉田兼益、是時徙鎌倉、始誦南無妙法蓮華經七字、新剏一宗、詆誹諸宗、有念佛無間、禪天魔、眞言亡國、律國賊等說、

六年甲寅、春正月九日、行幸前太政大臣實氏北山別業、避方忌、二月十一日、太政大臣實基罷、十七日、行幸內大臣西園寺公相今出川第、避方忌、十九日、地震、二十四日、前上野介結城朝光卒、年八十七、三月晦、避方忌於記錄所、夏四月二十九日、幕府諭西國地頭、本補新補、皆宜循舊規守率法、不得設新例爲奸濫、又幕府定遣宋船員限五艘、霖、閏五月朔、宗尊親王覩相撲、講武也、十一日、地大震、二十六日、避方忌于記錄所、六月十三日、行幸今出

川殿、避祇園神輿、十四日、還宮、十七日、震東大寺敕封寶藏、秋七月朔、鎌倉大風、壞廬舍、傷穀稼、五日、遣使撿東大寺寶藏、二十三日、行幸今出川第、避方忌、自六月不雨、至是月、八月三日、以皇弟雅尊爲親王、十日、鎌倉白虹見、冬十月四日、鎌倉雷、十一月十日、內大臣西園寺公相罷左近衛大將、十一日、右大臣花山院定雅罷、二十一日、足利義氏卒、年六十六、義兼之子也、義氏善和歌、賴經屢與義氏燕私、時臨其家、特加優崇、十二月二日、以攝政兼平爲關白、二十日、行幸前太政大臣實氏冷泉第、避方忌、二十三日、幕府令評定衆大名外、禁僕從騎馬、減從者員、二十五日、以內大臣西園寺公相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公基爲內大臣、

七年乙卯、春二月十日、三品雅成親王薨于但馬、三月八日、上皇大宮院幸熊野、夏四月朔、上皇大宮院至自熊野、十二日、內大臣右近衛大將藤原公基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公親兼右

近衛大將、公親大納言實親之子也、二十四日、祈雨、是月、男山鳴動、六月十三日、行幸富小路第、避祇園神輿、十五日、有大流星、自西北東北行、秋七月二十五日、有群狼、出七條堀河、壞廬舍、八月二十八日、震法勝寺九層塔、冬十月十九日、行幸春日社、二十一日、還宮、十二月四日、內大臣藤原公基罷左近衛大將、十三日、權中納言近衛基平兼左近衛大將、兼經之子也、

康元元年丙辰、春正月朔、避方忌於太政官直廬、二月七日、號準三宮體子內親王、曰神仙門院、二十一日、北野社神體自墮有光、二十九日、鎌倉雨水、三月十一日、連署北條重時罷、二十日、六波羅北方北條長時罷、二十三日、以北野宮寺訴、流撿非違使章國於越前、晦、幕府以北條政村連署、夏四月、北條時茂來居六波羅北方、六月二日、先是下野陸奧盜賊濫起、劫掠行旅、至此幕府令二國地頭、所在置兵士備竊發、稽緩縱賊者奪其邑、十三日、行幸

冷泉第、避方忌、十四日、還宮、石淸水宮鳴動、黑雲覆社、有流星、鎌倉光怪晝見、初如白鷺、既而如火、後如白布、秋七月三日、大宮殿成、上皇徙御焉、八月六日、鎌倉大風雨水、山崩人死、十一日、前征夷大將軍藤原賴經薨、年三十九、十七日、盜火粟田宮、是月、赤斑瘡流行、踰月不止、九月五日、帝患赤斑瘡、二十四日、前征夷大將軍藤原賴嗣薨、年十八、二十五日、帝疾瘳、雅尊親王薨、晦、三善康連因疾辭問注所執事、子康宗代之、冬十月三日、康連卒、五日、改元、十一月十八日、鎌倉雷、二十二日、鎌倉執權相模守北條時賴有疾辭職、削髮法名道崇、號學了坊、嘗創最明寺於山內、至是退居養病、以長子時宗猶幼、委其職於重時子武藏守長時、攝執權事、猶參知軍政、時賴循守泰時式目、內外稱治、而其自奉多人所不堪、大佛宣時、時房孫也、嘗詣時賴、時已深夜、時賴手一壺酒曰、欲與子共之、顧安所得肴、照紙燭索于庋、覩碟有殘醬、取而佐酒、

其儉薄如此、其用人不拘門地、嘗擢靑砥藤綱、藤綱微者也、少好學、師僧行印、遭年旱、時賴聚僧施之、又親祈于三島祠、其束載之牛溲于水、藤綱在傍叱曰、汝亦傚北條公爲事邪、衆問其說、曰、方旱、牛而有知、盍溲于田、今之施僧、不甄其貪廉、廉者寧餓不來、徒飽貪者耳、是何異牛之溲于水也、時賴聞之、召見共語、大說之、竟擢爲引付衆、有公文者、與北條氏封人爭畔而訟、衆皆畏時賴曲公文、獨藤綱直之、公文德之、欲有所報、夜苞錢投其後園而去、藤綱大怒曰、相模公司天下之直、直公文、乃直相模公、公宜見報、是何舛也、郵還其錢、嘗夜行遺十錢於水中、乃買炬照水撈之、炬直五十錢、或曰、得不償失、藤綱曰、五拾錢、吾失人得、十錢誰得之者、我取六十錢以益於世、不亦大得乎、藤綱自儉而喜施、日食一哺、布衣袴褶、刀室不漆、時賴欲加之祿、曰、神見夢於我曰、汝顧治者、增藤綱祿、藤綱固辭、時賴曰、何辭、曰神曰增藤綱祿、增之、則神曰

斬藤綱首、斬之乎、時賴又從容問其所欲、藤綱乃陳鎌倉及諸州吏奸狀曰、管子稱階前千里、門外萬里、是也、乃罰其尤奸者、世以此稱時賴得人云、

山縣禎曰、余於戰國間人物、所最欽服者二人焉、吏治則靑砥藤綱、將略則楠正成而已、若夫政事之才、如泰時時賴、勇武智略、如甲越二氏織田豐臣二公、豐勳丕績、垂於靑史、炫乎萬世、然其所爲皆不免謀利營私之意、至於藤綱之公廉、正成之忠誠、則茫茫宇宙、能幾人歟、千載之下、聞其風者、誰不欽仰感慕哉、

二十三日、以藤原公子爲女御、實氏第二女也、十二月十九日、鎌倉雷、是歲、關東雨水、

正嘉元年丁巳、春正月二十九日、立女御藤原公子爲中宮、二月九日、幕府令九州嚴陸海防備、十日、太政官廳火、二十八日、大宮

殿火、三月二日、造太政官廳、十四日、改元、二十日、上皇幸金剛峯寺、閏月二十五日、雨灰、夏四月十三日、三條坊門殿成、上皇徙御焉、五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十八日、鎌倉地大震、六月十三日、覲上皇于三條坊門殿、是月、旱、秋七月五日、承明門院崩、八月朔、鎌倉地大震、二十三日、鎌倉地大震有聲、山崩地裂、水涌火出、越月不止、冬十月十三日、鎌倉雷、十九日、以皇弟貞良爲親王、二十六日、三善康持卒、十一月八日、右大臣西園寺公相罷、鎌倉地大震、二十六日、以內大臣藤原公基爲右大臣、權大納言洞院實雄爲內大臣、實雄實氏之弟也、十二月二十四日、幕府置廂衆、選將士五十餘人、更番宿直幕府、以左近衛少將藤原能淸侍從藤原雅有等朝官六人爲番頭、先是以其疑於上皇宮警衞、遣使京師請之、敕許之、賜以御書、

二年戊午、春三月九日、行幸富小路殿、十日、還宮、二十日、上皇幸

金剛峯寺、夏四月十三日、上皇所居大炊御門殿火、十七日、延曆寺僧徒奉日吉神輿、詣閑院、訴園城寺建戒壇、棄神輿而去、五月朔、罷園城寺建戒壇、日吉神輿歸座、四日、住吉社第一寶殿鳴動、六月十三日、避祇園神輿於三條坊門殿、是月、霖、鎌倉寒如冬、秋八月朔、大風、傷穀稼、安嘉門倒、七日、立皇弟恒仁親王爲皇太弟、太弟最爲上皇所鍾愛、故得立、二十八日、有大流星東南行、九月二十一日、諸國盜賊蠭起、流劫郡邑、幕府下令諸國守護追捕之、冬十月二十二日、右大臣藤原公基罷、十一月朔、以內大臣洞院實雄爲右大臣、兼皇太弟傅、權大納言近衞基平爲內大臣、十二月十二日、鎌倉雷、十六日、又雷、是年、穀稼不稔、

正元元年己未、春正月五日、行幸押小路殿、避方忌、九日、行幸法勝寺、觀修正、十五日、前右大臣大炊御門師經薨、三月五日、大宮院慶大藏經于前太政大臣實氏北山別業、帝上皇臨焉、禁諸國

殺生、三日、九日、還宮、二十六日、改元、是春、疫癘流行、夏四月十一日、日吉十禪師社火、五月四日、前關白兼經薨、稱岡屋、二十二日、閑院火、帝避三條坊門殿、二十八日、自三條坊門殿遷御富小路殿、是月、一條壬生有小尼、食死人、秋八月十一日、大宮殿成、上皇徙焉、二十二日、覲大宮殿、二十八日、皇太弟加元服於大宮殿、晦、遷御富小路殿、冬十月、不豫、十一月朔、日南至、八日、左大臣藤原道良薨、十四日、以前右大臣西園寺公相爲左大臣、十五日、遷居萬里小路殿、二十六日、帝讓位於皇太弟、初帝多病、上皇聽政、及太弟生、促帝遜位、讓位固非其志、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二終

館林　岡谷繁實修

龜山天皇

龜山天皇、諱恒仁、後嵯峨帝第六子、後深草帝同母弟也、建長元年五月二十七日、生、八月、爲親王、五年十月、著袴、正嘉二年八月、立爲皇太弟、正元元年八月、冠、十一月二十六日、皇太弟受禪於冷泉富小路殿、關白兼平、左大臣西園寺公相、右大臣洞院實雄、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近衛基平、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三條公親、並如故、十二月二日、尊後深草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稱後嵯峨上皇曰一院、一院聽政院中、十九日、上中宮號曰東二條院、二十八日、帝卽位於太政官廳、時年十一、是歲、自春及夏、京師諸國疾疫、餓殍盈道、

文應元年庚申、春正月四日、太政官下符園城寺、許建戒壇、六日、延曆寺僧徒奉日吉神輿入京、訴建園城寺戒壇、棄神輿而去、遂燒之祇園社、十四日、鎌倉雷、十九日、追奪戒壇官符、二十日、幕府置早晝番、以少壯曉詠歌、蹴鞠、管弦、書、及弓馬等藝者爲之、二十一日、神輿歸座、二十三日、幕府下令諸國、禁殺生於六齋日及二季彼岸、二月三日、延曆寺僧徒謀燒園城寺、幕府令六波羅遣兵備之、三月七日、貞良親王薨、十四日、日色赤、十五日、又赤、二十四日、遣使山陵、告卽位、二十五日、鎌倉地震、夏四月十二日、一院所居大炊御門殿火、十三日、改元、六月朔、鎌倉大風雨水、山崩人死、十五日、一院違豫、秋七月二十一日、仙華門院崩、八月五日、鎌倉地震、大風雨破屋、冬十月二十一日、御禊、十一月十六日、大嘗、鎌倉雷、十二月二十一日、始臨萬機、二十五日、以洞院佶子爲女御、實雄長女也、幕府以大番供役、恣徵錢貨、役人馬、人民疾苦、定制大

番役該催每段錢三百文、每五町官馱一匹、丁二人、自外一切禁止、不得增加、是歲、宋僧普寧來、北條時賴居之巨福寺、待遇優渥、

弘長元年辛酉、春正月六日、鎌倉雷、十二日、盜裂孔廟七十二賢畫像、二十三日、內大臣近衛基平罷左近衛大將、二月五日、權大納言鷹司基忠兼左近衛大將、兼平之子也、八日、立女御洞院佶子爲中宮、二十日、改元、二十五日、幕府先是每驛置二駟、備急報、而將士到鎌倉者、矯命擅用、或至發數疋、至此令六波羅、非有變故、不得輒發驛馬、又禁將士役丁夫運私物、復驛長給日食、二十七日、左大臣西園寺公相罷、二十九日、幕府令關東諸國神社佛寺薦享不懈、繕治及時、修橋梁、掃街衢、禁將士屋舍踰制、僧徒裹頭往來里巷、念佛僧會集婦女、棄病夫孤兒及尸骸於路、三月五日、幕府以訟獄壅滯、召引付衆督責之、徵評定衆及引付衆誓書、八日、號準三宮義子內親王曰和德門院、二十七日、以右大

臣洞院實雄爲左大臣、內大臣近衛基平爲右大臣、大納言三條公親爲內大臣、夏四月二十四日、關白兼平罷、二十八日、日有蝕、二十九日、以前關白良實爲關白、五月十二日、幕府流僧日蓮於伊豆、六月二十日、以西園寺瑄子爲女御、公相女也、二十二日、三浦義村子僧良賢稱大夫律師、與家村子駿河八郞、及泰村女野本尼密謀、欲滅北條氏以報讐、事覺被捕斬、秋七月七日、出雲杵築社鳴動、八月二十日、改中宮爲皇后、立女御西園寺瑄子爲中宮、九月朔、一院與大宮院東二條院俱幸興福寺、五日、置赤山權現祭、八日、一院還宮、二十三日、內大臣三條公親罷右近衛大將、二十六日、大納言大炊御門冬忠兼右近衛大將、家嗣之子也、冬十一月三日、北條重時卒、號極樂寺、赤橋祖也、七日、鎌倉雷、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左大臣西園寺公相爲太政大臣、二十八日、熊野那智山火、

二年壬戌、春正月五日、宣仁門院崩、八日、避方忌于五條殿、二十日、內大臣三條公親罷、二十六日、以權大納言鷹司基忠爲內大臣、三月二十七日、覲一院於鳥羽殿、夏六月十三日、避祇園神輿于萬里小路殿、十四日、流左衞門尉大江賴重於太宰府、二十一日、日吉八王子社火、是月、幕府減引付衆爲三番、秋七月二日、太政大臣公相罷、十三日、內大臣鷹司基忠罷左近衞大將、十六日、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大炊御門冬忠轉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花山院通雅兼右近衞大將、通雅定雅之子也、冬十一月二十八日、僧親鸞寂、年九十一、親鸞初名範宴、爲本願寺祖、嘗妻生子、至孫如信嗣絕、後有範弟範綱曾孫宗昭爲子、其派自是而滋矣、十二月四日、卜定愷子內親王爲齋宮、

三年癸亥、春正月十七日、鎌倉有光如火、經日不滅、二月十三日、覲一院于龜山殿、十九日、還宮、三月二十日、左大臣洞院實雄罷、

夏六月二十六日、宗尊親王聽講帝範、秋七月二十七日、號準三宮綜子內親王曰月華門院、八月六日、宗尊親王讀臣範、十二日、以前左大臣一條實經爲左大臣、十四日、京師諸國大風、發屋傷稼、二十五日、宗尊親王以十月將入朝、豫令諸國每田五町課二夫一遞駄、田一段百錢、而以大風年穀不登輟之、還課錢、二十七日、鎌倉大風、九月十日、幕府禁民間用切錢、十二日、鎌倉大雷、冬十一月二十二日、前相模守北條時賴卒、年三十七、時賴在職一守貞永式目、遵賴朝父子舊制、士庶翕然悅服、天下稱治矣、一日諏訪某覘伊具四郎從鶴岡歸、射殺之於途、時昏黑不知主名、執諏訪考問備至、久之不能決、時賴召諏訪、屏人謂曰、伊具遭害、主名久不立、然汝家僮言事出於汝、府議既決汝死、而今雖回避多端、不可得也、宜以實告、則更得生路、諏訪感泣自首曰、伊具前掠奪僕邑、故僕報怨也、遂命梟之、時賴能務察民瘼、嘗戒西國地頭、

不遵舊規、侵奪公私租賦者、令六波羅禁遏之、莊園之治、稍有可觀者、時賴既解職、恐諸國吏或有挾私害民者、身自微服、陽爲遊僧、間行四方、潛察風俗、有人抱冤結者、就問事狀、乃云、我嘗仕鎌倉、爲子訴焉、自作書與之曰、持到鎌倉、其人從之、冤遂得解、行抵攝津難波浦、日暮投宿、其家屋壁傾頹、有老尼獨居、躬親爨炊進飯、時賴見尼不慣賤役、怪而問之、尼潸焉垂泣曰、我家世食斯邑、不幸喪夫失子、門戶殄瘁、遂爲人所奪、無所告訴、孤棲二十餘年、財保殘軀而已、時賴憫之、及歸鎌倉、命復其舊邑、其餘所歷之地、察問辨覈、隨其善惡、以行賞罰、由是郡國守宰、人自脩飭、風化歸厚、戶口豐安、時賴深信禪敎、粗通其旨、臨卒作偈曰、業鏡高懸、三十七年、一槌打碎、大道坦然、後深草上皇遣使弔喪、諸將士無親疎、悲慕慟哭、薙髮者甚衆、至下令諸國守護禁薙髮者、其得士心如此、嘗上書將軍賴嗣、勸其兼講文武、乃擇縫殿頭中原師連、安

達義景、小山長村等數人、置賴嗣左右、以備顧問、寫貞觀政要一部、裝而進之、屢試將士騎射、校其能否、時賴毋安達氏、秋田城介景盛女也、稱松下禪尼、嘗爲時賴設食、兄義景來助治具、尼方手裁小紙糊補紙格、義景請命人爲之、尼不顧、義景曰、補之不若新之之省勞、尼曰、我豈不之知乎、凡物有小破、宜修補之、欲使兒輩知此意耳、人謂時賴克守勤儉、政理寧靜、亦毋敎之使然也、子時宗嗣、時宗爲人強毅不撓、幼善射、弘長中大射於極樂寺第、將軍欲觀小笠懸、顧命諸士、無敢應者、時賴曰、太郎能之、太郎時宗幼字也、召而上場、時年十一、跨馬出、一發而中、萬衆齊呼、時賴曰、此兒必任負荷、至是嗣、時年十三、外舅安達泰盛參與軍政、

論贊曰、世謂時賴爲僧、巡省風俗、不急於求賢、而徒勞於自爲、非爲治之道、大率以此病之、殆不然也、時賴退居最明寺、則鎌倉一間人耳、夫天下之大、郡國之廣、豈能得周流而悉知其情

僞哉、然學一善、則天下勸、除一害、則萬民蘇、壞納斂屢、不憚跋涉之勞、而鎌倉之政令、出於幕府者、固自若也、無損于治體、而有益于採訪、出世而經世、其用心乎民瘼、固非逸豫求安者之所能爲、未可以此訾之也、靑砥藤綱耿介鯁直、時賴推而用之、遂以廉吏稱、由是觀之、時賴在職之日、能得人材如此、豈謂不急於求賢哉、

靑山延于曰、北條泰時居執權之職、勤儉廉潔、以身率下、風化大行、時賴繼之、善守其軌制、由是海內乂安、風俗淳朴、後世言治者、必稱泰時時賴、後之人牧苟欲致治、可不則而傚之哉

山縣禎曰、時賴繼泰時之遺緖、專精圖治、躬行政事、卓然可見、世以賢稱之、與泰時相匹、亦宜矣、然察其心事、結民心、立私家、抑上威、而固我權、此其所以承父祖之遺意而經營者、在於此矣、至其再逐其主也、不臣之情益可見矣、嗚呼道學不明、義理

晦蝕、當時以賢稱、如泰時時賴、其背道悖理如此、可勝歎哉、

二十四日、熊野本宮火、是歲、罷五節風流棚、

文永元年甲子、春二月二十八日、改元、三月二十三日、先是前權大納言藤原實藤殺延曆寺宮仕法師、僧徒請流實藤、又訴四天王寺別當職永屬園城寺、朝議不決、至是僧徒自火講堂、四天王院、戒壇院、常行堂、法華堂等、二十五日、僧徒奉日吉神輿入皇后二條東洞院、及一院新院宮、官兵拒之、僧徒棄神輿而走、二十六日、遷神輿於祇園社、二十七日、流藤原實藤於淡路、四天王寺別當職、改屬延曆寺、夏四月十三日、有羽蟻起自日吉社、十五日、小比叡社寶殿震動、十七日、八王子寶殿震動、十八日、神輿歸座、五月二日、延曆寺僧徒燒園城寺戒壇堂塔房舍悉亡、修日吉小五月會、參河守平效朝以成功造七社神輿、納之本社、武士戎裝扈從、延曆寺僧徒亦皆擐甲、帥社司迎於大宮樓門前讀祝、然後安

之神殿、僧徒託神事以示狂威如此、六月二十六日、彗星見東北、光芒亘天、連月不滅、二十七日、震金峰山藏王堂災、秋七月晦、春日山鳴動、是月、北條長時罷、八月十一日、北條政村攝執權事、北條時宗連署、北條時輔來居六波羅南方、九月十日、前內大臣藤原家良薨、冬十月二十六日、一院新院幸日吉社、二十七日、兩院還宮、是月、幕府以北條實時安達泰盛爲越訴奉行、是歲、幕府令諸國百姓穫稻後種麥、其田領主等隨即課稅、理不當然、備前備後多有此例、爾後宜禁止、令百姓專其利、又農月不得私使百姓、但領主耕田養蠶等、雇役爲例者、不在此限、流僧日蓮於佐渡、先是弘長三年赦歸鎌倉、居名越、時有人告時賴曰、日蓮誹謗諸宗、咒詛幕府、時賴命吏逮捕、置于地牢、飮食溲穢、共在一所、將斬之、日蓮曰、爲弘法遇此難、不足患也、時宗減死一等處流、

二年乙丑、春正月朔、日當食雨不見、二十日、鎌倉雷、二月十二日、

筑前筥崎社火、二十八日、祈晴、三月九日、鎌倉地大震、夏四月十八日、關白良實罷、以左大臣一條實經爲關白、五月七日、從御大宮殿、冬十月二日、無品幸仁親王薨、五日、關白實經罷左大臣、以右大臣近衞基平爲左大臣、內大臣鷹司基忠爲右大臣、大納言大炊御門冬忠爲內大臣、十一月、大炊御門冬忠罷左近衞大將、八日、權大納言一條家經兼左近衞大將、實經之子也、十二月十日、彗星見、至明年正月、二十六日、權大納言藤原爲家上續古今和歌集、

三年丙寅、春二月朔、鎌倉雨泥、三月五日、鎌倉雷雨雹大如李、七日、一院幸日吉社、是月、幕府罷引付衆、令問注所聽斷訟獄、夏四月二十二日、宗尊親王疾、使僧良基禳之、而不徵藥府下頗有物議、兵士四集、二十七日、帝一院新院慶蓮華王院、六月十九日、召還前權大納言藤原實藤於淡路、僧正良基法印嚴慧等素親近

宗尊竊與其黨謀滅北條氏、宗尊不之知、至是謀漏、是日良基奔
高野山、絕食而死、二十四日、鎌倉地震、良基黨嚴慧亡命、二十六
日、鎌倉騷擾、秋七月朔、將士競至守北條氏第、幕府近臣稍稍出、
留侍者五人而已、北條時宗與政村、實時、及安達泰盛等議竟廢
宗尊、立其子惟康、四日、逐宗尊于京師、二十日、宗尊入京師、處六
波羅北方、上皇遣左少辨藤原經任伺北條氏意、知其無他故乃
安、於是宗尊得徙承明門院土御門故宮、始與上皇及母準三宮
相見焉、二十四日、以惟康王爲征夷大將軍、時年三歲、
論贊曰、北條氏立攝關之子、爲鎌倉主帥、而將士或有夤緣攀
附、欲圖北條氏者、時賴患之、其意以爲後嵯峨上皇我家所擁
立、請其皇子爲主帥、則幕府無虞矣、故迎宗尊親王而立、久明
親王、上皇之孫也、貞時迎而立之、亦如時賴之謀、而將士犯以
構變、動輒辭連幕府、故宗尊久時相繼廢黜、惟康守邦並以二

世王、陞爲親王、名愈重而權愈輕、北條氏慮變、可謂周密矣、
八月十八日、大風雨、明堂陰陽寮守護社延曆寺諸堂多壞、西國
被害殊甚、冬十一月十六日、一院幸春日社、
四年丁卯、春正月十九日、內大臣大炊御門冬忠罷、二月二十三
日權大納言一條家經爲內大臣、夏五月朔、日當食雨不見、十九
日、盜入大學寮、裂孔子十哲畫像、遣使檢之、二十三日、修如法經
十種供養原輕繫、六月十三日、避方忌于三條坊門殿、秋八月
十三日、卜鷺集內侍所、十九日、知仁親王薨、九月十四日、一院幸
四天王寺、是月、諸國大風、冬十月十一日、免輕囚、十二日、前太政
太臣公相薨、性急寡恩、及葬爲妖術者發其冢斫首去云、十二月
九日、關白實經罷、以左大臣近衞基平爲關白、
五年戊辰、春正月朔、高麗國王植使其臣潘阜來筑前、奉蒙古及
高麗書于太宰府、附使獻方物、太宰府致其書鎌倉、十四日、京師

大火、二月三日、三島社火、六日、北條時宗進蒙古高麗書京師、蒙
古書曰、上天眷命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
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脩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
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
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
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
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
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意、冀自今以往、通
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爲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
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高麗書曰、我國臣事蒙古大國、稟
正朔、有年矣、皇帝仁明、以天下爲一家、視遠如邇、日月所照、咸仰
其德、今欲通好於貴國、而詔寡人云、日本與高麗爲隣、典章政治
有足嘉者、漢唐而下、屢通中國、故特遣書以往、勿以風濤阻險爲

辭、其旨嚴切、茲不獲已、遣某官某奉皇帝書前去、貴國之通好中
國、無代無之、況今皇帝之欲通好貴國者、非利其貢獻、蓋欲以無
外之名高於天下耳、若得貴國之通好、必厚待之、其遣一介之使、
以往觀之何如也、貴國商酌焉、朝野大駭、於是時宗令濱海曰、蒙
古凶心、覬覦上邦、宜戒嚴以備不虞矣、二十五日、奉幣二十二社、
禱弭蒙古難、三月、議蒙古事、徵諸道勘文、或曰、宜修復書、或曰、宜
斬其使、終詔參議菅原長成草答書、下之鎌倉、時宗以爲牒狀多
失禮、莫如不答、覆奏陳其不可、抑而不遣、潘阜留太宰府者五月、
不得報而還、潘阜潛偵伺沿海要害之處而去、議者謂使彼生還、
是放虎也、高麗遣使於蒙古、報中國却使者之狀、忽必烈遣其臣
黑的殷弘於高麗、讓曰、卿言不足信、所謂日本不納者、安知其非
託言風濤、中道而還哉、今再遣使、期於必達、卿令重臣導達、毋致
稽阻、是月、幕府以北條時宗爲執權、北條政村復連署、夏四月十

三日、以蒙古難、遣權大納言花山院通雅於伊勢、奉宸筆宣命及幣大神宮、是月、幕府復置引付衆五番、五月四日、地大震、十八日、祈晴、六月五日、震法勝寺九層塔、十三日、避祇園神輿于萬里小路殿、關白基平上意見十二條、十五日、還宮、二十二日、遣使盾列池上山階大内山圓宗寺法住寺大原金原陵、告蒙古難、二十五日以皇子世仁爲親王、秋七月七日、祈雨、十八日、彗星見、八月十五日、詩歌合、二十五日、立世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右大臣鷹司基忠爲傅、後深草宮中竊怨恨、冬十月五日、一院薙髮、法名素覺、修佛事於東大寺、資後福、十一月九日、關白基平辭左大臣、十一日、先是梶井門徒有所訴、不許、及一院將受戒於青蓮院、梶井門徒怒、至是襲青蓮院門徒、奪日吉聖眞子客人神輿、十九日、關白基平薨、二十七日、以右大臣鷹司基忠爲左大臣、内大臣一條家經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花山院通雅爲内大臣、十二月六日、號中宮

曰今出川院、十日以左大臣鷹司基忠爲關白、二十七日、北條時宗沒梶井青蓮院兩門跡、付於天台座主慈禪、

六年己巳、春正月十日、梶井青蓮院門徒奉八王子客人等神輿入京、訴座主慈禪、遣兵禦之、十九日、内大臣花山院通雅罷右近衛大將、二月八日、大宮院東二條院詣春日社、十六日、復梶井青蓮院兩門跡、二十日、神輿歸座、三月朔、月華門院崩、關白基忠罷左大臣、七日、高麗使門下省事申思佺、侍郎陳子厚、及潘阜等七十餘人、偕蒙古使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弘、至對馬島、請前歲報牒、使者適與島人鬪爭、遂執島人塔次郞彌次郞而去、二十七日、權大納言二條師忠兼右近衛大將、良實之子也、夏四月二十三日、以右大臣一條家經爲左大臣、内大臣花山院通雅爲右大臣、大納言源通成爲内大臣、通成大納言通方之子也、是月、法皇受戒東大寺、高麗遣使送黑的往蒙古、忽必烈見之喜曰、爾等

衝冒風濤、入不測之地、生還復命、忠節可嘉、謂對馬人曰、汝國通好斯土、其來尙矣、今吾欲汝國之來聘、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於後耳、六月七日、前太政大臣實氏薨、居京極常盤井第、世稱常盤井入道、實氏善和歌、及薨藤原爲家特惜之、謂人曰、相國嘗謂寬元六帖近俗、續古今集無秀逸、是確論也、嘗途遇北面齎敕書者、見實氏下馬、爲徼實氏劾奏曰、齎敕書者、不可下馬、北面某不知禮、此豈足得仕朝邪、因黜之、其存大體如此、秋八月、高麗金有成、高柔來太宰府、奉蒙古及高麗書、還所執二人、亦不報、高柔稱有奇夢、納其毛冠於安樂寺、作詩叙其由而去、九月四日、法皇新院大宮院東二條院幸四天王寺、冬十一月九日、内大臣源通成罷、二十八日、以權大納言二條師忠爲内大臣、

七年庚午、春正月二日、安藝嚴島社出雲杵築社火、是月、六波羅北方北條時茂卒、二月、忽必烈以其臣趙良弼爲秘書監、充國信

使、使中國、發兵送之高麗、屯駐金州、以待良弼還、令高麗給糧食、三月十四日、行幸春日社、夏四月二十日、東寺塔火、是月、帝患瘧、宮殿多怪、五月十日、足利泰氏卒、義氏之子也、二十六日、奉幣石清水宮、謝香椎廟火、廢朝五日、六月十三日、避祇園神輿于萬里小路殿、十五日、還宮、秋八月十五日、詩歌合、二十一日、五條殿火、帝避之萬里小路殿、廢朝三日、九月七日、徙御二條殿、晦、詩歌合、閏月九日、詩歌合、冬十月七日、如龜山殿、臨法皇宸筆法華八講、十一月晦、前關白良實薨、號普光園院、是爲二條之祖、十二月、賜惟康親王姓源、

八年辛未、春三月十日、右大臣花山院通雅罷、二十七日、以内大臣二條師忠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花山院師繼爲内大臣、師繼忠繼之子也、夏四月十五日、大風、延暦寺常行堂法華堂火、五月七日、避方忌于六條殿、六月、旱、蒙古臣曹介升謂忽必烈曰、高麗迂

路導引國使別有捷徑、倘得順風、半日可至、臣不欲與使人俱往、若大兵進攻、願爲嚮導、忽必烈曰、吾當思之、秋八月朔、日有食之、九月二日、北條時宗奏高麗奉書、告蒙古圖來寇、十五日、法皇幸四天王寺、十九日、高麗使通事別將徐稱校尉金貯偕蒙古使秘書監趙良弼至筑前今津、使者凡百餘人、津人望以爲賊、欲發兵擊之、良弼舍舟登岸、喩旨、津吏乃延入板屋、環兵守之、明日太宰少貳筑後守武藤經資率兵往問、良弼以向數通好卒不答爲無禮、詰難不已、求書、則曰、往獻之于王所、若不允、直傳之大將軍、不然、不敢釋手、其書盛以櫃、鎖以金、護之甚嚴、後數日、經資以謂蠻夷不宜直抵帝闕、索書不止、良弼終弗與、但出其餘本授之、其書曰、盖聞王者無外、高麗與朕既爲一家、王國實爲隣境、故嘗馳信使修好、爲疆場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勅有司慰撫、俾齎牒以還、遂復寂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搆亂、坐是弗果、豈

王亦同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邪、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寧肯漫爲弗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即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隣、國之美事、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爲也、王其審圖之、即遣之鎌倉、晦、法皇還宮、冬十月二十三日、北條時宗因大納言西園寺實兼、寫蒙古國書奏之、亦以書辭不遜不答、乃命太宰府卻其使、此行也蒙古意必得答書、以十一月爲期、遂不得而還、時宗遂令鎭西將士曰、聞蒙古欲來寇、故今發遣兵士、宜與守護人務防禦焉、二十二日、修熾盛光法、祈禳蒙古難、時人傳聞蒙古疆盛、稍懷危懼、十二月十六日、遣權大納言藤原公守、告蒙古難於大神宮、十九日、以皇姪滿仁爲親王、是月、北條義宗來居六波羅北方、趙良弼使其書狀官張鐸等先持書返、既而有司遣人送良弼於對馬、蒙古以是歲十一月建國號曰元、

九年壬申、春正月十一日、法皇違豫、二月十一日、如龜山殿視法皇疾、十三日、還宮、十五日、六波羅南方北條時輔叛、北條時宗時宗遣北條義宗擊滅之、時輔時宗之庶兄也、十七日、法皇崩于龜山別院藥草院、年五十三、遺詔稱後嵯峨院、當時四方無事、逍遥游歷、怡然自適、屢幸熊野高野、修鳥羽殿、又造宮於嵯峨、稱龜山殿、移植芳野櫻、建藥草院如來壽院、就檀林寺故趾、造淨金剛院、置淨土宗、模四天王寺金堂、造多寶院、帝研精佛宗、究盡法理、受止觀於俗經海、達眞言天台淨土奥旨、屢親寫經論、藏石清水北野、每春必謁石清水宮、齋宿七日、尤長和歌、所至吟詠、命藤原基家藤原爲家等、撰續古今和歌集、親臨裁定、相傳龍潜之時、八月朔近臣偶盛楄土器進之、及登大位、以爲嘉瑞、每歲必御、後遂遍於天下、脫屣後、二皇子相踵臨祚、帝聽政院中殆三十年矣、特屬意於帝、臨崩密勅曰、大統必傳之當主子孫、新院子孫不得有覬

幸、長講堂領百八十所、永給之新院子孫、朝廷舊藏坂上田村麻呂劍、傳爲寶鎭、法皇屬之大宮院、竊授之帝、繇此後深草上皇與帝不相能、大宮院二帝生母也、十九日、火葬後嵯峨天皇、奉安御骨於淨金剛院、十年六月、移藏御骨法華堂、是月、高麗王禃寄書于我、請通好元、不報、高麗世子諶久留蒙古、思歸、近臣勸諶請忽必烈曰、日本未蒙聖化、戰艦兵糧、方在所須、儻以此委臣、臣請竭力辨之、忽必烈乃遣之、命具舟糧助役、時宗命將士警衛肥前筑前要害、夏四月、時宗遣藤原景泰視鎭西將士懈怠、五月、張鐸再來致高麗王禃書、請必通好元、亦不報、秋八月九日、皇后崩、十三日、葬京極院、

十年癸酉、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十六日、彗星見、二月十四日、前太政大臣實基薨、實基嘗行事於檢非違使廳、有牛入廳上牀伏、衆驚以爲怪、議當送牛陰陽家禳焉、實基曰、牛無意而有蹄足何處

不到、厓弱官人、適會公事、輙被牽一牛、是可憐恤、遂從其議返牛其主、竟無凶災、又嘗營龜山宮、其地有古墳、內有蛇無數、土人相傳爲地主神、事聞、帝下其議、咸謂神占地久、不可妄動、實基曰、凡王土所有之生靈、何物其妨王事、使彼有知、必不爲祟、如其無知、何足畏避、但宜驅逐之於他所而營皇宮也、乃命吏捕蛇悉投之大堰川、後果無祟、三月二十二日、客星見、趙良弼復來太宰府、竟不得入京而還、忽必烈召見問狀、良弼述逼脅不屈之狀、忽必烈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良弼具以中國君臣爵號國郡名數土宜告忽必烈、忽必烈積怒日久、遂決意來寇、夏四月十二日、右大臣二條師忠罷右近衛大將、權中納言近衛家基兼右近衛大將、家基基平之子也、二十三日、詔令公卿大夫重官外國五位已上職居官長秀才明經課試及第、名爲儒士者、各上封事、極陳得失、五月五日、關白皇太子傅基忠罷、以前右大臣九條忠家爲關白、是

月、連署北條政村罷、二十七日、政村卒、年六十九、爲人沈默溫雅、善和歌、搢紳重之、稱爲東方遺老、及卒帝遣使弔其喪、閏月十九日、以左大臣一條家經兼皇太子傅、六月、北條義政連署、秋七月十二日、避方忌於龜山殿、自閏月不雨至是月、八月二日、避方忌於龜山殿、三日、還宮、十六日、前左大臣洞院實雄薨、號山階、是爲洞院之祖、冬十月十二日、京師火、延及六條殿六條院若宮長講堂、二十日、皇居大炊御門殿火、大宮院皇太子倉皇出宮、求門鑰不得、火已及車蓋、帝雅多力、足蹋開之、皆得無恙、

十一年甲戌、春正月二十五日、遷押小路殿、二十六日、帝讓位于皇太子、帝天資英銳、多材藝、而遊幸歷覽、隨意娛樂、且好和歌、敕藤原爲氏選續拾遺和歌集、禪位之後、聽政院中者十餘年、

後宇多天皇

後宇多天皇、諱世仁、龜山帝第二子也、母京極院洞院佶子、左大

臣實雄長女也、文永四年十二月朔生、五年六月、爲親王、八月、爲皇太子、六年十月、著袴、十年十二月、始讀孝經、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皇太子受禪於二條殿、以關白忠家攝政、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一條家經、右大臣二條師忠、內大臣花山院師繼、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近衛家基並如故、二月二日、尊龜山天皇曰太上天皇、稱新院、聽政院中、稱後深草上皇曰本院、三月二十六日、帝即位於太政官廳、時年八歲、夏四月十二日、關東大風殺禾、六月二十日、攝政忠家罷、以左大臣一條家經攝政、秋七月十七日、攝政家經罷左近衛大將、晦、前征夷大將軍一品中務卿宗尊親王薨、年三十三、宗尊善和歌、以權大納言藤原爲家爲師、所著有瓊玉集十卷、有女曰掄子、敏而好學、暗十三經、常嘆曰、道德仁義人之飲食也、得之則在山中海畔、亦可以養身、失之則居帝都金殿、不能安身、後入宮、九月十日、權大納言九條忠教兼左近衛大將、

冬十月五日、對馬八幡祠有赤氣如火、見者驚怪、晡時元都元帥忽敦、右副元帥洪茶丘、左副元帥劉復亨、一萬五千人、高麗中軍將金方慶、左軍使金洗、右軍使金文庇等八千人、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人、戰艦九百餘艘、來寇對馬、守護代右馬允宗助國率兵八十餘騎出對之、六日、使譯人眞繼男者問來故、賊不答、亂射如雨、直進上陸、助國苦戰、親射殺數人、宗馬彌次郎射殪賊魁騎馬者、然衆寡不敵、助國及其子宗馬次郎等皆死之、十四日、賊轉侵壹岐、登岸立赤幟、守護代左衛門尉平經高以百餘騎當之、不利、退入城、十五日、城陷、經高死之、賊既破二島、多殺兵民、伏屍如麻、牽女子、以索貫其手心、繫之船側、尋寇肥前沿海郡邑、松浦黨人拒鬭、或陣亡、或爲俘、助國家士小太郎等僅免、奔報筑前博多、太宰府告急於京師、又徵發九國兵、少貳入道覺惠、其子景資、鎭西奉行大友賴泰、戶次重秀、菊池隆泰、赤星有隆等各率兵會於

博多、無慮十萬二千餘人、人馬蔽野、旌旗翳空、人人特衆奮躍、唯恐賊之不多、十九日、賊冦博多、二十日、賊舍舟登陸而騎、我兵邀擊之、覺惠有孫年甫十二三、弱弓微箭射賊、賊軍哄笑、皷鐸震地、我馬爲之狂躁、賊將據高、鳴皷指揮、賊兵勇健、能從其指揮進退應皷聲、有術者、圍而擊之、毒箭雨注、中之者皆斃、見我兵勇戰而死者、則取其肝呑之、又其戎器有鐵炮、丸大如鞠、連發二三千、飛鳴如雷、其勢迅於車輪下坂、烟暗不知東西、我兵爲之死傷甚多、松浦黨士謂、可以奇克之、乃以千餘人襲賊、斬二三千人、松浦黨亦山代階、石志二郞以下、多死之、原田氏敗走、陷死於田淖、日田氏、青屋氏、各率二三百騎禦賊、青屋氏馬逸不得馳、遂入賊中、其徒卒從之、皆歿于敵、山田重基、託磨賴秀、以二百三十騎、突入賊軍、力戰死之、賊追山田兵不及、褰衣露臀而還、山田兵相謂曰、吾爲賊爲追耻也、乃彎弓曰、八幡神助我、一發洞賊臀斃之、乃大笑、

竹崎秀長、江田秀家、白石通泰、光友又次郞、皆戰有功、季長又次郞被重創、菜室高善、及平四郞入道、手光太郞左衛門等、皆殊死戰、然賊勢益熾、進至今津、佐原、百道原、赤坂、菊池武房、赤星有隆、菊池康成、以八百餘騎戰於赤坂、部下多死、武房手斬數人、有隆斬賊魁獲首、康成驍勇被創、突賊軍僅免、少貳覺惠、其子景資、率三千餘人戰於百道原、覺惠被創敗走、景資性剛善騎射、賊將有鬚髯甚美者、披赤甲騎驄馬、縱橫指揮徒卒、銳氣不可當、進逼景資、景資射墜之、後得虜而問之、劉復亨也、賊又進陣于松林中、破大友賴康軍、放火民舍、烟燄蔽天、延及筥崎祠、我兵退保水城、水城在太宰府西、在昔天智帝慮新羅侵我西鄙、築大堤於筑紫貯水、名曰水城、及蒙古禍起、北條時宗更修築之、石壁高丈餘、亘數十里、其上平坦可騎云、旣而日晚、賊亦兵疲箭盡、還登舟、金方慶謂忽敦洪茶丘曰、我兵雖少、已入敵境、人自爲戰、卽孟明焚舟、淮

陰背水也、請復決戰、忽敦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策疲兵戰大敵、非完計也、不若班軍、劉復亨傷頗重、先引兵還、是夜大風雨、賊船觸巖崖多破、金侁墮水死、於是全軍亦乘夜遁去、二十一日遲明、我兵望海、無復隻船、衆咸驚喜、以爲神助、忽見一艦泊志賀島、我兵不敢擊、賊擧手乞降、衆猶遲疑、賊皆登陸乞降、我兵擒而斬之、我民被擒者逃還曰、賊夜望海岸民家、火光晃耀、如從海中湧出、皆褫魄逃還、聞者異之、是後禦賊必多設燎炬云、賊將旣還、詐言矢盡而退、文永之初、彗星數見、光芒亘天、連月不滅、識者以爲兵象、至是果有元冦云、此役賊軍不還者、凡一萬三千五百餘人、二十二日、御禊、十一月六日、捷聞于京師、七日、修金輪法於延曆寺、奉幣十六社、十三日、奉幣三社、竝祈平蒙古難也、後屢祈之、十九日、大嘗、十二月十四日、前右大臣藤原公基薨、二十九日、先是盜發柏原山陵、至是遣使檢之、是歲、賀茂社石淸水宮鳴動、

建治元年乙亥、春正月八日、高麗王遣門下侍中金方慶、大將軍印公秀、如元表奏曰、小邦近因掃除逆賊、大軍糧餉、連歲戶收、加以征討倭邦、修造戰艦、丁壯悉赴工役、老弱僅得耕種、早晚旱水、禾不登場、國用彫弊、況兵傷水溺、不返者多、雖有遺噍、不可以歲月期其蘇息也、若復擧事日本、則戰艦兵糧、實非小邦所能支也、伏望俯收誠欵、二十二日、新院詣石淸水宿禱七日、穰元冦、二月十一日、鷹司院崩、三月二十八日、號准三宮藤原位子曰新陽明門院、夏四月十三日、六條殿成、新院移御焉、十五日、遣內大臣花山院師繼於伊勢、厭禳外冦、是日、元主復使其臣禮部侍郞杜世忠、兵部郞中何文著、計議官撒都魯丁、齎書通好于我高麗舍舌人郞將徐賛、及梢工上左等三十人導行、達長門室津、旣而移筑前太宰府、二十三日、慶長講堂、二十五日、改元、五月朔、前權大納言藤原爲家薨、爲家年二十餘、未得和歌要領、定家數譴責之、爲

家甚愧、遂詣日吉社祈神助、忽有方寸紙、飄然落其袖、視之有道
字、爲家大悅、以爲靈貺、留宿七晝夜、作和歌一千首、及歸定家慈
鎭見其歌大稱許之、自是才思日進、爲家嘗誨人曰、凡作和歌、如
渡危橋、不可左右回顧、又曰、譬之作重塔、始自基址必當留心下
句、晩節懶思索、故常好作連歌、兼能蹴鞠、後鳥羽上皇授以秘說、
子爲氏、爲教、爲相、十二日、北條時宗令長門周防安藝備後結番
警衛要害、曰、有夷賊來、宜戮力防戰焉、十六日、興福寺僧徒以訴
事、遷春日神木於移殿、六月朔、日有食之、九日、前攝政右大臣忠
家薨、二十二日、興福寺僧徒還神木於金堂前、秋七月十七日、幕
府諭鎭西將士元寇之時、臨戰場不進鬪、或稱守當境不出兵者、
八月二十日、春日神木歸座、二十七日、以前右大臣花山院通雅
爲太政大臣、是月、押送杜世忠等於鎌倉、九月七日、北條時宗斬
元使杜世忠、何文著、都魯丁、蕪畏國人果、徐贊等五人于龍口、梟

其首、乃減省公私用費、權停京師大番兵、以韋下人代之、簡選勇
士、分遣鎭西、以戍邊、益築太宰府水城、冬十月二十一日、攝政左
大臣家經罷、以前關白兼平攝政、二十七日、以皇從兄熙仁爲親
王、十一月五日、立熙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右大臣二條師忠爲傅、
初後嵯峨帝之崩也、時人皆謂萬機當出於後深草上皇、而龜山
帝親決庶政、置後院別當、管院中事、後深草上皇無所預焉、及帝
登祚、後深草上皇益憤懣、將剃髮、北條時宗聞之惻然、因議曰、雖
先皇意專屬龜山帝、然推本而言、則後深草帝先皇之嫡長、而在
位亦無失德、置儲貳宜在後深草之胤、龜山亦念友于之道、從其
議、以後深草第二皇子熙仁爲帝儲貳、於是後深草上皇意遂釋、
兩宮之間乃釋然、鎌倉始違後嵯峨遺詔矣、龜山上皇憤邑、是月、
幕府遣北條實政於鎭西、以備元寇、實政時年十七、十二月八日、
內大臣花山院師繼薨、二十二日、以右大臣二條師忠爲左大臣、

權大納言九條忠教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近衛家基爲內大臣、忠
教忠家之子也、是月、北條時宗令西海將士曰、期明年三月、將發
兵征蒙古、宜修戰艦、備器械、簡水主、先是伊豫人河野通有往戍
鎭西、臨發祈三島神曰、臣往戍十年、賊若不來寇、則臣請往攻、北
條時國來居六波羅南方、

二年丙子春正月二十八日、新院幸春日社、二十九日、還宮、三月
二十九日、太政大臣通雅罷、閏月二十一日、三條坊門殿火、夏五
月四日、前太政大臣通雅薨、六月十四日、祇園御靈會、神人與近
衛行淸爭鬪、燒三條舞屋、棄神輿而去、上皇敕還之本社、秋八月、
北條時宗令南海山陽兵戍長門、備元寇、冬十月二十三日、北條
實時卒于金澤、實時幼好學、師事淸原教隆、學業彌進、仕宗尊親
王、歷引付衆評定衆、陞引付頭、晩恬退金澤別業、建文庫、庋生平
所聚圖書、使子弟就學焉、其書自秘府縉紳、以至神祠佛刹、竭力

搜羅謄寫、又購儒釋書於異邦而藏焉、每卷首捺金澤文庫印、跋
尾記其出所、及校讐時日、最後署姓名華押、保元以來、王綱解紐、
武人跋扈、唯武是務、典籍之道、幾乎熄矣、實時獨能奮於擧世廢
學之日、聚書講磨、不遺餘力、至是卒年五十三、號稱名寺、其子顯
時創建一刹其地、名曰稱名寺、其子貞顯始稱金澤、相繼循守家
學、不敢失墜、十二月十四日、以攝政兼平爲太政大臣、職仍舊、二
十三日、避方忌於六條殿、是月、六波羅北方北條義宗罷、是歲、僧
一遍始倡時宗、伊豫人河野通廣之子也、爲僧學淨土宗、初村上
帝時有僧空也、周游諸州、以念佛爲業、至是一遍亦襲其跡、遍歷
天下、勸化時人、世謂之遊行上人、又有稱山伏者、本謂僧徒住山
鍊行者、其徒多出於天台眞言二宗、仁和寬平間、泰澄聖寶等鍊
形有驗、故或稱修驗者又行者、至後世則本於佛說、更立一派宗
法、以役小角爲祖、其徒多不去髮、居寺院、嫁娶飲食與俗無異、入

山、修法、則額著小幘、頁笈佩刀、振鐸鳴螺、持戒頗嚴、專事祈禳、以誑愚俗、保元以後、其流漸蕃、而門徒私設刑獄之法、事關宗門者、雖士民亦恣以其法處分、頗爲國家之害、是時三論、法相、倶舍、成實、律、華嚴、天台、眞言、謂之八宗、後加以禪淨土、稱十宗、復有淨土眞宗、法華宗、時宗等、

三年丁丑、春正月三日、帝加元服、二十二日、覲新院於龜山殿、泛舟大井川、放鷁鷁、二十四日、還宮、祈禳元寇於十二社、始自是月一社、二月二十一日、右大臣九條忠教罷左近衞大將、夏四月二十六日、攝政兼平罷太政大臣、是月、連署北條義政罷、五月八日、春日神木還座、六月、太宰府奏、胡元益猖獗、趙宋殆亡、是以我商舶貿易於彼者、畏難遁歸、秋七月十四日、京師大火、延及六條殿、十五日、常盤井殿火、二十六日、震興福寺災、八月朔、遣左大辨藤原經長檢之、冬十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十四日、幸嵯峨第、十

六日、還宮、十二月十九日、皇太子加元服于淸涼殿、是歲、疾疫流行、

弘安元年戊寅、春正月、北條時村來居六波羅北方、二月二十五日、內大臣兼右近衞大將近衞家基轉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源通基兼右近衞大將、通基通光之子也、二十九日、改元、夏四月十日、觀競馬、五月十二日、延曆寺僧徒奉日吉十禪師八王子客人三神輿、詣闕訴園城寺金堂準御齋會、棄神輿於省中而去、十五日、收園城寺宣旨、十六日、日吉神輿歸座、二十七日、以奈良僧徒訴、流前參議藤原賴親於安藝、夏疾疫流行、秋七月、僧蘭溪寂、賜諡大覺禪師、禪師之號始于此、是月、高麗王朝忽必烈、請再寇中國、八月二十三日、內大臣近衞家基罷左近衞大將、是月、萬里小路殿成、新院徙御焉、冬十月二十一日、新院幸春日社、二十三日、還宮、閏月十三日、二條殿火、帝避之萬里小路殿、十二月七日、

以攝政兼平爲關白、九日、啓仁親王薨、二十三日、北條時宗建圓覺寺、二十七日、前權大納言藤原爲氏上續拾遺和歌集、是月、禁車服僭侈、

二年己卯、春正月十日、權大納言藤原兼忠兼左近衞大將、家忠之子也、二月、忽必烈命造戰艦六百艘、將來寇、宋降將范文虎謂忽必烈曰、臣遣周福欒忠諭日本、期以明年四月還報、請待之、忽必烈從之、夏五月四日、石淸水神人奉神輿入京、請罪殺神人者、遣兵禦之、棄神輿於五條東洞院而去、敕遷之東寺八幡宮廢朝五日、七日、以石淸水訴、豫檢非違使別當藤原親朝官、八日、石淸水神輿歸座、儀准放生會、六月二日、赦藤原賴親、二十五日、元將夏貴范文虎使周福欒忠、及渡宋僧本曉房靈果通事陳光等齎書來、亦斬之博多、秋七月、宋舊臣奉牒我曰、宋朝既爲蒙古所滅、恐又佗日本、故告焉、忽必烈滅宋、勢益强大、蠻夷致貢者千餘國、

益有覬覦中國之志、八月二十一日、元僧祖元來于鎌倉、初北條時宗好禪教、具疏幣、航海聘禪僧、於是祖元應招而至、時宗禮遇甚渥、冬十月二十四日、時宗發遣關東士卒、益鎭西戍兵、十二月十八日、敕京畿諸國、每年自八月一日至十五日、嚴禁殺生、神社供祭者不在制限、是歲、造興福寺、

三年庚辰、春三月四日、新院幸日吉社、五日、還宮、十四日、長谷寺火、夏四月七日、足利賴氏卒、泰氏之子也、五月十二日、行幸北白川殿、十六日、長谷水暴溢、漂溺居民、六月二十四日、延曆寺僧徒聞園城寺金堂將準御齋會、率衆攻之、與衞兵戰、夏熱田宮鳴、秋七月十一日、前內大臣近衞家基薨、九月十二日、繼仁親王薨、二十四日、筥崎八幡宮火、冬十月十七日、僧圓爾寂、賜諡聖一國師、國師之號始于此、二十八日、鎌倉大火、是月、北條時宗發西海道及阿波讃岐伊豫土佐兵屯博多、令山陽山陰二道兵衞護京

師、東山北陸二道兵、戍敦賀津、以備焉、十一月二十七日、毘沙門堂火、

四年辛巳、春二月十六日、新院幸熊野、三月九日、還宮、夏四月九日、前內大臣花山院師繼薨、五月二十一日、元將忻都、洪茶丘、及金方慶、朴球、金周鼎等、以蒙麗漢軍四萬人、戰艦九百艘、來犯對馬及壹岐、殺島民三百餘口、慘毒尤甚、島民乃挈妻孥、走匿山中、賊或聞兒啼、即至焉、至有父母殺其兒避之者、少貳資時、龍造寺季時、松浦彼杵、千葉高木等、率兵數萬、防戰於壹岐瀨戶浦、斬賊將康彥康師子等、賊登船樓、發火砲、我兵披靡、資時死之、六月五日、戰於筑前志賀島、敗之、賊將洪茶丘殆爲我兵所獲、賊將王萬戶橫擊之、我兵死者五十餘人、茶丘僅免、六日、復戰、大敗之、時軍中大疫、死于兵與疫者、凡三千餘人、既而賊進至宗像海、先是筑前沿海地、築砂石爲壘、高丈餘、險外易內、難攀附而易騎登、以便

臨射、北條時宗又遣秋田盛宗等、將衆師來督軍事、及寇至、少貳覺惠、其子景資、大友貞親、菊池武房、赤星有隆、葉室高善、相知比、山代榮、石志兼、宇久競、田尻種重、其弟種光、龍造寺季時、其弟家益、季友、原田種元、大村澄宗、島津氏等、凡九國山陽南海諸將、皆來會于太宰府、勢威甚嚴、賊船不得近岸、然我軍糧餉稍乏、人人危之、草野經長夜襲燒賊船一隻、斬二十一人、賊大駭、舳艫十里、以鐵聯之、爲圓營外向、我舟有進者、弩便連發、舟皆摧壞、死者甚多、我兵乃令曰、勿離隊獨進、時河野通有獨背堤而陣、望見一巨艦旗幕華麗、與伯父通時以二舟進、我兵驚呼曰、河野無乃狂與、賊亦指笑曰、日本鷙猛乃爾、比近巨艦、賊發矢射之、左右死者數人、通有通時皆被創、二人神氣益壯、緣舟檣、投鉤繩而登、舞刀鏖擊、斬獲甚衆、遂擒一賊將戴玉冠者而還、我舟陸續迎之、賊不敢追、通時死於舟中、乃斬賊將、獻首京師、大友貞親率三十騎從斥

鹵追擊賊、多得首級、少貳覺惠力戰被重創、遂死、田尻種重、種光、城盛宗家士新左近十郞、今井彥次郞、財部九郞等戰死、菊池武房、赤星有隆、將千餘騎破賊、有隆獲賊魁薩摩人武光師兼、爾寢清親、豐後人志賀泰朝、天草人大矢野種保、種村、筑前人秋月種宗、肥後人詫磨時秀、大野國高、及竹崎季長、野中長季、須田秀忠、小野賴承、燒米五郞、宮原三郞等、皆善戰有功、自五日至十三日、戰爭數回、賊不能得捷、時諸州人心洶洶、市無糴米、民有菜色、流言曰、賊指長門、直犯京師、又轉將東海北海、廷議或謂、宜召兵於關東、護衛京師、使二上皇避賊於關東、二十日、新院詣石清水宮、精禱一夜、使從臣奏神樂、秋七月十一日、新院幸春日社、十三日、還宮、十九日、又幸日吉社、二十日、還宮、既而范文虎以船艦三千五百艘、蠻軍十餘萬至、次能古志賀二島、忻都洪茶丘軍乃來會焉、於是肥筑海上、舳艫相銜、我軍防戰屢敗之、斬招討使忽都哈

恩等、賊以累失利、乃移據肥前鷹島、見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不敢近、會青龍見於海中、硫黃氣盈乎虛空、怪異百出、賊帥見之大懼、單艇先遁、晦夜、颶風大作、海水簸蕩、賊船皆覆沒破壞、左副都元帥阿剌帖木兒以下、溺死者無算、流屍隨潮汐入浦、浦爲之塞、可踐而行、海中積尸、望之如島、閏月朔、殘兵數千猶在鷹島、推張百戶者爲主帥、聽其約束、繕修壞船七八艘、將逃歸、少貳景資覘知之、率鎭西兵艦數百挽擊、殺傷溺死甚多、請降者千餘人、悉斬之那珂川、瘞其屍於今津高麗寺、初賊載什器及耕具至、以爲久住之計、至此大敗、賊兵十萬生還者僅三人、是日有黑雲覆石淸水宮、有白羽鳴鏑出宮西去、朝廷未知、二日、新院遣權大納言藤原經任於伊勢、奉宸筆宣命于大神宮、祈以死代國難、十四日、太宰府奏捷、朝野相慶、初賊之至、京師守護宇都宮貞綱受北條氏命、率兵六萬發、至則賊已敗矣、乃增築城壘、自志摩郡至宗像

濱、令九國將士更番戍之、

論賛曰、時宗斬元使、或疑此激元主之怒、而速其兵也、嗚呼可、曰、不然、彼挾彊大之勢、以臨我、我屈伏以事之、彼將責我以稱藩朝貢、而陵辱誅求之無厭也、夫赫赫天孫之胄、臨馭瑞穗國、代天子民之道、固無假於彼、而張夸辭以務制我、是蠻夷我也、時宗執其使而戮之、宜揚威武震慴外國、其擧甚善矣、彼欲洩怒於我、則我固有備、選將蒐卒、屯戍沿海、軍國之需、一無所闕、故元主大興舟師來寇、而卒不能得志、雖由神明之祐、亦時宗堅忍不拔之心、與防禦得宜之所致也、元主創艾、不能再擧、永無西陲之虞、時宗之功不亦偉乎、

新井君美曰、文永弘安之間、元主屢求我通好、彼自以謂隋氏故事耳、安知彼此國體、大有異於隋時焉哉、况於加之用兵乎、當斯之時、藩屏邦家、外禦其侮、敬迓天威、式遏寇虐、功烈亦大

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北條氏其庶幾乎、

賴襄曰、國朝自留太宰府以還、非無外寇、然止於三韓小醜、未有如元寇之可患也、而防而郤之、使彼懲而不復窺者、北條時宗之力也、世俗之稱此役者曰、賴宗廟之靈、颶風大作、不血刄而克、是不足言也、稍有聞識者、乃咎時宗武人無謀慮殺元使者、所以來此寇、曰、殺使者來、不殺亦來、殺之速其來耳、何則忽必烈志在呑滅我國、以其所以滅趙宋者、來擬於我、先遣使來書、因我不受、乃用兵剪屠慘酷、以示其威、期我懼而服也、又遣使、猶以和議爲言、使我聽之、則我爲趙宋矣、稱藩納幣、一不如其意、將又加兵焉、彼既得我要領、乘我罷敝、大擧而來、其勢便於攻宋、宋阻一江、我環大海、宜若易守也、其實有難焉者、彼攻宋自一面來、攻我自四面來、扼吾要喉、斷吾糧道、杜絕吾兵之策應、其禍豈可勝言哉、而當時廷議、必如宋之君臣、苟免近禍、

而不恤其後、兵民之心、亦如宋之將士、不敢決於防禦、如時宗則雖未知宋事、而能慮及此也、以爲不若早絕之以速其來之易防也、是以斬其使以示不懼、以報彼前日之寇辱、而決我後日之守心、誰謂之無謀慮乎、吾以爲宗廟之靈、誘時宗之衷、以決此計、不在颶風也、是故時宗之所以處元防元、不唯濟當時、皆可爲後法、曰、所以處元則然、所以防元如何、曰、節用蓄力、不內自擾敝、以逸待勞、因其方面之兵食、而遣一將令之而已、曰、彼幸自一面來耳、自四面來、則何以防之、曰、四面皆有兵食在、我所令之、要備論之、使後世萬有一逢如忽必烈者、必以趙宋爲戒、而以時宗爲法、

山縣禎曰、元兵之寇西海也、世傳我皇祖之神威赫怒、忽起風雨、以殲其全師、世俗之談如此、然神威窈冥、固人智之所不能測也、唯我西陲防禦之有備、適乘風雨得以殲大寇、亦時宗之

功爲偉矣、若徒恃神威而祈禳禱祝、不設備、不亦危道乎、後之有國家者、豈可獨恃神威而懈乎外寇防禦之術哉、

大橋順曰、甚矣哉戎狄之嗜利黷武、而不知饜也、元主雄悍桀黠、乘三世餘烈、戰勝攻取、威風動天下、固非庸常人主、惟其嗜利黷武之心、則根於天性、終其身未嘗小變移焉、初命阿合馬奏括天下戸口、至藥材榷茶、亦纖屑不遺、其所施設、專以掊克聚歛爲事、繼用盧世榮、商税田課、凡可以罔利者、靡不搜括、後又用桑哥、理算六省錢穀、天下騷然、此其嗜利貪得牢固不可破、而又玩兵黷武不已、當其初視宋爲敵國、恐不能必克、則尚有愼重之意、及既滅宋、遂視戰勝爲常事、幾欲盡天之所覆、以稱雄於千古、乃興安南占城緬國爪哇之役、無歲不用兵、而又移其餘燄于我、其意蓋以我爲海心孤島、可彈指定之也、殊不知我日出之國、皇統蟬聯、萬古不替、土壤富沃、人心忠烈、決于

取舍、而明于死生、有非萬國所翹企者、安可使氈裘之徒逞其猖獗哉、雖然當時朝廷專事祈禳、計議謀畫一無所聞、終至擬報答、苟微北條時宗斷然沮朝議、却彼使聘、以執勝機於未戰之前、吾未知其所稅駕也、夫用兵制勝之道、在興士氣以一其心耳、欲興士氣以一其心、非雄斷為之則不可得焉、時宗之卻元使也、天下之士必謂元大國也、或將憤恚以舉兵、我不可不豫戒防、於是天下之氣已興、而其心始一矣、既而彼求通好愈勤、而時宗拒之愈堅、則天下之士又必謂元強虜也、必將大怒以入寇、防之亦死、不防亦死、我不可不決死待之、於是天下之氣大興、而其心益一矣、是以元寇之至、艨艟蔽海、勢呑宇內、而我兵敗之、猶決積盈之水、崩山漂石而不已、是其致奇捷、挫兇焰、以保護金甌於無疆者、皆由時宗雄斷為之、則其功烈之大且遠、謂之古今一人可矣、足利義滿位列三公上、而稱臣於外

邦、修貢職受封爵、不知辱國之不可復雪焉、較之時宗以一陪臣、任大事處大難確乎不惑者、其得失懸隔洵為何如也、然而論者或謂、時宗拒絕元使擒之可矣、至斬杜世忠等于鎌倉周福等于博多、則徒激彼怒而速彼兵也、其所行不亦已甚乎、夫元主出於胡虜、而奪人之國者、妄不自揣其分、欲恫喝我神聖之域、我乃却其使不報、待以胡虜者、義固宜然也、元主反興無名之師、以剪屠我邊疆、創痍未瘳、復遣使通問、何其侮我之甚也、時宗即誅其使、以報彼殘虐、而元主猶且不知省悟、亦復致使以要我、勢已至斯、則雖不嗜殺、而不得不殺也、何已甚之有、

朝廷乃祈禳於天神地祇、加位各一階於天下大小諸社、八月、幕府流北條時光於佐渡、九月十六日、北條時宗令鎭西將士曰、賊船雖逃、將士勿輙離鄕里往來京師、有所往必請、賊之降者、付之將士、未斷其罪、津泊舟船往來必嚴檢察、我船勿輕出境、番人

有來者慎勿納之、凡守備一如前日、勿有懈弛、一時喧傳忽必烈憂憤而死、忽必烈聞敗大怒、謀再舉、其臣相威諫曰、前車既覆、奈何踐其轍、請修舟練兵伺釁徐發、忽必烈從之、其後造戰艦具糧食、欲雪前恥、群臣畏中國威猛、皆諫止之、趙良弼亦諫曰、臣在日本歲餘、熟知其風俗、勇猛殊甚、不嬰便、繇此其令屢下屢罷、冬十月四日、興福寺僧徒奉春日神木入京、訴石淸水神人傷春日神人、使兵士禦之、僧徒棄神木而去、六日、移之法成寺、十五日、金峰山僧徒奉藏王神輿入京、置之法成寺、

五年壬午、春正月朔、以神木入京、停諸節會、夏大疫、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十三日、僧日蓮寂、正嘉中地大震、大風洪水、災異荐臻、日蓮著安國論、上之北條時賴、大意謂欲國治民安、無加退禪宗及念佛者、否則必有敵國滅國家者、諸宗皆怒、數圖害之、時宗素信禪法、亦不悅、流之伊豆、後遭赦還、文永中元主贈書請通

好、兵端漸啓、日蓮乃言誦法華經者、三世諸佛大怨敵也、故蒙古搆亂、又誹諸宗益甚、謂不誅禪念佛之徒、燒其寺塔、則國家必滅矣、諸宗益怒、北條時宗捕日蓮、將斬、遽命弗誅、流之佐渡、經數歲復赦還、平賴綱曰、我當薦為愛染堂別當、為天下祈安全、日蓮曰、蒙古將入寇、愼勿用念佛眞言禪律等邪宗、若用之、則國必亡矣、後居於甲斐身延山、至是死於武藏池上、其徒相繼以詆排諸宗為教、法華宗自此而滋矣、二十五日、延曆寺僧徒遷八王子十禪師客人三神輿於中堂、訴四天王寺別當職復屬園城寺、十一月二十六日、常盤井殿火、十二月十四日、以興福寺訴、流因幡守賴重於越後、十六日、毘沙門堂火、十九日以興福寺訴、流權中納言源具房於安藝、前中納言源資平於越前、彈正忠職直於土佐、二十日、石淸水神人以流源資平源具房、棄神輿於大渡、二十一日、春日神木歸座、是歲、北條時宗創圓覺寺於鎌倉、以宋僧祖元為

開祖、北條時定爲鎭西奉行、居筑前姪濱以統轄軍事、
六年癸未、春正月六日、延曆寺僧徒以不聽祇園赤山京極寺訴、奉祇園京極寺八王子十禪師客人神輿入京、遣六波羅兵禦之、僧徒闖入禁闕、納諸神輿於紫宸清涼等殿、截御簾、破年中行事障子、帝避之西小御所、御腰輿幸內大臣近衞家基近衞第、尋幸故內大臣源通成三條坊門第、以有狐妖、遷御萬里小路殿、遷神輿於祇園社、僧徒暴亂極矣、二月二十五日、還幸大炊御門殿、三月十一日、召還源具平源資平、夏四月、北條業時連署、霖疫、五月三日、北條時宗遣北條兼時於播磨以備外寇、秋九月四日、安嘉門院崩、冬十月二十九日、徙二條東洞院新宮、日吉神輿歸座、北條時宗遷北條實政爲長門警固、十二月七日、新院幸春日社、留七日、
七年甲申、春正月十五日、前大納言堀川基具准大臣、具實之子

也、是月、忽必烈遣其臣王積翁齎書而來、途爲舟人所殺、二月二十七日、廢宇治河網代、二十八日、號准三宮悅子內親王、曰延政門院、三月十八日、新院幸四天王寺、二十二日、還宮、夏四月四日、相模守北條時宗卒、年三十四、及時宗爲執權、欲建療病悲田等院、時有僧忍性者、力贊成之、設院數所、若桑谷療病院、時宗以土佐大忍莊充其費、二十年間所存濟者、四萬六千餘人云、子貞時嗣、時年十四、安達泰盛以貞時外祖益專、太宰府之捷、泰盛子弟與有力焉、威望日盛、六月、幕府流六波羅南方北條時國於常陸、秋七月十八日、前關白左大臣實經薨、號圓明寺、是爲一條之祖、是月、幕府以左馬權頭北條貞時爲執權、冬十月、殺北條時國、十二月、北條兼時來居六波羅南方、是歲、禁沽酒及强買、幕府令地頭究濟年貢、既有定期、期日以前、不遂結解者、雖無未進、改補其職、

八年乙酉、春二月晦、車駕與大宮院臨北山第、賀准三宮藤原貞子壽九十、三月朔、還宮、十八日、松尾社火、夏四月二十五日、以前關白左大臣基忠爲太政大臣、秋七月二十一日、慶延曆寺大講堂、八月十九日、立姈子內親王爲皇后、後深草帝長女也、冬十月十四日、新院新陽明門院幸四天王寺住吉社、十七日、幕府令北條時定諭鎭西將士曰、堅壘壁嚴守防、以備元寇、雖有事故、而不許赴於鎌倉、二十六日、新院新陽明門院還宮、十一月十七日、北條貞時殺前陸奧守安達泰盛及子宗景、泰盛與內管領平賴綱爭權、內管領卽家令也、泰盛子宗景性狂易、謂其曾祖實賴朝子也、遂改姓源氏、賴綱因譖之曰、彼更姓、冀爲將軍也、於是貞時發兵夷滅安達氏、人以爲三浦氏之報也、賴綱自是日擅威福、是歲、定僧位書札式、僧正准參議、法印法務僧都竝四位殿上人、法眼律師五位殿上人、凡僧六位、諸寺三綱僧綱四位、諸大夫、凡僧五

位、威儀師五位下北面、從儀師六位、
九年丙戌、春二月六日、安嘉門院崩、三月二十七日、行幸春日社、至美豆頓宮、雷電雨雹、大如橘子、從官失儀、夏六月十二日、新院幸日吉社、大風雨水、秋九月十四日、前權大納言二條爲氏薨、時世專尙連歌、爲氏才思敏捷、能賦險題、自負以爲足誇示海外焉、冬十月二十五日、以皇子邦治爲親王、十一月十九日、平等院僧請西大寺僧叡尊、再修宇治橋、是日慶之、本院新院臨焉、叡尊之徒有忍性者、亦事利濟、修營諸國河橋一百八十九所、二十七日、興福寺僧徒還春日神木於移殿、訴造寺後期、十二月、朝廷及北條貞時論伐元寇功行賞、賜甲冑於赤星有隆、肥前小崎鄕、加納下東鄕於河野通有、松浦郡向邑於相知比、神崎郡某邑於山代榮、薩摩鹿兒島十分一於田尻種長、貞時又令將士曰、既置鎭西奉行、自今而後、防禦外寇、不從奉行守護令者、雖有功不錄、必科

其罪、

十年丁亥、春正月二日、覲新院、三月五日、夜有光怪、長五尺許、從西南飛向東南、夏五月、霖雨洪水、六月五日、大納言源通基罷右近衛大將、征夷大將軍中納言源惟康兼右近衛大將、是月、連署北條業時罷、秋八月十一日、關白兼平罷、以左大臣二條師忠為關白、十三日、太政大臣基忠罷、是月、六波羅北方北條時村罷、十九日、以北條宣時連署、冬十月四日、以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源惟康為親王、叙二品、征夷大將軍如故、大納言源通基兼右近衛大將、二十一日、帝禪位於皇太子、帝英敏好學、博綜衆藝、北畠親房稱帝文學亞於後三條帝、旁通釋典、若後嵯峨龜山後宇多諸帝、皆有英明之資、然又崇尚佛法、是時天下積有一萬一千三十七寺矣、是歲、更定成功官價、省丞七百匹、但民部一千五百匹、寮助準民部丞、允五百匹、諸國權守、叙員尉、及叙爵、竝準助、將監八百匹、兵衛尉一千匹、馬允六百匹、其他法眼一千五百匹、法橋一百匹、以為定額、不許減省、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三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

館林　岡谷繁實修

伏見天皇

伏見天皇、諱熙仁、後深草帝第二子也、母玄煇門院藤原愔子、京極院妹也、文永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生、八年八月、著袴、建治元年十月、爲親王、十一月、立爲皇太子、二年六月、始讀孝經、三年十二月、冠、弘安十年十月二十一日、皇太子受禪於富小路殿、關白左大臣師忠、右大臣九條忠教、內大臣近衛家基、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兼忠、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源通基、竝如故、十一月十五日、尊後宇多天皇曰太上天皇、稱新院、後深草上皇稱本院、龜山上皇稱中院、十二月二十五日、行幸于權大納言西園寺實兼北山第、避方忌、

正應元年戊子、春正月二十日、本院納願文於石清水宮、祈寇平、二月十三日、行幸于西園寺第、避方忌、是月、北條盛房來居六波羅南方、北條兼時移居北方、三月十五日、帝即位於太政官廳、時年二十四、夏四月、疾疫流行、十二日、避方忌於鳥羽殿、二十日、本院幸春日社、慶宸筆唯識論、修三十講、祈寇平、二十六日、還宮、二十八日、改元、六月八日、以從二位西園寺鏱子爲女御、實兼女也、二十六日、關白師忠罷左大臣、秋七月十一日、以右大臣九條忠教爲左大臣、內大臣近衛家基爲右大臣、大納言源通基爲內大臣、二十八日、奈良大風、興福寺講堂倒、八月十日、以皇子胤仁爲親王、二十日、立女御西園寺鏱子爲中宮、九月二十五日、本院幸春日社、留七日、冬十月三日、行幸權大納言西園寺實兼北山第、避方忌、二十一日、御禊、二十七日、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源通基罷、以權大納言藤原兼忠爲內大臣、是月、賜筑前三奈木莊某地

於志賀泰、七隈鄉某地於武光師兼、比伊鄉某地於禰寢清親、皆賞辛巳之功也、十一月八日、內大臣藤原兼忠罷左近衛大將、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大炊御門信嗣轉左近衛大將、大納言西園寺實兼兼右近衛大將、信嗣冬忠子、實兼公相之子也、十八日、御太政官廳、二十二日、大嘗、二十三日、還宮、十二月十六日、號所生準三宮藤原愔子曰玄煇門院、是歲、課造大神宮用度于諸國莊園、東大寺稱無前例、不應命、造宮使奏、造宮課役、無論權貴社寺之所領、與先例證劵之有無、不除一莊、無遺寸地、依例賦課、必令進濟、而今寺僧敢致對捍、造宮爲之遲緩、請速下院宣督責、初延久以降、諸國莊園訴免造宮課役者、官究其事由、特賜宣旨免徵焉、其他則嚴重用度、均一賦課、莫有遺地、至後黠僧等侮蔑朝命、規避公役、往往此類也、

二年己丑、春正月六日、避方忌于玄煇門院宮、二月十九日、京師

火、三月二十三日、覲本院于鳥羽殿、二十六日、還宮、夏四月十二日、覲本院于鳥羽殿、避方忌、十三日、關白師忠罷、以右大臣近衛家基爲關白、十四日、還宮、二十五日、立胤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內大臣藤原兼忠爲傅、帝之即位也、後深草上皇聽政、幷長講堂領以下奉邑領之、又舍後宇多皇子邦治、以胤仁爲太子、於是後嵯峨之遺詔悉差、後深草供奉甚豐、而龜山甚儉、兩宮之間漸開朋黨、疾疫流行、五月二十六日、免輕繫、六月九日、奉幣二十二社、十八日、修七佛藥師法禳外寇、秋八月十七日、本院幸日吉社、留七日、二十三日、僧一遍寂、弟子與跡周遊、念佛賦算如故、謂之時宗、晦、以準大臣堀川基具爲太政大臣、九月七日、中院薙髮、法名金剛眼、十三日、東二條院幸春日社、二十八日、關白家基罷右大臣、冬十月朔、北條貞時逐征夷大將軍惟康親王、是日親王歸京師、貞時聞惟康有滅北條氏志、遂廢之、倒載之輿、送還京師、東人曰、

將軍被流京師也、乃請後深草帝六子久明親王爲鎌倉主帥、時年十六、

賴襄曰、北條氏之悖逆極矣、承久之事、既所不忍言、敢廢立天子、進退宰輔、易置大將軍、如奕棋然、而其家得傳九世、無天道耶、曰、有天道故也、天之立君、爲民也、非爲君也、而暗君以爲爲已也、猶君之置相爲民也、非爲相也、而庸相以爲爲已也、吾前聖王若仁德、若天智、若光仁桓武宇多後三條、則不然、知天之立已爲民也、是以自儉勤以養民、其相臣亦知君之置已爲民也、是以體君之心以養民、養民所以報君、不唯食官爵而已、食官爵而已也者、中古以下之相爲然、曰、吾關白也、吾攝政也、以驕天下、而不知攝政關白之職爲何職也、不唯相爲然也、人主亦然、曰、吾天皇也、以驕天下、而不知天皇之職爲何職也、未得之以得之爲務、奔競爭攫、喪亡廉耻、已得之則務奢泰淫佚、以

位爲樂、以竭天下之民力、而以爲當然、是以盜賊公行矣、夷虜內犯矣、則曰、是武臣之任耳、非吾所親治也、噫如此、而欲以長持天職、以託於民上、天豈聽之乎、所謂武臣者、則終身百戰、以除民害、而不能得朝廷官爵、官爵名也、權利實也、名出於朝廷、而實出於天、天以其實與源氏、曰、是嘗竭力於民者也、故源氏收天下之實、而朝廷擁其名而已、然其曰右大將征夷大將軍者、有其實焉、故朝廷亦從而予其名也、至其子孫、乃貪虛名、以買實禍、又忘其職而樂於驕奢淫佚、所以其權利歸於北條氏、北條氏別立主以嗣源氏之名、而已守其實、唯守其實也、故其世世所務、在於養民、養民非自儉自勤不可、如曰吾務盡心於其實云爾、名非吾所敢貪也、是以北條義時雖遷官、猶稱原衛、子孫皆循其遺意、終於相模守武藏守、而相模守武藏守能易置大將軍、能進退攝政關白、能廢立天子、何哉、天下之實在於

此也、天下之實在於此、而自儉勤以養民、是不有天位而爲天職也、雖不及前聖王良相之爲、庶幾得其意者、而當時天子與宰輔將軍、徒擁其名以敵其實、欲收奪其權、而不知天之所右在彼不在此、不然烏以此悖逆無比之賊、而得傳九世乎、至於高時一爲驕奢淫佚、則天誅不旋踵、嗚呼豈無天道哉、

九日、以久明親王爲征夷大將軍、久明憂鎌倉僻陋、至則屋宇壯麗、帷帳華鮮、過於京師、十八日、以內大臣藤原兼忠爲右大臣、大納言西園寺實兼爲內大臣、十二月十日、號準三宮懌子內親王曰五條院、十二日、行幸內大臣西園寺實兼北山第、避方忌、

三年庚寅、春正月二十六日、內大臣西園寺實兼罷右近衛大將、

二十七日、新院幸春日社、留七日、二十九日、行幸北山第、避方忌、

二月十一日、本院薙髮、法名素實、三月四日、紫宸殿木獅子裂、十日、淺原爲賴入宮作亂、爲賴稱八郎、甲斐人、小笠原氏之支族也、

容貌魁偉、有膂力、善挽勁弓、性素無賴、不事產業、每招結徒衆於諸國、爲群盜、民間頗患苦之、朝廷數所在召捕之不獲、至是爲賴潛至京師、夜與其二子擐甲騎入禁中、就女孺問曰、主上臥何處、給曰、御寢殿、又問寢殿何處、曰南殿艮隅、爲賴如言而入、女孺急入內、因長姬告變、時帝實在中宮、乃著婦人服幸春日殿、宮人或携寶器從帝、或抱皇太子避於常盤井殿、爲賴已入寢殿、中宮衛士景政格鬪被創、二條京極篝兵五十餘人、自外而入、排闥繼進、爲賴自知不免、與二子俱至紫宸殿、各割腹而死、舁三屍送六波羅、時撿其所射箭、鏤太政大臣爲賴六字、又其佩刀即前參議藤原實盛家藏寶刀名鮎尾也、初帝之登祚、中院以不稱後嵯峨帝遺詔之意慍之、爲賴之犯宮闕、世言中院所令爲也、權大納言西園寺公衡奏本院請遷中院于六波羅、本院潸然曰、浮言難信、何遽至此也、先帝而有知、將謂朕何、不聽、因矯詔歸咎中院、中院甚

不安、作誓書賜北條貞時以自洗雪事由、是得釋、中院緣此益惡鎌倉、十三日、太政大臣基具罷、二十六日、帝始親政事、夏四月八日、前參議藤原實盛侍從藤原公久坐淺原爲賴事、逮捕于六波羅、二十五日、內大臣西園寺實兼罷、六月八日、以大納言大炊御門信嗣爲內大臣、秋七月二十一日、大炊御門信嗣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公守兼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德大寺公孝兼右近衛大將、九月九日、新院幸四天王寺、十八日、還宮、冬十月十五日、九州奉行北條時定卒、十一月二十一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德大寺公孝罷、權大納言二條兼基兼右近衛大將、兼基師忠之子也、是月、北條時輔子某與三浦賴盛謀叛、北條貞時捕而誅之、十二月四日、謁石清水宮、八日、行幸賀茂社、二十日、內大臣大炊御門信嗣罷、二十五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公守爲內大臣、是歲、朝廷幕府命諸社諸寺祈禱穰外寇、

四年辛卯、春正月三日、覲本院於常盤井殿、十七日、興福寺僧徒以訴吉田莊傳敎院事、遷春日神木於金堂、十八日、敕許之、十九日、興福寺僧徒訴造寺猶緩、遷神木於和泉木津、二月二日、熱田社火、七日、覲本院於常盤井殿、藤原氏公卿以神木遷座、不從覲、二十三日、聽興福寺訴、神木歸座、三月十九日、紀伊由良鷲峰山有物隕、形如珠、二十三日、內大臣藤原公守罷左近衛大將、二十五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二條兼基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三條實重兼右近衛大將、實重公親之子也、夏五月二十七日、關白家基罷、以左大臣九條忠敎爲關白、六月八日、祈雨、秋七月二日、內大臣藤原公守罷、二十九日、以權大納言二條兼基爲內大臣、八月四日、上上皇皇后號曰遊義門院、冬十一月二十四日、本院幸春日社、受戒東大寺、二十六日、還宮、十二月二十一日、關白忠敎罷左大臣、二十五日、以前內大臣西園寺實兼爲太政大

臣、自其祖公經任之以來、四世相嗣爲太政大臣、世稱西園寺四代相國、右大臣藤原兼忠爲左大臣、內大臣二條兼基爲右大臣、前權大納言德大寺公孝爲內大臣、二十七日、興福寺僧徒以訴改補大藏經檢校於龍華院、遷春日神木於移殿、是歲、民間流言、元賊又來覘邊陲、朝廷及北條氏、令諸社諸寺祈禳之、

五年壬辰、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以神木遷座、停諸節會、十三日、興福寺僧徒訴延曆寺僧永源爲御齋會講師、遷春日神木於金堂、且訴參議藤原敎經、藤原冬季、藤原宗冬、藤原資高、右中辨藤原光泰、不待神木歸座、與朝會、乞除五人姓氏、罷朝參、許之、二月朔、以興福寺僧徒訴參議藤原冬良、藤原宗嗣、右兵衛督藤原長相、左中辨藤原俊光、權右中辨藤原顯家、左少辨藤原爲行、治部大輔藤原雅俊與朝會、除姓罷朝參、夏四月二十一日、還龍華院院務於大乘院、神木歸座、二十二日、敎經冬良宗冬宗嗣資高長相

俊光顯家爲行復姓藤原氏、許朝參、五月十五日、右大臣二條兼基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花山院家敎兼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三條實重罷右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西園寺公衡兼右近衛大將、家敎通雅子、公衡實兼之子也、閏六月十六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西園寺公衡罷、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花山院家敎爲右近衛大將、權大納言三條實重兼左近衛大將、秋七月、元燕公南托我商船奉牒狀、八月八日、內大臣德大寺公孝罷、二十一日、冬季光泰雅俊復姓、許朝參、九月五日、前權大納言源定實準大臣、定通之孫也、九日、大宮院崩、后風姿溫雅、貴寵兼渥、後嵯峨帝傳位後、相共供佛寫經、每出遊必同車、母儀二帝、保全隆盈、豫樂從心、終始無憂、嘗置酒龜山殿、酒闌、后把杯謂龜山帝曰、諺曰、天子無父母、然無妾侍先帝、則上登踐十善之位哉、何無一曲以報、龜山帝歌爲壽、崩年六十八、冬十月二十四日、兼良親王薨、先

是或謂忽必烈曰、江南戰艦制大、遇觸則毀、所以失利也、如使高麗造船再擧、日本可取也、至是忽必烈遣其臣洪君祥於高麗、送還中國民被擒者、因命高麗求通好、高麗乃使宣諭使金有成・書狀官郭麟齎書來送還我商人、其書曰、小邦與貴國隔海爲隣、昔貴國商人、時或來往於金海國、因以爲好、曾無嫌隙、今年五月、貴國商船到泊耽羅州渚、耽羅性頑頗、射逐其船、還提二名而送之、小邦由於大元國皇帝詔問其由、命還本國而護送、伏惟悉之、兩隣既以爲隣、凡興亡休戚、敢不相恤、且爲貴國計之、將有利害兩端、不得不陳、我國元自祖先、臣事大元、其來久矣、我父王再覲天庭、輒蒙聖奬、安保國家、恪謹候度、予爲世子時、繼父親朝、皇帝特垂寵渥、許尙公主、冊爲駙馬、承襲宗器、不失國號、君臣社稷、禮樂文物、衣冠名分、一切仍舊、百姓安堵、樂業安生、實輸誠事大故也、且宋朝軍民不爲不多、金湯不爲不固、不知有唐虞之大統、自大

而不庭、皇帝親征、天兵奄至、宋之君臣、倉卒失措、遣使請哀、若許班師、世修職貢、歲納方物、皇帝軫慈而却兵、遣翰林學士郝經、宣諭甚敦、宋國執迷不悛、違命不朝、皇帝震怒、大發王師、討以失期、兵威所加、如石壓卵、殄滅國號、九廟墮、百官毀、無復君臣之禮、三百年積累之基、一旦傾覆、乃命設官署省、完護遺民、亦貴國之所聞、殷鑑不遠、古典云、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又云、抗衡爲禍、和睦爲好、可不戒哉、可不儆哉、今秋大元國皇帝陛下、千載應期、聖神文明、功德兼豐、仁慈寬厚、好生惡殺、德洽群生、普天之下、莫不感德、梯航輻湊、猶恐不及、念我國之存、懲宋之亡、遣一介之使、奉尺一之書、朝於大元、則無損於今、有益於後、誠貴國社稷之福也、若恃阻大洋而不朝、存亡之機、未可知也、脫有不測之患、噬臍何及、自古未有恃險而能保國家者也、小邦爰處舊都、其勢易弱、猶且有宥、一視同仁、許安土著、如向所陳者、貴國邈在海外、但遣使入朝、

決無後患、幸進退詳酌、頃在辛巳年、因邊將所奏發兵往征、戰艦因風濤漂揚、間或失水軍、卒有遺漏不還者、今聞耽羅所送商人言、貴國並皆收護處發、以順好生之聖德、此一幸也、若貴國之社稷有靈、以不殺之言爲可取、納欵歸朝、則必蒙聖澤、無秋毫之失、有磐石之安、予亦處中保命、導霑皇恩、以貽百歲之寧、不殺之言、追後方信、予之所以區區者、只爲彼是無辜耳、伏惟傾照、北條貞時召有成、拘留不遣、是月、我商船至元四明、元主命嚴海防、十一月五日、以權大納言三條實重爲內大臣、十二月二十五日、三條實重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源通雄兼左近衛大將、通雄權大納言通基之子也、是日、石淸水神人擄神宮寺、二十八日、太政大臣實兼罷、

永仁元年癸巳、春正月二十一日、內大臣三條實重罷、二十八日、以權大納言九條師敎爲內大臣、忠敎之子也、是月、六波羅北方

北條兼時罷、二月二十二日、修七佛藥師法於禁中、禳外寇、二十五日、關白忠敎罷、以前關白家基爲關白、二十六日、幕府命高野金剛峯寺及薩摩新田社、行祈禳、三月七日、幕府以北條兼時爲九州探題、二十日、尊伊勢伊雜社爲伊雜宮、風社爲風宮、賽蒙古難平、初奉幣祈蒙古之難于二社、大神宮禰宜荒木田尙良豐受宮禰宜度會貞尙等奏、二宮末社風社震動稍久、至七月六日、紅雲族起、大風激颺、僉言海寇敗亡之兆也、事若有實、請賜宮號、以增神威、已而賊艦果湮沒、溺死略盡、於是陞二社爲宮、預官幣、爲二宮別宮、二十一日、北條貞時令九國將士曰、防禦外寇、宜一心從兼時時家二人指揮、以北條氏戚族爲之、後以爲例、二十二日、修大熾盛光法、以御製祭文歷禳之、二十六日、東二條院幸春日社、夏四月十三日、鎌倉地大震、山崩屋壞、死者二萬餘人、二十二日、內管領長崎賴綱專橫日甚、權勢過貞時、遂謀廢貞時以己子

安房守、爲將軍、長子宗綱憂之、密告貞時、是日貞時殺賴綱父子、流宗綱於佐渡、尋召還之、是月、北條久時來居六波羅北方、秋七月八日、遣權中納言京極爲兼於伊勢、奉宸筆宣命于大神宮、其文曰、朕忝稟苗胤、謬守神器、去年冬蒙古奉書、不遜之甚、至以干戈要和好、安危難決、理亂叵辨、綷既起于文永、延及今日、將卒成鎮、衆庶苦役、加之天屢呈變、地頻示妖、炎旱涉旬、稼穡不登、是則朕薄德所致、職由失其柄、宗廟不祐、賢臣不佐、而今而後、興廢繼絕、道祖宗之道、德帝王之德、故今齋戒凝念、懇祈皇太神、即遣使薦庶品、尙神鑒攘災孽、撥逆亂、寶位無動、海內清平、願垂靈睠、二十日、祈雨、二十四日、幕府以北條時家爲九州探題、八月五日、改元、冬十月二十九日、彗星見、十一月、一乘院僧徒與大乘院僧徒戰、十二月十三日、前攝政左大臣家經薨、十八日幕府使近畿家人護興福寺、是歲、中院創南禪寺、京師鎌倉禪法盛行、幕府令領

家與地頭中分輸物、新補皆用折中法、本補則否、事乖公平、自後

本補亦宜從折中法、

二年甲午、春正月二十二日、元主忽必烈死、孫鐵木耳立、罷東侵兵、二月七日、號準三宮久子內親王曰永陽門院、三月、修法肥後國圓通寺、禳外寇、夏五月十九日、本院幸延曆寺、受戒、六月朔、幕府罷護興福寺兵、秋七月十三日、東大寺僧徒神人有所訴、奉本寺八幡神輿詣闕、棄神輿去、十四日、遷之於東寺金堂禮堂、八月八日、前關白太政大臣兼平薨、稱稱念院、是爲鷹司之祖、九月七日、本院幸日吉社、二十七日、罷一乘院總管僧覺昭、誨盜開神祇官八神殿戶、冬十月五日、興福寺僧徒還春日神木於和泉木津、

三年乙未、春正月朔、以神木遷座停諸節會、三月、改補一乘院大乘院兩總管、九州探題北條兼時有病還于鎌倉、以北條定宗代之、夏四月二十四日、雨雹、是月、北條時家亦還于鎌倉、五月四日、

遣使木津諭興福寺僧徒、神木歸座、十一日、北條兼時爲評定衆、秋八月十九日、北條定宗卒于九州、九月、北條實政代之、令將士黜陟便宜從事、冬十一月二十日、本院幸春日社、二十三日、本院幸興福寺、二十四日、幸長谷寺、二十五日、幸東大寺、二十六日、本院還宮、大乘院僧徒與一乘院僧徒戰於春日社、各取神木、或遷之放光院、或遷之興福寺金堂、十二月十五日、醍醐寺火、十九日、東大寺八幡神輿歸座、

四年丙申、春正月朔、以神木遷座、停諸節會、十三日、土御門殿成、本院徙御焉、二十二日、新陽明門院崩、二月十六日、盜取大學寮孔廟杉木障子、三月朔、三島社火、二十六日、觀玄煇門院於衣笠殿、是月、故源範賴裔吉見義春謀滅北條氏、北條貞時捕誅之、夏四月二十二日、盜取日吉神輿裝飾、六月十八日、關白家基罷、十九日、家基薨、秋七月二十四日、以左大臣藤原兼忠爲關白、八月

十一日、號準三宮喜子內親王曰昭慶門院、十六日、修法太宰府雷山千如寺、轉讀大般若經、禳外寇、二十八日、內侍所臨時神樂、晦、安樂壽院法華堂火、九月十六日、奪大乘院僧慈信檢校職、付之一乘院覺意、二十三日、將修本殿、遷御別殿、冬十一月、北條貞時殺吉見義春子義世、流其黨僧良基、十二月二十五日、關白兼忠罷左大臣、二十七日以右大臣二條兼基爲左大臣、內大臣九條師教爲右大臣、準大臣源定實爲內大臣、

五年丁酉、春正月朔、以神木遷座、停諸節會、七日、興福寺僧徒以奪大乘院慈信檢校職、付于一乘院覺意、使神人毀藏人平信忠宅、二月十五日、慶法金剛院、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十八日、冷泉富小路殿火、帝避之春日殿、是夜、遷土御門東洞院殿、廢朝三日、二十八日、遷御二條高倉殿、五月十二日、奈良雨雹、圍八寸許、十七日、夜盜入禁中、捕獲之、是月、六波羅南方北條盛房罷、六月十四

日、北條貞時置地頭於一乘院領地、十九日、多武峯神人以訴置一乘院領地地頭、奉神寶入京、是月、六波羅北方北條久時罷、秋七月六日、北條宗宣來居六波羅南方、二十七日、北條宗方來居六波羅北方、八月十二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花山院家敎罷、二十一日、春日神木歸座、二十五日、大納言西園寺公衡兼右近衛大將、冬十月十六日、內大臣源定實罷、以權大納言久我通雄爲內大臣、前權大納言中院通賴準大臣、通賴通成之子也、十八日、貞時罷一乘院領地地頭、閏十一月朔、日南至、賜宴群臣、二十七日、造富小路殿、十二月十七日、內大臣久我通雄罷右近衛大將、右大臣九條師敎兼左近衛大將、是歲、北條貞時誅鎌倉姦臣百餘人、初貞時年遣使諸州、考守護善惡、問民間愁苦、使者皆貪賄賂、以曲爲直、出羽山伏某訴之、故有此罰、

六年戊戌、春正月七日、六波羅捕前權中納言京極爲兼、八幡執

行聖信、白毫寺妙智房、以謀滅北條氏也、三月十六日、六波羅流京極爲兼于佐渡、夏四月二十九日、右大臣九條師敎罷左近衛大將、五月二十三日、權大納言鷹司冬平兼左近衛大將、基忠之子也、六月十二日、內大臣久我通雄罷、二十三日、以大納言西園寺公衡爲內大臣、秋七月十九日、如衣笠殿、二十日、幕府命鎭西將士修造箱崎石壘、二十二日、帝讓位於皇太子、

後伏見天皇

後伏見天皇、諱胤仁、伏見帝第一子也、母准三宮藤原經子、參議經氏女也、正應元年三月三日、生、爲永福門院所子養、八月、爲親王、二年四月、立爲皇太子、三年十月、著袴、永仁二年六月、始讀孝經、六年七月二十二日、皇太子受禪於二條富小路殿、以關白兼忠攝政、左大臣二條兼基、右大臣九條師敎、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西園寺公衡、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鷹司冬平、竝如故、八月

三日、尊伏見天皇曰太上天皇、聽政院中、十日、立皇從祖兄邦治親王爲皇太子、太子長帝三歲、以左大臣二條兼基爲傅、十七日、遷御二條高倉殿、二十一日、上上皇中宮號曰永福門院、九月十九日、延曆寺火、二十一日、內大臣西園寺公衡罷右近衛大將、二十五日、權大納言一條內實兼右近衛大將、家經之子也、冬十月十三日、帝卽位於太政官廳、時年十一、二十五日、御禊、十一月二十日、大嘗、十二月二十日、攝政兼忠罷、以左大臣二條兼基攝政、是月、彗星見、

正安元年己亥、春正月二十七日、幕府置鎭西評定衆、夏四月十日、又置鎭西引付衆、十四日、攝政兼基罷左大臣、二十五日、改元、二十六日、以右大臣九條師敎爲左大臣、內大臣西園寺公衡爲右大臣、權大納言鷹司冬平爲內大臣、六月二日、以前內大臣藤原公守爲太政大臣、秋八月二十九日、內大臣鷹司冬平罷左近

衞大將、冬十月八日、元主鐵穆耳以上國俗崇浮圖、使江浙釋敎總統補陀僧一山齎書來、其書曰、有司奏陳、向者世祖皇帝遣補陀禪僧如智及王積翁等、兩奉璽書、通好日本、咸以中途有阻而還、爰自朕臨御以來、綏懷諸國、薄海內外、靡有遐邇、日本之好、宜復通問、今如智已老、補陀寧一山道行素高、可令往諭、附商船以行、庶可必達、朕特從其請、蓋欲成先帝遺意耳、至於惇好息民之事、王其審圖之、一山至太宰府、太宰府送之鎌倉、北條貞時激怒、囚之伊豆、拘管不報、後延處建長寺、十三日、太政大臣公守罷、十九日、行幸右大臣西園寺公衡北山第、十一月二十一日、以兼基爲太政大臣、攝政仍舊、二十七日、行幸攝政兼基二條第、十二月二十日、右大臣西園寺公衡罷、二十七日、以前內大臣德大寺公孝爲右大臣、

二年庚子、春正月三日、帝加元服、五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

一條內實轉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近衞家平兼右近衞大將、家平家基之子也、十一日、覲本院新院於富小路殿、二月朔、日有食之、三月八日新院所居常盤井殿火、夏五月三日、攝政兼基罷太政大臣、疾疫流行、秋七月、幕府令九州探題北條實政、申嚴海防、閏月三日、賜西大寺僧叡尊號興正菩薩、冬十一月二十一日、以興福寺奉幣三社、是月、六波羅北方北條宗方罷、十二月十六日、以攝政兼基爲關白、

三年辛丑、春正月二十一日、帝禪位於皇太子、初伏見帝爲北條時宗所援立、既立竊爲固位之計、密諭北條貞時曰、乃者方龜山帝在位、以卿祖先遷後鳥羽帝於隱岐、切齒思報焉、時無釁可乘、不敢輕動、若今倂其孫子臨御日久、人心歸嚮、則必不利於卿、朕賴先皇之餘德、猥擁重器、願與卿同心戮力、馴致太平之化、不知其他也、貞時深然之、不欲龜山帝後復承大統、遂與帝合謀、立後

伏見帝、於是後宇多上皇不悅、遣左中辨吉田定房於鎌倉、讓貞時曰、國不可有二主、如何數違先帝詔、貞時遂定策、使後深草龜山二帝之後、限十年迭立、因先立上皇皇子、循序相傳、時後伏見帝立僅三年、俄讓位于後二條帝、事遂定、而元弘之亂、實胎於此矣、

論贊曰、兩宗迭立之義、出於一時姑息之計、豈得爲長久之道乎、況天位限以十年、開闢以來所未聞也、陪臣執國命、君若贅旒然、可悲也矣、

青山延于曰、北條義時以梟雄之姿、懷窺覦之心、鋤諸將、傾實朝、遂成簒奪之勢、陽奉賴經、陰執大柄、廢立黜陟、皆出其意、方之司馬氏之在魏、殆有甚焉、然繼之以泰時時賴之賢、故得能鞏固其業、以傳子孫、及至時宗貞時、亦能幹父蠱、然身以陪臣遂執朝權、不能建萬世長久之策、爲一時姑息之計、倡兩宗迭

立之議、竟階元弘之亂、九世之宗、一朝而滅、悲夫、

後二條天皇

後二條天皇、諱邦治、後宇多帝第一子也、母西華門院堀川基子、內大臣具守女也、弘安八年二月二日、生、九年十月、爲親王、永仁六年六月、冠、七月、後伏見帝登祚、八月立爲皇太子、正安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皇太子受禪於二條高倉殿、關白兼基、左大臣九條師敎、右大臣德大寺公孝、內大臣鷹司冬平、權大納言兼左近衞大將一條內實、權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近衞家平、竝如故、二十八日、尊後伏見天皇曰太上天皇、稱新院、稱後宇多帝曰一院、稱伏見帝曰中院、時本中新三院、幷前後伏見共五上皇、上皇之多、自古所未有也、一院預聞政事、二月十二日、行幸前右大臣西園寺公衡北山第、避方忌、十七日、最勝光院火、三月十九日、號准三宮藤原瑛子曰昭訓門院、瑛子嘗曰、世上可悲者四、深志道者處

貧窮一也、昏愚者多財寶二也、爲國司者無慈惠三也、德高不得位交賤愚四也、二十四日、帝即位於太政官廳、時年十七、右近衞中將藤原家定奉御劒、倒授內侍、世以爲不祥、夏四月五日、興福寺僧徒以與大和國民爭、遷春日神木於金堂、六月二日、以前內大臣源定實爲太政大臣、是月、北條基時來居六波羅北方、秋八月十五日、以皇從祖弟富仁爲親王、二十四日、立富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左大臣九條師敎爲傅、

賴襄曰、兩統迭立之議、出於北條氏、猶其分攝家爲五派、使其勢相爭而不相合、而我得持權樹恩於其間、可謂巧詐極矣、而其取滅亡、實基於此、夫以赫赫天統、而敢分析之以便於己、至每十年相更、惡有不獲罪譴於祖宗之靈者哉、蓋後嵯峨生後深草龜山二帝、其母同也、而後嵯峨專屬意於龜山、遺誡母后、以龜山之後、永承皇統、付後深草以封邑、則大統已定矣、故後

宇多以龜山子嗣立宜也、而後深草以失勢憤懣、倚北條時宗、以立其子、伏見帝又倚北條貞時、以立其子、而後宇多持先皇遺旨詰之、於是乎迭立之議出、宜若出於不得已也、然當後深草伏見之託、使時宗貞時仗正義辭之、何有此紛紛哉、所以不辭者、非謂是可以持我權而樹我恩也耶、抑亦有故也、後嵯峨雖爲北條氏所立、然常陰憤皇道之陵替、而冀於匡復、雖已不得其時、望之於子孫、以爲後深草之孱弱、不足有爲、見龜山有英氣材力、可以庶幾焉、史稱朝廷有阪上田村鎭國劒、後嵯峨臨崩、屬后竊付之龜山云、夫田村非能誅東夷者邪、觀伏見帝告貞時曰、龜山每切齒承久之事、立其後、非鄕家利、然則當時中外頗察其旨、是北條氏所以右後深草之統也、龜山之愛皇孫、祈其得位、猶後嵯峨之於己也、及花園之議儲、當立後二條之子、而後宇多曰、吾有所慮、故先立後醍醐、由是觀之、兩皇亦

不得其時、而望之於子孫也、而後醍醐能不負其望、誅宿猾於斧鉞之下、復除難雪大耻、後嵯峨之志、於是而成、而列聖在天之靈、可以少慰矣、而伏見之統、每仇疾之、每爲關東間諜、光嚴爲北條高時所立、光明又爲足利尊氏所擁戴、皆欣然受之不辭、夫兩統均出於後嵯峨、同源同本、宜其耻其耻、仇其仇也、而如此、其後南北分爭、五十餘年、八州生靈、肝腦塗地、雖叛臣之罪、亦王室之不思懿親也、及兩統合一、足利氏亦擧迭立之議、故致海內之嗷然、夫足利氏之勢、非北條之比、無復事於持權樹恩也、而仍襲其故、禍亂不止、骨肉相殘、豈非亦獲祖宗之譴者哉、

二十五日、前攝政兼忠薨、是月、鎌倉執權北條貞時罷、北條師時代之、連署北條宣時罷、北條時村代之、九月二十日、大和國民據二上山作亂、發兵討之、賊逃走、晦、神木歸座、是月、九州探題北條

實政罷、冬十月二十五日、大和國民掠春日四社神鏡各二、若宮神鏡十、又據二上山、官符發大和兵士及興福寺僧徒討之、賊伏誅、二十八日、御禊、十一月二日、幕府以北條政顯爲九州探題、二十日、大嘗、二十一日、元船一隻至薩摩甑島、其餘二百隻許、値風濤盡漂沒、十二月朔、索竊春日神鏡者、奉幣春日社、十日、幕府奏京師、朝議復行祈禳、二十四日、幕府獻土地於薩摩八幡祠、襃外寇、自此之後、無復邊陲之報、胡元終不能得志於我者、蓋北條氏之功云、二十七日、悉獲神鏡、還藏春日社、

乾元元年壬寅、春正月二十日、號準三宮瑞子女王曰永嘉門院、是月、六波羅南方北條宗宣罷、三月十五日、號準三宮媖子內親王曰陽德門院、興福寺僧以訴事還春日神木於金堂、二十六日、中院徙御持明院、僧徒奉神木至泉木津、夏五月、九州探題北條實政卒、六月十六日、覲禪林寺法皇於龜山殿、以皇弟尊治皇子

邦良爲親王、二十八日、神木歸座、秋七月八日、大風雨水、泉木津橋長谷寺堂舍漂流、二十七日、玄輝門院所居火、是月、太政大臣定實罷、金澤貞顯來居六波羅南方、八月二十八日、以德大寺忻子爲女御、公孝女也、九月、北條貞時建最勝園寺、冬十月五日、以北條貞時子菊壽麿死、不奏事七日、十一月二十一日、改元、二十二日、以右大臣德大寺公孝爲太政大臣、內大臣鷹司冬平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一條內實爲內大臣、十二月二十九日、興福寺僧徒以訴事還春日神木於移殿、是歲、安東爲條者、自出資財、築播磨福泊、嘗賀古河口、造石塘海中二町餘、停泊之便與經島相比、商估輻湊、後四十餘年塘內游塞、無復修治者、終至衰頹、即位初、幕府令向有宣下、諸請所係寬元以前所立者、不宜停廢、今定承久以後請所、不帶關東證文者、爾後一任本所進退、

嘉元元年癸卯、春正月朔、以帝患疱瘡、神木在京、停諸節會、十九

日、神木歸座、二月二十三日、日吉八王子三宮火、夏四月三日、禪林寺法皇幸東大寺、四日、幸春日社、遂幸興福寺受戒、十一日、興福寺僧徒以訴事遷春日神木於金堂、閏月五日、內大臣一條內實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近衛家平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二條道平兼右近衛大將、道平兼基之子也、十六日、神木歸座、十七日、幕府令鎭西將士修築博多海濱石壘、泊兵船於海岸以備外寇、是月、召還京極爲兼、六月晦、春日社神廚火、失第四殿神鏡、秋七月六日、祈雨、八月五日、改元、十七日、占春日社第四殿神鏡火、遣使以社庫所藏神鏡代之、十九日、興福寺僧徒遷春日神木、訴延暦寺僧侵奪河內坂田二莊稅、敕流延暦寺僧慈俊賴俊等、九月十四日、神木歸座、二十四日、立女御德大寺忻子爲中宮、冬十二月十九日、前權大納言二條爲世上新後撰和歌集、

二年甲辰、春正月十一日、幕府命筑前將士警備博多、二十一日、東二條院崩、三月十三日、太政大臣公孝罷、夏六月六日、避祇園神輿於萬里小路殿、八日、還宮、二十八日、興福寺僧徒逐生駒莊地頭北條貞時流首事者、補地頭、秋七月十六日、本院崩于富小路殿、年六十二、稱後深草院、又稱持明院帝、孝友和順、脫屣之後、每侍後嵯峨上皇、宴遊必從、愉色婉容、承意不違、十七日、火葬後深草天皇、藏御骨於法華堂、是月、春日山木多枯、八月七日、夜大風雨、有光怪、如日者五、出自春日山向西北飛、二十四日、石清水神人宗永等據神宮寺聚衆、九月十三日、石清水社務妙清捕宗永等神人五人自殺廊內、二十五日、以興福寺請罷生駒莊地頭職、二十八日、夜葛城山有光、冬十月晦、準大臣中院通賴薨、是月、六波羅北方北條基時罷、十一月、北條時範來居六波羅北方、十二月十七日、內大臣一條內實薨、

三年乙巳、春正月十六日、禪林寺法皇幸興福寺、十九日、還宮、二十九日、以權大納言近衛家平爲內大臣、二月晦、禁京師沽酒、三月五日、覲二條殿、六日、聽講群書治要、七日、蹴鞠詩歌合、八日、還宮、九日、地震、二十三日、中院幸春日社、夏四月六日、興福寺僧徒放火燒達磨寺、十二日、關白兼基罷、以左大臣九條師敎爲關白、二十三日、北條宗方時賴之孫、貞時從弟、而與師時爭權、師時與時村親睦、故欲先殺時村後害師時、矯將軍命募兵、乘夜襲殺時村、貞時大怒、五月四日、使其族宗宣等討宗方、宗方防戰力盡自殺、貞時悉誅餘黨、六月二十日、幕府命島津氏嚴海警、秋七月十二日、前太政大臣公孝薨、二十二日、北條宗宣連署、九月十五日、禪林寺法皇崩于龜山殿、年五十七、遺詔稱龜山院、帝深信佛法、最崇禪法、捨禪林寺離宮、創南禪寺、御製願文梁牌、寄和達磨忌偈曰、江浪激奔萬雪寒、栖栖南北不安間、當時若得親相見、不在

魏梁牖主間、帝早好內、年十三始生子、及長寵嬖日多、幸御無度、至通異母妹產女子、剃髮之初、勉強精修、不復近婦人、行履一如僧、新陽明門院以下廊御方、讚岐二位、或剃髮、或出歸家、而帝復敗德淫縱益甚云、十七日、火葬龜山天皇、分藏御骨於淨金剛院、法華堂、南禪寺、金剛峰寺、冬閏十二月十七日、關白師敎罷、左大臣、二十一日、以右大臣鷹司冬平爲左大臣、內大臣近衛家平爲右大臣、準大臣藤原實家爲內大臣、是歲、僧德見搭商舶至四明、元禁我邦人入內地、德見僅得入城、

德治元年丙午、春三月晦、前太政大臣定實薨、夏四月十四日、右大臣近衛家平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二條道平轉左近衛大衛、大納言堀川具守兼右近衛大將、具守權大納言基具之子也、二十五日、我商船抵元慶元路貿易、元命阿老瓦丁等備之、五月、祈雨、六月六日、避祇園神輿於萬里小路殿、七日、

還宮、是月、內大臣藤原實家罷、秋九月十二日、以龜山帝周忌、非常赦、冬十一月八日、熊野社火、十二月六日、以前內大臣藤原實家、爲太政大臣、權大納言二條道平、爲內大臣、十四日、改元、二十二日、卜定奨子內親王、爲齋宮、關白師敎罷皇太子傅、以左大臣鷹司冬平兼傅、二十九日、二條富小路殿火、

二年丁未、春正月十二日、修結緣灌頂於石淸水宮、著爲式、三月二日、關東地大震、夏四月三日、內大臣二條道平罷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近衞經平兼左近衞大將、經平家基之子也、六月二十二日、號準三宮奨子內親王、曰章義門院、秋七月二十四日、遊義門院崩、后有殊寵顓房、及崩、一院哀慕不已、遂薙髮、屏去嬪御、而持長齋、建法華堂於今林、藏遺骨、日修佛事、毎忌日必幸焉、以后遺髮手繡梵字、又一字三禮、寫法華經於遺書紙背、慶之攝取院、二十六日、葬遊義門院、二十七日、一院薙髮、法名金剛性、八月、六

波羅北方北條時範卒、冬十一月二十日、一院幸東大寺、二十二日、幸春日社、遂幸興福寺受戒、二十三日、還宮、十二月十五日、興福寺僧徒奉春日神木、訴前備中守賴綱違磨寺僧仙海等事、遣兵宇治撤橋防之、十九日、遣前權中納言藤原雅藤、下院宣、罷防禦兵、二十日、神木入法成寺、公卿相率奉迎、

三年戊申、春正月、以神木在京、停諸節會、下宸筆敕諭興福寺僧徒、二月三日、賜東寺故僧正益信號本覺大師、秋七月十二日、先是以興福寺訴、流前備中守賴綱于尾張、僧山海于參河、下院宣諭僧徒、至是神木歸座、八月四日、北條貞時逐征夷大將軍式部卿久明親王、是日久明歸京、十日、以久明長子守邦王、爲征夷大將軍、時年七歲、二十三日、日吉聖眞子客人社火、是月、不豫、二十三日、大漸、二十五日、帝崩于一條高倉殿、年二十四、稱後二條院、

花園天皇

花園天皇、諱富仁、伏見帝第三子也、母顯親門院藤原季子、玄輝門院異母妹也、永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生、後伏見帝養爲子、正安三年八月、著袴、爲親王、遂立爲皇太子、嘉元元年十二月、始讀孝經、德治三年八月、後二條帝崩、二十六日、皇太子踐祚於土御門東洞院殿、以關白師敎攝政、太政大臣實家、左大臣鷹司冬平、右大臣近衞家平、內大臣二條道平、權大納言兼左近衞大將近衞經平、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堀川具守、竝如故、二十八日、葬後二條天皇于北白河殿、九月十九日、立皇從祖兄三品太宰帥中務卿尊治親王、爲皇太子、以左大臣鷹司冬平、爲傅、初及帝當嗣議、欲立邦良、而法皇以爲邦良方有脚疾、難卽升儲貳、且皇子尊治是固先帝之所欲立、宜先立之也、遂命立尊治、因作書與尊治約曰、及建嗣之日、固宜立邦良、若邦良不得立、則當擇其諸子立之、冬十月九日、改元延慶、十九日、以征夷大將軍守邦王、爲親

王、二十四日、以延曆寺訴、罷益信賜號、十一月十日、攝政師敎罷、以左大臣鷹司冬平攝政、十六日、帝卽位於太政官廳、時年十二、二十九日、前內大臣源通基薨、十二月朔、號上皇所生準三宮源基子、曰西華門院、是月、北條貞房來居六波羅北方、是歲、六波羅南方金澤貞顯罷、

二年己酉、春正月十三日、號准母藤原寧子、曰廣義門院、二十一日、宇佐八幡宮火、二月三日、號準三宮永子內親王、曰章善門院、晦、東大寺僧徒奉八幡神輿、至二條萬里小路殿、請復益信大師號、遷之東寺、三月朔、太宰府言元兵將復入寇、十四日、攝政冬平罷左大臣、十九日、以前右大臣西園寺公衡、爲左大臣、夏六月二十七日、號準三宮璹子內親王、曰朔平門院、是月、肥前國武雄社大宮司國門稟幕府、請文永弘安禦寇報賽、秋七月二十日、復益信大師號、二十八日、延曆寺僧徒奉日吉神輿入京、八月十五日、

左大臣西園寺公衡罷、九月五日、東大寺八幡神輿歸座、冬十月六日、以北條貞時女死、不奏事五日、十五日、太政大臣實家罷、以前內大臣大炊御門信嗣爲太政大臣、右大臣近衛家平轉左大臣、內大臣二條道平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近衛經平爲內大臣、二十一日、御禊、二十四日、內大臣近衛經平罷左近衛大將、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堀川具守轉左近衛大將、大納言洞院實泰兼右近衛大將、實泰權大納言公守之子也、十一月二十四日、大嘗、是月、六波羅北方北條貞房卒、十二月五日、延曆寺僧徒奉日吉七社神輿入京、請罷益信大師號、十七日、避方忌、

三年庚戌、夏四月二十四日、大納言堀川具守罷左近衛大將、二十八日、前權大納言近衛兼敎準大臣、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洞院實泰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今出川公顯兼右近衛大將、兼敎基平子、公顯西園寺實兼之子也、是月、疾疫流行、六月二十五

日、北條貞顯來居六波羅北方、二十八日、以皇弟吉永爲親王、秋七月、北條時敦來居六波羅南方、冬十一月朔、罷益信大師號、六日、鎌倉大火、晦、日吉神輿歸座、十二月十三日、太政大臣信嗣罷、十五日、以冬平爲太政大臣、攝政如舊、十九日、上後二條中宮號、曰長樂門院、是歲、金澤貞顯來居六波羅北方、

應長元年辛亥、春正月三日、帝加元服于紫宸殿、五日、大風壞屋揚沙、七日、以加元服原輕繋、十四日、中院移御常盤井殿、三月十五日、以攝政冬平爲關白、二十日、前太政大臣信嗣薨、夏四月二十四日、關白冬平罷太政大臣、二十八日、改元、疾疫流行、秋九月二十三日、盜取鳥羽寶藏物、二十六日、相模守北條師時卒、冬十月二十六日、前相模守北條貞時卒、年四十一、薙髮法名崇演、號最勝園寺、弘安季、貞時漸事奢侈、屢宴於諸將家、費用過差、上下困弊、嗣政始衰矣、筑前權守政連以書諫云、自古賢君治國、必以

節儉爲本、未有好華美而克永其世者也、昔者前武州躬行儉素、常務儲積、國有飢荒、別加賑給、民若困乏、則蠲賦租、故世屬豐稔、人多壽考、頃者上下皆尚華飾、漸忘其本、大名家人、競設讌享、窮極奢靡、以務逢迎、過差非度、財用不給、斂領邑以充其費、即徒不能資養親戚、不得扶助、雖有大名之號、而無强勢之實、下至庶民、以衣食不足、專事奸詐、不顧廉恥、古曰、禮節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豈可不思哉、請自今以後、省游宴、崇儉約、務儲蓄、恤衆庶、力施恩德、以祈後福、言頗剴切、貞時留意於政治、蓋時賴之風、辭職之後、躬披僧衣、遊歷郡國、察風觀俗、訪民疾苦、時前內大臣源通基嘗謫於後宇多上皇、奪食邑、屛居田廬、貞時至京、偶過其廬、愛其閑寂、徘徊久之、値有人出、貞時問主人姓名、其人具告、幷道見擯之由、貞時曰、大臣負冤如此、盍告鎌倉申理乎、曰、吾儕亦嘗言之、大臣以爲揚上之非、以伸己之枉、非臣子之義、縱使吾門戶坐

此滅絕命也、何傷、貞時憫之、東歸之後、上陳其事、上皇大悲悔、復通基食邑、貞時風餐野宿、備嘗艱苦、凡三歲而還、初時政義時以來、數遣使分曹行郡國、問吏民冤枉、至於時賴貞時、發間使、被緇衣四出、多所摘發、吏不得欺也、而間使又稍成奸、時賴貞時終親出按之云、子高時嗣、二十八日、以北條熙時連署、十一月十一日、宇治橋火、

正和元年壬子、春二月十三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今出川公顯罷、三月二十日、改元、二十八日、前權大納言京極爲兼上玉葉和歌集、夏四月十二日、伊豆駿河武藏下總海水赤如血、數日復故、六月十四日、連署北條宣宗卒、秋八月十日、權大納言三條公茂兼右近衛大將、實重之子也、二十五日、興福寺僧徒以訴事奉春日神木入京、

二年癸丑、春正月五日、以神木在京罷叙位、二月四日、法琳寺火、

三月十七日、彗星見、秋七月十二日、關白皇太子傅冬平罷、以左大臣近衛家平爲關白、八月七日、大覺寺法皇幸高野、十六日、以聽興福寺訴、神木歸座、二十日、法皇還宮、九月十二日、永嘉門院所居鷹司萬里小路第火、冬十月十七日、中院薙髮、法名素融、初帝之登祚也、中院再聽政、至是屬機務於後伏見上皇、移居伏見殿、幽間度日、十一月七日、右大臣二條道平兼皇太子傅、十二月二十日、關白家平罷左大臣、二十六日以右大臣二條道平爲左大臣、內大臣近衛經平爲右大臣、前大納言堀川具守爲內大臣、

三年甲寅、春正月二日、覲中院新院於常盤井殿、二月十四日、尊勝寺最勝寺火、三月十一日、興福寺僧徒遷春日神木於金堂、十三日、以後白河帝忌辰免輕繫、十七日、春日神木入京、閏月四日、石淸水神人以訴事奉神輿至富小路殿、帝避之常盤井殿、遷神輿於東寺、廢朝、夏四月十三日、神輿歸座、秋八月十三日、神木歸

座、冬十一月、六波羅北方金澤貞顯罷、十二月二日、內大臣堀川具守罷、

四年乙卯、春正月二十二日、造富小路殿、二月二十四日、號準三宮延子內親王曰延明門院、三月八日、鎌倉大火、十三日、以大納言洞院實泰爲內大臣、夏四月朔、日當食陰雲不見、五月二十一日、祈晴、秋七月十一日、幕府以北條基時爲執權、金澤貞顯連署、以六波羅南方北條時敦爲北方、十五日、前相模守北條熙時卒、二十日、內大臣洞院實泰罷左近衛大將、二十一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三條公茂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花山院家定兼右近衛大將、家定權大納言家教之子也、疾疫流行、八月、北條維貞來居六波羅南方、九月二十一日、關白家平罷、二十二日、以前關白冬平爲關白、二十五日、前左大臣西園寺公衡薨、冬十二月十八日、東大寺僧徒奉八幡神輿至禁中、遷之東寺、二十六日、神

輿歸座、二十八日、北條高時拘前權大納言京極爲兼於六波羅、

五年丙辰、春正月十九日、前內大臣堀川具守薨、二月十二日、少貳貞經令管下修理博多石壘、十五日、大覺寺中御所火、秋七月、執權北條基時罷、十日、以左馬權頭北條高時代之、高時委政秋田時顯長崎高綱二人、合心協謀、一遵泰時約束、頗稱無事、高綱薙髮號圓喜、八月二十三日、關白冬平罷、以左大臣兼皇太子傅二條道平爲關白、冬十月二十一日、關白道平罷左大臣、二十二日、以右大臣近衛經平爲左大臣、內大臣洞院實泰爲右大臣、前權大納言今出川公顯爲內大臣、閏月二十四日、盜竊玄上琵琶、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

文保元年丁巳、春正月三日、地大震、五日、又震、九日、又震、晦、又震、二月三日、改元、三月二日、地震、八日、又震、晦、善統親王薨、是月、北條高時任相模守、夏四月十七日、地震、十九日、富小路殿成、自二

條殿遷御焉、五月十五日、地震、晦、以興福寺訴除大納言花山院師信姓、六月十二日、復師信姓、二十一日、右大臣洞院實泰罷、以內大臣今出川公顯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三條公茂爲內大臣、秋七月四日、地震、二十二日、又震、八月二十四日、內大臣三條公茂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一條內經兼左近衛大將、內經內實之子也、九月三日、中院崩於持明院、年五十三、稱伏見院、帝善和歌、工書、命京極爲兼選萬葉集以下和歌、曰玉葉和歌集、四日、火葬伏見天皇於深草、祔御骨於後深草帝法華堂、冬十月二十三日、地震、十二月十日、右大臣今出川公顯罷、是歲、九州探題北條隨時赴任所、

二年戊午、春二月二十六日、帝禪位於皇太子、與後伏見帝俱居持明院殿、情愛最厚、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四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五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醍醐天皇一

後醍醐天皇、諱尊治、後宇多帝第二子也、母談天門院五辻忠子、參議忠繼女也、正應元年十一月二日、生、龜山帝愛其穎悟、常置左右、然以後二條帝長且無它過失、不得越立、因納誓詁於石淸水宮、禱其遂獲大寶、乾元元年六月、爲親王、嘉元元年十二月、冠、叙三品、二年三月、爲太宰帥、德治二年五月、兼中務卿、延慶元年八月、花園帝踐祚、九月、立爲皇太子、文保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皇太子受禪于冷泉富小路殿、關白道平、左大臣近衞經平、内大臣三條公茂、權大納言兼左近衞大將一條内經、權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花山院家定、並如故、補院司、前右大臣今出川公顯爲別

當、權大納言西園寺實衡爲執事、前權中納言坊城定資爲執權、法皇使右中辨日野資朝奏今上皇子年十歲入梶井寺爲僧、稱前帝曰新院、稱新院曰本院、時花園帝春秋二十二、未有禪讓之意、然太子齡既三十一、法皇屢告鎌倉促之、北條高時金澤貞顯等馳使勸帝、帝不得已、遂成禪讓、法皇在常盤井殿聽萬機、初花園帝之立也、後宇多致政後伏見、乃立一堂於大覺寺、屛婦女絕人事、覃思密敎、儉薄如僧、與京師往來甚希、於是復起握大權、是日地震、二十九日、法皇定評定衆傳奏、以前右大臣洞院實泰、今出川公顯、從一位權大納言花山院師信、右近衞大將花山院家定、前大納言六條有房、二條顯夏、日野俊光、前權中納言坊城定資、中御門經繼、吉田定房、前左大辨參議萬里小路宣房、爲評定衆、實泰、師信、有房、定資、經繼、定房、宣房、及從三位中院有忠爲傳奏、使實泰知行丹波國、定房知行出羽國、法皇博綜經史、儉身避

道、天下想望德政、三月二日、帝臨安福殿、覽釣殿、六日、地震、七日、又震、九日、立皇姪邦良親王爲皇太子、仍加元服、以左大臣近衞經平爲傅、花園已遜位、本院皇子量仁長、本院以謂必當立爲儲貳、及皇太子定邦良也、本院憮然失望、是日、新院幸長講堂、修法華八講、薦後白河帝冥福、十日、尊花園天皇曰太上天皇、十六日、遣使於伊勢、告即位、二十一日、法皇詣大覺寺、修御影供、二十九日、帝即位於太政官廳、先是諸帝多以沖齡立、不能親政、而帝久在藩儲、周通物情、又與儒臣討論經史、時法印玄慧粗涉書史、又有詞藻、帝召侍讀、玄慧尊信宋人程頤朱熹之學、先是經筵專用漢唐諸儒註疏、至是玄慧始倡程朱之說、又得資治通鑑教授人、帝嘗欲閱論語惡紫奪朱章、使人撿索、不獲、吉田兼好進曰、是在某卷第幾頁、一時君臣好學如此、夏四月七日、地震、九日、帝始讀史記、十二日、號所生准三宮五辻忠子曰談天門院、以若狹國爲

奉、初内大臣花山院師繼養族五辻忠繼女忠子、納後宇多宮、曰中納言典侍、後入龜山法皇宮、爲准后、至是有是命、權大納言花山院師信、師繼之子、與門院義爲兄弟、帝之爲親王也、前權中納言吉田定房傅之、故二人以肺腑特被信任、十八日、賀茂祭、法皇御淺棚觀之、二十五日、今出川院崩、先是延曆寺衆徒聚日吉社、擁神輿訴事、久之不散、帝即位、諭旨解散、據大宮者不肯散曰、我惟責西塔背約耳、乃諭西塔、不聽、於是座首以下、釀錢五萬疋以付僧承喜媾解之、衆徒乃散、五月二十一日、北條高時以蝦夷亂熄、與書金澤稱名寺、褒其祈禱法驗、二十五日、法皇詣龜山殿、修仁王經法、駐蹕數日、六月八日、法皇詣石淸水宿禱七日、明日還宮、又詣賀茂社、二十五日、左大臣兼皇太子傅近衞經平薨、經平父家基娶鷹司氏、生家平以爲嫡、京極院雜仕賀川幸於龜山帝、生皇女、鞠養於帝乳母按察二位局家、降嫁家基、生經平、是以兄

弟竝貴、經平子基嗣嗣、近衞家、從是分東西、秋七月四日、法皇竊
幸關白道平泉第、明日詣北野社、七日、詩歌會、十三日、興福寺僧
徒訴事、移春日神木於金堂、二十八日、以西園寺禧子爲女御、實
兼女也、阿野廉子勝焉、廉子右近衞中將公廉女也、洞院公賢養
爲子、有才色、善和歌、初太政大臣公經生實氏實雄、分爲西園寺
洞院氏、實氏二女爲後嵯峨後深草中宮、自是家出七后、實氏孫
曰實兼、爲太政大臣、其三女、長爲伏見中宮、號永福門院、仲侍法
皇、號昭訓門院、季則禧子、上爲太子、見悅其美、遂入東宮、殊被寵
遇、生懽子內親王、及踐祚、姪實衡奉之、從富小路殿、儀如行啓、敘
從三位、遂有此命、姊妹三人竝貴榮、異宮而居、八月二日、以權大
納言花山院師信兼皇太子傅、十五日、內大臣三條公茂罷、造永
嘉門院宮於土御門殿、十六日、成而徙焉、十八日、頁助法親王薨、
二十四日、以前內大臣三條實重爲太政大臣、前右大臣洞院實

泰爲左大臣、權大納言花山院家定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一條內
經爲內大臣、是月、行幸常盤井殿、和歌會、九月朔、大雨洪水、二十
九日、法皇寄附肥後樾牟田莊於高野山、永爲勸學院營作料、延
曆寺僧徒結黨嘯聚、據日吉大宮、坂本僧徒相議曰、藪縱暴人、重
瀆神明、不可復寬假也、發兵攻之、暴徒閉門拒戰、不勝、火壇、死屍
狼藉、冬十月九日、日吉大宮火、十三日、納誓語謝神、人皆譏曰、據
祠者不罪、反歸咎一人、不亦悖乎、是社隨造輙燒、必有故也、徵津
料於行旅、以充造營費、是之謂衆怨而成、募無賴徒、假以凶器、曰
興盜人法也、藪遭災害固宜、二十七日、御禊、晦、法皇勅前權大納
言御子左爲世撰和歌集、十一月二十二日、大嘗、二十三日、盜殺
前參議綾小路有時於待賢門、初帝卽位大嘗、使有時奉淸暑堂
神樂、右近衞中將紙屋河顯香以雅長其技爭之、不能得、是日陰
使人殺有時、廉訪知顯香所使、乃捕顯香、尋送鎌倉處流、十二月

十日、右大臣花山院家定罷右近衞大將、以權大納言九條房實
兼右近衞大將、房實師教之子也、二十九日、關白道平罷、以內大
臣一條內經爲關白、

元應元年己未、春正月朔、法皇御歡喜光院、修理趣三昧、十三日、
法皇敕公卿議興復神事、權中納言萬里小路宣房等論奏祈年
祭、神宮臨時祭、及諸社修造等五事、然是唯存故事、以供卽位政
始之儀式耳、其寔非有所施行也、當時若太神宮御邑、固稱不易
之地者、儻管主有罪卽沒官、稱朝恩給與他人、或轉施佛寺、其諸
別宮、大抵破壞不修、有神體暴露者、有神寶亡佚者、遂不能回復
也、旣而亂離相踵、朝制皆廢矣、然國郡武人尙義勇者、往往崇敬
神祇、以祈靈佑、或奉神地、或修殿舍、率爲風習、古社之存乎今日、
蓋亦有藉其力者也、十四日、法皇幸法勝寺、本院新院與廣義門
院同車、幸權大納言西園寺實兼北山第、遂幸衣笠殿而還、十五

日、法皇幸龜山殿、十七日、詣石淸水、初朝議以東大寺大勸進聖
尋補員外僧、收兵庫關、付大覺寺、僧徒憤然不服、奉八幡神輿於
大佛殿訴之、踰年未決、擁神輿向京師、十九日、至法性寺側、衆徒
逃歸、神人猶進、六波羅遣撿斷奉行澁谷某率兵拒於七條河原、
捕二人殺一人、衆棄神輿於鹽小路河原走、勅權安東寺、東寺不
欲、法皇勅安蓮華王院、二十五日、修造杵築社、二月朔、日有食之、
七日、東福寺火、十日、本院新院幸長講堂、臨二月會、十三日、法皇
幸西園寺實兼北山第、遂幸龜山殿、修法華八講、十八日、立前權
中納言源忠房爲親王、順德帝曾孫也、父彥仁賜源朝臣姓、生忠
房、法皇養以爲子、因有此命、三月八日、本院新院幸長講堂、本院
念誦御影堂、還新院留修法華八講、七日、二十七日、尊皇姊前齋
宮獎子內親王爲皇后、夏四月五日、法皇詣東寺、受佛舍利、石淸
水神人擁神輿向京、社務善法寺尙淸遣弟榮淸、率兵闌止、戰於

相模辻、頗有殺傷、七日、延暦寺僧徒奉日吉神輿、自横川遷本祠、十日、右大臣花山院家定罷、十三日、石淸水神人侵社殿、僧正顯辨連署金澤貞顯兄也、補園城寺長吏、往拜堂、因造戒壇、是日勅使就聽中綱袈裟、顯辨因欲修金堂供養、延暦寺僧徒怒、謀燬園城寺、朝廷聞之、乃止勅使、遣兵護衛、京師騷擾、十八日、遣左中辨日野資朝、莅變之、僧正長乘夜坐丈室、三井衆徒甲冑沓至、扶去以爲金堂供養導師、於是三塔連署劾奏之、朝廷大驚、綸書交下、衆憤不熄、謀攻園城寺、朝議褫長乘官、更名字治永業、流土佐、勅六波羅毀戒壇、衆徒乃止、六波羅稽緩、不毀戒壇、延暦寺衆徒益怒、二十五日、燒園城寺、三塔悉燼、火及大津、園城寺僧徒不能防而逃、兩六波羅遣兵、亦不及事、朝廷遣評定衆往視、衆徒已散矣、二十八日、改元、是月、疾疫流行、人多死、僧疎石至鎌倉、五月朔、新院舉法華讚、中禮讚修一日經供養、五日、鎌倉收六波羅所管六

國、以伊勢志摩三河、充政所用度、尾張美濃加賀充問注所、六日、搜得前朝所失玄上琵琶、十六日、法皇幸西園寺實兼北山第、使實兼彈聽之、乃納御府、二十八日、關白内經罷左近衞大將、六月十四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九條房實轉左近衞大將、引付頭北條貞規卒、二十一日、法皇付安藝貞應以後新莊、及國衙於東寺、充塔婆修理費、二十六日、以皇女憘子爲内親王、前權大納言六條有房病、二十七日、關白内經遜罷、内大臣、明日以有房爲内大臣、自五月至是月霖雨、七月朔、日有食之、是日、法皇臨六條有房第視病、二日薨、有房才該和漢、善書、爲法皇所任用、二十二日、新院召修理大夫中原章任説令、四月而畢、日野資朝侍焉、資朝嘗入候談道、新院悦曰、朕好學七八年矣、與諸人語未稱旨、今始逢知意、談論終宵不知倦、是夜章任已罷、資朝直宿、與諸僧但談論語、新院聞之曰、玄慧之説可謂達道矣、二十九日、本院新院

幸前關白道平泉第、閏七月九日、祈雨、二十八日、以權大納言九條房實爲右大臣、前權大納言久我通重爲内大臣、通重通賴之子也、八月朔、法皇幸權大納言西園寺實衡北山第、七日、立女御西園寺禧子爲中宮、猶在北山第、九日、新院詣石淸水宮、十三日、帝駐蹕於北山第、中秋月色晴明、開觀月宴、中宮陪之、踰歡而罷、明日還宮、尋中宮入内、二十一日、右大臣九條房實罷左近衞大將、以權大納言大炊御門冬氏兼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今出川兼季兼右近衞大將、冬氏信嗣孫、兼季實兼之子也、九月二日、冷泉萬里小路殿火、十六日、避方忌於常盤井殿、新院幸六條殿供花、二十日、以忠房親王爲彈正尹、冬十月十日、以足利高氏敍從五位下、任治部大輔、足利氏與新田氏同祖、出自源義家、義家生義國、義國居下野足利、生義重義康、義重之裔爲新田氏、義康生義兼、義兼娶北條時政女生義氏、居三河、義氏生泰氏、泰氏生賴

氏、義兼以來三世、爲北條氏女甥、故親於幕府、賴氏生家時、家時娶北條時茂女生貞氏、貞氏娶上杉賴重女、曰淸子、生高氏直義、十八日、太政大臣實重、内大臣久我通重罷、以前内大臣久我通雄爲太政大臣、大納言花山院師信爲内大臣、兼皇太子傅如故、十一月十五日、以皇妹祺子爲内親王、是日談天門院崩、初高野大勸進僧證道甚得法皇信依、因勸僧徒奏請法皇修造大塔、延慶元年法皇下院宣、賜淀津升米之半、尋復回收、更賜備後國務、僧徒囂然、擁寺堂訴、乃賜飛驒國事姑熄、至是又悃請不已、前年遂寄附之、是月、下官符、永定爲大塔修造料、僧徒大喜、十二月十八日、下院宣、賣買米穀者、毎年家別、一服大炊寮課役、商賈託權門假神威、不奉寮命、尋又下院宣嚴督之、東大寺東寺爭本末、以故權安八幡神輿於他寺、二十六日、法皇使權大納言吉田定房諭旨曰、兩寺聖武桓武兩朝、建爲勅願、以興顯密二教、無有本末、

僧侶所競勵者在學習、不在寺本末、至今宜矜式、其止諍論、奉安八幡神輿、於是八幡神輿自蓮花王院遷於東寺、後下太政官符曰、東大寺僧綱稱遺詔、謂東寺爲末寺、謀抑制之、固屬謬妄、然恐後主生惑、特告此由、是歲、權中納言萬里小路宣房上議、請擧朝綱、凡七條、其一、選才德授官、其二、選評定傳奏、其三、裁事不偏聽、其四、訴人獻料、先罪受者、其五、興文學、其六、興恒例祭事、其七、修治諸寺、於是下德政議、令評定衆傳奏、注篇目上之、

二年庚申、春正月六日、冷泉萬里小路殿又火、二十日、法皇詣石清水、宿禱七日、畢、與邦省親王俱幸愛染王堂、二十七日、還宮、二月二十六日、號準三宮一條瓊子、曰萬秋門院、三月二十四日、幕府造鎌倉大御堂、是日上棟、大將軍守邦親王莅焉、是春、北條氏家宰長崎高綱讓職子高資、高資性多欲、黜陟予奪、一以賄成、夏四月、高野大塔之成、未行慶讚、法皇勅左大臣實泰、製諷誦文、遣

前大僧正禪助、二日、禪助爲導師落慶之、十一日、議德政於法皇宮、定文學篇目、十二日、大納言大炊御門冬氏罷左近衛大將、以權大納言鷹司冬敎兼左近衛大將、冬平之子也、十四日、法皇臨記錄所、諮時政之要、權中納言萬里小路宣房曰、誠者天之道也、聖賢之道誠而已矣、今年一部之終、明年辛酉革命、宜施德政、穰災厄也、神事、佛事、任官、文學、雜訴、及南都北嶺諍訟、悉載條目、惟誠可以行之、凡任官、宜選有德行才庸、而能承家業者、不問才德、惟由門閥、衰世之事也、後嵯峨朝以來、傳奏、評定衆爲輔佐職、亦漸啓門閥之習、以致政綱陵夷矣、如雜訴、特關入疾苦、自今庭中竊出御親聽、當直公卿陪之、請聖斷裁判之、足紓民憂也、又曰、唐太宗朝披經史、觀成敗於先蹤、晩接賓綖、訪得失於當代、寬平聖誡、朝廷有識公卿、諮詢治術、夕召侍臣、講六經以修德、今及得失之議、可謂盛德之至也、顧傳奏、評定衆彝有黜陟之令、亦非才非

行輦如漸加者、請更精選之、魏文帝嘗曰、婦人與政、亂之本、自今以後、不得請事於大后、夫女謁、大后猶戒之、況陪士女乎、近者特加禁戒、猶有犯者、請更肅正之、天下至廣、一日萬機、今以聖駕在西郊、每月關奏事七日、此頗關民憂、往年宿禱賀茂、聽奏事於行殿、是常儀也、乃薰修潔誠、爲聖聽煩、亦少定時而得奏事焉、甚稱聖旨、十九日、僧德儉寂、賜佛燈國師號、二十四日、六波羅北方北條時敦卒、幕府停廳七日、六月七日、前關白師敎薨、師敎之少時、昇平日久、後宮妃嬪、競嫺辭令、縉紳接之、善應對者罕、龜山宮人嘗設問試其才、問大納言某曰、聞時鳥歟、曰、不肯未得聞之、問內大臣堀川具守、曰、嘗在岩倉如聞之者、宮人相評、與後對而譏前對、左大臣洞院實雄語人曰、吾見宮人、雖不貴嬪、忸怩不得自安、師敎之母西園寺氏、訓發師敎、特加意焉、是以其辭令娓娓、稱允可聽、帝即位、欲復爲關白、師敎辭之、新院聞訃曰、是公博學汎濫

漢籍、賢才超衆人、稱忠良、今攝家乏人、而失斯人、可重惜哉、秋七月二十三日、石清水神人訴事、擁神輿入京師、明日權安東寺、二十五日、前權大納言御子左爲世上續千載和歌集、爲世撰集之日、每對客輙求佳作、子爲藤曰、敕撰重事、宜就其集取秀絕者、何必求諸無名人、爲世曰、歌之可採者、雖非作家、亦宜收載不遺也、爲世嘗撰續後撰集、及撰續千載集、爲藤與有力焉、比諸前集、更稱善美、爲世爲家之孫也、爲家有子三人、長曰爲氏、爲氏生爲世、家稱二條、仲曰爲敎、生爲兼、家稱京極、季曰爲相、生爲秀、家稱冷泉、御子左氏之和歌、從是分爲三派、八月朔、石清水神輿將以十日歸座、其曉神人千餘集社頭、與守護武士鬪、因又遷延、十七日、本院新院詣東寺、拜神輿、初幕府設警固所於安藝、使國人結番、警備海上、十七日、守護定九月番名、令兒玉光行鹽谷某成之、曰若捕賊徒者、可注進交名於關東、其以此布之、二十日、京師御靈

神輿出、爭事於途、委神輿而去、二十三日、號準三宮嫄子內親王、曰陽成門院、九月二日、鎌倉遣安藤右馬助、還前年所收六國於六波羅、八日、本院新院幸梅尾、遂詣石水院、檢非違使別當甘露寺隆長請院宣、押入叡山、封鎖其宅、日吉宮仕僧解其封縱之、檢非違使捕僧下獄、延曆寺僧徒怒、擁神輿訴之、朝廷推訊、歸罪使廳、十日、隆長坐神輿動座、左遷阿波權守、停大判事中原章房事務、僧重舩官、並處流、公卿連座者多、隆長吉田定房之弟也、冬十月五日、順助法親王薨、十日、新院召中原章任、說律、令北面聽經月而畢、二十六日、修宸筆法華八講於一條富小路殿、爲談天門院冥福、本院使西園寺實兼謀立坊踐祚於鎌倉、二十八日、實兼執奏其返書、明日幸其北山第、覽紅葉、十一月十四日、石清水神輿歸座、京師有行火者、每夕發、十二月朔、立本院皇子寧永爲親王、三日、移宜陽殿及軒廊於東、十七日、先是盜入伊勢高宮、竊神

鏡神服、後得神鏡八十、猶闕其二、十九日、本院詣東寺、拜八幡神輿、遂與新院俱詣新宮、明日新院詣東寺、拜八幡神輿、是日、本院以後鳥羽帝文永託宣記、贈新院、春日社修造成、二十七日、遷神主於正殿、是月、召還阿波權守甘露寺隆長、是歲、法皇創元應寺、蝦夷又亂、蝦夷邦之東陲、島嶼羅峙、稱曰千島、土民有三種、曰日本、曰唐子、曰渡、渡種交易津輕、六十人爲一把、其聚有及百千把、他二種所處、控連外國、貌如夜叉、食獸魚肉、或有啖人者、不知農穀、言語不通、渡種較類邦人、多鬚髮、渾身生毛、言語鄙俚、男子帶弓挾毒箭、婦人削木爲幣、仰天咒詛、往涉山谿、健如走獸、無所統屬、初安倍貞任之妹、歸陸奧權守藤原經清、生清衡、及貞任滅、少子則任匿山中、清衡子惟平無子、見則任容貌偶偉、養以爲己子、盡讓祿邑、則任因稱安藤氏、源賴朝伐藤原泰衡、其孫季俊屬之有功、生季信、北條義時擧季信爲津輕守護人、鎭撫蝦夷、其孫季

長與族季久爭嫡長、各引蝦夷爲援、搆壘海濱、據嶮阻河、聚兵對持、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五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醍醐天皇二

元亨元年辛酉、春正月朔、昨日法皇避方忌於權大納言吉田定房第、暫時還御常盤井殿、受賀、十日、法皇幸法勝寺、莅修正會、十四日、詣石清水宮、宿禱七日、二月八日、前右大臣今出川公顯薨、承父業、善琵琶、嘗授祕曲於新院、敘從一位、班瘡流行、興福寺久不補寺務、僧又請造營料、不得、十五日、移春日神木於徙殿、二十三日、改元、大赦、二十七日、興福寺停藤原氏公卿朝參、三月二十八日、以辛酉革命授諸神位、京師流言、今年辛酉必有疾疫、夏四月、永福門院景仁親王皆罹病、六日、新院幸北山殿、八日、本院亦幸、因駐蹕避病、十七日、左大臣實泰傳勅感神院、定神社祭幣以

下六條、晦、京師風雨晦冥、振木壞屋、是月、法皇再造大覺寺金堂、定式目二十五條、一如仁和寺、自上踐祚、法皇著法服聽政、挂玉冠在寺正寢、冠間始於此、五月五日、法隆寺僧徒不服法印定朝處分、聚黨鬩戰、十九日、行成業會、衆又不服、因相諍鬩、本院新院自北山幸長講堂供花、一七日畢、二十日、還持明院、二十一日、流星如月、墜地鳴動、踰日石清水奏、流光起石清水宮、霖雨、河水大溢、是月、覲法皇于大覺寺、六月朔、日有食之、八日、東大寺八幡神輿歸座、二十五日、九州探題阿曾隨時卒於鎭西、是春疾疫流行、夏霖雨炎旱、穀價踴貴、道殣相望、乃詔減膳、使檢非違使別當中御門經宣閱飢民、賑粟、定沽酒法、喩都下富戶發糶、置場二條、定價監賣、時人感悅、前參議唐橋在兼、大內記日野種範相繼卒、在兼年甫十六、以文章得業生、獻策及第、事本院新院於東宮、爲學士、種範侍讀新院、以名儒稱、新院篤學、讀資治通鑑曰、此書歷代

治亂君臣淑慝、大概無遺、可謂樞要之書也、聞在兼死曰、今年頻喪名人、文學則在兼種範、管絃則前右大臣、舞則久雅、樂則季俊、明法則章任、章治、諸道衰微可歎也、夫種範子曰行長俊基、俊基自上卽位、始爲大內記、與藏人烏丸成輔稍被任用、秋七月二十三日、石清水神輿入京師、二十六日、一條西洞院火、法皇數至大覺寺薰修、厭群臣奏請妨之、旣納萬里小路宣房言、有還政之志、於是將遣前權大納言吉田定房使東、議者謂天子之父、欲還政天子、有何不可而告之武人、皇室衰替、可謂極矣、羣臣或不便法皇聽政、而恐關東不奉旨、有禱神祇冀其成者、八月七日、還春日神木於移殿、十二日、幕府申命少貳貞經、大友貞宗、協辨警固庶務、十五日、歌合於安福殿、是夜鎌倉大風、二十九日、有盜入量仁親王宮、拔刀威迫、剝宮人衣而去、九月二日、以邦省親王爲太宰帥、太子之弟也、二十八日、本院新院與太政大臣實兼等謀、遣權

大納言日野俊光於鎌倉、晦、和歌會、是月、亢旱、冬十月四日、本院以量仁親王不爲儲貳、意甚憤懣、親書誓誥、納石清水宮、是夜毘沙門堂火、十一月朔、內大臣兼皇太子傅花山院師信薨、新院曰、和漢之才、不恥時輩、可謂良佐、可惜也、十四日、石清水神輿歸座、十二月、常葉範貞來居六波羅北方、吉田定房之東、諭法皇還政旨於幕府、幕府對曰、惟聖意所欲也、九日、定房俊光自關東歸、法皇卽召關白內經、還政帝、帝開記錄所、親聽萬機、廢諸新關、特存大津葛葉關、十五日、左大臣洞院實泰、前權大納言吉田定房等傳奏如故、餘頗有交替、帝天資英毅、材力超人、決斷如流、博涉典籍、殆超法皇、勵精爲治、夙夜匪懈、當此時、北條高時驕縱酣肆、政刑失當、士民離心、天下翕然咸望其復王朝舊治、

三宅緝明曰、帝自踐祚、親御記錄所、聽訟而通寃、出糶而救飢、除關稅而利行旅、其始初淸明、善政彙彙可記、以改民觀卒入

心、而兆中興之謀也、廣矣、惜其不終也、嘗考源氏設計、以天下之權、未易一朝而濟也、請以其人爲諸州守護、俾我土地兵甲之威日張、而彼號令制度之施日縮、蓋圖漸以呑之耳、未始顯然定制、使朝廷無所參預專斷也、不然、當二帝西狩、朝綱壞弛之季、時君親臨民事、鏹穀租稅、斷之宸衷、而播之時政、此正北條氏之所大忌、豈可以傍觀熟視、不得沮抑而止邪、蓋當時有志之君猶得可爲、而前者數主、謙謙然唯恐逢彼怒、擧處偸過、以安逸樂而已、然則王室之不振、皆由不自爲之、復孰乎咎、

是月、幕府以赤橋英時、爲九州探題、初北條實政之爲探題、留引付、以越後九郎、少貳、大友等、爲其頭、後以子政顯爲奉行、及英時赴職、政顯子種時襲職、弟規矩高政爲職事、共佐其政令、

二年壬戌、春正月三日、帝覲法皇於常盤井殿、前權大納言吉田定房覩兩皇相見之盛、感喜至泣、乃入內寢、使陵王舞落蹲、公卿

肆樂、法皇親吹笛、歡宴徹曉、十三日、詩歌會、前權大納言北畠師重薨、一稱萬里小路、祖父雅家事後嵯峨帝、父師親事龜山帝、而師重事法皇、三帝落飾、皆從薙髮、三世被親信如此、子親房、帝即位、爲中納言、兼淳和院別當、列評定衆、是年三十矣、除喪兼右衛門督、檢非違使別當、親房文學博洽、世與吉田定房、萬里小路宣房並稱、爲後三房、十七日、本院宴於永福門院、有管絃、暴人與持明院保藤闘碁成士、闘門外、殺之而逃、尋逮捕其二人、三月十三日、本院幸北山、以本院皇子豐仁爲親王、二十三日、京師有盜魁、嘯聚黨類、夜執弓箭攻獄舍、囚徒三十餘人逃走、是春、陸奧人安藤季長與其族季久爭嫡長、而訟北條氏、皆賂其家宰長崎高資、高資兩納之、不決、二人怒據邑反、高時遣兵擊之、不克、承久以來、士之叛北條氏者、始於此、

賴襄曰、承久以後、天下武人無一人叛北條氏者、至此陸奧人

安藤季長叛、鎌倉遣兵擊之、不克、士之叛北條氏者、始於此、而北條氏兵威之絀、亦始於此、雖無王師、其亡決矣、況天討乘之乎、夫其兵卒非必有缺也、糧餉非必有乏也、將帥非必無才也、昔者以新造之家、觸背未定之時、而能抗拒天子之討、挫六軍之勢、如摧枯拉朽、今藉累世之權、四海盡服之威、乃不能克一安藤季長、是其故何哉、兵之强弱、不在其鋒、而在其本、本弱則未絀、譬之木心蠹、當其未蠹也、加以大風暴雨、而挺然不折、一得蠹、蠹者其心而已、其幹之壯、枝葉之茂、依然也、童稚攀搖之而動矣、故北條氏之兵力依然也、高時一爲頑卒奔傲以失人心、則其招衰絀如此、抑不唯此也、其外戚與家宰專其政、政以賂成、是北條氏之大蠹也、季長與其族爭邑、而訟內管領長崎高資兩受其賂、不決、所以怨而叛也、所以討而不克也、豈不可爲後世之戒哉、北條氏先世、非無外戚與家宰也、而未專政也、

義時泰時之際、三浦氏以外戚輔謀議、而時賴之世、安達氏又以外戚與之相軋、時賴右安達氏、以滅三浦氏矣、貞時又滅安達氏矣、其親漸遠、愛憎遞變、其勢固然、莫足怪者、推時賴貞時之心、猶其滅畠山氏和田氏、適足以除其逼耳、而貞時既除安達氏、而復親倚秋田氏、其妻父也、而所以除安達氏者、由於平賴綱之力、其內管領也、賴綱雖敗、其甥長崎圓喜又爲宰爲政、而高資以其子襲焉、貞時臨沒、顧高時幼弱、遺屬圓喜與秋田時顯輔佐之、以爲宗族不足託孤、足託孤者、莫若外戚與家宰、而不知此二者、實亡北條氏也、猶東漢之外戚宦官、相爲消長、而終亡於二者、貞時初患外戚、賴內管領以滅之、不懲而倚秋田氏、已而內管領以橫邪敗、又不懲而用長崎氏、何其不明也、故北條氏之亡、不獨高時罪也、雖然、北條氏之於源氏、實兼外戚與家宰、而爲其所親倚、得以簒其家、嗚呼流俗之見、每速禍

敗、非一世也、而天道好還如此、亦不獨可罪貞時也、

夏四月五日、右大臣九條房實兼皇太子傅、十三日、賜綸旨於東寺、以安藝高屋・餘田・平田村・三田鄕等國衙、入爲勸學料、六月朔、日有食之、十九日、法皇以六勝寺事委帝處分、遂徙御大覺寺、蕭修絕世事、二十九日、以大納言大炊御門冬氏爲內大臣、秋八月十一日、左大臣洞院實泰・內大臣大炊御門冬氏罷、以右大臣九條房實爲左大臣、大納言今出川兼季爲右大臣、權大納言鷹司冬敎爲內大臣、十六日、東福寺僧師鍊上元亨釋書、京師人、穎悟出群、少好讀書、過目成誦、時人號曰文珠童子、八歲入三聖院、從僧湛照、湛照一見悅曰、是千里駒也、十歲剃髮、號虎關、湛照不亦策勵曰、北溟之物、聽其化鵬耳、授起信論、明日背誦、不謬一字、湛照大驚、謂人曰、箇兒必興吾道、恨我老矣、不及見之也、既而縱遊四方、諸老咸莫不欽憚、遍歷二十年、聖敎語錄、九流百家、本朝典

籍、莫不覃綜涉獵、聲名鳴乎天下、師鍊嘗慨然曰、此間庸流、奔波入元、適貽我恥已、吾當一往彼地、令知國有人也、母氏不欲、乃止、正和二年、寓居嵯峨、後宇多法皇館諸歡喜光院、數臨問法、尋如伊勢、建本覺寺、還居白河濟北庵、掩室謝客、以著述爲業、帝起之、令住東福寺、數延問、師鍊爲人健而順、和而嚴、平素寡言、與語和漢先言往行、則便便終日不倦、壯年見元僧一寧、談兼儒釋、汎濫古今、而問我高僧事蹟、多不能擧、一寧怪曰、子之博辯、能涉異域、卻澀於自國、何也、師鍊大慚、於是遍考國史雜記、草起是書、三更稿而成、總三十卷、帝見嘉納、使儒臣校讎、藏諸秘府、師鍊嘗遣徒弟、至高野山、求其四哲傳、學侶拒不與、故不載之、及是書出、學侶甚悔、二十三日、右大臣今出川兼季罷右近衛大將、僧紹瑾越前人、乾元二年、往加賀大乘寺、唱宗乘、衆僧雲集、滋野信員妻施與洞谷山、藤原家方建永光寺、州人創淨住寺、皆延請爲主、能登櫛

比莊、權律師定賢屢來問法、其敎院觀音堂、相傳爲行基所剏、謂行基伽藍雀不巢、是堂自古雀不巢、紹瑾甚信之、去年四月、在洞谷、偶夢改敎院爲禪刹、亦號門曰總持、既而定賢改敎院、來請紹瑾、感喜、乃建寺門、遣入京師、請一條行房、書遍額曰總持寺、揭諸門曰、行基剏之、行生與之、行房書之、三緣和合、百事圓成、定賢寄附寺域、東限大尾、南廚谷、西長峯、北荒志、尋帝降十疑問、紹瑾奏對明晰、二十八日、賜綸旨、以總持寺爲曹洞出世道場、准南禪第一上刹、九月十日、前太政大臣實兼薨、西園寺氏世傳琵琶秘曲、後深草帝師實兼、受其傳、正應季年、致仕薙髮、子公衡・公顯・兼季並莫不善之、新院師公顯、未及受秘曲、而公顯薨、欲就實兼受之、奉旨未果、而罹病、乃力病親筆啄木秘譜、使樂人孝重奉授新院、齋戒受之、筆跡不異平日云、十五日、前內大臣中院通重薨、十二月二十一日、行幸大納言吉田定房吉田第、避方忌、是歲、奈良僧

徒爭八幡宮祭事鬨戰、鎌倉令國領地頭辨濟年貢、以明年二月爲限、雖進京庫者、不得過六月、若有抑留者、令遂結解辨償、其不能遂結解、以實申請者、依請處分、若不以實者、改補其職、又前司之時有未進者、爾後宜納于前司、其有請所、不帶證文者、宜皆停廢、但係康元以前者、雖私請所、不得停廢、弘安七年以後、雖帶證文者、一任國司處分、

三年癸亥、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十一日、內大臣鷹司冬敎罷左近衛大將、十三日、以權大納言近衛經忠兼左近衛大將、大納言西園寺實衡兼右近衛大將、二月、法幢院僧賢秀詣叡山、宿獲父里、里多盜賊、數刧掠西坂、村民警虞、誤以賢秀爲其黨類、就寢斬首梟之、寶幢院僧徒怒、五日、侵獲父里、燒一乘寺、乃治其址、爲日吉神輿挑域、獲父里屬賀茂社領、社司訴大判事中原章房毀之、三月、先是幕府付出雲國衙正稅半、更造杵築社、久之不行、五日、假

出其費以就工、二十九日、關白內經罷、以左大臣九條房實爲關白、晦、和歌會、夏四月十一日、本院幸今小路殿、召新院、因新院亦幸之、二十七日、覲法皇于大覺寺殿、五月二日、太政大臣通雄罷、鎌倉地震、十四日、關白房實罷左大臣、十五日、復以前左大臣洞院實泰爲左大臣、乃與房實實泰等、爲兩席會、管絃既畢、大內記日野俊基集詩披講、比畢天已白、實泰朗詠御製徵句、適有啼鵑過、滿座嘆賞、帝數開文筵、課以險題、陰試其學、是以公卿競興文學、當此時、長崎高資擅恣自用、幕府之政日頹、及帝親政、公卿竊勸除北條氏收政權、帝以爲時猶未矣、勸者不已、因竊有蕩平之志、與二三近臣計畫、數就僧師鍊、諮詢籌策、事秘不漏、帝素好學、常與羣臣討論經史、大膳大夫五條有枝、龜山帝以來、世爲侍讀、自帝在東宮、亦侍經筵、年已七十、是年特勅聽內昇殿、以賞七代侍讀之勞、又崇信佛乘、密旨禪旨、特所研究、是以名儒高僧、咸歸

心思、效用、參議日野資朝、自文章博士進、日野俊基爲大內記、二人才學優長、特蒙寵眷、俱參機密焉、十六日、俊基補藏人、聞者誹之、新院曰、世俗所誹、以其家卑爾、惟世胄在高位者、衰世之風也、本朝君臣雖尙譜第、中古以來、固擧賢才、世人未達耳、夫尊賢左成治世之事、近者憑勢依威、輙興絕家、則有之、以賢被擢者未聞之、是君不好賢、殊爲可耻矣、乃有擢賢之可貴、則反辱誹毀、澆季之習、不知大義如此、可悲矣、晦、大佛宣時卒、秋七月二日、勅權中納言御子左爲藤、撰和歌集、七日、管絃和歌會、十四日、京師大風雨、擾樹倒屋、大雨旬餘日、河水大漲、二十一日、和歌會、是月、右大臣今出川兼季罷、八月十八日、總持院火、自文德帝創此院於嵯山西谷、以禱本命、四燬四造、堂宇宏壯、於是不復造、惟存小剎耳、二十四日、和歌會、是月、幸大覺寺、爲和歌會、九月、皇太神宮成、十六日、遷皇太神宮于正殿、二十八日、關白房實罷皇太子傅、內大

臣鷹司冬敎兼皇太子傅、晦、和歌會、冬十月五日、以前關白道平爲內覽、十六日、始行妙音講、十八日、覺雲法親王薨、十一月朔、日有食之、五日、參議日野資朝罷檢非違使別當、奉使關東、綾檜笠、柹紅衣、裝修驗者、間行出京、人頗怪之、九日、以前關白冬平復爲太政大臣、十二月二十八日、以明年値甲子、命四道博士上革命勘文、是歲、伊豫三島社火、

正中元年甲子、春正月三日、行幸大納言西園寺實衡北山第、避方忌、九日、前內大臣三條公茂薨、練達公事、進退有度、五日、奉東寺佛舍利二十一粒於淸涼殿、預法皇中宮及僧綱等、十九日、雪終夜不休、帝御仁壽殿、代與群臣爲兩席會、太政大臣冬平、左大臣實泰、大納言中院長通、北畠親房、權中納言萬里小路宣房等、公卿十七人、近臣中御門宗平、北畠具行、坊門淸忠、四條隆資等、與儒臣數名預焉、皆當時之選、上嘗取琵琶元興寺於平等院庫、

甚愛其音、以木繪代置其庫、而留元興寺于宮中、未嘗許人彈、是日特與冬平彈之、殊發徽音、帝大悅、帝新院皆受琵琶於西園寺氏、其於管絃殊爲造詣焉、二十二日、和歌會、二十五日、雪數日不休、是日晴、本院新院浮船於池、令北面基國吹笛、二十七日、詩會、二月五日、和歌會、帝與法皇師御子左爲世、本院新院師京極爲兼、兩宮不睦、詩歌並異宗尙、十九日、幸西園寺實衡北山第、先是中宮在北山、帝因駐蹕數日、與群臣爲小弓、和歌、舞樂、三船、蹴鞠會、宴遊竭歡、二十四日、還宮、三月朔、日有食之、四日、和歌會、十一日、世良親王冠、敍二品、爲上野太守、明日昭慶門院薨、爲上姑故、貲給特厚、賜大井川上離宮、世稱曰川端女院、置世良親王於其宮、子養之、於是病篤、故世良俄冠、不幾而薨、以其宮爲世良宮、寔臨泉寺、二十三日、行幸石淸水宮、儀衛甚盛、明日還、是夜、日吉客人社火、延及劍宮、日吉社四月恒祭、自元應之變、久廢不行、是年

命僧徒、課馬上役於京師土倉、以節約行事、僧徒不聽、請進神樂、竟許之、當此時、叡山僧徒健訟成風、宮仕僧與祠官不和、祭典不修、支社未寺、且閉夕開、紛擾不絕、衆不堪弊、又課稅京師近江、名曰馬上役、極其貪虐、怨讟四起、夏四月十七日、行幸賀茂社、明日行賀茂祭、其儀甚盛、新院曰、綾羅錦繡、棄儉競奢、往觀何益、朕將對書與古人語也、不出、皇太子亦託觸穢不出、二十三日、左大臣洞院實泰罷、二十七日、以內大臣鷹司冬敎爲左大臣、權大納言近衞經忠爲右大臣、大納言西園寺實衡爲內大臣、是月、法皇不豫、五月十四日、前關白家平薨、十九日、北條高時修五壇法於其第、禱陸奧亂鎭靜、二十九日、性圓法親王修五壇法於大覺寺、禱法皇病、性圓、法皇第四子、法皇遜位、居大覺寺側、鍾愛性圓、召置左右、親授以眞言密旨、令住大覺寺、永傳眞言之流、後及病篤、定大覺寺條規十八條、以讃岐國入五萬疋、爲公請修法費、五年不

用、以充修繕費、再五年不用、以給學生、尙儉斥華、屏絕婦女、不得以施入贄領妻孥、不得以寺領給非僧者、若爲收公地、不得臨親故家、妃嬪詣寺、禮拜卽出、不得豢養鳥獸、不得飮宴、不得爲圍碁雙六管絃鞠弓等戲、本寺爲密敎場、故禁戒甚嚴、六月十六日、帝省法皇病於大覺寺、駐蹕七日、二十五日、法皇崩于大覺寺、年五十八、遺詔曰後宇多院、法皇在位十三年而禪位、及後二條帝立、預聞政事、遭遊義門院喪、薙髮、號金剛性、受戒東大寺、師仁和寺僧正禪助、灌頂東寺、追弘仁寬平遺躅、及帝卽位、復聽萬機、四年矣、以群臣奏請勸妨熏修、還政於帝、不復預焉、初法皇之臥病也、皇太子邦良入而起居、法皇素知帝不愛太子、竊爲危之、及見太子、因口授以治世之要、丁寧告戒、太子對曰、兒可能代先帝而得謚心焉乎、法皇愁然久之、是時已新致政於帝、而其間內外諸臣、恩寵官爵、隨時陞替、不得志者頗衆、前大納言中御門經繼、中納

言六條有忠、右衞門督山科敎定、左衞門佐中御門俊顯等數人、法皇之所寵眷、而皆抱不過之歎、法皇常憐之、然而未得隨意任用、至是亦懇託太子、及卽位之日、盡登拔焉、太子哀感奉敎而退、又託太子於經顯曰、朕甚憫邦良、百歲之後、善爲計慮焉、及崩太子悲慕不已、追福切至、初宇多帝誡曰、天子善讀群書治要則足矣、勿煩雜文以妨政道、於是醍醐、村上、一條、後三條四朝、博學之天子踵出焉、及其衰、羣書治要所載經史諸子、猶或不讀、輙謂究平、誠博學、法皇之在位、政自龜山帝出、旣及遜位、預政之日淺、而閑居之年久、是以飽飫文學、宏覽博識、悉通諸道、其文學後三條以後所無也、又崇信佛乘、就禪助受眞言奧秘、召元僧一寧、屢問禪要、嚴守戒律、終始無渝、至躬爲阿闍梨、於是朝廷盛興文學、僧侶景尙、帝出自其統、遂啓一統之運、可謂其遺德矣、二十八日、葬於後宇多天皇大覺寺北山、廟曰蓮華峯寺、秋七月十日、權中納

言御子左爲藤薨、十六日、大風雨洪水、拔樹漂倒民家、人畜多死、建保以後所無云、鴨河隄大壞、幕府命金澤稱名寺、架天龍高野二橋、二十二日、帝御脩廬、發誦經使於諸寺、二十三日、彈正尹忠房親王、永嘉門院並薙髮、八月四日、帝自脩廬還、十六日、大風、外記廳倒、從是不復造、並太政官云、前內大臣大炊御門冬氏薨、十七日、幕府召還六波羅南方金澤維貞、二十三日、行幸大覺寺、二十五日、還宮、九月三日、召僧正仲圓、講大日經疏於仁壽殿代、十日、前權中納言綾小路信有薨、源雅之裔也、世傳其郢曲、和琴、鞠、鷹等、以至父有資、有資善家業、爲後深草、龜山、伏見三帝師、時人稱曰鈴蟲中納言、長子經資不承家業、家稱庭田、季子爲信有、亦授郢曲和琴於伏見帝、帝命繼父神樂催馬樂、郢曲之業、家稱綾小路、生有時有賴、皆能繼業、有時遭害、以有賴爲嗣、初北條高時爲執權、年甫十四、獲病喪心、特以世嫡襲職、長崎高資秉權高時

昏暗、專行胸臆、作威福、無有所禪、海內怨憤、衆情日離、而高時昏亂滋甚、日夜以酣飲爲事、帝素憤北條氏專恣、慨然有蕩平之志、權大納言京極爲兼嘗謀滅北條氏、爲高時所執、遷佐渡、中納言日野資朝過之于一條、目送而嘆曰、大丈夫處世、得如斯足矣、談嗟久之、帝知其有氣慨、引參謀議、藏人頭日野俊基亦與焉、俊基以其要劇不暇、每思得屏居、以營畫大事、會延暦寺狀訴事、俊基故誤讀狀中楞字爲慢、衆目笑曰、相字从木从目、是亦讀爲木邪、俊基爲愧色、稱病不朝半歲、與資朝竊裝爲修驗者、歷游畿內關東西海、要害風俗、無不觀悉、且以結兵士、及奈良叡山僧徒等、美濃人土岐賴兼、多治見國長竝以驍勇著、資朝因緣得見、會賴兼國長番直京師、資朝欲引爲同謀、而慮不聽乃事泄、乃與俊基及大納言花山院師賢、中納言四條隆資、左衛門督洞院實世、僧游雅、玄基、武人錦織俊政、足助重範等、數延賴兼國長、深相交驩、每

會聚、皆露髻散髮、坐無位次、令婦女二十餘人著單紗衣以行酒、無酬酢禮、名謂無禮講、宴語款熟、終以計告之、賴兼等傾心相謀、又恐外議、召僧玄慧、說唐韓愈集、至赴潮州詩、衆咸曰、是不祥之言、當今但當講孫吳耳、遂罷之、賴兼族賴春亦與焉、賴春妻六波羅奉行齋藤利行女也、一夕賴春對妻語及身後、因悽愴涕下、妻怪詰之、賴春遂以實告、深戒勿泄、妻以爲事不濟、則我夫死矣、濟則我親黨滅矣、不如早發其謀、使夫有告變之功、而父家亦獲全也、遂告之利行、利行大駭、責賴春曰、如何爲此不祥之計、方今謀滅鎌倉、猶抱石入淵、事若自外發、吾屬無類矣、賴春曰、計由賴兼國長、因請圖保全、利行馳告常盤範貞、是時攝津葛葉邑民忿爭作亂、範貞乃聲言置莊家制之、因悉召四十八所篝軍及在京兵士、欲以襲賴兼等、故俾賴兼國長在邏中、賴兼國長果不之知、戎裝待旦、十九日、範貞遣山本時綱、小串範行、率兵三千、分捕賴兼

國長、時綱單身潛逼賴兼寢所、賴兼方起理髮、見時綱至、奮然躍出、挺刀格鬭、既而敵衆大至、賴兼自知不免、走入寢所、屠腹死、家士盡鬭歿、範行率兵襲國長、國長會被酒而臥、倉皇驚起、側有游妓、取甲使擐之、小笠原通弘適在其家、出望敵衆、告國長曰、謀已露、君宜決死也、即執弓矢上門樓、射殪二十四人、留一箭插腰曰、地下不得無備、乃銜刀投樓死、國長乘間、與其兵二十餘人開門待敵、伊藤秋澄父子四人、從門扇少隙、匍匐而入、即擊殺之、衆懼不敢逼、國長乃開門罵曰、卿等怯甚、請以吾頭相贈、敵競進、國長擊卻之、敵番陣而戰、自辰至午、殺傷二百餘人、佐佐木時信兵千餘人毀民舍、自屋後入、國長知不可支、與其兵二十二人交刺而死、時近畿武士應六波羅徵漸集、外間喧傳、事出聖意、資朝俊基奉之周旋、二十三日、免二人官、是日、六波羅變報到鎌倉、鎌倉震驚、二十四日、遣工藤右衛門次郎、諏訪三郎兵衛往治焉、馳令西

國曰、禁裏有變、其發兵到營長待命焉、冬十月朔、二使至京師、拘執資朝俊基於六波羅、於是公卿皆懼、竦足而立、帝顧前權中納言松殿冬房曰、資朝俊基被虜、不知高時更作何兒、卿善爲計、冬房曰、資朝等不敢首實、彼將奈之何、然彼本蟲猴、宜先賜告文以紓其怒、即命屬稿、帝攬讀之、泣下濺紙上、親以御袖拭去、左右莫不悲惋也、四日、東使押送資朝俊基于鎌倉、五日、朝廷遣權中納言萬里小路宣房於鎌倉、從正應故事、賜誓誥於高時、二階堂貞藤諫高時曰、天子賜誓書於人臣、未之前聞、不宜披閱以瀆天威、請速奉還之、高時不聽、令齋藤利行讀之、利行瞑眩不能讀而止、見者震懼、高時乃奉還告文、報宣房曰、朝廷之事、臣何識焉、事乃解、宣房還奏、帝大喜、特陞爲權大納言、資朝等既至鎌倉、高時使吏鞫之、且問其爲無禮講、俊基曰、兵革之事、縉紳所不干預、至如無禮講、不知亦爲何名、我儒官、有暇招僧玄慧、爲文禮講、無乃傳

聞之誤邪、高時以爲其言有理、且以朝廷近臣、才學優長、不栲掠、付之侍所、二十日、肥前武雄社大宮司塚崎國行避弟安門率兵到博多、十一月、先是日下氏爲東寺領攝津垂水莊下司、百姓淨願、貞堯、覺尊等結徒、逐其代、刈禾縱火、刄傷狠籍、日下氏以訴、因嘖讓匿其代、勘解由允某等以數百人、據城郭拒戰却之、二日、六波羅命直上彥三郞與俣野七郞太郞、俱催發隣地地頭家人、毀其城郭、納下司代於莊家、捕致惡徒、其失踪者索之、十六日、金澤貞將來居六波羅南方、二十一日、地大震、竹生島崩、以御子左爲藤撰和歌集、未成、是月、勅其嗣子參議爲定、畢其撰、十二月七日、關白房實罷、九日、大赦、改元、二十七日、以太政大臣冬平、復爲關白、是歲、僧一遍再興藤澤寺、

二年乙丑、春正月朔、勅東寺修長日護摩法、三日、鎌倉北條高時第火、政所燬、十三日、本院新院避方忌於土御門殿、多武峯僧徒

嘯聚、抗寺僧命、假援國人、劫掠寺田、久之不平、二十八日、其黨榮珍、乘夜襲靜心院、殺主僧、掠財去、於是檢校僧賢辨等協謀、戒寺中警鐘相報、二月八日、前權中納言六條有忠如鎌倉、後宇多法皇旣崩、皇宮東宮稍不睦、皇太子欲早卽眞、因遣有忠往謀鎌倉、僚屬亦有通志太子者、竊贊助之、帝聞之憤怒、本院亦與前右大臣兼季議、遣使赴東、十二日、幕府祈陸奧亂平定于鶴岡八幡宮、十六日、伏見宮爲量仁親王、置學問所、詰番勸其學、新院所建也、是日、出雲大社成、遷神主于正殿、十九日、幕府遣伊勢前司忠貞因內大臣實衡奏曰、日野資朝奸謀非一、惟事猶涉疑似、故決之流、俊基亦疑同謀、然無支證、故免之、是日忠貞參朝、帝使權大納言宣房問難、二十六日、法隆寺僧徒鬪、三月五日、元僧道隱寂、二十九日、新院以大德寺爲祈願所、寺在北郊紫野、僧妙超所建、妙超播磨揖西郡紀氏之子、肌膚瑩晶、項骨秀出、目稜逼人、年甫七

歲、見人磨刀曰、不快利處却有快利、子知之乎、其人驚嘆、父母奇之、舉往圓覺寺、託戒信律師爲僧、未幾悉得台宗奧秘、甚慕禪旨、遂入萬壽寺易衣、居東山雲居寺數年、抵紫野構小院而居、緇白參問甚多、僧玄慧屢來參禪、粗有造詣、因捐私宅、爲建方丈、京師富豪宗印爲化主、營堂宇、赤松家宰浦上氏之子、從傳其法、授戒其主則村、則村渴仰、亦捐貲、名曰大德寺、前月、新院聞其道義召見、俱讀碧巖錄、玄談不知晷移、自是數召、帝亦召見、禮遇甚優、五月、量仁親王病、陰陽頭土御門泰世占曰、兆不輕、有詛之者、四日、本院命泰世等、修泰山府君祭厭勝之、炎旱、二十八日、以攝津滿願寺、准勅願寺、是月、幕府流前權中納言日野資朝於佐渡、大外記日野俊基免歸京師、俊基杜門不出、人心始安、而帝志益銳、六月六日、幕府以蝦夷亂、爲安藤季長罪、褫代官、以季久代之、蝦夷亂滋甚、大乘院權僧正覺尊、前關白房實之弟也、代權僧正顯親、

爲興福寺別當者兩并、元亨三年夏罷、隱居菩提山、及前別當慈信致寺務於良信、覺尊徙內山、去年權少僧都聖信爲大乘院門主、慈信聖信皆一條家之出、與覺尊不睦、僧徒分黨訌爭、二十三日、奉覺尊攻禪定院、逐聖信徙居之、二十五日、僧徒移春日神木於金堂、二十六日、京師大雷雨、洪水、白川溢、游沙壅田、壓死五百人、晦、前權大納言日野俊光奉本院旨、使鎌倉、子資名從行、秋七月、聖信黨燒禪定院、延及龍花樹院、二十七日、和歌會、八月十日、本院避方忌於伏見殿、十五日、和歌會、十九日、東寺八幡宮成、遷神主于正殿、二十三日、修五壇法于宮中、祈天下靜謐、僧疎石自三浦浮海至上總、建退耕庵居之三年矣、南禪寺闕、帝以召不起、勅鎌倉强起之、是月、疎石至京師、召對便殿、帝大悅、令住南禪寺、辭曰、疎石平生烟霞之願、不欲出世、敢辭辟命、豨者勅謂惟聞法要、住否任意、今如此綸旨、無乃違綸言乎、帝諭曰、朕欲朝夕聞道

也、故以南禪寺請耳、疎石知聖意甚切、遂受命、從是每月三次召問法、九月朔、日有食之、十日、行幸神祇官、明日行例幣、還宮、十二日、本院幸六條殿、供花、十三日、歌合、十六日、豐受大神宮成、遷神主于正殿、起功後、內宮二年、晦、和歌會、冬十月朔、前關白內大臣內經薨、十三日、法華宗阿闍梨日輿使其徒日代住本門寺、爲東國法華頭領、日目爲西國三十一國頭領、日仙爲北陸七國頭領、二十一日、近畿地大震、自子至卯、延曆寺輪燈悉滅、中山崩、竹生島奧院淪湖、文治以後所無也、二十四日、日吉祠鳴動、有光怪、十一月十二日、薩摩守護島津忠宗卒、忠宗祖曰惟宗忠久、爲左兵衛少尉、仕攝政近衛基通、文治初、近衛家以爲島津莊下司、莊在日向跨大隅、源賴朝經理天下、以忠久爲日隅薩守護、以綏西陲、忠久徙治於薩摩山門院、稱島津氏、請基通稱姓藤原、前後累功、賜守護地頭於諸國、是以子弟散處、居若狹者爲三方氏、居甲斐

者爲宮里氏、或居越前、或居信濃、而以薩摩爲嫡宗、山田伊集院皆其族也、忠久孫曰久經、生忠宗、久長、久長居伊作、稱伊作氏、忠宗爲下野守、上總介、有七子、長子貞久嗣宗、次實忠、忠光、時久、資久、資忠、文保二年忠宗請幕府、以和泉與實忠、大隅佐多與忠光、日向新納與時久、樺山與資久、北鄉與資忠、而老薙髮曰道忍、五子各以爲氏、季子久泰未有分地、貞久襲職、後弟實忠會豪族、狩大隅諸郡、尋狩薩摩南郡、謂之守護國巡狩例也、十六日、命聖護院、青蓮院、梶井寺、各修五壇法、祈南都鬪亂鎭靜、二十二日、北條高時子萬壽麻呂生、二十五日、和歌會、十二月十日、本院、新院、帝及皇太子皆賜親書及御劍於高時、賀萬壽麻呂生、十八日、參議御子左爲定上續後拾遺和歌集、二十一日、內大臣西園寺實衡罷左近衛大將、是歲、再造八坂塔、災眚荐臻、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六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七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醍醐天皇三

嘉曆元年丙寅、春正月十一日、管絃和歌會、二十九日、大隅正八幡宮供僧毀神體而並鉾、殺傷縱火、是日、幕府議處之流、二月七日、號淮三宮洞院季子曰顯親門院、八日、尊良親王冠、叙二品、爲中務卿、尊良幼聰慧、容姿可觀、人皆望爲太子、三月六日、南殿左近櫻花開、帝與尊良親王召關白冬平前關白道平等公卿善詩歌者、宴於花下、歡醼至夜半散、十三日、北條高時罹疾危篤、長崎高資勸罷執權、薙髮號崇鑑、十六日、幕府以金澤貞顯爲執權、高資素與貞顯相好、援以代之、北條泰家母悲泰家不得繼其職、勸泰家薙髮、鎌倉動搖、高時疾瘳、怒將殺貞顯、貞顯懼、亦薙髮不出

視事、時群下爭兇剃以慕效之、圓頂者盈府庭焉、時以爲不祥兆、二十日、皇太子薨、年二十七、遺命辭贈號、前權大納言中御門經繼等薙髮、前權中納言六條有忠在鎌倉、方謀踐祚、將得要領、與東使俱歸、聞訃即薙髮、邦良爲人和易、人莫不悅附、宮僚妃嬪悲慕甚切、爲下髮者男女三十餘人、時人皆謂、雖人主之厭世、亦未有及於此、初後宇多法皇以皇太子有脚疾、詔曰、若邦良病甚、宜傳位當主子、至是帝欲擇諸皇子立之、北條高時固執兩宗迭立之議、不可、帝遣權中納言吉田定房於鎌倉論之、後伏見上皇亦遣權大納言日野俊光對辨其事、定房曰、今後深草子孫世襲長講堂領、是遵後嵯峨遺詔也、至今上子孫襲位、獨不當遵遺詔邪、高時不可、帝怒曰、神武以降、豈有人臣而議皇統者邪、遺詔之重、人臣之所當遵奉、彼乃敢廢格之、妄執兩宗迭立之議、暴慢極矣、後深草子孫既襲長講堂領、又繼天位、固爲豐厚、而朕子孫則一

旦去位、不獲尺地、何以自給、宜以長講堂領屬朕子孫也、乃復遣使諭高時、高時遂不奉詔、帝益憤怒、二十九日、幕府遣工藤祐貞往伐蝦夷、是春、大疫、夏四月、幕府罷金澤貞顯執權、二十四日、長崎高資又以己意推赤橋守時爲執權、大佛維貞爲連署、衆益不服、幕府政益亂、二十六日、改元、五月五日、帝使僧正桓守納誓誥於日吉社及延曆寺、十三日、幕府以北條茂時爲引付頭、甘繩顯實、鹽田時春、大佛貞直、安達延明爲引付、十五日、前權大納言日野俊光薨于鎌倉、二十七日、修宸筆仁王經供養於祇園祠、禳天下疾疫、六月、中宮有娠、徙居常盤井殿、乃命座主承鎮法親王修五壇法、又命靑蓮院慈道法親王修七佛藥師法、又命東寺僧正道意修大北斗法、又召僧圓觀文觀等于內、祈中宮產安、實呪詛北條氏、圓觀名弘眞、文觀名慧鎮、秋七月、幕府遣攝津親秀如京師、本院恨量仁不得爲儲貳、數開諭幕府、欲以次及之、幕府奉旨、

至是親秀至、持明院君臣相慶、帝益憤怒、承久以後、天子禪代皆出於鎌倉、鎌倉使者一至京師、上下爲之惶駭、二十四日、立量仁親王爲皇太子、以右大臣近衞經忠爲皇太子傅、二十六日、工藤祐貞平奧羽、捕安藤季長而還鎌倉、八月九日、行幸常盤井殿、二十日、還宮、九月朔、日有食之、十三日、和歌會、十七日、石淸水護國寺火、是月、以尊雲法親王爲大僧都、冬十月十一日、修法華八講薦土御門帝冥福、六月以來、修法常盤井殿、禱中宮娩身、甚盛、僧正道昭行金剛童子法、道意行如意輪法、淨羅行一字金輪法、桓守行尊勝法、賢如行愛染王法、昭訓門院使慈勝行佛眼法、達智門院使信耀行準胝法、時際炎熱、護摩烟燄、無日不薰宮、又勅叡山山梨御室等盛修法、巫醫奔走、聘使交馳、中外頗驚耳目、至秋中宮遂不娠、外間或謂是勝伏關東也、帝恐高時聞而憤怒、十七日、賜書曰、諸修法爲祈中宮平產、非咒詛關東、十九日、親臨常盤

井殿、準修法、二十三日、東寺律師弘縁奉勅、又修長日護摩法、二十四日、本院幸伏見殿、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西園寺實衡罷、二十五日、中宮疾病、晦、前征夷大將軍惟康親王薨、年六十三、自鎌倉歸之後、薙髮閑居嵯峨、子皆爲僧、十一月朔、以權大納言近衛基嗣爲內大臣、經平之子也、三日、右大臣近衛經忠罷左近衛大將、四日、以大納言西園寺季衡兼左近衛大將、大納言洞院公賢兼右近衛大將、季衡公衡子、公賢實泰之子也、十六日、攝津埀水莊動亂不熄、六波羅命眞上彥三郞急鎭定之、不應命者、並捕致焉、十八日、前內大臣西園寺實衡薨、三十日、護國寺成、十二月十一日、行幸神祇官、十二日、御太政官廳、是歲有年、

二年丁卯、春正月十六日、命慈道法親王、就中宮寢所、重修五壇法、十九日、關白太政大臣冬平薨、二月十二日、以前關白道平復爲關白、三月十三日、前關白左大臣房實薨、興福寺僧徒訌爭未

熄、聖信黨攻金堂、據之、十二日、六方衆奉覺尊與之戰、火自金堂起、寺宇盡燬、六方衆者、一曰戌亥方、凡八寺、二曰丑寅方、凡七寺、三曰辰巳方、凡二寺、四曰菩提院方、凡十五寺、五曰龍華院方、凡十寺、六曰未申方、無寺院、由是聖信獲罪、秋、流於佐渡、十八日、中宮產寢所五壇法、更修護摩法、晦、幸常盤井殿駐蹕、是月、一條院僧正良覺爲興福寺別當、夏四月十二日、以前左大臣鷹司冬敎爲左大臣、十九日、以東南院大僧正聖尋爲東寺二長者、修六字法、禱中宮分娩、二十四日、幸常盤井殿、二十七日、勅極樂寺、以兵庫渡邊神崎三津商錢目錢、自今八年間所收、葺大佛殿、五月二日、帝還自常盤井殿、中宮寢所五壇護摩法更修五壇法、七日、而又修護摩兩旬、更合修五大尊法、津輕安藤季長部下季兼等起兵叛、六月十四日、幕府命宇都宮高貞、率紀淸兩黨、小田貞宗遣子治久、俱往擊之、至則數爲季兼等所破、秋七月九日、以右大

臣近衛經忠爲記錄所上卿、十六日、大納言西園寺季衡罷左近衛大將、以內大臣近衛基嗣兼左近衛大將、八月十五日、前左大臣洞院實泰薨、西園寺氏洞院氏、並世官至太政大臣、西園寺公衡爲左大臣、曰、徙陞極官、不足爲異矣、遂以一上終、實泰每嗟嘆其操、亦不敢請、時論謂亢龍有悔、月滿即缺、二公可謂知足矣、實泰有文學、帝即位甚被信任、故洞院氏富藏書、十七日、以常盤井殿五大尊合行護摩壇移靑蓮院、九月朔、日有食之、二日、以右大臣今出川兼季爲後院別當、七日、連署大佛惟貞卒、十五日、歌合、中宮遂不娠、十月九日、行啓京極殿、準修法、二十六日、行幸法勝寺、臨大乘會、二十八日、還宮、十二月五日、石淸水神輿入京師、勅權安東寺、六日、以尊雲法親王爲天台座主、二十一日、大將軍守邦親王鎌倉新第成、徙焉、

三年戊辰、春正月十七日、議定始、世良親王始參焉、二十二日、帝

受東寺佛舍利於淸涼殿、東寺佛舍利者、阿闍梨金剛智自南天竺所齎歸、以傳廣智三藏靑龍和尙、而及空海、封藏東寺經庫、爲傳法信、後漸增多、天曆天祿際、已有四千八百粒、納甲乙兩壺、一粒不得散、東寺又傳乾陁穀子袈裟、云達磨所著、在天竺雞足山、自月支流傳於唐而至我邦、亦金剛智所獲、爲眞言印信、帝聞其弊破、遣前權中納言葉室長隆、藏諸經庫、不得復著、二月十五日、帝受琵琶啄木秘曲於今出川兼季、是曲尤秘、非手操絕倫、不肯授之、帝善琵琶、名高天下、西園寺實兼嘗約授之、未果而薨、至是遂受傳、帝好樂、善吹笛、嘗受櫻人曲於中納言平松資親、窮其妙、豐原龍秋爲帝笙師、每怪其宮沉商亢、時大原有一僧、亦精音律、龍秋與之語、以謂是上替下僭之兆、既而果有播遷之禍矣、三月十九日、慶淸水寺塔、五月朔、帝患瘧、二十六日、賜故極樂寺僧良觀號曰忍性菩薩、六月十三日、賜大將軍守邦親王弟久良王源

朝臣姓、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十七日、權中納言冷泉爲相薨於鎌倉、御子左爲家之季子也、爲相善和歌、與兄爲氏齊名、兄弟各成一家、後世有二條冷泉之別焉、初爲家再奉勅撰和歌集、大振家聲、傳和歌訣於三子、令紹其業、播磨細川莊、近江小野莊、爲和歌所田、御子左氏管之、爲家以傳之長子爲氏、爲氏失愛、爲家奪之更與爲相、作文券爲證曰、以輔斯道、訓發汝子孫、及薨兄弟爭邑、幕府聽斷、定爲冷泉氏所管、八月五日、石淸水神輿歸座、九月四日、本院納晉譜於賀茂社、禱皇太子即眞、冬十月十四日、前征夷大將軍久明親王薨、年五十三、久明娶惟康女、生守邦及源久良、及守邦爲將軍、退居佐介谷、尋還京師、居二條富小路第、二十七日、行幸法勝寺、修大乘會、二十九日、還宮、宇都宮高貞、小田治久頓兵津輕、踰年不能克、一夕河水凍合、急擊賊壘、中有內應者、安藤季兼等不能守出壘降、乃講和而歸、十一月二十一日、勅以松

葉谷本國寺爲勅願所、二十九日、遣前中納言九條光經於東寺、迎佛舍利、十二月五日、石淸水神輿入京師、

元德元年己巳、春正月八日、管絃和歌會、二月二日、幕府政所執事二階堂行貞卒、薙髮稱行曉、子貞衡代父爲政所執事、十一日、罷尊雲法親王天台座主、晦、和歌會、三月二十七日、幕府遣二階堂貞藤寄付鵤莊於法隆寺、貞藤薙髮號道蘊、以才學稱、夏四月、中宮又姙、行著帶禮、遂不分娩、六月二十五日、盜竊東寺健陀穀子袈裟佛舍利獨鈷等、既而緝捕盜賊、所竊舍利獨鈷不復還東寺、二十六日、前太政大臣實重薨、閑院公季之裔、多顯於朝、而三條氏承其正宗、是月、元僧楚俊梵僊等來、帝召見紫宸殿、明日遣參議洞院實世賜佛日燄惠禪師號、楚俊善相、曰、帝有亢龍之悔、然必得再登極矣、果如其言、秋七月十六日、佐渡守佐佐木宗氏卒、宗氏爲檢非違使、因稱佐渡判官、娶季父宗綱女、生貞氏及高

氏、宗綱無子、養高氏以爲嗣、貞氏稱鏡氏、餘子數人、岩山、永谷、高田、倉知、餅田諸族皆其胤也、京極氏最著於世、八月、咳疫流行、人多死、二十九日、改元、九月二十六日、內大臣近衛基嗣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久我長通兼左近衛大將、長通通雄之子也、二十九日、永嘉門院薨、晦、帝御記錄所親決訴、玄輝門院薨、北條氏使僧疎石住圓覺寺、疎石固辭、寺僧揮淚說曰、既承佛光之業、不肯居是寺、將使何人振興斯道邪、竟起受命、時凶歉、寺乏資糧、疎石無戚容、寺檀信徒某氏將託財商船、至元鄞州、倍獲其利、聞之曰、不如以此財歸佛門、結緣來世、乃以三百萬疋寄寺、寺資遂豐、疎石無喜色、衆服其雅量、冬十月二十六日、行幸法勝寺、修大乘會、十二月十一日、前太政大臣通雄薨、久我氏村上源氏之正宗也、十七日、以尊雲法親王復爲天台座主、二十八日、皇太子加元服於紫宸殿、兩院臨御、事皆自新院辦給、

二年庚午、春正月八日、帝御淸凉殿、覽東寺獨鈷舍利、召法印道耀奉之、納眞言院、大判事中原章房率兵警衛、九日、行幸權中納言西園寺公宗第、避方忌、二十六日、關白道平罷、以右大臣近衛經忠爲關白、二月七日、大將軍守邦親王鎌倉第火、守邦出避北條高時第、尋徙守時第而同居、十一日、立左近衛中將源久良爲親王、二十三日、中殿和歌會、二十六日、關白經忠罷右大臣、以內大臣近衛基嗣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久我長通爲內大臣、北條氏使元僧楚俊住建長寺、時南禪寺久闕、僧疏石同學友本元隱在醍醐、勅起住南禪寺、三月五日、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久我長道罷、以大納言洞院公賢爲內大臣、權大納言一條經通兼左近衛大將、經通內經之子也、八日、帝與世良親王幸奈良、關白經忠從、佐佐木時信爲橋渡使、率兵先發、左右近衛大將以下從駕、儀衛甚盛、沿路設棧棚觀之、九日、詣春日社、讀仁王經、乃付備前爲布

施料、十日、與世良親王觀片舞於社、十一日、還宮、衛兵總三十三將、二十一日、關白經忠罷皇太子傅、二十二日、右大臣近衛基嗣兼皇太子傅、內大臣洞院公賢罷右近衛大將、權大納言、九條道敎兼右近衛大將、道敎房實之子也、二十六日、行幸叡山、詣日吉社、以彼岸所爲頓宮、奏神樂、有舞樂、權大僧都實守、禰宜匡長等進位有差、儀至天明畢、帝過大津、視園城寺燒燼憫之、及還付讚岐買田鄕、二十七日、詣延曆寺、慶讚大講堂、咒願尊雲法親王、導師尊澄法親王、夜半儀畢、還御中堂、於是行賞有差、二十八日、帝巡拜常行堂、法華堂、乃詣戒壇院及南山玉堂、二十九日、詣總持院而還、詔大赦、賞權大納言西園寺公宗以下、敍位有差、夏四月朔、大判事中原章房詣淸水寺、鼓笠壯士斬首逃去、章房歷仕四朝、爲大判事、帝以章房諳練法律、引參庶務、甚被寵待、帝方謀東伐、密召章房謀之、章房諫之、帝恐語泄、陰命前參議烏丸成輔圖之、時

有瀨尾兵衛太郞及卿房者、居雲居寺傍、俱以俠聞、成輔陷之以貨、囑殺章房、

青山延于曰、藤原公繼諫後鳥羽帝、帝雖不納、猶優容之、中原章房諫後醍醐帝、而帝殺之、則帝之拒諫抑又甚焉、然其致亂二帝一轍、而帝能復位、其故何哉、蓋方承久之時、義時秉柄輔以泰時、上下輯睦、士庶歸心、元弘之時、高時兇逆、人心離叛、海內思亂、此其成敗所以異也、

十七日、尊雲法親王罷天台座主、尊雲天資英毅、帝甚寵異焉、從叡山行幸後、廢讀誦、專習武事、常講韜略、徵擧精妙、蹻捷如飛、於是居大塔、因稱曰大塔宮、播磨人赤松則祐以律師給事親王、帝素崇佛敎、及謀滅鎌倉、以天下武人未易驟徵、乃計賴僧兵以資軍興、數行幸延曆東大興福寺、以豫收衆徒之心、諸國凶歉、京師商賈藏匿米穀、市價益騰踊、朝廷命有司撿封糶糴、生意稍復、五

月十六日、叡山僧徒依放其法、遣吏封湖津、商賈不用命者、治以嚴罰、令曰、近者國土飢饉、人民流離、山上烟戶凋落、戶津比叡牙商沮止進口船、詭謀以促饑餓、甚可憎也、宜加禁戒、交名露顯者處之重罪、毀其宅、以山器臺爲市場、賣買一如京師法、猶營私利、嚴法罰之、中原章房之遭害也、其二子章兼章信日夜謀復讐、而不知誰爲也、多方蹤跡、始知兵衛太郞所爲、十七日、會章兼疾、章信乃率甲卒四十餘人、黎明圍兵衛太郞宅、發掘搜索、無所獲、章信悵然將還、從者適仰屋見衣裾微露、以薙刀抉承塵、兵衛太郞知不免、拔刀將下、從者旣斫其股而墜、兵衛太郞不能起、尚能左右盤刀、從者從後刺殺之、章信遂毀其屋、縛其弟卿房、置其首于車前而還、道路觀者皆稱快、二十一日、記錄所又下令曰、米穀者民之天、國之本也、比年荐登、但以和市無定則、乃致黎庶飢餓、今新穀將上市、宜斗直百錢、如弘安例、今年之豐饒、當更折減、特寬

假依前例、若違犯者處罪、天台座主慈嚴修法宮中、二十九日、結願、乃加持淸凉殿、伴僧旣還、猶見慈嚴香染衣於年中行事障子側、須臾、六月、京師商賈猶窖藏、市乏穀、飢餓日甚、九日、勅檢非違使別當四條隆資定沽酒法、十一日、二條西東設市場、集商賈賣米穀、民大悅、集者如雲、初一向專修僧徒之成黨煽起也、叡山僧徒憎嫉訴曰、是國之盜賊、八宗之蠹也、建保嘉祿際、朝廷因數下禁令、執其徒隆寬、幸西、空阿等竄流之、且命叡山曰、自今凶類徘徊京師、山門得加治罰、近年其徒復聚處處成群、放逸之行、踊躍叫喚、無所不聞其聲、於是叡山將差派公人、四出逐之、朝廷止之曰、勿專斷、必經奏聞、然後處之、叡山不服、二十二日、具底細上請以付寺家、僧徒因謂奏下有日、二十八日、政所集會、移文寺家、以三十日爲三塔會合議驅逐一向徒、東南院大僧正聖尋修仁王經法於仁壽殿、二十七日、帝私召聖尋及其徒觀海、倉海於便

殿、問心經奧義、及修法畢、賜宗經於聖尋、爲賞、聖尋鷹司基忠之子也、二十九日、天台座主慈嚴修法宮中、閏六月二十八日、六波羅南方金澤貞將罷、秋七月七日、和歌會、九日、幕府以北條茂時爲連署、二十日、北條時益來居六波羅南方、是月、和歌會、八月朔、和歌會、七日、勅贈故招提寺僧覺盛大悲菩薩號、覺盛大和服部人、四條帝延見宮中、受菩薩大戒、公卿妃嬪、受戒者甚多、及住招提寺修舍利會、梵唄伶樂、響震山谷、衆望之盛如此、十五日、和歌會、二十五日、關白經忠罷、以前左大臣鷹司冬教爲關白、九月十三日、和歌會、幕府申令鶴岡八幡宮社內、供僧亂行、執刀出入、乘輿往還、放牛馬於瑞籬內、穢三方壕、持魚鳥入社之禁、十七日、太宰帥世良親王薨、世良爲河端女院所子養、因稱河端宮、幼而警悟、溫仁有才、善和歌、曉音律、時人歸心、常甚愛之、當此時、帝方圖恢復、命世良臨記錄所、贊助機務、傅大納言北畠親房傾心匡輔、

及薨、親房不勝悲悼、剃髮號宗玄、親房歷事五朝、素有時望、其罷官退居、時人嘆曰、帝非唯喪皇子、又失賢臣矣、冬十月朔、小山貞朝卒、貞朝下野世族、自遠祖秀鄕著勳、本枝盤固、爲州名族、小山氏承宗、貞朝爲幕府評定衆、和泉大鳥莊擾亂不熄、莊人勘勝等搆城拒捍、二十五日、六波羅命堀江香河二氏往擊之、勘勝等拒戰、二氏不能敵而引還、十一月二十四日、行幸平野社及北野社、是月、六波羅北方常葉範貞罷、十二月十三日、移伊勢內宮神體於假殿、改其心柱、十四日、以尊澄法親王爲天台座主、皇子相繼爲座主、僧徒益歸心、十九日、卜定懽子內親王爲伊勢齋宮、二十七日、北條仲時來居六波羅北方、以三寶院僧正聖珍爲法親王、本院之季弟也、是月、幕府遣三浦道光於京師、流聖護院尊珍法親王於越前、龜山帝之皇子也、薨於配所、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七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醍醐天皇四

元弘元年辛未、春正月十二日、以幟子內親王准三后、晦、關白冬敎罷、左大臣、二月朔、內大臣洞院公賢罷、以右大臣近衛基嗣爲左大臣、前內大臣久我長通爲右大臣、前大納言西園寺季衡爲內大臣、十二日、長井貞重卒、長井氏自祖大江廣元以來、世掌幕府政務、貞重稱木所氏、在六波羅南方用事、十八日、阿野廉子敘從三位、二十二日、鎌倉山內邸火、是月、延曆寺東塔僧與北谷僧鬭、三月四日、帝與尊良親王幸權大納言西園寺公宗北山莊、中宮與永福門院、昭訓門院、前後行啓、前右大臣今出川兼季往候、前關白道平、大納言堀川具親等從、帝親吹笙、參議北畠顯家舞

蘭陵王、容貌閑雅、俯仰中節、觀者嗟賞、舞畢將退、帝召還更舞一曲、賜物賞之、顯家時年十四、親房之長子也、泛池詣妙音堂賞櫻花於無量光院、還爲和歌會、八日、尊澄法親王薨、九日、還宮、晦、和歌會、夏四月朔、和歌會、鳩入延曆寺中堂、撲滅新常燈、十三日、延曆寺火、二十九日、從一位吉田定房飛驛贈書幕府曰、主上有東伐之謀、日野俊基主爲謀畫、北條高時大驚曰、不行廢立、吾不能高枕、京師鎌倉隔絕、飛騎三日纔得達、五月五日、幕府遣長崎高貞、南條高直於京師、十一日、六波羅遣兵捕右中辨日野俊基、僧文觀、圓觀等、俊基潛匿禁中、兵士闌入、國內陳索之、中宮驚愕、帝適不豫、近臣以報、帝大怒、明日吏遂執俊基而去、初幕府命高貞等曰、俊基諸僧、事有蹤跡、不必訊問、直致鎌倉、左近衛中將御子左爲明以能和歌、爲帝所親近、每預宴遊、必知事情、召喚鞫問、若得端緒、乃以報、於是檢斷糟谷某欲務而得其實、敷青竹于熾炭

上、將曳而蹈之、爲明神色不撓、徐索筆硯作歌、（於毛比幾夜、和我志機志麽能、美知奈羅傳、宇幾與能古斗遠、斗波流倍志斗波、）常盤範貞等讀之嘆異、不問而放還、六月十三日、春日社神殿生金花銀花、十五日、帝病瘳、於是帝不自安、除北條氏之謀益急、長崎高貞等又捕僧正仲圓、知敎、遊雅等、押送鎌倉、俊基至菊川驛、題歌館柱而去、（以邪志倍毛、加加流多迷志遠、岐玖我波能、於奈志奈我禮耳、美遠夜志豆免牟、）及至鎌倉、拘俊基於諏訪第、文觀於佐介有時第、圓觀於佐介遠江守第、忠圓於足利貞氏邸、高貞等以二僧禱檀圖備按檢、幕府以問佐佐目僧正賴禪、賴禪曰、是調伏法也、乃拷訊圓觀、圓觀遂服曰、奉勅咒詛、又訊仲圓、仲圓性怯、具供帝結山門、大塔宮講武等事、又將訊文觀、諸僧咸負時望、衆所畏敬、加之拷掠、高時意不自安、夜夢群猿護文觀、竟寢不訊、是月、幕府以北條茂時爲執權、秋七月三日、諸國地大震、紀伊千里濱地出二十四町、六日、勅東寺、以寺領安藝所入爲造營料、如大勸進請、七日、諸國地

大震、富士山崩數百丈、十三日、行幸西園寺公宗第、北條高時流文觀於硫黃島、忠圓於越後、令結城宗廣錮圓觀於陸奧、十四日、高時女生、既而鎌倉人心恂恂、二十九日、還宮、北條氏內管領長崎高資推奉執權赤橋守時、政務一自己出、高時受其欲制、所言不聽、積而不平、陰圖除之、高資覺以責高時、高時曰、是長崎高賴所爲也、八月六日、捕高賴及典藥頭丹波長朝、前宮內少輔忠時、工藤七郎右衛門、大疫、十日、改元、幕府以無改元記、仍用元德號、二十日、齋宮幟子內親王修河原禊、乃入野宮、日野俊基等就捕、帝知大事已露、欲先發攻六波羅、及齋宮禊畢、使權中納言北畠具行發詔、徵兵諸國、勅東寺、避後宇多帝起請、寄附播磨天野莊、二十一日、幕府罪長崎高賴陰圖不良、流於陸奧、丹波長朝等坐其黨、亦處流、六波羅漸覺帝有異謀、欲以兵嚴衛禁門、二十二日、初北條高時之殺土岐賴兼、本院官屬咸喜曰、大位必歸吾君、已

而事解、衆大失望、是月、本院遣使於鎌倉、告帝陰謀、高時益驚、又聚諸將吏問計、衆莫敢言、長崎高資進曰、前者明公不果廢立、所以貽此患也、爲今之計、莫如速遷車駕遠流大塔宮、預謀縉紳、執處斬罪、事乃定矣、二階堂貞藤諫曰、國權東移、殆百六十年矣、威服四海、榮傳累世、其故無他、以輸忠貞於王室、而布德惠於庶民也、今者拘廷臣、流僧徒、此爲已甚、又復放天子、寘座主、人其謂之何、神祇在上、可無自畏、苟使我無斁、雖朝廷有異處分、誰敢與之、古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宜益效臣節、靡懈、則天威亦安得不霽哉、高資睥睨貞藤曰、文武之用、緩急異勢、孔孟之道、非今日宜言、不速決有勅討我、悔何及矣、承久之事、明公所當則也、高時從之、帝豫與尊雲法親王約曰、異日攻六波羅、潛幸延曆寺、聚僧徒、自衞以爲諸軍應援、二十四日、帝御記錄所、聽斷雜訴、是日、六波羅二帥得高時書、未發封也、尊雲諜知其謀、即夜馳使奏曰、高

時遣兵將遷乘輿于絕島、殺臣尊雲也、陛下乘夜幸奈良、假御衣于近臣、陽爲行幸至本寺、揚言車駕避賊、賊聞之必盡銳來逼、則本寺僧徒勢不得不力拒、延及數日、漸徵畿內官軍夾攻、殲賊必矣、今禁旅未集、城壁未立、而賊兵奄至、何以禦之、國家安危、在此一擧、願陛下速用臣計、不然則大事去矣、時大納言花山院師賢、權中納言萬里小路藤房、及弟參議季房宿直、帝召與議、藤房曰、人主避難、自古有之、今事急矣、宜疾出宮、裝車如婦人所乘、載帝及劍璽、陽稱中宮如北山第、出陽明門、比至三條河原、中務卿尊良親王、及權大納言洞院公敏、權中納言北畠具行、左近衞少將千種忠顯追至、帝更御肩輿、大膳大夫重康、藏人淸藤、樂工豐原兼秋、隨身秦久武等舁之、藤房等皆微服從赴奈良、帝用尊雲謀、令花山院師賢著袞龍衣乘御輿、如延曆寺、權中納言四條隆資、左近衞中將御子左爲明、中院定平從之、揚言車駕幸延曆寺、以

綴賊兵、且試僧徒向背、神五左衞門遽告變六波羅曰、夜半主上行幸他所矣、仲時等大駭、即抵西園寺公宗問實否、小田時知馳至宮中、持炬搜索、簾帷器具、雖視如故、而無隻影、宮人出房見之、惶遽逃匿、中宮微行陞幰子內親王野宮、惟萬里小路季房從耳、九重荒涼、頓如廢宮、時知、八田時家之裔也、時家曾孫知宗爲六波羅頭人、養權大納言中御門經繼子爲嗣、是爲時知、襲父職居於京師、二十五日天明、六波羅遣人闖入帝所親信公卿第、執大納言萬里小路宣房、拘於長井高廣邸、前權中納言洞院實世拘於小田貞知邸、權中納言九條公明拘於波多野宣通邸、參議烏丸成輔拘於毛利前丹後守邸、二帥遣高橋孫五郞、槽屋孫八、告變鎌倉、又拷訊所執公卿諸士於六波羅門側、改任近畿國司、絕通志於帝者緣、自是夜、朝廷皆介冑從事、恐諸國禍變不測、馳令戒之、飛使旁午、各警不虞、上下恟懼、是日黎明車駕行至古津進

御膳、至奈良、東大寺僧大僧正聖尋奉迎、告衆以潛幸事、西室尊勝院僧顯寶素與東南院不諧、因有異議、聖尋乃奏幸和束、與寬寶實祐供奉、夜半出東大寺至中川、兒徒遮道、寬寶實祐分三百騎爲三、擊走之、得達和束、入鷲峯山、以大僧都信覺之坊爲行在、朝臣相踵馳至、二十六日、六波羅馳書鎭西告變、曰上幸山門、應急發兵而來、帝之幸東大寺、詣春日社、命神人祈禱、供御鏡一面去、一乘院候人內侍原好專蹤跡帝、詰神人以帝宿禱之狀、神人答無是事、鷲峯山地形不便、乃相定笠置寺、二十七日、車駕從御笠置、以本堂爲行在、笠置山起木津川南、走城和界、東峯聳立、擁柳生溪、西嶺巉嶄、惟通一徑、至頂稍平、山腰兩泉、旱潦不增減、據險搆營、人心少安、持明院君臣聞帝南狩、咸喜謂皇太子得立、既而京師洶洶、師旅紛擾、不遑讓位、宮中恐怖、爲亂兵所刼掠、欲依六波羅兵、因奉本院、新院、皇太子、徙六條殿、經日騷擾益甚、皆不

得自安、是日、六波羅遣毛利丹後守小田貞知、率兵護衛、迎入六波羅北方、以將軍第爲宮、請院宣討亂、二十八日、初花山院師賢至延暦寺、僧徒奉迎、衛護甚謹、居之西塔、三夕間衆至二三萬、尊雲與弟尊澄別將僧兵六千、陣八王子、是日、二師遣佐佐木時信、海東仲家攻東坂本、長井宗衡等攻西坂本、小田時知攻勢多、仲家帥部兵先驅、僧徒進戰於辛崎、仲家挺身血戰、僧快實舞刀斬之、並殺其子幸若、賊競擊快實、快實笑曰、汝等不爭敵首、而爭汝將之首、吾還之汝、乃擲仲家首、鏖戰遂死之、士兵泛三百餘船於湖、將斷賊軍後、賊遂驚潰、僧徒追擊、賊將時信脫而還、山徒初與賊遇、仲家授首、皆悅曰、吾一戰斬海東、東海不日而滅矣、承久以後、京師絕無兵革、至是賊兵敗還、都下震懾、僧徒譏曰、昔後白河院避兵本寺、實御東塔、請襲其故事、乃往迎、衆悉來集、促駕、會風揚輿簾、見師賢袞衣而坐、衆皆愕然驚曰、得非天狗魅我邪、乃皆

散去、師賢與隆資爲明夜走至行在、路過湖上、曉景殊佳、乃賦歌而去、於毛布古斗、奈久底曾美麻之、保能保能斗、阿利阿計乃、都幾廼、志賀能宇良那美、淨林房豪譽與賊通、執尊澄執事澄俊送之六波羅、護正院僧都猷全守八王子柵門、率部兵出降、離叛相屬、二十九日、尊雲尊澄兵亦散盡、留者僅數人、乃夜多設燎火爲疑兵、乘小舟逃去、尊雲走奈良、尊澄至行在、尊雲之走奈良也、匿於般若寺、內侍原好專兵來圍般若寺、時方天明、從者皆外出、尊雲不知所爲、將引刀就盡、傍有三函、盛大般若經、其一出經過半、乃跳入函中、而尊雲所匿函以蓋開不怪而去、尊雲度彼一索不得、後必復來索、急移匿別函、好專兵果還、指擱所匿函曰、前怱索之傾函出經、戲曰、不見大塔宮、唯見大唐玄弉三藏耳、大笑而去、京師遣雜色雜賀西阿、相田十郎、覩坂本戰、是日二人自坂本東行、告捷鎌倉、帝在笠置、權大納言洞院公敏與權中納言萬里小路藤房、北畠具行等、供給左右、藤房傔人近

藤宗光、具行傔人對馬重定率兵守衛、大僧正聖尋發東大寺衆徒警備、徵兵近國、大和河內伊賀伊勢兵稍聚行在、而未有名族來應者、帝頗憂迫、適夢紫宸殿南有一大樹、南枝最榮、樹下設南面座、百官班列、忽有二童子來垂泣白曰、天下無地容陛下、獨有此座而已、既覺、自念、文木從南楠、當有姓楠人出扶朕以定禍難、因召寺僧快元訪之曰、地方豪傑豈有姓楠者乎、對曰、金剛山之西、有楠木正成者焉、橘諸兄之裔也、其母嘗憂無子、祈志貴山毘沙門而生焉、故小字曰多門、長以材武名、嘗平土寇、以功爲兵衛尉、帝曰、是也、使權中納言萬里小路藤房往召正成、正成即決意赴之、從藤房詣行在、帝使藤房言曰、汝應命即至、允足深嘉、討賊之事、朕一以託汝、因命坐問計、正成感激對曰、天誅乘時、何賊不斃、東夷有勇無智、如較於勇、擧六十州兵、不足以當武藏相摸、較於智乎、則臣有策焉、雖然勝敗常也、不可以少挫折變其志、陛下

苟聞正成未死也、則毋復勞宸慮、乃辭歸城赤坂、慮行在不守、欲迎駕拒戰、二師聞行在兵日盛、遣佐佐木時信帥兵八百陣大津、以備延暦寺、

賴襄曰、古之所謂武臣者、勤王云爾、如源氏平氏、莫不皆然、至於平治之後、乘綱維之弛、以逞鴟梟之欲、有暴悍無忌者焉、有雄猜匪測者焉、雖所爲不同、而其蔑王室營私利一耳、然猶有可言、曰、王族也、將家也、至於北條氏、以將門屬隸、而坐制朝廷、天下之事、不復忍言也、且夫承久之事、孰曲孰直、筆而傳之者、皆出北條氏盛時、今安考信焉、況君臣之際、寧可較曲直也、乃指斥馮怒、極其凌辱、視萬乘之尊、不啻如孤豚、嗚呼、八州生民、誰不被先王之遺澤、當時所謂武士者、毋其豢養、供其使嗾、雖名位族望遠出其右者、奔走驅馳、甘爲之役之不暇、氣類所召習以爲常、豈可勝言哉、即稱爲公卿者、平時趨蹌朝廷之上、取

天子之爵秩、以驕天下、而及於此際、未嘗畫一策以救危難、袖手傍觀、以聽其所爲、是曷尤於武人耶、雖時勢有所未可、君德有所未洽、以致乎此禍、而亦臣子之罪矣、自是以來、百餘年間、廢立黜陟、一仰其處分、而朝廷蹙蹙、如被束縛、至於窺其顏色、以爲憂喜、何其甚也、余聞後鳥羽上皇之徙隱岐也、因石窟縛屋、纔庇風雨、十有九年乃崩、蓋父子三帝隔絕千里、各居窮海、終天不得相見、是其心何嘗一日忘北條氏哉、則元弘之事、萬不可已也、而其勤王之功、余以楠氏爲第一、微楠氏則西狩之駕、吾見其與承久歸一轍而止而已、何哉、彼北條氏雖失於政、其權力有更甚焉、籍累世之威、而加積弱之餘、百萬虎狼、隨其指呼、睥睨中國莫之或攖、天下方以承久爲戒、重踵屏息、莫敢言勤王之事、而楠公獨以眇眇之軀、唱義其間、當其衝路、挫其爪牙、以皷舞四方義士之氣、使之一時踵起、殄殲元惡於斧鉞

之下、報列聖之深仇、雪累世之大恥、天下萬姓、再得仰日月之光、雖曰屬皇運之泰、而非公爲之唱、焉能至此、是烏知非天生斯人以匡濟世道哉、後之論者、或有比之唐張巡者、巡藉全盛之唐室、拒狂胡之偏師、有二顏爲之先、有許遠爲之助、而不過遮蔽江淮、守城致死、以公視之、勢之難易、功之大小、豈可同日而語也、要之、位不滿其器、莫能展其才、而終能以躬殉國、靖獻先王、餘烈所及、不獨其子孫、自公卿、自將士、各執弓箭、以勤王事、槩皆聞楠氏之風而起者也、嗚呼如楠氏者、眞可謂不愧武臣之名矣、

山縣禎曰、後醍醐帝憤北條氏之暴、圖誅之以蹈後鳥羽上皇之覆轍、亦可憫矣、然後鳥羽竟崩於海島、帝則一獲恢復者、當義時之時、北條氏之惡未甚顯、泰時亦能得人心、而後鳥羽不勝、一旦之憤、卒然起兵、以自取禍敗也、至高時、則罪惡貫盈、加

以長崎高資之驕橫、衆怨民叛、天下思亂、而帝乘其時、以圖誅之、雖一旦蒙塵、亦首徵楠正成於行在、託以討賊、正成奉詔而唱義、數出奇以挫敵、威武震天下、是以帝雖一遷海島、天下勤王之師、所在競起、遂使鑾輿得再還京師者、雖時運使然、亦由帝能徵正成以係天下之人心、而天下忠義之士、聞其風以興起也、其得賢之効、不亦大乎、

九月二日、六波羅馳書紀伊隅田莊曰、急發兵擊撥笠置寺輪家齋所聞者、執權赤橋守時傳命、遵承久例、擧兵上京、四日、新院命青蓮院尊圓法親王、修五壇法於六波羅北方殿、禱奈良叡山之戰捷、五日、幕府命大佛貞直、金澤貞冬、足利高氏三將、率大軍西上、以長崎高貞爲監使、命仲時時益曰、前帝還幸叡山、乃者下院宣捍禦之、因遣貞直貞冬高氏蕩平之、宜以此報西園寺家、又遣安達高景、二階堂貞藤、立新主、鎭西探題北條英時得六波羅變

報、宣布諸國、以徵發兵、是日足利貞氏卒、高氏丁喪、幕府強起、將兵西上、前日以來、幕府以院宣、長者宣、徵發諸國兵、三浦、狩野、二階堂、土屋、土肥族以豆相兵、葛西、河越、澁谷、横山、猪俣族以武藏兵、相馬、千葉等以下總兵、那波、佐竹等以常陸兵、武田、南部以甲斐兵、結城、寒河、小山、長沼、佐野、那須、宇都宮諸族以兩野兵、蒲原氏以駿河兵、岩城、田村、伊達諸氏以陸奥兵屬之、兵稱二十萬八千、陸續發鎌倉、三日不絕、其徵發一出長崎高資手、六日、六波羅遣檢斷糟谷宗秋、隅田通治等出屯宇治、諸國兵會者十餘萬、將以明日巳刻犯行在、高橋通宣先期獨進、官軍邀戰於木津河、破之、溺死殆盡、九日、鎭西以京師亂、命諸社爲關東禱禳、十一日、河內人告變於六波羅、楠木正成起兵赤坂、十三日、河內和泉守護徵集國人擊正成、賊來圍行在、彌望無際、是日、賊四面進逼、喊聲震天、官軍寂然、賊侮之、緣崖攀葛而登、仰見則錦旗耀日、兵士闘

溢、賊駭怖不敢進、足助重貞登門樓呼曰、先鋒非美濃尾張兵邪、足助重貞欽奉聖旨、自守此門、本城車駕所御、六波羅殿必親詣也、吾命大和工人、爲備一二箭鏃、請與諸君試之、乃發一矢、斃荒尾行忠、其弟彌五郎以身蔽其屍、扣心呼曰、君手不似所聞、請再射之、重貞以爲彼恃重鎧、乃射其兜鍪、貫額殪之、山田重綱躍馬逼塀、重貞又射卻之、賊兵更擁楯、肉薄而進、城中叫呼、兵皆殊死戰、會奈良般若寺僧本性者、以事至行在、本性有膂力、乘高連投鉅石數十、人馬壓倒相枕藉、死者無算、賊兵褫魄、乃退相持經日、是日、備後人告變於六波羅、櫻山慈俊起兵、築一宮城、兵七百、鄰近響應、將期日而東、二帥大驚、飛書報鎌倉、十四日、和泉守護代與成田又四郎、柤井彥五郎、和田助家等攻赤坂城、安達高景、二階堂貞藤至京師、十八日、依西園寺公宗、請新院立新主、十九日、本院新院幸土御門殿、皇太子詣常盤井殿、兩六波羅兵護衛宮

門、乃遣三須雅樂等報鎌倉、二十日、以花園上皇宣、皇太子踐祚土御門殿、不授劍璽、儀遵壽永故事、關白冬教、左大臣近衞基嗣、右大臣久我長通、內大臣西園寺季衡、權大納言兼左近衞大將一條經通、權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九條道教、並如故、兩院徙御常盤井殿、新院裁決萬機、權大納言西園寺公宗爲院執事、前參議勸修寺經顯爲院執權、尊帝曰太上天皇、仍用元德號、大佛貞直率兵入京師、金澤貞冬軍於宇治、二十三日、帝勅金剛寺曰、關東逆臣以武威亂朝家、萬民愁苦、宸襟無聊、其盡法力、令順皇化、尊良親王與尊雲法親王俱辭行在、走河內、依楠木正成、二十五日、金澤貞冬移軍加茂、二十六日、大佛貞直與長崎高貞發京師、向笠置、二十七日、貞直貞冬高氏等大擧犯笠置行在、行在受圍兩旬、賊不諳地理、冒險而進、輒陷崖谷死、曠日持久、無所能爲、於是大軍奄至、官軍素恃山險、繕壁植柵、多備弓弩、謂賊雖衆、不可

遽拔、賊亦知難力爭、陰啗城兵爲內應、賊備中人陶山高通、小見山氏眞從五十餘人、夜冒險巇、緣藤葛而上、會雨暗甚、密從邏卒後、周觀諸營、有誰何者、輒答云巡夜、更戒守者而過、至行殿傍、縱火諠譟、外兵以爲有內應、誠譟相應、聲震山谷、官軍驚潰、判官代錦織俊政奮曰、奉詔討賊、義當死報、逃將安往、乃袒裼力戰、矢竭刀折、遂與其子及衆十三人刳腹死、飛驒守石川義繼及子義右亦死之、烟焰及行宮、帝微服奉神器、執尊澄手、徒步出城、須臾相失、唯權大納言花山院師賢、權中納言萬里小路藤房、北畠具行從焉、扶帝上馬、間關嶮岨而逃、君臣饑困憩樹下、露濕御衣、帝詠和歌、（佐志氏山久、加左岐能夜麻遠、伊氏志與利、阿迷加志多那波、加久禮加毛奈志、）藤房賡歌、（伊加爾世牟、多能牟加計斗底、多知與禮波、奈保曾氏奴良須、麻豆能志多豆由、）二十九日、將奔多賀山、過安王山、城人深津三郎聞丸山中有人、馳往執之、帝亂髮著小袖單衫、深津素不知帝、欲捕之、左右扞禦、有自死者、松井藏人踵至、執尊澄法

親王、及具行、藤房、忠顯、四條隆重等、深津始知帝大驚、報貞直、乃遣宇治入房資來迎、貞直追請幸宇治、帝憤懣、乃麾兵擁帝、幸宇治平等院、報六波羅待命、師賢道與帝相失、爲野盜若熊丸所執、送貞直軍、帝勅進御衣、十月朔平明、貞直使馳詣土御門殿具報狀、西園寺公宗承新院旨、以御衣一襲進之、先是二階堂貞藤遣使說兩統和、持明院君臣拒弗納、於是皆賀曰、天下之事大定矣、及貞藤至、謝不敏、三日、尊良親王聞帝爲賊所擁、出赤坂城、還、金澤貞冬部下宗像四郎要於城外以歸、貞直、貞冬、高貞等至宇治、迫帝幸六波羅、帝曰、必備鹵簿儀仗、然後發、乃具袞衣儀仗、如儀、四日黎明、乘輿入京、貞直在前、介而不冑、武士數萬、皆執炬火、明如白日、擁圍入六波羅、御時益第、植柵守衞、乃請授神器於新主、帝弗許、貞直等以復、五日、新主令强請、西園寺公宗白新主曰、帝遂諾之矣、於是與謀朝臣當褫官、納言五名闕、新主以參議西園

寺公重、今出川實尹、冷泉賴定爲權中納言、六日、新主遣大納言堀川具親於六波羅行在、迎劍璽、乃授以新器、神器始有眞僞矣、七日、白晝京師南方火起、武士驚擾、聞法城寺焚、乃安、八日、新主幸富小路殿、洗滌正殿、是日、西園寺公宗私見帝、帝曰、頃日之事、天魔所爲乎、惟令武家從寬處焉、十日、西園寺公重見尊良親王於貞冬邸、尊良言亦如此、並陳辨不與謀、十一日、僧都兼運見尊澄法親王、尊澄自陳至泣、兼運惻然、新主君臣素聞其不與謀、爲憫之、新主欲刑與謀朝臣官僧、下六波羅問罪輕重、十二日、新主再幸富小路殿、停大納言宣房、中納言公明、藤房、權中納言具行、隆資、實世、實隆、參議季房、左近衛少將隆重、忠顯十人官爵、拘尊澄法親王於長井高廣邸、師賢於長井遠江守邸、具行於小田貞知邸、隆重於佐佐木貞氏邸、忠顯於佐佐木高氏邸、師賢臣氏信於海部氏、近藤宗光於中條氏、對馬重定於名越氏邸、明日、拘尊

良親王於佐佐木時信邸、大僧正聖尋於小田時知邸、藤房於北條時益邸、十三日、新主自土御門殿、徙富小路內裏、權大納言公敏從笠置逃匿、於是薙髮號宗璧、抵二階堂貞藤邸就逮、乃拘於名越下野守邸、關東飛騎至京師、十四日、將士騷擾、欲攻小田時知邸、六波羅發兵鎭之、大佛貞直、金澤貞冬、長崎高貞等部署、大擧擊楠木正成、一軍貞直爲將、高貞與河越、小山、佐佐木、島津諸氏屬之、自宇治進、一軍貞冬爲將、千葉、長沼、小田、伊東諸氏屬之、自八幡進、一軍江馬越前守爲將、武田、三浦、狩野諸氏屬之、自山崎進、一軍足利高氏爲將、結城、加藤、及尾濃兵屬之、自伊賀路進、十五日、四路兵皆發、參議萬里小路季房奉中宮在野宮側、十七日、薙髮出就逮、九州探題北條英時得京師變報、檄徵九州兵、宇佐宗智及薩摩大隅諸族陸續集博多、十八日、六波羅使者曾我左衛門尉、須山又次郎至、告京師情、益發兵備不虞、英時乃移書、

召九州豪傑、族各一人、會於博多、大隅人佐多親經不至、奪其田宅、新院以楠木未平、軫慮、諭安達高景、二階堂貞藤且留京師、二十日、二人因西園寺公宗、奏幕府復書於新院、踐祚院政並遵旨、並請儲位定立龜山統、新院賜馬高景貞藤、二十一日、赤坂城陷、初賊之圍赤坂也、城方可二町、陸地淺狹、樓櫓僅完、賊侮之曰、此不足勞我隻手、彼能一日拒守、吾獲厚賞、乃急進攻、城中善射者二百餘、乘高爾射、殺傷千餘、賊驚沮而退、正成豫使弟正季及和田正遠帥兵三百伏山中、賊方解鞍脫甲、忽望見菊水旗於山間、恠曰、敵耶我耶、伏兵突起、大喊而進、城兵開門夾擊、賊悉崩潰、走石川河原、獲其器械鞍馬不可勝算、賊咸褫氣、欲伐山木火民家、然後進攻、本間澁谷勵衆復進、踰塹毀柵、城中寂然、賊懼曰、得無伏乎、乃分兵備之、遂四面蟻附攀陴、正成豫造懸陴、應時斷繩、賊從而墜、乃投大木鉅石、殺七百餘人、居數日、賊怒曰、安有擧八國

攻孤城而不能拔者、乃蒙楯齊進、擧鐵搭鉤陴、陴將壞、正成令衆以長柄杓灌沸湯、賊皆焦爛、棄楯搭而退、每賊來攻、正成隨機捍禦、賊益沮、乃退樹柵圍守、欲持久困之、正成守戰二旬、糧食將罄、乃謂衆曰、我殺獲非不多、奈賊兵甚衆何、況今糧盡援絕、將何以守、吾先天下唱義、死不足惜、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武夫所尙、吾今佯死以誑賊、賊必引去、賊去則來、賊來則去、彼必困矣、衆稱善、乃穿大坑、塡以賊屍、留一卒誡曰、候我去遠火城、會夜風雨、正成分衆散去、比過賊營、賊覺而誰何、紿曰、大將士卒失道耳、適火起、賊爭登城、見灰中亂尸、以爲正成眞死、引兵東歸、令湯淺定佛守赤坂、正成與衆議以爲金剛山高峻峭拔、人懼其神不敢登、登者僅有修驗、吾爲天子擧義、宜憑依神威、乃入金剛山、二十五日、新主號准三宮媒子內親王曰崇明門院、媒子後宇多帝女、太子邦良妃也、以邦良子爲親王、賜名曰康仁、十一月朔、日有食之、五日、

幕府命大佛宣政、江馬越前守、千葉貞胤、小山秀朝、河越三河守、結城親光、長沼駿河權守、佐佐木淸高、佐佐木貞氏、小田尾張權介、佐佐木時信、土岐賴貞、小笠原又五郞、加治時秀、佐佐木高氏、狩野紹琳、千葉太郞、駿河八郞等二十餘將駐京、六日、大佛貞直班軍鎌倉、新院賜馬、先是足利高氏東還、不詣闕辭、賜亦不及、明年夏、幕府奏請叙高氏從五位上、八日、新主立康仁親王爲皇太子、自法勝寺第徙居土御門高倉殿、以右大臣久我長通爲皇太子傅、新主既立、其近臣謂持明院之統必爲儲貳、而幕府立康仁、皆失望焉、幕府遣長井高冬問註所時連、治公卿武人與陰謀者、十日、上北條高時封書於新院、雖六波羅及西園寺公宗亦不得啓、新院乃作制書、使公宗付兩使、以致關東事秘不漏、高冬大江廣元之裔、賴朝以來幕府重臣、雖年尙少、被任以大事、時連太田康有子、薙髮號道太、爲宿老、十二日、大膳大夫五條良枝卒、世傳

明經學、爲太外記、良枝爲七朝侍讀、帝殊寵遇之、十六日、新主幸長講堂供花、二十日、上皇幸長講堂畢之、幕府疑叡山衆徒之動神輿、與先帝陰謀、請下院宣令錄進其交名、上皇以無其例難之、既而許之、二十五日、問注所時連、二十六日、長井高冬至京師、二十七日、叡山僧徒遵院宣、盡奉日吉神輿歸座、二十八日、幕府兩使因西園寺公宗、請齋宮處分於上皇、且勸帝薙髮、尋罷齋宮權子內親王、十二月朔、新主新院陳幕府貢獻於南庭、調馬覽之、以五馬付御厩、餘賜太子及公卿、十五日、北條高時子萬壽麻呂冠於鎌倉將軍第、名曰邦時、年甫七歲、二十七日、幕府兩使以關東復書上新院、請遷天皇於隱岐、尊良親王於土佐、尊澄法親王於讚岐、二十八日、定評定公卿、前右大臣今出川兼季、權大納言葉室長隆、西園寺公宗、從一位吉田定房、按察使權中納言日野資名等與焉、新院欲興神事、以因幡越前長門等充之、幕府未答、是

秋、大疫、初赤坂城之陷也、尊雲法親王與光林坊玄尊、赤松則祐、木寺相模、勝窟、岡本參河房英實、武藏坊豪雲、村上義光、片岡八郞、矢田彥七、平賀三郞等、變爲修驗者、走熊野、而所經皆峻嶺深谷、絕無人烟、重繭饑困、旬餘始抵十津川、憩息佛舍、從者散入村落乞食、得粟飯橡粥進焉、如此者三日、玄尊適造一人家、遇童子出、因問主人姓名、對曰、是戶野兵衞者也、玄尊素聞其爲土豪、乃入門覘伺、會聽內有人言、安得咒師禳病、玄尊乃爲修驗者語曰、某棲那智山千日、浴三級瀑七日、今將巡禮三十三所觀音、失道來此、願大檀越哀憫止宿、有女奴出請曰、主母正罹邪祟、願煩師之禱解、玄尊顧指佛舍曰、老師在彼、無禱不効、女奴曰、請爲屈之、尊雲乃往其家而誦咒、少選病者得愈、兵衞出謝曰、田家無物可答報、願舍于此、旬餘以解羇倦、然去留任意、師家常態、倉卒出去、悔之何及、請以是爲質、悉收其所負笈、衆意喜之、遂停浹旬、兵衞一

夕對爐燎爽、從容謂曰、如聞大塔宮避難熊野、師等豈知之邪、熊野別當定遍素黨北條氏、非宜駐駕之地、此地雖小、四方負嶮、加之俗頗撲實習武、往昔平維盛避亂投我家、卒得保全、今大塔宮亦幸來于此乎、某將出力奉之、尊雲問曰、大塔宮若至、君實爲之用邪、曰、我門雖微、一日唱義、則吉野十八鄕、及鹿瀨、蕪坂、湯淺、阿瀨川、小原、芋瀨、中津等、所在豪族、莫不率從也、尊雲乃目勝窟、勝窟促膝近兵衞、指尊雲謂曰、是卽大塔宮矣、兵衞熟視左右、猶有疑色、見片岡八郞、矢田彥七脫頭巾露月額、乃驚而避席、稽顙謝罪曰、野人無狀、若微前言、何得知殿下之降臨、乃造新館奉尊雲、柵絕諸要、爲守備計、兵衞舅竹原宗規聞之大喜、迎致其家、尊雲於是蓄髮還俗、更名護良、納宗規女、有寵、宗規益喜、崇奉無二、傍近邑人稍皆歸心焉、護良往來熊野吉野高野之間、人服其雄猛、皆奉爲主帥、護良遣使河內、與正成約起兵、護良母親子留京、發

思不自勝、詣北野祠、宿留七日、以禱焉、和須禮波、加美毛阿波禮斗、於毛比志禮、古呂豆久志能、以耳志倍能多備、夢有老翁、手執梅花一枝、倚杖而立、親子問其所來、翁愀然無言、棄梅花而去、親子視之、繫和歌、迷思利岐底、津比耳須牟倍岐、津岐加藝能志波志久毛流遠、奈耳奈藝久羅牟、覺而異之、以爲吉兆、後果驗焉、

二年光嚴院正慶元年壬申、春正月朔、帝在六波羅南方、七日、政所執事二階堂貞衡卒、薙髮稱行恵、族貞藤代爲政所執事、十七日、帝竊逃、京師騷擾、既而帝還、得無事、二十日、新主幸北山殿、二十一日、櫻山慈俊略定國中、將攻鄰境、既而聞笠置陷、正成亦死、兵皆散、慈俊知事不成、詣吉備津神祠、先刺殺妻子、火祠而後自殺、從死者二十三人、殿法印良忠謀奪帝、不成、良忠關白二條良實之孫、父曰良實、爲伯父師忠所養、二月二日、新院開文殿、以其北面爲評定所、行評定始、六日、六波羅遞前參議葉室光顯、僧正慈嚴、及忠守、重頼等、十日、延政門院薨、十四日、新院賜勅封書於幕府、新

主避方忌於北山殿、二十日、新院莅後鳥羽院追薦、先是、檢東寺佛舍利於眞言院、惟少五粒耳、是日、僧正桓守奉舍利壺健陀穀子袈裟、詣院還之、三月、先是新院將遷帝、勸其薙髮、不聽、帝淨席擬石灰壇、日拜太神宮、如在位時、衆皆畏憚、六日、中宮聞帝將遷隱岐、夜如六波羅告訣、七日、遷帝於隱岐、帝御網代車、權大納言西園寺公宗進牛、發六波羅、藏人頭左近衛中將一條行房、左近衛少將千種忠顯、與內侍阿野廉子、大納言局、小宰相局三人、從駕而行、關東人成田小三郎頗知醫術、失祿來京、從笠置難、因與隸卒金若服隨、幕府選千葉貞胤、小山秀朝、佐佐木高氏等有名將十人、率兵五百、擁與護衛、朝發京師、至鳥羽殿、上食、公宗別路來拜辭、乃乘車御四方輿、三面鉤簾而西、其禮比承久頗厚、觀者悲憤、罵哭滿巷、中宮在野宮、寄進帝琵琶、附和歌曰、遠毛比耶禮、知利乃美津毛流、余津乃遠仁、波羅比毛阿閉受、加加流奈美多遠、帝乃答曰、奈美多由閉、奈加波乃津岐波、苦毛流登毛、奈禮氏美志余乃、

加流波、須禮志、和及聞帝遠遷、悲不自勝、憂思遂成疾、八日、遷中務卿尊良親王於土佐、左近衛中將御子左爲明從、佐佐木時信護衛、遷尊澄法親王於讃岐、數僧從行、是日、至昆陽驛、九日、至湊川、尊良親王至昆陽、行在聞、乘輿朝發、思慕詠和歌、使爲明書於壁、十日、乘輿發湊川、渡和田岬、刈藻川、向播磨、尊良自福原上舟而南航土佐、置於有井莊、是日、尊澄法親王至昆陽、視尊良題壁歌、悲喜而和之、十二日、乘輿至加古川、尊澄至野田、與行在僅隔川、尊澄請謁帝、護兵不聽、父子三人、同路異程、思慕殊切、十六日、新主莅神祇官、發卽位奉幣使、初乘輿發京也、擬行程十四日、至出雲御舟、十七日、至美作院莊、不豫、因駐駕數日、行在狹小、護兵近見御座、備前人兒島高德又謀奪帝、復不成、高德、備後守範長子也、稱備後三郎、少好讀書、倜儻有奇略、帝之在笠置也、範長高德欲赴援、帝賜以錦旗、既而行在失守、至是車駕西遷、高德乃聚族謂曰、

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見義不爲無勇也、我欲奪駕於途、奉以擧義、儻事不濟而死、亦足以耀名、衆奮從之、俱伏舟坂山而侍、久之不至、遣人候之、曰、駕向山陰道、乃間道至美作杉坂、則駕既過遠矣、衆於是散去、高德悵恨不能去、乃變服、尾駕而行數日、欲一見帝有所言、而不得間、於是夜入帝館、白櫻、而書之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旦日護兵聚視不能讀也、乃奏之、帝熟視之欣然、心知有勤王者也、

古賀樸曰、方衰亂之運、君臣大義、不在縉紳、而在武夫悍卒、不在畿甸、而在遐陬僻邑、可以見天理人心之不可得而磨滅者、非時地之所能限隔、如備後三郎是也、

山縣禎曰、余觀天王寺所藏高德旗幟圖、有文、其略曰、開闢以還、有君有臣、有父有子、忠孝事之、人道乃然也、若背此道、則天地之所不容也、故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吾

雖不肖、碎肺肝、運智計、時爲范蠡、欲一爲君雪會稽耻、爲吾徒者、宜輕生命於塵芥、曝尸於軍門、嘉暦二年五月初三、備後三郎高德、以此觀之、後醍醐帝之欲圖北條氏、蓋非一日、而天下忠義之士、亦有密應其志者、而待時乃發也、蓋高德父子忠烈、非一旦感激奮勵之所爲、而義理之心發乎肺肝、確乎其不可奪、宜哉其精忠義烈歷艱險、陟困阨、而終身不變也、

二十一日、乘輿發院莊、過雲淸寺、至出雲八杉津、駐蹕數日、帝修政年久、天下仰德、沿道諸國供張甚謹、不似遷幸、衆皆歎曰、天子播遷、未聞有此事也、二十二日、新主卽位於太政官廳、時年二十、前權大納言京極爲兼薨、爲兼受父祖業、優有和歌才、稱風骨拔萃、兼善蹴鞠、伏見帝爲太子時、授和歌訣、甚被敬重、及卽位、爲藏人頭、與政務、悄直多猜忌、持論在愛君、敢言無所假借、同列仄目、從兄御子左爲世承和歌宗、才力不及、風尙亦異、甚忌憚焉、帝欲

令撰和歌集、爲世爭之、久而不決、帝乃特勅爲兼、就萬葉以降諸集、選拔名歌、曰玉葉集、既而憎惡沸起、讒之鎌倉、罷官家居、與爲世軋轢益甚、讒口嗸嗸、撰未畢、或誣告鎌倉曰、爲兼謀不軌、永仁六年、坐流佐渡、五年而召還、花園帝立、任權大納言、爲世指摘玉葉集之失、譏毀鎌倉、爲兼辨論不屈、正和元年撰成上之、及伏見帝薙髮、亦薙髮、號靜寬、新院新主長於其第、與本院並受和歌訣、姊爲子亦甚善和歌、事永福門院、曰大納言局、延慶際爲褰帳典侍、於是昆弟權勢絕倫、爲兼幼爲西園寺實兼所收錄、如家臣、及受伏見上皇寵遇、輙挾勢抗之、實兼積怒、遂讒鎌倉、五年正月、再流土佐、帝立量移和泉、新院欲召還、怨家極力拒斥、遂薨配所、年六十九、其遷土佐也、以和歌訣九十卷呈新主、新院、新主常謂、先上皇與爲兼、得和歌之正、爲世未達、娟疾誹之、天下概歸其門、而和歌正風衰矣、惟相國實兼頗知此義、可謂惡而知善者也、且其

得罪者、由參政事、不由和歌、彼久暱近先上皇、愛君心切、以不附己者爲不忠、彈論不避貴戚、因以得罪、然其才藝、衆人所共推也、大才篤行之士、或遭讒獲罪、或不幸短命、豈可不爲道嘆惜哉、爲兼無子、以洞院實明子忠兼爲猶子、傳家業、忠兼後繼父後、更名公蔭、是爲正親町三條祖、京極氏遂絕、夏四月朔、乘輿在出雲、艤八杉津、大船二十四艘、小舟無數、擁衛御船、二日、至隱岐、問後鳥羽帝行宮之地、遺址不復存、乃慨然曰、帝終此地、得無積憤乎、朕欲成其遺志、所以有今日之行也、因以國分寺爲宮、北條高時使隱岐守護佐佐木淸高護衛、初北條義時遷三帝、而天下無復擧義者、三帝竟不得回鑾、高時既效義時所爲、以爲海內無虞、日益驕縱、一日見狗鬭于庭、喜之、索諸將吏家、及課百姓、出以充租賦、遠近獻致、積至數千頭、分附諸將、發視輿載往來、過獒不下者有誅、每月十二度、分朋爭鬭、召會諸將觀以爲樂、其群鬭哮噉、如爭

尸者、聞者皆惡之、是風一成、諸國胥傚、鬭狗之禍滿天下、至一狗價百緡、京師有田樂戲盛行、高時又喜田樂、多召優人、付諸將各養一人、每宴飾進作戲、自高時以下、競解衣以爲纏頭、竟席積成丘堆、其費不貲、一夕高時獨醉舞、有十餘倡來歌曰、不見天王寺妖靈星乎、聲甚異、侍婢覘之、皆奇異修驗僧也、走告刖安達時顯、時顯至、忽不見、獸跡滿座、高時醒無所見、聞者駭異、儒臣刑部少輔閑院仲範聞之曰、爭亂之起、其在天王寺側歟、時人亦皆知其不終、

賴襄曰、後醍醐卽位之初、厲精政治、擧行恤民之典、而關東多秕政、人心不服、朝廷與東藩、勝負之勢、不待交兵刃而決矣、夫鷙鳥欲搏、必斂其翅、不斂其翅、而露其搏擊之機、適足以困敵已、正中元德之際、不其然乎、同謀公卿、武人、既見囚執、使北條氏更究詰本源、豈不危殆、帝之下旨書於關東、雖沿龜山之例、

其爲計可謂窮且醜矣、及東吏再來、又用苟且詭詐之謀、僥倖一時、雖有智勇忠義之士、施其謀略、而機會皆失、不能救其蒙塵也、幸而投賊之衰運、得義旅四合、纔致歸闕反正耳、向使帝藏其鋒、養其鋭、含圖賊之謀、而益務自治之術、賊已失人心、叛者纍起、俟其罷極、擠其將隧、用力寡而無後患、何必曰兵哉、且使帝不能已於兵乎、如楠正成近在幾何、及其平時、訪求諮謀、必有萬全之策、寄行在於形勝之地、以招聚四方之豪傑、其知義効順、與欲釋憾於北條氏者、將雲合霧集、天下之事、可以指顧而定矣、不必授僞器於光嚴也、不必許寵爵於足利尊氏也、如帝之所爲、其濟者幸也、不然與承久異者幾希矣、雖然承久之事、我作彼應、元弘之事、我未作而彼來犯、因危而發、出死得生、以激天下之義氣、其勢然也、當賊徒猖、夾路觀者、公罵北條氏不怠、其時然也、崎嶇窘辱、而未嘗失其常、無恇怯求免、如後

鳥羽者、其主德然也、嗚呼、是其所以異於承久歟、

長井高冬、問註所時連、鞫訊僧正慈嚴等、慈嚴供曰、二條近衞兩關白與知陰謀、聖尋供曰、普門院僧正亦與焉、六日、西園寺公宗以奏新院、先是幕府議皇子及與謀公卿處分、十日、高冬等上其狀書案、公宗以聞、乃收中宮供奉四所及一條高倉宮、皇子年十歲以上置城外、十歲以下及尊良親王子、託公卿、於是還靜尊法親王於但馬、內侍阿野廉子生恒良、成良、義良、皆幼、置於西園寺公宗邸、成良年甫八歲、素稱穎悟、日夜思慕帝、謂中御門宣明曰、聞上在白河、卿何不一將我往謁、宣明潸然掩淚、擧僧能因歌以對曰、白河在陸奧、其地有關、過入安可輙至、成良即誦藤原雅經、津守國夏歌曰、京師自有白河、名同而地異耳、卿將誑我邪、竟不復言、偶倚門聽昏鐘、悵然詠歌、津久豆玖斗、奈鴫迷玖羅志氏、以利阿比能、加爾能於斗耶毛、岐君御古比志岐、是時都下盛傳八歲宮之歌、莫不爲下泣者、左近衞中將御

子左爲道女爲中宮宣旨、帝幸之生躬良、養於前大納言花山院師賢第、遭變屛居、母氏削髮爲尼、前關白道平罪當及家門、特宥之、囚于祖父師忠第、前內大臣洞院公賢朝參如故、子實世下官、囚于其第、大納言萬里小路宣房免罪、縱歸、許朝參、並遣按察使日野資名傳令權中納言御子左爲定停朝參、託祖父爲世、定名九條公明並免罪、北畠具行、日野資朝、烏丸成輔、日野俊基處斬、花山院師賢、萬里小路藤房、季房、僧正聖尋、俊雅、仲圓、僧文觀遠流、新院使西園寺公宗傳旨曰、聞前關白經忠亦與謀、宜審定以請、十二日、夜延曆寺火、法華堂、常行堂、講堂等皆燬、新院賜書唁之、十五日、新主以權中納言御子左爲定、二條良基官、十六日、縱九條公明歸第、十七日、京師地大震、二十日、新院臨文殿、議政、擧興闕政、以關東方失人心、勵傳奏竭心輔佐、既罷、召吉田定房於弘御所、諮時政急務、二十二日、新院本院與廣義門院、珣子內親

王竊往視賀茂祭、大乘院僧正覺尊設棧棚、請前關白忠教、忠教辭曰、前帝播遷、兵革未熄、臣子宜存戒懼、豈遊觀之時乎、覺尊大愧、二十八日、新主改元正慶、鎌倉仍用元德號、至此始改、五月朔、日有食之、三日、北條高時斬足助重貞於六條河原、重貞源滿政之後、曾祖重秀爲源爲朝外孫、始居三河足助、因以爲氏、父曰重成、爲佐渡守、聽昇殿、帝圖恢復、重貞首應義、有弟數人、賴方繼嫡宗親重聽昇殿、重連有子曰重成、明年屬官軍、戰沒鎌倉、高時流前大納言花山院師賢於下總、囚于千葉貞胤館、前權大納言洞院公敏於下野、囚于小山秀朝館、權中納言萬里小路藤房於常陸、囚于小田治久館、弟參議季房於下野、囚于長沼宗親館、佐佐木高氏護權中納言北畠具行、河越回喜護參議烏丸成輔赴鎌倉、權中納言四條隆資藏跡不出、故不決罪、流僧正聖尋於下總、俊雅於長門、仲圓於越後、僧文觀於陸奧、圓觀於硫黃島、託文觀

於結城宗廣、藤房在常陸、常陸豪傑稅所久幹、笠間成朝等歸心厚供給、十一日、新院文殿評定、議節儉令、明日聽庭中並雜訴、新院竊臨寢殿東聽之、十七日、鎌倉今宮松樹無故倒、人以爲凶兆、十九日、嵯峨釋迦佛放光、是時災變荐見、二十日、本院幸西園寺公宗第、新主廢中宮、進號曰禮成門院、中宮屏居不出、宮中岑寂、隱岐聲息時通耳、是秋、削髮爲尼、二十二日、高時命河越圓喜、殺參議烏丸成輔於相模早川、權中納言惟輔之子也、自藏人兵部少輔進、及帝親政、擢用兼中宮亮、藏人頭、彈正大弼、至從三位參議、子行輔、二十六日、新主修五壇法、八日、禱綏靖及地震、六月二日、高時命佐渡守護本間宗忠、殺前權中納言日野資朝、權大納言俊光之子也、世以文學仕朝、資朝慷慨有節操、不隨俗尙、嘗與內大臣西園寺實衡、上直、會西大寺僧靜然入朝、實衡望見其腰背曲傴、眉毛皓然、有起敬之色、資朝曰、彼老憊耳、何敬之有、他日

繅老狗皮毛悴落者、贈實衡曰、此物亦有可敬之資矣、又嘗愛盆樹、多聚條幹盤屈者、一日適出、避雨于東寺門、見側有丐兒數人、率多癃殘跛躄之類、資朝以爲其奇貌異狀可愛也、注視久之、覺其醜穢可厭、因謂世所謂奇怪、皆物之反其性、而終不如平易正直之可尙也、吾頃間所愛盆樹、輪囷離詭者、何異於此哉、比還家、悉拔所植而棄之、子邦光、年甫十三、從母匿仁和寺側、聞父死期在近、欲適佐渡相見爲訣、母泣止之、邦光陽諾、密與家奴謀行、母不得已、裝而遣之、今茲五月、邦光遂與奴徒步十餘日、乘商船到佐渡、詣本間所居、躊躇者久之、適有僧出問之、邦光曰、我資朝子、至自京師、願垂哀恕、使得一見、宗忠聞之、命僧延待善遇、經日不許之見、吏請資朝出囚室洗沐、資朝知將殺、曰、聞吾兒遠來、不得一見、可悲也、正色不復言、作偈贈邦光、遂遇害、時年四十、有僧爲收屍火之、致骨于邦光、邦光慟哭投地曰、使我徒觀白骨邪、遣奴

齎歸葬高野山、乃稱病淹留、每晝臥夜出、伺間以圖宗忠、一夜、候風雨甚、往至其寢、進閱戶隙、宗忠適不在、本間三郎熟臥燈下、雙刀倚枕、邦光謂、聞渠下刄大人、是亦父仇、殺之足矣、欲奪其刀以刺之、恐其有覺遲疑久之、會飛蛾群聚、乃唾破紙障、縱蛾滅燈、因入取太刀、以擬其胸、既而謂睡人猶死屍也、足蹴枕、驚方起、又已洞腹出背、刎其喉殺之、出而匿竹叢、頃焉守者覺之、爇炬遍索、邦光欲自殺、復謂仇既報矣、徒死無益、不如赴君事、濟先志、以兩全忠孝也、出將走、有隍廣二丈許、傍多巨竹、邦光攀之、隨低以達前岸、行逃、天明、伏麻田中、追者數十人、呼索而過、迨夜邦光復出行、路遇修驗者、請哀憐救死、修驗者負之至津、適有商船將發、請而附載、追者方至、船已離岸、因獲免、到越後、遂還京師、三日、高時命工藤高景、殺前右中辨日野俊基於葛原岡、俊基以儒素、職居內記、帝圖恢復、資翼之力最居多、正中之變釋歸、去年陞爲右中辨、

俊基妻居嵯峨、聞其處刑、使從人後藤助光齎書往、未得見而已臨刑、乃至刑場、懇請相見訣別、俊基截髮與之曰、以此贈內、乃書偈曰、古來一句、無死無生、萬里雲盡、長江水淸、助光還致遺髮、其妻慟哭、削髮爲尼、助光納遺骨於高野山、爲僧、子俊業、俊孝、有女養於伯父行氏家、及帝還京、入侍、善和歌、稱辨內侍、護良親王在十津川、半歲、熊野別當定遍聞之、以爲十津川要害之地、不可以力取也、乃掲牓道路購求曰、獲大塔宮者、不論士庶、授伊勢車間莊、定遍又與私錢六百萬、殺從者五百萬、出降者三百萬、即日施行、若有食言、明神殛焉、十津川熊野間土豪稱莊司者八姓、皆貪婪無信、見之皆生異心、護良患之、謀避于吉野、竹原宗規强留而止、既而又聞宗規子亦有貳志、遂與衆潛赴吉野、而沿途敵地、不可輒過、護良以爲若欸布誠信、或得無梗也、乃試遣從者於芋瀨莊司、說以投託之意、對曰、定遍窮求官軍黨與、錄名以報鎌倉、臣

今欲納大王而不能也、然過前行、亦所不敢、請留錦旗若近臣一兩人、得以爲辭、護良默然未應、赤松則祐進曰、見危授命、是士之職、臣請留死、平賀三郎曰、從行之士、皆大王股肱、不可失也、宜以旗見授、護良從之、得過、村上義光適後矣、過莊司擁衆荷錦旗而還、義光直前奪旗、莊司錯愕、不顧而去、護良喜曰、吾得此三人、於平天下何有、翌日到小原、道得樵夫言曰、前路有玉置莊司者、布柵山道、遏絕行人、非誘之不可也、乃遣片岡八郎、矢田彥七諭之、玉置急入內不出、二人知事不諧走還、玉置馳數十騎迫之、二人返戰立斬一騎、餘兵遙射、八郎中二矢、急麾彥七曰、去矣、速報大王、爲避賊計、遂前鬭死之、護良聞彥七言、奮曰、事已至此、避之何爲、乃進、望見賊兵擁嶺、笑謂左右曰、子等唯叢射孤、孤當徐自盡、子等必務孤面皮、劓鼻耳、不可識別、賊謂孤猶未死也、不爾恐天下義旅聞孤死者喪氣、而賊勢益張矣、衆咸奮激、爭趨玉置陣、會紀

伊人野長瀨六郎、及七郎率兵來援、玉置兵不戰而潰、護良召六郎曰、孤以十津川狹隘、不便用兵、將欲出大和河內間、據形勝之地、以圖恢復、今爲玉置所困、幾乎不免、不意賴卿之援、得出萬死也、然今日之事、未遑一介奔告、卿何以知之、若非天祐、孤安至此邪、六郎曰、昨有一童子來臣之鄕戶諭曰、大王明日自十津川至小原、必在途遭難、宜速往奉迎焉、臣等謂大王之使也、護良驚歎神之、心私負焉、於是遣宗規往熊野、伊勢、募義徒舉兵、熊野山僧徒得其令旨、六日、熊野使者封呈諸京師、京師訛言、大塔宮匿京、人心恟恟、十九日、高時命佐佐木高氏、殺權中納言北畠具行於近江柏原、高氏館具行於柏原、待遇甚厚、高氏憫之、先告其由、具行曰、主上且播蕩遠境、何況我徒、死固其所也、但日來懸遇無以報已、端座就死、時年四十三、右近衛中將師行之子也、自帝爲親王時、昵近左右、最被親信、及即位、歷任藏人頭、攝津權守、至從二

位權中納言、三位經相之女、入宮有寵、爲勾當內侍、以賜具行、及具行就戮、削髮爲尼、往近江、居高島佛寺、爲薦冥福、子家資、二十一日、六波羅執殿法印良忠、北條仲時使齋藤十郎兵衛言曰、方今圖滅鎌倉萬乘之君且所不能、子等舉事何粗、聞子圖按吾地形、謀奪前帝、罪不容誅、凡其所謀、當悉自首、良忠輙答曰、普天之下、無非王土、拔主于難、誰謂非分、仗義討賊、何謂之粗、吾爲天下濟大事、拮据勉力、與北畠黃門俱發詔徵兵、未還而敗耳、所謀如此、辭氣壯烈、無所屈撓、仲時議欲寘刑、問注所時連曰、宜留以引黨與、乃付吏閉之室中、良忠多力、夜潛破戶逃去、二十五日、高時流前參議葉室光顯於出羽、竹原宗規從熊野往伊勢、以大塔宮令旨募勤王徒起兵、國人響應、勢張甚、京師嘖嘖、傳其變亂、二十六日、六波羅遣使往按檢、間二日還報曰、事皆實矣、所在村落縱火蹂躙、殺地頭數輩、燒守護代宅而去、京師駭懼、霪霖自五月至

六月、秋七月十三日、新主罷右大臣兼皇太子傅久我長通、十九日、興福寺僧徒爭鬭、八月、護良親王起兵吉野、築城愛染寶塔、據之、下令諸國、招聚義旅、楠木正成相金剛山之千劒破、城之、與吉野相呼應、二十七日、左近衛少將四條隆貞傳護良親王令旨於高野金剛峯寺、起兵、僧徒未遽應、九月、幕府罷若狹今富名主澁谷重光、二十一日、復以工藤貞祐爲若狹守護今富名主、十月十四日、新主以內大臣西園寺季衡爲右大臣、大納言中院通顯爲內大臣、通顯權大納言通重之子也、前權中納言日野資名爲院執權、方用事、二十八日、新主御禊、二十九日、前權大納言花山院師賢薨於下總千葉、年三十二、帝即位初、師賢猶弱冠、以才學稱、擢爲權中納言、聽帶劍、兼中宮大夫、彈正大弼、累進正二位大納言、笠置陷日、薙髮號素貞、志操卓然、不以榮辱經心、其在配所、每想及君、未嘗不歔欷流涕、自誦曰、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日

何時茹酷罹裂、非所患也、時時諷詠自遣、贈百首於尊良親王、附歌外封、陰期恢復再會、初師賢之赴配所也、或有慰其去京遠者、師賢詠歌以對、和加流斗毛、奈遍加那計加牟、岐美須美氏、宇岐布流佐斗登、奈禮留美夜古波、臨發贈名香於夫人藤原氏、曰、炷之必夢我矣、夫人如其言、果有見云、帝還宮後、贈太政大臣、謚文貞、二子家賢、信賢、十二月八日、新主以前右大臣今出川兼季爲太政大臣、十三日、新主大嘗、新主命左兵衛權佐世尊寺行尹、及一條行信書悠紀主基歌、初一條氏世傳其祖行成書法、以至經尹、經尹二子、長曰行房、少曰行尹、皆受家業、行房嗣家、行尹稱世尊寺氏、於是新主選書悠紀主基歌者、而難其人、以行房從帝於隱岐、議召還、帝聞之悵然、行房亦不忍去、新主遂命行信、行信、經尹弟定成之孫也、行房與千種忠顯、奉侍帝甚慎、手執薪水、犯風敲冰、供御不闕、帝恢復之念益切、護良親王及據吉野、景從者日衆、吉野郡大和南境、崇嶺綿亘、層嶂數十

里、南被熊野、西連高野、東接伊勢、襟以大河連山、又限其外、形勢甚壯、金剛山在其西北、楠木正成以爲根據、城挾山帶谿、周回一里、高數百仞、京師大震、新主行節會、諸門衛皆裹甲、東兵猶未至、修熾盛光法勝伏之、諭叡山發兵警衛、叡山請得院宣、院執事西園寺公宗與六波羅商議、依違不決、數促鎌倉、而東使延緩、新院怖甚、幕府遣尾藤彈正左衛門、往擊護良親王及楠木正成、十二月五日、至京師、六波羅移檄近畿、率兵來會、六日、前關白太政大臣忠教薨、楠木正成出金剛山、以五百騎攻赤坂城、城將湯淺定佛徵糧於紀伊、正成遮奪之、充苞以甲、使三百人荷至城下、別分兵追之、城兵望見、謂敵且奪我糧也、開門納之、三百人取甲於苞、吶喊起鬪、正成奪門而入、定佛不知所爲、與安田重顯、石垣宗有、藤並彥五郎、生池師澄、宮原孫三郎等出降、六波羅兵南下、河內人和田助家舉族應之、九日、北條守時、茂時遞與書慰勉、楠木正

成率兵入紀伊、攻隅田莊、隅田氏拒戰甚力、近畿應義者大起、充滿阿賀川、是日、攻破山崎、向京師、京師騷擾、六波羅遣宇都宮高綱、赤松則村擊却之、義軍退據仁定寺搆壘、高綱進攻之、十三日、左近衛少將四條隆貞傳護良親王令旨於高野金剛峰寺、起兵來援、初尊良親王之遠謫也、錮其從臣南部次郎等、是日斬於六條河原、十五日、宇都宮高綱拔仁定寺壘、以首級歸、因知護良親王所爲也、於是六波羅大索京師、其黨就縛者日多、京師竦足惴懼、二十五日、護良親王禱恢復於天野丹生祠、又禱和泉久米田寺、高野僧徒未肯出兵、是月、新院典侍洞院實子准三后、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八終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醍醐天皇五

元弘三年癸酉、春正月、帝在隱岐、行在狹隘、悒鬱殊甚、修密敎秘法、益勤、連宵不御寢、夢寐之間、時見後宇多帝有所慰勉、帝意差强、五日、楠木正成戰於甲斐莊安滿見、斬紀伊人井上、山井等五十餘人、傳護良親王令旨於久米田寺、禁官兵狼籍、禱克復、十日、粉河寺行人應護良親王令旨赴吉野營、十四日、新主以尊胤法親王爲天台座主、楠木正成擊河內守護代丹南某、和泉守護某等走之、進與和泉人當器左衛門尉、中田橘上地頭戰、自正成再擧、以厩戶太子墓爲戰場、操縱應變、勢如潮汐、踰年益振、河泉略定、乃引兵赴攝津、六波羅遣竹井有賀二將、往城四天王寺、十五

日、新主命尊胤法親王修五壇法于六波羅、祈戰捷、十九日、楠木正成率左近衛少將四條隆貞爲將、弟正季及石河、平野、平石、山城切、春日地、八田村上、渡邊、河野、湯淺諸氏以兵六百屬之、攻四天王寺、烈戰終日、覩星不休、平野四郞陳歿、城兵卒敗、夜半棄城而逃、正成進至渡邊、六波羅檢斷隅田通治、高橋宗康將兵五千、屯尼崎神崎、正成分兵爲四隊、伏其三隊、而以羸兵一隊、扼渡邊橋而陣、賊望見易之、輙競渡、羸兵佯走、賊追北過天王寺、陷於伏、急壓兵卻、我兵疾擊乘之、賊兵卻走、不可復制、爭橋而溺者無數、京師作謠嘲之、播磨白旗城主赤松則村起兵、權大納言堀川定忠之裔也、定忠子左近衛中將師季謫播磨、生季房、季房因居佐田莊、子孫降爲武臣、徙赤松鄕、因以爲氏、七世孫曰茂範、生則村、則村性愜豁有大志、不欲屈人下、及則祐齎護良親王令旨至、深以爲榮、城苔繩、擧義、趨附者千餘人、乃守杉坂及山里、塞山陽山

陰兩道、二十二日、楠木正成引兵還葛城山、北條仲時謂宇都宮高綱曰、勝敗兵家之常、雖然渡邊之敗、實由謀拙兵怯、以取衆笑、卽使此曹再發、豈復能爲、獨使仲時鎭京、亟煩足下至、以備緩急耳、今日是國家成敗之機、非足下則不可、高綱曰、二將已挫衄矣、今復以寡臨衆、未見其可也、然高綱自受命西上、思出死力以展效、事之濟否、豈遑計較、乃起不還舍而發、見騎僅十餘、比過東寺、手下兵追至者七百、過馬騎輙奪之疾馳、二十三日、至四天王寺、火傍民舍而進、和田孫三郞謂正成曰、隅田高橋五千兵、我已破之、乘此新勝、以拉高綱、何難之有、請出兵逆擊、正成默然良久曰、勝敗之機在離同、不在衆寡、高綱坂東驍將、從以紀淸兩黨、且彼承敗衄之餘、偏軍孤進、其將士同心於死可知也、我縱使克之、能無失亡、吾受大任、前途甚遠、而首傷我士、後誰爲我用者、我今輸彼一籌、引退數日、出奇誑之、則坂東慓急之士、氣索而去矣、所謂

見小敵怯、見大敵勇、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棄陣而退、高綱馳騎報捷六波羅、仲時等大悅、高綱以兵寡難前鬪、又恥不見敵而還、因留陣寺內、居數日、正成遣卒三百及民兵數千、大然炬火、星布山澤、如此連夜、漸多漸近、高綱嚴兵而俟、意其衆日盛也、如斯數夜、敵終不至、士衆頗怠、各生退志、或諫高綱曰、以寡敵衆、固非良計、猶敵幸爲我退、是足以藉口、請全軍而還、高綱從之、二十九日、鎌倉使二階堂貞藤至京師、二月二日、宇都宮高綱自天王寺引還、楠木正成復入天王寺、請寺僧觀上宮太子未來記、其文曰、當人王九十五代、天下一亂而主不安、此時東魚來呑四海、日沒西天三百七十餘日、西鳥來食東魚、海內歸一三年、如獼猴者掠天下三十餘年、大凶變歸一元、正成指而諭衆曰、所謂九十五代非今上耶、東魚乃高時、而爲西鳥所食、當有起兵滅關東者、日沒西天三百七十餘日、指上在隱岐、歸闕反正、蓋在明春、諸君勖之、衆

皆奮勵、因以金裝刀與僧、正成數出耀兵、令軍中禁鹵掠遠近屬
心、多來屬者、正成威振京畿、吉野吉水院新熊野兩寺、逃任吉野
執行、護良親王以吉水院爲執行、由是新熊野岩玉丸怒而叛、是
日、楠木正成遣兵擊走之、湯淺氏亦破賊各地、三日、幕府令薩摩
守護島津貞久兼日向守護職、五日、護良親王下令、賞紛河寺行
人戰功、七日、四條隆貞傳護良親王令旨於筑前人原田種昭等、
擧兵伐探題北條英時、櫻田師頼等、十三日、右大臣西園寺季衡
罷、二十一日、護良親王賜令旨播磨大山寺、曰、伊豆國在廳北條
時政子孫、承久以來、掌握四海、蔑如朝家、至頃年高時奉遷至尊
於海島、僭逆殊甚、欲加誅戮成還幸、因徵西海道十五國軍勢、各
嘗歸帝德、擧族赴義、速參集戰場文曰、期今月二十五日寅時率
軍會赤松城、其勸賞應因功依請、先是鎌倉遣阿曾治時、大佛高
直、名越宗敎三將、率大軍西上、絡繹上途、既而河野通盛發四國

兵、自尾崎上岸、大內長弘自兵庫上岸、武田小笠原下中山道、江
馬淡河發北陸、自叡山入京、於是京師四郊皆陣營、寺樓民舍無
不宿兵、乃定部署、治時將河內、和泉、攝津、美濃、加賀、淡路、丹波兵、
長崎高貞爲軍監、自河內進、高直將山城、大和、伊賀、近江、丹後、但
馬、伯耆、播磨兵、工藤高景爲軍監、自大和進、二階堂貞藤爲監使、
宗敎將尾張、越前、美作、因幡、備前、備中、備後、安藝、阿波、伊豫兵、安
藤圓光爲軍監、自紀伊進、乃授軍令曰、諸軍分三路進勦、凡在軍
者、勿相要約、勿先期進、見人創而走者有辱親族、創而進者有賞、
禁侵暴與掠略、軍監執禁令、若有犯者、卒徒罪之、士以狀聞、輸糧
總任六波羅調辨、往者下令、大塔宮惟拘執之、今後雖殺之可、凡
斬大塔宮者、賞以近江淺生莊、斬楠木正成者、以丹波船井莊、治
時駐軍四天王寺、期二十二日午時、攻赤坂城、本間、須山、猪股三
族爲先鋒、猪股黨人見光行謂本間資貞曰、關東失政久、今又抗

王命、其亡必不遠矣、吾年七十餘、將及今而死也、資貞料其先期
而進、冒夜馳至石川河原、果遇光行、共薄城挑戰、楠木正成弟正
季守赤坂正門、平野將監守後門、戒衆不應、資貞光行棄馬踰塹、
與本間又太郎其弟與三等、破三柵、及第四柵、城兵攢箭雨射、中
又太郎肩、洞與三股、衆逡巡、光行資貞皆戰死、資貞子資忠年十
八、欲從死、有人止之曰、凡士之先入而死、不翅自行其義、且期子
孫之榮、九郎不告死於汝、豈無意哉、若乃同死、大逆父志、資忠佯
諾、其人出、乃結束執兵、詣上宮太子影堂、血書和歌、馳至赤坂曰、
我是本間九郎子也、父不使我知、以故不得從父于冥府、願死父
之死處、城兵開門、資忠突入、與五十餘人搏擊而死、結城出雲守
踵進、亦歿、城兵所殺傷五百人、二十六日、俣野藤野進攻、城兵擊
却之、治時乃圍之、治時軍死傷甚多、前後一千八百餘人、高直自
奈良路、攻千劒破城、二十七日、齋藤新兵衛父子勵衆迫赤坂城、

城兵擲石、父子負創却走、既而支城連陷、所餘僅三四、播磨人吉
河八郎謂治時曰、正成撫輯和泉河內、城中儲峙必不乏、所乏者
水也、而我發火箭、輙灌以水、得無造暗渠以引水南山乎、請鑿山
塞之、治時從之、果有暗渠、時又久旱、兵士困渴、衆欲戰死、將監曰、
吉野金剛未拔、請暫降得時、遂率三十餘人出降、長崎高貞受而
桎梏、逃者八人、盡被捕斬、城兵見之、皆有死心、閏二月朔、出城決
戰、赤坂城陷、正季逃、三備藝防兵赴援六波羅、赤松則村使子貞
範拒之舟坂山、擒三石城主伊東惟羣等二十餘人、悉免其死、待
之更厚、惟羣感恩、還據三石起兵、進據熊山、擊備前守護加地時
秀走之、京師西路斷矣、則村既使惟羣守西面、乃攻高田兵庫助
拔其城、引兵東上、降者相踵、獲兵七千餘、長驅至兵庫、謀休兵攻
六波羅、城摩耶山守焉、伊豫人河野通盛、得能通綱、下令四方募
勤王師、而六波羅徵發亦急、通盛已率族人赴役京師、叔父通里、

及通增、通綱起兵勤王、其宗祀三島社祝安親應之、六波羅聞播磨伊豫官軍蜂起、命二國守護從金剛山下軍者、就國擊之、護良親王在吉野城、發兵募勤王師、高野衆徒粉川行人等、盡力拒戰、與河內官軍相呼應、四條隆貞已捷賊於渡邊、乃還吉野、勵衆守禦、二階堂貞藤以大軍來攻、是日城遂陷、初貞藤率大軍犯吉野、至夏箕川望城、旌旗飜山、兜鍪列巍、峰峻路窄、大衆無所用、攻戰七日、城兵不屈、新熊野岩玉丸素諳地理、謂衆曰、赤坂已陷、兩路兵會金剛山、我猶頓刃堅城下、甚可耻也、若攻正門、徒喪師耳、城背金峯、敵素恃其險、守備必薄、吾將擊不意也、乘夜攀金峯、繞出城背、則樹梢有旗、乃枕甲而伏、貞藤分兵三面齊攻、城兵拒之、戰方酣、伏兵猝起、火愛染塔、城兵大驚擾亂、相率死鬪、護良親王在藏王堂、執薙刀、率左右二十四人、縱橫奮戰、賊兵披靡、護良甲著七矢、頰腕中兩刄、流血淋漓、退入幕中、命酒與將士訣、引巨觥

立嚼三觥、木寺勝愿貫賊首于刀鋒歌舞、左馬權頭村上義光鎧被矢如蝟毛、來跪曰、臣拒中城數時、適聞歌聲、來取相會、賊勢强甚、城不可支、臣請賜大王鎧裝、詭爲大王死、大王乘間遁去、護良曰、死則同死、何忍相棄、義光厲聲曰、大王今死、天下事去矣、誰復成恢復之功哉、大王一身所係甚重、豈得同微臣死邪、起自解護良鎧、護良泣曰、卿忠易生不忘、我儻得免、厚爲修福、不免追從地下、遂與吉水院眞遍等潰圍而走、義光乃被鎧登譙樓、子義隆來欲偕死、義光曰、亟去爲王拒後、勿徒死、義隆泣訣、義光遙望護良去遠、大呼賊軍曰、今上皇子護良引決、汝等行受天誅、見我自刄以爲法、乃割腸抽腸、擲壁而斃、賊四集就斬其首解去、城陷、既而岩玉丸將兵數百追及護良於天河、義隆單身留鬪斬數人、身被二十餘創、潰腹死、護良終獲免、義隆時年十八矣、貞藤遂護良首于京、不是、棄之、貞藤聞護良在高野山、縱兵大索山中、僧徒匿護

良於承塵上、竟不能獲、左衞門尉景朝傳護良令、徵發粉川寺兵、深結托高野山徒、圖再擧、赤坂吉野既陷、治時貞藤皆萃于金剛山、而西南諸道兵應高時徵者亦會焉、號八十萬、合勢攻之、正成以千餘人拒之、賊兵四面仰攻、呼聲動天地、正成令士卒投大石、隨亂射之、無復虛箭、軍監長崎高貞令十二史記死傷、三晝夜不閣筆、令諸軍勿復薄城、時大旱、賊火箭射城、正成以機注水、使不能焚、阿曾治時謂大佛高直曰、前者絕水赤坂即陷、此蕞爾山巓、不容有水、得非乘夜出汲乎、遣名越越前守將三千人柵守東溪、城中有五泉、日得水五斛、逢旱不涸、正成猶慮其乏、造木槽數百、以承雨貯、土泥以防淬敗、故水有餘、越前守守東溪數日、毋出汲者、正成瞰其倦怠、夜出兵擊走之、奪其幟而還、旦日樹之壁上、呼曰、此名越公所贈、有公徽號焉、我無所用、願奉還之、名越慚恚、擧族薄城、城上豫橫懸大木、及賊薄而發之、因射斃四千餘人、賊益

畏憚、休戰築長圍環守、日夜遊戲、城兵困之、正成瞰之、謂衆曰、吾將出奇以警師、乃作藁人數十、被以甲冑、夜列城下、兵伏其後、乘曉霧大鬨、賊相告曰、城兵窮蹙出戰也、擧軍競進、我兵頗發矢、輒退入城、而賊集於藁人、則巨石已碎其頭、立死五百餘人、賊不敢復薄城也、乃欲餓而取之、布營環圍、因多會倡妓、博奕酒茶、以慰軍士、有部將叔姪二人、樗蒲爭道、相刺而死、其下二百餘人亦相率刺死、是以賊軍益衰、十日、帝祈賊討滅于丹生社、長門探題北條時直發兵船、往攻伊豫、十一日、上粗舟津、土居通增單騎來謂曰、賀公來焉、若遣別將、我失望、公執權之一門、吾河野之冑族、足相抗禮、明日將貽一箭也、乃還去、時直欲及其兵未集破之、夜率一千五百人攻通增將陣、會部下厚東某反應官軍截後、祝安親破時直兵於石井濱、時直窘困、豐田某勸令逃、乃委兵仗糧食而走還、長防兵士皆恚曰、若從渠後將流臭於天下、留戰而死、新院

修五壇法、六字法、禱戰勝、尊圓法親王亦禱禳以報新院悅、十四日、賜書曰、佛法未墜址、戰勝將在近、吉野焚夷、已其亡兆、其勉諸、二十二日、護良親王令攝津箕面寺衆徒修遊幸祈禳輸忠欵、赤松則村亦與書禁武士亂入寺內、播磨大山寺衆徒應護良親王令起兵、援則村戰攝津小平野、及兵庫、二十三日、轉戰於尾崎、坂部勤王之師四起、六波羅命隱岐守護佐佐木淸高防衛帝益嚴、先是護良親王數託漁舟潛通蹤息、是以帝略知世亂滋甚、義士競進、陰窺守衛隙、而守衛士或有歸心者、帝竊令成田小三郞覓知義者、成田得土屋又四郞以聞、使千種忠顯諭旨、對曰、臣微力不足濟大事、伯耆名和地頭村上長高、族大家富、曉武好義、竊謂可倚矣、長高弟泰長在守衛中、成田因國分寺僧招泰長、問京師事、泰長嘆息曰、主上猶未知乎、楠木正成據金剛山、東軍二十萬、環圍攻之、曠日不能拔、伊東氏起於備前三石、塞山陽道、赤松氏

起於播磨、方戰於攝津、伊豫土居得能破長門探題、或謂將其船來迎、臣竊知主上開運、必不在遠矣、吾還國、亦將徇義也、成田驚喜、乃謁泰長、帝使忠顯諭旨結托、泰長稽首曰、臣兄長高城船上山、險阻可據、若得奉乘輿、何榮過之、雖然不可不求出雲義士也、鹽冶高貞可共謀大事、其族富士名義綱在守衛中、臣試之明日、與義綱談論時事、義綱慨然曰、苟獲舉義則如何、泰長大喜、亦謁之帝、帝賜二人酒獎勵之、二人感激、無幾交番還國、泰長經出雲、以說高貞、高貞不聽、使人要路殺之、義綱亦還說高貞、高貞拘之、高貞與淸高同祖、出自雲隱守護義淸、義淸生泰淸、泰淸生時淸及賴泰、時淸爲隱岐守、淸高其孫也、賴泰稱鹽冶、高貞其孫也、成田因一條行房奏曰、伯耆路遠、泰長之來必遲矣、義綱約速復命、而至今不至、可怪也、若事漏則太危、請明早脫此島、帝然之、乃賜酒守衛士、二十四日昧爽、稱內侍娠月滿、出就外舍、帝御內侍

輿潛出行宮、忠顯、成田、金若與富士名義綱所留之士惟四人跟隨、既出莽、與成田、金若扶帝徒行、天猶闇、扣路傍家、問千波港、主人熟視帝曰、港距此五十餘町、多岐易迷、吾爲鄕導、乃負帝到港、覓得商舟還伯耆者、御之、乃辭去、及事定、懸賞求之、竟不知其所在、舟人亦知非常人、曰、今日奇遇、則終世之榮、敢請所之、忠顯附耳曰、是主上也、欲屆雲伯之間、宜向形便地而駛、行適曉霧大起、帝默禱、久之霧霽、順風快至、乃揚帆、行三十餘里、守衛將士覺帝脫、發船來追、俄風起、舟東西散、御舟抵出雲野波浦、往託地頭、地頭辭以力微、問名和路、曰、東二日程、道路梗塞、乃回舟泊三浦、追舸集三尾津、徵兵守護高貞、高貞不應、二十六日、六波羅梟官軍首於河磧、後鳥羽帝廟鳴動、大雨洪水、首悉流失、是日、御舟抵汐汰浦、富士名從士勸往鹽冶氏舘、不果、復出港泊海上、二十七日、長門探題時直又遣兵、與伊豫官軍戰於根來城、踰月不能克、是

日、御舟抵杵築港、金若與富士名從士登岸取食、釣舟在港、皆怪御舟、千種忠顯曰、我爲詣社來也、皆曰、容貌異常、今隱岐天子逃矣、卽是乎、請進船、忠顯執弓、擯卻其舟、乃出港、金若等爲追兵所殺、西風驟起而駛、二十八日、過伯耆灘、天晴、山樹可眎、問釣舟、則過片見前也、問名和港、曰、已在五里後、將返舟、偶賊舸至、舟人躊躇、帝曰、第返舟焉、乃匿於[illegible][illegible]下、賊舸近、則佐佐木淸嗣與弟淸房在船、舟人失色、忠顯曰、直摩其船而行、淸嗣不怪、駛去、御舟遂達於大坂濱、岩礁不可上岸、遣成田諭旨村上長高來迎、午時、成田至名和莊、謁者怪曰、將何言、曰、不見主人不敢告也、長高隔室問之、出延一室、成田乃傳旨曰、天皇脫隱岐、今至是港、欲倚足下、足下若不欲奉勅、則抑留報六波羅、主上進退、一爲托足下、不欲托隱岐守也、勅旨如此、長高感激淚墜、避席曰、普天之君錫命及此、區區小臣、粉身赤族、當報効、奈何辭之、乃進食、成田喜而胸悸、食

不下咽、長高乃介胄、聚子弟、忼慨告曰、生死此遇、吾已決死矣、不與者去、無用諍論也、與者俱來、奉帝船上山、以爲死所焉、二子甚長、弟助高、從弟信貞、家宰內河眞信等、咸奮曰、船上險阻、我勇震四隣、賊縱蒙鐵盾來、我能射洞之、數日之間、我族盡聚、縱賊擧天下來攻、吾不惴焉、長高卽起、與俱馳赴大坂濱、帝已遣成田忠顯亦出募舟子、於是舟人盡逃散、帝漂蕩四日、食飲罄竭、疲憊殊甚、獨蒙蓬而臥、長高至濱索御舟、不得、惟見小舟橫、連呼忠顯、帝在蓬下、屛息聽之、諦知非惡意、乃推蓬而起、冠傾衣盡濕、長高泣拜曰、謹應勅奉迎、帝驚定曰、朕以爲隱岐兵也、言畢泫然淚出不可禁、忠顯成田踵至、長高曰、佐佐木清高以兵二千在小波、弟清嗣清房兵八百在赤崎、相距僅三里、不速去則危、請幸船上城、乃扶帝上馬而馳、族人踵至、行二里而休、帝疲困欲留、長高進曰、此密邇賊境、若躊躇將爲其蹂踐、陛下亦不自奮、何以蕩平海內、帝乃

起、進至山麓、衆斬木解帶縛之、造輿舁帝、從西坂登、長高弟僧源盛率大山寺衆徒而追至、長高命先行、遂御山上佛寺、船上山北綿亘大山、山勢巉絕、乃伐巨木、據崖搆柵、募民曰、運我倉穀能致山上者、每擔給錢五百、民爭輸糧、得五十餘石、長高之赴船上、途謂基長曰、汝歸家處分家事、基長曰、賊兵將至、兒奈何離左右、從義殉節、是兒所願、家事委之家衆、長高曰、否、吾愧使賊徒蹂躪我家、汝往矣、家衆不能也、基長乃還、告情母內河氏、母曰、速火家、吾已決死、惟恨阿兄不與汝與死耳、阿兄者義高、方役于京師、故云爾、基長欲殺妻孥、且命令逃、咸不敢去、基長命乳母夫近清斬之、近清曰、事素不可豫定、大事若成、悔靡及、且俱赴船上耳、基長曰、然、以我小衆、受天下師、固不期其成矣、事敗則刺箇曹而自殺、未晚也、乃將母及妻孥、馳赴行在、留內河義實曰、賊若來火之、又遣僕招稻井瀨弘義、梶岡某、弘義怒曰、恃武侮人、四隣賤之、汝主亡

期至矣、馳告清高、梶岡某亦同至曰、及勢未集速擊勿失、清高宰田所某曰、擧大事者、必有深謀、請勿輕擧、乃止、明日清高攻名和莊、義實燒莊、清高望見、轉向船上、陣登見畑、行在見火起、知賊來、城中見兵不充六十、長高守前門、大山寺衆徒守後門、賊將清房自西坂登、長高分兵助守後門、信貞曰、坐待敵來、不如往戰、卽馳下山、乘賊未定陣擊之、大戰山麓、無不一當百、清房不勝而退、清高自東坂登呼噪、基長戒衆無應、適細雨冥濛、賊不得進、因相射、城兵所射無虛箭、帝聞後門雖克、前門猶强而怖、長高曰、基長在焉、未易遽破也、臣往試之、執弓而起、帝目送曰、壯士哉、忠顯曰、陛下得此良將、殆天所啓也、長高至城門、一箭斃田所種直及弟六郞、賊披靡而退、是日殺賊五十餘級、城中惟喪三人耳、長高三子高光年十四善戰、帝手賜黃楊櫛、截御袍賜長高族人、問世系、長高對曰、具平親王之裔也、降居但馬、爲小野氏、承久之役勤王、因

失祿邑、惟存女子田、以至臣也、帝嗟嘆、乃許復但馬舊邑、賜名長年、長年父曰行高、稱長田小太郞、生十有一子、長爲長年、次曰長行、夭、次曰大井長義、次曰加悅泰長、首唱義而死、次助高、稱布施氏、次行氏、次曰竹方氏高、次曰美作高重、次爲僧源盛、次曰河南行泰、次曰河北高則、總稱村上族、長年居名和莊、因氏名和、清高犯行在數日、連敗、長義、行氏、高重、行泰等、相率赴義、官軍勢日加、乃賜宣旨於諸國武士、令討滅朝敵、叡山亦與焉、是月、北條高時修大元法于金蓮院、祈天皇降伏、六波羅聞赤松則村侵擾攝津、遣佐佐木時信、小田時知擊之、三月朔、攻摩耶城、則村誘敵險隘、據高雨射、賊欲退、乃縱兵急擊之、賊潰走、僵屍委路、達武庫川、遂據守摩耶城、船上北接大山、山勢峻絕、名和長年倒鉅木爲柵、繫群馬於樹、每一嘶聲震山谷、弟氏高取白布四五端、悉畫近國將士旗號、以爲疑兵、佐佐木清高望旌旗、謂敵益加、宵間狐火亦兵

炬、二日、引還、三日、帝叙千種忠顯從四位下、以名和長年爲伯耆守、問曰、兵集幾許、對曰、命史記之、已得雲伯因作兵二千餘、曰、然則攻淸高、長年乃遣信貞行氏、二人請待且、帝曰、急攻之、小波城距行在三里、黃昏戰於城下、淸高力拒、殺傷六七百人、帝翹望曰、火不起者何、亟發使往偵、適我兵扶傷而至、忠顯曰、兵敗矣、急救之、長年厲聲曰、軍事宜委之臣、公勿怖、帝聞之而止、既而信貞行氏擲炬城中、從其明而進、夜半城陷、進攻守護糟谷元覺、又陷之、行在瞭望、火連起、兵氣百倍、長年命攻小鴨及忠長舘、盡陷之、於是伯耆無賊兵矣、出雲守護鹽冶高貞率兵千餘屯八木、觀望不進、長年使基長擊之、高貞懼、遽至行在謝、乃置之城外、富士名義綱亦以五百餘至、兒島高德、朝山金持諸族踵至、山陰山陽豪族、望風奔附者、無慮數十姓、官軍大振、淸高逃還隱岐、國人鎖港不納、乃走越前、後與北條仲時俱自殺番馬云、護良親王在高野山、

以丹波和崎莊、賜播磨大山寺、賞戰功、五日、阿曾治時等圍千劒破城、竟月不戰、諸營擁娼樗蒲、軍氣不振、北條高時遣使者、督促大佛高直等諸將進攻、諸將合議、命工造雲梯、長二十丈、跨壑架壁、銳兵六千、欲緣乘城、楠木正成令、投大炬、喞筒注油、以燒雲梯、烟燄噴起、賊兵前後喧騰、梯遂中斷、陷壑焚死者數千人、諸道豪傑望正成之風、多應官軍者、京師相傳、帝脫隱岐、據伯耆大山寺、國分多應之、隱岐守護追躡而戰、猶未遑信、八日、六波羅構關柵、自三條沿鴨川、北至中御門、西限東洞院、並掘壕塹、以警戒不虞、九日、名和義高自京師逃還、至伯耆謁帝、尋河北高則亦自千劒破逃還、具奏戰狀、佐佐木時信等已敗、備前盡應官軍、六波羅聞之、益兵攻赤松則村、十日、至瀨川、則村料賊軍行程、謂其至當在明日、會急雨至、入民屋避之、賊兵奄至、則村突出、血戰、左右纔五十餘人、衆寡不敵、兵漸殲、只餘六騎、則村便卷笠號、混賊兵中、適

見賊將小笠原貞宗將上馬、則村佯爲賤者、下馬試扶乘之、貞宗不悟、於是復騎、目賊衆爲赴戰狀、欺之、馳還本軍、十一日、則村進至瀨川、敵充滿兩岸、乃與子貞範等七騎、藏竹林、登南山而望、則賊陣動搖、卽攢箭射斃二十五人、大呼而進、賊潰亂不可制、則村殺獲三百、將還、子則祐曰、賊悉銳來、一敗奪氣、我乘勝窮追、則入六波羅必在此擧矣、則村從之、乃進、夜熱炬火長驅、是日、上野人新田義貞奉護良親王令自千劒破東歸、義貞初應高時徵、攻楠木氏於金剛山城、固不拔、東兵多逃亡、義貞召其家宰船田義昌語之曰、源平相制、並護王家、自古之爲、然吾雖無似、忝列源氏胄裔、特以時勢爲北條氏所驅役、遂敵官軍、豈其本心也、吾視高時近狀、亡滅非遠、吾欲歸吾國擧義兵、上以除宸憂、下以興家聲、而非有所受命不可、安得大塔宮令旨、則吾事成矣、義昌乃使三十人爲山寇狀、夜上葛城峯、而自爲亡卒、鬪於山下、山上寇見之下

援、因合擊生擒數人、解縛諭之曰、非以殺汝也、新田殿計獲大塔宮令旨以擧義、汝等欲保首領、當導到宮所、賊悅曰、此易致耳、請縱我輩一人往、義昌遣之、護良素知新田氏名族、大喜、卽爲令與之、其文一傚綸旨、制曰、敷化而理萬國者、明君之德也、撥亂而鎭四海者、武臣之節也、頃年北條高時蔑如朝憲、恣振逆威、積惡之至、天誅已顯、爰欲安宸襟、將擧義兵、叡感尤深、抽賞何淺、宜早運征伐之策、底靜謐之功、義貞大悅、翌日稱病東歸、日會宗親子弟謀討北條氏、義貞源義重之裔也、義重之子義兼爲武藏守、補守護、生義房、義房生政義、政義生政氏、政氏生基氏、三浦泰村之亂、基氏以功領上野甘羅、基氏生朝氏、朝氏生義貞、稱小太郎、世食新田世良田、長門探題北條時直又遣防長兵田鋤、深野等攻伊豫、是日、自水居津上岸、攻平井城、三島社祝安親戰於根來城、遂轉戰於星岡、長防兵敗績於平井城、田鋤三郎、深野彌太郎等死

者百餘人、十二日、赤松則村火淀、赤井、山崎三十餘所、六波羅未
知瀬川敗、申牌、見火起、大驚、警鐘聚兵、皆吏胥不慣兵、恇擾無闘
志、果如則祐所料、中納言日野資名、左大辨日野資明、聞警參朝、
四門不衞、新主從勾當內侍、在南殿、資名奏曰、兵破矣、請避之、新
主即奉神器出、公卿追及於途、本院新院亦促駕、俱幸六波羅北
方、官車分爲二、左衞門佐高倉忠俊向西七條、則村向久我畷、北
條仲時遣兩檢斷隅田通治、高橋宗康、邀之郊外、瀝桂川東岸而
陣、則村夾水相射、雪水方漲、則祐謂弓箭不足決勝、躍馬將濟、則
村止之曰、足利忠綱、佐佐木盛綱濟宇治、藤戸、由豫知淺深處也、
今上流雪消、水勢暴漲、非騎所能堪、設使馬健得濟、惡可一人往
敵萬衆乎、則祐不聽曰、敵百倍我、利在急戰、乃單騎亂流而進、屬
者僅五人、木寺相模失馬而沒、胄尖出水而達岸、賊不敢擊、則村
麾衆從之、通治宗康不戰而走、則村追躡入京、忠俊軍至西七條、

仲時時益邀戰、時已夜矣、官軍按兵不進、仲時謂是小衆可破、乃
益兵、通治宗康向八條河野通盛、陶山清房向蓮華王院、清房謂
通盛曰、烏合之衆、適足潰亂耳、且使此輩作壘壁、我可以精兵決
戰也、通盛然之、乃駐兵於鹽小路鼓譟、官軍集之、通盛清房率四
百五十人、出蓮華王院東、擊其不意、官軍敗而退、道盛清房不敢
追、引兵至七條大宮坊、通治宗康方與忠俊軍戰於朱雀坊、通盛
欲縱火、清房素憎二人佞、止之曰、彼將以爲已功、且無救、而待其
敗、使勇怯易辨、二人果敗、向內野七條散走、清房曰、可矣、合兵突
毀、忠俊敗潰、貞範則祐率數騎、自竹田進、至六條、將襲六波羅、官
軍已敗、敵兵充斥、乃撤徽識雜其中、敵覺呼曰、鐙馬濕者敵也、貞
範則祐血戰而脫、兄範資駐兵於羅城門、乃投之、敗兵又聚、進戰
於七條、爲通盛清房所背擊、又大敗、二將追之、則村輒爲反戰勢、
掠路而走、保摩耶城、六波羅將士自酣戰還、新主親臨勞軍、以通

盛爲對馬守、賜劒、清房爲備中守、賜馬、以賞其功、通治宗康縱卒
斬貧傷、殺居民、以詐示已功、翌日、梟首六條河原、總八百七十三、
榜赤松圓心者有五、京師謠曰、已貸首級、盍償利子、赤松分身、寇
無極已、肥後人菊池武時、遠祖則隆、六世孫隆直、與子隆長殉壽
永之難、立隆直弟隆定、隆定子能隆、承久之役、屬官軍削邑、是以
不逞於幕府、然族大兵勁、著於肥後、能隆孫武房禦元寇、最顯武
功、武房生隆盛、隆盛生武時、武時稱二郎、薙髮曰寂阿、初源賴朝
薦武藤資賴、任太宰少貳筑前守、爲鎭西守護、大友能直爲鎭西
奉行、以鎭九州、少貳氏居太宰府、食岩門鄕、大友氏居豐後、共掌
九州政令、子孫世襲、甚有權勢、及置九州探題於博多、九州將士
趨附博多探題門前、輿馬喧闐、評定家宰賄賂充盈、而太宰府廳
廨朽廢、二氏怏怏不懌者久、資賴曾孫曰貞經、薙髮曰妙惠、能直
玄孫曰貞宗、薙髮號具簡、迨護良親王密使至、二氏因欲逐探題、

而復勢利、武時乃竊勸舉義、二人許諾、事秘不漏、既而少貳大友
遊偵從京師還、言東軍甚盛、探題北條英時亦怪三人舉動、陰伺
察之、貞經貞宗疑懼不自安、武時還國募義、時阿蘇大宮司惟時
老、子惟直襲職、應六波羅徵發、與族惟澄率兵東上、途得護良親
王令、自備後鞆津引還、乃應之、武時率兵三百至博多、是日參衙、
侍所廣田某責其遲、因相諍而還、十三日、乃遣使貞經貞宗約期、
貞宗依違不答、貞經亦聞京師官軍數失利、遂斬其使、武時聞之
大怒曰、吾誤矣、與此奴輩謀事、奴輩不在、吾寧不能戰乎、乃揭錦
旗以舉兵、貞經部下鬻庭兵庫允往偵、武時覺之斬其僕、兵庫允
逃、武時自松原進、順西風縱火、烟燄及探題館、俄風轉東、武時乃
馳早良小路、呼曰、承勅討賊、咸來應焉、至櫛田濱駐兵、武藏四郎
聞變起於菊地氏、馳至其息濱邸、則武時已發、乃追躡至櫛田濱、
武時擊敗之、斬竹井安富等、欲襲探題館背、三巡櫛田祠域、馬俄

不前、武時拔雙鏑矢賦歌、（毛能殿夫能、宇波也能加布頁、比斗須知耳、於毛比岐留斗波、加美波志頁須也、）且叱曰、何物牛鬼、敢沮義兵、顧射其僉、馬輙前、人後見巨蛇中矢死祠中云、武時使視正門狀、反命曰、無人焉、武時怒驅衆赴之、武藏四郎拒戰於射犬場、武時度不可克、乃分兵五十、附長子武重、誡曰、我今赴義授命、固其分也、汝急歸國、完城聚兵、以報乃父之讎、武重固請同死、不許、揮涙而去、武時遂督餘兵、冐陣歿、時年四十二、子賴隆與父戰歿、弟尊勝追及御壺、斬七十餘人而死、餘衆逃散、宇治惟直戰敗走還、貞經貞宗等至探題館、門前不見隻兵、貞經即致菊池使首、武時次子武敏、及其弟某逃至筑後、適北條三河守赴於博多、相遇橫隈、爲其所殺、是日、武時族從死者二百餘人、盡梟於射犬場、十日、族加江某匿宰府山中、五日、以三十五人、因貞宗出降、探題英時拘之、帝聞赤松則村敗報、親修金輪法、禱戰捷、是日、行勳功除目、陞千種忠顯爲左近衛中將、兼藏人頭、

乃議東征、十四日、勅杵築社出雲國造孝時、禱戰捷、孝時天穗日命之後、傳神代寶劍二柄、藏在神庫、帝徵其一、以代神劍、帝夜召名和長年曰、朕爲賊所因、自謂終於絕島中、不料得脫來托汝、汝能重義輕軀、以小衆退大軍、以啓此鴻運、朕聞君猶船、臣猶水、船不得水、則無克濟、汝先世奉承久勅、因喪祿、今乃佐朕以雪耻、其地名船上、君臣遭遇、可謂奇也、親記自隱岐至船上漂蕩之難、賦和歌、（和須禮米也、與類倍毛奈美廼、阿羅伊曽遠、美布稱能宇倍耳、伊米之古頁呂波、）顧忠顯書帆船、並賜以爲徽號、曰、朕將垂示汝忠於萬世、子孫勿忘正直以報國、長年感泣、去年之冬、肥前彼杵郡人江串三郎、與刑部房明慶、圓林房、了本坊等謀竊往土佐、奉尊良親王而歸、匿之千綿山中、於是起兵、取本莊八幡祠帷幔、以作錦旗、徇本莊、今富、大村、以尊良令、假署三郎爲遠江守、其子爲式部大輔、肥前告急博多、赤松則村自摩耶城出陣八幡、初則村之走、六波羅諸將特兵衆曰、無能爲也、

不迫擊、則村因得收拾殘兵、軍復振、笠置之敗、左近衛中將中院貞定匿山崎、則村推爲大將、詐稱聖護院宮、屯八幡山崎、絕淀河漕路、由是京師商賈不通、糧運日艱、仲時等始悔不迫、十五日、發兵五千擊之、自八幡渡桂川而進、則村設三伏以待、賊過向日祠、爲山上兵所射、欲出西岡、伏猝發、與狐川兵夾擊之、賊擾亂多陷田淖、敗卒還京、塗泥滿鎧、觀者笑曰、遊河野陶山必不至此、四條隆貞傳護良親王令旨於陸奧人結城宗廣曰、伊豆國在廳高時法師、榮耀過分、輕蔑朝威、下克上之至、因被加誅戮、速催督一族以下、以討凶徒、勸賞依請者、結城氏出自小山氏、小山朝政弟朝光食下總結城、因爲氏、子曰朝廣、生廣綱及祐廣、廣綱嗣、以陸奧白川與祐廣、因居之、生宗廣、宗廣爲上野介、薙髮曰道忠、十六日、九州探題北條英時以所在義旅起、使大友貞宗、少貳貞經等兵守衛探題府、又遣規矩高政、率肥後兵往擊宇治惟直、帝命左近

衞中將千種忠顯爲將、率村上高重、僧源盛等大擧向京師、十七日、發行在、十九日、新主遷皇子恒性於越中、守護名越時有戕之、恒性帝第十四子、爲僧住大覺寺、號越中宮、探題英時得肥前變報、乃命國人佐志値賀波多、多久、高木諸氏擊之、平戶答兵不至、督促之、則前月已與所托大山寺律僧覺應俱東上、不在國、平戶肥前松浦族也、英時又召筑後人赤目彌次郎、彌次郎逃、使少貳貞經擊之、又疑清水又太郎匿菊池黨類、捕而拷掠、不服、拘貞經邸、先是行在遣八幡宗安、齎勅書、募義鎮西、二十日、宗安至大友貞宗營、被捕、檢之得少貳、大友、菊池、平戶、三窪氏勅書六、盡沒收之、適日田肥前權守率兵而至、英時疑之、久而許謁、是日、肥前諸氏擊刑部房明慶、破之、擒其子安藝、明慶奔大村、三郎迫斬之、致俘博多、乃梟明慶、拘安藝、安藝脫走、北條時直之自伊豫敗還也、北條英時爲給鐙馬、復往攻、不利、兵多引還、惟田鋤某止戰耳、二

十三日、時直遣使英時曰、願得相會、謀合體協力、英時因逆致伊豫逃兵、會高津道性率十國兵、至長石境、時直震怖、二十五日、遣妻孥於博多避難、是日、規矩高政攻宇治惟直、火城不燒、乃麾兵退、惟直以兵五百保日向鞍岡山、巖險不可近、高政使國人柴原、桑內二士鄉導、二十日、阿蘇氏巖邑猶多、若深匿則不可復攻也、高政聞之、乃謀急攻、以新主兩院在行宮、春宮不可獨留內、二十六日、康仁親王從六波羅親王尙幼、內大臣中院通顯輔之、日夜侍直、右大臣久我長通雖爲傳、備員而已、當此時、六波羅修法甚勤、尊胤法親王等來候、或命社寺禱禳、付地與貨、以攬山門奈良僧徒之心、公卿以下、各假院宣徵武士以自衛、雖年少不知持弓箭者、亦充其數、識者知其敗兆矣、時護良親王居河內志貴山毘沙門堂、得赤松則村敗報、下令旨叡山援之、於是僧徒會大講堂、謀大擧攻京師、遣使約則村、二十八日、下西坂兵號十餘萬、六波

羅聞報曰、彼雖衆皆徒、安能當我騎乎、便分七千騎爲七隊、陣三條河原以待、山徒先鋒陣法勝寺、乃縱兵進戰、步騎相當、久之山徒遂疲、自眞如堂神樂岡引還、吉見某率石見兵三千、防高津道性、北條時直遣厚東宗西、豐田胤藤等、屯長門大峯援之、二十九日、與道性戰、晦、探題英時使北條三河守援長門、未發、當此時、鎭西士心益睽離、英時疑薩摩人大隅野邊澁谷三士擧動、命松浦黨擊之、三士逃還、夏四月朔、探題英時令守護島津貞久曰、近聞戍兵多逃、逃者斬、是日、厚東氏與大峰地頭由利氏、伊佐氏等、應官軍、導道性來攻北條時直館、時直據塹柵拒戰、創高津、厚東二子、遂射却之、道性又進、相射數日、勘解由次官吉田光守奉勅賜結城宗廣曰、平高時背君臣禮、蔑國典型、掠士暴民、僭亂已極、其發兵討之、賞當從功、二日、以阿蘇全郡、付阿蘇社家如故、以禱蕩平、又勅少貳氏擧義、規矩高政攻宇治惟直於鞍岡山、惟直僕之

妹爲尼、說高政、高政覺捕之、托肥後人引還博多、北條三河守率日田肥前權守、宗像大宮司、大隅諸氏、及豐前東四郡兵、渡文司關援長門、叡山僧徒猶屯坂本、謀再擧、六波羅以十有三莊付叡山、又僧中權貴、增與便邑、啗利以離間之、於是稍有逆款者、赤松氏之兵、傷夷未瘥、然知京軍易與、又謀進攻、左近衞中將千種忠顯自丹波進、但馬守護太田守延奉靜尊法親王、來會篠村、忠顯乃爲主將、以其令徵發兵、三日、軍進陣西山峰堂、中院貞定與僧良忠向鳥羽竹田、則村向西七條、六波羅聞之、聚兵六條河原、作四軍、以河野通盛、陶山清房善戰、向法勝寺大路、富樫、林、島津、小早川向東寺、隅田通治、高橋宗康向西七條、遣佐佐木時信、小田時知、長井正顯等、屯糺河原、備叡山、三路兵並進、與官軍挨仗、官軍多徒、連射拒之、京軍縱騎馳突、自巳至申、不決雌雄、通盛清房戰於木幡、官軍竟不能支、退保宇治、二將不追、自竹田逕鳥羽新

道而進、島津、小早川等方酣戰、乃橫擊之、官軍敗、島津前安藝守轉向西七條、則村與通治、宗康對戰已疲、見之色動、頓宮又次郎父子、田中盛兼兄弟、備前群盜也、連鐵棍進曰、我獲罪幕府、素賭一死、幸遭世亂、爲天子戰、雖敗不退矣、前安藝守顧二子曰、是西國第一膂力、可試我騎射也、一發斃盛兼、島津氏素慣習犬追物、三馬盤旋而射、弦不止鳴、三士棍刀揮霍其間、而島津氏箭盡矣、小早川縱兵乘之、三士拔刀植立而死、箭如蝟毛、美作菅家之族、與糟谷高橋方戰於四條猪熊、聞西七條兵敗、有元佐光兄弟三人、奮鬪死之、播磨人妻鹿長宗、膂力絕倫、進至大宮、從兵皆死、單騎引還、印具駿河守追躡、長宗摑一士投之、挾六騎墜泥淖中、全軀沒不見、衆慴怖不敢近、則村多喪精銳、退屯山崎、帝下條制千種忠顯戒軍曰、高時黨類僭上無禮、是以正罪加伐、兩院新主、雖在賊中、不可混同朝敵、謹守其禮、勿侵掠仙洞、若犯者、處以重科、

長講堂領以下、本所各別莊園等、勿侵暴之、執柄以下、諸流朝臣雖有罪過、不可絕祀、勿掠奪采邑、授軍法曰、前軍後軍不相助、死傷之多、職是之由、其罪奪三勳、行軍主和、同心協力、偕可濟事、縱有私怨、臨戰克己、和諧互誓、事定之後、爭訟不遲、分糧必均、勿私增減、捕賊即斬、有情故者、錄進其名、勿侵暴民、犯者、士付其將、賤者即斬、負傷致命者、備加撿視、錄進其名、賞應從功、駐兵必擇要地、勿爲賊所襲、徵發糧食、將校熟議、勿失撫民之意、土居通增、得能通綱糾合四國兵、縱守多津今治港、四日、渡納津、備後守護拒擊、是日、規矩高政引兵自肥後還博多、高津道性攻北條時直數日、時直拒戰、射斃百餘人、五日、聞鎭西援兵至、官軍引還、日田肥前權守追之、攻厚東城、厚東宗西棄城走、八日、靜尊法親王軍進屯男山、千種忠顯恃其衆、欲專功、未戒師期、天明獨進、兵書風字爲號、當此時、賊起樓壁於大宮坊、自九條至三條、以備官軍、聞忠

顯來喜曰、縉紳安知戰乎、乘壁而待、忠顯陣神祇官前、部署兵、九陌齊進、戰塵蔽天、殺傷相當、但馬丹波兵、潛入京、縱火、風猛燄熾、賊棄大宮而退、六波羅遣佐佐木、隅田、高橋等援之、二條官軍先敗、太田守延戰沒、於是丹波荻野朝忠敗於四條、金持三郎擒於七條、丹波神池僧徒殲於五條、三條六條等軍、盡走保桂川岸、獨一條軍不動、名和行村當陶山清房、兒島高德當河野通盛、至昏未解、忠顯遣使收兵、官軍屯峰堂、忠顯謂高德曰、戰衂兵疲、駐京甚危、吾將退而集兵、高德曰、勝敗天也、敗不足愧、惟不可退而退、爲將之辱也、赤松以寡軍、三敗不屈、猶保山崎、我軍雖敗殘兵比賊猶衆、且此地襟帶山河、守禦甚便、今兵方疲、若恐賊來襲、僕請當防禦、幸無勞慮、乃率三百人、扼七條橋、忠顯恇怯、不能自安、奉法親王走男山、夜半高德望峰堂、炬火漸暗、怪而還、路遇朝忠、曰、大將逃矣、吾將還國、子亦俱來、高德曰、叱、吾誤屬此懦將、馳入法

親王營、則鎧袍錦旗、委棄狼籍、罵曰、若曹何不踰溝而死、乃收錦旗、追及朝忠、俱走丹波、據高山寺城、村上高重、僧源盛與一族村上行村、上神助貞、內河實貞力戰終日、部下死亡大半、高重源盛被傷、助貞實貞戰歿、是役內藏寮庫罹兵燹、歷代寶器蕩盡、葉寶山淨住寺、谷堂、峯堂、衣笠寺、松尾寺等又燒、十一日、敗報達船上行在、帝欲親征、名和長年諫而止、寄國富莊永室莊於杵築社、祈戰捷、山城人林田實廣從靜尊法親王軍、親王遣侍從坊門雅忠、警守西岡、十三日、實廣等城粟生山觀音寺、塞大江山路、以擊郗賊徒、十四日、賊軍攻千劍破城、十六日、北條高時聞官軍入京師、遣名越高家、足利高氏率兵入京師、初高時遣諸將攻笠置也、高氏適遭父喪、高時強起之、往攻笠置赤坂、高氏黽俛赴之、城陷而還、至是又使高氏與高家總軍西嚮、高氏有疾、不欲往、強之再三、高氏大慍、乃答使者曰、當不日發矣、因陰謂其親信曰、彼陪隷我

將族、時遷勢變、乃至僕役我、往年在憂服中、彼不之恤、反趣赴役、今病如是、又復見逼、虐人一何至此、我欲以今日歸官軍、以興我家、如何、上杉憲房、細川和氏等皆贊成之、初大父家時、父貞氏、以源氏胄胤、忿爲北條氏所裁制、每有滅之之計而不果、高氏欲乘釁濟先人之志、即力疾而起、將枝族西行、高時老臣長崎圓喜聞之說高時曰、方今同族猶不易信、況源氏乎、源氏失意日久、安保無異圖、今足利欲擧族西上、其意叵測、夫徵誓書收任子、亂世之常、木曾殿嘗逐清水冠者於鎌倉、請遵其故事、高時然之、以溫言來請焉、乃謂高氏曰、東國安靖、無復可慮、君宜以室家遺托、留之鎌倉、且足利北條世爲水魚、況君既與赤橋相州親結姻好、我何爲容嫌疑、而時遭禍亂、人人相危、願作誓書以定衆心、高氏患之、謀於弟直義、直義曰、公欲誅無道、神豈不右焉、要盟神所不鑒也、欲擧大事、何顧小節、千壽王猶幼、留付家士、有事則可抱而逃、夫

人則屬赤橋氏、嘗無所發、公第聽彼所言、亟成大事、高氏從之、遣
誓書于高時曰、軍事方棘、惡得以妻孥自隨、賤兒今留在此、卽有
不意、仰煩庇護、無根之言、豈足信哉、高時大喜、設宴祖道、取一白
旗授高氏曰、是自八幡公傳至右大將、而我家受之者、請以爲賜、
副以鞍馬刀鎧、八幡公謂義家、右大將謂賴朝也、高氏受之心竊
喜焉、於是高氏率弟直義又斯波、澁川、畠山徒、發兵而西、至三河
八橋、夢神告曰、子孫無慮七世護之、高氏心喜、吉良貞義嘗德方
高、乃遣上杉憲房、就謀擧事、貞義曰、吾待此擧久矣、於是決意、密
告腹心諸將、貞義與子滿義、發兵來從、高氏又遣使美濃、說土岐
賴貞曰、自今以後、存亡與君家共之、賴貞許諾、先是密遣細川和
氏、上杉重能船上行在歸順、帝賜綸旨、二人齎還、至近江鏡驛授
高氏、高氏秘之、遂至六波羅、十七日、勅結城親朝、發奧羽兵、討北
條高時、親朝宗廣之子也、宗廣二子親光、在六波羅軍、應護良親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王令、因赤松則村詣八幡營歸順、賊大駭沮、十八日、護良親王賜
紀伊平田莊於粉河寺行人、以賞其功、十九日、安藝凡吉河經盛、
弟經長詣行在、帝賜綸旨討賊、經長還發兵赴長門、會官軍攻周
防新寺、共戰於正門、是日、名越高家至京師、時六波羅兵屢有利、
而士卒日減、累使告急鎌倉、會高家高氏來援、衆心稍安、本院大
悅、賜謁、下院宣犯行在、高氏由山陰道、高家由山陽道、二十日、護
良親王又命大和土寇絕賊糧道、賊大困、逃亡者日多、於是六波
羅二帥又遣宇都宮高綱助大佛高直、高綱獨奮曰、吾能鑿金剛
山倒之、乃以手下兵千人疾攻、破柵薄城、晝夜鑿堀、三日而傾倒
門樓、餘軍咸傚而鑿之、楠木正成應機拒之、賊竟不能拔、二十一
日、護良親王下令岡本隘親起兵討賊、坊門雅忠陷大原野賊寨、
二十七日、二帥遣名越高家帥七千六百騎、足利高氏帥五千騎、
攻八幡山崎、千種忠顯帥諸將拒之、自以五百騎陣赤井河原、結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城親光三百騎陣狐河、赤松則村三千騎陣久我畷、坊門雅忠以
兵數百屯岩倉、備高氏、高家諜報曰、高氏天明已發、高家年少氣
銳、志在耀武、聞之恐爲所先、卽驅衆進、衝則村久我畷陣、紅袍華
甲、粲然奪目、鳥羽新道泥深、兵不可前、自率先斬敵數人、所向披
靡、高家徐下馬拭刀血而憩、則村部下佐用範家射中其額殺之、
大呼乘之、賊咸奔潰、官軍躡擊、自鳥羽至今在家、僵死滿路、時高
氏方張宴于桂川西、指一佛舍問其名、或答曰、勝持寺、高氏哂曰、
吾將勝而持之矣、及聞高家敗、曰、可矣、卽越山入丹波、備前人中
吉十郞、謂攝津人奴可四郞曰、高氏宴飲、聞敗而西、必有異圖也、
俱馳告六波羅、六波羅大驚、高氏至篠村、陣八幡祠前、篠村其所
領也、始以綸旨令衆、建於旗八幡祠前、始倡義、乃截紙方三四寸、
作東閒曰、承伯耆勅奔命、因請應援、使者連日發、藏諸髻中而往、
東至陸奧、致結城氏、西至九州、致島津宇治諸氏、州人久下時重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

以二百騎先至、其旗號書一番字、高氏召執事高師直問之、師直
對曰、昔右大將殿起義杉山、見彼祖重光先衆而至、謂之曰、我若
得志、其以汝爲賞首、親書賜焉、遂以爲號、高氏大喜曰、我家之嘉
兆也、近國兵聞之皆集、京師兵亦陸續來附、至二萬三千餘、六波
羅震駭、北條高時命九州、發大隅兵犯行在、是日、北條三河守傳
令禰寢清種等徵發、二十八日、幕府以島津貞久爲大隅守護、是
日、護良親王賞和田助秀軍功、二十九日、下勅山陰將士御神本
兼衡等盡復給其邑、足利高氏禱篠村八幡祠曰、高氏承父祖弓
馬業、敵王愾、誅兇賊、今天子崇神興法、利民救世、因下勅募義、是
以擧兵、揭旗揚樹、神幸守護焉、使一色賴行、今川範氏納之祠、斯
波高經在高氏軍、命子幸鶴丸起兵越前、於是北陸動搖、

皇朝編年史卷之四十九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醍醐天皇六

元弘三年五月二日、夜足利高氏嫡子千壽王竊脫大藏谷邸、北條高時未知京師變、鎌倉流傳高氏叛、因遣長崎勘解由左衛門、諏訪杢左衛門二使於京、至駿河高橋、遇六波羅使、聞變乃還、千壽王卽義詮、有庶兄曰竹若、在伊豆走湯山、別法印良遍裝爲修驗僧、與俱間行、遇二使於浮島原、良遍自殺、二使斬竹若梟之去、大塔宮候人保田宗顯、生地師澄、率師侵紀伊安原鄕、燒粟栖氏、帝將還京師、三日、下條制千種忠顯曰、天討所加、止仲時時益徒、新主、兩院、奉還本宮護衛、供奉公卿、錄進其名、守衛邸第、以候親裁、還幸之日、諸軍宜從關白、會八幡宮、梨本青蓮院兩門跡之事、

宜承大塔宮旨、並討叡山僧徒應賊者、分兵金剛山、而救正成、申軍令曰、凡有戰功者、不論貴賤緇素、盡復祿邑、並當有推恩以垂子孫、陣亡者、擇子孫妻妾族從、隨才祿用、朝士武人、祠官僧侶、凡帶官職者歸順、復本領外、別行其賞、若不躬至、能輸糧助需、若獻籌策者、亦如此、宥降人、待建功後祿用之、賊亡期已迫、殺戮無辜、侵掠焚燒、殘虐已甚、天討所加、在克殘除暴、宜禁戢士卒、上下同心、所誅惟賊、不擾衆庶、生擒卽縱、惟拘有名者諸罪、民家不火、保完社宇、城壘之外、非預軍機、勿及兵燹、軍所僑寓、涓塵之費、勿累家主、且加恩惠、如此可謂有道之師也、庶幾得神祇之祐、賴祖宗之靈、以致掃蕩之功、備後山内首藤通繼、安藝武田十郎、出雲來島和田三郎、石見大家彌太郎等、前後發兵、赴山崎軍、賞但馬人巨勢家盛功、授土田邑別宮地頭、勅安藝小早川孫太郎等、徵發入京、六波羅將士去會篠村者日衆、足利高氏乃移陣嵯峨、將刻

日入京、當是時、千劒破城未拔、京軍連敗、六波羅屯兵數萬、師出無功、俄聞高氏叛、上下驚愕、不可名狀、然竭忠關東者、在京將士四國西國之徒、自誓不渝、官軍將大舉入京師、北條仲時時益等曰、我擧天下攻千劒破、根本空虛、悔靡及矣、乃穿塹湟、激鴨河、起樓植柵、謂野戰疲則入息、可遞出禦敵耳、六日、千種忠顯足利高氏、赤松則村皆進軍、高氏將發、自祈戰勝、納一矢於廟、直義以下宗族皆倣之、矢積成堆、乃發、行收降兵、又得三萬人、過大江山、有鳩翔于旗上、高氏隨其所之、至神祇官址而止、七日卯牌、高氏軍充滿嵯峨內野、先鋒至神祇官前東向、兵凡五萬人、則村帥兵三千、從東寺、忠顯從竹田兒島高德、不欲屬高氏、特與荻野朝忠、及安達祐秀、和田位田本莊平莊氏等轉從若狹路、諸道竝進東向、六波羅作三軍、一軍名越高邦爲將、河越圓重、佐佐木淸高、小田時知、長井宗胤、河野通盛、波多野宣通、島津忠秀等屬、陣太政官

前、神泉苑禦高氏、一軍淡河時治爲將、民部大輔康世、東氏時、長井高廣、大見能登守屬、陣西七條、禦則村、一軍伊具藏人爲將、佐佐木時信、二階堂行意、長井高冬、小串秀信、武田氏信、水谷貞有、波多野通貞、與杤木、横山、富樫、長、諸氏屬、竹田伏見禦忠顯、上沿白河、隔二條大宮西向、辰牌兵交、矢鏑鳴鬨聲發、撼天殷地、迭進更退、血戰七八合、兩軍死傷無算、高氏臣設樂助重與齋藤玄基相搏墜馬、相刺而死、北陸警報急、時治遽引兵赴越前、陶山淸房與河野通盛、共在高邦軍、聞則村强、徑向之、大高重成呼河野陶山挑戰、河野通遠髫髮善戰、乃挺身進、重成提擒之、京軍竟卻走、則村進望西七條陣、則塹壘木柵、校聯不絕、妻鹿長宗、武部七郎、踰塹曳埤、埤倒塡塹、守兵叢射、二士折矢闖入、衆簇擊之、佐用範家、得手秀元、別所五郎左衛門等救之奮鬪、則村父子麾衆繼進、京軍不克而走、竹田伏見望風潰、至未牌京軍竟敗走、入保六波

羅、於是官軍分爲七隊、七陌並進、旌旗相望、咸集西河原、吶喊如雷、飛矢雨迸、輙達宮殿、新主君臣失色、二帥悉衆拒戰、細川和氏謂高氏曰、國之者、固彼志而損我兵也、不如開其走路、高氏從之、解東一角、城兵果無固志、梶井僧正三百餘、自北門出、擊坊門雅忠、僧良忠於五條橋、雅忠逡巡、忠顯令曰、緩攻曠日、恐金剛山賊兵解圍來救也、急攻之、伯耆出雲兵聯車數十輛、積以屋材、傅城火之、賊不能禦、八幡、山崎、竹田、伏見、宇治、瀨田、深草、法性寺烟燄照空、日已暝、攻戰終日竟夜、城兵猶衆、皆無鬬志、爭相逃亡、不可復制、留者僅千餘、糟谷宗秋謂二帥曰、城不可守、賴東面圍未合、宜奉車駕赴鎌倉、以圖後擧、佐佐木時信守勢多、道路猶可依、二帥然之、使小串秀信奏、夜半成逃走計、縱出女院以下城中婦女、使宮人奉神鏡、假安西園寺氏北山莊、伊豫官軍與賊戰於讚岐鳥坂山、祝安親、雅樂周敷淨圓房等、率先破之、九州探題北條英

時徵兵於筑後三池氏等、以自衛、八日昧爽、新主兩院太子康仁、易裝相扶、齎劒璽寶器、破後陣出、朝臣四散、日野資名、勸修寺經顯、四條隆蔭、日野資明等從、時益先驅、途閤土兵競起雨射、經苦集滅道、時益中流矢墜馬而死、太子以下相失、惟資名、經顯與綾小路重資、六條有光從、有流矢中新主左肘、陶山淸房去矢吮創、扶上馬行、至野路而曙、土兵鬬截、所向苦戰、士卒多死、纔免得入佐佐木時信觀音寺城、尊胤法親王越鈴鹿險、走伊勢、官軍燒六波羅、內大臣中院通顯等狼狽夜逃、權大納言西園寺公宗在北山、不與難、千種忠顯傳勅、迎神鏡於其第、奉安皇宮、是日、新田義貞起兵上野、時以金剛山久不拔、官軍並起、北條高時謀發武藏上野安房上總常陸下野六國兵、屬弟泰家西上、乃徵軍糧于郡縣、世良田素多豪戶、因課六十萬錢、限以五日、黑沼伴淸與出雲介親弘、催督甚酷、義貞忿曰、我源氏嫡統、卽有臨時公役、宜先告

我、彼乃不領主、恣來掠奪民財、是爲暴也、命里見新兵衛大圖平馬允、斬伴淸、梟示於里、錮親弘於長濱氏、高時聞而大怒曰、不圖近地侮我乃爾、命武藏上野擊之、新田氏會議、城沼田、拒利根川、或曰、赴越後、依其宗族、脇屋義助進而言曰、二者皆非計也、坐待强敵、情見形屈、則其兵內潰、一敗塗地、使人曰新田氏殺使者而誅死、死一也、寧死於王事、今雖匹馬單兵、出徇於國中、衆附則進攻鎌倉、不則戰死、孰與坐取誅殺乎、衆以爲然、乃傳檄甲信及越後諸源起兵、大館宗氏、及子幸氏、氏明、氏兼、堀口貞滿及弟行義、岩松經家、里見義氏、江田行義、桃井尙義等百五十騎、推義貞爲將、竪旗於生品祠前、以擧義焉、義貞讀詔書畢、進陣于笠懸野、比日暮利根川側塵起、有兵至、可二千騎、衆謂敵來矣、漸近則越後族人來援也、義貞驚喜曰、諸君來何速、大井田經隆伏鞍而對曰、前四日羽黑俊賢來徇國中、是以馳至、料遠郡枝屬相繼至也、言

未畢、越後甲斐信濃諸源以五千騎至、俊賢經隆弟善者也、義貞留叔父義量、得川義秋兄弟、山口兵衛、及甘羅族守上野、守護長崎孫四郞聞之、發兵來攻、國人皆黨義貞、孫四郞不能敵、引兵而退、九日、阿曾治時、大佛高直等聞六波羅陷大懼、棄千劒破圍走大和、城兵追擊、賊相蹂踐、死者甚多、土兵競起、鬬截於路、薙斬掠略、死體枕藉、夜入般若寺、據之、兵衆猶數萬人矣、和泉松尾寺奉護良親王令、修如意輪法、禱捷、是日結願、適賊返軍、寺僧謂是法力所致也、是日、北條仲時奉新主兩院太子發觀音寺、而北、糟谷能隆先驅、佐佐木時信殿、先是某宮爲僧、在伊吹山麓寺、承帝密旨、募兵備東軍走路、近江美濃伊賀伊勢國人奉之、扼番馬嶺、能隆破其先鋒、而後軍數千、逡巡據嶺、能隆顧矢竭兵疲、莫可爲計、因入路傍佛舍、待仲時至、謂之曰、我力尙能一戰也、而土岐吉良之屬皆去從足利氏、聞我東下、必出兵爲梗、今以寡弱出此艮

途、恐難輙過也、請與時信謀、退歸近江、據守要害、以待鎌倉之援、仲時曰、我亦已慮之、但時事如此、雖時信亦不可保其無他也、然今日之事、當從諸君計耳、頓兵待時信、時信在愛知川軍中訛傳、仲時爲土兵所殺、時信乃納降、仲時待時信不至、衆謂仲時曰、請進乃主上、然後自殺、仲時曰、止焉、吾猶生存、而敵奪車駕、是耻也、苟吾死、何問後事、乃謂從士曰、諸君不遺平昔之好、周旋至此、而命窮力竭、無以相報、惟當持我首降源氏、謝過免咎也、適時益從士齋主元至、仲時視之潸然、引刃自殺、能登殉之、櫻田淨心、菊田師時、高橋時英、隅田時親、安東祥兼、武田光高、二階堂忠貞、問注所淸近、町野康世、陶山淸房、小宮山吉愰、川越乘誓等將士堂上庭中、死者四百三十二人、仲時年二十八、高橋隅田陶山族畧殲焉、新主兩院太子皆惘然自失、日野資名獲新院寵用事、懼禍及走入附近佛寺薙髮、坊城俊實、冷泉賴定亦薙髮、惟勸修寺經顯、

日野資明、四條隆蔭隨從、官軍擁之、明日遷伊吹山太平護國寺、新主以劒璽寶器附某宮、京師略定、千種忠顯、足利高氏、赤松則村、及村上高重、僧源盛等、馳使奏捷行在、阿曾治時等軍集奈良、以中院良定爲將、往攻之、遣兵河內、屬楠木正成、擊其背、高氏駐劄京師、設奉行所、號令諸國、招徠降人、徵發討賊、猶如六波羅例、僧良忠部下掠略民財、高氏逮捕斬之、梟六條河原、榜曰、大塔宮候人殿法印部卒、竊盜處死、良忠怒、率兵奔護良親王軍、新田義貞入武藏、東國豪傑不期來會者數萬人、諸國告急鎌倉、鎌倉大震、乃命櫻田貞國、金澤貞將將擊之、貞國發武藏上野兵六萬餘騎赴入間、截前、長崎高重、與族孫四郎、加治某等屬焉、貞將赴下河邊、發兩總兵五萬餘騎禦後、兵皆飾鎧馬而發、十一日、陣小手差原、望見新田氏軍甚盛、欲要入間渡、而義貞已亂流而至、大戰于武藏野、兩軍皆東國驍兵、素習騎戰、地亦平曠、射戰罷卽相

馳突、凡三十餘合、至暝交綏、義貞陣入間河、貞國陣久米川、相距里許、篝炬照野、十二日、義貞冒曉衝久米陣、貞國蓐食而待、兩軍終日酣戰、貞國多喪士卒、又退屯分陪、義貞兵疲、亦不敢追、止屯久米川、是日、平泉寺僧徒發兵、誅賊將淡河時治于越前、初帝及討北條氏、時治適爲越前牛原地頭、集兵防遏北軍、聞六波羅敗、部下多逃散、僧徒乘僘攻之、時治知勢之不敵、與其妻訣、沈二子於水、潰腹而死、妻亦赴水死、六波羅捷報達伯耆行在、朝臣逃難者亦踵至、帝大喜、議遄幸、勘解由次官吉田光守曰、雖京師平、金剛山攻兵、猶滿畿內、且諺曰、八州敵海內、鎌倉敵八州、承久之役、誅伊賀光季甚易、而與東兵鬪乃取敗衂、今天下十得一二耳、宜暫居此以視東國之變、諸公卿皆然之、名和長年亦止之、帝乃親筮之、遇師之蒙、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乃勅嚴行、高時聞武藏野戰大驚、集金澤貞顯、安達時顯、長崎圓喜等諸老議、十

四日、以弟泰家爲將、大擧伐之、十五日、泰家次關戶、關戶武野往來所由、古者置關於此云、隔多摩川對府中、砂磧廣莫、稱曰分陪河原、義貞未知之、冒曉攻分陪、泰家使弓手三千人堵進兩射、義貞軍擾、泰家因縱兵乘之、義貞大敗、退陣堀金、泰家傳檄徵武相兵、未至、而義貞挫衂、故易而不追擊、泰家意驕、謂彼軍中必有斬送義貞者也、乃下營而息、衆咸卸甲解鞍、邀妓縱飮、武相多平族、松田、河村、土肥、土屋、本間、澁谷、江戶、豐島、葛西、河越、及武藏七黨、與相模三浦義勝、皆反旗附義貞、府中四面皆敵、泰家未知之也、義貞已敗、延義勝禮而詢計焉、義勝曰、方今天下分崩、勝敗互變、而天命所歸、終有在焉、公幸並僕兵、可以一戰、義貞曰、以疲兵當新勝之衆若何、曰、吾使人偵泰家軍驕甚、戰勝而將驕卒懈者敗、泰家之謂也、敗兆已備、不足畏耳、詰朝之事、僕請爲公先焉、十六日黎明、義勝爲先鋒、卷旗徐進、賊營中酣醉而寢、相指語曰、縛間

三浦氏應徵而至也、俄聞鬨聲、大驚而起、則鋒刃既交矣、義貞義助義勝三面迫擊、縱橫揮霍、泰家狼狽、爭先潰走、比至關戶、泰家數危、橫溝八郎、安保道堪父子數百人返戰而死、賴以纔免、長崎高重血戰斬首十三級、飛箭在身、血流白甲成緋、詣鎌倉府庭、祖父圓喜抽箭吮血曰、往者吾以汝爲不肖、今日之戰、眞我孫也、益努力以報主恩、先是金澤貞將統軍發鎌倉、將赴下河邊、時小山秀朝與千葉貞胤、俱應義貞、擧下總兵向武藏、與貞將遇於鶴見、擊敗之、貞將走還、兩軍皆敗、六波羅敗報亦至、鎌倉將士、惶擾失措、官軍聞之益振、義貞駐營關戶、八州豪傑響應爭歸義貞、衆號六十萬、夜泰家走還鎌倉、初泰家之發、北條族皆從、兵號十餘萬、人皆謂以累世之威、討鄙野小寇、易易耳、及敗士卒盡降敵、還者僅五六百人、於是鎌倉騷擾如沸、相驚謂敵已迫境矣、十七日、下詔、關白冬教、太政大臣兼季、左大臣近衛基嗣以下、新主所授官

位、悉停之、復左大臣二條道平、右大臣近衛經忠、權大納言左近衛大將一條經道、權大納言右近衛大將九條道教官、廢關白、道平聽內覽如故、與經忠俱總理萬機、經忠辭不受、又復大納言萬里小路宣房、中納言九條公明、萬里小路藤房、權中納言御子左爲定、二條良基、四條隆資、洞院實世七人官、以權大納言二條師基爲太宰權帥、往討探題北條英時、越中守護名越時有、軍二塚、徵發近國、禦出羽越中官軍、及聞六波羅陷、關東勤王師蠭起、士卒逃散、能登越中豪傑、應徵至放生津、遽變心謀擊時有、時有不知所爲、是日、與弟有公姪貞持、害妻子自殺、阿曾治時等在奈良般若寺、遣宇都宮通綱攻千劍破城、紀伊人隅田忠長等發兵援之、足利高氏諭令歸順、十八日、通綱率其族降、既而紀伊人愛洲忠保等、亦相率降、賊勢日衰、佐介貞俊、父祖以來善和歌、貞俊以材藝自負、北條高時不用、悒悒不樂、在千劍破軍、千種忠顯招之、

乃如京師、亦不敢錄、落魄遂流死、是日、車駕發船上山、大和守金持景藤執旗爲左、伯耆守名和長年帶劍爲右、鹽冶高貞前驅、朝山義連後拒、左近衛中將一條行房、勘解由次官吉田光守文服、其餘文武百官、戎服扈從、步騎相屬三十餘里、鎌倉南面大海、三面山巒起伏、阪路嶮隘、往往刳山以通道、稱之截通、正北巨福呂阪、過山內而達戶塚、是爲武藏路、稱上道、稍西假粧坂、經葛原而達藤澤、稱中道、東則朝夷奈截通、以接金澤、稱下道、西則極樂寺截通、出稻村而至腰越片瀨、是爲西上驛路、稻村崎斗出海、其頂曰靈山、是日義貞分兵爲三、大館宗氏、江田行義帥兵十萬、道極樂寺坂、堀口貞滿、大島守之帥兵十萬、道巨福呂坂、義貞義助帥兵六十萬、道假粧坂、平明縱火村岡、藤澤、片瀨、腰越五十餘所、三道並進、鎌倉震駭、高時使金澤忠時、北條基時以兵三萬守假粧坂、大佛貞直以五萬守極樂寺坂、赤橋守時以六萬守巨福呂坂、

平氏八十餘人別帥兵十萬、備諸道援兵、兩軍大戰、聲動天地、一日一夜六十五戰、義貞與貞滿迭捷、入于山內、守時戰數十合、士卒死亡略盡、謂南條高直曰、軍固有百敗而一勝者、今我軍雖敗、北條氏之命、豈必窮於此乎、然我高氏姻戚、恐相州疑我、義當速死以示無貳心、乃自殺、高直已下從死九十餘人、十九日、宗氏攻極樂寺坂、貞直家士本間山城左衛門嘗以事黜而家居、聞貞直與敵戰、率手兵百餘人奮戰、遂斬宗氏、貫首于刃、見貞直謝曰、聊以微效、獲宥前過、從黃泉、爲幸大矣、遂自殺、貞直大感奮、宗氏部兵退屯腰越片瀨、權中納言万里小路藤房在常陸、藤澤、弟前參議季房在下野、於是常陸豪傑競起應官軍、是日秘所久幹與子幹國、詣藤房館、表歸順意、發兵赴鎌倉、下野動亂、二十日、季房爲賊所殺、二十一日、新田氏義攻靈山、敵據高亂射、不可嚮近、三木俊連間道自山下衍門阪入、戰益力、迨夜戰于山上、敵竟奔潰、義

貞乃以選兵二萬、乘夜經腰越、赴極樂寺坂、則賊大兵據海岸樹柵、兵艦列其南以備傍射、義貞乃下馬、免冑向海拜曰、天子爲逆臣所遷、越在西海、臣義貞不忍坐視、提兵討賊、伏願海神眷臣忠義、退潮以開道、因解所佩金裝刀、投之海中、二十二日曉、潮大退、兵艦皆漂去、義貞大悅曰、二師刺山得泉、神功投珠卻潮、和漢千古之異、我今値焉、大呼麾衆直入鎌倉、自十八日諸道交戰、吶喊之聲、箭鏑之響、晝夜無止時、及極樂寺坂敗、義貞兵進戰于前濱、於是諸道竟不守、行義貞滿諸軍相踵競進、稻村崎已破、官軍亂入鎌倉、鎌倉鼎沸、諜者譟曰、兵及若宮街、島津四郎有膂力氣局、長崎圓喜祿養以爲爪牙、於是高時賜名馬往視軍、四郎乃單騎赴、由井濱、至義貞陣前、下馬納降、從是降者相踵、義貞令縱火稻瀨川傍民家、適海風怒甚、烟燄掩市街、婦女叫號、騰藉煙烟之中、衆乘勢四面攻鬪、殺戮無數、俄頃火延及高時居第、高時自以千

餘人擁衛妻子、逃入東勝寺、東勝寺乃其先塋所在也、長崎思元與子爲基在極樂寺截通路、市街鬪聲、引兵救之而戰、息于若宮街、思元望扇谷戰塵盛起、卽馳赴之、爲基止戰、所向皆披、馬傷、仗刀立大鳥居前、衆不敢近、因佯仆誘敵、喑啞一喝、揮刀而起、潰圍而去、終失所之、貞將兵三十餘人知其不可抗、相率自殺、貞直奮曰、勇士死則戰死耳、奈何自殺、乃帥二百餘人、縱橫衝突、遂冒義助陣而死、金澤貞將戰山內、身被七創、還見高時于東勝寺、高時賞其力戰、授以相模守、長門探題、署狀與之、兩探題重職也、相模守北條氏世襲官號也、貞將感喜、乃書狀背曰、棄我百年命、報公一日恩、懷之馳衝我陣而死、子忠時與父戰歿、北條基時禦戰於假粧坂、所餘無多、諸寨連破、仲時訃音適至、乃引刃自殺、北條種時、工藤行高等又戰死、鹽飽聖遠謂發子忠賴曰、汝猶未從仕、宜逃爲僧薦我冥福、忠賴曰、國家生活、誰非君恩、寧論已仕

與未仕邪、卽割腹死、聖遠乃設椅趺坐、作偈引頸令次子忠年斬之、忠年亦自殺、安東聖秀戰稻瀨河敗還、高時已逃東勝寺、府舍焚蕩、將士悉散、聖秀憤激曰、堂堂百年之跡、何無一人留死節之屍哉、從殘兵百餘騎、就焦址、將自殺、其從女爲義貞妻、適贈書招降之、聖秀作色謂使者曰、臨危逃死、恥莫大焉、姪女生士家、爲士家婦、不知廉恥、何以敎子孫哉、然彼女子固不足恠、義貞若知義者、當叱而止焉、何敎我反邪、何爾夫婦之相似也、以書握力割腹而死、泰家家臣諏訪盛高戰敗而還、勸泰家自裁、泰家屛人語曰、敗亂至此、皆由家兄暴行而自速之耳、然數世惠澤在人、苟餘慶未盡、天其永絕其胤乎、萬壽前已託五大院宗繁、汝往取龜壽、善匿以圖後擧、盛高泣訣、於是盛高以爲恐女輩知謀、於後事漏、乃往誑言、主公欲一與郞君相訣、速見付與、聞太郞君既爲寇所殺、臣恐此行亦定難免也、諸傅母抱而泣、盛高佯怒取之而去、適信

濃匿諏訪祠官諏訪賴重家、萬壽龜壽高時子邦時時行之小子也、泰家乃召左右二十餘人誡曰、汝等度吾行遠、速火第爲自盡狀、因臥筱輿覆以汚血衣、南部景家伊達匡衡爲舁夫服舁之、二卒被甲乘馬、效新田氏軍號、裝爲護送人而出、所留士乃縱火其屋、出呼曰、主旣死矣、衆二十餘人割腹而斃、軍士三百人亦同死、泰家遂遁陸奧、義貞軍進入府中、無復抗者、獨長崎高重挺身馳突四應、所抵皆披、更騎易刀、手殺凡三十餘人、還見高時曰、事已至此、公自爲圖、雖然臣猶欲一快戰、公且待之、乃乘其愛馬名兎雞、往謁僧士雲訣別、出門謂殘兵曰、子等勞矣、請從此辭、衆不肯、相呼死而前、高重因命釋幟鞘、又混入官軍、意得義貞刺之、由良具滋覺曰、此長崎次郞也、麾兵環圍、高重苦戰潰圍、復逼義貞、橫山重眞蔽捍義貞而死、高重戰益厲、從士皆死、殘兵纔八人、從兵曰、何不殉主君、高重曰、吾殆忘前言、乃引還、官軍追急、高重返戰

十餘、至東勝寺、箭被體如蝟、圓喜曰、何遲也、高重曰、欲刺敵將不獲、僅斃弱卒數百耳、高時方與將士訣飮、高重徑入引觴三飮、屬攝津道準曰、請獻一物、乃自屠抉腸出之、道準笑曰、有此好下物、誰得以量小而辭、滿酌盡其半、以傳之諏訪直性、割腹死、直性徐三酹訖、勸高時曰、年少輩奏伎相侑、臣雖疲乎、安得不少酬、請以此肴、推之見致、割腹抽刃以置高時前而死、圓喜曰、我年老當爲主公啓行、自刺不殊、其孫新右衛門年甫十五、從傍刺之、已亦割腹、倚圓喜尸而死、新右衛門高重弟也、高時終自殺、時年三十一、北條茂時、安達時顯、金澤貞顯、佐佐目僧正有助、鹽田時國等將士殉之者、八百七十餘人、於鎌倉自殺者六千餘人、官軍將足助賢尊、千葉胤長等亦戰死、初結城宗廣之奉綸旨及護良親王令旨適祗役鎌倉、乃遣書囑子親朝、募奥羽兵以勤王、已而鎌倉亂起、宗廣携弟寛祐義田島廣堯從義貞軍、僧疎石時在鎌倉、自排

白刃、爲士民營救、得免者甚多、義貞自擧兵至此、蓋十五日矣、自鎌倉開府、源氏三世、藤原氏二世、親王四世、而北條氏以陪臣執權於其間者九世、凡百七十餘年、蹈天蹐地、尊上惠下、布治有法度、講武有記程、烽燧無警、門戶不鍵、富貴榮華、度越於上古、宿將名族、畏風奉命、漸執臣僕之禮、不敢支吾、宗黨親戚、延蔓盤互、爲守護地頭者、蓋八百餘人、及勤王師起、高時授首、前後夷滅、幾無噍類、征夷大將軍守邦親王爲僧、初工藤新左衛門每歎高時怠政、時事日非、累諫不聽、乃去隱高野山爲僧、誓不復出、及鎌倉滅、往弔其處、府第丘墟、彌望茂草而已、乃慨然作懷舊和歌、（布留佐斗農乎加志婆須波毛登與利能久佐乃波羅登那婆毛比奈佐麻志、）後周遊諸國、不知所終、義貞仍居鎌倉、窮索黨與、撫納降附、威望日隆、八州豪傑莫不聽命焉、

北畠親房曰、源氏以武臣掌握天下、朝廷蓋不能平、況其後嗣既絕、寡妻陪隸、繼當其家、欲乘此時而斃之以復舊權、似也、雖

然王綱之衰久矣、賴朝奮一劍以平其亂、雖朝廷未復其舊、而民庶息肩、非有德政足以勝之、則安克斃之、縱使克斃之、民之不安、天豈與之、王者之師、必加有罪、賴朝陞高官、管重職、皆出法皇之允裁、非私竊之也、北條氏以其外家、久司其權、未嘗失人望、非有顯然之罪也、而欲遽加之誅、是朝廷未爲無過、而北條氏又不可比之反賊獲利者也、夫以賴朝之業、而猶不能過二世、北條氏乃以陪臣執國命、奕世累業、是豈偶然哉、蓋義時非有才德過人也、泰時繼之、修政立法、專操正直、不獨不踰己之分、戒飾親族、及諸將士、莫敢覬覦高爵、至其子孫、能守其法、不敢失墜、雖其政漸衰卒至於亡、而得傳之七世之久、亦可謂無憾矣、大凡以保平以來之亂、而不有若賴朝有若泰時、則六十州之民、何所底止、不詳於此、而特稱皇威之衰、武臣之專者、謬矣、

中井積德曰、北條氏以智數權力竊國柄、其險謀譎詐、雖多端緒、要之以收人心爲歸、故薄稅斂、省冗費、躬儉素、賑貧窮、似仁也、八世之間、爵不踰五品、官不出州牧、肯率執臣節于幕府、似恭也、北條氏不敢自尊大、而威權所在、諸將牧守、皆其等儕、而爵位上之者、其交際則翻有若君臣者、於是乎承久之役、諸將無異志、爭爲效死、又有若泰時時賴、雖未知上下之大節、而實有願治愛民之心、是以人心益固、至高時之無道也、自取滅亡、豈緣失人心矣、然則北條氏之事、始於得人心、而終於失人心耳、是故古昔聖王明君、唯人心之爲可畏、夫知數權力、飾情假仁、苟得人心、斯足以興也、況至誠感孚于人心、而風動者乎、

賴襄曰、北條氏之於源氏、則藤原氏之於王家也、皆不用寸兵尺鐵、而篡其國於衽席之上、何其易也、蓋人情莫不知親其宗、而顧謂不如妻黨之可倚也、於是削弱兄弟、疏斥親族、以爲爲

子孫除忠告、而不悟其自剪伐、以資異姓、可不哀哉、源氏之成國也、固懸殊王家、而其謬計出王家所未爲、故其取禍有更烈者、而北條氏之陰謀狡智、乃非藤原氏所及、鬩其骨肉、剪其手足、潛收默竊其權、而如已未嘗措手、及其得權、亦有所韜藏、而不敢自居、辭其名而取其實、舍其利而操其柄、使天下不能議已、子孫守其遺謀、而加以周密、終使帝王之廢立、攝籙之進退、盡取決於已、而如已無所關、不得已而爲之措置、是北條氏家法、所以能長持天下權衡焉、而至於盡心民事、前後武族所罕觀也、蓋自知其悖逆人神所不容、惴惴焉計以此贖之、而泰時其最者矣、世之論者、於泰時無所間然已、余謂承久之事、泰時其罪之魁也、何哉、使泰時之賢果如所傳乎、則既定禍難、擁大兵於輦下、諸大處分、莫不由已、其於朝廷與幕府、往復之際、豈無所以善處之、已可以理導、又可以勢禁、是之不思、而陷其父

於大惡、雖有善政、寧贖其罪邪、是知舊史所稱、泰時勸其父、詣闕納降、不聽、臨發問遇親征則何爲、曰、降之、否則決前、皆史氏爲之文過耳、不足信也、至其立後嵯峨、亦出恩仇之私、論者謂之天命正理、亦過褒矣、然北條氏七世、其可以入理論者、獨有泰時、其他如義時輩、皆蚍蜉鬼蜮、又曷足責歟、或傳義時誅深見某者、而近其子、卒爲所殺、噫、是其或然也、昔平淸盛源義仲、並稱兵抗上皇、皆除讒人而已、不敢遂其幽囚之計也、然猶不免誅滅、如義時者、眞無前逆賊、而得脫叛名於世、天其假手其臣僕斃之也、及其子孫、遇新田氏之斧鉞、抉其巢穴、殲其醜類、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豈不信哉、

少貳貞經、大友貞宗、島津貞久既奉勅、足利高氏又贈書貞久擧義、貞經聞六波羅敗報而懼、於是貞經等相議將發兵、遣使告菊池武重、武重謂彼既誑吾父、我今可以報、答曰、審欲誅英時、可臨

陣相見耳、遂斬其使、英時聞其謀、使長岡惟幸來察變、貞經稱病不見、惟幸更詣賴尙、則視士卒方製楯砥鏃、謂其果有謀也、伺其出就座、拔佩刀前刺賴尙、素縱挫、擧秤局扞之、與惟幸交搏、左右競集、亂刺惟幸殺之、二十五日、龍造寺家親、及族善智、於保宗喜、高木家朝、今村高弘、宗像氏勝發肥前兵、宮野敎心等發上妻郡兵、會少貳軍、三原佛心、及族種昭等自筑後、深堀正綱、安富恩房等自肥前、會大友軍、澀谷典重、二階堂行久、揖宿忠篤等屬島津軍、大擧攻博多、那珂川適漲、英時遣兵逆擊其渡、不勝、貞宗長子貞載率族貞廣、貞擧、山田宗久與子忠能、並率先而進、少貳族田中賴景父子、對馬左近將監、及澀谷典重等奮鬪、忠能搏擒英時從士、揖宿忠篤斬門眞余三、宗智戰歿、於保宗喜等被創、賊竟敗走、諸軍迫姪濱、第二階堂行久踰北門墻入、英時窮蹙、縱火自殺、從死者三百餘人、是日、詔廢新主、停正慶年號、二十六日、車駕至

播磨、次千本驛、前關白經忠率檢非違使別當洞院實世、左近衛中將富宗治等公卿、自京師迎謁、書寫山衆徒奉迎、少貳貞經、大友貞宗迎尊良新王於肥前、奉之太宰府原山、以爲主、是日、命筑前人中村榮永、筑後人宮野敎心、荒木孫太郞等、更番宿衛、迎宿正俊雅於長門爲佐、權司九州號令、先是長門探題北條時直爲高津厚東等所敗、乘兵艦東走、至周防鳴渡、聞六波羅陷、回艦抵赤間關、又聞博多敗、狼狽至柳浦、贈書少貳島津乞哀、二人素有舊好、爲請俊雅、俊雅引見時直、時直膝行而前、俊雅與涕曰、禍福倚伏、吉凶無常、昔吾處流日、被卿淩辱、不料復有今日、我將報卿以甚一死、因遣使奏狀、帝爲俊雅特免時直、復懸命地存家、二十七日、車駕幸書寫山、以安室鄕充不斷如法經料、二十八日、幸法華山、二十九日、新田義貞獲高時子邦時、斬之、初高時納五大院宗繁妹爲妾、生子邦時、及敗以託宗繁、宗繁詣之、即日出降義貞、

已而義貞購求高時遺胤、宗繁計我親斬送此兒、恐不爲衆所歯、不如藉人下手、自取告訴之賞也、乃紿邦時曰、聞有人告郎君處者、明日逮者將至、請促避之伊豆、臣且留此、告以不知、不可則自殺以滅跡、邦時信之、從一奴乘夜而逃、宗繁馳告義貞執事船田義昌、與軍士與追、捕之相模川、義貞深惡宗繁所爲、欲誅以懲不臣、宗繁聞之亡匿、無所容舍、後卒餓死路上、初義貞之入鎌倉、鹽田道祐戰敗、其下狩野重光遯之自殺、盜其家資、逃匿佛寺、船田義昌聞而捕之、梟首由井濱、北條門族舊故、被緇遁世者、褁頭請報効、聞者醜之、本院新院、廢主、及康仁親王還京師、置兵護衛、阿曾治時等頻募近畿兵、伊勢動搖、足利高氏命吉見圓忠往擊之、是日、治時取紀伊心淨邑、與隅田忠長、奨勵其功、晦、圓忠令伊勢三重郡地頭家人發兵、會小河、檄曰、若不到者處以叛關東罪、圓忠源範賴之裔、爲賴孫也、是日、車駕至兵庫、次福嚴寺、赤松則村

以兵五百奉迎、帝駐蹕親勞之曰、恢復之功、實依汝忠效、賜錦直垂、因扈從焉、是夕河野某與土居通增、得能通綱、以兵艦亦至、時車駕在途、鎌倉捷聞未至、上下猶懷危懼、六月二日、車駕發兵庫、楠木正成以七千騎迎謁、帝卷簾親勞之曰、今日之事、皆汝忠戰所致、正成曰、不賴陛下威靈、臣安得脫重圍再覩天日哉、詔以其衆前導、至西宮、新田義貞使者至、奏鎌倉戰捷、帝大悅、衆莫不歡呼、敕授使者大和田小四郎、長井六郎二人官、遙授義貞上野介、帝欲詣東寺然後還宮、乃罷東寺長者成助、復任大僧正道意、而成助爲其貳、四日、車駕入東寺、御西院、文武百官盡迎謁、冠蓋相望、車騎雲合、帝覩庭松問其故、時涼風颯起、前大僧正賴意謹答且獻歌、宇衣於岐之、武加志也加禰氏、知伎利計牟、介布能美山幾於、䟽豆加世能古惠、召左大臣二條道平、問還宮儀、道平對曰、陛下雖在外久、然躬奉神璽、臣以爲宜用巡狩還宮儀、帝從之、命慈道法親王修五壇法於富小路殿、五日、

車駕還富小路殿、千種忠顯帶劍扈從、楠木正成、名和長年在衛府列、足利高氏、直義後拒、赤松則村、結城親光、長沼、鹽冶、佐佐木、土居、得能等諸將、率兵警衛甚盛、比車駕入宮、後騎在東寺門、道路抃慶、想望延喜天曆之盛治、乃悉停新主所授官位、廢太子康仁、降崇明門院爲內親王、夜中宮還宮、去禮成門院號、是日、以足利高氏爲鎭守府將軍、聽內昇殿、時東北既平、西海未服、帝促太宰權帥二條師基上途、未發、七日、少貳貞經、大友貞宗使至奏博多捷、島津貞久亦具戰狀報京師奉行所、足利高氏以聞、先是議者謂、六波羅雖滅、鎌倉私黨布滿諸國者八百餘、根幹盤錯、跨據東西、非費十餘年之力、則未易剗除也、已而數旬之間、盡就蕩平焉、八日、議定始、評定衆傳奏並如故、足利高氏之克六波羅、遣使信濃、遺書小笠原宗長、發兵來援、既聞其子貞宗從義貞在鎌倉、是日、又遣使與書奨勵其功、九日、結城宗廣使族伯耆朝保赴京

師、具報鎌倉戰狀、並子親朝發奧羽兵、方討賊狀、十日、隅田忠長歸順、奈良賊軍降者相踵、兵氣凋喪、阿曾治時、大佛貞直、長崎高景等、竄匿削髮、與二階堂貞藤俱出降、中院良定護送京師、乃錮於諸將第、十二日、復前右大臣久我長通、前內大臣洞院公賢官、以[illegible]王爲彈正尹、以足利高氏叙從四位下、爲左兵衛督、以其弟兵部大輔直義爲左馬頭、能權大納言西園寺公宗、其他任叙有差、[illegible]王恒明親王之曾孫也、時高氏爲京師號令、直義及高師泰輔佐之、以綸旨徵發諸國兵、小田時知世爲六波羅頭人、因爲僚屬、長井貞賴、及海老名五郎左衛門等、故吏宿將、高氏爲禁其邑侵暴、而安撫之、護良親王居河內志貴山、四方兵士雲集、僧良忠率兵還志貴、極言高氏有不臣之色、護良更約東士衆、繕修器械、竊圖除之、時將士會集京師者、聞其欲有所討、各懷危懼、群情洶洶、帝乃使參議坊門淸忠就言曰、喪亂始定、遐邇嚮化、朕將偃武

修文、興衆更始、王控集軍旅、更欲討其宜、還初服、傳法燈、稱朕興治之意、護良對曰、伏奉明詔、使臣亟撤戒備、退修舊業、臣伏以方今大憝殄滅、兆民慶賴、是蓋雖皇帝陛下聖神威武之所致、抑亦愚臣與少有奔走之勞也、然逆賊餘燼、未悉就撲滅、竄匿遐陬、伺釁思亂、臣愚竊以雖天下已平、兵備未可遽弛也、故纂嚴以警不虞、若應明詔、不審閫外之寄、聖明其將誰任、臣近見足利高氏、憑藉天威、僅効尺寸微勞、乃凌衙衆功、陰懷飛揚跋扈之志、若不及其勢微而剗鋤、則是又生一高時也、臣聞諸佛設攝受折伏二門、方便濟度焉、柔和忍辱、慈悲爲先、是攝受也、威獰忿怒、刑罰爲宗、是折伏也、在昔天武孝謙二帝脫去伽棃、再御宸扆、人主猶然、況臣子乎、望請天眷特借臣一員戎號、任以折伏之事、爲陛下誅豎子、消禍亂乎未萌也、帝報曰、足利高氏未聞有罪、責一旦加戮、將士解體、誰爲朕用、王勿忘擧失衆心也、若其執節旄鎭廟社、余

嘉乃志、其宜從所請而與之、乃拜爲征夷大將軍、於是護良發河內、還詣石淸水宮、十三日、振旅入京、赤松則村、僧良忠、四條隆貞中院良定前驅、千種忠顯後拒、鞍馬鎧甲、輝耀道路、時人稱曰宮將軍、帝外畏足利高氏威名、而內抑損焉、楠木正成、名和長年等皆附護良、竊謀待機除之、尊澄法親王、權中納言萬里小路藤房、僧圓觀文觀、仲圓等相繼至自還所、初六波羅之平也、足利高氏乃遣細川和氏、及弟賴春等、持兵討高時于鎌倉、途聞義貞已誅高時取鎌倉、便往下野、擁足利千壽王入鎌倉、和氏自憾後期無功、將謀攻義貞、義貞之取鎌倉也、閲首級于鶴岡社、因啓神庫、展視寶器、得白旗、旗號重武相傳源義家之遺物也、新田氏號中黑、故不可用、和氏等聞之、以其有足利氏之號、就而求之、義貞拒而不與、和氏等欲因之生事、時關東新平、士歸義貞者相踵、以故不得輙發、乃大稱高氏在京師得寵遇狀、以搖將士、將士稍去義貞

歸千壽王、和氏等竭心綏撫、因留輔千壽王居鎌倉、義貞大恚之、由是新田足利始生嫌隙、鎌倉數訛言相驚曰、義貞攻千壽王、和氏至其營問之、義貞曰、無之、爲贈誓書、以安其心、得無事、無幾義貞擧族至京師、尊良親王留鎭太宰府、十六日、大神盛榮傳令旨、徵兵肥後人相良長氏等、剿賊殘徒、朝廷既收北條黨類食邑、草率未遑區處、諸國地頭家人、競冒占侵暴、不得自安、是日、下詔禁之、又勅西大寺其末寺及諸國散在僧尼寺、各安堵所領、禁止武士吏民侵暴、二十二日、尊澄法親王還山、復天台座主、僧徒皆賀、二十五日、平賀兼宗、狩野賴廣應奉行所徵發、率兵至京、屬足利高氏、二十六日、本院受戒慈道法親王、薙髮號理覺、勸廢主薙髮、廢主不從、二十九日、勅以筑後竹原莊、付西大寺、充光明眞言料、觀心寺地頭職付觀心寺、薩摩新田八幡宮、自古國司赴任、乃奉幣進神拜料、以爲定例、掌印鑰者曰執印職、惟宗氏世掌、因氏焉、

迨至後世、國司荒怠、帝之在東寺、命國司擧行之、秋七月三日、又命執印友雄領職如故、先是中宮還內、宿疾猶不痊、修五壇法禱禳、十一日、尊爲皇太后、十二日、賜綸旨僧疎石、付正續院領於圓覺寺如故、帝甚敬重疎石、高時强召之、令居鎌倉、帝旣回鑾、乃命足利高氏召疎石、疎石望闕謝恩、乃起如京師朝見、帝禮遇益厚、十七日、賜綸旨陸奧人相馬重胤襲舊邑、十九日、賜綸旨岩松經家、領飛驒守護職、天下始定、朝廷復政、乃諸國任國司、補守護、朝臣隨材擧用、又楠木、名和、赤松以下、山陽山陰將士、以功任用、寵遇優渥、於是諸國地頭家人、趨附闕下、立支證具申狀以請恩裁、記錄所審判、日不遑給、二十六日、勅諸國曰、方今兵革始定、士民未安堵、仍降綸綸以救流離、而萬機事繁、施行甚煩、諸國不論遠近、悉上京、徒妨農業、失撫民意、其禁止之、凡除高時黨與外、將士所有田邑、一皆仍舊、宜仰五畿七道、勿敢違失、但臨時勅斷、不在

此限、是月、石川時光、山田道慶、重久亜兼、權執印良遷、宇佐諸利、上島惟賴等、應奉行所徵發、率兵至、皆屬足利高氏、京師遂日喧鬨、八月三日、敕左衛門督洞院實世論恢復之功、將士爭奉功狀、集者數萬、率多詐冒軍功、實世不能辨別、經旬月僅銓定二十餘人、賞賜之、尋復以所考濫猥收奪、敕權中納言萬里小路藤房代掌其事、藤房乃訪察勤惰、甄別眞僞、擬授略備、而內特降旨、多所恩賜、藤房知不可諫、謝病不朝、帝更以民部卿九條光經代之、光經移問諸將領、參驗軍士軍否、將經奏行下、而內旨又以高時邑充供御料、大佛貞直邑給寵姬阿野廉子、北條泰家邑賜護良親王、其餘分賜衛府諸司宮闈寺院歌舞雜伎之徒、殆無遺地、有功將士虛手、光經無如之何、遷延徒引歲月、帝恢復之初、銳意圖治、天下漸無事、於是帝以爲無復可憂、遂深居宮中、以聲色自娛、內寵左右、專受請託、蔽塞聰明、以逞其慾、其以巧佞貨賂者、雖竊爵

降首、超獲非望、以功勞自居者、多淹滯不達、有司徒充位給唯諾而已、適有所論定、節內旨多改易、不復由所司、主者不得論執、是以每相爲矛盾、或授一邑者、同時數人、各爭其主相紛拏、大爲擾動、於是中興施設、徒爲文具、而人心不服矣、四日、賜小笠原貞宗美濃中川御厨、初世良親王遺命、以河端離宮爲寺、遭亂不果、於是成其遺志、建臨川寺、命僧疎石住之、爲多付地、追薦冥福、五日、以北畠顯家兼陸奧守、叙從三位、足利高氏兼武藏守、叙從三位、賜偏諱曰尊氏、尊氏之志、在繼源賴朝之業、望任武藏相模守、朝廷難之、於是定議曰、經畫東國、宜先鎭制奧地、因置陸奧府、六日、勅阿蘇大宮司宇治惟直、管阿蘇郡如故、九日、足利尊氏令東海驛路曰、近者稱飛騎若官使、奪行旅里民牛馬、徵發驛站、輒造爲口實、侵暴百端、自今飛騎不帶過書、勿許與之、猶有犯者、捕以報、當鎌倉初、稻庭時定以若狹權守領守護並稅所職、居今富名、賴

朝收之、賜島津忠久弟忠季、至承久、北條氏領之、忠季爲守護代、尋以今富稅所職、爲鎌倉親王奉、終歸北條氏、元弘初、工藤貞祐爲守護代、兼今富代官、六波羅陷、叡山僧多門坊爲守護、尋以布志井三郎左衛門代之、十日、內大臣洞院公賢兼若狹國司、署波多野通郷爲目代、居今富、十四日、勅造笠置寺堂、笠置之變、參議葉室光顯與謀、坐流出羽、恢復後復官、十五日、光顯兼出羽守、管秋田城務、十六日、前征夷大將軍守邦親王薨、年三十三、綸旨收尾張富山莊、賜三位局阿野廉子、又聽筑前安樂寺法眼信高請、襲邑如故、十九日、勅極樂寺、其末寺勅願寺邑並如故、更禱蕩平戡定、二十九日、勅大隅臺明寺、管邑如故、晦、筑後人宮野敎心荒木家季等、率兵至京、屬足利尊氏、九月二日、勅鎌倉雲頂庵、管邑如故、四日、二品覺助法親王在鎌倉、因命補鶴岡八幡宮社務、以勅旨行黜陟、沙汰寺僧、六日、永福門院寄附美濃銀莊於淸和院、

十日、帝慮邊裔有事、擬猝綏服、欲鎭撫東陲、以參議北畠顯家、出居陸奧多賀、兼鎭出羽、顯家辭曰、臣之所學、朝章國典、至於戒事吏務、非所諳也、帝詔曰、古者皇子皇孫及執政大臣子、內輔朝政、外總戎旅、方今海內統一、朝野俱治、文武之道何爲二揆、其遄往守爾藩屏、顯家不得辭、强赴任、欲請皇子蒞焉、乃令義良出鎭、前大納言北畠親房輔之、帝召顯家親書旗銘賜之、及戎器數具、時縉紳之赴任、久廢缺、及顯家出、乃悉稽循古儀、帝莅朝、更賜衣馬、遣之、特准鎌倉舊制、置評定衆引付衆、及侍所諸奉行、輔國政、初護良親王惡尊氏竊有執天下兵權之志、欲散其黨與、以分其權勢、因推顯家爲東方鎭將、使東國將士從之、以壓尊氏、顯家姑者護良之妃也、故爲之、初關東諸豪大底食地奧羽、故及義良開府多賀、往而服事者漸衆焉、上野介結城宗廣傾心輔顯家、在任兩月、奧羽率服、是日、以足利直義叙正五位下、十三日、和歌披講、二

十一日、美作人角田正秀撤鎌倉兵、至京師、屬足利尊氏、二十三日、勅金剛峯寺領邑如故、更禱戡定、二十四日、大和鵤寺雜掌與法隆寺僧、搆隙鬭爭、兵結二年而解、冬十月朔、勅以大德寺列五山、帝禮遇僧妙超殊優、同興後延見清涼殿、陞座說法、帝與百官俱聽之、明日加賜高照正燈國師號、並金纈帛、又賜親翰曰、大德寺爲我無雙禪苑、安挿千僧、令祝萬年、門弟相承、不得他門住之、不是偏狹、爲重法流、至是亦有此命、明年正月、更列南禪第一班、二日、管絃會、阿蘇大宮司宇治氏、世有阿蘇益城二郡地八千町、其千七百二十町爲阿蘇健軍甲佐郡浦四社神領、各四百三十町、北條氏別定健軍以下三支社領家、二日、勅停阿蘇社本家領家稱、以北條邦時邑甲佐、北條泰家邑健軍、郡浦、付本社、並以豐後大佐井、筑前下座郡、賜宇治惟直、管轄門族、五日、北畠顯家命結城宗廣、檢斷陸奧諸郡、十二日、皇太后崩、號後京極院、勅定高

野山四至、據弘仁官符傳旨、座主勝寶院付備後太田莊、爲大塔料、又東寺長者道意承旨、令蓮花乘院領紀伊南部莊如故、十四日、道意發諸莊兵、攻志富相賀兩莊、逐根來寺下司、二十六日、楠木正成奉旨、取觀心寺不動像、納禁中、供祈禱像、僧空海所作也、新院宣命西大寺、其末寺及諸國僧尼寺邑、並如故、朝廷處分天下田邑訴訟堆案、裁決甚繁、於是設雜訴決斷所於郁芳門兩側、特撰朝臣才學優長、及紀傳明法外記、練達吏務者、充其員、分三番、各每月六度、審理裁決、猶鎌倉引付也、其大事經記錄所議決、並奏聞施行、凡事出聖斷、職事藏人奉行之、十二月四日、雜訴決斷所下牒肥後國衙、阿蘇社四至、據承曆國宣、授之宇治惟直、當此時、諸國諸士、應奉行所徵至者、絡繹不絕、和泉人和田助家及子助康、筑後人三原種昭、豐後人志賀貞泰、肥前人龍造寺善智等、咸率兵來會、足利尊氏高師泰受而部署、帝因置侍所、武者

所親臨決事、伊賀兼光、結城親光、富部信連、高師直爲侍所衆、新田族爲武者所頭人、諸國將士、分番宿衞、帝親裁定立新制曰、今日之舊例、乃往日新制、安知朕之新制、不復爲後日之舊例、八日、以左馬頭足利直義爲相摸守、二十三日、立皇子成良爲親王、是月、勅四大寺、寫大藏經、置之法勝寺、以薦戰亡士卒冥福、陸奧好島西莊預所伊賀盛光、出羽小友地頭小早川宗平、但馬八木莊地頭八木高秋、豐後野上地頭野上資親、薩摩祈答院入來院地頭澁谷重宗、及寡婦祖舜尼、族典重、重勝重基等、請襲邑如故、皆賜綸旨、又以和泉包近名賜久米田寺、遠江相良田賜平田寺、各下國司、使目代交付其地、十二月七日、立珣子內親王爲中宮、後伏見帝女也、是日、京師訛言、上下騷擾、雜訴決斷所下牒駿河國衙、定伊豆走湯山衆徒邑交付之、十日、尊氏廢主曰太上天皇、獻隨身兵仗、詔曰、朕恭承帝系、叨握神符、王道難覃、謝德於姬周之賢、

庸昧可恥、宜化於夷夏之俗、而皇太子謙讓合道、惠澤普及、今避儲位於青闈之月、伴仙遊於射山之雲、雖無準的之舊蹤、加以禮制之崇敬、宜上尊號爲太上天皇、普告遐邇、俾知朕意、

青山延于曰、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量仁親王既爲帝儲貳、方帝之蒙塵、則監國稱制、固其宜也、然帝未讓位、太子既爲賊所立、斥爲閏位、則帝之復位、勢不得不廢、既已廢之、則故親王也、安可以尊號加之哉、名之不正、莫斯之甚、恢復之初、庶績草創、而紀綱紊亂如此、宜其再致播遷也、

命千家孝時、停杵築社本所號、盡管神邑、以興神事、相模守足利直義奉成良親王、往鎮鎌倉、十四日、發京而東、帝命右中辨中御門宣明、將修東寺御影供、長者大僧正道意辭、執事僧正豪親巡役關東、豪親至則懈怠其職、道意以奏、勅除其門徒籍、是以御影供不修、二十一日追行之、以相模覺園寺爲勅願所、二十八日、下

定祥子內親王爲伊勢齋宮、立二條榮子爲女御、道平女也、是日、成良親王至鎌倉、居二階堂美作守邸、時關東承大亂之後、人心未定、直義修北條氏舊政、招散亡、撫瘡痍、遠近歸心焉、然奥羽別置鎭府、以殺其勢、不復比舊日之盛、是月、前齋宮懽子內親王竊入新院宮、陸奥磐城郡豪右鎌田孫太郎父子、結黨數百人、襲族賴圓宅、縱火閧鬪、賴圓拒禦、片寄小三郎攻後門、被重傷、經日而死、賴圓訴守護所、請逮捕拷掠處之罪、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醍醐天皇七

建武元年甲戌、春正月四日、東福寺火、五日、足利尊氏叙正三位、十二日、公卿奏曰、夫帝王之業、萬機事繁、百官設位、今鳳闕僅方四町、不足備禮、宜增爲方六町、制曰、猶不及古、其復大內舊制、乃以安藝周防租賦充其料費、又徵諸國地頭所入二十分一、造營大內、高野山奏請照例免造宮課役、十三日、以成良親王爲上野大守、叙四品、足利直義爲執權、長井廣秀爲政所執事、與高師直俱掌政務、直義使上杉憲顯掌廐馬、初北條時賴之奉宗尊親王、奏請置廂番、如上皇宮、許之、乃結六番、遞宿直、每番十人、朝紳爲首、於是復其制、一番澀川義季爲首、長井廣秀、仁木義長、武田時

風、二階堂時景、二番岩松經家爲首、上杉憲顯、出羽權頭信重、若狹判官時明、二階堂盛高、二階堂行冬、三番吉良貞家爲首、長井泰廣、那波政家、讃岐權守長義、二階堂高貞、前隼人正致顯、相馬高胤、四番一色賴行爲首、豐前前司淸忠、宇佐美祐淸、天野貞村、小野寺道親、因幡高憲、南部時長、五番丹波範家爲首、二階堂長藤、伊東祐持、後藤某、美作高衡、二階堂政衡、七番吉良滿義爲首、上杉重能、下野判官高元、高師顯、加藤某、下總高家、凡二十八人、由是而後關東郡國之事、直義輒自裁決、不復取進止、二十三日、立恒良親王爲皇太子、以左大臣二條道平兼皇太子傅、恒良阿野廉子所生也、廉子天資警穎、從幸隱岐、及歸益專房、善迎合上意、無言不聽、請托皆驗、護良親王宮人所生、以其有大功、恐害太子、足利尊氏因深結之、二十八日、始行三席會、以大德禪寺爲南禪第一、以元僧楚俊居之、使和田助家襲和田莊下司、放光寺俗

別當職如故、二十九日、改元、前大納言北畠親房奉義良親王、與子陸奧守北畠顯家已赴任、乃駐營宮城郡、大藏少輔淸高爲執事、族左近衛少將春日顯時、冷泉家房、及修理亮廣橋經泰等皆從、是月、置式評定、以家房、式部少輔英房、內藏權頭元覺、結城宗廣、及子親朝、二階堂行朝、二階堂顯行、伊達行朝、爲之引付分三番、親朝兩行朝爲首座、長井貞廣、伊賀光貞、武石胤顯、佐竹、安威、下山、飯尾等二十人與議事、二階堂顯行父爲鎌倉政所執事、因又使兼其職、而行朝評定奉行、飯尾三善庶族爲安堵奉行、薩摩刑部左衛門爲侍所、大江、三善、二階堂族、世掌幕府政務、嫻熟文書、朝廷始興、莫之能改、顯家因擧用之、初北條英時之爲九州探題也、以前探題北條實政孫高政爲猶子、高政居豐前規矩、弟貞義居筑後絲田、各以爲氏、爲英時爪牙、及英時誅、高政潛匿筑前山鹿、蘆屋間、長野政通者、豐前守平康盛之裔、居長野城、爲豐前

豪族、竊與通謀、招聚杣板廣貞、門司種俊等、據門司城、高政乃收拾殘黨、城帆檣山、俱起、山鹿政貞與蘆屋人弓削淸常、宗近忠、杉原定公、府著久直等、俱狗山鹿、會之兵五千人、貞義潛匿筑後堀口、又聚黨倔起、國人黑木、問註所、星野諸氏應之、宗像氏名發兵千五百、攻高政於帆檣山、城兵拒擊、破其先鋒、氏名整軍復戰、高政收入城、會長野貞安來援、因夾擊之、氏名收還、筑豐動搖、競起擊少貳、大友、少貳族武藤賴宗壑豐前吉田、爲其地頭、生賴村及賴景、賴村叛附高政、賴景以田中屬少貳、帝在笠置之日、和泉守道阿以麻生鄕寄付高野丹生社、新主立、慶性房稱令旨奪之、及護良親王起兵、高野僧徒首應義、護良因下令旨、禱捷丹生社、約與便宜地、去年春神主請復麻生、護良乃奏船上、事未施行、二月十二日、勅賜其領主職、如道阿寄進狀、吉野之陷、吉水院貞遍奉護良逃、東軍火院、縱兵掠略、本尊佛典、文書悉亡、於是貞遍註記

所領田邑、立十二人保證、請改授券狀、尋下一乘院及楠木正成、檢覈實否、十三日、行勳功賞、上野介新田義貞兼播磨守、叙從四位上、子義顯越後守、從五位上、脇屋義助駿河守、左衞門尉楠木正成從五位下、檢非違使判官如故、尋爲河內守、帝與義貞正成長年等議諸將功、正成進曰、元弘將士、皆遭逢盛際、獨菊池武時應勅致命、宜爲功臣第一、帝稱善、乃以武重爲肥後守、時人稱楠木名和結城千種曰三木一草、諸將皆設第宅於京師、不復還國、二十二日、賜島津貞久薩摩市來院、豐後井田鄕、賞其功、右大臣久我長道罷、二十三日、以前關白經忠爲右大臣、陸奧守北畠顯家以南部師行爲國代、師行城八戶治焉、曰根城、二階堂行朝領久慈郡、郡人不服、命師行假行朝代官、又以比內南河地與太田行綱、山田六郞侵大澤御牧、掠馬殺吏、石見有資訴之、乃使師行搜索而報、三月、北條殘黨本間氏澁谷氏嘯起、九日、襲鎌倉、足利

直義遣德川義季、逆擊聖福寺前、捕斬頗多、二階堂時綱自軍中出奔、顯行族祖昆弟也、於是殘黨多逃入陸奧、十一日、命少貳賴尙、及松浦、原田、秋月、宗像等、討規矩高政、大友貞宗、菊池武重等伐絲田貞義、十六日、北畠顯家令國中、警備道路、譏察捕北條殘黨、岩松經家領千倉莊、其族本阿在鎌倉、遣人矯稱受命、構城寨於莊、聚兵、經家吏以告、檢斷岩崎隆胤徵發國人伐之、十七日、勅五畿七道曰、嚮勅諸國莊園檢註、據給主請而賜綸旨、今州郡未靜謐、民庶猶疲勞、今年明年、宜停檢註、十八日、勅北畠顯家、賜陸奧依上保、令輸貢京師、顯家乃命結城宗廣斥代官、聚貯貢租、朝廷方錄功行賞、記錄所、決斷所、簿書山積、訴人充京、衞門喧鬧、裁決朝夕變更、衆因得喪頓爲炎涼、赤松則村有大功、爲播磨守護、無幾奪之、惟授佐用莊、而朝紳或兼數國、帝已收政權、務抑武人、武人觖望者多、足利尊氏陰獲感望、及直義東、亦收攬關左人心、

而不用朝命、諸將怨望者、思復賴朝舊制、帝外禮尊氏、陰甚忌憚、密勅護良親王、與楠木正成名和長年等謀除之、然畏其强、因循不斷、護良將擧事、輒自中沮止、或遊幸北山、稽緩其期、如此者數次、事頗漏洩、縉紳有無尊氏之語、衆心洶洶自危、阿野治時、大佛高直、長崎高貞、佐介貞俊等、因在京師、及鎌倉告變、恐其生事、二十一日夜、斬治時等十五人於阿彌陀峯、初貞俊之見收也、思慕其妻弗已、即以佩刀託之僧、以遺其妻、遂即刑、僧乃持其衣與佩刀往示之、其妻覽而不堪悲咽、乃作和歌書之、多禮美與登、加太見越比東邇斗斗女計牟、多倍氏安留倍岐以乃知奈良奴爾、遂引刃自殺、帝復政初、仁德未敷、愧先刑辟、故竊賜死、而許便宜葬之、二十八日、鑄新錢、始行楮幣、詔曰、國家有錢尙矣、自天平寶字、至于天德、改鑄十次、自近古外境之貨濫布民間、國錢不行、甚違彝典、當茲庶政方始、新命官鑄、欲以濟用便民、文曰乾坤通寶、其銅楮並用、交易毋滯、識者竊嘆謂、用中國

未有之楮幣、必啓爭端、其言果驗、躬良親王入仁和寺、居大聖院、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安藝土匪起、侵略志道、七日、決斷所下牒國衙平之、十日、足利直義傳令旨、與下野某舊邑武藏大谷、熊谷某舊邑相模河兩鄕於三浦時繼、賞其功、北畠顯家方綏撫部內、以加神講田在金原保者、與和知重秀、石河莊鷹貫坂地、矢澤三鄕與結城宗廣、以賞其功、命南部師行、以鹿角郡收公地、分給地頭、陸奧動搖未靖、北條殘黨名越時如、安達高景等、嘯起津輕、乃遣多田貞綱往伐之、十三日、命師行會貞綱於糠部郡、協議鎭壓、多田氏源賴光之裔、世居攝津多田、以爲氏、其族甚繁、爲源氏宗、十五日、勅金剛峯寺、修不斷愛染王護摩、二十八日、以島津貞久爲大隅守護、晦、多田貞綱收工藤四郞左衞門、及子左衞門次郞、族三郞兵衞、横溝新五郞邑、在糠部郡一戶、八戶、三戶者、托南部師行、戶貫出羽守、河村又次郞、戮力警備郡中、是月、大友貞宗遣

子貞藏、率兵圍絲田貞義於堀口城、星野、問註所、草野氏等降、五月七日、定武者所規制、曰、五位以上宜著衣冠、六位衣冠准瀧口、並在散所、狩衣用布、私宿直者、著水干葛袴、其鎧袍不得用蜀錦、吳綾、金紗、金襴、紅紫類、其大口用練絹、禁用精好、小袖不得用織絹、綾、練貫、金裝之太刀、鞍、及唐皮尻鞘、切付、並不得用之、總鞦惟警固正員用之、詔停諸國一二宮本家領家號、其祠域及神職收公地、應尋究悉停之、其神領地頭職、且仍舊以俟後命、國分寺料所、應特有其命、職田地宜尋究處之、常陸土匪起、侵略宮本鄉岡野、葦前、荻原、片岡、益田、鹿島利氏訴之、是日決斷所下牒常陸介佐竹貞義平之、九日、帝避方忌於權大納言西園寺公宗北山莊、十三日、詔修安鎭法於紫宸殿、祈諸國亂平、出雲牛藏寺僧榮空、朝豪僞作綸旨、與諏訪部扶重、爭三刀屋鄕、扶重訴之、是日、決斷所下牒上使盛倫、禁其侵暴、捕兩僧致京師、以厚東崇西爲長門

守護、十四日、就國、朝廷已設決斷所、員三番、處分諸國土地、左中辨中御門宣明、右中辨甘露寺藤長承而施行、久之事務益殷劇、十八日、增置四番、一番從一位吉田定房爲首、藏人頭宮內卿中御門經季、左近衛中將中院貞定、伊賀兼光、結城親光、掌東海東山、二番民部卿九條光經爲首、藤長、近衛職政、佐渡秀淸、掌北陸、三番檢非違使別當萬里小路藤房爲首、藏人頭左近衛中將中御門宗兼、名和長年、楠木正成、掌畿內山陽山陰、四番中納言四條隆資爲首、左衛門權佐範國、大外記五條賴元、六位史三條康基、掌南海西海、謂之恩賞番、每番分日支、每三日遞上直、處治事、賴元、職政、秀淸、兼光、正成、長年、與左大史小槻冬直、大外記中原師利、中原師治、大判事中原明淸、判官中原明成、爲記錄所寄人、乃申命決斷所條制、曰、凡在京者、三召喚不承、決、則就奉行人註進、別定副奉行人而審理、令其遣使就問、然後判決之、其在國者、

下牒國司、守護、若行程限過不至、則召國司、守護、若代官審問、取其註進、而決行之、前者雖定訴陳日限、及臨對問、或互帶證驗、事理要審察、或事涉疑似、審判錯雜者、宜受理而訊、下訴狀、經十五日不辨申、則且舍之、猶陳難澁、再過十日者、直判決之、若逃避而重申者、過十日則棄其訴、糾斷之事、則存兩造同時答書、而斷定之、凡訴陳難澁、並參決逃避者、本訴縱有其理、不聽越訴、但其罰不及嗣、以不知行、稱當知行、或冒占有給主者、稱闕所等、煩朝議啓姦慝、如此之徒所領地、勘合其所掠分限、而收公之、若無本領者、從本條科坐之、誣告反坐、則文法已重、宜從本條嚴加禁戒、當所衆並國司、守護、上使、挾私枉法者、科坐亦如之、侵越經界、臨糾決無辭者、直從所見、定行牒示、按冒占年紀、取所侵越町段一倍、以付訴人、若其新給者、兩造裁斷之後、猶犯者科坐亦如之、凡記錄所、及當所處分條件、其法如此、若有紛淆、臨當所庭中若越訴、

可陳意見、事未斷行際、闕訴者、記其名字、乃雖理訴、三月不處分、違背勅裁、拒捍國司、守護、上使、若構城阻兵者、宜遵前所定法、處分之、諸國行程、近國七日、中國十五日、遠國二十日、其往返、近國十日、中國二十日、遠國五十日、京師訛言相驚數次、六月七日、復訛言曰、護良親王將攻足利尊氏、尊氏集兵自衛、無幾事熄、尊氏怨帝、帝慰諭曰、是非朕意、護良爲之也、護良由此竟得禍、遣太田大炊助於奧羽、徵造內裏段錢、十八日、以淨土寺實琳寺爲祈禱所、二十日、立皇子義良爲親王、二十六日、以從一位吉田定房准大臣、秋七月三日、日向島津莊上變曰、北條族遠江掃部助二子助三郞、助四郞、與名越高家臣布施四郞兄弟、肥後盛貞等、聚黨起于諸縣郡、辨濟使救仁宗賴、梅北貞兼、串良孫六、公文職三俣重久、及野邊盛忠、富山義治、高木中務、島等諸族應之、侵掠南鄕、五日、命千家孝時、改造杵築社、七日、和歌會、齋藤正遍傳九州奉

行命、徵發筑肥、伐規矩高政、絲田貞義、九日、筑後宮野寂惠、荒木家有、肥前深堀時廣、深堀明意等、會大友貞載軍、攻貞義於堀口城、十二日、城陷、貞義與族人皆死、菊池武重陷絲田城、筑後平、少貳賴尚率松浦黨、惟黨、純黨、伐高政、破帆橋山、拔數寨、轉攻山鹿、宗像氏名爲先鋒、麻生氏兄弟與山鹿政貞有隙、出降、政貞逃、二十四日、龍造寺善智等、發兵會賴尚軍、圍帆橋山、高政棄城走保規矩、二十八日、相良賴廣及弟祐長發球麻郡兵、至太宰府、長野政道出降、規矩城陷、高政與族人皆死、豐筑平、是月、陸奧守北畠顯家命南部師行、收糠漭淨因邑、與伊達善惠、工藤祐貞子左衛門次郎邑與伊達光助、工藤右近將監邑與伊達行朝、曰、本主若以關東券書拒之、不帶綸旨國宣、勿聽、遲延有咎、八月、顯家徵兵國內、自將伐津輕賊、二日、令工藤祐貞、南部師行供給道路、遂白懸左衛門、以其邑遠野保、與阿曾沼朝綱、六日、伊賀盛光、小河時

長發府中、往伐津輕、十日、以左中辨中御門宣明補鑄錢長官、明年大外記五條賴元補次官、十一日、追討使少貳賴尚至京師獻俘、乃梟規矩高政首、十二日、前關白太政大臣兼基薨、十五日、和歌會、十六日、勅金剛峯寺修愛染王護摩供、祈四海清平、十七日、有鳥夜鳴紫宸殿上、帝惡之、命藤原廣有射之、廣有持弓矢出、將拔鏑矢發之、又止、去鏃射而獲之、人首蛇身、舒翼一丈六尺、帝問曰、何故去鏃、對曰、如鏑倒植殿屋、不祥也、故去之耳、帝嘆異、直授從五位下、給以食邑、二十一日、官軍攻津輕賊於持崎、多田道性付地多田院、爲貞綱禱蕩平、大德寺僧妙超奏請曰、利濟億劫、食輪爲最、昔者吾佛以佛法托國王大臣及有力檀越、良有以也、本寺所管信州伴野莊、下總遠方御厨、播州浦莊諸邑、紀州高家莊四村、請並停國司、守護、並役夫工米諸役、爲一圓不輸地、是日、下官符如其請、先是僧紹瑾起寺於能登、曰諸嶽山總持寺、於是賜

綸旨列諸寺第一之上剎、賜紹瑾紫衣、以禱聖躬寶祚、二十七日、地震、西國鎭定、少貳、大友、菊池、松浦、島津、伊東、原田、秋月、肥前三黨相踵至京、新田族大館氏明、及弟幸氏亦至、四方輻湊、京師殷庶、乃擴張決斷所規模、實爲八番、內大臣洞院公賢、前右大臣今出川兼季、久我長通、大納言萬里小路宣房、堀川具親、前大納言葉室長隆、中納言二條爲明、前中納言三條實任、前權中納言中御門冬定、左衛門督洞院實世、參議坊門淸忠、日野資明、武人則宇都宮公綱、鹽冶高貞、小田時知、佐佐木如覺、海老名維則、雜賀西阿、佐佐木時信、佐佐木高氏、上杉憲房、高師直、文吏則小槻、中原、高階諸氏、町野信宗、齋藤基夏、飯尾貞兼、及左衛門少尉覺玄、右衛門少尉賴連、長井宗衡、宇波貞重等、僧徒亦與焉、弁舊員總九十六人、每番各十二人、分五畿七道、畿內兼季、東海長道、東山公賢、北陸定房、山陰宣房、山陽長隆、南海九條光經、西海光繼爲

班首、二階堂貞藤爲北條氏心膂、帝素聞其賢、特宥死、與懸命地、亦在撰中、掌北陸、於是衛門訴訟、雜遝益甚、輒僞作綸旨、徼幸恩裁、朝使東西馳、召喚已至、則命復替、綸文書往還、市廛葛籠價爲騰貴、公武混同、驕轢參衛、縉紳不知吏務、尸位預議、惟以虛貌自文、妍蚩不掩、武人不嫻禮節、冠帶搢笏、威儀類唐、京人笑之、當是時、京師暴富兵燹之餘、競起家屋、殆無隙地、到處喧鬨、遊蕩成風、婦女淫縱、夜出勾人、聯歌、鬪茶、田樂、炷香盛行、諸國右族、受賞者驟貴榮、失祿者頓流離、或裹頭以干祿、或削髮而自退、巧佞諂諛、乘間徼倖、賤夫克上、健訟成風、不可甄別、上下衣服競華、僭上無度、咸著精好大口、不釋鎧袍、至借日息、以借甲冑、或貸輿供、參衛遨講騎射、笠懸犬追物大行、京人謗曰、落馬多於矢數、尚武之風下靡、京師馳馬、較射遊獵、臂鷹者相望於路、街路到處見死者、盜賊乘間、毀民家掠財、或作誹書謗之、朝紳率皆受寵祿、競爲奢侈、

護良親王亦頗耽聲色、不戢其下、陰養勇士、圖斃尊氏、家士驕恣不法、夜出殺人、六條氏家世以文學顯、忠顯壯年好武無行、父有忠絕之、逢遭喪亂、從帝艱難、因立大勳、賞邑數十、驟極豪奢、營構亭宇、擬河原昔院、日夜宴飲、堂上聯袂者三百人、日與萬錢、肥馬五六十、宴罷獵北山、金襴之袍、虎皮行縢、驅犬放鷹、日晡不還、僧文觀特寵驕肆、積財養兵、媚附者爲奏請、無功受賞、黨與五六百人、張臂橫行、每出騶騎塞路、而盜刧亦多、凶猾橫行、都下稍不安矣、九月七日、勅曰、近年衣服、多違法度、自今以後、袍袖濶二尺以下、袴濶一尺六寸以下爲限、裾依延久制、大臣七尺、大中納言六尺、參議三位五尺、四位五位四尺、檢非違使別當等短裾官職、不在制限、冠巾子減其長、婦人袴用麁絹、禁地下輩著精好大口、雜人軍兵佩白劍白刀、僮僕厮養、用綾羅錦繡金銀珠玉、其服一事以上者、用布狩衣、而禁染衣、行此自八幡行幸始、九日、內大臣洞

院公賢罷、以准大臣吉田定房爲內大臣、大隅贈於郡生藹竹、甚合箭材、天智帝時定其貢、曰靑葉竹、建臺明寺、竹林在域內、故又曰臺明寺竹、伐之有厲禁、後藏人所管轄之、迨至後世、藏人使者臨伐、因侵暴寺域、寺僧不堪其弊、建仁三年、藏人所下命戒飭、建保季年、林遭災枯、數年復生、四條帝時得二十餘竿、以謂盛德所致、勅守護戒侵暴、於是寺僧請尋舊章、十日、決斷所下牒、申禁侵暴狩獵、嚴護箭材、横溝孫次郎應津輕賊族重賴以其謀密告官軍、十二日、陸奧守北畠顯家命南部師行、與重賴邑獎勵之、與俱剿絕賊巢、九州既平、乃以少貳貞經爲筑前筑後守護、子賴尙豐前守護、大友貞宗豐後守護、子貞載肥前守護、僧正俊雅領日向守護、足利尊氏命貞經貞宗及島津貞久、爲鎭西警固、幷使貞久綏撫日向薩摩、事一依綸旨行、貞久乃徙博多松口居焉、十三日和歌會以山城兼光爲若狹今富名稅所職、十四日、以足利尊氏

爲參議、時帝寵尊氏、族人皆獲殊賞、縉紳相謂曰、不圖天下復歸武家也、前大納言北畠親房歎曰、伏見朝淺原爲賴奉辭諸社、書太政大臣、時人笑之、然皇威衰而名器輕、亦可見矣、今天下一統、將舊弊是更、則名器最當愛惜、奈何尊寵武夫、濫授顯官、名器益輕、武夫益驕、鄙諺所謂一戰之賞、吾求天下者、果非虛語、而天下必不安矣、又曰、上世之治、朝廷不敢專國郡、立國司郡領、委以庶務、雖有封戶職田之制、亦皆賜官符、給其賦租、土地常爲國司所管、朝廷考其政績以黜陟之、故天下無不輸之地、國郡無犯法之民、唯大功田得傳之子孫、不受宰吏牽制、猶後世莊園、然累朝最重土地、故光仁永施寺封、尙謂永者止一代耳、至于後世、法制漸弛、莊園太盛、國郡多不輸之地、而天下始多事矣、雖延久首矯正斯弊、而白河鳥羽後莊園新立增多、國司所掌不過百中之一、甚之國司不赴任、委非才目代視事、天下安得不亂哉、況乎自文治

置守護地頭以來、時勢一變、朝廷不復得行政矣、適際一統之運、將有所爲、而不知不能除宿弊、武人特功驕傲益甚、朝廷唯務撫慰、增給莊園、剸與國郡、諸家求地亦擬勳功之賞、欲治愈亂、求安倍危、末俗之弊至此、哀哉、時有作匿名書、歷詆時政者、首斥綸旨繆濫、天下復思亂矣、

中井積德曰、中興之勳、孰爲大、肺腑則親王護良、股肱則楠公正成、爪牙則義貞圓心、若夫高氏之爲功、丹中倒戈、而京師之勢孤、是已至於定京師、則一圓心力可辨矣、則雖曰無功可也當時輙稱其功、參於義貞圓心焉可也、及至論功行封、高氏爲之冠、而圓心不獲寸壤、建武之政可知耳、

十五日、帝受衣鉢於僧疏石、尋命疏石復住南禪寺、二十一日、行幸石淸水、鹽冶高貞爲橋渡使、高師泰爲侍所、警固道路、檢非違使別當萬里小路藤房警蹕、足利尊氏楠木正成名和長年等從、

鹵簿甚盛、明日行幸護國寺塔供養、二十三日、行幸東寺、明日親臨慶塔、大赦天下、津輕官軍攻持崎城、賊徒力拒、踰月不屈、伊賀盛光等烈戰數日、遂不能破、二十七日、行幸賀茂上下社、先是帝造離宮于二條高倉、曰馬場殿、數幸之、爲笠懸犬追物、帝將矯累朝文弱之弊、故尤留意武事、出雲守護鹽冶高貞獻千里馬、骨相異常、且出本州、暮到京師、帝大悅、養于左馬寮、呼爲天馬、使本間忠秀調馬、一日幸馬場殿、問內大臣洞院公賢曰、天馬之出、未之前聞、屬當朕世、不求而至、其應爲何、公賢歷徵故事、以讚時瑞、群臣稱賀、權中納言萬里小路藤房後至、帝又問之、對曰、臣聞周穆愛八駿而政衰、漢文光武卻千里馬而國昌、二者取舍之蹤、治亂之效、可以見矣、天馬之出於聖朝、臣愚固不足以知其應何在、然竊謂蓋由時多秕政、天將生尤物以蕩其心者也、何則方今海內甫定、民瘼未愈、此當執政吐哺、諫臣抗疏、撫卹疾苦、匡救過失之

秋、而百辟庶僚、阿諛取容、姑縱爲風、國家安危、置而不問、臣請粗陳其一二、陛下幸察之、嚮者播蕩之日、天下軍士爭先赴義者、其志在於建勳邀賞、以圖榮富、幸屬澄清、人思蒙霈澤、群集闕下、日造記錄所決斷所、各上其功狀、其始戶庭殆乎爲市、懸首嚪望、俟恩命下、其陳告書疏、悉積爲堆、而主者不時決遣、已而賞典所及、非近倖寵臣、則其參佐僚屬、凡有功將士、概遺敘錄、則憤寃觖望、雖旣投狀者、不復待報、相率散歸鄉里、竊歎時政枉濫、怨有司不公者、不知其幾千人也、然人徒視訴者日減、以爲虞芮訟止、無爲所化、何其惑也、謀議之臣、宜行賞頒封、以慰士卒之心、顧盛興不急之功役、造營大內、倍課郡縣賦入、亂後兵農重困、誅求乃至、諸國則國司秉權、使目代賤吏、濫恃其勢、豪奪貞應以後新建莊園、在廳官人檢非違使健兒所等、擅張威福、而守護懷失職之歎、如將軍家人之號、源賴朝以來、相承有年、乃建聖世、一切罷之、大名

高家降伍編氓、怨讟豈少哉、今如有武將負人望者、睥睨時政、因隙起兵、則天下之士、簞食壺漿而赴之、猶水之就下矣、足利尊氏、新田義貞、楠木正成、赤松圓心、名和長年等、同功一體、固無優劣、然圓心一人、褫前所補守護職、僅賜其本領、不知圓心何罪、而陛下過之如此也、古云賞當其功、則有忠者進、罰當其罪、則有咎者退、當今之政、不啻賞罰失當、將俾綸旨有翻覆之譏、陛下之政如斯、而此馬適至、以臣觀之、是殆胎禍階亂、恐非祥瑞、夫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聖化所覃、何須此物、設有不逞之徒、乘朝綱之弛、作亂發難之下、則此馬適足以爲軍國告急之資也、伏願裁玩物之志、而施博濟之仁、帝大不悅而罷、藤房驟諫不納、旣還自東寺、一夕藤房入侍、從容語龍逢比干諫死、伯夷叔齊韜跡事、以諷諭、至曉而退、即放還車徒、徑入北山岩藏爲僧、帝聞大驚、命父宣房索之、宣房馳入召之、藤房答以和歌、奈耳古斗能、宇夏夜麻志佐耳、加倍流倍支、余耳阿利斗

互丹、伊登比古皆世米、宣房乃親馳至岩藏、則藤房既去不見、題歌于壁、美須須豆流、夜麻遠宇岐余能、比斗斗波播、阿夏志夜耳波能、麻豆耳古多倍牟、冬十月五日、罷藤房官、藤房時年三十九、

山縣禎曰、元弘帝新復位、政歸一統、天下刮目望新政、而帝之擧事、無一可觀矣、其事營作、耽宴遊、用婦言、近讒佞、廢忠勳、疎功臣、莫非亡國之事也、藤房不忍坐視邦家之顚墜、屢切諫弗聽、於是乎知其不可復爲、乃脫蹤軒冕而去、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使賢者棄位而遠遯、國家之亂亡、其遠乎哉、

青山延光曰、正人在朝、群奸畏伏、其直聲剛氣、有以折之也、藤納言知無不言、言雖不用、猶足以奪奸人之氣、一旦去國、老奸巨猾、乘釁競起、悲夫、

勅高野山金剛三昧院領筑前粥田、河內讃良、美作大原、紀伊由良、伊賀渡武、大和丹原、和泉橫山、備後神崎、播磨桑原、攝津小眞

上、伊勢大遞等莊保、如故、尋以和泉甲斐治鄉、賜僧徒、充祈禱料、賞其功、七日、右大臣近衛經忠罷、九日、以前關白冬教、爲右大臣、十四日、幸權大納言西園寺公宗北山莊、使小笠原貞宗、及長俊、宣貞、武田政義、秋山光助、鹽治高貞、佐佐木時重、土居通增、島田仲高、安居通村射笠懸、初護良親王惡足利尊氏所爲、與僧良忠謀必除之、密下令徵諸國兵、然以帝不許而止、又多養挑強擊劍之士、尊氏知其終不利己、結帝寵姬阿野氏、誣以謀反、因上其召兵書、告兵部卿反、欲廢帝立其子興良爲帝、阿野氏自傍贊之、帝稠不悅護良違詔、然以其建勳最大也、勉從其請、及得尊氏奏、赫然發怒、二十二日夜、託中殿和歌會召護良、至則執拘於武者所、明日遷常盤井殿、命武士衛護、錮其親臣南部工藤等數十人、護良憤怨莫能自明、因所識宮人上書曰、臣以罪累、敢訴寃枉、唯陛下憫察之、臣夙憤武臣專恣、釋法服被戎衣、寧受世譏、而爲君父

忘軀、在廷臣子、莫敢效力、而臣獨張空拳、以抗強敵、賊之耳目、集於臣身、購臣以萬戶、臣晝伏夜行、匿山谷、踐霜雪、殆死而復生者數焉、思運籌遂得底誅夷之績、而不圖獲罪於此、仰將訴天、日月弗照、不孝之子、俯將哭地、山川弗載、無禮之臣、父子義絕、乾坤共棄、臣不敢復有望於世也、儻宥死刑、削籍歸佛、臣終身毋悔、抑申生死而晉國亂、扶蘇刑而秦世傾、聖明盍延古以鑒今、焉溺陷心惛、不終所欲言、書入、莫敢奏達者、時天下始定、政歸官家、朝廷遽革國郡兵馬之制、一還于古、大抑排武人、由是衆情憤怨、私相語曰、如是而不止、我輩皆奴虜矣、安得戴一將種、執天下權、尊氏雖望素著、衆屬意焉、尊氏固有大志、矜貴自居、寵擢驟至、意望不厭、期必得源賴朝之比、常睨視時釁、圖以濟宿謀、直義爲之計畫、然外示忠款、以媚朝廷、帝不之悟也、及陷護良、姦計滋甚、是月、定諸國莊園鄉保地頭職以下貢額、曰、凡貢額、不論本領新恩、直就所

管田地、據實註進、其正稅以下、各色雜物、皆扣二十分一、以進濟御倉、但如貢金貢馬等、並遵先例、若其所註進田牧等減少、有支證者、收公其剩餘地、凡參覲、從國遠近、已定其期、宜守彼明文、以進濟御倉、懈怠者、過期三月、進濟一倍、猶難濟者、以當年所務、付之他人、若稱無催促、或隱匿其地、而難濟年貢、爲人所告發、則改易其職、凡仕丁役、每年十町役一日、決斷所下牒國衙、宣布諸國、北條氏殘黨、嘯起河內、推佐佐目僧正顯寶爲主、據飯盛山、勅楠木正成、太田信連往伐之、高野衆徒來援有殊功、十一月十四日、以上野大守成良親王、爲征夷大將軍、護良親王之聚兵、實承密旨、然帝委爲之罪、罷其兵部卿、十五日、命尊氏流於鎌倉、尊氏乃使細川顯氏護而東、護良幽憤謂、帝之薄恩、甚於尊氏、時人聞之曰、以親王之功、帝乃付之他人、任其縶囚、亂起無日矣、十七日、右大臣鷹司冬教兼治部卿、攝籙兼卿、未曾有例也、十九日、陸奧守北

畠顯家陷持崎城、名越時如、安達高景等出降、二十八日、行幸南禪寺、晦、還宮、是月、賞博多戰功、各有差、十二月四日、斬工藤高景父子於四條河原、十三日、修五壇法于宮中、祈賊徒平定、地震、津輕已平、搜捕殘黨、佐佐木泰綱獲積溝孫二郎及六郎妻孥、命南部師行、拘兒子縱妻女、因追踪孫二郎等、賊又掠七戶御牧馬、命搜之、十七日、賞北畠顯家功、敘從二位、左大臣二條道平兼兵部卿、二十七日、飯盛城賊勢甚強、勅小田、西谷、南部諸氏、援攻之、二階堂貞藤已擧用、或告其有異圖、二十八日、俄收父子五人、斬於六條河原、晦、飯盛城賊冒曉襲擊官軍、官軍力戰、賊兵猖獗、傷小田時知、所殺傷甚多、官軍辟易、賊則收兵入城、是月、賜播磨福井莊西保於吉川經清、東保於經景、賞其功、以災異修治神泉苑、以應時災、苑承久以後蕪廢不修、北條泰時聞而憂之、遣人設周垣、其後又廢、至是修之、

賴襄曰、中興之政失乎、曰、不、然、論者皆謂之失矣、所謂失者何哉、將門尸政久矣、而一旦收之、代以朝紳、如枘鑿不相入、失矣、曰、令楠正成名和長年等參直記錄所、置關東廂番奥州評定衆、掌其方事、置武者所、以新田氏族爲頭人、遣皇子鎭鎌倉、以足利氏輔焉、則不必專付縉紳也、曰、武人采邑、碁布七道者、非一日、而猝奪之、速其怨憤失矣、曰、歸闕之翌月、詔除賊黨外、將士所有食田領職、一皆襲故、不須與來請、則不必奪也、曰、有功將士、群聚闕下、望賞者不輙予、不能塞其欲、失矣、曰、所謂有功孰若新田足利楠名和赤松等哉、士卒之劾力、亦隷此數氏者居多、歸闕之歲、即論賞、割予土壤、不悋、一家各領三四州、少者一二州、於其部曲、溢足以推恩分祿而有餘、則不可謂不塞其欲也、總之、當時之政、槩皆得其宜、合時勢、愜人情、何謂失乎、然則無所失乎、曰、政不失也、而所以爲政者、失矣、所以爲政者何

也、曰、人主之心、是已、謂其意欲太廣、好侈喜大乎、曰、否、吾以爲其欲不廣、所喜不大耳、昔者漢高祖滅嬴斃項、百戰有天下、猶躬被堅執銳、芟刈韓彭英盧之類、至與匈奴冒頓戰、見蕭何營宮室、怒曰、天下恟恟、成敗未定、何爲此等、世謂天下既定矣、而高祖則曰、未也、推其爲心、非盡掃蕩天下可慮者、不充其所欲也、稱高祖曰大度、謂其心之大如此爾、今帝纔鋤一狂童之高時、則謂宇內無復足虞者、是以過足利尊氏之降、則遽寵爵之、以幸其可倚、纔得歸闕、即晏然燕息、以營宮室爲意、以悅妃嬪爲務、雖有記錄所、蓋不數親臨、而日居於內、內勅所令、與外廷指揮、每爲牴牾、武人之邑、往往爲內官私給、憤怨思亂、固其宜也、吾嘗觀藤原藤房之因龍馬進諫、恠以藤房之有舊恩、豈無可諫之地、何必廷爭、彰主過而沽己直乎、蓋非因出觀馬、則不輙得面奏也、公卿且然、況將帥乎、故天下之政、無一所失、而盡

爲文具虛言者、由此其故也、使帝之心常如元亨以前、而不如建武以後、則縱使政事少有所失、而不至再取困踣也、唯夫其心不大、其量易滿、故當其未得則勤厲、及其已得則懈怠、待天下之群雄、苟充其欲、適其意、以冀無事、其少欲者、安於此矣、至其姦豪者、溪壑之欲、愈予愈不充、非盡奪我業則不已、彼之心、乃大於我、我何以能制彼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一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醍醐天皇八

建武二年乙亥、春正月二日、勅隼人正、徵隼人二十人於丹波、三日、避方忌於常盤井殿、七日、足利直義在鎌倉、簡仁木義長、佐竹義篤等射手十人、行弓場始、十三日、行和歌管絃會於淸涼殿、足利尊氏亦與焉、北條族越後左近將監、上野四郎、嘯聚殘黨、起於長門府、據佐加利山城、少貳貞經遣族武藤賴宗等、渡海擊之、力戰七日、拔城寨、十九日、命日御前宮司出雲政高、造日沈宮、禱蕩平、朝廷得長門叛書、命少貳賴尚往討之、賴尚乃西下、二十三日、龍造寺善知、宮野寂惠等發兵、會賴尚軍、是月、勅定僧官相當、大僧正准二位大納言、僧正准二位中納言、權僧正准三位參議、二

月二日、號准三宮憐子內親王、曰宣政門院、四日、左大臣兼皇太子傅兵部卿二條道平薨、年四十九、十六日、內大臣吉田定房罷、以右大臣鷹司冬教爲左大臣、前內大臣洞院公賢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一條經通爲內大臣、經通內經之子也、北條英時之滅、其族重時匿伊豫、聞長門變起、乃嘯聚黨與、據立烏子城、河野通任據白瀧城應之、初朝廷以得能通綱、土居通增頻有勳功、通綱賜河野通信舊邑、而繼宗、任備後守、通增任伊豫權守、通綱因改河野氏、於是河野通盛失祿、其黨懟怨而叛、朝廷聞變、乃以通綱爲征討奉行、與通增等協力擊之、二十二日、移檄祝安親等會軍、二十八日、始設造內裏行事所於外記廳、是月、又定決斷所條例、曰、凡文書宜糾明各地奸訴、前後轉變等、以作目錄部類、定國奉行、乃交付之、凡訴答對審、若散狀至、陳難澀甚等、其係正訴者、宜留文書、而本奉行處分之、是非既決、乃付國奉行、但其篇目、先爲國

別、備載目錄、而註進事由、凡牒狀、濫已經遵行者、宜以本領主所領名字、作副目錄、交付之、國奉行受此、則以其勅裁有無、施行旨意、不問從前今後、並宜註明之、凡國奉行有故回避者、則宜先送付目錄、而後授他人、凡承勅裁者、既賜綸旨、未帶當所牒狀、則宜稟事由於國奉行、而記入目錄、自今以後勅裁限三十日、限過而無所命者、不與牒狀、必經奏聞、仍無牒狀者、仰國司守護停遵行、不得交付下地、陸奧守北畠顯家命南部師行、以橫溝彌五郎邑南川內、與橫溝祐貞、曰、澀滯者有咎、課諸國地頭家人、復置內裏大番、三月朔、定其條制、曰、寺社一圓地、從古所蠲免、不復課賦、惟近世所寄附、則服勤仍舊、本所所進止地、並領家預所等所管地、准地頭平均課之、惟請所不必充課、其數從田多寡、遠國每三十町、中國二十町、近國十町、各課一人、地不足者、宜辨課役於總領、無總領者、從郡催促、懸命地自服勤之、其他進之代官、町別錢貨

及人夫、若傳馬、輒稱先例、以累百姓、甚無謂、自今存撫民意、宜爲領主役、鎧直垂等武器、尙儉素、戒過度、直垂用布、不得用蜀錦、吳綾、金紗、金襴、紅紫之類、太刀金銀裝、並唐皮尻鞘、不得用之、値交遞期、則奉行人、役人等正員往參、嚴令之、又定陣中法曰、幕必卷之、不得垂下、除衛府官及服仕官衙者外、不得帶仗出入、凡訴人記錄所、決斷所、已定其法、國人不得濫入禁中、畿內人則抵押小路邸、有官職者、及註名諸人、抵記錄所、決斷所、其餘宜由法訴之、近者警固不肅、輒異裝出入、宜議察禁之、平民裹頭詭異、著鬆帽若笠、或布服、小袴、繡沓、革韈、革馱履、及商估、禁入陣中、諸國皆置國役所、交遞番直、五日、右大臣洞院公賢兼皇太子傅、下野亂、足利直義命石川詮持等、發兵伐之、八日、僧慧廣寂、武藏比企郡人也、入建長寺、從僧祖元受戒、修禪、粗達文藻、元應季年、遊元天目山、四年歸、北條氏使住淨妙寺、去年斯波時家創報國寺、請以爲

住職、勅謚佛乘禪師、十日、陸奥守北畠顯家以大須賀二郎闕所七戸與結城宗廣、取宗廣族邑在七戸者、與南部政長、摩部鄉及末竹等邑與其兄師行及族人、政長於是自甲斐破切井來居焉、師行以女妻之、以爲嗣、十二日、決斷所下牒伊豆、禁三島社祝資親侵暴、以社領北中村等、交付神主盛親、一如勅裁、十五日、以僧正弘眞爲東寺長者、高野僧徒聞之忿怒、日預有澄、行事頼秀、年預賢宥至京師、連署抗疏檢校祐勝曰、東寺長者、我門徒秀傑之選也、文觀何人、貪緣謟諛、濫汚此職、可謂密家之陵夷矣、請速革之、更降勅裁、若彼黨雖鎖至我山中、則嚴加糺明、若有犯者、則逐其人、毀其房、又爲彼說者、盡處之罪、以一視聽、朝家猶固執、則闔山爲一、以死拒之、令莊家勿受其命、及帝南狩、北朝罷弘眞、以道意代之、僧徒上表謝恩、十七日、置諸門警固奉行、分管國郡、又定傳奏及記錄所寄人番直、傳奏二十八人、分四番、寄人二十一人分

五番、權右中辨洞院實夏、左中辨土御門宣明、右中辨正經、吉田光守、甘露寺藤長爲番首、並分日、上直兩衙、無曠日、而每月評定七日、庭中、越訴、對決各七日、諸員總會決事、申命島津貞久爲大隅守護職、北條氏之伏誅也、帝因就其若宮街舊址、建圓頓寶戒寺、以濟度焉、北條遺臣及鎌倉男女、臨集祭之、二十八日、足利尊氏寄付金目鄉半、曰、高時天命已盡、秋刑忽臻、今上仁慈、建寺慰靈、爰尊氏奉武將之鳳詔、誅逆徒之梟惡、征伐得時、雄勇遂功、乃割金目鄉、寄寶戒寺、今上久施殷周之化、愚臣且同伊呂之功、是月、結城親朝侵暴石川莊、燒河邊八幡祠、祠源頼義所創也、明年石川光念付伊具俊家邑、以更造之、薩摩谷山郡司覺信族大兵强、倔强薩南、山田宗久邑介在其間、久與爭租、北條英時之爲探題也、調停令各納半以和、覺信不肯從、英時遂破前令、悉予覺信、及勤王師起、宗久數樹功、以希復邑、恢復之後、決斷所審理、乃以

探題判決爲失當、其冬取兩造和狀、令覺信還邑、而所抑留五年租直就京償清、覺信依違、猶不肯與、稽緩數月、決斷所督過曰、必還之邑、其所抑留租、限去年九月勘濟、焉覺信代敎信苦之、然恐坐違勅、乃以奉行人中原明成等三人證判受命、竟解地頭所務、以致宗久猶未償抑留租也、宗久訴決斷所、復下牒督促、會覺信死、子隆信嗣立、是月、宗久重訴決斷所、請下牒糺之、未決而亂起、宗久乃變節附足利氏、赤橋重時黨據赤瀧城、夏四月二日、三島社祝安親發兵、擊楠窪、鉢野土寇却之、七日、進攻赤瀧城、賊徒拒戰傷安親、足利尊氏長子千壽王叙從五位下、二十六日、以三位局阿野廉子準三宮、廉子通賂謟、招外權、每有陳請、有司奔走奉之、中外望之踰于正匹、由是賞刑紊亂、群下憤疾、二十八日、伊豫官軍復攻赤瀧城、賊徒力拒踰月、五月十二日、陸奥守北畠顯家以大須賀二郎邑在岩城郡者、與結城宗廣、宗廣乃以依上保及

石河莊三鄉、讓子親朝、顯家又賞伊賀盛光功、與其姑邑矢河子、朝廷欲賞杵築社奉神劍功、徃者名和義高以勳功賜肥後八代等諸莊、於是義高奏請、付其高田鄉志紀河內、帝嘉納、二十六日、下勅賜之杵築社、伊賀黒田莊從古爲東大寺臨時神事料所、因建黃瀧寺、久之寺僧偃蹇、數抗東大寺、東大寺數嚴督、既而伊賀諸莊亦不用命、是月、寺僧莊民相謀、拒捍東大寺使者、而毆辱之、使者逃歸、東大寺怒訴曰、請捕僧圓信、慈觀、莊民金王盛任等處罪、少貳頼尙伐長門賊平之、赤橋重時黨聞其敗、衆心離散、重時自殺、立烏帽子城陷、六月三日、官軍拔赤瀧城、毀其壘、賊徒連敗、河野通任棄白瀧城走、先是河野通盛自六波羅敗逃歸、匿在山林、通任與野本貞政俱往歸、亦無所容身、通盛遂走鎌倉、及尊氏叛、兄通時族通貞等並應之、叔父通里與得能土居等屬官軍、陸奥守北畠顯家以武石胤顯、相馬重胤、爲伊具亘理宇多行方等

檢斷職、十五日、始開造內裏行事所、霪霖竟月、上野介新田義貞、奏請寄付中村於長樂寺、十九日、傳國宣於目代、太宰權帥二條師基等率兵至持明院殿、遷上皇於京極殿、物議怪愕、承久之亂、西園寺公宗七世祖公經與北條義時爲內應、義時深德之、戒子孫勿忘、以故家世與鎌倉相爲唇齒、闔門貴顯、權勢薰熾、擧朝無比、后妃多出其家、自高時伏誅、勢頓衰、公宗怏怏不樂、常思復北條氏、北條泰家崎嶇潛行至京師、投公宗第、公宗祿養之、著髮更名時興、稱刑部少輔、日夜共圖作亂、家臣三善文衡爲公宗政所執事、從容曰、欲知國之興亡、莫如察政之善惡、欲知政之善惡莫如觀賢臣之用捨、今立朝持風節者、獨有萬里小路藤房耳、以諫不行、引身遁去、時事可知矣、公何不速招黨舊以復鎌倉、公宗然之、乃與族橋本俊季、日野氏光等協謀、使時興擧京畿兵、高時子時行擧關東兵、名越時兼擧北陸兵、公宗將待帝遊幸、行弑逆、爲

浴室於北山莊、設機如阱、牀下列植鋒刄、計畫已定、事秘不漏、弟權中納言公重聞知、密上變、二十二日、遣中院具定、結城親光、率兵圍北山莊、捕公宗及文衡、俊季覺而逸、公宗泣曰、我家累世寵渥、辱託葭莩、有何所觖望、而謀逆哉、顧媢疾我家者所搆耳、又捕日野資名父子、楠木正成、高師直等分兵搜捕其黨、捕數人、京師騷然、時興逃脫、不知所之、乃拘公宗於具定第、命親光鞫訊文衡、拷掠三日、遂服罪、二十五日、命慈道法親王修五壇法、禱鎭靜、二十六日、藏人右少辨範國下宣旨曰、權大納言藤原公宗、左近衞中將藤原俊季、左衞門佐藤原氏光、文衡法師、散位中原淸景等、奉太上天皇旨、謀危國家、宜仰明法博士等、令勘申所當罪名、資名法師知子氏光陰謀與逆、不告官司、亦如之、乃褫公宗官、秋七月七日、賜陸奧宇多莊於結城宗廣、賞勳功、十一日、賜僧疎石、以圓覺寺舍利殿、爲開山塔頭、諏訪盛高之挈北條時行逃也、乃奔

信濃諏訪郡從御名方富命故封、因崇祀之、有上社下社、金刺姓世爲祝、管全郡及附近邑、稱諏訪氏、山背佐久郡滋野姓居焉、皆險僻之地、盤據甚久、族大兵勁、嫻練騎射、木曾義仲所資以起也、鎌倉初、諏訪大祝盛澄以善射著、盛澄伯父貞方、其後世爲大祝、繼宗稱神氏、十世孫曰賴重、已老、讓家子時繼、盛高往託之、賴重時繼與滋野族俱推時行爲將、嘯聚其餘孽、旬日得五萬人、起亂、名越時兼以兵六千反於北國、應時行、小笠原貞宗馳使上變、朝廷議曰、賊必由木曾而來、乃遣兵備尾張路、時行以信濃兵東赴鎌倉、足利直義聞警、乃遣澁川義季、岩松經家伐之、時行軍已至武藏、邀戰於女影原、其鋒銳甚、義季經家全軍覆沒、直義遣小山秀朝援之、戰於府中敗死、諸國競起應賊、二十二日、直義自將伐時行、戰於井出澤敗績、二十三日、曉直義與細川顯氏等、奉成良親王倉皇西奔、初直義甚憎護良親王、幽之藥師堂谷東光寺、塗

土爲宮、曰牢御所、猜防甚嚴、惟新按察典侍持明院氏侍焉、比至山內、召淵邊義博曰、時行不足患、可患者兵部卿、宜乘此時除之、義博往窺牢中、護良方焚燭誦經、顧而蹶起曰、汝欲殺我邪、前奪其刀、義博乃斫其膝、躓之、跨胸刺吭、護良縮頭嚙其鋒、鋒折、拔貳刀刺心二、乃絕、年二十八、義博欲以首示直義、見其不瞑而含鋒、棄去、持明院氏與理致光院僧收屍火之、削髮爲尼、齎骨歸、天下聞而寃之、後十二年、東光寺僧友桂爲建塔焉、

三宅緝明曰、不知而爲之、謂之愚、知而爲之、謂之迷、色之禍人國尙矣、帝亦千載英主也、然人之所愛莫如子、而況護良功烈識謀、一時無比、政之所虞、莫如姦賊、而況足利尊氏巨勢詭計、一時無之比、而卒受厥紿、執兒付讎、任之屠劊、慘不可言、其處心顚倒、以至于此、豈非有艶妻中夜之泣、由內促之而然哉、可謂迷甚矣、由是觀之、未有夫婦不正而父子得親者也、

中井積德曰、余深惜護良之不令終也、世俗稱護良無罪、被讒冤死、非其罪也、吁惡得無罪、夫護良雖功大臣也子也、乃以私怨尋干戈、欲擅戮天子寵臣、護良其罪也、雖曰不無君與父、吾不信也、但帝也不治之以其罪、而誣之以非其罪、宜乎其謂之無罪也、然毀之所由入也、護良啓之門、

賴襄曰、世稱護良親王察足利尊氏之姦雄、欲先誅之、而後醍醐不聽、反聽尊氏之讒、因護良付之足利氏、致斃於其手、中興之不終、決於此、而致乘輿再板蕩、天下鼎沸、五十年者、皆尊氏之爲也、襄以爲不然、曰、當是時、天下之桀黠若尊氏者、豈爲少哉、殺一尊氏、則一尊氏生矣、且尊氏肆斬親王之僕隸、我不法云爾、其反跡固未著也、其有異志、未可必也、使帝聽護良、執而誅之、以何辭徇天下、天下必曰、朝廷忌武臣有望者、因事誅鋤之耳、雖若新田義貞輩、人人自危、變其忠志、爲自固之計、則是

又殺一尊氏而生數尊氏也、中興之業、不待他日而墜矣、故護良之說非也、帝之不聽是也、曰、帝之不聽護良而殺尊氏則然矣、其聽尊氏而殺護良如何、曰、非聽尊氏而殺也、帝固欲殺之、不待尊氏也、何以言之、帝初愛護良、至欲爲儲貳、已而三位姬得寵、生恒良義良成良、欲立恒良爲太子久矣、護良雖削髮爲僧、而贊帝謀、甞及帝徙隱岐、蓄髮將兵、樹功最大、是姬之所最忌、忌其害太子也、姬從帝於艱難、猶唐韋后之於中宗、哀誓固寵、所言皆聽、蓋浸潤之辭、日夜先入、護良之下令新田氏、擅用詔體、是承制也、而可譖曰是有自立之志、猶唐肅宗靈武之事也、帝始歸闕、護良未入朝、而兵歸焉如雲、帝遣使詰其欲何爲、促使歸僧服、帝何以爲此無情之言乎、可以見其已猜嫌之矣、護良不察、而望爲元帥、帝益猜之、而勉從之、欲殺之之機、已成矣、護良復不察而請誅尊氏、姬知有此大隙而幸之、敎尊氏使

告其叛也、而帝欲殺之之機、決矣、尊氏雖侮朝廷、非有所恃、烏能駕虛言、誣大事、以搆天子之父子哉、是以護良獄中上書、而莫敢奏達者、當時中外知帝意在殺之也、夫監護良、豈無他人、而付之其深仇、非其意殺之而何哉、初護良已爲大將軍、宜遣鎭關東而不遣也、遣成良以上野大守鎭鎌倉、遣義良鎭陸奥、而恒良爲皇太子、及護良得罪、陞成良爲大將軍、兄爲國儲、二弟典兵權、可見帝最愛此三子、至此成其志矣、成其志、乃成姬之志也、乃成尊氏之志也、尊氏初志、或未至此、視帝之所爲頗倒、每事便於我、翻然自喜、遂覬覦非望耳、猶唐玄宗自殺二子、愛楊姬、而寵安祿山、自取播遷之禍、尊氏門地、非奚胡之比也、而論其才、則姦而不雄者、帝發之而成其爲姦雄也、不然以帝之英毅不世出、苟執其初心、無所惑繆、則雖有百尊氏、何能爲、而何必殺之、

安積信曰、自古忠臣孝子、不得其死者多矣、而未有若護良親王之慘烈可哀也、建武中興之業、楠氏新田氏諸將、竭力於戰鬪、而發縱指示、則在于親王、謂之中興第一、亦可矣、假令有大過、猶當據周禮八議之法、議親議功、宥三死而優遇之、況姦臣尊氏、將圖不軌、忌其威名、賂寵姬讒之、皆誣罔之言、帝不悟、遽幽囚之何邪、人之大倫莫重於父子、以萬乘之英主、放大功之孝子、當時朝廷百僚、苟列蹠直諫、以明其誣罔之寃、則帝或當霽宸怒、而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何邪、若不得已而幽之、亦宜付之忠貞仁厚之臣、使其保令終之美、此之不慮、而顧委之鬼蜮虎狼之直義、遂爲所魚肉何邪、

山縣禎曰、尊氏姦雄、使其得志、則必難制、不無所謂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之患也、護良親王欲及其勢微而圖之、亦不爲無所見也、然當是時、尊氏有功而惡未顯、討之師無名、且當興復之

初、而遐戮功臣、人人懷危懼、衆心或離、故不若待時而動也、且欲天下安靖、禍亂不起、則莫如治其本也、根本深固、則未自不搖、天下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主君躬、人君常戰兢自省、修德任賢、遠讒酬功、節用而愛民、柔遠而能邇、政修民懷、則尊氏何由得肆其虎狼之心哉、縱令其圖不軌、亦易制焉耳、親王爲天下深慮、則宜說帝而先治其本、以固興復之業矣、則雖有尊氏、未必致大害也、不然、則尊氏雖滅、豈更無尊氏哉、親王輕圖事、因爲姦雄所陷、罹奇禍以死、悲哉、雖然親王自初起兵、焦心苦身、顚沛流離、備經艱阻、以身任天下之重、至以一成恢復、其功實爲多矣、而帝信讒邪、廢大功而棄懿親、使其含寃以死、其不明如此、欲天下弗復亂得乎、

二十四日、時行軍奄至、佐竹義篤邀戰於武藏鶴見、小野崎通春等奮鬭不勝、義篤弟義直、通春弟通樂等皆死、明日時行入鎌倉、

鎌倉將士迎奉之、北條遺族削髮免罪者、皆出仕焉、興福寺僧徒構隙、攻東南西南諸院、諸院馳使京師、請遣兵護寺、且制暴徒、數反不報、僧徒遂壞毀諸院去、諸院憤恚、僉議逃匿山林、誓曰、彼弃同好、我不復與維摩會矣、若朝廷不罪暴徒、不修寺院、則死不還也、直義之奉成良親王走也、豪傑競起應北條氏、要擊諸路、直義苦戰、駿遠多工藤族、狩野、舟越、原、橋爪、久野、入江、岡部、興津、天野、蒲原、野邊、吉香、相良諸氏、盤踞綿亘、直義遣使結納入江氏、進及手越驛、敵鬭截安倍川、直義兵少、從士殊死而戰、不勝、窘甚、細川定禪勸自殺、淵邊義博曰、臣先試死耳、姑待之、單騎衝敵而死、名兒屋三郎亦死、直義將引決、今川範國曰、此非死所矣、且退聚兵而可也、執銜反馬首、從士策之、馬逸而東、範國止而血戰、夜還興津營、入江春倫得直義使、聚族人議、皆曰、北條氏必復興矣、宜擊直義應之、春倫曰、天下成敗、非我所得知也、入江莊、元德宗領、朝

廷特賜、以得養我家人、吾惟知爲恩致死而已矣、乃以百騎來援、

二十六日、直義因得破賊而越宇津谷、定禪顯氏昆弟也、父賴貞在相模村山、療病溫泉、而遭亂、顯氏得走、遣使報無異、賴貞見使者曰、吾在敵中、不得一戰酬恩、可慙也、寧死使兒曹不顧念挫氣耳、引刃自殺、朝廷得信濃變報、二十八日、命東大寺等、勝伏諏訪賴重等、直義逃至三河、駐軍矢矧、弛甲息兵、馳使奏狀、大江時古奉成良親王、俱還京師、八月朔、命尊澄慈道兩法親王、修法禁中、勝伏信濃賊、二日、殺西園寺公宗、先是公宗獄成、公卿議罪、奏請擬流、託名和長年、安置出雲、至是遽誅之、公宗時年二十七、前大納言北畠親房論之曰、西園寺氏阿附北條氏七世、其共滅宜矣、雖然弘仁以來、停朝臣死刑、公宗託戚里親、官亞三台、宜從寬宥、主者誤旨、處之死云、日野氏光坐爲公宗草院宣、賜死、斬三善文衡於六條河原、公宗善琵琶、方其謀逆、宿禱北野社、適奏玉樹曲、

木工頭上杉孝重聞之曰、公宗必有禍矣、玉樹亡國之音、昔者掃部頭貞敏如唐、受之於廉捷夫、及歸畧其哀殺聲、今奏之神明、何其殺聲之多邪、至是果遭禍、時公宗妻有身、數月免匿于仁和寺側、救中院良定就所居索之、侍女春日局出見使者詭對曰、夫人憂思、終至破胎、兒生而不育、因誓以和歌、以都波利乎、多駄須能毛利珥、於久都由能機曳之珥都計底、奴流流曾傳加奈、帝憫其言、寢而不問、兒後長名實俊、足利尊氏得直義報、以奏曰、直義兵寡弱、今退在路、乞濟師、臣請往討賊、朝廷未許、是日、率兵擅發、以今川賴基爲海道大將、與上野賴勝、仁木義照、佐佐木高氏等先發、赤松則村失播摩守護、怏怏懷觖望、尊氏謂曰、此行大事、願得卿子一人與俱往、則村乃使子貞範從之、武人失職者、一時奮起景從、北條時行既克復鎌倉、遣名越式部大輔、追躡直義、六日、尊氏會直義於矢矧驛、明日、名越兵越佐夜中山、而至橋本構寨、八日、尊氏前軍進擊之、安保丹後守濟湖搏

戰賊敗走、尊氏以其兄爲賊魁也、卽作券書與丹後守、令襲父道潭邑、衆見之益思奮、京師以賊徵益熾、更修五壇法三七日、九日、遂授足利尊氏征東將軍、尊氏之東、請補征夷大將軍、諸國總追捕使、朝議不許、而有是命、尊氏不懌、陸奧擾亂、富澤城主結城盛廣據長倉城擧兵叛、遂應北條時行、遠邇鼓和、陸奧守北畠顯家發兵伐之、收盛廣邑、託結城宗廣、又命南部政長等、伐所在賊、橘本賊軍退屯佐夜中山、今川賴基乘勝進擊、斬名越式部大輔、餘衆却走、又擊之於高橋、破之、伊東祐持戰於淸見關、力盡納降、十三日、伊達行朝與族爲顯伐白河賊於長倉、破之、十四日、以小笠原貞宗爲信濃守護、十五日、伊達行朝又破賊、官軍進至伊豆府、十六日、常陸人德宿幹宗等率兵來屬、賊屯湯本、阻箱根險、十七日、上野賴勝、仁木義照等戰於蘆河、今川賴基銳進、擊湯本寨、陷敵中、路嶮甚、跌墜巖匡、其騎二條家所賜之駿曰松風、躍而逸、

脚皮盡脫、賊不能支、退阻相模河而陣、十八日、官軍至河、河水適漲、賊毀橋在前岸、佐佐木高氏望見曰、踐河先登、此我家世之任也、與弟時滿鞭馬亂上流、賊攢箭繁射、中新屋三郞、顚、高氏揮刀斬二人、大呼先登、賴基與赤松貞範等、自中流濟、賊拒擊甚力、賴基被箭如蝟、與族三郞河端某、皆斃水中、高師泰等自下流濟、德宿幹宗失旗手、官軍咸濟、賊潰走、聚片瀨、阻水守、賴基勇悍輕疾、每先軍進、終冒險而死、弟範國在中軍、及濟、覓屍水中而葬、十九日、官軍進戰於片瀨川、鳥栖幹安、葦名盛貞等死之、賊又敗走、官軍入鎌倉、諏訪賴重及時繼安保某等、乃使時行先逃、與殘兵四十餘人自殺大御堂、竝皆剝面、使不可辨、官軍入鎌倉、檢視死屍、以爲時行亦死也、時行方幼、且其將士大佛名越等子弟、亦皆嘗潛匿爲僧、不習兵事、故自兵起、僅二旬而敗矣、當時謂之二十日前代、或中前代云、京師未知之、二十日、下綸旨西國、徵兵自衛、尊

氏已克復鎌倉、乃居二階堂別堂、初賴朝之始據鎌倉也、付相模桑原鄕於鶴岡祠、勸修長日誦經、後沿爲例、廊隅設壇、曰座不冷、尊氏付武藏佐佐目鄕、復行座不冷禱、賴重父子已誅滅、乃以其族藤澤政賴爲諏訪大祝、搜捕殘黨、時繼子賴繼甫七歲、匿於內原山窟穴中、政賴狩內原、索之不得、家臣數輩、晝伏夜出、求米鹽充飢、北條氏亡後、其族黨規圖恢復、隨起隨敗、時行能復鎌倉、亦不久而敗、陸奧人小平某等應賊、據木幡山谷、陸奧守北畠顯家命武石胤顯發海道兵伐之、二十八日、胤顯移檄伊賀諸氏、刻明日會擊賊、晦、名越時兼略北陸道、帥兵三萬至大聖寺、越前人爪生保、加賀人敷地、上木、山岸氏等擊破之、時兼自殺、餘黨悉平、於是人皆知其不復興、因革面出降、尊氏盡釋其罪、定功行賞、從軍將士莫不悅服推戴之、隱隱如舊將軍、是日、遂授足利尊氏從二位、在京諸人爭遣使賀克捷、前大納言北畠親房論之曰、尊氏歸

順、固其分耳、朝廷寵祿甚過、遂養成其代賴朝之心、官至參議、位至二位、賜之三國、加之郡莊、夫尊氏雖謂將族、分爲陪隸、無殊功、而有隆賞、誰不怪疑乎、朝廷乘運斃高時、是天也非人也、於是武人立功以償罪、得保其家、爲恩已大矣、竊天功、至門族居高官聽昇殿、當時朝臣或曰、吾以謂朝家復政、乃反爲武人之世乎、夫爲政以仁、行之以斷、神聖之訓也、何曰斷、曰任用選人、曰領土公平、曰信賞必罰、違之爲亂政、古者官位不以賞功、是以有勳等、官則有其主掌、非才不任、是謂之名器不假人、天慶賞藤原秀鄕平貞盛、康平賞源賴義、不過一任四五年職也、猶爲違古矣、保元濫賞、以漸致平淸盛驕橫、於是賴朝特起伐之、以雪朝家積年之憤、可美眞手鎌足以來、無比其功勳焉、然及朝覲、授大納言大將、固辭再三、而後受之、其子乃陞大臣、不旋踵亡、北條義時位不過四位、官止左京權大夫、泰時繼之、克誡子孫、故至亡不敢登高官、凡擧

人以德、德同選才、才均取功、德義清愼、公平恪勤、謂之四善、選人之道也、格曰、朝爲厮養、夕至公卿、蓋古者任用不限家寬弘以來、始選譜第、防其濫也、歷任七國合格、考之公文、而後任參議、夫譜第之選、不爲無憾、猶勝濫受、今遽以一旦之功、擧武家陪隸、而授高官、不啻亂朝典、亦將禍及身、若夫領土、古有功田、大功世之、次及子孫、下止身而已、治天下、不專有國郡、無不輸地、國有守、郡有領、治民於國命下、如運諸掌、院宮供奉、百官食祿、盡出其中、官田職田總下官符、惟食正稅耳、國則國司所御也、中世濫與莊園、始有不輸地、後三條帝置記錄所、以停其弊、至白河鳥羽朝、新莊滋多、國司所知、不及百一、文治初、國置守護、莊園鄉保置地頭、而古制悉廢矣、今天下一統、宜矯正以復古、乃慮其甚過、宜酌量行之、奈之何、本所之地、亦混功賞、累葉之家、殆爲空名、是皆誇功之徒、務迫天子、而皇威之致輕也、於是乎朝廷欲收豪傑之心、其無功

而有力者、稱本領賜之、則稱近境請之、或稱闕所授之、國郡附屬之地、諸家相傳之邑、亦給與之、欲治益亂、欲安益危、季世之政可悲矣、生王土而效忠於國、是人臣之道也、何言功勞、褒賞而勵後、是人君之政也、安得競爭、況無殊功、而懷非分望、自踐厲階乎、中古猶戒豪强、豪强則驕、因危身覆家、不可不戒也、鳥羽帝時數下制符、禁諸國武士隷屬源平二氏、蓋二氏之衞皇宮、必賜宣旨、而徵其兵、迨至是時、稍有應私募者、因有此令、今日之亂、始啓其端矣、當時從軍者、致功死節、輒誇稱曰、賜日本國、曰給日本之半、猶不足矣、此雖俚諺、大誤心術、夫履霜堅氷至、亂臣賊子之出、其始未嘗不由言不愼也、世之澆漓、日月非失光也、草木非改色也、惟人心之移、謂之末世、君人者以有限之地、待無限之人、宜體認知其分、然而致世有此言、叛亂之胎也、頼朝之伐藤原泰衡也、畠山重忠功最大、及行賞、請陸奥最小郡、又熊谷直實以功受邑、其券

稱曰日本第一之勇、嘗覩之、頼朝臣稱贊曰、所褒甚大、而所與甚小、重名輕利、一如此乎、未知稱贊者、能知其意乎哉、東國古風已淩夷而盡、公家舊制、殆衰替無餘、世之衰可勝嘆哉、天下一統、京師繁盛、僅閲一年、而尊氏叛、九月朔、陸奥守北畠顯家與書南部政長、褒其戰狀、陸奥尋平、顯家收結城盛廣白河莊數邑、與結城宗廣、親朝以下、各與闕所地、賞功有差、奏請太政官符、定授其地、十三日、和歌會、二十四日、足利尊氏收粟飯氏邑上總梅佐古、付篠村八幡社、二十七日、命三浦高繼、襲父時繼本領相模大介職幷三浦十鄕、及上總天羽郡二鄕、攝津都賀莊、豐後高田莊、信濃村井鄕、陸奥五戶、會津河沼郡蜷塚、上野新田、以信濃住吉莊及武田政高市河某邑、與小笠原貞宗、其他以常陸信濃闕所、賞功有差、朝廷既誅規矩高政等、收其邑賜功臣、以肥後大浦皆代地頭、賜菊池武重、尋又賜託摩宗直、因相諍訟、嗨、決斷所下牒大友

千代松丸、定授宗直、千代松貞宗嫡子、後名氏泰、大隅大禰寢、鹿屋、串良、橫川四院、小原、別府、西俣、股引、曾、小川等預所職田、並爲下大隅寄郡、島津貞久爲預所職、輸租中宮職、於是請領職如故、許之、十月七日、下太政官符於太宰府曰、輸租不怠、不復失祿、常陸國遣使、處分眞壁郡正稅及闕所地、郡人抗命、十三日、命長岡氏鎭制之、二十一日、命東寺長者法務弘眞、修御影供、以禱泰平、七日畢、翌日行百座仁王會、以結願、二十六日、陸奥守北畠顯家以結城親朝、爲白河、高野、岩瀨、安積郡等檢斷職、時新田足利族望相敵、俱爲中興勳臣、尊氏每害其功、意深忌之、至是盤據關東八國之地、精兵數萬、勢將强大、自謂乘此時除義貞、則其勢足以制持朝廷、而天下事可運於掌、夙志可成矣、乃奪新田氏地邑在東國者、悉分配部下、帝素憚尊氏驕横、而畏其强、義貞數勸斃之、早絕禍根、帝猶豫不決、及尊氏東、大塔宮舊臣知其有叛心、與義

貞等協謀、數言於帝曰、不早除尊氏、禍將不測、帝下公卿議、皆諫
曰、尊氏功大、其罪未著、不可遽加顯誅也、事遂寢、乃遣藏人頭左
近衛中將中院具光召尊氏、密命義貞曰、尊氏西上、必要諸路擊
之、閏十月七日、命慈道法親王修大熾盛光法於禁中、十五日、行
幸神護寺灌頂、十六日、行幸高雄、十七日、行幸大覺寺、九州探題
之滅也、少貳族田中賴景從父吉田宗智有功、因賜肥後堅志田
鄉半賞之、鄉屬甲佐社、阿蘇大宮司惟直拒而不與、洪斷所下牒
和解、賴景功遂不見收、既而規矩氏叛、兄吉田賴村黨之、因失吉
田宗邑、賴景獨屬官軍、及長門叛、又有功、於是賴景至京、庭中抗
訴曰、願經執奏、復堅志田、乃不得所請、吉田我家所墾也、復之以
爲三女功賞、中院具光之使東也、尊氏黨與私馳使、告其陰謀、具
光至鎌倉、宣勞曰、東方底平、甚嘉爾功、若其軍賞、則將以綸旨施
行、且促其班師、尊氏沈疑、以謀直義、直義曰、高時之滅、賴我武略、

公家娼嫉、數與義貞等圖害公、今幸免而至此天也、何再赴虎口
乎、駐處關東耳、尊氏然之、遂決叛謀、據累世將軍舊址、造營府第、
爲永居計、諸將皆起邸宅、即義貞請征討、命將要擊、我亟命上杉
憲房、爲上野守護往據之、以奪其根據、乃使族斯波家長爲陸奧
管領、遣之斯波郡、以募其私黨、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二日、
直義密移書諸道將士、招之以誅右衛門佐義貞爲名、少貳賴尙
以下、九州中國豪傑、多得其書、直義又復佐竹貞義常陸守護、貞
義爲上總介、少好禪學、年十九、薙髮曰道源、中先代之亂、遣子義
篤援鎌倉、直義以常陸密邇敵境、而貞義方失職怨望、乃命復其
守護職、令募黨防圉疆埸、貞義即馳使、招陸奧伊賀盛光等來援、
時貞義子義篤義春、師義、皆從尊氏在鎌倉、於是尊氏遣細川和
氏於京師、請討義貞、其書曰、嚮當東藩之爲逆臣尊氏以身爲倡
首、徼倖一戰、決勝瞬息、義貞擧事於不得已、及聞臣定京畿、乃以

討賊爲名、三戰不克、纔爲守計、臣長男義詮起下野、遠邇爭歸義
貞恐之、以得克賊、遂攘其功、敢要重賞、是國之蠹也、今臣勞苦於
外、而內有讒譖之臣、是非趙高專秦、章邯降楚之謂乎、願得明詔、
以誅義貞、義貞時宿衛京師、聞之亦收足利氏邑在其管內者、上
書曰、嚮者當天下大亂、乘輿播遷、楠木正成等豪傑並起、相共勤
王、而足利尊氏首鼠兩端、觀望勝敗、自非賊軍失利、蓋不肯降也、
功微賞多、遂冀非望、害臣之忠義、欲讒言陷之、臣以五月八日起
兵上野、彼以其七日佐攻六波羅、而曰、臣聞京師復乃肯起兵、以
欺罔天聽、其罪一也、臣以五月二十二日、率諸軍誅高時、而彼之
兒子率從士百餘人、以六月三日入鎌倉、而曰、臣賴其兒子以成
功、其罪二也、彼在輦下、擅誅親王之卒、其罪三也、征夷之任、在兵
部卿親王、而彼輒掠其號、其罪四也、矯稱管領務張威福、其罪五
也、中興之業、雖因天運、抑兵部卿之謀策居多、而彼百方讒構、遂

抵流謫、其罪六也、陛下心期兵部卿之自艾、而彼修私仇、辱之牢
狴、其罪七矣、直義乘亂遂傳刄於兵部卿、大逆無道、其罪八矣、此
八罪者、天地所不容、措而不論、百敗將隨而至、後噬臍無及、願陛
下照鑒之、速下明詔、以誅伐尊氏兄弟、書奏、下公卿議之、皆未有
所言、參議坊門淸忠進曰、臣視義貞所言、尊氏八逆、皆當其罪、且
殺親王事若實、則尊氏罪不容誅、宜待關東之信至、就狀決其罪
也、會護良侍女歸自鎌倉、上狀、南海西海諸國亦進尊氏反書數
十通、中院具光自鎌倉至、復命曰、尊氏不奉勅、帝大怒、下詔以中
務卿尊良親王爲上將軍、以右衛門佐新田義貞爲副將軍、率諸
國兵討足利尊氏、十二日、遂授陸奧守北畠顯家鎭守府將軍、於
是群國樹黨分類、親信舊故、反目相見、其存志朝廷者、委關左而
西上、通意尊氏者、辭闕下而東赴、來往繽紛、道路如織、初尊氏忌
護良勇武、謀除之、因依附寵姬阿野廉子、進以奇讒、廉子持訴帝、

終宜護良濟尊氏之反者、廉子之所爲也、

安藤守約曰、高時已平、天下拭目、以覩新治、宜開刱鴻業、闡明徽猷也、奈何寵准后、賞尊氏賄賂公行、刑賞失措、尊氏兄弟、爲封豕長蛇、垂涎朶頤、遂弑皇子以反、於是皇緒再亂、綱常墜地、是皆准后有以啓之也、書曰、牝鷄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婦有長舌、維厲之階、此之謂也、

十八日夜、禁中戒嚴、十九日、上將軍尊良親王、副將軍新田義貞、兵部少輔脇屋義助、治部大輔宇都宮公綱、修理大夫千葉貞胤、肥後守菊地武重、左近衞少監大友貞載、出雲守護鹽治高貞、加持時秀、厚東氏等六萬七千餘騎、由東海道、大智院宮、彈正尹鼎王、左衞門督洞院實世、修理亮江田行義、左京大夫大館氏明、饗庭、石谷、猿子、落合、仁科、伊木、津志、中村、村上、纐纈、高梨氏等五千餘騎、由東山道、信濃國司堀川光繼發二千餘騎會之、詔義良親

王、鎭守府將軍北畠顯家、發陸奥出羽兵、竝與大軍會、

賴襄曰、國朝用郡縣之制、雖宗室親王、不任藩維、如三大守則爲國司、又遙領之而已、其奉邑槪散在數所、少擅全國者、擅全國者、乃藤原氏、如美濃公越前公、全收其租賦、而族黨之邑、殆跨天下、及平源代起、蓋襲藤原之故、而加以兵馬之權、所以朝廷不能控御之也、後醍醐蓋覩其弊矣、故中興之初、乃分諸皇子、出鎭邊要、其後征東征西、皆以皇子爲將軍、建藩置屬、經略天下、其勢猶漢末四建宗室、非此莫能濟時艱、其所處置、可謂合事宜矣、其諸皇子皆肖父皇、不少英毅材勇之人、躬擐甲冑、蹈險致死、非復前朝紈袴之習、雖然就其中論之、不無優劣、護良親王其最可任者、使之鎭鎌倉、帝可以高枕無東顧憂矣、而遇讒而死、成良義良口猶乳臭、各爲藩帥、非有實效、況成良既爲足利氏所挾、纔得未死耳、是以遣尊良鼎王二人、年齒差長

可以有爲矣、雖然非護良比也、帝亦知之、故以新田義貞兄弟爲副、而令義良與其副源顯家以奥兵會焉、使賊腹背受敵、其計可謂周密矣、而有大不可者焉、夫義良係所素置藩鎭、猶之可也、至尊良鼎王、則適足以掣義貞兄弟之肘耳、夫建藩與遣將不同、建藩鎭撫於無事、遣將征勦於有事、有事者速定其亂而已、故遣一猛將、將數萬精兵、專其委任、無所牽制、得以盡其謀與戰、雖猾賊姦臣據其巢窟、及其勢未成、不難於覆而取之也、今以元帥屬親王、而義貞爲之所壓、其威令既不伸矣、及戰其先潰敗者、親王之卒也、而義助爲之所撓、以此當關東一心戮賊之兵、其敗績奚足怪哉、而義良所將奥兵、雖不及期會、入援京師、朝廷得其力、則建藩之効也、

義貞常掄精强七千爲中堅、而栗生顯友、篠塚伊賀守、畑時能、亘忠景、由良具滋、長濱顯寬等十六騎、最驍悍、善戰鬪、同其徽號進

退與俱、義貞陛辭之日、具軍容入、器甲鮮盛、舊制大將軍出征、行中儀節會、授節刀驛鈴、而治承中、平維盛東征、不授節刀、廷議以其師出不利也、更備禮遣之、義貞亦依平正盛討源義親故事、遣船田義昌于高倉、圍尊氏第、三喊放二鏑矢、斫門柱而後行、尊良軍過三條河原、適有暴風、吹旗上貼金日月墜地、衆皆失色、是日、左大臣鷹司冬敎罷、以前右大臣近衞經忠爲左大臣、二十一日、戒嚴、猶行豐明節會、謂之警固中節會、僧宗源寂、筑前人、住東福南禪兩寺、後宇多帝數召見、問法、尊良親王嚮大聖寺、請爲開山、後歸住東福寺、終不起、二十二日、彈正尹鼎王軍發京師、命尊澄慈道二法親王、遞修五壇法於禁中、禱戰勝、以竟年、本院落髮、受戒法勝寺、慧鎭、號遍行、法皇改號曰行覺、居萩原殿、稱萩原法皇、勅宇治惟時父子、及肥前人松浦遊賀、豐後人志賀忠能、薩摩人針原久兼等在京將士、率兵會擊鎌倉、宇治族上島惟賴等率兵

而東、初尊氏之違命、遣還中院具光、出直義本謀、心不自安、謂諸將曰、我官位顯達、得伸宿憤、雖由微功、豈非君恩、恩可背乎、今之所以觸宸怒、曰戕親王也、曰徵兵也、二者非尊氏所爲、詳訴其寃、猶得霽威、即不被許、有剃髮遁世而已、諸君好自爲計、尊氏終不能西向關弓矣、作色而入、諸將愕眙、居二日、有來告曰、義貞至參河矣、上杉憲房、其子憲顯、細川和氏、其族賴春、佐佐木高氏等並謂直義曰、方今天下庶政、初歸王室、公卿擅權、有功將士、視之奴僕、是以所在武人日夜翹首跂耳、望有起事者、將軍天下望胄、威名素著、一日起而指撝、誰不景從、況今時勢出不得已、是天殆啓將軍也、然將軍不肯者、只是以有君臣一時之分耳、非敢甘就禽滅也、如其少遲延、恐失兵機、願早思其計、直義從之、乃使諸將先發、尊氏言拒王師非己意、盡託政務於直義、屛居藤澤淨光明寺、惟細川賴春以下近昵數輩從耳、足利前軍至矢矧、與官軍隔水

陣、二十五日、攝津人高橋茂宗等率兵會之、與官軍戰、是日、勅東寺祈賊徒平定、二十六日、細川定禪據讃岐鷺田莊叛、託間、香西兩族首應之、高松城主船木賴重聞變、聚兵屋島、定禪襲擊破之、國人悉屬定禪、四國騷然、備前人飽浦信胤、田井信高等、與定禪通謀、入備中、據福山城、備中目代討之、不克、小坂、河村、陶山諸氏悉應賊、三備騷然、是日、相馬胤平兄弟與斯波家長戰于高野郡、明日又戰于行方郡、胤平族光胤、武石某、及其族等叛降賊、新田義貞軍矢矧西岸挑戰、賊不敢進、二十七日、義貞遣長濱顯寬視河、還報曰、河有三渡、然前岸峭絕、敵若攢鏃下射則危、不如誘之擊其濟、必勝矣、義貞從之、出射手誘賊、賊競進、官軍擊却之、仁木細川繼濟、義貞命粟生顯友、篠塚伊賀守擁大盾前驅、令曰賊進勿輕擊、退勿妄退、整隊聯轡以過、奔衝來薄者斬、乃進、賊不能馳突、前驅皆斃、賊大沮、義貞義助帥生兵徐進、賊濟河而退、至夜賊

又退陣鷺坂、會義貞後軍宇都宮公綱、熱田大宮司尾張昌能以兵三千餘至、即戰罷、乃進攻鷺坂、賊又走、是日、詔削足利尊氏直義官爵、越中守護普門利清及井口、野尻、長、波多野族、應直義徵聚黨、能登國司近衛中將中院定清據石動山、北陸騷然、備前目代淨智與和田範長其子兒島高德謀、糾合國人於吉備津宮伐賊、會備中守護陶山高直就國、二十八日、與俱攻福山城、高德破正門入、淨智戰於後門、有國人應賊者、官軍遂敗退保三石城、彈正尹尚王軍自尾張黑田、向東山道信濃國、主堀川光繼發兵會之、陷大井城、普門利清等攻中院定清於石動山、定清拒戰、不勝自殺、賊燒寺、南指闕而進、山徒告急京師、十二月五日、安藝守護武田信武應直義徵、募黨國中、攻熊谷蓮覺於矢野、逸見有朝、吉川經盛首應之、吉川實經尚幼、遣代景成與族親家師平等會蓮覺拒戰數日、實經親家旗手皆斃、新田義貞進入駿河、賊拒今見

村、不勝而走、會直義率軍至、勢復振、阻手越河陣、是日、義貞至河望見賊兵曰、賊勢甚盛、此必生兵也、然敗卒在後、必先走、餘衆不能支也、乃縱弟義助、千葉貞胤、宇都宮公綱等兵六千擊之、血戰終日、殺傷無算、戰而逮夜、夜遣獵騎、循間道、薄射其後隊、後隊擾走、諸營遂大潰、佐佐木高氏身被數創、弟貞滿戰歿、從者殆盡、乃許來降、及散兵稍集、自拔走鎌倉、義貞連戰累捷、降賊前後數萬人、進軍伊豆府、待山道軍、聲勢大振、直義等敗還、將見尊氏、至則第門皆閉矣、衆亂敲之、須賀公能出曰、將軍聞矢矧敗報、欲剃髮、我曹百方止之、切髻而未剃也、將士大沮、上杉重能與直義謀、詐作下諸道綸旨文云、參議足利尊氏、左馬頭足利直義、肆矜武威、輕蔑朝廷、爰命六師遞出、往征反臣、尊氏兄弟雖投身桑門、遯蹤山林、所在窮討、嚴加捉搦、以正朝憲、勿令逋逃、連寫數十通、直義持至視尊氏曰、是手越之戰所獲、上意如此、公縱遁於桑門、恐不

得免、願思門戶之計、尊氏熟視大息曰、誠如是乎、則吾亦當從諸君執弓箭、與義貞決死也、乃釋法衣、穿錦袍而出、諸軍大喜歎呼、皆切髻、以亂其狀、將逃降者、四面來還、一日號三十萬、乃令直義先將六萬、據箱根嶮隘、塹構壘、與仁木、細川、高師直、師泰等守水飲關、八日、自以十八萬騎繼進曰、若全軍集水飲、惟僅拒戰耳、不可大克、別路直踰竹下、繞出官軍背、十日、舟木賴重使至報讃岐變曰、細川定禪、纔宇多津、將航兒島東指闕也、當此時、備前守護松田盛朝與太田全職、高津淨源援三石官軍、戰於和氣驛、全職猝應賊、反擊官軍、官軍敗保熊山城、城兵叛、夜納賊、官軍驚潰、兒島高德僅以身免、告急京師、尊良親王、脇屋義助向竹下、尊氏夜踰山、十一日平明、至竹下、敵官軍、足柄祠南、連營雲布、乃縱兵下山、戰於小坂下、官軍逡巡、尊氏乘之進戰、至藍澤原、小山常犬丸及結城兵、健鬭最欲、尊氏即作券增其邑、將士無不踴躍、是日、島

津貞久弟時久亦戰有功、授日向新納院、時久以守護代、周旋京師鎌倉間、以助軍事、尊氏加意待遇、與之守護衣、因與貞久竝稱曰兩島津、尊氏結納西國大族、率此類也、義貞向箱根、冒夜踰野七里山七里險、篝燎照谷、進擊直義水飲寨、上島惟賴薄墻垣戰被創、菊池武重先登、驅賊於帆、排盾而息、千葉貞胤、宇都宮公綱呼譟繼之、山谷俱震、義貞據高指麾、衆皆瞻望、勇氣自倍、僧祐覺、法勝寺律僧也、帝在船上時、入延曆寺、爲山徒、稱道場房、助注記、聚兵勤王、從在義貞軍、使侍童十人、僧兵三十餘人、盛飾鎧、侍童皆冑戴花勝、先衆進、賊射斃八人、僧兵踵進奮擊、賊披靡、攻戰兩日、直義不能支、信濃人村上信貞殊死戰、兵半殲、官軍因稍却、直義即與鹽田莊賞之、以勵餘衆、藍澤原之敗、大友貞載竊遣款尊氏、官軍未覺之、十二日、陣佐野原、尊良麾下、爭功先進、揭錦旗先進呼曰、賊何不降、赤松貞範望見曰、此京兵耳、乃聯騎馳下、官軍

不能支、全軍狼狽、相率而潰、義助怒曰、羸弱先驅大誤事、以兵七千橫衝賊陣、格鬭交退、其子義治年甫十三、與三騎陷賊中、撤號被髮、與賊偕退、義助還營不見義治、復進索之、直冒賊軍、賊軍潰走、義治知父來救也、佯呼賊兵、盡返戰、二賊從之、比及我軍、義治目從騎斬其賊、歸獻義助、義助大喜、猶進、賊辟易、山名時氏呼結城陣曰、我兵危矣、吾將死以救衆、公等能證焉、皆怒曰、我家未慣證他人戰死也、其兵七百騎馳追、血戰而殲、官軍勇進、佐竹義篤殊死戰、時氏與赤松貞範、佐佐木高氏、土岐賴遠等繼之、貞範陷陣、斬三首、貫鋒而進、大友貞載在佐野陣、與鹽治高貞、猝反旗射官軍、官軍遂挫敗而走、賊追擊急、不可復駐、左近衛中將御子左爲冬返戰死之、義助殿上將軍而西走、爲冬爲世季子、又稱二條氏、與尊氏有舊好、及視其元、爲愀然、是夜雨、尊氏勒兵山原、瞰伊豆府陣焉、義貞既破直義、謂詰朝之戰、必陷箱根以下矣、及得竹

下敗報、將士離沮、夜拔營而逃、十三日黎明、舟田義昌在前軍、聞直義陣中傳呼將軍捷也、乃巡視我諸營、帷幕儼在、而無復一人、走告之義貞、義貞默然曰、是或降或逃也、吾少退、扼其逃者復戰、乃下山而西、兵僅五百人、熱田大宮司昌能、菊池武重踵至、道有僧告曰、敵兵充伊豆府、號八十萬、以此單寡安得輙過、篠塚伊賀、栗生顯友據鞍顧衆曰、以五百當八十萬、諸君今日眞是一騎當千矣、尊氏冒雨而進攻伊豆府、義貞過三島祠、與其前軍遇路岐、一條次郞屬目義貞將搏之、篠塚從旁捉而投之、一條奉捷足據地不仆復前、篠塚蹴踣斬之、一條士卒競赴篠塚、篠塚立殺九人、乃縱兵戰、自辰至巳、斬賊將畠山安房守、義貞行收兵至木瀨川、遇賊小山、擊走之、比過浮島原、又遇賊、問甲斐源氏也、將擊之、皆降、命爲前導、至今井、賊二千據山間降兵、曰武田小笠原也、乃圍之、高田義遠曰、圍而不闕、必損吾衆、乃闕東一角、賊不戰而逃、義

貞乃西、尊氏不敢追、與直義會、駐軍布營、自伊豆府連浮島原、稱
木正成傳勅諸國伐尊氏黨類、於是鎮西豪傑菊池武敏據肥後
菊池城、肝付兼重據日向高城、伊藤祐廣據八代城、起兵狗近郡、
是日、祐廣與族祐貞、祐勝、益戶行政等、入宮崎郡、略國富莊、穗北
郡司平島資成等、據國富鄉政所應之、初島津莊爲名越氏采、及
北條氏滅、收公以分賜千種忠顯及足利尊氏、遣左兵衛尉若林
秀信爲總莊政所、於是守護重賢與秀信叛應尊氏、擊兼重等、尊
氏直義駐伊豆府、乃移檄諸國徵兵、十四日、集諸將議攻守、諸將
欲退守關左、或曰、退守不如進攻、請合軍爲一、指關而西、尊氏從
之、大友貞載等馳使還國、命守護代發兵來援、十五日、尊氏直義
率師而西、至富士川、諸將概屬官軍者、相率迎降、官軍西走至天
龍河、時官軍七千餘人、會河水暴漲、士馬又疲、義貞召土人曰、吾
欲濟軍、以馬則溺、以船則緩、吾不欲損一人、汝速造浮橋、不聽則

斬、土人懼而造橋、閲一日成、義貞留東岸斷後、族衆渡訖乃濟、有
叛者、擠絕其紐、僕牽馬前輒陷、船田義昌曰、誰援之者、栗生顯友
乃重鎧沒水、兩手提人馬達前岸、義貞義昌互執手、躍身而超、餘
衆未得渡、名張久富手捧甲士、速投二十人、最後雙挾二人而超、
軍中視其趫捷、竊歎曰、將士材武如此、猶不免于敗乎、或議撤橋
沮追兵、義貞曰、我新敗之餘、猶能造之、況勝者乎、彼造之甚易、我
毀之何益、夫以寡敵衆者、固當毀橋焚舟、以示必死、今若毀之、彼
將謂義貞駭懼撤橋而走、吾深愧之、乃使土人守之而去、至矢矧
驛、兵又多亡、宇都宮公綱謂義貞曰、滯此更數日、恐賊徒斷我歸
路、不如移軍近畿之地、阻葦數洲股水以備之、諸將亦謂久逗遠
境、宮掖或生他變、義貞從之、退屯尾張、尊氏使義詮留守鎌倉、自
與直義尾官軍西上、至天龍河、賊以河流湍悍豫憂之、至則浮橋
架焉、怪問土人、土人跪曰、受新田殿命、謹待軍至、衆聞之感歎曰

執弓箭者、宜如是、義貞眞名將也、十九日、丹波人久下時重、波泊
部爲光、中澤玄甫應尊氏、攻守護碓井盛景、盛景求援赤松則村、
則村不應、遂以尊氏命招集近郡兵、是役新田義興、楠木正成、名
和長年諸將警衛宮禁、兵備嚴固、人心頗安、已而警報疊至、朝廷
震驚、是日、帝急遣使召義貞、乘天馬迎之、至近江馬淵、二十一日、
帝潛幸高野山、前大納言北畠親房既承出兵命、乃與顯家謀、徵
發國中、通路僻遠、不能及事、尊氏既西、乃奉義良親王、二十二日
發陸奧、伊達行朝、結城親朝等皆屬、南部師行以北徼未綏、遣孫
信光往從之、斯波家長聞之、募黨、謀攻府中、闕止顯家軍、相馬重
胤、佐藤性妙發兵、會於河名驛、顯家已發不及事、乃遣武石胤顯
尾而南、於是相馬族分爲二、胤平、家胤、胤門昆弟三人、及族胤景、
胤時等、皆屬官軍、胤平世居行方郡高平城、二十三日、賊襲之、矢
築驛胤平等力戰却之、少式賴尚得直義檄、乃募黨鎮西、馳書荒

木、龍造寺、深堀、相良、杉、富光等發兵、會擊新田氏黨、二十四日、義
貞還京師、是日、吉河師平、周防親家等攻矢野城、

尾藤孝肇曰、新田伐足利於鎌倉、敗績還京者、將略非不佳也、
天厭皇德也、厭皇德者刑賞違天也、將略雖佳、亦將奈之何、

伊藤祐廣攻尊氏邑穆佐院、據其政所、縱火燒邑、族祐貞、祐勝據
堤館、守護政所謀集黨擊之、初尊氏之起兵、招常陸豪傑小田貞
宗、適卒、子治久託喪不應、及北畠顯家興軍、乃應之、佐竹貞義方
傳直義檄、募黨國中、聞顯家來、欲要擊之、是日、伊賀盛光與族貞
長等發兵、會於佐竹城、常陸擾亂、熊谷直覺守矢野城、兩旬、武田
信武攻戰數挫敗、二十六日、大舉攻城、福島新左衛門、武藤五郎
督兵攻正門、吉川師平先登破柵、中矢斃、其族親家、逸見有朝、及
綿貫宮莊等踵進、城兵雨射、賊破門入、裹創而戰、城陷、信武乃引
兵向京師、二十七日、日向宮崎人土持親綱、重綱兄弟、族惟信、宣

榮、及矢野、河越徒皆叛、應守護政所、攻伊東祐貞兄弟於堤館、祐貞力戰拒之、土持日向世族、姓田部、其先出自宇佐總辨官大彥宿禰、世居縣、其族繁滋、分處財部、大塚、清水、都於、爪生野、飫肥、凡七族、及得東國變報、將發兵往援尊氏、會伊東肝付起兵、於是宮崎之族悉與賊、二十八日、佐竹貞義聲言國中曰、北畠顯家擧軍來、我將要擊於路、而奪義良親王、宜以來月五日發、先是尊氏聞千葉貞胤屬義貞軍、遣千田大隅守、與相馬親胤等、俱圍千葉城、及尊氏西遁、棄圍往隨之、由是關左空虛、顯家長驅而前、小田治久自常陸、宇都宮族自下野、新田族自兩野越後、千葉族自下總、絡繹相迎、軍號五萬、追尊氏而西、二十九日、日向賊徒破伊東祐貞、燒堤館、乃引兵攻伊東祐廣於穆佐、施、又陷之、祐廣逃、菊池武敏發兵、將攻太宰府、肥後人託摩貞政、筑後人三池貞元等、邀擊並付、武敏引還、新田義貞既還京、爲朝廷贊畫、徵諸國兵、部署諸

軍、自將兵一萬、守大渡、權大納言洞院公泰、兵部少輔脇屋義助、僧文觀等將七千、守山崎、河內守楠木正成將五千、守宇治、參議千種忠顯、伯耆守名和長年、左衛門尉結城親光將二千、守勢多、權大納言二條師基守峰堂、尊氏長驅而前、沿路迎降、比及美濃近江、兵馬充滿山野、叡山僧徒道場房祐覺以兵千餘、據伊岐代宮構城、扼守野路湖濱、謀閫止賊軍、以拔與軍至、尊氏定部署、直義向勢多、高師泰副之、畠山貞康向淀、吉見三河守向芋洗、尊氏自將向宇治、遣高師直、擊伊岐代寨、京師駭擾、毀屋運財、竄匿山林、軍士亦多逃、在者無復鬭志、帝遽榜朝堂、能拒賊者、有重賞、無復應者、或題和歌於後諷之、是月、大智院宮、彈正尹尊王發鎌倉西上、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二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醍醐天皇九

延元元年丙子、(光明院建武三年) 春正月朔、勢多官軍起高櫓於橋口、以禦賊、今川範國率部下天野經顯等、渡橋戰於櫓下、攻守旬日、不得進、二日、高師直率戶次賴尊、野上資賴、秋間四郞、小田原四郞等、攻伊岐代、賴尊自湖濱先登、城陷、僧祐覺濟湖而退、當此時、諸國蜂起應賊、三池貞元等追菊池武敏、侵入肥後、武敏城守、日向守護重賢叛、募黨拒伊東肝付軍、鎭西擾亂、陸奧岩楯地頭曾我貞光與安藤家季等作亂、南部師行、成田泰次據藤崎平內兩城守禦、東徼亦動、細川氏黨家時賴國唆動土佐、堅田經貞、曾我二郞、大黑八郞等應之、抗守護目代、細川氏已聚合南海中國兵、是

日進至播磨大藏谷、適赤松範資逃歸、遇諸路、乃發國人爲先鋒、與俱東馳、武田信武亦陷矢野城、乃率逸見有朝、吉川親家等而東、七日、畠山高國率天野遠政等攻宇治、楠木正成拒擊、戰於橋上、正成火平等院、撤橋板、壘鉅石激流、水勢暴怒如瀑、相持數日、土佐浦戶、津野、三宮族應賊、與堅田經貞等合兵、攻守護目代及竹田氏、曾我貞光、安藤家季攻藤崎平內、城兵逆擊破之、貞光負傷而走、八日、足利尊氏率戶次賴尊等赴八幡、擊走官軍、聞尊勝院法印謀發東大寺衆徒、及大和伊賀兵來援、卽馳書招之、丹波人久下時重、波波伯部爲光、酒井貞信亦應尊氏、攻前權大納言二條師基於峯堂、師基敗走、賊退據大江山、脇屋義助起壘穿塹、樓櫓三百、自寶寺綴淀川、壁未乾、細川定禪、赤松範資軍已至芥川、菊池武敏與詫磨貞政等相持菊池城下、力戰六日、互有殺傷、武敏遂弃城走、肝付兼重與族萩原兼政侵略國富莊、燒南加納

政所、九日、大田助賴及族資家、矢野義基等禦之而戰、遣江田行義、擊丹波兵、行義乘曉霧、攻大江山陣、射殺久下時重弟長重、餘衆潰散、是日、尊氏進至大渡、新田義貞預撤橋板、截桁不殊、樹柵水中、令兵呼于岸曰、丹後之兵、我已殲之矣、公盍亦來決死、湍激如宇治、古人皆能濟、是水淺而緩、公等何不濟、賊怒曰、前者溺、後者踐之、是乃橋也、擧鞭將濟、高師直呼曰、卿等病狂邪、水面緩流、實深而駛、安得騎渡、乃造筏以渡、遇柵而止、我軍亂射、賊紛擾、筏壞而溺者數百人、官軍大笑、又令呼于橋曰、舟筏毋益、請由是來、賊野上資賴善發巨箭、上橋桁戰、須賀村畝、小萬徒競進、橋桁俄折、餘衆墜水、賴玄以薙刀掉橋板還營、尊氏脫佩刀與之、褒其健鬪、赤松範資使齎書至弟貞範營、約戰期曰、明日將攻山崎、若見烟起、則來應、貞範以告、尊氏大悅、十日、細川定禪進陣櫻井驛、範資沿川而前、貞範濟川來會、將戰、播磨紀氏兵躁進先敗、脇屋義

助、宇都宮泰藤出城乘之、戰方酣、定禪範資軍奄至、乃入城守禦、範資奮進薄柵、城兵雨射、死屍塡塹、但馬人長九郞出降、又公泰文觀隸士爭降賊、賊卽入、義助以餘衆走、欲與義貞合、義貞聞山崎軍破、賊兵指闕、則馳援義助、將與俱奉帝於叡山、定禪將兵六萬尾之、新田義顯以三千騎不告而返、駐軍相樸辻、射戰久之、度義貞已至闕、則大呼衝賊、大友氏泰、宇都宮公綱新降在賊中、識義顯、欲必獲之、義顯奮戰八合、被大創數十、流血淋漓、還至紫宸殿前、帝親臨勞之、帝避賊於延曆寺、勅宇治惟時、先奉神鏡、假安東坂本彼岸所、前內大臣吉田定房馳入宮、收歷代寶器、義貞義助、泰藤、千葉貞胤、菊池武重等兵二萬、扈衞車駕、夜幸日吉大宮、以彼岸所爲行在、勅使河原直重敗於大渡、退還京師、聞乘輿東幸、謂曰、見危致命、古今常誼、我何面目忍受逆賊之制乎、乃與其二子返、自殺羅城門、名和長年守勢田、多植樁中流、繫大木引巨

索以絕津渡、聞車駕幸叡山、欲一視宮闕而行、以三百餘騎還入京師、賊軍塡塞、長年十七戰遂至大內、則諸殿已爲賊兵所毀、長年下馬向闕伏泣、久之終赴行在、定禪縱火京師、二條富小路皇居、馬場殿、常盤井殿、京極殿、重器多亡、公卿及結城、名和、楠木第宅皆蕩盡、肝付兼重救伊東祐廣、攻穆佐城、土持宣榮等逆擊却之、十一日、尊氏入京師、居洞院公賢第、諸將爭出降、直義令大友千代松率族人及豐後肥前兵侵坂本、結城親光驍悍善戰、帝倚賴、恩遇甚渥、參預政務、與楠木正成、名和長年齊名、追車駕至下賀茂、謁于路、俯伏曰、嚮者王師近迫鎌倉、掃淸之功垂成、而俄敗至此者、以大友貞載反覆也、臣固欲爲陛下致命、請從此辭、將與豎子決死也、言畢、雙眼淚出、帝愴然動容、目送良久、不知御衣之濡、親光至南大門、見貞載擁騎而來、乃避兵、從族益戶下野守等兩三騎納降、貞載許諾、與俱至樋口東洞院、謂親光曰、將軍營近

矣、收卿械具也、親光曰、我自許爲將軍立功、大丈夫包恥、脫雙刀以委人、卿幸善處焉、貞載頷將受、猝拔刀斫面、貞載即搏殺親光、馳示其元於尊氏、還營踰日亦死、益戶等皆鬬死、聞者嘆惜、帝御延曆寺、寺僧未悉、帝親作文、奉之日吉社、僧英宸先至、定宗又以五百餘人入衛、徧點寺院民屋、以居軍士、祐覺擁千餘兵繼至、牒發山中、於是僧徒大集、輸錢六萬貫穀七千斛、祐覺分以配給軍糈、大安、園城寺與延曆寺素相惡、尊氏贈書園城寺、招誘僧徒、啗以置三摩耶戒壇、僧徒悅從、尊氏乃遣細川定禪及其兄顯氏、率四國中國兵據園城寺、欲先陸奧兵未至犯行在、石見高津長幸據小山城擧兵擊賊、十二日、安藝人吉川經明援益田彌三郎攻長幸、長幸力屈而降、武田信武率安藝兵、三崎政高等出雲兵、陸續會尊氏軍、尊氏命信武援勢多軍、是日、信武力戰、奪供御瀨、據之、義貞親王軍越美濃不破關、乘輿已播蕩矣、是日、北畠顯家至

近江、使大館幸氏攻佐佐木氏賴觀音寺城、拔之、斬五百餘人、報捷行在、官軍大悅、十四日、帝詔祐覺遣船七百隻、迎顯家志那濱、船交馳如織、定禪望見大懼、乞援尊氏、尊氏曰、東國安得大兵、此必紀淸兩黨也、尋當來歸、不遣隻騎、東兵悉濟湖至行在、紀淸兩黨五百人、聞公綱降尊氏、轉往京師、官軍大振、山徒朴慶、伊東祐廣、肝付兼重自穆佐轉戰入高浮田莊、據其預所、於是莊豪瓜生野八郎左衞門據跡江政所、圖師慈圓據池內城應之、土持宣榮等攻高浮田、擒兼重部將、乃引兵來攻跡江、破之、燒城寨、遂與族賴綱合兵、攻陷池內、斬慈圓等、十五日、北畠顯家至坂本、見新田義貞楠木正成曰、休馬一二日乃攻賊、大館氏明進曰、我馬遠來、休則足重、不可輙用、且敵聞吾至、不意遽攻、不若今夜直襲園城寺、出其不意、義貞然之、即夜出兵辛崎、十六日黎明、與諸將將騎六萬、縱火大津民家、薄園城寺、僧徒出拒、千葉宗胤奪門而入、賊

圍之、宗胤戰死、顯家繼進、一戰而退、結城宗廣繼之、不利引却、賊乘勢突出、大津煙焰方熾、乃沿湖來進、官軍聯舟亂射、賊敗退、官軍尾之、將奪門、僧徒力拒、撤橋閉門、義助連呼破門、栗生顯友與篠塚伊賀視傍塚上建二大木塔、咲曰、此是好材、架橋濟軍、孰與建塔薦冥福乎、乃拔之架壕、畑時能及亘忠景戲之曰、任卿爲造橋判官、戰吾自爲之、先渡而進、賊從簷眼叢射、忠景奪得十六槍、時能足蹈門關輙折、賊兵驚潰、官軍逕進擧火、如意越僧兵毆之、亦下山出賊後、悉火諸堂宇、表裏諠譟、乘煙奮擊、斬首七千三百餘、定禪敗走京師、顯家乃退、義貞亦欲收兵、舟田經政扣馬說曰、兵利在乘勢、賊一敗、魄褫氣沮、我因躡之、乘勝連進、可以終獲其渠魁也、義貞曰然、即率三萬騎追之、遇嶮逼擊、遇夷遙射、賊不得返戰、伏屍狼藉、餘衆走歸、尊氏望見騰煙曰、園城寺敗、當急遣救、自出三條河原、部分將士、義貞追亡入京師、十七日、義貞分軍爲

三、一登將軍塚、一陣眞如堂、一負法勝寺而陣、自登華頂山望尊氏軍、尊氏軍充塞京師、不知其幾千萬也、義貞計以寡當衆、不可徒戰而勝、乃令我兵略相識面者、每五十爲伍、卷旗撤號爲敗卒狀、混入彼軍、待戰而起、部二千騎遣之、賊不覺、尊氏指語將士曰、聞義貞喜平地騎戰、今負山不出者、意其兵寡、使我不識兵數耳、令高師泰擊將軍塚、義助出弓手六百餘人、蔽林亂射、賊逡巡不進、乃縱兵下擊走之、尊氏乃親進、已而兩軍接戰、自午至酉、六十餘合、我軍每勝、以至日暮、所遣二千騎、在賊軍中揚旗並起、賊軍大驚擾亂、自相擊刺、遂大潰奔、我軍乘勝追之、短兵急接、尊氏迫璧、欲自刄者三、義貞自桂川還陣京師、其兵四散鹵掠、在者亦疲、細川定禪謂其兵曰、敗由於我、我欲一雪其恥、料敵兵皆疲、不疲者出掠、可以襲也、以兵三百夜返、縱火其前、自後襲之、義貞果不備、船田義昌等數十人爲亂兵所殺、義貞大敗、還坂本、尊氏復入

京師、十九日、尊氏遣武田信武、率逸見、安藝、町、吉川、宮莊諸族、據八幡乾角、接戰連日、勅東大寺禱戰勝、大智院宮[illegible]王、洞院實世、堀河光繼等、將東山道軍、徇甲信兩野、得兵二萬、將入鎌倉、聞上將軍業已敗、尊氏追躡、奧軍又尾之而馳、相議曰、海道方急、不可躊躇、乃舍鎌倉不攻、直西還、二十日、至東坂本、軍勢復振、當此時、官軍連營、自叡山頗雲母坂、中鹽山、至赤山祠前、賊軍充滿白河、前軍陣糺河原、對持旬日、官軍欲再進討、適遇凶日、馬亦悉疲、乃期以二十七日、二十二日、賜宇治惟時豐後日田莊、賞奉護神鏡功、日向守護重賢、率土持宣榮等、攻伊東祐廣於八代城、二十三日、縱火燒城、祐廣走據猪見野城、重賢等引兵來攻、祐廣縱兵拒戰、宣榮等被傷、重賢收退、島津莊總政所若林秀信馳使博多乞援、日向官軍大振、少貳賴尙聞日向亂、遣薩摩人羽月元眞往擊、又命廣武諸氏援之、元眞還牟屎院發兵、二十四日、勅錮八瀨童

子租賦、二十七日、楠木正成、名和長年、結城宗廣陣于下松、北畠顯家陣于山科、洞院實世陣于赤山、延曆寺僧徒陣于鹿谷、新田義貞陣于北白河、兵凡十三萬、僧祐覺、定宗等前期攻宇都宮公綱於神樂岡、賊竭力拒戰、矢石雨下、有因幡堅者全村、素以驍悍稱、手巨鐵箭伺賊兵上城、自箭眼投鍵之、洞甲而斃、賊軍沮懾、僧徒因急攻破拔之、時呼全村爲手鍵因幡、公綱走二條、正成放火出雲路、自糺森進、尊氏令上杉憲顯、斯波高經等、以東國騎兵五萬來衝擊之、正成豫造楯數百、鈕而聯之、自蔽以射、賊卻輒縱騎乘之、賊辟易逃走、顯家以二騎萬、自粟田口放火而進、尊氏望之曰、彼其北畠氏也、吾自當之、率數十萬禦于四條河原、戰數合、顯家兵善戰、尊氏不能破、竝解而退、義貞義助建旗五十旒、橫擊之、馳出其背、賊軍呼曰、中黑至矣、輒崩駭、義貞獨變服入賊中、索尊氏、不獲、分兵迫之、尊氏窘迫欲戰死、上杉憲房戰死於地藏堂、三

浦貞連、二階堂行全、曾我時之等擁馬前、挌鬭而死、因得免、自七條西走、至桂川駐營、餘軍自大宮南走、日暮義貞乃退、欲留陣京中、正成往說之曰、今日我軍克而少所獲、以寡兵屯京中、鹵掠四散、盡懲前日之敗、使敵復振、後難爲力也、我且引還、養銳再擧、以驅敵於數百里外、是全勝之策也、義貞然之、乃皆退陣坂本、尊氏收諸軍復入京師、賊相謂曰、我屢爲寡兵所困、豈非天威難犯邪、二十八日、正成素蓄一卒善泣者、且日敎其卒、與僧數人行物色原隰、賊兵問故、輒泣曰、昨日之戰新田北畠楠木等七將皆沒、將獲屍葬之、尊氏聞而曰、彼戰勝而退、有以也、江刺三郞左衞門貌酷肖義貞、擐赤甲戰死、甲亦相類、賊以爲義貞、皆大悅、梟之以示於衆、其夜正成遣卒數千、執炬北走、累累不絕、尊氏軍望見、謂官軍喪其將領而潰去也、急分其兵、四出要擊、在者不復設備、正成與諸將合兵夜發、二十九日昧爽、正成直薄尊氏軍、縱火鼓譟、尊

氏軍大潰而走、委甲蔽野、官軍不甚追賊、前者顧後者以爲追兵
也、往往自殺、死亡大半、尊氏走丹波、官軍收復京師、千種忠顯兵
據日向胡麻崎城、肝付氏兵據志布志城、是日、大隅人重久篤兼
等應賊、攻胡麻崎拔之、二十九日、攻志布志城兵拒擊、斬重久祐
任、城遂陷、日向守護重賢、島津總莊政所若林秀信、與士持宣榮、
薩摩人富光道貞等、俱攻伊東祐廣於豬見野城、官軍休兵一日、
賊走山崎者稍集、夜半官軍衝紅林營、賊徒拒擊、晦、大與官軍戰、
賊不能克、二階堂行周死、島津資久、資忠、本田久兼等禦二條大
宮、名和長年部下內河眞貝等血戰死之、賊挫敗而走、官軍追擊、
畠山孫太郎、山田宗久等支於五條河原、資久等支於西七條、尊
氏半歲間、再往來東海、及犯闕、三旬不御甲、兵馬疲倦、不可用、竟
潰敗而奔、四方田太郎左衛門尉等禦戰桂河而死、尊氏走丹波、
瞑至篠村、大山崎上下保神人發衆追擊賊、阿蘇宮賜書褒賞、京

師陷賊兩旬、至是克復、乃還車駕、御成就護國院、二月朔、尊氏寄
付丹波佐伯莊於篠村八幡社、禱泰平、諸將多欲復犯京師、尊氏
曰、吾將退收兵、以智略濟事也、使細川赤松等前導、謂曰、駐營兵
庫、點船聚糧、息兵數日、糾合諸國、徐圖京師、是萬全之計也、乃取
路三草山赴播磨、二日、帝遷御前右大臣家定花山院第、宇都宮
公綱以五百餘人歸順、其餘多降義貞、三日、尊氏自播磨印南至
兵庫、赤松則村迎謂曰、此地非形便、我摩耶城距此五十町、請入
據焉、諸將或曰、此自保之術耳、今天下兩分、彼我角立、將軍一日
入城、則諸國失望、官軍乘勢、不可從也、尊氏乃止、四日、移檄大友
諸氏曰、新田義貞挫衂逃竄山巖險難治也、其速率兵誅兇黨、賞
當從殊典、參議勸修寺經顯罷兼檢非違使別當、以參議北畠顯
家兼右衛門督檢非違使別當、伊東祐廣據豬見野城、擊賊破之、
傷士持宣榮、間一日、宣榮子時榮來攻、又傷膝而走、是日宣榮褒

徇、與小串重行、若林秀信等共進、不勝而退、楠木正成族正家守
常陸邑、及佐竹貞義叛、正家與新田族謀伐之、貞義遣子義冬
邀戰於久慈西郡、正家擊破之、斬義冬、七日、奉安神鏡於花山院
皇居、新田義貞、楠木正成等率兵發京師、十日、正成率和田助康
等河原兵前進、至打出、先是尊氏亟發使、募兵西國、於是大內長
弘發周防兵、厚東崇西發長門兵、以船舸五百抵兵庫津、賊勢又
熾、乃東指闕、與正成軍相遇、戰於打出、島津貞久率國分友光等
與高橋茂宗俱進、擊正成於西宮、接戰終日、夜正成拔營而退、十
一日、自天王寺營出、絕淀河運漕、率大友及其族田原直貞等戰
於打出山、細川和氏率長防兵進至瀨川、義貞縱兵逆擊、正成部
下和田助康等援之、大戰於豐島河原、細川賴春負重傷、日暮交
綏、是夜則村密說尊氏曰、士卒疲弊、不可濟功、宜暫逃筑紫休息、
發銳徐議再舉也、細川族經略四國、臣在播磨控壓中國、鎭西則

少貳貞經在彼、大友貞宗見從軍中、戮力合勢、東向制敵、數月之
間、可飮馬於洛水也、臣以天時察之、大將軍在西、據其方者有利、
且戰以旌旗爲眼目、今官軍每建錦旗、而我不得設之、何以免惡
名、自鎌倉滅、持明院上皇內懷怏觖、若請其院宣、揚錦旗以麾天
下之兵、莫不景從、此當今之良策也、貞宗又曰、乘我舟而西、以爲
後圖、尊氏皆從之、與書則村、呼之爲父、以深結納之、

論贊曰、則村首建義旗、其功大矣、後醍醐帝賜錦衣以旌之、疏
爵土以賞之、則村感激奮勵、方將馳逐效節之不遑、而帝信讒、
無故奪其守護職、是速其反也、繼之感激奮勵者、變爲憤恚怨
望、磨牙搖毒、肆其噬齧、蓋由中興初政、佞幸用事、失控馭之術
也、則村非特長攻戰、而謀略出於諸將之上、說尊氏徇四國略
九州、擁立閏位、假其號令、終爲王室腹心之患、皆其所爲也、蓋
則村志在功名富貴、而非忠義之士、子孫爭效其所爲、不知名

分之所在、良可惜也、

山縣禎曰、則村雖非忠貞之士、然其材武亦可用焉、況有勳功乎、大抵人主、以恩義撫之、則桀驁武夫、皆可以供爪牙之用也、棄之以資敵國、失策亦甚矣、

十二日、尊氏陣兵庫、謂熊野別當道有曰、吾之數敗、非戰之罪也、以我負賊名焉爾、吾將得持明院上皇宣旨、使兵有名、卿與日野亞相識、爲吾如京請之、道有諾而去、於是尊氏欲西、直義執不可曰、宜向京師、死生決事也、擁軍摩耶山下、不肯動、尊氏自往說之、辨論數回、會兵庫寺堂、集腹心諸將、定死生兩議、欲死者記名簿、今川範國固勸自殺、細川定禪執上船說、遂決西逃計、薄暮尊氏與直義乘貞宗舟而西、賊驚曰、大將走矣、倉皇爭舟、俄而巨艦沈沒、溺死二千餘、船懼而解纜、游泳尾之、亂刀交下、死者無算、鐵馬悉委棄、諸將士多降義貞、十三日平明尊氏等達播磨室津、顯親

門院崩、尊氏已逃、義貞頗驕怠、耽溺女色、不復窮追尊氏、振旅而還、詔以義貞爲左近衞中將、義助右衞門佐、時新附兵萬餘、猶用足利氏旗號、重畫者、皆墨抹其中、爲中黑、淡濃可辨、京師傳以爲笑、京師聞尊氏西走、人人相慶、無復戒備、識者憂之、義貞妻一條行房女弟也、初入宮爲勾當內侍、有殊色、義貞嘗夜直、見其月下彈琴、心竊悅之、贈和歌道其情、不報、帝聞憐之、賜以內侍、義貞繾綣溺愛、逗遛不進、使尊氏得逸、京師再陷、而中興之業不成、識者憾焉、尊氏駐軍室津、謀議、或曰、官軍必將躡我、請分遣諸將、據國郡以備之、尊氏曰、善、十五日、遣還佐竹義篤于東國、仁木賴章于丹波、細川和氏、細川定禪等于讃岐、上杉憲顯于石見、今川範國于備中、桃井小早川于安藝、大內弘世于周防、厚東宗西于長門、石橋和義于備前、留赤松則村于播磨、初河野通盛爲北條氏驍將、六波羅既滅、赤橋重時亦敗落、傀窮甚、與族通賢俱奔鎌倉、欲

干尊氏、攀援路絕、投藤澤道場、貧緣見建長寺長老士雲、請爲僧、士雲憫之、尊氏甚信依士雲、數就談道、適至寺、士雲方爲通盛加剃授戒、乃出謝曰、有士爲僧、是以遲延、尊氏問士爲誰、曰、河野通盛、今干戈紛紛、勇士立名之日、彼爲失節、故其窮至此、言畢淚出、尊氏愀然曰、噫壯士如此乎、吾當祿用也、乃使裹頭出仕、因從在軍、於是直義盡復其邑、遣歸伊豫募黨、部署既定、尊氏與直義帥武藏相模兵四百餘而西、官軍無追躡者、至鞆、三寶院僧正賢俊齎光嚴上皇宣旨馳至、曰、盡力討賊、以復皇位、尊氏悅曰、吾兵有名、不復敗、乃與書大友千代松曰、承新院旨、恃足下、向鎭西也、諒其忠節、從今我兄弟、當約猶子之義也、十七日、以院宣徵發諸國、仍以討新田義貞黨爲名、揭日月錦旗、以先軍、軍中抃慶、尊氏乃傳院宣、徵三池貞鑑等兵、會赤間關、遣今川藏人大夫於九州、擊菊池武敏等、一色範氏司其號令、發書肥後玉名郡人小代長鶴

丸等、發兵屬之、範氏薙髮號道猷、伊豫人合田貞遠起兵、據松崎城伐賊、河野通朝率族人及三島社祝安親等來攻、貞遠拒戰兩晝夜、十九日曉、城竟陷、貞遠走保由並城、新田義貞令吉川辰熊丸等曰、尊氏直義逃、宜舉兵窮討、二十日、尊氏至赤間關駐軍、詣豐浦宮禱捷、遣使召少貳貞經、一色範氏馳書豐前佐田地頭宇都宮公景曰、將軍將至鎭西、處分土地、請爲國竭力、

青山延光曰、海內之歸武人也久矣、朝廷中古以降、上下恬熙、失於姑息、而武人專以殺伐立威、天下知武人之可畏、而不知朝廷之可畏、及源賴朝執兵馬之權、即能振肅紀綱、以統馭天下、比之朝廷之姑息、固已相懸、而北條氏尤長於治國、故紀綱益張、及帝滅鎌倉、宜深戒姑息、而其治反有不及武人者、武人能禁奢靡、而中興之初、則都下之俗皆僭侈矣、武人能禁盜賊、而中興之初、則盜劫遍乎都下矣、是帝之振肅紀綱、已不及武

人、而刑賞之濫、亦固不及武人之信賞必罰、即欲以此抑天下之武人、武人固有不服者、彼已不服、必將有所推戴、而帝遂寵尊氏、尊氏之智、又足以籠絡武人、則武人之心、固已歸尊氏矣、嗚呼刑賞之濫、固已取武人之怨、而紀綱不振、武人知其不足畏、尊氏寵貴、武人知其可倚賴、即尊氏一叛、孰不之從、故官軍能破之關東、而不能使關東不叛、能驅之西海、而不能使西海不亂、是誰之過與、

二十五日、少貳貞經遣子賴尚以兵五百迎尊氏直義於赤間關、獻錦袍二領、島津族亦聞貞久至、遣山田忠能川田慶喜等迎會、楠木正家據瓜連城、佐竹貞義來攻、是日、佐竹幸乙丸離族、遣入野助房等援正家、擊斬後藤基明、既而佐竹義篤城金沙山嶮拒之、正家曰、據嶮者、不可以力拔、可以智取、昔者佐竹秀義據此城、源賴朝與伯父義季謀、離間其軍、秀義乃降、故智可襲也、使人誘

那河族、於是城殆陷、會鎌倉兵來援、得完、義篤深嫉那河族、二十七日、三池貞元率族迎尊氏於赤間關、先是、菊池武重在京師、馳使弟武敏曰、尊氏西逃、急伐之、斬首以獻焉、武敏乃與宇治惟直俱擧兵、向筑後、是日、大友族詫摩貞政等、逆擊於太田、進戰清水、武敏進陣高良山、少貳貞經自將擊之、原田次郎、畦倉豐前守爲先鋒、謀銜高良山、武敏諜知之、先發、二十八日、至水木渡、畦倉等濟水、武敏縱兵掩擊殲之、貞經隔水不得救、退屯海士隈、二十九日、改元、帝慮東國離叛、以義良親王爲陸奧大守、北畠顯家爲鎭守府大將軍、與結城宗廣奉以歸鎭、以常陸下野隷鎭守府、初顯家上書請曰、陸奧之國、當邊境之至要、備蝦夷之不虞、弘仁三年特下敕符、建鎭守府、擇主帥之器、授將軍之號、秩從五位上、階率本國如鄰州牧宰兼任之、臣今官昇八座、位至二品、依別敕莅本州、以功兼鎭守府、恩寵誠重、雖然位高而官卑、恐違先格、願自今

後、三位以上、任此職者、加一大字、以爲永格、因時制宜、歷代之通規、親王任刺史、特號大守、蓋此類也、伏望天裁、於是拜鎭守府大將軍、親王任陸奧大守、始于此、菊池武敏進伐少貳貞經於海士隈、貞經敗走、遯太宰府、府中兵寡、武敏宇治惟直、秋月寂心合兵攻之、少貳部下三枝經種、宗經茂內應火城、貞經爲尊氏豫具兵甲械仗、悉燼、會貞經女壻原田某逼貞經、欲俱出降、貞經不肯、乃謂士卒曰、兩將軍臨此境、眞千歲之一時、嚮者辱手書、倚賴殊重、因遣賴尚奉迎、今挫衂至此、無面目以見將軍也、乃入有智山佛寺、官軍圍之、詫摩貞政等拒戰甚力、宇治惟澄等奮擊被創、夜貞經作遺書、戒賴尚等曰、吾死、謫經修篤無爲也、惟爲將軍能竭忠貞、濟其覇業、何佛事加之乎、三浦義明知源氏必興、效死衣笠、以延榮後昆、我將爲義明也、汝曹愼勿忘焉、乃自殺、年六十五、子貞平、賴定、從弟資道、貞元、資清、吉田景村等皆自殺、三子爲僧曰祥

應、火其屍、因焚死、是月、上野大守成良親王罷征夷大將軍、定窪所衆爲三番、總十三人、時結城親光已死、高師直與逆、惟富部信連存、與名和義高、楠木正季、宇和貞重、金持廣榮等爲之、仁木賴章據高山寺城、赤松則村據白旗砦、美作人菅江見弘戶諸族、據奈義能仙菩提寺等城、備前人石橋和義據甲斐川三石等城、備中人莊眞壁氏據勢山叛、三月朔、賞權中納言洞院實世功、敍正二位、足利尊氏直義發赤間關、平明至筑前蘆屋、有智山已陷、軍中漏聞、少貳貞經戰死、尊氏以問賴尚、賴尚恐沮軍氣、詭對曰、殆訛傳耳、以安衆心、菊池武敏、宇治惟直、秋月寂心等已誅貞經、乘勝向博多、少貳族禦於板付諸岡原、官軍擊破之、斬窪貞廣、經家、出雲能村等、乃駐軍焉、先鋒已至箱崎、尊氏不知之、以賴尚爲前導、赴宗像郡、遣南宗繼、會我師資、結納宗像大宮司氏俊、氏俊大悅出迎、薄暮館其家、獻鎧馬、由是擧軍稍安、賴尚進陣蘘尾濱、尊

氏乃移書安藝貞鑒等曰、方擊菊池徒、宜發兵來會、卽貞經定死、甚悼惜、由是益信賴尙、夜召之計議、賴尙曰、宰府之戰、某適不在、父兵寡少、是以失利也、雖然父素諳本國地形、料其旣間道脫出也、明日之戰、管內諸郡兵必至矣、武敏懸軍、賴尙一人足以制之、將軍勿憂焉、聞者皆強膽、二日、內大臣一條經通罷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九條道教轉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鷹司師平爲右近衞大將、前權大納言二條師基罷太宰權帥兼兵部卿、前權中納言押小路惟繼兼太宰權帥、鎭守府大將軍北畠顯家爲權中納言、師平冬敎之子也、足利尊氏之發兵庫也、棄馬上舟、及至筑紫、將士徒步不屬、於是衆欲緩一日待其悉集而後戰、會諜報菊池武敏等自宰府徑至、乃倉皇發宗像、日昃至香椎祠、神人獻杉枝曰、此香椎之神木、請以爲兵號、一軍皆挿鎧袖、喜曰、得神助矣、進至赤坂而望、南距宮崎里許、一水縈流、松林擁前、

東負山岡、西迫海灣、平野迤連博多、潮退則平沙可步、此謂多多良濱、官軍數萬、咸挿竹枝、武敏軍宮崎、秋月種貞、草野永久、星野、黑木、問註所等、背水傍松林而陣、兵三千餘、尊氏兵僅千餘、高師泰與島津貞久、戶次賴尊、千葉胤貞、宇都宮氏貞等、以兵三百面多多良濱而陣、少貳兵五百在右、賴尙謂尊氏直義曰、敵雖多、闘士惟有菊池兵三百耳、餘皆烏合、將迎刄降、賴尙一戰驅之甚易、諸將咸欲決戰、曰、兩將軍俱進、尊氏曰、我遠涉此境而戰、甚非素志、用兵尙乎進退得宜、今始接敵、試勝一戰、若有蹉跌、我武汚矣、前者戰有所恃、後者奮而思繼、見其不利而赴援之、是全勝之計也、頭殿宜先嘗之、直義騎宗像乘、從兵皆徒、曾我師資穿敵甲橫大刀衞前、直義以鎧馬給仁木義長、率先、於是秋月、草野等縱兵擊、少貳軍喊聲動地、賴尙令軍棄馬而徒、惟射防之、官軍疑訝、會北風暴起、塵沙皆走、官軍目瞑、直義憑風橫擊之、咸殊死戰、師資

馘一將而跨其馬、直義呼曰、曾我得良馬、雖千萬人不能當也、義長血戰、鎧馬朱殷、兩軍殺傷相當、宮崎大宮司應賊、秋月等遂不支而走、直義追之、至博多濱、武敏乃麾兵、自宮崎進、勢銳甚、賊潰敗、蔽松林而走、分爲二、短兵迫擊、直義殆危、少貳部下杉原平四郞維經代而死、直義決死、令整旗、馳使謂尊氏曰、直義死於此、公宜速走長防、以徐圖後擧、截袍袖贈之、從士聚擁馬前、武敏望見呼曰、我已勝矣、揭錦旗、自松林東出、將涉、千葉胤貞旗手獨執旗立前岸、武敏猶豫、尊氏得報曰、吾弟如死、吾何生爲、乃收散卒而進、賴尙見其旗、謂直義曰、將軍至矣、直義抽刀返馬、義長師資等皆競進、武敏縱兵擊之、傷、饗場彈正左衞門父子衆救之、大戰磧中、薄暮官軍敗菊池族城、赤星、八代諸士、死者三十七人、武敏亦負傷、收殘兵走筑後、據黑木城、秋月種貞走太宰府、直義追躡、種貞返戰、與族二十餘人死之、直義至太宰府、松浦氏、神田氏等

望尊氏軍以爲大兵至矣、遂叛降、尊氏疑非其誠心、命加防備、高師茂諫曰、人心反覆、固不可測、然今日非得人、則何以得濟、設令彼復懷不服、我克以誠信接之、何不爲用、將軍必勿容疑、尊氏嘉納、夜半駐營貞經故址、宇治惟直間道赴肥前、踰天山、山屬小城郡千葉氏邑也、胤貞以讓胤平、於是土兵嘯起、要擊山谷、惟直從兵僅百六十餘、據山拒戰、不敵、與弟惟成俱自殺、尊氏駐軍箱崎、尋命高師泰、島津實忠、齋藤利泰錄軍功、三日、賴尙勸直義遣武藤豐前次郞請尊氏移軍太宰府、尊氏卽發、以原山佛寺爲營、移書徵宇都宮大膳等兵、擊菊地三原徒、撫貞經戰死跡、哀悼動人、直義爲持喪、禁軍士喧嘩、不出帳數日、賴尙齎酒肉往謝曰、仗義伏節、人臣之常分、公之垂意及此、榮幸爲甚、然軍機難緩、請速出視將士、因自起勸酒、直義爲之強飮而罷、及初七忌辰、尊氏自莅追薦冥福、以小田鄕寄付安養院、四日、詔新田義貞管領山陽山

陰十六國、往討尊氏、義貞會疾、江田行義及大館氏明將兵二千先發、五日、尊氏移書薩摩揖宿氏、大隅禰寢氏等、發兵擊伊東肝付徒、六日、義貞先鋒至播磨書寫山、赤松則村邀戰室山、官軍擊走之、遣使報義貞曰、乘機電掃西國可平、是日、義貞囑神護寺禱泰平並家門安全、無幾義貞疾愈、將五萬騎出次加古川、並降附萬人、進至斑鳩驛、宇都宮公綱、菊池武重等諸將來會、乃圖攻白旗城、八日、皇宮解嚴、足利尊氏遣上野賴兼於筑後、攻菊池武敏黑木城、是日、移書國人荒木家秀等、發兵會之、斯波家長之煽動陸奧、追北畠顯家而南也、相馬重胤從之、轉戰進入鎌倉、家長留守焉、遣從弟兼賴於陸奧、侵略東海岸、兼賴尚少、氏家道誠佐之、重胤亦遣子光胤從而北、因授方略曰、汝還小高繕修爲據、族人之順國命者、皆誘而招之、取須江氏米二百石、並徵之族人村邑、以充軍糧、誓衆濟事、當此時、修理亮廣橋經泰爲顯家留後、駐營

靈山、陸奧豪族石川光念等應賊者稍多、經泰將兵、向小手保伐賊據河俣城者、賊懼迎降、是日、光胤至行方、族胤國時胤等三十三人、及岩松經政、伊達高景會小高城、以梗命、獨胤平舉族應官軍、奧州多事、伊豫人杣山光宗、河內宗性等起兵伐賊、河野族與三島社祝安親俱攻光宗、燒其宅、明日、攻宗性、毀其宅、九日、足利尊氏付多多良田八百町於香椎宮、以報賽戰捷、與偏名於神人武內良忠等四人、尋以筑後上妻郡田、與宮崎大宮司、賞戰功、桃井義盛侵略安藝、以院宣徵宮莊地頭吉川親家等兵、擊官軍、紀伊亦亂、色川盛氏等應官軍、戰於那智、肝付兼重與其宗兼尚之子兼隆、俱完城聚兵、與伊東祐廣呼應伐賊、大隅禰寢院族禰寢清成、宮原賴純、池端清種等、相誓保守、是日、足利尊氏以院宣、令土持宣榮等曰、菊池阿蘇徒、業已破之矣、伊東肝付猶負嵎倔强、宜與伊東貞祐、島津莊總政所代戮力擊平之、徵清成等兵、以自

守禦、自多多良濱之破官軍、納降者相踵、尊氏兵已數萬、乃分路擊官軍不降者、頒賞格曰、不問武士緇素貴賤、苟屬軍效力者、其本所帶、本所並如故、而賞從其功、陣亡者、擇子孫妻妾族從、隨材授之、以爲繼嗣、筑前怡土莊名主抗命、觸其讒怒、舉莊逃散、尊氏恐激變、宥其罪、十一日、命吏點撿田宅、復給如故、以招徠之、於是九州風靡、乃謀東上、十二日、命高師直移書禰寢氏曰、舟師將東、宜與守護人商議、大隅各津舟船、不問大小、點檢其數以餘進、水手梶師、特選其人、俟後命、豐後大友貞順、及族兵庫助、野上道圓起兵玖珠郡、據高勝寺鄕、尊氏乃使一色賴行往攻、十三日、以院宣、徵野上資忠等兵、會擊之、囑肥前東妙寺、禱泰平並子孫繁榮、廣橋經泰之伐小手保賊也、相馬胤平發兵會之、至則已平定、乃與俱引兵、赴信夫莊、十五日、攻賊軍於荒井城、破之、賊出降、尊氏徵大友氏泰、及肥前深堀族兵、會一色賴行軍、攻玖珠城、土佐守

護目代伐三宮、津野徒、家時、賴國徵堅田經貞等兵援之、十六日、會於高岡館、攻官軍於深淵城、經貞奮進燒城、禰寢清成糾兵、攻官軍於宮手城、結城宗廣部下據宇多莊起兵、搏擊熊野堂、相馬光胤聞報、舉族往攻、官軍逆戰、斬木幡二郎、小山田八郎等陣歿、菊池武敏守黑木城、城文治初薩摩人調助能所築、曰猫尾城、方不滿一町、背山面野、上野賴兼攻之、肥前諸久數門、筑後人末安兼親等來援賊、十七日、城竟陷、武敏走玖珠城、十八日、土佐守護目代伐一宮、堅田經貞援三宮、津野徒逆戰、新田義貞之攻赤松則村於白旗城也、城壁未成、則村遣使曰、元弘之初、臣數挫强敵、頗抽微功、而論功之日、賞出降虜下、故背此嚮彼、豈其志哉、則村向蒙兵部卿親王殊恩、死生不敢忘、若朝廷不咎臣罪、下綸旨復州守護、願重展後効、義貞喜、爲請詔旨、往復旬餘、詔至而壁成、則村還詔書、不受曰、守護已獲之於將軍矣、何以此翻覆編旨爲、義

貞大怒曰、吾寧擒之而後前行、合軍圍之、則村固守、義貞慮兵士侵掠、榜街路曰、敢苅一穗、侵一屋者處法、由此遠近按堵、小山田高家掠民田、當死、義貞曰、彼豈輕犯法者、乃使人視其營、糧食已竭、而鐙仗燦然、義貞曰、此乃將之罪也、以衣與田主、給糧高家、高家感激、義貞督衆、晝夜力攻、城固不拔、義助說之曰、嚮楠木氏據金剛山、北條氏擧天下兵攻之、不克、竭力一城、而顧失天下、公盍監焉、聞尊氏已幷九國、且東上、公宜分兵圍城、而急拔舟坂、以徇山陽、義貞從焉、使義助、及江田行義、大井田氏經等、以二萬騎、略定山陽道、石橋和義與田井、飽浦、松田、內藤、福林寺諸氏、據三石城、築塞于甲斐河、塞舟坂杉坂之隘、以扼斷水陸、舟坂爲山陽最險、兩崖峻峙、纔通一線、義助至不能前、仰攻經日、尊氏方謀入寇、衆或謂乘勢急入京師、或謂待秋熟、議未決、會則村遣則祐、及得平秀光於太宰府、說尊氏曰、義貞兵分攻備前備中播磨美作

諸城、久不能下、師老糧竭、聞將軍至、必望風潰走、今白旗受圍數十日、城中食乏、破在旦夕、若白旗已破、則餘城不得保、中國咽喉悉爲敵有、將軍率百萬兵、亦何補於事、石橋和義使亦至告急、當是時、尊氏銳意圖東、徵發兵馬、賞薩摩守護島津貞久功、與薩摩河邊郡及大隅本莊、大友千代松與肥後山本千田二莊及健軍社領、遣畠山直顯於日向、擊肝付兼重等、二十日、令佐伯山城權守、土持宣榮等、應直顯徵發、會擊兼重等、是日、肥後守護人傳尊氏命、徵鞍馬弓矢楯並步卒於地頭家人、以備東上、綸旨以宇治惟時爲薩摩守護職、陸奧大守義良親王以結城親朝爲下野守護職、時惟時親朝在京師、美濃人鷲見忠保叛應守護土岐賴遠、賴遠得報、手書勉之曰、事不慮、無功、惟協力無渝、實所冀也、二十一日、豐後人平井行圓、肥前人深堀明意等、會一色賴行軍、圍玖珠城、土佐賊軍攻大高坂城、官軍拒擊、創堅田經貞、二十二日、廣

橋經泰將兵攻小高城、賊侍所大泉平九郞與相馬光胤俱拒戰、交綏、明日官軍復進、相馬胤平等奮鬪決戰三日、殺傷相當、賊多降、經泰乃收兵退、肥後小代長鶴丸遣族重宗率兵會一色賴行軍、二十四日、鎭守府大將軍北畠顯家奉義良親王發京師東赴、是日至二十七日、經泰等攻小高、屢戰不利、乃引兵還、二十五日、勅宇治惟直、發族人及薩摩兵討尊氏直義、時尊氏方圖鎭壓日隅、遣島津貞久還國、糾合薩隅兵、擊肝付兼重、二十六日、以院宣徵禰寢別府、重久諸氏兵援之、尊氏駐太宰府殆兩旬、得赤松石橋兩氏報、於是尊氏命一色範氏率松浦黨及西國將士、留鎭九州、與書西大寺長老、付筑後竹野新莊四鄕、爲陣亡將士、永修光明眞言法、多田院發祖滿仲所創、因贈書僧徒、禱源氏繁榮、是日、發書宇都宮公景等、戒師期、將以二十八日發、大友貞順等據豐後高勝寺城、與一色賴行戰、三日三夜、戶次賴時、帆足涉六、江浦

六郞次郞、深堀明意等攻南門、城兵拒擊、創深堀時廣及瀨山志波原等、二十七日、又破近地景能兵、斬其弟朝廣、是日、陸奧賊將大泉平九郞與相馬光胤等、侵標葉莊、光胤族胤景斬標葉孫四郞、標葉族多遁、擒尊氏將東、屆期不果、二十八日、更促土持宣榮兵、會畠山直顯、命山田道慶、及子忠能、本田久兼、杉道悟、執印友雄、莫禰成長、市來崎妙義、菱刈重直等、應守護命、擊肝付兼重等、乃定以四月三日發、先是吉川辰熊丸旣請國命擊賊、桃井義盛以院宣並尊氏命誘之、辰熊尙少、族親重叛附賊、直義因馳書告師期、發兵向闕、帝新造神鏡櫃、是日、成而安之、二十九日、親莅內侍所、行神樂三夜、今川駿河守狗播磨、屯周遍寺、國人廣峯昌俊等發兵往應之、勅賜大和夜部莊於寂光院僧徒、夏四月朔、號準三宮瑛子內親王曰章德門院、二日、法勝寺宮付和泉廝生莊於高野山堂衆、以賞其功、尊氏以出雲大野莊數邑、與三崎政高、肥

前三根西鄉與薩摩人澀谷河內守、高師直傳命日向守護代、付新納院於島津時久、少貳賴尙與楠橋莊於宗像氏俊、於是功賞粗定、三日、與直義俱率少貳大友等九國兵、發太宰府、艤舟博多、抵長府、細川定禪囑伊豫三島社大祝、爲足利氏禱、約以付地、今川駿河守引兵入但馬、廣峯昌俊屯廣峯山、四日、遣弟僧長源等從之、阿蘇大宮司闕、其族坂梨宗喜送款尊氏、尊氏臨發、命宗喜選其子孫、請襲職、宗喜乃擧孫孫熊丸、五日、尊氏署爲阿蘇大宮司、又以筑前宮永莊、及肥前大村太郎邑、與三池貞鑑、直義馳書大隅、令調所敎恒發兵擊新田黨、六日、本院崩於持明院殿、年四十九、閒一日、火葬於嵯峨野、奉安御骨於深草法華堂、遺詔稱後伏見院、廣橋經泰狥菊田莊、城滿本據以伐賊石川孫太郎、石川春光等來攻、相馬胤平等擊敗之、經泰乃引兵入常陸、擊常陸小田族與賊者、相馬胤平等攻小田右兵衛佐、奮擊拔其城、進攻

小田越中守城亦拔之、田中、北條、村田、小栗四城、皆迎刃而陷、八日、新田義氏狥三河、賊將宮內少輔四郎等邀擊之、九日、尊氏直義駐軍長府、以豐前河崎莊、寄付筑前一宮住吉社、苅田莊光國保、寄付門司關八幡宮、令禱日、吾擧義兵、以安黎元、願成其功、以傳榮子孫、薩摩人牛屎高元擊官軍、鋒進死傷、直義乃與書奬勵、當是時、肝付兼隆據大隅加世田城、兼重據日向三俣城、伊東祐廣據八代城、相呼應、以禦島津貞久、畠山直顯黨、貞久乃率弟資久、族大隅忠國等、赴肝付、與兼隆隔水而陣、本田久兼、中條祐心爲軍奉行、傳檄薩隅募兵、十二日、薩摩祁答院族富光道貞發兵應之、十三日、賊部將率詫摩宗直等侵肥後、與官軍戰於安樂寺、相馬胤重、光胤等、旣奉斯波兼賴爲主將、方侵擾磐城濱海諸郡、兼賴固與犇莊邑、爲之號令、相馬胤平遣兵伐其黨於信夫莊、十六日、鎭守府大將軍北畠顯家奉義良親王至鎌倉、斯波家長率

相馬重胤、岡田胤康等邀戰、顯家擊胤康於片瀨、斬之、破重胤、重胤自殺於法華堂下、是日、肥後官軍與詫摩宗直等戰於鳥栖原、初兒島高德之敗也、乃逃三石山、及聞義助攻舟坂、則喜、遣閒使告曰、三石之南有閒道、可以出舟坂之背、吾起于熊山、使賊分兵、公則一軍由閒道夾攻之、必拔舟坂、舟坂拔、則西國無不服者矣、義助大喜、與約期、先期一夜、高德火其宅、與父範長上熊山、倉卒不及聚族人、兵僅二百、十八日天明、舟坂賊果分三千人、七道來攻、高德分衆禦之、力戰竟日、逮夜賊繞嶺奄至、高德以十餘騎當之、重傷墮馬、有二賊馳來斫之、高德從子和田範氏、松崎範家赴救、扶載以歸、創甚幾死、父範長激之曰、在昔鎌倉景政爲敵射中其目、不拔矢三日、遂射殺傷已者、汝今小傷、乃委墮若是、何獲濟大事、高德乃蘇息言曰、速扶上馬、出以決戰、範長謂其可濟矣、以餘兵十七騎突進、賊不測其寡、不戰而退、義助分兵爲二、令江田

行義將二千餘人向杉坂、大井田氏經督菊池武重、宇都宮公綱等部下兵五千人攻舟坂、以縻守兵、畑時能、由良新左衛門等領勝兵三百餘、以伊東惟群爲鄕道、縛馬口、潛行過險、徑出三石西、賊以爲吾兵自熊山還也、不復設備、時能等縱火而進、三石城兵寡、不能出拒、而舟坂腹背受敵、計無所出、時能氏經夾而攻之、遂拔其城、行義帥兵三千入美作、圍奈義能仙菩提寺三城、義助帥兵五千圍三石、氏經進守福山城、十九日、肥後官軍又戰於大塚原、一色賴行率豐前野仲道棟、延入六郎、埀水次郎等、攻豐前玖珠城、戰於日田肥前次郎陣前、二十日、新田義氏攻宮內少輔四郎於三河吉良莊、仁木義高與子義長等奮擊義氏、不克而退、尊氏以九州蜂起、應菊池氏、更遣仁木義長移檄三池貞元、詫摩貞政等會之、直義又移檄牛屎高元等、擊肝付徒、二十三日、義長率安藝寂順等、自赤間關航鎭西、北畠顯家引兵進至宇都宮駐營、

二十四日、相馬胤平徃屬焉、常陸人眞壁宣政等踵至、二十六日、奏請胤平、任左衛門尉、以岩城郡國魂又太郎闕所、與國魂行泰、賞其功、佐藤六郎率堅田經貞等、攻土佐官軍於岩城村、燒之、石見福光地頭御神木兼經等、卒兵至長府、尊氏艤舟、厚東宗西曰、源義經之戰壇浦也、募船串崎、率十二隻、而破平氏、因作券與舟師、永免津港稅、請上其船、尊氏悅、乃上其船而發、二十七日、抵周防笠戶、移檄三浦高繼、發備中美作兵、擊美作官軍、命尊澄法親王、修五壇法於宮中、二七日、以禱鎭靖、二十九日、仁木義長率詑摩宗直等入豐後日田、是月、定武者所爲六番、遞直宿、新田族義顯、義治、貞義、貞政、行義、長井族廣秀、高廣、貞泰、貞匡、賴秀、三浦族長泰、時續、氏時、町野族信榮、信顯、楠木族正成、正遠、正景、名和長年、義高、武田信貞、長沼秀行、小山政秀、宇都宮泰藤、小笠原賴清、大友直世、仁科盛宗、高梨義繁、千葉胤重、土岐國行、狩野貞長、島

津貞佐、金持廣榮、本間忠秀、小早川賴平、宮部信連等、凡六十六人、島津貞久與肝付兼隆、相持加世田、大隅人重久篤兼、薩摩人野田道玄、延時忠種、拇宿成榮、執印友雄、權執印俊正、比志島貞範、柿木原圓佛等、發兵會擊蹄月、五月朔、北畠顯家遣丹波某、率眞壁宣政、相馬胤平等、攻足利、敵邀戰於澤和田河原、不克而走、尊氏抵安藝嚴島、宿禱三日、寄附國造果保、充造營費、三日、今川駿河守與官軍戰於牧田河原、廣峯長源、周防彌四郎、藤佐度五郎等屬駿河守、稍進、尊氏發嚴島、五日、抵鞆、集諸將議水陸便、或曰、兩將軍可由海、南海中國將士可由陸、或欲陸、或欲舟、衆議囂然、少貳賴尙曰、兩將軍取舟路、甚不然、此一擧、天下之成敗繫焉、今播磨備前方受圍、先擊破之、則耳目定矣、此非陸兵不可、故將軍由海、頭殿由陸、賴尙請率陸路先、血戰破敵、以追薦亡父百日之冥福、是我之願也、尊氏壯其言、從之、自率執事高師直、及關東

京師宿將、武相兵由海、直義率高師泰、及關東京師壯士、少貳、大友、長門周防安藝備前備中兵由陸、諸國守護盡應徵發、具械杖糧食、部署既定、乃與直義俱至尾道、宿淨土寺、會今川賴貞、千秋高範、僧道謙、桂芳、分觀世音經偈爲題、詠和歌三十三首、行法樂、島津貞久頓兵加世田城下、恐肝付兼重襲背後、遣大隅義久及大隅守護代森行重、率重久篤兼、高木久安、燮刈蒲生、樋川等兵、赴日向、攻姬木城、城兵拒擊、射中柿木原惠佛、六日、貞久分兵爲三、弟資久伊作道惠將山田忠能、杉道悟等、攻正門、本田久兼、中條祐心率野上田時盛、池端淸種、平田眞宗、郡山賴平等、攻水寨、自將二階堂行久、篠原國道、莫禰成長等、備中軍、是日、義久、行重等引兵入三俣院、重久篤兼率先涉河、進攻王子城、與兼重兵戰、今川駿河守率廣峯周防諸氏兵、入丹波、戰於佐治山、收島津實忠、薩摩滿家、伊集給黎三院、泉莊、日置南鄕、以賜宇治惟時、賞其

功、是日、石淸水宮鳴動、相馬光胤侵宇多莊、與官軍戰於熊野堂、官軍斬五十嵐田信等、七日、光胤復進斬首十三、島津資久等門加世田、杉道悟等肉薄奪其寨柵、城兵叢射、中杉保右股、明日復進、城兵射中道悟旗手、北畠顯家遣相馬胤平等伐下野、那須氏、下野權守藤原資家之裔、天治際、資家城三輪鄕、奄有那須郡、盤據甚久、及亂起、其裔資藤叛應尊氏、八日、官軍攻資藤於那須城、胤平向後門、城兵射傷之、不屈、竟陷其下館、新田義貞駐軍播磨鵤莊、法隆寺領也、部兵侵掠其界、雜掌以訴其牙營、責償損亡、是日、義貞擧奏京師、請其處分、九日、島津資久、伊作道惠、本田久兼等合兵、迫加世田城、肝付兼隆力戰拒之、十日、尊氏直義發鞆津、尊氏率舟師七千隻、直義將步騎二十萬、水陸並進、日夜擧烽相報、少貳賴尙兵二千、編笠之旗、爲陸路前行、尊氏水師目送而前、俄兵船一隊、翠中黑徽章而來、賊望見驚噪曰、得非楠木氏設計

來襲邪、至則細川族與土岐賴遠、河野通盛等、以南海兵迎也、上野賴兼引兵侵石見、吉川經明等屬焉、攻黑谷城、戰山間、日向益戶行政、益戶秀名、石河內辨濟使等狗新納院、與土持宣榮戰於蘆原彥尾、福山官軍聞直義來、謂大井田氏經曰、城壘未成、不可以禦彊寇奈何、氏經勵以忠義曰、奉命遏賊路、豈可問其兵多不戰而走哉、今日吾輩致死之秋也、衆更奮躍、勇氣百倍、十五日、尊氏水師抵備前兒島、加治顯信迎館之、夜月明、偶翳雲成雙畫、一軍皆拜曰、天祐我、尊氏之西奔也、紀伊人色河盛氏起兵、勦其黨、法勝寺宮賜岩代莊、盛氏乃與一木戶某等伐那智賊、是日、盛氏攻濱宮佐野、益戶行政等據石之城、畠山部將佐伯備前守攻之、命土持宣榮等發兵會擊、仁木義長募兵、擊菊池武敏、松浦族中村道榮、寒水井八郞、中島孫次郞與篠原九郞等、自筑前荒木家有自筑後、國分彥次郞、鑰尼次郞三郞自肥前、詫摩宗直等自肥

後、率兵會之、武敏聞警、乃邀之筑前、十六日、戰於三奈木、荒木徒奮進、戰於平塚原、武敏赴筑後、川三池寂順與松浦、篠原徒追擊烏飼渡、鳴子原、今川駿河守侵但馬、攻氣比城、官軍拒擊、傷廣峰長源等、直義入備中、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豪傑、率兵來屬、三浦高繼自美作至、軍容日壯、十七日、軍備中河原、距兒島三里、遣使謂曰、某得山陽兵、將軍得南海兵、大勢已成矣、赤松三石方受圍、而江田據福山、將以明日拔福山、請警不虞、十八日、直義遲明攻福山城、大井田氏經戒衆勿譁、及賊發喊三、乃鼓而應之、聲震山谷、賊驚曰、源家將果善守、勿以城小侮之、乃齊進四面仰攻城兵注射、死傷無算、氏經乃督精兵千騎、洞開城門、大呼突出、賊兵披靡、入馬墮澗、死者相枕、氏經望直義旗、旋騎赴之、搏戰移時、既而知其非直義之陣、衝出賊背、亡從騎五百、顧視樓棚火起、知賊兵已入城、謂衆曰、今日之戰、止於此矣、乃收餘兵東馳、行鬪十餘

合、至三石、與義助合、義助馳使告義貞、義貞答曰、敵海陸並進、即扞陸者、則海者直犯闕矣、吾欲退屯兵庫、合拒海陸、子宜釋圍還會山里也、乃遣使美作召行義、乃解白旗圍、是夜義助又解三石圍而退、菊池武重殿之、賊要之舟坂山、會月黑、官軍驚愕、菊池氏驍兵原源五原源六殿而射賊、賊不敢近、兒島範長與高德欲拒飽浦信胤兵從尊氏而東者、出陣西川尻、適聞福山陷、十九日、去赴三石、義助既去、乃乘夜踰險、到佐古志浦、高德創劇、範長託之僧寺、以八十人東走、二十日曙、赤松氏兵三百騎、見範長過、呼曰、敗卒盍釋甲降、範長笑曰、猶尊氏百方招我、我輒毀其書投火、今曷降汝謊哉、潰其陣出、賊傳呼敗卒過、土兵群起、範長行戰十八合、悉亡其兵、所餘者六人、範長曰、使我得擧族而來、當蹂躪而過、今事至此、是我死日、遂入叢祠中、割腹銜刀而死、從兵皆自刄、唯族人和田範家佯死、欲刺賊將、賊將來、即其族宇野重氏、見橫屍

驚曰、吾早知之、不使之死、範家起曰、吾在斯、重氏悅而放還之、葬範長、直義驅軍入備前、沿路無官軍、尊氏發兒島、與直義烽燧相應而進、二十一日、出羽賊執出羽守葉室光顯殺之、義貞遂解白旗之圍、退駐賀古川西、二日、俟義助行義等至、時霖雨水漲、衆以賊逼於後、請將帥先濟、義貞曰、我軍未濟、而賊遽至、則我走路斷絕、人知必死、所謂背水陣是已、且吾待諸軍濟訖乃發、未晚也、乃先令軍士病創、及馬疲不堪騎者、以次而發、及明水落、義助行義亦至、乃俱濟、至兵庫、則其兵亡者過半、義貞飛書告急、朝廷震駭、時北畠顯家已歸鎭、京師兵寡、帝命楠木正成往援之、正成奏曰、尊氏新擧九國而來、其鋒甚銳、我以疲兵挌鬪、無他奇道、其敗必矣、爲今計者、陛下復幸叡山、召還義貞、縱賊入京師、而臣歸河內、絕其糧道、則賊兵日散、我兵日衆、於是夾而攻之、可一戰而破也、義貞之計、蓋亦出此、顧慮人言耳、戰道非一、要歸於勝、願朝廷再

計之、諸公卿皆然之、獨參議坊門淸忠不可曰、自王師東征、迄賊西走、威靈所加、莫不以寡制衆、是天助非戰略也、況今賊所帥、不必多前日東來之兵、而節度使未一接鋒、陛下輕棄京師、一歲之內、再移蹕延曆寺、則因何示萬乘之重哉、臣謂宜速遣正成、決戰都外、帝從其言、正成退謂其子弟曰、事已至此、何必抗議、與弟正季子正行等、辭闕而西、至櫻井驛、正行時年十一矣、正成遣歸之河內、誡之曰、聞獅子生子三日、擲之絕壑、試其跳超、今汝雖幼已過十歲、猶能記吾言、今日之役、天下安危所決、意吾不復見汝也、汝聞吾已戰死矣、則天下盡歸足利氏可知也、愼勿計較禍福、繼利忘義、以廢乃父之忠、苟使我之族隷而有一人存者、則率以守金剛山舊址、以身殉國、有死無他、汝所以報我、莫大於此、因以帝所嘗賜菊作刀授之、流淚訣別、正行請從死、正成叱之、起正行揮淚而去、正成徵河內和泉兵、應者甚少、至尼崎、遣使報京師曰、此

戰必敗矣、往年臣受密勅、據金剛山、忽卒以私募兵、國中影附、得以濟功、今者以兩國守護命、發管內兵、族人亦有難色、諸國人心可知也、臣惟有死耳、進到兵庫、義貞迎問曰、朝議如何、曰吾欲召還公奉駕叡山、不能也、義貞曰、驅敗卒當銳師、吾知其必敗耳、然去年東征不捷、賊追尾亦不能過、今年西征、攻城未拔、賊來輒退避、天下其謂我何、吾故欲決死一戰、正成曰、進退從宜、是謂良將、公且徐計之、且前殪高時、後擯尊氏、公武多矣、衆言何足恤哉、義貞色釋、當此時、尊氏水師抵室津、直義陸兵軍掛河、赤松則村迎尊氏、至其舟、收我軍所遺旗幟百餘于城下、以獻、尊氏視其徽號、部屬降者、雜在其中、嘆曰、此輩權詭以免害、其苦心可知、想當不日來也、喜色快然、已而降附者果多、尊氏留候風、時直義已過陸、

軍期太急、二十二日、相馬胤平遣族人、擊田村氏、明日攻不輕堂寨、肝付兼重遣兵救、加世田二十三日、島津貞久聞報、遣弟資久

及大隅忠國率禰寢和泉諸族、逆擊於野崎、肝付兵拔鏃射之、銳甚、莫禰成長血戰矢竭、短兵迫擊、子行貞、重貞、杉道悟等奮進、行貞馬僵而徒、重貞負傷、以身免而退、是夜西風吹雨、尊氏喜以爲便也、將發、衆尙疑之、乃召舟師議、皆曰、月出則風轉、必有難矣、椿浦舟師曰、否、風生而雨至、月出則霽、風力雖加必順、尊氏銳意欲渡曰、苟使順風、何問强弱、是義經之所發渡邊以制勝也、衝雨而發、從者三千隻、至杓子浦、天晴月生、帆腹飽風、衝怒濤而駛、二十四日、薄暮達大藏谷、直義陣一谷、篝炬照夜、海山如晝、與直義往復終夜、定進攻計、北畠顯家以大軍攻相馬光胤於小高城兩日、城兵拒戰力盡、是日城陷、光胤與族長胤胤治、成胤胤俊等戰歿、自光胤據此八旬而伏誅、顯家遣兵勦餘賊、二十五日、義貞部分諸將、使脇屋義助將五千餘騎、陣于經島、大館氏明三千餘騎陣于燈爐堂南、以禦水軍、正成以麾下兵七百餘騎、陣湊川驛西、以禦

陸軍、義貞自將二萬五千餘騎、守和田崎、以策應諸軍、尊氏分陸兵爲三、直義將中軍、高師泰爲副、大友、三浦、赤松、播磨、美作、備前兵屬焉、由須磨、斯波高經將安藝、周防、長門兵、由山路、少貳賴尙將筑前、豐前、肥前、山鹿、麻生、薩摩兵、由海濱、天明細川族以南海船五百隻先發、過兵庫前、出官軍後、尊氏艨艟舳艫相銜、歷淡路岔而來、辰牌至兵庫海而望、則楠木氏旗橋負山連營、和田崎松林皆中黑旗、兵可二萬餘、分五百餘爲先隊、二千餘繼之、少貳陸兵沿海、相距數十步、兵馬可瞭、賊船鳴鼓大喊、官軍亦呼譟應之、聲震天地、海陸相持未戰、我軍有一騎、挾弓立岸、呼曰、將軍西來、必載津妓、置酒高會、請進一物佐酒、注箭而俟、適有鶚攫魚而舉、乃馳而射之、斷其隻翼、墮賊舟中、兩軍讙呼、尊氏使人問其名、答曰、東人或識、請投刺焉、復發一箭、俠三百步、貫船舷、尊氏視其箭、彫於笴曰、相模人本間忠秀、賊中傳觀、忠秀揚扇呼曰、方今戰國

一矢可愛、願見返賜、賊中有答射者、箭不逮岸、我軍齊笑、射者慚憤、以三百人上岸、義助擊殲之、細川定禪望見曰、軍不能繼、徒損衆耳、吾將擇地而登、帥七百餘艘過而東、將自西宮上、義貞與義助氏明帥兵三萬、欲先往拒之、循岸而馳、騎者如走、舟者如追、而兵庫無人矣、賊後隊六千艘、盡上兵庫、於是楠木氏軍遂與中軍隔、正成顧謂正季曰、我腹背受敵、不可遁也、先破前者、而後接背者、如何、正季曰然、於是兄弟並突入陸軍、賊見菊水旗曰、此勁敵也、將圍而殲之、正成縱橫奔擊、意在獲直義、直義退走、馬中箭不進、官軍追蹙殆獲之、藥師寺公義以己馬援直義、遮鬪而逸之、尊氏亦使吉良石塔等六千餘人來援、包我軍後、正成兄弟鬪馬當之、血戰十六合、盡亡其騎、所餘七十三騎、猶可以潰圍、而正成心不欲生、乃走入湊川北民舍、坐釋鎧、身被十一創、顧謂正季曰、死而何爲、曰、願七生人間、以殺國賊、正成欣然曰、是獲吾心、稱刺而

死、正成年四十三、族人橋本正員、宇佐美正安、神宮寺正師、和田正隆等十三人、殘兵六十餘人悉死之、菊池武重在義貞軍、時遣弟武吉來視湊川戰狀、至則遭正成軍既敗將自殺、見武吉至曰、正成力盡就死、吾子幸還報之、武吉曰、此豈男子生還之時哉、共劄腹而死、於是尊氏直義合兵以躡義貞、義貞至西宮、望定禪旗幟曰、是支賊耳、由湊川來者、乃其渠魁、吾所願擊、乃還背生田森、分諸將陣三處、兩軍互進大戰、聲震天地、義貞竟不利而退、定禪登岸遮擊、義貞馳突走之、定禪還鬪、義貞血戰且却、賊急追之、義貞自殿數返擊、馬殪而徒、上丘待救、賊環射之、是日義貞擐名甲薄金、兩手揮鬼切鬼丸二寶刀截飛矢、且截且避、輕捷如神、小山田高家望見還救、授其馬而留死、義貞因得脫、正成僕竹童丸馳歸河內、告戰死之狀、華、將自殺、衆皆止之、其夕留手書伏刄而死、

論贊曰、正成之用兵、決機制勝、髣髴孫吳、而忠勇壯烈、殆與唐

張巡相似也、巡出雍丘、守睢陽、正成去赤坂、據千劔破、皆嬰孤城、鯁賊喉牙、韓愈所謂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者也、以寡擊衆、出奇無窮、至如藥人誘敵、其緒餘耳、巡城陷而死、正成奉迎鑾輿、首蒙推獎、斯則爲異、而廟謨不臧、元兇接踵、主驕臣諛、不用老成持重之計、自壞萬里長城、以成強敵之勢、中興之業自此去、可勝歎哉、湊川之戰、正成將自殺、問正季欲託生滅敵之語、含笑入地、其視巡之臨死誓爲厲鬼以殺賊、又何相似也、此其忠義之心、窮天地、亘萬古、而不可泯、身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

朱之瑜曰、忠孝著乎天下、日月麗乎天、天地無日月、則晦蒙否塞、人心廢忠孝、則亂賊相尋、乾坤反覆、余聞楠公正成者、忠勇節烈、國士無雙、大抵公之用兵、審強弱之勢於幾先、決成敗之機於呼吸、知人善任、體士推誠、是以謀無不中、而戰無不克、誓

心天地、金石不渝、不爲利回、不爲害怵、故能興復王室、還於舊都、諺曰、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廟謨不臧、元兇接踵、搆殺國儲、傾移鍾簴、功垂成而震主、策雖善而弗庸、自古未有元帥妒前、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卒之以身許國、之死靡他、觀其臨終訓子、從容就義、託孤寄命、言不及私、自非精忠貫日、能如是整而暇乎、父子兄弟、世篤忠貞、節孝萃一門、盛矣哉、

賴襄曰、觀正成詣行在、對天子曰、臣而未死、賊不患不滅、夫以一兵衛尉、而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豈非感激値遇以身許國哉、故能以赤手障江河、回天日於既墮、何其壯也、公聚北條氏精銳於一城之下、而使新田足利之屬、擣其空虛、以殪其渠魁、帝之復辟、論爵任職、宜以公爲首、而纔能與結城名和輩比肩、其失於舉措、足以知中興之無成矣、及足利氏叛、朝廷方倚新田氏爲重、公特充編裨、供其驅使、亦以其門地有不若焉爾、然

京師大捷、殆致掃殄者、非因公之策邪、獨使帝以其所任新田
氏者以任於公乎、曷至使犬羊狐鼠之賊蹂躪吾朝廷哉、然觀
其臨死戒子、又曰、吾死、天下悉歸足利氏、夫知天下之不可爲、
而猶留其子孫、以衛天子、其設心雖古大臣、何以遠過、故子孫
能守其遺訓、護正統天子於彈丸黑子之地、以防四海寇賊者、
及三朝五十餘年之久、擧一門之肝腦、而竭諸國家之難、至其
漸盡灰滅、而後足利氏始得大成其志於天下、盜朝廷不能大
任楠氏、而楠氏所以自任、莫以加焉、世之論中興諸將、尙視其
資望大小、而不深揆其實、亦與當時之見等耳、不有楠氏、雖有
三器、將安託焉、以繫四方望哉、笠置夢兆、於是益驗、而南風不
競、俱傷共亡、終古莫以恤其勞、悲夫、抑正閏雖殊、卒歸於一、能
熙鴻號於無窮、使公有知、亦可以瞑矣、而其大節巍然、與山河
並存、足以維持世道人心於萬古之下、比之姦雄迭起、僅傳數

百年者、其得失果何如哉、
靑山延于曰、方足利尊氏悉九州之精銳、席卷而東也、其鋒不
可當、而義貞驅疲兵、集散卒、決勝負於一戰、固爲失策、鄕使帝
從正成之言、義貞義助諸將旋軍、引敵入京師、曠日持久、以撓
其銳氣、然後設奇計以擊之、蔑不捷也、惜乎帝慮不及此、用少
年推鋒之計、一敗塗地、終使姦賊得志、可歎也夫、
山縣禎曰、新田義貞忠貞有餘、而謀畧不足、是以網漏吞舟、終
至于不可制、焉得追其責哉、帝既以夢徵得正成、若不亟擢之、
任以元帥之寄、則恢復之功、必有所成、惜哉、
又曰、尊氏之西走也、正成欲乘破竹之勢、急追擊之、是不可失
之機會也、而義貞弗從、一失機會、遂使尊氏兵勢再振矣、其大
擧東犯也、正成欲避其銳、待其疲困、而一擧殲之、而帝弗從、復
失策矣、正成於此乎決死而出、知事之不可復爲也、正成忠勇

謀略、一世固無倫、嗚呼使此人死、天下之事、斷然可知也、
湊川官軍已敗、尊氏駐營兵庫奧御堂、高尾張守部下獻正成首、
尊氏視之潸然、正成英才、智略超邁、聞其死者、無不嘆惜焉、帝追
悼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將、尊氏撿首級、無慮七百餘、而所喪亦甚
多、乃馳書仁木義長、宣布捷報于九國諸國、尊氏亟徵薩摩大隅
兵、而島津貞久方傾兵加世田城下、是夜合兵攻水寨、野上田時
盛、郡山賴平、莫爾成長等奮進、城兵擲矢石拒之、敵挫撓不屈、二
十六日、水寨陷、城兵數百歷死、貞久乃遣成長等赴尊氏軍、尊氏
進陣西宮、遣仁木賴章、今川賴貞、率丹後但馬兵、自丹波入京、楠
木族大冢、八木、岸和田等引還、賊將高橋茂宗等、與官軍戰於吹
田、賊先軍已至山崎寶寺、義貞以殘兵六千、間道自丹波還京師、
京師震駭、二十七日、紀伊官軍率色川盛氏等、攻新宮山、賊徒拒
戰、足利族石塔義慶、下熊野法眼等、以船數百濟師、赴鹽崎浦、官

軍輕舸追之、是日、帝又若黃奉神器避賊於延曆寺、從兵六萬餘、
遣撿非違使太田全職促法皇、上皇、豐仁親王詣行在、上皇至北
白河、託病不來、及尊氏迎兵至、乃法皇及豐仁親王還御六條殿、
僧祐覺復勵僧徒、率錢穀以佐軍用、二十九日、直義入京師、將士
多迎降、尊氏駐營八幡、賊傳正成首、人猶不信曰、正成多智、安知
非詐、既而尊氏送正成首于河內、一家聚哭、正行起入室、其母尾
而闚之、則執父所授刀、將自殺、母徑入奪刀而泣曰、汝何惑焉、乃
父之遣歸汝、豈欲汝自殺也、汝御遺命、歸來告我、而先忘之、惡能
任王事、正行大悟、自是以討國賊復父讐爲志、常與兒童嬉戲、爲
馳逐狀、曰、追足利也、爲斬首狀、曰、獲尊氏元也、楠木氏族黨多死
湊川、而河內紀伊之間、猶有義故存者、皆思戴正行、時攝泉之際、
賊兵大起、畠山國淸圍大冢惟正于八木城、惟正及木法達等防
之、援戰累日、橋本正茂與右近衛中將中院某陣天王寺、乃俱率

兵赴援、內外夾擊大敗之、國清逃去、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三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醍醐天皇十

延元元年、六月三日、足利尊氏遣兵、還法皇上皇、豐仁親王於八幡、五日、一色賴行率豐前野仲、跡田、竹井諸族兵、戰於玖珠城、尊氏慮北畠顯家復來討、議急犯行在、使直義發兵、吉良、石塔、澁川、畠山氏由東坂本、仁木、細川、今川、荒川氏由無動寺、高、南部、巖松、桃井氏由西坂本、竝迫行在、新田義貞義助以諸將拒東坂、設樓櫓、穿溝塹、旌旗、人馬、彌滿山谷、戰艦鱗次湖面、公卿僧徒守西坂、恃險不設備、賊將高師重犯西坂、賊悉登、會山上大霧、咫尺不辨、僧兵因下擊斬三百人、賊乃退、賊將吉良、石塔、聞西坂戰聲、進至東坂、見守備嚴整、不敢進、六日、使人謂師重曰、官軍精鋭悉在東

坂、西則恃險、守兵不過緇紳緇徒、子速攻之、吾當夾攻、師重令衆曰、明日之戰、却一步者斬、七日、賊犯西坂、官軍不利、參議千種忠顯、左近衛少將坊門雅忠禦戰死之、名和氏執事内河眞信亦戰死、僧徒且鬪且引、賊乘勢至大嶽、僧徒乃急擊大講堂鐘、報之、義貞提兵六千馳上四明、與宇都宮公綱乘高衝之、賊崩潰爭下、死者塡谷、義貞留陣四明、八日、師重遣使東坂曰、官軍悉聚大嶽、東坂空虛、公等速進攻、縱火、吾將夾擊、東坂賊乃來攻、多搬薪草塡壕、欲以焚城、城中弓矢齊發、射殺三千餘人、賊陣擾亂、爭蔽楯避矢、義助瞰之、乃與諸將開門突出、白鳥陸軍衝其左、湖上舟軍射其右、賊大破退、守營不復出、射戰經日、園城寺僧徒在賊營、每戰具松明、謀火行在、當此時、諸國擧兵赴闕者、集攝津水田城、武田信武以安藝兵拒而攻之、紀伊官軍率色川盛氏等而至、爲赤松氏所拒、乃縱兵與赤松二郎左衛門尉戰於山崎、是日、一色範氏

移檄募兵、援筑後守護代篠原貞兼、擊菊池徒新田義氏軍三河八幡、仁木義高父子來攻、九日、義氏與戰不利、敵陷其營、細川定禪攻西坂、官軍逆擊、傷天野遠政、直義已悉衆益東坂軍、聞西坂戰急而懼、乃馳使、令岩松三郎等引兵渡勢多、而還衞京師、於是山崎之戰亦急、紀伊官軍破赤松軍、進至向大明神森、縱兵奮鬪、尊氏乃命岩松三郎與遠行由山科諸氏俱向河尻、是日、武田信武督逸見有朝、吉川親家等、拔水田城、高尾寺僧徒構城寨應官軍、十日、尊氏移書曰、新田義貞等逃匿山門、我奉院宣以加討伐、聞汝衆徒謀黨義貞、宜撤城弭兵、違者有罪、直義亦作願文、與叡山總持院、納諸日吉七社、以誘僧徒曰、苟得戰勝、山門累世領邑、悉復之如故、據建保例、付造營費幷但馬吏務、今年修中堂、二年食堂、三年講堂等、凡十七條、啗利以動之、島津貞久陷加世田城、肝付兼隆逃、大隅官軍不振、十一日、官軍與河野通盛戰於大嶽

南尾、官軍注射、賊兵多傷、十二日、延暦寺移牒興福寺曰、南都、北嶺、共掌護國護王之祈、天台、法相、互竊權政、實敎之旨、以佛法守王法、以王法弘佛法、比年以來、天下大亂、尊氏直義等、起邊鄙酋長、浴超涯皇澤、未知君臣之道、乃有豺狼之心、樹黨誘虜、矯詔賊滸、謀叛逆無辭、以義貞稱敵、宮闕灰燼、黎民塗炭、論其積惡、誰不嘆息、回仙蹕於七社、任安全於四明、於是乎、三千一揆扶義兵、老少同心伏異賊、王道未衰、神感潛通、逆黨卷旗奔西、凶徒倒戈敗北、天掃攙槍、同見慶雲之色、海斬鯨鯢、盡歇逆浪之聲、而今賊黨再窺窬、官軍暫彷徨、仍慣先儀、重及臨幸、山上山下興廢、只在此時、佛法王法盛衰、豈非今日乎、貴寺若存報國之忠、須運輔君之計、滿山愁訴、猶通音問、而成合體、一朝治亂、何隨群議而無與力、興福寺六方衆徒得牒、乃應之、明日復書曰、夫違天者有大咎、失道者其功寡、積暴之勢豈又能久乎、今回皇輿於花洛外、張軍幕

於檎溪傍寺邊若蝟、國中勇士、頻有加官軍之志、屢遲退凶賊之策、然而南北境阻、風馬之跡不及、山川地殊、雲鳥之勢難接、翔賊徒構謀、寇迫松塢、人心未和、禍在蕭牆、攻守之間、進退失度、但絲綸屢降、牒送難默、速率銳師、早征凶黨、十三日、燬東寺塔、土佐賊將率堅田經貞等、軍安樂寺、與大高坂城官軍戰、尊氏命河野通盛、引兵援東坂本軍、慰勉曰、卿善戰、上所依賴、其竭力速奏功、未發、十四日、佐佐木高氏率尾張兵至勢多、尊氏命園城寺、具舟船濟其師、更命通盛、自鞍馬口衝叡山背、尊氏曰、是春之戰、我陣河磧、躁進、軍無根據、是以輒敗、宜以東寺爲皇居、協力護之也、是日、奉上皇、法皇、豐仁親王、入東寺、以灌頂堂爲宮、千手堂爲牙營、仍用建武號、土岐賴春募美濃兵、赴尊氏軍、郡上郡人鷲見忠保等發兵會洲股、進入近江、是日、戰於森山、十六日、至宇治、熊野八莊司亦率衆五百至、乃命屬西坂軍、湯河莊司謂高師重曰、紀人生

長山中、涉險阻、如平地、兜鍪尙樸而堅、勁箭不入、使爲先驅、何畏新田兵、師重壯之、十七日、師重以熊野兵五百爲前鋒、皆被黑甲、自雲母坂上、本間忠秀、相馬忠重、在義貞側、睨而笑曰、今日之事、不復煩諸君、乃徐起注箭、一賊執巨斧前導、忠秀一發洞其鐵、一賊繼登、忠重射貫其胄、皆斃、賊愕眙莫敢前、二人遙呼官軍曰、獲敵來薄、我將試射、請設標的、我軍植畫月扇、二人相誡勿射月、乃發兩箭夾月、乃解箙虛弦、自名於賊曰、盍受吾箭試甲堅脆、賊悚不戰而卻、是謂雲母坂之役、山徒光澄懷武、遣今木隆賢謂師重曰、新田氏在四明、嶮峻不可攻、請以精兵付隆賢、乘夜縱火、師重乃選精兵五百付之、十八日、夜潛登四明、隆賢前導失道、會天明、紀淸兩黨覺而鏖之、光澄尋爲其子所殺、十九日、出雲千家氏應賊、遣弟貞孝赴伯耆、攻官軍於長田城、官軍與土岐賴春等戰于西坂本中尾、初宇治惟時族阿蘇品惟定、從新田義貞軍、自兵庫

敗還京師、恂擾、惟時奔竄失蹤、而賊截鎭西路、乃稱惟時代赴叡山、屬權中納言四條隆資軍、隆資方禦坂本賊軍、族左近衞中將隆光率楠木黨和佐源秀、八木法達、岸和田治氏等、向祈田、高師泰與武田信武合兵拒擊、成田重親等率先而前、治氏等奮鬭、進及今在家作道、遇見有朝、吉川親家、毛利瀰四郎、田門十郎、遠藤菅生之徒、盡力拒戰、廣峯昌俊自東坂引兵、與諏訪部信惠等赴援、隆光轉戰赴桂川、法達、治氏等戰於六條河原、而赴行在、直義軍三路犯行在、已旬有五日、官軍扼險拒擊、不得前、南都應勅、畿內軍亦迫京郊、始我軍約兩坂有急各撞鐘相報、二十日詰旦、群猿來東坂撞鐘、諸軍以爲賊來、馳集東坂、賊兵以爲官軍下擊、乃大駭、官軍遂開諸門、一時衝下、義助逐進火壘壁、賊人馬蹂亂、投墮深谷、師重將走、佩刀挺而貫股、官軍生擒之、徇徒請而斬之、梟于辛崎、賊將士死者數十人、直義棄赤山營、走還三條坊門第、諸

軍倉皇逃京師、不可收拾、新田義氏戰於吉良莊、斬細川賴種、仁木師義弟從佐佐目大僧正賴助爲僧、曰賴仲、年已七旬、直義執事斯波家長權署爲鶴岡社務職、二十一日、上皇復高野山領邑、祈天下安全如故、以誘其衆徒、尊氏軍既自叡山敗還、逃散四出、不可復檢束、二十三日、侵暴上賀茂、縱火劫略、祠壇見血、社司奉神體逃避、二十六日、昭訓門院薨、土佐官軍攻安樂寺城、射傷堅田經貞等、近畿諸國觀望者、聞南都應勅、皆遂欵行在、請得將帥、進討、帝乃遣權中納言四條隆資于男山、絕川尻路、遣左近衞中將中院義定于宇治、絕大和路、額田爲綱奉大覺寺宮性圓法親王、屯于長坂、絕丹波路、延曆寺僧兵守鞍馬路、愛知信樂兵扼勢多、絕賊餉道、於是諸國兵十百成群、日集行在者、絡繹不絕、阿波淡路兵至者三千、詔屯阿彌陀峯、夜爇萬炬、以張軍勢、賊軍大困乏、始猶賣鎧馬供食、久而不能給、乃大縱四出、掠掠食物、褫奪衣

服、京師居民累經兵燹、既失資業、復遇殘暴、往往出乞丐、飢臥路上、雖公卿亦不免飢渴漂泊、喪亂之慘極矣、尊氏乃遣將、東自關山阿彌陀峯、南至宇治、西至老山、北至長坂口、配布兵士、擊官軍行在、又出兵近江、關截東軍赴京者、適小笠原貞宗發甲信族三千、自東山道至、不得前、尊氏遣佐佐木高氏擊官軍開路、飛書詔貞宗等曰、且稽留數日、與高氏表裏相應、破敵入京、越國人目賀田玄向等援之、別遣將率多田族高橋茂宗擊淀宇治官軍、二十七日、茂宗等擊官軍戰木幡、一色範氏鎭博多、徵九州兵、衞其館門、猶探題例、聞菊池武敏兵強熾、乃遣今川藏人大夫往擊之、徵小代長鶴丸等兵助其軍、今川便路赴肥後、是日、軍於國府、出菊池背、二十八日、新田左馬助與賊戰于三河本野原、當是時賊兵逃亡相屬、行在衆議不一、諸軍逗留、賊散卒復集、而官軍不之知、謂賊兵猶寡可擊、尊氏聞之、乃使高師直屯法城寺河原、細川族

以南海兵屯內野備之、權中納言四條隆資、左近衞中將中院義定、軍自醍醐進、攻六條河原、阿蘇品惟定等進戰、賊將縱目賀田玄向等逆擊却之、晦、義貞與名和長年等進擊內野陣、細川族先敗而走、義貞自大宮坊、長年自猪熊坊、並進向東寺、官軍擊法城寺河原陣、師直拒之、部下小俣來定率吉川經久等戰寺前、小代重綱、小幡右衞門尉等、戰於吉田河原、官軍不利、直義自將至三條河原、則兵煙既及八條坊門、衆曰、東寺方急、不可不救、少貳賴尚屯壬生匡遠綾小路大宮第、率兵馳至曰、東寺多壯兵、即使敵迫暫、亦不足憂也、法城寺軍必急、將軍且勿動、吾先往救東寺耳、乃西馳、義貞長年兵已向八條坊門、上杉重能、仁木賴章等、開東寺門邀擊、權大納言二條師基、權中納言洞院實世軍至五條大宮、土岐賴遠望見曰、是縉紳耳、從後掩擊之、官軍敗而走、賴遠乘勝斷義貞後、重能等攢箭雨射、義貞不勝却走、細川族反戰、美濃

兵鷲見忠保等、自二條大宮轉戰、及五條、石見兵御神本兼繼備後兵三吉三郎等、邀名和長年、戰於坊門猪熊、兼繼斬伯耆右衞門尉、直義、師直戰於中御門烏丸、岡本良圓、池上藤內、結城七郎等奮進、良圓與官軍相搏、傷腕、遂爲其所斬、坊陌酣戰、長年兵敗自殺、豐前人草野左近將監獲其元、是日、長年比過白鳥、路人相語曰、三木一草、僅存一木、長年聞之、慨然謂與論吻我死晚也、戰儀不利、今日死矣、及戰敗、長年閉後街門、以絕走路、與從弟信貞等及兵二百人力鬬而死、子義高、

論贊曰、名和長年際會風雲、奮身變難、不惟拒守能盡其力、而忠義之心、亦出於天性、故建不世之勳、遂有三木一草之稱、世謂時人譏殉國之晚、故力戰而死、非也、當此時紀綱紊亂、諫臣去而良將殲、女謁不可遏、恢復不可期、故憤激而欲以效死已久、適有里巷之言、觸其機耳、儀以與人之誦、決其死生、則使之

不可生而生、亦可爲之乎、此非知長年者之論也、

細川定禪薄擊義貞、欲殺之、義貞幾危、從兵苦戰代死、因得免、以二百餘騎走長坂、是日、四條隆資自竹田及鳥羽作道進、迫東寺、高師泰出禦之、與官軍戰於鳥羽作道、敗之、斬獲頗多、成田重親等戰於西八條、進至糠辻子、武田信武率吉川親家等進戰赴桂川、攻圓明寺、官軍棄營走、今川駿河守禦竹田軍、諏訪部信惠、高橋茂宗等戰於竹田河原、斬和田氏從士原光忠、鷲見忠保自大宮轉戰至竹田、與目賀田玄向等出官軍背、官軍遂敗走、忠保等追之、楠木族和佐源秀等反戰、自六波羅城赴汁谷、遂戰歿、中院義定軍至法性寺、細川賴春自內野引兵禦之、戰於晉生、日昃、官軍皆敗、師直追趨、自糺河原及西坂而還、高新左衞門尉、中林文郎至賀茂河原而料首級、此戰也、僧鑑嚴亦戰沒、明日、尊氏集諸軍所殺獲、檢實於三條河原、悅曰、山門殘兵無幾耳、千家貞孝等

國伯耆賊軍、攻官軍於小松城、是月、北畠顯家遣將徇常陸、那珂
通辰等屬之、與佐竹貞義戰于久慈郡甕原、秋七月朔、官軍與賊
戰於西坂本、名和高光死之、官軍數敗、不敢復進、二日、肥前官軍
與賊戰於白石、周防人起兵據敷山城、四日、上野賴兼率吉川經
明等攻之、官軍不利、棄城而退、近江國人謀起應官軍、小笠原貞
宗等尙未得前、是日、尊氏遣將向大津、馳書告貞宗曰、我軍累勝、
宜急進兵至、勢多以相報、貞宗欲前、叡山衆徒撤橋板禦之、五日、
尊氏又與高野、根來兩寺、以院宣誘衆徒、使稱言貞宗軍曰、曩
日之戰、名和長年授首、殺獲數千、今朝殘兵降且逃、聞新田義貞
東奔、宜令東國將士要路虜之、貞宗軍於野路篠原、闌入湖上船、
是日、前權大納言二條師基率北國兵、士敷地、上木、山岸、瓜生、河
島、深町諸族、三千餘至行在、官軍又振、勅伐鎭西賊徒、尋以懷良
親王爲征西大將軍、六日夜、僧祐覺等率衆徒、自志那濱上岸、小

笠原貞宗逆擊野路篠原、祐覺敗走、成願房源俊死之、七日、安賀
茂神體於本殿、土佐官軍自大高坂進、攻安樂寺城、戰於西門、尊
氏命石見主將擊大內弘重於益田大山殺之、當此時、三隅信性
應官軍、據河內城、族人向背不一、石見擾亂、行在得二條師基兵、
謀復攻東寺、議道所由、衆以謂經京師赴東寺、里閈多隘、進退甚
艱、是前日所以取敗、宜分軍爲二、西自內野、東自河原、縱火夾攻
之、會有叛者、以計報賊、而官軍不之覺也、八日、師基與千葉宇都
宮自河原進、破賊五條河原、赤松則村來援、師基遂敗、義貞自內
野轞兵入京、縱火、尊氏分兵遮擊、官軍皆不利而還、九日、尊氏遣
侍所高師泰、自山崎進、向攝津芥河、師泰使諏訪部信惠等由山
路進、官軍逆擊不利、武田信武率吉川親家等、戰於七瀨河下樹
野、十日、新田義貞脇屋義助將兵渡湖、擊小笠原貞宗於野路篠
原、不利、貞宗就便鏡山、官軍卽起擊之、貞宗轉戰而北、至伊吹山、

據大平寺、官軍遂退、十五日、貞宗報捷京師、明日、直義報曰、聞敵
已挫敗、今將趣勢多以南、東軍皆入京也、遣佐佐木高氏將江勢
兵平東近江、宜俱戮力、破敵而來、上皇以法印定曉爲東大寺別
當、十八日、帝恐僧徒攜貳、詔延曆寺永領近江國衙、增進七社九
院封戶、賜僧徒輸軍糧者八百餘人邑、又座主尊澄法親王叙一
品、天台座主叙一品、自古未曾有也、僧徒大悅、以紀伊井上新莊
領家職、賜粉川寺行人、賞其軍功、鎭西競起、擊尊氏黨、一色範氏
遣佐竹重義擊之、是日、博多戍兵龍造寺家親、深堀時廣等、會那
賀川松原口而發、菊池徒扼險、拒守擊却之、三隅信性據河內城
也、其族周布兼茂以內村兵援之、益田兼行離族、以兵數千據益
田城、應上野賴兼、二十一日、信性遣子兼知、與兼茂等俱往擊兼
茂破北尾崎柵、斬大森代大進房、當此時、備後人謀起、擊尊氏黨、
謀入安藝、尊氏聞報、二十二日、命小早川經平等、發兵擊之、直義

飛書伊豫曰、正成長年皆已授首矣、宜應院宣破其黨也、以誘三
島大祝安顯等、楠木正家猶據瓜連城、佐竹義篤在武生城、謀攻
之、募陸奧兵、伊賀盛光乃往會焉、阿蘇沼伊時北條遺族也、食下
野阿蘇沼、常陸信太兩莊、於是起兵、擊尊氏黨、斯波家長聞報、遣
加子松鶴丸往擊之、是日、率兵赴常陸、帝以法眼實曉爲東大寺
別當、義貞以數不得意、約諸將師舉火爲號、四面進擊、二十三日、
義貞師宗族四十三人入辭帝、帝親臨勞軍、剪所御紅裳、分賜之、
以爲笠識、義貞臨發自曰、勝敗天也、不可逆睹、今日之戰、所不遂
篰尊氏鬱者、毋復生還矣、已而北白河失火、四條隆資望煙以謂
官兵既入京師、乃率三千餘人、直進攻東寺南門、與高師直戰破
之、乘勝火樓櫓、時賊兵皆外出、在者老弱、驚怖不知所爲、而尊氏
方誦經自若、土岐賴氏侍座曰、惡源太如在、於拒之何有、惡源太
其子賴直也、適賴直入見、賴氏喜問曰、北面之戰未乎、曰不知也、

適在三條、望東寺煙揚、乃還耳、師直曰、敵至南門、煩公出拒、賴直諾而出、尊氏呼返之、賜之寶刀、賴直拜而受之、自北門出、於我左、下馬而射、我兵亂潰、乃上馬騎而馳之、手斫六人、師直等復出援擊、隆資遂不利而退、南都兵亦失期不至、義貞不知隆資之敗、分兵爲三、從大宮猪熊四條縱火轉鬭而進、賊兵爲之披靡、遂至東寺北門、執弓注矢呼尊氏語之曰、天下擾亂久矣、雖曰皇統之爭、抑由公與義貞而已、與其爲一身苦萬民、寧各以單騎決鬭決雌雄、請送一箭、箭軼門樓、中尊氏坐側柱沒鏃矣、尊氏奮然起曰、亟開門、吾非敢敵官家、獨欲與義貞決耳、上杉重能牽鎧袖止之曰、義貞深入、歸路斷絕、故欲決戰耳、何必輕出、會土岐賴遠望見五條大宮軍曰、此公卿軍也、從後掩擊、官軍敗退、賊乘勝斷義貞軍後、東寺賊又叢鏃雨射、義貞乃馳突而退、至三條河原、賊復四合、義貞額中流矢、流血被面、乃令其騎皆西其馬首、欲決死、紅笠識

者八百餘、苦戰潰圍入、謂曰、天下之事、豈止於今日、請速還、擁義貞而却、隆資棄男山還行在、阿彌陀峯軍亦爲細川定禪所破、諸路軍皆敗還、賊復大振、以利誘興福寺、寺僧叛應之、應官軍者僅備後櫻山、備中那須、備前兒島今木、大富、伊勢愛曾耳、而其兵未至、是日、武田信武率逸見有朝、吉川親家、菅生四郎等、逆擊宇治官軍於醍醐、親家與高橋茂好等力戰、遂敗官軍、燒數寨、進陣大日山、二十四日、官軍攻水本房、擒醍醐僧得珍斬之、二十五日、信武進陣木幡山、尊氏以斯波時家爲若狹守護職、今富名主、是日、時家至小濱、燒脇袋、三宅、和久利、多田、河崎等、尊氏已擊却官軍、乃寄御土田、以元弘際所收公高野安養院領、復給高野山、尾張門眞莊三腰村極樂寺領與新熊野社、攝津池田壽命寺、及少貳族武藤豐前次郎、御神本兼繼、小早川景宗、龍造寺家政、吉川經久、吉川經朝等、從軍將士有功者、授褒狀約賞、松浦貞爲肥前守、

在京師、潛逃歸鎭西、足利氏覺知、二十九日、飛書小俣道剩、徵發諸國兵擊之、八月朔、帝遣大塔若宮、督四條隆光軍、因駐營八幡山、寇興良、宇治惟時潛匿大和、於是會八幡營、乃遣矢津田某到四條隆資軍、報族惟定、惟定即往見惟時、命使致力於隆資、陸奧人成田賴時守大里城、淺利清連素黨足利氏、與曾我貞光族光時等俱來圍之、南部師行遣小笠原、鳴海諸士救賴時、擊却之、三日、岸田隆覺與宇野、小寺徒共攻河內官軍、陷東條城燒之、四日、尊氏遣河野通盛率伊豫將士、攻宇治官軍、令曰、不用命者、錄進其名、北畠顯家遣相馬胤平等、擊石河莊賊小河松山徒、五日、胤平攻松山城、戰於後門、賊出降、六日、顯家令軍鑿有實宣布南部政長等曰、尊氏直義雖復犯闕、輒挫敗、前月十五日自殺矣、今二三凶徒將來襲、既遣兵伐之、當歸克定、糠部兵毋妄動、以鎭郡內、七日、宇野、小寺、岸田徒入播磨、與官軍戰於淡河而西、武田信武

攻宇治官軍於岡屋城、逸見、吉川、菅生徒奮進、破其北門、城兵力拒、賊退保木幡營、菊池氏遣兵、略大友族吉弘氏筑後邑、八日、一色範氏徵龍造寺季利等兵、會佐竹重義軍、十日、土佐守護代河間光綱與近藤知綱、大高坂松王丸等、攻安樂寺賊、戰於南門、美濃賊將東中務丞與土岐氏所遣將、攻官軍於關迫、北野鷲見忠保等力戰、十三日、移兵攻八代城、官軍拒戰、御鷲見孫四郎、尊氏請上皇立豐仁親王爲帝、十五日、法皇、上皇與豐仁幸二條良基押小路烏丸第、豐仁加冠於泉殿、乃踐祚、是爲光明院、不授神器、如壽永故事、直承上皇統、用建武號、上皇居持明院總攝政務、以左大臣近衞經忠爲關白、明日右大臣洞院公賢、內大臣一條經通如故、初尊氏欲復上皇位、衆以謂此主往時爲北條高時所立、曾不踰年、海內覆亂、北條氏滅矣、立之不祥、於是立其弟豐仁、民間爲之語曰、君王多福、未親一戰、將軍賜以王位、十六日、加古松

鶴丸攻阿曾沼城、阿曾沼伊時防戰不利、棄城逃走、尊氏發山城人林直弘等兵屯峰堂、十七日、侍從隆邦傳征西大將軍令旨、以土佐富崎別府下司職賜高野山堂衆賞其功、直義命佐佐木義信赴若狹、援斯波時家軍、小代重峰自京師還肥後、與詫摩宗直詫摩親元等會于國府、一色範行遣三村又次郎、據阿蘇南鄉城、以迫官軍、十八日、宇治惟澄起兵、與菊池武敏合、擊小代詫摩等、戰於唐河原、惟澄率先大敗之、二十日、今川藏人大夫飛檄肥前、令深堀時清等舉族來援、武敏武澄引兵、圍阿蘇南鄉城、三村又次郎棄城而走、斬首數千、官軍阻京師諸路、尊氏糧食益困、尊氏因趣諸將、急擊官軍、細川族與河野通盛以兵二千、擊宇治官軍、官軍擊破之、乘勢自木幡稻荷山進、據今比叡阿彌陀峯、攻今川範國陣、射中其肩、範國奮擊却之、乃與高重茂布營對持、島津貞久方戰洞崎及金剛山、於是引兵來會、攻戰數日、岩城人鯨岡乘

隆應鎭守府命、遣子行隆徇常陸、屯橋本、是日、進攻村田、是夜兇徒結黨、刼鶴岡祠奪神寶、小栗十郎番直、扞禦遂之、傷死、二十二日、光明院及上皇避亂、幸東寺、今川範國仁木義長率高橋茂宗等、自山科進、擊官軍於四宮河原、義長向松坂、範國向巡地藏、相約曰、今日之戰、有進無退、及戰、義長先退、範國血戰、官軍愛曾某齊力絕綸、自相坂軍單騎來狙範國顧瞻、則其叉已拂子範氏冑矣、即反馬揮刀斫兜、愛曾辟易、還營脫兜頭見血、怖曰、今川快及能斫我堅甲、是日、兵燹及勸修寺宇野小寺岸田徒、自淡河引兵、到安志城、赤松則村乃發兵、使族兵庫助將之入攝津、是日、戰於西尾而東鯨岡行隆攻小栗城、援戰兩日、當此時、陸奧石川族赴常陸、援佐竹義篤、義篤遣族義高將伊賀盛光等、攻瓜連城、廣橋經泰、小田治久逆擊、戰於花房山、大方河原、相馬胤平自西山路赴援、奮鬭破賊、從士光胤斬二階堂五郎、二十三日、新田義貞

與阿彌陀峯軍相應、攻京師、冑曉下西坂、高師直將兵禦之、苦戰終日、小俣來定等向中賀茂長門四郎爲軍奉行、吉川族皆屬、率先與官軍驅逐、至鞍馬口菩薩池、頗有俘虜、顧視則賀茂河原戰方酣、少武賴尙部下鱶庭隼人、青木大勝亮、田口重遠等、挺進而鬭、師直被兩創、來定來援、大戰於糺河原、亂箭交飛、義貞遂敗走、師直等追至西坂、吉川經久等上今路嶺、盡燒敵營而還、四條隆資率阿蘇品惟定等、據阿彌陀峯、今川仁木等攻之不勝、八幡軍向竹田、九條、高師泰將兵禦之、楢田六郎爲軍奉行、率伊丹賴貝等、備九條河原、成田重親等備竹田河原、二十四日、法性寺火、金剛、最勝、報恩諸院、東福寺等皆燼、報恩院關白兼實所創、安其肖像、至是蕩盡、尊氏憂阿彌陀峯官軍强、集諸將議攻擊、衆咸欲徒步而進、蒙楯薄柵、力戰陷之、細川直俊曰、不然、彼皆近畿烏合之徒、素不能戰、今我往攻、則彼據險固守、適其所利耳、不如先破淀、

竹田軍、自木幡稻荷山、掩擊背後、則彼將狼狽由苦集滅道、白川、而走矣、頭殿惟宜整軍七條、備其走路、是全勝之計也、尊氏從之、二十五日、細川氏爲先鋒、沿鴨川下、高師泰軍九條河原、二宮兵庫允等爲軍奉行、直義統師向七條、當此時、淀河以北、官軍充滿、壁隍植柵、守竹田河原、細川氏兵迫營而陣、直俊跨黑馬、與伊勢人長野左衛門尉、及從士古山平三惟三騎、抽衆而前、薄柵斫門、官軍拒擊、直俊胄破馬傷、血戰不屈、遂奪門而入、衆從之、大與官軍戰、成田重親斬首二級、古山擒主將僧鑑嚴、官軍趨於淀、昨日大雨、河水暴漲、悉溺、細川楢田等引兵、與師泰合、擊官軍於鳥羽殿、官軍轉戰、傍桂川走、師泰等乃東旗向木幡山、四條隆光率楠木族大冢惟正、八木法達、岸和田治氏等而防戰、直義以少武賴尙爲先鋒、自七條進、鎭西侍所小俣道剩率肥前深江泰重等、小俣來定率吉川經久等、與俱上阿彌陀峯、攻其城門、官軍乃開門

而出、大戰於今比叡馬場山、敵挫敗、平子重嗣等傷、軍崩不可制、吉川經久等反戰三四合、勢甚迫、木幡官軍防戰不支却走、師泰等追躡、踰稻荷山、至阿彌陀峯、攻其後門、木幡軍還兵禦戰、斬大垣範綱、城兵腹背受敵、驚擾不定、城遂陷、出赴山科、多田族高橋茂宗等追趕、爲官軍所反擊、苦戰遂脫還、至祇園祠前、與官軍遇、復戰、經久等自七條大和大路、追官軍而轉戰、及粟田口山上、重嗣裹創而戰、自車大路進、至六波羅、頗有俘獲、賴尚率田口重遠等、自內野至仁和寺、此戰也、官軍所喪數千人、越後松鶴丸就擒、與鑑嶷俱被斬、尊氏馳使、報捷於小笠原貞宗曰、聞新田義貞等皆逃叡山、宜急渡勢多擊東坂本、又陷高雄神護寺、僧徒曰、若捕大覺寺宮降、則先帝所賜寺領、盡復給如故、是日、上野賴兼率田村盛泰等、攻石見官軍於波佐谷、官軍既敗還、欲一決戰、請天皇旗、藏爲笠號、二十八日昧爽、復攻京師、高師直禦之、諸軍皆會、少

貳賴尚戰於中御門河原、伊丹賴貝、莫往、足立之徒、戰於鴨河原、平子重嗣等戰於糺河原、官軍不克、師直追躡、至西坂本、登嶺而還、是日、大覺寺焚、後宇多帝遺物皆燼、行在以新田義貞爲若狹守護、遣少將某與國司代若狹太郎、守護代式部六郎、俱往擊斯波時家、是日、燒東山、山西、松永諸邑、入小濱、初小笠原貞宗之攝伊吹山也、尊氏得報、圖遣兵援之取近江、絕行在糧道、京師事殷、未能決行、於是官軍連敗、貞宗方開戰、乃遣佐佐木高氏、由丹波道赴小濱、糾合兵士、略北近江、與貞宗相應、二十九日、少貳賴尚率田口重遠等、擊嵯峨官軍、官軍敗走、豐後玖珠城兵自後門侵安心院五郎營、野中道棟、諫山彌三太等赴援、竟却之、今川氏既敗於唐河原、合志太郎率小代重峯及子長鶴丸代丹六吉宗等、赴援筑後、與官軍戰於豐福原、六段河原、既而龍造寺季利、深堀時廣、大村妙言、奈良田辨西、松浦鍋島三郎、橘薩摩八郎次郎等、

發肥前兵、至待所佐竹重宗軍、會菊池武敏、宇治惟澄自南鄉城、引兵來攻、晦、與重義、少貳監代行末等、戰於豐福原、惟澄率先、馬傷猶進、大友族詫摩宗直、與肥前將士禦之、詫摩親元、宇惠野泰光等被射傷、遂敗而走、綸旨以春日部重行邑上總山邊南北、下總春日部、賜若法師等如故、九月朔、畠山國清叛黨起於河內、勢甚張、和泉守護代大家惟正、豎八木法達、岸和田治氏等逆戰不勝、退據八木城、二日、准大臣近衞兼敎薨、號猪熊、三日、合志太郎率小代重峯等、追菊池宇治氏、入肥後、寺尾野、盤閑久、虎口、穴河諸城、皆空營潛匿、盡毀之而去、據合志城、播磨鄉豪競起應官軍、細川義有遣賀子宮內卿、發兵擊之、四日、斯波時家復小濱、尊氏既破官軍、乃授褒狀於吉川經久、目賀田玄向、瀧谷重與、岡本良圓、三谷長遠、逸見有朝等、約賞、下院宣、賜大雲寺領攝津萱野、正木、福富、山城犬山、田脇、美濃志津野、伊勢野代、大和三引、播磨嶽

位九莊、及近江朱雀院田、犬山位田於實相院、命武家、禁報恩院領侵暴、領大和時重名、攝津野間田、平等田宅、讃岐陶保如故、四條隆光率大家惟正等、完聚八木城、以爲禦備、七日、畠山國清將國人來攻、惟正力戰拒之、數晝夜、右近衞少將中院某方陣天王寺、率楠木族橋本正茂等來援、擊其背、城兵開門出戰、國清潰敗、走據高原城、乃進擊走之、十二日、伯耆鄉豪競起應官軍、尊氏命阿曾沼又次郎等擊之、一色賴行夜襲豐後玖珠城、野中道棟與安心院五郎、田中三郎五郎等先登、城兵射防之、傷道棟子道春、十三日、尊氏直義詣住吉社、納神馬弓鼓、遂與寬性尊胤、寬尊三法親王、參議日野資明等、爲和歌會、石堂義房率仁木義高等破新田義氏、義氏走遠江、義房追躡、戰篠原、復破之、轉鬪而東、要之天龍川、義氏奔、擊斬義高、十四日、尊氏遣將攻宇治、一色範氏攻玖珠城、城兵拒擊、射傷近地景能、下院宣、園城寺長吏、賜近江和

廼若狹玉置、讃岐金倉買田、眞野五莊、及逢坂關、尊氏與書圓覺寺、南禪寺、並還元弘沒官地、十六日、以僧正成助爲東寺長者、十七日、尊氏命土岐賴春、率山城兵擊官軍、鯨岡行路等固宇都宮城、塡壍攻之、兩旬不拔、時公綱從駕在京師、其部屬居守者通賊也、先是興福寺爲官軍援、尊氏與邑誘之、於是叛黨于尊氏、尊氏乃遣斯波高經以兵絕北陸道、小笠原貞宗率甲斐信濃兵屯野路篠原、扼延曆寺餉道、官軍大困、於是僧祐覺帥僧徒五千餘航湖攻小笠原貞宗、不利而退、二十三日、僧徒大擧再進攻、貞宗兵阻之多逃、僧徒易之急進、又爲貞宗所破、貞宗遂管領近江、佐佐木高氏請尊氏曰、臣家世襲近江守護、今以近江賜貞宗、臣無復面目見人、若以本國賜臣、則臣先掃清國中、以斷坂本糧道、使敵坐困餓、尊氏許之、高氏乃經若狹至近江、軍三上山、豪奪延曆寺及神社莊園在國中者、分與家衆、號爲料所、諸國將領置料所、

自是始、於此官軍新舊在國內者、率皆離散、二十四日、美濃賊將飛驒守某率東中務丞、佐竹大夫、跡見忠保等、復攻官軍於八代城、城兵拒擊、中務丞等奮進破之入城、金光寺地頭熊谷直經方從京師軍、道山經行代率其族、攻後門拔柵越隍、破垣壁入、血戰十三合、城堅不拔、二十七日、直義遣今川掃部助、擊近江官軍、發佐佐木出羽四郎等兵助之、僧楚俊寂、楚俊自南禪寺移住建長寺、四方宿碩、望風雲集、二十九日、尊氏遣武田氏信、率安藝兵往擊八幡官軍、晦、脇屋義助攻佐佐木高氏、高氏將兵三千迎擊志那渡、官軍半渡、船多膠沙、高氏縱兵來擊、官軍不利而還、自是行在糧餉益乏、士卒多逃亡、留者亦不能畜馬、冬十月朔、勅以河內金剛寺爲勅願寺、以觀心寺座主職付寺家、二日、畠山國淸與晝、誘致粉川寺衆徒、四日、大冢惟正、八木法達、岸和田治氏等復進、據東條城、國淸以紀伊志野、和泉長瀧兩莊領家職、託粉川衆徒、

益募近畿鄕豪、以擊官軍、七日、尊氏以神護寺領丹波吉田本新兩莊、與其衆徒、八日、細川皇海傳尊氏命、徵伊豫三島社祝安親等兵、以擊官軍、自阿彌陀峯敗、官軍不振、八幡長坂諸軍悉敗還、行在益孤弱、數徵諸國兵、未至、當此時、叡山迎車駕已三月、僧徒傾貲財經營、漸不能支、佐佐木高氏與小笠原貞宗合謀、取近江、出沒湖岸、抄截東北糧道、至是月、叡山餉貲罄矣、尊氏密遣使賴僧忠圓僞乞降、作誓書奏曰、臣前陷讒毀、身蒙天譴、臣欲卽披剃、謹俟明誅、然新田義貞兄弟憑藉天威、謀逞私怨、臣故不獲已擧兵、非敢有悖逆無上之心、將以誅奸臣、懲將來耳、伏冀宸衷察臣無罪、廻鑾輿于九重、傳寶祚于萬歲、凡從駕諸臣、臣敢不復問讐怨、其官爵食邑、悉皆復舊、天下庶政、一歸朝家、帝不告諸將、遽納之、尊氏大悅曰、誰謂君王叡明、已陷吾計中矣、又陰招諸將、諸將多應之、左衞門督洞院實世使人來告義貞、警曰、尊氏納款、車

駕赴其營、公知之乎、義貞時延見將士、得報不信曰、是使者誤聽耳、美濃守堀口貞滿曰、今旦氏明行義無故赴中堂、吾固怪之、請往詷焉、馳至行在、則乘輿方駕、宮人奉神器、貞滿排進、攀其轅泣曰、臣聞道路之說、未知信否、今乃信矣、不審義貞有何罪、而陛下乃回其聖眷、以庇反賊邪、當元弘初、義貞奉辭伐罪、殄元兇於旬日、以除宸憂、雖古忠臣、恐不能過、自尊氏反以來、又擧族勤王、爲陛下數冒萬死、宗族死者一百三十餘人、士卒八千餘人、而賊勢滋熾、王師失利者、豈盡戰之罪哉、蓋天未眷聖德焉耳、今日西駕之轅、竟不可還乎、則召義貞以下族屬見在者五十餘人、賜死於御前、然後發、辭氣憤烈、聽者竦然、帝憮然、頃焉義貞與義助義顯率三千人、入列階下、皆色愠而禮恭、帝前義貞兄弟慰諭之曰、當尊氏反、卿爲其同宗、乃挺歸義、支傾扶廢、終始不渝、朕深嘉之、欲仗卿宗族、以鎭平四海、天運未會、兵疲勢殘、是以權講和議、以待

時焉耳、本宜謀及而慮於漏泄、欲臨期相告、顧貞滿未之察也、然由其言、亦有所省、朕聞越前地方多歸順者、又經遣河島維頼於越前、狗北國、氣比神宮城敦賀應之、卿宜赴彼經略北陸、以圖恢復、以朕還京師、恐卿得賊名、今特以太子相附、卿視之猶朕、軍國之事無小大、當由卿處分、朕已爲卿忍恥、卿亦爲朕努力、言畢垂淚、將士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遂令義貞奉皇太子赴越前、義貞卽夜造日吉社、納寶刀禱曰、神鑑吾忠義、使吾行無恙、得發兵滅賊、卽不得然、猶使子孫有再起者、九日、義貞與權中納言洞院實世、左近衞中將一條行房等、奉皇太子及尊良親王北行、擧族從之、前大納言北畠親房奉尊澄法親王走伊勢、阿蘇宮走吉野、大納言二條師基、中納言四條隆資、堀川光繼、左近衞中將中院良定走河内、東條、檢非違使名和義高走奈良、十日、叡山解兵、車駕還京師、頭辨範國奉勅、與前内大臣吉田定房、前大納言萬里小路

宣房、權中納言御子左爲定、參議坊門淸忠、民部卿九條光經、左少辨甘露寺藤長、刑部大輔三條景繁、左馬助大館氏明、兵部少輔江田行義、治部大輔宇都宮公綱、肥後守菊池武重、左衞門尉本間忠秀、僧祐覺等、從駕者七百餘人、儀衞不備、如降虜、尊氏使直義奉迎鴨河原、入花山院氏第、光明院行受禪儀、廢帝幽之、惟准三宮阿野氏侍姬兩三人隨耳、尊氏以兵環衞甚嚴、猶北條氏匿帝六波羅、悉奪從駕公卿官爵、拘繫諸將士、將士悔不赴北國、尊氏斬本間忠秀于六條河原、以報兵庫雲母坂之役、忠秀相摸人也、騎射絶倫、初事尊氏、及尊氏降、忠秀亦從歸順、爲左衞門尉、直武者所、營有從忠秀學騎者、問奥術、有幾、忠秀笑曰、有步棧術、善之無不可爲也、弟子懇請學之、忠秀與之聯騎、遠出山谷間、過一危棧曰、子審觀之、乃下馬徐牽、過棧復上、弟子怪問、忠秀曰、奥術在全身、無邀危以逞巧也、且崖谿數丈、可一鞭超、況乎有棧、雖

然子未習者、慣視超越、此致危也、其騎射之法、傳于世、云子資氏亦善騎、光明院以太子逃、乃廢之、傳洞院公賢以下解職、章義門院薨、十一日、義貞以七千騎抵近江鹽津、聞斯波高經大兵塞途、轉由木芽嶺行、會大雪、士卒凍餒、燎弓箭相抱取煖、得能通綱、土居通增以三百騎爲後拒、猶在鹽津、佐佐木熊谷徒要擊敗之、千葉貞胤失路將自殺、斯波高經誘之、貞胤以五百餘人叛降於賊、大友貞順等守豐後玖珠城、已二十旬矣、十二日、力竭城陷、一色賴行聞菊池武敏復起、引兵赴肥後津、十三日、光明院以尊胤法親王爲天台座主、義貞間關三日、始到敦賀津、河島維頼、氣比氏治及子齊晴以兵三百迎入金崎城、間一日、義貞遣義顯於越後、義助於杣山、募近國兵、十四日、二將發金崎、時天大寒、瓜生保與重照盛設盛饌、迎勞于蔚進驛、發廩穀以充軍食、酒酣、義助贈保以鎰一幅、保大悅、還家獻衣二十襲、悉出庫中綿絹作軍士衣、兵

士歡甚、亡何尊氏遍帝請討義貞之詔、令守護斯波高經貽保誘之、保以爲信、乃擄杣山城固守、保弟僧義鑑夜來謁進驛見義助曰、臣兄愚昏、輒陷賊計、事已急矣、二公不可久駐、臣而爲士、豈敢坐視、恨爲僧耳、然兄異日知見欺、必能歸順、公幸留一公子付臣、臣將奉之擧義、言畢泣下、義助曰、吾今進退失據、而卿獨能効忠、吾當以兒付卿、死生唯卿所欲、乃以子式部少輔義治託之、義治時年十四、高經以三萬騎圍金崎城、義顯欲去赴越後、士卒多逃、從者僅二百五十八人、議復還金崎、徐圖後擧、會越前人今莊淨慶應高經距險邀之、義助曰、淨慶料是今莊久經之黨也、久經前從我軍、已有恩分、誰能試往說之、由良光氏諾而起、單騎進曰、脇屋殿以議軍事赴金崎、子等誤發一矢、何所逭罪、亟撤兵辟路、淨慶對曰、前者某父久經忝在麾下、而某今屬尾張守、臣去就與父異、不得不沮、願得部下一名士以藉口、光氏歸報義助、叩之默然、義

顯曰、淨慶之言非無謂也、然諸君從我至此、情同父子、寧我代士、莫士代我、往更告之、弗聽則齊戰死耳、光氏往告焉、淨慶不決、光氏下馬坐曰、將帥身係天下輕重、猶欲以身代吾、豈吾其可不致命、拔刀將自殺、淨慶感歎遽止之曰、吾寧當罪耳、開道跪伏、義助義顯大悅、解所佩金裝刀與之曰、我雖戰歿、同族有興業者、必以此證子忠義、顯兵始聞淨慶之言、恐懼逃去、在者僅十六騎、路遇樵夫問金崎狀、曰、敵兵二三萬合長圍、衆聞之大憂、皆曰、宜經京山道奔于越後、否則各就自盡耳、議未決、栗生顯友進曰、今諸道梗礙、吾兵困弊、越後長途不易至矣、未見敵而死、亦甚怯也、不如多設疑兵、乘敵不意、或得入城、事脫不就、則決死於將帥之前、不亦可乎、衆然之、於是夜使衆解衣帶、挂之樹、爲旗幟狀、以張疑兵、武田與一傷右手、約木刀于腕、顯友亡副刀、斫木爲梃、乘曉薄賊、呼曰、杣山援兵二萬餘來、賊駭顧、城兵八百乘勢出盪、敵解圍潰

去、近地無復敵營、二十日、義貞以重圍既解、奉皇太子及尊良親王、泛海置酒、奏萬壽樂、以慰藉之、義貞吹笛、適有魚跳入船、洞院實世徵以周武事、勸以祭天、太子受胙、衆極歡而罷、源重據土佐丸山城、賊將家時率堅田經貞等往攻、戰於城下、三日遂陷之、引兵向浦內、二十三日、攻神崎城、叡山已陷、尊氏以美濃市島鄕三分一、與遠山景房等賞功有差、直義與書紀伊興福寺還元弘沒官地、十一月朔、尊氏與書神光寺亦如之、光明院迫帝、請傳神器、帝豫料有此事、新造三器、二日、光明院遣劍璽使至花山院第迎之、帝以新器授之、乃奉之其賢所劍璽入東寺行宮、上帝尊號、曰太上天皇、尊氏聞伊豫官軍競起、命細川皇海往擊、令河野通盛發其族及國人以援之、右兵衛佐春日顯時鎭常陸、禱靖亂於鹿島社、寄付所食一鄕、尊氏欲置牙營定政綱、命文章博士藤原藤範、僧是圓、眞惠、玄慧、少貳賴尚、明石時連、大田七郎、布施道乘六

人議之、七日、是圓起草曰、出政令之地、古來屢改、源右府置牙營於鎌倉、而北條氏因之、可謂吉士矣、然而祿盈權重、終以滅亡、夫地雖改、而人不改、則無益危亡、故都府之興廢、在政善惡、蓋人作凶、非宅凶也、衆若欲遷、則聽其情而可矣、政者量時設制、宜斟酌和漢也、且宜仍武家之盛蹟、以施今之良政、耆宿舊吏濟濟猶存、故曰、德是善政、政在安民、因擧其要如左、一、行儉約、頃者稱婆沙羅、輒事奢靡、綾羅錦繡、精好銀劍、風流服飾、莫不驚目、富者誇耀之、貧者愧不及、民之凋弊、莫甚於此、宜嚴制也、二、戒佚遊、此格條所禁殊重、今也淫風甚煽、博奕流行、託名茶會連歌會、所賭甚鉅、其費不堪矣、三、禁暴行、近年晝劫夜襲、所至屠殺、掠略市街、不絕叫喚之聲、宜警察而嚴緝也、四、停點宅、夫尫弱貲力、纔造私宅、輒點定而毀之、是以往往身無所庇、流離困頓、不可不憫諒也、五、還曠宅、今者京師曠地過半矣、山門扈從之人、不論上下、不問虛實、

盡被收公、夫律條叛逆與務從罪名不同、承久之變、所官沒不甚多、然則罪止公官被官者幾乎得當矣、六、通貨財、需者無盡錢、土倉課稅甚重、而劫掠不制、以致廢絕、故急無所需、貧無所賑、今興行此、則賴其利矣、七、選守護、今者以軍功補守護、夫功賞既給莊園、守護者古之牧守、國治之所繫、不可不選其器、以存撫民之意也、八、止請謁、九、儆緩怠、十、禁賄賂、雖百文分際、行賄者永擯之、進越其分者、終身不錄、十一、斥進獻、上所好下效之、最宜勵淸廉、而絕玩好也、十二、擇近臣、人君之德、因其所近狎而見焉、朋黨阿比、必爲亂階、服飾技藝、自見才性、故行逾其度者、不可近君側、十三、愼禮節、十四、勵廉恥、十五、察貧者訟、夫庸人所輕、則聖人所重也、宜存意民隱、貧者之哀訴、親聽審而裁之、十六、愼寺社訴、寺社往往挾威權、輒廢典法、奇瑞祈禱、以逞強訴、宜特加意也、十七、定評定日時、是圓雖承季曹之胤、已爲草野之氓、忝政道之諮詢、摭古

今之訓誡、方今干戈未止、尤宜蹈跡古人有言曰、居安思危、今則
居危矣、可懼可愼莫甚於今焉、願遠追延喜天暦之聖德、近法義
時泰時之武略、布萬人景讎之政、以固四海安全之基也、尊氏嘉
納、著以爲令、世稱曰建武式目、時瓜生保屬賊軍在城下、而諸弟
起杣山以應義貞、保謂高經疑我、必不能免、將拔還、思得同志者、
會宇都宮泰藤、天野政貞與保鄰營、一日有客、問二人曰、重畫中
黑孰美、泰藤曰、中黑哉、三鱗廢而重畫興、代重畫者、非中黑乎、三
鱗者、北條氏徽號也、政貞曰、然、保聞而竊喜、數遣酒茶于泰藤政
貞、往來締交、甚得歡心、因告以密計、二人許之、時賊圍城日久、將
士懈怠、多逃還者、師泰患之、設關於諸路、令曰、無符信者不得出、
保乃佯請曰、欲遣卒于杣山、爲軍帥輸馬芻、師泰命吏書木牌曰、
卒百五十人宜許出關、以與保、保密削牌面字、作三百人、存師泰
印、與泰藤政貞俱遁、過深山寺關吏譏而不怪、遂得還杣山、義鑑

等大悅、擁義治爲將、八日、保等揚旗於飽和祠前、義貞之衆亡匿
者聞之輻湊、至千餘人、保乃分遣五百人于鯖並驛湯尾嶺、塞北
兵路、築寨於古燧城東南山、積糧七千餘石、爲守備計、金崎三面
枕海、一面據山、賊水陸合圍、苦攻連日、城兵投鉅石禦之、日斃千
餘人、小笠原貞宗從山麓來逼、城兵開門力戰、顯友揮巨挺蹴數
十人、賊乃退、今川賴貞帥舟師又來攻、城兵擊却之、是後賊不敢
逼、對壘相持、十二日、義貞傳皇太子令旨於結城宗廣、擧族來會
敦賀、十四日、尊氏勸光明院、立成良親王爲皇太子、以安帝心、以
內大臣一條經通兼傅、十五日、鎭守府大將軍北畠顯家令南部
政長曰、京師之事、頗有巷說、府中曾無異事也、且保郡內、以待師
行來焉、當此時、顯家方經畧陸奥出羽下野、攻小山、福原諸城、小
田時知匿兵其邑高野郡、俱狥附近、初名和義高以功食肥後八
代諸莊、其宰內河彥三郎與球摩郡人多良木孫三郎、須惠、永里、

園本諸氏連合、起兵爲官軍、十七日、尊氏命今川藏人大夫擊之、
十九日、密勅高野山曰、逆賊陸梁、蔑如朝憲、因竹園金枝、殺戮忠
臣、兇惡無所不至、國家以不得安、嚮者兵部卿親王潛在此山、大
衆盡忠無二、叡感至今、其益凝精祈禱、開勝運而壓伏賊、二十二
日、右馬頭某傳大塔若宮令旨於粉河寺行人、起兵擊尊氏直義、
畠山直顯自將屯日向大田城、發近郡兵、擊伊藤祐廣、肝付兼重
等、大隅人禰寢清武、池端重種等會之、櫛間院地頭野邊盛忠據
櫛間城、應祐廣等、直顯遣結城行郷、友永澄雄、池端清種、及清道
等往攻、盛忠遂棄城走、祐廣據八代城、遣兵與直顯戰於國富莊、
二十三日、高師泰遣兵六千攻杣山城、瓜生保欲使賊軍深入、遣
兵焚其來路數里間人家、日暮賊兵至、無所止宿、直入湯尾邑、賊
衆疲甚、謂戰在明日、盡投民舍、解甲而寢、夜半保與泰藤等縱火
掩擊、賊衆驚潰、時大雪、人馬俱沒、虜三百人、斬首無算、二十五日、

光明院以足利尊氏爲權大納言、自是朝紳稱尊氏、曰鎌倉大納
言、尊氏已據鎌倉叛、擅徵發諸國、諸國守護地頭畧應其命、推戴
如將軍、於是請院宣以號令、駐營京師、總天下兵馬權、四方聽命、
其治一因鎌倉制、一日與直義、俱莅定政規、高師直及評定衆皆
在焉、尊氏謂曰、昔者賴朝擧義伊豆、伐平氏以除暴、稱賞罰精明、
猶未免苛酷、是以將士疑懼、雖無甚錯亂、而刑獄繁多、誠可憫諒、
也、吾欲世無愁怨、而天下康安、從今宜體其意、仇讐宥之、以復其
邑、有功之人、厚賞以報也、滿座悅服、尊子內親王、懽子內親王、並
入侍上皇宮、而女御未定、納內大臣西園寺公衡女無寵、又納三
條公秀女、稍被寵幸、曰三條局、是日、以爲典侍、初僧日進創開一
宗、居鎌倉、建長五年、結庵松葉谷、曰法花堂、徒弟日朗等相承、以
至日靜、日靜者尊氏叔父也、於是創本國寺於京師、二十六日、尊
氏爲寄付石見、安藝、美作庄鄉保二十有二、充其造營費、斯波高

經聞師泰敗、懼北路爲保所斷、二十八日、引兵還越前、路攻新善光寺城、備杣山、二十九日、保將兵三千人攻之、一晝夜、遂拔之、斬首三百級、生擒百三十人、悉斬梟于帆山河原、聲勢大振、近國兵士、及平泉寺豐原僧兵歸附相屬、賜遺相繼、日設犒飲、而義治鬱鬱有不樂之色、義鑑曰、郎君可喜而憂何也、義治悄然答曰、向者克敵、事殊可欣、然皇太子及我家大人諸宗族、久在圍中、戰苦糧竭、每想及之、臨宴不樂、義鑑感泣曰、僕固欲往援、奈風雪何、待天稍霽速發、郎君勿憂、宇都宮泰藤、小野寺將氏在壁後、聞之曰、此子有心腸如此、吾曹曷可不出力、晦、左近衞中將某傳尊澄法親王令旨於志摩人木本盛房等、起兵來援、是月、左近衞少將北畠顯信起兵伊勢、遣間使密奏興復策、十二月二日、右馬頭某傳大塔若宮令旨於粉川寺行人、賜紀伊平田莊、如故、別以和泉鹽穴莊上條鄕地頭職、賜行人鏡乘等、賞其戰功、尊氏亦令石堂義慶

與書熊野社、付紀伊南部莊地頭職、以固其心、斯波高經兵已敗於越前、是日、尊氏更以佐佐木高氏爲若狹守護、今富名主、乃遣代官神浦掃部助、今富某依違不肯致其稅所職、佐竹義篤自武生城發兵、攻楠木正家於瓜連城、廣橋經泰、小田治久救之、逆擊久慈東郡、六日、畠山直顯率福王寺眞重等、入三俣院、八日、結城行鄕、友永澄雄、楡井賴理、池端清種等、自國富莊引兵入大隅下財部院、攻肝付部將於新宮城、城兵拒戰不能拔、十日、光明院自東寺遷御一條經通室町第、以爲假皇居、上皇還御持明院、與法皇同宮而居焉、明日、伊勢神宮月次祭神今食、當遣奉幣使、以道路梗塞、權停之、廣橋經泰、小田治久擊佐竹義篤、戰於岩手河原、義篤部將佐竹義景率伊賀盛光等奮擊破之、十一日、進攻瓜連城、明日城陷、楠木正家逃、義篤捕那阿通辰及其族四十二人、斬之、增井勝樂寺、江戶崎某獨逸、畠山直顯攻肝付兼重於高城、高

城日向之險、莊內石瀨之水、與西方溪流會注於此、因有三股之稱、兼重據城扞拒、直顯移檄集兵、長谷場久純、稻本氏純、小川季久等自薩摩、禰寢清成等自大隅、土持重綱等自日向、咸來會、結城、楡井徒自財部院引兵而至、十八日、直顯統諸軍攻高城、兼重乃開正門出戰、重綱與池端清種兄弟、梯木原兼政等奮鬬而進、圍城柵、城兵叢射之、皆負創而退、乃圍之、前大納言北畠親房與子左近衞少將顯信等、奉尊澄法親王、駐蹕伊勢山田、令從臣近江權守源親重招度會神官加藤定有等、募勤王徒、而大塔若宮徇河內、和泉、紀伊、於是近畿諸國豪傑應義者滋多、足利族石塔義慶在紀伊、畠山國淸在河內、爭之、尊氏以元弘所沒官傳法院領還高野山、傳院宜以紀伊和莊兩村及其莊內接寺料田、給歡喜寺、以固其心、二十一日、菊池武重之拘也、伺守者怠逝還、時弟武敏與賊戰敗走、國中皆爲賊地、武重僅築寺尾城據之、稍收散

亡、宣勅旨於筑紫諸將、以徵義旅、一色範氏得諜、乃移檄詫摩宗直等、援今川藏人大夫逆擊之、北畠親房令光明寺僧惠觀修大勝金剛法禱克捷、尊氏分拘帝左右侍臣、獨刑部大輔大江景繁得給事焉、一日景繁因勾當內侍奏曰、新田義貞據金崎城、累破賊兵、而劍白山僧徒攻富樫介那多城、拔之、謀爲義貞援、北國官軍復振、而從羈將士爲賊所拘者、如菊池武重、日吉加賀法眼等、今多逃還、舉義于本國、兇賊誅夷之機、已兆於今矣、陛下乘間幸大和、據險保守、頒詔四方、增義旅之勢、躍皇化于宇內也、帝喜、二十一日夜、帝蒙婦人衣、使內侍齎三神器、從壞垣而出、景繁擁帝上馬、受荷神器、與侍從忠房俱從之、時夜深冥暗、咫尺不辨、帝行望路傍、隱然如有祠宇、顧問之、忠房對曰、是稻荷祠也、因作歌、宇波多麻能、玖羅岐夜美治耶、麻余布奈利、和禮耶加佐奈牟、美豆能斗毛志備、爲禮而過、倏有赤雲起于祠上、照曜路上、明如晝日、隨光南行、奔大和、京師聞帝不在大鸞、

諸將倉皇、悉集東寺、尊氏從容曰、是吉祥善事也、使帝猶在、監護無期、亦不可襲、承久元弘之爲、而今乃如是、豈非善事乎、度其必在畿內、任其所底而徐圖之可也、衆服其膽量、二十二日、帝至山邊郡內山、御永久寺、乃遣景繁招諭吉野山僧徒、吉水院僧宗信會衆曰、天武嘗陟此地、不可謂無故事、帝有赤氣之神、不可謂非神助、請速奉迎、吉野舊有兩執行者、曰吉水院、曰新熊野、管轄一山僧務、護良親王之據吉野城、宗信專翼之、故新熊野岩玉丸導東兵陷城、宗信從護良出走、亂平還住、至是首應徵、率兵三百人來迎、楠木正行聞而大喜、與從弟和田正朝等馳赴之、護駕入吉野、駐蹕吉水院及實誠院、河內紀伊將士眞木定觀、三輪西阿、恩地、牲河、志貴、湯淺等相踵來衞、官軍復振、於是造行宮于吉野、號令四方、自是天下稱吉野曰南朝、稱京都曰北朝、是日、光明院創權中納言四條隆資、洞院實世、北畠顯家、堀川光繼等、與謀朝臣

官、殺前參議中御門宗兼、宗兼死年二十六、

賴襄曰、孫子論兵、以道爲先、天地次之、將法又次之、元弘之能勝北條氏、由彼之失道、而延元之不能勝足利氏、由我之失道、道失則人心背、人心一背、天下糜沸、雖有將帥智勇什倍足利氏者、莫之能救、況朝廷使用之乖其宜乎、而乖其宜者、失地利爲最焉、夫地利之於兵大矣、楠正成之初擧義、以一城受百萬兵、而不屈者、據險固也、否則元弘之績、不可得而成也、況於延元、既失其道、又失其地利、何謂失地利、曰、京師形勢、本不及關東、故北條氏足利氏皆據關東爲巢窟、以能制朝廷、而朝廷習於故常、常以得失京師爲大故、故論足利尊氏之功、居新田義貞之上者、以爲尊氏能爲我取京師、使我歸闕復位、義貞之毀鎌倉、不必切我利害也、夫遣尊氏東伐、如放虎於其穴、固大錯矣、及遣義貞討之、如探虎穴、固難必於勝、義貞無他奇道、而平

行東海、轉戰千里、遇賊於險、宜其敗也、即如賊之計則得矣、以爲義貞新來鋒銳、逡巡誘之、使其竭勢力於無用之地、東海平夷、至箱根則高彼仰我俯、我以生兵乘彼之疲、則彼潰矣、是同闘關東地、賊得利而官軍失之也、抑上野越信、亦新田氏之舊鄕也、向令義貞歸焉、招其部曲、固守其所連之奧羽、吾憑其高、瞰賊於卑、可以控制尊氏、雖及其敗、山道之軍、與奧羽之兵、未缺而將會也、令義貞收餘兵、猶能成軍、得一險固城寨據之、與諸軍合勢、尊氏必慮根本、不能舍之以入犯、如播丹之叛者、以一楠正成治之而有餘、奈何遽召還義貞以成賊進擊之勢乎、是非亦恐失京師故耶、及賊取京師、官軍再戰得克之、賊既遠離其巢、無穴可入、而棲泊海濱、不於是時急勦殄之、而唱凱振旅、使其雍容上船樓、西兵復來、誠不可曉也、世咎義貞之遷延失機、吾以爲是亦朝廷之意、以既得京師、不必復恤縱敵、故召

還諸將也、賊則據白旗之險、以梗官軍、而得以其間成再燃之計、朝廷至此、不聽正成幸叡山之策、促禦之郊甸、令以見卒搖闘平地、弃正成而不察者、亦憚再舍京師也、及敗、方行其策、晚矣、然亦可固守焉、以爲後圖矣、乃聽賊僞和、又弃義貞而不顧者、亦喜於歸京師、而未暇慮其佗也、噫、其重京師也如此、何知其形勢之劣萬難守哉、夫太湖淀水之固、天設以爲大和、非爲山城也、山城當屬山陰者也、叡山支大湖、使之曲行、京城其大麓餘地耳、故迫狹傾仄、守之以防外寇、如在堤下與堤上人鬪、如立墻根僅恃一溝、以受敵於庭、故有一寇來犯、非舍而上叡山、不可守也、或逃於江、或避於丹、聽寇入京、還而攻之、寇亦不能守、足利氏十三世亦每如此、彼非不知其地不利、不如關東也、慮於南朝、不得不居此、而巢窟之地、守以子弟、爲深根固蔕之計、是以數搖而纔保耳、男山之役、尊氏覓南朝襲京之謀、而

委之義詮、自赴鎌倉者、亦慮根本也、而南朝乃不專圖其根本、而仍急於取京師、數取數失、是以終不能成匡復焉、故曰失地利也、然足利氏亦不能殺其咫尺之南朝者、何哉、大和地形險固、勢高於山城、而楠氏據河內、爲之藩屏也、雖然、要之、南朝與足利氏、其失於道、而不能服人心者、莫能大相異者、其勝敗相持、五十餘年者、以此、

山縣禎曰、或謂吾邦南北各立朝廷、皆神武天皇之系統、固無所輕重、不可以正閏眞僞論矣、余以爲不然、夫尊氏者逆賊也、光明帝者尊氏之所立也、尊氏忌逆賊之名、於是奉皇子稱帝、挾之以令天下也、然後醍醐帝擁神器儼然猶存、則是眞天子矣、此眞則彼爲僞可知也、既而尊氏逼帝、請傳神器于新主、帝乃造僞器以授之、躬奉眞器而南、則南眞而北爲僞、亦可知也、且逆賊迭起、各奉皇子皇孫而稱帝、皆以正統自處、則是大亂

之道也、天下分爭、何以定哉、夫君者治亂而歸正者也、天下立君以生亂焉、用君耶、故君必一、而後天下定矣、夫天無二日、地無二王、古今之通義也、故以此爲正、則彼不得不爲僞也、南朝雖微、承神器於祖宗、爲天下之主久矣、北朝雖強、其實逆賊之所立、而足利氏挾之以令天下者也、號令征伐、固自足利氏出、北帝乃贅旒而已、故有足利氏則有北帝、無足利氏則無北朝、如之何得以正統處之哉、且逆賊之所立、而以正統予之、則何以垂訓於萬世、懲亂賊于將來耶、或說之非、斷然可知矣、

二十三日、帝在阿名宇、尊氏命御神本兼宗、還石見發兵、屬上野賴兼擊官軍、尊氏聞金崎敗報也大驚、乃謀大擧擊之、遣仁木賴章、細川賴春、高師泰、今川駿河守、荒川詮賴、小笠原貞宗、鹽冶高貞、往援斯波高經、直義主其號令、島津貞久亦在遣中、使長子賴久往、本田久兼、莫爾成長皆稱病、使子弟從軍、二十四日、貞直馳

書紛川寺行人、報曰、天皇幸吉野、速來迎謁、護衛行在、當此時、四條隆資狥紀伊、四條隆光、中院貞定、中院右少將、宇治惟時、楠木、和田諸將、奉大塔若宮、據河內東條、禦畠山國清、花園兼隆等應之有功、是日、賜令旨、與三河莊園以賞之、惟時尋赴吉野十津川、尋歸國、復爲大宮司、帝使亘忠景賜詔書于新田義貞、以北國兵經略京師、時金崎受圍、內外阻斷、一日望見一人泅海向城、至則忠景也、於髻中出綸旨、義貞始知帝幸吉野、衆咸奮躍、鎭守府大將軍北畠顯家鎭陸奧多賀府、經略坂東、二十五日、帝親作旨書、遣江戶忠重往賜顯家曰、朕獨有故還京、直義等所爲輒戾衆心、知爲國家無益、是以復出、還和州吉野郡、發諸國兵、以擧義師、其速率衆來會、武相諸國、若不應勅者、宜處以法、竭汝輔翼之力、運汝權詭之籌、克濟戡定之功、國家之慶、何以尙焉、大納言入道方居勢州、當有聲息也、慰撫關東、依仁行義、以施德化焉、併諭旨結

城道忠等勸勉之、興福寺僧徒移春日神木、訴事京師、久之得決、二十六日、神木歸座、二十八日、帝復幸吉野、二十九日、親書願文、納於丹生社、詔高野山籌難平、且約幸其地、僧徒應尊氏不敢奉詔、尊氏殺僧祐覺、惡山徒首謀也、祐覺詠歌而死、於布加多能斗志能玖禮呑斗、於毛比志耶、和賀美能波底毛、古與比奈利計里、晦、懷良親王在讚岐、將航伊豫、賜令旨于宇治惟時、徵諳海路人、是日、尊氏謀知帝在河內楠木等群起擁之、命河野通盛率伊豫兵往犯、促高師泰等往擊新田義貞、畠山直顯率禰寢清成等、攻肝付兼重於三股城、城兵拒戰却之、京師鎌倉風俗大異、北條氏所以別其政也、北條氏滅、鎌倉爲重鎭、直義素得坂東將士心、及尊氏直義西上、斯波家長自陸奧來、奉足利千壽王、留守鎌倉、主關東號令、直義仍爲關東十國管領、高師直爲執事、太田時連爲問註所執事、初鎌倉之政、出於政所問註所兩衙、問註所者、聚聽訴訟之所、凡采地、田宅、奴婢、雇傭、貸借、

證劵皆訴之問註所、問註所受而推問記註、而後送之政所、評定裁斷、政所、問註所、並有分課、訴訟至則賦別奉行、以分賦五方引付、而商議之、蓋天下之訴訟、問註所總之、特爲重要之職、尊氏已權建牙京師、朝廷百官文物、一如舊章、及帝南狩、關白經忠請罷、不許、經忠不出視事、加以神木移座、公卿多不朝參、朝議不行、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四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醍醐天皇十一

延元二年（光明院建武四年）丁丑、春正月朔、帝在河內、東條國人反側不定、四條隆光捕中川次郞兵衞父子於營、自率楠木黨和泉守護代大家惟正、及平石源次、八木法達、岸和田治氏等、往攻其宅、二日、足利尊氏聞紀伊諸族多通志行在、馳書紀伊志富田兵衞太郞等、速扼要害處、以塞河內通路、直義亦得高野僧徒使、謂方拒車駕、因復書奬勵、四日、前大納言北畠親房益徵伊勢兵、令潮田景幹等起兵討賊、八日、四條隆光率楠木黨大家、平石、八木諸氏等、進擊玉井彥四郞於若松莊、燒和田、菱木諸氏宅、陸奧將士多應尊氏、攻國府、鎭守府大將軍北畠顯家戰不利、奉義良親王退

保伊達郡靈山城、結城宗廣守熊野堂城、爲靈山援、是日、顯家使葛西武治、引兵還取登米袋中佐沼三邑、高師泰率島津賴久等、攻金崎城、日向高城守禦甚堅、遣部將守支城石山、十日、畠山直顯率高木久安、土持重綱、禰寢清成、池端清種等、攻石山、城兵拒戰不克、城竟陷、十一日、二品親王賜令旨、徵粉河寺行人、十二日、一色賴行在筑後府、聞菊池武敏等復寺尾城、徵豐後野上諸氏兵、筑後人荒木家有等、從今川藏人大夫、入肥後、陣岩原、小俣道剩徇肥前、十三日、大納言二條師基、中納言三條實任、前參議飛鳥井雅孝、右近衞中將中院具光、左近衞中將中院貞平來奔、佐佐木秀綱遣族佐渡三郞、及伊庭彌五郞等、自伊賀路犯吉野、是日、屯杣阿宮、謀自槇山越、信樂兵蜂起截後、乃還兵禦戰、入夜不休、小佐治基氏等薄擊、明朝追信樂、上野、拔早山東砦、毀關柵十餘、秀綱將合諸軍於朝山、以備敵來、信樂兵奄至、下山攻朝宮、野

尻、秀綱軍不能相救、基氏等苦戰却之、肝付兼重與禰寢清成等、戰於高城下、陸奧小山朝氏起於菊田莊、修瀧尻城、爲據、與三箇湯本城聯絡、以擊佐竹貞義軍、十五日、貞義弟小河義凞遣額谷大輔房、率石河伊賀諸氏、往攻湯本石河族松河大島草里等、分兵向瀧尻城、瀧尻城堅不拔、乃引兵欲赴湯本、所率伊賀氏部將麻績盛清與湯本少輔房、猝相遇於西鄕長間子、盛清擊擒之、馳至湯本、則攻擊方酣、乃破南柵入城、竟拔之、十六日、北朝進中宮珣子內親王號、曰新室門院、十八日、斯波氏賴爲將、率宇都宮常陸介、大友泰貞等兵、往屯大和奈良、高師泰率島津賴久、山口入道等、攻金崎城正門、本田資兼、莫禰重貞、貞國、諏訪部信惠等戰於塹側、北畠親房令大杉氏起兵討賊、二十二日、尊氏始行弓場始、二十四日、勸解由次官傳兩宮令、免大和天河鄕課役、江戶忠重到靈山城、北畠顯家集諸將拜勅書、先是義貞在越前、致使告

帝幸吉野、諸將大悅、至是又忠重至、諸將咸感奮、二十五日、復書左右曰、車駕幸吉野、誠天下之慶、社稷之福也、固應馳至、國中方擾亂、且掃蕩而就途也、獨者新田右衞門督亦有信息、因辨軍裝、遷滯至今、甚非本意、今奉親王在靈山、賊集關城、近將一戰也、就鎭以來、日夜運籌、從事勦賊、得接貴介而拜綸綍、諸將勇氣百倍矣、當上京具奏、結城宗廣亦在靈山、部將中村六郞守熊野堂、斯波兼賴幼、氏家道誠代率師往攻、曩小高城之陷也、相馬親胤之子胤賴猶幼、潛匿山林、於是復起於宇多莊、二十六日、聚族人攻熊野堂、六郞力戰、不克而逃、四條隆光率楠木黨大家、平石、八木諸氏、進擊槇山、燒賊樸前關白左大臣鷹司冬敎莊、二月朔、日有食之、三日、北朝上皇後宮壽子爲內親王、尋准三宮、進號曰徽安門院、是日、勅結城宗廣率一族上京、金崎城中日望杣山援、不至、已而糧竭、義貞義助殺所愛馬、以食士卒、將士皆勸其出赴杣山

以計夾攻、義貞義助從之、五日、以河島維頼爲鄕導、與洞院實世乘夜出城、潛入杣山城、城兵大喜、日議援金崎、而賊兵乘暇來戰、至十萬騎、杣山兵僅五百人、甲馬不備、七日、探題一色範氏令管下龍造寺家種等曰、徵發不應者、豪族廢其恩賞訴訟、無功者收領地五分一、小俣道剩方糾合肥前豪族、令誓、於是先發赴之、馳書肥後小代重峯、發兵來衛、又徵肥前深堀諸氏兵、筑肥騷然、八日、光嚴院以最勝光院執務職、並備中新見莊、肥後神倉莊領家職、寄付敎王護國寺、十一日、勅高野山安養院、禱靜謐、十二日、直義趣薩摩人執印友雄、牛屎高元、武光三郞等、赴越前、戮力島津頼久、攻金崎城、帝銳意、欲復京師、亟趣結城宗廣等、率兵入援、聞宗廣方在靈山、輔翼義良親王、十四日、賜綸旨、褒獎老邁厲忠從事、令速攘賊、與國司北畠氏謀、率兵西上、畠山國淸方募徒紀伊那賀郡、而紀伊名手敎治等數百人入和泉、據日根莊大木村、細

川顯氏守護代都筑二郎左衛門率日根野道悟等、往攻之、十四日、攻正門入、燒城、敎治等走、十六日、瓜生保、及義鑑、源琳、重照、以伊賀守里見時義爲將、以五千騎救金崎、乘橇而進、至敦賀高師泰使今川頼貞將兵二萬扼隘逆戰、宇都宮泰藤擊破之、賊逃登山、俄而賊從山上雨射、泰藤引退、保等繼進、擊賊破之、師泰兵從至、保等不利退登山、義成還戰、爲賊所圍、保與義鑑挺身赴援、源琳、重照、亦欲同赴、義鑑顧叱三弟曰、何背平生言、我與家兄死敵、止一敗耳、汝等盡死、誰翼式部君者、三弟乃止、源琳顧重等未進、會賊衆至、與二人相失、保義鑑姪七郞與時義俱戰歿、重等收敗卒歸于杣山、舉城號哭、保有老母、神色自若、進謂義治曰、兒曹一敗喪將、令其皆生還、何顏見郞君、幸兩兄殉里見公、三兒爲郞君生還、此吾所以破涕爲喜也、兒曹爲天子起兵、即閫門戰沒、又何悲焉、乃攬涕勸酒、一座奮然、然力不能再舉、初義鑑每出戰、與諸

弟約、設使戰不利、兄弟勿俱死、必令義治再建大功也、至是果如其言、二十一日、尊氏執前參議德大寺公量、中院親光拘之、肝付兼重據日向高城、數擊禰寢淸成等、却之、是夜城中失火、畠山直顯乘間遣土持重綱結城行鄕、森行重等、攻東水寨、兼重拒擊、射柿木原兼政中腰、賊不克而退、行在待陸奥援軍甚切、頻下勅促之、而陸奥、常陸、下野賊軍方熾、於是北畠顯家留廣橋經泰守靈山、自統師徇下野、據宇都宮、陸奥人石川持光、澤井小太郎來攻、軍茂木郡、伊賀氏遣難波本舜房等會之、是日、陸奥國司軍數萬在擊賊、據城力拒、當此時、小田治久據小田城、關宗祐據關城、應春日顯時、賊將石堂義房攻略常陸下總、相馬親胤等援之、其日義房遣族藏人攻關城、別遣左衛門尉某、率相馬兵目目澤盛淸等、齎紺川上流、宗祐遣兵、逆於中沼渡戸、而不勝、賊燒其數寨、豐福原之敗、肥後盡叛、惟八代菊池二氏存耳、宇治惟澄潛匿待機、

二十二日、以兵五十人據甲佐嶽、糾聚族人、復取砥用、小北、甲佐、堅志田、常陸佐竹貞義遣子義篤、率烟田時幹、小栗十郞、伊賀盛光等、擊小田治久、自烟田原進、二十四日、攻小田城、治久邀戰竟月、二十七日、石堂義元等自常陸關城、引兵而北、難波本舜房等會下野部王驛、與俱謀侵陸奥、二十九日、左近衛少將傳五宮令旨、以日向柏原別府村、并別府未補給人地、託垂水秀道、充兵糧料、是日、畠山直顯督禰寢淸成等、攻高城、肝付氏兵拒戰於北野頸、遂却之、尊氏以近江山賀、伊勢丹生、尾張枳頭子三莊、付園城寺、充造營料、是月、行在遣恒明親王子明光宮、徇越後、大炊助盛繼傳命於村山族等曰、彌下綸旨、謂應命者中分地并新本給許與之、其速舉兵會於沼河營、賞當從功、帝在吉野行宮、春已過半、世尊寺櫻花始發、號曰雲井櫻、悵然作和歌、（胡胡仁天已、久我井殿佐久耳、佐幾仁計利、多太加里符免能、耶止登於茂布仁、）三月朔、勅宇治惟時、令衆徒社徒禱泰平、美濃

守護率、鷲見忠保等、燒大洞、是日戰谷汲、二日、河內主將率大家、平石、八木、岸和田等軍、河內古市郡、丹下西念來攻、官軍逆擊於野中寺前破之、燒民家、西念走保丹下城、高師泰攻金崎城、島津賴久、山口三郎薄壕塹門柵、光嚴院賜安藝國衙於東寺、爲修理料、三日、島津賴久乘夜攻正門、四日、賴久率本田牛屎等夜戰於城櫓下、吉良貞義宰率兵、侵伊豫忽那島、忽那重明應之、與族重清戰、六日敗還、五日、陸奧國司軍自宇都宮進、攻小山城、石堂義元率加治伊賀諸氏救之、邀戰於下條河原、上杉憲顯以上野兵赴援、顯家遂退、六日、瓜生保等既死、金崎無復外援、數日糧盡、食馬、馬盡無可食者、賊候知之、說師泰曰、頃城中不浴馬、料糧盡食馬也、攻之可拔、於是師泰督將士、四面齊登、城兵力竭不能戰、外城既破、由良具滋、長濱顯寬入見義顯曰、事已至此、脫東宮而留死、臣等請拒戰、君徐爲計、率二十餘人出、割死尸相共食之、力拒

前門、義顯命氣比齊晴脫皇太子、齊晴氏治子、以多力聞、乃挐舟載太子、倉卒無櫓楫、泅而牽之、至蕪木浦、賊不之覺、杣山亦不甚遠、而齊晴欲殉父、託太子於土人曰、此異日爲日本國主者也、汝幸送之杣山、復泅而還、未至、義顯白尊良親王曰、臣武人固當死、殿下則否、敵縱至、孰敢加害、親王笑曰、上以卿爲吾股肱、安有股肱亾而元首獨全乎、但不知自刄之法如何、義顯流涕曰、視臣所爲、卽拔刀自樹左脇、劃至其右、奉刀於尊良而伏、時年十八、尊良取刀、血滑不可握、握以衣袖、自刄而死、一條行房、武田與一、氣比氏治、一井貞政、子政家、太田賢覺寺、新田族十餘人皆殉死之、城兵在側者、悉相刺而死、齊晴至則積尸相枕、卽求父屍、自剄於其旁、河野通治戰於後門、被重創、與左右三十二人俱自殺、具滋顯寬戰於前門、渴甚、掬創血飮之、安間六郞來告曰、大將自殺、不死何爲、二人曰、等死則刺敵將而死、乃冐師泰陣而死、土岐賴勝、栗

生顯友、矢島安崇坐石上、將自刄、船田經政謂之曰、主將在杣山、吾等宜全身竭忠、奈何死以資敵、乃去匿海岸窟中、獲免、城兵八百餘、降者十二人、脫者僅四人而已、七日、太子匿蕪木浦、浦人叛告之賊、賊取太子去、斯波高經入城撿視首級、乃燒夷城郭、盡肆首級、惟有義顯義氏首、高經問太子義貞兄弟所在、太子意謂若以實告之、則彼急攻杣山、乃紿曰、聞昨日薄暮義貞兄弟自殺、從者火屍營中、高經信之、以杣山無勁敵、彼自出降、不須勞師徒、使兵士護送太子於京師、賊傳尊良義顯首于京師、不問義貞、尊氏乃宣布諸國曰、金崎陷、誅義貞等、燒城廓、於是諸國多降尊氏、尊氏獨憤延曆寺屢援官軍、與高師直、上杉重能議、欲廢寺逐寺僧、以絕後患、以歷朝天子所尊崇也、憚而不能決、僧玄慧適至、召而問之曰、延曆寺多徵郡邑之租入、養三千僧徒、爲費旣廣矣、而動抗我師、今將除之、吾子以爲如何、玄慧曰、窮鳥入懷、人尙救之、況

乎萬乘之主親至、孰敢禦焉、將軍能忘宿怨、撫以恩德、則彼反爲我用也、尊氏遂罷其議、更以數邑增封延曆寺、和泉守護細川顯氏軍天王寺、侵略河內和泉七旬矣、十日、將兵入河內、戰於坪井河原、進攻古市營、官軍遣大家、平石、八木、岸和田等逆擊於野中寺東破之、追至藤井寺西、顯氏與弟直俊分軍爲二、反戰數刻、官軍奮擊斬直俊、直俊年甫十九、素稱饒勇、是日、尊氏以丹波新屋莊一條侍從闕所宮田莊、法興寺村、井原莊下司公文名、及和泉大島莊地頭職、與久下時重、賞二子貞重重基功、北畠顯家自宇都宮還、復鎭山國魂行春等屬、常陸小田治久出兵擊佐竹義篤、小栗高重、伊賀盛光等援義篤、戰於國府原、行在議諸軍賞、欲以鷲尾神感寺功爲先、十一日、勘解由次官光任傳綸旨於中院右兵衛督、以諭部下、十三日、八幡軍與高師冬戰、武田信武部下高橋孫五郞、長門四郞、吉河經久等引兵赴洞巓、官軍敗退、十四日、

左中辨傳綸旨獎勵南山戰功并吉野法橋安滿了顧忠勇不撓、方率兵攘賊、十六日、賜下總結城朝祐闕所結城郡、下野寒川郡闕所、及中泉莊二階堂氏收邑、於結城宗廣以賞勳功、十七日、侍從三條泰季至薩摩、名越高家等從、以綸旨徇南郡、拜宿忠篤、河上家久等首應、泰季賜肝付兼重以錦旗指麾諸軍、使高家諭禰寢清成等舉義、討尊氏直義黨佐竹義綱會伊賀盛光等於常陸汲上驛而北、圖略陸奧、初佐竹氏首黨尊氏、以得復常陸守護、故抗北畠氏甚力、子弟多陣亡、於是高師直傳尊氏命、以陸奧雅樂莊與貞義褒恤之、二十日、以宇治惟時為薩摩守護職、義良親王以結城親朝為下野守護職、菊池武重等率兵入南郡、一色賴行以報探題一色範氏、是日範氏馳書龍造寺家親等、發兵助賴行軍、筑後將以荒木家有等兵警備粟屋街口、二十一日、源藏人大夫往助筑後軍、徵龍造寺實善等兵、當此時、宇治惟澄既復甲

佐、二十二日、引兵入豐田莊、擊破之、少貳守護代饗庭宣通以兵數百來救、戰於山崎原、惟澄奮進、馬斃徒步、斬小野新左衛門等數十級、大隅忠國、谷山隆信、鮫島蓮道、市來道尊、矢上高純、知覽忠世、光富心榮等並應三條泰季、連合攻守護町、二十三日、守護代酒匂久景會比志島範經、權執印俊正等逆戰於薩摩山口、美濃守護兵道山經行、三枝十郎等、與官軍戰於下長瀨、二十九日、陸奧斯波氏部將中賀野義長經略行方郡、據小高城、黨類聚五百、河鎭守府發兵往擊之、廣橋經泰率國魂行泰等往攻小高城、太宰帥平維繼、參議坊門清忠、彈正尹源季光、大藏卿菅原在仲來奔、是春、行宮百度草創、僅行朝儀、尊澄法親王蓄髮還俗、改名曰宗良、還居伊勢一瀨山、當此時、尊氏遣畠山高國侵伊勢、北畠親房所遣大將逆擊之、加藤定有發箕田莊兵往會、夏四月朔、戰於東黑部海濱、却之、二日、進戰於大口濱、事聞行在、左中辨光守

傳旨源少將曰、軍勢恩賞、係入道一品所措辨、必不復違、將一同下綸旨、其以此諭衆、石堂賴房率相馬胤時、岡田胤家等兵、入陸奧楢葉郡、攻羽鳥太郎所據寨、戰於八里原、八郎棄寨走、賴房進攻小丸城、勅河內金剛寺、以和泉大鳥莊領家職、充新禱料、宇治惟澄引兵、入隈牟田莊、一色賴行部將三村某、發御領詫摩兵數百來援、惟澄逆擊於森崎原、斬某及竹崎新五郎、牟田太郎等、追北渡稆島大渡川而還、三日、豐後大友貞順與筑後黑木、河崎諸氏共起兵、源藏人大夫聞警、引兵還救筑後、帝之謀恢復也、近衛經忠主替畫策、及南狩、猶留為關白、非其志也、帝密命中臣祐乘仕經忠、至是祐乘遊罷官、五日、經忠遂罷關白、來奔吉野、石見三隅信性起兵、擊上野賴兼、吉河宗經遣兵援賴兼、禦戰却之、賴兼乃圖攻三隅城、尊氏以多田院衆徒有功、分多田莊以為賞、鎭守府遣兵擊五百河、軍監有實傳令、徵結城親朝等兵、猶未至、而敵

兵四集、逆擊之、伊達行朝等禦戰甚力、九日、有實促親朝等來援、是日、廣橋經泰自靈山以大軍攻小高城、國魂行泰等薄其正門、守將中賀野義長禦戰甚力、九晝夜不息兵、十日、細川顯氏聞紀伊競起應官軍、遣族皇海部將往擊之、十二日、沙彌宗心贈書結城親朝、經略白川近傍、日向高城受圍百有餘日、守禦不撓、會三條泰季至、城中兵氣大振、十四日、畠山直顯棄營退、保穆佐城、當此時、九州官軍四起、尾張三郎備中權守、千手秋月徒舉兵狗筑前長尾、一色部下顯康募黨禦之、十六日、北朝以前左大臣近衛基嗣為關白、十八日、直義與書大隅忠能與島津賴久、大隅宗久、擊三條泰季肥後一色賴行進擊宇治惟澄、十九日、惟澄與菊池武重合兵、邀戰於大塚原、大破之、殲賴行、及橘薩摩彌八國分十郎等、伊豫忽那重淸等與細川皇海戰於和氣濱、却之、二十四日、攻河野彥四郎於桑原城、進攻河野城、河內官軍進狗和泉、駐營

御所尾、大家惟正、八木法達、土生義綱、上鄉俊康、井和田治氏、及族快智、定智等皆屬焉、據卷尾寺、構塞成衛、二十六日、進擊横山、燒其家而還、尊氏方分遣諸將、侵擊近畿、而東西警聞頻至、乞征討命、是日、直義下命島津頼久、伊作宗久、發兵擊大隅谷山徒、尋下命安藝守護代與吉川經盛等、共援上野頼兼、擊石見、二十七日、授河內建水分神正一位、細川皇海部將率、日根野道悟、及盛貞等兵、入紀伊、二十九日、攻西光寺城、是月、北朝廢皇太子成良、與前皇太子恒良俱幽於花山院第、內大臣一條經通罷、傳廢坊官、尊氏以攝津井於新莊、幷越後松山保、加賀大志目村兩關所、與仁木義有賞戰功、直義以佐佐木經氏族人助陸奧軍、與書獎勵之、相馬族方戰於小高城、當此時、細川和氏佐尊氏、掌諸國租務、奪縉紳田邑、以充武人賞功、高師直亦傚其所爲、公卿皆就師直宅哀請、尊氏直義聞之、稍分還其地、伊豫河野通盛率族通任、

野本貞政等、自和介濱向井門、忽那重清等邀戰踰月、五月朔、細川皇海部將陷西光寺城、燒城塀、菊池武重謀大擧入筑後、一色範氏諜知、三日、遣待所佐竹重義往禦之、徵兵肥後小代重峯等、重峯遣族經資赴軍、六日、佐佐木信胤起兵于小豆島、八日、菊池八郎將兵、先發邀重義、戰於筑後豐福原、十二日、中宮崩、尊氏所遣將屯在攝津天王寺、十四日、與細川顯氏合攻卷尾寺、和泉守護代大家惟正與八木、岸和田諸氏、俱逆戰於横山、却之、鎮守府軍又爭楢葉郡石堂頼房與相馬氏兵俱逆戰於立野原、居七日、頼房進攻小丸城、十七日、城兵拒戰、中賀野義長率伊賀盛光等、向靈山城後門、鎮守府兵出禦於稚葉郡、十八日、戰於中前寺、明光宮至沼河越後、翕然起兵、初尊氏以越後國衙與上杉憲房、憲房死、因二子憲藤、憲顯各襲其半、而憲顯往鎮焉、十九日、直義與書憲顯曰、自卿之北、國中靜謐、不似諸國守護輙多非法、咸謂如

法殊勝、乃父盡忠、去年致死之後、喪力悲嘆、及聞音耗、頌言嘖嘖、念乃父復生矣、父子忠勳、誰得爭之哉、聞諸國報方苦心、惟賴越後自慰、便越後亦蜂起、豈不驚愕乎、國中豪傑多在京師、將與守護代共急發赴之、卿之苦心深所諒也、是日、高師直傳命、與替池於嵯峨清涼寺、盡以若狹多良保、寄附東寺、中賀野義長引兵、欲攻靈山後門、二十一日、鎮守府兵逆之行方郡、戰於子安橋、廣橋經泰軍戰於渡城、二十二日、石見三隅兼雄與族周布兼茂等、俱入長門、戰於賀年城、九州諸國甲乙人、稱兵粮借用使者、侵暴寺社領、一色範氏令肥前高城等曰、如此輩、宜近隣地頭家人執之、注進其名、直義已令島津頼久、伊作宗久擊薩摩、因移檄權執印、澀谷、大田、大寺諸族、發兵援之、尊氏亦以菱刈院半與菱刈族、以賞其功、頼久等未至、而薩摩官軍益競、益山四郎、古木彥五郎、以其族修中原城、據以擧兵、二十八日、三條泰季令名越高家、收島

津貞久邑秋宿名託拜宿忠篤、河上名託河上家久、以奏吉野、俟朝裁、六月五日、前治部大輔宇都定公綱率兵五百詣行在、帝慰勞之、詔著發授左近衛少將、叙正四位、聽昇殿、初公綱護駕至京、爲尊氏所錮、削髮易服、逃還于宇都宮、至是至吉野、是日、和泉大家惟正與八木、岸和田等、進攻宮里城、明日、細川顯氏兵來救、惟正縱兵擊却之、八日、直義遣小俣來全救仁木頼章、禦但馬丹波軍、命蒲生吉川諸氏、發兵助之、十一日、北朝以伊勢道塞、停月次祭神今食、薩摩伊作宗久父久長、已老在國、遣伊作莊、變起、乃與山田田布施通謀擊之、山田宗久遣二子友久、二階堂氏遣族行貞、會久長軍、十一日、與俱攻中原城、益山四郎、古木彥五郎扞禦、力竭死之、城陷、十三日、震東寺塔、和泉人多應官軍、尊氏恐堺浦商魚者爲吉野遊偵、下令禁入京師、於是春日社祭不供、其供菜市莊神人以訴、尊氏議特許莊民賣買、高師直傳細川顯氏、撿查

以報諸氏徵兵糧及東寺領新開莊、顯氏以其所禱料所令制止之、十五日、武藏大夫將監承綸旨起兵、招淡輪重氏等、重氏不應、卷尾寺官軍促大家惟正急攻宮里城、敵輙來援、惟正擊却之、休兵旬餘、又往攻、力戰兩日、分兵擊唐國、燒其宅、敵來援、不克而走、二十一日、彗星見、二十二日、畠山高國與子直泰、俱率兵數千、自伊勢鈴鹿郡進至岩出、安達掃部助、加藤定有等逆戰於井尻口、明日赴田邊、背擊玉丸城、二十四日、陸奥廣橋經泰引兵、又攻小高城、二十六日、斯波氏賴聞官軍攻大和櫟下、自市部引兵逆擊却之、屯天王寺栜下寺、官軍乘夜襲之兩日、氏賴力拒、島津賴久歸薩摩、二十七日、以直義令發兵擊大隅谷山徒、一色範氏促佐竹重義、以小代重峯等兵入肥後、擊菊池武重、當此時、武重與宇治惟澄共攻合志城、爲城兵所却、整兵復進、力戰數日、二十九日、範氏聞其報、遣小俣道剩往救、徵詫摩宗直等兵助之、惟澄自合

志、引兵入筑後、矢部山擊越前守賴顯、部將走之、斬首數百級、伊豫忽那重清等、自高井轉戰於高井城、踰月竟陷之、是夏、宗良親王在伊勢一瀨、大館氏明自京師逃伊豫、江田行義逃丹波、金谷經氏逃播磨、並起兵、北條時行遣使行在、上言曰、臣父伏天誅、臣不敢怨、所怨者足利尊氏、世受恩於臣家、而卒背之、今又困天子、臣願討尊氏以贖父罪、詔許之、秋七月朔、大和軍乘夜襲斯波氏賴栜下寺陣、宇都宮、大友諸兵力拒、明日亦如之、四日、遠江守護今川範國發兵攻井伊城、城兵拒戰於三片原、範國部下横池治部丞、朝夷彦五郎、與山城人松井助宗等先進、助宗斬井伊某、筑後前司佐野大輔房等戰歿、三和光繼衝陣馳突、多所殺傷、光繼欲立功襲其邑二宮莊於倶鄕、範國遂許與之、小山忠能攻河內賊軍於八尾城、國人高木遠盛等率先、薄壕塹戰、長門上野賴兼率守護代厚東修理亮等、攻石見黑谷城、因幡官軍攻甑山城、城

兵寡弱、平貞泰募兵助拒之、五日、和泉守護代大家惟正與八木法達、土生義綱、上鄕俊顯、岸和田治氏徒再攻宮里城、六日、擊細川氏援軍於宮尾、却之、大和軍守桃尾城、斯波氏賴遣宇都宮、大友等兵攻陷之、先是河野通盛自河內引兵歸、與伊豫官軍戰、尊氏命安藝土佐守護發兵援通盛、遠江兵攻井伊城、僧日靜旣創本國寺、北朝以爲三位僧都、是日權中納言日野資明傳院宣爲祈禱寺、肥後宇治惟澄自矢部進攻坂梨宗喜於南鄕城破之、斬宗喜及子惟長等、菊池宇治兵勢益熾、一色範氏亟督發兵以助佐竹氏軍、救合志城、不至者以黨敵論、小代重峯徒輙錄功徵賞、未得志、欲赴博多訟、範氏憂之、十一日、馳書戒曰、事方急、宜疾詣軍、其如功賞、固當處分、旣而惟澄引兵西攻島津實忠部將於津守城、與城兵血戰、身被三創、遂擊殲之、伊豫忽那重清等與河野通盛又戰於和介濱、十二日、陷宮山城、進陷道前西條、是日、北朝

以內大臣一條經通爲左大臣、右大臣洞院公賢罷、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九條道敎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鷹司師平爲內大臣、十四日、北畠顯家遣楠木正家、東彌九郎徇常陸、與佐竹義篤、吉原源藏人戰數日、死傷互衆、十六日、尊氏以山城桂得宗領寄附桂宮院、十七日、河內軍與細川顯氏戰石河河原、二十日、前內大臣吉田定房、前參議藤原經季來奔、二十一日、薩摩鮫島、大隅谷山、市來、矢上、知覽、光富、石堂、秋山、益山、古木諸氏連合、以兵數千入伊作莊、伊作久長遣子宗久、友久率莫禰、西鄕、三原、山崎徒禦之、島津賴久往督其軍、逆戰於高橋松原、斬獲頗多、二十四日、廣橋經泰遣國魂行泰、又攻小高城、三條少將往督肥後軍、擊小俣道剩、道剩告急一色範氏、範氏馳書詫摩之親、橘薩摩公高等、發兵助道剩軍、二十六日、丹波丹後但馬諸族合兵、入加悅莊、小俣來定率吉川經久、及美作長門諸氏禦之、戰於市

途啜、出雲競起、賊軍禦之於三刀屋、上鄉及津伯耆兵尋至、擊傷
諏訪部孫太郎等、上杉重能往督衆禦之、以竟月、越前軍亦競、斯
波高經將擊之、二十七日、以藤島莊寄附平泉寺曰、此戰雌雄、假
衆徒之合力、憑靈神之擁護、軍即得利、必行恩也、薩摩市來時家
自高橋還、修市來城據之、島津氏遣權執印俊正、比志島範經、宮
田種正等擊之、城據山起、曰鶴園、西負高岡、曰平城、西北臨嶠厓、
設兩壘險甚、敵仰攻兩晝夜、所喪甚多、二十八日、島津賴久率山
田友久、町田助久、莫禰成長、延時忠能等、以大衆繼進、薄其水寨、
時家禦之、力戰連日不息兵、三條少將率肥後軍、攻守富莊、一色
範氏族水垂某逆擊破之、宇治惟澄攻津守城、拔之、殲島津實忠
兵、乃引兵至代而接戰、踏屍裹創、視星不休、所喪甚多、敵遂不勝
而退、是月、常陸軍據東條城、佐竹義篤來攻、烟田時幹等援之、遣
族人富田胤幹等、據傍近龜谷城、兵革連年、天下分裂、諸國豪傑

乘隙、掠奪田園、或具功狀、以邀賞京師訴訟旁午、而軍事方劇、尊
氏聽斷未遑、不可以久也、命細川和氏處理之、是月、旱、八月三日、
尊氏請院宣、令直義徵少貳賴尙、島津貞久、佐佐木時經、伊作宗
久、那波左衛門佐、野上彌太郎等兵、謀大擧犯吉野、四日、和泉大
冢正連、八木、岸和田等、與卷尾寺僧徒合、夜攻宮里城、戰於國分
寺前、薩摩市來時家據險拒島津賴久、賴久軍監山田助久、率上
野延時諸氏兵、攻野頸、伊集院郡司宮里種正等爭永塞、不拔、是
日、引兵出城背、攻平城南、官軍救之、屯伊集院石谷、賴久遣河田
慶喜等擊走之、燒民家、種正等遂以兵塞薩摩山口、五日、侍從某
傳綸旨於渡邊照、以官符未到、且諭與難波莊地頭職、旨、左兵衛
督日野資明傳上皇旨於東寺、嚴禁甲乙人亂入狼藉神泉苑、十
日、薩摩延時忠能、及宮里、石塚等、攻市來城、市來時家率兵邀擊
於石走、忠能摧鋒禦而却之、十四日、島津賴久使酒匂久景率在

國司、小川、延時、莫禰、權執印等兵、夜襲赤崎、河上又次郎禦戰死
之、當此時、畠山直顯退據日向穆佐城、池端清種、及土持宣榮、長
谷場久純徒、錄功要賞、直顯乃復給多禰島現和村名主於清種、
其他以功勞具狀京師、直義因與書褒賞之、淡路人競起兵、是日、
直義遣細川賴春、率小早川經平等兵擊之、十五日、賜攝津賀茂
村於和佐千鶴丸、賞勳功、十六日、河內小山忠能率高木遠盛等、
又攻八尾城、城兵屯五條河原、邀戰不克、走入城、翌日、天王寺軍
來援、忠能逆戰於山井、十八日、進攻丹下城、燒民家、近衛經忠令
平行政傳綸旨於粉河寺衆徒、發兵討賊、二十日、市來時家遣兵、
與石原忠充戰、丹波競起也、祇園前執行顯詮應之、城波波伯部
保、爲根據、遣兵擊破高山寺城、進入丹後、攻荒川氏於成相寺城、
城兵拒擊、顯詮兵敗還、顯詮又竊遣越中房至吉野請綸旨、以募
丹波義兵、仁木賴章搜捕、斬於谷地驛、既而久下族等聚衆、攻波

波伯部保陷之、小俣來全率吉川經時等、入丹後、擊破官軍、賴章
來全以報、二十二日、直義與書奬勵賴章居丹波、謂之丹波仁木、
也、筑後人平澤肥前守、溝口太郎等起兵應官軍、擊佐竹次郎、二
十三日、次郎率荒木家有等、逆戰於長田河原、二十九日、右近衛
中將某傳宗良親王令旨、褒加藤定有等戰功、是月、尊氏以美濃
得宗領中河御厨地頭職、與小笠原政長、賞戰功、九月二日、光明
院自一條氏室町第徙土御門東洞院殿、院踐祚已幷年矣、元弘
之亂、內藏寮累代儀服盡燼、而後喪亂相尋、欲行即位禮、諸國進
貢難豫定、以問尊氏、對曰、國力不堪、請痛減省、金銀珠玉綾羅錦
繡悉不用、以常絹畫圖木替之、上皇將以十月行禮、適病、使藏人
親名問前右大臣洞院公賢、公賢曰、是重事、請待臨御而後奏之、
上皇以事已迫、特命公賢、及久我長通、日野資明交議、乃會評定
所、使奉行左中辨治朝披簿冊撿費目、公賢長通逐條議商、所減

省二十四萬匹、付資明、參校、皆稱善、及既即位、欲賞一條經通、經通請以榮其妻、乃叙夫人洞院氏從三位、四日、小俣來全遣長門四郎、佐野彌四郎、吉川經久等、攻荒針城、戰於正門、赤松則村率島津忠兼等、攻攝津丹生寺、交戰兩日、不克、七日、光嚴上皇下院宣於鶴岡八幡社、勝伏吉野、八日、尊氏遣但馬守護、往平國亂、徵兵朝倉孫太郎等助之、十一日、參議某遣使鎭西、促宇治惟時等入援、曰、諸國官軍競起、賊勢寖弱、守禦甚困、因詐稱吉野既陷、謂帝將媾和、詭計百端、不足信也、賊命已迫、今將乘其微弱、而進勦京師、昨夜奧州使至、報以前月十一日發、北國亦告、將入援、九州若不至、則獨負平生之忠、當非本意、宜不要謀合他人、單騎提兵而來也、十四日、薩摩大隅忠國率兵、救市來城、島津賴久率莫禰成長等、邀戰於伊集院郡本、十五日、兵庫助某爲足利氏、往擊宇都宮、十七日、島津賴久再圍市來城、延時忠能、大平成功、權執印

俊正、小川季久、國分、宮里、莫禰徒皆會之、大隅助久、酒匂久景爲軍監、督衆薄水寨門闕、城兵拒戰甚力、旬日數十合、敵不能破、十八日、勅紀伊人小山、鹽崎族起兵、應佐佐木信胤、常陸佐竹義篤與烟田時幹等、攻東條城、不拔、聞笠間泰朝應官軍、乃留富田胤幹等引兵而北、攻笠間城、十九日、胤幹棄龜谷城而去、北畠親房遣矢其島忠連、古和寂圓、徵發志摩兵、十日爲期、屆期不至、二十六日、令近江權守源親直督促、有事故者、具誓書陳明、并令曰、元弘以來、受恩賞賜伊勢采邑者、至今未至、亦不乞國勞、甚失事理、其宜相議、具誓陳請、親房尋赴行在、帝以准大臣、和泉大家惟正與八木、岸和田諸氏、及上神範秀、上神俊康等、合兵、攻宮里城、二十七日、薄其東壍、力戰徹曉、薩摩市來城、圍攻甚急、三條泰季遣揖宿忠泰、其族高野朝久、及宗榮、與有馬、山角、栗下諸氏、大舉往救之、二十八日、島津賴久遣比志島範經等逆擊、明日、援軍奄至、

賴久率大隅助久、山田友久、延時忠能等禦之、友久與遠矢成貞、小濱氏純等俱奮鬪、大隅助七、上原中務丞迎降、晦、大隅忠國、敍島家藤等、援揖宿氏、比志島範經、河田慶喜、權執印俊正等禦之、忠國等縱兵決戰、範經潰陣、與家僮旗手俱戰歿、官軍乘勝、斬莫禰貞友、河田家弘等、友久與頴娃三郎等、當揖宿陣、忠泰禦戰死之、是戰範經善戰最衆、遂致命、賴久特錄其狀、以報京師、貞久告尊氏、請重賞之、自以滿家院闕所與嗣子彥一、是日、參議某又遣使宇治惟時等曰、發日數促鎭西兵、而猶未至、是以不得決進勦之計也、雖謂隣敵競起、未免觀望形勢、天下安危、方在此機、速提兵入援焉、是月、近江權守親重傳命、賜伊勢河曲郡闕所於加藤中務丞、奄藝郡野村御園於木本盛房、賞戰功、鎭守府大將軍北畠顯家奉義良親王發靈山、廣橋經泰、結城宗廣、楠木正家等諸將從之、國魂行泰等番直宿衛、至宇都宮駐軍、尊氏錄戰功、以尾

張橫禰、粟飯原西鄕與本多助定、紀伊岡崎莊下司職半與栗栖犬楠丸、丹波小野莊一方地頭職與俣野明一、駿河國衙以國宣、付駿河下島鄕地頭職於富士大宮司、尊氏傳命宗像大宮司、造營社殿、東寺請院宣、告尊氏、使遠江守護、命最勝光院領櫛莊、輸寺用米六十石、鎭西探題一色範氏以筑後跡田地與龍造寺季利、肥前神邊莊名田與後藤朝明、賞其戰功等、頗有處分、冬十月朔、勅河內金剛寺、禱佛法紹隆、皇統長久、四日、安滿了願等攻丹下城、北畠顯家既西、中賀野義長率伊賀盛行等、乘虛侵行方郡、是日、攻小池城、陷之、進攻臨標葉、楢葉郡、旬日間、小丸、瀧角、朝賀等諸城悉降、一色範氏以諸方蜂起、留佐竹義尙於太宰府、自將往伐、借糧於肥前高來、彼杵二郡、且使深堀於保諸氏發兵、助義尙守、五日、上皇受筆法於尊圓法親王、小山忠能率高木遠盛、又攻八尾城、細川顯氏遣將助城兵、安滿了願、能登判官、島津修理

亮、田宮大學助大夫、大隅左衛門尉等、自丹下城引兵、會忠能軍、攻戰數刻、斫南門兩度、法禪寺律師僮石田吉王丸冒進殆危、了願救之、截馬臀而鬭、遂燒夷城郭、既而斯波氏賴將兵侵大和、募當麻寺六方衆、傳檄國中、徵發兵食、官軍屯山田莊、十日、忠能遣了願等入二上城、夜燒篝燎以備之、十一日、氏賴與島津貞久俱往攻、城兵已拔營去、追之、戰於味間路越、了願等禦戰於山田莊、新田禪師、大友直世等、自豐前宇佐郡引兵入筑前、豐前人丹波有世等屬、佐竹義尙往禦之、戰於桑野原、直世族入田左衛門藏人父子亦募衆起於豐後、薩摩島津賴久等圖滅所在官軍城寨、官軍偵知、徵兵而去、於是宅萬種正屯澁谷東鄉、欲毀右城、河內慶喜、宮田種正等會之臺津、遂燒夷城而去、畠山直顯率禰寢清成等略日向、是日、野邊盛忠叛應肝付氏、縱兵擊淸成軍、殺傷數人、帝之剏圓頓寳戒寺於鎌倉也、以僧慧鎭爲住持、北朝仍不改、

十二日、直義授其住持職、並金目鄕半如故、十三日、右中辨傳綸旨於陸奧結城親朝曰、北國西國官軍方振、因圖合擧入京師、其率師先至、和泉細川顯氏大擧發高安、攻卷尾敎興寺營、官軍遣大冢正連、八木、岸和田氏等、出禦於横山莊、都筑平三、淡輪重氏等來擊、戰於坪井手、不勝而退、十五日、重氏與門眞兵庫允等復進、正連等縱兵奮擊、敵多傷而退、十八日、昧爽、薩摩矢上高澄等襲比志島城、比志島族人助嗣子彥一拒之、苦戰終日、死傷甚多、明日、大隅入吉田淸秋向佐某來救、高澄引去、十九日、細川顯氏棄卷尾、移兵向河內、攻天野寺營、斯波氏賴、島津貞久、進攻東條、和泉兵田代顯綱等屬之、官軍小山忠能、高木遠盛等來救、東條戰於山城口、卷尾寺軍自坪井、躡顯氏後、至國分寺、攻宮里、黑石諸寨火之、敵邀戰不利、退保其壘、尊氏遣高師泰、備奈良、使朝山知長等往援丹波軍、佐竹義尙率丹波有世等、攻筑前嘉麻城、兩

日陷之、北畠顯家已定下野、由上野進、遣侍從春日顯國由常陸進、二十七日、小田治久迎與俱至大枝口、佐竹義春率烟田時幹等闌截、戰於大塚原、不克、丹波波波伯部保之陷也、仁木賴章報京師曰、顯詮已爲叛賊所詭、請院宣於二番引付、以復采邑、請審商之、於是尊氏以伯耆稻光保地頭職與波波伯部爲光、又以石見白上地頭職與金子淸忠、賞戰功等、頗有處分、木本氏世爲志摩木下御厨下司、以至慶阿、慶阿以傳子盛房、盛房未受朝券、及北畠氏徇義、盛房首應、數有功、是月、請券狀、源親直等傳命、授之如故、因促志摩兵、不至、十一月六日、馳書督發、以十日爲期、一色範氏部將陣豐後府、徵發兵、十一日、都甲惟世等會之、明日攻入田營、朝廷數促鎭西兵而不至、乃遣左近衛中將宮宗治督軍、十二日、參議某傳旨、諭宇治惟時等曰、與軍之至在近、而西國不會、豈非可憾乎、其速謀上途、先向宰府、伐一色入道、來、竟不至、宗治

父曰眞覺、惟康親王弟、爲圓滿院僧正、領豐後早田莊及肥後菊池莊、稱早田宮、宗治爲帝猶子、稱宮中將、元弘恢復、敍從三位、十三日、細川顯氏將攻東條、將兵向敎興寺、十七日、官軍邀擊片山、秋山彥三郞爲顯氏軍奉行、禦戰走之、進至東山峯、顯氏次西林寺、官軍屯駒谷、十八日、顯氏遣田代了賢等擊走之、擒僧宗禪、以屬守護代秋山四郞次郞、十九日、進向赤坂城、楠木氏遣兵數百據山城、自東崖下擊顯氏軍、奉行杉田六郞自北繞出其背、陷山城南城、燒之、東崖兵合擊、楠木兵引退、乃進戰於松崎赤坂、顯氏軍宇佐美三郞左衛門尉賜錦旗、插背云、是日、勅高野金剛峯寺、禱戡定功、丹後小俣來全圍荒針城、六旬不拔、欲換兵攻之、恐衆解弛、命吉川經久等嚴守備以待、經久等遂引還京師、當此時、脇屋義助往將三峯軍、細屋右馬助率敷地、山岸等兵、至越前、構長崎、河合、川口三壘、追府中、斯波高經分兵扼諸路山險以禦之、適

積雪、相持踰年、二十五日、高師直傳命紀伊守護畠山國清、以三上莊重疆、坂井本渡鄉等地頭職、寄附粉河寺、二十六日、大塔若宮賜令旨座摩社人、討尊氏直義、二十八日、五辻宮賜令旨宇治惟時等、發兵往討大隅日向賊、五辻宮久明親王之孫也、後薙髮稱祥益庵主、與宮宗治爲姻親云、先是池端清種等弭散、三股無賊軍、肝付兼重與野邊盛忠、大隅忠國、谷山隆信、矢上高純、知覽忠世等合、以兵數千、入大隅、贈於郡、取郡田、清水、帖連山、築壘塞路、二十九日、攻楠木城、重久篤兼救之、戰於吉水、初常陸長岡鄉地頭眞壁幹政弱、病語其父母曰、不幸無嗣、則讓家弟宣政、宣政若無子、則傳我後也、父道法臨死作遺書、與母妙心、如幹政意、謂是皆同胞、汝終身管之、踰年幹政亦死、其妻小栗氏詐稱幹政遺書、以訴北條氏、乃付一番引付齋藤基連、基連與結城朝高、小栗圓重、比周姦之、致小栗氏、妙心使其代賴圓陳訴、時基連已死、島

田甲斐二郎覆審未決、而北條氏亡、宣政黨小栗氏、分占其地、及尊氏叛、輒附之、長岡鄉服鹿島社役、而國衙正稅、守護徵發、所輸甚繁、疲瘠不能多養兵、妙心辛勤、教季子了珍房徇義、及北畠顯家駐軍宇都宮、發兵會之、數有功、鎭守府憫其寃枉、是月、清理復給其邑、春日顯國已破佐竹氏、行徇常陸、楠木正家率兵迎之、與俱西、十二月十三日、北畠顯家發宇都宮、足利義詮乃遣上杉憲顯、細川和氏、高重茂、拒之利根川、會經霖雨、河水大漲、官兵武藏三嶽人長井實長、謂顯家曰、凡兵接水、先渡者必勝矣、臣請試之、與弟豐後次郎、亂流而渡、顯家手兵部井十郎、高木三郎先濟、呼曰、異日爭功者、問之河伯、實永怒乃與其弟從上流濟、人馬皆沒、官軍遂濟、賊乘筏逆擊、筏壞皆溺、後軍潰走鎌倉、顯家前進入武藏、十六日、戰于安保原蔚山諸所、又破賊、抵同府、留五日、宇都宮公綱來屬、已而其部下芳賀禪可擁公綱子氏綱叛、據宇都宮城、

乃反伊達信夫兵擊降之、新田德壽丸起兵上野、顯家若遲留規孤軍徑取鎌倉、北條時行起兵伊豆、以五千餘人陣足柄箱根、當是時、鎌倉斯波家長爲相、上杉憲藤爲執事、聞官軍甚盛、人心恟懼、大和開住西阿據開地城起兵、二十日、尊氏遣高師貞、島津宗久等往擊之、命吉川經久等屬師貞、二十二日、大德寺僧妙超寂、妙超建大德寺、住之數年、弟子慧玄逃美濃伊吹山、因以義亨爲後任、法皇信慧玄、爲刱妙心寺造宮其側、曰萩原院、於是妙超法分爲大德妙心二派、二十三日、顯家大兵逼鎌倉、鎌倉兵可一萬、足利氏諸將欲避匿安房上總間、義詮年甫八歲、叱諸將曰、勝敗兵之常也、卽怖敵不若不將、義詮在此、望衆而逃、天下謂之何、我兵雖寡、猶可一戰、不克乃死、死乃避匿、尾敵而西、與家君夾擊之耳、諸將皆奮、分兵爲四逆拒、二十四日、戰于小壺、賊兵大敗、斯波家長戰敗、逃據杉本觀音寺城、是日、勅色川盛氏等發兵入紀伊、

二十五日、顯家攻觀音寺城拔之、斬家長及相馬重胤、又戰于前濱腰越數所、連戰皆勝、二十八日、義詮走三浦、顯家進入鎌倉、威振東國、是日、光明院卽位太政官廳、時年十七、以還帝所受新劒璽行僞、命司鎰太政官印、使左兵衛權佐世尊寺行尹書其文、行尹一條行房弟、亦傳筆法、與兄齊名、因別成家、往年太田信連之伐飯盛城也、依高野山衆力、以得濟功、深德之而卒、子信連請寄附太田莊山中御田宅、是月、勅授之金剛峯寺衆徒、又以攝津畑野氏闕所、賜中村千若丸賞功、尊氏以越中田中保等與鹽冶高貞族賴宗、筑前怡土莊與大友氏泰、豐後敷戶氏闕所與深堀明意、大隅岸良村名越高家闕所與深堀時繼、賞戰功等、頗有處分、新田義貞起兵杣山、常欲一戰雪恥、以爲行宮壁援、間招聚義故、得三千餘人、尊氏復遣斯波高經將六千餘人、入越前府、作三十餘砦、與義貞相拒、畑時能以加賀人數地、山岸、上木氏等城細呂

木田擊津葉清文于大聖寺破之、遂略加賀越前、以應義貞、平泉寺僧徒亦據三峯應之、因遣義助統其軍、細谷秀國等略長崎、河合、川口並薄越前府、官軍復振、時方隆冬、兩軍相持不戰、

三年戊寅（光明院曆應元年） 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二日、鎭守府大將軍北畠顯家奉義良親王將大兵發鎌倉、士卒侵掠恣暴、所過焚蕩、七日、抵伊豆、寄安久鄕于三島社、祈天下泰平、所願成就、抵遠江、宗良親王出井伊城來會、賊將今川範國追躡顯家抵尾張、熱田大宮司藤原昌能奉滿良親王來會、堀口貞滿又來屬、兵勢彌張、十日、石見官軍與吉川辰熊丸戰于横谷、十一日、高師冬、高師泰率兵數千入南都觀喜院、捕前大僧正覺尊等流淡路、二十二日、足利尊氏問顯家將大兵西上、大駭會諸將議之、或云赴鎭西集兵返攻、或云撤宇治勢多二橋防守、高師泰曰、自古未有拒於此而克者也、何者、攻者勢伸於千里之外、拒者力縮於咫尺內焉爾、

不若出兵近江美濃之間、掃敵于畿外、尊氏曰善、乃遣師泰及高師冬、細川賴春、佐佐木氏賴、佐佐木高氏等將萬餘人禦之、二十三日、前內大臣吉田定房薨、定房繼父經長、諳練朝典、並有日錄、經長所記曰吉續記、定房曰吉槐記、二十四日、北畠顯家涉阿志賀河破賊而進、相馬親胤攻靈山側宇多莊黑木城、二十五日、黑木官兵出戰却之、二十七日、親胤轉攻横川寨、縱火燒民舍、賊將上杉憲顯、桃井直常等五萬餘追躡顯家、諸國守護皆會於途、至美濃、土岐賴遠會之、衆至八萬、躡勢甚盛、諸將議曰、料彼軍比抵宇治勢多、將軍必撤橋拒之、吾曹乘後夾攻、莫不克矣、賴遠曰、敵兵在前、縱之令去、尾擊其後、諸君自爲計則善矣、人謂之何、僕唯有戰死而已、直常曰善、衆議乃定、二十八日、進陣青野原、顯家聞之、回軍而戰、賊分兵爲五、小笠原賴貞等先進、伊達信夫兵擊却之、賊遞進、官軍悉破之、賊更集敗卒、冒北畠顯信陣、顯信擊破之、

賴遠直常被創、從兵略盡、賴遠走長森城、今川範國更進擊、手斬數人、退憩杭瀨民舍、時風雨夜暗、範國部下恐官軍來襲、勸入吉良滿義黑地川軍、範國不許、米倉某放火焚其舍、範國不得止而去、晦、顯家率兵赴伊勢、二月十一日、賊兵追顯家向伊勢、十二日、敕淡輪某討尊氏直義、十四日、賊兵追顯家到雲津川、顯家返戰破之、十六日、顯家兵與賊戰于櫛田河、十七日、又戰于天王寺安部野、二十日、細川賴有攻大館氏明于伊豫、二十一日、顯家至奈良、戰于辰市、不利、轉戰于三條畷、賊兵潰走、於是會諸將議軍所向、結城宗廣曰、我軍累捷、已開入京之路、而猶憚賊不得過黑地橋、持此詣吉野、憾亦甚矣、當直襲京師、一掃兇徒、不濟則暴屍王城耳、顯家然之、二十四日、尊氏聞之益駭、欲攻顯家、難於擇將、高師直曰、彼去國遠鬬、其鋒已挫、一猛將足以辨之、請委之桃井直常與弟直信受命、即日赴之、二十八日、顯家拒般若坂、直常激勵

士卒曰、我兄弟特當此選、今日戰或不利、併廢前功、汝等努力、士衆競進決戰、官軍雖多皆疲、戰竟不利、尋又戰于天王寺、顯家走河內、義良、宗良、滿良共赴吉野、議者惜其不赴北國與義貞合、是月、北國雪消、諸路漸通、脇屋義助欲增築壘壁、以斷賊援路、自帥百餘騎、覘地於鯖江、斯波高經將細川孝基覘知、帥五百人俄來圍、義助擊破之、賊濟水逃、衆欲尾擊、義助曰、以少勝衆、偶然耳、若涉水窮進、少致蹉跌、賊必返戰困我、不如擧火報諸軍、待其來救、於是火鯖江民家、諸軍果至、義貞亦帥三千餘騎而至、高經與弟家兼亦以三千餘人來拒、夾河而陣、時雪消水盛、葛新左衛門先濟、衆繼之亂流而進、高經盡銳當之、戰酣、三峯僧兵繞出賊背、縱火悉焚府中屋舍、高經駭顧而退、義貞乘之追擊入府、高經欲保新善光寺城、追騎急逼、不能入城、直奔足羽、保黑丸城、家兼遁若狹、餘黨望風崩潰者七十餘壘、北陸響震、四方義軍復起、各據

國郡、候義貞入京、而義貞謀必滅高經而後進征、三月三日、菊池
武重與一色範氏戰于石垣、破之、五日、尊氏以葛西安東權介爲
陸奧守、八日、和田正興等攻丹下城、是日、顯家軍于古市河原、賊
兵來戰、顯家遣北畠顯信守男山、軍勢復振、尊氏遣高師直進圍
男山、官軍力戰、每戰破之、賊將士視桃井直常不獲賞、無赴攻者、
直常聞之曰、我雖不受命、忍坐視其敗乎、乃竊馳至男山、戰一日
夜、殺傷甚多、死者成丘、時人呼曰桃井塚、二十日、小早川掃部助、
及石見官軍入安藝、攻吉川辰熊丸、十二日、賊兵迫八幡天王寺、
十三日、北畠顯信與賊戰于八幡、是日、畠山直顯將明日入河北、
與書土持宣榮率兵來會、十四日、肝付兼重、野邊盛忠等取日當
山城、據之、十五日、大隅守護代官林木行重等、率地頭家人攻肝
付兼重于日當山城、小早川掃部助入開田莊構城郭、周防親重
等來攻、官軍與上杉憲藤戰于信濃、斬之、十六日、顯家兵與賊戰

于安部野天王寺、十八日、肝付兼重、野邊盛忠等取鼻連山城、與
賊戰、二十日、兼重盛忠攻橋木城、是日、開田浦城陷、二十一日、參
議坊門清忠薨、清忠在官與吉田定房並爲帝所寵待、屢蒙顧問、
以二人相繼歿、帝作歌悼惜、胡登斗波牟、比斗佐部麻禮耳、奈里丹計里、和我與乃須惠遠、保登曾志良流
留、二十二日、敕宇治惟澄率兵入援、二十六日、萬秋門院崩、是月、
章善門院薨、夏四月三日、菊池武重與賊戰于石垣山、八日、戰于
肥後國府、明日又戰、足利尊氏以義貞兵勢大振、與直義大怒曰、
是信東宮言、而緩杣山之故也、乃命粟飯原氏光酖焉、氏光齎藥
謁曰、幽居鬱陶、恐有病生、直義使臣獻藥、乃留一裹而還、成良曰、
未病進藥、是愛我也、豈有愛人而幽閉一室、日夜憂悶乎、是必速
死之毒、非療病之藥也、將擲之庭、恒良手取之曰、尊氏直義慘虐
爲性、縱不飲此藥、無免死之理矣、與其被鎖一室、不見天日、孰若
早取死也、於是每日誦經念佛、以飲藥、成良亦飲焉、十三日、皇太

子薨、二十一日、成良親王薨、聞者莫不悲惋、時人聞之曰、往年害
大塔宮、今春又害恒良、今又酖一太子一親王、直義必亡矣、二十
七日、尾張城陷、是日、敕宇治惟澄促率兵入援、二十八日、北朝號
準三宮藤原實子曰宣光門院、是月、官軍將入福田莊、島津忠兼
以尊氏命邀戰于三草山、五月二日、新田義貞帥兵六千、屯國府、
攻足羽、藤原行實不利而退、船田經政進至安居渡、賊叢鏑雨射、
人馬多中箭溺死、乃退、細谷秀國急攻勝虎壘、衆踰壕而登、賊來
援、秀國不克而退、議者謂諸將侮敵、所以敗也、六日、顯家與賊戰
于八幡及堺浦、七日、鶴岡若宮鳴動、十一日、賊將某命熊谷直經
擊越前官軍、十四日、顯家與賊戰、十九日、北朝關白近衞基嗣罷、
以左大臣一條經通爲關白、二十一日、高師直聞顯家屯天王寺、
謂衆曰、和泉河內敵國也、北畠氏亦勍敵也、今不急擊、和田楠木
必將協力、乃留兵圍男山、二十二日、進攻天王寺、顯家拒戰不利、

帥二十餘騎突圍奔吉野、賊追及於安部野、顯家爲流矢所中死
之、時年二十一、名和義高、村上義重等皆奮戰死之、顯家以縉紳
子弟、驍勇善戰、弱冠總藩鎮之重任、再起大軍入援、朝廷倚之若
長城、而賊兵懼其威名、如鬼神、自其死、王師莫不解體、後贈從一
位右大臣、子顯成爲檢非違使別當、居津輕波岡城、世稱波岡御
所、子孫因以氏焉、

齋藤馨曰、北畠顯家建武初、任鎮守府將軍、經略奧羽、及尊氏
叛、舉兵討之、一復京師、再拔鎌倉、朝廷將以爲一方倚賴、而無
幾敗衄、以死、吾謂當此之時、諸道分裂、幾何之地、且皆應賊、獨
奧羽距京千有餘里、宜王化之不浹、而首應徵發、一再大舉、遠
赴國難、雖由結城宗廣諸子前導之力、抑亦不可謂非顯家經
畧撫治、敎練有素之功也、然顯家有此可用之兵、而不知其所
以用者、可惜焉耳、然則如何、曰、不用之遠、而用之近、可也、奧羽

之地、近與關東接、而其士馬勁悍、比之相武、有過無不及、昔者
賴朝開府鎌倉、欲西征平氏、而恐奧之秀衡襲其後、遂不移度
步西向、是雄才大略之賴朝、且可以奧羽制、而況年少未更事
之義詮乎、如以士馬勁悍教練有素之衆、而忠義如鐵石之宗
廣諸子爲之倡、攻地勢相接之地、其進也、如山嶽之壓、是其一
擧所以走義詮而奪鎌倉也、鎌倉既奪、則據以爲基、坐而經畧
傍近、納降征逆、八州之地、可以旬日而定、然後稽賴朝之舊典、
脩北條氏之遺法、恤庶民、攬豪傑、其根已堅、乃推宗良親王爲
一府元帥、副以弟顯信、及新田義興與義宗諸子、使留守、而顯家
與宗廣、可以圖京師矣、不成則奉天子而東、據鎌倉、連八州、控
奧羽、亦足以謀再擧、顯家此之不務、而懸軍長驅、但知赴京師
之爲急、而不知根本未堅之兵、出而無繼、一敗不收、既拔之鎌
倉、又爲義詮所奪、後路蔽塞、兵勢已挫、身死于原野、而王家失

東方千里之藩屏、吾料當時之勢、而深惜其不用兵於近也、
二十五日、左近衛中將北畠持定、左近衛少將北畠家房等陣八
幡、二十七日、尊氏以桃井忠經爲若狹守護職、二十八日、賊攻男
山急、北畠持定、北畠家房等援男山、是日、相馬親胤攻陷熊野堂、
據之、晦、三日竝見、六月朔、賊攻八幡、二日、湊河官軍與島津宗久
本田久兼戰、三日、又戰、八日、高木遠盛爲八幡後援、與賊戰、十八
日、賊攻八幡、二十五日、黑木官軍與賊戰于城下、二十七日、伊賀
盛光等攻稲横川城、是夏霖、帝詠和歌、（古旦波那遠丹生乃也志呂耳保登智可志伊能羅波播禮與、沙美大禮乃曾羅、）禱霽于丹生河上二社、天俄囘晴、人皆感異、秋七月
二日、高師直督諸軍攻男山、官軍拒之、戰於善法寺口放生會川、
傷岡本良圓、三日、鎮守府兵自黑木城進、攻熊野堂、相馬次郎藏
人、伊賀盛光等據與拒擊、却之、新田氏世居上野、上野與越後接
境、故族人多居越後、其後義顯食越後、國人益服、至是義貞威振

北國、越後人聞之、以大井田氏經等爲將、發國府、進至越中、普門
利清逆戰、氏經擊破之、走松倉城、至加賀、富樫高家出拒、又敗之、
走那多城、乃縱兵掠略、聚糧數日、率兵二萬、遂至越前河合、會義
貞、義貞兵益振、乃進圍足羽、命國中運草、將填壕急攻、自堺之敗、
賊集男山下、勅四方徵兵、數促義貞入援、特賜手詔曰、今男山受
圍、糧援斷絕、所恃惟卿、卿若遷延、男山必陷、天下安危、在此一擧、
卿速來援、義貞感激曰、自古源平武臣、著勳王室、而未聞賜手詔
也、今我荷至榮、安得不於此時報效、兒島高德從在軍中、說曰、嚮
官軍敗績、叡山不支、由北賊截路、而糧食不給、宜留兵北國、通其
運輸、然後遣數千兵往據叡山、日夜以撓京師、是深根固蔕之策
也、然僧徒視吾少衆猝至、恐致叛貳、宜先遊牒狀、覘其向背、義貞
大然之、高德即援筆爲牒、立成、乃齎貽之、僧徒得之皆悅、答書促
義貞、義貞欲速發、懼高經乘虛斷北陸、自以三千餘人留于越前

縻之、付兵二萬于脇屋義助、先往救男山、尊氏聞之、召還師直、師
直懼顯信踵後、五日、師直督諸軍急攻男山、武田信武率逸見、吉
川、遠藤、須田徒、薄柵門壕塹、官軍乘夜突擊、入而復出、敵力戰、戰
方央、師直遣兵縱火神殿、雞鳴火起、馬場殿官軍驚擾、賊兵乘之
競登、將破柵、城兵松山安里多力而怯、股栗不能戰、高木政遠剛
而力劣、按刀瞋目曰、城將陷矣、汝不能出鬬、我寧交刺死耳、松山
失色曰、止、乃起抱巨石亂投十餘、賊潰敗墜崖谷、城因得不陷、時
人曰、松山雖有力、高木實用之、然資糧既燒盡、山下援兵亦皆敗
走、糧道絕矣、義助至敦賀、聞男山火、疑其陷不進、冷泉持定等救
男山、陣於南麓、八日、與高師泰戰不勝、九日、細川顯春與島津宗
久等又擊之、戰於山下、目賀田玄向等率先而進、官軍潰走、追至
河內、戰於八田鄉、官軍決戰、野尻大隅等死者七百餘人、達智門
院以紀伊和佐莊寄附歡喜寺、莊近畠山國清營、以領家所納充

糧食、十日、守護代大和光富傳命兇之、尋又停高野寺領徵糧、男山孤立、城中糧盡、十一月日、北畠顯信拔營而去、賊未知之、懷清拒守、縱火山上諸坊、以强衆心、師直信武急攻之、夜半城陷、新田德壽丸走吉野、義助開之旋師、先是橋本正茂與和田正興擧兵應顯信、開丹下城、攻之數日、進燒高安壘、既而顯家戰歿、正茂旋軍救男山、敗兵遮路、正茂轉戰而進、未至男山失守、正茂廻兵攻松原野田等賊營、破之、新田德壽丸之詣吉野也、帝見而器之曰、汝興乃父家者、乃加冠御前、賜名義興、授左兵衛佐、義興義顯異母弟也、以母賤、不爲義貞所愛、初居上野、及長勇敢絶倫、畠山直顯數發爾寢士持等兵、擊肝付兼重、兼重勢方强、平山式部少輔據大和田城應之、直顯又促兵爾寢清成、清成辭糧不給、直顯詭曰向南鄕、以充其料、遂得其兵、以爲先鋒、是日、軍南鄕、使清成攻大和田、乃取其對城、據以逼城、城兵拒戰踰年、足利義詮大衆擁衛、

自三浦還鎌倉、高師泰師直入男山、聞官軍既逃、十二日、遣兵追擊、多所殺傷、乃宣布捷書四方、縱火燒禁野片野民家、而班軍、十四日、北朝以石淸水火、輟朝五日、十九日、地大震、仁木義長等已軍攝津、是日、直義更發伊丹賴員等兵、助仁木義連、武人或有賜國衙入者、縉紳多怨、尊氏因奏還之如舊、中院氏自通方以來、食上野入至通顯、恢復初失之、子通冬數以請、二十日、權中納言經顯傳院宣、復給通冬、其他處分有差、二十二日、地震、二十三日、今川範國攻井伊城、不利、松井助宗與高木方穩諸士殿而退、二十六日、湊河城兵攻明石城、赤松則村救之、明日戰於加爾坂、島津忠兼力鬪、所喪頗多、小田治久與下河邊族志筑某等、俱攻常陸石岡城、戰於市川、脇屋義助救男山、不及、乃班軍、與新田義貞會河合莊、圖取足羽城、時城中見兵僅三百、走路盡斷、斯波高經曰、守不可完、走不可達、寧守而死焉、城主朝倉廣景奮曰、公言是矣、

戰守之法、顧方畧如何耳、兵之寡固非所憂也、乃浸水淤田、設穽浚壍、築七寨于足羽藤島之間、益固守備、先是平泉寺僧徒屬義助、守三峰城、至是遣使曰、頻年延曆寺與我爭藤島莊、今以地見歸、我當出兵爲援、高經大喜、報書許之、且言事濟別有厚賞也、僧徒利之、乃擇健者五百人守藤島、義貞在河合城、夢已爲龍臥地、高經駭走、衆以爲吉夢、或曰、龍爲陽物、方陰而見、是凶兆也、閏月二日、義貞統諸軍將、攻足羽、上馬、馬騰踶、圉夫殆死、濟足羽川、旗仆中流、至燈明寺前、分兵爲七隊、以當七寨、取其對城、令曰、前者戰、後者築壘、既取對城、乃徐攻之、藤島擾動、衆乘勢圍塲、不復守前令、僧徒苦戰、薄晚義貞易騎、擐甲、間道赴藤島、兵可五十騎、遇細川鹿草兵三百、自黑丸赴援、賊蒙盾射、義貞無盾、兵士以身障蔽義貞、中野宗昌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義貞曰、失士而獨免、非吾志也、鞭馬且進、馬被箭顚於溝、義貞欲起、有白羽箭、中其

眉間、乃拔刀自刎而死、年三十七、宗昌及結城親䳄、金持重興等刎腹殉之、從者殲焉、賊未知其何人也、越中人氏家重國持其首歸、高經視之曰、何肖左中將之酷也、果然、則左眉當有箭瘢、命洗面、瘢視、驗其尸、齎帝詔書曰、討賊之役、朕一頼卿、驗其二刀、鍍曰鬼切鬼丸、乃知其義貞也、時日暮、我軍無赴救者、已而見數騎還河合也、以爲義貞、各自退還、

論贊曰、忠義之維持世教大矣、新田義貞以源氏之冑、役于北條氏、一旦幡然改圖、欲安王室、義旗所嚮、若疾風掃槁葉、何其易也、及與足利尊氏搆難、攻城野戰、互有勝負、而竟不免敗衂、何其難也、蓋由政刑日紊、人心思亂、尊氏乘之、逞其詐力也、禁門不守、乘輿再幸叡岳、尊氏納欵、請還駕、帝亦心知墮其姦計、而勢不能回、興替之機、方決于此、而帝面諭義貞、獎其忠義、託以皇太子、頼有此舉耳、義貞匡復之志、不少懈弛、誓天地以爲

心、質鬼神而無疑、不幸勢去時不利、智勇俱困、繼之以死、其子
姪皆能枕戈嘗膽、屢興勤王之師、而卒歸於摧殘流亡、豈非天
哉、至其義氣貞烈、則雖屈於當時、而能伸於後世、觀其與足利
氏爭雄、兩家曲直、赫赫在人耳目、雖愚夫愚婦、亦能知新田氏
之爲忠臣、寧爲此而不爲彼、亦足使人辨邪正、決取舍、而知嚮
義矣、其所關係、豈鮮小哉、

賴襄曰、新田足利二氏、皆出於八幡公、其門閥固不相下也、而
新田氏爲嫡宗、舊史皆以足利氏承源氏之統、號曰將軍者、以
成敗之迹軒輊之耳、然二家聲威有優劣者、有由來矣、蓋二家
之所同祖者義國、義國以八幡公之子、而謫於上野、所謂新田
郡、其所食也、二子義重、義康、義康依其外家田原氏、居足利郡、
終得分食其半、而義重繼有新田、又襲義國官爵、則義重之爲
嫡宗明矣、然及源賴朝起、義重與之有隙、以大炊助終其身、子

孫不過曰上野一武族、而義康遭遇事變、頓進官爵、又與源義
朝同娶於熱田、故子孫受賴朝親昵、又世結婚於北條氏、互相
倚賴、著於鎌倉、後醍醐帝之未起事、蓋稔聞足利氏之爲強宗
也、是以及聞其倒戈、遽許寵爵、其裂玩朝廷、覬覦非望、帝有以
啓之、而新田氏之功勞遠出其上者、則待二家交訟之日、然後
知之、及尊氏叛逆、乃命義貞宗族以防之、而其勢既成、不可復
過、可勝歎哉、世或謂義貞族望不及尊氏、故不能獨立、而倚朝
廷以爲重、余以爲不然、朝廷倚新田氏、非新田氏倚朝廷也、新
田氏將帥材武、部屬精勁、非足利氏所企及、而數奇敗衄、終至
消亡者無他故也、天下厭苦朝政、而謳歌武治、故利尊氏之營
私、而不便義貞之奉公、不得已而從之、勉強而赴戰、維以衣纓
縉紳、畿甸之召募、與附牽累、動不如意、爲之將帥者豈不難哉、
嚮使義貞亦出足利氏所爲、則介冑之族、將雲合霧集而歸之、

而足利氏焉能加之、天下之事、皆可圖也、何至困蹐如此哉、是
其禍福利害、雖三尺童子、亦能知之、義貞寧有不知、而終不改
其節者、豈非以己任王家倚賴、不忍倍畔也邪、否則源氏之統、
其歸新田氏久矣、是寧可以成敗論也、且夫將門之有統、非必
如帝室也、況足利氏之所謂將軍者、始於其第三世、如其父其
祖、皆非受命於正統之朝也、受命於正統之朝、而爲將軍者、乃
護良成良二親王、而非必有其實、至於中興總戎之寄、固屬義
貞云、

又曰、余見義貞手記者、蓋其未擧事時、語家子弟武門法戒、淺
近而已、然有言曰爲將者、奉上撫下、決志而行、聽運於天、勿尤
人也、義貞成於元弘、而敗於延元、亦時運有可不可邪、將上之
人有負之邪、至叡山之事、可謂負之甚矣、帝蓋前此未嘗面議
事、至此亦嘗試兩端、僥倖孰成、以是待將帥、惡濟時難哉、吾嘗

咎義貞之東伐、不按兵持重、俟奧兵擾其內、而後應之、懸軍長
驅、一敗成賊勢、及賊西奔、則不捲甲窮追、頓兵堅城、以致賊再
燃、是緩急兩失機也、然當時主聽壅蔽、國論苟偸者如此、蓋雖
有善謀、難於輙行、則不可專罪其戰也、是故爲官則敗、爲私則
成、寧敗而忠義、不成而奸賊、義貞之志亦可悲矣、吾居平安、每
覘東山岡阜起伏、指義貞力戰處、仰觀叡山、又念其拜辭北行
時也、帝及南遷、蓋深悔此擧、下哀痛詔、而已無及矣、噫君臣際
會難矣、可不慨歎歟、假令義貞有溺心、當其初克鎌倉、北條氏
餘燼未滅、而足利氏反迹已形、義貞以此爲請、坐鎭舊府、蓄力
養威、與護良親王東西合謀、請淸君側、朝廷不敢不聽、使尊氏
或挾天子以臨我、其逆節漸長、天子終不能堪、必將引我以自
援、猶後白河之近疎義仲、而遠款賴朝耳、是新田氏上計也、不
然、當其始授鉞、進據信濃上野、連之奧羽、俯瞰八州、扼賊之吭、

而拊其背、賊形格勢禁、必不棄我以犯闕、是又其次也、及其辭叡山、則事不可爲矣、然得擁太子進退自如、爲赴越前、而潛歸上野、勢或可達、收合舊部、奪賊巢窟、據以爲根本、進則成恢復、退則圖戢藏、又可以展其才而得其志、計不出於此、以無根之兵、奔走東西、而謀與戰皆不由己、宜其困屈無所成也、雖然、奉令周旋、銳意勤王、不暇占便利、所以爲義貞也、觀其死時、猶佩錦嚢詔書、見其報國之志、百敗不挫、至今凜有生氣、而老賊之骨、朽腐已久、十三世之室町、徒見市塵迷離、索其斷礎、不復可識矣、義貞之聽運於天、其以此邪、余嘗謂新田足利之兵爭、猶朱李之於唐季、義貞忠勇勝於克用、而義興等英邁不讓存勗、存勗覆滅汴梁、而義興等不克報室町者、亦非有所牽制故歟、抑我東北形勝、同於河北太原、而新田氏不能據有也、然義貞祈山靈、以其子孫再起滅賊、又猶邈佶烈祝天願生眞主安天

下也、世稱趙藝祖應祝而生、我二百年後、代足利氏而興者、實出於新田遠裔、亦烏知非應義貞之祈哉、則天運果有復時、勝敗之數、未可以歲月較也、

齋藤馨曰、尊氏始反、義貞征之、沿道敵兵、莫不皆破、一破之矢矧河、再破之鷺坂、三破之手越河原、而至伊豆府、將逼鎌倉、尊氏懼入佛寺、欲薙髮以降、將士皆不知所以爲禦者、義貞釋此時不進、而待山道軍數日、山道軍未至、而我氣已倦、是以尊氏欲降之心、變爲拒我之計、將士之畏懼者、又奮而欲鬭、彼乃據函根竹下之嶮、我不得輙進、地利不便、一戰即敗、自此而往、天下之事、不可復爲矣、何者、海內武人之怨王室、仰尊氏者、皆顧其名分之順逆、成敗之未可知、而其心未決、至義貞敗、而尊氏入京、乃曰、官軍不足畏也、何憚而不歸將軍哉、天下之勢、自此而去、則此一戰者、興廢治亂之所由判、而惜乎義貞之不察乎

此也、使其乘累勝之威、疾馳而進、如雷霆之擊、直義敗走之餘、計無所出、必與尊氏俱兇而降、則不日而事定矣、義貞之攻高時也、出其不意、乘勝而進、故鎌倉不能禦、而一擧皆亡、何義貞之於鎌倉、得之前日、而失於今日也、或曰、前日之鎌倉、士心已離、而今日則人望所歸、縱令一勝、必未可拔也、曰、是則然矣、然其前有北條時行者、以世溷之遺嗣、乘怨王室之士心、據故府之地、勢必難拔、而尊氏忽破之、則尊氏之據鎌倉、事出草創、人心未定、破之又何難哉、而義貞坐發其勢過矣、及尊氏西走、義貞又不窮追、致成再燃之勢、此世之所譏也、然此時天下之心、嚮尊氏已固、故勝亦興、不勝亦興、其勢不可以一勝敗沮、而使其然者、由其初之一敗也、不破之於初、而窮之於西走之日、亦晩矣、

義助還至河合、求義貞、不在、久而知實、謂衆曰、吾必死於家兄死

所、將士惶惑、有叛者、夜將火城者三、天明撿其兵、則二千而已、自義貞起兵、勵將士以大義、其殉難死節者、族人一百八十餘人、士卒三萬八千八百餘人、至是戰死、五日、義助令河島維賴保三峯、瓜生重及弟照守杣山、畑時能據湊城、自率七百餘人、歸越前府、保之、將士相率降于足利氏、初義貞之受詔北行、置妻一條氏於近江、居二歲、迎致杣山、既至、聞義貞在足羽、轉赴之、途遇瓜生照、照下馬跪輿前曰、夫人安往、公已戰歿矣、夫人大慟殆絕、歸杣山、欲執喪于義貞舊居、以賊來逼、遂歸京師、是時義貞首傳至京師、足利氏君臣相慶、終梟之、一條氏往哭其下、剔髮爲尼、住嵯峨往生院終身、一條氏無子、義顯義興義宗皆產於東國、義顯先義貞殉難、義興妾出、故義宗代義顯爲嗣、顯家義貞既死、諸國官軍日衰、尊氏無所復憚、辨髦新主、陵轢縉紳、傲然曰、天下既爲武家有、何以公家爲、將士驕橫、無所不至、雖上皇新主供邑、亦皆掠奪不

畏、路遇縉紳、輙彈指罵詈、由此公卿華族皆媚附武人、至學坂東言語、二十日、救紀伊木本畠軍討賊、二十二日、河內丹下賊徒侵松原莊、構寨據之、楠木族橋本正茂、和田正興擊走之、高木遠盛斬丹下能登房、初北畠顯家之死、行宮日夜望義貞來、而凶問適至、帝駭惋、群臣失色、結城宗廣進曰、顯家三年之間、再發大兵入援、以陸奧出羽固服威令、無一人之圖後也、請今因民心未變、遣一皇子、建號明令、懲逆獎順、略定之功、何患不濟、臣按地圖、陸奧五十四郡、殆當日本之半、可得兵四五十許萬、臣願華首戴冑、祇奉皇子、發郡民而復京師、不出一年、洗雪前恥矣、朝議可之、乃復遣義良親王於陸奧、進左近衛少將北畠顯信爲右近衛中將、叙從三位、任陸奧介兼鎭守府大將軍、以爲輔佐、帝諭義良以爲儲貳、更命准大臣北畠親房傅之、左近衛中將道世爲下野守、二十五日、與俱赴伊勢、敕左兵衛佐新田義興左馬權頭北條時行曰、

汝速還武藏相模、略定東八國、夾輔親王、二十六日、勅命北畠顯信管領坂東諸國、一如顯家故事、且命東國將士、悉受其節度、小田志筑等攻常陸府、佐原高繼、常陸大椽高幹救之、戰於石岡城、二十八日、北朝卜石清水火於軒廊、勘造營日時、勅課工役於相模、二十九日、尊氏命諏方圓忠定令曰、置守護者、爲治國安民也、故利民者任之、無益者改之、今干功賞稱譜第、掠奪本領地頭、以託兵士給家人、甚無謂也、貞永式目、除大犯三條外、不得改動、近年引付所不受理、輙不及請文、延遷旬月、以重疾苦、政道紊亂、職是之由、宜據法匡正、是月、肥後郡浦官軍大起、郡吏告急博多、一色範氏使當廝家政、上野秀村往救之、八月四日、少貳賴尚發筑肥兵、擊菊池武重、期以二十八日發、當此時、相良長氏降賴尚、賴尚因復與人吉莊北方、使長氏以其邑所入半、讓孫定賴、球麻郡爲官軍、菊池武重依義勵衆、朞年有半、國政大興、菊池氏爲政、置

內談評定衆、武重命老臣片保田、菊池、迫問、木野、大木五人爲之、於是誓八幡祠、定其法曰、凡天下大事、內談雖有議、吾當決之、國事必據內談議、吾雖有意見、內談不協、則當屈而從之、戒空論而守五常、以興隆家聲、武重弟武茂、出嗣族木野氏、爲但馬守、誓聖護寺阿蘇祠曰、武茂生弓馬之家、而事朝家、其順天道由正義、以顯家立身者、三寶必將與之、若乃徇名鶩利、悖義忘辱、帨近諂士之心、自戒絕之、不可以私慾親疏、背倫常之道、公仕私交之外、不可好名鬪榮耀、是以發願寄附此也、是大智上人所闡正法、武重誠信以匑此山、宜傳子孫、不渝、冀家門永昌、衆心信服、天護武略、以得竭忠朝家矣、兄肥後守所訓戒子孫、則武茂亦傳子孫、欲遵守之、願神護斯訓戒、幷使武茂無違背、五日、前權大納言御子左爲世薨、年八十九、爲世和歌、後宇多後二條及帝所師尚、嘗判父祖歌謂、大父詞意幽玄、父義理深邃、皆難及焉、帝即位後、構草庵

於高野遊花谷、往來樂山水、元德元年薙髮、號山隱明釋、後人稱其跡、曰花折院、孫爲定嗣、北朝徽春宮立用途於諸國、大友氏泰所納二十貫文、七日、鶴岡若宮八幡鐘汗流、八日、光明院以皇子益仁、爲親王、更名興仁、十一日、久良親王子宗明賜源姓、叙從四位下、任侍從、以足利尊氏補征夷大將軍、叙正二位、賞擊北畠顯家功、直義叙從四位上、賞擊新田義貞功、將軍本不常置、特命尊氏世居是職、他人不得望之、欲以直義爲副將軍、建久以後無其例、議竟寢、尊氏素慕源賴朝之爲人、謂直義及執事高師直曰、昔右大將起兵東國、殲滅平氏、威震海內、其功偉矣、惜其慘礉少恩、禍及骨肉耳、我則不然、讐敵一降、采地悉完、況於功臣乎、卿等輔我、宜善體吾意、繇此紀綱寬弛、諸將驕汰、無所顧憚、而師直最甚、是月之朔、北朝始發杣、採石清水宮材、卜今日、行立柱上棟式、相模守直義造營之、木工頭知任幹工事、直義命後藤行重爲奉行、

十二日、楠本正茂、和田正興燒高安賊營、十三日、光明院立興仁親王爲太子、右大臣九條道教兼傅、十七日、以肥後山本莊爲大覺寺宮邑、佐佐木高氏發兵、謀犯吉野、期二十五日、屆期高島郡兵不至、二十八日、北朝改元曆應、將行大嘗會、已莅內侍所、定祿事、二十九日、高師直以院宣令攝津曰、大嘗會米例、段納三升、今存撫民意、停廚雜事等課、而納直錢三十文、以九月十五日爲限、晦、北朝右大臣九條道教罷左近衛大將、尊氏令島津貞久、禁薩摩人侵寺社本所邑及闕所地、九月二日、佐佐木高氏欲犯吉野、又不果、令族時經擧高島兵至、更期十日、京師御府有劍、脊彫北斗、左青龍、右白虎、蓋百濟國所獻、歷代寶之、曰太刀契、遭亂而亡、北朝禮儀有闕、三日、勅明經明法兩博士勘申、義良親王至伊勢、拜神宮、以道路梗塞、艤舟大湊、由海路帝下綸旨、令速平定東國、擧軍入援、討尊氏直義等、是日、吉田光守傳令旨、以命北畠顯信、

諸軍遂解纜而東、四日、尊氏發書陸奧、令佐藤性妙等攻澀江城、是日、尊氏始用曆應號、初菊池武本之子乘甲斐爲甲斐氏、生重村、尊氏唆之、擊菊池武重、重村據蔽嶽、武重擊破之、重村走豐後、信濃人木曾家村從尊氏有功、六日、尊氏以高遠向洗馬諸邑及近江諸邑與之、家村乃城須原、妻籠、構寨馬籠田立扼木曾險塞、美濃飛驒路、置關贄川、備信濃路、九日、東征先軍以舟二雙至安房國人發兵擊之、十一日、義良親王與北畠顯信、乘結城宗廣所進船、過伊豆岬及上總、風濤俄起、船退駛、日暮還到伊勢篠島、衆艦漂蕩、東西散、北畠親房船至常陸內海、下野守道世還伊勢、十二日、從船六雙至安房、風不止、宗良親王與尊良親王子守永、俱赴遠江、遭風天龍灘、漂蕩數日、從船皆沒、遂得抵城輪港、北條時行從之、入井伊城、投井伊介高顯、花園宮牧宮至四國、遂赴鎭西、十三日、關八郎左衛門尉船漂至江島、賊擊擒之、十四日、三船至

神奈川、皆殲焉、宗廣漂海七日、得還伊勢吹上、新田義興船到武藏石濱、帝聞義良至篠島、遣大僧正賴意往存問、十七日、鎌倉將士捕東征舟師漂到者、斬冷泉侍從等二十一人於稻瀨川、二十人於神奈川、武相人竝起捕虜、就斬者數日不絕、畠山直顯之擊肝付兼重也、令日向曰、若宿其軍者以叛論、國富莊人背法不應命、二十日、直顯命士持宣榮率兵至南北鄕、督發莊兵、若不從者燒其家、宣榮不應、二十二日、和田正興率高木遠盛擊賊據野田者却之、曾我貞光據岩楯城、略津輕郡、二十三日、南部政長擊破之、政長勸王不撓、尊氏與書招之、弗應、二十九日、楠木族佐彌正忠率高木遠盛與賊戰於池尻半田、大友氏泰遣戶次賴時攻筑後星野氏陷妙見城據之、菊池武敏與擊破之、殆獲賴時、族氏季新開某代而死、得走保竹井莊、是日、一色範氏自將陣於瀨高、徵發肥前龍造寺石動深堀等兵、擊菊池氏晦、勅宇治惟澄促入援、

是月、尊氏以上野新田莊平塚鄕寄附長樂寺、冬十月二日、直義命佐佐木高氏守奈良、一色範氏遣佐竹氏義率肥前人石動資成等自瀨高入肥後、攻菊池城、北畠親房之漂至常陸也、與伊達行朝狥兵、小田治久關宗祐下妻眞壁諸族素屬官軍、兵稍稍集、乃完聚神宮寺據之、五日、佐竹義篤遣小野寺某大椽高幹發鹿島幹寬及宮崎烟田兵來攻、城兵力拒、烟田時幹烏栖貞親奮鬪、破柴壁入城門、城陷、親房等走保阿波崎城、賊進攻之、常陸官軍來援、不勝、城又陷、親房走小田城、八日、畠山直顯屯雀尾、擊肝付兼重國富莊人不至、士持宣榮亦不告情、直顯移書督促、十四日、一色範氏部將率龍造寺家貞等與官軍戰於筑後小淸水山及中尾烟城、明日、石動資成等自肥後引還、範氏退陣於高良山、十九日、北朝內大臣鷹司師平罷右近衛大將、以權大納言二條良基兼左近衛大將、大納言堀川具親兼右近衛大將、良基道平子、

具親大納言具守之子也、高師直傳尊氏命、付山城淀關於一乘院、充興福寺修造料、二十二日、光明院以臨守、始命尊圓法親王、行三壇法於宮中、二十八日、光明院御禊、狩野貞長據駿河安倍城應官軍、駿河工藤族、入江蒲原等咸應之、勢益張、是日、今川範國來攻、戰城側、少貳賴尙使肥後卒兵數千、攻甲佐城、宇治惟澄兵僅三十人、苦戰却之、死傷甚衆、遂引兵擊郡浦破之、斬當麻家政、肥後官軍又振、一色範氏留小俣道剩於筑後、徼高良山陣、歸博多、上野賴兼以尊氏命、使松田宗重取石見白上鄕與金子淸忠、賞其功、常陸眞壁郡不納國衙正稅、十一月九日、越後權守秀仲傳准大臣親房令於眞壁了珍房等、督促之、一色範氏旣引還、十日、菊池八郎等進勦筑後、佐竹氏義倉皇自肥後引還、衆情攜離、當是時、筑後豪族松田、溝口、草野、星野、黑木從饒起、擊小俣道剩、肥前松浦貞、後藤光明、及神代、西鄕、多比良諸氏、素爲官軍、道

剩守護代、發東四郡兵、石動資成自博多還、與山浦定惠、原口某等、不得賞地而怨望、背附官軍、而與守護代戰、於是肥前與賊者、有千葉、波多、佐志、伊萬里、有田、橘薩摩、高木、綾部、龍造寺徒耳、初菊池氏以豐前蜷江鄕、付廣福寺、豐後津江山兵藤村屬焉、僧大智因欲剏寺於兵藤、以諭地頭長谷部信雄、信雄許諾、於是作券書、付大智、武重師大智、及得其報、自軍中贈書以賀、無幾賊倉皇引還、武重乃歸城、命家臣幹其造營事、宮宗治乃授券、以兵藤爲寺域、陸奧賊將移書、招相馬胤平、乘行方官軍、十六日、尊氏以其領邑島津莊日向志布志大慈寺、爲祈願所、十八日、河內守護代大家惟正課大番於和田族等、衞吉野宮門、十九日、光明院大嘗、二十日、攝津賊軍襲中塔城、貴志五郞四郞斬城將圓忍、准大臣親房在小田城、命遠江權守秀仲移書近地、徵其正稅、於是關宗祐守關城、下妻政泰守大寶城、伊達行朝據伊佐城、以應親房、官

軍稍振、結城宗廣在伊勢吹上旬餘、將艤舟復發、獲病、宗廣有子、爲東福寺僧、曰月波、嘗至吹上、就台宗寺址、剏禪寺、曰光明寺、宗廣因就瘵養、二十一日、病大漸、寺僧來問曰、死迫矣、唯唱佛名、莫有他也、儻有所遺囑、傳諸貴息、宗廣目將瞑、聞之挺起笑曰、我生七十、百事完足、莫復遺念、但不得滅賊而就死、多生曠刼、是之爲恨、煩以我言傳賤子親朝、謂勿以供佛施僧爲、勿以稱名讀經爲、速斬賊首、懸之墓前、言訖拔刀逆持、切齒而卒、年七十三、宗廣忠烈出于天性、嘗與北畠親房語及世事、曰、男兒不可屈足利氏而汚弓箭名、此也已、至是卒、宗廣惡僧尼誑俗、其有不諧意、則往往手刄以自快、故其徒嫉之如仇敵、或至作妄說以汚蔑節云、僧月波葬之寺塋、別爲北畠顯家建塔幷祀之、藏所攝勅制軍法、軍中日記、即光明寺殘篇、

成島譏曰、佛說之誣人、深淪骨髓、雖識者、猶或不免、而宗廣以

一介武夫、毅然不惑、嘻其惡佛之心、乃惡尊氏之心也、尊氏之狡譎、擧一世皆陷其術中、而不自覺、而宗廣乃以不屈足利氏、爲眞男兒、觀其臨歿一語、凜凜有生氣、若使當時諸將皆如宗廣志乎、賊何不滅、王業何不復哉、

紀伊愛洲季俊領播磨高田、紀伊南部、阿波秋月三莊、以勤王、命警備熊野河內、於是季俊請讓族憲俊、十二月五日、辨官傳旨憲俊、領邑并警備事如故、石淸水八幡宮成、十四日、光明院遣右近衞大將堀川具親還神主、儀延遲、乃明日畢、乃行放生會、大友族志賀親時季子秀貞離族歸順、屬征西府、一色範氏招誘、因叛降、十六日、範氏復其本領、如尊氏約高重茂爲鎌倉執事、二階堂兼政爲政所、上杉憲顯爲關東警固、憲顯數辭之、直義以憲顯善統馭東國軍務、未許、於是譏罷上杉重能而用憲顯、十九日、直義遣石河覺道、召還京師、二十一日、侍讀唐橋在登授五帝本紀於光

明院、二十八日、躬仁親王入大聖院、爲僧、法名法仁、二十九日、光明院省上皇於持明院、明日還宮、是月、伊勢守護愛洲太郎左衛門尉與內宮權禰宜興時、大膳亮伴兼信、潮田、加藤諸氏、俱據神山城、擊賊、

四年（光明院曆應二年）己卯、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大隅人猪股新左衛門尉據上財部城、應肝付氏、十三日、畠山直顯遣禰寢清種、攻之、城兵拒擊、傷其族兼安、十六日、北朝前右大臣今出川兼季死、兼季愛菊、造菊庭於今出川第、因又稱菊亭、十七日、元僧正澄寂、初正澄居建長寺四歲、退營禪尼庵而居焉、及北條氏滅、帝召住南禪寺、數延見問道、尊氏兄弟敬事之、後還建仁寺、小笠原貞宗受戒、執弟子禮、請之、剏伊賀良開善寺、遭逢喪亂、辭病請退、北朝強起之、無幾得病、乃顧侍者曰、今日百丈祖之忌辰、吾將徂矣、索筆書偈、沐浴端坐、談笑如平日、泊然而化、火化之日、緇俗麕集、爭取

灰土無餘、北朝賜大鑑禪師號、十九日、菊池八郎、宇土三郎等出兵筑後、將討賊徒、二月朔、常陸賊軍攻駒城、桃井直常爲若狹守護數月、大高重成代之、至是又罷、二日、以斯波高經爲之、二十三日、土岐賴貞死、年六十九、賴貞爲北條貞時外孫、襲土岐總領、幼岐嶷、母抱見僧常照、常照撫頂曰、是遠大之器、及長膂力絕倫、有智略、便弓馬、善和歌、爲伯耆守、元弘勤王兵起、陰通志焉、鎌倉疑之、使人往覘、賴貞每至午時、就枕酣睡、示無異志、因獲免、尊氏起兵、首結納、相約曰、土岐若絕、則足利亦絕、恢復後爲美濃守護、居高田城、尊氏以列門族次、家世好和歌、每誡子孫曰、苟斯文廢、則我家亦衰矣、又喜參禪、禪林耆宿多知其名、及病篤、援筆書和歌一首而死、普園寺友時應官軍、據伊豆仁科城、是月、足利氏目代擊擒之、送致鎌倉、斬十三人於龍口、友時北條仲時之子也、三月三日、尊氏以宇都宮大和守爲豐前守護職、擊官軍、十一日、盜入

大學寮、左少辨親名往奉先聖先師像、洗淨安於上皇宮中念誦堂、乃命明法博士中原明成、中原章有、撿省像七十餘幅、上皇命足利直義、召僧師鍊、住南禪寺、十四日、遣權中納言勸修寺經顯莅法筵、師鍊參朝謝恩、召對稱旨、後又入謁、講所著十勝論、排斥諸家、盡歸心宗、辨如建瓴、上皇知禪法邁他宗、信益篤、二十三日、常陸國司左近衛中將春日顯時承准大臣親房意、以吉田郷地頭入之半、託吉田社供僧神官禱靜謐、陸奧國魂行泰叛降賊、賊將遵尊氏令、給其田宅半、能登人得江賴員應斯波高經、擊越前官軍、官軍牒知、往攻之、二十八日、戰於經塚、不克而退、是月、義良親王自伊勢還吉野、乃立爲皇太子、以內大臣二條師基爲傅、尊澄法親王在井伊城、辨官下綸旨、以妙音堂領濱松莊、賜左兵衛督某、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自四國赴任筑紫、菊池武光迎護、開府肥後八代郡高田、以理九州軍政、將士多從其令、號高田宮、二

十九日、陸奧賊將徵佐藤性妙等兵、擊官軍、當此時、准大臣親房在小田城、官軍漸集、結城親朝經略下野陸奧、下野守道世在吉野、託以留守事、親房招小山朝氏、朝氏觀望、宇都宮公綱弟綱世叛應賊、親房遣將徇下野、攻宇都宮及鴉山、連戰皆勝、斬綱世兒子、綱世妻弟御房丸詣小田城納降、時公綱薙髮潛居、子弟部屬太氏黨賊、而其力不復能制之也、夏四月朔、斯波高經遣得江賴員等、攻越前官軍於鳥羽城、五日、下綸旨、賜伊勢萱生御厨於愛洲宗實、攝津畑野氏闕所於野田正英等、賞功有差、伊勢大半既應官軍、以大湊爲門口、控制關東、尊澄法親王在井伊城、督東海東山軍、花園宮在伊豫、南海軍奉之、以綴征西府、於是尊氏遣高師泰於遠江、高師秋於伊勢、高師冬於關東、以擊官軍、六日、師冬率矢部定藤、尾張幸實等、發京師赴鎌倉、師秋師冬之兄也、得江賴員等自鳥羽引兵、攻由良光氏於西方寺城、常陸官軍虜宇都

宮綱世妻挙、自下野凱旋、准大臣親房乃遣春日顯時、攻中郡城、先是數促結城親朝兵、親朝不至、頻請定賞地、十二日、親房令其臣沙彌宗心報曰、近國經略、業已發師、宇都宮鴉山、迎刃而破、將圖中郡、宜疾開路來會也、軍事方殷、是以賞地未及決定、非敢忽略也、石川那須還地事、最將急之、小山朝氏受命未至、然察其意、猶有志者、未可遽絕、則且止、請其闕所、別待武相有闕所、爲可、是國春日羽林所兼管、殊易處分也、御春族孫者許稱從故國司軍西上、因得安逹東方、而遂不至、故至宇都宮、收以進冷泉羽林、若有殊功者、將賜此也、宜幷擇之、故國司小女、今爲遺愛、幸加意鞠養焉、依上保爲吉野御領、以徵貢金、往年託之乃父、固與朝恩國恩地異、若欲襲之如故、則甚易矣、請自度之、平山式部少輔守大和田城、拒禰寢清通、池端清種等、已八閱月、十三日、力盡城陷、十七日、帝遣使大德寺、加賜僧妙超謚、曰大燈高照、越前官軍伐賊、

屯伊部岡、得江賴員等逆戰却之、島津宗久率本田久兼等戍兵庫、二十一日、三條泰季遣大隅忠國、率村田如嚴等、狗給黎院、擊和泉實忠部將於上籠綱屋、皆陷之、宇治惟時與族惟澄等、俱引兵入阿蘇南鄉、坂梨宗喜告急、於是仁木義長所留將立田七郎往救之、一色範氏馳檄、說摩宗直等救之、惟時惟澄遂拔南鄉城、擒立田十郎、斬首數十、乃引兵踰險、入日向、拔野尻、發高知尾兵、間道襲小國鄉古子、敵委營而逃、乃完聚據之、大友玖珠日田族、兵數百來攻、惟澄逆戰破之、斬野津宮內卿、多武木枯杉等、斬首數百、菊池武重等諸將、合兵入豐後、敵扼阿蘇險隘、絕其歸路、諸將大困、迫間氏之母惠良氏之女聞之曰、此險也、飛鳥難過、安得戰而破之、屬僧大智曰、請禱之、苟有驗、應高來郡闕所、不問戰死與否、必寄付以爲布施、大智誦大般若經五日、當是時、諸將爭險者數營、迫間軍奮鬪破之而過、衆莫不偉其勇、及還以千千岩矢

上二邑、寄付廣福寺、高橋兵庫不肯致地、當是時、菊池氏方强、武敏踰山、有筑後數郡、與少貳大友爭衡、而武重越海、領肥前高來、神代宣通等屬焉、與名和宇治諸氏、勠力佐征西府、九州官軍大振、武重武敏相尋卒、武重無子、弟武士承後、武重叔父武門稱迫間氏、生經成、肝付兼重偃僵、畠山直顯兵頻不振、於是請尊氏命、大徵國中兵、與子義顯攻高城、二十三日、大友族志賀宗雄發兵、會於大井手營、助守東柵、二十六日、得江賴員等又攻西方寺城、官軍自東鄉中島城、率兵來救、賴員奮進破之、追奔迫中島城、踰壍薄塀、城兵力拒却之、京師西山之西方敎院、僧行基所剏、弘仁承和際、廢太子高岳住焉、更名曰眞如、眞如如唐不還、敎院遂廢、於是僧疎石居臨川寺、攝津守中原親秀損貲、請疎石興爲禪寺、曰西芳精舍、義取五葉聯房也、建無縫塔、上安水晶、中貯萬顆舍利、下起瑠璃殿、僧房環繞、導泉開地、花卉掩映、極其佳勝、地從是

遊人始至、爲西山絕勝、五月三日、直義遣石橋和義、率佐佐木族及淺井伊香坂田部地頭、赴越前、聚官軍、四日、准大臣親房囑結城朝胤爲左兵衛尉、朝胤親朝之子也、親朝已望賞地、未得、裁其所領高野郡與他族交界紛錯、伊達氏食其北方、平賀景貞食伊香鄉、藤原房雄食手澤鄉、因望給其替地、自幷有全郡、伊達行朝亦受綸旨國宣、以爲永祿、景貞殉難海上、皆不可移動、親房因復諭親朝、與二氏協議、而後稟請、當此時、賊數攻小田城、親房擊破之、常陸官軍益振、下野守道世與親朝、使者往復、謀下野經略、小山結城宗也、朝氏不肯應命、親朝因謀伐之以報道世、奏其方略、道世與書、獎勵成功、六日、越前西方寺城兵、與中城兵合、攻賊於木田城、得江賴員等逆於春日祠前、官軍引還、十九日、上皇受琵琶啄木秘曲於修理大夫上杉孝重、二十二日、尊氏遣仁木賴章將兵、鎭奈良、二十七日、太政官廳高座有死屍、北朝命禰穢三十

日、得江賴貝陷中島城、是月、陸奥賊將率佐藤性妙寺等、攻大犬
瓦寨、迫門柵、官軍力拒破之、賊退保河漆、六月朔、三條泰季遣村
田如緞澀谷經重狗祈答院、攻澀谷重棟溫田城、拔而據之、明日、
澀谷重幸、在國司彌二郎、東鄉彦三郎、與牛屎和泉、山門莫禰兵
俱來救、如緞經重拒戰旬日、敵遂敗走高野山金剛峯寺與傳法
院爭富田相賀二莊、僧徒聚兵欲戰、直義聞之、命畠山國清鎮撫
之、十五日、越前官軍攻伊部岡城、破之、斬首若干、拔而據之、得江
賴貝等來救、力戰復之、官軍走退、溫田城官軍既告捷、於是谷山
隆信、鮫島家藤等、大擧入川內、酒匂久景在碇山城、權執印貝通
遣子俊正發宮里兵往援之、絕其水寨守禦、島津氏聞警乃發兵、
先攻式部藤三郎、俊正引兵赴之、燒其家而還、二十日、相貝經賴
與和泉牛屎菱刈族皆應官軍、圍久景於碇山、延時河田諸氏與
俊正俱盡力拒守、二十二日、澀谷族助官軍迫城、兵銳甚、俊正力

戰防之水寨、日晡、官軍破正門入、城幾陷、官軍據新田祠、適鳴鏑
數矢、自新田祠出、隧官軍陣、城兵聞之曰、神助我、鼓氣奮鬪、會楫
保末高橋慈阿來救、因得不破、二十五日、官軍迫水寨、俊正等自
寶門出、衝其陳、明日官軍解圍而退、二十七日、上皇與關白一條
經通等、行三席會於持明院殿、二十九日、越前官軍又攻經峯、得
江賴貝等救之、谷山鮫島等自碇山引兵、攻刈田城、比志島彥一、
椎原惟種來救之、官軍不克、走入來院、於是碇上城兵、延時權執
印、和泉、羽月諸族出追之、至上原、官軍拒戰、據淵上城、敵聚攻之、
官軍殊死戰、傷楫保末莫禰重貞、莫禰重遠等、殺獲甚多、七月三
日、力盡棄城而走、初新田義貞之死也、畑時能以二十三騎保湊
城、矢死固守、北陸兵攻之、歷年不能拔、會脇屋義助圖取足羽、移
檄諸將、同時發兵、時能招聚兵三百、攻略金崎、長崎、河合、河口等
凡降城十二、斬首八百級、所過殆無噍類矣、是日、淵上城陷、肝付

兼重遣兵守三股支城、四日夜、畠山義顯遣志賀宗雄等襲擊拔
之、明日、進攻高城、兼重拒擊傷宗雄、五日、由貝光氏時居西方寺
城、將兵五百餘、攻拔和田、江守、波羅密、深町、安居、莊內六城、七日、
堀口氏政時據居山城、乃以兵五百進攻、拔香下、鶴澤、穴間、河北
等十一城、降于千餘人、義助躬率兵三千、攻戰三日夜、下織田、田
中、荒神峯等十七壘、虜將七人、斬五百餘人、諸軍並會河合藤足
羽、是日、北朝修法華八講於法勝寺、十三日、赤松則祐率島津忠
兼等、擊丹生寺官軍、屯志染、十六日、河合種經降于畑時能、時能
合其衆、即夜赴足羽、登山臨城、發賊連射、將待後繼而拔城、上木
家光謂高經曰、君欲城守、無乃狃往日之勝乎、往日彼不諳地形、
左中將之所以敗死、今我兵多降、爲彼嚮導、而時能勇壯無前、我
部下誰能敵之、且城孤援絕、欲共爭鋒、非計之得、不如少退避銳
也、衆皆然之、即夜高經燒五城走加賀、依富樫介、保那谷城、義助

進入足羽、聲勢大振、二十一日、光明院賜僧峻嵯諡曰佛智圓應
禪師、僧師鍊欲建南禪寺開山塔、近衛基嗣等寄附信濃太田攝
津弘井兩莊、鳩其工、以請上皇、上皇群臣沮之、師鍊謁曰、廟享自
天子達庶人、寺有塔亦然、我大明國師龜山帝舍宮爲寺、
及其死、欲爲建塔以具叢林體、誰謂之否、上皇遂許之、少貳賴尚
徵大隈氏等兵、謀侵肥後、二十四日、官軍與賊戰於荒井寺、安滿
藤太率先陷陣、斬賊魁、乃左衛門少尉清重傳主將命、與伊勢柴
田鄉賞功、二十六日、結城親朝攻賊於長福寨、接戰兩日、敵敗而
走、是月、屢有流星、又連夜虹明如晝、八月朔、沙彌某令佐藤左衛
門緊陸奥官軍、四日、將軍塚鳴動、五日、又鳴動、尊氏禱捷於鶴岡
祠、六日、鎌倉大風雨、樹偃山崩、九日、不豫、十三日、畠山直顯率土
持、志賀、禰寢、重久諸氏、圍日向高城、志賀宗雄等縱火燒後門營、
城兵拒擊、又傷宗雄、池端清種、大森覺心等薄城、攻戰甚急、赤松

氏軍屯男神山、是日、攻官軍神澤城、十五日夜、皇太子徙左大臣近衛經忠第、天皇讓位、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五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村上天皇一

後村上天皇、諱義良、初名憲良、後醍醐帝第八子也、母新待賢門院阿野廉子、右近衛中將公廉女也、夢抱日有身、嘉曆三年、生、元弘三年十月、出鎭陸奥出羽、建武元年夏、爲親王、延元元年二月、冠、敍三品、爲陸奥大守、四年三月、立爲皇太子、八月十五日、受禪於左大臣近衛經忠第、十六日、後醍醐帝崩于吉野行宮、年五十二、及帝大漸、僧忠雲侍御床、掩泣曰、聖運臻茲、其謂之何、陛下若有所思、請傳之臣僚、帝曰、妻子珍寶及王位、及命終時不隨者、若彼穆公殉三良、始皇藏寶玉、朕所不取、但逆賊不平、四海未安、惟此爲恨、太子即位、其任賢使能、錄義貞義助之功、務成恢復、以稱

朕志、朕雖埋骨於此、魂魄常望北闕、若有墜命者、子匪子、臣匪臣、言訖、左把法華經、右按劍以崩、帝在位、慕延喜之風、遺詔諡後醍醐院、帝在位二十一年、諸道之學咸興、賢德超卓乎往昔、又留心典故、著年中行事、日中行事、名曰御秘抄、

論贊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義之、帝族誅北條高時、以刷三帝播遷之恥、其事雖於襄公、而中興功業可以垂憲不朽矣、龜山法皇之屬意、至此益驗、而足利尊氏恃倒戈之功、蓋不臣之志、狡猾桀黠、比於高時更有甚焉、故隱岐之狩、猶有再航之期、而吉野之幸、永無回椽之日、何也、嬖妻變而賞罰濫、諫臣去而紀綱紊、雖有忠臣義士肝腦塗草野、而終莫之能救也、特惜其撥亂之才、足以驅使俊傑、而聰叡之蔽、不能甄別忠佞、欲復延喜之治、其可得乎、蓋創業既難、而守文尤難、自古皆然、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豈帝未之思歟、雖然帝英邁之氣、百

折不撓、其拒傳神器於新主之語、義正辭嚴、而出皇子鎭陸奥之語、不分文武爲二途、大哉言乎、中古以來、人主所不能及也、恢復之念、挫而彌厲、臨崩按劍顧命、凜然、故能擁神器于幅嶔之間、定五十餘年之基、正統所在、炳如日月、豈不偉哉、

中井積德曰、王室歷永久之難、委靡頹廢、窘辱極矣、孰弗扼腕忼慨憤懣焉、元弘之擧、特發於扼腕忼慨憤懣之餘者、亦其宜也已、然不堪其扼腕忼慨憤懣而弗自顧者、臣爲其君可也、天子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如之何其殺數十百萬赤子、而償吾之扼腕忼慨憤懣之爲忍矣哉、帝也、惡在其爲民之父母也、雖然生民之塗炭、亦已甚、帝其實以生民爲念與、是救之水火中也已、不亦善乎、則中興之政、其必有可觀焉者、假令不能追軌延喜、其於守成綽有餘裕、嗚呼帝則不然耳、苟無生民之念、而大欲乍得、天下無復事也、如之何而弗亡也、以生民爲念者何如、

勞者吾何以息之、寒者吾何以衣之、饑者渴者、吾何以飲食之、若吾將何以字育敎誨之、吾將何以聚其利除其害、而安集之、若是而已矣、是故延元之禍、不在於尊氏反之日、而在高時死之日、不在於高時死之日、而在於帝之扼腕忼慨憤懣之日、或曰、帝之未得志也、能恤民也、能用人也、可謂明主矣、及其得之也、反是、殆非一人、豈天奪之魄與、抑有說乎、曰、夫持機狙禽者、循乎垣牆、翳乎林薄、規規其足、瞿瞿其目、屏氣斂色、涸涸焉屬屬焉、及至發而加之、禽離披而墜、乃呀然聲之、潑然趨之、超溪跳巖、囂然擧獲、嘻嘻其笑、揚揚其色、乃視於向者、果二人與、曰非然也、

青山延于曰、帝以英邁之姿、慕延喜延久之風、銳意圖治、元應之政、有可觀者、播遷之禍、雖帝自取、然非素有失德取怨於天下、故海內憤怒、英雄陳力、竟能以少康一旅之衆、復齊襄九世

之甞、雖帝之英斷使然、亦會時之可爲也、及其欲滿志得、極奢侈、荒盤樂、信讒言、黜忠勳、終致大亂、使逆賊滔天、而京師再陷、此無他由制馭失宜、而指麾乖方故也、請嘗論之、夫天下者大器、安則難傾、傾則難正、顧在措置之術何如耳、方帝之復位、相親房藤房、使正成長年之徒護衛京師、義貞奉護良、出鎭鎌倉、如此則不惟海內得安、王室之盛、殆將復往古、惜乎帝雄武有餘、而英略不足、才智絕人、而明德有闕、此其所以大業不終、僅止偏安者歟、

青山延光曰、宴安天下之大患也、天子不溺宴安、則藤原氏不能擅天下之權、藤原氏不溺宴安、則平氏不能移其權、平氏不溺宴安、則源氏不能屠其族、源氏不溺宴安、則北條氏不能攘其柄、北條氏不溺宴安、則帝亦不能一天下、即宴安之患、帝豈不知、然一旦天下已平、帝亦蹈覆轍、盬妻婦於內、讒邪應於外、

父子離隔、忠奸倒置、而天下又亂、即宴安之患、帝宜深悔之、奈何爲一時苟安之計、許尊氏之降乎、許降猶可、何不帥六軍而就之、嗚呼躬擁神器以臨宇內、賊果降、宜速詣軍門、烏有馳一介乞降、而天子卒然許之、又從而就之者哉、夫尊氏既擁立新主矣、而又迎帝、即尊氏之詐、帝豈不知、而新田足利之不兩立、又豈不之知乎、乃不與新田氏謀而許降、是使天下知帝之不深信新田氏也、是使天下知帝之志在苟安、而不在滅賊也、況帝既與賊魁和、而欲使新田氏戮其支黨難矣、故北國之役、衆心不一、忠勇如瓜生、亦墮賊計中、新田氏雖忠、安能驅之死地而無貳、故余嘗謂帝一許尊氏之降、而天下之事不可爲矣、雖然使帝專委新田氏以北國、則北國猶可定矣、今則不然、一旦危急、又促之來援、是亦苟安之計、而非所以待將士也、何則帝既使新田氏北征、將士固不能無恨、一旦促之南上、彼將謂向

也棄我、今也恃我、烏知他日之不復棄我哉、是其意不能無遲疑、故援兵淹滯於途、而男山陷矣、此非新田氏之罪也、嗚呼帝豈不知苟安之可愧乎、唯其宴安於前、故不得不苟安於後、而帝又不自知其患之至此、惜哉、

帝崩、衆情沮敗、皆無守心、宗信入朝、勵衆曰、先帝臨崩、勅翼幼主討逆賊、遺命在耳、豈可遽懷離散、夫周文沒而有武王、漢高殂而有文帝、吾國獨不及乎、方今四方官軍、如上野有新田義興、武藏有新田義宗、越前有脇屋義助、義治、其餘支族江田、大館、里見、鳥山、田中、羽河、山名、桃井、額田、一井、金井、堤、青龍寺、小守澤等、據有國郡者、凡四百餘人、加之筑紫有菊池、松浦、草野、山鹿、土肥、赤星、四國有土居、得能、江田、羽床、淡路有阿間、志知、安藝有有井、石見有三角、成合、出雲伯耆有名和、備後有櫻山、備前有今木、大富、和田、兒島、播磨有吉川、河內有和田、楠木、橋本、福塚、大和有三輪

西阿、眞木、寶珠丸、紀伊有湯淺、山本、井遠、加藤、遠江有井伊、介、美濃有根尾、尾張有熱田大宮司、越前有小國、池、風間、根津、大田、近江有儀俄、高山、野村、熊谷、山徒有南岸圓宗院、此皆忠義金石、不以安危易節者、而行宮則宗信雖駑、亦能扞衛、請奉太子即位、宜速頒遺詔於諸國矣、適楠木正行、和田正武帥兵二千入衛、衆心賴以安、尋頒遺詔四方義旅、十八日、上皇頒東寺佛舍利於六十六國、各二粒、付料所以建塔、曰安國寺、足利尊氏以直義處事公正、自謂無能及、欲讓政權、直義固辭而止、從是委任無復所問、嘗謂曰、卿負天下之望、宜自宜也、勿耽逸遊、惟賞花觀楓以養志、庶衆士歸心、可爲朝家之護矣、直義因奏上皇、勅此塔以禱能盡其任於諸國云、是日、尊氏遣桃井兵部大輔戍吉野通路、十九日、畠山直顯迫高城、志賀宗雄率先、破後門入、城兵拒射、傷其頸、二十日、金屋經氏與播磨賊戰於志武禮、二十四日、上皇文殿庭中、議

先帝喪、二十六日、先帝訃至鎌倉、畠山直顯分大森覺心及志賀宗雄部兵、赴大隅、攻財部城、土持宣榮、禰寢清道、池端清種、重久重兼及宗雄等、迫高城、二十七日、財部城陷、高城孤立、旦暮將陷、肝付兼重欲自殺、肥前早湊福島地頭江田家房與子家定、俱在城中、家定謂兼重曰、吾死誑敵、君爲後圖、乃自呼兼重、伏刄死、兼重逃、江田素有名、木前肥後恐敵迹之、又詐呼家定而自殺、兼重乘間、得走笠野、乃入高山城、直顯遂拔高城、擒兼重子金王丸等、二十八日、高師秋等募伊勢兵、圍神山城、潮田朝景等拒戰、尊氏得先帝訃、以奏上皇、撿非違使別當日野資明傳旨曰、崇德後鳥羽兩喪、皆不停訟、當從其例也、尊氏奏曰、臣則有所思也、乃停訟二七日、公卿僉議曰、先帝自逃安比遐主哉、晦、上皇停文殿政七日、是月、一色範氏徵橘薩摩等兵、自將擊官軍、九月朔、赤松則祐率坊河原二郎、島津忠兼等、攻丹生寺官軍於楡谷城、不克、退屯、

山田、四日、地震、五日、光明院避方忌於持明院殿、七日、還宮、北朝議先帝喪、八日、光明院錫紵、服外祖父喪、輟朝過密五日、固關警固、六日而解、八日、高師冬發鎌倉、徵武相兵、會武藏村岡驛、進入下總、擊結城、山河、西明寺城、十一日、伊勢守護愛洲太郎左衛門尉等自神山城出、與高師秋戰於立利吸、准大臣親房遙聞神山捷報、令越後權守秀仲、馳書加藤十郎左衛門尉等、褒賞其功、十五日、得江賴員等攻淺宇津、官軍自路野寺岡二城赴救之、賴員等逆擊、燒路野寺城、親房聞高師冬將來侵、徵發常陸兵馬以備之、二十八日、令結城親朝曰、如聞天皇讓國、陸奧宮方乘運、而鎌倉凶徒將襲來、近者欲攻鎌倉、以諸城難委棄、猶且稽留、今彼來挑禍機、是可謂速靜謐之機也、其勉之、冬十月二日、上皇臨文殿、聽雜事、命行造宮御卜、三日、帝卽位於吉野行宮、時年十二、權大納言洞院實世、權中納言四條隆資、對掌機務、時軍國多故、行宮

湫隘、諸儀不行、僅遣使伊勢、奉幣太神宮、告卽位、且拜神器而止、四日、鎌倉大雷、上皇幸六條殿、臨長講堂供花會、因駐蹕焉、先是僧疎石夢、先帝爲比丘、乘鳳入龜山殿、踰月而崩、當此時、兵革結不解、諸國武士掠奪田園、朘削百姓、託名兵糧、實包攬自肥、飾五彩、列八珍、茶會酒宴、擁嬖妓、張田樂、奢侈自高、而天下飢饉、疫癘荐臻、民不聊生、疎石謂直義曰、天災不可以人力除也、嚮昔之夜、我夢如此、宜建伽藍、鎭其靈焉、直義然之、五日、按察使勸修寺經顯傳院宣於疎石、以龜山殿爲禪刹、尊氏造宮以追帝冥福、六日、上皇還宮、八日、與法皇俱詣梅尾高山寺、石見人內田工藤三郎據豐田城、十三日、上野賴兼率吉川經明等往攻之、高師冬謀以是月初、大擧侵常陸、鶴岡社僧修千返陀羅尼禱克捷、既而稽緩、二十二日、遂率矢部、矢野、大田別府徒、自並木渡、濟鬼怒川、二十三日、葬後醍醐天皇於吉野藏王堂塔尾、付最勝光院寶莊嚴院、

及三箇邑於東寺、名手莊於高野山、追薦帝之崩也、有吉房者、不勝悲慕、大葬既畢、薙髮號松翁、結廬陵側、晨夕拜掃不怠、後値秋夜月明、詠歌、伊麻波搦也、和須禮波豆倍岐、以爾之弊袁、遠毛比伊底與斗、須米流豆岐加奈、常與僧兼好叢遊、隱操不衰、又雜錄南山君臣事蹟一卷、曰吉野拾遺、又有粟田久盛者、自期植櫻花千株於陵傍、每歲滋植、後値其發、賦歌抒志、字倍於加波、古計能志太耳毛、美與之能農、美由支能阿斗袁、波奈耶能古佐牟、當是時、近衛少將中御門實寬鎭駒城、曰駒館、遣兵備折立渡、是日、逆戰不克、賊縱火民家、進迫駒城、戰於野口、二十五日、山河判官矢部定藤越一堀橋、迫城構射樓、二十七日、城兵踰塹衝陣、賊力拒却之、十一月七日、鎌倉鳴動、高師冬又攻駒城、一色範氏賜書薩摩、招河上家久曰、苟降、當請京領邑如故、是日、少貳賴尙又勸之曰、今方圖擊菊池黨、是發兵效功之時也、高師冬督衆急攻駒城、越陣既入、八日、山河、結城、矢部徒、迫高樓、破鹿柵、城兵盡力拒擊之、十三日、尾張宰

實等、以武藏兵會師冬軍、大掾高幹族秘所幹治守府中石岡城、師冬與書慰勉支吾官軍、二十日、光明院徙持明院殿、修繕土御門內裏、興福寺僧徒訴事、遷春日神木於移殿、二十三日、重遷金堂、二十六日、尊氏請臨心院大僧正經嚴爲導師、修曼佗羅供於三條坊門第等持院、追薦先帝百日忌辰、僧師練等與焉、集僧一千人、二十九日、駒城官軍出城、掩擊高師冬陣、矢部定藤等殊死拒戰、得不敗、十二月三日、土佐賊將率吉良中務丞、佐竹彥三郎、堅田經貞等、攻大高坂城、薄城樓戰、肥後人野上宗光、宮上賴次在脇屋義助軍、竊謀背叛、發覺、畑八郎、大澤彥五郎擊斬之、十日、由良光氏攻南江守城、得江賴員等來救、官軍遂却退、高師冬督衆戰於駒城、衆情睽離、稍稍引還、十三日、師冬乞鎌倉命、勵山內首藤時通等攻之、十七日、遺詔至脇屋義助陣、曰、先帝遺勅、眷卿殊渥、其軍國之事、便宜施行、先決後奏、一如義貞故事、二十日、得

江賴員等引兵攻越前二岡城、二十七日、北朝關白一條經通罷左大臣、以右大臣九條道教爲左大臣、內大臣鷹司師平爲右大臣、大納言堀河具親爲內大臣、是月、京師雨水銀、

興國元年庚辰、光明院曆應三年　春正月朔、帝在吉野行宮、土御門內裏修繕成、光明院還自持明院殿、六日、足利尊氏行評定始、足利氏評定始見于此、十三日、上皇文殿沙汰始、島津宗久攻澀谷相良等於平佐城、二十四日、落馬而死、初島津貞久有庶長子、曰賴久、分族爲川上氏、後娶大友親時女、生宗久及師氏氏久、及宗久死、使師久居碇山城、襲薩摩守護、氏久居鹿兒島城、襲大隅守護、島津從是分兩守護、小山朝氏數受淮大臣親房徵發、稽緩不至、於是親房命結城親朝收其邑在菊多莊者、移兵伐之、親朝方聚兵白川城、石堂義房聞之擊佐竹族、援助相馬親胤禦之、土佐官軍守大高坂城、守五旬矣、是日、新田綿打入道、金澤左近將監、土佐

權守、近藤四郎左衛門尉、和田孫四郎、有井又三郎、河間左近衛太郎、佐竹四郎左衛門、慶賀野又太郎、大野中村名主莊官等、率花園宮、以兵數十往救之、陣于潮江山、二十五日、守護率吉良中務丞、佐竹彥三郎、佐伯經貞等、犯其陣、殺傷互有、尋權律師某創大高坂松王丸田、以賞經貞等功、一色範氏之在九州、頻不得志、數請歸京、足利直義慰勉弗許、二月五日、範氏復遣代官智性具陣事情、寄書高師直、條列注進、請裁定、凡十八條、十六日、行宮有怪禽、夜出作鵺鳴、帝惡之、命衛士射、終不能中、會大館氏明自伊豫獻名鷹、勅四條隆資調養之、一日如皐放鷹、鷹忽逸入前林中、須臾捉一鳥、大如鶴、盤旋墜地、其狀羽毛皂黑、翼長七尺許、咸謂是蓋彌爲鵺鳴者也、乃挌殺之、怪遂絕矣、而鷹亦傷膽而死云、十九日、北朝敘日野行氏正三位、數日而死、初大學頭日野種範傳日野南家儒學、世掌內記官務、生子行氏及俊基、元弘之初、俊基

致命、行氏爲大學頭、留京師、近忠御氣、辭官家居、俊基之女辨內侍奉先帝於吉野、高師直聞其才色絕倫、意甚繾綣、及先帝崩、數寄書勸歸京、內侍弗答、師直貨賂行氏婢、令欺其母曰、內侍若還、吾必爲行氏請進其祿位、母大悅、遣侍婢梅枝往吉野、內侍覽祖母書、思慕不自勝、乃告暇與梅枝俱北還、師直遣卒要之、劫赴住吉、適帶刀楠木正行赴命行在、遇之於路、聞輿中婦人號泣、問知其狀、盡捕拿之、遂還內侍、具以聞、乃免梅枝逐還京師、斬其卒、帝詔即賜內侍正行、辭以歌、斗氏毛余理、奈賀良布倍玖毛、阿羅奴美能、加利能知岐利乎、以加傳牟須波牟、二十三日、勅付河內小高瀨莊於觀心寺、爲祈禱料、二十八日、尊氏朝上皇於持明院殿、是月、直義定圓覺寺制規七條、一曰、近者號一撰或門徒、集黨結徒、輒悖寺命、是俗家且誡之、況釋門乎、自今住持大衆有意見者、協和熟議、猶有不服、宜弱訴請裁、二曰、不照本願、不量寺祿、濫加僧衆、甚無謂、自今限三百名、漸減至額、而

止、三日、職人官撰補之、其未滿一囘者、不可勅名、啖察以下禁贅造、四日、莊吏宜爲住寺所管、協議撰補之、住持遷代不得濫改、動其有非違者、寺家裁斷、據官法處治之、五日、塔頭若有所望、宜帶關東註進、往請京師、不可私起土木、六日、不可內武器於寺中、如聞寮舍或隱之、宜差吏點撿、七日、行者人工、輒託寺警固、帶弓箭兵仗、挾勢敢行非法、淩蔑僧侶、宜嚴禁之、犯者捕致有司、是月、尊氏令高師泰擊東國、師泰乃赴遠江、攻井伊城陷之、既而宗良親王收餘衆、復據井伊城、三月二日、上皇幸伏見殿、三日、直義促島津貞久・伊作宗久等、發薩隅兵擊官軍、四日、北朝遷神鏡於別殿、修內侍所葺屋見、七日、吉見賴隆率得江賴員等、攻越前官軍於筋田城、明日、城兵邀擊之、賴隆退陣芝原口、新田禪師深江種長起兵筑前、燒深江片山村、據一貴寺山、十二日、少貳氏部下重富正高・松浦彌五郎等攻陷之、十四日、筋田城兵與吉見賴隆戰於

相槻渡、得江賴員・岡部六郎兵衛尉等奮鬪却之、京師鎌倉大霧、山不見、日色赤如血、自十二日至是日、二十二日、北朝文章博士監試、擬文章生、貢擧菅原氏蔭子蔭孫十一人、二十八日、大水、高師冬率山內首藤時通等、領兵下總駒城、夏四月三日、准大臣親房令越後權守秀仲貽書結城親朝曰、海道之事、廣橋經泰應與俱謀、一望卿戮力也、城中自去年已八閱月、猶無警固兵、防禦甚勞、然能攻伐、賊軍大衰、竟無增熾之勢、惟構壘自守、以其糧食頗豐、未遽易陷、官軍各守其城、兵無餘力、是以遲掃蕩之功矣、及今卿出兵狗那須、則賊必將倉皇退、不然則開海道而向武野、亦復爲上計、頃者田村鑿有所請、既命之、經泰請俱熟謀以表平生忠、也、親房之在小田城、或請聞官位昇進之次敍、時賊兵圍城、城中戰守忽劇、上下急遽、親房其羇寓隘中絕無一部載籍資檢閱、然以口授似聰說、乃執筆抄記、是春二月終成二卷以授之、或云、斯

書爲洞院實世、四條隆資二人著之、當時帝卽位行宮、每事草率、舊章多闕、親房遠在東陲、而憂其有曠廢、著斯書授之、正平初、姪顯統謄寫校正名曰職原抄、斯書述官職遷轉委曲、後世言官職者、據以爲準則、五日、一色範氏遣佐竹義尙、率深堀時通等兵擊筑後官軍、八日、尊氏詣石淸水宮、延元囘祿後此爲始、武家吏民驕橫、不遵尊氏命、輒動兵抗守護使節、劫略寺社及本所領、尊氏憂之、十五日、命五方引付嚴飭之、令奉行人躬帶文書稟告、以請其罪名二十一日、北朝始造曆應寺佛殿、尊氏付備後三谷西條充造營料、尋又付日向國富那賀山二莊、請疎石爲開山、二十五日、高師冬拔常陸二城、二十八日、改元、是月、准大臣親房遣兵擊宇都宮綱世、五月二日、北朝賜僧太古源日國禪師秋澗大法源禪師諡號、時文殿方勉政、以每月四九日聽斷庭中、四日、又商定雜訴法、傳奏寄人皆誓、乃頒行之、十日、地震、十九日、鎭守府將軍

北畠顯信赴鎭於白川城、石堂義房出兵遮之、顯信不得入府、退陣中途、結城親朝遣兵救之、高師冬頓兵駒城、衆心不競、稍稍引還、越年不拔、二十五日、留山內首藤時通・別府幸實・細野政義等、赴小田城、明日、矢部定藤・矢野壹岐守等薄城壁戰、不勝乃引兵去、二十七日、俄襲駒城、城兵救之、戰死者三十餘人、中御門實寬殊死而鬪、遂爲賊所擒、城陷、城兵力戰復之、二十八日、師冬入豐田郡、陷八町目、垣本・鷲宮・善光寺山四寨、縱火侵略、赴大生鄕、二十九日、攻飯沼寨、昏暮陷之、乃火營逃去、親房聞報乃謀遣兵進勦、赤松則村率廣峰貞長等軍柏尾谷、十餘旬于茲、六月五日進迫城、守將多田藏人據壁拒之、二十日、春日神木歸座、上皇尋下院宣、以楠葉關充春日社造營料、二十四日、諏訪大祝賴繼與北條時行俱據大德王寺城、二十六日、信濃守護小笠原貞宗發兵往攻之、北朝入神假殿成、行遷宮儀、秋七月朔、小笠原貞宗攻北

條時行於大德王寺城、戰於正門、赤松則村自柏尾引兵攻金谷
經氏鳥渡石柱本迫城、二日、廣峰貞長父子須賀院彈正左衛門、
英保彌五郎等、破外垣薄柵門、與城兵戰、七日、上皇與前右大臣
洞院公賢、權大納言冷泉公泰等、行詩連句管絃會、連句連歌也、
自鎌倉時、都鄙盛行、當此時、緇徒名人輩出、毎會延一人爲師、名
曰先達、於是漸與和歌分、連歌師誹歌人句曰歌連歌、歌人亦誹
連歌師歌曰連歌歌、京師僧善阿善連歌、門人救濟順覺信眼十
佛徒出、公卿武將頻爲會、連歌終行于世、八日、北朝內大臣兼右
近衛大將堀川具親罷、十一日、由良光氏自越前西方寺城引兵
攻木田城、吉見賴隆救之、戰於春日祠前、光氏引還、十三日、尊氏
兄弟詣曆應寺、行造營始、尊氏兄弟之刱此刹也、欲追東大寺之
例、而遵南禪寺之規、經畫甚盛、先是參議日野邦光爲石見國司、
新田義氏佐之、國人吉見高津、都野、周布、福谷、豐田徒附之、官軍

大競、上野賴兼禦戰甚力、發三井資基等兵、是日、軍圓瀧、直義以
熊谷直經爲使節、與早島田越中五郎俱嚴督石見安藝政、乃令
兩國諸關勘過勿滯、肥後筑後賊軍不競、一色範氏既決留計、於
是催發肥前兵、期八日集博多、十七日、自將南發、命雷山衆徒禱
捷、範氏轉戰入筑後、自豐島原進向竹野本莊、星野黑木徒據生
葉山險拒戰、踰月竟破之、範氏引還、十九日、北朝以權大納言兼
左近衛大將二條良基爲內大臣、大納言三條實忠兼右近衛大
將、實忠權大納言公茂之子也、是日、准大臣親房以二階堂時藤
關所岩瀨郡西方二十一鄕與結城親朝討賊、當此時、陸奧兵應
鎮守府、屯在溢江、謀攻松島、石堂義房偵知、命相馬親胤代官發
相馬族與佐脇孫次郎俱往擊之、自六月不雨、二十六日、直義命
園城寺嚴勢多警固、畑時能自湊城引兵、拔金津上野二城守之、
八月朔、斯波高經、吉見賴隆率天野得江諸氏兵攻復之、追至勝

蓮華宿、燒村落、三日、遂向三國湊、攻千手寺城、金持三郎兵衛爲
侍所、土田十郎左衛門尉爲軍奉行、得江賴員自城西踰壕奔埤
而入、天野部將石河賴景須賀隼人沼田與一等自正門進、短兵
接戰、卒陷之、大和服部族大谷彌太郎侵略鞆田莊、五日、北朝太
政官政始、紀伊國造天道根命之後也、神武帝以來、世不失職、奉
事日御前宮、其苗裔孫曰俊文、行在叙從三位、任刑部卿、前月告
老、傳職子親文、因北朝日野資明請命京師、是日、奏請下官符補
國造、尋親文上京謁見光明院、薩隅三條泰季軍大競、島津貞久
因請尊氏書、催發管內兵、執印元貞從天王寺軍、尊氏縱使還、元
貞爲菊池八代求麻多良諸氏所闌截、轉戰歸邑、與權執印俊正、
杉保末等俱會貞久軍大隅、禰寢族清增重種、清種等亦至、八日、
攻市來時家於市來城、降之、進攻伊集院一宇治城、當此時、肝付
兼重發高山兵赴鹿兒島、助中村秀純俱據東福寺城、矢上高純

據催馬樂城、聲勢相援、貞久因駐營伊集院、謀分兵攻之、十一日、
遣俊正於阿多郡、警固池邊城、亢旱始雨、法隆寺爲延年舞於龍
田祠慶之、盜竊石清水宮神鏡、數日弃在左女牛若宮庭、鏡刱建
時僧行教所鑄也、是日、北朝遣前右大臣久我長通檢之、明日安
正殿、十二日、島津貞久遣弟佐多師忠率禰寢清增重種清種等
攻東福寺城、肝付兼重中村重純拒之、十三日、上野賴兼自圓瀧
遣兵、圍工藤三郎於豐田城、十五日、島津貞久遣弟樺山資久北
鄉資忠攻催馬樂城、矢上高純拒之、從是鹿兒島兩城據險禦戰、
踰年不已、十七日、上皇賜院宣於尊氏、以丹波弓削莊爲曆應寺
造營料、初越前足羽莊爲一條家邑、以但馬人朝倉廣景爲代官、
來居北莊黑丸、薙髮稱黑丸覺性、脇屋義助陷而據之、斯波高經、
吉見賴隆既陷三國湊、於是引兵而南、金持三郎左衛門尉爲高
經軍監、石川賴景高田彌次郎土田按察房等屬之、攻黑丸、土田

十郎右衛門尉爲賴隆軍監、得江賴貝等屬之、作對城於藤島內丸岡、城兵開門邀擊、高經軍勢甚銳、賴景等赴救之、城兵退入城、力拒數日、十八日、石見國司日野邦光與新田義氏、吉見賴基、高津與次、都野神主某、周布兼茂、三隅信性等、俱救豐田城、夜襲平子親重小山陣、親重與族弘貝重嗣力戰、擒高津次郎三郎、明日、賴兼督軍攻豐田正門、三井資基奮戰、聞小山急、乃引兵赴之、援親重等、由山路縱擊邦光等、邦光等不克引還、高師冬爲鎌倉執事、欲再擧攻駒城、屬鶴岡祠修管絃講、禱捷、從是遂爲恒例、高師泰等攻井伊城、城甚固、高義胤等奮戰、自春至秋未得退、仁木義長爲遠江守護、戮力攻擊、二十四日、乘夜襲擊之、肥後人詫摩之親等奮進、縱火燒城、大平城陷、薩摩鹿兒島戰方急、權執印俊正塞池邊城、官軍在觀音寺者、出刈其稻、俊正往爭因與之戰、斯波高經自黑丸引兵入丹生郡、九月十二日、陣氏家岡、明日進擊府

中陷之、又明日遣石河賴景等攻妙法寺城、至山麓燒千伏民家、十七日、光明院避方忌於持明院殿、脇屋義助陣平貫、督諸將拒賊軍、大鹽妙法寺松鼻諸城固守、二十二日、斯波高經、吉見賴隆合兵乘夜襲大鹽、燒山麓家、遂陷之、明日妙法寺松鼻陷、敵中皆不守、義助拔營而退、井伊城之陷也、三河人足助重春數遣使迎宗良親王、親王猶豫不決、是月、越宇津山東奔于駿河、佐佐木高氏負功豪縱、子秀綱爲大夫判官、參文殿政、冬十月七日、高氏放鷹西郊、方還遣奴折妙法院楓樹枝、院主亮性法親王令人呵止、奴大倨弄、更折巨枝、宿直僧倶撻而逐之、高氏怒曰、何者門主敢爾辱人、即夜與子秀綱率三百人、縱火燒院、院衆狼狽、悉被捕縛斬傷、法親王跣足僅免、弟子亮仁法親王匿床下、秀綱引出撻之、尊氏大驚爲停聽訟、武田直信發安藝兵渡海攻伊豫、十日、一條貞光、秋山信時等舟師上久津名島、伊豫軍邀擊、射傷吉河氏將

河內道亮等、石見上野賴兼既却日野邦光軍、陣于豐田原、尋陣隅河、攻擊豐田城、城兵力拒兩月、賴兼絕水道困之、十五日、城遂陷、斯波高經、吉見賴隆既克府中、十九日、引兵攻畑城、力戰累日、奪第一第二柵、燒山麓塞、二十三日、上野賴兼自豐田引兵陣於須子原、攻高津城、自開住西阿之起、興福寺邑爲其所侵略、興福寺丞促京師、急擊却之、尊氏不肯濟師、僧徒怒其緩怠、二十四日、移春日神木於木津、一乘院僧正覺實辭寺務、北朝爲停文殿政、叡山僧徒亦聞佐佐木高氏父子燒妙法院、咸憤怒、抗疏罪狀曰、道譽秀綱暴行匪啻、燒佛像佛典、敢蔑帝枝帝葉、辜重於五逆、科越于八虐、昔當建久則定綱定重殺神人而流斬、文曆則高信傷神人而遠竄、典型可尋、近在渠祖、請捕道譽等、致山門甘心、二十六日、尊氏處高氏父子於流、僧徒不服、胥謂定綱殺一神人、猶捕定重致山門、斬之野洲河原矣、今彼辱座主、此安得慰衆憤哉、高

氏等之就流不甚戒愼、如遊行者、家臣祖從三百餘人、以日吉神愛猿、咸用猿皮纏腰覆頰、至國分寺憩舍、盛張辭妓供帳、山門益怒謀擁神輿入京、斯波高經、吉見賴隆急攻畑城、沼田太郎、金持三郎左衛門尉爲待所、約束得江賴貝等力戰、畑時能毀城拒擊八晝夜、力屈二十七日納降、高經等命毀城廓、乃遣兵攻絲崎城、城兵出降、樺山資久、本鄉資忠圍祢馬樂城、五旬不克、十一月八日、權執印俊正等率兵會之、城對壘于城北攻之、二十日、北朝贈宗源雙峰禪師號、高師冬復攻駒城、諸城多應者、准大臣親房分兵勵之、所至摧破、殺傷甚多、於是合兵救駒城、戰方急、二十一日、馳使結城親朝曰、宜乘此機卿出兵略那須鹽谷、賊必困矣、薦親朝爲修理大夫、十二月六日、肝付兼重、中村秀純乘夜與佐多師忠戰于東福寺城下、短兵相接、殺傷相當、禰寢重種等負創而退、少貳賴尚侵略肥後、招誘球摩諸族、相良賴廣子定賴竊應之、分

兵警固永吉莊木枝山田諸所、多頁木經賴與祐長等謀、擊賴尙、賴尙謀知、十日、移晉定賴備之、十三日、北朝以叡山沸起、下符於刑部省、除佐佐木秀綱名籍、位記、下左京職、流陸奧、嫌高氏與尊氏同稱、改名重方、流出羽、命國司路次給食漆具馬三疋遞致之、明年高氏等赦還、先是尊氏以興福寺迫請、趣細川顯氏往平大和、顯氏駐軍八幡、不進、僧徒益怒、十四日、移神木入宇治、明日上皇詣長講堂、行五日供花、藤原氏公卿皆回避不出、僧徒謀擁神木入京、十七日、尊氏得報、欲遣兵拒却之、上皇使侍從四條隆蔭止之、僧徒議入神木於長講堂、十八日、藤氏長者一條經通遣使曰、宜入吉田宮弘誓院、不聽、上皇使隆蔭諭曰、顯氏將進、少停入京、否者神木入法成寺爲例、而今已亡、則吉田宮有緣由、宜移此、卽欲入六條殿、是後白河院所崩、有御影堂、宜急避、且爲仙洞、何不斟酌乎、僧徒不奉旨、十九日、隆蔭遣使以聞、且報神木既發、上

皇遽欲還、鬨鼓噪譁、檢非違使別當日野資明倉皇出就神木供奉、惟中院通冬、高階雅仲從耳、酉牌入持明院殿、外間喧傳、神木入京、使北面康兼往視、還報曰、已入六條殿、遣北面促足利直義、衛禁裏仙洞、直義稽緩、上皇出御于庭、積雪猶存、敷紫端帖爲席、前右大臣久我長通等馳至、神木未安、則上皇不當入宮、乃遣北面往覘、報之、夜雪頻下、上皇避雪常宮簷下、困甚、僧徒驕橫率是類也、尋顯氏軍奈良、島津貞久領鹿兒島軍中疲倦、留部將稍稍還去、禁之不已、貞久下令、限七日內、盡會陣營、猶不至者、錄進其名、當是時、肥後南境官軍亦强、二十日、擊少貳賴尙於小島、宇治惟澄遣兵援之、戰白石、治部法橋死之、二十七日、北朝以前右大臣久我長通爲太政大臣、是歲、准大臣親房上神皇正統記、初尊氏擁立北主、以規避已罪名、其狡猾詭譎之計、頗足誑惑世人所向背焉、是以親房深懼衆庶誤正僞之辨、失去就之方、上推本於

天祖建國之始、下訖延元元年、以神器所在、明大統所歸、以爲還述本意、故書中稱北主、以僞議論純正、褒貶的確、世謂春秋微旨云、

二年辛巳、（光明院曆應四年）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十三日、石堂義房擊官軍、命佐藤性妙等戍岩切城、十四日、北朝前關白左大臣二條師忠死、二十日、以越中東條莊地頭職賜瀧口義弘、賞其功、足利直義命佐佐木貞氏發族人兵、援細川顯氏、往擊開住西阿、二十二日、北朝關白一條經通以祖忠實基房、冬平營所、授白河後鳥羽後醍醐帝除目秘事、授光明院、二十九日、吉見賴隆率得江賴貝等、攻蒲波脇本大鹽三壘、二峰城官軍遣兵襲八王子城、賴隆聞之、遣長井土田二將與賴貝等俱往救、晦、二寨軍燒袂生而進、戰於八王子、不虞援兵、遂敗而退、入保二寨、二月六日、越前軍再進屯杣山、構壘迫吉見賴隆軍、長井土田與得江徒來戰、官軍不

利、夜拔壘退、八日、上皇以最勝光院執務職、並備中新見、肥後神倉兩莊、寄附石清水護國寺、十日、足利直義詣石清水宮、十二日、朝上皇宮、十七日、樺山資忠、北鄉資久復攻催馬樂城、十八日、北朝後嵯峨帝國忌、赦、二十二日、後鳥羽帝國忌、又赦、尊氏促細川顯氏急攻開住西阿、二十八日、顯氏發奈良、竈口、和泉守護代都筑二郎率田代了賢、天野遠政、秋山孫七、谷三郎等、都筑四郎率豐島十郎、渡遊實等屬焉、明日取安部山、進攻西阿、軍奄至、了賢等力戰、右近衛中將中院某率師往督越前軍、三月二日、令其屬行貞移書招得江賴貝等、十日、尊氏改仁政內談曰舊法文券、已發下地未授者、不依德政、因付內談、自今宜付引付、十三日、幸伊賀拜敢國神祠、奏樂禱祀、進神正一位、授神官友勝從五位下、是日、北朝後白河帝國忌、赦、京師少康、武人驕縱不檢束、輙使酒陵轢人、高師直兄弟最橫、高時茂、高橋成時、源行康詣嵯峨大念

佛、還過二一條大岸白拍子家飮、與師直族大平某昕諍、成時爲某所殺、大宿衆亦與梶井宮僕鬪爭、山門徒馳集梶井宮、至曉喧擾、公家驚駭、開住西阿據河合城、十四日、細川顯氏督衆攻之、田代了賢等攻城南土塀、十五日、都築次郎以和泉田代俣野、下村諸氏兵薄壕緣、城兵射傷了賢等、擲石拒之、天野遠政、渡邊實等、斫東柵薄壕塹、城兵劇戰、入夜不休、賊終引還、二十三日、夜京師火、自西條延及室町烏丸、二十四日、鹽冶高貞自京師逃還、足利氏將士大驚、初後醍醐帝賜宮人于高貞、高師直見其有姿色、數挑之、不從、遂欲殺高貞奪之、誣以謀叛、高貞計不能免、欲據國而拒、率其族三十餘人、佯爲遊獵、乘曉而出、別使八幡六郎某、山城守宗村等二十餘人護妻孥、皆間道奔還出雲、高貞弟貞泰告之師直、師直怒曰、恨不早發、失此尤物也、卽告尊氏、遣桃井直常、大平義高、山名時氏及子師義、分道追之、且囑曰、必生致其妻、時氏不

還家、取師直從者鎧擐之、直常義尙急馳及其妻孥於播磨陰山、六郎等匿子女於民屋、還鬪、殺傷數十人、直常等兵士競至圍之、令衆曰、雖獲高貞、而失其婦、非執事之意也、六郎聞之、使宗村先殺高貞妻子、佯稱高貞、與衆拒戰數刻、乃放火民家、相偕自殺、直常等視焚骸以爲高貞信死、引還、時氏師義追高貞至山崎、有一人自後呼曰、吾執事使也、卿等宜暫留、衆按轡而待、復呼曰、吾疾走喘甚、卿等來而聞命、時氏父子下馬、遣數騎問之、其人笑曰、吾實鹽冶氏之兵來海五郎也、適以在外、不得從主、今來死于此、欲以報地下耳、直進奮鬪、傷數人而自殺、由是高貞得逸去、日暮時氏宿湊川、師義年甫十四、謂從士曰、彼晝夜兼行、追者安待天明、我欲侵夜尾之、騎健馬者來、輒不告時氏而發、小林重長等十二騎從之、馳十六里、曉及于播磨賀古川、高貞弟六郎自稱高貞、率左右六人隔岸射拒之、師義直進手斬六郎、悉殺餘兵、師義復進、

高貞弟某率從兵三人拒鬪、師義又斬之、高貞遂脫還出雲、師義以馬乏不可馳、因留俟時氏、至時氏等至、令國中曰、高貞謀叛、能殺之者、破格賞之、於是親族離心、謀殺之、高貞散遣從騎、撿要害地、獨與木村兼綱走佐佐布山、比至宍道鄕、有一卒來告、小君既爲追兵所殺、言終自殺、高貞乃罵曰、老革師直、我必報汝、割服而死、兼綱斬其首瘞之泥中、亦潰腹抱高貞骸而死、時氏兵認其足跡、獲高貞首、傳之京師、高貞有二子、從母出走、長子與母同死于陰山、八幡六郎寬次子竊託路傍僧、俾攜至出雲、旣長便弓馬、依佐佐木氏、顯京人呼爲出雲殿、是日、以美濃大榑莊地頭職、賜二見淨蓮如故、是春、宗良親王駐蹕越後寺泊擊賊、夏四月三日、開住西阿與細川顯氏又戰於河合城、五日、上皇命尊胤法親王修五壇法於持明院殿、七日、以禱奈良戰勝、八日、賜越中石瀨保地頭職於成田宗親、賞戰功、使愛洲憲俊領播磨高田莊領家職、紀

伊南部高山阿波秋月等地頭職、尋爲熊野河內警固、並如先帝時、十一日、慈道法親王薨、十二日、開住西阿襲細川顯氏軍石川太郞南部駿河守、田代了賢等逆戰卻之、十六日、西阿出河合城而戰、射傷天野遠繼等、顯氏退休兵兩日、乘夜攻陷之、西阿集兵復之、拒戰不屈、顯氏勵衆旬日、三迫城門、盡爲城兵所敗、竟月不能陷、越前官軍猶盛、斯波高經盡力攻守、於是諸國徵發峻酷、若狹守護所課糧役、而及太良莊、督促急、莊爲東寺領、訴其非法、十八日、守護斯波時家命禁之、肝付兼重、中村高純據東福寺城、與佐多師忠相持、師忠以和泉爾寢兵攻戰八月、不得拔、二十六日、師忠悉衆急迫城、遂陷之、兼重走保尾頸、與中村秀純合、師忠進攻蹄、日又陷兼重秀純逃尾頸、卽濱崎城、既而島津貞久使子氏久、守東福寺城、秀純族覺純守尾頸、是月、復守治惟時肥後上使、如先帝勅、幷許族人從士本領賞功等、一依惟時所請、閏四月、准

大臣親房、令刑部少輔秀仲、遞寄書慰勉曰、坂東奥州戡定在近、賊圖來襲、我應援已足、宜爲禱克捷、以勵其功、中院中將之督越前軍也、招得江頼員等、不背應命、於是吉見頼隆又率頼員等、攻脇本大鹽兩壘、燒其民家、四日、進攻二峯城、戰其山麓、燒民家、七日、大和官軍據石原田險要、以援河合城、細川顯氏遣天野遠政等往攻、生擒二十、以致京師、乃斬首、懸六條河原、都築次郎等攻城西壕、城兵射傷田代三位房、大島政宗等、佐多師忠自東福寺引兵、助樺山北鄉軍、攻矢上忠純於催馬樂城、忠純拒戰旬餘、敵極力攻擊、十六日、遂陷之、薩摩官軍猶盛、南郡過半應之、山田忠能繕修和田城、以爲禦備、父道慶淹滯在京、國情不通、聞其亂遽難靜定、告暇欲歸、不得、會奈良軍興、亦其勢將亘久、人心皇皇、託修驗僧寄書忠能曰、京師幸康安、將及秋歸、且修城待之、與伊作氏諧謀、勿懈守備、旣而干戈連結、至秋不熄、牛屎元貞欲東、不得

而止、吉見頼隆悉衆攻二峯城、城兵扼險扞拒、十八日、戰於山麓、賊不得進、相持數日、十九日、細川顯氏陷河合城、西阿入保開住城、二十五日、二峯城兵猝出衝吉見頼隆陣、頼隆縱兵力戰、城兵却走、入城固守、五月二日、細川顯氏攻開住城、和泉兵薄東壕塀、城兵射拒之、常陸官軍方強、鎌倉物情恟懼甚、一夕相驚曰、本馬澁谷族、自薗澤襲來、鎌倉警戒、尋知訛傳乃安、當此時、結城親朝數誘常陸多珂郡義徒大家員成等、據其地要害、致使小田城請曰、願得下賜錦製御旗、欲親朝援至揚之、自三方夾擊賊醜、准大臣親房乃從請與御旗、且命曰、近日顯時將出兵、若等候之、當速來會、四日、親房馳使親朝曰、那珂起兵、尤得機會、宜速戮力濟功、勿誤期、高師冬屯瓜連城、徵集別府幸實等兵、自備薩摩澁谷族重棟信政構隙、五日、重棟遣子重春、與車內西岡徒俱夜襲祁答院、燒信政東鄉長野宅、因與其徒鬪、掠略而去、十日、河內守楠木

正行修仁王經法於雄德山祠、寫此納庫、禱曰、自先帝崩、朝憲頽衰、如冰向陽、如水就卑、臣等數承勅旨、撫龍鬚履虎尾、莫不冷胸、不欲苟免、亦奈衰運、自知人力難能挽回、因有此舉、仰冀神明照誠、速復太平、永安宸襟、十四日、越前官軍自二峯城出、攻入王子、以擾賊背、吉見頼隆引兵救之、得江頼員等自袄生城赴援、因擊官軍卻之、二十七日、細川顯氏乘夜破開住城、入三輪、西阿保其南遁城、城兵拒戰、二十八日、以和泉莊領家職替廝生莊、賜丹生社、二十九日、足利直義命少貳頼尙、以豐前闕所地三百貫付天目寺料、寺者六十六寺之一也、晦、敕徵熊野小山淨圓等、以六月二十日會軍、救開住城、上杉憲顯擊官軍於越後、頻勝之、陷數城、斬首三百餘、衆潰散、有降者、六月七日、越後捷報至鎌倉、當此時、宗良親王在越後、中院中將在越前、三越官軍猶多、北畠氏方總東國軍事、鎌倉警戒方嚴、十日、武藏三郎謀襲鎌倉、武藏守護發

覺、乃捕之、其黨猶聚府中、以明日舉事、守護遣兵悉捕之、高師冬自瓜連城還軍、攻小田本營、移檄大掾高幹、發兵攻志筑城、絕其援路、十三日、高幹率族人稅所幹治等發、與小田族戰於志筑、明日、師冬入方穗莊、構營玉取、十四日、以越中上津見保賜瀧口藏人、賞其功、光明院賜舍利二粒於尊氏、尊氏乃建其殿於第、十五日、與直義俱莅、使僧疎石落慶之、先帝之以懷良親王爲征西大將軍、董九州軍事也、由事故未果行、旣而抵讚岐、勘解由次官五條頼元發令旨於宇治惟時等、以舟師迎於伊豫、尋又稽留、興國初、頼元等奉之就鎮、菊池武光迎入其城、宇都宮義綱等諸將屬焉、當此時、九州賞功久滯、宇治諸輩要請吉野、或遠遣使囑托北畠准大臣、衆情疑沮、於是議其處分、宇治惟澄有殊勳、欲得守當莊、十八日、頼元傳令旨許與之、爲其族將帥以勵功、九州官軍大振、一色範氏乃自將擊筑後、徵發肥前兵、限是月會軍、准大臣親

房經略東國、欲奉親王以託重、親房之妹侍護良親王、生大塔若
宮、先帝以爲猶子、立爲親王、名曰興良、親房以其有殊緣姻也、奏
吉野、請來鎭常陸、允之、是歲、興良入小田城、年甫九歲、於是高師
冬率武藏別府幸實及淺羽、玉井徒、自方穗莊進、攻小田城、城負
筑波山、師冬據寶篋峯、躡其背、親房遣兵逆拒、師冬兵甚寡弱、數
日按兵不進、待諸兵集、親房偵知其情、令刑部少輔秀仲馳書陸
奧、求結城親朝援曰、小田城安危、係于坂東安危、若小田一陷、則
東國官軍、一時解體、請來援勿稽緩、會顯信亦遣人乞援、欲攻復
國府、以其使同時並至、親朝謀慮迷惑、猶豫不決、二十三日、小田
城官軍出城擊賊、苦戰竟日、賊兵死傷千餘人、走寶對城、會日暮、
官軍亦收衆不追、二十四日、復出挑戰、賊懲前敗、不肯交戰、驅土
寇當之、於是官軍亦募土兵相鬪、以至昏黑、當是時、官軍毎戰輙
捷、兵氣頗旺、親房因欲進剿諸壘、又令秀仲促親朝曰、當今之時、

出兵躡賊後、必將猝動四方、賊甚懼、奧軍至陣中數驚、機不可失
也、當此時、陸奧介北畠顯信謀入府中、石堂義房禦之、顯信遣瀧
口公勝於白河乞師、親房聞之、恐爲誤機會、卽命親朝、令告常陸
戰狀而還公勝、使者四發、又促宇都宮兵、皆猶豫不至、二十五日、
吉見賴隆攻筑波杣山二城、城兵拒戰、夜竟陷、瓜生氏據杣山猶
義、拮据五年而滅、越前守重、加賀守照、不知所終、一井氏政自杣
山走平泉寺募援、僧徒不應、明日賴隆進攻大瀧城、力戰連日、先
是脇屋義助巡視鷲巢山、爲其險可據、使畑時能城而守之、氏政
率莊士十餘騎、白日過敵壘、而入鷲巢山、賊莫能支吾、二十八日、
天瀧城陷、二十九日、細川顯氏督都築次郎、鹿草小四郎等、乘夜
攻開住竹城、天野遠政等迫高櫓、踰南垣入城、兵力拒、傷堀縫宗
重、橫河經長、短兵薄擊、傷田代三位房等、賊燒高櫓、是月大旱、秋
七月朔、賜攝津賀茂地頭職於和佐千代鶴丸如故、小田族自志

筑城、縱兵擊大掾高幹軍、傷野中實安等、二日、細川顯氏急攻開
住逼城、三輪西阿夜潰圍、天野遠政等據營拒之、短兵搏擊、頗有
捕獲、西阿走戶賀間山城據之、三日、開地逼城陷、遠政等進攻戶
賀間、戰於東尾、渡邊實等拔安房、鶏、赤尾三城、逐開地生擒於京
師、乃斬以梟六條河原、西阿奉先帝勅、據開地城、屛輸吉野、四年
而陷、高師冬攻小田城、募兵不集、城兵擊之數勝、師冬不肯縱兵、
去輙出抄略、逐則據險固守、六日、北條遺族越後政繼爲武藏守
護所捕、七日、武藏入吉見賴武脫賊營、詣小田城歸順、師冬圖以
曠日彌久困官軍、益繕壘壁、堅守不戰、於是官軍諸將皆以謂、儻
不及今急破賊巢穴、則諸城逐日財食窮竭、後竟不當復爲也、因
相共合謀、八日、小田下妻關三城兵攻玉取、顯時別勒手兵、逼賊
背後、豫赴期向背挑戰、而賊復堅守不戰、官軍無獲、空手各引還、
是日、左京大夫菊池武重卒、武重治國嚴正有法、曾簡老成爲評

定衆、共議國政、其規約曰、群議不諧、莫用私意、專遵倫常、莫作虛
誕、晚頗通禪理、號歡喜居士、至是卒、准大臣親房令法眼宣宗馳
書結城親朝告賊情曰、少觀兵矢槪、亦足破賊膽矣、遂此機會、安
得晉過哉、十三日、顯時攻高師冬玉取營、別府幸實等邀戰若森
及北郡新城、新城不利、小田氏族岩間胤知、田野某等戰歿、先是
參議堀川具信出羽權守白河爲興等經略出羽、北朝以相馬親
胤爲出羽權守、自師冬再舉、其黨屯國界、禦官軍、常與往來絕、已
三月矣、國人反應、用伺城陷、是以賊徒橫國中、官軍各據城固守、
亦往往有力屈降敵者、獨爲興與河內城固守、賊盡率降人而南、
至是親朝使遠河內城、爲興大喜、是日復書、遣歸其使、親朝尋餽
茶具、信途爲師冬軍所奪、足利直義聞石見官軍强、命武田信武、
發安藝兵以援上野賴兼、信武乃會兵於大朝本莊而進、賴兼使
吉川經兼等、攻永安城、二十一日、信武進屯大椽、上皇之起禪刹

於龜山殿也、名曰曆應寺、是夏、尊氏夢見金龍其上、以奏、是日、上皇宣命更名曰天龍資聖禪寺、先是上皇以長講堂領弓削莊賜僧疎石、固辭、諭旨再三、是月遂受之、疎石徹過優渥如此、斯波高經、高師春、閒一井氏政入鷹巢城、日時能、驍勇氏政助之、不易制也、促軍急攻之、二十三日、吉見賴隆進營山下、明日城中出兵東攙、攻擊甚銳、得江賴員等殊死戰、亂箭雨注、負箭而退、二十四日、光明院以後伏見皇子尊省爲親王、入青蓮院受戒、尊圓法親王爲僧、更名尊道、居十樂院、二十九日、武田信武進軍奥原、備官軍來、八月四日、官軍據宇津木嶺、俯瞰賊陣、信武勵吉川逸見等奮關而上、官軍挫敗、賊卒奔嶺而據焉、河上孫三郎父子出河上城降、七日、上野賴兼進攻福屋城、城兵逆拒、阻三和田川、國人越生光氏等力戰破之、賴兼前行抵城下、明日信武自河上城來、合兵圍之、城兵扞禦、以竟歲、足利氏評定衆攝津親秀死、親秀爲掃部

頭、其祖少外記中原親盛爲大江廣元伯父、孫曰師員、爲大外記、兼攝津守、始仕鎌倉、定貞永式目、子孫稱攝津氏、世掌朝廷幕府文簿、親秀其曾孫也、島津族伊集院忠國據平城、復應官軍、島津貞久徵發薩摩兵、更檄大隅、期是月七日、會守護所、諸軍略集、十五日、自將攻一宇治城、拔之、忠國走據平城拒擊、明日貞久引兵入阿多郡、與鮫島氏戰、十九日、春日神木歸座、關白一條經通以下藤原氏公卿扈從甚盛、結城親朝遣僧道顯詣又遣僧惠觀到小田城謀事、二十三日、准大臣親房手書報之、戒應援無誤機、因遣歸惠觀、出羽官軍城守已久、堀川具信等危困甚、俄賊擧衆引兵去、具信喜曰、此天啓我運也、國中又相傳鎭西官軍頻捷、猶未知常陸勝敗、因遣僧白河、告出羽戰狀、並所餽茶爲賊所奪、惟書得達、以問東國形勢、二十二日、石見大多和城守將都野保通、邑智宗連出降、武田信武軍阿蘇族市下道惠叛附坂梨氏、俱據南

鄕城、二十七日、宇治惟澄率族人往攻、乘夜迫陣、既城兵拒擊、傷阿蘇品惟定、會豐後兵來援、惟澄與弟惟賢引兵、逆擊於路、因大戰、裂創替馬、所喪頗多、遂破之、斬首數十、南鄕城陷、道惠及阿蘇孫熊丸等六十餘人皆授首、坂梨宗喜請尊氏、立孫熊爲大宮司、因與惟時相爭六年、及死稱其遺命、立弟乙房、請左衛門尉師景、爲襲大宮司、延元初、惟定從惟時崎嶇坎軻、與俱歸國、是年喪父、惟時收父賞地、以與別人、惟定恨歎、是以又樹功、因自陳情、請復之如故、二十八日、島津貞久自阿多引兵入川邊郡、擊別府氏、戰於垣本城、是月、高師冬招致出羽賊黨、賊各解諸城圍、相率來集、石見福屋城受圍幷年、上野賴兼武田信武代兵攻擊、九月朔、信武使福島內藤二將督部下兵、戰於正門、中尾官軍繁射拒之、箭沒逸見有經鼻、鏃見其頰、旗手傷腰、猶能奮戰、福屋兼景及弟修理亮力竭納降、六日、常陸官軍復擊高師冬於玉取、立川別府徒

逆戰却之、賊攻小田城、是日又攻下妻等諸城、十二日、准大臣親房貽書結城親朝乞援、先是下妻等諸城亦受圍已數月、絕無應援、兵衆疲倦、戰守太苦、而親朝不察、以爲常陸官軍之城、其數亦不爲少、勢當以足支一二年、我徐窺賊有釁、諭下野同族小山朝鄕合兵擊之、則功業之成可必矣、是以雖親房數促援、未敢出兵也、十四日、足利直義遣佐佐木高氏擊伊勢、開神宮路、十六日、地震、高師冬兵稍振、收信太莊自領之、土人有屋代信經者、爲部屬、以其熟地理、師冬使之嚮導、遣別府幸實等侵入其莊、十七日、賊爭入信太莊、競相掠略、官軍守佐倉砦者、棄砦而逃、賊轉渡伊佐度、入東條莊、東條族叛降、先是龜谷城爲官軍所據、至是又攻陷之、仍留在東條間、悉逐官軍、馴馬砦亦陷、柚山大瀧諸城既陷、越前官軍不振、脇屋義助踰山走美濃、加賀江沼人山岸光義元弘以來徇義、及尊氏叛、提兵赴美濃、築根尾谷據之、於是迎入義助、

聚衆、土岐頼遠及頼康來攻、十八日、城陷、義助與從士十三人走尾張波津崎、波津崎熱田大宮司千秋季氏所築、小田治久覩官軍勢漸衰弱、稍懷攜貳、准大臣親房頗察之、益憂恢復不成、作書與結城親朝云、守城窘迫之狀、縷數告之、意已悉其詳、卿以謂可支一二年者、隔境懸想、或似有其理、然今日此地情勢太不然也、關伊佐下妻三城、猶或可支、其餘屬城、豈能耐久、長沼某既叛降賊、信太莊、佐倉砦、河内郡駟馬砦、官軍皆已棄去、小田治久所食之地、爲賊擣掠略盡、是以財力全屈、勢有難持久者、萬一治久叛去、則四方官軍瞻覩氣奪、莫復可爲者矣、今日成敗、唯有卿後援一著耳、若卿不能自離境遠出、使子姪輩率兵來援、亦可也、苟不然、則出兵東海道、及高野那須等地、以示出援之形、亦足以少助今日兵機也、卿設使出救援遲延十四五日、則城中必生變矣、朝鄉固黨賊、決無歸順之意、徒望其戮力、竟莫有立功之期焉、卿乃

待之、遷延日月、特非計之得者也、若卿而不援、有奉親王避鋭之計而已、事急、將奚報處置、故委曲言之、親朝不肯應、冬十月朔、以天野金剛寺爲勅願寺、脇屋義助在波津崎旬餘日、敗兵稍集、乃道伊賀伊勢詣行在、帝延見泣而勞之曰、卿北征數年、忠勳無比、今日相見、如魚得水、翌日加義助一級、拜刑部卿、族人從兵、授官賜物有差、權大納言洞院實世竊言曰、義助一敗越前、再敗美濃、窘蹙來投、宜粗撫慰之、而廷議厚賞、是何異乎維盛敗歸而加爵哉、權中納言四條隆資折之曰、義助之敗、固雖天未祐王室、抑亦朝廷處置失宜之所致、不得獨歸咎于彼也、古之命將、禮之甚重、其在軍也、事不從中制、專任責成、俾三軍之士、唯將令之聽、故能得克敵平國也、近日北國將士、不由大將而取裁於南山、南山臣僚、微勞必酬、唯恐不及、軍供告乏、不復暇給、甚則近臣指謂北軍戰勝之地、隨請隨予、將權以輕、士心以驕、而義助受其敗、豈其罪

哉、主上察之、乃有此命、猶秦穆勞孟明耳、子何失喻、實世不能答、嘗有牧童、造實世家告、晨如西郊、逢一僧、容貌枯悴、使致此書於君、書中繫歌、岐美加須牟、夜斗能阿多利遠、岐五美禮婆、牟加志耳奴頁須、嫦美牟米之牟天、其書宛然萬里小路藤房筆蹟、實世急令諸關物色之、竟不得、義助自越前至言、畑時能之城鷹巣也、按視地形、深入山中、有一僧栖于岩竇石上安佛經、就問之、僧更質時能名、徐曰、貧道東方人也、言訖惟讀經琅琅不敢言、其面酷肖藤房、云、義助乃與藤原行實急詣菴所、僧不復在、石上題歌、古五毛麻多、宇岐余能比斗能、登比久禮婆、牟羅山久其母耶、夜斗毛斗米五牟、亦爲藤房筆跡也、遍索竟不値云、奧州官軍欲救小田城、國人競起應其徵、發石堂義房聞之、率兵逆擊於三迫、六日、馳書相馬親胤等來援、十日、光明院遣兵部權大輔經隆、始行興福寺維摩會、十三日、上野賴兼遣吉川經兼等、往攻三隅族井村兼雄於小石見城、高師冬縱間誘小田治久、治久果潛通賊、准大臣親房覺之、二十

二日、將避小田城、又發書告結城親朝云、斯境危急、縷數言之、今城中果生變、是所謂進退維谷者、夫殺身以報先皇、固老臣之分耳、不足以爲難事、然身死之後、官軍喪魄、若恢復無期何、是所以不得不熟慮也、急遽斯不盡言、二十三日、屋代信經等攻信太莊高井城、縱火燒民舍、奧軍爲石堂義房所遮、不能救、脇屋義助之敗也、加賀能登越中若狹官軍失守、唯畑時能率二十七人守鷹巢城、斯波高經、及高師治將北陸道兵七千人攻之、鷹巢城峻峭不能輒上、乃對城作三十七壘、仰城攻戰、日夜不休、時能姪僧快舜善戰、家童惡八郎爲賴俠啓而有力、又畜一狗、名犬獅子、馴良警捷、能解人意、時能率快舜爲賴、乘夜出城、先遣狗覘賊動止、賊有備則狗一吠而出、無備則向時能掉尾、三人乃隨狗入壘、叫呼奮擊、出其不意、賊委甲仗走、時能每夜易術、遍襲諸壘、賊以爲患、密餉酒糧、請勿襲其壘、時上木家光叛在高經軍、軍中流言、家光

輸粟數百石、爲畑內應、又榜于高經營曰、欲打畑先斫上木、高經將士咸疑焉、家光恚耻、一日黎明率家族二百餘人、擁楯直進、諸軍謂彼知畑情、今急攻城、必將陷矣、勿使彼專功也、衆七千人躡險而登、城高十八町、已薄近三十步、城中寂無人聲、衆甚易之、兵已迫城、時能乃將快舜及爲頼、倜澤源藏人、長尾新左衛門、兒玉五郎左衛門、大呼突陣、賊兵披靡、聚于一隅、爲頼乘高連發木石、壓殺七十餘人、傷創不可勝計、時能乘機而進、縱橫奮擊、殺傷甚多、高經引卻、不復來戰、時能意謂今久相持、非謀之良者、更出奇致賊、決勝收所在爾、二十四日、因留二井氏政以守城、而身簡兵十六人、夜登伊地山、揚中黑旗以候賊至、高經聞之、謂是豐原平泉寺僧徒來援官軍也、親將騎三千急攻、時能鮮甲鐵馬躍出曰、畑將軍在此、高經陣動、時能與左右十六人馳騁鏖戰、高經軍敗濟川而走、時能聚其兵亡五人、餘咸重傷、快舜被七創即日死、時

能甲隙皆創、飛鏃沒肩、病三日死、時能體貌雄傑、志氣壯烈、長於謀略、多力善泅、嫺刺騎射、無不精妙、每戰未嘗敗、年甫十六、好角力、坂東無敵者、後家信濃、以漁獵爲生、自建武中從新田義貞力戰有功、至是死之、自是北國無復官軍矣、小田治久叛跡全露、二十五日、准大臣親房遣長沼宗俊於白河、告結城親朝以小田城危急、小田挾異圖、小山難恃之情、促其出師曰、苟濟此功、賞當從特典也、堀川具信欲破出羽賊而會陸奧、自提師而發、適積雪不可戰、駐師待春、亦馳書告延滯情、是月、官軍屢與屋代信經所率武藏賊兵戰于信太東條、十一月三日、大膳亮藤原兼隆與加藤定有俱據城與賊拒戰累日、北畠顯信將援小田、徵兵國中、官軍稍集、四日、石堂秀慶拒之三迫、六日、傳檄招相馬岩城等與黨與黨赴會、顯信不能出援、十日、治久稱有策講和、延賊入城、於是興良親王及顯時徙大寶城、親房徙關城、諸親信各分屬之、於是常

陸諸族向背紛紛、關宗祐從親房戮力守禦、逐城中疑懼者、下妻政泰尙少、族人欲和者稍稍而逃、伊達行朝據伊佐城、眞壁妙超據眞壁城、顯時部下據中郡西明寺城、與關大寶相呼應禦賊、關城西負毛野川、大寶東負蠶食川、挾湖水相對、伊佐在北、眞壁、中郡、西明寺聯綴西北、十二日、親房命刑部大輔秀仲報結城親朝曰、從關城之後、國人順逆始判、却得自安、惟驚遠人視聽以爲威耳、治久倦戰、因生此變、非有禍心、不必憂也、及今之時、展前日之策、其功可許矣、業已稽緩致變、若猶遲延、衆將沮喪、立義揚名、在此一舉、其勉之、十六日、治久將出降、豫約師冬處分、云食邑不削、官職如故、則從其招、師冬詐許之、十八日、治久出城詣玉取軍、見師冬、師冬負約、蠶食朝廷所命官職、復北條氏時所除宮內權少輔、而大削地、所食視舊不能十之一、至同族官職、一切停之、先是治久任左近衛少將、兼常陸介、及守護職、至是皆失之、治久大觖

望、然勢已至此、莫復若之何、怏怏從其驅役、於是師冬撤圍還玉取、是日、志筑亦降、大椽高幹軍、自光明院立、神宮路梗塞、不行神今食祭已五年、猶不通、十二月朔、關白一條經通奏、仍供忌火飯及贖物、從是沿成例、三日、高師冬發玉取赴關城、小田治久從之、行次村田、集兵五日、定部署爲三軍、五日、以越中大光寺地頭賜僧辨佑、賞其功、八日、高師冬進攻關大寶、使族三戶師親率大平、高橋及武藏兵、陣大寶南山、一軍陣北山、自將一軍攻關城正門、而斷兩城通路、是夜北畠顯信、一條具信等率城兵襲擊、大破之、殺傷無算、官軍大振、問俘虜曰、師冬逃赴伊佐、將走古河、適得大平氏兵、乃還謀再舉、是日、村田莊四保城主四保駿河守降賊、師冬盡奪其城邑、給之四方族越前守、以其與黨也、初親房之還關城也、師冬遣三村極樂寺僧圓琳城中、勸和親房、不答、當是時、關東地、官軍所守僅六城、常陸曰關、大寶、伊佐、眞壁、中郡、下野曰西

明寺、眞壁、眞壁法超守之、西明寺蓋益子氏族守之、於是親房與
書結城親朝曰、還兩城之後、告之一再、卿已有報、知卿悉之、初三
日、師冬驅治久等新附賊、抵村田莊、八日、進攻二城、官軍逆戰、頗
有敗退者、是日四保駿河守夫妻削髮、遣其子因幡守代已降賊、
先是人或謂、彼必不能全節、然當初彼託糧食婦女於大寶城中、
言四保不守、則當逃歸耳、已而至前月末、盡取移之其城、當時有
將士難之者、亦老夫不料其變操也、蓋諸方官軍之城、堅守不陷、
加之陸奧出援可必、則四保亦未至失大節矣、聞彼夫妻降賊之
後、不復干預世事、是猶似少有人心者、可憫惜哉、傳言師冬發使
陸奧、誘卿降、頃者彼搆講和一策、遣僧圓琳于城中、辨說百端、
然老夫不敢答也、由是觀之、其遣使陸奧、亦出於此計也、卿豫能
熟慮、待使至而答之、往日治久啗其甘言、遂陷狡計焉、近聞其奪
官削地、憂苦懊惱、然以勢既不得已、勉強供賊役使、是豈可不憫

笑耶、抑方今事勢、以卿所見、竟爲何如、願卿罄丹衷慮之、曩在小
田城、援戰屢捷、糧食未竭、特以後援不至、城中生變、今者關下妻
兩城、其主年齒皆未壯、且下妻部屬爭權不協、前日數輩出城叛
去、其餘亦猶各懷異議、但以有親王中將鎭之、未至激變也、然援
兵尙或遲引、則有復不可測者焉、關城宗祐以退老人、挺節不撓、
能扶其子周旋、兵食守備、可支月日、然亦有羽太輩、稍復叛去、伊
佐城、堅守無他、眞壁西明寺、亦執志不渝、而諸城皆既受圍、聲息
隔絕、恐不能終保全節也、要之非陸奧出援、則常陸諸城、決不能
奏掃蕩之功也、常陸諸城不能奏功、則雖陸奧、亦竟不能免其害、
焉、竊者卿每言、待四近平定、率兵赴援、卽如所言、所謂求諸枯魚
之肆也、夫賊黨以爲方今官軍諸城、無復有救援者、是以盤踞我
兩城間、橫塞策應之路、當是時苟出援兵西明寺伊佐等地、則賊
黨固恆怯、雖其兵騎僅二三百、彼必當散赴拒之、然則兩城亦得

脫其圍而應之、田村石川輩、嚮數約以前月來援、至今未果、卿能
趣彼輩、令將校統領來赴、亦未爲不可也、公義私情、唯卿是望、是
以不辭煩瀆、屢次言之、顧逆賊尊氏、背天違命、不得令終亦明矣、
昔者平將門爲張、猶以六年伏誅、方今逆亂、不竢明年蕩平、讖文
昭晰、亦奚容疑、今上出於陸奧、而昇天位、苟致治平、豈有遺勳舊
之理哉、況卿一門、元弘以來、建功積勞、無有過失、乃父禪門常所
自負、且禪門每言、足利氏源右大將時、管所許抗禮、爲結城氏子
孫者、不宜爲之臣、是一矣、吾家鎭守府將軍以來、奕世不墜弓箭
之界、不可與他怯弱族爲伍、是二矣、禪門每以是二事、誡子孫、卿
豈忘之邪、下妻卽大寶、禪門謂宗廣也、書至白河、親朝尙復不出
援、北朝寄附常陸國衙於東寺、爲修造料、二十四日、以攝津木工
本莊公文職、賜安滿明武、賞其功、弘安以來、與元絕不通、惟商船
相往來貿易耳、元翠岩徵山兩刹遭災再造、僧璨無文僧無準寄

書東福寺募緣、乃送巨材珍寶資焉、及建天龍寺、因欲募緣、足利
直義以謂此善隣之好機會、奏請通元、朝義不決、下問明經明法
兩道博士、各有異議、有範固執曰、無害、僧疎石亦勸之、遂從其說、
制可、二十五日、直義傳命天龍寺曰、宋船二艘、爲當寺造營要脚、
特許派遣、宜以明年秋放洋也、乃使僧至本往、不關貿易利損、準
錢五千貫爲額、號曰造天龍寺船、從是每年遣二船、元之交通復
始、二十六日、春日顯時乘夜襲賊營、武藏人別府幸實等苦戰却
之、二十七日、使熊野鵜殿莊司襲邑如故、建仁寺僧圓月好讀楊
子法言、嘗之宋而學、頗有述作、是年在鎌倉藤谷、著日本紀曰、我
先吳泰伯之後、故有姬氏國之稱、亦曰君子國、以此也、未成、北朝
議謂圓月私修國史、排神祇所以開造、漫稱出於異方人、其書不
可行、乃燒其草、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六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村上天皇二

興國三年（光明院康永元年）壬午、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十四日、准大臣親房遣成田某陸奥、趣北畠顯信結城親朝來援、刑部大輔秀仲亦與書親朝曰、世人傳言、今歲運屬天下一統、是衆人所遍知、莫復可容疑焉、然則貴門累世功績、播光華於海內者、其亦在今年歟、豈可不自重哉、抑出援之計、爾後有何頁策、關下妻兩城、忠義雖無他、不得外援、恐不能耐久也、賊搆營數所兩城間、以絕我應援、可通兩城聲息者、纔有大寶湖上航舟一路耳、伊佐、眞壁、中郡、西明寺抗節不撓、然特自守已、不遑策應、設令足下來援、更復曠日遲緩、則雖兩城、亦生不測之變、有不可思量者矣、爲今之謀者、

急出輕騎四五百、抵伊佐西明寺等地、示大援繼至之形、以破尫弱之賊、而後踵發全軍、與我兩城南北夾擊、是必勝之術也、足下欲坐待兵衆自至而來赴、徒延日月、則兩城氣索力竭、噬臍莫及、天下大事、誠在斯時、願足下決策赴援、二十六日、北朝關白一條經通罷、二十七日、北朝以左大臣九條通教爲關白、京師疾疫、人謂先帝作祟、當此時、足利直義久專天下政、高師直用事、威望益重、是月師直病發昏絕、諸將驚駭、爭候其門、兵士奔馳、於是直義病、上皇納告文於石清水、二月五日、師直令諸國守護禁地頭家人趨附三條第、並告少愈、是日釋奠爲停宴穩座、數日而得痊、鎌倉將修藥師供於鶴岡祠、聞報乃止、十二日、上野賴兼、武田信武自福屋城引兵攻小石見城、當是時、新田義氏爲石見大將、率周布城主左近將監等往救力戰、十七日、城兵力盡而降、夜井村兼雄等亦降、城竟陷、明日、賴兼信武移兵攻周布城、二十一日、進攻

三隅城、逸見有朝、及吉川氏部將須藤景成等、築對壘於大多和、鳥屋尾、矢原、與城兵戰、日夜無熄、踰月不拔、二十六日、上野賴兼令吉川經明、導安藝兵、入向井村、二十九日、北朝太政大臣久我長通罷、三月七日、上皇幸僧疎石西芳寺、足利尊氏、及勸修寺經顯、日野資明等皆會、上皇受疎石衣鉢、執弟子禮、九日、敕觀心寺領觀心寺莊領家職、石見三隅城守禦三旬、上野賴兼、武田信武攻擊益急、十七日夜、鳥屋尾城陷、尋大多和外城守將高津原孫三郎、波多野彥三郎、河越安藝守、德屋彥三郎降、賴兼使井尻四郎太郎等守鳥屋尾、駐軍月餘而引還、二十日、京師勘解由小路失火、延及法勝寺、上皇從公卿臨救之、火甚熾、金堂講堂九重塔等焚、金堂白河帝所剏、火及粟田口花山院莊、燬多寶塔、至山科熄、時陸奥國府爲賊所據、北畠顯信未能復之、石堂義房堅扼三迫拒顯信、二十四日、准大臣親房發使陸奥、乞援北畠顯信結城

親朝、與親朝書云、常陸官軍諸城、忠誠不衰、艱辛彌年、所憑者獨陸奥之援已、不及今援、則後雖百方費力、事不可爲也、如老夫一身之計、既付之天、棄生報先朝、固分當然、顧老夫亡後、不知天下之事竟若何也、且今上專依賴坂東將士、而親王亦在重圍中、恢復護持之責、悉皆一身所負荷、是以未敢斷然就死也、按聖德太子讖文、今歲膺凶賊殲滅、天下泰平之運、然圍城今日之勢、危如累卵、是以私心不能無所惑焉、但諦觀賊狀、其力亦易與、苟有後援、驅之幾非難事耳、是以客歲以來頻煩致書、而卿以謂守城之困、未至如書所言、優游以縻歲月、以故老夫亦不欲復言也、然付命待時、老夫苦衷、亦有諒之、聞其地戰屢捷、未能復國府歟、使往因聊言之、小田治久在賊營中、恨師冬待遇少恩、至是密通城中、約復歸順、而不果、然亦不敢爲賊出力、二十九日、北朝關白九條道教罷皇太子傅、以內大臣二條良基兼皇太子傅、是春、宗良親

王在越中名子浦、詠和歌百首、遂留至明年、夏四月朔、北畠顯信與結城親朝合兵、擊石堂義房戰於三迫、先是伊豫義徒奏請將帥、廷議使刑部卿脇屋義助往總督四國九國諸軍、而海陸皆敵、不可輙過、會備前人飽浦信胤馳使奏、臣方揚兵小豆島、摧挫賊鋒、以絕京師漕路、請遣大將赴上道、公卿悅曰、南路始開、是天助也、先是高師秋通右大臣菊亭兼季侍女信胤覘其有姿色、又因私焉、師秋不之覺、方赴伊勢、請挈偕行、侍女僞許之、退謂一老婆曰、嫗年老無子、克從我東下、老婆曰、諾、及夜師秋迎輿至、女使推老婆乘輿去、師秋大悅、直就途、至明、覘輿中老婆、大驚以爲狐狸、將挌殺之、老婆涕泣告狀乞哀、師秋怒見賣、馳還本所、索之已亡、執婢問訊、聞在信胤所、愈怒將攻之、信胤懼走備前、至是歸順、道路始通、二日、脇屋義助以兵五百發吉野、兒島高德、篠塚伊賀守從焉、四日、參議堀川具信自出羽遣使、與書結城親朝曰、常陸背

擊之策、請與奧州諸謀速斷行之、小田氏既爲反覆徒、縱令飜心、固非昔日之比、苟足下樹功、誰得與爭哉、聞治久革面復請降、其醜亦甚、善應寺長老往來通謀、幸爲致意、廣橋肥後權守禰有平海道之圖、後事如何、是時親朝助北畠顯信在三迫軍、七日、顯信與石堂義房戰、後屢戰遂敗之、義房棄城而走、官軍稍振、欲乘勢援常陸、謀之親朝、時尊氏遣書招親朝曰、降則土地官職如故、是以親朝思慮迷錯、不肯從顯信之計、而顯信亦不能來援、僧疎石說高師直曰、我祖師佛光、分骨與髮、賜如大尼、因爲建塔、在仁和寺正脈菴、區域廣濶、苟能起一刹以追其跡、吾不避持其事也、師直喜、乃建眞如寺、十五日、請上皇令疎石兼管寺事、二十二日、尊氏寄附近江栗津別莊於新羅社、社在園城寺、源賴義所崇信云、脇屋義助詣高野山禱三日、遂至田邊、簡點水師熊野別當湛譽、湯淺定佛、山本判官等、供給械仗糧食、乃航海抵淡路武島安間、

志知、小笠原諸族爭犒軍、進抵小豆島、飽浦信胤、梶原三郎備船艤送之、二十三日、至伊豫今張浦、營國分山、當此時國司四條有資、守護大館氏明、土居得能、土肥、河田、武市、日吉氏等大得聲援、官軍復振、賊望風棄十餘城而逃、山陽諸國大震、議者謂西南可復也、二十七日、北朝改元康永、大赦天下、復天下今年半稅、賜老人僧尼穀有差、二十八日、帝供寶珠一顆高野大師寶前、北朝前右大臣花山院家定死、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自督軍征薩摩大隅、中院法印、中納言中院義定、勘解由次官五條賴元、及子良氏等皆從、五月朔、舟師達薩摩津、初三條泰季之狥薩摩也、阿多族首應川邊、指宿、知覽、喜入、頴娃、谷山、別府等皆其門葉、薩摩山北略屬、其有谷山覺禪、及佛心方據千千輪城、尤稱富強、於是迎懷良、造宮德本以爲行營、伐島津貞久、三日、尊氏命鎭西將士、修理筑前石塔、北朝皇太子患痘瘡、四日、課朝官、建八萬四千基石塔

於河合河原、禱其平愈、五日、關城官軍與高師冬戰、結城親朝使至、報曰、奧州軍破三迫、敵將石堂義房逃走、多田入道逆欵將整師來援、城中跰躧、明日准大臣親房令答曰、賊絕通路、城中窮屈、待援甚切、宜速促裝、聞有僧淨覺者、自稱承勅、來爲處分、甚可疑也、東國之事、一切委任、不復降勅者、先帝之命也、是以各郡定奉行、以措置至今、安得遽有勅裁乎、此不知事情者所誤、不足信也已、當此時尊氏詭譎百端、誑惑官軍、自作書與親朝、勸其降、親朝不答、五月之季、復贈書曰、苟飜旗攻官軍、領邑官職一可無所改動、親朝及得書、稍有異心、七日、永福門院崩、河內交野八幡宮神人與守護細川顯氏爭事、擁神輿據社壇、八日、三條坊門第火、時京師數駭、人心不安、征西府謀大擧伐島津氏、馳令旨於宇治惟時及惟澄、約令背擊之、尋頴娃定澄擧族來會、谷山官軍益振、惟時族大兵衆、既受恩賞勅裁、意猶歉然、遣使諸方、資緣干請、意懷

首鼠、不肯趨命、十一日、刑部卿脇屋義助卒於伊豫國府、諸將秘不發喪、細川頼春諜知曰、時不可失矣、乃以兵七千發、將攻土肥三郎於河江城、初頼春來管阿讃土三國、並欲管伊豫、河野通盛子曰通朝、爭之、通朝在國襲職、與足利氏官吏疎、是以爲頼春所抑衡、擧族怨望、欲以干戈勝、因附官軍、得能氏嗣繼河野宗、改稱河野氏、固屬官軍、於是河野備後守、得能彈正、土居備中守等爲官軍心脊、乃推修理大夫金谷經氏爲將、發戰艦五百餘艘、浮海入備後鞆、以撓頼春謀、會備後安藝諸國賊船千餘艘亦至、遇於海上、大館氏明兵岡部出羽守帥千餘船深入、登賊船搏戰、賊皆巨艦、下瞰叢射、官軍以小舟旋繞苦戰、終日不解、適風暴起、賊船漂至伊豫、官軍漂而西、至夜風息、衆欲回舟、經氏不可曰、今脇屋殿下世、大事去矣、吾儕縱存、所濟幾何、惟有血戰決死爾、乃進船于備後、攻鞆城取之、據大可島、待飽浦氏兵、未至、賊兵三千來攻、

交戰旬日、互有勝負、會頼春已陷河江城、欲進攻氏明世田城、土居得能聞之曰、死則死於我國、乃棄大可島、還伊豫、集散兵、得二千餘人、頼春軍石鐵山下、布陣大保木天河寺、軍容甚壯、土居得能曰、死戰不如寡而精、乃選死士三百、皆書曼多羅爲號、擇凶日而發、出於千丈原、欲必獲頼春、頼春見官軍寡曰、是皆精鋭將逼我決死也、宜披而斃之、乃戒飾士卒、合衆爲三隊、親將其前隊、經氏馳突、頼春佯披避之、經氏又擊破一隊、進及第三隊、以爲頼春在焉、相搏交刺、殺七百餘人、搏擊十餘合、我兵亦多死、而終不能獲頼春也、經氏聚殘兵、土居通郷、得能彈正、日吉大藏、杉原與一等僅十七騎、延曰、不斬敵將、死亦何益、直衝賊陣、走備後、自是西南官軍不振、於是諸將大半死亡、將士相率叛降、十二日、關大寶城兵與高師冬戰、十七日、光明院省法皇於萩原殿、二十四日、高師重死、生師直師泰等、師直爲追薦眞如寺、二十五日、廣義門院

寄附美濃白金莊於清和院、以追薦今出川院冥福、朝廷之行九州諸將功賞也、宇治惟時欲得一條家邑在阿蘇者、遣使常陸、請託准大臣親房、親房令刑部大輔秀仲答曰、賞之不足、當有後命、一條氏雖不忠、執政采地不可收者、古之制也、因遣歸其使、時石堂義房方阻止奧軍於三迫、關城援絶、惟時之使又至、請託二子戰死賞地、蓋其使間關道路、九十餘日而得達常陸、二十六日、親房令報曰、足下平生之忠、今日之勳、足酬先帝之靈、固不慮不濟也、兩息死節、足下衷情、誰不嘆嗟哉、九州諸軍方壓賊兵、而今年膺一統之運、衆所謳歌、期會既至、誠致力之秋也、此地自去年六月、久與賊對戰、當速決雌雄、以奧軍將至、且稽緩數月待之、城池既險、糧食亦饒、雖亘歲月、不足憂也、奧州略定、石堂敗走、無所虞慮、諸國聞之競起、賊命已迫旦夕、足下亦宜奮立功也、坂東平定在近、欲克復鎌倉、而後命一介、且待焉、故兵部卿親王若宮、去年

夏來鎭此城、願請親王並奧州將軍克致祈禱也、六月二日、北朝改造東悲田院、自光明院立已七年、京師漸復舊觀、百度咸興、然伊勢路塞、不得奉幣神宮、以爲戚、去年促高師秋、佐佐木高氏破南郡開路、而未奏功、於是議留幣物於神祇官、以待靜謐、因欲行軒廊御卜以決之、事故累出、延遷不行、島津貞久徵稱執印比志島等兵、期十五日會白羽、以攻谷山、官軍先發、七日入鹿兒島、燒敵所據新福寺外城、縱兵敗之、多所殺傷、九日、戰於牛下、短兵迫擊、敵喪壯士六人、負傷無算、京師人心猶不安、梅尾僧房火、上皇幸六條殿而還、大判事中原明成父子遇於途、不下車、牛飼呵之、明成獨不肯下而過、皇威凌夷、率是類也、自征西宮至谷山、島津氏兵數挫衄、於是貞久自將、進軍谷山、薩日隅兵日集、十九日、官軍逆擊又大破之、貞久二子師久氏久皆傷、族人士卒負傷無算、官軍大振、二十日、定九州將士功、以阿蘇南鄕兩村賜宇治惟時、

領甲佐、健軍、郡浦三社邑、及薩摩守護、如故、以肥後隈牟田莊、大友氏泰闕所、及守富莊、賜宇治惟澄等、賞功有差、二十一日、高師冬督別府、淺羽、玉井、奈良諸氏兵、攻下妻城、城兵逆擊、別府幸實等中矢却走、初三隅信性之起義也、田村盛泰失來原鄕、會上野賴兼至、乃以兵屬之、而與官軍戰、已五年矣、及去年賴兼攻三隅城、盛泰築壘其邑、以扼守之、二十四日、官軍出兵入來原、盛泰逆戰不利、族貞盛死、布原爲氏中矢、乃退保其壘、從是相持十餘年不決、二十七日、島津族伊集院忠國舉族復應征西府、據城踞島津貞久後、二十九日、上皇置東寺權律師一員、得不經上奏補任其闕、以賞講堂仁王經法、是月、津輕岩楯領主曾我貞光、及族師助應尊氏命、攻南部政長、政長據七戶城拒之、賊强甚、城殆陷、政長身先士卒、奮鬪數十次、兵結幷年有餘、遂斬師助、殺獲甚多、勅賜刀及甲、賞其功、秋七月三日、法勝寺八講、東大興福兩寺以訴

事不至、北朝乃令天台兩寺行其法、六日、夜群盜結黨、留長井廣秀詣北野祠、謀襲其邸、而不遂、十三日、一色範氏徵肥前兵、自將擊筑後肥前、島津貞久自谷山敗還、令國人曰、近者號四國宮、逃來我南鄕、稱令旨以募兵、國中擾亂、方次千臺圖斃之、宜發兵來會、國人應者甚少、莫禰次郎先至、貞久大喜、於是伊集院氏復爲官軍、桑波多宗景、原田經道、光富道惠咸率兵會於谷山、十四日、穎娃定澄之兵亦至、軍容益盛、滿家院地頭島津實忠子久實、在滿家院、族家久在厚智城、皆棄城逃走、官軍進攻若松良意日置莊附之、殺獲甚多、石垣城主江田良心、及南鄕城將、望風悉潰、鹿兒島郡豪族矢上中村二氏、據城應官軍、薩摩山南無一賊城、十六日、北朝修後深草帝國忌赦、二十四日、上皇定沽價法、授尊氏行之、征西府將踰薩摩山攻島津貞久於千臺、馳書宇治惟時、令與八代氏協謀、率舟師急燒和泉山門、水俣諸城、潰其背、曰、九州

安否之決、在此一戰、今不戮力、復無機會可待矣、東鄕在國司徒皆約、山北啓戰、則必當應援背擊、今日之一擧、方擊肯綮、宜勿懈、惟時使適至谷山、乃復命言曰、此擧若蹉跌、其患必及肥後、背擊失期、大事將壞、故及今潰腹背、道鑑將狼狽也、薩摩大抵應命、待啓戰、欲內應者亦甚多、機會不可失也、初惟時之未蒙按堵綸旨也、累遣使常陸、請囑准大臣親房、親房令秀仲答曰、足下忠功擧世咸知之、惟宜奮圖蕩平也、坂東近狀、經前日報道、猶無異狀、欲待奧軍一擧進勦、是以稽緩、或恐遠人聞之生惑、然輕慓僨事無爲也、請且待之、近日近畿嘖嘖皆稱賊亡期已迫、天運將回、宜勸國人依義樹勳也、所囑三條宜無過慮、征西宮臨鎭、勘解由次官賴元輔佐業已承勅、惟宜和協順命、若生不和、其憂將及親王、朝廷不棄舊功、何慮讒人哉、是月、旱、八月五日、上皇命僧疎石、落慶八坂塔、島津貞久督促薩隅兵、至者甚鮮、情勢迫切、因期四日必

會、曰、若猶不至、必有悔焉、於是得杉、篠原、權執印、池端、禰寢諸氏兵而發、踰山入伊集院、戰於自在原而進、六日、向谷山陣、佐佐野木原官軍邀擊於中手尾崎、不利、明日大戰於谷山、貞久營在波平、谷山忠高之弟祐玄、勇敢有膂力、扼牟下險衝之、矢上忠純自催馬樂城來援、其勢强甚、篠原國道與戰敗死、貞久懸軍孤立、適姪忠氏發山北兵而至、則波平路已絕矣、衆震怖祐玄勇、不知所爲、忠氏沈思良久曰、吾寧單騎而往挑戰耳、乃伏兵靑屋松林、獨至祐玄陣曰、島津忠氏敢過也、祐玄呼曰、待之、安得徒過乎、忠氏曰、然、不必勞多兵、何不自出接、祐玄跳而出曰、刀刄無用耳、徒手相搏、忠氏卒伏祐玄而殺之、靑屋兵救之、血戰潰陣至波平、貞久喜曰、吾殆不免、忠氏因勸曰、鹿兒島道猶通、且退謀再擧耳、乃引兵而退、十二日、關城官軍與高師冬戰、十三日、上皇與廣義門院同車幸六條殿、遂幸伏見殿而還、島津貞久率禰寢池端氏兵、復

入伊集院、築對城以攻平城、自奧州三迫之捷、大寶城中待其援軍已十旬、而不至、糧食稍少、十八日、遣僧宣宗於白河乞糧、且令出兵擾那須、二十一日、春日社神殿柱、生金花銀花、北朝乃禱謝之、二十七日、北朝行內文請印政於太政官廳、是日、上皇爲伏見帝修八講於安樂光院、安樂光院、大藏卿源通基所刱建、名曰持明院殿、後高倉帝持明院氏之出也、因以爲宮、生後堀川帝、以是之由、後堀川帝禪位後、徙居是宮、因傳後深草帝之統、世爲仙洞、而號佛寺曰安樂光院、修累代國忌焉、後遂廢移泉涌寺側云、帝勅伊勢諸將、益修築城壘、以備賊軍侵軼、北朝以神宮路塞、祭典久闕、銳意恢復、遣仁木義長擊之、義長傳檄招致久原右馬允等、併力圍官軍田丸城、城受兵已數年、二十八日竟陷、於是數城連陷、神宮爲義長所取、愛洲宗實走保多氣城、自是皇威不及山田、北主遂廢朝廷所補神官一色範氏催促筑前肥前而龍造

寺家忠等不肯至、範氏因乞尊氏命、三十日、尊氏與書鎭西部屬、擊肥後筑後、是月、伊達行朝族、及河村六郎、田村莊司、石川、石橋、南部、滴石等與賊戰于斯波岩手兩郡、斬禪貫出羽守及其族、九月二日、尊氏寄附筑前赤坂等田二十六町於興國寺、寺六十六寺之一也、細川賴春圍大館氏明於世田城、先是城兵多從金谷經氏戰歿、加以糧竭、拒戰旬日、不可久守、三日、氏明帥親兵十七人、開門血戰、遂潰圍走備後、獨篠塚伊賀守提鐵梃而出、呼曰、吾新田公親兵篠塚也、盡殺我以得賞、賊皆披靡、乃徐行而去、賊不敢追躡、至今治浦、見賊空船、獨有舟人、篠塚游而逐之、跳入船自名曰、送吾於沖島、手拔錨樹桅、登船屋訢呼、舟人畏怖、送至沖島、不知所終、篠塚有女、仕新待賢門院、曰伊賀局、後嫁楠木正儀、勇力類父云、南海官軍衰矣、賴春已克世田城、河野族猶抗戰不服、會京畿官軍蜂起、尊氏召還賴春、賴春遂與河野族媾和、盡復其

地而歸、上皇幸持明院殿、畢八講、因駐蹕、六日、駕還至五條東洞院、時已夜矣、武士兩三騎犯蹕、牛飼呵之、則土岐賴遠、二階堂行春射笠懸於今比叡、被酒而還也、行春即前驅稱警蹕、乃下馬俯伏路左、賴遠素恃勇桀驁、醉甚、嫚罵曰、何等痴人、令賴遠下、騶騎叱曰、院也、賴遠哂曰、院邪犬邪、果犬可射之、關弓射之、箭中御車、乃策馬而走、大納言西園寺公重棄車上馬、護衞還宮、高師冬進兵隔斷關、大寶兩城路、城中益困、十日、准大臣親房再遣僧宣宗於白河、促援求糧、是日、上野賴兼與三隅城官軍戰於來原田村、景盛、緒方盛經等、爲官軍所射傷而退、官軍度會諸城累陷、神宮通路益屬北軍、十一日、北朝以權大納言中院通冬、爲奉行、始發例幣使、尊氏以土岐賴遠等犯蹕惶懼、爲停政務三七日、足利直義大怒曰、必處此曹極刑、以懲將來也、二階堂行春首服、乃流讃岐、土岐賴遠懼逃歸國、十二日、高師冬乘夜襲關城、城兵擊却之、

十四日、上皇宣命僧光空領清和院、修專辟明念佛、以追後伏見帝冥福、十九日、仁木義長陷伊勢一城、太刀契之失也、北朝繼徵四道博士勘文、事遂延遲、至是改任四道博士、更命勘之、二十日、北朝行叙議、薩摩山南路略應征西府、而在國司道超亦爲官軍、道超山北大族也、其先爲薩摩守、因居東鄕、稱在國司、氏裔孫助重城釜淵、曰國司城、背櫟野山、襟千臺川、形勢甚壯、即國司野者也、其族繁庶盤據、及祁答院及澁谷氏起、爭强數世、東鄕即澁谷族也、於是島津貞久勢益熾、二十一日、徵太平權執印氏兵以擊道超、兵既集、使酒勾久景將往與道超戰、道超敗潰、乃遣權執印俊正、入阿多郡、守池邊城、滿家院族入伊集院、守高橋城、二十三日、細川和氏死、年四十八、和氏善和歌、初尊氏密圖歸順、和氏與上杉重能贊成其計、及尊氏反、又與重能爲之謀主、後復與賴春師氏輔義詮居鎌倉、嘗著夢想記、敘當世事、子淸氏、賴和、將氏、家

氏、二十四日、春日顯時遣大津某告急結城親朝、高師冬軍迫關城攻擊、八日、城中翹望奥軍、情勢益急、熊野豪族競効官軍、累奏戰功、帝嘉賞、賜綸旨奬勵鵜殿莊司義高等、領邑如故、於是熊野水師海路援土佐軍、花園宮乃遣綿打金澤兩將、率越智、佐竹、度賀野諸氏、及戶波莊官、熊野兵攻津野新城、岡本諸城、二十六日、津野氏擧族與堅田國貞俱禦之苦戰、官軍斬國貞嫡子彌三郎、冬十月二日、尊氏喪少女、上皇爲停雜訴七日、十二日、准大臣親房與書結城親朝云、方今弓箭名族、凋喪殆盡、鎭守府將軍藤原朝臣以來、不墮家聲、能相傳以至今日者、獨有卿一家已、卿欲揚天下之擧、建萬世之功、莫若用力於今日也、倘及兩城已陷、無復所施其功焉、夫以老夫菲薄、辱蒙先皇委托、是以今上所賴、親王所憑、悉皆以眇身任之、老夫而死、天下勤王之師、一時土崩、卿能在斯時、出援立功、則有大造於國家、孰復出其右、小山朝卿向爲

官軍所虜、卿先人以其宗敵、請而宥之、然梟性未悛、負恩助賊、卿欲以善道諭之、豈有歸正之意邪、大掾政光子、分爲三族、卿祖日阿、望諭二兄、是以先朝沿其舊蹤、擢卿下野守護職、小山雖宗、寧可多讓乎、卿果能守義執節、奉皇命輔親王、則五代將軍之勳、殆可纘紹矣、然則雖墜鎭守府將軍、亦容易耳、苟爲不然、則喪家辱身、官覦地削、覆轍在前、前鑒不遠、卿其思之、先是親朝每以勸朝卿相俱來赴、爲出援遲延之解、故書中辨之也、是月、親朝送金若干關城、以充糧費、然其數無幾、將卒不給、紀伊賊軍陣星尾、禦官軍、十一月朔、播磨廣峰長種率兵往會之、北朝關白九條道教罷左大臣、十二日、關白九條道教罷、法眼宣宗遺書白河云、寒威日迫、城中衣食漸乏、宗祐雖多方營求、其力已窮、纔辨糧食、猶苦不足、而況有暇及衣服乎、是以將卒往往有遠尋親戚、乞哀四方者、其艱可想、願足下別設一計、能致布帛之屬、以濟城中凍死、則爲

惠殊厚、或付近商賈輩、令之代致衣物、亦能達之也、義日霜臺付道冊、惠砂金十五兩、檢收已畢、言涉瑣屑、窘迫之態、亦在足下諒察之、霜臺謂顯朝、親房患親朝不援、遂希其萬一、遣小山族藤井宗秀於小山、說朝卿以歸順出援之事、朝卿答曰、當待親朝至相共赴援、十八日、北朝以右大臣鷹司師平爲關白、土岐賴遠逃歸、欲據美濃叛、足利直義命其姪賴康及族人急擊之、是以無應賴遠者、賴遠不得志、二十九日、竊復赴京師、京師駭擾、晦、黎明賴遠奔于嵯峨、投僧疎石於臨川寺、足利兵乃圍之、直義令言疎石曰、賴遠罪惡盈貫、然爲我師免子孫罪耳、卒捕賴遠、十二月二日、曉、斬賴遠於六角壬生、賴遠恃功强暴太甚、公卿莊邑在美濃者、悉侵奪爲己有、公卿側目怨之、及誅皆稱快、尊氏乃以賴康代爲美濃守護、賴遠兄賴清居池田生賴康、早死、於是賴康繼土岐宗、時行宮益衰、京師無事、武人驕横、無所不至、及聞賴遠死、衆駭喪氣、

稍知上下之分、相謂曰、院且下之、即過將軍、當手行邪、一日過一縉紳、輙曰、得非所謂院者耶、相率下馬、時人笑之、十一日、北朝行神今食、光明院立、神宮不通、至此始行之、尋欲更造內宮、行遷宮儀、因亂不果、二十一日、准大臣親房遣法眼宣宗陸奧、趣顯信及田村宗季、石川詮光、亦及親朝、其與親朝書云、歲且暮矣、不圖獨在城中、復能迎新、兩城士、堅忍操節、可嘉尙哉、然來援稽緩如此、豈復堪其艱苦乎、今日情事、非庸人所當知而語也、是故遣宣宗詣將軍許、併趣田村石川諸人、殊告將軍、以雖單身、當必來援、倘卿不能自來、令子族輩從將軍而援、亦可也、且卿亦趣田村石川、來赴、城中雖危苦不可言、然賊勢亦漸懈、莫有勁悍可畏之氣焉、加之京師擾亂、是其可乘之時也、詳細囑之宣宗、朝卿所答、前已告之、卿而來援、彼亦自至、將軍謂大將軍顯信、然顯信猶爲義房所梗、終不得出援、北朝內大臣二條良基罷、左近衛大將足利直

義聞薩摩急、下命伊作道恵等、勵力擊官軍、二十三日、足利尊氏母上杉清子死、叙從三位、尊氏直義以喪解官、上皇爲停文殿訴三十日、二十九日、北朝贈建仁寺僧道生本源禪師號、是歲、以尊性法親王爲龍樂寺別當、又以河內駒谷金剛琳寺及西琳寺、爲勅願寺、旹災荐見、疱瘡流行、

四年光明院康永二年癸未、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二十六日、關城官軍與高師冬戰、當上杉禪尼之喪、姪憲顯在越後、二十七日、足利直義遣其子憲將往存問、並助其軍事、二月三日、以三河西郡闕所、賜久留栖二郎左衛門尉等、賞其功、十四日、北朝上杉孝重死、善琵琶、再修理玄象、授秘曲於花園法皇、以功進位、聽內昇殿、及病篤叙從三位、常陸諸城踰年不撓、鎭守府軍亦強、陸奥豪族不應、石堂義房催促者多、義房因報京師、請得尊氏命以爲重、尊氏乃作微發書與之、又將書招誘結城親朝曰、方圖征服、奥州苟能率

族黨以附我軍、立戰功者、建武二年以前給與如故、於是親朝意益懷兩端、義房遣子義元爲將、寇白河等諸城、三月二日、以尊氏命檄相馬親胤等、發兵會義元軍、限是月爲期、若猶稽緩者、據義元具狀、必有其咎、四日、北朝贈上杉清子從二位、足利尊氏遂辭權大納言、六日、關城軍與高師冬戰、休兵數日、又戰、九日、小山朝郷通使城中謂曰、願迎興良親王其城、奉以擧義、准大臣親房與顯時議其可否、未決、興良久困于國城中、意頗疲倦、徵聞其計、遽走小山投朝郷、然朝郷莫復有擧兵之意也、十九日、北朝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三條實忠罷、二十一日、仁木義長率兵攻伊勢五箇城、官軍禦戰甚強、義長移檄大楫右馬允等乞援、一色範氏請尊氏命、徵發肥前兵、因幡權守某徵發筑後兵、若不應者、錄進其名於京師、以募其徒、以圖肥筑官軍、二十五日、大友族宗賴率志賀賴房等、出於菊池阿蘇間、菊池氏兵防於鞍嶽而不克、二十七

日、進迫菊池城而戰、北朝關白鷹司師平罷、右大臣、征西府軍大競、薩摩山南爲島津氏守者、有其族伊作氏及二階堂行仲數罪耳、島津貞久錄進其功、足利直義與書奬勵、貞久因遣使伊作協謀禦敵、尋而直義以相模時敏闕所加世田別府半、與伊作道恵、春日顯時自大寶城出屯關郷、知高師冬軍微弱殊甚、二十九日、縱兵擊之、殺獲甚多、夏四月二日、又擊之、結城直朝及佐竹族禦戰大敗、皆殲、直朝重傷終死、年十九、結城族卒引還、立其弟直光自守、直朝下總結城也、尊氏賞以常陸田中莊、五日、春日顯時進屯伊佐城下、遣野伏截賊糧運、賊兵來爭、顯時數擊破之、殺獲頗多、大舘氏明狥義備後、至是與目崎城主廣澤五郎俱修城起兵、十四日、賊發兵擊之、令三好覺辨等向其後門、布營爲圍攻策、征西府遣中院侍從往督筑後軍、菊池武茂、大城貞資等推之爲將、據竹井城、國人競起應之、一色範氏稍留待兵集、聞報往防之、九

日、促龍造寺家政及家忠等、急率兵來會、十日、北朝以前右大臣洞院公賢爲左大臣、內大臣二條良基爲右大臣、前權大納言三條實忠爲內大臣、大納言大炊御門冬信兼左近衛大將、大納言德大寺公清兼右近衛大將、公清權中納言實孝之子也、十四日、目崎城官軍出擊、三好覺辨等血戰、一日一夜、春日顯時既絕糧路、困高師冬、師冬不能支吾、益知其薄弱易與、頻遣使乞師結城親朝、十六日、遣對馬入道、告戰狀、促之曰、賊之情勢委靡實甚、猶元弘一統之例、天命既迫、惟假兵三百滅之、猶運掌也、當是時、官軍益競、京畿動搖、諸國竝起狥義、尊氏不堪內外之憂、因益行離間策、以撓鎭守征西兩府、謀與書親朝父子、及族式部少輔伊達行朝等、啗甘言誘之、直義亦與書、誘澀谷孫次、知覽四郎、勸其降、時薩摩山北諸族稍附征西府、於是中納言義定與勘解由次官五條賴元謀圖肥後、十七日、賴元傳征西宮令旨於宇治惟澄、託

肥後守富莊、充其兵食料、約事定後以他邑替之、義定因促其應援、既而尊氏馳書宇治惟時誘其降、與八代莊道前郷、惟時中其計、而惟澄不能出援、十九日、尊氏授石堂義房計、賺白河伊達族、泉涌寺長老全信請上皇修東寺搭、二十三日、下院宣、附常陸吏務、全信爲大勸進僧、如故、尋許東寺附近諸街興行、以鳩其功、尊氏亦附攝津昆陽寺莊、二十四日、常陸官軍與高師冬戰、二十六日、師冬驅賊兵、搬運野草、以塡關城壍、又募礦夫數人、横竪地道、穿陷樓櫓、植柵二道毎門外、嚴塞官軍出路、於是官軍亦自城中穿地道、焚草拔柵、適賊地道崩塌、有礦夫壓死者、師冬知其策無益而罷、會其營中有流言曰、信濃地方義兵群起、所在驅逐賊黨、賊聞其言、懷土之念各切、稍稍脱而遁還、攻兵漸減、親房乃下檄、招岩城、岩崎、那須等諸族、而往往有欲應者、亦不果、二十九日、尊氏定令曰、武家被管輩、知行所領地者、數設嚴制、猶敢違背、或稱

請所、或稱有成約、而有私擅押領者、自今禁之、宜限六月避致之本所、違者科罪、又定庭中篇目曰、凡庭中定日、本所寺社領、係施行渟滯、若主司緩怠而過二十日者、宜經直訴、即令嚴密遵行、以報立之日限、仰引付員、但未過日限、而雜掌輩濫訴者、廢額其訴、凡恩賞功拔群、而賞遲延、終致理訴沈淪、宜令奉行人速理之、亦如前法、凡諸國守護人行非法、因懷不服者、宜具申、關城糧全盡、伊達行朝移伊佐糧以給之、纔可支一月、大寶城亦乏絶、田村宗季、其族穴澤成季共贈金若干、未至、兩城已飢困、而敵兵亦疲倦、是月、顯信率白河等兵、攻安達郡西根、本宮等賊城、拔之、五月朔、某親王至自吉野、准大臣親房大悦迎入關城、又奉以爲主、結城親朝之使在途旬餘、得達關城、報糾合諸族、皆議來援、六日、親房令其臣範忠答曰、小山氏動靜疑信相半、尊氏自京師數促迫令、以親王還致別人、道今足下擧事、彼亦將決志、若緩則不及事矣、

親王輕躁、以招此禍、不足甚惜、然若逆他族、或至喪命、則遺臭家門、實甚爲可憾焉耳、其後彼無確報、固知無定節、足下若善爲計畫、則可謂美擧矣、天下之成敗、略可知也已、協力至此、乃今而將貽悔歟、乃家興衰、迫在今日、豈可不熟計哉、伊達、田村、石川等、咸如備兵待期者、今不速決事、復無機會矣、賊微弱實甚、輒攻輒敗、自結城七郎戰歿、其兵盡退、近日信濃諸國動搖、衆多引還、所餘四五百、合守諸小壘者、僅可充千耳、殆如可怪、埋壍進則我奪其塡草、孔地入則金師盡壓死、空手無策、卒植柵兩重以來薄、輒爲我所毀、情見勢屈、若援兵少至、忽將潰走、然而猶遲延、於是城中食盡、分伊佐糧、以支一月、而大寶告窮矣、不得驅除此弱敵、却自陷飢餓、豈非可恨之甚哉、請善計焉、那須地方馳檄兩度、又招平氏輩、宜與諸謀也、相傳安達、西根、本宮諸壘皆陷、事果實其能立功者、誰請報之也、近稱吉野使者僧淨光者來、甚可怪、是在朝諸

卿所未審知、必敵詐謀以熒惑衆也、必將至奥地、宜拒斥之、龍造寺家平等發兵、會一色範氏軍、十五日、範氏進攻筑後竹井城、城兵拒擊甚強、備後目崎城兵、拒三吉覺辦等已三旬餘、力盡、大館氏明走、廣澤五郎降、氏明後不知所終、長子義冬爲治部少輔、笠置之亂、宮人源氏奔於伊勢、依北畠氏、氏明逆之、生氏清、及長還京師、讀書海藏院、年甫十九赴吉野、給事行宮、六年往屬北畠顯能、居伊賀關岡城、爲關岡氏、二十五日、結城親朝餽沙金七兩於關城、准大臣親房以贈大寶城、濟其乏、晦、肥前深堀政綱等發兵會一色範氏軍、攻竹井城、當是時、菊池武士在菊池、拒大友宗頼、武光在益城、拒小貳兵、宇治惟時叛、賊燄煽起、宇治惟澄聞變乃發部兵、攻矢部城、惟時兵棄城走、是月、惟澄進攻田口城、築對壘迫之、川尻託摩徒來救、惟澄武光合兵擊敗之、惟澄進陷甲佐立早燒民家、構壘據守、小貳氏部將對馬豐前太郎與大友族野津

三郎藏人、以兵數百來攻、惟澄血戰、族從負傷甚多、既而小弐賴
尚遣鑁庭宣通、西郷兵庫允、率筑前豐前兵、侵入砥用、惟澄引兵
逆擊、力戰頗苦、遂卻之、尋而惟時與大友一色合兵侵萱野、惟澄
禦戰終日、賊卒引還、官軍與賊山路左衛門尉戰于陸奥糠部郡、
上皇詣南禪寺、聽僧梵僊說法、召賜御膳、梵僊辭曰、雲水不知禮
儀、上皇諭曰、惟好加餐、毋覼朕也、延曆寺僧徒訴近江淺井國衙、
遂擁日吉神輿、據西塔釋迦堂、六月四日、北朝權停其六月祭、幷
祇園靈會、五日、准大臣親房與書顯信趣援、先是石堂義房屢誘
結城親朝降、親朝頗惑其言、親房遙察之、痛惋益甚、乃再遣宣宗
白河、說從顯信出兵、且言若不能自來、令季子朝胤來赴、十日、義
房作書、併尊氏遺已書、致之親朝、示其濫底以勸降、親朝熟覽其
二書、知賊待降者處分、預有定規、不至盡失土地官職、叛計遂決、
叡山擁神輿、祇園北野六角堂皆閉門、二十一日、興福寺僧徒又

遷春日神木於宇治平等院、京師恟擾、二十三日、關城官軍與高
師冬戰、是月、准大臣親房遣使小山、招朝郷、朝郷亦依違不應、元
德季年祇園神人爭鬭、血汚祠壇、權安神體於假殿、逢遭喪亂、未
遑改造、因欲行正遷宮、而叡山事起、尊氏奏上皇、下院宣於天台
座主、強令開門、七月二日、遂行其儀、叡山不亦爭、從是祇園祠門
獨不閉、至明年、發奉幣使、納詔誥謝其延怠、一色範氏之攻衿井
城、筑後守護率荒木家有等兵會之、圍攻兩月、城兵拒戰力屈、是
日、中院侍從、菊池武茂等、夜乘風雨走萱津城、範氏等進攻陷之、
三日、准大臣親房以顯信不果來援、發飛价責之、因又與書結城
親朝云、乃者卿聞我動息、於意何如、連年告困阨頻仍、迨今絕不
出援、不得不爲卿吐胸腹之結也、夫圍城之艱、日甚一日、老身之
死、固不足恤焉、但身死之後、四方解體、是可重憂矣、然懸軍遠出、
亦非易事、是以未敢强卿也、若聞兩城果有變、雖卿亦復悔之、老

夫之言、請牢記之、卿先人即世之日、遺言誡子族言猶昨日、卿豈
忘之邪、卿雖不敢援常陸、亦能全節事君、乃孝之至者、以此爲永
訣、但願三思焉、京師近情甚蹟頽、直義師直不和、既生內訌、其亡
不遠、當此時、守孤城致命、不勝痛恨也、然親朝既已通賊、終不出
援也、先是親房舉親朝於上總守護職、被允許、十二日、令刑部大
輔秀仲傳命、既不及事、是月、親房訂正所嘗著神皇正統記五卷、
增以後村上帝即位等之事、謂以此爲本、庶免後人之嘲也、以獻
帝、結城親朝既叛、石堂義房因督促發其兵、令擊官軍以立功、收
其職邑、因循不肯還之、惟爲修理大夫如故、以此特遇耳、親朝大
失望、尊氏以土佐乙松名及稻吉村、寄附吸江庵爲祈禱所、僧疎
石嘗所隱棲也、十九日、春日神木歸座、叡山未肯歸神輿、先是炬
火照叡山、京師驚駭、謂僧徒擁神輿來、足利氏聚兵爲備、二十日、
炬火復見、京師大騷、相流傳甲申日申牌神輿入京、二十三日、武

士盡集直義第、周章殊甚、竟係妄言、殆如魔障、伊勢比曾原右馬
助謂曰、與尊氏直義等宿怨、願爲官軍樹功以逞、伊勢主將莊其
志、二十八日、令屬其軍、晦、石堂義房將兵擊鎭守府軍、發相馬親
胤等兵、期來月五日會軍、是月旱、八月七日、宮內權少輔傳大覺
寺二品親王令旨、賜河內江泉村於高野山奧院、追薦後二條天
皇、及京極院、遊義門院冥福、如故、石見官軍據黑澤山城、上野賴
兼率吉川恒明等往攻之、城兵拒擊、三隅餘一部下善戰、恒明奮
鬭遂敗之、城陷、多田賴貞建武以來屬官軍、及赤松則祐爲守護、
數勸降、不聽、十二日、戒子賴仲曰、若不得已屬武家、毋以稱多田
氏、引刄自殺、是以子孫爲能勢氏、十七日、寄附和泉國穴莊領家
職於觀心寺、爲祈禱料、二十一日、北朝贈足利貞氏從三位、二十
二日、高師冬泛大船於大寶湖、連營以達黑子、晨夕巡邏、嚴斷水
陸往返、齊起攻關大寶二城、於是二城聲息全絕、官軍極窮、二十

三日、關城官軍與師冬射戰、二十五日、石堂義房復徵相馬親胤等兵、自將擊澀江官軍、土佐佐川氏據城爲官軍、九月三日、賊移嵜方田又三郞、令與津野、三宮、佐竹諸氏協同發兵會擊、十二日、島津貞久遣子師久圍矢上高純於催馬樂城、分兵執印俊正等兵攻東福寺城、絕其通路、城兵禦戰、踰月不撓、十四日、高師冬寄附行方郡根地木於鹿島社、充不斷護摩料、以禱天下安全、先是佐竹氏義與肥後官軍戰、軍遂敗、是月走筑後、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二日、石堂義房令相馬親胤曰、管內有謀叛殺害、夜討强盜、山賊海賊、宜究明誅進、就其交名處之罪、叡山擁神輿、物情恟懼、上皇憂之、下院宣以其訴爲理、猶與地頭諍不決、十二日、天台三門跡與座主祐助法親王、奉旨會合、因諭僧徒曰、不問訴理非、必改替新補本補、於是僧徒奉神輿還、足利氏之開幕府、賞功事劇、因擴張鎌倉恩澤奉行、置恩賞奉行、撰評定引付諸員補之、猶建武

恩賞番之例、久之賞綠爲姦、至是治部兵衞大夫入道姦曲發覺、十八日、停其參衙、沒取其邑、尊氏怒甚、令處之重科、二十二日、征西府以薩摩黑島硫黃島郡司職、給蒲生龜松丸、二十五日、上野賴兼遣吉川恒明據井村城、禦三隅官軍、十二月二日、上皇造徽安門院宮於其宮西、島津師久拔催馬樂城、於是征西府諜報日向兵將合從來襲、既而肥後捷報亦至、乃賜令旨於宇治惟澄曰、南郡之戰、勇敢拔群、其宜速錄進部下功狀、日向警聞如此、事果不至、高師冬督大橡高幹、別府幸實、山內首藤時通等、攻擊甚急、寶宜移兵擊其背、關大寶兩城水陸路絕、猶能守禦、兩越月外援十一日十二日兩城相繼陷、關宗祐、下妻政泰死之、某親王奔陸奧、依北畠顯信、准大臣親房逃歸吉野、師冬進攻伊佐城、伊達行朝勵衆拒守、既而其族在陸奧者、與親朝降敵、行朝度孤城難支、遂棄城逃還陸奧、其在常陸、嘗詠和歌、奈利留米登、於毛比志保司禰、都久波禰能、須曾波能大

爲毛、須美奈禮耳計里、於是眞壁、中郡等、或降或陷、親房自據神宮寺城、至是前後凡六年、在關城三年、云關氏、藤原秀鄕之裔、世食常陸關郡、因以爲氏、自尊氏叛、宗祐屬北畠氏、始終純節、官至兵部少輔、有三子、宗政、宗光、祐鄕、皆不知所終、其苗裔孫仕佐竹氏、下妻氏出自小山朝政、朝政孫修理亮長政、始居下妻、築大寶城居之、其孫景光生政泰、興良親王後亦逃歸吉野、自是東北官軍不振、北畠顯信留守陸奧、侍從春日顯國據小田、於是四方勤王之師、所在耗散、而足利氏勢威擅天下、

論贊曰、親房學植德望、冠冕一時、關城之圍、急於睢陽、而親朝黨之罪、浮於賀蘭進明、親房恢復之志、百折不回、獨以招討爲己任、今讀其移書、儼然聲容、恍若相接、苟有人心者、孰不奮發而激厲乎、其子顯家、顯信皆能死節、忠義萃于一門、盛矣哉、安積信曰、當此時、關東八州皆歸足利氏、其屬王室者、不過五

城、而或潛通于賊、或觀望伺時變、獨親房擁區區之衆、內有兵困糧竭之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相持九月、乞援結城親朝、親朝貳于尊氏、終不赴援、乃棄城歸吉野、輔相幼主、捍禦强寇、屹爲南朝元老、先賢稱爲有諸葛亮之風、豈虛辭哉、予讀其所著神皇正統記、有深感焉、昔漢班彪作王命論、以諷隗囂、使知漢祚之復興、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規桓溫、使知神器之不可覬、其用心亦忠矣、親房此書憤叛賊憂王室、揭皇統於旣微、明神器之有歸、使亂臣賊子、知正統決不可紊、天威決不可犯、其維持萬世綱常、非班彪鑿齒所髣髴、先賢以爲得春秋遺意、亦非過稱也、嗟乎若親房、謂之文武良相、孰爲不然耶、

青山延光曰、南北之際、足利氏之所恃以爲巢窟者鎌倉、而官軍之所賴以爲根幹者陸奧也、故尊氏遣其子鎭鎌倉、天子遣皇子鎭陸奧、陸奧服則鎌倉有所反顧、而不得逞其鋒、故尊氏

尤畏奥兵、此結城氏之所以請置鎭將也、而常陸東國之衝阨、陸奥雖大、不得常陸、無以鎭定東國、此楠氏之所以經畧常陸也、源准后漂至常陸、乃曰、此吾素志、於是撫輯綏定、竭誠盡力、而行宮日衰、人心益沮、天下之事不可爲、然猶且懸守窮城、率厲忠義、百折不撓、亦豈不以常陸實陸奥之屛蔽、而當時必爭之地乎、而親朝遂叛、賊兵益至、准后一棄城、而官軍之根幹亡矣、即准后之書懇到確切、至今使讀者感憤興起、理固當爾、獨奈不肖之親朝何、

常陸官軍既破、石堂義房聞其殘徒逃奔陸奥、十八日、令相馬親胤等警備各郡關門、不應徵者捕致之、若託事故、因循或煩擾商旅者、以違亂論、當是時、陸奥師旅甚久、徵發益急、好島莊西方爲石清水飯野兩祠神領、是日、尊氏特免其兵糧米、丹波人荻野源太起兵、國人動搖、二十四日、祇園宮僧往徵發備之、先是新田義

宗在但馬見開山城、豪傑多應者、山名時氏往攻、長、太田、八木、三宅、田結諸族相率降、既而荻野朝忠有怨足利氏、據高山寺城、復應官軍云、天龍寺造營極壯、去年八月足利尊氏直義臨立柱、擧執陝日、車馬簇集、粟飯原清胤頒賜粟金帛鞍馬及刀劔木工寮百工、其十二月上棟、上皇遣近衞少將四條隆邦、侍從日野能光率僚屬監、尊氏直義皆會、高師直前驅、高師泰後拒、儀衞甚盛、昔年法堂山門寮舍廊廡悉告成、是月、上皇製上梁文、十二月二十日、敕伊勢人加藤左衞門四郎褒其戰功、以勵撲賊、北朝前內大臣中院通顯死、高野山爭四至經界、以建武二年十二月先帝就弘仁七年太政官符、親印兩手所賜爲證、北朝徵而覽之、究明得實、二十四日、還其書、令據以定其界、二十八日、北朝還皇太神宮于正殿、伊勢路梗、是以緩、是月、撿非違使下廳宣於河內留守所、定天野金剛寺四至、一依建久院宣、并廳宣、免官物以下國役、臨

時雜事課賦、禁其殺生、河內守楠木正行受而施行、是歲、光明院徵三題詩歌於朝野、爲五十四番詩歌合、僧元選如元、元選初生、生棄五條橋下、京師士無子、禱清水寺而歸、偶見喜收養之、人或曰、昭慶門院所棄也、年七歲、乳母死、悲泣曰、死者常也、是女未修一善、死將何之、父母奇其言、託寺爲學、及長好和歌、事禪定、窓前有竹、對此端坐、瞻其間隙、澄心輙忘晷移、父老咸曰、是兒非凡、必爲法器、十八歲父母欲讓家、不肯受、曰、我生不知父母名、世緣甚薄、且非血統、願出家酬佛祖而報父母、遂入建仁寺爲僧、寺中數百衲、少出其右者、是年二十一、浩然有遠遊之志、乃至博多、託聖福寺無隱、無隱爲搭船遣之、將赴明州、適明州搜捕我國人盡殺之、船主恐禍、匿船中人於海島而去、元選泅海五晝夜、漂到浙東溫州、烟臥露宿、七日達入家、遇僧元通、乃與俱去、投一官人家、卒得免難、遍歷諸州、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七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村上天皇三

興國五年光明院康永三年甲申、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菊池武士承兄武重後數年、於是讓弟乙阿迦丸、八日、乙阿迦誓曰、我繼武重武士之後、以立文武之道、當守正直順天命也、武士亦與衆約曰、乙阿迦若不任負荷、廢之立兒餘一、武士居菊池、乙阿迦居豐田、稱豐田十郎、尋加冠曰武光、六日、北朝置後醍醐帝皇子某於前關白近衛基嗣第、十三日、高師冬以尊氏命、令結城親朝等使拘留常陸諸城逃兵出降者于所在、以候其處置、以官軍逃散往往走陸奧、或有降賊者也、十六日、高師泰正親町邸火、延及太宰權帥三條公秀西洞院第、二十八日、足利尊氏直義詣石清水宮、初別

當善法寺尙清嫡子通清襲社務、興國二年死、其弟康清嬖人之子也、尙清愛之、挈謁花園帝於馬場殿、卽補法眼、遂欲以爲繼、從是善法寺分爲二、通清死康清襲、後甚有勢、稱新善法寺、是日、尊氏直義主其家云、二月七日、伊賀守某傳阿波國宣、與河崎保於池田掃部左衛門尉、九日、高師直傳院宣於千葉貞胤、大須賀下總前司、新下總香取社、初後宇多後醍醐兩帝銳意改革、而法皇上皇論主平和、及光明院立、上皇乃復院政故事、其文殿之政、在守成例、以先朝所爲、目爲狂政、不復率由、軍國之事、一委足利氏、尊氏直義因襲鎌倉舊例、宰制天下、諮問外記、以故事、矜式爲法、威望益隆、於是文殿之政、仰其成耳、越訴庭中等雖設定日、多屬有名無實、每有吉凶事、輙廢停、左大臣洞院公賢練達故事、頗明治體、先帝擧用、與子實世實夏俱被信任、常與機務、及亂起、實世從駕叡山、公賢與實夏留在其第、光明院立、以公賢名望素重、乃

信任之、北朝政務多公賢所建也、高師冬自常陸班軍駐武藏府中、錄將士功、二十五日、還鎌倉、是月、見開山城陷、新田義宗走越後、閏月二日、高師冬發鎌倉還、十日上皇行詩歌會、十二日、行管絃會、十四日、月食不應、僧正增仁奉勅祈蝕、以爲其驗、厚褒賞之、勘解由次官五條賴元方圖肥後、中院僧都自至賴元營、諸謀備語肥後形勢、二十一日、賴元馳書宇治惟澄曰、前日足下忠勳、今得詳悉、明神所監、豈不諫勵哉、當受鎭西上賞、旣經別奏、達行在、如企領邑、固不復慮、繇所請屬、詳告中院僧都、必無異議也、足下大事、賴元以身代爲大事、其用心之深且切、恐足下亦將不意料、至此將軍宮來臨在近、其發令初、必爲首賞、裁係一同之命、固當令傳子孫、永爲榮也、近來措置往往遽忽、輙致上意疑、於是欲布明信、宜待將軍至、行賞其座前、是中院氏之意也、請自重、從二位一條實豐奪惱原莊租、三月四日、北朝削氏籍、實豐惶懼誓不敢

復犯、乃復之、侍從春日顯國起兵常陸、狥小田三村、進陷馴馬沼田兩城、賊將宍戶朝里等來攻、顯國逆戰不利、七日、顯國攻大寶城、初下妻陷、高師冬以其城爲治、稱下妻政所、置吏以制近境、至是顯國縱火攻之、斬政所吏八人、八幡祠及僧房民舍灰燼、遂復城據之、卽日結城直元、率其族攻城、以其草率、顯國不能防守、八日夜、城遂陷、顯國及甥右兵衛佐信世、其餘從兵數人、爲田村政盛所獲、九日、賊殺顯國信世、自是常陸官軍諸城、無復一存者、關東之地、盡爲賊所有焉、顯國守常陸八年、終死節、足利尊氏嫡子千壽王丸首服曰義詮、十六日、北朝以義詮超叙正五位下、十八日、任左馬頭、從是足利氏初仕以此爲資格、宇治惟時既降尊氏、未得領邑按堵、命少貳賴尙方鎭肥後、以阿蘇祠遭亂毀壞、是月爲託八代莊數村以充修造費、寄法道寺村、爲祈禱料、以慰藉其意、尋具稟京師、請復阿蘇、健軍、甲佐、郡浦四社邑、以修祭祀、與矢

部及上島氏闕所充兵糧料、使之盡力軍事圖報效、久之尊氏不報、惟時悒悒失望、大友貞順貞宗之二子、因稱近江次郎、居筑後生葉城、離族歸順、星野氏效應、二十九日、一色範氏欲自往擊之、徵兵肥前豪傑、應者少、菊池氏援生葉官軍大競、先是脇屋義助之死、兒島高德還自伊豫、匿於兒島、迎脇屋義治於上野、謀起兵、時荻野朝忠降于足利氏、以事怨尊氏、高德因遣使誘諭、朝忠應之、刻日起兵、尊氏聞之、遣山名時氏率兵三千、攻朝忠於高山寺城、朝忠竟力竭而出降、夏四月四日、尊氏遣人捕敵於五條坊門壬生、敵自殺、有就縛者、悉梟之於東寺四塚、六日、北朝後伏見帝忌日、以無犯囚不行赦、行在圖謀恢復策、戒期於諸國官軍、十三日、赦宇治惟時、効力征西將軍、十五日、足利氏評定衆疋田妙玄死、足利氏停政三日、鎭守府將軍北畠顯信既奉某親王、乃據宇都峯、伐賊、後稱親王曰宇津峯宮、石堂義房遣子賴房擊之、賴房

徵相馬親胤、伊賀盛光、國魂行泰等兵、二十二日、發軍親胤爲先鋒、以足利直義命寄附平窪三田氏闕所於飯野八幡宮禱蕩平、幷以標葉莊落合爲祠領、以慰伊賀氏心、鎌倉致侍從春日顯國、右兵衛佐春日信世首於京師、二十四日、梟六條河原、二十五日、多武峰墓鳴動、大織冠像破裂、是月、立北畠顯子爲中宮、親房女也、五月十六日、懸司局火、皇居尊氏第皆近、朝臣悉集皇居、火延及尊氏第門、將士雲集救之得熄、十七日、足利直義詣新熊野、行遷宮儀、諸將跟從頗盛、河內觀心寺鎭守祠火、旃壇神體不燬、河內守楠木正行爲奇瑞以奏、六月三日、勅速起土木造營之、出雲國造孝時有子三人、長子曰清孝、襲國造幷杵築社神主職、清孝多病、仲子曰孝宗、攝理社務、去年清孝遂讓職而死、季子曰貞孝、其母鹽冶高貞之女也、欲立之、高貞爲守護、因成其志、遂不得繼而忿、別立家以相軋、前月乘孝宗修神事、結黨侵暴社壇、守護代

吉田嚴覺制之、論仰上裁、至是兄弟媾和、尋又諍訟數年、貞孝辭風猶分其黨、孝宗爲千家氏、貞孝爲北島氏、稱曰兩國造、相爭、八日、直仁親王如持明院殿、因居文殿、旬有五日、爲廢文殿政、十三日、京師有虹、自大納言花山院長定第地起、明日長定張宴設市、頒絹布於衆、初尊氏通越前局、生子新熊野、不字爲相模東勝寺喝食、及長竊至京師、求見尊氏、弗許、往投僧玄慧、從而受學、玄慧頗器之、爲言直義、直義召見試其材、因處諸邸中、以爲已子、十七日、延前少納言日野有範受文學、幷爲弓馬始、寔直冬、一色範氏乞尊氏命、更督從肥前兵、二十日、發博多、往攻生葉城、拔之、二十四日、三隅信性與上野賴兼戰於石田、斬田村盛泰族今田祖覺坊等、秋七月七日、帝與四條資隆等爲和歌會、尊氏奏請上皇、盡廢諸關、興福寺學侶曰、是寺造營料也、不敢受命、抗訴請罪書院宜者、將移春日神木、上皇大驚、十日、遣放權中納言四條隆蔭氏、

隆蔭兼檢非違使別當、放氏未曾有也、尊氏欲定新建舍利寺通名、以請上皇、二十五日、上皇問左大臣洞院公賢、令寺曰安國塔曰利生、北朝憂興福寺啾訴、數諭寺務一乘院學侶弗聽、相議復訴曰、諸關遽廢、失造寺費、未知朝議何意、是以驚愕、所敢驚天聽也、夫攘災招福、在佛法之歸依、護國利民、莫如寺社之興隆、佛閣回祿、涼燠遞阻、神祠造替、年紀已過、然而事致停滯、議輒參差、雖顧民力之漸衰、亦恨信心之猶薄、仍望合期之料所、欲爲不日之造功、將擬訴陳之文疏、却收從前之寄附、三千衆徒難默、四社神襟奈何、所詮關務片時難廢、早反其令、以完造功、使兩僧詣朝爭曰、寺社造營五關以武家申請、與諸關同廢、甚妨事也、且不以問、遽下院宣、可謂輕擧矣、其事出朝意、猶且有憾、況武家所爲、豈可無酌量乎、請速復之如故、幷報兩院家慰諭衆徒、若夫不然、祈禱不修、欲望豐饒、不可得也、是日使僧良兼與二僧反覆問答於延

稍釋、二十八日、復四條隆蔭氏、學侶猶集移殿、不散、八月朔、北朝
公卿相贈饋物、稱習俗風、獻牛數頭於上皇、又式部卿親王、近衛、
二條、一條等諸家、以薰香粧飾互相饋、各有殊想、初後深草帝之
時、每値八朔、家家相換其業、饋物於所事之家、謂之賴、至正應際
已沿習成例、或謂其初盛米於器以相饋、既而漸盛、終至加年中
行事、名曰八朔風、東大寺衆徒訴訟伊賀名張郡事而怒、十五日、
僧徒神人俱奉八幡宮神輿向京師、足利氏侍所仁木滿長率兵
禦之、殺傷神人、僧徒置神輿於五條橋上而奔竄、上皇令假安東
寺、十六日、猶行驅牽、遂停文殿雜訴、左大臣洞院公賢曰、近者政
多曠廢、訴人可憫也、初東大寺之刱建也、奉守佐八幡宮爲伽藍
神、至貞觀、救寺僧安宗刱石清水宮、自是東大寺東寺皆建八幡
宮以奉祀、朝廷特崇敬焉、後冷泉帝時、源賴義奉勅建六條八幡
宮、曰左女牛若宮、克奧羽後、謂其威靈所致也、因甚渇仰、三寶院

主社務、及尊氏鎭京師、崇敬至重、數自詣修神事、至是社務闕、囑
三寶院令特選其器、是日、行放生會、爲相撲如例、其後足利氏每
歲首必先詣是祠、以爲定式、十九日、尊氏命小貳賴尙發肥後兵、
擊菊池氏、鎭守府軍入伊達信夫郡、石堂賴房又徵相馬親胤等
兵禦之、二十五日、光明院召明法博士與侍臣、俱講尙書、九月朔、
日有食之、九日、上皇召大博士西大路師治講禮記、十六日、上皇
幸天龍寺、山門法塔未成、中堂佛傍立行佛事、還御六條殿、十九
日、小貳賴尙以尊氏命、徵宇治惟時等兵、擊菊池氏木山松丸城、
當是時、大友貞順等聚兵復生葉城、一色範氏來擊、二十日、官軍
據牛鳴山、阿彌陀峰、芋河諸城力戰兩日、不克而退、踰月又起、筑
後騷然、北朝欲以尊氏爲內大臣、二十八日、諭內大臣藤原實忠
辭官、尋寢、晦、盜入持明院殿、竊上皇服御、冬十月八日、尊氏直義
與僧疎石俱書寫積經要品、公卿將士以南無釋迦牟尼佛全身

舍利十四言冠句、作和歌一百二十首、書諸紙背、納高野山、其無
名氏係御製、隱士吉田兼好、僧頓阿亦與焉、二十三日、光明院省
上皇於持明院殿、駐蹕三日、宮內權少輔井上俊清起兵越中、爲
官軍、二十五日、尊氏命吉見賴隆率能登兵往擊之、尋收其邑越
後大面莊與上杉憲顯、二十六日、新田義興在武藏國府、鎌倉遣
兵襲之、義興逃、二十九日、一色範氏自筑後生葉城引兵還博多、
十一月十二日、小笠原貞宗老、子政長嗣、十六日、尊氏以佐渡靑
木、加賀梅津、津浦、浦河、大原、替飛驒高原、小八賀、寄附園城寺、興
福寺衆徒請得鷄殿闕、北朝弗允、十九日、衆徒移春日神木於金
堂、上皇遣大藏卿高階雅仲諭兩門跡、令諭衆徒、鎭靜待後命、制
官務衆徒與黨、二十日、石淸水宮鳴動、北朝左大臣洞院公賢欲
詣春日社、會衆徒嘯起、公賢不揣囑神主師俊、與僧徒謀制之、二
十二日、發京師、留衛士於木津渡、惟從一兩輩而往、衆徒不敢動、

詣拜已畢、歸其館、責兩門跡曰、擅移神木不敬、宜速歸座、二十四
日、詣若宮、遂至金堂拜神木而還、乃馳書具奏上皇、既而兩門跡
報所請弗聽、衆不肯歸神木、二十六日、下議武家、於是藤原氏公
卿盡杜門屛居、二十七日、上皇將聽文殿訴、公賢勸上皇諭勸修
寺經顯、日野資明、四條隆蔭、葉室宗光以私參之、皆移病、公賢歎
曰、近臣猶不聽命、況南都北嶺乎、石堂義房諜告曰、陸奧豪傑有
竊通款於鎭守府者、義房驚懼、十二月二日、糾合相馬親胤等兵、
期十日必會、十五日、足利直義與斯波高經俱納和歌於筑前香
椎廟、以報多多濱捷、十八日、北朝左大臣洞院公賢上表請罷、優
詔弗許、公賢屛居、每文殿有大議、上皇遣傳奏就諮詢決之、二十
二日、足利直義三條坊門萬里小路第火、高師直令諸國守護戒
地頭家人等、毋妄馳集、北朝與足利氏往復議興福寺訴、久而不
決、藤氏公卿不出、政事曠廢、二十六日、又當行賀茂祭、於是勅闕

白以下出會之、咸畏衆徒不敢奉命、獨右衛門督八條實繼出執事、澁神祇官辨月次祭神今食等事、其日衆徒集金堂、拒藤原氏卿相朝參、寺務僧馳上變、公賢大息曰、奈良之威、超于勅命、皇家陵夷可謂甚矣、

六年 光明院貞和元年 乙酉、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七日、春日社神主大中臣師俊奏、南門前地穴自開、足利尊氏直義第劍自挺甲動搖、人皆畏懼、十日、勅褒宇治惟澄忠節、擊鎭西賊、尋又勅參議左大辨某、爲河內壺井宮通法寺寺社務如故、別賜大覺寺宮邑坂田福正名今年租入、以充兵糧、當此時、諸國官軍大競、二十九日、和泉報守護代都筑次郎方與南軍血戰、其父在京師、即起救之、越中又報、桃井直常軍敗績、於是美濃土岐族謀亂、而奈良訴訟方紛躍、將決之而後圖諸國、既而伊豆三島社火、延燒市街盡燼、下野兩石、鎌倉光恠、鶴岡宮鳴動、災告頻至、人人兇懼不安、是月、授

大和宇陀郡於准大臣親房、賞其積勳也、宇治惟澄使至勘解由次官五條賴元營、賴元因得悉肥後情狀、乃遣使報吉野、二月朔、傳征西宮令旨、與祗用山充其兵糧、惟澄尋又遣人偵報河尻氏情實、賴元更乞令旨、復給矢部山、謀乘諸國蜂起急擊賊、五日、盜數人入北朝東宮、取內侍局衣服、七日、北朝大學頭紀行親爲盜傷而死、行親學識頗博、執贄者多、衆惜之、九日、足利氏問註所執事太田時連死、時連自北條貞時執權初、代父康有爲問註所執事、薙髮號道大、尊氏因舉用襲其職、前後在職六十餘年、爲幕府耆老、諳練故事、十一日、上皇命東寺長者諭興福寺衆徒歸神木、二十一日、足利直義三條坊門新第成而徙、稱曰、修入舊屋而居、以待皇居成、時京師數火、有放火淸水民家者、侍所逮捕、昨日與東宮盜並斬於三條河原、經七日四條高倉火、延燒數十町、至姉小路堀河、出雲佐佐木貞家據屋根山城、應官軍、二十八日、守護

發國人三刀屋貞扶等兵攻之、是月、左近衛中將宮宗治薨於鎭西、三月三日、奈良白乳社顛倒、是日出雲屋根山城陷、佐佐木貞家逃、七日、吉見賴隆以長井藤內左衛門尉爲侍所、發能登得江賴員等兵、擊井上俊淸、十日、上皇宣命還本國寺於京師、賜六條楊梅寺域、永爲不易地、一如曾日靜所請、十九日、北朝立伏見帝女進子爲內親王、賞藤原忠朝刻劂一切經版、爲左衛門尉、其他賞寺社造營功有差、進子爲永福門院、內侍某所鞠養、尋還播磨、居賀茂莊、剃髮爲尼、善和歌、於是法皇欲撰和歌集、故召至京師、更賜今名、因有此命、夏四月三日、尊氏以少貳賴尙具狀、與書宇治惟時褒其軍功、日向島津莊薩摩伊作莊多屬一乘院領、因置留守所宰制之、自官軍據谷山攻伊作、搆壘田尻坂本今田據守、於是河北田野荒蕪不得耕種、梨原法眼促伊作宗久急擊退之、七日、宗久入中山城、置代官直人名主等還、八日、足利直義以鎌

倉淨光寺傳受古德、爲天台奥旨淨場、特納佛舍利一顆、十二日、延曆寺中堂長明燈無故而滅、十四日、北朝議造太政官廳、十六日興福寺衆徒移春日神木於木津、十七日、法皇親撰和歌集、十八日、檢非違使別當四條隆蔭往木津問故、學侶乃以三條訴隆蔭還報、二十二日、議遣隆蔭及左少辨萬里小路仲房往木津諭衆徒弗聽、是月、一色範氏所留將發筑後荒木家有等兵、戍妙福寺拒官軍、京師驚擾相流言曰、有結黨襲足利氏者、五月三日、將士盡集直義第警戒頗嚴、尋而差入近江搜捕三四人、叡山衆徒亦加在中、物情恟恟、八日、先是荻野朝忠之叛降也、兒島高德聞賊來攻、潛與脇屋義治從海路入京師、招得義故千人、高德謂使衆聚居、必爲賊發、乃分匿近郊、期夜襲尊氏、先期一日、京尹都筑宥俊諜知、遣兵攻其匿在壬生者、衆登屋兩射、矢盡悉自殺、餘衆聞之散去、高德亦與義治奔信濃、後剃髮號志純、

山縣禎曰、初元弘帝之遷于海島也、高德欲要路而奪車駕、而不果也、及帝幸船上、而先至勤王焉、自爾以往、竭力於王室、始終不易、雖有功而不酬、有才而不用、未嘗有怨懟之意、尙欲潛身以狙擊大讐、可不謂至忠哉、史稱高德夙好讀書、然則其忠義雖出於至性、亦必有所得於問學者矣、使之顚沛流離以死、惜哉、

時宗良親王往來甲斐、美濃、越中、越後之間、流離竄匿、備嘗艱沮、參河人足助重春、信濃人香坂高宗、駿河人狩野介貞長、遠江人井伊介某傾心輔衞、二十二日、尊氏爲北條高時及其族、修十三年忌佛事、上皇幸六條殿、行供花、駐蹕七日、二十八日、遂幸東寺、拜八幡宮、京師流言、春日神木將入京師、叡山亦有燈滅異、二十九日、上皇親書告文、令承覺法親王納諸中堂、以謝、路有結黨劫之者、卽山徒也、承鎭嚴飭、鬪者僧之、六月十二日、賜院宣於大乘

院、諭學侶、衆徒猶不奉命、天龍寺成、尊氏奏請、八月値後醍醐天皇七回忌辰、因修大齋會、以慶讚之、因勸上皇私臨觀儀、上皇悅許之、興福寺衆徒不服、大乘院孝覺所爲、二十二日、移春日神木於宇治平等院、道路驚擾、謂將入京師、尊氏遣兵警固宇治、二十四日、衆徒移牒藤原氏公卿、曰以寺社大訴、將奉神木入京師、其遵先蹤來迎勿怠、秋七月四日、彗星見、叡山僧徒聞上皇將親臨落慶天龍寺、咸忿怒甚、移牒曰、近者異類充京師、夢窓法師邪法興張、是不可不罰也、乃以聖天子之靈跡、爲自住之禪室、以乞丐僧棲、稱勅願寺、將動帝駕、奇怪之甚、可謂王法佛法之滅期也已、宜罰夢窓、急命犬神人、破毀其寺、是日、三塔會議、乃上疏曰、昔延曆奠平安都、我祖師闢比叡山、從是以降、法燈普耀、以鎭護國家焉、今乃歸依達磨宗、黜龜山皇宮、建天龍寺、以爲勅願所、將行供養、是亡國之兆、大敎陵夷之甚也、夫禪法者、四敎三觀之惡敵、不

立文字之宗、則三密四曼之遊文、宋主興之、蒙古奪國、今莚衍日域、法滅將在近、請速毀天龍寺、而流疎石、以斷帝道繼法命、殯其文於山中老少、畢誓必遂志、疏上、八日、上皇命承胤亮性尊圓三法親王諭僧徒曰、此非勅願、武家創建、以追先帝冥福、因上皇欲往觀其儀耳、於是三塔又將會、而楞嚴院不應、適諭旨至、事姑熄、十一日、井上俊清引兵擊吉見賴隆軍於高槻壘、及滑河賴隆苦戰、十九日、北朝放中納言日野資明氏明日衆徒奉神木還、後經四日復資明氏、神木已還、而叡山訴事激昂、山徒請毀天龍寺流竄疎石、不得而怒、三塔會合、謀日吉神輿入京師、是日、衆徒數詣至上皇宮、上三千大衆奏狀、使者因陳疏曰、禪法興行、中古以來、數煩山門訴、後鳥羽院之朝、榮西能忍等弘此宗於京師、因致南都北嶺騷動、尋及創建仁寺、乃申請罷遮那止觀等之上、隸山門之末寺、允之、後宇多院欲起嘉元寺、山門止之、乃寢、凡我山故事、

不啻佛法、百王理亂、四海安危、包在其中、必絕禍於未萌、故治承欲遷都福原、天子回駕、百司服役、時平淸盛權傾天下、諸國聽從、獨山門捧狀、遂回鸞輿、至今爲美談、建久僧源空興張專修念佛、山門抗訴止之、延至嘉祿、猶戒除殃、毀法然墳墓、其徒弟隆寬、幸西、空阿等、悉放流之、此等先蹤風文未朽、山門所申、固非新儀、若疑之、則問有職、披史冊、指掌而明矣、嗚呼朝無元老之臣、國無博達之人、政道輔佐警衞判斷之輩、只溺時俗、不諳舊事、因致山門之濫訴、可嘆也、抑又聞之、造寺度僧、非禪宗本分、達磨對梁武帝稱無功德、故寺稱叢林、是樹下石上、以爲其居也、今忘其本旨、輙事末作傑閣壯麗、泉石風流、彫琢糜費、加之飮食衣服、器玩醫藥、求之異方、搜之絕域、門徒結黨、出入權家、輙稱佛事、竭民家財、其風日月益甚、眞子單傳之正宗、見性悟道之本旨安在哉、關東先代之亡、前鑑不遠、從嵯峨、龜山、後宇多三朝、歸依禪法、今其繼體

何如哉、後深草、伏見、後伏見三朝、未聞崇信、惟避明王嘉蹤、專歡
先德、則聖運自昌、乃至近年、俄有此形迹、豈可不謹愼邪、是以群
議欲遠竄疎石、付禪院於灰燼、三塔咸盡扼腕而起、耆老慰諭、且
折中酌宜、放疎石、廢勅願、停車駕臨幸、則足安衆怒而事靜定、上
皇見疏震怒曰、是枝葉多端、非朕所獨決也、因下武家議、以問左
大臣洞院公賢、公賢曰、是山徒稟告、雖非奏狀、暴詞罵詈、不足措
議、至謂朝無元老、而武家亦不能補、則涉枝葉之甚也、於是叡山
如沸、謀擁神輿迫京師、朝使諭止、且命座主勿輕擧暴動、而衆怒
不可制、二十三日、先擁日吉聖眞子神輿上山、夜又八王子十禪
寺神輿上山、公文所僧都兼運使相繼上變、公賢怒曰、兼運輩謂
朝裁稽緩、故激成此變也、獨山徒嗷嗷、數有訴書、命三門主懇懃
告諭、而不肯聽、遂抗奏狀、以其非朝議所決、故與武家往復、武家
固執不聽、因嚴戒三門主登山、豈爲緩怠乎、彼不知自省、強拗無

理、若公武皆斥而裁、則山門自滅而已、衆徒復謀三塔會合、寶幢
院不應、衆徒會其政所、移牒曰、天龍寺事、勅裁延遲、因動三神輿、
本院竭力如此、寶幢院猶因循不答者何、廢邪紹正、安得措心胡
越、其以二十五日三塔會合決事、彗星見、二十七日、大風雨、河水
大溢、八月朔、足利尊氏少子聖王殤、年甫七歲、尊氏鍾愛、悲慟殊
甚、北朝停雜訴七日、令天下觸穢三十日、二日、有縱火於天龍寺
者、撲滅之、五日、近畿大水、害禾稼、宇治惟時欲復歸順、勘解由次
官五條賴元因欲招誘、以請征西府許之、是日、傳令旨曰、元弘以
來、能勉老盡忠、兩子致命、其功罕倫、爾衷情誰不諒察、苟擧兵輸
誠、卒不沒前功、本領新恩、並當如故、何不速決義也、因贈私書慫
慂之曰、聞君欲圖公私之慶也、將軍倚賴焉、果然我軍生色、衆之
仰神佑何如哉、乃如領邑、固無措疑、惟少出兵應援、則忠功忽著
於世、請勉之、惟時沈疑不決、叡山衆徒擁神輿於中堂、已旬餘日、

忿、三法親王不與、六日、復會政所、迫門主曰、今日之事、則一山之
大訴、門主貫長當竭力陳訴、而皆在坂本者何邪、昔斥暗證法禁
一向徒、我故事在、固非偏執、夫達磨宗者、笑持戒修善者、以張教
諸人、逼造衆惡、爲佛滅之妖者、前哲之言、載在經論、歷歷可徵、王
臣歸依、尤宜猶豫也、法華所謂貪著利欲、故與白衣說法、可謂疎
石之狀貌、孰謂頻年禪徒之風、所祗者莊老、外教以爲極、所修者
胸臆邪念、以心爲師、經論聖教、溢藏莫閱、假名佛子、卜居叢林、糜
世財、貪國法、是不特爲外道、抑亦非國賊乎、況疎石威儀八宗曾
無傍例、五家不聞其義、彫佛像、起精舍、不依經義、不守先哲、構山
水以誑緇素心、造樓閣以眩貴賤眼、如疎石者、固宜放流遠島、而
乃以大多勝院爲彼草庵、豈法皇之意乎、是亡國之道、先帝南隱、
至今痛嘆焉、我叡嶽在王城艮、維鎭魑魅妖怪、以護十善、今爲禪
徒將漸滅夷、勅裁何以躊躇乎、請參朝以執奏、猶且淹滯、則動七

社神於九重而已、草起貫主稟請三條並贈之、薄暮移大宮二宮
三宮客人四神輿於山上、八日、尊氏遣二階堂行朝、二階堂成藤
抵左大臣洞院公賢第言曰、叡山嵜嵜、喚問宿老則避不至、方今
觸穢、神輿動座、諮議之路絕矣、願嚴勅三門主、盡鎭制之方、猶弗
聽從、敢入京師、則當毀門跡、盡沒收山徒財產、如此則將生變、請
度之、公賢以聞、上皇曰、武家辭氣甚厲、勢難徒止、惟宜宣命門跡、
察彼所爲、固主唱有其人、後事可嘆息也、明日三門主使者至行
朝邸論辯、衆徒爲武家所抑、終不得志、十三日、移牒東大寺曰、崇
佛敬神、政道之要樞、破邪立正、釋門之通規、諸宗雖別、一理無乖、
近者禪法逐年倍增、今天龍寺供養儀、爲勅願駕將親臨、彌陀威
光、諸宗殆失面目、撿舊典、萬乘促駕、百司備儀、以遂供養者、惟貴
寺與當山也、以此數訴、公武如充耳、我山既被棄損舊好、安無嗟
傷、當今不如擧京內外大小禪院、悉破毀之、捕疎石遠竄之、以永

絕禪法之跡、請速起一旅、以驚九重之聽而已、又移牒興福寺曰、近年禪法、喧於天下、暗證之黨、充滿人間、本寺本山之威光、白日被蔽、公家武家之偏執、迷雲不晴、若不禁遏、則諸宗必殲滅、往年和州達磨寺之被焚毀、貴寺美談存矣、今其先蹤不遠、天龍寺供養爲勅願、幷將臨幸、是以欲慰衆憤、頗盡忠言、終無允許、如將受罰、不啻失面目、殆招佛神之辱、事已至此、再繳本訴、放流疏石、大小禪院盡付破毀、永削其跡、所向者大義而已、貴寺尤宜有同心之春日吉神輿入洛、則春日神木同動、凡藤原氏公卿與議者、盡放其氏、南北合和諸奏太平、是日、京師恂擾、日吉神輿來、武家遣兵備賀茂河原、其夜三門跡自坂本詣上皇宮奏事、上皇召公賢、及勸修寺經顯、坊城經季議之、明日賜院宣於三門主曰、天龍寺供養、固非勅會、以其修佛事、車駕欲竊往觀之、然貽群疑、故當日不幸駕、翌日佛事、當有結緣、其速歸七社神輿、十五日、衆徒奉神

輿歸座、尊圓法親王上表奏慶、十六日、尊氏直義詣天龍寺、莅修後醍醐帝佛事、令門族家臣曰、吾承勅建天龍寺、酬先皇者、官私之所僉望、其由殊異、凡我所念願伽藍昭鑒焉、是以門族家人、及胤裔、其宜專心歸依、以保安寺刹、而抽興隆之精誠也、卽有不義違戾之行者、當以不孝永絕之、書以納寺、鎌倉會千僧於建仁寺、修前將軍守邦親王十三年忌佛事、十七日、京師地震、尊氏使二階堂行朝奏上皇、請勅使臨天龍寺供養、乃命檢非違使別當四條隆蔭、叡山拒之、隆蔭懼辭命、乃諭山門曰、武家爲後醍醐院、建寺修佛事、上皇因欲竊往結緣、豈不可哉、諭示再三、固執不聽、二十四日、遂改隆蔭命、更命右衛門佐高階泰成、二十七日、畠山直顯入薩摩、與澀谷重興等俱攻官軍於谷峰城、上皇賜僧疎石金襴袈裟紫衣、二十九日、尊氏直義詣天龍寺、莅行慶讚、簡選諸將士、以爲隨兵、儀衛嚴盛、尊氏駕八葉車、直義駕十八葉、勅使中納

言日野資明、院使右衛門佐高階泰成、上皇願文曰、夫混元初闢、三才乃分、步驟既殊、三教竝起、人獨貴于萬物、佛能利乎群生、無人則佛胡興、無佛則人何悟、伏惟早遜大寶、猶臨萬機、外慕聖猷、欲回醨俗於淳風、內歸眞諦、思役未運於正法、爰有元勳之武將、將輔菲德之眇身、忠貞不撓、寔是皇家之餘貞、功績最高、耐爲軍國之藩屛、義同水魚、志密膠漆、上下一心、撫育黎元之艱難、君臣戮力、扶法道之澀微、乃命征夷大將源朝臣、新刱叢林之基、既成土木之功、葺佛殿、安釋迦普賢文珠、梁牌署額、自錄其文、大藏經五千卷、遙從外朝聘、不翅此善根、亦以修諸惠業、設壇施於三千之淨侶、預賑給於無數之窮人、囹圄赦繫囚之徒、山川放漁獵之獲、康永乙酉、仲秋庚辰、以開山夢窓國師爲唱導、法雷一震、發明四衆、幽聲言泉、無礙盈溢、萬劫此地者、三代上皇逍遙之仙洞、萬乘天子遊豫之離宮、後醍醐先帝席卷六合、囊括八荒、然而三年

之間、干戈未歛、大亂更起、乘輿南遷、德至聖人、未免造化之變、威振殊俗、無傳神仙之方、嗚呼哀哉、共承帝系、特爲宗親、恩情難謝、遺德爭酬、故以今朝之善業、資冥路之出離、祝畢賜疎石錦綾十襲、砂金二裹、加水精念珠、衆僧絹綠二襲、砂金一裹、授造寺官員高師兼爲刑部大輔、高行氏爲常陸介等有差、明日平明、上皇幸天龍寺、守護武士庭上儀衛、一如昨日、修一切經供養結緣、尊氏直義夜回駕、法會之盛、近古未之有也、尊氏又嘗爲文祭後醍醐帝極述帝恩、言悲哀之情、

靑山延光曰、尊氏殺一太子、害二親王、擁立新主、以抗天子、竊凶極惡、天下孰不惡之、唯其詐術足以欺一世、故天下莫能當、而浮屠氏乃翫之掌股之間、使之大造梵刹、外託解先帝之怒、內實供一身之奉養、是尊氏能欺一世、而浮屠能欺尊氏也、尊氏墜彼計中、竭民膏血以供之、故其兵日衰、外之爲行在諸將

所推盛內之爲子弟奴隷所驅迫、終身奔走、不獲寧處、是天下不能困尊氏、而浮屠能困之也、吞舟之魚制於螻蟻、豈不信乎、宇治惟時之叛也、宇治惟澄請襲其邑、征西府以聞、九月朔、勅待功賞處分之日、既而勅惟時曰、歸順致力、復給領邑如故、四條隆資因與書慫慂曰、元弘以來忠勳、至今而廢、竊爲足下惜之、今有此勅、而乃得自安、請勉之、惟時於是有歸誠之心、六日、興福寺學侶至上皇宮、又訴數條、且曰、黜放日野中納言氏司寺務者阿黨、輙復氏、傲然參朝、無狀甚、請處之流、八日、北朝內大臣三條實忠罷、以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大炊御門冬信爲內大臣、咳病行人多死、十二日、上皇不豫、時遣元船歸僧干明等齎方物至京師、民間喧稱疾疫之起、是其應也、興福寺學侶迫上皇、請放用事臣左大臣洞院公賢等氏、上皇憂之、二十八日、使高階雅仲就公賢詢曰、苟安寺社、將聽其請、以慰藉之何如、公賢曰、臣爲寺社盡心

焉耳矣、乃忿悄欲放氏、大臣放氏未前聞也、近者寺僧不辨識朝典、暴慢恣言不足怖也、老臣受譏不敢恨、然無朝威致輕乎、既辭南都詔奏、是月、少貳賴尙部將馬場二郎、宗刑部據肥後味木莊、宇治惟澄擊斬內田公藤五、米倉五郎、內田居山鹿玉名兩郡者也、冬十月十六日、益仁親王省上皇於持明院殿、因留十餘日、馬場三郎復味木莊、進攻御船、宇治惟澄救之、太刀迫擊、斬七人傷數十人、二十一日、北朝改元貞和、先是攝津守藤原隆昌上疏陳雜事八條、其一停寺社院宮王臣家司帶符牒入部內侵虐百姓、夫置莊園格制已重、然而貪婪之徒、相交郡邑、求膏腴之便、索土民之田、假託權勢、輙稱已莊園、隨即不經國宰、直發符牒、私差使者、定阡陌而立劵、郡司等陳因由、輙拘留陵轢、如此輩充滿部內、國之巨害實甚、請停之以肅國內、其二、停寺社御厨司寄人、稱寶買田避賦役、夫校田授口、載在格條、今社寺司莊園寄人等、以土

民耕田、託稱寶買、逃避官物、對捍國務、其所爲甚爲猥戾、縱雖神民耕公田者、何得不服課役乎、因命雜事、則假神威、不從國務、請停之以尊朝威、其三、行檢註以勘決本免田、當國原有田一萬二千五百二十餘町、中古以來、社寺權門勢家莊園、逐年增多、又稱本莊加納寄人名田、恣爲虜掠、不異免田、所餘公田、已無幾何也、本免百町之莊、實包有二三百町、乃至界地遇莊司、則稱公田、遇國使則稱莊園、巧計規避、輙生諍論、如此之類滋多、至十町之免包數百町、此雖由耕人賄賂、抑亦因領主之捍行也、故下官使與國使眼同、不論輸不輸、悉檢註公驗、以勘免田、定官物、以絕爭端、而圖殷富、其四、課在家役於往要津者、神崎、濱崎、抗瀨、今福、久岐五津住人、近年假寺社權勢之名、託口實以遁在家役、且從古濱崎爲國領印鑰之地、固當無異論、請速裁下、省使務之煩、以勵循良、其五、停檢註不據繩墨、當國習例、檢註使入部、欲據町段法而

行檢註、則耕作之人以見作一町稱二三段、而更乞半損之裁定、若弗聽、則託權門之威、不肯受命、貪冒亦甚、官物減少、職是之由、請禁檢田際耕人濫訴、得依理遂務、其六、選調米、夫調米殊撰精好、綸命數布、不法罪科載在章條、今往往混粃糠、請禁之、背者坐法以戒飭莊司、其七、國吏兼御厨檢註職、大江吹田等御厨檢註職者、國司世襲吏兼之、以監臨供御、近世不兼供御、輙違因致寄人等非法、請必兼是職、其八、停京師誅求各所濟物使之至、必給廳宣、因發國司切符、所課莊園官物、並承前例、近年濟物使不受廳宣、而督責國司、國且不堪、況小吏乎、請停其誅求使莊園克服勤、疏上、左大史勘曰、隆昌所請、與正元元年四月太政官符合、乃批曰、每條宜考舊章裁定、參議甘露寺藤長拜謝曰、近年議事紛錯、動輙移時、今速裁決、不料見太平之兆、外記局用度乏、左大臣洞院公賢還入世莊收入之半、以充其殿上熟食料、二十八日、

宇治惟澄乘夜襲小野寶武所據城拔之、是月、京師霖雨洪水、十一月五日、官軍與宇治惟澄等合兵、入豐田莊攻陷小駒野城、惟澄所斬首及五十餘級、二十六日、太神景茂授神樂星曲於光明院、太神氏舞人爲遠之裔也、十二月、和泉官軍縱兵擊高師直族、破之、殺傷頗多、十日、師直部下往救之、伊勢外宮成、二十七日、北朝行正遷宮儀、鎌倉有圖亂者、爲其黨所反告、二十九日、捕鶴岡學頭僧徒、是冬、權大納言御子左爲秀授三代集秘訣於足利尊氏、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八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村上天皇四

正平元年丙戌、光明院貞和二年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二十一日、東大寺八幡宮神輿歸座、二十四日、足利尊氏自彫三尺地藏像、納新善光寺、爲建堂、二月朔、日有食之、權中納言中院義定自薩摩谷山、乘船赴肥後、五日、抵八代、上岸、即馳書宇治惟時曰、討賊之計將安出、聞卿有所規圖、與俱戮力、吾願也、今至此地、當共協謀、卽得應援、我望足矣、尊氏令齋藤玄秀定式目六條、曰、攻戰防戰、縱令有確論宿意、宜仰上裁、私擅鬭殺、其罪匪輕、攻戰者雖理直、不免罪、防戰理直者免罪、曲者與攻戰同罪、刈禾侵暴者、檢斷吏員糾明所犯、其罪發露者、奪所領三分一、新關津料、甚爲行旅之煩、

宜急廢之、貸借債劵、或强暴徒、誘取他人借劵、以譴責貸主、頗爲人煩、宜急令政所禁戒、山賊海賊、嚴緝出沒之跡、若領主同意者、改易其地頭職、以入守護使、尊氏遣吉良貞家鎭陸奧、九日、令相馬親胤、伊賀盛光等曰、諸城經略、計宜何出、速會府議之、若躊躇有咎、征西府軍謀扼險要、絕島津貞久通路、中院法印與肝付兼重等、俱屯揖宿郡、艤舟發山川津、貞久諜者偵知以報、兵寡弱、不可防禦、貞久恐、十二日、乞援比志島族、十七日、上皇宮聽雜訴、十八日、北朝內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大炊御門冬信罷、以大納言德大寺公清爲內大臣、二十日、北朝立法皇女爲內親王、更名祝子、二十一日、勘解由次官兼綱傳綸旨東寺長者賢俊高野山四至內寺領、一如元弘建武勅、二十三日、北朝御遊始、二十六日、上皇宮詩歌會、二十九日、北朝關白鷹司師平罷、以右大臣二條良基爲關白、是月、帝納左大臣近衛經忠女勝子、爲女御、越中井上

俊清率師、會八條某及新田貞員、栗澤政景、富來俊行等軍、三月六日、入能登富來院城、木尾嶽、吉見掃部助乃謀引兵擊之、肥後官軍與賊接戰、拔其數城、吉見掃部助自越中率兵入能登、長井藤內左衛門尉爲侍所、得江賴員等會之、十六日、攻八條新田等軍於木尾嶽、十七日、上皇詣天龍寺、聽僧疎石說法、十八日、疎石致仕職、徒弟志玄退居東庵、曰雲居、事猶取決疎石、志玄京師人、爲東寺僧、易衣如鎌倉、入東福圓覺兩寺、修禪學、有名聲、及疎石居圓覺寺、負氣不肯下、疎石延上座、與語大悅、擢爲版首、其居南禪寺及臨川寺、常分座共事、八條新田諸將拒吉見兵、賊迫城正門、城兵射傷得江賴員等、中納言中院義定數遣使宇治惟時、勸諭歸順、惟時亦悔、意欲應之、業已反覆、怍行在命、恐得譴責、沈疑不決、義定及援赴報、復與書勸之、惟時意稍決、猶抱疑懼、二十一日、義定重與書曰、謂卽擧義旗、其期在近、吾喜何加焉哉、數奏行

在、頗亦盡言、以候足下去就、我汗盈握矣、乃今而後始得自安也、往者止我東發、待後音者、蓋爲有之乎、豈不宜而留哉、請託兩條、旣具註進、猶慮或遲、寄書北畠一品與四條隆資、備言事情、其文如此、必當無疑、可勿勞慮也、又聞卿有義擧、此亦具奏、固保其無誤、請斷行勿猶豫、事尙急速、若夫細節、素無煩慮、吾承別勅、從上卿後、得書綸旨、乃小少事、固當斷行耳、二十三日、八條新田諸將與吉見兵、戰於木尾嶽、隔日又戰、不決雌雄、二十九日、上皇省法皇於萩原殿、是日文殿越訴、左大臣洞院公賢參衙、無會者而罷、近年政事懈怠、率此類也、夏四月七日、勅兵部權少輔某賜大和二見莊今年租、以充兵糧、關城之役、結城親朝顧戀祿位、信尊氏敎誘、終與子顯朝俱叛降、以邀賞、欲襲邑如故、石堂甚背約弗肯與、由是觖望、輒貲緣請託、而得採收、是日、備錄舊勳閥閱以訴、乃稟請京師、亦爲群下所抑、不得省、尊氏又與書南部政行曰、苟降

領邑如故、政行不答、尊氏既委政直義、高師直兄弟用事驕橫、上杉重能、畠山直宗嫉之、數譖尊氏、卒觸直義怒、二十三日、譴責重能、不得干與雜務、二十五日、永陽門院薨、以淑德稱、五月一日、上皇文殿議政、四日吉見掃部助陷木尾嶽城、法皇不豫、十八日、上皇省萩原宮、尋命大僧正慈眼禱病、薩摩官軍集河邊高城、謀夜潛兵襲東福寺城、會伊集院道忍、市來道尊通欵、島津貞久竊告其謀、貞久乃乞兵比志島範平警備之、道忍已附島津氏、於是貞久令還一乘院侵地、陞其名主如故、二十五日、北朝前右大臣大宮季衡死、二十六日、上皇與壽子內親王俱省法皇於萩原宮、駐蹕四日而還、壽子留候病、河邊高城官軍謀襲島津貞久營、別府氏僕之女自城中逃歸、告其謀、六月朔、貞久徵滿家院兵備之、十一日、北朝左大臣洞院公賢罷、先是公賢屢請罷官、上皇以其耆宿優詔不許、公賢固請、上皇遂許之、宇治惟時外畏得朝譴、內與

惟澄異趣、疑懼不安、中院義定投機曉諭百端、遂決意歸順、自抵義定營、陳無他、當是時、將士爭請收其郡沛以爲賞功、惟時憂懼、十三日、義定與書曰、人或望得郡沛、然不足爲憂也、何者阿蘇當國一宮、先帝悉擧社領以付社家者、諸國一同之令、而天下所咸知也、寺社地固不得敢動、況乎足下軍功超他、當困難際、獨立不動、能立回天之策、以折賊勢、啓此鴻運、叡褒頻下、聖上倚賴、安有輕遽之議哉、且吾既許一諾、恩賞舊領之訴、以身所保任者、有如神明、聞之足下自我營歸、乃家訌氷釋無跡、其處心公平、令而益信之也、請勉諸、乃條列以奏吉野、石見三隅城官軍入都賀鄉、二十二日、上野賴兼率吉川經明等、逆戰數日、官軍馳使行在請援兵、薩摩伊集院道忍復應官軍、於是伊作道惠、二階堂行仲皆城守、澀谷氏城野崎壘以爲後援、秋七月三日、官軍屯貝柄崎、追其壘、道忍攻日置若松兩城應之、城兵多斃、七日、足利尊氏喪少女、

北朝乃停雜訴、七日、洞院公賢歎曰、當此多事之時、以嬰兒殤、閣廢政務、可謂公私如醉矣、後遂沿爲例、畠山國氏命結城親朝、復爲陸奧諸郡檢斷奉行、猶奪安積郡、親朝又訴吉良貞家、請檢註白河莊小野保疆界、十六日、貞家以稟京師、令親朝且仍舊待後命、國氏高國之長子也、陸奧從是有兩探題、興福寺管屬士殺東大寺坊人侍從房隆源弟於忍辱山、隆源即擊之復仇、興福寺衆徒忿、二十三日、攻東大寺鬪戰、東南院宮告變京師、請禁戒兩院家、北朝乃命武家鎭制之、二十四日、僧師錬寂、年六十九、師錬嘗謂曰、吾正和以前、以書質心也、正和以後、以心質心也、延元四年、住南禪寺、光明院崇信甚厚、緇白瞻仰曰佛祖復出、二年而退、居東福寺海藏院、興國三年、行在遣使賜國師號、師錬年甫十九、見楞伽經古澀難讀、自誓曰、此吾祖印心之經、我必箋釋、建寺以爲報也、及居海藏院、上皇賜京北栢野、關白基嗣爲起楞伽寺、其所

著有禪語心論二十卷、證修論、十勝論、禪餘或問、禪支錄、禪儀外文等若干卷、詩文曰濟北集、又有聚分韻略五卷、行于世、二十六日、上皇省法皇於萩原宮、駐蹕三日、八月四日、京師地震、羽蟻蔽天、自中御門堀川、至大宮大路、街上人行絕、二十七日、伊集院道忍拔若松城、日置下司宗弘逃、北鄉河南河北盡歸官軍、九月四日、澀谷族棄野崎壘去、一乘院名主直人等保中山城、伊作道惠、二階堂行仲勢已孤、聞道忍與敍島彥次郎等、將合兵來攻、懼、告急奉行所、十一日、少貳賴尙率師入肥後、陣宇土郡古保里、十三日、中納言中院義定使使宇治惟時曰、再昨夕、少貳賴尙至三日寺、必當來襲、警虞頗苦、特有足下强援、勿怠來救、是九州浮沈之所繫、爲我畫良計也、是月、一色範氏納書阿蘇社、轉讀大般若經、獻神樂曰、苟所願得成、即進領邑、十三日、京師大風雨、山上諸堂倒、御室雙岡松樹多偃、二十一日、島津貞久使郡山賴平修郡山

城、備官軍。二十七日、有縱火於上皇宮者、不遂、擒、一品寬性法親王薨。閏九月二日、少貳賴尚分二軍、前後攻八代城、賴尚自將、從宇土郡進擊守山關、遣族經尚、以相良定賴等兵、從葦北郡進擊田河內關。於是中院義定與內河義直、分兵守禦、賴尚破守山關、宇治惟澄自小河城率兵赴救、擊賴尚軍大破之、斬日奈子高木弓削丹次等數十人、賊棄馬委甲潰走、明日惟澄追躡至大原野、是夜賴尚屯阿彌陀峰以防守、八代兵不欲戰、惟澄遂收兵引還、義定方勸國人勾野八郎歸順、先帝嘗以勾野鄉屬甲佐寄附阿蘇社、於是八郎送欵、因請復本領、義定難拒其請、惟澄乃請避勾野、義定悅。十日、約惟澄曰、當以守富莊領家地頭兩職、爲其替地也、若不可、則讓吾玉名西鄉耳、又馳使宇治惟時、趣出師、先是上皇徵朝野和歌百首、限七夕詠進、足利尊氏、直義、及吉田兼好等與焉、既成、是日、會公卿披講、名謂貞和百首。十四日、賊將某與書

島津氏曰、伊作道惠、二階堂行仲父子、至今固節不撓、可嘉也、今尾張播豆崎城陷、越中普門氏降、擒新田兒子、處斬之、京左靜定、當是之時、益皷勇期功必成、當有隆賞也、從前艱苦、將軍感嘆不措、其勉之、光明院省上皇於持明院殿、遂幸昭慶門院新殿、駐蹕二日、二十六日、光明院召大外記西大路師治與前關白近衛基嗣、權大納言中院通冬、日野資明等、講禮記。二十七日、足利氏內談一方頭人高師直補式目曰、文券遺失訴、屬諸內談爲法、然建武二年以前、無事書可究明、宜循舊例、審其果知行與否、即有證人者、定爲遺失、以授安堵券狀也、其年以後、就恩賞方安堵方若問註所事書、以定授之、但不知行者、付之內談、訊究當時所領、而後據證跡、以決是非、亦如之、陸奧佐藤性妙當尊氏初叛、應斯波家長召募發兵自將、戰國中、遣子行清赴伊勢小屋、從軍、遂自男山轉戰於天王寺、安部野、湊河、花熊、生田、摩耶、入播磨、攻山田、丹

生寺、谷上、諏訪各地、所喪亦多、數得感狀、就石堂秀慶請賞、秀慶以稟京師、而賞未及、於是畠山國氏、吉良貞家爲探題、性妙因又追請、欲自赴京師陳辯、國氏貞家方圖擊官軍、故留不遣、特以請京師裁決、宇治惟澄已破少貳賴尚軍、乃至八代、見中院義定、請謀事而還、冬十月、賊復圖攻八代、惟澄遣使曰、宜城小川以備焉、未幾諜告賊將來襲、十二日、義定遣岡部兵庫助抵惟澄營謀曰、賊至將在明日、防禦策將何出、請熟計焉、乃據今宮險禦之、惟澄救戰數日、縱兵奔山崎對城、陷安見岡壘。十六日、北朝內大臣德大寺公清罷右近衛大將、權大納言九條經教兼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近衛道嗣兼右近衛大將、經教道教子、道嗣基嗣之子也、是月、上皇親撰和歌集、名曰風雅集、製序曰、昔日紹天日嗣萬機事繁、今者在風塵外、隱棲境閑、猶聽政務、夙興夜寢、希有暇隙、然而兵塵全收、野駒不繫、四海波和、貢篚無滯、恐諸道衰、而衆藝廢

也、於是追元久遺躅、繹新古詞藻、撰其目睹心愉者、裒輯曰風雅和歌集、所以存正風於季世、而解衆蔽惑也、宗良親王從御子左爲定學和歌、於是宗良遠在信濃、聞爲定不加風雅集撰者、憫恨、如斯道殆絕者、作和歌自哀、二階堂貞宗從爲定父爲世學和歌、入高野山爲僧、號頓阿、發和歌秘奧、爲世薨後、嘆世無知己者、不復作和歌、上皇素愛頓阿歌、惜其終廢之、令二條良基曉諭勉勵之、法皇撰風雅集、採其詠雪歌、爲改末句、使人諭之、頓阿對曰、如御批、願無採焉、固請不動、上皇乃更擇他歌。薩摩之亂、一乘院邑被侵暴、北朝嚴勅守護、禁戒復侵地、及伊集院道忍降、得安堵、如故、其地頭僧純阿、了心、野邊盛政等乃共約曰、若有攙奪者、相諧協力、互遞兵糧、可以拒捍、時官軍方盛、伊集院氏又附之、困島津貞久、貞久告變京師、於是今川貞世掌九州軍事、二十一日、馳書貞久曰、伊集院道忍、鮫島蓮道、蜚反覆助敵、宜急伐之、澀谷族私

撻拔營歸、宜再趣其兵、郎弗聽、待其報道、當沒收其邑、鎭西軍事、一色道猷已受委任、其宜協謀以成平定功、直義亦命伊作道惠等、助守護聯道忍等、二十五日、光明院召僧疎石受衣、自執弟子禮、明日加賜夢窓正覺國師號、少貳賴尙以大軍攻八代城、中院義定與內河義直、俱據撿搆壘守禦、遣讃岐八郎往來宇治惟澄營、以約應援、惟澄曰、請且極力支持、以待其疲也、於是八代多城塞、而兵少資匱、不能復搆壘、義定更遣其臣重藤、促惟澄援兵、旣而賴尙潛兵、襲種山黒駮兩城拔之、皆八代城背之險要、兩城陷、八代出入路絕、惟澄聞報、發兵救之、方搆對壘以攻米山營、內河縫殿允率兵而至、謂惟澄曰、事旣至此、攻守之計、一賴足下也、惟澄因令守米山壘、自引兵欲復兩城、旣去、少貳族對馬豐前次郎、筑後孫次郎等、以兵數百奄至、急攻米山壘、縫殿允不能拒、棄壘而走、惟澄與竹崎左衛門太郎還救力戰、傷者數十人、遂破賊走

之、內河義直遂分八代南北講和、裂今宮荒尾與賴尙、賴尙乃引歸、十二月二日、京師地震、僧友梅寂、越後白鳥鄕人、幸姿秀拔、岐嶷頴悟、從建長寺一寧爲僧、年十八、航海入元、當世耆宿、莫不參扣、機鋒動人、庸流畏避、登湖州道場、從叔平和尙、當是時、元主海山猶在臣海外之心、怒日本不受羈縻、我民在元者、輒捕刑之、友梅因於雲川獄、拷掠百端、水火交至、並逮叔平、死獄中、刑吏將加刄友梅、友梅無懼色、誦佛光遇兵偈曰、乾坤無地卓孤筇、且喜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裏斬春風、刑官嗟嘆、由是獲免、名譟天下、乃護送長安、放竄西蜀、十歲不獲歸、憤悱噴出、自然成章、經史諸子、一見皆記、嘗在峽水舟中、手披南華經、每覽一紙、擲向水中、人怪問、曰、不記胡爲、聞者卷舌、西川大官老儒、皆令子弟受敎、赦還長安、偶夢老親、於是浩然有歸志、會明宗卽位、命友梅住京兆翠巖寺、乃拈香酬一山、畫叔平肖像祀之、緇白咸服其

德、明宗賜號、於是周遊、凡西土名山古跡、無所不至、元德元年、搭商船歸博多、年四十矣、將如鎌倉、過由比濱、馬蹶墮泥淖、入路傍民舍、老嫗出迎、卽其母也、因與俱居、奉養甚至、明年、信濃諏訪滿貞剏慈雲寺於諏訪、請爲開山、又明年其宗氏爲賴亦剏德雲寺、請之、又其明年小串範秀辟至京師、尋大友貞宗以豐後萬壽寺、請、乃往住三年、還居栂尾、延元二年、赤松則村剏寺苔繩、欲辟名僧、範秀因薦友梅、乃厚禮迎之、光明院賜扁額、曰金華山法雲寺、居四年、尊氏直義傳勅、令住萬壽山、友梅固辭不就、潛匿貞峯者二年、則村親往貞峯、排闥懇請、通身汗出、謂人曰、吾馳突百萬之軍、今老師面前、頃刻跪請、威稜迫人、怯慄如兒矣、友梅不得已而起、住萬壽寺、明年移病、遊於有馬、又明年勅住建仁寺、訪僧師錬病、延接談笑、互忘賓主、至是獲病、勅賜醫藥、卻而不服、寂年五十七、則村與子則祐營葬、後爲起大龍寺於京師、永昌寺於赤松、皆

其藏骨之地也、詩文曰岷峨集、明年、北朝賜寶覺眞空禪師號、七日、尊氏令鎭西諸國曰、寺社興行、異賊防禦、並宜遵先例、所務諍訟、宜審究註進、檢斷雜務、其係地頭家人者、宜經註進、其係非職者、直可訊究裁決、八日、改元、先是准大臣親房自關城之破、崎嶇脫歸吉野、乃與四條隆資等謀、畫興復策、再募關東義故、關東復起、募熊野水師、與四國中國水師連合、遙綴九州軍、抄略濱海、以困賊軍、十三日、發使赴九州、授方略、足利氏內談一方頭人高師直與門眞寂意議補式目、曰、凡拒捍國司領家年貢者、據貞永式目以處分之、然以地頭猶不循義令、旣改易其職、而年貢猶欠、如此甚不可、故自今以後、旣以違令論決、當褫職改補之日、直當割付未濟額五分一相當之地也、其後所納貢額、不經同時裁定、輙復生訴訟、宜勘合其每年所得、以割其下地、永付本所、爾後令本所地頭、互無所賦課、各全有其地、但係今年以前者、以頻年擾

亂、諸國困窮、特從寛不改補、惟計前後年貢、以割付下地於本所、猶如前法、若背此法、就其割分地領主等爲違亂、乃收公所領、如法、又坐罪既奪所領、而雜掌訴其未進累積、則以地頭等係不慮沒收舍之、及定新給人、割付下地如前法、又替地縱不充賜替、亦有他所領、則宜以本知行年貢處理之、若又充給其替者、宜辨償勿猶豫、又一旦領主、或稱裁許未定地、或稱料所年預地領主等動輒託事故、施行延滯、曠過歲月、而致本所年貢致滯、甚不可、自今以後、未進幷現在分、司賦課當知行、又非分押領輩、則難以其名施行、故定領主前、命專使、令檢納年貢、以勘濟本所雜掌、又武家領神佛用幷領家職預所等年貢、不得違本所之貢、一如前法、凡刈田侵暴者、檢斷宜嚴制也、所犯果實、則可奪所領五分一、與同者亦如之、定諸國侵暴條目曰、凡攻戰防戰、自今以後嚴禁之、犯攻戰者悉收所領、處遠流、其從收所領、無所帶者處遠流、其防

戰者、而理由者、罪與攻戰同、若理直者、隨事處分之、凡不帶補任裁判公驗、不待使節遵行、恣擅侵入人所領、劫掠人所得、甚爲無道、不可不誡、自今嚴禁之、若有犯者、幷主從奪所領三分一、無所帶者處之流、縱不遣奉書、不及閗鬪、守護人即馳到其地、逐其人、直處分其地、而後註進其狀、又使者遵行地、不問本領新恩、嚴密處治之、亦如前法、凡近年號一揆衆、押領他人所領、動輒對專使、妨其遵行、或以宿憤、率黨類爲戰鬭、並係造意所爲、難逭重科、宜就守護若使者註進、處之罪、輕重隨其事也、又使節難澁之罪、奪所領五分一、凡山賊海賊、領主同意者、屬本所寺社領、待事靜定、後奏請改易其職、又定守護人非法條目曰、凡守護人、除三大犯、及刈禾、侵暴、使節遵行外、以拒公役、黨賊徒爲名、擅管領他人領邑、凌辱至流離、或與論人阿黨、若與知行人比援、以致遵行難澁、若奪論人所領、若押領闕所等、妨害所務、以爲地頭家人累、或爲

緣者契約、以出庇、若號請所、而假其名於他人、以知行本所寺社領、若稱國司領家年貢及佛神用催促、擅放使者、逮抑民家、若稱兵粮、借用誅求民財、或誘取他人借券、以苛責負債主、或以私賦課、分配國中地頭家人、或搆新關、以科取山河、爲行旅煩等、凡如此數條、爲非法張行者、近年頻聞、若犯其一、即可改易其職、即正員不關知、而爲代官造構事明白者、惟奪其所領、無所帶者處遠流、定儉約令曰、臨時課役、先例所定公事外、一切停之、其月充以下所役、宜使補年貢也、乃特殊公事、雖有課役、不賦諸民、使地頭任之、修理替物、改一年兩度、爲年始一度、但破損所、隨時命之、雜掌經營、其酒肴不可過十結、衛重以下、畫圖彫刻、一切停之、正月引出物、禁甲冑太刀絹布金銀唐物等重物、可用銀劍以下輕物、衣裝守公家新制、出仕武具、其太刀准據先例、不可結搆新式、鞍專用麁品、不可交金銀、僮僕不可過中間五人、舍人五人、禁從力

者、令諸國曰、往來要路警固、戒勿煩行旅、若有侵暴事、當罪其地頭、亡齋及彼岸會、禁殺生、如舊、新關近年聽許之外、私擅構關者盡廢之、二十八日、北朝下制符、申令儉約、一如正慶元年制符、

二年（光明院貞和四年）丁亥、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四日、北朝前內大臣三條實忠死、號後三條、薩摩官軍攻島津貞久、貞久據城禦戰三日夜不休兵、六日晡時、官軍數百會谷山隆信營、謀攻貞久營、貞久援兵已散歸、寡弱不可禦、乞比志島氏兵自衛、八日行在以宇治惟澄數八代城頗有功、褒獎其忠節、兼諭宇治惟時曰、苟紹先功、運策攘賊、則本領新恩復給如故、惟時首鼠兩端、得少式賴尙招誘、乃變志附之、是日、賴尙具狀尊氏曰、宇治惟時據險築壘各地、以禦敵、其功拔群、請特與褒狀、十日、尊氏觀射於第、十二日、直義觀射於三條坊門第、十五日、京師地震、十九日、北朝皇太子觀持明院殿、因留居焉、二十日、京師地大震、官軍數百會谷山城、謀

築壘、迫島津貞久、會城中有密告其謀於敵者、時貞久兵甚寡弱、卽馳使、又乞兵比志島氏、二十二日、上皇與皇太子臨文殿議政、二十六日、上皇變御幸始、省萩原殿而還、是日、尊氏直義詣石清水八幡宮、少貳軍迫八代也、宇治惟澄乞益師於征西府、谷山戰方急、未遑報、二十八日、復曰、自賊軍迫八代、足下奮力樹功、其報聞踵至、中院中納言註進、甚爲詳悉、足下忠勇、素擧世所知、豈不抃喜哉、此九州之大事、請運籌策、必期掃蕩焉、當遣援師、然賊方結陣來迫、攻戰不熄、是以稽緩、中納言與五條次官、交趣兵將有議處、猶未果行、甚非本意、吉野使者、昨二十日至、告東國競起、行在改元、重報道之也、八代形勢最所軫慮、請救援勿惜力焉、二月朔、京師有童謠、市民造偶人投河、十九日、上皇諭傳奏曰、自今上卽位、未擧更張之令、政轍有錯、自今宜相磨切、總奉行事、必謹必愼、且近臣之違失、飭令之嚴急、尤爲衆煩、宜先廉潔忘親疎、益抽

忠貞之節也、明日、又令文殿曰、雜訴對決不得過一度、訴外具陳、稱藥須聞、而受理者、自今停之、揭以爲法、二十四日、京師火、少貳賴尙遣兵庫允順景於阿蘇、與惟時謀事、還、賴尙令報曰、嚮相見布腹心、歸以語則大悅、欲自今共爲一體、諸謀相濟也、願亦致意焉、二十五日、賴尙與惟時相誓曰、已以大事相結托、自今以後、忠難相謀、細大無隱、其與謀不忠者、明神罰之、尊氏亦與書曰、太宰少貳報卿致力軍事、宜益效忠也、四國中國水師三十餘艘、自日向目井浦、入內之浦、野邊盛忠馳使、報島津貞久曰、蓋是官軍助肝付徒也、請警備之、貞久懼、二十七日、趣重久氏等兵以自禦、時、上皇幸天龍寺、修觀音懺法於普明閣、乃入長老房、見禪疎石、賜食、覽嵐山花、乃幸西芳寺、泛舟攬勝、至暝、繫舟花陰、調樂、至夜半、三月朔、還宮、日、將臨文殿聽政、當此時、公卿怠事、越訴雜訴延中、滯、以入少輒延遷、親臨有議、亦以私事不至、於是令寄人曰、自今

評定、不參會者嚴責之、二日、臨文殿評定、前太政大臣久我長通、前左大臣洞院公賢、前大納言日野資明、前中納言葉室長光、及寄人盡參焉、從是文殿政稍擧、六日、光明院讀書始、侍讀唐橋在淳方授後漢明帝紀、七日、二品性圓法親王薨、十三日、北朝修後白河帝國忌、赦、十七日、左少辨傳勅宇治惟時、促其歸順、夏四月十日、東大寺八幡神輿移座、十九日、上皇詣石淸水八幡宮、明日還宮、二十日、京師風雨、大政官朝所倒、二十六日、尊氏與信濃春近半於小笠原貞宗、賞其功、小笠原氏從是跨有鹽尻、貞宗已老、剃髮曰正宗、猶爲信濃守護、在京師、二十八日、京師洪水、是月、松田太郎據出羽谷澤城、應官軍、結城顯朝攻陷之、太郎戰死、北畠顯信分兵藤田靈山田村諸城據之、五月六日、京師地大震、十日、官軍水師數十艘、浮筑前宗像海、至大島小島、宗像三郎告警博多、明日、一色範氏自將救宗像、令龍造寺深堀徒發兵會擊、二十

四日、北朝檢非違使差吏毀祇園社獅子舞德多兵衞宅、上皇宣命、令課馬上役、行小五月會、戒勿煩擾市民、叡山大悅、罷罧、征西府軍與島津貞久相持谷山久、會中村覺純逆叛、二十九日、官軍乃潛內兵於濱崎城、以絕貞久援路、四國中國水師咸至谷山、征西府軍勢益壯、貞久守禦甚困、澀谷重興、重名、市來崎某、伊勢人河西道現等援之力戰、當此時、肥後河尻幸俊應尊氏、累有功、尊氏薦爲肥後守、與詫摩宗直謀抗官軍、征西府傳令旨山名因幡守、伐河尻氏、菊池武光伐詫摩氏、武光乃發兵攻詫摩城陷之、宗直走河尻、河尻幸俊自將拒山名軍於境上、官軍方振、會菊池族鹿子木大炊助叛附敵、武光卒收退、山名兵亦敗、豐前宇津宮大和守爲監代、與少貳部下筑後宗利共在肥後、河尻氏與宇都宮有郤、而與宗利好、由是幸俊恐其躡後、自守封疆、不肯出戰、肥後賊勢亦不競、六月朔、左近衞中將氏宗與賴時朝眞等將士誓

日、凡我軍、致忠立身、其言已久矣、公私之事、協心相議、所謂必一義如兄弟、無有礙隔、同盟相濟、納載書於阿蘇社、二日、彈正尹忠房親王薨、三日、薩摩澁谷重興等陷東福寺城、據以待援、六日、官軍遣熊野水師數千、海陸並進攻之、重興等苦戰、官軍引退、明日攻新福寺外城、燒之、因縱兵與島津兵戰、八日、足利直義子某生、上皇遣使賜太刀、公卿諸將饋刀馬往賀、門前如織、京師喧還、令觸穢天下、三十日、上皇因停賀茂御幸、九日、征西府軍陣牟下、塞賊通路、以斷截援兵、賊輒來爭、官軍奮擊、斬壯士六人、負傷無算、會熊野水師至、合官軍、乘勢急擊之、肥後兵船亦至、賊勢益絀、島津貞久弟和泉忠氏攻濱崎城、中村覺純拒擊傷賊、賊極力奮鬪、遂陷之、澁谷重興重名等相持柴原、官軍遣兵救柴原、力戰終日、十一日、八代城兵船乏少、中院義定數遣使徵船、而船未至、當此時、宇治惟時未與絕、八代音問、義定謂猶有志也、而卒無歸順色、

義定忿恚、宇治惟澄數遣使、餽物義定、犒問、又以傳馬送致其使康純、義定倚賴、於是惟澄率兵、急擊賊城、拔之、十八日、義定使賀日、此城也賊之所恃以爲根據、今一起舉之、外間嘖嘖、皆謂賊謀計頓沮矣、可稱快也、十九日、薩隅日豪族發兵、集島津貞久谷山營、者頗衆、官軍便縱兵擊之、貞久苦戰禦之、子重久及氏久族四郎七郎等咸負傷、官軍大勝、殺獲甚多、矢上中村二族皆降、乃進兵急擊、官軍勢益振、二十日、上皇省法皇於萩原殿、二十四日、五條賴元遣使促宇治惟澄援兵、二十七日、京師地大震、二十八日、尊氏直義詣西芳寺、是月、尊氏直義斯波高經等又醵馬及錢、鑄東寺鐘、吉野行宮西接山巒、新待賢門院宮在焉、是春、屢有怪異、人每夜駭、帝命宿衛士、修蟇目法以禳之、不息、是月、一夕暑甚、伊賀局散步宮庭、忽聞樹上有聲、視之異形獰惡云、我是藤原基任也、嘗爲大后殞命、而追祭不及、故來訴耳、局以狀奏、因命吉水院

僧、讀經三日、以資冥福、怪遂絕、秋七月、京師上皇宮亦有怪、薄暮中門見婦人曳紅袴、徘徊檜皮上、斯須不見、或云後宮婦人也、相傳以爲妖、三日、興福寺僧徒復訴事、遷春日神木於移殿、六日、北朝課公卿、建八萬四千基石塔、爲禁裏祈、尋上皇分命公卿、爲北野萬度詣、十二日、興福寺僧徒會社壇、削奉行權中納言四條隆蔭氏、五旬而復之、吉見貞家自將擊鎭守府軍於靈山、及藤田宇津谿、十八日、仁木式部大輔率伊賀盛光等、自鉾椎城進、結城親朝有病、遣子顯朝、相馬胤平遣子左衛門次郎、並發兵會貞家軍、初親朝信尊氏書、遂變節降之、輒爲石堂等所驅使、地多被削、故欲立功以請、使顯朝從軍、悒悒不樂、尋死、顯朝嗣、屢請不被省、胤平亦失行方郡高平之半、及靈山之役、欲以功復邑、稽留不決、族親胤方有大功、明年稱闕所以請得之、探題將以稟尊氏、胤平憂戚訴曰、我家世襲高平全地、若此則其半將永爲他人之有也、

請察以情、得復給如故、一色範氏聞筑後肥後官軍强、自將擊之、徵肥前深堀諸氏兵、期二十日發、未屆期、十八日、肥後八代官軍縱兵擊少武賴尙軍、大破之、賊上三池舟而走、當此時、松浦黨發兵來會、官軍大振、謀左右並進、勵菊池武光、宇治惟澄交馳、使約相應、二十日、官軍乘夜、奪川田松山據之、於是大木鬪軍孤弱無援、官軍兩三騎往擊、莫能支吾、中院義定索紙、得方四寸餘、援筆記戰狀、與惟澄曰、苟得數十騎、驅除敵甚易耳、少武別軍侵入小川、擣蟲篠尾、惟澄進兵擊之、力戰數日、亦以援兵不接、卒不得逞、准大臣親房與四條隆資等定策、圖復京師、近畿官軍蜂起、以河內東條爲營、與吉野軍俱分路經略諸方、吉見貞家軍向藤田城、仁木式部少輔率伊賀盛光等、陣字保澤寺、塞其坂口、二十一日、貞家指諸軍攻藤田城、仁木氏向正門、官軍逆拒不克、入保城、二十二日、國魂行泰、岩城新兵衛尉等合仁木氏軍、攻正門、薄其壘

壁、官軍拒之、勢甚銳、伊賀盛光等殊死戰、因對持竟月、法皇不豫、二十二日、賜書僧慧玄曰、往年就大燈國師傳衣鉢、後思念興法、未果其願、頃年病痾纏牽、且夕不期、空塡溝壑、則永劫之恨也、以妙心寺造營等、申告仙洞、必當滿素志、門徒中其任在汝、宜熟慮遂之、慧玄信濃高梨氏之子、爲巨福僧、聞僧妙超名、往大德寺見之、妙超與語、拊手曰、一夕之談、衝破關門、到丈室、宜號關山、後去入東山、結庵韜晦、及妙超病篤、法皇遣中使問曰、百年之後、誰可問法者、對曰、有關山者、得吾骨髓、風顚無定跡、請必徵之、於是法皇欲改花園離宮、建妙心寺、令物色慧玄、美濃山中有僧、甚肖其貌、乃遣使傳旨、慧玄堅坐不起、固勸曰、法皇失霧海針、因囑託師、且有先師命、而猶思自便邪、慧玄曰、公言是也、乃隨使而俱至、法皇創妙心寺處之、昏晨就問、悉其尊云、右大臣洞院實世子公行、給事行在、官至藏人頭近衛中將、嘗見皇后姿色、繾綣不自克、竊

寄和歌、皇后答歌却之、實世偶見之、戒曰、天下喪亂、君臣肝食、奔命四方、寧處不遑、此當焦心苦慮、敵愾圖掃蕩之時也、乃爲此淫行、獨何也、若不悛、吾將廢汝立公泰也、公行大怍、夜逃、實世驚索、則在奈良大安寺、召不肯往、二十七日、削髮爲僧、後先帝侍臣吉房爲僧、漫遊訪公行於大安寺、柴荊蕭條、誦經在室、顏瘁形枯、謂曰、吾已掃浮雲、而觀明月、無亦所掛念、雖然一顧思我父、則淚數行下、今所誦者爲其影向耳、善告我父、二世之事、幸勿勞慮焉、因留宿而去、西大寺將修塔供養、請准勅願、遣院司莅之、八月三日、上皇允賜願文、而不遣院司、五日、上皇下院宣於足利直義、建武以來所創建諸國寺塔、賜通號曰利生塔、六日、石清水御馬副神人不服北朝檢非違使芹河莊處分、曰、是凌轢我也、據社壇嗷訴、駒形神人圓心不服足利氏萬代莊處分、亦集社壇、石清水變報、一夕再至、京師驚駭、足利氏乃遣使令謂曰、限十五日、當究決、檢

非違使廳亦曰、十五日內對決、以請勅裁、且革奉行章兼神人乃退散、洞院公賢嘆曰、諸社神氏、依託神威、蔑如朝憲至如此、將如之何、楠木正行狗紀伊、十日、戰於隅田城、尊氏聞河內官軍鴟張甚、以細川顯氏爲將、佐佐木氏賴、宇都宮三河守、赤松範資、及弟貞範、安保忠實等屬之、兵三千往擊之、十五日、北朝內大臣德大寺公淸罷、十九日、細川顯氏軍天王寺、謀向和泉、令佐佐木氏賴等、以二十二日發、當此時、紀伊熊野諸族盡爲官軍、和泉攝津嚮應、勢競甚、因圖大擧復京師、顯氏兵寡弱、懼爲其侵軼、乃定計、先期前日、進軍據堺浦、京師久狃少康、聞報懼甚、足利氏徵發急、將士或借馬公卿、上下恟擾、及顯氏至堺、官軍少退、明日馳使報之、京師人心稍安、足利氏移書熊野小山氏勸降、二十四日、楠木正行引兵還河內、戰於池尻、宇治惟澄攻笠松鞍楠兩城、以麾小川賊軍、大友氏泰遣弟孫二郎、率兵數百入小野莊、搆城據之、侵擾

惟澄後、二十五日、惟澄與諸將、引兵逆擊、終日血戰、兩軍士卒莫不裹創、薄暮賊遂敗走、惟澄等乃毀其城寨、陷糠塚、布瀨、篠尾三壘、大友軍退休兵馬、欲復進戰、肥前守護代由淵長傳足利氏命、促彼杵郡人援兵、曰、若有異議者、註進不假、去年安藝人公文貞尊及親家與內藤敎泰、爭高田原田、劫略而去、敎泰以訴足利氏、其冬聽斷、以敎泰爲直、命市河行賴、長江景盛、取其地以授敎泰、貞尊親家等不受命、於是足利氏定新法、貞尊親家等因坐侵暴、褫職處流、申令二使遵行收地、是月、二使至高田原、貞尊親家與毛利四郎等、俱發兵、據城抗爭、遂與戰、傷景家士、射行賴馬、二使不能禦、引還以報、二十七日、尊氏下命守護所、發附近兵、往毀其城、捕貞尊親家等、逐致流所、並召喚毛利四郎、以其地付檢斷方、二十八日、上皇修法華八講於其宮、五日、追薦伏見帝國忌、赦、又命諸寺禱天下靜謐、先是畿內蜂起、北朝大震、尊氏奏曰、鄉者與

軍之來侵也、命天台座主、修七佛藥師法於根本中堂、敵不旋踵而敗、至今以爲吉事、請復修其法、北朝嘉納、乃以二品尊胤法親王爲天台座主、二十九日、修七佛藥師法中堂、禱紀州戰捷、是月、賜備前吉永保五分一於近露六郎、賞其功、九月九日、楠木正行率和田助氏等、攻秋山彥六於八尾城、宇治惟澄亟乞兵中院義定、而八代之戰方苦、因不能報、十日、義定遣岡崎兵庫允齎書至惟澄營曰、曩日已遣人召還部兵、猶未至、至則可遣之、又數促岡部事、固不敢怠、然未得好機、彼亦約將乘不意、擧兵而來、且隱忍待之、今日之戰、惟賴足下、以爲安危、若吾少有師旅、欲赴營與語當日苦辛之狀、猶未能也、請與兵庫諮謀善處焉、十二日、少貳賴尙以八代莊田百六町有奇、爲萩原城料、託相良定賴、圖擊八代後、而小川軍陷三川城、菊池族小山武宗以小山叛、附河尻詫摩徒、十四日、惟澄聞報、乃引兵擊之、入六箇莊、燒武宗宅、轉戰而進、

燒守富隈牟田、詫摩、庭子木、須屋、立田、山本諸邑、會大友孫次郞等謀襲其虛、惟澄班軍備之、十六日、北朝以關白右大臣二條良基爲左大臣、權大納言兼左近衞大將九條經教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近衞道嗣爲內大臣、細川顯氏入河內擊官軍、破之、十七日、楠木正行率和田助氏等、夜濟兵襲顯氏、戰於藤井寺、顯氏狼狽不能禦、以三百騎支吾、衆潰亂不可收拾、佐佐木氏賴掠東路而退、見顯氏挫敗、正行追趕急、乃與弟信詮還兵奮鬪、信詮與子光詮、猶崎榮生諸士俱死之、顯氏得免走保天王寺、京師諜知關東蜂起、宇都宮馳歸下野、於是接顯氏敗報、惶駭殊甚、二十日、上皇臨文殿議政、二十一日、尊氏徵發野上資親等兵、會擊河內軍、二十三日、京師地震、二十四日、上皇與廣義門院俱幸北山莊、爲西園寺公衡修佛事、自西園寺公宗謀逆誅、天下板蕩、車駕不復幸北山者、十有二年、至是復有此幸、二十八日、尊氏

重遣山名時氏擊河內官軍、薩摩伊作道惠子久氏、爲尊氏近習在京、奮請擊楠木正行、弗許、固請不已、許之、於是從時氏軍、尊氏親送軍至東寺、出畫菊花扇、書和歌以爲贐、久氏感激、贈之兄忠親、用爲紀念、冬十月朔、時氏率軍赴東條、是日、行在勅紀伊誓度寺、禱平定、三日、京師火、東悲田院病室燒、是日地震、明日又震、肥後自六箇莊捷、官軍勢大振、國中略定、令諸將稟請賞地、宇治惟澄請繼紹惟時本領新恩地、惟時業已附賊、於是恐失祿、攀緣五條賴元等、表歸順意、因欲全其邑、賴元未答、以報征西府、議之、征西府令賴元乘機招誘、七日、賴元乃書令旨、與惟時曰、嚮者數論旨、令繼前功、乃今果能擧旗、則可爲殊功矣、所賜領地、必當無變更也、且惟澄戰功特異、加以元弘之勳、今復立功、豈可不繩心乎、請自度焉、乃遣使齎往、而勸諭之、時又賜令旨於惟澄曰、嚮請襲阿蘇領邑、汝忠勳絕儕倫、一同之令、當爲首賞、甲佐福城寺衆徒

請、以肥後竹崎保爲日向光村鄕替地、亦待一同令、侍臣五條良氏傳旨惟澄曰、其境近事猶軫慮、是地戰鬪方急、未決雌雄、顧肥後屬少康、將軍甚嘉之、惟澄乃使請賴元曰、恩賞之事、雖委任府令、兵革方急、特錄軍功、以奏吉野、使其賞由勅裁、則足勵衆心矣、賴元從之、乃以惟澄等將校賞地任官、請行在命良氏賴元子、任筑後守、征西宮方富春秋、賴元因使良氏近侍、以授文學、九日、上皇爲北野萬度詣、禱綏靖、洞院公賢等各分五百度、以充其數、十日、北朝以春日神木故、停興福寺維摩會、十四日、足利尊氏女子殤、文殿及足利氏停雜訴七日、二十七日、北朝以本國寺爲祈願所、令一乘圓頓之敎法、祈四海靜謐、征西府懸賞、頻召募肥後諸族伐賊、既而賊勢挫敗、乃令各擇闕所邀賞、於是宇治惟澄與其族及黨與、俱註記以進、惠良惟賢請復葦北莊、惟永請豐後朽綱鄕、上島惟賴請上島鄕與石津、子守惟一青木桑原兩鄕、竹崎惟

貞布加良鄕、坂梨惟孝和泉莊、皆惟澄族也、草野少輔注記房請賜豐後佐伯莊、及其師愛淵某鹽見高富鄕、菊池武久請襲父武宗本領新恩、白石道秋請得養父堅田次郞闕所、田尻道綱本領滿吉名在早田莊、木山幸遊本領木山鄕在六箇莊、並請復之、伊津野唯阿以豐後柏村與日向內上請、佐伊津貞弘以大草氏闕所天草本砥島請、河內政賴祖父我佛領日向新名莊、長崎義政父政通領長崎村、岩戶政隆兄政幸領立宿村、長崎立宿皆屬高知尾莊、以此爲請、惟澄以稟征西府曰、鎭西闕所聽將軍宮裁制、敢請賜此以爲賞、征西府議商十一月九日批曰、綸元弘恩賞賜莅北莊於惠良氏、今猶繼續者多、又爲菊池武重所管、其餘無幾也、六箇莊本領爲長講堂領、其地頭闕所、已爲料所、以賜守土高俊、本砥島別有功臣支之者、肥後諸邑則然也、豐早田莊、自關東時、爲菊池故兵部宮世傳地、猶以新恩繼續、非闕所、薩摩和泉莊

人、方從軍立功、皆難遽決、朽網鄕、土貢千五百、堅田遺邑、宜以地名請、並可以一同令裁決、先是中院義定招相良定賴、定賴遂遜欵、十二日、義定與其約曰、定賴與其族、俱協同將擧義兵、果能如此、當復本領遠江相良莊、肥後人吉莊北方、及山北鄕播磨須莊、以爲賞也、十六日、京師地震、十九日、勅賜紀伊高圓村於愛洲三郞左衛門尉、二十日、京師地震、二十一日、又震、宇治惟時顧戀領邑、莫有固志、既得五條賴元招徠、輒要求不已、請復津守矢部砥持等阿蘇三社領地、並續惟直惟成賞郞地、二十四日、賴元僶俛諭旨曰、綸所請既以聞、將軍宮有旨曰、苟擢軍功、必當復給、況乎戰死賞地、豈有變更乎、惟宜速遂大節也、惟時乃城郡浦、以應征西府軍、二十五日、北朝常陸留守大椽高幹傳檢非違使廳宣、寄附小高島前年貢、爲鹿島護摩堂料所、修長日祈、細川顯氏軍天王寺、山名時氏軍住吉、謀兩路並進、楠木正行曰、料先破住吉、則

天王寺自退矣、二十六日、正行兵二千、分爲五隊、和田助氏等爲先鋒、平明縱火石津而進、時氏分兵、使赤松貞範屯住吉浦、土岐周濟房、佐佐木氏賴分屯安倍野東西、自以兵千餘進、正行至爪生野、視北軍塵起曰、賊陣四處、而衆倍於我、我不可分兵也、乃復合五隊爲一、向時氏陣、是日天晴風强、戰塵未合、箭鏑交飛、賊鬨而助勢、正行乃縱擊、及半時、殺傷相當、時氏善鬪、身被七創、拭血而息、子師義亦傷、弟兼義與窪田光康相擊、光康擧其元、二弟亦戰歿、和田賢秀、安滿了願聯轡而進、斬十三騎、直衝時氏陣、欲得時氏、時氏麾兵環擊、正行救之、馬蹄動地、亂刀相觸、滿野戞然、僵屍相枕藉、蹀血尙戰、時氏所喪七百餘人、大敗而走、土岐佐佐木自安部野進戰、馬淵蜂屋等三十餘人陣歿、小笠原武田族繼進亦潰、皆走天王寺、細川顯氏二千在天王寺、正行先軍進攻之、島津氏久邀戰而死、天王寺賊驚曰、勍敵在前、大河在後、橋一斷乃

全軍殲焉、何不守橋、赤松貞範與顯氏前後爭橋、走保渡邊、溺者無數、時氏裹創走、及橋追騎已迫、將自殺、河村秀政反馬拒之、時氏因得免、小林某走至天神松原、見颪馬傷頸而至、卽兼義所騎也、某乃返鬪而死、顯氏時氏奔還京師、京師震駭、正行授溺卒五百人、與衣甲禮而遣之、多願留仕者、尊氏直義聞之大懼曰、此非募兵之所能辨也、當此時、東條方謀遣兵攻略紀伊、楯原周防守某謀知、乃命白髮黨爲野伏、抄池田莊芋畑以沮其謀、直義命佐佐木高氏等擊東條、羽檄交飛、徵發安藝平賀貞宗、內藤教恭、出雲伊藤義明、三刀屋貞扶等兵會軍、是月、備後守護報京師曰、國人作亂、縱火虜掠、山內通時讓邑子熊壽丸、以赴軍、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留別將、督薩摩軍、親發谷山、赴肥後、按撿戰功、撫循士卒、以行褒賞、五條良氏報宇治惟澄等曰、將軍促裝、吾當從至、以敵猶未退、且稽留、料其就掃蕩在近、而後當來觀、職且勉之、今聞

少貳賴尙等欵附、若然亦不足憂、爲天下可慶也、十二月朔、五條賴元遣人迎征西宮、三日、一色範氏聞宇治惟時背據鄰浦、召集其黨、馳書諭摩宗直等擊之、先是宇治惟時遣僧吉野、因四條隆資請復領邑、五日、右馬權頭淸長復曰、如復兩息戰死賞地、豈有異議乎、雖然近年中絕、今遽言歸順、其虛實不可由知、往者日野參議在國、約苟欲歸順、當帶征西宮薦與菊池武光狀以請、乃今不帶兩書來、是以朝議猶疑之也、使僧因陳辯、此不可行之事、但令私狀中有歸順語、亦足據以霽疑矣、朝廷知足下勳功卓異、素不疎之也、宜自勉、足利直義命高師直及師泰爲將、率中國四國東山東海兵、往擊河內東條、十一日、其先軍上途、和泉守護代大家惟正聞報、十二日、發兵出禦渡邊、馳使徵和田氏兵、曰、此戰亦甚緊要、民之有勇者、徵發充軍、盡汝栝而來、若其不足、我當贍給、也、其速來會、十四日、敵已及路、和田氏未至、馳書促之、是夜高師

泰先發兵三千至淀、武田、逸見、厚東、小早川、赤松諸將繼進、屯羽束使、赤井、大渡、征西宮發谷山、先赴五條賴元軍、而後巡按肥後、是日、五條良氏報宇治惟澄曰、將軍宮既臨此境、其宜發兵來會、自細川山名敗還京師數火、殆無虛日、十六日、持明院北大路火、松殿忠冬第焚、近於上皇宮、高師直自馳救之、當此時、兵馬倥偬、人心恟懼、上皇令祈禱鎭火、十八日、火又起六條武家邸宅多燬、竟月不已、是日、京師地震、十九日、左少辨下綸旨於宇治惟時曰、苟能效忠、則本領當無變易、而賞從其功、其宜以此報征西將軍宮、四條隆資因與書曰、往者遣使所請、旣具以聞、欲績前功甚善、宜速擧義也、乃遣歸其使僧、是日、北朝行內侍所臨時神樂、二十一日、上皇復爲北野萬度誦、尋修佛眼護摩法於醍醐地藏院、直義亦修八幡本地護摩、以禱靜謐、二十二日、上皇臨文殿政、尊氏請曰、諸國兵、寺社本所領汰汰人以下與凶徒者、沒收其職、別薦

擧其人、敢請勅裁、但如此寺社必將生沸議、因戒後患、聽許之、奈何、上皇制可、曰、令無生民憂、北朝據天慶元曆故事、大祈天下、二十五日、上皇宣命長門二宮等、祈靜謐、二十六日、勅西大寺修太平禱、高師直率軍發京師、擊河內、細川淸氏、仁木賴章、今川範國、武田氏信、佐佐木高氏、千葉、宇都宮諸將屬、兵總五萬、師直進陣男山、師泰軍猶在淀、淀川兩岸、諸軍布營、以踰年、當此時、紀伊諸族託名兵糧、若守備險要、徵發民榖絲夫、遂及社寺領、二十七日、畠山國淸與書歡喜寺曰、頃聞諸軍口實百端、以勒索歡喜寺、甚無謂、自今犯者坐罪、東大寺衆徒移八幡神輿於大佛殿、將訴事、遣兵革起、北朝方祈靜謐、二十九日、還神輿於正殿、以從祈禱、

皇朝編年史卷之五十九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村上天皇五

正平三年（光明院貞和四年）戊子、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二日、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至肥後宇土津、勘解由次官五條賴元遣使趣宇治惟時、舉兵相應、肥前養父郡人牛原氏等應官軍、入筑前、用承地頭龍造寺家政等發兵拒之、遂馳至博多、一色直氏軍、筑肥動搖、是日高師泰發淀向和泉、陣堺浦、高師直向河內、陣佐佐良、河內守楠木正行聞賊兵大擧來寇、與弟正時、和田賢秀等百四十餘人、詣神水誓以共死、詣行宮、因權中納言四條隆資上言曰、先臣正成嘗以微力挫强賊、以安先帝宸憂、及天下再亂、逆賊四襲、遂致命於湊川、臣時年十一、命歸河內、囑以收合餘燼、報復國讎、臣

年已壯矣、而稟性羸弱、常念不及今力戰以有待之身、罹無虞之疾、上爲不忠之臣、下爲不孝之子、而今賊渠帥大擧來犯、是眞臣効命之秋也、非臣獲彼首、則授臣首於彼、臣死生決於今日、切希得一拜天顏而行、隆資入奏、帝揭簾臨視將士、前正行、勞之曰、曩日兩捷、大殺賊勢、甚慰朕心、朕深嘉汝世忠、今賊悉銳而來、眞安危之決矣、雖然兵之進退、貴於從宜、朕以汝爲股肱、汝其自愛、正行俯伏、垂淚而出、拜後醍醐帝廟告曰、戰若不利、不敢生還、叩鐔而起、題同盟姓氏於如意輪堂壁、又以箭鏃鐫和歌於廟扉、（加倍羅耳斗、加禰氏於毛倍波、阿豆佐由美、奈岐加數耳以流、奈烏於斗度牟流、）各截髮納于佛殿、然後上途、於是准大臣親房奉興良親王爲將軍、督和泉軍、權中納言四條隆資督河內軍、賊軍既至四條畷、分爲五隊、縣下野守率白旗一揆據飯盛山屯南尾崎、大旗小旗一揆上秋篠外山屯東尾崎、爲前備、武田氏信前四條水田、佐佐木高氏負生駒山、左右相向布陣

爲兩翼、高師直中軍遥居其後、兵凡六萬騎、五日黎明、四條隆資遣野伏挑飯盛山麾之、大旗小旗動搖下山、正行麾兵由四條繩手直指師直中軍、縣下野守築楯闌止、正行縱騎擊之、下野守負傷走、師直軍武田氏信望見謂其弊可乘、即競進、正行以二陣繼進接戰、六七合、氏信遂敗却走、小旗一揆來救、正行支吾、佐佐木高氏度其已疲、以三千騎吶喊下擊、正行奮鬭、鋒刄相摩、死者過半、兵分斷爲二、後軍終不支、向東條却走、前軍猶餘三百、正行與賢秀良圓等不顧直前、赴於中軍、賊前隊細川淸氏、仁木賴章、千葉、宇都宮、交進戰而皆敗、正行亦喪百餘人、馬無不被箭、乃舍馬踞牀而餉、賊衆環視不敢迫、開其走路、皆合於中軍、正行餉畢起謂衆曰、必與師直決死、進衝其中堅、我兵殊死戰、無不一以當百、和田賢秀揮長刀斬五十餘人、賊驚潰、師直怒曰、師直在此、卿等棄我去、何面目見將軍、衆稍定、土岐賴明力戰被傷退、而過師直

前師直曰、勇者亦爲退乎、賴明乃廻馬、犯陣而死、正行進逼師直、俄而有一人詭稱師直戰死、正行視其甲則鍬連鐶、即高氏紋也、大喜擲首於空、手承者數次、正時進曰、何不懸之旗示衆、乃以刀揭之、熟視曰、此上山高元也、正行怒擲之地曰、咦汝亦無双國賊矣、雖然其勇可嘉也、斷片袖以裹首曰、勿混他首、置隴上、復進索師直、是時高元以常服從在師直麾下、會正行突入、高元急取師直副甲、左右叱止之、師直曰、毋也、人將爲我致死、我何惜一甲焉、高元感激乃代死、師直已逸、鼻田職俊怒曰、老賊焉在、望見其旗、將追之、和田正朝曰、彼騎我步、不可及也、不若佯走誘之、乃與殘兵五十餘人負楯以北、師直不肯進、令師冬以數百騎尾擊之、正行大呼返戰、追走復逼師直、相去數步、而我兵自晨至晡三十餘合、力索莫能起、正行注目於師直、勉衆前進、賊連射之、箭竪正時面、須須木四郎善彎强弓、中正行頰、正行乃呼曰、已矣、莫爲賊所

獲、與正時相刺北向而斃、年二十二、餘兵皆自刄斷斃、其他宗族紀六郎左衛門及二子、野田四郎及二子、開住良圓、金岸兄弟、畠山與三、畠山六郎、河邊石掬丸、阿間了願、瀨田等二十三人戰歿、和田賢秀獨混敵卒、伺擊師直、楠木氏卒湯淺太郎左衛門降在賊軍、識見賢秀、從後斬之、賢秀臨死怒視湯淺、眼光如炬、死不瞑、湯淺悵怖發心疾、俯仰見賢秀張眼怒嗔、七日而死、弟高家欲還奏狀、向東條走、阿保忠實呼曰、舉族皆死、君爲獨逃、高家笑曰、我何難返戰哉、擧刀還擊、刀血糢糊、忠實怖、回馬却走、高家輙去、忠實復追、如此者數回、行一里許、落日已在西嶂、小旗一揆長崎資宗、靑木次郎偶至、箙有數箭交射高家、高家身被七箭而死、大塚惟正被重創、馬斃不可復戰、會有逸馬、騎而逃數里、聞宗族盡死、旋轡戰死、於是百四十三人悉死之、初瓜生野之戰、正行援敵溺卒五百人、及與師直戰、從死者頗多、時行在諸將相繼而死、諸國

官軍日衰、天子所恃、尊氏所憚、唯一正行、是日闔族戰歿、獨左衛門尉正儀保石川城、

論贊曰、正行受遺託、能建義旗、始終一節、以死報國、可謂忠孝兩全矣、至於宗黨疎屬、皆能力戰死節、闔門爲忠義之鬼、豈非正成敎導訓練之効也歟、

藤井臧曰、或曰、張儀有言、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行以其不如者、遽挑戰、功之所以不成也、寧遲緩數年、當待時而圖恢復也、若之何徒犯兵家之戒、以致傷勇之死乎、恐是非繼廷尉之志者矣、曰不然也、蓋天下者勢而已、勢之所趨不可挽矣、當是時、尊氏威猛日隆、較之南朝、不啻鄒楚、況君德不明、人才不足、海內歸心於南朝者、十之一二耳、正行蓋謂借使累年、沒齒、事非可濟、且身多病、不幸臥蓐、雖悔無益、不如第從父之遺命、早死於軍門、先見之明、勇敢之義、可謂至矣、且夫君子明道不計功、

至於其成敗天也、當爲之事在前、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以俟後日哉、廷尉已知先帝之事不可濟也、斷然授命於湊川、便是以身先之也、正行此擧、曰非繼廷尉之志者、是非知正行者也、

巨勢玄仙曰、余觀足利氏、其將仁木細川山名桃井之輩、其弟姪直義高經之族、朝從昏逆、昨日叛今日降、未嘗見有節義者、南朝文官武將、子子孫孫、守義死節、而朝廷日衰何邪、

山縣禎曰、當是時、天下滔滔趨尊氏下風者、皆是反覆小人、視勢而進退者耳、而從南朝終始不變節者、則是天下忠義之士、如源親房、新田義貞、脇屋義助、村上義光、兒島範長父子、名和長年、和田正朝、及楠侯一門、皆不以死生存亡易其志、父子兄弟相繼一志、致力於皇室、其精忠義烈、貫金石與日月爭光、較之尊氏百萬之夷人、猶爲多矣、南朝忠賢之盛、誠可欽仰也、而其不興豈非天耶、

又曰、楠侯嘗櫻井驛警正行曰、汝雖幼勿懈于學、年至十五、則專求義理、勿徒以識字記事爲務、嗚呼此言也、實楠氏一門、忠義之所本乎、楠侯家訓所尙在學問義理上、不亦大可敬服乎、

正行已敗、和田助氏等收兵而還、六日、四條攻閉至和泉、與良親王大驚、權左中辨傳令旨、會集和田等諸族曰、昨日之戰、我兵困頓、猶能效忠不撓者、當擢重賞也、其速擧衆來、准大臣親房因令木工頭信實諭曰、親王既臨鎭焉、昨賊勢陸梁、故將會定方略也、宜來無稽緩、是日、高師直傳首級俘虜若干於京師、京師呼萬歲、乃令天下觸穢三十日、懸正行首於六條河原、八日、三品兵部卿熙明親王薨、自去年住吉之敗、和泉人淡輪助重嬰城自守、乞援京師、於是高師泰至堺、猶未得進、及正行已敗、和泉官軍解體、師泰乃謀進攻、八日、助重等出城來會、師泰乃以兵三千入河內、直指東條、屯石川河原、築對壘、以逼官軍、官軍禦戰、高師直圖入大

和、九日、法隆寺別當覺懷得牒、與衆謀內其軍、十日、京師地震、十
一日、權左中辨傳興良親王令旨於高野山夏衆、領和泉甲斐沼
賞地如故、以招徠其衆、十二日、春日神木歸座、高師泰侵略河內、
所在莊園徵發軍糧、不得而怒、縱兵燒聖德太子廟、塔堂伽藍殘
破僅存、毀太子像、盡掠金寶而去、足利直義聞薩摩官軍甚强、乃
命一色範氏遣子直氏往援島津貞久、範氏方發筑肥動搖、不得
分兵、貞久頻告急、是日、直義更命畠山直顯發日向兵援之、慮其
不和、敎貞久諧戮力、且與範氏協謀、便宜圖功、因宣布曰、五日之
戰、斬楠木和田於河內四條、擧吉野甚易、其勉之、十四日、和泉人
和田助氏等屬東條官軍、與高師泰戰、高師直遣兵、攻略水早八
尾河原、遂引兵入大和、十五日、屯平田莊、西大寺長老勸與吉野
媾和、僧疎石亦勸之、不果行、懷良親王自守土至御船、令五條賴
元招宇治惟時等、惟時黽勉迎謁、懷良慰諭、因錄諸將戰功、留數

日、十八日、大和花園上莊人擧兵赴行在、宇治惟時等已從御船
艤歸、征西宮因議巡撫筑後、乃期二十六日發、令左衞門尉季顯
會集諸將、使言惟時曰、若衰老不堪、可遣惟澄、日夜促裝、屆期必
會、即不至者、將錄進其名於吉野、宜勿誤、尋發御船、赴菊池駐營、
大和官軍連敗、行在聞高師直將率兵四萬奄來襲、二十四日、帝
奉神器遷避兵、途過勝手神祠、詠歌、太瀰武加比、奈岐珥都計底毛、智可飛氏志、加都底能加美廼、那古登於志計禮、前右大臣冷泉入道等從、上下周章甚、源康村索瀧口
長繁、長繁已逃去矣、康村作歌嘲之、新待賢門院侍臣悉散、乃與
侍女數人徂就途、至吉野川、則前逃者沓至、橋壞六尺許、伊賀局
折巨樹枝接以濟之、事定之後、帝使力士園部六郎試折之、不能
而止、帝經十津川、山路崎嶇、侍衞疲困、遂御于阿氏川入道城、二
十五日、師直發平田、進陣橘寺、武田氏信率安藝兵逸見有朝等
來會、薄暮先軍縱火燒民舍、烟燄蔽天、官軍往往出降、師直以請

京師、二十六日、足利氏得報、諸將相慶、乃命宥降人效忠、是日、師
直進軍吉野、佐佐木高氏率出雲兵三刀屋扶直等來會、二十七
日、河內官軍破高師泰、二十八日、又破之、高師直攻吉野行宮、罔
無人聲、惟自簷窗發數矢耳、乃縱火燒行宮、風强火熾、烟蔽白日、
延及藏王堂御塔諸坊舍、藏王堂者役優婆塞修驗地、延喜朝、因
建此大塔、至此四百餘年悉燼、惟勝手宮存耳、二月朔、足利直義
徵發松井八郎等兵、會擊東條、當此時、高師泰駐營石川河原、侵
暴益甚、擅與奪土地、雖社寺邑、無所寬假、奪天王寺常燈料所、毀
大塔銅珠鎔爲茶鐺、軍士亦多倣之、凡和泉河內所在浮屠、莫不
毀破、又以掃部寮邑大庭爲兵糧料、給與兵士、掃部頭師香以告
前左大臣洞院公賢、公賢曰、近日外間怨讟頻聞、吾頗怪之、此固
非勅裁、亦非武家命、惟師泰所擅爲耳、越前合戰、四日、賊軍傳首
京師、六日行在發使鎭西、藏人左少辨藤原正雄傳綸旨於前中

納言中院義定曰、近者捷書累奏、方今計略安出、賴尙歸順、果使
非僞、賊將沮敗、其速奏狀、前月五日、河內軍蹉跌、賊猖狂來犯、守
禦甚艱、因臨幸紀伊、賊輙侵入吉野、衆徒黨衆鄕人拒戰、遂驅斥
之矣、其事恐驚遠聞、今皇居堅確、廟算自非無利、河泉本營、屹然
不動、宇陀宇治紀伊伊勢咸輸誠圖功、將召集熊野兵開戰也、卿
亦宜勵戰伐、是日、和泉官軍與和泉守護代土田九郎及淡輪助
重等戰於春木谷、七日、高師直率佐佐木高氏、武田氏信等、向宇
智郡、欲衝穴太背、官軍拒戰、三輪西阿、眞木野定觀父子、長谷寺、
多武峰衆徒、發兵援之、師直不克、八日、還師平田、官軍遮擊、會野
伏數千競起、逆之於凪森巨勢河原、高氏氏信等苦戰、官軍斬高
氏二子秀宗於木趣寺、殺傷無算、高氏挫敗、父子負傷逃走、是日、
河內官軍破高師泰、官軍又振、行在遣智吉三郎告捷九州、九日、
高師直退軍平田、十日、高氏以殘兵數百走奈良、是日、一色範氏

與書島津宗久、擊薩摩官軍、十一日、師直縱兵燒伏見寺、高天寺、及山田、十二日、收軍次奈良、衆猶一萬餘、揚言大和平定、乃班軍、明日自宇治還京師、洞院公賢曰、大和俄定、師直旋軍、必有故也、懷良親王駐營菊池、與五條頼元菊池武光議掃蕩策、於是經畫已定、將以二十七日往鎮撫筑後、十五日、發令旨於宇治惟時等率兵會菊池、既而內河義直遣使請曰、八代城人心兇兇恐生變、即命宇治惟澄急還行所授方略、當此時、宇治色表歸順、少貳亦抱携貳、而薩摩官軍方張、一色範氏趣伊作道惡等竭力擊之、徵肥前橘薩摩公行等營固博多、二十五日、詔高野山寂靜院、每月修後醍醐帝冥福、三月十一日、皆吉三郎抵肥後、前中納言義定宣布綸旨諸軍、十六日、一色直氏聞肥後官軍大起、遣將往擊、移檄肥前、發龍造寺家平等兵、十八日、以宇治惟澄爲筑後權守、惟澄又請爲日向守護、不聽、別遴選其人補之、令惟澄別以便宜地、

請、和泉官軍與高師泰戰於佐美谷、兩日、二十二日、上野頼兼率吉河經明等攻石見三隅城、築對壘迫之、城兵拒戰、踰月不決、夏四月五日、上皇修薦後伏見帝十三年國忌於其宮、尊氏進金三萬匹、修法華八講、赦天下、大友族近江孫次郎等起兵應官軍、一色範氏命大友豐後守發野上資親等兵擊之、九日、石見官軍出赤松山救三隅城、上野頼兼逆擊、吉河經明挺身而進、田村盛泰、益田左馬助舉族繼之、官軍據險雨射、勢不可擋、經明及田村盛直、永安次郎太郎等皆中矢而傷、逡巡而退、叡山僧徒爭栗見本莊、十四日、遷日吉神輿於横川、沮其祭典、經日得復之、懷良親王駐營筑後、筑後軍勢大振、十六日、攻能登守幸隆於三池城、幸隆力戰、聞官軍分兵進襲博多、馳使報一色直氏、十九日、直氏率在番將士備之、二十三日、北朝賜甲斐國於前左大臣洞院公賢、安藝國爲東寺修造料所、宇治惟時遣使行在、要請復二子戰沒賞

地、先是惟時至御船謁懷良親王、因與五條頼元語自布腹心、然非其志也、頼元溫言慰勉耳、竊奏其無實功、二十五日、令中務大輔親康報惟時曰、卿已賜綸旨、亦何自疑乎、足下雖有歸順之言、未見效忠之蹟、竹園數以爲言也、使其言無甚誤、盍決然改節乎、惟切切請求、不若樹功也、惟時反覆惟祿是求、無貞固節、當時大族情態、率是類也、二十六日、高師泰攻天野二王山、和田助氏等擊却之、足利直義頻徵發諸國、益師泰師以攻東條、二十八日、北朝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近衛道嗣轉左近衛大將、大納言西園寺公重兼右近衛大將、夜半盜縱火前內大臣大炊御門冬信第、挾箭射之、冬信逃、孫女焚死、當此時、高師直屢建戰功、驕淫奢侈益甚、無所忌憚、奪故誠良親王生母廢宅、增修補繕居焉、門宇殿廊、宏麗相臨、運勢紀巨石、以飾林泉、花卉雜陳、四時馥郁、縉紳子女、失祿落魄者、盡採收分匿數所、每夜就淫、京師語曰、執事之

宮、無神不享、奪略二條良基女弟、逼淫之、生子師夏、二條氏愧忸、儷武人、心常不樂、冬信密贈書挑之、師直聞大怒、因遣家士河津高橋等、乘夜燒其第云、五月六日、上皇遣前大僧正賢俊於伊勢、納親筆願文於太神宮、獻劒馬、以禱天下淸平、九日、敕寄附攝津葺屋莊下司職於河內安養寺、伊達行朝卒、年五十八、行朝善和歌、其所詠多入勅撰諸集、與二階堂行珍同姓名、無可分別、因改名作朝村、以收集中、娶田村氏生宗遠、十二日、前參議近衛公量薨、德大寺庶族中納言實香之子也、位至從二位、先帝南狩、爲尊氏所拘、至是以病終、十五日、和泉土田九郎率淡輪助重等、侵積山宮里、燒官軍營、十六日、楠木氏部下安間餘一與高師茂戰於石川河原、斬之、旱、二十八日、大雨洪水、紀伊官軍大振、尊氏患之、使庶長子直冬來攻、是日、次東寺、是月、吉良貞家命伊賀盛光造營飯野八幡宮、六月五日、鎌倉政所執事二階堂行直死、元弘初、

北條氏擧用、興國初、直義使復居舊職、十二日、伊勢瀧原宮倒、十七日、尊氏以山名時氏爲若狹守護今富名主、十八日、足利直冬率師發東寺、命山崎寶積寺禱戰捷、日向楡井頼仲起兵據志布志城、遣弟頼重於大隅、取加瀬田據之、畠山直顯往擊志布志、畠津貞久自赴大隅、發兵擊加瀬田、懷良親王按撫筑後、上高良山、寫普門品納諸玉垂宮、是月、宿禱吾平山、二十日、旋軍菊池、先是宇治惟時以惟澄離族勤王、意甚不快、既及納降、惟澄遂屈從、誓曰、自今率我衆不敢復背戾、服事嗣子、不挾私意、不忠主家、我亦永絕之、惟澄既不得日向守護、因請賜日向國衙、致書五條頼元促之、適懷良在吾平山、不得請、二十三日、報曰、親王既長、事皆仰親裁、足下所請事體甚重、煩行在照會、且少待焉、秋七月朔、日有食之、興福寺僧以淸水寺撿斷及回廊其他料所等三條、訴足利氏久不決、八日、衆徒又遷春日神木於移殿、十六日、元僧梵僊寂、

明州象山縣人徐應之子、入吳興資福寺爲僧、遊荊楚登經山、曾偕楚俊赴日本、與俱浮海抵太宰府、北條高時使楚俊住建長寺、梵僊居第一座、北條氏滅、足利直義爲母上杉氏迎處其第、餽金與地、建武二年、捨施天柱峰故趾、其地俯瞰大海、絕類楞迦山、梵僊樂其勝、因剏楞伽院、大友氏泰建三浦無量寺、請爲開山、光明院立召住南禪寺、上皇與尊氏直義甚敬遇、興國五年、剏楞伽院退、正平初、復如鎌倉住建長寺、死、足利義詮爲付安房正木鄕田建其塔、十七日、足利直義請實相院前僧正實俊修尊星王法於三條第、以祈天下靜謐、供料二萬疋、武家修是法、所未嘗有也、實俊因請賑貧民於淸水坂、大赦天下、興張政令、播德化、准大臣親房以河泉處分將士功賞、奏請行在、既制可、而綸旨未到、十九日、親房令右馬權助淸長權與和田助氏以三河釜谷莊等有差、二十日、高師泰陣池田、屢與官軍戰、懷良親王與五條頼元謀定鎭

西掃蕩之策、將以八月發菊池親討賊、二十二日、嚴令宇治惟澄等發兵會軍、二十七日、皇弟某薨、八月二日、勅安村頼直與伊賀山田郡地頭職如故、三日、春日神木歸座、佐佐友行、湯淺宗氏、武田七郎太郎等屬足利直冬、擊紀伊官軍、自山路進、八日、官軍逆之、決戰兩日、諸將據巢抗拒、殺傷無算、十日、一色直氏發肥前兵、將再擧擊肥後筑後官軍、既而得薩摩報、官軍攻二階堂行仲池邊城、十二日、北朝內大臣近衛道嗣罷左近衛大將、十七日、一色直氏移檄促澁谷九郎救池邊、筑後人荒木家有等會直氏軍、直氏乃移營肥前倉上、尋入筑後、由白氣隈進陣善導寺、初光明院之卽位也、神器南僊、徒擁空器耳、喪亂相踵、久之滋甚、君臣以爲戚、於是伊勢國崎神戶有僧圓成者、抵前權大納言日野資明第、進古劒曰、圓成日參神宮、滿期之日、浴海水、有物光耀、隨潮漂至、長二尺有半、柄如三鈷、持詣神宮、忽有一童、爲物所憑、指圓成謂

曰、治承以還、皇室多難、天下屢亂者、由無寶劒之靈也、況今鏡璽幷在外都、喪亂更甚、故天祖勅海神致元曆所沈之寶劒、此僧所持是也、祭主等奇之、因具記使圓成齎往、途遇京人、卽明公門下士、是以敢告、資明使神祇權大副吉田兼員證之、兼員又告足利直義、嚮昔夢與此符、資明乃以聞上皇、十八日、上皇將會群臣受寶劍、任圓成大僧都、賜攝津葛葉關稅、執權前權大納言勸修寺經顯諫曰、寶劒沈海已經百六十餘年矣、今俄出現、抑有何證、若以直義夢乎、天下之事、難據莫甚於夢焉、臣以爲此資明之徒、相阿附作譌、以罔聖聽也、陛下遽信、恐取笑於天下、且葛葉關賜東大寺日久、今無故奪之、僧徒必生嗷訴、上皇然之、乃納劒平野社、經顯與資明共爲上皇所信任、用事相爭權、由是軋轢益甚、准大臣親房奏請行在、捨施料所、以與河內觀心寺、聽之、二十二日、親房令右馬權助淸長權授尾張長岡、尋下綸旨、並賜河內小高瀨

莊領家職如故、以慰僧徒心、二十四日、上野賴兼率君谷實祐等、攻官軍於三隅城、迫其正門、城兵拒戰數日、所殺傷甚多、二十八日、足利直義入朝、諷光明院請讓位皇太子、而立花園上皇子直仁親王爲儲貳、蓋帝志也、滿宮皆抃慶、上野賴兼攻三隅城累日、城堅不拔、是夜引兵襲爲屋尾、君谷實祐、田村盛泰追正門戰、城兵扞禦甚力、賴兼勵衆攻擊、盛泰義弟盛俊、盛資等、皆中矢、短兵相擊、盛泰與實祐族志見實繩、實弘等負傷、實祐吉川經明、周布彌次郎等猶奮進、夜半遂斫門而入、賴兼進攻高木城、二十九日、足利直義聞榆井賴仲起日隅亂、下命島津貞久發兵擊之、先是遣伊作宗久歸援薩摩軍、宗久在途欲引還京師、直義令止之曰、急歸助守護人、九月四日、高師泰率和泉守護代土田九郎、及淡輪助重等、與官軍戰於宮里、是日、紀伊官軍敗、阿瀨川城陷、帝避穴太、尋以黑淵村總福寺爲行宮、土人稱黑木御所、足利直冬進

軍日高郡、五日、上皇省法皇於萩原殿、留數日、十三日、京師使者到鎌倉、求兵糧於鶴岡社、十五日、足利義詮命鶴岡社、修愛染護摩法、觀勝寺修大威德以禱紀伊戰捷、征西府分兵進勦肥後賊徒、兵結月餘、兵衆四出、而菊池本營寡弱、二十日、五條賴元徵宇治惟澄、率兵入援、時宇治惟時宣言發兵攻小國城、而惟澄亦不至、二十六日、懷良親王令賴元諭惟澄曰、大宮司攻小國甚善、夫既改圖如此、意在來援、亦可知矣、然而無其報者何、今日之事、鎭西成敗之所決也、將軍宮將親伐筑後、以成戡定之功、方召集肥後筑後兵、遣菊池武光發南郡兵、大宮司業已歸順、盍當不違其約、何不速定方略、將以奏行在也、乃決議親伐筑後賊、以十月九日發、明日傳令旨於惟澄等、會軍曰、此九州大事、戒勿後期、當是時、一色直氏陣善導寺禦筑後官軍、父範氏閉肥後官軍方競、自將禦之、昨日已至肥後、二十八日、足利直冬自日高郡旋軍、細川

三位律師等屬、遂還京師、稱言紀伊盡靜定、直冬之還自紀伊也、時人稍重之、而嫡母赤橋氏深惡之、密譖之尊氏、故尊氏終不恩遇、親與仁木細川族等、宇治惟澄數請恩賞、未決、意頗怨望、乃備記元弘以來戰功以上征西府曰、若有爭功者、請據此以判斷、惟澄大小數百戰、每以寡擊衆、陷城無算、屢被創、門族多死、然遂無沮撓之色云、於是亟召惟澄、及聞一色範氏將來襲、二十九日、五條賴元馳使惟澄曰、足下戰狀備覩之矣、勇敢節烈、可謂拔群也、宜受上賞、今範氏奄至、將侵牙營、其速來援、使者已發、其薄暮筑後諸族發兵畢至、懷良親王大悅、即令賴元良氏交報阿蘇、勿失敗範氏之機、吉野龍門莊嘗爲興福寺領、先帝之遷吉野、以爲御莊、輸租吉野、及帝已還穴太、於是奈良本所復徵其租、督促甚急、莊民遂受命、是月、行宮徵令亦至、百姓往訴不堪貳命、懷良親王伐筑後議已決、而一色範氏奄至、守禦方急、宇治惟澄猶不至、冬

十月四日、令旨促之曰、既開戰然後來、無益而已、五條賴元因與書慰勉曰、嚮者遣使備告以情、夫足下大功、非他所企、以佛天爲照鑑、豈有邪念乎、今兇賊來寇、以菊池牙營爲大綱也、初戰之利鈍、關鎭西之安危、宜以夜繼日、促裝而來、一見披懷、則積疑自解耳、七日、北朝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西園寺公重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花山院長定兼右近衛大將、長定家定之子也、十三日、直仁親王加冠於持明院殿、十七日、一色直氏自牧村進、使荒木家有等爲野伏、與筑後官軍戰於石垣寺、官軍拒擊、踰月不決勝負、十九日、直氏別遣小保某往擊肥後南郡、發肥前彼杵兵以助其軍、當此時、八代鎭將前中納言中院義定與內河義直等、督諸軍擊賊、軍事方殷、尋五條賴元書至、詢宇治惟時事、義定行間作書、令其臣木藏某齎往答曰、諸方捷書頻至、公私之慶也、惟時文章、累篇一意、徒換文辭、以變體面、究其所異、惟有時令音問而已、

兩三年執此式、今卿慇懃被示、故舍兵事且染翰也、如所示彼稱言以來月上旬、必擧義兵、夫既刻期日矣、爲卿計惟宜督促必踐其約也、彼輙言待綸旨至、不違其時、必可擧旗、如此一諾不止再三、甚可疑也、使彼果擧兵、於是乃可與此狀、若未成事而先漏洩則危矣、彼去就未決、間之怨讐或將爲害於我焉、既成事後則漏聞無傷也、此間權宜非文辭所能盡詳、授使者宜就謀也、二十二日、北朝以前左大臣洞院公賢爲太政大臣、班關白左大臣二條良基於太政大臣上、二十三日、光明院發奉幣使於伊勢神宮、告禪讓曰、朕以薄德承天日嗣、已十有三年、諸國疲弊、不復百姓艱苦無濟、天譴有艮、人望無恥、今從累代之軌、則爰發最初之幣使、自建武際、神邪擾亂、道路不達、是以其儀壅滯、恐懼無已、歲曆推移、因避皇位、欲謝天運、謙讓之義、應天意則國家更致大化、社稷固其基、公卿方議禪讓儀、蓋與福寺輙生動搖、二十四日、興福寺

復起、停藤原氏族參朝、神木不動而停參朝、自古所未嘗有、乃下院宣於足利氏、速處分之、事尋解、二十七日、北朝太子益仁冠於清凉殿、乃入關白二條良基押小路烏丸第、光明院讓位、太子踐祚於押小路第、從建武之故事也、遣藏人頭左近衛中將定宗等於土御門東洞院殿、行劍璽授受儀、是爲崇光院、關白左大臣二條良基、太政大臣洞院公賢、右大臣九條經教、內大臣近衛道嗣、如故、立直仁親王爲皇太弟、時年十四、以內大臣近衛道嗣爲皇太弟傅、光明院行節會於土御門殿、乃命院司以太政大臣洞院公賢爲院別當、因稱上皇曰一院、光明院曰新院、上皇聽政務如故、十一月二日、達智門院崩、四日、京師雷、叡山僧徒還聖眞子客人兩神輿、訴小五月會等三條事、九日、一色範氏與書澁谷九郎、援池邊城、十一日、法皇崩於萩原殿、年五十二、上皇皇太子往省不及、十三日、移梓宮於太子堂、法皇所剏建、以擬法華堂也、曰花

園寺、以爲殯所、未成而崩、因從遺志、葬事修忌、盡託其長老、是日、葬十樂院上山、葬儀甚略、公卿數人從耳、遺詔稱花園院、法皇好學、善詩、才兼和漢、受和歌於京極爲兼、琵琶於西園寺實兼、極其奧儀、又通台教、親筆法華品釋七卷、後傾心禪學、師大德寺妙超、遵守常典、章事在穩當、與後醍醐帝主尙每不相愜、及尊氏立光明院、乃委政新院、徙萩原宮、晚建妙心寺、創一室於方丈側、號玉鳳院、徙御之、遺像尙存焉、二十五日、崇光院尊新院曰太上天皇、二十八日、崇光院更名興仁、行在洪宇治惟澄功賞、是日、征西府傳綸旨、並勵其戰功、薩摩官軍攻池邊城甚急、而楡井賴仲勢益強、是月、一色範氏促澁谷九郎救池邊、島津貞久會兵於大隅守護所、自將擊賴仲、是月、肥後河尻幸俊與菊池氏兵戰數勝之、九州大亂、二十八日、崇光院遷御土御門殿、是歲、宗經茂示貿易條款於對馬人民、以嚴海防、

四年（崇光院 貞和五年）己丑、春正月、帝在穴太行宮、十日、崇光院與本院新院皇太弟、倶幸廣義門院新院、宇治惟時擁兵首鼠、以衆徒行者之亂、報征西府、十九日、勘解由次官五條賴元傳令旨曰、汝果能歸順立功、必當得復神領、宜率衆徒祀司、以致精誠於祈禱也、久住等之亂、具以上聞、凡枉法罪只合遵舊規治也、二十五日、足利尊氏直義詣石淸水宮、二十六日、新院辭太上天皇尊號、島津貞久以足利氏命、更徵兵、禦薩摩官軍、至者寡、是日、督促比志島氏等、必限來月二十日會鹿兒島、自舊冬京師不雨、井水涸、民飲河水三旬餘、是月、客星見、楠木正儀出兵河內六萬寺、二月十八日、大隅正八幡宮火、上皇幸萩原殿、二十六日、將軍塚鳴動、空中有兵馬聲、二十七日、京東車宿僧房失火、延及淸水寺、三月十四日夜、足利氏土御門東洞院第火、尊氏避高師直第、諸將往救、競悉燼、街路喧塞、皇宮挾坊相對、公卿趨附、柏爽垂纓、棄車而騎、盡

集皇宮得全、十日、新待賢門院如吉野、詣後醍醐帝塔尾陵、觀藏
王堂諸房舍悉焚蕩、而陵側花方盛開、感愴詠和歌、美與之能波、美之仁毛阿
耳須、阿禮仁計利、阿多奈留波奈波、奈保能互禮登毛、遠寄宗良親王、親王答歌之、門院自裁
櫻樹千株於陵側、粟田久盛詠歌稱之、十五日、以能登內湊鄉南
北地頭職賜瀧口中務少輔、賞其功、陸奧北部諸族起兵、據糠部
滴石應鎭守府、十六日、吉良貞家徵伊賀盛光等兵往擊之、高師
泰率淡輪助重等入河內、與東條官軍戰於寺田、致首級三於京
師、十六日、梟六條河原、十八日、進戰於山田、是日、持明院池鳴動、
俄起旋風、壞門外小舍、十九日、高師泰又進戰佐尾谷、致首級於
京師、連日不絕、是日、五條坊門壬生地藏堂火、一條帝時園城寺
僧快賢囑佛工定朝彫之、建小三井、至順德帝時、小早川宗平爲
大和守、瓶五條坊門堂、京師信向甚盛云、二十六日、新院詣天龍
寺及西芳寺、足利尊氏直義候之、四月十一日、足利直義欲討高

師直、乃請尊氏、是日、尊氏遣子直冬於備後鞆、評定衆奉行人屬
者甚多焉、爲備後備中安藝周防長門出雲因幡伯耆八國成敗、
直冬視事明審、賞罰號爲平允、狡黠之徒、屏跡遠遁、國人多歸心、
二十二日、高師泰轉戰和泉日野及高邑、官軍扞禦甚勁、淡輪助
重率先當之、殺獲頗多、致首級三十於京師、二十四日、梟懸於六
條河原、是月、京師有婦人、多力能破石、公卿以下延觀其技、五月
二十日、本院新院畢長講堂供花、乃幸伏見殿、廣義門院先往會
之、因駐蹕六日、而本院還宮、延曆寺僧徒訴事、二十七日、移日吉
神輿於西塔、六月朔、新院與廣義門院還持明院殿、尋使殿上人
爲田植態、祇園執行行惠欲架四條橋、張勸進田樂於四條河原、
新座本座交盡技能、京師喧傳、競趨觀之、尊氏尤好之、時人謂高
時好田樂而鎌倉滅、今又好之不祥、直義諫之、尊氏曰、天下之事
業已委汝、我以盤樂爲事而已、十一日、尊氏觀之於四條河原、棚

閣數十間、帷帳華煥、車騎駢鬨、俄而棚閣傾倒、六十餘間、死者百
餘人、傷者無算、尊氏僅免、十二日、京師大水、十九日、京師地震、二
十日、足利尊氏土御門新第上棟、是日、大風偃樹、有抵足利直義
第告者曰、上皇將臨幸、直義乃使吉良滿義詣宮問、則無之、衆皆
怪疑、時持明院殿數有盜、疑御所侍藤夜叉等、捕而鞫問服罪、二
十九日、付檢非違使、其黨逃、足利直義執政數年、威權赫奕、薰灼
一時、其吉凶慶弔、上自北主、下至公卿士庶、贈遺訪問、幅湊其門、
當時與尊氏並稱曰兩御所、其勢燄之盛如此、高師直爲執事、居
樞要、擅橫自用、漸與直義生嫌隙、上杉重能爲引付一番頭人、尋
用事、與畠山直宗相比附、二人輕佻、素無衆望、媢嫉師直所爲、因
相軋轢、直義以僧疎石曉禪教、崇信之、命諸國創安國寺、弘其教、
疎石薦其徒妙吉、直義一見大悅、妙吉慧黠有容止、直義深敬信
之、爲建寺堀河村雲、曰大休寺、以處妙吉、數往叩道、妙吉權勢甚

熾、公卿將士、施捨奔走、一時傾都、高師直師泰姍笑之曰、此僧何
等才學邪、未嘗一造其門、或過之路、騎而過、妙吉大銜之、上杉重
能、畠山直宗雅與師直等不協、乃深結妙吉、俱謀除師直等、妙吉
講楞嚴於直義前、因竊說曰、將軍之有師直、猶秦之有趙高也、以
秦之疆、一趙高滅之而有餘、小人之可畏如此、今師直師泰竊弄
威柄、顚倒是非、無所不至、私黨獲邑而訴其小、乃曰、何不取之近
地社寺、罪人失邑而訴其寃、乃曰、何不豪奪舊邑、輔臣如此、將何
以安天下、且其言曰、國有天子、不得不獻邑、吾豈過闕、不得不下
馬、勞費如此、何以天子爲、天子果不可少、則木像銅軀以代之、活
天子則流之遠裔可矣、若斯人與聞國政、天下安得寧謐、公宜早
誅彼等、以上杉畠山爲執事、則有利公令嗣、而子孫萬安矣、公豈
無意乎、直義深納其計、欲殺師直、與重能直宗及粟飯原淸胤齋
藤利康等謀、伏甲而召師直、師直至直義三條第、淸胤意中變、且

師直使去、師直覺輙起出、其夜濤亂與利康就告其謀、師直乃聚族黨自衛、閏六月二日、直義第俄警戒、京師浮言相謂兵變將起、士女奔竄、三條坊門傍近俄毀屋舍、直義出避吉良滿義第、公卿未知情、謂是狂言綺語、徒所造說耳、踰日騷擾益甚、皇宮乃警戒、妙吉稱詣八幡宮、出如美作、實赴備後、就直冬而協謀云、或曰、妙吉勸直義謀除師直、且以直冬為嗣、故出之為外援、三日、石清水宮鳴動、有鳴鏑聲、出宮北飛、空中有光、如電相鬪、京師人人寢不能安數夜、先是尊氏第數有怪、既而第焚、因謂轉禍為福也、出居別第、至是變起、乃請前大僧正賢俊、修五大虛空藏法、禱鎭定、人臣所未嘗修之重法也、七日、尊氏至直義第、謀事、讒口嗸嗸、人心恟懼、一色直氏命三池親元警固筑後利生塔、十五日、足利尊氏免高師直執事職、收其奉邑、與諸將、十九日、敕紀伊利生護國寺、領邑如故、二十九日、北朝賜院宣於北畠某、食遮花王院領攝津

大島及雀部如故、晦、足利直義詣持明院、謁本院、有所密奏、上下聞之、各懷疑懼、既而師直・清秀等罷職屏居、他日本院語洞院公賢曰、嚮者直義所奏、非有明條、惟言近日之政、有名無實、是以自督將行黜陟而釐革之、恐驚聖聽、每事必當稟白、如是而已、秋七月二日、檢非違使捕得持明院盜、六日、北朝前關白左大臣九條道教死、十二日、足利尊氏付封戶於長門二宮、嚮宇治惟時陽表歸順於行在、少納言因傳綸旨、許族人部屬恩賞必由其注進、以處決之、於是稍決意、十八日、相模守行時賜書曰、足下業已歸誠、復綰社領並大佐井鄉、固無異議也、乃建忠勳、當有別賞、鎭西之事、朝廷倚賴、其勉之、十九日、地大震、神宮兩機殿倒、八月朔、北朝諭叡山還座日吉神輿、五日、京畿大風雨、人家蕩破、伊勢洪水、外宮瑞垣內松樹倒、十日、足利尊氏詣篠原八幡宮、還徙土御門高倉新第、高師直失職屏居、竊使使招高師泰、師泰託石河壘於畠

山國清、引兵還京師、直義聞之、使人逆說之曰、我欲以子代乃兄、師泰曰、剪枝及根、尊意可知、臣將面答之、率騎三千卒七千、人持一楯、入京師、於是兵士絡繹旁午、分黨群集、十一日、赤松則村子則祐等以兵七百首救師直、師直悅曰、三條殿欲殺我、我潛訴之將軍、將軍報曰、直義躁妄、吾嘗諭止之、彼若不聽、吾與汝討之、將軍既有此命、三條殿何能為、吾將往攻、所患者兵衛佐在備後、必引兵來援、請以此勞公、因贈寶刀名犢劍、即夜則村歸播磨、扼杉舟二坂、以斷直冬援軍、山名時氏・今川賴國・細川清氏・仁木賴章・土岐賴康・佐佐木秀綱等聞變來集、其餘黨附甚多、兵無慮五萬、尊氏大懼、遣使謂直義曰、師直兄弟奢侈驕悖、無復君臣禮、變不可測、宜急來共安危、直義即出赴之、石塔賴房・斯波高經・細川賴春・細川顯氏等從者七千餘人、至尊氏近衛東洞院第、視其寢閤、無兵備、稍懷離畔、往往亡歸師直、留者僅千人、十三日拂曉、京師

騷擾、胥相謂曰、直義竊逃在尊氏第、師直・師泰聚兵、兵士倉猝、為直義者赴高倉、黨師直者赴其第、街路旁午如織、崇光院將遊幸、遭變乃止、十四日昧爽、師直出陣於法成寺、與師泰俱圍尊氏新第、此時諸將大半應師直、在法成寺陣、其勢强甚、尊氏第惟吉良滿義・石堂賴房・大高重成等數輩耳、島津時久・島津忠賴踰垣入獻飮食、莫能捍禦、往復論解、尊氏怒、使須賀清秀讓師直曰、汝累世為我家臣、今忘恩背義、擅起甲兵、將欲託事奪我家乎、不然宜速罷兵、退陳所訴、師直對曰、臣非有他、今日惟欲獲讒者以明臣無罪耳、麾兵而逼尊氏、益怒、將出戰、直義扼之曰、何將軍舉措之輕邪、彼所欲獲者、止直義及重能・直宗而已、宜姑許其請以濟急、尊氏不獲已卒聽、處重能・直宗於流、師直意稍釋、薄暮解兵而退、夜直義歸三條坊門第、十五日、北朝以亂故、停石清水放生會、師直・師泰以尊氏命、流重能・直宗於越前、而自執政、乃收重能家士

邸宅、分賜將士、遣兵捕妙吉、妙吉先已逃、不知所之、因毀妙吉住房、以漏宿憤、島津貞久使石井中務丞攻下大隅、搆對壘拒之、肝付兼重等奄至圍之、石井告急、十八日、貞久馳書比志島諸氏救之曰、事迫矣、全軍不集、即以手兵發、戒勿緩急、二十五日、敕河內觀心寺、小高瀨領家職如故、並賜尾張今村地頭職爲其莊領家職替地、左衞門尉楠木正幸以國宣命橋本正茂、付小高瀨於寺家、小早川道圓及胤平、小坂三郎等抑伊豫弓削莊下地、東寺雜掌光信頻訴足利氏、是春、上杉重能傳命促近藤金子兩使節速取其地付寺家、道圓等怨之、會伊豫騷亂、九月朔、小早川彈正忠、小坂鶴夜叉丸、浦左衞門太郎、安須美五郎等率兵侵入弓削島、劫掠百姓住宅、九日、足利尊氏遣少子光王丸於鎌倉、召還義詮、代主關東、時尚幼、以上杉憲顯高師冬爲執事輔之、足利直義尋罷左兵衞督、十三日、北朝左大臣二條良基罷、以右大臣九條經

教爲左大臣、內大臣近衞道嗣爲右大臣、大納言竹林院公重爲內大臣、高師直遣杉原利孝率二百騎、攻足利直冬於鞆、適守兵甚少、直冬殆見獲、其兵磯部左近等射而禦之、直冬僅脫走肥後、河尻幸俊奉之爲主、當此時、少貳賴尚、宇治惟時並久懷猶貳、直冬聞之、十八日與書招曰、承京師命西下、宜速來聽命、惟時得書則使使報之、直冬大悅、二十日、作書約全給社領、並囑祈願、令幸俊與書約寄進阿蘇莊、且幸俊亦約寄進一邑以攬其心、宇治惟澄氏邑在日向高知尾、五條賴元令惟澄招其鄉勇、於是惟澄贈書曰、諸方擾擾、因隔信使、素非本意、日向事尚望遵行命也、高知尾及山內諸族、則悉應命矣、惟時已無異志、光長大夫將監當具報之、細所註進、切待綸旨令旨之至、願以豁陳、亦是惟澄浮沈所繫、儻不得命、則將無所措身焉、二十六日、賴元傳令旨、褒其招徠高知尾輩、因復曰、社務果至誠可賀、菊池方徵發援軍、府議望其

往援、請急以此傳之、至其恩賞替地、事體甚重、宜經奏聞、吾素不敢懈、去年春會晤既備吐露心腹、乃至今豈忽略之哉、惟當公平無憾也、如會禰崎地頭職、綸旨則有、難明言、以囑僧都房、必將詳道之、二十八日、足利尊氏手署命高師直曰、命兵衞佐離發、若不聽而逃、則所至拘留以報、其以此令九州、師直乃傳之宇治惟時、島津貞久、三池族等曰、聞兵衞佐殿逃下九州、將軍有命如此、若不能制、則據法處之、是日、少貳賴尚馳書肥前深堀時明等曰、京師有命、將應兵衞佐殿也、請幸協力焉、晦、至肥後見直冬、因說河尻、鹿子木、宇都宮諸氏講和出兵助之、賴尚素恨一色範氏號令九州、及直冬至、欲賴以復權、於是九州賊軍不快足利氏者、皆附直冬、九州鼎沸、冬十月三日、足利義詮發鎌倉還、二十二日夜、義詮入京師、直義徙在細川顯氏錦小路堀川第、二十五日、義詮如其第、執事高師直以下扈從、明日徙三條坊門第、乃定奉行頭人、

聽政、初直義執政務、師直頗憚其嚴正、未敢縱恣、至是直義擯斥、內外事一出於己、其所與奪、莫不一出於愛憎、驕肆益甚、宇治惟時頻迫行在、請復恩賞地、資緣百端、卒聽許、是月一日、敕褒其義舉、令立功績、奮勵許復恩賞地、尋而許盡復本領新恩、又令惟澄管領日向吏務、與惟時俱戮力擊賊、而惟時實無歸順之志、惟澄亦挾異、竊遣使大判事景與通款、景與復之曰、仄聞多年之忠勇、不意接貴介、其所訴當盡心也、既以應援被許、自今大小之事、可相與謀、幸望協同、大宮司亦送欵、請合一以肅清封疆、又贈書惟時曰、續接應援之報、所請粗無異議、往年數相見、猶能記否、太宰少貳大友豐州與足下爲一體、則二人皆識吾也、爾後幸能被敎焉、既來在是地、若有所囑、當致微忠耳、既而綸旨至征西府、二十八日、勘解由次官五條賴元以賜惟澄、並傳令旨曰、去年汝報惟時歸誠、以請恩賞替地、因有此綸命也、而今惟時又爲朝敵、後雖

復改節、當觀其忠否、果能致忠、必得安堵、乃替地勘約至今不可變改也、其以此論之、令底戰功、先是賊攻菊池氏本營、惟澄弟惟雄等赴援、大戰於合志原、毀賊城還、十一月朔、賴元傳令旨褒獎之、長門厚東周防守廳足利直冬、九日、移檄吉川經兼曰、欲安兩殿之意、因起兵也、速致力厚東氏、尊氏聞直冬在河尻、十一日、下令宇治惟時等、急迫其館、令薙髮、不聽、則據法處之、十四日、一色直氏傳尊氏命於島津貞久、發隅薩兵、會擊直冬、十九日、直冬令詫摩宗直行筑後守護、二十五日、足利義詮始詣石淸水八幡宮、二十八日、薩摩人國分友重攻執印友雄於水引城、十二月二日、行在論權中納言某、寄付和泉草部莊中條領家職於河内觀心寺、以爲鹽穴莊替地、八日、足利直義屛居無聊、懼嬰飛禍、每不自安、至是剃髮號慧源、以堅二高之意、雖恩舊將佐、皆憚二高、莫敢往、獨僧玄慧請師直、數往侍焉、每至談古今以慰之、上杉重能、畠

山直宗在越前、尋薙髮、二十日、高師直使高定信襲二人殺之、二十六日、崇光院卽位於太政官廳、時年十六、二十七日、足利尊氏下令宇治惟時、伊作宗久等曰、直冬陰謀旣露顯矣、急發兵伐之、

是歲、新田氏族迎征東大將軍宗良親王據上野寺尾城、近隣稍多歸者、故稱上野親王、或信濃王、凡其經歷諸州、務圖興復、流離奔竄、備極艱苦、賴忠義之徒爲之用、僅得免於難、畠山國淸代高師泰屯石川河原、與楠木正儀相持、陸奧會津人某名直盛與新宮明繼戰於小松原、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一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村上天皇六

正平五年（崇光院觀應元年）庚寅、春正月、帝在穴太行宮、三日、高師冬爲足利基氏執事、發京赴鎌倉、十一日、赤松則村死、年七十四、足利直冬聞上杉憲顯爲直義祈禱甚厚、十四日、稱直義意、與書勸勉、以結之、十六日、京師雷雨雹、二十六日、足利尊氏義詮詣石淸水、直冬在肥後河尻、以安尊氏直義意爲名、募黨附近、馳書招肥前高來郡人有間澄世、安富千壽王、彼杵郡人深堀政綱等、二月五日、深堀政綱發兵、渡海至河尻、七日、直冬遣今川直貞於詫摩、說詫摩宗直、共謀起兵、肥前有馬澄世、安富直泰等相繼會河尻、十八日、直冬馳書薩摩、招河上平四郎等、以周防內藤氏闕所小周

防本郡東方地頭職、授直泰、獎勵之、二十一日、足利義詮修勝軍地藏法於寶相寺、祈天下靜謐、二十三日、京師雨物、狀如貝子、而赤色、二十四日、北朝前權中納言吉田隆長死、定房弟也、花園帝時爲藏人頭左大辨、正中二年薙髮、子藤長繼後、顯用于建武延元際、稱甘露寺氏、二十七日、北朝改元觀應、是月、我邊民侵高麗固城、竹林、巨濟島等地、彼稱之曰倭寇、三月二日、法印玄慧寂、號獨淸軒健叟、明法律、習典故、爲尊氏直義所愛重、時有是圓者、練習法律、兼善文辭、建武中尊氏服從諸國、開府于鎌倉、因廣詢政事、玄慧是圓等八人議之、參酌古今條件其尤切于事務者十七事而進之、名曰建武式目、尋又作新加制式二十一條、尊氏大可之、皆施行焉、法勝寺慧珍得太平記三十四卷、示直義、因召玄慧讀之、虛誕甚多、謂曰、今所讀且外誤如此、不可不刪正、勿使他人觀也、終不果、及死直義手書佛敎、以薦冥福云、足利尊氏遣高師

泰於中國、鎭定其亂、十二日、祇園執行顯詮爲禱捷、十五日、元船至筑前息濱津、送僧德見等十八人、德見下總香取郡人、從元僧一寧學、年二十二、航海至元四明、爲津吏所捕、逃投城中、城主憐其志、白官送天童山、遂歷游江西、寧州守舉住兜率寺、冠蓋相望、在元四十有四年、於是欲歸、元人因令船主旋榮甫等送之、肥後合志幸隆侵入菊池、構城、宇治惟澄率日向高知尾兵往攻之、交戰六晝夜、幸隆不能支、十七日、拔營走、十八日、北朝太政大臣洞院公賢罷、直冬將今川直貞徇肥前杵島郡、橘薩摩族內田某應之、夏四月三日、筑前遠賀郡人麻生氏會一色直氏軍、擊直冬黨、五日、直氏禱捷安樂寺、八日、吉田兼好寂、神祇大副卜部兼茂曾孫也、居吉田、幼而聰悟、好讀老莊之書、有文才、善和歌、兼工書、仕後宇多帝、任左兵衞尉、稍被親昵、帝崩、兼好剃髮、入修學院、後遊木曾御坂、愛其山水、結廬居焉、一日國守帥衆獵其地、兼好厭其

喧擾、賦和歌曰、（古古毛麻多、宇伎與奈利計利、與曾奈賀良、於毛比志麻麻能、耶麻佐刀毛我那、）乃還鄉里、歌詠自娛、常自謂曰、燈下讀書、尙友古人、樂莫過焉、當時公卿大夫皆愛其爲人、與之遊者甚多、與頓阿慶運等齊名、營卜葬地於雙岡、而樹櫻花、所著有徒然草及歌集、死年六十八、無子、其侍童有命松麻呂者、傳兼好業、善和歌、後薙髮依今川貞世、居鎭西、日向人楡井賴仲以志布志應肝付兼重、謀共侵大隅、大隅告急島津貞久、十一日、貞久令重久篤兼逆擊之、直冬將今川賴貞軍肥前塚崎莊、十八日、深堀廣綱率兵會之、時石見蜂起應直冬、吉川經兼獨不肯與之、二十二日、尊氏獎勵肥後小代政氏應直冬、直冬與以山鹿莊田、馳書經兼兄經任附己、益援其黨、尊氏亦馳書三池兵庫助、往擊直冬、西國鼎沸、是月、我邊民侵高麗順天府、掠漕船、五月朔、今川賴貞攻肥前須古城、旣而聞敵入彼杵莊、乃遣深堀廣綱等往禦之、少貳賴尙軍筑後、擊五條良氏良遠、十五日、

馳使肥前、徵深堀時久廣綱等兵、十六日、高師泰殺北朝參議菅原在登及其子在弘、師泰恃功驕奢、欲營別墅于東山枝橋、以菅原氏墳墓在其地、乞之在登、請族移葬而取之、師泰怒曰、彼故惜之、爲辭以欺我耳、卽遣役夫、斬木發墳、遺棄骸骨、遂因其地以作別墅、人或作歌榜其傍誹之、師泰意疑在登所爲、竊遣力士刺殺在登及子在弘、初師泰作別墅、大納言四條隆蔭家士過其地、見役夫甚勞、頗譖師泰、師泰聞而大怒、追執之、被以役夫服、刻土拏石以辱之、見者醜之、其凶虐無忌憚、率此類也、二十日、京師地大震、足利直冬自將攻鹿子木城、鹿子木大炊助力拒三旬、二十二日、直冬督龍造寺家平等、破正門柵、城兵攢箭射之、家平乘夜襲擊、竟不能陷、二十三日、又大震、二十四日、大風、二十五日、又大震、二十八日、京師大水、北條遺族相模治部權少輔與毛利親胤共起兵安藝吉田莊、與直冬黨相應、吉川經盛離族應之、近郡竝起、

與石見連合、守護代官須藤景成徵兵、爲守禦備、既而吉岡山形徒起、加茂郡、取西條、搆寨據之、是日、武田氏信率吉川實經、親長、逸見有朝等擊破之、敵弃寨走、氏信進入高田郡、二十九日、京師地震、六月八日、氏信陷吉田莊、北條毛利徒奔于山縣郡、當是時、高師直嬌尊氏令、使西國人殺直冬、而人皆曉其詐、莫敢應者、少貳賴尚迎直冬背尊氏、直冬納其女爲妻、徙居其家、九國服從、兵勢大振、天下分裂爲三、稱官軍曰宮方、尊氏兵曰將軍方、直冬兵爲右兵衛佐殿方、南海舟師久困賊軍、三日、尊氏誘紀伊安宅族、伐淡路沿海舟師、安藝武田氏信入山縣郡、攻井野嶼、取而爲營、居三日、聞毛利親胤、寺原時親等據寺原與谷兩城、山形爲繼、壬生道忠等據猿喰山城、八日往攻之、親胤爲繼等陣道祖嶼、邀戰不克、寺原與谷兩城陷、十日、京師地震、十一日、又震、二十日、又震、高師泰因循未發、石見安藝諸國蜂起、於是尊氏決計遣師泰、令

小早川藤井諸族徵發其兵、請光嚴上皇下直冬追討院宣、並授錦旗、二十一日、師泰發京師、尊氏趣長井出羽前司等、與俱西下、師泰至淀駐軍、五日、向備後進、武田氏信已勝山形、以國人熊谷彥八有戰勞、取三隅野氏邑志道原、託以勵之、當此時、直冬益集黨、馳書彥八及吉川經任等招誘之、山陰山陽向背不定、二十二日、京師地大震、二十五日、又震、二十八日、北朝前內大臣大炊御門冬信死、秋七月二日、京師地震、將軍塚鳴動、安藝武田氏信之克山形郡也、吉川實經往會其軍、氏信令屯市木御坂、禦石見於是石見軍來攻、實經不能禦、走保大朝莊、得綿貫伯母野氏援兵、力擊却之、出雲佐佐木氏素有怨高師直、於是與土屋平左衛門尉、伊藤彈正左衛門尉等連合、應直冬、守護代吉田秀仲率諏方部貞助等入阿用莊、攻蓮花寺城、土屋伊藤降、五日、直冬馳書豐後、招郡甲惟孝、八日、京師大風、十一日、京師火、安藝武田氏信率

逸見吉川等兵、復攻山形爲繼、壬生道忠等於猿喰山城、遂陷之、出雲吉田秀仲進入來島莊、攻由木城、來島藏人三郞降、轉攻野萱下子兩城、來島藏人二郞、佐佐木貞宗走、延曆寺僧徒擁日吉神輿於西塔釋迦堂、要請事、十四日、光嚴上皇罷天台座主尊胤法親王、慰諭之、數日僧徒奉神輿歸東坂本、尋以靑蓮院尊圓法親王爲天台座主、十六日、安藝守三谷行氏卒、十七日、直冬將桃井義鄕至石見三隅鄕、以直冬命招誘吉川經兼等、擊與高師直師泰者、安藝武田信武抑毛利氏吉田莊、及師泰爲中國政、毛利師親往訴之、是日、師泰與書信武曰、師親累有軍功、速還其邑、當國闕所處分、我既承命、君其知之矣、高野山大塔五佛汗出、二十一日、足利義詮傳院宣於東寺長者、祈謝之、尊氏禱戰捷於寶相院、二十二日、帝納願書於後鳥羽帝御影堂、近衞中將粟野某約本領安堵、招阿波人菅生新兵衞、二十四日、北朝贈僧一翁圓明

佛演禪師號、足利直冬爲西國政、行賞其黨、肥前安富泰重首應多功、盡擧其邑深江附近敵徒賣得質劵地、及肥後天草氏邑本砥河內浦、周防平子氏邑仁保莊與之、馳書招阿曾沼下野守等、九州中國怨師直師泰者競附、波動東國、初土岐頼遠之誅也、姪頼康繼宗、頼遠弟曰頼明薙髮曰道存、其子頼連亦薙髮、號周靖、襲邑墨股、尊氏以爲將、平信濃、於是周靖與弟頼直頼衡俱起、濃尾擾亂、警聞到京、二十五日、尊氏遣兵擊之、因議義詮與高師直、往鎮壓焉、二十六日、禱蕩平於東寺西大寺、夜佐佐木高氏先發、濃兵已及近江山中驛、京師驚駭、武人劫掠、騷擾殊甚、二十七日、高師泰攻佐和善四郎于皷崎城、是日、光嚴上皇賜馬於義詮師直、明日義詮師直東發、進近江、其兵四五百、輿議喧譁、謂敵觀兵近江、而退美濃、蓋有所待也、尊氏禱蕩平於清和院、數日諜報叛徒敗衂而散、殆不知踪跡、人心稍安、二十九日、以五條頁氏爲修

理權大夫、桃井義鄕在石見、稱中國大將軍、移檄煽動諸國、伯耆蜂起、與出雲皷應、八月八日、吉田秀仲率諏訪部貞助等、防之於安來津、十一日、京師火、十二日、鹽冶高貞姪信濃宗泰高秀與伊藤元智土屋辨房多久中太郎等俱起、明日自高野山進、秀仲逆之白潟橋、敵銳甚、秀仲力戰、遂扼富田關塞、明日戰於平濱、先是一色範氏赴肥前、擊杵島叛徒、九日、子直氏命守護代、課近隣地頭警固河上社祭、足利義詮克美濃叛徒、盡降、土岐周靖船木入道脫、乃遣兵追斬舟木入道、捕周靖班軍垂井驛、十七日、春日社及若宮神殿柱生金花銀花、宇治惟澄以河尻幸俊妨守富莊甲佐社居合田、訴征西府、十八日、勘解由次官五條頼元傳令旨於幸俊、禁之、遵先例、阿蘇大宮司惟時素觀望形勢、尊氏因與書曰、肥後一宮阿蘇社、及健軍甲佐郡浦四社、爲一國神領、宜知行之、禱天下靜謐、以攬其心、薩摩伊集院忠國等圍郡山頼平於郡山

城、小山田景範比志島貞範吉田清秋、猿渡藤信重救之、忠國退濟師、又攻之、頼平棄城走、田上軍進攻谷峰、島津氏力拒貞久馳書比志島氏嚴備之、足利義詮次柏原驛、奏請凱旋、直詣上皇宮、上皇以爲私鬪、不許、二十日、義詮發森山還京、粟飯原清胤等爲前軍、近江守護六角氏頼押土岐周靖於與、與師直等俱隨後、二十二日、北朝以義詮爲參議左近衛中將、二十三日、勅免吉野天河鄕民課役如故、二十五日、高師泰兵夜潛登皷崎城後山上、群熊驚走、城兵見之曰、我以爲敵、乃熊也、出城逐之、師泰兵急攻拔之、斬佐和善四郎、連取五城、國內三十二寨、望風而遁、三角嬰城固守、師泰築長圍困之、是日、小笠原貞宗死、左京大夫長淸六世孫也、家世傳射藝騎乘之法、至貞宗最極其精妙、後醍醐帝爲聽昇殿、因師習之、帝嘗欲知坐鞍之法、令貞宗騎親就其鞍上探試之、乃大稱賞、命畫工圖而藏祕府焉、又嘗受其射法、謂其騎射之

巧、得之於天也、乃賜書褒爲武人師表、以王字銘其旗、後改爲菱、初帝以犬追物殺害生類、敕廢之、貞宗以爲步射之與騎射、於武事不可偏廢、而馳逐之習、以犬追物爲最要、遂上書光明院請復之、院許之、貞宗晚自著家譜、竝作之序、誡子孫、其略曰、吾家世傳弓馬術、自兵部以來、至左京兆自成一家、犬追物草鹿等法、是其所新定、驅妖魅而護國家、師將府以制寇賊、不可無此術、凡吾子孫、宜愼重無失也、兵部貞純親王、左京兆長淸、竝貞宗遠祖也、子孫能遵遺訓、世以其術顯、貞宗與今川某伊勢某議定武家禮節、集成一書、題曰三儀一統、甚崇信禪教、從元僧正澄受法、頗有所省、因薙髮改名泰山、嘗創開善寺於信濃、世呼曰開善寺入道、至是死、崇光院命其彈正臺監護葬事、世以爲榮、所著有修身鈔、死年五十七、二十七日、足利尊氏命佐佐木秀綱、斬土岐周靖及頼直於樋口河原梟之、足利直冬黨葢益熾、取赤松則村播磨五箇

莊、高師泰遠江濱莊、與詫磨宗直以賞功、今川賴貞在因幡、因幡蜂起、方徵新興寺別當幸舜等兵擊之、一色範氏領軍肥前、後藤光明據塚崎城、白石彌次郎據須古城、藤津藤太郎據藉嶽城拒之、九月朔、彼杵郡深堀族政綱與弟清綱廣綱亦應直冬、三日、信濃常陸越後四五國競起叛足利氏、十六日、直冬又遣今川直貞率深堀政綱等徇肥前、授後藤光明、以肥前村田莊、筑後竹野新莊安永、日向都於之田、馳書薩摩招山田氏等、越後叛徒屯如法寺左藤間、上杉憲將自將擊之、命山口三郎等、自山國擊其背、直冬敎左近將監盛宗招誘宇治惟時、惟時因通意、二十三日、直冬與書約本領安堵、並寄附地於四社、少貳賴尙自筑後引兵向肥前、亦遣宗刑部丞勸惟時應援、二十五日、結城顯朝弟小峰朝常離其族獨應官軍、與石堂慶秀戰、自前月京師數火、冬十月二日、光明院徙居廣義門院宮、肥前有馬澄明與一色氏兵戰於矢

上、三日、直冬馳書褒之、大內弘直之遭害也、弟弘幸承後、於是弘幸應直冬、直冬因馳書招周防人內藤盛信等、盛信適病死、遺命其子起兵、於是高師泰遣山內彥次郎伐周防、大內孫太郎防之、盛信遺臣審覺佐其弘德益丸發兵往屬、十日擊彥次郎、又助大內但馬權守攻守護代乙面左近將監逐之、審覺又遣安眞貞村、率兵會直冬於肥後詫摩、營義詮頻趣吉田秀仲、發出雲兵會擊石見、秀仲乃移檄諏訪部貞助等、期二十日會院原、直冬在詫摩、集兵、自將赴肥前、駐營塚崎、一色範氏保草野城、惟上松浦族與草野氏助之耳、馳使京師、告孤立危急、曰、惟將軍來討、必得平定、十五日夜、大友氏代官自京師逃歸、桃井直常父子亦逃、京師恟恟、尊氏問高師直曰、孰擊西國者、師直曰、非將軍親往則不可也、何者鎭西人士皆謂將軍與右兵衞佐殿、外雖相攻、內或不然、是以持疑觀望、今聞將軍之至、則衆知所向背、一時必潰散矣、尊氏

納之、自將師直等徃討之、留義詮護京師、北朝漏聞、以大嘗會期近止之、而諸國變報益急、十九日、光嚴院命停大嘗會御禊、二十一日勅遣左兵衞督日野邦光於肥後、與宇治惟澄等謀、乘機急圖恢復、尊氏決西下計、與書信濃小笠原政長等、發國中兵來會、達者錄進其名、又馳書宇治惟時曰、太宰賴尙助直冬叛、今將來討、卿獨不肯應、甚嘉其忠也、其益圖報效、桃井直常等起兵越中、略能登、二十三日、攻氷見湊、得江石王丸擧族構險於志雄越山、力戰防之、尊氏將發、高師直潛謀殺直義、二十六日夜、直義與石搭賴房出亡、師直勸尊氏急緝捕之、定處分而後發、尊氏不聽、二十七日、尊氏使佐佐木高氏抵院執權前大納言勸修寺經顯、告明早發京討西國亂、經顯使人奏光嚴上皇、上皇乃賜劒馬於尊氏、二十八日、尊氏留義詮率師直等發、次淀、義詮禱蕩平於興善院、二十九日、尊氏詣石淸水宮、明日至山崎、三寶院僧正賢俊

追及隨行、直義奔河內、畠山國淸迎入石河城、十一月三日、移檄近畿、發兵伐師直師泰、直冬駐營太宰府、三日、豐後都甲惟孝率兵抵軍、能登守護桃井義綱在京師、得國警聞、卽徃擊之、國人井上布袋丸、富來彥十郞等起兵富來院、向花見槻、義綱代官矢野余五郞、得江氏將長野季光等逆戰、四日、敵屯飯田驛、爲余五郞所擊破、走入越中、會義綱至、乃幷將之爲戰備、義詮命園城寺衆徒、嚴備勢多橋、尊氏至兵庫、五日、馳書河野通盛、急發兵來會、六日、京師雷、土岐賴連兄弟之就縛也、弟賴衡逸、潛來京師、募黨謀夜襲、時佐佐木高氏、仁木賴章爲侍所、護衞輦下、高氏部下廉知、是日、遣兵擊斬之、因圍土岐蜂屋氏邸、皆逸、季子某鬭死、乃梟其首、尊氏自兵庫與書義詮曰、京師若有變、奉帝於上皇宮而護衞、尊氏直冬交馳書招宇治惟時、惟時表歸順於征西府、八日、懷良親王賜令旨、許與其四社領及筑前下座郡、豐後大佐井莊日田

莊等地頭職如故、勘解由次官五條賴元白藏人所請賜綸旨、北朝內大臣竹林院公重罷左近衞大將、尊氏將發兵庫、又馳書河野通盛等曰、九州蜂起、直冬矯稱吾意集兵、今往討之、其速會備後、當此時、京師諸將聚兵、僑居民家、輒出劫掠、都下騷然、十二日、上杉能憲以常陸信太莊叛尊氏、直冬遣將、稱尊氏直義旨、皷動中國、九州怨執事探題者、競起立功、因冀得吹擧以復領邑、豐後野上總地頭野上資親、肥前龍造寺族吉岡名主家種、西村名主家忠、戶町浦地頭深堀時明、筑後富永名主荒木家益、豐後支族一方地頭宇都宮政貞等、直冬批其狀、本領所帶皆安堵、復肥前河上社社務座主職及神領東妙妙法二寺領邑寄附地等有差、達者處罪、馳書招出雲諏訪部三郎、大隅禰寢淸成、薩摩澀谷九郞等、豐後大友族亦或應直冬、一色範氏城守肥前晗平、於是駐營太宰府、欲經略豐後、少貳賴尙與諸將謀議、遣使招宇治惟時、

惟時竊通意、十五日、直冬命惟時、會擊豐後賴尙因致書曰、頃日得報、征豐意已決、適幕府有命、因領其事、幸速往征焉、高越州敗於石見、逃退安藝、聞已還京、可賀也、當國合屋族叛、卽往攻陷之、合屋河內守等授首矣、今大友兵部大輔亦受命、苟協謀從事、平定可期也、尊氏在兵庫、播磨多叛、因不得進、十八日、尊氏進至備前三石、親作書趣河野通盛等來援、二十一日、禱蕩平於弘治寺、京師淸和院、出雲杵築社、直義禱紀伊歡喜寺、馳書和泉、招淡輪助重、攝津伊丹宗義等、率兵至石河城、下賀高山小原族起近江、二十二日、石塔賴房起大和、膽駒山並應直義、京師自直義逃兩旬、不得確報、於是得吉野執行報、謂直義在大和田口、非有異圖、惟避禍耳、又傳兵庫信息、謂師泰得出雲兵、已破三隅氏、又流言今夜有行火者、師泰兵士入京師、師直與將軍搆隙、將至山崎、市民驚擾、明日諜至、報義詮曰、直義降吉野、自大和赴河內、畠山將

監吉良三郞附之、鎭西近狀、大友日田諸豪通志將軍、惟少貳附直冬、細川奧州未決向背、光嚴上皇命圓滿院長助法親王修尊星法於其宮、禱戰勝、旣而京師相驚、直義兵至八幡、二十五日、諜又報直義以二十日至石河城、畠山助之、源大納言來見與俱謀事、以石塔賴房爲將入近江、縱火高良莊侵略、佐佐木高氏繕修禦之、足利氏大驚、因議近江若危、則當據東寺、卽爲守禦備、叡山僧徒有與直義者、義詮命護正院僧都探偵、錄進其名、近江人大原國氏等得直義檄、至石河城、直義以上野氏勝爲將、與俱起大原莊、二十七日、據油日城、燒善應寺、集兵、二十八日、光嚴上皇納天下靜謐願書於持明院新宮、明日見大史中原匡遠、中原師利、大外記中原師茂曰、直義方在河內都智城、招細川顯氏、顯氏未至、直義欲赴讚岐、未決、彼非有異志、惟怒師直師泰所爲、去年與尊氏約、執致二人、因遣律僧與書讓如約、師直聞之、執其僧縛致

侍所仁木賴章、暴亦甚、顯氏已還讚岐、遣內島彌六率今正通治等、攻土佐前守護高定信代佐脇太郞松風等三城、晦、義詮命院林氏、會擊北國叛徒、十二月朔、上杉憲顯自鎌倉還上野、桃井直信率兵數千、侵入能登、陣高畠驛、進攻志雄保、得江氏力戰却之、直義將上野氏勝侵略近江、勢甚强、三日、光嚴上皇聽足利氏請、下院宣追討之、尊圓法親王赴坂本、四日、尊胤法親王亦赴坂本、近江守護佐佐木氏賴在京師、其弟信詮發兵守禦、氏勝率大原國氏、及基安、儀俄、高山諸氏邀戰於三上山野州河原、信詮敗走、進向勢多、守護代伊庭六郞左衞門尉守橋不戰而走、氏勝燒橋、佐佐木氏賴自京師下坂下、渡湖而進、佐佐木高氏父子亦議往禦之、擧京震駭、明日石山座主報曰、昨日未牌凶徒攻勢多、守護代兵數百、不放一箭奔北走京橋驛、一宮蕩燼、大江大萱等地頭家人悉被焚毀腐掠、石山怖甚、叡山亦有通敵者、僧徒集社頭議

警備社壇、探偵叛徒、以爲自全計、七日、以和田助氏爲三河兼清
名地頭、以賞功、直義遣石塔賴房等率兵萬餘向八幡、畠山國清
命淡輪助重助守和泉井山城、貴志按察房助守紀伊春日山城、
京師驚擾、謂敵自七條進、或謂自鳥羽進、晡時敵先軍已至八幡、
燒民家、及大渡橋、夜賴房陣赤江、佐佐木高氏、仁木義長等往擊
之、八日、宇治土寇侵略宇治、直義禱河內西琳寺、九日、下綸旨於
熊野、伐新宮賊、諭新宮神官等歸順、發兵向尾張、京師動搖、謂賊
已入開山、光嚴上皇使泰久幸問義詮、答曰、已遣軍禦之、請無驚、
上皇召僧正道昭、修不動法於宮中、十日、佐佐木氏賴渡勢多、與
上野氏勝戰於守山、大破之、斬大原國氏及弟國廣、下賀高山皆
陷、乃致首京師、粟生爲廣、簗田資國、山室俊秋、宮重定平、河路家
兼等十餘族、起兵三河、應直義、直義之奔也、至大和、納降行在、帝
下公卿議、權大納言洞院實世曰、車駕播越、百僚流離、十餘年於

今、皆彼兇豎所爲、今爲其僕所圖、窮迫乞命、蓋欲藉天威以快私
讎耳、宜乘機誅殺以絕後患、左大臣二條師基曰、管仲釋而齊興、
章邯降而秦亡、今釋直義用之、官軍必振矣、准大臣北畠親房曰、
以權宜納之、暫收其功、帝從之、十三日、賜綸旨曰、溫古知新、明哲
之所好、撥亂止戈、良將之所先、不忘元弘之舊功、來歸皇天之景
命、其速擧義兵、運天下靜謐之策、尊氏遣使豐後、與書豐前藏人
三郎曰、九州甚勞我意、當急來伐四國中國方累區處事苟畢將
不日上途也、其能爲攻守計也、今日之事、氏泰擧措甚善、其功實
大、宜與使者諮謀、氏泰即大友氏泰也、能登桃井義綱嬰守金丸
城、越中叛徒來攻、得江氏將長野季光等出城擊却之、丹波蜂起
屯葉野、攻守護代久下彈正本木城、彈正拒戰、斬首五六十、致之
京師、賊又侵曾地莊、不勝而退、十五日、北朝以石淸水爲戰地、委
社家行放生會、義詮命竹田七郎等警固東寺、十七日、直義上請

文曰、拜命之辱、當遵旨盡忠、由是石塔義房、其子賴房、上杉顯能
等將士歸降者多、畠山國淸棄石川圓應之、楠木正儀因出兵爲
之聲援、花山院長親曰、弟而敵兄、已紊大倫、令彼督兵、則非王者
之師、縱雖有小利不可也、況彼非有忠于君者、挾帝而要者也、其
不利必矣、

山縣禎曰、直義姦兇莫所不至、窮窮無所容身、乃來歸南朝、納
言實世請戮之以絕後患、其言是矣、而今受之、是養豺狼也、使
其得志、則其爲後患也必矣、且使弟討兄、納逆而藉其力、悖理
亦甚矣、何以正刑憲、且以示大義於天下哉、亡幾直義復叛、其
反覆無常固如此、而今不能察之、可謂不明之甚矣、

石塔賴房兵屯淀山崎、軍容甚盛、十九日、與佐佐木高氏對陣大
渡、放箭戰、二十一日、諜報京師、東國兵自南方會八幡、細川顯氏
已服四國、將渡海向京、二十三日、義詮欲伐八幡、奏曰、主上與上

皇異宮、護衞不便、明日、崇光院奉神鏡徙持明院殿、兩上皇徙居
新宮、高師直以尊氏旨、命上野守護上杉憲顯、收新田義貞、世良
田右京亮、及桃井直常邑在新田莊者、與岩松直國及賴宥、時憲
顯等有異圖、二十五日、上杉能憲起兵於上野、遙應直義、將攻鎌
倉、父憲顯聞之、僞稱擊能憲、將兵馳至上野、與之合、同進至武藏、
東國兵士來歸者甚多、高師冬徵發關東兵、無至者、僅率兵五百、
與足利基氏來攻之、石塔義房、中賀野宮內少輔、加子修理亮、今
河左近藏人、一色少輔三郎、與三戶七郎、彥部次郎、屋代藏人隨
基氏、夜至相模湯山、義房與中賀野加子謀、擊屋代三戶彥部殺
之、奉基氏走、明日宿飯山寺、二十七日、擊破師冬兵、師冬走甲斐
逸見城、二十八日、賜綸旨於和泉淡輪助重等、勵功、准大臣親房
與書陸奧相馬親胤、勸苟歸順致力、本領如故、二十九日、崇光院
奉神鏡還土御門殿、上杉憲顯及三浦杉下等以兵迎基氏、是日、

還鎌倉、是月、京師地震、僧元選還自元、我邊民侵高麗、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一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村上天皇七

正平六年（崇光院觀應二年）辛卯、春正月朔、帝在穴太行宮、畠山國淸率伊丹宗義等狥攝津、屯神崎、是日、擊破守護河江圓道、走之、桃井直常素怒師直不賞己也、應直義、率北國兵發越中、會大雪沒馬足、乃令士卒乘橇前行、而后徑開、人馬流行、進至延曆寺、逼京師、京師相驚謂、桃井率和田兵已向坂本、常陸佐竹義盛離其族發兵赴鎌倉、援上杉憲顯、千葉貞胤死、初貞胤祖父賴胤生胤宗、及宗胤、胤宗生貞胤、承下總宗、宗胤生胤貞、襲肥前小城郡、貞胤長子高胤屬官軍、死於延元元年京師之役、次子氏胤紹職、高師泰部將土屋宣時構城攻三隅、徙三日、周布族西鳥居兼元與武田

彌太郞、遊田十郞赴救三隅、夜半拔其城、四日、上杉憲將率兵數千發鎌倉、往擊高師冬於甲斐逸見城、上杉能憲與加子宮內少輔三郞俱海路赴京師、細川顯氏已歸國、阿波亂、飯尾吉連等發兵據八萬城、是日破敵城、焚毀要害、諸國馳使備前、報北兵向京者踵至、尊氏恐決意東還、是日、膀書延曆寺、勸禦北兵、以近江三莊爲懸賞、當此時、叡山僧徒欲應北兵者益多、三門主在坂本、諭不肯聽、或謂梶井門主有助北兵意、三塔反側不安、尊胤法親王歸於西塔、尊圓法親王於飯室、既而某法親王赴西塔、尊胤與俱還京師、則僧正賢俊進義詮書、武家奉行僧性遵亦進尊氏書、尊胤不知所措、自戒嚴焉、尊氏又與書紀伊傳法院等曰、將班師伐南山凶徒也、其發兵來會、七日夜、尊氏至攝津、次瀨河、謂京師開戰、則直應還京、否者可往伐河內、其夜直義至八幡駐軍、遣二階堂行朝父子等往督守治軍、與書紀伊奈胡余次曰、將誅師直師

泰、宜來援之、直冬在太宰府、益誘中國豪右拒師泰、內藤族平野三河房等應之、是日、直義與書奬勵、又判九州政、批龍造寺家平訴、安堵肥後益永名田宅、安富泰重深江實得質券地、以爲功賞與之、十日、征西府遣使阿蘇、招宇治惟時共謀伐賊、京師情勢日迫、諸師充滿義詮第傍、市人惴怖、相謂四宮河原兵變已動、公卿爲逃避計、是夜尊氏至山崎、赤松範資進戰大渡、細川顯氏躡尊氏後而來、斯波高經二階堂時綱赴八幡軍、兵士恟恟、相謂京師開戰、非今夜則明日矣、直義謀和兩朝、京師衆論不協、各執意見、義詮骨鯁將、欲附直義者多、十二日、上杉朝定、上杉朝房、今川範國出奔八幡、義詮毀其邸、夜尊氏欲攻八幡、以敵斷大渡橋、議舟橋就從、衆論不決、是以稽留不交兵、仁木賴章、赤松則祐軍宇治、十三日、桃井直常與南軍合下雲母坂、夜燒數里民家、進陣白河東岸、別軍自於伊坂進、赤松氏軍松崎禦之、京軍屯法成寺京極

殿、互相持待其進、終夜無戰、遲京師震怖、或謂山兵已自四宮河原進、又謂南方戰方盛、京軍退保鳥羽、上下驚擾、士卒四出抄掠、先是尊氏搆柵門、護衞持明院宮、千葉氏胤陣近在宮傍、兵最不檢束、輙覗柵門內、洞院公賢命義詮禁之、十四日、須賀淸秀竊圖奔八幡、義詮覺、遣兵襲其邸、淸秀縱從士防之、乘間逸去、邸在禁地、從士格鬪、或有闖入禁中而死者、夜崇光院俄遷持明院宮、義詮馳入止之、駕已出不及、事讃岐細川氏遣將率今正通治等踰山入土佐、是日、攻松風城、明日拔之、佐脇太郞等走、十五日、先是尊氏擊直冬于筑紫、以故京師兵寡、又多通志于直義、叛降相繼、義詮匿關防過之、守者亦相率亡去、留者不滿五百、於是細川淸氏、仁木賴章等勸義詮西與尊氏兵合、義詮從之、棄京師西奔、適尊氏遣高師直提兵援京、至桂川與義詮合、是日曉、高師泰臣火其邸逃、千葉氏胤奔八幡軍、高師直、仁木賴章等十邸皆燒、午時

桃井直常與叡山僧徒俱入京、護上皇宮、佐佐木高氏走歸近江、爲園城寺僧徒所逆擊、義詮同軍自四條河原進、尊氏自將擊二條河原背、直常等與戰於四條河原、死屍枕藉、及三條二條、兩軍交綏、直常退陣法勝寺、尊氏退陣二條京極、以吉良貞家邸爲營、夜遣千秋高範、奏歸京於上皇宮、諸將不和、山名時氏收兵奔八幡、十六日、春日神木歸座、高範與佐佐木滿信俱奔八幡、尊氏義詮欲據香山寺城、爲於伊山敵所闌截、駐陣桂河西岸、夜小笠原政長火邸奔八幡、師直武藏守護國司代藥師寺某亦叛降、足利氏諸將大概離去、尊氏義詮與師直、仁木賴章、佐佐木高氏、畠山國淸等西走、敵兵要路、從士苦戰、僅得以五百餘人至丹波石龕寺、據險設寨、乃以丹波佐佐岐莊牧氏關所寄附篠村八幡宮、十七日、桃井直常又入京、護上皇宮、明師直擁尊氏赴高氏若狹城、遣兵追之、吉良滿貞、斯波高經、千葉氏胤亦入京、是日諏訪隘種

攻高師冬于洲澤城、諏訪眞親在隘種軍、請曰、執事冠我烏帽、義同父子、不可背也、馳入城拒戰、與師冬俱自殺、於是東北咸屬直義、上杉憲將傳命富士社大宮司等、發族人、警備甲斐通路、師泰將古莊二郎左衛門尉率兵入石見波禰莊、西鳥居兼光與鳥居次郎左衛門尉、烏越二郎等防戰却之、遂屬直冬所遣將、國人田儀次郎左衛門尉降、乃與俱往狗地、僧疎石謀尊氏直義媾和、是日遣等持院祖曇往說兩日、直義作誓紙數通自表明、十八日、直義馳書、招土佐松井五郎等、伐師直師泰師、十九日、京師聞師直將走北陸、斯波高經、千葉氏胤、山名時氏等諸將往擊之、時氏攻丹波宮田城、散位賴弘軍木崎、諸國路塞、租稅不至、供御闕乏、直義進鳥目三萬匹、公卿爭遣使直義、賀戰捷、崇光院又遣使往賀、直義以叡山有功、寄附近江三莊、約其有殊勳者當別抽賞以慰僧徒、能登守護桃井義綱招得江石王丸等、石王丸遣族長野季

光往會、二十一日、義綱遣里見彥七率其兵往攻羽城、燒山麓、交戰五日、北伐諸將軍丹波木崎、初島津貞久領讚岐櫛無保、爲細川顯氏所收、貞久訴不得理、於是貞久應直冬、遣子師久至八幡、屬散位賴弘軍、二十二日、賴弘作書附師久使、報十六日入京以後戰狀、勸顯氏上京、並還櫛無保於島津氏、尊氏師直交馳從石見、促師泰東上、當此時、尊氏駐營播磨書寫山、二十三日、師泰與子師夏俱自石見來會、二十六日、直義修社事政、師泰已去石見、桃井義鄕務益振、進狗出雲、伊藤元智等應之、諏訪部助直屬山名時氏、攻宮田軍、二十八日、尊氏與書招之、二十九日、勅高野寂靜院修祈禱、又追薦後宇多後醍醐二帝冥福、直義命前大僧正增基修尊星王法於八幡營、大舉伐播磨、晦、直義將石塔賴房進軍播磨瀧野、廣峯賴長等發兵會之、二月朔、尊氏以丹波志樂莊地頭職與三寶院、又賞三隅族來原遠盛功、與石見向上鄕地頭

職、安藝熊谷遠乘族直平率兵會軍、明日尊氏以松田氏關所志地村地頭職與遠乘、賞其功、直義尙唱兩朝和議、是日、將遣長井廣秀、問註所顯行往說、不果、僧良兼見洞院公賢曰、和議已破矣、桃井直常主戰、盛拒之、至言武衛入道可斬、二日、大僧正慈嚴使僧至八幡、直義挐兒延而饗之、因語曰、外間輙言和議破非也、惟我陣中有可回避之情、因不卽言耳、後直義遣使、再三說南朝、議遂不協云、三日、直義遣兵向丹波、是日、尊氏陣引尾、師直陣泣尾、人以爲不祥、石塔賴房與尊氏軍戰於瀧野明光寺、四日夜、高師泰潛襲賴房陣、賴房間知設備、逆戰大破之、師直部兵進衝賴房軍、血戰方盛、細川顯氏縱兵、背擊師直、殺傷甚多、直冬以日置清政爲出雲目御崎社檢校職、五日、出雲守時益奉令、與阿波渡邊族以金丸西莊賞其功、直義移書佐竹左近將監、河原谷兵庫助等、發兵會伐師直師泰師、時東國兵援八幡者至勢多、以舟少稽

留、六日、直義令園城寺僧徒速濟之、京師傳言、尊氏師直屯在書寫山下、細川顯氏與從弟賴春、上杉顯能倶以大兵來擊破之、尊氏走保法花寺、八日、上杉重行將兵數千入京師、十日、楠木正儀率和田助氏等往攻河內大饗城、十一日、鎭守府將軍北畠顯信以本領安堵、勸相馬親胤歸順効忠、尊氏命伊豫守護河野通盛、急擧國中地頭家人來會師、十二日、義詮錄備後戰功、與福田莊高須於杉原信平、尋與泉村於三好覺辨等、尊氏遞馳書陸奧、命伊賀盛光等伐直義黨類、先是畠山高國剃髮稱信元、子國氏爲奧州管領、於是吉良貞家黨直義、奧州亂、是日攻岩切城陷之、畠山高國父子、及家宰游佐某等戰死者百餘人、高國子孫猶居二本松、以爲氏、相馬親胤亦黨直義、因應南朝、陸奧介顯信謀自督軍大擧進擊、十三日、下國宣於親胤、先期擧兵、許賞以海道四郡及高木保闕所、尊氏以山城上久世公文職與竹田秀元、日向白

杵院地頭職與島津資久、甲斐花崎鄕與島津忠親、資久居莊內樺山、因氏焉、直義以越後田河莊上下條及相良莊與細川賴和、賞其功、兩黨交募黨、諸國益擾亂、石塔賴房等兵勢益强、尊氏軍輙不利、十四日、退赴兵庫、京師觀兩黨成敗、有自八幡還者、謂將軍之至兵庫、避言上京、實欲奔東國也、鷲見藤四郎應直義、發兵戰於美濃、十五日、直義與書奬勵之、石塔賴房等已破尊氏軍、是日、出瀧野城、迫尊氏、畠山國淸、小笠原政長諸軍齊進、陣於西宮雀松原、打出濱等、尊氏陣於兵庫、十七日、賴房國淸與尊氏戰於御影濱、兩軍死者各以百數、尊氏敗績、狼狽入湊川城、城中狹隘、兵士塡咽、乃命出士卒、閉城門、衆恚曰、執事薄情如此、豈可終憑邪、悉引去、是以將士在城中者、亦往往逃亡、始兵號二萬、至是止者惟赤松範資等僅五百餘人耳、十八日、尊氏與賴房等戰于雀松原、又敗、矢中師直股、又中師泰甲、流血濺胸、至失氣、且暮城將

陷、赤松範資誡子直賴曰、我今將殉死于將軍、汝尙幼、且則祐嘗欲養汝爲子、宜還鄕里事叔父、猶事我、不然爲僧薦吾冥福、直賴改容對曰、世間是非、兒既粗辨知之、豈目視大人死、而忍生還者邪、決不奉命、神色甚壯、時年十三、直義得報、十九日、移書宇治惟時曰、師冬以去月十七日授首須澤、師直師泰奔丹波、謀由播磨上京、畠山國淸等要諸打出、誅數百人、因逃歸湊川矣、是日、京師地大震、將軍塚鳴動、尊氏命待童饗應氏直、潛出城、使直義陣、二十日、氏直詣八幡乞降、因致尊氏旨直義曰、令師直師泰薙髮、辤其政務、宥死一等、以此媾和、直義許諾、乃遣二階堂行朝、因大納言四條隆蔭、密奏上皇、二十一日、京師流言、義詮率兵將由丹波來、上杉諏訪等往備之、市民驚擾、盜賊行火掠財、火連日不絕、尊氏第亦燒、二十二日、氏直得直義要領復歸湊川城、二高不知所出、相議曰、使將軍保赤松城、已走四國、又曰、三條殿怨我深矣、然

披削歸罪、或得免也、藥師寺公義曰、在昔源爲義剃髮歸罪、義朝以子、尙不能全之、竟濺血僧衣、公今日縱爲出降、豈有獲全之理乎、適足以取辱耳、若夫欲走四國、須有舟楫之具、而今船隻不辨、追兵適至、誰敢力拒、且聞細川顯氏大兵在三石、聞將軍赴赤松、彼必爲梗、進不能至、退亦失據、不如以見兵快戰、以決死生也、二高俛首不答、惟欲忍死苟免耳、公義泣歎曰、途窮運盡、迷而不復、一至於此乎、遂詠歌、斗禮波宇志、斗羅波比斗能、加豆奈羅須、須津部賦毛農波、由美矢奈率計理、薙髮號元可、晦跡入高野山、二高遂削髮、師直改名道常、師泰道勝、二十三日、桃井直常與上杉諏訪祝部等、以兵數千向丹波、義詮納降、直常卽還八幡以報、山名時氏定北丹波、戰於荏原、二十六日、尊氏發湊川琵琶頭寺、師直師泰衲衣翳笠、亦欲扈從、尊氏使秋山新藏人謂曰、宜距我三里而來、衆彈指曰、出家功德、應救後生、而今生難免矣、二高至武庫川鷲林寺前、上杉顯能以其父讎、命

兵士驅馬遮其前、三浦八郎左衛門從卒二人叱師直曰、何物比丘敢爾被笠掩面、就褫其笠帽巾少脫露半面、三浦曰是也、揮薙刀斬之、師泰見之將逸去、吉江時宜抽槍刺之、師泰將拔衣中刀、時宜從卒推鐙墮馬斬之、子師世、族師兼、及河津鹿目等十餘人皆爲顯能兵所殺、顯能重能之子也、師直屢建戰功、復素爲尊氏所親任、威權無比、雖宗族舊將、視其嚬笑以爲喜懼、性亦驕淫奢侈、擅張兇威、逞其巨毒、怨苦者多、二十七日、勅相馬親胤應鎭守府命、戮力討賊、賞必從其功、直義命本國寺祈蕩平、尊氏發山崎、夜還京師、自常在光院至善法寺、遂入上杉朝定邸、惟佐佐木高氏等從耳、明日直義亦還京師錦小路邸、石塔賴房等區從甚盛、二十九日、勅西大寺、領和泉今泉草部下條田如故、鎭守府方圖、進勦吉良貞家已黨直義、克畠山氏、於是聽鎭守府命、奏正平號、贈書相馬親胤曰、將軍與吉野合體、數下令討不順命者、以此周

旋者久、今顯信卿方徵兵討賊、我黨將士、宜擧族人戮力效功也、崇光院遣前權大納言勸修寺經顯賀直義、晦、足利直義畠山國淸復叛、出雲人諏訪部助直在山名時氏軍、是月、和泉和田正武傳興良親王令旨招之、尋又招其宗信惠、是月、權大納言一條內嗣來奔尊氏之還京也、猶流刑人、悒悒不樂、怒上杉顯能擅殺師直兄弟、欲賜死、直義營救、三月二日、處之流、又定從難將士四十二人賞、義詮在丹波、以不堪政務辭之、直義以當協心佐翼勉之、尊氏釋然、足利氏將率伊賀光長等兵、自陸奧府中往擊出羽、大納言北畠顯能狥伊勢、勢甚張、三日、尊氏遣守護石塔賴房發四州兵擊之、直冬駐營太宰府原山、安藝兒玉家氏等發兵至太宰府、直冬乃批其訴、許與安藝竹仁武藏池屋等田宅如故、是日、足利氏議定、鎭西探題事受直冬處分、細川顯氏至京師謁尊氏、尊氏卻之曰、降虜安得直見哉、顯氏惶怖而退、四日、直義馳書陸奧

結城親朝等、報師直師泰伏誅、將軍還京、令益盡力伐其黨與、京師已定、足利氏奏崇光院請還宮、六日、尊氏至直義第、直義盛饗之、尊氏尙憤師直等死、於是意大釋、衆心始安、命細川顯氏往迎義詮、軍容甚盛、觀者相謂曰、十七日以來事、遽得歸此鎭靜、殆非凡慮所能測也、義詮尙不欲還、尊氏手書諭之、高黨圖大學入陸奧、晉擊岩切城、吉良貞家諜知、移書結城七郎兵衛備白川關、八日、京師大雷、十日細川顯氏迎義詮還京師、夜至直義錦小路第、卽往見尊氏、入三條防門第、京師既歸靜謐、南北合和久不成、十一日、天龍寺疎石密奏上皇曰、武家數說南朝以和、南朝惟謂當還京師、時尙篤疚、故未言及繼統也、公卿多望其成、然足利氏所言、動輒變化、是以移時月云、十三日直義許上杉憲顯以關東分國闕所賞上杉憲將部下軍功、十四日、勅寄附播磨栗栖莊地頭職於熊野新宮、崇光院避兵在持明院、京師已定、不宜久與上皇

同宮、足利氏既請還、乃欲以七日還、而土御門殿壞、不可遽修、前太政大臣洞院公賢曰、延還數旬、以待修完、體面甚不可、宜別定新宮也、十五日、光嚴光明兩上皇遷幸參議今出川公直第、足利氏始聽斷雜訴、十七日、京師地震、出雲諏訪部信惠應直冬、助出雲軍、遣子助貞赴太宰府、石見井尻氏亦反旗、援其族三隅氏、肥前龍造寺家種、筑後荒木氏、薩摩澀谷重興等相繼發兵至太宰府、直冬並與書獎勵、太宰少武直資爲直冬狥豐前、據山田險、搆城據守、豐後野上庶資自玖珠郡發兵會之、十八日、戰於廐尾、尋宇治惟時亦應直冬、遣兵攻略豐後、二十日、尊氏射犬於三條河原、犬三百餘頭、道路以目、明日直義與義詮俱遊西芳寺觀花、直冬之起也、日向守護畠山直顯附之、因與薩摩大隅守護島津貞久搆兵而戰、肝付兼重使弟兼成居大姶良城、與直顯和、兼重尋卒、子秋兼弱、大姶良豪右濱田橫山、完目、大姶良四氏陰通島津

氏兼成覺、率兵攻陷橫山、殺濱田、完目逃、匿竹林中、狙擊兼成殺之、楡井賴仲聞變、直自志布志引兵、攻大始良陷之、使其臣岡富三郎次郎與大始良橫山二氏共守、直顯乃徵禰寢等兵、二十七日、與禰寢淸種淸增等俱往攻之、七日而陷、二十九日夜、直義觀光嚴上皇於新宮、齋藤利康屈從而歸、爲人所狙擊而死、夏四月三日、皇子著袴、是日、直義欲與義詮同居之三條坊門第、少則歸第、洞院公賢聞之曰、親族同心、猶不合體、時事可畏也、十日、畠山直顯自大始良引兵、攻楡井賴重於加世田城、賴重力拒累月不克、北朝內大臣竹林院公重罷、十一日、京師地震、十六日、北朝權大納言鷹司冬通兼左近衛大將、師平之子也、諏訪部助直應與良親王令、助其軍、二十一日、右兵衛佐某傳令旨、獎勵其忠貞、畠山直顯與書招肥後時基曰、師直雖伏誅、天下既歸靜謐矣、今方勤大隅日向賊巢未吉大曲等十餘寨、肥後族並救仁孫太郎等

皆發兵來會、君亦速來援也、二十五日、足利氏行評定始於三條坊門第、義詮爲探題、直義徙莅焉、乃徙押小路東洞院邸、兵革十餘年、上下厭苦、直義之唱和議、固朝廷之所望也、然大統歸一、武家還政、北朝君臣不欲之、是以議久不諧、准大臣親房與書直義諭之曰、上世神明創業、傳至人皇、聖聖相承、九十餘代、其上上正正之道、亘古今不易焉、苟有悖慢斯道、莫不立取覆滅矣、鑒乎古昔、將來可知也、然文治承久以來、朝廷俾武臣專操兵權者、抑亦有以也、當時源賴朝建勳殊大、所以賞之、亦度越前蹤、是以父子相繼、藩屛邦家、能上其上、而一日不怠、且其所行皆稟朝廷進止、不可謂之僭越焉、但將兵之家、勢不久存、是以僅傳其二子而絕、平政子繼之、能修明庶政、未有過失、而如承久之事、未應天意、遂有北狩之禍、北條泰時克承成蹟、志在治安、能正其正、毫無所私、是以神明贊之、能保其後嗣於百年之久、至於高時、荒怠其職、自

速亡滅、先皇應運赫怒、以統一天下、上慰累聖之積憤、易如反掌矣、當是時、建武征東將軍飜然歸義、克立功效、累蒙寵擢、然大功不終、遽聞軍士姦謀、濁亂淸世、先皇遂銜忿昇遐、禍亂之起、前後十有六年、父子骨肉、日尋干戈、生民肝腦塗地、膏血漲野、海內靡然、無復寧歲、顧其變亂之慘、宇宙所未有、而任其咎者誰也、夫其爲志、毫不在民、而徒崇奉神明、歸依三寶、欲以橫邀福應、其何所益、今也足下蹶然改慮、累遞懇款、有願命之請、議者固知足下之志、在藉相威挾內難、而天意洪大、特錄其前功、以聽其請、詔勅既降、則謂足下當速奉正朔、凡大小軍政、來取朝旨也、然猶未改觀應僞號、私署守護地頭、如故、足下豈設虛誕之辭、務事欺誣、而其實無來庭之意邪、如斯則人心將安適從、禍亂無所底止、生靈曷日得肩息、且足下已數遞款、而復懷觀望、坐失時機、身爲主將、其擧措宜如此乎、或謂足下部兵浮言相動曰、政歸朝廷、恐失其土

邑、以故不樂、足下爲此擧也、夫朝廷撫納足下、本在欲使南北混一、上下各得其所、凡其所率軍士功田、一如舊日、猶將賞賚勸誘之不暇、奈何猥自爲過慮、不思使蒼生免干戈、安其堵哉、夫今日之天下、先皇之天下、今上誕受神器、實爲人皇之正統、足下審天命之所在、能上其上、正其正、速納元弘之區域、翼贊中興之治、上以慰先皇在天之靈、下以救天下、一統之化、身榮當時、譽播後世、豈不美乎、幸熟慮焉、如所請武家管領、則當竢入朝之後而議之耳、是日、直義以南朝旨奏上皇、作答書曰、羽者扶王業、武將護皇家、天下古今之通誼也、建久中源右大將管諸國總追捕使、實中興武家、朝廷隆替、天下安危悉係焉、及承久之亂、北條義時行廢立、朝權政柄、併歸其掌握、降至元弘初、其子孫已衰、家將軍遭遇先皇乘機起義、天下響應、旬日之間、四方大定、建武中又親督兵、誅滅關東遺賊、凡其元勳殊績、今古無比焉、然左右姦邪、迷惑聖

聰、將有異處分、於是齎甲內向、以謀除君側之惡、而精誠終不被照察、構成禍亂、大駕再幸山門、窮兵黷武、始講和致成、先皇脫屣、神器有所付、則某等將謂可率由舊章、輔佐公家也、又俄遇移蹕於吉野、無復如之何而已、近將耀兵威懲家、人不順、以慰衆心怨苦、因有所奏請、亦誠欲闡敬神崇佛之道、濟生民於塗炭云爾、然猶未蒙允諭、頃更有不逞之徒、叨稱承詔旨、騷擾近畿、豪奪所在神祠佛屋香火田宅、擅易置守護地頭職、又多頒下敎書于諸國、視之皆盟約之文、固非和親之言也、此等若出近臣妄作、宜痛賜誅絕也、來書以一統天下見期、夫以先皇之盛烈、混同四方、僅不能三年、而海內覆亂、則可見夫武人勇卒、固不樂俯從公卿爲卿相之奴隷僕圉也、而今日復能保其革面服承乎、請幸具察、唯速聽所請、車駕還京、一從武家往日所施設、則先皇聖子神孫、保寶祚於無窮、而天下自太平矣、長井廣秀、二階堂行朝爲奉行、二十

七日、因楠木氏代官爲使節、以報南朝、勅肥前淸源寺、禱天下泰平、二十八日、左中辨某傳勅於中津三郎、奬勵歸順建功、直冬與書宇治惟時、伐豐後敵、肥後相良經賴應直冬、與橘道公等合兵、狗玖摩郡、相良定賴附一色範氏、發兵防戰、越月互多死傷、五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下野蜂起、足利基氏聞報、三日移書小俣律師等、發足利莊兵往伐之、陸奥鎭將亦徵石川氏等兵、防凶徒、四日、北朝勅本國寺、禱四海靜謐、桃井直常夜造直義邸而歸、壯士路刺之、直常衷甲、以不入、乃捕刺客、足利氏諸將互相猜疑、或謂將軍心衷未測、有逃下濃州之謀、京師夜驚、又謂有八幡神託、四方兵入京師、必在二十五日、人人疑懼、信濃人諏訪中津族歸順、七日、勘解由某傳敎、奬勵建功、十日、勅紀伊國造俊文、安堵日前社領、南有本鄕、安藝人熊谷彥八歸順、十四日、右兵衛督某傳勅、奬勵建功、楠木氏代官以直義答書、歸奏行在、帝下公卿議、楠木

正儀以爲宜許其所請、准大臣親房固陳不可、於是却其書、正儀乃遣神宮將監等還其書、十五日、至京師報足利氏、明日尊氏延見饗之甚盛、將監等曰、詰議至此、爲群臣所塞、正儀甚恨焉、請速撰大將率師向吉野、正儀誠應塞吉野路急攻之、則行在之陷可期日而待也、少貳賴尙欲自將擊一色氏黨、馳書肥前深堀時勝等發兵來援、一乘院大僧正覺實病篤、請左大臣近衛經忠以其子年十三爲法嗣、十八日、覺實昏迷、既而經忠子入寺爲僧、稱實玄、二十日、前關白近衛基嗣聞之怒曰、是我家宜管領者也、告前太政大臣洞院公賢請下院宣、公賢致告南都傳奏權大納言甘露寺藤長、藤長適不參朝、傳奏公卿以事頗重畏憚、未遽奏之、是夜、叡山僧徒擁客人社神輿於山上、抗訴曰、造講堂料所佐佐木聖供並社頭造神人出座及神人非分課役之事、數以請下令公家武家、而不得命、且佐佐木聖供未進、已積及四年、佛聖燈油以

絕、恒例勤行難繼、佐佐木氏賴者、實爲傷宮社之犯、又縛公人爲暴行、因欲從定綱高信例、放流之遠島、據時信誓書、擧佐佐木莊盡付山門、以此請貫首數回、公家雖以難治見報、武家漠不亦答、此尤所恨也、彼尙廢我大訴、我當廢彼愬訴、又號賀茂祭料、課役我神人、甚累山門體面、請速治我所訴、北嶺騷然、基嗣因前權大納言四條隆蔭、請上皇下院宣、改置一乘院命、一乘院僧徒聞之、連署而誓、南都騷然、初高師直祖父師氏以三河比志賀鄕讓其少女、女爲尼曰心妙、猶存、於是高族獲罪、二十一日、直義令心妙領如故、楡井賴重與加世田城、拒守四旬、日隅兵來救、陣於畠山直顯軍後、直顯遣兵逆擊之、馳使爾寢淸成、謀擊却之、吉見貞家與弟貞經俱擊出羽、諸軍稱詰番、稍引歸、貞經進軍、方開戰、二十五日、貞家移檄伊賀盛光等、期來月五日會戰、曰若不會者處罪、宜具載書注進、薩摩澀谷重興已應直冬、遣兵至太宰府、自擊薩

摩敵、豐田氏武光、河上家忠、比志島範平等並起應之、家忠範平等自將、或遣兵至府、直冬與書慰勉之、六月朔、征西府命肥後革工、倣天平古製、鋄紋染革、以進甲冑、疾疫流行、死者甚多、二日、北朝勅五畿七道、轉讀仁王般若光明最勝王經、五日、以禳之、京師流言、有變眼鬼、見者即病、六日、天寒如冬、七日、直冬將桃井義鄉爲直冬禱出雲大社、陸奧結城七郞兵衛應鎭守府命、發兵從軍、事聞行在、九日、右兵衛督某傳勅曰、苟能遂其節者、可爲別見、卽有殊功、宜抽其賞、安藝熊谷彥四郞與族彥八應興良親王命、右兵衛佐某傳令旨、奬勵之、諏訪部助直向背猶未定、和田正武更傳令旨招誘之、京師群臣猶多唱和議、光嚴上皇不納、其議終止、十二日、勅小早川貞平、懸賞安藝守護、勸歸順建功、十三日、足利氏議定訴法曰、凡寺社本所領地在諸國者、地頭家人輩動輙押領、甚爲濫惡、不可不禁也、自今嚴停之、若不叙用者、收公所領之

半、押領以後得分盡數還濟之、其無所帶者處遠流、武家輩領地同之、凡使節守敎書日限、收付下地、可執進請取狀、若遲怠者、守護人則革職、家人則收所領三分一、以加式目、直冬授薩摩島津忠經、下知山田上別府、弟友久爲其地頭、一如讓狀、先是直冬在鎭西、仍用貞和號、至此始用觀應號、二十六日、北朝以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花山院長定爲內大臣、前月季諏訪直賴遣禰津宗貞率兵入信濃國府、二十九日、小笠原爲經、小笠原十郞次郞爲將、率佐藤元清武田友光等禦戰於野邊原、出雲諏訪部信惠已應直冬、又遣使詣興良親王軍、報未敢忘元弘之舊好、七月三日、親王手署與書、勉其建功、左馬權頭某奉之、並傳綸旨奬勵之、小笠原爲經又與禰津宗直戰、短兵相接、竟各引去、四日、伊勢內宮松樹無故而倒、京師大風雨、七日、勅吉野河合寺、禱天下泰平、並聽其請、付天川鄉升米以建寺、出雲守某傳命、與八田山三分

一之半於渡邊宮內丞、賞其功、一乘院之立新門主實玄也、大乘院拒之、因有隙、北朝遣使諭、弗聽、足利氏請遣勅使、朝議遣前權大納言四條隆蔭、未決、兩院僧徒遂構兵而鬪、足利氏以謂勅使遲延、因至此也、促隆蔭上途、是日、隆蔭至奈良般若寺、召兩院使者、問答數反、僧徒且停戰、八日、楠木正儀遣和田助氏等、攻下村氏平井氏燒之、十日、足利氏政所管領二階堂行通死、十一日、大隅畠山直顯遣禰寢清成清增清種等、攻楡井賴仲黨於高熊城、明日陷之、十三日、赤松則祐歸順、請奉興良親王起兵討尊氏、聽之、和議既破、楠木正儀用師河泉、累陷諸城、京師得其變報、援兵相繼南發、既而播磨亦蜂起、於是義詮謀自將伐播磨、是日、使問註所太田顯行奏上皇、足利諸將不協、陰圖背叛者多、直義孤立、上下惴惴如履氷、十五日、伊勢兵逃歸者、語其戰狀云、國司軍勢張甚、足利氏內訌、近國戰報日至、義詮不得發、十七日、左少辨某

傳勅招須和氏中澤氏等、義詮直義嫌隙益深、諸將樹黨、宇都宮三河守先脫歸、十九日、今川賴貞高定信、太平出羽守等出奔直義、見尊氏曰、我避世務者、出於肝腸、固非爲身圖、而相公尙猜疑、今斷然辭政、不復諮議也、二十日、令諸將曰、自今皆詣三條坊門第聽命、吾將屛居西郊、將士驚疑、謂今夜必有變、四出抄掠、明日聞其虛、靜謐而爲此擧、人心稍定、夜土岐賴康及姪氏光、細川賴春、遠山三郞、仁木義長、及弟義氏、赤松貞範等出奔、京師恟恟、二十二日、上皇恐、禁裏仙洞異處、倉卒變起甚危、然下足利氏議遷幸、則事未至此、因欲託避方忌而遷幸、會尊氏遣上杉朝定往諭直義、反覆問答七八反、直義意釋、許復與政、是日、尊氏義詮直義相見甚懽、各誓無他、因姑得無事、天龍寺疎石請上皇、爲後醍醐帝十三年忌建塔、三閱月竣工、堂濶可容千口、是日、上皇議遣院司臨慶之、二十四日、二階堂時綱、海老名六郞、仁木賴章、細川賴

元淸氏出奔、二十五日、和泉和田助氏等引兵攻陶器城、六日而陷之、大隅楡井賴仲遣細山田、風早諸氏、潛兵入大始良城復之、薩摩石堂氏肥後諸氏等、屯鷹栖城、爲應援、畠山義顯遣禰寢淸成等、往攻鷹栖城、兵拒戰、連日强甚、二十六日、攢箭射禰寢軍傷者甚多、二十七日、義詮夫人生男、上皇遣使賀之、夫人延典藥頭和氣致成及益成受療、於是義詮爲請致成兼施藥院使、與益成共聽昇殿、近年朝官無定率、務援武家、求進、往往是類也、尊氏聞佐佐木高氏聚兵近江、爲戰備、尊氏將自伐之、會義詮擧子、因遷延、先是行在謀乘足利氏釁隙、克復京師、下勅諸國、發兵會擊京師、山陽山陰流言、行在聽義詮降、以詿惑諸軍耳目、行在聞之、是日、右兵衛督御子左爲忠奉旨、馳書太宰權帥大納言德大寺公量曰、義詮之降、未得勅許也、其令諸軍勿爲流言所誤、宜急發兵向京、二十八日、尊氏率師伐近江、義詮直義餞送至鴨河原、歸尊

氏次於石山寺、先諭解高氏、美濃又報、土岐族蜂起、尊氏亦諭解之、謂彼等不聽、然後當加兵耳、阿波小笠原宮內少輔與八萬城軍、戰于東條、不克而走、明日戰于新堂原、義詮率師伐播磨、將詣朝發、直義遣中條擧房至上皇宮辭曰、尊氏義詮並以病不能陛辭、左衛門佐和茂當隨義詮、二十九日曉、俄薙髮、義詮忌不吉、因遲延至夜發、次于東寺、直義素飾情要衆、多歸之者、畠山國淸、桃井直常、石塔義房等、乘勢驕肆、與仁木賴章、細川賴春、土岐賴泰、佐佐木高氏等相惡、時訛言每夜有勒兵于郊者、二黨交爲警備、少納言山井有範以儒學爲直義所親信、以太公望自比、說直義曰、參議淫亂、軼於商紂、公修周文之德、誰不懾服、直義意益驕、晦、直常義房又說曰、聞仁木賴章等各歸其國、赤松則祐與南朝通、皆以將軍父子意而圖公也、公晏然無備、如一旦有警、何以禦之、公宜速赴北國、當時同盟、越前有足羽、加賀有富樫、能登有吉見、

信濃有諏訪祝部、公飛檄徵兵、塞木芽荒血之險、則雖勁敵百萬、不能入界也、甲斐越中、義房直常之分國、境內豐安、足以供軍資、是萬全之策也、直義從之、即夜與山井有範及言範、斯波高經、桃井直常昆弟三人、上杉朝定、朝憲、朝房、山名時氏、畠山國淸、弟義深、上野賴兼、高師秋、宇都宮公貞、長井廣秀、二階堂行直、吉良、梶原、逸見、海老名、諏訪諸族出走、自大原踰山赴北國、按察使權大納言資明覺、馳告上皇、上皇大驚、遽召諸臣議、以車迎崇光院、望鴨河原、軍聲動搖、松炬照天、夜深倉卒、迎賢所、人不足、事遂寢、大和守氏數布令京師禁暴、告守護澁河氏鎭壓、因得無事、是月、伊勢神宮松樹無故而倒、賀茂社松數千株枯、八月、伊勢外宮鳴動、有鳴鏑響、空中有聲如馬銜鳴、外宮及荒祭宮有鳴鏑聲、佐佐木高氏、土岐族、相繼乞降行在、八月二日、左兵衛督爲忠傳勅高氏曰、近者義詮自稱綸命聽歸順、甚不實也、直義繆稱悔非、無幾反

覆、前車之鑑未遠、豈遽信彼虛言、其急討尊氏父子直義等、賞將從其功、勅土岐左馬頭、令美濃尾張、禁兵士侵暴寺社領本所領、若犯者錄進其名處罪、直冬執鎭西政、於是一色黨多降征西府、事聞行在、三日、左中辨時光傳勅島津宗久、澀谷美濃守等、獎勵建功、諏訪直賴、圖由北陸出信濃背、故諜佐久郡人香坂美濃介等、盛兵富部、小笠原爲經軍知其謀、是日、爲經族大高太郎與高梨能登守、武田友光、佐藤元淸等俱進擊之、香坂等逆拒、短兵迫擊、大戰于西河原、義詮自東寺還三條坊門第、命細川顯氏鎭護京師、顯氏素爲直義心膂、於是變志附義詮、諸將向背無定、槪此類也、一色範氏在筑前宗像城、方謀擊直冬少貳賴尙黨、是日、宗像族小野資村起兵於豐州光富、往會其軍、日向楡井賴仲黨島田三位房、饗庭九郎等、以兵數百入始良莊、陣於井上、救大始良、是日、禰寢淸成等引兵逆擊、斬三位房等、進陷崩城高山加世田

三城、明日、還兵急攻大始良、陷之、乃聚擊麕栖、石堂等射禦之、多所傷、竟不能守而走、畠山直顯特褒獎清成、石堂貞秋、屬堅田諸氏徇土佐、四日、勅延曆寺曰、直義悔非歸順、因下勅聽之、輙變其說、僞罔朝廷、天誅乃至、沒落北國、諸方官軍既飜義旗、高氏義詮等勢力傾屈、譬猶顚木、不可生蘖、察此時期、國山戮力、能運良策、速向京師、覆彼巢窟、和泉和田助氏等引兵、與淡輪氏之徒戰於日根野、五日、尊氏自石山還京師、適美作左近大夫使至、報山名時氏、上野賴兼、赤松五郎左衛門等來徇若狹、義詮乃命美作氏、發國中兵伐之、時直義在越前金崎城、六日、尊氏集諸將講和、細川顯氏往說直義曰、卿還復授政、與南朝和、留義詮、吾將東歸、顯氏既發、乃布令諸國曰、今遣使北國、當得其報而決事、且整師待後命、乃囑法勝寺慧鎭、如吉野講和、慧鎭以病固辭、不聽、七日、義詮命祚築祉清和院等禱蕩平、是日、慧鎭發而南、至則朝議斥之

不許、六日而逃歸、征西府師徇肥後、入大水山關、八日、直冬將卒伊東氏祐等、邀戰於白木原、遂轉戰於志志岐板井原、攻略南郡、駐營隈本、細川顯氏赴越前、和之成否未可知、尊氏恐其黨乘間侵入、十日、命小笠原政長塞信濃通路、又備自越後入上野者、手書與河野通盛曰、直義北奔、京師方戒心、請分護國力、遣兵至京、今日之事、切賴君忠也、當此時、小笠原爲經軍守善光寺、爲禰津宗貞等所攻、武田佐藤等禦戰不克、退保米子城、諏訪賴直又攻之、城兵力戰却之、石見周布族井尻氏離直冬爲南朝、十一日、左近衛中將某與書獎勵之、十二日、尊氏命能登得江氏、美濃鷲見氏等防直義軍、是日、吉良滿貞問註所顯行脫奔越前、尊氏直義搆怨累歲、諸國樹黨、宿憤已深、南朝乘間招誘之、及尊氏直義講和、佐佐木土岐赤松相繼納降、勅禁東寺領播磨矢野莊侵暴、石見三隅族井尻氏離直冬乞降、左近衛中將某受而復某本領如

故、豐後竹田津三郎等亦來降、足利氏諸將向背互異、直義已奔、其政復變、仁木賴章在丹波、今川賴貞在但馬、附尊氏、岩松賴宥受尊氏命、往伐中國、駐在備後、與長井貞賴結、方發三吉覺辨等兵、攻岩成城、細川氏部將方略阿波、率飯尾族守神燒城、一色範氏在宗像城、直冬遣少貳賴貞、率龍造寺家昌等往攻之、畠山直顯素附直冬、大隅禰寢族方爲之用、已拔大始良、十三日、自將入日向、攻楡井賴仲於志布志、翌日陷之、而京師順逆既轉倒、島津貞久業與直顯爲敵、十五日、尊氏下書與大隅大禰寢鹿屋串良三院西股曾小川、以賞其功、且許以本領按堵、招誘附敵者、吉良貞家在陸奧、聽直義命、於是尊氏下書結城親廣、食邑一如康永所授、親廣宗廣之二子也、諸國紛擾猶鼎沸、十八日、桃井直信率兵入能登、攻吉見賴隆於赤藏寺城、是日、尊氏義詮自將向近江、兵僅二百餘、手書急求河野通盛援、京師流言、直義將以二十一

日發敦賀入坂本、赤松則祐等將附南朝者、以其翌日發播磨、相約向京師、出雲諏訪部信惠爲興良親王直冬交所招、因兩屬之、二十一日、山名時氏又與書招之、二十二日、直義使治部卿山井有範、贈書延曆寺曰、京師空虛、聞吉野軍將襲來、請速促駕、行幸叡山、以安宸衷、前權大納言經顯資明以私白上皇、上皇欲之、令諮前太政大臣洞院公賢、公賢侃然曰、歷代帝都、守護無力、輙欲動聖體、何邪、後醍醐帝爲此、不全其終、平宗盛奉安德帝奔、不吉亦甚、請安聖襟、無動焉、遂寢、二十六日、尊氏命甚河三川三郎平美濃啾訴黨、備後岩松賴宥軍進攻尾道城、足利氏不能鎭護輦下、盜賊橫行、是日、入鷹司前關白第、掠婦人衣去、公卿恐怖、尋崇光院自土御門殿遷持明院殿、與上皇太子同居廣義門院宮、前月、尊氏之將伐近江也、與書直冬伐九州、於是直冬得其書、謀自將擧師、二十七日、命河尻幸俊發肥前兵來會、若難濟者錄進其

名、直冬乃發太宰府、軍勢高、伊東氏祐等以兵來會、二十八日、遣尾張義冬伐大隅薩摩、當此時、直義北奔之報未達九州、禰寢清成錄去年正月以降、屬畠山直顯破楡井賴仲功以邀賞、直顯因具啓文以進仁科左近大夫將監、請直冬命龍造寺家昌等從少貳賴貞攻宗像城、小野資村等爲一色氏禦戰、而尊氏命令已變、却命一色黨招誘抗之者、直義以今川兵部少輔爲將、赴攝津、入京師、率其兵可五十人、是月、足利基氏遣藥師寺加賀守於下野宇都宮、圖伐上杉憲顯、下令發武藏諸國兵、高麗經澄等率兵赴之、我邊民以船百三十隻、上高麗紫燕三木二島、焚之、又焚南陽樊阜縣、九月二日、尊氏直義兩軍開戰近江、尊氏又遣二階堂時綱、安威某於播磨、使赤松則祐如吉野、重請歸順、朝議稍釋、三日、結城某伐丹後、斬上野賴兼、乘勝攻略國中、但馬豪傑群起應之、官軍大振、賴兼自延元初、承長門警固、後用兵石見十餘年、還但

馬、遂致命、六日、一品恒明親王薨、七日、賀茂御祖社震動有鳴鏑聲、天龍寺疏石疾病、尊氏自近江陣中、作手書贈曰、我子孫門族家人、當尊歸依其寺其邑、克興隆之、違者以不孝絕之、因附丹波瓦尾南莊遠江村櫛莊、是日、光嚴光明二上皇幸天龍寺訪病、新田族金野兵部大輔等以兵五十餘、入石清水、逐祠官據之、八幡鄉士及牧片野諸氏發兵百餘往攻、屠二十餘人、金野自殺、乃執負傷者、投之河流、和泉和田助氏等城佐野粉井據之、九日、少貳賴尙率師略肥前、直義將石塔賴房募兵、由伊勢入近江甲賀郡、下賀高山諸族皷應、攻佐佐木氏、時佐佐木氏賴薙髮退老、弟信詮佐嫡千壽爲政、尊氏署爲守護、於是信詮禦守、佐佐木高氏遣將赴救之、大原小佐治諸氏離族屬上野氏勝、大戰於城下、信詮敗死、餘衆入城固守、十一日、北朝以伊勢路塞、停例幣使、肥後相良定賴與相良經賴、橘道公等、戰於玖摩郡、十二日、尊氏諸將攻

桃井直常等於八相山、桃井義綱以能登兵進至西中尾、直常縱兵力戰、殺傷相當、明日又戰、直常、細川顯氏、畠山國淸等竟敗而退、能登吉見賴隆守赤藏寺城、告急、尊氏令長秀信等救之、十六日、秀信由大津進、幷得江氏兵、扼曲松險、桃井直信分兵擊之、力戰數日、十七日、尊氏諸將又與桃井直常等戰、細川元氏負傷退歸京師、宣言將軍兄弟和成、十八日、義詮宣布八相山捷、徵伊達孫三郎等兵、當此時、京師公卿甚望兄弟媾和、桃井直常抗論、排斥其說、故久不成、直義意欲之、於是發敦賀赴近江軍、十九日、光嚴光明二上皇又幸天龍寺、訪僧疎石疾、是日、北朝內大臣兼右近衞大將花山院長定罷、信濃村上、小中條諸族襲小笠原經賴軍、佐藤元淸須田入又四郎禦戰、土岐族池田賴忠離族應義詮軍、累有功、義詮因與武儀數村賞之、二十一日、其族率騎見諸氏兵、往攻伊岐津志城、長秀信救能登赤藏寺城、屯三引南山、桃井

直信遣小山田掃部助等來攻、秀信禦之、得江族長野家光等赴救、因力戰三日、掃部助等不克、走退越中、先是出雲日前社檢校日置淸政應興良親王軍事、闕行在、勅賜楯東西鄉加賀莊闕所、興良遣左近衞少將某、招撫美作、小早川十郎等迎降、出雲諏訪部信惠固持兩端、山名時氏因招誘之、二十二日、信惠與桑原若槻片山仁田四族俱叛、據石丸城應時氏、二十四日、尊氏直義講和、義詮馳書九州告之、且曰、事不與直冬、其伐之如先命、陸奧吉良貞家屬相馬族、以禦鎭守府軍、請基氏命、復給院內地於岡田氏、還高倉於相馬親胤、幷與關戶、賞其功、興良親王遣右兵衞佐某狗安藝、熊谷彥八等應之、二十八日、託安藝二村於彥八、充其兵糧、島津貞久遣子氏久、率薩摩大隅兵赴筑前、援一色範氏軍、當此時、直冬略定筑後、自瀨高進、入肥後、軍詫摩原、少貳賴尙方狥肥前、於是範氏遣族範光、與氏久俱攻太宰府、是日、範光氏久

軍至席田郡、今川直貞守太宰府、率肥前深堀廣綱、政綱、大村中
尾太郎、吉田彥次郎等、邀範光、戰於月隈、別軍擊氏久軍於金隈、
氏久率先而進、宰府軍競甚、吶喊追擊、刀刄相接、氏久被創、伊集
院迎齋、伊知地季隨、中條池上諸士戰沒、範氏自將、與族小俣道
剩、一色師光、及豐後日田若狹守、筑後草野豐前守、肥前上松浦
族波多披等、踰山向筑後、少貳賴尙引兵、邀之於河北莊、二十九
日、縱龍造寺家平、宗刑部丞等、與範氏軍戰、是日、直冬亦戰於詫
摩原、晦、僧疎石寂、年七十七、直冬範氏方構兵、征西府欲乘間經
略肥筑、徵諸方兵、三池賴親等應命、往會肥猪原軍、冬十月朔、宇
治惟澄等攻山鹿城、其弟惟雄、坂梨惟致等合賴親等兵攻關城、
幷陷之、惟雄等乃入筑後溝口城、進屯瀨高、鎭守府軍征服常陸、
將班軍、二日、結城親廣使適至、通歸降意、將軍顯信因懸賞高野、
勸令擧兵、是日、尊氏與直義解怨相見、直冬促尾張義冬、急擊薩

摩大過、義冬將南、馳書徵新田宮櫂執印等兵、三日、阿波神燒城
兵進攻河村氏居、旬日、轉戰中津峯、縱火燒敵寨、五日、美作左近
大夫與直義兵戰於若狹、族泰光松田雅貞等戰沒、先是尊氏以
大高高成代山名時氏爲守護、既而國人逐其代大崎某、悉應直
義、尊氏班軍於四十九院、將還石山、直義在鹽津、當入坂本、既而
諜告尊氏曰、直義將還北國而赴關東、是日、尊氏馳書小笠原政
長等、分兵塞直義走路、島津忠親等方戰於播攝間、急徵其兵、備
京師、河野通盛用兵伊豫、未至、因促之、且付國亂於後圖、引兵入
援、石塔賴房猶與佐佐木氏相持、聞和破、即徹軍破勢多守兵、徑
由坂本、赴鹽津營、八日、直義撤鹽津軍北還、尊氏諜知、遣師擊之、
於是將還京、移書豐後竹田津小三郎等、急擊直冬、九日、備後上
杉山田三郎、宮平太郎等攻岩松賴宥於勝戶城、分兵攻賴宥部
下俊政、賴宥馳書長井貞賴、請救俊政、山內首藤通時久屬尊氏

部下、以功受邑者十有八家、是月、相誓締結一揆、以竭力報將軍
家、而揚家聲爲名、亦應上杉徒、十一日、直義發敦賀赴關東、報近
江大原小佐治徒、結其心、尊氏發四十九院至石山、遣二階堂行
朝先還京、以日凶淹留、十四日、尊氏義詮俱還京師、十七日、勘解
由次官五條賴元傳征西宮令旨、禱肥前法輪寺、禁軍兵吏胥濫
入、征西府威令及肥前、畠山丹波守、助宮平太郎等、俱攻岩松賴
宥於勝戶城、山內首藤通廣助上杉三郎等、侵長井貞賴邑、十八
日、賴宥報貞賴、約寇退互來援、二十日、直義至加賀、以倉部寄附
佐那武社、義詮褒獎近江戰功、岩松賴宥聞畠山丹波守將來襲、
繕修而待、遂不至、而備中莊四郎左衞門等頻告急、長井貞賴在
信敷城受圍、二十二日、賴宥自將救備中、使告貞賴曰、堅守俟還、
尊氏謀親往擊直義、而懼京師空虛、爲官軍所襲、屢遣使吉野、請
廢崇光院、迎車駕、公卿奏曰、獨直義歸順、尋亦叛、尊氏所請必

詐謀也、然今佯許之、徐圖之、未必不克也、赤松則祐又在行在、爲
尊氏慫慂、朝議遂納其降、二十四日、勅尊氏曰、不違元弘一統之
初、欲仰聖斷、今被嘉納、其思天下安全之道、致無貳之忠、幷聽義
詮歸順、又勅尊氏曰、直義乖朝憲出奔、急追罰之、鎭守府將軍北
畠顯信既班軍就鎭、數招結城朝常、相馬親胤等、親胤素懷兩端、
報曰、是月二日必擧兵、屆期不至、顯信督促、更斯十七日、曰、苟及
期而至、與行方郡四村以充兵糧、乃決策征府中、既刻師期、乃令
親胤次子先期來會、親胤竟不至、又命左馬權頭淸顯促朝常急
起兵、因勸勉以結其意、吉良貞家聞報、乃阻廣瀨川爲禦備、伊賀
盛光、相馬族武石岡田諸氏發兵往會、貞家進邀官軍於白石川、
二十五日、官軍縱兵戰於竹迫、斬武石四郎左衞門等、岡田新兵
衞尉力戰多功、貞家直與賞地勵之、明日、署親胤代小山出羽判
官、行陸奧東海道守護、以攬其心、二十七日、寄附備後大田莊於

高野金剛峯寺、如故、尊氏招誘佐佐木賴氏等、滅近江直義黨、小笠原政長得尊氏命、乃遣將、以十九日發信濃、二十八日、至遠江、則吉良滿貞遣富長某、闌截於引間驛、而不勝、信軍進至佐江中山、上杉氏以兵數千邀擊、小笠原藏人率元淸及新屋孫十郞等、逆戰破之、斬力石兵庫助等、二十九日、岩松賴宥入備中、攻在原高越城、十一月二日、北朝以興福寺兩院搆兵鬨戰、停春日祭、三日、帝遣大僧正忠雲、赤松則祐於京師、諭尊氏義詮曰、自今公家一由朝裁、武士則旣允宦仕、汝可管領之、尊氏義詮皆奉答書、尊氏又奏曰、天下事總仰聖斷、旣辱綸命、應布令諸國、止戰、但直義直冬黨類、則宣命官軍、必與我恊謀、而加征討、忠雲贈左大臣中院光忠三子也、爲叡山大塔僧、四日、尊氏與仁木賴章、義長、畠山國淸、千葉氏胤、武田信武、二階堂行朝等五六十騎、發京、至石山、聚兵、諸軍留護義詮、五日、一色氏軍與宗像族小野資村等俱攻

豐前小倉城、陷之、先是一色範氏據宗像險、搆寨祠前、以成守禦計、因得養勢進戰、是日、範氏寄附曲村、謝宗像社、七日、義詮廢祟光院及太弟直仁、去觀應號、奉正平號、足利氏之政、聽命行在、大政歸一、尋改穴太曰賀名生、直冬將尾張義冬入大隅、國人或附島津貞久、應南朝者多、禰寢淸成猶應義冬、貞久弟忠光守佐多城、是日淸成攻陷之、九日、尊氏自軍中馳書伊豆三島社、告南北合和、自來平東國、以託祈禱、是日、二條敎忠兼左近衛大將、大納言北畠顯能兼右近衛大將、多武峯火、僧取大織冠像逃、十二日、京師藏人頭左大辨萬里小路仲房脫赴行在、京師流言、帝將還幸奈良、聽萬機、遣伊勢國司北畠顯能於京師、定公卿官位、關白以下聞者不自安、仲房亦爲朝廷所拔而還、直義據鎌倉、修一千日光明眞言護摩法於大光明寺、追薦後醍醐帝十三年忌辰、准大臣親房薦北朝前太政大臣洞院公賢、委任京師政、十三日、以

公賢爲左大臣、遣藏人頭左近衛中將中院具忠、往授命、尊氏以吉野和睦、直義追討勅、幷自東伐事、告九州島津貞久等、宣布官軍、是日、豐前一色氏軍自小倉引兵入府中、攻光富塞、拔之、小野資村與豐田種本相搏負傷、遂殺種本、十九日、京師地數震、勅大僧正忠雲管領梶井妙法院無量壽院三門跡、尋以大僧正弘眞復爲東寺長者、二十日、宇都宮某戰於越後柏崎、短兵迫擊、部下薭生芋河等死傷頗多、鎭守府將軍北畠顯信勸結城親廣起兵、二十四日、中院具忠至京師、諭洞院公賢曰、今旣許尊氏歸順、當鈔駕還京、東北未平、又値方忌、且待明年、乃授事書曰、仙洞諸宮事、汝善謀白之、任汝左大臣、行一上事、宜兼後院別當、令衆就而聽命、諸司劇要事、權宜處之、而後以聞可也、世未寧靖、仙洞諸宮必震怖、且可無驚、長講堂領等供御邑皆如故、公賢以奏上皇、奉答書、具忠乃還、從是公卿相繼詣行在、候命、二十八日、尊氏與手

書於天野周防守、求援兵、飛騎自東至京者、言直義大兵將西上、義詮欲自將往禦之、以奏行在、刻來月五日發京、十二月二日、左近衛中將一條實種奉使至京師、三日、直冬徵兵、擊長門厚東武生等、尊氏至駿河、軍手越驛、遣岡本良圓使關東、良圓過敵營而抵下野、說小山宇都宮二氏、徵兵、皆應之、乃赴常陸、說佐竹貞義、亦得要領、去如那須、那須氏弗答、至陸奧白河、結城顯朝許諾、乃還、時直義爲關東政、上杉憲顯助之、子能憲族小山田賴顯徒爲之用、陸奧吉良貞家素附直義、拒鎭守府軍、相馬親胤覘望形勢、鎭守府數招誘之、趑趄不出、於是北畠顯信將班軍、因遡親胤發兵、而迎貞家、亦報直義、以親胤爲多功、多增與邑、以結其心、信濃小笠原氏軍闌截直義、不勝引還、則諏訪禰津等官軍又競、因抗戰之、諸國兩黨、互催發士卒、誅求糧食、士民怨苦流離、上總堺鄕爲淨光明寺領、亦被侵、以訴鎌倉、直義令守護、特免其臨時課役、

以完寺用、騷亂年久、黎民窮困、率此類也、京師孤弱、義詮欲東不果、亦不能自安、七日、又議東伐、請命行在、直義遣荒川三河三郞、防禦西軍、七日、戰於竹下、石堂賴次賴長、彥部光春爲先鋒、斬敵七人、十日、信濃諏訪經賴率兵數千、入小縣郡、小笠原政長縱佐藤元清、武田友光等、邀戰於夜山中尾、禰津小次郎與元清格鬪、不勝而退、政長卽馳報尊氏陣、信濃敵悉就縛矣、十一日、尊氏先軍與直義軍戰於由比、及蒲原河原、得利斬數百人、東軍退、阻富士河而陣、十三日、尊氏進於由比山、東軍自由比越及內房並進、撓甚、尊氏勵衆苦戰禦之、越日適小笠原政長使至、報信濃捷、尊氏乃作手書、付之告急、促來援、十四日、上皇以左大臣公賢爲後院別當、先是行在將遣權大納言洞院實世於京師、會尾張賊徒起、命實世督軍往平之、關東蜂起應尊氏、徵發直義命佐竹彌次郞等、發兵塞足柄路、十六日、上野山上公秀糾合香林時秀等、與

直義黨戰於木島、十七日、武藏高麗經澄受尊氏旗、起於鬼窪、是日、直義軍取內房山、登而布陣、圖進擊由比山、尊氏又馳使小笠原政長、促援兵、十八日、直義命荒河三河三郞、塞箱根路、下野宇都宮氏綱以高師直族三戶師親爲將、帥兵一千五百上道、會師親風發自殺、兵士多逃亡、餘衆大懼、藥師寺元可曰、是宇都宮神不使他人將兵也、衆乃推芳賀貞綱爲將、合上野山上香林等兵、十九日、至那波、桃井直常等逆戰敗之、貞綱轉戰而進、赴足柄山、高麗經澄引兵向府中、難波田九郞三郞等逆戰於羽根藏、敗死、經澄與藥師寺中務丞合、屯河須垣原、吉江新左衛門尉夜襲之、不勝而走、二十日、經澄等入府中、逐守兵、燒小澤城、興福寺僧徒搆兵、六月十八戰、是日、行在使使諭止之、僧徒乃下城撤去、猶潛蓄兵觀時機、二十一日、岩松賴宥入備中、頓兵於荏原高越城、五十餘日、於是擊其援兵於延福寺、却之、乃布營爲圍攻策、旣而聞

上杉宮徒將背擊我、約長井貞賴支之於路、貞賴稱路塞不進、賴宥遣布野孫三郞說貞賴與俱來、初後醍醐帝權宜講和、自叡山還授劍璽、皆非眞器、北朝傳之、帝奉神器南遷、以授天皇、於是廢崇光院、其所傳雖虛器、以擬神器、經兩三代、亦宜還之、行在耆老相繼卽世、文獻不足、准大臣親房宏覽博識、受顧命輔佐、爲朝泰斗、建議欲命神祇官收之、帝從之、乃遣中院具忠於京師、以親房議諭左大臣洞院公賢曰、虛器准正、恐瀆神、欲託神祇伯資繼王奉安之奈何、公賢答曰、本議似得中、二十二日、神祇伯資繼乃詣持明院殿、請劍璽、二十三日、遵源康法、受而納諸新櫃、諸司不隨、兵士擁衛以置資繼第、間一日具忠奉而南、是日、尊氏寄附相模吉田鄕於鶴岡八幡社、二十四日、以宗良親王爲征東大將軍、襲尊氏不意、二十六日、修日吉臨時祭、是日、勅西大寺祈國家安寧、二十七日、元僧東陵自天龍寺從譯詣上皇宮、二十八日、修內侍

所神樂、尊光明院、崇光院、並曰太上天皇、號准三宮阿野廉子曰新待賢門院、以前左大臣二條師基爲關白、准大臣北畠親房爲准三宮、崇光院所署公卿百寮皆詣行宮、勅降官爵各一等、其他頒賞從駕群臣有差、其賞多濫、時人歎曰、元弘之失、何爲不鑒、是日、光明上皇薙髮、號眞常惠、二十九日、芳賀貞綱、高麗經澄等與直義軍戰於足柄山、破之、上杉憲顯等走信濃、諸軍大潰、仁木義長追至伊豆府、直義與石塔義房狼狽匿于北條、尊氏遣畠山國清、仁木賴章等、贈書招慰、直義出降、尊氏乃執之、基氏切救解之、不聽、基氏出奔安房、尊氏使人召還之、小笠原政長收小縣軍、進擊甲斐武田貞政於七覽寺、

賴襄曰、足利尊氏之有直義、猶趙匡胤之有匡義也、匡胤篡有周室、由出征握兵、反刧其君、尊氏受東伐之命、因得擁兵犯闕、其事勢一也、而匡胤之謀決於匡義、尊氏之逆成於直義、尊氏

之才、不及匡胤之什一、而其所犯者後醍醐、與恭帝隔如天地、是以不能速取之、而累其逆節、概直義所贊焉、其有功於己如此、尊氏之始決反於關東也、有家國之事、一委直義之語、自是政事槩此自出、蓋以其事成否不可知、故併禍福任之也、已而其事稍成、轉禍爲福、則忌之之意生焉、爲尊氏大將軍、稱直義爲副、隱然如儲貳、然而義詮出在鎌倉、是匡義代立德昭不得立之勢也、使尊氏不幸早死、則直義爲匡義之所爲無疑矣、則烏得不忌乎、是以寵任高師直、以分其權、聽其專權、而莫之禁、是直義所以與師直相惡、匡胤友於匡義、故無敢離間之者、使其不友、則如趙普者、必勸匡胤除之、師直雖專擅、非知尊氏之忌之、安敢公然以兵刧而廢之、而尊氏亦許而不罪乎、故直義出奔、乞降南朝、惧尊氏意在必殺也、非獨惧師直也、夫師直以兵刧而廢直義、直義又以兵刧而除師直、而尊氏不罪彼而咎

此、其意忌乎此故也、尊氏初廢直義、乃召義詮代之、又封基氏於關東、然後尊氏之志成矣、而直義刧制尊氏、再執政權、亦恃大謀之成於己也、是以尊氏亦勉從之、而其忌益甚、固其宜也、直義之東奔、尊氏所大懼、懼其據根本、自爲其嘗所以贊己者也、是以親往、親往則不得不和南朝、至廢其所立、迎駕返闕、其大惧也可以見焉、而以直義之狡黠、而終不得志於關東、輙被執殺何哉、不特以弟敵兄、衆情不附、亦罪逆之所由、先受天誅也、抑以基氏在焉、而尊氏夾擊之、其勢易辨也、夫尊氏之犯君猜弟、制於其臣、不復論可也、至建親藩、其計之得者矣、假令尊氏早死、未必至如匡胤之子、悉魚肉於弟手也、其後京師雖多外患內變、賴關東之維持、終得以濟、尊氏之所措畫、可謂善慮國家矣、匡胤務削將帥兵權、而宗室無尺土之封、內自削弱、既不救於家禍、又失於國計、是以不能併燕雲、而貽靖康之禍、僅

保江南、不若足利氏之能呑南朝、全制海內也、由此言之、雖曰尊氏勝匡胤可也、雖然足利氏將帥驕恣、叛服無常、不獨師直也、宋豈有此乎、此由樹兵與不樹也、則時勢之異、然焉爾歟、曰不特然也、匡胤嘗論唐莊宗曰、二十年夾河百戰、不能以軍法約束諸將、眞兒戲耳、吾雖愛養將帥、苟不用我命、有劍而已、使匡胤目足利氏、得不亦謂之兒戲哉、而宋自匡義而後威刑不復振、足利氏得義滿能繩以法、果非兒戲也、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二終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村上天皇八

正平七年（八月後光嚴院文和元年）壬辰、春正月朔、帝在賀名生行宮、修四方拜、京師地震、芳賀貞綱等至足利尊氏伊豆府陣、三日、尊氏携直義入鎌倉、基氏還鎌倉、五日、敍位、八日、修法眞言院、尊氏爲東國政、是日揭示武藏保寧寺、禁士卒吏胥侵暴、以相模岩瀨鄕與島津忠兼、賞戰功、十五日、京師地震、尊氏命義詮、使少貳宗祥襲父貞經遺邑筑前守護職田、肥前與賀莊、千栗、對馬及遠江一宮莊、尋褒賞高麗經澄等伊豆背叛功、以信濃春近領並其闕與小笠原政長、許以國中闕所賞有功將士、以上野淵名莊與宇都宮氏綱等、賞功有差、淵名莊係走湯山造營料、去年四月、基氏以與新

田族大島義政、於是訴訟、尊氏折半與二人、二十九日、和歌會、足利義詮獻黃金三千兩、馬十匹、賜金帛馬匹於後宮百寮有差、二月朔、長樂門院崩、五日、修大原野祭、帝當還幸京師、今年又値方忌、因議遷幸八幡、是日、藏人頭勅義詮曰、是月下旬、車駕將遷幸八幡、其與右近衛大將北畠顯能諮謀、警衛道路、又告左大臣洞院公賢曰、車駕還幸、以方忌之難、與諸司之隙、且應徐圖之、但行在遼遠、祭祀佛事皆滯不行、上下涉遠往返、勞費殊甚、以故欲幸近地也、以此諭義詮、義詮進中條秀長抵公賢邸聽命、鎭西自河北之戰、一色氏狥豐筑海岸、取松浦氏侵地還箱崎社、附地肥前河上社、謝戰捷、足利直冬在肥後、使少貳賴尙略肥筑之陽、龍造寺徒助之、尾張義冬略薩隅、禰寢清成等應之、直冬遂與書奬勵、結其心、征西府乘間經略筑後豐後、竹田津徒亦應命、成鼎足勢、七日、直冬又遣待所小俣氏連略肥前彼杵莊、深堀政綱等發兵

來援、十一日、以前大僧正慈嚴爲天台座主、十三日、釋奠於京師、前內大臣西園寺公重既觸足利氏怒屛居、於是請行在復繼家、十六日、遣倸人有景取北山第、護衛之、徙實俊於芝禪尼家、以臨川寺爲勅願寺、以遠江初倉莊、播磨矢野別名大鹽、但馬池寺莊、加賀得橋等十餘所、附南禪寺如故、大政既歸行在、京師公卿僧綱皆候其氣息、冷熱頓更、爭遣使賂遺新待賢門院、北畠准后、二條關白、及四條大納言、冠蓋相望而南、十四日、潛命由良信阿東赴、諭旨於新田氏曰、天子納義詮降、北還京師、其實乘虛行誅也、尊氏在彼、公等圖之、機不可失矣、因進義宗左近衛少將、又勅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起兵入援、十七日、義詮詣北野及佐女牛兩社、十九日、遣多武峯堂周防杉貞弘命內藤藤時城末武莊、塞敵進路、大內弘世等率兵來爭、是日入鷲頭莊、陣於白坂山、貞弘禦之、使藤時擊敵後、因接戰兩日、權中納言洞院實夏自行在還、承

旨與父左大臣公賢諧議、奏後光嚴上皇、二十一日、改命院司、以權中納言中院通冬、西園寺實長與實夏爲之、實長爲執事、權廢執權、是日、義詮行沙汰始儀、二十三日、藏人頭勅後院別當曰、聞近者號地子、課稅京師民家、交督責之、甚不可、其還幸前、蠲免之、帝欲幸住吉、二十六日、車駕發賀名生、左近衛大將二條敎基、右近衛大將洞院實世等從駕、大納言冷泉公泰、三條實敎從新待賢門院、百寮戎衣、楠木正儀奉衛、是日、幸五條御野野社、尊氏殺其弟直義於鎌倉延福寺、直義爲人强忍狡猾、而長入識已、外示恭順、內實深刻、初尊氏圖反逆、勳未有名、將欲先除護良親王及新田義貞等、以漸成其志、及討北條時行平鎌倉、直義勸其早叛、凡所爲姦謀密策、多成其手、而其害護良、招兵四方、尊氏雖不明、於直義、直義甘受其罪不辭、唯恐其叛意之或不固、遂令尊氏得

志、多直義之力也、至是禍起蕭牆、遂爲尊氏所殺、時年四十七、直義居錦小路、因稱錦小路、後徙高倉、因稱高倉禪門、死後稱大休寺殿、後十三年、後光嚴院追錄其功、贈從二位、有子夭、嗣絕、二十七日、車駕發五條、幸河內東條、御勸興寺、初欲駐蹕、令楠木正儀修城、亦不果、是日、京師前關白二條良基赴攝津住吉、二十八日、車駕發勸興寺、幸住吉、御神主津守國夏家、修住吉殿、楠木正儀、和田正忠、及眞木野、三輪、湯淺、山本氏、熊野八莊司、吉野十八鄕兵七千餘人警衛、帝在賀名生、後吉野寂寥、是月、祥子內親王謁塔尾陵、則櫻花未開、悄然懷舊、詠歌悲之、於是還住吉、征東大將軍宗良親王在信濃、及聞報、悲其遠先帝遺跡、詠歌獻之、帝答歌、大隅菱刈重任等應島津貞久、是日、尾張義冬移檄莫禰郡司等、發兵攻重任宅、尊氏數布令諸方、旣與吉野和、猶不順者加兵討之、陸奧豪傑附吉良貞家者猶多阻兵、鎭守府將軍北畠顯信遣

兵進勦、二十九日、貞家與書相馬親胤曰、將軍雖有命、顯信加兵我軍、則不可不備、請急發兵會於名取郡、是日、前關白近衛經忠徙居於近衛第、前內大臣西園寺公重徙居於北山第、晦、勅左大臣公賢及義詮、諭住吉還幸、且駐蹕以待還京期定、自北朝之廢、足利氏威令不行、奉行人諏方圓忠謁見公賢曰、今公武外雖相和、內甚不諧、天下將復亂矣、是日、奉幣馬于住吉社、社前松樹無故而折、中納言吉田宗房奏曰、妖不勝德、何畏之有、伊達有雅聞歎曰、昔者殷帝修德、故能禳桑穀之妖、今未知有何德以勝之、以吾觀之、車駕必不得入京師也、後果如其言、叡山自大僧正慈嚴爲座主、輙驕恣、數命祇園社、發犬神人、毀法華堂、社僧以其不遣公人來、率固執不發、法華宗聞之皆逃、西塔僧高澄徵稅京師、因率衆刼略市廛、行旅商賈不行、市民重足而立、吳綿商兩座在三條七條、元弘之政、免其市廛課役、尋廢、及合和復免之、於是叡山

誅求及之、閏二月朔、兩座商結衆抵左大臣公賢第、請譴責叡山禁侵暴、公賢乃贈書座主曰、山門或未知去年行在之命、請善尋究之、爾後京街河東、每夜刼掠不絕、侍所增巡邏、荒河詮賴爲義詮徇石見、石見豪傑群起應命、直冬黨多背附之、安藝吉河經兼猶付直冬、十日、左近將監盛宗使使經兼助三隅兼連協力警衞三隅城、義詮失權、每事承行在旨、甚不便、因數遣使改修和約、未決、因又遣法勝寺慧鎭往陳辨、京師相謂和戰之決、在慧鎭之行矣、諸將或密通行在、覓按堵綸旨、居數日、使者自住吉還、稱言和約略成、如地頭職、公家惟總新補、其本補盡委武家、朝議旣諧、十四日、授從三位津守國夏正三位、十五日、帝自住吉幸天王寺、京師驚擾、言車駕幸八幡、大軍伐京師、夜大納言北畠顯能將伊賀伊勢兵數百入京師、官軍前後至、充京郊陣、慧鎭詰朝發而南、義詮又發使者於關東、是日丹波人起兵攻守護荻野朝忠、逐之、義

詮聞報益憤懣、十六日、京師地震、兵衞佐新田義興、武藏守新田義宗起兵、是日、東西分路縱火、征服上野、義貞義助遺臣奮起來從、得數萬人、進至武藏、足利氏諸將聞之曰、多寡難敵、請先赴安房上總、招諸國兵而擊之、尊氏曰、避敵而後制勝、千中有一、今一去鎌倉、則坂東悉爲敵有、不如先發制之、先是勅一色範氏討太宰府、於是範氏得勅、乃圖乘其兵寡急襲擊之、是日馳使說大友族田原直貞發兵來會、鎭守府將軍顯信欲平伊達、是日攻於柴田、十七日、佐佐木高氏率兵二百餘赴近江、宣言架勢多橋、義詮馳書紀伊豪右曰、聞南方有破和之意、宜協力守護代圖効功、高氏去、足利氏見兵無多、或言行在謀遣兵向丹波近江、京師恟恟、尊氏留子基氏守鎌倉、武田信武、畠山國淸等諸將、率武相兵五百騎、發鎌倉、抵狩野川、兵集者幾八萬、初薩埵山之役、石塔義房與直義降尊氏、不爲尊氏將士所禮、義房愧悔、會直義死、失所恐、

意益不安、新田義宗遣使誘諭義房大悅、與三浦高通、二階堂政元諸族謀曰、新田來攻、將軍必逆戰、吾待戰酣、從麾下夾擊、克可必矣、乃與義宗刻期、於是召子賴房謂曰、薩埵山之敗、忍死祈生、身爲降將、爲仁木細川等所屈辱、悒悒渉日、今將屬新田氏建功當世、貽榮子孫、汝宜與俱、賴房愕然變色曰、爲人臣懷貳心、士之所耻、僕深爲將軍所倚賴、常思報之、自古父子搆兵、亦各爲其主也、吾不可不告之於將軍、父子恩義既絕、不敢再見矣、逃去從尊氏軍、義房憮卽夜與高通等、以兵三千餘出奔、會新田義興于關戶、賴房告尊氏曰、三浦葦名等叛、臣父黨之、請急爲之備、且曰、公以臣爲忠、願聽臣所請、所請者、先斬臣頭而貰父罪、尊氏流淚曰、汝之忠令我子孫勿忘、奚止一世、我不誅入道、汝勿以爲意、乃遣兵索三浦等、不問石塔、後賴房因仁木義長言曰、將軍不殺臣父、其德無以報、臣願自殺以贖父罪、不聽、直冬將小俣氏連狗肥前

彼杵莊、在矢上城、募兵高來郡、安富泰治等應之、是日氏連渡海抵千千石津、據野井城、攻西鄉次郎於松峰、叡山僧徒已逐法華宗徒、又謀逐一向宗徒、移牒發祇園社犬神人、社僧未答、伊勢之軍入京之日、僧徒遣公人率犬神人向北小路白川、將毀佛光寺、寺僧辭曰、我受西塔學頭免狀、建此寺、安得遽毀、衆逡巡、尋叡山按撿果實、十八日、白貫主禁戒僧徒、得事止、義詮命高雄神護寺禱靜謐、新田義興義宗略定武藏、進向鎌倉、聞尊氏逃在武藏狩野川、乃追躡其後、征東大將軍宗良親王親總師陣於上野碓井嶺、爲其聲援、關東應之而起者如雲、十九日、尊氏走谷口、使武藏守護藥師寺加賀權守率武藏八文字一揆、高麗季澄等、與上杉族俱禦義宗軍、義宗逆擊大破之、水野致秋等引兵赴於義興關戶軍、周防大內弘世等攻杉貞弘於高志垣城、內藤藤時自未武城來救、是日與弘世戰、自新屋及河內、至眞尾而還、弟盛清陣沒、

帝發天王寺至男山、御法印定淸家以兵塞赤井大渡、先是法勝寺慧鎭至天王寺、爲義詮備陳情由、未採納、竊贈書同房曰、和約之潤修、只新補地頭一事、朝議粗諧、其他非不納、惟諭曰、當至男山決之、未得要領、甚爲苦心、義詮告東寺八幡宮曰、聞南方謀變約、其爲武家禱平安、夜足利氏騷擾、將悉衆去京、京師失色、二十日平明、義詮赴東寺、大納言北畠顯能自鳥羽、楠木正儀、和田正忠等自桂川、近衛少將千種顯經自唐櫃越、率師入京、顯經陣內野、正儀等兵三千、已脾向東寺、義詮已逃、乃進至七條大宮、京師大驚曰、楠木氏來矣、細川顯氏若黃出戰、正儀擊破之、斬其弟某、顯氏向長坂走、侍所細川賴春繼至、戰於七條油小路、正儀挨栫爲梯、登屋下射、賊兵卻、縱騎乘之、賴春馬驚而墮、正忠兵槍刺殺之、午時官軍火義詮三條坊門第、義詮與佐佐木高氏、土岐賴康等百五十人東走、義詮至勢多、官軍既燒橋不能進、欲自殺、僧我

某泅至前岸、挐舟而來、因濟衆渡、乃命沈舟、笑曰、今始得生矣、走至武佐寺、官軍已扺京師、勅北畠親房、北畠顯能總決京師諸務、乃勅征西府曰、尊氏義詮既蒙恩免、復有叛謀、因臨幸八幡、發官軍向京、則義詮逝逃、將移師討尊氏、其急整師入援、是日、新田義宗、新田義興、脇屋義治、勒兵于武藏野、義興居左、義治居右、義宗自將中軍、在其後、尊氏兵十餘萬、前隊旗幟皆赤、煥爛耀日、第二隊皆白馬白旗、以官軍用白旗、斷而短之、義興先合、義治次之、殺傷相當、賊將饗庭氏直所部六千、皆少壯、兜鍪挿梅花、我軍兒玉黨七千餘人、皆畫團扇爲旗號、義宗曰、扇有風可以散花、遣而擊之、氏直果敗、入尊氏陣、尊氏陣大亂、義宗直前指其牙旗、大呼曰、吾今日爲天下討賊、爲一家復仇、奮擊破之、進北馳者三十餘里、至石濱、尊氏欲自殺、其兵二十餘騎返戰死之、尊氏得間濟達前岸、收兵三萬、壓水而陣、義宗騎能屬者五百人、時已昏黑、無來助

者、義宗切齒而止、乃還求義興義治、義興義治見白旗兵三萬北走、以爲尊氏也、合兵追之、降者屬路、二人駐馬揖之者數、其兵不顧而前、留從者僅三百、過仁木賴義等伏兵數千圍之、二人苦戰而出、甲冑皆破、刀刄如鋸、自各被數創、亡百餘騎、乃議曰、我既與武藏守相失、以此寡兵將安歸也、不若遇基氏決死、衆然之、進至關戶、過衆數千、驚問、則石塔義房、三浦高通等率兵來歸也、二將大喜、義宗警固關東、奉征東大將軍宗良親王旨、號令諸軍、脇屋義治分路定武藏、義宗之起、宇都宮部下芳賀貞綱合上野香林時秀等兵、支吾不及、是日、又擾官軍背後、亦不得志、陸奥國司春日守親總師至白川、其先軍向宇都宮、芳賀兵衞應之、遂綴信濃軍、官軍益振、是日、北朝右大臣近衞道嗣罷皇太子傅、二十一日、使大納言北畠顯能右衞門權佐葉室光資詔左大臣洞院公賢、迎光嚴光明崇光三院、及直仁親王、抵男山行營、時事出倉卒、無

興可乘、公賢進一車、四主同載一車、近臣北面扈者僅三人、夜抵東寺、至旦未供食、侍姬索飯上之、至男山行在、辨官勅東寺禱連日薄蝕、二十三日、新田義興、義治進至神奈川、問賊虛實、曰、基氏鬪敵在三浦、遣南宗繼將兵擊之、至則妄矣、今還鎌倉、二將乃進攻、基氏悉甲出拒、義興鬪於海濱、斬三騎、馳貫賊陣、左轠斷委地、乃挾刀于脇、俯結之、賊群至、擊其頂及背、義興不爲動、結畢應賊、賊驚走、遂與義治合擊走基氏、仍據鎌倉、義詮逃近江、復用觀應號、馳書招朽木賴氏等行在議移北畠顯能師於近江、二十四日、准三后親房至於京師、鎭壓之、京師浮言土岐賴康發美濃兵、會義詮於四十九院、將俱來侵、乃遣左馬頭千種某率兵伐近江、征東大將軍宗良親王下碓氷嶺、入武藏、督新田義宗軍、駐營於小手指原、詠歌勵衆、岐美廼多免、世能多米那耳加、於之伽瓦牟、須底互加比阿流、伊能知奈利世波、上杉憲顯等又屬焉、軍勢大振、尊氏在府中、飛檄徵下野南宗繼等兵、復

振、二十五日、尊氏遣小笠原政長等攻鎌倉、請戰捷於伊豆三島社、此時京師流言、尊氏病危、或云已死、衆心動搖、二十六日、官軍燒山名時氏邸、二十八日、千種氏馳使北畠親房、求濟師、初尊氏欲復鎌倉、聞義宗軍大振、曰、先破衆者、寡者自走、是日、尊氏逆擊官軍於武藏野、畠山國淸、今川範國、及波多野繼貞等戰於小手指原、武田信武、藥師寺加賀守等戰於高麗原、別軍戰於入間原、芳賀貞綱、香林時秀等又背擊官軍、官軍敗績、上杉氏兵有長尾彈正、根津小次郎者、並謀刺尊氏、彈正被髮、小次郎傷面、各揭死首于刀鋒、陽爲尊氏兵士、深入其軍、有問之者、即應曰、獲新田氏首級、將以獻將軍、距尊氏僅十餘步、尊氏兵覺之聚圍、二人知事不成、揮刀亂斬、所觸糜碎、遂突圍而退、既夜、賊軍舉炬、布滿山澤、顧視我軍、炬如燭火、義宗驚曰、晝日所失亡、未至如此、得非有逃者、前有勁敵、後有鄕土、衆疑我退走也、乃自釋鎧卸鞍、以示不走、

衆稍定、夜半上杉氏望見炬火數千、復屬賊軍、則遽走信濃、於是走者相踵、義宗不得獨留、比曉退入越後、宗良親王奔信濃、武藏上野兵懷顧望者皆屬尊氏、鎭守府將軍顯信率兵抵下野、顯信子守親抵白川、並應之、及義宗敗、顯信退復據宇津峯城、是日、新田義興、脇屋義治與小笠原政長等戰於岩屋前中下馬橋化粧坂等、二十九日、義詮約還建武以後寄附地、招園城寺僧徒、是月、隆寒人多死、三月朔、義詮馳書丹後松田修理進等曰、南朝破約襲來、京師兵寡、因退江州、今將往攻也、其糾合同志、急破敵赴京師、松田氏舉族爲國人所阻、不能進、二日、右衞門督忠季奉三歲皇子、自京師出奔、直冬將小俣氏連與安富泰治等徇肥前高來郡、引兵赴神代、與西鄕次郎遇於松尾、乃縱擊破之、四日、八幡浮言、義詮襲來、行在驚擾、遽遷三上皇直仁親王、及尊胤法親王於東條、惟三條實音從耳、義興義治居鎌倉、號令八州、居半月、聞尊

氏既敗義宗將回師攻鎌倉、義興義治議將死守、或曰宜且逃匿、聞京師消息、約北國諸將、以圖再擧、義興義治從之、是日棄鎌倉、帥衆六千餘入國府津山、保河村城、三浦高通出奔、平塚細川顯氏部將率飯尾族發阿波、向男山洞嶺、八日尊氏遣畠山國淸定相模、山名時氏招誘出雲諏訪部信惠、義詮在近江兵未聚、及東國官軍敗、遠近爭屬義詮、九日義詮發四十九院向京師、旌旗蔽空、鎧冑耀日、參議坊門具忠扼大津、望見引還、是日義詮馳書促安藝小早川宣平等來援、十日以伊豫守護爲懸賞、促河野通盛兼程東上、土岐氏糾合鵜見加賀丸等兵、燒所在敵寨、自美濃斯波氏自若狹赴義詮軍、義詮欲入京師、陰雨終日不休、因淹留、十一日勅以阿波安房伊豫守沒邑朽田莊與小野寺八郎、賞其功、尊氏復用觀應號、與上野世良田長樂寺領邑如故、一色範氏宣布討直冬少貳賴尙勅、乃圖自將征伐之、馳使薩摩、徵莫禰重貞

等兵、十四日又徵筑前由比諸氏兵、是日義詮大擧入京師、大納言北畠顯能駐割佐女牛若宮別當房叡山僧徒報曰、諜告江兵將入坂本、因警備大塔僧正房炎、十五日朝顯能退軍洸河、撤橋拒之、義詮軍卒至於神樂岡、眞如堂日昃義詮陣於長樂寺上峰、諸軍屯東山雙林寺鷲尾阿彌陀峰等、燒篝照夜、畠山國淸攻新田義興於河村城、鎭守府將軍顯信軍潰於三澤城、走入小手保、保大波城吉良貞家遣師圍之、相馬親胤觀望勝敗、貞家促之數度、遂不出、十七日又移書讓之曰、猶不至、當還將軍命、請罪鎌倉、是日尊氏與書結城朝常曰、吉野合和已破、宜與吉良貞家協謀、誅新國司、其方之事、一賴卿力也、新國司謂顯信子守親也、赤松則祐亦叛降義詮、幽興良親王於京師、是日楠木正儀率師向攝津神崎、爲赤松範光所邀擊、破退、則祐糾合播磨及近國兵而來、十八日至瀨川驛、是日名和長年族人起兵船上山、與賊戰於伯

耆、自三月至四月、名和長信布施高政鏡五郎兵衞尉弟興村筑見行實等皆戰死、二十一日義詮自東山移營東寺、顯能又退陣男山下、官軍不戰屢却、衆心危懼、仁木義長畠山貞康等率兵二千餘擊官軍於赤井河原、進至山崎屯忍項寺、與官軍戰、二十三日右衞門權佐光資奉勅至奈良興福寺徵糧及兵、寺僧乃進二千匹、義詮亦求糧資五萬匹於興福寺、時諸國應義詮發兵來會者日益多、充京師布營、義詮持重不戰、百姓窮阨、飢饉相依、餓死者不可勝算、公卿貧困、都鄙瘦枯、二十四日斯波氏經斯波氏賴斯波詮經等塞東條御道、以遏八幡、帝勅楠木正儀和田正忠逆拒、時正儀年二十三、正忠甫十六、以年齒尙弱、人皆危之、正忠入奏曰、建武以來、臣族類大半爲此賊所殺、今日之戰、公討國賊、私復家仇、不斬其一將、不復還謁、與正儀將兵三千守荒坂山、鎭守府將軍顯信自大波城退入田村莊、據守津峯險、吉良貞家促相

馬親胤攻之、親胤不應、是日貞家移書責讓、令與草野族諸急進兵、二十五日細川氏以阿波兵攻官軍於經塚、二十六日熱田大宮司昌能蜂屋原等與吉良滿貞石塔賴房等一揆合兵、攻土岐氏美濃守護代於尾張大山寺、大山寺不勝、是夜官軍燒勢多驛撤橋、京師驚謂滿貞賴房已入近江、下賀高山諸族應之進燒勢多橋也、二十七日細川淸氏細川顯氏土岐賴康其弟康貞等自宇治亂木津川向洞嶺、楠木正儀率和田助氏淡輪助重等逆擊之於荒坂山、兩軍劇戰、死傷相當、康貞有驍名、先衆而進、和田正忠揮薙刀斬之、乃還奏、帝悅曰、卿果踐前言、正儀見賊益盛、宵潛引還、周防大內弘世攻杉貞弘部下內藤藤時於眞尾、石見蜂起、抗足利氏命、二十九日美濃守護代進擊熱田宮、尋爲其所破、走歸美濃、撤洲股橋自保、馳使京師乞援、夏四月朔准三后親房寄附安藝海田莊於高野蓮華乘院、爲勸學料、吉良貞家自將擊鎭

守府將軍顯信於田村莊、軍戸谷田、相馬胤頼、伊賀盛光、國魂隆秀等發兵來會、貞家稽留不進、二日、義詮密遣人奪崇光院弟彌仁王、越前守護斯波高經率大兵、構柵大藏卿定親第、護衞持明院殿、京師無主、干戈紛擾、朝儀祭典不行、三日、村上行貞戰死於伯耆、名和長年之弟也、義詮命小俣竹一丸攻略紀伊、九日、雅樂忠淸自木津軍赴高市、以足利氏命、至興福寺、再求兵糧、且發兵擊山城土寇、周防大內弘世自眞尾轉戰而進、內藤藤時等却走、赴杉貞弘軍、據白坂山禦之、弘世攻戰兩旬、力盡而退、十一日、森本基長率兵、赴赤松光範渡邊軍、與官軍戰、薩摩島津貞久使至東寺、報筑前金隈之戰、義詮褒奬、且告曰、方圖八幡、克定在近、以勵其氣、岩松頼宥亦率兵而至、報備後戰狀、兩家繼爲足利基氏執事、先是陸奧石川時光居千石村、弟高光居板橋、並應鎭守府軍、既而高光降畠山高國、因並領千石板橋及八幡社領二村、尋

時光亦降、爭之不勝、復屬官軍、去年將軍顯信之伐吉良貞家也、時光與有力、高光屬貞家累有功、十三日、貞家致狀家繼、請按堵之、安藝毛利親衡廣守等猶應直冬、抗守護武田氏信、而吉川實經熊谷族等應氏信、氏信攻廣宗於禰村、四日而陷、十七日、岩松頼宥率三吉秀任等、會宇治軍、河野通盛使至東寺、報伊豫戰狀、十九日、義詮告其使、令急克定來會軍、二十一日、山名師義帥出雲因幡伯耆兵而至、從淀來薄、左兵衞督法性寺康長撤柵拒守、賊截流而濟、官軍驚擾、康長挺身奮戰、親斬賊三人、乃徐退、追兵連呼曰、背人而走、豈先帥乎、康長顧叱曰、何難、乃返馬力鬭、比至八幡十七合、退扼守堂口、師義進據財園院、行在受圍、兵稍稍逃、京軍捕獲訪情、皆言糧乏、衆喜曰、陷無日、二十二日、義詮許本領按堵、招誘和泉淡輪助重等、二十三日、細川顯氏怒牧片野鄉勇不應命、燒村舍、或曰行在輸糧者不絕、諸將因謀絕糧道、既而偵

知、糧罄兵疲、逃去者益多、於是決謀進攻、二十五日、諸軍齊犯八幡、赤松則祐率吉川、堀川、原、粟生、田藤諸族、及赤旗一揆、向善法寺口西中尾、官軍據險、設寨力拒、遂爲其所毀、岩松頼宥攻木津川尾及總豆、官軍逆擊不勝、入城拒之、頼宥細川顯氏縱火山下、煙燄四蔽、佛閣民舍悉燬、及極樂寺、日在西嶮、諸軍齊進、官軍力戰禦之、傷者數百千人、帝御山上、小笠原政長自鎌倉引兵還信濃、與諏訪直頼戰、所殺傷頗多、直頼稍屈、二十七日、兒島高德之東赴也、諭諸將曰、今行在危急、援兵不至、萬一乘輿殁賊、天下之事不可爲矣、宜速援之、於是征東大將軍宗良親王發自信濃、新田義宗自越後、桃井直常自越中、吉良滿貞、石塔義房自駿河、土居得能自伊豫、皆赴援、二十九日、春日山木多枯、日向穆佐院島津莊爲足利氏婦人領、畠山直顯伊東祐氏等據有應直冬、抑租不輸、是日、義詮命一色範氏伐之、令島津族助其軍、五月朔、足利

氏以高駿河守、大高重成爲頭人、始聽斷雜務、二日、尊氏賞宇都宮常陸介蒲原戰功、與越後守護領豐前三郡、下野除芳賀都賀外如故、義詮將源竹一丸狥和泉淡輪孫五郎應之、四日、攻土丸城、爲城兵所傷、楠木正儀自八幡至、六日、率和田助氏淡輪助重等、攻松村、男山軍漸倦、出降者相繼、熊野湯河莊司屬北畠顯能軍爲心膂、十日、率兵二百、出降細川顯氏軍、十一日、帝擐黃絲鎧、苞裹神器、縛馬鞍、夜與將士潰圍南走、顯能率名和長重等兵三百餘護衞、赤松則祐、岩松頼宥、佐佐木秀綱等、追之自善法寺登、縱擊官軍、大破之、權大納言四條隆資爲則祐兵所殺、參議滋野井實勝亦死之、一宮有種呼曰、大將奈何遁逃、追躡甚急、法性寺康長大罵曰、將使奴輩知我手力、下馬揮大刀擊踣之、賊猶追躡雨射、康長挺身轉鬭破圍、帝乘間馳去、至木津河、賊又合圍、箭及御鐙、康長單騎防戰、俄有兵百餘來擊賊走之、帝幸東條、從臣委

神鏡櫃田中而去、名和長重乃下馬脫甲、負櫃而走、賊追射如雨、長重僅免而還、櫃板脆薄、矢中者十有三、遂不能洞、人以爲異焉、帝入招提寺、隆資爲朝元老、位至從一位、薨年六十一、贈左大臣、子隆量從於元弘笠置之難、隆貞仕大塔宮並殉節、隆俊爲權中納言檢非違使別當、十二日、帝入三輪城、十三日、義詮梟八幡首級於六條河原、此戰赤松氏範四條隆資構元而戰、遂失之、或報獲二條敎忠首、以其貴不梟、義詮乃自東寺移居中條備中守邸、爲政、遣使告捷於一色範氏等、宣布九州諸國、勵河野通盛留平伊豫、稱言斬獲二條右大將四條一位等數百人、敎忠實不死也、十六日、帝入宇陀水分宮、是日、楠木正儀率和田淡輪徒攻和泉加守、十七日、春日山枯木生萠、關白師基已還、遂其臣左馬允行繼行繼舍妻與一兒、奔高野爲僧、周歷諸國、數年過我田里、有新家焉、童年十餘、泣甚哀、問之、曰、吾父逝世、母爲狂、投水而死、子立

無依、請爲母誦經、行繼熟視我子也、掩面而泣、問曰、雖無父母、猶有親故、何爲獨苦、兒曰、家漸貧則人漸疎、今賴舊婢纔爲活耳、行繼哀不自持、而恐婢來識吾面、乃去、亦不能忘、遂至舊宅、潛泣不去、有人問之、嗚咽自述、聞者莫不垂淚、師基聞之、復收祿其兒、名行朝、以驍勇著、先是義詮遣等持寺僧祖曇於河內東條、密授策、以故法印玄忠徒弟某與楠木氏有親、因貧緣謀奪三上皇、至則會二條敎忠、德大寺公量、四條隆俊等自八幡來奔、計畫盡違、三上皇宮警衛甚嚴、侍臣兩三人、殊撰充之、十八日、祖曇還京師、前大僧正賢俊撿石清水神殿、獲北朝神鏡空櫃、義詮命還之於左女牛若宮、二十日、帝還賀名生宮、宗良親王、新田義宗等、聞男山陷、引兵而還、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命菊池武光大擧入援、又聞其陷而止、若官軍拒守少延數日、賊將自退、議者惜焉

賴襄曰、漢劉璋患寇、迎劉備於蜀、其諸臣欲戕備、來說襲取蜀、

備曰、今世與我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事與之反、乃可成業、今以小利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然諸葛亮素策取益州、龐統等又勸備、備遂取蜀、宋蘇軾論之、歸咎於亮曰、曹劉不敵、天下所知、兵不若曹多、地不若曹廣、所特以勝之、以區區忠義、有激天下之心、雖無措足之地、天下爲之用、今璋以好逆之、乃扼吭拊背、而奪之國、與操異者幾希、既失天下義士之心、而北向長驅、欲四方嚮應、難矣、曰、嗚呼是可以論正平之事矣、足利尊氏雖不及曹操之能、其以譎詐馳驟一時、地廣兵多、什倍南朝、南朝特仗其信義、與之相形、庶幾可匡復耳、尊氏有事關東、而慮於我、來請和、廢其所立、用我年號、請乘輿復闕、雖非出實情、而見其跡亦以好逆也、奈何佯許而遂襲之爲、所謂扼吭拊背之計、因執同姓、以爲功乎、曰、知尊氏之詐也、曰、彼以詐我、亦以詐、可乎、苟知其詐、勿許可也、許而襲之、曲

在於我、師壯於直、而老於曲、宜其一勝而終敗也、劉備唯無措足之地、故不能不取益州、論者猶非之、南朝既有和紀河泉之地、其險沃彷彿蜀漢、而藩服忠義、東西應援、何必取一彈丸之平安、以失信義於天下、自棄其所特以勝賊者、恢復之無成、果誰罪歟、不寧唯此、前焉納直義之降、佐之以攻其兄、後焉許直冬之請、驅之以攻其父、時氏氏淸之屬、皆彼之叛臣、來輒受之、嗾之北向、蓋天下望南朝爲逋逃淵藪、其詭譎不正、不知與足利氏孰伯仲也、而何以激天下之心乎、曰、雖然蘇軾之論又有言曰、曹氏父子兄弟、有可間之勢、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擧兵伐之、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又不能奮其智謀、故屢戰而屢却、爲失機也、夫南朝、非亦乘其機而奪其謀也耶、曰、不然、彼謂間而後伐之耳、足利氏大臣骨肉既內自相殘矣、不待吾間之而然也、則吾整我堂堂之義旅伐之、可矣、何必助其子弟、

攻其父兄平、當時源親房稱爲賢相、或比之諸葛亮者、而又贊其謀、猶親房容論保平之亂、父子兄弟之相攻、曰、名敎之斁、亂所以不已也、今自斁名敎、以開亂源、何哉、

山縣禎曰、義詮既廢崇光帝、而降南朝、於是二上皇廢主、及僞造神器、亦皆歸朝廷、則宜悔過自新、奉車駕而還京師、至誠以盡事君之道矣、而尊氏亦宜與直冬講和、而還京師、變逆爲順、一意奉朝廷、而朝廷亦命勤王諸將、皆休兵、則天下治矣、而義詮復叛、更奉皇子、而稱帝于京師、何其好亂之無窮也、良甚以尊氏爲寶劍、以臣當神璽之言、尤妄矣、嗚呼無神器而立天子、後白河法皇作俑、而後世逆賊傚之、亂之不息、職此之由、可勝歎也哉、

加賀狩野義茂應尊氏、二十二日、尊氏勒會聚越中、二十四日、諜報三遠軍已入近江、義詮等大驚、欲遣佐佐木高氏禦之、既而止、

二十五日、帝欲讓位於皇太子、親征、不果、二十八日、安藝武田氏信陷內部城、毛利元春走、叡山僧徒復謀毀太谷一向宗堂、門主禁戒事得止、六月二日、大納言北畠顯能奉勅、與楠木正儀俱至東條、奉三上皇及直仁親王、遷賀名生、幽諸廢屋內、植棘爲墻、禁防愈嚴、義詮圖奉三上皇、不得、聞將遷賀名生、益失望、佐佐木高氏抵前大納言勸修寺經顯謀曰、京師不可無主、以廣義門院命、立彌仁王、而門院垂簾決政、經顯以請門院、門院不許、五日、賴稙中納言洞院某請、猶不許、義詮馳書薩摩、督促島津貞久、執印友雄等、助一色範氏擊畠山直顯、伊東祐氏徒定日向、時尾張義冬略薩摩、禰寢清成等應之、與直顯爲犄角勢、直冬與書獎勵範氏不能進、居十餘日、八幡捷報至、範氏即贈之貞久、宣布薩摩、以動衆心、桃井直常與弟直信俱歸越中募徒、能登吉見賴隆率天野氏將堀宗重等往伐、六日、陣於横川保芝塔下、直常直信來攻、宗

重等力戰終日、遂却之、八日、襲水谷城、拔而據之、安藝武田氏信攻吉田城、毛利元春出降、乃毀其城、十四日、吉見賴隆襲越中氷見湊、縱火燒之、明日入八代莊、攻三角山城、十五日、安藝直冬黨毛利親衡據坂城、武田氏信進攻之、吉良滿貞石堂賴房與美濃原、蜂屋、宇都宮徒合兵、十六日、大舉攻土岐賴康於長森、賴康逆戰破之、追至郡戶而還、義詮頻請廣義門院政、不許、昨夕門院下內旨於前太政大臣洞院公賢、以五辻朝仲爲陽德門院判官代、佐佐木高氏說大納言勸修寺經顯、十八日、經顯固請門院、門院不得已許之、十九日、始下院宣、以尊圓法親王爲天台座主、自宇多上皇有院政、女院政所未曾有也、二十日、直冬促長門豪右伐厚東武重等、二十一日、初拘尊胤法親王于山中草庵、命山本三郎守衞、尊胤門徒有律師元祐者、潛謀奪尊胤、裝爲修驗師、往賀名生、密以情通尊胤、尊胤乃稱病而臥、數日爲增劇狀、山中無醫

藥、守兵相議宜允聽、乃散遣人于山下、候修驗師過、過元祐與俱至、元祐爲咒兩日、是日尊胤佯言疾瘳、即夜置酒爲慶、守兵悉醉、元祐內尊胤於笈中、負之而脫去、明朝三郎見庵無人、大驚、乃閉關留修驗僧、不及尊胤走入興福寺、遂歸京師、吉良貞家猶營於戶谷田、與鎭守府將軍顯信對持、是日、伊賀盛光率兵往會、二十三日、義詮遣岩松賴宥、復伐備後、令杉原三吉諸氏發兵助之、或疑長井貞賴反覆、賴宥致書義詮、保其無他、二十七日、義詮請廣義門院、復南朝所停公卿官位、盡廢正平制、復觀應故、又賞佐佐木賴氏等八幡戰功、獎勵周防小野氏等、益助厚東武重平敵、尊氏在鎌倉、爲東國政、定功行賞、安堵諸寺、禁制兵吏侵暴、足利氏威令復行東西、上杉憲顯等遙應直冬、抗其命、秋七月朔、吉見賴隆攻越中水谷城、頗有殺獲、義詮固請廣義門院、立新主、門院命近衞鷹司二條一條久我洞院諸大臣議之、三日、吉良貞家得相

馬、國魂、伊賀諸族兵大振、侵田村莊、鎮守府軍邀之於柄久野原、短兵接戰不克、足利氏以大僧正慈嚴辭職不出、欲以尊胤法親王爲北野別當、祇園僧徒拒之、五日、細川顯氏死、能和歌、好禪、嘗以軍事抵甲斐、參慧林寺僧疎石、甚崇信之、遂薦于尊氏云、吉良貞家聞鎮守府將軍顯信將奉宇津峯宮、脫田村莊、令相馬親胤等警固道路、曰能捕得者、不論貴賤賞隨所望、六日、伊賀盛光等與官軍戰於市庭城、七日、盜入持明院、吉良貞家以石川莊下河邊八幡社爲祖賴義所崇祠、囑石川高光禱盪平、於是軍有功、因寄附會津佐野村、致書仁木賴章、請尊氏寄進狀授之、九日、督相馬伊賀國魂徒攻官軍於矢柄城、十日、義詮請廣義門院地下官職諸法悉復觀應制、尊氏父子既復觀應號、於是直冬復用貞和號以自別異、十六日、義詮遣高師秀率師攻河內東條、移檄伊丹渡邊諸氏發兵會之、師秀師泰孫也、島津貞久稱老病不堪軍旅、

前月之季、避子師久於薩摩、氏久於大隅、而自納降征西府、奉令旨、率其黨入大隅、攻隈本及栗野北里兩城、並陷之、直冬將尾張義冬方略大隅、日向守護畠山直顯素與貞久惡、於是自將擊之、移檄國人諷所姬木徒、發兵來助、以其叛附肥後宮、爲名、二十四日、直顯父子率師入大隅、貞久子氏久猶陽用足利氏命、乃移牒奉行所曰、直顯素黨佐殿、今率其逆徒來侵、以致告、並錄進國人叛附之者稅所氏以下名、當此時、直冬軍肥後丸山、日向伊東氏祐等率兵往會、直冬進軍前原、攻岩野城、八月三日、饗庭氏直爲尊氏使者、以兵七百餘入京師、京師傳言將軍謀與直冬和、而攻南朝、周防大內弘世與杉貞弘戰、互有殺獲、七日、吉良貞家攻宇津峯城、繞以長圍、固守不戰、專絕應援之路耳、於是官軍勢力漸屈、八日、光嚴上皇延西大寺光曜於賀名生行在薙髮、法名勝光智、十一日、陽德門院薨、十二日、蚩尤旗見于西方、人以爲兵兆、前

關白左大臣近衛經忠有病薙髮、十三日、薨於賀名生、年五十一、稱堀川殿、子經家、赤松光範與官軍戰於攝津志宜杜、十七日、尊氏奉光嚴院第三子彌仁親王稱帝于京師、是爲後光嚴院、時年十五、二條良基關白如故、無讓位詔、遵繼體帝之故事、不傳神器、如壽永例、初崇光院廢、外祖母藤原氏欲彌仁爲僧晦跡、廣義門院命北斗堂僧賓算占之、得天子之兆、乃匿發右大辨日野時光家、尊氏以京師無主、請廣義門院奉彌仁登大位、百官皆疑無傳國璽、恐難行即位禮、衆議不決、關白二條良基獨奮曰、方今國家以尊氏爲寶劍、臣願當神璽、以奉天朝、於是踐祚、二十六日、山名師義以男山之戰有功、欲獲若狹今積莊、就佐佐木高氏請之、高氏爲人陰忮狡猾、在己上者嘗妬害之、好行讒間、忌師義功、往往辭以連歌茶會、不出見、使之候立至夕、師義大怒曰、我是將軍支族、爲有所求造汝、而無禮至此、吾今起兵、誅剪汝曹以取一快也、

馳還伯耆、二十八日、二條良基密遣大外記匡遠、詣佐女牛若宮、取神鏡櫃、納諸內裏、以擬內侍所、匿假劍璽於帳中、大隅稅所敦恒等應畠山直顯、方與島津氏久戰、直顯又率師來援、誘動國人、日隅競起應之、絕氏久走路、氏久力屈、是日潰圍、走還薩摩、二十九日、北朝以足利基氏爲左馬頭、晦、賜讃岐飯田公文職於紀伊野川氏、九月三日、山名師義與父時氏謀舉兵、逐高氏吏在出雲者、出雲伯耆隱岐因幡皆應、赤松氏範與兄則祐惡、起兵又應之、時氏遣使歸順、詔令收京師、廣義門院既立新主、猶辭聽政、院政之例、新帝立則改選傳奏、門院命仍光嚴上皇舊、是日、傳奏始會議於持明院、於是諸國事、新主聽之、長講堂事、門院聽之、政分爲二、先是足利氏却官軍、復斥前內大臣公重、權中納言實俊復繼西園寺家、因勅實俊、食備前鳥取、能登一靑、伊豫宇摩三莊如故、幷給鳥羽、皆出義詮、洞院公賢嘆曰、政令支離、無所率由、擅行胸

聰、衰世極矣、八日、勅宇治惟澄、褒奬忠節、以諸國方得利、不失此機、益運籌策、速成戡定功、幷招宇治惟時、伊勢守護土岐賴康、率美濃諸見氏等兵、入伊勢、戰於阿坂中村、十日、佐竹貞義死、十一日、北朝以神宮路塞、停例幣使、十五日、山名時氏招出雲諏訪部信惠、發兵擊國中兵、尊氏爲東國政、既數月、崇興社寺、蕩平於鶴岡八幡宮、其御影堂在蓮華定院、因付料所相模箱王名、以上總小松村、出羽小田島莊闕所、爲寶戒寺造營料所、揭牓覺園寺領相模毛利莊、上總小蓋八板、禁軍人吏胥亂暴、寄附下總戶頭鄕於香取社等頗厚、鶴岡小別島乃架三橋於若宮小路、修築社前地、是月、尊氏與晉褒奬、付相模波多野莊闕所、爲修理料、尋又以下野足利莊粟谷鄕租、爲兩界壇所供料、當是時、爭戰彌久、諸國豪右徵糧督租、以社寺邑相犬牙、往往誅求及之、或抑留侵奪者、不可勝數、十八日、足利氏侍所定令曰、凡帶下文施行者、宜待

使節遵行、若自擅侵入、本主拒之、輒相戰者、不論理非、故戰者收所帶、防戰者收所帶半、其非領主、准防戰論、若對使節戰者、准敵戰論、二十六日、赤松則祐率安積盛兼等、戰於賀屋新莊、二十七日、北朝改元文和、晦、赤松光範率森本基長、與官軍戰於攝津渡邊及神崎、冬十月三日、京師隕霜如雪、吉良滿貞石塔賴房等率兵入攝津吹田、赤松光範不能禦、賴房揭牓多田院及勝尾寺、禁軍兵吏胥侵暴、用正平號、又其黨元氏入伊勢、土岐賴康敗歸美濃、五日、赤松則祐發兵庫、爲光範後援、京畿驚擾、天台座主尊圓法親王罷、十四日、尊胤法親王復爲天台座主、安藝守護武田氏信久頓兵於坂城、於是石見兵救坂城、入山縣郡攻寺原城、氏信遣族六郎率吉川實經等赴救之、十九日、戰於城下、石見兵敗走、六郎收兵而還、二十二日、小田治久率師入京師、二十五日、皇弟二品法仁親王薨、二十九日、北朝號所生三條秀子曰陽祿門院、

授邑五百戶准年官年爵、初光嚴上皇召右大臣大宮季衡女入宮、無寵、更納太宰權帥正親町三條公秀女、曰三條局、即秀子也、得幸、崇光院後光嚴院皆其所生也、是月、常陸大掾高幹率其族烟田時幹等、入下野、攻西明寺城、陷之、遂引兵赴鎌倉、立新主後、武臣跋扈、租賦不入、縉紳窮困、近衛中將綾小路敦有欲奔美濃采邑以求活、晦、賀茂社禰宜祐齋亦擧家出奔、或謂以社役相嘗會神事日供闕、窮迫及此、縉紳社寺衰微、往往此類也、十一月三日、楠木正儀與吉良滿貞石塔賴房合軍入攝津、赤松光範逆戰於尾崎溝口、澀谷近江守爲賴房先鋒、擊走之、光範陣於打出濱、伊丹基長等發兵會之、乃陣於神咒寺禦之、京師驚擾、是日、土岐賴康率師鎭護、七日、佐佐木秀綱及弟高秀等往援光範、武田氏信圍毛利親衡於坂城、六月不拔、直冬部將今川直賢自石見往救坂城、吉河經兼等發兵助之、軍於寺原、八日、直賢大擧擊氏信

向山陣、氏信力戰終夜、不勝而走、直賢燒其二十餘壘、十日、義詮趣朽木賴氏等往攻河內東條、十二日、直冬抵長門據豐田城、价少武賴尚通菊池武光、十三日、二品發性法親王薨、岩松賴宥在京師、前月發歸備後、會山名師氏起兵背義詮、侵入備前鳥取莊、十六日、回軍陣於山口、三吉備後守等會之、共禦師氏、安藝武田氏信既敗於坂城、退收兵、又陣於三田秋山、攻毛利親衡、今川直賢並將石見備後軍數百騎、助親衡擊其背、十七日、大戰於井原河原、阿曾沼弘綱吉川實經等屬氏信軍力戰、吉川經兼等屬直賢奮進、刀刄迫擊、大破之、所殺傷甚多、小俣氏連在太宰府聞直冬將歸府、十八日、馳書肥前安富泰重等、率兵來護衛、二十一日、北朝以幣料乏、停新嘗祭、吉良貞家田村莊之戰、已得志、乃興隆神事、慰伊賀石川峯名徒、二十二日、錄相馬親胤建武以來戰功、致鎌倉執事仁木賴章以白尊氏、京師流言、山名氏之軍已迫京

師、桃井氏亦起越前、恂恂不安、二十四日、攝津赤松光範與楠木吉良等軍戰於伊丹、二十五日、義詮遣荒川詮賴於石見、擊直冬黨、令周布左近將監等發兵助之、是日、直冬兵攻長門一宮、克之、直冬乃遣使因吉良滿貞、石塔賴房納降行在、勅許之、二十七日、北朝以權大納言三條公秀爲內大臣、權中納言實躬之子也、先是陽祿門院病、請胤守法親王薙髮、病漸篤、適大臣闕、公秀年已六十八、贈書前太政大臣洞院公賢、請門院生存之日、登任台輔、公秀高祖公氏以左大臣公房季弟別成家、不過大納言、於是爲二代之外祖、乃有此命、赦流人僧正賓尊、吉良滿貞、石塔賴房邀擊佐佐木秀綱於攝津渡邊、破之、二十八日、陽祿門院殂、當行諒闇、足利氏困之費用、佐佐木高氏抵前關白一條經通、前太政大臣洞院公賢、前大納言勸修寺經顯、謀曰、南山中國擾亂、方遣官軍、費用不給、公武草創、加以歲抄、將士要賞、訴訟堆案、當此困難、

顧喪儀從輕、且新院爲徽安門院猶子、主上爲其連枝、承位不必行諒闇、公賢曰、既奉院號、外祖陞官、其爲國母固明、今執猶子之儀、則生母將爲他人乎、夫親子之道、通於貴賤、陷君不孝、爲之如何、然則據養母准母、爲折中說、假以徽安門院爲母、陽祿門院爲准母、較不傷情、但禮涉兩端、不爲妥當、所甚惑也、今上春秋富、未可決大議、宜請廣義門院決之、遂從養母例、新主錫紵無諒闇、足利氏停聽訟二七日、初後二條帝立、發勅使莅延曆寺十一月法華會、後沿成例、於是遭喪不發、使僧徒恨、會議曰、三日內勅使不登山、則可廢祈願、閉佛閣以嗷訴、北朝以元應例諭止、十二月三日、日向楡井賴仲及弟賴重與薩摩黨、俱夜襲大隅大姶良城、復據之、明日、畠山直顯遣野本行秀率禰寢清有清增等圍攻、不拔、八日、金谷經氏與赤松則祐戰於播磨賀屋新莊、十一日、北朝以觸穢及路塞、停伊勢月次祭神今食、小田治久死、年七十、治久略

涉書史、有文才、上杉顯能募黨起於備後、岩松賴宥猶頓兵備前、聞報十三日遣三好秀信往擊之、十六日、戰於岩成河原、藝備鏡起叛足利氏、先是鎮西使者過安藝、阿曾沼弘綱開路導之、得達京師、義詮喜與書褒之、氏信亦權宜給地內藤熊谷諸氏、勉戰功、十八日、大隅楡井賴仲出大姶良城、攻畠山直顯所據國見城、正門、禰寢清有等力戰兩日、賴仲去、經日又攻後門、如此者數回、終共戰於外廓、野頸賴仲兵、所殺傷無算、二十三日、勅京師花開院、領安居院大宮敷地如故、二十七日、尊氏徵軒別錢於下野下總修造寶戒寺、義詮聞叡山與桃井直常通謀、直常軍將至坂本、促三門主往鎮撫僧徒、是月、命北畠親房淨寫先皇御撰年中行事二卷、號御秘抄、明年正月十八日竣功、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三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村上天皇九

正平八年癸巳、(後光嚴院文和二年)春正月、帝在賀名生行宮、五日、去年饗庭氏直自京師還鎌倉、譖佐佐木高氏於足利尊氏、尊氏怒遣使責讓、是日、高氏稱詣北野社、潛歸近江柏原、因竊如鎌倉陳辨、七日、足利氏諸將聞高氏不在大驚、此夜高氏子秀綱敗於攝津、喪師逃歸、八日、足利義詮遣粟飯原氏光三寶院賢俊於柏原諭釋高氏、十日、山名時氏破石松賴宥備前備中軍於備前迫山、賴宥率三好氏信等救之、奮戰遂却之、十一日、和泉官軍攻伊丹城、伊丹基長等拒戰、官軍引還、十三日、尊氏以伊賀盛光爲奧州東海道檢斷職、十六日、上總宮爲遠江乾入天野周防前司所擒、前司

今川範國部下也、二十二日、菊池武光與一色範光戰于肥前千栗、二十九日、源性法親王薨、二月二日、足利直冬部將率安富泰重等與一色直氏軍戰于筑前針摺原敗之、斬田原貞廣、義詮聞之大懼、是日尊氏使伊賀盛光攻宇津峯城、四日、持明院殿火、六日、權中納言四條隆俊破紀伊守護某於且來莊、傳法院堂衆乘亂燒八幡社、抄掠而去、九日、拗略山口河野守護吏杉原某捕梟之、十三日、權大納言北畠顯能以伊勢軍入大和宇陀郡、尋隆俊徇紀伊熊野八莊司盡應之、十八日、敕褒紀伊賀茂三郎左衞門尉等戰功、赤松則祐旣禦金谷氏軍於賀陽、至是敵又屯高岡南條、二十六日、則祐率安積盛兼等邀戰、鎭守府將軍顯信猶鎭田村莊、以拒吉良貞家、二十八日、貞家率國魂隆秀等與官軍戰於河曲口、晦、西國飛使繼至京師報直冬勢張甚、足利氏大驚、是月、丹波波多野族迎興良親王入高山寺城、本莊平太平三屬之、兵

勢大振、但馬丹波悉定、將攻播磨、赤松則祐帥兵三千逆戰於甲山、平太平三戰死、軍遂敗、興良走河內、赤松氏範從興良到行在、後州郡豪傑爭請奉興良爲主、帝惜其材武不聽、興良勇毅類父、兼通文理、朝廷重之、謂勝首帥之任、三月二日、義詮祈國土靜謐於西大寺、官軍退京師後、北朝祭祀停廢不行、公卿嚬蹙謂京師幾乎爲蠻夷、當是之時、兵革相依、旱水風災頻年不絕、三日、京師大風雨、胥謂比年祈年及二季廣瀨龍田祭大抵停廢、災殃亦宜、朝家近事、除戰備外、曾無餘事、哀夫、五日、義詮命佐佐木秀綱、朽木賴氏警備叡山、土岐賴康往踞攝津、京師騷擾、闔都惴恐、數日益甚、八日、後光嚴院欲避亂於東寺、告近衞二條中院柳原西園寺諸氏裝辨、近衞西園寺許諾、其他窮困不能應、是日、赤松則祐轉戰於蔭山莊、島津貞久與畠山直顯宿憤、直顯附直冬、略取日向穆佐院新納院、皆係足利氏夫人領、貞久附一色範氏、範氏因

鳴其罪伐直顯、旣而貞久貳征西府、直顯乃遣使自陳、義詮因下範氏及大友氏時、底實二人忠否、正月之季、範氏代官加藤昌連具誓書、保貞久無他、氏時代官復曰、直冬始起、直顯黨之、攻島津時久於新納院而敗歸、其事固實、爾後進退、爾不復審、然聞去年冬、直顯稱受關東京師命、而貞久叛形未形也、當此時、島津氏久敗歸薩摩、直顯得志大隅、範氏攻太宰府、南朝助直冬軍大敗之、薩隅應直冬者益多、氏久遣使京師、請遣將來伐、使未達、十日、義詮褒氏久及薩隅豪族戰功、益戮力勦敵、又命一色範氏註進直顯向背、當此時、一色直氏範光兄弟率師向筑前、十一日、至博多、相飯盛形勢、起版築、適報東肥前蜂起、直氏乃踰山擊破之、駐營綾部、十八日、義詮遣仁木義長擊河內東條、二十三日、吉良滿貞石塔賴房等與土岐賴康戰於攝津吹田、赤松光範援賴康、殺獲數十人、明日光範屯神崎尼崎、賴康引還、京師有尼、捕殺小兒數

十八人、二十六日、土岐賴基捕誅之、土岐賴康、仁木義長不能戰、各引還、義詮欲自將來擊、夏四月二日、後光嚴院賜左馬寮馬、五日、京師大風、眞言院倒、盜殺北朝刑部少輔橘知兼於途、宇津峯官軍與吉良貞家等、於城東乙森村射戰終日、挑井直常直信等侵入越中、吉見氏賴往防之、天野遠政遣堀籠宗重會其軍、大戰於芝塔下、七日義詮將向攝津不果、使土岐賴康又率兵赴、十日、行幸天野行宮、爲皇居原氏、蜂屋氏與土岐守護代某戰於尾張、不利、十一日、義詮遣仁木義長、移兵擊伊勢、十五日、吉良貞家督國魂隆秀、伊賀盛光等、肉薄逼宇津峯城、官軍奮擊卻之、已而諸方賊兵來集者益衆、二十五日、民部權少輔某傳興良親王令旨、招出雲諏訪部信惠、使盡軍忠、二十六日、一色直氏命執印友雄、與島津師久協謀、擊薩摩官軍、二十九日、吉良貞家圍宇津峯城、五月四日、賊兵四面齊起、復攻宇津峯、於是城中援絕力盡、是日遂

陷、北畠顯信走出羽、無幾去出羽歸吉野、尊氏禱天下泰平於相摸大山寺、七日、伊豆守山名時氏等發伯耆、敕大納言二條敎忠、權中納言四條隆俊、左兵衛督法性寺康長、左馬頭楠木正儀、和泉守和田正武、彈正少弼赤松氏範等、率和泉河內大和紀伊兵、會時氏、進赴京師、十一日、住吉神主津守國夏薨、能和歌吹笛、兼善打鼓、後醍醐帝時、叡山講堂成、張樂落之、國夏後至、不遑執撾、急脫其靴遙投以諧帝節、人皆感其捷妙云、薨年六十五、子國量、十五日、敕付伊賀島原保於西大寺、爲後鳥羽後宇多後醍醐三帝菩提料、楠木正儀軍四天王寺、十六日、乘夜襲赤松光範渡邊營、光範禦之、伊丹基長率先、戰於橋側、燒橋拒之、先是有謀襲義詮第者、長山賴基搜捕其黨十餘人、供云、小早川將監爲巨魁、十七日、捕斬將監梟之、黨類頗衆、十九日、今川範氏死、範國之長子也、子氏家、尙少、曰孫松丸、初範國以美濃黑地戰功、賜駿河數邑、

欲以與二子貞世、貞世固讓範氏、於是範國復與貞世、貞世不肯受、推讓孫松丸、二十日、北條時行匿於相模、圖再擧義、爲尊氏所捕、斬於龍口、長崎駿河次郎、工藤二郎亦從死、尊氏謀遣將於京師擊叛徒、乃命仁木三郎以來月七日發、二十五日、命波多野景高等以兵屬之、六月朔、相模守某傳勅、招伊勢佐藤新藏人盡軍忠、是日、北朝修靑面金剛法、調伏南朝、義詮寄附美作靑柳莊於園城寺、禱安全長久、二日、山名時氏發但馬至丹波志宇知、京師驚擾、四日、中宮顯子以事恨帝、走入長谷寺、爲尼、北畠顯信、顯能皆懷疑懼、父親房諭誠乃安、五日、吉良滿貞、石塔賴房等先軍、進陣八幡、六日、後光嚴院草率乘腰輿避亂延曆寺、權中納言西園寺實俊以下數人從耳、七日、義詮集兵河原、登中靈山陣、兵二千餘、夜西山南郊炬火如星、八日、山名時氏等陣西山法華寺、上杉顯能等陣長坂、及賀茂瓦屋正傳寺、園城寺僧徒應之、吉良滿義

與書曰、詰朝之事、其戮力效忠、義詮怖退陣神樂岡、九日明早、二條敎忠、四條隆俊揭錦旗、自八幡進、楠木正儀、和田正武等屬之、吉良滿義、石塔賴房等爲別軍、原氏、蜂屋氏等屬之、兵一萬餘、山名時氏兵數千、自西山進、直冬在其軍云、楠木和田軍入二條以南、山名軍入七條以北、各向吉田河原、縱火而進、賊出兵蔽林間、正儀等欲知其衆寡、使兵五百下馬徒步以誘之、徐近賊陣、佐佐木信詮出戰、山名師義兵小林橫衝之、賊退登神樂岡、小林將擊土岐、師義擧扇止之、帥生兵戰、戰酣、空鞍馬數百西走、官軍刀鋒皆揭敵首、細川淸氏來進、吉良滿貞等擊走之、赤松氏範抽己軍迫至北白河、賊兵長山賴基特勇緩轡徐退、氏範馳騎及之、賴基旋馬、擧大斧奮擊氏範、氏範側身少卻、攬其柯、振折奪之、賴基懼而逃去、氏範執所奪斧、追擊走者、所殺甚多、義詮固無鬪志、迎刃挫敗、義詮棄軍走東坂本、官軍追擊殺四百餘人、土岐賴康兵略

殲矣、粟飯原氏光戰死、荻野朝忠與高師詮俱自長坂、赤松則祐自西郊入援、鬪敗退屯西山、夜西山叡山燒炬薰天、吉良滿義入京、乃命侍所江戶出羽權守、揭牓東寺、禁軍人吏胥侵暴、是日、群鴉數百、飛翔戰場、衆謂是伊勢神使也、前關白一條經道歎曰、南軍北軍各有御旗、一天兩主、衰亂極矣、官軍收京師、四條隆俊、山名時氏鎮壓京師、公卿爭賀、遣使行在、十一日、赤松則祐收軍還播磨、十二日、山名時氏等遣兵攻西山、高師詮挫敗、與阿保忠實等共自殺、荻野朝忠逃、義詮恐叡山反側、十三日、與三寶院賢俊諸奉後光嚴院、及尊胤法親王東走、欲渡湖則無船、遂抄路北、兵尙多、掃部助堀口貞祐率堅田鄉兵五百邀義詮、以佐佐木秀綱嚮焚妙法院、眞野鄉兵望之謂曰、此山門之讐也、依山澤亂射、獲秀綱、後光嚴院東走路憩鹽津、村民四面皷譟、軍士棄院輿散区、細川淸氏驍悍多力、親負院走美濃垂井、以小島爲行在、從者權

中納言西園寺實俊、左大辨万里小路仲房等三四人耳、關白二條良基、前關白近衞道嗣等皆留、尊圓法親王還京師、十四日、勅京師復用正平號、十五日、山名時氏、左衞門權少尉中原某、警戒京師非違、遣兵逮捕、其政令嚴峻、非前年比、十七日、詔公卿預後光嚴院踐祚、及從其東走者、一切解官沒居第、遣權中納言吉田宗房、前大藏卿中原師治按撿之、山名時氏陣勝尾寺、欲待兵大集擊義詮於美濃、既而隻兵不至、士卒多亡、朝廷亦使四條隆俊管攝諸事、時氏不得志、尊氏聞京師危急、徵結城朝常等兵、期是月會鎌倉、二十二日、太宰權帥德大寺公量奉勅、納告文於氷無瀨法華堂、遂如京師、京師浮言、行在督租峻酷、賀名生民有緩怠者、將捕斬梟之、民因怨叛、帝遷吉野避難、直冬奉義詮追討綸旨、二十三日、令石見益田彥三郞等起兵、彥三郞乃發兵、戰於白上、京師兵士橫行、盜賊間發、二十四日、入安樂光院新宮、掠奪貨財、

謂承仕鑒陰通謀、黨與猶盛、廣義門院命四條隆蔭、高橋雅仲搆柵警固、二十五日、北朝修憂多羅供、進後宇多帝忌、二十七日、吉田宗房奉勅、抵左大臣洞院公賢第、陞爲太政大臣、乃授勅曰、諸社諸寺祠官寺務以下、宜任去年補任、爲祈禱、爾後有進退者、權宜用捨之、在京朝臣、與踐祚及從行山門、又僧侶爲僞朝祈禱及出奔者、錄進其名、餘應召參入、京師雜務、凡免除公事、遵元亨例、而廢地利催役、諸司職并後院領等地利、其係一同以前者亦廢之、其以此處之、是日、京師浮言、足利基氏率大兵來、於是原氏、蜂屋氏等率兵赴近江、義詮託京師長福寺禱天下靜謐、二十八日、吉田宗房還賀名生、秋七月二日、菊池武光擊綾部、綾部幸氏據香田立石、助一色直氏拒之、北朝內大臣三條公秀棄官爲僧、三日、太政大臣公賢與前內大臣西園寺公重諮議、答三條勅問曰、諸社寺務、惟鴨社有所請、而未服事、朝臣與踐祚者、備問兩外記、

錄進其名、其從山門者、巷說紛紜、不可審知、僧侶祈禱、今年春僧正賢季修後七日法、其他瑣細不可亦知也、行在嚴治僞朝事、縉紳屛息、先是信濃小笠原長基抗征東府軍、攻仁科右馬助、香坂美作守於信濃、拔其城、五日、尊氏與書獎勵之、菊池武光率木屋行實等軍、軍肥前田手、七日、攻仁比山及朝日陷之、京師頻傳義詮得三遠尾濃及若狹越前兵、近江守護叡山僧徒皆應、軍已數萬、仁木義長因議以是月初、大擧入京、土岐賴康謂宜待尊氏至、故未發、或又言義詮實兵少食匱、械仗盡弊、因企首望尊氏來耳、巷說紛起、九日、原氏、蜂屋氏與宇都宮三河三郞、以兵七百進至四十九院、無支吾者、守護佐佐木信詮城守、義詮遣仁木義長、細川淸氏等邀擊之、乃馳書告島津貞久氏久等曰、嚮者京師戰困、因退美濃、則軍復集、將軍上途、其先軍已至勢多、將以明日進、其宜糾合同志、擊凶徒、歸京後當遣將加討、京師聞義詮强、權中納

言四條隆持、參議今出川公直赴坂本、泛船湖水、以遏賊來路、菊池武光陷菩提寺城、一色五郎等逃、武光乃與少貳賴尙、宇治惟時等合兵、徇博多廳、攻飯盛城、城兵力守、告急一色範光、十日、太政大臣公賢兼後院別當、尋以右近衛大將洞院實世爲右大臣、左近衛大將二條教基爲內大臣、權中納言四條隆俊爲權大納言、義詮發垂井、入近江、次於淸瀧、廣義門院在菊亭、或言菊亭公冬奉勅、將率兵來、十二日、俄徙萩原殿、尋報斯波高經、赤松則祐等屯兵庫援義詮、東軍益盛、原氏、蜂屋氏等孤軍不能振、四條隆俊欲率諸將援近江軍、不果、十九日、與山名時氏俱以數百騎赴東北、宣言捕拿人、縱兵大德寺白毫寺、俘獲貨財、和泉人和田助氏世襲河內金太卿總判官代長曾禰卿郡司兩職、因請目代楠木正幸得國宣、正幸以告、十九日、河內守楠木正儀下國宣、安堵如故、其地多爲各料所、主者爭之、尋下國宣、盡停料所、二十日、後

光嚴院親作願文、命權大納言三條實繼、納諸伊勢神宮、禱天下靜謐、朝廷遣使、就太政大臣公賢、諮朝典故、公賢備傾蘊奧以答、帝大悅、公賢以老辭官、二十一日、優詔弗許曰、且待還京、而後議退不遲、今京師未肅淸、申勅時氏鎭壓、且命北畠准后、將有所施行、其他之、義詮由醒井小野進、至四十九院、官軍寡弱、待伊勢兵、不至、衆稍離散、二十三日、赤松則祐等兵至西宮、楠木正儀將擊之、兵力不足、四條隆俊率兵赴援、二十四日、義詮率東海東山北陸三道兵、進逼京師、山名時氏、師氏、吉良滿貞、石塔賴房等、度不能拒、皆引還、二十五日、斯波高經率四國兵七千餘、赤松則祐、松田盛朝率播磨備前兵、共入京師、義詮由武佐守山進、二十六日、入京師、常在光院、適島津氏使至、報薩隅戰狀、明日義詮付書、告入京、遣歸之、京師復爲北朝、旬月之間、天下變化、上下皆失方向、衰亂極矣、二十七日、先是山名時氏爲若狹守護、并今富名主、時

氏遣幡津某三宅某爲代官、是日國人來攻、幡津三宅據稻岡城、拒戰、不克棄城遁、二條良基赴小島、北朝權大納言日野資明死、資明與兄資名輔佐北朝、甚爲榮達、頗練時務、其後爲柳原氏、二十八日、義詮聞四條楠木猶在神崎、山名等在丹波山內、議遣兵擊之、是日、時氏正儀收兵引還、原氏、蜂屋氏等兵三百據山而陣、佐佐木信詮、京極秀宗以兵三千卷擊之、適大風暴作、官軍乘風縱擊、信詮等潰敗、退四五里保佐佐木莊、京師又報、山名時氏塞西國路、菊池武光圍飯守城、一色直氏範光來救、相持日奈多山、至冬遂克之、晦、赤松則祐稱糧盡引還、京軍復沮喪、足利基氏自將入武藏、駐營府中、遂爲奧羽聲援、於是奧羽二國悉陷、八月朔、新田義興棄河村城走上野、三日、山名時氏與書伊達三郞藏人、與長能登守擊賊兵、六日北朝前關白右大臣鷹司師平死、千葉氏胤抵鎌倉、義詮遣仁木義長、土岐賴康援近江、七日、其先軍發

京師、八日、官軍與賊戰于蔭山、九日、烟田時幹等應足利氏徵至府中、乃進軍於入間河原、尊氏留仁木賴章於鎌倉、爲基氏執事、自率諸軍而西、尊氏自平塚遣中澤掃部允、先使美濃、於是土岐賴雄赴尊氏軍、十二日、尊氏進至遠江白須賀、後光嚴院猶在小島、待尊氏至、因循數旬、數遣使促之、是夏亢旱、秋又霖雨、山中淒寂、會關白二條良基等賦和歌遣悶、於是尊氏報至、君臣大喜、適屬仲秋、復爲和歌會、公卿戎衣而集、陰雨夜霽、山月漏光、皆喜曰、聖運將開焉、義詮遣仁木義長等、擊近江伊勢官軍、常陸土御門某聞眞壁高幹等從尊氏西、乃擧兵取宍戶山、據之、眞壁族長岡法昌謀糾合族人赴攻、是日、土御門氏轉路出兵眞壁郡界、法昌邀戰、官軍岡本勘解由兵衛尉戰死、土御門氏逃、後光嚴院勅美濃守護土岐賴康、造頓宮於垂井、盡召京師公卿、不至者收采邑、尋得尊氏至尾張報、二十五日、乘腰輿發小島、關白二條良基等

戎衣從、御垂井頓宮、規模頗宏、朝儀略備、二十七日、夜或報原蜂屋等兵至、上下驚擾、公卿盡候頓宮、至曉聞其訛言、衆始安、北朝前太政大臣久我長通死、二十八日、勅賜吉野三十八所及子安等社領南喜殿莊於吉水院、九月朔、東軍絡繹抵垂井、而宿、三日、尊氏至、結城、小田、佐竹等爲前驅、仁木義尹、小山等爲後拒、尊氏乃謁後光嚴院、獻馬十匹、六日、義詮發京赴美濃、是日次石山寺、修勢多橋、八日、橋成抵鏡驛、九日、後光嚴院爲重陽宴於頓宮、右大臣近衛道嗣等獻詩歌、十日、大風雷雨、後光嚴院遷避於民安寺、明日還頓宮、其日義詮至垂井謁、獻馬十匹、十二日、後光嚴院行除目於頓宮、罷權中納言西園寺實長、復任今小路良冬、實長父公重素失足利氏意、家計窮迫、沽竹林院舍屋以自支、不繼遂逃京潛匿、尋來奔吉野、十五日、敕紀伊勸喜寺領和佐莊兩村如故、十九日、尊氏義詮奉後光嚴院發垂井、權中納言松殿忠嗣、四

條隆持等五人朝衣隨、關白二條良基等公卿戎衣散行、入小野大覺寺、二十日、入敏滿寺、二十一日、抵石山寺、權大納言洞院實夏與衛府將督迎謁乃隨、義詮前驅、尊氏後拒、兵二三萬擁衛還土御門殿、二十五日、足利氏政所執事二階堂行朝死、自北條氏時用事、薙髮號行珍、元弘以來、朝廷擢用、北畠顯家鎭奥州、用爲式評定評定奉行、尊氏開幕府、爲引付頭、稱器幹堪事、尊氏遣義詮於播磨、將攻山名時氏、時氏聞之、乃奏請足利直冬爲大將討尊氏、詔以直冬爲總追補使、避承久已前故事、裁決守護以下事、有朴翁者聞而嘆曰、古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故堯讓舜而天下治、苟孝于親、雖在仄陋、可以登庸、若其反之、雖有功何足任使、今直冬欲假王命而戕其父、其悖天理、失子道、莫甚焉、然朝廷容之、又授以節鉞、其謂之何、假令此戰得克、其功不可以遂、後果如其言、

論贊曰、自神皇肇寓以來、未有以兵抗其父者、保元之難、源義朝斬其父、猶得諉之王命也、足利直冬叛於叔父直義、得爲將領、及直義與尊氏搆難、擧兵應之、割據一方、臨其窮蹙、亦効直義之所爲、歸順南朝、授總追捕使、藉其聲勢、破走尊氏、悖逆之甚、過於衛輒拒蒯聵、近於冒頓射頭曼、自此而後、有子幽其父者、有逐其父者、遂至有殺其父者、三綱絶而彝倫斁、豈非直冬作俑耶、此王法之所必誅、而幸其抗拒尊氏、從而獎之、紀綱何由立哉、偏安之業、不振至此、傷哉、

青山延于曰、後村上帝以一旅之衆、僅保吉野、所恃者名分而已、足利尊氏擁立新主、號令四海、而不敢犯吉野、其所畏者、亦名分而已、方直義之納欵也、使帝能用藤原實世之言、誅之以正典刑、庶足以張皇威振紀綱也、而帝不能用、直冬以梟獍之姿、一旦窮蹙無所投足、然後歸身朝廷、以圖抗父、悖逆之甚、罪

不容誅、而帝又納之、欲藉其力以滅逆賊、何其惑也、夫以吉野區區之衆、能使逆賊寒心落膽不敢抗之者、以名分僅存也、今乃納悖逆之徒、不惟不誅之、又從而寵秩之、是以堂堂朝廷、爲逋逃之淵藪也、其何以能服天下之心哉、向使帝誅二賊、以明大義、天下之人豈有不響應者哉、然後命將出師、則逆賊可滅、而天下可平矣、今則不然、賞獎悖逆、惟恐不及、竟使逆賊得以藉口、自是之後、天下日尋干戈、亂臣賊子接武於世者、亦由名分紊而彝倫斁故也、嗚呼爲人君者、可不防其漸哉、

冬十月六日、勅勸喜寺祈天下太平、八日、仁木義長徵佐藤氏兵、擊伊勢國司、向餘部、去年春、勅以丹後志樂莊春日部替筑後竹野莊、賜西大寺、於是竹野莊苦徵求、朝廷原情、前月、左少辨壬生兼賴傳勅少納言五條賴元、令止竹野莊諸方妨、更處西大寺維掌於莊家、九日、辨官勅西大寺、竹野莊地頭職如故、以新待賢門

院令旨、更賜春日部、兵革連年、田莊遭侵削、託社寺避之、率是類也、畠山直顯、伊東祐氏等、素附直冬、與島津氏搆兵、後猶占穆佐院及島津莊、不敢致地、義詮未遑判貞久直顯順逆、至是定爲直顯等悖命、是日、下令貞久及澀谷重棟伐之、取其下地、付給主代若林年秀、當此時、直顯勢大振、徇大隅、税所、平山、禰寢、修理所、姫木、小川、羽月、蒲生、肝付、調所、東鄕、溝邊、杉諸族翕應之、其附島津氏者、池袋、木房、小田、簗瀨、別府、菱刈、重富、栗野、床並、牧諸氏、加治木、平山、吉田三族兩屬觀勢、島津氏久使自京還、致義詮七月令、氏久乃往擊、慮力不足、時後令未達、又遣使錄進兩黨名、請伐直顯命於義詮、菊池武光陣博多、聞尊氏自將來擊、引還肥後、十一月九日、尊氏女賴子死、北朝贈從二位、島津氏久擊大隅、十日、求援一色範親、範親報本郡亦急、未得應命、若至苦戰、豈不分患乎、先是一色範光聞飯盛城殆危、率師往救、因與城兵合擊、竟却之、

前月貞久遣使範光謀事、十八日、範光又送書曰、京師關東定屬鎭靜、初議中將殿西伐、嫌兄弟狠鬩、因決將軍親伐、既得其命矣、大友亦約來月八日起赴日向、必當本年啓戰、菊池在博多、恐陷敵中、遽引還肥後、鎭西近狀如此、可賀也、又聞佐殿乞降京師、而弗許也、我苟攘是地敵、則將移師日向、請幸戮力、十二月八日、義詮誦法華千部於本國寺、禱變災、十一日、盜殺北朝前參議河鰭實益、大平修理亮、那須彈正左衛門尉、小島次郞右衛門尉等、侵占下野足利莊、二十五日、尊氏禱天下安全於筑前宗像社、二十七日、後光嚴院卽位於大政官廳、官軍之入京、盡收二條氏文書以還、於是關白二條良基問禮左大臣一條經道、而行儀云、是歲、有千首歌合、

九年甲午、(後光嚴院文和三年)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二十日、足利直冬與書吉川經兼、褒其戰功、二十六日、足利義詮以臨川寺准十刹、二

月六日、足利尊氏謀伐中國鎭西、因令島津貞久父子等竭力、二十一日、勅定高野山四至、禁侵暴、如元弘建武勅裁、大隅楡井賴仲黨與南薩摩諸族合兵、侵鹿谷院一谷、搆城據之、畠山直顯分軍、以野本行秀爲軍奉行、與禰寢清有、清種、清增、及肝付族等往攻城兵力戰、是日城陷、斬風早、平岡、豐和等數十人、行秀等兵亦多傷、進入下大隅、陷本谷城、二十五日、攻賴仲於大始良城、賴仲逃、三月九日、美作守名和高重卒、二十二日、遷光嚴光明崇光三院於天野金剛寺、置觀藏院、二十六日、直冬寄附豐後山香莊日差村田北氏關所於國分寺、追薦戰死者、是月、有和歌宴、夏四月八日、北朝前關白近衛基嗣死、畠山直顯與薩摩諸族通謀、自向日向眞幸院、攻一色範親別軍略下大隅、而薩摩軍向市來院、攻島津貞久、先國宅萬城、範親聞直顯等來、欲往禦、又得薩摩警報、因分兵助貞久、前月之季、馳使京師、具報戰狀、謀授薩摩征伐命

於貞久、當此時、薩摩國守護者、澀谷族及地頭家人數輩耳、市來氏家、伊佐田兵衛尉、在國司次郞、東鄕道義、牛屎高元、和泉下司政保、谷山、鮫島、知覽、穎娃、知色、伊集院諸豪盡應官軍、與大隅税所禰寢等合、陷宅萬城、而集市來、伊佐田兩城、謀攻碇山城、貞久師久發兵、塞路防之、既而官軍引還、直顯亦不進、師久遣使、與範親約緩急相援、十日、馳使亦報急京師、請募召兵書、十五日、北朝權大納言久我通相兼右近衛大將、長通之子也、十七日、准三宮北畠親房薨於賀名生、親房年三十八遭世良親王喪、薙髮號宗玄、後改覺空、元弘一統、不復裹頭、陞從一位、兩狩後准大臣、後醍醐帝崩、受顧命輔帝、所著有神皇正統記、職原鈔、古今集註、東家秘傳、元元集、二十一社記等、薨年六十二、子顯家、顯信、顯能、顯雄、當中興日、親房父子盡力王事、百折不撓、以圖恢復、然竟不得志、顯家戰死和泉界浦、顯信戰死筑前大原、親房輔後村上帝爲國

元老、行宮賴以不熸者、其力居多焉、先是紀伊日高牟婁郡設新關於汝山中河下等、征行旅、於是諸國山伏先達等協議、止熊野詣、那智衆徒怒、前年二月、移檄於本宮新宮、約三山諸村協同、動神輿、毀新關、後有背約者、他兩山同心處之罪、既而本宮新宮輙應南朝、不與那智、二十日、那智衆徒與其所領五箇村、誓同心相援、直冬奉義詮追討綸旨、二十一日、移檄諏訪部信惠等、會征討軍、尋山名氏亦促起兵、二十五日、島津貞久以子氏久孫忠光等七八數樹功、猶進戰、自薦足利氏、請從舊例爲宮內大輔修理亮等官、以勵其意、五月、先是下總香取社焚、千葉胤繼課大戶神崎兩莊造假殿、數督不就工、二日、胤繼命神主、發神部攻其衙、尙難澁者、擁神輿迫之、二十一日、直冬發石見而東、期程六日入出雲、二十二日、山名氏馳書告諏訪部信惠等迎諸界、守護荒河詮賴族三河三郎與小笠原左近將監等搆城溫泉鄉、塞路要之、二十

七日、邀擊直冬、吉川經兼在後陣、敵競至、經兼縱橫奮戰、卒破其寨、得通過、一色範氏傳足利氏命、與鹿兒島郡司職幷中村郡本田上及和泉新莊名主職於島津貞久、賞其功、六月、九日、宇子局代官飯田七郎左衛門尉侵入相模山內岩瀨鄉、殺島津忠兼代官池田右衛門尉等、薩摩和泉下司諸政保、名主知色行覺等謀襲島津貞久木牟禮城、島津師久諜知、十日自碇山引兵、入和泉莊、攻行覺尾崎城、行覺禦戰兩晝夜、不克、棄城而逃、師久入城據守、既而牛糞高元擧族、與肥後葦北黨兵俱助和泉、攻師久於尾崎、澁谷重棟擧族、與地頭家人俱救師久、因縱兵交戰數日、雌雄不決、畠山直顯欲援和泉、徵日向兵、島津氏久聞之、卽馳扼險要、欲邀擊之、三國應征西府者曰宮方、應直顯者曰佐殿方、競起抗島津氏、二十日、師久氏久馳使告急足利氏、秋七月七日、勅河內剛琳寺、禁軍人侵掠、竭祈禱精誠、尊氏將遣義詮伐直冬、以九州

敵競起、尊氏義詮交授狀一色直氏、苟歸服者、聽本領如故、卽有功別抽賞、以令招致附敵者、狀未達、十日、一色範氏與書薩摩執印友雄等、褒其軍功、以勵之、十九日、直冬遣今川直貞於出雲、伐野老原敵、義詮發京師、自伐中國、二十八日、遣泉筑前守、往告一色直氏、並諜九州方略、是日、尊氏寄附紀伊野上別井地頭職於十住心院、禱天下太平、八月七日、尊氏馳使日向、命土持冠者等屬一色直氏平九州、十一日、獎勵島津貞久戰功、直冬亦褒獎伊達直信在但馬竭力、以勵其功、尋遣守護人於石見、與吉河經兼諮謀、招納國人、十二日、申勅以和泉大鳥莊安久利春兩名、爲新待賢門院領、尋賜綸旨金剛寺、知行新待賢門院領大鳥莊、如其令旨、二十二日、菊池武澄率師渡海、入肥前高來郡屯湯江、有間族鬼塚澄明等發兵會之、二十四日、攻多比良城、武澄武時之子也、薩摩諸族圖再攻知色城、島津師久諜知、卽赴救之、弟氏久亦

自大隅引兵、據東福寺城拒戰、二十五日、一色範氏收薩摩東鄉道義及其族地、與島津氏久、爲日向北鄉替地、尋一色直氏與書執印友雄、褒知色城戰功、報之足利氏、九月、直冬圖上京、刻十四日爲期、令吉河經兼等會於師、告伊達直信等、至京後論功行賞、九日、菊池武澄陷多比良城、義詮以執事細川淸氏爲若狹守護今富名主、是日、赴國居神宮寺、先是肥後菊池內河諸將乘薩摩多事、與球麻郡須惠多良木族謀合、攻一色範親營、範親求援於島津氏、師久分兵、氏久自起、赴救之、畠山直顯聞報、圖乘虛分師、齊攻東福寺、大隅下大隅、眞幸院、氏久得報禦備、十八日、與師久交告急於探題、菊池武光與一色直氏戰於肥前仁比山、十九日、直氏破之於宮河、田出進陳于粟船隈、官軍圖乘虛攻探題城、直氏得報、踰背振山而還、武光與草野松浦諸氏要擊之、直氏血戰、以寡當衆、殺傷無算、及暮交綏、二十三日、勅納神鏡紀伊立神社、

祈寶祚無窮、十月、義詮進軍播磨松山、時直冬未發、石塔賴房在但馬、戒師期於伊達眞信等、圖會丹波、十一日、聞中國師旣至、九日市、乃馳書眞信等、會宿南陣、十五日、義詮禱蕩平歸京於東寺八幡宮、明日、廢山城植松莊料所、還東寺、二十一日、尊氏亦囑供僧禱天下靜謐、二十五日、以紀伊歡喜寺爲勅願寺、山名時氏欲期來月九日入京師、二十六日、馳書但馬、勸伊達貞綱等發兵來會、二十九日、帝幸於河內天野、御金剛寺、先是一色五郞等軍筑前嘉麻郡、筑後人草野永幸等往擊之、是月、菊池武光率木屋行實等向筑前、自筑後善道寺、轉戰大保太宰府而進、永幸等往屬之、攻五郞於千手險隘、五郞退據山拒守、武光進攻並陷之、踰山入豐前陣於弓削田、二十八日、後光嚴院行河原御祓、十一月朔、日南至、六日、北朝課安房遠江兩國、造營熊野新宮、十日、勅定金剛寺僧官等級、初朝廷以和泉和田莊寄附金剛寺、正平初、東條

戰方殷、楠木正行請賦之、寺僧執弗聽、及帝還賀名生、用度匱乏、因取莊入三分一、充朝用、無幾停之、八幡之敗、復取其領家職入、充朝用者二年、是日、停之、繳付寺、又寄附攝津山田莊、十六日、後光嚴院行大嘗會、十七日、光嚴法皇修花園帝七年忌、敦徽安門院與親王公卿分法華經品文爲題、詠和歌、二十七日、尊氏禱天下靜謐於聖衆寺、石塔賴房遣湯淺次郞左衛門尉等、屯但馬大屋莊、窺義詮松山營、後赤松則祐遣族能登守、率安積盛兼等往擊、二十八日、攻而陷之、燒民家、湯淺等逃、十二月十三日、足利直冬、山名時氏發伯耆、討尊氏、斯波高經與桃井直常率北國兵應之、聲勢日振、初高經之克新田義貞也、得其二刀、尊氏欲取之曰、源氏之寶也、宜傳之宗家、高經靳之紿曰、緇託於長崎道場罹災矣、取他刀二、燒而獻之、或人訐之、尊氏怒、擯斥高經、高經怨望、終歸直冬、尊氏使義詮屯播磨班鳩驛、備時氏、直冬進至丹波、仁木

顯章守佐野城、畏其銳不敢擊、二十四日、尊氏以京師兵寡不可守、奉後光嚴院奔於近江武佐寺避亂、佐竹義篤、山入師義、結城直光、大掾淨水、那須資藤、結城重朝、小田孝朝、小山氏政、佐佐木信詮、土岐賴康等以兵隨、二十七日、尊氏重禱天下靜謐於東寺、二十八日、內侍所奏神樂三日、

十年（後光嚴院文和四年）乙未、春正月、帝在天野行宮、十日、桃井直常率師入京師、十六日、斯波高經等北國師入京師、京師復用正平號、十八日、足利尊氏禱江州下向於尾張長母寺、足利直冬駐軍丹波和久、旣而桃井直常聞尊氏圖入京、馳使告直冬、二十二日、直冬與山名時氏將兵數千入京師、戎裝坐大極殿址、見者歎曰、此人何足鎭天下、直常諜報尊氏先軍已至山門、乃率師登如意嶽而陣、尊氏渡勢多橋進、是日陣東坂本、二十三日、隼人正久秀兔紀伊白鬚族邑葛木芋畑租賦、如延元勅、以勵戰功、若松賴宥擧三

備兵、會足利義詮軍、義詮與赤松則祐等發播磨松山、二十四日、次攝津西河原、二十五日、直冬移營實相寺、尊氏禱天下靜謐於小倉二尊寺、二十六日、直冬禱勝東寺曰、頃年天下擾亂、生民無聊、社寺遭兵顚倒、君臣爲賊憂苦、是以仗義擧兵、欲拯衆於塗炭、豈爲背冥慮邪、自九州經歷至山陰、自山陰啓行入洛陽、神佛擁護、祈賽願滿、信伏志切、茲殿親在敵陣、向此進一步、尙冥顯叵測、懷此衷腸如碎、只治翦其左右前後梟黨耳、非抱逆德爲私阻兵、神明將昭鑒之、今上承大統、傳神器、乃辱勅命、因繼光明寺禪儀素心、欲救天下之弊、以全忠孝之二、若政務有私、則冥顯弃我、願意堅固、則神兵加兇也、朝廷授京師公卿官位、二十九日、尊氏移陣叡山、二月三日、進陣西坂本、山下兵卒入吉田社、斧破四所神殿、掠奪神寶及釜而去、從是東郊劫掠不絕、六日、直冬、斯波高經、桃井直常據東寺、四條隆俊、法性寺康長據男山、其他諸軍陣洛、

鳥羽、赤井、大渡、佐佐木氏賴、仁木義長、岩松賴宥等來援義詮、而細川賴之以四國兵入援、於是義詮陣神南山、山名師義出神南賊不甚多、乃進攻之、山路迮狹、衆多中箭死、一宮有種等乘勢下擊、師義擊斬之、督衆而登、福間三郎揮大刀鏖戰、賊悉摧潰、諸營皆亂、義詮將自殺、佐佐木高氏、赤松則祐諫止之、師義乘勝競進、望見高氏旗幟大喜、謂士卒曰、我起兵本非圖逆、只得斬此老賊以刷前辱足矣、速取其頭來、衆爭趨之、則祐輒起遮幕令衆曰、汝等力戰效死報主、垂名竹帛、衆競進奮戰、師義軍遂大敗、死者無算、小林重長單身拒戰、師義與從者返救、賊攢鏃雨射、矢中左目洞耳後、馬傷而踣、因將自殺、河村賴秀趨扶上己馬、使福間三郎引轡去、自留戰死、師義流血入目、不知東西、連呼河村、福間曰、河村死矣、曰執鞚者誰、爲我驅入敵中、與河村同死、福間佯答曰、馬正向敵矣、遂驅及本陣、師義遣使乞賴秀首厚葬之、又悉餘戰

亡士卒、修薦於因幡佛寺、尊氏在叡山、聞神南之捷、進陣東山、八日、大戰四條大宮、二宮兵庫助伴稱桃井直常、出挑細川清氏、遂爲清氏所殺、官軍火京師諸巷、賊又火白河民家、是日、西坂本軍向賀茂河原、是日、後光嚴院如叡山、御二宮彼岸所、僧徒與吉良滿義倶警衞、九日、帝賜義詮追討綸旨於和泉淡輪助重、是日、尊氏下山布營東山、鷲尾、淸水、與直冬東寺兵接仗連日、縱火虜掠、前關白一條經通藏書甚富、文獻可徵、或謂不戒必有禍、經通不聽、十三日、尊氏直冬軍又對持、日晡火自經通第空屋起、悉燼、書籍在文庫得皆完、是日、高氏則祐等自財寺進、陣西山峰堂、十五日、又戰、赤松氏範與桃井直常出戰、不利而退、賊躡後攻之、氏範從士小牧五郎左衞門被傷、不能步、氏範將扶去、直冬麾之防賊、氏範乃擲小牧於門內、力戰郤賊、兩軍互多死傷、十八日、尊氏宣布九州曰、直冬時氏等據東寺、因合戰兩度、已誅數十人、蕩平不

遠也、上杉憲顯降征東府、東國官軍大競、於是甲斐諸族並起、背武田信春、信春陣於柏尾山禦之、二十五日、爲足利氏禱大善寺、京師兵士四出掠略、前太政大臣洞院公賢邸近尊氏陣、二十六日、俄徙賀茂神主宅、孫公定奔坂本、二十七日、兵士入右近衞大將久我通親春日第、掠奪而去、二十八日、尊氏縱兵賀茂河、直冬軍支之、義詮乘間至西山、據法花山寺、揭牓臨川寺、禁兵士吏胥狼籍宿住、三月、一色範氏、大友氏時入肥後、島津師久將往助之、三日、移檄執印友雄等、期十五日、會和泉城、六日、賜義詮追討綸旨於伊勢佐藤氏、八日、尊氏移營今比叡、佐竹義篤、小田孝朝、烟田時幹等陣於七條東洞院、佐佐木高氏等陣於西七條、並縱野伏挑戰、京街兵烟散起、連日不休、尊氏軍進至西洞院、東山西山軍並進、迫直冬實相寺營、十二日、尊氏自率兵數千、向西洞院直冬禦戰、自未至酉、黑烟蔽天、枕骸依街、尊氏軍所殲亦百餘、未決

雌雄、尊氏飛使九州曰、東寺兇徒既悉就擯斥、若直冬逃去、加兵伐之、十三日、西七條軍自西大路宮進、直冬時氏等已棄實相寺、南走、赤松則祐等追直冬至淀、烟田時幹等至赤井御坂、尊氏士卒爭入東寺寶藏、函掠殆盡、細川清氏欲獲佛舍利、無鎰、毀扉取五粒、建陀國納櫃等皆佚、是日尊氏入東寺、奏請佛舍利五粒、十五日、勅遣藏人頭右大辨坊城俊冬授之、尋清氏還所奪舍利於執行隆盛、京師又用文和號、能登長胤連起兵應直冬、據能登島、十七日、吉見氏賴率天野族往擊、數日胤連走保金頸城、氏賴進攻之、十八日、赤松則祐自山崎還播磨、直冬兵食日乏、乃退保男山、見兵五萬餘、欲待近畿兵集更戰、群議不決、乃祈八幡宮、巫曰、神意不右抗父者、諸將聞之皆解去、義詮偵報、直冬等軍尚在八幡宇治、十九日、義詮欲往擊、聞其寡弱、乃遣岩松賴宥等攻宇治、直冬兵不戰而退、京師既平、二十二日、尊氏還御子左爲定第、義

詮中御門宣明第、二十四日、吉見氏賴薄金頸城、城兵禦擊却之、二十八日、義詮率甲兵、迎後光嚴院於河東、乃隨還京、御土御門殿、務留京受吉野官署公卿封邑、權大納言洞院實夏執奏、稍從寬優、是月、北朝前參議御子左爲嗣橫死於攝津、夏四月五日、一色直氏禱捷於肥前神通寺、大隅肥後種顯、種久兄弟應畠山直顯、引其軍據崎山城、島津氏久招誘薩摩伊集院久孝、谷山良香得其兵、與俱往攻崎山、八日而陷、上杉憲將率師、與信濃禰津孫次郎等合、助征東府軍、小笠原長基大募國人防之、十六日、兩軍縱兵接戰兩日、憲將等不克而退、十七日、義詮禱天下靜謐於武藏稱名寺、足利氏諸將驕恣、不撿束士卒、輙爲拏爭、細川清氏邸地在三條西洞院、仁木義長直就造邸、清氏怒、因將戰、二十三日、尊氏往諭清氏、義詮諭義長、得事止、二人從是不和、薩摩牛屎高元、市來氏家、東鄉道義、與肥後葦北黨連合、助和泉下司政保、二

十六日、夜襲島津貞久於木牟禮城、島津師久禦戰却之、九州得直冬東寺敗鬪、其黨稍沮喪、畠山直顯竊具狀尊氏乞服、二十九日、北朝廢太子康仁卒、邦良親王之子也、稱木寺宮、是月、我邊民侵高麗全羅道、俘獲漕船二百餘隻、五月二日、尊氏禱天下靜謐於相模光明寺、四日、京師兒童造菖蒲甲、爲戰鬪戲、父兄因助之、武士亦加、數處鬨戰、至相殺傷、後光嚴院三年三遷、於是欲改元、以諮右大臣一條經通、經通對曰、萬機旬前再改元、甚不可、請先行旬儀、從之、前太政大臣洞院公賢謝老、不復干事、經通以其諳練政事、每有朝儀遣使詢謀、公賢又黽勉徵家記答之、信濃捷報至京師、二十六日、義詮與書小笠原長基褒奬之、令錄進不會軍者名、因趣勦餘孽、六月十四日、能登吉見氏賴陷金頸城、畠山直顯、伊東祐氏等攻略日向、土持貞綱應島津氏久、發兵禦戰、告急氏久、氏久即馳使肥後球麻、與一色範親諧謀、十八日、率兵赴救

日向、十九日、京師大風發屋、足利氏奏北朝、嚴治公卿貳南者、議收采地、二十七日、奈良進千葉蓮花於北朝、神泉苑池水涸、是夏、興福寺金堂羽蟻群飛、春日社影向杉樹無風倒、尊氏得畠山直顯降書、未遽許、於是得其戰書、七月九日、馳使告一色範氏曰、聞畠山直顯復助敵、果有形跡、則與我徒謀代之、十二日、大和法隆寺市民扮大輪田戰、僧侶舉寺往觀之、二十五日、興福寺僧徒訴事足利氏、移春日神木、謀更向宇治、二十六日、京師大風雨發屋、盜率衆入禁掖、劫奪內侍衣物而去、光明法皇以義詮請、復公卿封邑於後光嚴院、八月五日、議有所還、八日、光明法皇著黑衣、自天野還御伏見殿、居數日、以伏見繁劇、入保安寺、持齋閒居、賜書前太政大臣洞院公賢曰、羈旅遠歸、喜不自勝也、樂靜厭譁、無意辟聞、法皇號亦累心、惟以此庵爲號而已、十二日、楠木正儀以和泉淡輪東方領家職軍勢分三之一、爲料所、與淡輪氏、征東大將

軍宗良親王駐磬信濃、諏訪上下大祝、仁科族等佐之、勢益振、北朝貢馬不入、十六日、權停駒牽、十八日、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督軍討肥前、菊池武澄率木屋行實等佐之、尊氏命島津氏久、與一色範氏謀、伐畠山直顯、肥後種顯等、二十日、光嚴院四子尊敦爲親王、明日入仁和寺爲僧、二十三日、高師冬妻明阿尼以父師泰所傳三河菅生鄉寄附總持寺、追薦師泰師冬冥福、尊氏義詮聞而嘉之、作書使子師秀投母、二十六日、西華門院薨、二十八日、賀茂社雞夜鳴、猫狐數百群走、二十九日、保安寺法皇遷御深草金剛壽院、懷良親王駐磬肥前國府、有馬澄明發兵會之、九月朔、攻小城郡城、城兵拒戰不克、千葉胤房降、三日、侍從三條泰季統薩摩市來、鮫島、知覽諸族兵、攻楠木野城、島津師久自知色城引兵救之、力戰五日、泰季敗還、五日、叡山僧徒擁日吉神輿於山上、興福寺僧徒還春日神木於移殿、並訴事、北朝以伊勢路塞、停例幣

使權大納言四條隆蔭領地在伏見、里人不服其宰、數請易之、弗聽、告官捕不服者、皆逃匿、十八日、里人結衆襲宰宅、屠殺家族、宰僅免、入伏見殿潛匿、衆圍伏見殿、宰治僧正隆壽隆蔭弟也、募宇治壯士護殿、衆怒請斥之、俄群山哄聲大起、壯士懼而逃散、衆呼曰、護宮不敢犯也、隆蔭命撿斷奉行佐竹氏發兵逮捕、衆欲燒宮自死、廣義門院下令、制逮捕兵卒、得鎮定、智恩院民部法橋死於亂、二十五日、尊氏聽畠山直顯歸服、令與一色範氏協謀樹功、先是安藝小早川貞平據妻高城、拒直冬黨、其族藥壽丸援之、六月、義詮得報、與書獎勵、尋而族人益集、攻野美等數城、克之、二十六日、義詮益獎勵、益他其功、冬十月朔、勅停和泉大島莊朝用分、賜天野金剛寺、爲結緣灌頂料、懷良親王已平肥前、乃班軍駐營筑前上座郡、肥前深堀時明等發兵會軍、二日、進軍豐後日田、日田永敏稱降、即起赴京師、先是石見三隅族益田周布等與守護

荒河氏兵戰於高津、直冬得報、五日、與書獎勵、懷良親王自日田定玖珠踰山、徇由布狹間國府大神等、大友式部大輔迎降、豐後平、乃入豐前、自宇佐至城井、宇都宮守綱迎降、旬月間肥豐皆靡、進入筑前、自植木至博多、一色直氏兄弟逃長門、薩摩風動、二十二日、和泉名主牛屎在國司諸氏以大軍攻島津師久於知色城、師久力戰、一日一夜、守護酒匂忠胤兄弟愛甲、土田、阿曾谷、堀諸氏戰沒、師久樺山資忠以下、蒙創者一百有餘人、島津氏情勢益蹙、後光嚴院受法義於青蓮院尊圓法親王、十一月六日、北朝以尊道法親王爲天台座主、先是尊氏望亡女賴子贈位、意在二品、後光嚴院問群臣、僉曰、無位之人、直贈極位、古所罕聞、是日贈從二位、薩摩知色城孤立、島津師久馳使京師告急曰、將軍若不舉趾、則師久棄國東上耳、尊氏亦以九州頻告急、將遣義詮往平之、七日、義詮發使、告島津貞久及薩隅地頭家人等曰、鎮西叛書頻

至、吾當往伐、賴東國無事、方徵發其兵、毋他待後報、尋尊氏亦告貞久及豐前田原族等曰、吾若義詮以當西發、且據險而待、勿怠戰報、是月、大僧正尊珍寂、十二月朔、後光嚴院勅出雲國造北島貞孝禱兵革於大社、北朝用度空竭、新嘗祭、月次祭、神今食並不行、二十日、傳奏權大納言勸修寺經顯、四條隆蔭、葉室長光、洞院實夏、權中納言中御門宣明、甘露寺藤長、万里小路仲房七人相誓輔政曰、方今上闕聖明垂拱之化、下竭克己復禮之誠、是以議奏之設、政道得失、耳目之所觸、獻諫言勿憚私、敷奏之人、評議之儀、雜訴之奉行、理非之評判、無憚權勢、無輕貧賤、不敢怠、不敢偏、惟順道理、可達朝議也、又訴論人物、不問大小、不謂輕重、嚴禁受賄、乃自不受、亦戒妻孥、知而不使敢犯、聞而可戒、仲房所草也、職事亦誓、藏人左少辨柳原忠光草之、並納神明、

十一年（後光嚴院延文元年）丙申、春正月、帝在天野行宮、六日、北朝左近衛

少將善成王賜姓源朝臣、叙從三位、順德帝之曾孫也、九日、京師大風雷、越前守護斯波高經叛降足利尊氏、是日、邏饗庭氏直至京師、十三日、春日神木歸座、十五日、下野宇都宮火、尊氏以斯波兼賴爲出羽按察使、是月、賞梅歌會、二月朔、栗野從三位中將某分土佐大忍莊末清、末延、行宗諸名、與小松助定、信末、弘重等、賞其功、十七日、震興福寺東金堂及塔災、先是小早川宣平馳使京師、報足利直冬逃至安藝、是日、足利義詮命宣平急擊之、二十二日、尊氏延三寶院賢俊修五壇法、三月朔、法勝寺慧鎮寂、年七十六、元弘之變、北條氏捕遠竄之、北條氏亡、尊氏擬寶戒寺於鎌倉、延元二年、請慧鎮住之、尋歸京師、爲南北兩朝所畏敬、京師盜賊横行、是日異裝兵士十餘人、闖入禁中、徘徊南庭、無人誰何、北朝賜陸奧松島圓福寺僧空嚴覺滿禪師號、北朝關白二條良基富文藻、善連歌、撰菟玖波集、是月成、又定連歌式法、於是京師連歌

大興云、一色範光逃在長門、罹病、是日禱二宮、病痊則進鎭西田
五十町、十一日土旺、十二日上巳、京師公卿男女贈人形於陰陽
師安倍言春爲祓、十六日、後光嚴院臨記錄所、二十八日、北朝改
元延文、大赦天下、復天下今年半傜、賜老人僧尼穀有差、夏四月、
先是石見吉河經兼屬直冬軍、累戰有力、既而俄引還國、二十九
日、直冬馳書責讓、令復詣軍、尊氏命阿波守護細川賴之、往擊中
國、賴之請中國闕所、得專決賞士卒、尊氏延遲不決、賴之怒不告
歸國、尊氏驚、是夜命細川淸氏追之、京師大騷、明日淸氏追及山
崎、與俱還京、時論曰、近來武辨之心、大抵如此、可謂以利欲易其
耻矣、是月、和歌會、五月九日、京師地震、日向守護畠山直顯與島
津氏久、相持大隅有年、禰寢淸有助之、戰甚力、直顯與西俣地頭
職、貸其戰料、於是直顯在加治木城、淸有所避將動、兵不肯動、十
三日、直顯與書淸有曰、加治木警固兵乏弱、請急濟師援之、其情

由稅所氏當相報焉、伐薩之擧、則當臨機決之、澁谷重棟必當相
報、至是毋愛興師也、一色範氏在肥後、軍氣不振、與詫摩又太郞
等謀、逃歸京師、義詮得其報、六月九日、馳書、勉詫摩等戮力、十一
日、後光嚴院勅前權大納言御子左爲定、撰和歌集、十三日、陸奧
管領斯波家兼死、子直持兼賴、尊氏令直持襲管領、其後爲大崎
氏、兼賴居出羽、爲最上氏、秋七月三日、京師地大震、九州望風靡、
征西府島津貞久父子布義詮西下令、募權執印等薩隅兵、應者
甚少、一再發使、報狀京師、十日、尊氏馳書貞久曰、細川賴之伐中
國、旣上途矣、重督發薩隅兵、尙不至者、應從註進、殊處之、十二日、
興福寺僧徒還春日神木於金堂、訴越前守護徵發坪井川口兩
莊、伊賀守護與東大寺、爭八幡宮領、殺神人三人、十八日、僧徒神
人擁神宮入京、置五條東洞院、懸神鏡於榊、置義詮三條坊門邸
而去、明日安諸東寺、義詮獻神馬及劔、二十一日、北朝以權大納

言久我通相爲內大臣、興福寺僧徒謀擁神木入京師、二十三日、
足利氏遣使越前、理其訴地、二十六日、僧徒移書藤氏公卿、來迎
神木、京師訴訟紛擾、八月十二日、京師地震、十四日、近畿大風雨、
福珍御影堂山崩、宇治川溢、石山崩、宇治橋流、眞木島壞、民家存
者僅十餘戶、汎濫伏見、浸廣義門院宮、門院出避上宮、奈良洪水、
漂民家、十八日、大雨、二十三日、佐佐木高氏寄附四條京極寺於
金蓮寺、弔元弘以來戰死者、寺者僧淨阿所剏、四條道場也、二十
八日、北朝授足利義詮從三位、九月六日、栗野三位中將與阿波
金丸中莊奧村領家下司職於菅生氏、爲兵糧料、八日、京師大風
雨、十五日、京師地震、二十四日、二品尊圓法親王薨、年五十九、北
朝停雜訴三日、尊圓伏見帝第五子、名尊彥、入靑蓮院、從慈道法
親王、受業薙髮、元弘之變、代尊雲法親王爲天台座主、嘗見北條
氏之驕、謂齋藤利行曰、近者關東風習、超過先代、行跡奢侈、每蔑

朝威、事輙輕忽、數觸逆鱗、儻不悛則將及亂、爾還以諷諭執事輩、
善和歌、多才藝、最妙書、光明院後光嚴院皆受筆法、花園帝撰風
雅集、初卷並序尊圓所書也、晚年書入木道相承法、進後光嚴院、
後贈一品、十月朔、京師盜賊結徒入禁中、侵掠而去、先是安藝小
早川族與平賀左近大夫等、俱攻戶野城、陷之、十四日、賜綸旨於
豐後竹田津三郞、聽歸順、當此時、征西府遣菊池及四宮主水正、
徇豐前規矩郡、一色範光聞報、自長門渡海、抵筑前山鹿山、麻生
宗光軍麻生山應之、是日、官軍來攻、戰於長谷山、麻生氏者山鹿
之世族也、伊賀名張郡人背東大寺命、東寺以訴、十九日、尊氏命
守護仁木義長擊之、東大寺衆徒中尾星王匿惡徒春若、僧徒禁
不聽、六方衆徒往攻、星王拒擊破之而逃、是日、衆徒搆棄西堂自
備、二十日、左近衞權少將宇都宮公綱卒、年五十五、公綱初名高
綱、累世守下野、以紀氏淸原氏爲部曲、兩氏族繁、每出戰必爲羽

翼、以故兵强甲一時、目之曰紀淸兩黨、二子氏綱、義綱、俱降足利
氏、二十一日、一色範光寄筑後竹野莊田五十町於長門二宮、賽
病痊、二十一日、菊池四宮與一色範光戰於筑前中宮濱、先是島
津氏久降待從三條泰季軍、二十五日、泰季率氏久等、攻畠山直
顯加治木岩屋城、連壘迫之、禰寢淸增重種救直顯而戰、二十五
日、菊池四宮等率兵數千、攻麻生宗光麻生山、剌宗光苦戰終日、
一色範氏報急京師、乞援足利氏、是月、官軍與賊戰於攝津中島、
十一月、盜侵入北朝關白二條良基第、京師不警、貴賤皆被劫掠、
有西國信言、鎭西軍已渡海、足利氏議將軍西伐、時一色父子逃
九州、島津貞久孤立、尊氏父子深結納之、是春、盡安堵其領邑、二
日、義詮與書細川賴之、以貞久在鎭西效殊忠、割其邑讃岐櫛無
保違亂、尋又佐佐木高氏傳命佐竹義篤、收薩摩在國司道忠田
圃在山城木幡莊者付氏久、六日、光嚴法皇延由良僧覺明於天

野行宮、受禪衣爲僧、去法名勝字、十日、大隅加治木城兵襲侍從
三條泰季營、伊集院久氏、木崎久春逆擊却之、十七日、大僧正道
意寂、西園寺實兼之子也、元弘一統初、特命爲東寺長者、後四任
之、爲南北兩朝所重、二十四日、筑前山鹿宗光族筑前守越前守
在一色範光山鹿山陣內應官軍、入其兵於城、範光與宗光俱逃、
長門、光嚴法皇縱歸宮人、宮人或薙髮、晦、徽安門院薙髮於天野
行宮、醫師久成在行宮、尋還京師、披緇抵朝、衆爲動容、是歲、京師
多盜、

十二年（後光嚴院延文二年）丁酉、春正月朔、帝在天野行宮、奈良春日社地
陷成坑、猿澤池水變赤色、八日、京師地震、十一日、小笠原賴淸以
阿波八田山三分一地頭職下寄來名託替生氏、爲兵糧料、伐賊
軍、二十一日、侍從三條泰季率島津氏久、比志島範平等、與畠山
直顯軍戰於加治木、二十六日、京師火、二十七日、前權中納言花

山院家賢來奔、北朝沒收其采、大隅楡井賴仲入日向救二郷城、
胡麻崎據之、賴仲素與畠山氏宿敵、禰寢淸增重種聞報也、即起
往攻、戰於城下、晦、城陷、斬賴仲及弟賴重等數十人、賴仲三年六
月倔起志布志、抗畠山氏、又不附島津氏、侵食日隅交者九年、至
是敗矣、二月十二日、權大納言一條內嗣來奔、足利氏令大隅禰
寢淸有等曰、將軍將西伐、宜從大隅守護人催發、整師俟先軍至、
也、先是聽光嚴院崇光院直仁親王還京師、是日、在京近臣往迎
駕、十八日夜半、還御伏見殿、法皇乃入光明法皇庵、禁群臣參候、
惟前大納言四條隆蔭將命、勸修寺經顯出入耳、尋聽前太政大
臣洞院公賢等謁、十九日、以右近衛大將花山院長親兼文章博
士、二十五日、初中納言久我具房子爲僧曰道皎、之元受法佛性
禪師歸、元亨年中、花園上皇延爲師、親書約爲國師、尋復之元、十
餘年而歸、住長福寺、上皇爲建御影堂、興國六年、車駕臨幸、眷遇

甚厚、正平六年寂、是日以其七年忌辰、寺僧請賜號於北朝、朝議
以其非當代師疑之、而花園朝以來固多其例、於是勅贈普光大
幢國師、三月四日、春日神木歸座、八日、一乘院僧徒與大乘院僧
徒戰于奈良、北朝三好維衡之女爲勾當內侍、擅出宮還家、權中
納言三條實音要諸路以歸正親町邸、宮使嚴責、卒送歸之、十一
日、勅譴實音、宮掖不肅、概如此、北朝法年洪水、近畿田圃告損亡、
加以兵荒民力凋弊、國租不濟、十三日、後白河帝忌辰法華八講
等、追薦皆不行、二十日、侍從三條泰季遣島津氏久、乘夜擊畠山
直顯軍屯加治木海濱者、比志島範平與伊集院帖佐久木崎諸
氏率先而進、敵軍力拒、創範平等、二十九日、畠山直顯禱戰捷於
臺明寺、四月十三日、徽安門院披緇爲尼、令花園帝女御爲尼在
梅津者剃髮、直仁親王亦薙髮、共居萩原宮、島津氏久與畠山直
顯對壘稍久、遂引還、直顯乃圖進擊、會軍中有變、情勢甚困、禰寢

清有稱病不出、直顯贈書告情曰、病有間則幸來援焉、若未則悉移助軍也、勝敗之機、方在今日、勿曠時日、十四日、氏久圖再擧、告比志島範平等、以二十五日發、尋託大隅串良院地頭半於田代道清、串良鹿屋兩院辨分於田代次郎、充兵糧料、以木志良辨分及羽見地頭與範平、勵其功、十九日、奈良兩門跡鬪戰、足利氏徇延暦寺意、課日吉社馬上役於石清水、石清水神人怒曰、自古無之、足利氏弗聽、神人自燒邸舍、謀擁神輿入京師、二十六日、土岐赤松等率兵向大渡、光嚴法皇久在南、義詮以供御邑播磨多河莊與赤松貞範、於是法皇還宮、五月朔、義詮命守護赤松則祐還其地於院、聽貞範請替地、先是東寺長者賴意爲河內觀心寺、數請其始祖實慧贈官、未允、前月車駕幸觀心寺、賴意因復請贈官、以顯光榮、七日、勅贈僧正實慧讃岐佐伯氏、爲空海徒弟、東寺長者自實慧始也、細川清氏望越前守護、不得而怨、十五日、逃歸阿

波、足利氏遣人追之、十七日、敕以河內東條美濃敎旨田本主分、賜花園平六左衛門尉、足利氏議停淀神崎等五關、關爲興福寺造營料、僧徒謀移春日神木以訴、二十三日、修移殿、宗良親王之子年十三、北朝關白二條良基以爲猶子、紹一乘院、二十七日、入喜多院、更名良玄、晦、尊氏禱戰捷於鶴岡、是月、幸河內觀心寺、七月朔、京師地震、乙未之亂、東山本願寺獻祈禱卷數於後光嚴院、五日、賜綸旨以爲勅願寺、寺者專念僧親鸞之女、爲日野廣綱妻所娠、廣綱子覺惠爲親鸞孫如信徒弟、以爲其留主職云、十日、勅河內觀心寺、修七星如意輪法、供禳地震、七日、十三日、大內弘世奏討賊功於長門一宮、十八日、崇光上皇幸長講堂及法華堂、朝紳或言、足利氏與南朝講和、卒不成、是月、炎旱、北朝關白二條良基甚嗜連歌、自蒐集連歌、撰定曰菟玖波之道、受佐保川之流、因名菟玖波集、去年成以示朝紳、朝紳竊誹、擅擬勅撰、良基說足利

氏、使僧道譽請後光嚴院、準勅撰、閏七月十一日、允之、自是連歌以二條家爲宗、十六日、三寶院大僧正賢俊寂、權大納言坊城俊光之子、爲尊氏義詮所寵信、勢傾朝野、朝紳洞院公賢以下皆爲其所中、削祿失職、怨讟者多、十七日、京師地震、一乘院實玄與大乘院和、尊氏勸與近衛道嗣爲父子約、二十三日、廣義門院崩、左大臣西園寺公衡女、名寧子、爲伏見帝女御、花園帝立、准母准三宮、壬辰之後、京師無主、群臣推聽政數月、八月二日、後光嚴院輟朝五日、二十八日、京師火、先是官軍與小早川重景戰於安藝入野、斬馘頗多、是月、前大僧正弘眞寂、或云本播磨法華寺之僧、元弘初、與恢復秘議、建武二年、補東寺長者、奉勅修仁王經法、以其說熱弄權、爲僧徒所嫉、居歲餘、在眞言院、修後七日法、未半、京師大亂、帝幸叡山、遽拋法具隨駕、後居小野、稱小野文觀上人、九月八日、叡山東塔西塔僧徒、怒佐佐木氏賴侵奪寺領殺宮仕僧、擁

日吉神輿於山上訴之、九日、北朝立邦世王爲親王、邦良親王之二子也、勅出雲守護修杵築社、守護緩怠不註進、十八日、申勅促之、光嚴光明兩法皇御雲居庵、爲僧疎石七年忌、修佛事數日、晦、尊氏義詮詣天龍寺、盛行法會、畠山直顯不得志於大隅、引兵赴日向志布志、攻新納實久於松尾、島津氏久救實久、澁谷重興助之、直顯敗走、保六笠城、菊池武光聞報、謀攻日向、於是島津師久引兵向加治木、澁谷族稱救直顯、發兵而進、三十日、入加治木、俄擊師久、師久狼狽、乞援牛屎高元、興福寺兩門跡和解月餘、一乘院僧徒賴乘印覺隆圓等協謀、使門主良玄與前門主實玄爲師弟約、實玄出居箸川、京師捕學侶賴重嚴圓戮之、法印實遍法眼宣緣等奉近衛家孺子、從容媾解、勅實玄歸寺、僧徒不聽、十月十四日、搆兵又戰、一乘花林實積諸院陷、僧徒奉實玄良玄出奔、實玄投禪定院、一乘院僧徒印覺隆圓等、欲募國中鄉勇、必雪前敗、

二十五日、春實玄與越智伊豆守、吶田兵衛尉、綷春定等、俱率大兵入奈良、燒禪定院、及寶積院、大乘院僧正孝覺逃菩提山、興福寺殘破、十二月、足利氏使小田知春奏曰、一乘院前門主實玄、匪啻破和睦、率新禪師等亂入南都、燒禪定院以下數百所、事絕常篇、宜早遵舊規有誅、令謹請宸斷、印覺、隆圓、賴乘爲其謀主、亦如之、至越智伊賀守、土田兵衛尉、綷春定等、當糾彈、請令寺門逮京師、去年北朝議由新路、通伊勢幣使、因循不決、其冬、月次祭神今食猶不行、至今年路尚梗塞、以問祭主神祇權大副忠直、忠直奏曰、凡官幣抵離宮院、十五日、修大祓、十八日、行豐明、逗留三日、今其在所爲陽田野、當凶徒往返之衝、畏賊難、發襲擊、雖命武家、累日宿衛、猶恐有懈怠、請據延曆例、點便宜地、有司因請由新道、從之、乃諮其例、忠直對曰、離宮院初在高河原、南北通河、暴水汎濫、崩壞不少、雖修築不堅固、是以延曆十六年、勅移宇羽西、大中臣

豐庭實爲造宮使、於是二十六日、發例幣使、武家警固、由新道得行、月次祭神今食、是月帝避方忌於前關白左大臣師基第、是歲、百首歌合、我邊民侵高麗昇天府、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四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村上天皇十

正平十三年（後光嚴院延文三年）戊戌、春正月、帝在天野行宮、四日、和歌宴、夜天龍寺火、佛閣房舍悉燬、二十六日、京師地震、是月、少貳賴尙與一色直氏、大友氏時戰敗、走保古浦、直氏圍之數匝、賴尙窮蹙乞援菊池武光、武光時屯高良山、即提兵急赴之、擊走直氏、氏時降、賴尙感恩血書誓之、贈武光曰、子孫七世莫畔菊池氏、就令賴尙伐直氏、直氏乞援尊氏、援兵不至、直氏窘無所容、遁還京、於是大友島津松浦諸族皆屬武光、九國風靡、獨畠山直顯保日向穆佐城、二月二日地震、十一日又震、東寺修尊勝陀羅尼法、實相寺修愛染王供各七日、禳天下騷謐、十八日、足利尊氏義詮與書褒

之、尋又義詮禱之廣隆寺、二十一日、北朝起造天龍寺、二十四日、京師大風、三月朔、京師火、六日、征西府聽薩摩澁谷重興歸順、十二日、右衞門佐某託出雲阿賀那莊地頭職於佐波隼人正、資軍糧、當此時、九州賊軍失勢、中國輒應足利直冬及山名時氏等、細川賴之軍不競、尊氏欲自將往伐西國、議久不決、於是欲以下向發、義詮固止之、事遂寢、十三日、崇光法皇幸長講堂、修經供養、近年八講不行云、十七日、京師地震、近江人高山近江守、及弟下賀某久附官軍、去年屈降、非其志也、尊氏忌憚、是日密命佐佐木氏賴襲其京師僑居殺之、二十八日、北朝褫權大納言一條內經官、以詣行在也、是月、我邊民侵高麗角山戍、燒舟三百餘艘、尋侵韓州及鎭城倉、四月二日、徽安門院薨、五日、京師雨雹、十一日、鎌倉立鶴岡大鳥居、十四日、地震、島津氏久祈戰捷鹿兒島諏訪社、發兵向大隅、是日、縱柿木原隆貿等與中津河勘解由左衞門尉等

戰於加治木、勝之、晦、足利尊氏患癰疽死、年五十四、北朝停聽訟五十日、尊氏器宇弘裕、規略遠大、赴事若緩不及、而分畫已明、綱維先布、時出權詐、無窺其際、任人不疑、愛士好施、視金帛如土石、嘗値八朔、將士獻物鉅萬、一時頒與悉散盡、士以此爲其用云、嘗曰、爲天下政、不可有私意、又當生死根源、宜速截斷、其臨戰場、飛矢雨注、左右勸少避之、尊氏笑曰、戰懼矢可爲乎、常慕源賴朝之治蹟、言必稱之、嘗謂直義及高師直曰、昔右大將在伊豆、處心積慮、殆乎二十年、平氏罪惡貫盈、始揚兵唱義、前後五年、戡定四方、其所以信賞必罰畏服人心、至今傳爲美談也、然用刑苛刻、多猜疑、果殺戮骨肉、不免橫死、爲可憾也、我則不然、苟有降附者、則不問深讎大敵、邑土不遷、安堵如故、況於有功之臣乎、必將酬以重祿厚賞也、子等輔我爲政、宜體此意矣、初以犯順稱兵、懼人心不服、陽尊光明院、事必稟請、及得志、無復忌憚、視其主如弁髦、廢立

皆決其手而成、天下郡國、不問神祠封戶、公卿食邑、强奪豪占、悉頒給將佐、賦五十分之一、資軍興之用、雖其主供御、時或闕乏而不顧也、宗人顯列者凡四十三人、守護吏務不可勝計、衣冠盛門、被其陵轢、反諂媚其僕隸、至於衞府北面之士、競至學坂東衣服言語、欲以免其侮笑焉、自兵興以來、前後二十餘年、京師爲爭戰之區、宮門殿舍、悉皆焚蕩、僅有將士第宅耳、縉紳貴族、多避亂諸國、流離轗軻、踵之以饑疫、盜賊縱橫、死者枕藉、而尊氏將士日鬪茶博飲、競以奢靡相夸、錢帛器玩、悉散予優妓、一遊之費、幾乎不貲、調發四方、侵漁百姓、冤獄頻起、賄賂公行、上下彫弊、卒之父子兄弟日尋干戈、海內騷然、無復寧歲矣、

論贊曰、足利尊氏非有兼人之勇、過人之略、而權謀詐力、足爲一世之雄、讒搆護良親王、忌新田義貞、多方以傾陷之、至於兵屢摧衂、奔竄西海、則奉廢主之命、免叛臣之名、擁立光明院、以

亂、正閏之分、凶燄益熾、再陷京師、幽後醍醐帝、弑皇太子、罪惡
貫盈、人神所共憤、而將士景附、爭欲效死者何也、武夫健將、唯
見利而不聞義、中興初政、排抑武人、往往失職、天下騷然思亂、
尊氏乘其機而皷之、割脊腴而不吝、頒金帛而不顧、使夫憤怨
觖望之徒、得以洩忿而充欲、則雖尊氏不臣之罪不可勝計、亦
朝廷自隳紀綱之所致也、

安積信曰、足利尊氏運籌出奇、用兵如神、不如楠正成英武絕
倫、能得士心、不如新田義貞提矛躍馬、摧堅挫銳、不如名和長
年、而卒能覇天下者、特以有權譎愚人之術耳、後醍醐帝之在
船上山也、北條高時使尊氏西上、尊氏知人心既厭北條氏、欲
挈家歸王室、高時疑之、乃留妻子、示以誓書、高時大喜、贈寶器
餞之、是愚高時也、高時既亡、帝論功以尊氏爲三州守護、賞爲
過賞矣、而猶抱觖望之心、戕翼匿爪、伺時變、譖頁親王知其姦

欲誅之、卽賂寵姬、横加讒構、帝不察、捕親王幽之、是愚帝也、後
奉命擊破北條時行、遂居鎌倉、施私惠、收人心、八州將士翕然
歸之、雖北條氏黨與、皆傾心景附、是愚八州將士也、羽翼既成、
將決意而叛、猶懼名義不正、誣奏義貞罪狀、與之相訟、王師方
來、則佯發忠誠之言、自遁入寺截髻、弟直義上杉重能等大駭、
百方曉喩、又陽爲不得已遂叛、是愚直義諸將也、及率兵犯闕、
爲王師所敗、倉黃西奔、九州將士爭就之、狂燄復熾、然恐三軍
諱叛逆之名、私請廢帝之勅、以壯兵氣、是非特愚九州將士、并
愚廢帝也、王師不競、駐蹕於叡山、乃詐乞降、回鑾輿於京師而
幽之、是再愚帝也、其他天下將士皆爲其所愚弄、世謂尊氏權
譎、皆直義所指嗾、殊不知尊氏愚天下、而秘其機、凡罪惡皆嫁
之直義、直義雖黠、亦墮其五里霧中、而不自悟、術亦狡矣、

山縣禎曰、或曰、後醍醐興復之業不能遂焉、尊氏以兇逆反得

天下、何也、曰、天厭皇德也、然則天下何不歸於義貞正成之徒
耶、曰二子之徒、其志獨在復皇室而已、而帝不能用之以興帝
業、久尊寵尊氏、過二子、尊氏虎狼也、而帝傅之翼、於是乎尊氏
飛騰跋扈、不可制馭、遂繼鎌倉氏而覇于天下矣、是帝不知人
之過也、雖然非天厭皇德、則尊氏兇逆、何以得能興覇業哉、

五月二日、義詮與諸將議曰、今西海未定、菊池日振、安知其不乘
喪來攻、以細川繁氏爲伊豫守、鎭撫九國、五日、義詮禁京師賣魚、
二十四日、京師地大震、二十六日、奏徽安門院遺令於後光嚴院、
院乃錫紵輟朝、警固諸關、七日、六月朔、日當食陰雲不見、二日、京
師地震、三日、北朝贈足利尊氏左大臣從一位、尊氏以鎌倉爲家、
營長壽寺、五日、値五七日忌辰、北朝贈號長壽寺殿、後又號等持
院、八日、細川繁氏途病死、少貳大友皆欲待其至屬之、及聞其死、
皆大沮、十八日、征西府聽稗山資久歸順、秋七月二日、京師大風

雨、十五日、地震、二十二日、仁木義長與土岐賴康論諍、集兵將鬪、
京師恟擾、事尋得寢、是月、我邊民侵高麗黔毛浦、燒全羅道漕船、
八月十二日、勅河內勸心寺、置權少僧都法眼各一員、是日、北朝
授前權大納言勸修寺經顯從一位、先是後光嚴院與上皇不和、
經顯諫上皇、尋得和順、於是特有此命、征西府賜肥後守富莊地
頭職半於宇治惟澄、爲兵糧料、河尻七郎不肯避退、十三日、命守
護菊池武光、收下地付惟澄、十六日、北朝貢馬不至、停駒牽諸國
闕怠、公事衰廢、槪此類也、十九日、左大臣洞院實世薨、年五十一、
葬于和泉與喜寺、稱與喜左大臣、實世與弟實夏、分事兩朝、實世
之女歸近衛氏、足利氏之請一乘院實玄等處分也、北朝因循不
能斷、賴乘、印覺、隆圓等竊與南朝結納、欲必立實玄爲門主、其勢
甚盛、二十五日、足利氏復奏北朝曰、兩門軋轢、終將及法滅、此賴
乘等三人所主張、宜革職奪祿、命中務親王及二條兩家、責還新

禪師於京師、厳諭兩門、止其確執、以圖鎭靜、猶不服者、興軍伐之、請以此嚴敕寺僧、是月、我邊民侵高麗仁州、光嚴法皇在嵯峨小倉殿不豫、九月二日、本院自宇治殿幸萩原殿、四日、與直仁親王共省小倉殿、是日、京師地大震、崇光上皇自伏見幸稚野尼寺、亦候之、居六日病間、上皇回蹕入菊亭、冬十月三日、上皇詣西芳寺、六日、賊襲北朝從三位四條隆宗邸殺之、尋獲賊徇其首於路、十日、義詮以細川淸氏爲管領、是時新田義興、新田義宗、脇屋義治等、保越後之半、築城居焉、武藏上野豪族素服其威名、聞尊氏死、致書請奉以爲將、連名載盟、誓無貳志、義宗義治疑而不應、義興獨奮然應之、帥百餘人赴武藏、義貞遺衆皆屬之、乃潛匿兩國間、將起兵、足利基氏聞之、以西海應官軍、懼東國亦應、遽命畠山國淸擊義興、然義興轉徙無常處、乃使數百騎夜要之路、義興馳突而去、趫捷如飛、敵懼以爲神、國淸憂之、密召竹澤良衡曰、武藏野

之戰、卿嘗屬義興、義興必不忘卿、今日能爲我殺義興者、唯有卿耳、事成必有厚賞、良衡許諾、詐走投義興曰、我父嘗從先公之舉義、而我亦陪公於武藏野之役、爾後遭世變、始寄國淸、以待義擧、國淸覺之、責以重科、奪邑放逐、偸息於草間、如被洗雪、重將粉身以報也、義興不信、良衡迎美女少將於京師、養爲己子、盛飾以進、義興嬖之、良衡因使入厚道忠赤無二、遂得見、獻鞍馬鎧各三、宴飮從士、各與器械衣服、義興益信之、居半歲、軍謀密策悉與之俱、適値九月十三夜、良衡匿兵圖邀義興害之、義興將赴、會少將贈書、告以凶夢止之、家臣井伊直秀亦諫勿行、義興稱疾不往、良衡疑少將漏謀殺之、義興不知、數通書問、良衡詐答其罹疾不報、進入言國淸曰、審得義興所在、令江戶高重來、得俱濟事、高重良衡表兄弟也、國淸因又奪高重食邑、更置守吏、高重逐之、築城聚兵、陽爲叛狀、因良衡通義興曰、國淸無故奪邑、使臣無所容、欲報之

怨、而軍無司命、士卒不附、願奉公以爲大將、臣族在鎌倉者、亦數千人、率以定相模、徇八州、則天下不足定矣、義興信之、將赴鎌倉、良衡高重等曰、多從兵士、恐爲人所怪、義興從之、使士卒先發、十三日、僅與十餘人乘曉適鎌倉、良衡高重豫鑿舟柄之、艤矢口渡、伏兵岸側、義興至中流、舟人抽柄遁去、舟將沈、伏兵竝起、大笑曰、愚人溺矣、義興瞋眼曰、悔陷豎子計、與世良田右馬助、井伊直秀、大島周防守、由良兵庫助、由良新左衛門竝割腹死、土肥三郞左衛門、南瀨口六郞、市河五郞脫衣銜刀、泅而登岸、斬賊五人、傷十三人、遂鬪死、良衡高重撈得首級、獻基氏入間河營、基氏示之松田河村、皆泣曰、是兵衛佐也、基氏國淸大悅、賞良衡高重以數邑、因留良衡、使高重歸邑索殘黨、二十三日、高重還抵矢口渡、舟人載酒肴出迎、舟至中流、雷雨俄至、波濤洶湧、舟覆悉溺死、高重望之驚走數里、有黑氣掩其頭、見義興龍冑白馬、追而射己、即墮馬、

歐血悶絕、舁至家、宛轉攣縮、爲溺水狀、七日而死、國淸又夢義興形貌獰惡、鬼物擁從、挽火車入基氏陣、適有雷火燒入間河民廬三百餘戶、後矢口渡數有光恠、土人建祠、至今祀之、號新田大明神、十七日、菊池武光將兵五千、擊畠山直顯於穆佐城、比至日向、大友氏時據高崎城叛、宇都宮宏知、肥田正員應之、扼豐前筑後隘、斷武光歸路、武光以氏時無能爲也、先往攻直顯子重隆於三股城、十七晝夜拔之、斬首三百、直顯懼棄穆佐城、與重隆俱遁、武光乃旋師、氏時等見其鋒銳、畏縮不出、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聞氏時斷武光歸路、親率兵襲豐後狄間、氏時陣赤松防之、既聞武光旋師、撤兵還、十八日、京師地震、二十三日、勅寄附熊野詣路紀伊大野鄕兵士米於高野金剛峰寺、爲大門造營料所、十一月九日、島津氏久勸大隅姬木氏歸順、二十二日、崇光上皇修法華講於菊亭、追薦陽祿門院、二十六日、還伏見殿、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八日、北朝以足利義詮爲征夷大將軍、足利直冬以明年春將出
兵于關東、十一日、移檄諸國趣軍勢、二十九日、北朝關白二條良
基罷、以左大臣九條經敎爲關白、實相院桓豪爲天台座主、大慈
院親海爲東寺長者、豐肥諸族稍稍叛應大友氏時、是月、懷良親
王自筑後將兵入豐後、攻狭間、大友氏時陣赤松禦戰、志賀賴房
遣子氏房助之、懷良引還、氏時追至玖珠八町辻、是歲、名和長年
孫伯耆守顯興、與其族三百人往肥後、屬懷良親王、保肥後古麓
城、初菊池武光迎懷良於肥後、傾心輔翼、遠近畏服、諸國名族往
往來依懷良威震西海、顯興後遷宇土、子孫相承、以伯耆爲氏、世
著西州云、

十四年後光嚴院延文四年己亥、春正月、帝在天野行宮、二日、京師火、十日、
京師暴暖雷雨、十五日、又雷雨大風、二十六日、北朝以足利基氏
爲左兵衛督、二月三日、北朝以足利義詮兼武藏守、先是義詮謀

自將伐南朝、徵兵鎌倉、七日、基氏令武藏人金子越中六郎左衛
門、高麗彥四郎、及五郎左衛門等、率兵赴京師、石見周布因幡守
竊應義詮、擊足利直冬黨宇治惟澄與河尻七郎、爭肥後守富莊、
征西府三命守護菊池武光、斥七郎收地、七郎唱異議不服、繕城
守備、武光不能制、惟澄以訴、十五日、勘解由次官五條賴元傳令
旨於武光、嚴遵行前令、猶不承服、收其所領、註進分限、十六日、僧
志玄寂、志玄幼入東寺爲僧、後住東福寺、修禪僧疎石延之上座、
其住南禪寺臨川寺、並分之座、遂紹天龍寺光明法皇數就聽法、
寵錫優渥、辭退居慈濟院、正平九年、欲起之住南禪寺、辭不就、及
死、諡佛慈禪師、二十五日、後光嚴院樂會覽舞、又問右大臣近衛
道嗣藏四書集成及玉屑、欲覽之、道嗣乃進兩部、院數會詩歌、又
講文、道嗣謂文學復興、大友氏時馳使京師、報筑後宮及菊池武
光等、率鎭西兵將侵入豐後、三月朔、天野行在聞賊軍將來寇、徵

兵紀伊高山等、刻十日以前來會、九日、天龍寺上棟、尊足利氏奏
請、據嘉曆造興福寺例、課棟別錢於諸國、盛造營寺塔、住僧妙葩
幹其事、十二日、直冬以石見白上鄉地頭職并領家職、託周布因
幡守資軍糧、二十八日、崇光上皇遷御今出川氏菊亭、是月、懷良
親王督菊池武光等軍、復入豐後、攻志賀賴房、賴房守禦、大友氏
時救之、接戰旬餘、官軍赴高崎城、志賀氏房據險塞路、闌截之、野
上但馬權守亦援氏時、官軍引還、氏房逆擊之九重、劇戰、夏四月
五日、島津貞久率由祖法、以族人無主地讓子師久、爲總領統一
族、十二日、後光嚴院與右大臣近衛道嗣、權中納言園基隆、藏人
頭左大辨日野時光等、蹴鞠禁中、縱朝紳僧侶武家覽之、十五日、
北朝前太政大臣洞院公賢致仕薙髮、去年初夏安藝守護武田
信武薙髮、退居甲斐和田法泉寺、子氏信襲職、二月以來、發兵禦
敵軍、熊谷彥四郎、內藤備後守等應之、戰甚力、氏信以報京師、二

十日、義詮與書獎勵、又以出羽平賀郡總領職、與出羽前司平賀
貞宗、賞戰功、二十四日、義詮修法華八講於等持寺、追薦尊氏、一
周忌辰、南都叡山三井僧侶盡集、公卿皆會、二十八日、北朝前權
大納言御子左爲定上新千載和歌集、僧頓阿年已七十、助爲定
撰定、最有力云、二十九日、新待賢門院崩、年五十九、帝諒闇三年、
論贊曰、曹大家曰、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便口利辭
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藤原皇后兼
是四者、而反於大家之所論、宜其固寵專房、而得以蔽惑主聽
也、蓋后資質穠粹、迎意輙悟、從帝於板蕩之間、歲月既久、顏詞
媚熟、褻謔易行、恩之所加、無限斯息、榮之所及、無隔論誠、庇護
足利尊氏、招納利權、離間護良親王、讒搆忠良、將士解體、憤怨
而思亂、則其蠹害建武之政、爲何如哉、然后誕育元良、尊爲國
母、雖偏安之業、未備六宮之盛、而甘毳之奉、殆盡四海之美、幸

矣哉、
成嶋讓曰、南廷諸后妃、皆能貞淑秀惠、或長絲管、或善謌歌、獨
後醍醐廉后、特邀宸眷、沈共艱苦、所謂糟糠之妻者、故及中興、
其言不得不少聽、亦其勢然也、而世以其納賂紊政咎之、噫建
武之亂、有由起焉、豈獨罪后哉、觀於後之南巡、克贊幼主、以成
母道、舊史所傳、未必爲得其實也、
五月二日、二品尊胤法親王薨、是日、前右大臣冷泉公泰薙髮、號
覺元、六月三日、京師地震、十四日、興福寺金堂釋伽像左眼流血
升餘、又春日社鳥居前地陥可十五丈、十七日、前關白左大臣師
基致仕、薙髮號光明臺院、二十七日、大友氏時率志賀氏房等侵
入肥後、攻三船城、城兵射禦之、氏時乃引兵、轉戰隈莊甲佐、七月、
能登得江石王丸貳賊軍、六日、吉見氏賴與書招之、十三日、武田
信武死、長子信明襲甲斐守護、炎旱、眞木島河水竭、少貳賴尚及

子直資等復應足利氏、軍於筑後絲田、徵兵肥筑豪族、肥前人深
堀時勝、高木貞房等往會焉、賴尚率之徇地、時大友氏時亦徇肥
後、二十三日、京師風雨、宇治河槇島附近盤石流失、夜半水涸、明
朝復舊、二十八日、北朝占定美濃北山、伐造神宮材、二十九日、二
品尊悟法親王薨、八月三日、勘解由次官土御門經高傳綸旨安
宅備後守、授經略阿波策、發兵自小豆坂進、以所收地爲料所、頒
戰功士卒、菊池武光奉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提兵八千餘騎討
少貳賴尚、軍高良山柳坂水縄等處、賴尚率兵六萬來迎、隔筑後
川陣、武光督手下兵五千、先渡薄之、賴尚不戰、退里許、避于大原、
武光追至、賊已鑿斷徑路、前阻泥澤、不可輙進、武光取向賴尚所
贈誓文、揭諸旗竿、以辱賴尚、賴尚固守不出、相持踰月、八月六日
夜、武光遣子武政、姪武信、武明、及赤星武貫等精兵七千人、分爲
三隊、沿筑後川、乘水涸進、又簡壯士三百人、夜緣間道、掩賊背、大

喊雨射、賊衆駭愕、部伍大擾、自相蹂躪、死者相枕、夜已明、武政將
兵一千、先登、斬賴尚子忠資及其裨將三人、武明死之、武信武貫
將兵一千、徑進、與賊兵二萬遇、殊死戰、獲首七百級、虜忠資弟賴
泰、武貫及結城親昭、加藤宗高等戰死三百人、懷良親王及武光、
將兵三千、大呼直擣賊中堅、飛矢如注、親王身被三創、幾危、大納
言北畠顯時、權大納言藤原親弘、權中納言北畠顯信以下將士
禦戰死之、親王賴而得脱、新田族見事急、以千餘人横衝賊陣、世
良田大膳大夫、田中彈正大弼、岩松相模守、桃井右京亮、堀口三
郎、江田丹後守、山名播磨守死之、武光武政勵麾督衆、身先將士、
奮力鏖戰、賊識武光、叢矢雨射、馬傷而蹶、乃易之、縱横馳突、當賊
凡十七合、所著冑被斫墜地、頭中兩刄、馬又傷危急、有一賊將薄
之、馬上相搏倶下、武光遂斬其首、上其馬、蒙其冑復進、自卯至酉、
斬獲三千二百餘、賴尚大敗走、保寶滿嶽、我軍亦亡千八百、初軍

臨發、族人宗愚謂武光武貫曰、曩者絲田之役、縱敵不滅、而促班
師、豈非軍衆念其家乎、壯士不如是矣、武光等聞之慣恥、故及此
奮勵、多致死傷云、大友氏時賴尚子冬資走依宗像氏直、武光攻
之、氏直降、武光罵曰、汝典神祀、而反覆無常、夫神聰明正直、豈饗
汝祀乎、命斬之、所謂筑後川之戰是也、武光以軍多死傷、不窮追、
奉親王還肥後、自是西海賊將皆城守不敢出、義詮以大友氏時
爲肥後守護、乙未東寺之役、足利氏軍刼掠吉田社、毀四所神殿、
於是義詮献近江矢橋爲料所、修裝神體、以謝之、二十四日、安神
體、是月旱、京師飛礫擊家屋、佐佐木高氏權傾内外、其邸尤甚、梅
津僧怖他徙、延及十樂院、或謂叡山甚怒僧尊宣、欲毀其宅也、又
有掴小兒而去者、市人相謂伐愛宕山木、造營天龍寺之所致也、
九月八日、泉涌寺贈佛舍利一粒於懷良親王、義詮再圖南侵、徵
兵關東、十一日、足利基氏催發管下諸族、急赴京師、肥後相良定

賴素附畠山氏、十月、率球摩兵、入日向、島津氏久自志布志引兵燓莊內、五日、與定賴戰於國合原而敗、佐多忠直兄弟戰歿、氏久逃歸鹿兒島、此役也氏久乞援岩川救仁二氏、皆觀望不肯出兵、氏久尋攻救仁氏於蓬原城陷之、進攻岩川氏於手取城、亦陷之、初尊氏與直義議曰、義詮不堪負荷、恐墜吾業、然使關東諸國不叛我則不至失天下矣、乃使基氏鎭鎌倉、基氏旣殺新田義興、東國咸服、時有流言、基氏通行宮圖義詮、義詮稍忌之、時人危懼、鎌倉執事畠山國清兩窺視之、因圖乘機逞兵專威權、說基氏曰、頃來人謂將軍兄弟不相容、必生兵釁、臣願借兵西上、逕攻行在、破和田楠木、混壹天下、以解新將軍之疑、基氏然之、於是發關東八國兵、國清欲先收人望、偏詣諸將士、卑辭布款、啗以厚賞、將士悉應之、八日、國清帥大兵西上、義詮卹之曰、平南方何借關東力之爲、細川賴之諫之、十三日、足利氏執事仁木賴章死、賴章與弟義

長爲足利氏心膂、賴章居丹波、稱丹波仁木、義長居伊勢、稱伊勢仁木、賴章去年薙髮、號賴景、死年六十一、養細川清氏弟賴夏爲嗣、十八日、京師地震、二十三日、畠山國清至尾張熱田、詗、主水正五條良氏卒、十一月朔、權中納言久我通冬等脫歸京師、是日、國清抵美濃垂井、四日、土岐氏兵入京師、六日、國清入京師、軍裝侈麗、馬或加粉盡爲豹文、京師搆棚閣縱觀、時帝在天野行宮、左馬頭楠木正儀和泉守和田正武入奏曰、畠山國清以兵二十萬入京師、諸國兵皆會之、帝大驚、褒龍曰、爲之如何、正儀對曰、戰不在衆寡、先臣正成固嘗以寡摧衆矣、今日之戰、臣知官軍之必克、何則戰之所先者三、天時也、地利也、人和也、今玆大將軍在西、不利西伐、而彼乃西上、不可謂得天時、我營負山阻河、便於守戰、賊將細川嘗來攻矣、不克、山名亦嘗來攻矣、不克、師直兄弟亦嘗來攻矣、皆不克、此由我獲形勝、而彼又蹈覆轍、不可謂得地利、彼外托

公戰、內貪私賞、仁木細川忌之、土岐佐佐木嫉之、不可謂得人和、三者皆失、雖百萬何畏焉、但行宮地勢不便、請暫移蹕金剛山、臣等據千劒破、日夜拒戰於龍門石川、又遣兵紀伊、扼龍門山最初峰、誘敵挑戰、起伏無時、東兵輕慓、必倦而還、臣等乘勢窮追、蔑不摧矣、帝壯而許之、七日、後光嚴院下綸旨義詮、與懷良親王及菊池武光等、義詮乃傳命少貳賴尙、大友氏時、協謀伐之、九日、群盜襲擊東軍、戰於河越氏營、掠奪馬匹貲財兵仗而去、從是南郊刼掠數日不絕、胥謂此必南軍所爲也、十四日、義詮至國清營、十二月五日、石見三隅族井尻又次郎叛、應細川賴之、是日、義詮自將南侵、禱戰捷西大寺、後光嚴院命從三位世尊寺行忠書旗銘、并寮馬賜之、二十日、義詮將兵二千餘、出陣東寺、二十一日、足利氏進貢馬、東軍至後、北朝諸儀復行、先是權中納言久我通冬等詣京謝罪旬餘、細川清氏白北朝、聽其朝參、未許復祿、權中納言洞

院實守在奈良亦謝罪、二十日、聽朝參、趣其還京、二十三日、車駕遷自天野、入金剛山御觀心寺、金剛寺爲行在六年、坊舍山林斬伐悉赭、所喪無算、初楠木正儀以爲寡兵守城、賊必合圍、不如潛軍山谷、乘釁突擊、已而賊駐軍不進、正儀正武乃以兵三百守赤坂福塚川邊氏守平石城、眞木野酒邊氏城八尾、大和河內兵城龍泉峰、四條隆俊守紀伊最初峯、是日義詮率細川清氏畠山國清等諸軍、發東寺、義詮向攝津尼崎、二十四日、畠山國清以東軍自八幡進、二十五日、入河內、官軍逆戰四條村、二十六日、仁木義長將兵五百、發京而南、二十八日、梶井寺火、又行火四條隆蔭邸燼、鎌倉別將將衛越後、軍三寶寺城、徵兵石川妙圓及弟光親等會之、攻越中東城寺及田尻兩城、

十五年（後光嚴院延文五年）庚子、春正月、帝在觀心寺行宮、九日、京師佐佐木高氏第火、十三日、東寺長者賴意奉勅納佛舍利於觀心寺、二

月朔、京師地震、初以和泉近木鄕等散在十莊長官職、賜坊門中
將和田助氏世襲地也、請還之、朝議論坊門氏、避其二分、五日、下
綸旨、還助氏、諭曰、苟至靜謐、當盡還之、六日、北朝修尊勝法於圓
滿院、禱天下靜謐、尋又禱日吉祇園兩社、七日、京師地震、十三日、
後光嚴院命實相院僧仁、修金剛童子法於禁中、修八字文珠法
於靑蓮院、金輪法於妙法院、六觀音法於聖護院、僧權乘佛眼法、
尊什尊勝法於各本坊、是日、畠山國淸進陣津津山、丹下、股野、粹
田、酒勻、水連、湯淺、志貴諸氏、叛降于國淸、賊咸悅、然官軍射戰、屢
挫其鋒、賊相困、乃四出侵暴、壞神祠佛寺、奪其寶器、國淸不能禁、
二十四日、後光嚴院命承胤法親王、修七佛藥師法於禁中八日、
盜兵革故、其畢之日、令六府將佐警固、三月六日、京師火、十日、畠
山國淸傳義詮命、許與和泉信太神主職於和田藏人、與書招誘
和田族曰、苟降勿憂失領邑也、十三日、崇光上皇幸長講堂、十四

日、北朝前權大納言御子左爲定死、年七十二、爲世之孫也、父爲
通早卒、因承祖後、醍醐帝時、叔父爲藤撰續後拾遺集、未成而沒、
勅爲定終撰、爲定從難笠置、見貶斥、後進今官、薙髮號釋空、奉勅
撰新千載集、及撰成、使子左近衛中將爲遠奏之、宗良親王受和
歌於爲定、聞訃作哀傷和歌五十首、遠贈爲遠、義詮遣斯波氏經
往伐鎭西、馳書大友氏時等、諮謀成功、十六日、東大寺八幡宮神
輿歸座、在東寺五年、至是歸座、畠山國淸侵入河內、十七日、燒天
野金剛寺、堂閣坊舍悉燼、是春、菊池武安自筑後引兵入肥前、修
仁比山城據之、遣兵守菩提寺、神田井諸城、少貳賴尙率高木貞
房等往攻、戰於神田井、進攻仁比山菩提寺、乃引兵入佐嘉郡、攻
高木家直甘南備山城陷之、築壘攻小木要害、並橫大路城、武安
武澄之子也、夏四月朔、勅東寺、修高野金剛峯寺空海肖像、像眞
如親王所繪也、三日、畠山國淸侵入紀伊、軍和佐塞、攻略附近官

軍構城高野山、爲禦戰備、六日、北朝前太政大臣洞院公賢死、年
七十八、公賢與弟公敏、公泰、長子實世、皆被信任、家多藏書、歷代
文獻皆可取徵、公賢博覽宏識、練達典故、笠置之變、公敏從難、事
敗免官、薙髮不復出、靖難之後、公賢還任、尋陞右大臣、兼式部卿、
帝南狩、實世奔命、公賢留京、明年、因權中納言勸修寺經顯、奏光
嚴上皇、辭官、尋公泰赴南山、公賢有器局、素負宿望、朝有大議、每
事諮詢、北朝草創、逢遭兵革、政多變化、難就準繩、公賢酌量、多所
裨正、爲朝泰斗、并爲南朝所敬重、正平以來、師數收京師、必聽其
政、常以公正自許、立嫌疑際、從容不惴、終爲足利氏所猜、薙披後
號中園、其日記曰園太曆、公敏遺讒家絕、以其文章付公賢、并收
編中、凡百二十餘卷、又有皇代曆、歷代最要鈔、略代鈔、八日、勅東
寺、以紀伊國正稅付觀心寺、點永代常燈、畠山國淸聞官軍據高
野山、引兵攻之、弟義深守和佐山、九日、禁軍人吏胥侵暴歡喜寺

領、十一日、國淸部下杉原周防守與伊丹大和守、伊丹甚長等、自
高野北尾發、襲官軍、官軍禦之、終日力戰、國淸軍不得志、四條隆
俊使其將鹽谷某引兵佯退陣龍門山、賊將遊佐果追尾至險隘、
士卒如束、鹽谷令軍士據高所射、中必疊傷、躬自先衆督戰、賊軍
潰走三十餘町、器械塡路、鹽谷乘勢長驅、馬中箭墮崖下、遂爲賊
所殺、官軍斬級二百七十餘、獲器械鞍馬甚衆、二十二日、義詮命
御室護持院結夏僧徒及志富田兵衛等、塞紀伊路、驅斥官軍、伊
豫守護河野通盛遣孫壹岐彥六郎、屢與官軍戰、和泉和田助朝
欲應足利氏、有所要求、細川淸氏與書曰、苟降本領如故、其所望
地、亦當白公方、閏月朔、日有食之、十日、畠山義深又以七千人來
攻、會湯川莊司某及越智某竝叛出降、四條隆俊敗績、走保阿瀨
川城、尋湯淺石垣諸城陷、紀伊官軍不振、十二日、住吉社鳴動、社
前楠樹無故而折、公卿聞之曰、官軍所恃惟楠、楠折、則誰擁護行

宮者、僧忠雲曰、神之示凶、是天未棄王室也、繇此警懼修德、神必保佑、安知朝敵之不爲官軍哉、帝乃沐浴坐地以祈者一百日、興良親王奏曰、官軍日挫、請爲陛下一戰、帝乃使赤松氏範及吉野十八鄉兵從之、興良既已領兵、志變氣驕、欲乘寇亂并十八鄉、密遣使義詮定約、二十五日、帥步騎三千餘登銀嵩、焚賀名生行宮及卿士第宅、人莫能測、以爲奇計誑敵、既而告變者相繼、二十六日、帝乃使前關白師基將千餘騎討之、兵士望見、始知有反謀、忿怨潰散、留者五十餘人、氏範曰、見危而去不義也、率二十五騎與師基戰一晝夜、身被數創、力盡而降、興良奔奈良、人譏其辱護良也、是冬、於吉野川俣谷、爲村民遭害云、世人呼曰狂亂王、楠木正儀召遊龍泉兵、僅留百餘人設疑兵、賊不敢迫、至五十餘日、賊將土岐直氏謂部下戶藏尙守曰、吾望龍泉、上多烏鳶、是必虛城、兵法所謂飛鳥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爲偶人也、試以部下特

取之、二十九日、急拔營馳赴、細川清氏聞之、疾驅直傅城門、旗卒過嶮不得前、清氏親攬先登、赤松範實相繼至、與直氏兵破柵而入、守兵果既遁、僅留羸卒百許人、不戰而潰散、賊乃火城而還、今川範氏、佐佐木信詮陷平岩城、賊喜曰、吾能擒天子、奪神器、八尾守將眞木野某等棄城走、先是紀伊人久木八郎應畠山義深軍、五月朔、義深傳義詮命、與富田莊川東地頭領家沙汰人關所、爲軍資、勵其功、八郎乃發兵、與官軍戰於檜平城、七日、細川清氏與和田助朝、以祖父功家邑而招之、於是父助氏發兵、會清氏宮尾軍、轉戰於槇山卷尾、八日、畠山國清等合軍攻赤坂城、楠木正儀欲棄城退保金剛山、和田正武曰、子知鼠乎、見人乃竄、世將笑曰南人抗天下而鼠鬪而已、荷不一戰以挫賊鋒、然後退、爲未晚也、乃選三百人、約以暗號、八日、夜出斫結城駿河守營、大戰、不克而入、令衆唱號坐作、有四賊卒雜焉、捕斬之、後光嚴院遣神祇權大

副藤波親世於伊勢大神宮、參籠七日、禱天下泰平、人民愷樂、兵革靜謐、神器入京、王道淳素、武運金石、九日、赤坂城遂陷、楠木正儀走保金剛山、行在危駭、敵不復進攻、十二日、賜綸旨阿波小屋平右衛門尉、獎勵其功、二十三日、畠山國清收兵還津津山營、二十七日、義詮撤尼崎陣、明日班軍還京、細川清氏土岐賴康等從、楠木正儀等亦出金剛山、將復諸城、疲不能進擊云、六月六日、北朝解嚴、七日、北朝以僧師鍊所編元亨釋書、流傳天下、八日、北朝前內大臣德大寺公淸死、十一日、京師火、義詮與書招島津氏久、氏久遂叛降、十三日、日向守護畠山直顯贈書曰、自今公私同心以攘凶徒、二十一日、左馬權頭某託阿波金丸莊於晉生氏、資軍糧、菊池武安軍肥前神崎莊、遣族良武守蘆大路松崎城、二十九日、少貳賴尙部將宗經茂往攻、武安與族武興等、自仁比山出救之、高木貞房、龍造寺家平等發兵、會經茂軍、攻擊松崎、本吉、余

田諸城、拔伐累日、是月、我邊民侵高麗全羅道、又侵楊廣道、燒龍城等十餘縣、京師戒嚴、以柳濯爲京畿兵馬都統、李春富爲東江都兵馬使、百官助戰、學官從軍、震怖殊甚、秋七月三日、京師諜報、河內官軍復振、六日、細川清氏率師向河內、七日、肥前宗經茂逆菊池武安等軍、迫其陣、十四五町而布營、移檄彼杵一揆來援、縱高木貞房、龍造寺家平等、攻姉川余田諸城、野戰數日、足利氏南侵將士不和、巷議紛擾、十三日、義詮遣佐佐木高氏、往廉問其情、十四日、細川清氏託和泉和田上條領家職半於和田助朝、資軍糧、是日、足利氏驚擾、將士旁午、散而復集、如此三日、初仁木義長仕尊氏屢立戰功、爲參河伊勢伊賀等四國守護、食邑數百所、爲人兇殘、賞罰任意、驕恣特甚、嘗詣鶴岡、殺人於社中、又戕男山神人、其在伊勢、豪占神戶三郡、祭主訴之京師、後光嚴院命尊氏下書責還、義長怒祭主訴己、肆意漁獵於神路山五十鈴川、曾不經

意在京師、侵奪細川清氏宅地、清氏怒欲相攻、尊氏和解而止、又怒參河人星野行明在國擅屬清氏、沒其邑、又規奪土岐賴康、佐佐木氏賴之邑、以故諸將惡之、義詮入寇也、義長以兵三千出陣西宮、欲自專功、忌國清兵盛、冀其沮敗、聞國清先鋒戰于龍門山、抵掌笑曰、使汝諸軍露體脫走、亦可以爲一快、國清聞而惡之、已還京師、欲除義長、引與義長相惡者細川清氏等、晝夜酣讌、寢至款洽、乃說之曰、今日與諸君飲、有何所隱、僕西上實爲誅義長也、彼本庸器、濫得重賞、跨有郡國、而暴橫侈肆、輕蔑將軍、前日之役、將軍陣尼崎二百餘日、彼未嘗一謁、聞南軍克則喜躍、聞我軍捷則顰蹙、不臣甚矣、公等何不協力誅之、以輔將軍、三人素與義長有隙、皆從之、未發、會楠木正儀、和田正武出兵、撤渡邊橋、將攻譽田城、義詮聞之大驚曰、前日之功廢矣、國清託防禦、與清氏等率兵七千、先馳赴四天王寺、正儀正武還金剛山、國清本無意與官

軍戰、因駐寺中數日、議返攻義長、事播京師、或告義長曰、清氏等擁軍不進、圖先除公也、義長怫然輒還京、說義詮曰、聞國清清氏分兵至自四天王寺、是欲藉口于臣而圖亂也、請爲之備、義詮紿曰、此訛言也、事若實我與卿誅之、誰敢抗者、義長大喜、籍兵得七千餘人、言曰國清十萬兵、焉得若許精强、乃遣姪賴夏率二千餘人守四條大宮、遣弟賴勝于東寺、率一千餘人、火民屋、勒兵自備、恐義詮通意於國清、與賴夏率兵護義詮第、抑絕內外、逼義詮請自爲執事、請綸旨致書討國清清氏、十八日、國清清氏等分道逼京師、佐佐木高氏素惡義長擅權、竊同其謀、於是夜潛自側門入見義詮曰、諸將所圖、而將軍右之、何也、然諸將意亦不可測也、不如潛出以觀變也、臣既具馬騎于北門、請乘之脫出、臣今將入與義長語、使彼不覺也、乃從兵百餘外來就義長、議軍事移時、即義詮稱病發入臥帳內、義長出、義詮乃蒙婦人衣、率親近三人、間出

側門、得高氏所具馬、疾馳至西山谷堂、義長不知、就侍女請曰、明日敵必至、將軍何不出見兵士、侍女入告、驚呼曰、將軍不在、義長大驚、急閉四門索之、子賴夏怒甚、直入臥內、蹂躪屏障、罵曰、吾恃此庸人誤矣、明日義長兵聞義詮逃、皆散去、留者僅三百餘人、義長笑曰、羸弱逃亡甚善、夜望見炬光絡繹來進、大懼、不知所爲、間道奔伊勢、賴勝逃丹後、賴夏逃丹波、十九日、義詮入京師、清氏國清亦還、大和河內和泉紀伊官軍聞之競興、設燎於山、聚舟於海、賊懼曰、攻以天下而不可克者、和田楠木也、吾輩不走無噍類矣、和泉賊將細川業氏先逃、紀伊湯淺亦逃、河內賊將杉原周防棄譽田保、水速城、正儀急攻拔之、根來僧徒守春日山城、恩地贄川諸族攻屠之、湯河莊司陣鹿瀨、將攻阿瀨川、阿瀨川定佛、山本某、田邊別當某擊走之、官軍大振、京師震恐、皆歸罪國清、國清好著狐皮靴、時人惡之、作狐媚歌譏之、優倡兒女唱者滿街、國清大

慚、八月朔、石清水神人相鬪、殺駒形神人牛瀨實阿彌於內殿、四日、畠山國清潛逃還鎌倉、仁木義長部下參河守護代西鄉某與吉良滿貞、擧兵于矢矧、尾張人小川中務等應之、築塞小川、扼其歸路、國清間關僅而得歸、石清水神人猶據社殿訴事於北朝、十五日、放生會、參議辨官空旋歸、二十九日、義詮遣師伐仁木義長、移檄伊勢佐藤藏人等曰、義長蓄異心逃歸、因今加兵伐之、其戮力之、九月五日、京師火、六日、宣光門院薨、十五日、行幸住吉社、以津守國量館爲行宮、謀復京師、先是征東大將軍宗良親王聞河內賊勢猖獗、行在危殆、欲入援未果、於是官軍復振、車駕西幸、乃勅宗良親王擧信濃師西上、帝賜和歌促之、伊豆廉亙加、和禮殷美比斗利、須美能衣嵗、斗波奴宇羅美袁、岐美耳能古沙牟、美宗良上答歌、和我伊曾久、古巨呂袁志羅波、美與之野能、麻豆比佐志左袁、宇羅美佐頁麻志、以信濃早寒、木曾路冰雪、人馬難通、不果、義詮使東寺長者覺雄修五壇法於其第、小河中務爲土岐氏所破斬、吉良滿貞

亦戰敗而降、仁木義長黨與日散、乃使叔父義住先歸順、二十八日、石塔賴房集伊賀伊勢兵、推義住爲將、攻佐佐木氏賴于近江、氏賴以兵三百、沿河水作三陣以待、而義住侮其兵寡、縱兵競進、氏賴迎戰、賴房大敗、將士五十餘人戰死、義住出降、晦、北朝關白九條經教罷左大臣、以右大臣近衞道嗣爲左大臣、以權大納言兼左近衞大將鷹司冬通爲右大臣、內大臣兼右近衞大將久我通相罷、權大納言三條公忠爲內大臣、公忠權大納言實忠之子也、仁木義長之逃歸也、姪賴夏歸居丹波、義詮召之、依違不至、責讓再三、陰有異圖、冬十月四日、義詮決議伐之、遣細川賴和率兵向丹波、十一月十七日、北朝右大臣鷹司冬通罷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洞院實夏兼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西園寺實俊兼右近衞大將、義詮遣佐佐木氏賴、土岐賴康伐伊勢、二十五日、移檄佐藤藏人等、發兵會軍、仁木義長據長野險禦之、十二月十二日、僧

慧玄寂、慧玄以大德寺妙超薦、爲花園帝所辟、處妙心寺、帝晨昏就問法、慧玄機宇高敞、不拘禮儀、貧素恬如、至縮藤爲袈裟、嘗爲客設浴、薪不足、慧玄曰、毀欄板有餘薪矣、衆摘茶、遽雨至、慧玄曰、奈何濡淸衆、伐樹就庫摘之、信濃高梨氏至京、以其俗緣來謁、見屋壞、謂侍者曰、盍葺補之、其資我當辨也、慧玄聞之、罵曰、俗漢來見則已、管我屋作什麼、其峭峻如此、北朝贈圓成佛心覺照國師、是歲、鎌倉別將率石河妙圓光親、攻越中赤田城、城兵扞禦、光親子光經等傷、轉攻上田妻有兩城而還、鎌倉旱飢、疾疫流行、道殣相望、

十六年 後光嚴院康安元年 辛丑、春正月、帝在住吉行宮、二十三日、京師地震、二月三日、以宇治惟澄爲阿蘇大宮司、六日、土御門小路火、八日、長助法親王薨、大友氏時之起也、阿蘇大宮司宇治惟村陰應之、出兵侵略諸邑、氏時爲報京師邀賞、惟村父惟澄亦懷貳豐後

井田鄕本屬島津氏、延元以來、數與大友氏爭訟、足利氏雖與島津氏不服、終爲惟澄所占有、於是惟澄輙爲島津所訴、去年之臘、足利氏令氏時收還其地、惟澄不聽、尋附其入十二貫文於南鄕御靈、又訴征西府、請淸理領邑、征西府慰藉、約明春必處治之、於是先以阿蘇社務職并神領等與惟澄如故、而義詮亦得氏時牒、二十二日、褒惟澄功、許與領邑、以爲肥後守護職、命氏時曰、惟澄若不降有不忠跡、即還肥後於鄕如故、惟澄又欲冠二子、請菊池武光名之、乃命曰惟武、宇治氏惟村惟武兩黨相爭之端發于此、二十八日、道哲道准傳征西府命、修造肥前櫛田社、東肥前靡南方、少貳賴尙遣子冬資來爭、龍造寺家經等應之、薩摩澁谷族等助島津氏抗征西府軍、交戰踰年不熄、是月、京師數火、群盜刼掠一條氏第、傷殺家士、三月八日、醍醐寺火、如意輪堂五大堂等悉燼、二十日、名和氏高卒、長年之弟也、稱竹萬七郞、二十二日、北朝

侍讀文章博士菅原時親授後漢明帝紀於後光嚴院、乃補御書所別當、二十五日、懷良親王下令旨、還阿蘇社領肥後小河於大宮司惟澄、二十九日、京師火、延燒八十六町、是日、北朝改元康安、大赦、發老如延文、但不除徭役、夏四月朔、日當食陰雲不見、義詮以斯波氏經爲鎭西管領、與大隅薩摩筑後寺社本所之半租爲祿、十日、島津貞久代酒匂久景抗訴曰、顯祖忠久、文治三年九月九日、賜島津莊日向大隅薩摩稱奧三國也、右大將家下文炳然在焉、迨至建久、太宰祖武藤資賴賜筑前豐前肥前稱前三國、大友祖中原親能賜豐後肥後筑後稱後三國也、三人均領九州、各爲守護、固無勝劣也、及北條氏置鎭西管領、各割二國以假關東、亦無用捨也、建武一統、均還一州於三氏、乃今而有用捨、道鑑獨失面目、何也、曩者太宰筑後叛復降、乃兩國如故、畠山禮部叛五年、道鑑蒙誅伐命、及復降、乃爲日向守護、道鑑終始一節、所樹亦多、

宜有抽賞、今如聞者、除太宰大友畠山分國外、隅薩筑後寺社本所之半以與管領教書已出、抑道鑑何罪、輒遭用捨乎、頽齡八旬、餘命無幾、勤勞超衆、而無榮有辱、安得不痛恨、請以此奏聞、得繳前命、足利氏乃徵其文券議之、二十一日、仁木義長糧竭兵散、遣使乞降、公卿皆曰、彼一降則伊賀伊勢皆爲我有、而伊勢國司北畠顯能亦獲强援矣、帝乃許之、顯能屢出兵拯義長、行在將士竊相謂曰、敵之來降、皆詭詐耳、直義降而復叛、義詮降而事敗、其他直冬賴房時氏皆不可信、今義長受國窘蹙乞降、何爲許之、彼兇驕貪欲、旣背其主、何以竭忠於我、我多給地以飽其欲、何以待我勳舊、無乃養虎遺患歟、五月七日、宣政門院薨、十一日、奈良春日社南門前地陷、二十四日、僧覺明寂、會津人、年十七、爲叡山僧、八年至紀伊鷲峯、見法燈禪師、悅之、詣其玄奧、遊於出羽信濃、應長元年入元、從中峰於天目、去如天台、無見延置上座、歸、杖錫至

出雲宇賀莊、剏雲樹寺、稱臨濟中興、會後醍醐帝幸伯耆、召抵行在、受衣鉢、賜國濟國師號、車駕還京、輒詣闕問道、勅董瑞龍寺、固辭還山、正平初、靈鷲山僧强請之、乃起興寺宇、以報法燈、尋住妙光寺、尊氏直義爲欲拠寺、三請不肯就、夜竊逃去、尋帝召之行宮、受衣鉢戒法、加三光國師號、帝參禪問道之志甚篤、覺明不忍去、留于和泉高石、帝爲建大雄寺、親臨落慶之、寂、帝賜香幣、公卿會葬甚盛、內大臣花山院家賢作歌弔之、二十五日、勘解由次官五條賴元傳令旨於宇治惟澄、社務神領一如惟時例、乃使肥後守護菊池武光收郡浦小河下地還惟澄、是月、武光奉懷良親王、戰於日向、北朝左大臣近衛道嗣聞僧阿一博學、延講左傳、娓娓明晰、參議柳原忠光在坐、請曰、自今每筵必來聽矣、光明法皇勸崇光上皇召講、六月二日、召至菊亭講舜典、上皇甚悅、自是每月三次講尙書幷杜詩、前關白二條良基亦延講玉屑及毛詩、京極高

秀亦陪聽之、京師甚鬱文學、去年以來、疾疫益熾、都鄙死亡相繼、至每坊日斃四五人、諸國亦如此、惟富貴家不感染、六日、後光嚴院避嵯峨伏見遺蹤、親寫般若心經、納祇園社以禳之、八日、征西府聽深堀時勝歸順、先是近江守護人督租於坂田莊、興福寺神人不肯輸、士備六郎等率衆入莊徵發、因殺傷神人、燒村而還、興福寺僧徒怒訴足利氏、請捕縛致寺以甘心焉、既而又入大國莊、毆打及傷神人尾藤成瀨等、僧徒益忿、遂將擁神木入京、九日、北朝命足利氏還坂田莊、若避行緩怠者直催促之而可、至大國莊事、則供僧所言、爲無理由、以論雜掌、得事寢、二十日、地大震、廬舍摧倒、死者無算、阿波雪港海溢、漂沒居民廬舍一千七百餘家、二十一日、北野社鳴動、地大震、二十二日、又大震、四天王寺金堂及奈良堂舍多壞、京師雨雪、人畜凍死、二十四日、又大震、河內最甚、官軍屯在天王寺、金堂倒、大塔空輪落、伶人承仕在廳等壓死、能

野社及三山秘木石盡壞、二十五日、又震、二十七日、又大震、日向官軍自清瀧德攻曾井、土持八郎等逆戰彼德、二十八日、北朝命大乘院孝覺等、行最勝講宮中五日、畢、聽孝覺牛車、是月、鎮西探題斯波氏經赴任、及發每船皆載倡婦、見者知其必敗、秋七月朔、京師地震、三日、又大震、十日、勅觀心寺、修如意輪法千遍陀羅尼、禳地震、先是菊池武光等大擧伐少貳賴尙、陣於筑前長島山、徵發諸國兵、少貳賴國與松浦族等禦擊之、少貳冬資在肥前、率龍造寺家平家經等、方徇松浦大村、適聞筑前急、乃引兵救之、入怡土郡、攻加布利城、肥前深堀時勝等發兵、會於長島陣、武光軍容益盛、十七日、賴國等引退、冬資陷加布利、合兵繕修飯盛細峯兩城、登油山而陣、十二日、山名時氏率三千騎攻美作、取奈義能仙、篠向大見丈等九城、進圍倉懸城、十八日、京師地震、二十二日、少納言某傳旨於阿波大浦兵衞尉、褒戰功、二十四日、京師地大震、

難波浦海溢、死者數百人、阿波鳴戸潮涸、有一巨皷見石上、擁之以木、聲震天地、一色範氏馳使京師、備報九州困難狀、二十九日、義詮與書曰、此間卿苦心可知、且勉之、乃遣歸其使、八月朔、京師地震、菊池武光等攻少貳冬資於細峯、薄擊累日、冬資力屈、走保飯盛油山、武光進攻飯盛油山、六日陷之、冬資走糟屋郡、與大友氏時等軍合屯青柳、武光急擊之、七日、氏時冬資等敗衂散走、八日、武光進勦殘兵、自西郷轉戰、軍蔵屋鬼津等、勢大振、十六日、菊池武光遣守護代率深堀時勝等、軍豐前規矩郡、勦青柳殘徒、十九日、京師大風、義詮遣佐佐木氏賴、擊近江甲賀郡、二十四日、地大震、紀伊地裂、諸國堂舍多倒、修造四天王寺金堂、是月、我邊民燒高麗嶺州、侵略梁州泗州、宇治惟澄之復阿蘇社務也、守護菊池武光命赤星武貫、窪田武宗、盡收社領、郡浦小河等下地、宇土道光、名和顯興、勾野鄉等不服、抑不肯還、守護以告、征西府嚴令、

收付社家、於是社司往治、則顯興小川宰顯貞率衆攻之、傷雜掌、毆祝、惟澄抗訴曰、歸順者復領地、固爲定法、今兵減力疲、請速清理、尋甲佐神人亦訴曰、小河諸邑後白河帝所寄進、若不得命、將動神輿、九月五日、勘解由次官五條賴元傳命於菊池武光、督付之惟澄、武光重遣守護代與武貫武宗、俱往收地、道光城郡浦、顯興宰構寨小河、拒之論諍、征西府申令武光毀之、十日、赤松則祐與貞範等、率兵二千援倉懸山名師義、別將八百騎待之、則祐等見其兵寡、將進擊之、會阿保信禪等歸順、將襲播磨、則祐築法華山等五城守之、遣使讃岐、求援細川賴之、是日賴之抵備前、以兵寡不進、中國情勢亦艱、十三日、和歌會、初義詮之南侵屯尼崎、近臣多以攝津守護赤松光範闕供頓爲言、佐佐木高氏乃請義詮、奪其職、以自領、細川清氏不直高氏、爲光範請還補、不聽、備前福岡舊頓宮藤康之所領也、坐事見削、赤松則祐請而得之、藤康後

屬清氏、有戰功、清氏請義詮還賜其邑、義詮聽之、則祐以高氏之壻、恃其勢拒命不從、加賀守護富樫高家死、子竹童丸幼、高氏欲奪其守護以與女壻斯波氏賴、清氏不肯、請義詮仍以竹童丸爲守護、高氏憤數爲清氏所沮抑、思有報之、會義詮命清氏七夕宴其宅、爲七百番歌合、清氏大喜、盡心經營、高氏聞之、競飾居宅、盛設茶菓奇觀、要義詮邀己家、義詮顧如佐佐木氏、以故兩家相惡、時清氏冠其二子於八幡宮、八幡宮源氏之所宗祀、以故義詮疑其蓄異志、高氏知之以爲得便也、會僧志一至自鎌倉、數謁高氏、高氏問曰、頃聞得何等施主、志一曰、相模守殿有所禱、以願書被託、得賜錢十萬、稍以資旅食、高氏逼求其書、遞伊勢某示之義詮、伊勢以其有義詮死、基氏滅、已有天下之言、疑非清氏所爲陷而不通、會義詮嬰疾、高氏入見曰、清氏詛將軍、知邪、曰、未也、召伊勢進其書、義詮大懼、命修解禳、因度清氏必有所納于八幡宮、訊諸

宮司、果得願書、其文一如與志一者、然自當時皆疑其非手書也、義詮謂清氏與國清合謀將叛、乃欲先誅清氏、獨與高氏謀未決、高氏恐禍及、佯稱病赴有馬溫泉、清氏不知、將修佛事、夜適天龍寺、從士頗多、於常、義詮聞而大怖、以爲謀洩、二十二日夜、遽率後光嚴院出走新熊野、撤橋而守、明蚤京師騷擾、士馬旁午、謂將軍討清氏、清氏大驚還、使弟僧瑣啓義詮曰、巷議紛紜、始未測其由、聞變遽還、不意事由臣故也、臣於將軍未有絲毫所負、儻爲所受所誤、枉害不辜、非啻取笑於敵國、終恐爲亂階也、伏願事付有司、窮覈虛實、明施之罰、臣甘就戮于轅門、義詮不答、清氏欲俟其來討自殺、與弟賴和將氏從弟氏春等戒兵自備、士衆集者七百、義詮未能出兵、清氏謂集兵于輦下、恐致騷擾、不如退而陳謝、日晡火邸遂奔若狹、若狹其領國也、族黨追及途、勸曰、京師兵寡、公以此衆何遽走邪、清氏馳馬諭曰、卿等謂我怯而走乎、令我致戰、烏

合懦兵何足畏也、第願君臣之義、死不可闕、故欲退而一明冤耳、今行就死、亦不自惜、只恐讒夫橫行、將軍喪國無日、因慨然流涕、從兵悉沾襟、清氏又謝遣氏春將氏曰、我負罪逃竄、而弟等相從、友義之厚、感激無已、然弟等非獲罪於將軍、今日相從、死且有罪、請自是訣別、弟等敬奉將軍、訟我冤、且存父祖之宗祀、是爲兩全之策、二人固請從、清氏懇諭曰、今與弟等俱偕、則讒者藉口、以取信於我實叛也、二人不能已還京、清氏走據小濱城、清氏初無叛意、但以高氏所間故、一旦廻避、庶幾乎義詮有所囘悟也、義詮遂不察、二十四日、義詮奉後光嚴院還京、清氏與今川貞世善、因招其弟直世、欲申理之、直世不肯往、清氏嘆曰、貞世若在、不使吾負冤至此也、貞世父範國聞之說義詮曰、賤息貞世與彼友善、急召貞世、就彼謀事、因刺殺之、則事不至大患、義詮從之、遣使召貞世、貞世至三河、聞清氏逃、乃馳至京、範國謂之曰、清氏實無異志、遑

却生此禍耳、吾觀八幡願文筆蹟、不似花押、尤可疑、吾聞彼信爾因詭言緩一時之難也、或曰、佐佐木高氏與清氏相軋、因讒毀之、自是義詮深信貞世、範國乃讓職而老、是日、鎭西探題斯波氏經抵備後、請戰捷於淨土寺、尋義詮命細川賴之寄附得良鄉地頭職、氏經將向豐後、徵援九國、當此時、少貳新敗、薩隅日亦不競、島津師久欲援豐後、乃發兵、由肥後路進、和泉下司政保、牛屎高元、馬越行家、及葦北七浦諸族、闌截路、擊破之、殺傷澀谷族數十人、師久逡巡、二十六日、義詮遣丹波守護仁木義尹、擊細川清氏、去歲之役、以赤松光範爲佐佐木高氏所奪其攝津守護、國人憤怨、楠木正儀、和田正武聞之曰、機不可失、二十八日、帥衆五百餘、入攝津、陣天神森、高氏孫秀詮氏詮在攝津、發兵千餘人、欲據神崎橋拒之、守護代吉田嚴覺盛氣言曰、赤松屢爲彼所困、獲罪將軍、主君新有其國、縱不能奪敵國、敵入境而不之殲、非唯取笑赤

松、將何以報將軍、秀詮氏詮然之、率兵而進、途過牧童、告曰、和田氏軍五百許、方過渡邊橋、嚴覺笑曰、縱楠木軍濟川、將併擊殲之、飲馬而息、正儀諜知之、使人行呼曰、南軍自西來矣、何不守橋、秀詮以爲正儀繞出軍後、乃回軍、徑田畔列而行、正儀發伏兵於路、阻泥澤雨射、賊兵爭徑欲還、正儀正武薄擊、賊驚潰、覺嚴先逃、撤中津橋斷追兵、秀詮氏詮踵至不能渡、官軍追斬秀詮氏詮、溺水者二百餘人、正儀命援之、給衣藥遣歸、冬十月三日、斯波氏經抵豐後、駐營府中、移檄宇治惟村等、募衆來援、是日、日向畠山直顯遣將貞總、助士持八郎等、與征西府軍戰、當此時、菊池武光自筑後引兵、伐肥後南郡、八日、足利基氏得京師蜂起、南朝已開戰報、命中村彌女郎等、發兵上京、九日、義詮遣斯波氏賴、仁木義尹、攻細川清氏、氏賴自越前、義尹自丹波、清氏聞之笑曰、介力士數人持梃禦之足矣、乃遣死士八人於敦賀、縱火呼譟、氏賴先鋒朝倉

潰走、氏賴怒而進、清氏留頓宮藤康守城、自帥衆五百出戰、藤康俄叛、從城後延敵、清氏從士駭散、與賴和率殘兵五十騎走攝津、十六日、京師訛言、官軍與細川清氏入京、斯波氏經馳書島津資久等、由球磨路、擊菊池武光軍、二十六日、臨川寺火、仁木義尹攻細川清氏、清氏敗績、二十七日、奔叡山坂下、僧徒不納、乃赴宇治、兵可五十、遂赴和泉堺、義詮以石橋和義爲若狹守護今富名主、二十八日、足利基氏禱天下靜謐於覺園寺、十一月四日、細川清氏因石塔賴房歸順、清氏勇猛、從兵亦衆、帝及群臣皆悅、是日、山名時氏拔倉懸城、並山陰四國、威震隣境、細川氏春起兵淡路、具戰艘、將攻義詮、松山某起兵攝津、據香下城、塞播磨路、京師大驚、義詮以近畿皆應官軍、將徵兵東國、九日、北朝關白二條經敎罷、以左大臣近衛道嗣爲關白、十四日、京師地大震、二十一日、勅東寺長者、禁官軍甲乙人侵暴東寺境域、二十三日、初畠山國清之

犯行在、將士資糧乏絕、多亡歸者、國淸已還鎌倉、悉沒其食邑、將士訴之、不聽、主吏偶啓其事、輙黜罰之、於是將士千餘人相率造足利基氏、請罷國淸、基氏乃遣人數國淸曰、卿前日之役、名攻吉野、而實圖仁木義長也、今復擅沒軍士食邑、結其寃憤、豈非欲激成兵端、以亂國家乎、卿罪惡已稔、宜疾罷去、勿爲滯不決、坐取誅戮、是日、國淸懼與諸弟及從士三百餘人走伊豆、路宿小田原、土肥掃部助來襲、國淸拒郤之、遂入伊豆、與二弟分據三津金山修禪寺三城、初國淸執事十餘年、其妹爲基氏妻、由是權勢薰灼、關東將士莫不趨附、及起兵之日、無一人赴難者、雖親舊亦多離叛、糧食日乏、欲計出奔、恐無所容、乃歎曰、吾悔殺新田義興、據城拒守、二十六日、基氏遣將往伐、命波多野高通等發兵助之、二十八日、細川淸氏因石塔賴房奏曰、自逋逃之臣歸罪于闕下、四方兵士爭效義擧者日多、而敵將細川赤松與山名相持、土岐佐佐

木與仁木相攻、京師既無守兵、又無援兵、當此時、臣與和田楠木協力復京師、迎鑾輿不終日而辨矣、帝召左馬頭楠木正儀問之、對曰、元弘以還、王師復京凡五、多不假師徒所苦威力不繼、是以雖屢得之、亦屢失之、今欲取之、不假淸氏之力、臣一人足以辨之、只恐取之後、不復能守也、若恥棄之致戰、則擧今版圖所有併失之、臣愚未視其可也、而行宮君臣皆戀故都、是以不從、敕關白敎忠、大納言四條隆俊、權中納言日野邦光、刑部卿石塔賴房、相模守細川淸氏、左馬頭楠木正儀、和泉守和田正武等、大擧討足利義詮、十二月三日、官軍至四天王寺、細川氏春率淡路兵至界浦、先是赤松範實歸順、至是率兵會官軍、五日、義詮自將軍東寺、分佐佐木高秀陣忍常寺、今川貞世陣山崎、義詮禱戰捷於敎王護國院、七日、衆議所向、細川淸氏曰、京師之虛實、僕素所諳、佐佐木高秀、今川貞世怯懦易與、必不抽一箭抗我也、及戰洛中、臣等直

衝中軍、義詮何得全、天下成敗在此一擧、諸將竝進、高秀貞世等果望風而潰走、八日、義詮奉後光嚴院走近江、入武佐寺、官軍入京師、火義詮第、京師復用正平號、官軍充京師、布營、石塔賴房爲檢斷、淸氏營東寺、義詮子春王猶幼、爲從者所抱走南禪寺、僧貝芳匿之衣被中、送致赤松則祐、則祐奉之白旗城、佐佐木高氏將走、洒掃其第、大壺貯酒、留二僧誡曰、來者犒之、已而楠木正儀來、僧迎犒之、淸氏欲毀其第、正儀不肯、留鎧刀謝而去、時人稱高氏老手、博得正儀鎧刀、傳以爲笑、十一日、南禪寺士曇寂、筑前博多人、爲永天寺僧、號乾峰、至京師、從佛國明魏等元弘際避亂上野佛寺、寺偶失大般若經兩軸、士曇諳記寫之、不差一字、正平十年、後光嚴院召淸涼殿聽法、十二日、勅修七星如意輪法於河內觀心寺、禱天下統一、二十二日、賜綸旨三井寺完寺領、二十三日、楠木正儀謁河內剛琳寺緜夫臨時非課役如故、仁木義長與土岐

賴康戰于伊勢、仁木賴夏攻仁木義住于丹波、竝敗退、山名時氏自美作引軍、還伯耆、赤松範實又叛還播磨、東西路塞、諸將不至、初朝議以淸氏久爲義詮執事、專握兵權、威名素重、授以將帥之任、謂必當招徠士衆、特樹大功也、至是不血刃取京師、走義詮、而無一人來附者、四方勤王師亦以路梗不得時進、軍情危懼、而賊兵日振、二十四日、義詮率諸軍發武佐、赤松氏範由水路將犯行宮、二十六日、義詮先鋒至勢多、赤松貞範則祐從播磨至兵庫、分兵將犯行在、二條師基帥諸將引還、果如正儀言、二十七日、義詮大擧入京師、官軍不能禦、由宇治路退走、議者謂中興諸將、義貞兄弟爲之冠、今義宗義治材武酷肖其父、而帝不召之北國任以恢復、乃任用狡詐反覆之徒、王師何以振哉、是月、北朝以承鎭法親王復爲天台座主、是歲、大館氏淸據關岡城、與北畠顯能協力徇國中、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五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村上天皇十一

正平十七年（後光嚴院貞治元年）壬寅、春正月、帝在住吉行宮、四日、後光嚴院自武佐成就寺抵石山寺、明日如叡山、御日吉社祝樹下成國家、十一日、佐竹義篤死、年五十二、初尊氏之叛、義篤首以兵從、及西奔、弟師義從直義有殊功、因受賞邑、稱山入氏、義篤東還、募兵拒鎭守府軍、其後汗馬勞甚多、就僧疎石受禪學、薙髮號淨喜、十三日、地大震、震東大寺眞言院、十四日、細川清氏從河內赴阿波、徇伊豫土佐讚岐、十七日、後光嚴院遣神祇權大副藤波親世、詣伊勢神宮、納願文曰、頃年海內不聊、干戈頻動、衆庶苦軍旅、群臣迷邊邑、自憶非質、甚慙靈鑒、受國十一載、避京及三度、是雖天道

令然、猶歎時運不全、淳素有志、德化無實、非得冥助、安成素願、自去十三日、風痺相侵、不得還內、因闕機務、庶應祈願、速蒙神利、二月十日、後光嚴院還京、御右近衛大將西園寺實俊北山第、權大納言花山院兼定等十餘人、直衣隨從、儀從非常、鎭西探題斯波氏經在豐後、大友氏時助其軍、當此時、征西府勢方盛、日田出羽次郞父子歸順、宇治惟澄亦絕足利氏、足利氏因褫其肥後守護、以與氏時、由是豐後進路塞、氏時圖侵肥後筑後、十五日、與書阿蘇大宮司惟村曰、方以肥後守護薦於京都、必當有命、且收菊池武光父子守富莊、日田氏井田大佐井兩鄕以付卿、請急擧趾來援、當報京師請厚賞、此誓佛神、不敢食言也、十九日、北朝賜僧慧鎭慈威和尙號、彗星客星竝見、先是足利基氏命岩松直國、率白旗一揆上野藤家一揆、與和田宮內少輔俱向伊豆神餘城、攻畠山國淸、三月八日、常陸中村定行等發兵來會、十二日、波多野高

道等陣古奈湯下迫三戶城、縱兵鈔野伏、伊豫河野通盛馳使京師、報細川清氏至阿波、十三日、義詮命急與細川賴之協謀伐之、薩摩郡司及若松諸氏應島津師久、破征西府軍、伊作族亦攻二階堂氏、戰於池邊城、二十五日、斯波氏經馳書伊作族、獎勵之、二十八日、伊豆波多野高道、中村定行等諸軍攻三戶城、縱火薄戰、城兵力拒、三晝夜不拔、河野通盛因久枝某要求細川賴之、欲復伊豫守護及舊領、夏四月二日、賴之與書保其無他、以趣出陣、十四日、伊豆三戶城陷、二十一日、後光嚴院還御土御門殿、五月三日、與福寺衆徒請北朝修春日社、十日、能登石動山戰、賊軍不競、乞兵吉見氏賴、別軍向富來院、攻木尾城、十六日、克之、斬富來齋藤次、十七日、京師地震鳴動、二十三日、又震、後屢震、右近衛中將某傳征西府命於少貳賴尙、還豐前節丸名田於宇佐大樂寺、二十八日、北朝勅東寺、以丹波篠村新八幡宮、屬鎭守八幡宮、禱文

武一統、六月十二日、上杉憲顯將兵往伐畠山國淸於神餘城、禱捷走湯山、是月、山名時氏帥衆五千入美作、分兵略備前備中、備前敵將皆城守不出、備中杉山守將秋庭三郞輸城而降、守護高師秀走備前保德倉、備中皆降、乃令富田直貞略備後、將攻敵將宮兼信、足利直冬帥衆五百從石見進援之、陣備後宮內、遣一僧誘諭兼信曰、恢復期至、諸將戮力、足下獨何意不爲相援、計當今之士足倚賴者、莫如足下、若能伏義來歸、則籍沒以下事、當從所請、兼信答曰、佐殿若失勢來投、僕將應之、今近國皆應、何待兼信、且使者往來、間命之武夫、未聞命僧徒、無乃變形偵諜乎、乃使人導僧巡視城中而逐之、急發兵襲直冬、直冬敗走、直貞亦引還、時氏遣師義略播磨、路經但馬、但馬諸城未降、乃令小林重長獨進、赤松直賴斷路、重長轉入丹波、仁木義尹出拒、重長駐軍相持、義詮以丹波近京師、令石橋和義等擊重長、重長誓曰、吾決不生還、

諸將畏其鋭、不進、重長縱盡引還、桃井直常擧兵信濃、本國豪族野尻井口氏等應之、奔赴日多、將進攻富樫介、能登加賀兵士三千餘來拒、陣未成列、直常掩擊大破之、至夜直常欲議軍事、潜赴井口城、會加賀能登兵士三百餘來請降、左右不知直常所在、由是營中大騷擾失火、降卒乘亂反擊、斬獲二百餘人而歸、直常在途、顧視營壘火起、以爲賊軍來襲、將還拒之、有敗卒急啐曰、事敗矣、請速走、直常不知所爲、遂走井口城、秋七月三日、興福寺僧徒嗷訴北朝、因抑留寺僧往法勝寺聽法華八講者、明日北朝除左大辨柳原忠光氏、遂停八講、旬日復忠光氏、十九日、北朝命僧正良愉、修六字明王法於宮中、是日、多武峯鳴動、二十二日、義詮建直義祠于天龍寺、號大倉明神、二十三日、義詮以斯波義將爲執事、初義詮以細川淸氏屬官軍、求其代而難其人、先是斯波高經子氏賴娶佐佐木高氏女、時高氏爲義詮所親重、威權無二、衆咸

希其意、以執事擬氏賴、義詮意亦屬之、而義將乃後妻所生、高經鍾愛、欲其得職、乃密讒氏賴之短沮之、盛稱義將爲人、義詮性素無斷、人之所言易聽從、遂以義將爲執事、時義將年僅十三、高經代行其事、氏賴孝順、略通經史、一日會親故曰、吾資質庸劣、不能盡父之歡、深以爲憾、吾聞知子無如父、父之不愛我也允宜、自今之後、若有大過、則非特辱父而已、延及祖先、不孝孰大焉、不如歸身釋門、遂削髮入高野山、從士切髻者二百七十人、義詮愛其才、屢召不出、潜出高野、隱下野二荒山、義詮又使基氏召之、不聽、時人謂氏賴之不出、惡父之無道也、氏賴聞之曰、以我不出故、使非毀父於中外、其罪不少、遂還京師、而不常在京、數往居若狹、以安父心、後復入山云、先是細川淸氏進入讚岐、氏春以淡路兵三百餘至、氏春弟信氏以讚岐兵五百餘至、小笠原宮內大輔以阿波兵三百餘至、淸氏乃以衆五千屯白峰城、與楠木正儀約、將略定

南海、然後夾攻義詮、細川賴之聞之、從備中赴讚岐、賴之淸氏從弟也、令其母紿淸氏曰、吾固知子之罹讒毒、無以自明而至此也、然仁木細川、前將軍呼爲股肱、委任亦厚、而子獨降敵、奈不義之譏何、若能幡然來歸、吾將爲請復舊邑、若不聽吾言、吾且避去、不忍相攻、使者往返數次、賴之得間修歌津城、徵兵山陽、不復通問、會飽浦信胤、小笠原信濃守應淸氏、斷海路、淸氏兵日振、乃令中院定氏守西長尾城、秋七月二十三日、賴之謂新開眞行曰、今敵兵日益、吾不速戰、勢不可支、吾遣汝僞攻西長尾、淸氏必分兵往援、汝夜從間道潜還、吾與汝乘虛攻淸氏、破之必矣、眞行乃發縱火薄西長尾、淸氏果遣賴利信氏往援、眞行夜潜回軍至白峯、賴之亦帥兵至城後、二十四日、乘曉大喊、城極嶮巇、便於拒守、而淸氏輕敵、單騎突出、騎能屬者三十餘人、所向摧靡、淸氏刀揭變首、縱橫馳突、斬獲甚衆、望見逃兵、疾馳及之、敵刺其馬、淸氏僞爲被

創、將奪敵馬、敵斫之、淸氏搏而投之、敵從旁搏淸氏亂刺、遂被殺、白峯陷、賴利信氏比至西長尾、知見欺、轉轡馳還、路遭眞行、破之而去、遭逃兵問狀、泣曰、主君歿矣、望白峯皆敵旗、乃走淡路、西長尾亦潰、南海悉爲敵有、賴之因留讚岐、復轄四國、中國人來歸者亦衆、時城壁堅固、士衆精强、由淸氏輕率少謀、竟致敗歿、自是四國悉陷于賊、官軍聲援日縮、時議惜焉、淸氏父和氏以尊氏佐命元功、據有四國、至是其家遂衰、子昌氏嗣、細川氏之勢、移賴之家矣、二十七日、多武峯鳴動、八月五日、京師地震、七日、斯波氏經破征西府軍於豐前、宇治惟村爲大友氏時所唆動、遂叛應之、修繕自守、於是斯波氏經與氏時謀、擧兵侵中豐前、征西府守護代逆之、三戰三敗、是日守護代以下將士七十餘人死之、餘衆皆降、宇治氏使僧在氏時陣、氏經作書報捷、且令據險克守、氏時亦報曰、貴介語城中狀、何悅過之、當誓戮力也、外間嘖嘖、說菊池陰謀、雖

不甚信、若不豫虞、恐有臨時之變、故遣鶴原盛阿、具告其情、請善
備之、今豐前大擾、國中略平、山鹿麻生等擧旗香春、松浦族兵亦
發、又得日向之報、諸族與球麻兵謀、將入八代、諸方風動、戡定
在近、請善圖焉、氏經乃還豐後高崎城、發兵守備、十五日、帝觀月
於住吉行宮、月色清明、帝懷宗良親王久在信濃、遙賜和歌曰、斗志
倍奴留比奈酒須磨比乃阿伎波阿禮斗、津幾播美夜胡登於毛飛陀瑠也禮親王尋答歌曰、津幾仁幾美、於毛比伊泥
計利、阿伎夫加久、和賀裳須氏能、邪磨登奈氣久仁、嘗此時、楠木正儀、和田正武聞清氏死、
議曰、近日之勢、不可坐視、須一戰以振諸國官軍氣也、乃以騎八
百土兵數千、軍神崎株瀨二處、佐佐木高秀別將箕浦定俊率伊
丹基長等、火神崎橋以待、十六日、正儀等張篝火其營、而潛兵涉
三國渡、邀出賊背、賊謂北軍來援也、天明顧視其旗皆菊水、菊水
者楠木氏號也、而大驚走淨光寺城、城中皆官軍、喊聲震地、賊皆
奔散、箕浦僅而脫去、菊池武光自將入豐後、攻探題斯波氏經、於

是探題軍豐肥路絕、宇治惟村方以兵糧料所要求氏經、氏經未
答、於是恐其背、二十八日、贈書曰、道路艱難、不諳地理、因怠音耗、
實非本意也、西境一賴卿力、敵若迫我城、毋悞救援、料所當進之、
但所望地以未知悉不報耳、既安危相託、苟請京師、豈惡不聽乎、
請勉之、九月七日、老人星見、菊地武光入府中、九日、斯波氏經遣
土佐女郎、於阿蘇諸謀開路、若敵迫我城、發兵來救、既而肥後動
搖、宇治惟村不能防、說矢部、友知、大野、鞍岡諸族應己、國人稍有
通意者、及豐後官軍退、氏經乃分兵援惟村、擾肥後、北朝以權僧
正深守爲法親王、邦良親王之子也、十日、足利基氏自擊畠山國
清、軍箱根山、基氏詐遣使招降、是日、國清遂著僧衣出降、遣弟義
深于基氏營、自留伊豆府、菊池武光方伐豐後、駐營萬壽寺、困斯
波氏經、當是時、少貳賴尙薙髮而老、二子冬資襲職、復擾亂筑前、
十三日、和歌會、十四日、武光遣收軍引還、氏經遣志賀氏房等、屯

大野鳥屋諸城、塞武光歸路、武光抄路赴筑前、十六日、楠木正儀、
和田正武、石塔賴房攻赤松光範多田部城、火兵庫而還、足利基
氏將掩殺畠山國清等、遣兵梗路、十七日夜、有人告國清曰、聞明
日將有異處分、國清輙目弟義熙、僞爲近出、令一奴持刀徒步奔
藤澤佛寺、寺僧給以馬二匹僧二人、晝夜馳至京師、義深聞之大
驚、詣結城直光請救死、時基氏將撤陣還、直光盛義深于大櫃穴
底通氣、擔而從鐙函後、遂得脫去、初義深密爲逃計、其臣遊佐性
阿知其狀、欲令人不覺、故與左右飮博戲笑、以混其迹、比行已遠、
事稍泄、兵士忽至執之、性阿乃披僧服而走、道爲人所覺、入逆旅
而自殺、譽田性意亦義深之臣、走至駿河、爲今川範國所執、其子
彌三郎往請代死、性意見之謂非己子、彌三郎固爭不已、範國愍
而兩釋之、國清匿七條佛寺、又去居宇治、憑楠木正儀請歸順、正
儀卻而不奏、遂竄大和山城之間而餓死、義深亦走京師乞降、義

詮、義詮許之、二十一日、菊池武光遣弟武義、將城重隆等五千人、
往攻斯波氏經、氏經使子松王丸、率少貳賴尙、大友氏時、及宗像
大宮司等七千人逆戰于長者原、武義兵敗、身被三創、退且許、重
隆奮戰斬賊將對馬賴資資俊等四百餘級、賊乃敗走、時懷良親
王在高良山、武光迎之、合原田秋月諸兵二萬三千、進至豐後府、
氏經氏時退保高崎城、賴尙保岡城、宗像大宮司保宗像城、武光
駐軍豐後府、分遣兵士攻之、相持三歲、是日、義詮將救赤松光範、
率兵陣東寺、遣斯波高經率諸將往攝津、二十三日、北朝改元貞
治、大赦天下、以恒鎭法親王爲天台座主、菊池武光既破少貳冬
資等、適肥前在國司筑前守報松浦族蜂起、乃遣深江泰重等援
之、二十五日、至福井、賊收兵退、是月、細川賴之攻河野通朝於伊
豫世田城、京軍進至攝津、官軍聞之、渡川引還、斯波高經駐朝倉、
佐佐木、山中、郡下諸氏兵戍攝津、乃班軍、冬十月二日、義詮自東

寺歸、四日、北朝關白近衛道嗣罷左大臣、肥前松浦族復自鏡濱崎進入筑前、擊在國司氏軍於筑前、菊池武光遣深江泰重等援在國司、五日、至福井、與在國司謀、退據一貴寺高嶽、以拒却之、城武顯亦率師戰於志磨郡、七日、義詮以赤松則祐為攝津守護、十一日、地震、去年斯波氏經之為鎮西探題也、賜薩摩筑後寺社領半濟、島津貞久訴未決、氏經臨發又許以薩摩、大隅、筑後、豐前及二島闕所、託將士軍資、細川賴之伐讚岐、亦侵奪貞久櫛無保、於是貞久并訴之、足利氏以事已經斷行、難輙變更、十七日、義詮命氏經權宜處之、命賴之還侵地、以大友氏時請、以宇治惟村為肥後守護、二十一日、陸奧管領斯波直持以相馬胤賴為東海道檢斷、十一月、筑前少貳冬資、宗像氏俊等復起、三日、菊池武光率師逆戰於香椎大隈、其部將駐在豐後、十日、斯波氏經遣志賀氏房等來攻、鬼塚左衛門次郎力戰死之、宇治惟村扼險、塞菊池豐後

通路、宇土河尻徒、竊通款探題、筑前諜報、松浦上下一揆、謀踰山侵入豐前、諸族約相應齊進、博多宰府之戰、必在中旬矣、斯波氏經馳書以告惟村、惟村乃引兵赴入田、十五日、氏經又報曰、菊池武光將逃歸也、與大野軍謀、絕路備之、二十一日、武光擊少貳軍至筵打、二十四日、班軍博多、二十九日、大野軍志賀氏房等與菊池豐後軍戰、互有殺傷、踰年不決雌雄、先是山名師義不得志備前、乃謀踰伯耆入播磨、赤松直賴諜知、塞大山險、但馬守護仁木賴勝修城以守、師義乃向丹波、仁木義尹盛軍而待、以丹波近京師也、義詮遣石橋和義、今川貞世、大島義高援義尹、是月、和義赴若狹、令國中借稱門半濟地全租、充丹波軍資、約役罷還之、如故、正平初、紀伊安宅莊豪族橘賴藤為尊氏防淡路海賊、因得阿波竹原牛牧萱島諸莊、十四年、南朝招降為備後守、與族周參見氏俱伐阿波、十二月朔、源某以南方闕所并本所領、除天龍補陁

兩寺領外、與賴藤賞其戰功、令經略四國、二日、地震、五日、地大震、十一日、北朝贈南禪寺士曇諡廣智國師、圓覺寺慧輪諡佛地禪師、十三日、菊池武光與書阿蘇大宮司、徃者所寄進阿蘇嶽大般若轉讀料大野莊下村、以本所歸順繳還之、更以稻原村為替地、十七日、足利直冬與石見白上鄉新本地頭職於周布兼氏、二十日、北朝內大臣三條公忠罷、伊豫河野通盛為僧士雲、捨土居館剏善應寺、請其徒弟住長福寺者為開山、二十四日、附久松方羅分門眞名、河野、土居分地頭職為其料、二十七日、後光嚴院名第一子曰尊貞、立為親王、以右大臣鷹司冬通為左大臣、前內大臣久我通相為右大臣、足利基氏定鶴岡八幡宮禁令、凡社域諸谷為民居、持太刀若乘馬出入社內、縱牛馬於瑞籬內、穢瑞籬外壕、持魚鳥徃反社頭、寓兵士於供僧祠官宅、乘馬入雪下柵內、犯其一者處罪、是月、前內大臣西園寺公重來奔、是歲、自六月不雨、至

是月、京師水涸、近江湖涸、諸國大饑、我邊民焚高麗岳陽縣、

十八年 後光嚴院貞治二年 癸卯、春正月、帝在住吉行宮、十一日、和歌宴、僧至孝寂、越前平葺人、從智海禪師為僧、會中不能領頌、東遊三歲、聞師鍊住東福、乃徃與問答、徃返百轉、其言句唱酬、人天聳聽、每謂人曰、越八無性靈、惟鍾在我耳、元弘元年、舉南禪寺首座、後醍醐帝凌晨大雪、幸臨問法、尊氏之剏安國寺於諸州、以北禪寺為京安國寺、以至孝為開山、居寶幢院而寂、二十五日、盜入東寺金堂、剝中尊金箔而去、二十七日、河野通直起兵伊豫、攻湯月山城拔之、進圍大空城、二十八日、北朝以足利義詮超任權大納言、從尊氏例也、晦、妙法院一品亮性法親王薨、是月、斯波氏經使其屬將愛智義成與宇都宮經景、擊安心院美濃守、閏月十四日、京師地震、明日又震、十五日、官軍與吉良滿貞戰於三河竹島、傷天野眞景等、菊池武光自筑前引兵復伐豐後、斯波氏經守禦、亟促大

友氏時兵、氏時城守不背出、氏經憂苦、馳書宇治惟村、結託應援、居兩旬、氏時遣志賀氏房等、塞肥後通路、二十五日、武光攻氏時於鳥屋城、氏時苦戰拒之、多死傷、先是氏經亟促島津師久氏久兵、師久爲和泉長保等所阻、因移兵攻之、戰結不解、氏經遣長刑部少輔往觀、具報薩摩困難、大隅亦亂、氏久不能赴援、氏經求援周防大内弘世、於是弘世渡海來援、武光遂引還、二十九日、兵部卿邦世親王宮及白雲寺火、天旱川涸、二月四日、京師地震、山名師義頓軍丹波踰年、和田繁實自京師往久觀軍容、十二日還報、敵不戰而引去、十八日、京師地震、二十五日、京郊醍醐民與山科民鬪、互有死傷、踰日山科民報之、縱火燒日野口小野民舍、二十九日、義詮奏後光嚴院、勅權中納言御子左爲明撰和歌集、縉紳多不服爲明、義詮固請、遂有此命、是日、後光嚴院臨記錄所聽越訴、二十九日、北朝以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洞院實夏爲内大

臣、足利基氏部將率常陸烟田時幹等、擊征東府軍於下野、是月、弭兵至鎌倉、夏四月十日、細川賴之救大宮河野通直退守高繩城、又爲賴之所破、叡山僧徒之訴足利氏、以佐佐木氏賴放火燒村、其族高滿殺神人處之罪、而不得也、謀擁神輿入京、足利氏固執爲失當、却其訴、既而義詮佐佐木高氏與氏賴、俱得夢告而惶怖、十三日、義詮附阿田鄉地頭職於日吉十禪寺社、謝殺害、付得樂名地頭職於根本中堂、謝放火、上杉憲顯爲鎌倉執事、菊池武光之班軍也、賊軍扑豐後、思息肩、無幾大内弘世引還、斯波氏經不得駐軍、遽渡海逃周防國府、島津師久聞氏經在防府、馳使請事、氏經惶遽將還京師、使還以報、師久大驚、五月二日、復馳書氏經曰、公苟至京、九州蕩平事速審議濟師也、我兄弟雖寡弱、俱踏兩國連戰不撓、願遣廉直使者撿之、且得敎書、徵發國人、以成蕩平功、是日、義詮與書宇治惟村、宇都宮經景等、奬勵戰功、而事

既去矣、三日以五條賴遠爲兵部少輔、十三日、北朝命覺譽法親王修五壇法於宮中、是月、後光嚴院勅謚佛光禪師曰圓滿常照國師、佛國禪師曰應供廣濟國師、義詮遣海老名備中守於鎌倉召足利基氏、基氏辭不至、六月十六日、北朝關白近衛道嗣罷、叡山徵馬上役於石淸水領、神人怒、十七日、擁神輿入京、棄去、義詮奉安東寺、鎭守殿命侍所警固、十九日、京師艮位有光、人爲旱兆、久我民入鳥羽鬪爭、縱火燒寺剎民家、互有死傷、居數日鳥羽民燒久我村報之、右大臣久我通相邑也、其別業燼、通相怒、二十日、足利氏遣侍所兵、燒鳥羽公文宅及民家、二十六日、北朝遷伊勢内宮神主於假殿、二十七日、北朝以前關白二條良基復爲關白、二十九日、北朝授足利義詮母赤橋登子從二位、室澁川幸子從三位、幸子義季之女也、是月、奈良春日山樹千六百餘株枯、秋七月三日、島津貞久死、貞久自北條氏時薙髮號道鑑、生子賴久、不

嗣、稱川上氏、後娶大友親時女、生宗久、師久、氏久、及乙壽、自直冬亂、師久當薩摩軍、氏久當大隅軍、是夏、貞久以薩摩守護薩摩郡地頭河邊郡並諸島及薩摩讃岐兩豐等諸邑讓師久、以大隅守護多禰島大隅寄郡及薩摩鹿兒島等讓氏久、以薩摩永吉大隅百引筑前三奈木讓乙壽、女禰禰亦有分地、死年八十餘、島津氏從是分兩守護、七日、義詮罷若狹守護石橋和義、以斯波義將代之、十日、京師物情騷然、夜介冑武士宣言曰、將軍逃矣、諸將驚即集足利氏、或謂佐佐木高氏等密謀擊斯波高經、高經覺因自戒嚴也、十四日、京師地震、十五日、京師復騷、京極高秀、石橋和義等戒嚴自備、十九日、佐佐木高氏家宰吉田秀仲自邸罷歸、有人刺殺之、高氏信任秀仲專用事、因説高氏謀廢高秀立嫡孫幼若、時高秀爲侍所、聞之竊與所司代若宮左衞門尉謀除之、是日、若宮抵義詮第、秀仲在邸理事、夜罷過四條京極道場、至常阿彌堂前、

若宮觀而斃之、自至義詮告狀、八月二日、北朝前內大臣三條公秀死、四日、京師地震、十四日、北朝贈足利貞氏從一位、十六日、以後醍醐帝二十五忌辰、修法華八講於攝津莊嚴淨土寺、懷良親王統師發太宰府、二十日、右近衛中將某傳命於大鳥居法印等、訴訟當還府後決之、二十六日、先是上杉憲顯附直義、自薩陲山之敗、奔於信濃降南朝、足利基氏深思舊勳、乃宥其罪招之、奪芳賀禪可越後守護、授憲顯、禪可大怒、發兵攻憲顯、憲顯與戰數月、大敗之、禪可僅以身免、無幾基氏徵還憲顯、爲執事、禪可益怒、聞憲顯赴鎌倉、出兵遮之於上野板鼻、基氏大怒、親將兵將攻禪可於宇都宮、禪可遣子高貞高家邀擊、是日、兩軍戰於武藏苦林野、基氏驍捷多力、善揮大刀、戰數刻、刀毀缺如鋸、遂斬高家、退而憩兵、高貞顧衆曰、吾族死者誰也、衆曰駿河殿沒矣、高貞曰、弟死兄何以生、乃呼而進、基氏聞變將木戶每氏鬪死、大哭曰、彼每約與

我同死生、彼今已死矣、我豈忍食前言邪、乃提刀而進、衆皆奮從、戰益銳、基氏馬傷而斃、敵兵望之、爭進圍之、基氏揮刀斬殺無前、大高重成馳至、而贊其勇、以馬授基氏、基氏喜曰、昔源平之戰、後藤守長乘主馬而遁、卿之所爲與彼相反、呼卿姓大剛、不亦可乎、兩軍交綏、高貞謂衆曰、吾兒八郎安在、衆指一鞍馬曰、此郎君所騎、高貞曰、鞍不濺血、吾兒不死、意見擒也、吾復戰、岡本富高曰、擐白絲鎧者基氏也、臣請搏之、嚴松直國覺之、勸基氏與己易甲、富高不知、進搏直國、直國士金井從旁搏富高、相刺而死、會日暮、敵兵引還、基氏進擊大敗之、進攻小山、將攻宇都宮氏綱、會氏綱至軍陳謝、且告禪可已懼罪亡去、基氏乃還鎌倉、基氏謂八郎曰、汝能事我乎、曰、我家未嘗事二主、基氏愍其幼弱放還之、人稱其寬裕、二十九日、石清水神輿歸座、去年富田直貞之徇備後也、江田廣澤三吉徒應之、乃謀攻宮道仙、足利直冬以石見兵來援、直冬

與道仙數戰不克、適吉川經秋使至、直冬將逃、輒令出兵迎直冬去、直貞亦逃、山名時氏父子竟納降足利氏、九月、足利基氏駐營足利、二日、揭示鑁阿寺、禁侵暴、令公文所錮其公事所役、五日、常陸人烟田時幹赴足利軍、偵報宇都宮氏綱竄、圖完繕集兵、六日、基氏命長沼憲秀塞路擊之、九日、右近衛中將某以筑前三奈木莊日向飫肥南北鄉地頭職、賜勸解由次官五條賴元爲世祿、先是阿蘇大宮司攻豐後入田小川二氏陷數寨、是日、大藏卿某傳令旨褒獎其功、十日、菊池兵向野間籏之原、定田兵四郎出戰拒止之、義詮得備後捷書、是日、報小早川春平等曰、山名時氏亦納降、其境必平矣、十三日、此夜繼華歌宴、陸奧管領斯波直持揭示飯野八幡社、禁軍兵甲乙人侵暴、犯者處罪、錄進其名、於是發兵徇出羽、伊賀盛光遣子光政、率兵會名取陣、乃進入出羽府中高清水、冬十一月九日、京師地大震、十日、大風、辛丑之役、義詮走近

江也、以世傳兵甲託東寺僧經助、及還失金裝寶刀、於是義詮令東寺糾之、大僧都相懸明匠行賀等鞫治、停經助參仕、十一日、侍所捕獲其盜、經助即遁去、二十七日、京師大雪冱寒、十二月十三日、大內弘世與征西府豐前軍戰於柳城、官軍擊傷小野資政等、不克、二十九日、直冬以吉川經兼爲土佐守護、與長門岡部氏闕所岩永鄉伊北氏三原大島及出雲比伊鄉等地頭職、賞其功、是年饑、僧妙葩爲細川賴之所請、就阿波補陀寺、初光勝院住之、於是備饘粥施貧人數日、賴之等效之、蘇息者多、是歲、舟木賴尚歸順、屬北畠顯能、我邊民侵元蓬州、

十九年 後光嚴院貞治三年 甲辰、春正月、帝在住吉行宮、和歌宴、二月朔、京師富小路三條火、左近衛中將某傳綸旨、諭薩摩澁谷重門、率族歸順效功、七日、北朝內大臣洞院實夏罷左近衛大將、十六日、北朝還皇大神宮于正殿、二十二年而成、外宮未成、大內弘世之叛

降于足利氏也、義詮悅曰、西國自是無憂矣、乃罷其長門守護厚
東宗西、使弘世領周防長門如故、宗西歸順、得征西府令旨、據豐
前門司城、十九日、北朝内大臣洞院實夏罷、二十六日、後光嚴院
臨記錄所、垂簾聽雜訴、後數臨之、是月、懷良親王攻拔高崎城、三
月十一日、行幸住吉社、從臣詠百首歌、十四日、北朝以權大納言
兼右近衛大將西園寺實俊爲内大臣、前權大納言四條隆蔭死、
隆蔭西大路隆政二子、家稱油小路、又稱大宮、光嚴院立、以左近
衛中將兼内藏頭用事、適使鎌倉、喪父解職、及後醍醐帝還、退其
位、光明院立輙擧用、爲兩法皇所信任、十六日、山名時氏遣子氏
冬時義至京師、先是時氏使人請義詮曰、臣與將軍舊無微嫌、今
所以起兵、將討佐佐木高氏以懲後耳、願將軍幸赦臣擅起兵罪、
賜以臣所略定諸國、則效節如前日也、義詮喜曰、山名降則中國
平、而西國益無患矣、乃赦之、因授因幡伯耆、丹波丹後、美作五國

守護、與若狹今富名主、時人嘲之曰、欲獲厚賞、不如反覆、仁木義
長與佐佐木氏賴、土岐賴康相持於伊勢五年、亦乞降、義詮悅曰、
伊賀伊勢無患矣、義長遂叛、然兵力既衰、義詮不復授國郡、細川
氏春、石塔賴房、上杉憲顯、吉良滿貞皆相繼叛、二十九日、北朝權
大納言二條師良兼左近衛大將、良基之子也、是月、大内弘世率
兵三千至豐後、菊池武光與厚東宗西逆擊敗之、弘世窘迫乞降、
武光許之、弘世還周防又叛、懼義詮怒、多齎貨財珍玩往京師、遍
賂遺義詮左右、左右皆悅、我邊民以船二百隻侵朝鮮慶尚道海
岸、破全羅道兵馬使邊光秀、李善於伊作島、與全羅道巡禦使金
鉉相遇、又擊破之、夏四月二十日、北朝民部卿御子左爲明上新
拾遺和歌集、光嚴法皇幸丹波山國、感疫不豫、二十六日、足利基
氏禱天下泰平於相模大山寺、五月二日、義詮北上山莊成、行徙
移式、曰柳原亭、九日、北野社供花僧鬪爭、血穢神殿、十五日、京畿

大雨洪水、是月、僧道祐鋟版清原氏所藏論語集解、以傳于世、道
祐足利氏之族也、幼而喪父、與母共居堺浦、薙髮爲僧、初學天台、
後爲釋覺如之徒弟云、其書迨後、流傳清國、錢曾者獲此大喜、謂
筆畫奇古、如六朝初唐人隸書碑板云、六月七日、京師祇園靈會、
義詮觸穢、臨侍所土岐直氏邸構棧棚觀之、小舍人與社僧諍、拔
刀殺之、血濺神輿、神人怒、擁輿向義詮第、侍所武士介而禦之、神
人弃輿於路而去、乃奉安旅所、京師霖雨、十四日、祇園神輿歸座、
十五日、萬壽寺火、是夏北朝勅鎌倉、置行宣政院、管十州禪刹、北
朝欲修法勝寺八講、興福寺僧徒有違言、遂停之、秋七月二日、修
經供養、七日、七夕歌會、是日、光嚴院殂於丹波山國莊常照寺、年
五十二、薙髮法名光智、光嚴院師僧疎石究禪旨、還自賀名生、益
厭世故、不欲復接人間、屏居小倉山下、既而復還伏見、御光嚴院、
以其密邇京師、臣僚候問不絕、乃盡屏侍從、獨從僧順覺雲遊四

方、而時人始莫之知也、行歷當時戰爭地、深爲生靈悔罪、多所慙
愧、及抵紀伊川、有危橋不可輙渡、躊躇久之、會武人數輩踵至、訶
叱排院墜水、順覺投身掖而出之、被服透濕、肢體毀傷、順覺掩淚、
扶入野亭更衣、往至高野山、有二僧追至、拜跪謝罪、請執役自贖、
蓋前日排院墜水者、院喻遣還之、固請不肯去、及夜院遣二人汲
水、與順覺急出還伏見、途過賀名生行宮謁帝、共語及戰爭間、帝
爲攬淚悵然、及辭出給以廐馬、不受、已還復居光嚴院、以來候者
尙多、出至丹波山國、構菴居焉、至是殂、卽葬其地、北朝輟朝五日、
警固三關、停燕飲作樂美服卅年、阿蘇大宮司宇治惟澄疾革、十
日作手印書、讓阿蘇四社領等總領於長子惟村、讓阿蘇南鄕及
豐後大佐井四分一地頭於季子別當丸、而聽總領命、尋卒、延元
以來、惟澄與菊池武重兄弟協力爲官軍、甚有勳伐、及事稍定、征
西府錄功較薄、不能無憾、已亥歲、少貳大友復嘯起、乘間招誘、因

懷貳不果、而子惟村遂應大友、惟澄使仲子惟武代理家事、既而探題逃、豐肥南靡、惟村悔非、數請和、於是惟澄許之相見、爲父子如初、家人屬惟武者不甚服、擁惟武背惟澄、惟澄怒曰、吾與惟村對顏、惟武何怨、抑惟村何罪、吾將託後事、宜勉以待瞑目也、奈何我氣息猶存、輒爲滋擾邪、夫屬彼者盡族中老儇、謂立惟村不如惟武易與、因欲擁立自專耳、惟武不覺、敢犯不孝罪、而不自悟乎、彼附隨而出者、盖以謂如此、則予不得讓後惟村也、若惟武悔非改行、則惟村宜扶持、永存同胞親愛、其附和之徒、必將復歸、宜宥之、如主謀者、亦克改則宥之、書之與惟村、宇治氏從是兄弟相爭、二十六日、安樂壽院火、上野世良田義政忤鎌倉命、足利基氏遣兵伐之、二十八日、攻之於如來堂、義政兄弟三人及梶原某等自殺、乃收其邑江田鄉、與岩松直國、八月六日、基氏禱天下泰平於伊豆三島社、十二日、雷震勘解由小路京極、二十五日、山名時氏抵

京師、將見義詮、從者五百餘人、夜竊入近衞烏丸邸、九月三日、以高野金剛寺金堂朽、勅寄附紀伊三荷鄉、修造之、十一日、京師地震、十四日、薩摩島津族伊作忠親遣使、因坊門氏、欲歸順以全本領任官、是日聽之、任下野守、忠親宗久之子也、京師洪水多盜、冬十月十日、僧圓旨寂、越前人也、修曹洞禪、後醍醐帝時、遊元十年而歸、往來京師鎌倉、興國中、越前朝倉氏剏弘祥寺辟之、至是建仁寺闕、義詮迎圓旨、圓旨力疾應之、適重陽作詩曰、今日黃花應笑我、白頭扶病上東山、病乃漸、醫診曰、命在旦夕、笑曰、吾精神未耗、尚可待三旬、果如其言、十五日、大藏卿資世傳令旨宇治惟武、襲父後、初細川賴春敗於東寺、臨死謂義詮曰、惟得伊豫、死且不朽、義詮許諾、從是細川氏與河野氏爭伊豫、義詮尋以河野通盛爲周防守護、細川賴之斬族淸氏、平阿讚、是歲九月、擧兵向伊豫、河野通盛方病、子通朝嗣事急、冒十死日、陣瀨田山禦戰、賴之圍

之踰月、十一月六日、齋藤某背應賴之、城陷、通朝自殺、僧抱其子德王、間關逃、是爲通堯、通盛已老、薙髮閑居、專修佛敎、於是病漸、二十六日死、十九日、興福寺僧徒舁春日神木入京、訴越前守護斯波高經奪春日社封戶河口莊于北朝、二十一日、命移神木於長講堂、

二十年（後光嚴院貞治四年）乙巳、春正月、帝在住吉行宮、二十六日、前關白左大臣師基薨、年六十五、子敎忠、敎基、伊豫河野族奉主通堯、集兵於溫泉郡、二十七日、圍湯月城陷之、斬城將細川天竺禪門等、進攻大空城、城將大祝莊林某發國人拒之、細川賴之聞報、將兵直赴道後、通堯棄大空、而據高繩城、是月、京師屢火、疱瘡流行、二月十一日、足利義詮三條坊門萬里小路新第成、徙之、二十一日、義詮使二階堂行光因內大臣西園寺實俊奏北朝、當造內裏、請聖斷定其所、乃下議群臣、三月六日、足利直冬收大內弘世周防

租生鄉、與吉川經世、賞其功、十日、北朝前關白左大臣一條經通死、日記有玉英一櫃、伊豫細川賴之圍河野通堯於高繩城、城中不和、十日城陷、族人多降、通堯走保惠良、嶮隘不容衆、遣僧抵能美島、說令岡通任、村上義弘等、通任義弘輙往見通堯曰、與薄恩武家、寧赴九州助官軍耳、衆同之、二人還、以兵渡淺浦、迎通堯入能美島、二十一日、小笠原政長死、二十八日、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以宇治惟武爲阿蘇大宮司、夏四月十四日、兵部卿邦世親王薨、二十日、京師隕霜、寒如冬、是春我邊民侵高麗、喬桐江華、五月四日、故尊氏夫人赤橋登子死、年六十、登子生義詮基氏、薙髮稱登眞院、北朝停聽訟、三十日、初登子在病、祇園神託巫女曰、我祠無鳥居、豈不記元弘擁護乎、義詮乃命三寶院光濟、建鳥居三基、長二丈五尺、直錢十貫、伊豫河野通堯遣使太宰府、請歸順、十日、大藏某傳令旨聽之、勉建功、二十日、北朝贈故鎌倉執權正五位下

北條高時正四位下、二十四日、慶四天王寺金堂、河野通堯已降
征西府、細川賴之偵知、遣篠本玄蕃、發新居宇摩二郡兵、攻村上
義弘、義弘走保新居、說中子藤重、藤重迎義弘於屋代島、與能義
島相通聲息、會河野通遠有叛謀、又阻風波、因不得赴宰府、六月
二日、北朝贈赤橋登子從一位、十三日、京師大水、京師山科人竹
鼻彈正遣兵燒園城寺所管關、二十日、園城寺燒彈正宅以報之、
有死傷、二十三日、後光嚴院以金泥青紙、親寫提婆品、賜足利義
詮、乃赦、二十八日、震豬熊、秋七月五日、天龍寺妙葩奉崇光院命、
修光嚴院一年忌於大光明寺、七日、奉後光嚴院命、修觀音懺法
於天龍寺、奉崇光院命、建廟大光明寺、剏大佛殿、伊豫村上義弘
與今岡通任、謀河野通堯西下、通任乃艤船迎之、通堯喜爲父子
約、二十七日、與通任兄弟共發屋代島、兵千七百、船二百八十隻、
得能高畝從竈戶、赴豐後菊池氏軍、晦、通堯船至筑前大島、乃報

宗像氏重、八月三日、抵太宰府、謁懷良親王、親王賜名通直、令警
固西海、通任義弘還、聞敵強盛、轉柁抵豐後、投高田三郎、適菊池
武光擊大友氏時、陣於竹長、乃與三郎俱往助其軍、十七日、行宮
火、二十五日、義詮寄付筑後橫溝及藤吉氏高瀨田於太宰府安
樂寺、禱天下靜謐、九月十三日、和歌會、千葉氏胤死、鎭西探題斯
波氏經既敗歸、尋義詮遴選、更遣澁川義行、於是其將某軍大平、
馳使志布志山門院、結託島津師久、氏久、師久乃遣子伊久抵軍、
義行悅、因圖攻八代、令部將昌和勸師久出兵爲援、昌和遣僧閭
濟往說、貽書曰、今子之來、當首報京師、苟此役效忠、慶被九州、實
天下靜謐之機也、請善圖以報、十七日、義行移書薩摩澀谷重行
等曰、欲伐鎭西師、師方發、宜應援勵功以報、出雲國造孝宗與弟
貞孝爭宗、貞孝死、子資孝繼、冬十月、抗訴足利氏曰、我國造神主
兩職、自遠祖日向宿禰至資孝四十代、每遭父喪、乃赴神魂社、紹

神火神水、國衙案主、祝子神子等皆集、奏舞樂、以傳神職也、孝宗
者五體不具、父孝時之喪、荷屍入棺、拾遺骨、觸穢不淨、不可近神、
貞和二年、本所雜掌與孝宗戰、吉田嚴覺以報侍所、細川奧州謂
孝宗罪難逃、而今乃敢欲干與造營神事、望明裁黜之、九日、義詮
以宗像大宮司氏朝爲壹岐守護職、十一月二十五日、北朝以本
國寺爲勅願寺、十二月十一日、萬壽寺僧令淬寂、令淬就師鍊受
禪學、爲所器重、常不離左右、內外載籍、無所不通、建武初、後醍醐
帝召便殿問法、問難數條、因令淬作釋疑以進、帝大悅、海藏紀年
錄亦其所著、是月、爲七百首和歌會四季歌合會、又命諸臣上年
中行事歌、是冬、諸國咳病行、死亡多、

二十一年（後光嚴院貞治五年）丙午、春正月、帝在住吉行宮、二月十七日、以
龜山帝忌辰、帝冒雪幸莊嚴淨土寺、修法華八講、常陸香取神主
中臣實雄與大中臣秀廣爭神主職、久之不決、三月四日、藤原氏

長者二條良基宜命實雄曰、神主無殊罪者、宜不改動、以興社家、
全神事、從是香取神主爲永住職、初斯波高經之代子義將而決
事也、時人以其耆宿、期其治平、已而所爲多失人望、初尊氏直義
賦文武邑入五十分一、充軍興費、高經倍之、如建武故事、衆怨之、
義詮造坊門第、課諸將助工、赤松則祐功緩、高經罰奪其邑一所、
造五條橋、佐佐木高氏莅役、徵京師戶租、久而不成、高經捐私金
立成之、高經張宴義詮家、請諸將、佐佐木高氏背約不往、悉率京
師倡優、觀花大原野、張設綺靡、歌舞喧鬧、時人黠稱、高經聞而銜
之、欲中以法、時高氏不輸軍賦者二年、高經乃奪其攝津守護、削
多田莊、高氏怒、與赤松則祐謀除高經、潛誘諸將、譖之義詮、義詮
信之、命佐佐木氏賴徵兵近江、五日、薩摩島津伊久與父師久薩
摩守護職、十六日、東大寺八幡宮神輿歸座、是春、疾疫尙盛、死亡
甚多、京師稱春日神託、書歌貼柱、猶大般若札、夏四月十六日、菊

池武光與島津氏久軍、戰於肥後日之岡、斬其將種子島賴時、先是武光與河野通直、俱軍豐前小倉、伊豫村上義弘、今岡通任率兵會通直、戰於今塔尾、五月二十二日、懷良親王命通直、圖四國中國、通直有歸心、會大友氏攻豐後宮熊、乃遣使求船征西府、征西府因與蓮屋船三隻、通直乃海路燒豐後白杵神貫守江周防壇以救宮熊、通直請復伊豫守護幷舊領、朝議未裁、是月、得能諸族整舟師、圖四國中國、時傳澁川義行欲赴鎭西、已到備後、肥後宇治惟村遣使通志、義行將進軍、晦、復書惟村、以分國兵來會、是月、我邊民侵高麗深嶽縣、喬桐縣、六月十三日、京師大風、眞言院倒、二十三日、內大臣花山院家賢薨、師賢之長子也、建武二年爲侍從、及亂起留在京師、後光嚴院始立、爲權中納言、兼左衛門督、無幾辭之、趨行在、歷右近衛大將、陞內大臣、號妙光寺、善和歌、子長親、長賢、僧元要、秋七月朔、日有食之、炎旱、京師飢疫、死者盈街、

八月四日、斯波高經入見義詮泣訴曰、老臣果有罪、一介賜死可、何煩徵兵、臣以不才忘私利公、謗讟所叢、不敢愛餘年、唯恐將軍得殺耆舊名耳、義詮亦揮淚、久之辭出、義詮呼曰、卿言我固知之矣、吾亦爲衆所逼、業已至此、莫如之何也、卿其爲我暫就國以避諸將之怒、高經乃退、既而佐佐木氏賴率兵入京師、高經亦聚家族欲圖一決、義詮使僧覺濟曉諭再三、八日夜、高經乃欲北走、懼諸將追蹤、夜遣二宮貞家帥兵大喊、僞爲進攻狀、義詮兵驚擾、高經自火邸、與執事義將、侍所義種、及義高三子、俱北走、貞家殿而去、遲明追騎及於長坂、貞家秣馬呼曰、吾不戰於京、非畏公等、懼將軍也、今已出京、何憚而不決死、追騎畏其勇引還、十二日、春日神木歸座、關白二條良基、左大臣鷹司冬平等伏地拜之、步隨至八條、十三日、斯波高經至越前、據杣山城、使義將據栗屋城、義詮基氏解嫌隙、誓兄弟相讓、至死不變、十五日、義詮納其書於六條

八幡宮、二十三日、北朝將修內裏、後光嚴院避方忌於六條殿、二十九日、北朝以右大臣久我通相爲太政大臣、內大臣西園寺實俊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二條師良爲內大臣、是月、義詮以一色範光爲若狹守護、九月三日、勅賜祖通信本領幷總領職於河野通直、北朝改造貴布社、九日、北朝以右大臣西園寺實俊兼右近衛大將、內大臣二條師良兼右近衛大將、義詮欲遣山名氏冬、佐佐木氏賴伐斯波高經、命土岐賴康自美濃、吉見氏賴自能登、合兵攻之、議未決、尋以畠山義深爲越前守護、春日神木之歸、北朝藤原氏公卿或不扈從、既而治之、放權大納言三條實音、藏人頭西大路隆仲氏者數月、春日山木枯二千五百餘株、二十日、關白二條良基奏請北朝奉神樂於社七夜、是月、我邊民入高麗陽川縣、奪漕船、是秋、伊勢神宮鳴動、冬十月九日、後光嚴院爲內裏修繕故、奉內侍所避方忌於西園寺北山莊、駐蹕、十四

日、京師春日烏丸火、二十四日、伊勢外宮將行假殿遷宮、祠官常直與行藤鬪爭、血濺供奉人衣冠、儀遂不行、義詮命攝津守護赤松光範伐冠新左衛門及芥河貞繼、十一月十二日、光範斬新左衛門、致首侍所、義詮欲與南朝講和、以說行在、前月議略成、又與鎌倉謀、是月、後光嚴院使問其成否、義詮奏將待鎌倉報而後決之、十二月八日、直冬以備後河立莊及備中石見闕所、與吉河讃岐守、賞其功、九日、勅以豐前多良木爲筑前住吉社造營料所、十八日、崇光院授琵琶啄木秘曲於大納言今出川公直、是歲、勅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率西州兵入援、南部政行擊閉伊光親滅之、高麗使者李夏生至對馬、請弭海寇於宗氏、

二十二年 後光嚴院貞治六年 丁未、春正月、帝在住吉行宮、三日、大和法輪寺火、九日、京師地震、十六日、北朝右大臣西園寺實俊罷右近衛大將、二月二日、京師地震、河野通直族欲渡伊豫宇和郡、船乏、九

日、得能越前守先渡、屋大形某爲導、以小舟徃復濟師、通直在小
倉、謀向淡路沼島、與小笠原族合、遣村上玉井諸士於周防、戒能
氏兄弟、以屋代島應之、燒怒和牟須岐二島、及新居津、細川賴之
招降小笠原族、流言楠木正儀已降、因衆心解體、乃引還、十日、右
衛門佐某傳旨、勉薩摩澁谷重門功、宇治惟村遣使京師、報肥後
危急於足利氏、是日、義詮復書曰、澁川義行方圖赴長門急渡海、
且耐忍待之、十三日、北朝權大納言九條忠基兼右近衛大將、經
敎之子也、十六日、京師地震大風、二十二日、盜傷北朝前中納言
中御門宗重、高麗國王顓遣重中請大夫前典義令金一與萬戶
左右衛保勝中郞將金龍檢校於重文、金龍於重文先至兵庫島、
致書曰、皇帝聖旨、裏征東行中書省、照得日本與本省所轄高麗
地境、水路相接、凡遇貴國飄風人物、徃徃依理護送、不期自至正
十年庚寅、有賊船數多、出自貴國地面前來、侵本省合浦等處、燒

毀官廨、騷擾百姓、甚至殺害、經及一十餘年、海船不通、邊界居民
不能寧處、蓋是島嶼居民、不懼官法、專務貪婪、潛地出海劫奪、尙
慮貴國之廣、豈能周知、若使發兵勦捕、恐非交隣之道、除已移文
日本國照驗、煩爲行下概管地面海島、嚴加禁治、毋使如前出境
作耗、本省府今差本職等、一同馳驛恭詣國主前啓稟、仍守取日
本國回文還省、閤下仰照驗、依上施行、須議劄附者、一實起右劄
附差去萬戶金乙貴千戶金龍等准之、三月三日、萩原內親王薨、
夜北野社火、十三日、後光嚴院與崇光院幸長講堂、駐蹕三日、十
六日、高麗使至天龍寺、使僧妙葩接伴、使節金龍等受衣鉢者二
十五人、義詮使僧頓阿遍求和歌關白二條良基等公武僧俗男
女、二十三日、爲新玉津島社歌合、冷泉爲秀爲判者、社俊成所瘞、
尊氏就俊成宅址修之、以僧經賢爲別當云、二十六日、北朝內大
臣二條師良罷左近衛大將、二十九日、天龍寺火、是月、我邊民侵

高麗江華府、春、東國疾疫流行、夏四月二日、足利基氏臥病、誅安
藤九郞等二十二人曰、我死不出歲而叛者也、初諸將恃功驕戾、
動多異圖、至是莫不震慴、先是陸奧一方管領吉良滿家族治家
背、滿家與一方管領斯波直持協謀伐之、治家誘小河時綱家人、
侵擾高野郡、尾張宗義告急鎌倉、既而治家謀自率兵入名取郡、
足利基氏命宗義伐小河氏兵、五日、令結城顯朝助兩管領急伐
治家絕其根本、六日、高麗人三十餘至嵯峨、又報餘衆多至筑紫、
九日、京師稻荷祭、挽久世舞車、又淸水寺地主祭、爲近江猿樂因
諍鬪殺之、十日、曉有光飛東北、先是京師每夜驚、是夜驚擾、運搬
兵器於山名氏邸附近、十八日、義詮與侍從參議世尊寺行忠至
天龍寺雲居庵、見高麗使、觀高麗舞、因使伶人被甲舞、北朝命醫
師但馬道直、建療病院、因欲發遣元船、課造船料於京郊、棟別十
錢、二十六日、足利基氏死、年二十八、初尊氏直義密相議曰、義詮

雖百誨不悛、恐難宰天下、彼雖失政、猶關東一致、則足守護全
國焉、宜擇兄弟立鎌倉、以護京師、乃遣基氏、基氏觀兵於入間河
六年、關東悉服、基氏素爲義詮所忌、東國諸將亦多怨義詮、徃徃
勸基氏圖之、基氏峻拒不納、能修其職、使義詮無東顧之憂、基氏
之力也、及訃至京師、人皆哀惜焉、或曰、基氏知義詮忌己、祈死於
神以沒、及義滿立、問圓覺寺僧義堂曰、基氏有何嗜好、義堂曰、凡
佛法政道管絃技藝無不好、然俗尙村田舞樂、則終身不一見、曰
何故、伯父大休寺公不愛戲場、以其妨政道也、義滿有愧色、基氏
薦細川賴之於義詮爲執事、基氏臨終、託子氏滿於執事上杉憲
顯曰、謹奉京師約束、莫或倍畔、氏滿年甫九歲、憲顯盡心輔翼關
東倚安焉、

論贊曰、足利基氏因北條氏之址、開府鎌倉、以管轄東國兵馬、
守非其人、則易失之、一失鎌倉、則京師動搖、基業不得必成、此

足利氏之巢穴、而覇府之樞要也、故置管領以鎭之、深根固柢、可謂良圖、基氏英邁有勇略、善撫將士、所向克捷、威武大振、故使義詮得安寢食、其功不可沒矣、然室町開幕府、而鎌倉置管領、政令兩出、人懷去就、是啓爭端也、遂使其子氏滿孫滿兼起闚闟之心、賴有義滿善運籌略、得無外患、至於曾孫持氏鎌倉大亂、而室町亦削弱日甚、統軍國之政者、可不鑒諸、

齋藤馨曰、古之人有定天下於一言而後世泯然不知其由者矣、吾於足利基氏見之、夫室町十三世之覇業、尊氏創之、而義詮繼之、始以蕩略無紀之政、而承以苟且因襲之弊、士臣驕傲、反者相踵、若此而莫能爲之處置、室町之爲室町未可知也、而天下遂定於室町、歷十三世之久者、豈非基氏爲之哉、何以爲之、曰薦細川賴之是也、天下未嘗無名馬也、而唯伯樂能知千里之能、未嘗無良材也、而唯匠石能知棟梁之任、故在人者亦

未嘗無材能智勇之士、而非其君相有特識、則不能知而用之也、方室町之初、天下乏人才、列幕之臣、非暴悍傲戾之武夫、卽鄙瑣庸劣之胥徒、求一有知慮者、而使當國家之務、亦不可得、然以余觀之、非天下之無人才、乃尊氏義詮之無識也、苟有識、則賴之之賢何待基氏而知之、豈賴之愚於前、而賢於後耶、蓋尊氏義詮以賴之爲愚、故賴之從而愚、基氏以賴之爲賢、故賴之從而賢也、賢愚不在我而在彼、故微基氏、則吾見賴之之賢、騈首於武夫胥徒之列而死也、一薦之而輔少主、綜幕政、鋤强臣之跋扈、天下後世之所以一定而不搖者、皆出於其區畫處置之餘、是賴之之功、卽基氏之功也、蘇洵嘗論齊之亂、而以爲亂之所由者、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余亦論室町之覇、而以爲覇之所由者、不曰尊氏義詮、而幷不曰義滿賴之、而曰基氏也、義滿爲室町之英主、其設心處事、逈出於父祖、而賴之

三世元老、叔父薦之、先人託之、鞠育之勞、輔導之恩、概出于其手、而頤容區區之讒、一旦斥逐、雖悔而復之、然不能盡其用、是其識不足也、而基氏少出在東、宗家諸臣之賢否、宜莫由悉知、而深知賴之之賢、則其識何如哉、

二十七日、先是義詮奏請南北混一于行宮、是日、中納言撿非違使別當葉室光資奉勅至京師、二十九日、至義詮第、傳綸旨、綸旨有以來降之禮許之文、義詮艴然不奉勅、和議遂破、光資欲見關白二條良基、義詮拒之、五月二日光資還、義詮贈劍馬、怒甚曰、七八月之間、必以兵來攻、十四日、地震、十九日、高麗使節如奈良、詣大佛殿等、二十三日、北朝議高麗國書、以書辭失禮不報、命遣歸其使、先是桃井直常叛、奔鎌倉、及足利基氏死、卽薙髮、二十六日、至京師、二十八日、義詮使中澤掃部如八幡宮、取去年所納誓書、焚香拜讀、以示諸將、二十八日、勘解由次官五條賴元卒於筑前

三奈木、賴元二年前薙髮、號宗性、年七十八、子良遠、二十九日、義詮遣佐佐木高氏於鎌倉、立基氏孤氏滿、襲管領職、六月朔、北朝前內大臣洞院實夏死、楠木正儀遣河內守護代河野邊駿河守使京師、八日、見義詮、盜媾和云、九日、侍所今川貞世代父範國爲引付頭人、範國乃就國、十二日、震西山、十四日、河野邊駿河守還、島津氏久戰於下大隅、有稻荷奇瑞、十七日、修其祠祭之、十九日、京師地震、二十三日、左衛門督花山院長親修父一周忌、帝賜和歌悼之、二十五日、京師地震、先是南禪寺搆關東郊園城寺兒童過關、不納稅、關吏譏何、因暴辱之、明日三井僧徒往毀其兩關、天龍、東福、萬壽諸寺僧皆怒、欲嗷訴、義詮遣長老慰之、二十六日、今川貞世率土岐、一色、山名等兵、燒園城寺所建關山、四宮河原、松坂三關、義詮答高麗使、以海賊所爲、難速勦捕、因付鎧馬綾絹等于使者遣之、不送報書、是日、萬戶金乙、千戶金龍發嵯峨、還安威、

松田二氏、逐至神無驛、遣天龍寺僧俱如高麗、周年而歸、義詮以其貨賄頒諸將、喪亂以來、寺社本所領以行恩賞、或爲料所、軍兵甲乙人從所侵越者多、足利氏數制不肯悛、二十七日、義詮親臨政所、以布施、雅樂、松田三人爲奉行、嚴勘査還之、先自山城始、命侍所遵行、不服者重下敎書、命使節註進、其在府者召喚喻之、猶不服者收公所領、發兵伐之、使節緩怠亦處罪、又治三井寺暴擧、收其三門跡領、使若狹守護一色範光管轄、北朝大驚以爲佛法衰微、二十九日、北朝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九條忠基轉左近衛大將、少貳冬資入豐前、據香春山、陷岩石副田諸砦、秋七月二日、菊池武光攻拔香春、冬資走、岩石亦潰、五日、崇光院覲伏見殿、義詮臨政所、與二階堂行光、小田、安威及三奉行、始措置寺社本所領、先是石淸水神人亦據社壇、訴播磨神領、是日、議擁神輿入京師、六日、足利氏遣兵禦之、八日、上野守護上杉憲顯至京師、十

三日、斯波高經死於園城中、年六十三、薙髮號道朝、初高經爲守護累歲、收國中寺社封戸之半、分給家臣食邑、併奪東大寺封戸河口莊、僧徒嗷怒、奉春日神木入京、置高經宅前訴之、後光嚴院命納神木於長講堂、而廷臣咸憚高經、無敢言者、訟不斷三年、既而怪異屢見、時人爲之怖懼、尋高經家火、資財蕩盡、高經恝然不以爲意、隨燒隨作、制度倍前、居未幾罹禍、人以爲神譴焉、十九日、前中務卿全仁親王薨、二十日、石淸水神輿歸座、是夏炎旱、元國大亂、吳人朱元璋建國稱吳、已經四年、是日吳使八人率我僧及刻版工在彼者而至、館於嵯峨、二十五日、以五條賴治爲權少外記、貞遠之子也、二十九日、義詮遣掃部頭攝津能直、使住吉行在、從者十餘騎、園城寺既與南禪寺搆怨、求援延曆寺、延曆寺素嫉公武歸依禪敎、而台敎衰微、輒同之、是日、園城寺抗疏以訴、又牒興福寺、興福寺亦欲應之、南禪寺乃以僧師錬所著續正法論呈、

八月八日、北朝與足利氏謀議治其訴、因修最勝講、慰二宗心、掃部頭攝津能直詣住吉行在、帝賜駿馬、楠木正儀不見、與和田正武俱餽馬及甲、八日、能直還京師、尋後右大臣洞院實守以私如京師、或謂竊謀講和、十二日、京師地震、十八日、北朝修最勝講於宮中、興福寺別當前僧正懷雅與延曆寺前僧正慈能爲證義、園城寺以受足利氏讒不與焉、明日第二席、懷雅參內、叡山徒令退、山徒尤之、南徒擧扇打其面、輒拔刀相鬭、山名時氏衛西門、土岐賴康衛北門、番衆少不能制、南北衆徒戰於南庭橘樹下、死者四人、走昇殿、猶鬭傷者百餘人、觀者男女逃掖庭、有負創至常御所者、南徒逃走、山徒追之而出、宮中始安、侍所今川貞世兵至、舁出屍、刑部卿橘知繁衣冠、率修理職工洗宮殿血、二十一日、京師地震、二十七日、北朝立工乘院主乘朝爲法親王、關白二條良基罷、以左大臣鷹司冬通爲關白、九月朔、近江永源寺僧元光寂、美

作人、卯歲入京師、從無爲禪師爲僧、如鎌倉、尋一山拊掌稱賞、元應二年、渡海入元、登天目山、謁中峯和尙、尋訪諸耆宿、嘉曆初、歸寓長門三角、建武初韜跡於備作間、十餘年、遊於江濃甲、正平十五年、近江守護佐佐木氏賴請曰、奧島雷溪、我州山水眉目、任師擇居焉、元光入雷溪、僻邃愜素心、乃建永源寺、光明院屢賜旨書、足利基氏以東勝建長二寺請、並不起、十七年、後光嚴院賜綸旨、令住天龍寺、妙葩寄書慫慂、元光力辭、光明院賜書、問馬大師即心即佛因緣、對曰、吾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此說之下、間不容髮、雖然詔旨及再、無所逃避、陛下萬機餘暇、一切時中、將個即心即佛之四言、置于宸襟、起大疑情、勇猛精進、擧覺提撕、瞥爾大疑之下有大悟、小疑之下有小悟、疑來疑去、忽爾疑情破、則頓見本來面目、法皇大悅、寂後贈圓應禪師號、三日、右大臣竹林院公重薨、義詮聞斯波高經訃、乃解子義將等譴、於是義將至京師、四日、

謂義詮、七日、細川頼之自讃岐率衆至京師、二十九日、北朝右大臣西園寺實俊罷、以内大臣二條師良爲右大臣、前權大納言三條實繼爲内大臣、實繼權大納言公秀之子也、十月二十五日、義詮許阿蘇大宮司惟村社職神領等、二十六日、義詮病篤、使子義滿視政事、慮其尚幼不堪負荷、以細川頼之爲執事、當時賀其得人、十二月朔、日有食之、三日、北朝以足利義滿爲左馬頭、超正五位下、年甫十歲、七日、義詮死、年三十八、稱寶篋院、晩年居坊門第、世稱坊門殿、好和歌、今川貞世、畠山義深等諸將皆薙髮、

論賛曰、足利義詮以幼弱鎮鎌倉、當源顯家率義旅而伐之、將佐皆以走爲上策、義詮不可、雖兵敗奔逃、而其志氣固有可稱者矣、及代叔父直義掌軍政、不能折衝禦侮、外而官軍乘間來討、内而諸將爭權相攻、魚爛糜沸、屢奔於外、其不失尊氏之堂構者幸矣、然有知人之鑒、臨終擢細川頼之輔其孤、卒能興隆

室町之基業、較之鎌倉幕府再傳而亡、其規模大不侔矣、

安藝人吉川經任與族寺原安藝守、降守護武田氏信、二十六日、京師雷、二十八日、北朝遷春日社主、二十九日、細川頼之發儉約令五條、停年始引出物、各所雜掌事從儉約、禁精好、大口織絹小袖、金裝鞍、中間以下金銀梅花章等刀、直垂用絹裏絹腰、及烏帽懸、頼之已滯京師、遭義詮喪、伊豫河野族吉岡外山黨阻山保守者、乘虚攻略陷數城、賊黨不能防、

二十三年（後光嚴院應安元年）戊申、春正月、帝在住吉行宮、十五日、後光嚴院勅金剛峯寺、爲六代先帝誦如法經於一心院、以爲例、十八日、京師地震、二十一日、北朝立崇光院子榮仁爲親王、足利義滿獻義詮別業室町第於崇光院、二十八日、尊道法親王修鎮宅法、二月五日、崇光院自菊亭徙室町第、十八日、北朝改元應安、二十八日、桃井直常自京師逃歸越中、足利氏第屢有怪異、彗星見、征西

大將軍懷良親王起大兵將入援、少貳大友諸軍梗海路不果、三月不豫、十一日、帝崩于住吉殿、年四十一、稱後村上院、帝天資溫恭、容貌端正、幼鎮東藩、入纘大統、雖偏安吉野、粗修舊典、恒以恢復爲心、親蹈艱危、將士竭力、控制強敵、臨御三十年、征戰殆無虛日矣、

論賛曰、延元中足利尊氏請降、後醍醐帝信而許之、既而被幽、僅得脫虎口而遜于吉野、正平中尊氏與弟直義構難、故爲緩兵之計、又請降、帝許之、始焉猶可、再焉不可、然正平之事、其勢與延元異矣、足利義詮與父尊氏謀、卑辭厚幣、賂遺左右以納欵、帝明知其姦而許之、辭言還闕、其實襲之、挾以詐術、應以詭道、事之不成、孰不察之、蓋北畠之擧、出於一時之權略、而非萬全之謀、使新田義貞楠正成猶在、則必不使主上有此行也、男山之變、雖能突圍、祝聃之矢將中王肩、吁亦危矣、雖然帝自幼

沖、躬蹈行間、或赴遐徼之鎮、或涉風濤之險、風瀧雨沐、冒犯矢石、自古未有勤瘁如此之天子也、故義旗一麾、將士響應、四方勤王之師、敗而復振、嗚呼此乃所以孝於先帝、而不失祖宗之舊物者歟、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六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

館林　岡谷繁實修

長慶天皇

長慶天皇、諱寛成、後村上帝第一子也、興國四年生、立爲親王、幼觀放鷹于菜摘川、有巨石負松、顧侍臣曰、持致內廷、持以獻上、及還索之、泣且不止、侍臣采一小石、著以松枝、舁至進之、若重不任、帝曰、不是、侍臣詭曰、向致此石、當阨不通、有修驗者過、咒之、石忽變小、臣復請再咒如舊、修驗者曰、前路多阨、大乃難通、臣然其言、且持至耳、帝色解曰、憾不復喚修驗者來、咒以小汝大虛言也、衆服其慧、皆謂德業可期、正平二十三年三月、後村上帝崩、帝卽位於住吉行宮、尋以皇弟熙成親王爲皇太弟、既而帝遷御天野行宮、皇弟遷吉野、十三日、崇光上皇幸六條殿、遂幸萩原殿、上皇勸

後光嚴院、修懺法於禁中七日、爲後伏見帝三三回忌、兼爲足利義詮百日忌、十六日、後光嚴院莅結願、二十一日、北朝太政大臣久我通相罷、足利義滿罷今川貞世侍所、以弟仲秋代之、貞世爲內談一方頭人、夏四月六日、上皇修別時於其宮、追伏見帝年忌、十五日、義滿元服、以細川賴之爲武藏守、二十日、葬後村上天皇于河內觀心寺檜尾山陵、二十七日、義滿涖政所、行評定始、是月、築河內大和諸砦以備北寇、平一揆起兵據河越城、足利氏滿與上杉憲顯攻滅之、宇都宮又亂、擊平之、是月、彗星見、五月八日、駿河守某以河內小高瀨莊軍勢分一揆分、付觀心寺、十一日、石清水雨雹、大如桃李、十二日、僧照源寂、照源從僧正仲圓爲僧、住廬山寺、稱天台碩學獨步、隱遁後歸淨土宗、十四日、北朝使青蓮院尊道法親王修七佛藥師法於禁中七日、石山寺僧徒怨座主僧正杲守、六月十三日夜、結衆斬殺坊人、而幽杲守、十九日、石清水

神人訴事、謀擁神輿入京、義滿制止之、是月、細川賴元陷河內八尾城、秋山眞木野諸族死之、閏月六日、京師地震、十三日、河野通直攻大空城、拔之、衆多來屬、二十三日、左近衞少將胤房傳命筑後淨土寺、禁守護入部寺領、叡山僧徒見南禪寺所呈續正法論怒、三千衆徒抗疏、請毀南禪寺禪院、義滿不省、僧徒謀發犬神人毀南禪寺、二十七日、侍所遣兵却之、僧徒憤懣、京師數驚、謂將擁神輿來、秋七月朔、衆徒重上疏、三日、北朝命興福寺僧正賴乘、盛深、行法勝寺八講、天台宗不與焉、四日、上皇覲法皇於伏見殿、駐蹕、五日、叡山僧抵足利氏論難、以動神輿迫之、足利氏固執不聽、七日、細川賴之傳命大內弘世曰、安藝國衙爲東寺修造料、數賜敕裁、近年託騷亂、守護人若國人、任意押妨、甚不可、然當寺修造、殊宜嚴令、其制違亂、付國務於雜掌、義滿奏北朝、遣使諭叡山門跡、十日、叡山政所會議上答、十一日、義滿聞僧徒將與南禪寺遣

兵衞之、十二日、左近衞少將胤房傳征西宮命肥後守護菊池武光曰、守富莊地頭職半租、爲甲佐社造營料、二十年以來、令河尻廣覺勘付社家、及再未遵行、其宜嚴令勘付以遂營作、二十一日、義滿請三門跡、赴坂本諭衆徒、衆徒不聽、夜火照叡山、連西坂本、武士騷擾、二十三日、僧徒將以二十八日擁神輿向京、叡山耆老八人詣朝、以一山存亡、迫請允裁、明日又抵足利氏、足利氏弗聽、明日義滿奏朝、請以聖斷諭山門、二十六日、右少辨宗顯傳勅三門跡曰、山門訴訟方經僉議、應有後命、且勿動神輿、僧徒得勅稍安、是月、新田義宗脇屋義治起兵越後上野、足利氏滿遣上杉憲將、上杉能憲來攻、戰不利、義宗戰死、義治走出羽、北朝欲聽叡山訴、數諭義滿、山名、赤松、佐佐木徒欲從旨、細川賴之、土岐賴康固拒之、叡山耆老空歸、僧徒憤懣、議動神輿、既而會月輪院與最勝院紛鬩、山徒分黨助之、殺傷數百人、因延還謀、以八月二十八日

動神輿、皆老居間論止、因不果、二十九日、僧徒屯西坂下、赤松則
祐陣於中賀茂、山名時氏陣於糺河原、佐佐木氏賴陣其南、賴之
賴康等皆在義滿第、賴之兵屯皇居、賴康屯高倉、護皇居、丑牌動
三門跡、以罪作賴正法論者論止之、衆謂事已發、遂其使神輿入
京、舍二基於赤山、諸軍不禦、輿過陣前、衆滅篝火、弛弓弦、不敢動、
僧徒訕曰、畏神威不畏勅、於是舍八王子十禪寺輿於河合、北野
輿於大窰所、祇園輿於四條京極而去、晦、諸軍引歸、乃奉還北野
祇園輿於社廊、安赤山輿於隨林寺、河合輿於祇園社、足利氏停
訟數日、九月十五日、上皇自伏見殿還室町殿、十九日、鎌倉執事
上杉憲顯死於足利營、年六十三、長子能憲繼詫間氏、次子憲方
嗣、次子憲春、憲英爲廳鼻和氏、憲賢、憲榮、冬十月三日、賊攻信濃
大河原城、九日、京師大雷、十一日、叡山西塔火、十三日、義滿定五
山十刹以下住院期、澁河義行久不得入鎭西、宇治惟村孤立、義

滿議別遣大將、二十四日、細川賴之傳命惟村曰、鎭西大將軍略
定、近日將發、且耐忍待之、十一月、右近衞大將花山院長親著源
氏物語抄、十二月十二日、北朝立皇子熙平爲親王、乃爲僧住圓
滿院、延元元年尊氏東上、以安藝造果保寄付嚴島社、正平九年義
詮託之小早川氏平、於是與嚴島神主爭、氏平以訴義滿、細川賴
之傳命大內弘世制之、神主謀毀氏平城、因阻兵相戰、二十六日、
義滿定與之氏平、二氏爭戰不已、晦、北朝以足利義滿爲征夷大
將軍、義滿之還自播磨、途過兵庫琵琶塚、愛其佳景、謂近侍曰、汝
等宜舁此地輸來於京、衆奇其言、年甫五歲、聰明有偉度、至是立、
初義詮臨終撫義滿謂執事細川賴之曰、予汝一子、幸能輔之、指
賴之謂義滿曰、予汝一父、謹勿違其敎、賴之由是深思輔導、至廢
寢食、賴之既以遺託輔幼主、內外望治、乃選士之學行醇篤兼長
武事者、薦以充師友、日啓沃善道、至乃隱逸之士苟可以資其匡

益者、必勸勤學之、又作五箴授將士、一曰、戒阿主好、二曰、戒掩親
訐疎、好誣陷仇家、三曰、戒不善善、不惡惡、用愛憎是非人、及外和
柔而內實險害、外澹泊而內實多欲、自縱驕奢、不拘禮法、四曰、戒
無功邀賞、無才貪祿、徇私忘公、五曰、戒動掠同例之美、自衒其進
用、及受納賄賂、妄薦非才、凡人犯其法者、聽無貴賤無親疎、互相
告發、告者則大有賞賚、以授義滿師友以爲標準、伺察人物、賴之
猶憂姦邪未息、乃使兒者六人著禮服、異巾大刀、與義滿及諸將
士游狎、詼諧歌舞、巧迎合其意、名曰童坊、又曰姦坊、士大夫有類
其行者、則賴之密懸所親指爲士童坊、衆辱之、士大夫往往恥之、
折節者頗多、諂諛之風大改、世稱基氏善知人、義詮善任人云、

室直淸曰、細川賴之世以良相稱之、觀其承先君遺命輔幼主、
奉上御下、可謂老成之材矣、然知用小術以强君威、而曾不知
陳善閉邪也、義滿非昏弱之主、輔翼之以聖賢之道、豈不爲一

代英主哉、至其極驕泰肆僭逆、則賴之亦不得免其罪矣、

三宅緝明曰、世多以足利義詮爲庸劣之輩、不知其深慮遠識、
實以興二百年濶基也、將死擢細川賴之於諸將中、委以天下、
指謂子義滿曰、汝事之如父、義滿自臨政、克奉遺敎、而賴之亦
能盡心輔導、多引老成博練之人、布在左右、俾其朝夕聞見、每
取而範、識日開而志日定、以致戡亂之威、並吞南北、如源賴朝
驕養其子、一再傳而亡、豈足與儔哉、有邦者勿忽諸、

山縣禎曰、賴之之相義滿也、薦正士、屏佞諛、制訓戒、以頒士臣、
欲以匡君德、篤士風、其於輔導幼主之道、可謂盡心、但其置佞
坊一事、則幾于好奇矣、吾聞古之聖人懲惡旌善、以爲勸戒也、
未聞敎人爲不正事、以正人心美風俗也、且詼諧諂諛者、人主
之所悅、若褻狎親近、愛其才能而寵幸之、無乃長佞諛之風乎、
是欲矯士風、而反傷之也、此雖或一時權宜之所爲、曷足以爲

美談邪、

二十四年（後光嚴院應安二年）己酉、春正月、帝在天野行宮、二日、左兵衞督楠木正儀叛降足利義滿、先是後村上帝崩、正儀竊懷二心、細川賴之乘機誘之、正儀竟決策、至是密送欵、是日義滿與書報之、若狹金輪院僧搆城安賀莊、拒守護命、十五日、守護代小笠原長房攻破之、燒城入據焉、二十二日、義滿謁六條八幡宮、是月、石淸水雨雹、大如柚子、二月七日、義滿宣布楠木正儀降於和泉河內、十一日、義滿以土岐義行爲待所、始執事、二十七日、義滿禁俗人爲僧形、及戴笠者、僧以帽裹面者、博奕雙六、及四條立商等、其他衣服刀鞘制、如丁未令、以加式目、三月、楠木正儀爲族人所攻、細川賴之議救之、十六日、赤松光範等率兵而南、十八日、細川賴元等繼發、於是以民部大輔橋本正督攝和泉河內事、二十日、正儀不能守、夜走攝津天王寺、二十三日、退屯榎並、光範自天王寺引還、

是役也、舟木賴尙戰死、賴尙土岐賴春孫賴夏之子也、賴夏自少志勤王、不欲屬足利氏、遁居近江舟木、別以舟木爲氏、正平七年武藏野之役、賴夏雖屬尊氏、密通其機謀于新田氏、故官軍得利、十五年義詮之南犯也、賴夏父子從在軍、賴夏謂賴尙曰、乃考以來、雖從足利氏、非其素志也、汝宜出走以擧義、於是賴尙走伊勢、從北畠顯能、以三瀨之地險要、且爲其祖先舊邑、起兵取之、築城以居、至是死之、義滿命常住院前大僧正良瑜、修五壇法於其第、當此時、和泉守護陣於日根、招徠國人、和田助氏先抵軍、二十八日、北朝賜綸旨聽降、叡山僧徒未慊北朝措置、議盡動神輿、是日、義滿使攝津能直、因傳奏柳原忠光密奏事、夏四月二日、楠木正儀至京師、夜見細川賴之、明日謁義滿、尋還河內、叡山僧徒擁大宮神輿、將捨之水飲、耆老馳抑之、北朝以義滿所奏、示座主宮、因諭不聽、却逐座主、七日、座主還京、報僧徒宣言、明日擁神輿入京、

權中納言橋本實澄家士至嵯峨民家、掠財縱火燒村、八日、松尾祭、駕輿丁與神人鬭、捨神輿而散走、十二日、桃井直常等復起越中、拔松倉城據之、二十日、叡山僧徒擁日吉神輿四基向京師、侍所土岐義行率兵數百、陣法成寺角、赤松氏兵陣三條河原、餘兵未動、細川賴之等諸將在義滿第、佐佐木氏賴護衞皇宮、賴之分兵助之、申牌神輿已越河原、僧徒介冑、分隊擁輿、吶喊而進、義行不能防、皷譟漸近、衆不知幾千、直指皇宮、前者近宮門、後者猶在宮小路東、佐佐木氏賴植鹿角拒守、僧徒爭之、正門欲破而入不得、向唐門而鬭、互殺數人、傷佐佐木高詮、宮中無人、氏賴獨入候玉座、因安、僧徒遂捨神輿而退、自轉法輪大路北小路今小路等、縱火而走、適東風、因得不延燒、明朝安神輿於祇園社、後光嚴院賜書前關白二條良基曰、昨日之變、諸門警固無至者、惟賴朶氶得無事、可謂拔群之功矣、衆徒濫惡超先蹤、縱火等行、頗類朝敵、

依一將之衞、防百鬼之難、元功無以謝、宮中雖入多、無可託力者、心中察焉、良基使三寶院光濟以告氏賴、是日、賀茂祭京民擲石、鬭於一條大路、有死者、衆蹀血而赴祭、朝威凌夷、率是類也、二十二日、義滿以吉良滿貞爲一方內談、是日、始執事、桃井直常等侵入能登、吉見賴顯屯金丸、族伊豫入道屯能登部、拒戰亘月、五月三日、左近衞少將傳中務卿宗良親王令旨、納親王手寫法華經於肥後阿蘇社、親王與懷良親王隔離、是時遣使相贈答、秋七月七日、左近衞少將胤房傳征西宮令旨於阿蘇大宮司惟武、催促神事社役如故、八日、右馬助光興傳粟野三位中將命、與阿波大島山穴吹莊數村於西山兵庫助、十三日、圓覺寺僧妙謙寂、妙謙搆如意菴而養老、去年執事上杉憲顯爲父道欽剏國淸寺、請爲開山、從是國淸寺爲上杉氏檀越、日吉七社神輿在京、北朝憂之、義滿因右大臣西園寺實俊、奏後光嚴院、請賜勅毀南禪寺新造

樓門、充之、乃以告三門跡、諭僧徒謀歸座、二十七日、京師地震、東寺講堂傾、二十八日、義滿遣安威某、率番匠毀南禪寺樓門、乃促神輿歸座、僧徒曰、盡毀然後歸耳、八月三日、毀南禪寺門、畢、惟存柱耳、三條公忠曰、毀佛閣爲異事、山門生光、禪宗失權、武家失政之所致也、早流定山、必不及此矣、山徒欲毀及礎、辭神人等奉神輿歸、僧徒不從、自祇園社經出雲路、神人鬪毆、殺花山院家士、傷勸修寺家士、宮仕僧死傷數人、初南禪寺建門、犯延曆寺地、以故激其怒、欲必毀之、天龍寺妙葩說細川賴之、因拒之、賴之許諾、而勢不可、於是妙葩等京師禪寺長老皆退院、八月七日、勅付和泉山中關於觀心寺、爲法華堂造營料、桃井直和等自能登、轉戰入加賀、軍平岡野、圍富樫城、吉見氏賴自越前金津、引兵救之、十八日、遣族賴顯率得江、得田、長野等兵、戰於野野市、遂富樫城、十七日、義滿始修東寺講堂、付政所料東西九條女御田、爲修理費、九

月二日夜、京師大風雨、仁和寺觀音院、太政官東門、眞言院等倒、三日、鎌倉大風、大佛殿倒、至午而止、崇光上皇幸安樂光院、修經供養、薦伏見帝忌辰、尊道法親王復天台座主、七日、加賀桃井直和攻宮腰、明日、吉見氏賴乘虛衝平岡野、直和不利、走保大野、徃年興福寺兩門跡搆兵鬪也、平郡延專坊毀新院坊舍而取之、六方衆徒因欲使再造、以其爲一乘院坊人、故不嚴責、衆憤恚、十二日、搆兵而戰、踰月不解、二十日、桃井直和敗於加賀大野、而屯守多須山、吉見氏賴攻陷之、直和走保松根、數日不克、退保越中千代樣、氏賴進攻、二十四日、復陷之、直和入松倉城、據守、越中嚮應氏賴者多、冬十月三日、前內大臣北畠顯能託伊勢南松本地頭於古和島族、充兵糧料、義滿以上杉能憲爲伊豆守護職、九日、鎌倉建長寺僧慈永寂、紀州玉津人、少讀孔老書、然無經世意、傳習釋典悅之、因薙披漫遊、終從僧疎石、二十餘年、號青山、疎石擧住

甲斐慧林寺、及疎石死、赴京師、後光嚴院召問宗要、日日參內、寵顧甚渥、令居天龍寺、固辭、後住等持寺、兩上皇及義持數就聽法、公卿諸將雁行入室、禪苑光華、稱莫盛於此時焉、建長寺罹災、及慈永住、乃復舊觀、義滿庶兄清祖爲僧、從受業、後奏請賜慈永號、曰佛觀禪師、赤松氏範起兵於攝津中島、應南朝、義滿遣赤松則祐及光範往擊之、兩旬、十日、氏範兵敗、走保天王寺、氏範則祐弟、又領有馬及備前右馬屋、光範範資之子也、奈良六方衆徒阻兵數月、衆居閒講辯、十六日、一乘院約不復爭、延專坊出錢百貫、使學道衆毀其三坊舍、而衆徒處巨魁一人於重科、毀其住宅、得事釋、初北條時賴辟元僧道隆於鎌倉、建建長寺、因以其西來庵爲祖塔、尋時宗辟祖元、建圓覺寺、因以佛日庵爲檀那塔、追薦時宗焉、後道隆徒弟住圓覺寺、故建長寺修年忌於西來庵、則圓覺寺率衆徒、徃會諷經、因相沿成例、而佛日庵以兩寺大檀越、俱會諷

經、既而兩寺互不相下、圓覺寺僧不甚欲會西來庵、至是遂不往、以故建長寺僧亦不會佛日庵也、因兩寺各訴足利氏、十五日、細川賴之諭兩寺、習例已久、不必紛議、互會兩庵諷經、越中吉見氏賴率兵、攻桃井氏於松倉城、二十五日、勅金剛峯寺、以紀伊大野鄕兵士米、爲大門諸堂造營料、二十七日、義滿以中條元威、飯尾貞行爲恩賞奉行、晦、後光嚴院避方忌六條殿、時法皇結庵近郊閑居、是日竊往會焉、是月、征東大將軍宗良親王屢與賊兵戰、至十二月、十一月二日、以和泉八田莊平井成念闕所、賜二見光遠、橋本正督使屬收地授之、四日、北朝關白鷹司冬通罷、以右大臣二條師良爲關白、肥後河尻廣覺久抑守富莊地頭職、征西府以其爲阿蘇社造營料、數命令還、二年前、廣覺遂償二百文、猶有欠、宇治惟武以訴、十三日、左近衛少將胤房傳令旨守護菊池武光、嚴密勘渡之、惟武告征西府、兄惟村盡將社家歷代證劵、叛附敵、

征西府令宇土道光、名和顯興具齎書、陳其事由、道光證其實、顯興答謂不甚親昵、以故不知、先是伊豫河野通直盜新居宇摩郡、生子山、松木、宇高等迎會、細川賴元聞報、往擊之、通直分兵一條修理亮守生子山城、居月餘、通直陣於横岡、賴元陣鴨川岸福武、相持踰月、通直進陣滿願寺、是夜襲北條、不克、明日退據鹿場高外木城、屯額筌、賴元來攻、拒却之、十六日、城兵出戰、大破賴元、殺數百人、日吉神輿之歸也、僧徒請足利氏改造之、足利氏因循弗果行、十七日、叡山爲停日吉祭、二十二日、雷、九州探題久不定、宇治惟村遣使報收細川賴之以稟義滿、二十七日、傳命報曰、大將西下必無幾何、黽勉諧謀以待焉、越中吉見氏賴班師、居兩旬、山方六郎左衛門等據谷口莊、應桃井氏、二十八日、氏賴遣兵攻之、三日而陷、十二月十九日、北朝大納言今出川公直罷右近衛大將、權中納言二條師嗣兼右近衛大將、師嗣良基之子也、是月、細

川賴之就僧忠雲請兩朝講和、不聽、和田正武攻楠木正儀于赤坂、去歲、吳王朱元璋稱皇帝、國號曰明、先是彼地大亂、方國珍張士誠等競起、皆爲元璋所誅服、諸豪亡命、因結我邊民、侵山東濱海諸縣、是歲、明主遣楊載、至征西府、贈書曰、我國趙宋失馭、北夷據之、凡百興憤、中原擾擾、爾時來寇山東、乘胡衰耳、朕本中國舊家、師旅掃蕩、垂二十年、遂膺正統、間者山東奏、倭兵數寇海邊、故脩書特報、臣則奉表來廷、不則修兵自固、倘必爲寇、即命舟師、用代天道、以伐不仁、惟王圖之、征西府不報、山東、溫、台、明州、及福建沿海、寇略依然、

建德元年（後光嚴院應安三年）庚戌、春正月、帝在天野行宮、八日、山名時冬死、二十五日、足利氏侍所京極高秀內談始、新田氏將馬淵某、中村某等起兵武藏上野間、二月九日、鎌倉遣上杉朝宗伐破之、追至信濃、踰月還、二月二十日、菊池武政及大內弘幸戰于豐後鶴

崎、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移居于太宰府、三月十二日、修法華八講于觀心寺、爲後村上帝冥福、十六日、桃井直常更發兵、遣子直和出長濱、守護斯波義將併富樫昌家共來攻、直和敗死、餘衆走投松倉城、尋又離散、直常亡匿、北朝內大臣三條實繼罷、以關白右大臣二條師良爲左大臣、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九條忠基爲右大臣、前權大納言勸修寺經顯爲內大臣、經顯權中納言定資之子也、經顯爲上乳父、特陞任之、三條公忠曰、名家爲相過分亦甚、況勸修寺家而望丞相乎、後醍醐帝乳父吉田定房任此、豈據其例乎、是帝每事放縱、安可准哉、去年和泉和田助氏之抵日根陣也、及師罷、倒其邑之半、是月、助氏上言曰、早參之人、安堵本領、以行恩賞、是定法也、助氏早參、安准後參、且讚岐守貞行自中島陣降、亦宜收半、而全給之、助氏獨否、請賜一圓安堵綸旨、是月、遷蹕天野山、是春、細川賴之來犯河內、官軍不利、賴之留山名氏

請還京師、夏四月三日、懷良親王攻宮熊佐伯兩城、拔之、大友氏時遁走、四日、信濃善光寺火、九日、義滿詣六條八幡宮北野社、祇園社、初北條氏置三番引付、選評定三人爲其頭、及足利氏、增爲五番、稱五方引付、其頭稱內談頭人、至是吉良滿貞、細川業氏、山名義理、今川貞世、仁木義長爲內談頭人、五月、宇都宮氏綱來犯紀伊、紀伊官軍擊敗之、六月七日、佐佐木氏賴死、年四十五、薙髮稱崇永、少就淨妙寺芳庭錄其師元光法語、常不離身、日炷香拜之、三條公忠聞其訃曰、是在武人中、稍敬佛神、知道理、今喪之、天下衰微矣、二十五日、北朝付能登國衙於青蓮院、爲祈禱料、秋七月三日、後光嚴院修宸筆八講於中殿、四日、追薦光嚴院七年忌辰、五日、宇都宮氏綱死于陣、賊軍引還、是月、大和守越智家澄卒、八月六日、足利氏侍所京極高秀兼山門奉行、十五日、京師雷震、前關白九條經教第二人震死、二十八日、鎌倉地震、九月二日、關

東海嘯、鎌倉濱海蕩破、飯島人戸三百餘、稱富饒、盡沒海、先是九州少貳大友徒失勢、亟請主將、豐前宇都宮經景等留京師請甚力、於是義滿以內談頭人今川貞世爲鎭西探題、因歸遠江、是日、吉見氏賴代爲內談、赤松則祐爲律師方頭人、二十日、駿河以東大風、鎌倉諸谷摧壞、人多壓死、田圃傷損、諸國饑、二十二日、改元、勅付和泉鳥取莊山中關半於觀心寺、充法華堂造營費、二十五日、北朝右大辨葉室長宗弟長親與家士雙六、因鬪毆爲所斬、未殊、衆殺家士、二十七日、聖尊法親王薨、冬十月二日、今川貞世自遠江至京師、八日、山城有赤氣見北方、如燬、十七日、石清水神人訴事、擁神輿向京師、社務榮清止之、不聽、數百人結徒發、榮清遣人與戰於大渡、神人遂棄神輿於七條西洞院而去、乃奉安東寺若宮、是月、亮仁法親王薨、十一月朔、義滿承綸旨、課山城國棟別壹匹、修神泉苑垣、七日、有白黑氣又見北方、北朝勅尊道法親王

修文珠八字護摩、禱靜謐、十九日、北朝右大臣九條忠基罷左近衛大將、權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二條師嗣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花山院兼定兼右近衛大將、兼定大納言長定之子也、薩摩知覽忠元死、子忠泰請襲領於征西府、二十一日、前中納言某奉令旨、命於族揖宿忠勝、鮫島下野守、臨交付其地、如忠元讓狀、二十六日、少貳冬資發京師、還鎭西、二十九日、石清水八幡宮歸座、土岐賴康與細川賴之有隙、京師浮言將戰、騷擾累日、十一月、和田正武與其宗族俱討楠木正儀、正儀戰敗、復逃歸義滿、義滿又發兵拯之、從是正儀自稱散位、以令其衆、十二月十二日、勅修如意輪法於觀心寺、禱天下太平、寶祚延長、土岐賴康將歸國修父道存年忌、然銜細川賴之、辟言必決戰、然後當發京、諸將多與之、賴之隱忍不敢動、賴康氣屈、十五日、還尾張、人心始安、時京師不肅、六角堂有業唐繪裏押僧、武人白日屠殺其家、盡掠財賄而去、

謂海老名士內藤某所爲也、叡山之民稱理債、橫行劫掠、公卿第宅不敢避、皇居咫尺無所憚、勅座主雖嚴戒之不已、十六日、義滿令曰、不用座主令、其違勅也、宜遣兵捕拿處之罪、是日、今川貞世赴鎭西、是歲、明主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至筑前、守關者拒不納、尋懷良親王延秩入、秩所齎書有責其不臣語、親王曰、吾國處東、素慕中國、惟蒙古與我等夷、乃欲臣妾我、我先王不服、乃使趙姓者誂我以好語、語未既、水軍十萬列海岸矣、今新天子使亦趙姓、豈其裔耶、亦將誂好語而襲我也、秩曰、我大明非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於是禮遇秩、遣僧祖徃報、且送還明台被掠七十餘口、

二年（後光嚴院應安四年）辛亥、春正月、帝在天野行宮、二十二日、足利義滿定五山十刹等住持職法、曰、康永之法、嚴撰其器、近年聽請託、輒撓之、先公申戒、若有違犯舉達、永不許其住院號、宜恪守此、二月十八日、足利氏滿詣圓覺寺、見僧義堂於方丈、義堂因勸學文曰、

治天下國家、無不以文、先先君勤此、願繼業無墜、以副外護之望焉、二十八日、山名時氏死、年七十三、三條公忠曰、無道之勇士、亦令終且壽、可謂大幸也夫、時氏初爲伊豆守、斬鹽冶高貞爲侍所、居但馬、食因伯二州、薙髮稱道靜、尋黨足利直冬、降南朝、困京十餘年、義詮招之、約以所管如故、於是兼丹波美作等守護、長子師義任右衛門佐、居伯耆、薙髮號道興、二子氏冬先死、三子義理襲美作守護、四子氏淸襲丹波守護、餘子猶多、義子時義亦著、是月、菊池武光奉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起兵、謀復筑紫、與今川貞世戰于鎭西、三月十六日、崇光上皇幸六條殿、十九日、京師地大震、二十日、後光嚴院立皇子緒仁爲親王、二十三日、地震、是日、後光嚴院讓位於緒仁親王、是謂後圓融院、母崇賢門院、贈左大臣廣橋兼綱女也、初後光嚴院託細川賴之、以立子緒仁、崇光院亦遣中納言藤原敎光、以子榮仁託賴之曰、承久以來、皇嗣每出武家

之意、爾其斷之、頼之難答之、第曰、非臣所知也、既而緒仁卽位、初光嚴院以後深草曾孫世傳長講堂領、其他有法金剛院領、尾張熱田社領、播磨國衙等地、皆後深草遺邑、光嚴倂領之以爲奉邑、及光明院立、光嚴悉授其邑、因約俾其傳之崇光院、以及後光嚴院、後遂致之崇光子孫、及後光嚴遜緒仁、崇光將立其子榮仁以傳奉邑、而後光嚴更立其子緒仁、由是崇光怨後光嚴、遂大生猜隙、群下亦各植黨相附、關白左大臣二條師良、右大臣九條忠基、內大臣勸修寺經顯並如故、經顯爲院別當、權中納言柳原忠光爲執權、稱崇光上皇曰本院、後光嚴院曰新院、新院聽政院中、賊軍侵入河內屯大庭關、觀心寺請移關於中振、二十八日、勅允之、乃下守護施行、二十九日、北朝以大藏卿東坊城長綱、治部卿菅原時親爲後圓融院侍讀、閏月六日、後圓融院尊新院曰太上天皇、九日、義滿以法印頼印爲上野榛名山座主、二十一日、後光嚴上

皇幸於西園寺氏北山第、夏四月五日、山城美豆御牧中村尚惠率黨侵石淸水、欲據社壇、社務法印梁淸南門警固拒之、賊自西門入、放火中寶殿、院祝救之爲所殺、殿司移神體於若宮祠、祠司坊人漸集、鏖戰於社頭、賊走入中寶殿、自殺神座、卽毀辟板引出、血濺神帳、乃洗滌奉神主於西殿、五月六日、京師大雨洪水、義滿使楠木正儀還河內圖吉野、細川頼之請發諸國兵援之、諸將以爲正儀不能自保河內而來奔翊南鄕乎、必無利也、已至淀川、稽留不肯渡、頼之固執前議不撓、衆議多沮之、頼之忿、十九日、辭職赴西山西芳寺、義滿馳往止之、赤松則祐等亦往、頼之自路引還、六月三日、北朝譴八幡社務駿河小路梁淸、免其職、以平等王院曾淸代之、二十二日、賊軍大擧侵攝津、細川頼元等與楠木正儀俱渡放手、畠山、一色、土岐等渡釜渡、石堂、仁木、佐佐木、赤松等渡渡邊而進、先是今川貞世率宇都宮經景等上途、兵僅三百餘、淹

留中國、集兵未得進、義滿遞周防大內弘世等發兵、弘世乃發兵四千助之、子義弘年甫十六、亦從軍、二十六日、貞世遣子義範將氏能等、犇船於備後尾路津、先發向豐後、秋七月二日夜、今川義範兵船上豐後高崎、足利氏諸將率皆貪暴驕悖、叛亂相踵、唯貞世頗爲廉靜、父範國欲以駿河與之、貞世讓之兄範氏、範氏死、復讓於兄子氏家、氏家無子、欲傳國貞世子貞臣、貞世不受、讓之氏家弟泰範、細川頼之深嘉歎之、遂委以西海軍事、於是義滿內有頼之、外有貞世、聲威大振、四日、青蓮院僧圓明房等率兵攻妙法院僧行泉坊某等於仰木莊、敗退、是日、崇光上皇幸伏見殿、修光嚴院年忌、六日、北朝復還石淸水神體於若宮、乃撤舊殿、九日、造營始、十二日、北朝內大臣勸修寺經顯罷、日吉神輿久不造、近江守護以叡山領租充伐伊勢資、終不還、叡山憤懣、十三日、閉祇園社門、十四日、北朝前太政大臣久我通相死、十八日、飛驒國司坊

門家綱應桃井直常、與俱率兵入越中、大與守護兵戰、互有死傷、直常不克、轉向後位莊、與能登守護代戰、二十三日、今川義範自豐後高崎引兵向國東郡、乘夜襲菊池部將平賀新左衛門尉寨、田原氏能斬平賀彥次郞等、竟復國東鄕、二十五日、後光嚴院幸前左大臣二條良基第、明日還宮、越中守護斯波義將聞桃井直常復起、二十六日、發兵還國、旬餘直常夜引還、家綱與弟尹綱以百餘人降於義將軍、家綱小一條師尹之裔、祖頼基生高基、建武初、爲飛驒國司、仕北朝爲侍從、生家綱、八月朔、足利氏評定衆安威性威死、三日、京師大雷、四日、北朝遣使還天龍寺八幡宮神體於正殿、六日、伊倉宮及菊池武光等大擧攻今川義範於豐後高崎城、義範與大友田原諸氏力拒、交戰百餘度、踰年不陷、是日、南侵賊山名、石堂、一色、佐佐木、赤松等自攝津引還、稱南方平、細川頼元亦班軍、十三日、行在遣內大臣四條隆俊與和田正武等、俱

攻楠木正儀於河內、十六日、以後醍醐帝三十三周忌辰、修行法
會于攝津藥仙寺、二十六日、京師地震、明日又震、二十八日、細川
賴之復遣賴元援楠木正儀、九月十四日、因征西大將軍懷良親
王所請、以先皇三宮良成親王往嗣其職、稱鎭西宮、後將軍宮是
也、懷良老八代、十七日、日野敎光家士觀田樂於岩倉寺、醉與僧
徒鬪毆、彈正明孝齋藤五郎死、薩摩守俊重傷、是月、有赤氣見、冬
十月朔、細川賴之傳命佐佐木族伐官軍、三日、四條隆俊軍渡攝
津河而進、赤松則祐父子在有馬、四日往援細川賴元、六日、義滿
修德政、決行社寺滯訴、十五日、後光嚴院幸北山第、修妙音講、因
駐蹕、明日幸廣橋二位局家等遊覽、四日而還、上杉能憲建報恩
寺於鎌倉北谷、請僧周信爲住職、二十日、山名師義復至京師、二
十四日、以細川賴之爲相模寺、爲八幡宮造國司、以權大納言洞
院實守爲上卿、義滿遣吉見氏賴、赤松義則爲造營總奉行、圓融

院、將以來月二十五日即位、下院宣於義滿、課段錢諸國、十一月
朔、義滿諧議且起債京師土倉、倉別三十貫、酒壺別二百文、以進
調辨侯段錢、五日、四條隆俊軍敗於河內、式破城、湯淺族等死者
百餘人、隆俊引還、僧妙葩已辭南禪寺、義滿將復南禪寺舊規、細
川賴之叩妙葩丈室再三、妙葩堅閉不出、賴之忿而歸、十五日、妙
葩逃丹後、作詩曰、一鉢生涯天地寬、滿身風雪幾雲山、多年苦屈
今方迯、鐵樹也領春上顏、十六日、賴之赴三會院、議調和、徒弟悉
稱疾不至、十七日、義滿遣奉行依田松田二氏至天龍寺、削妙葩
徒弟二百三十餘人籍、於是京郊諸寺徒弟相率而散、乃命僧通
徹住雲居庵、自毀南禪寺門、賴之妙葩搆恨者五、外間或謂賴之
使使逐妙葩、物議囂然、二十二日、圓融院幸柳原第、駐蹕三日、習
即位禮、二十五日、義滿始以伊勢貞繼爲院奉行、二十八日、攝津
西宮番匠殺所嬖女、火家而逃、延燒八百餘家、祠壇僅免、二十九

日、赤松則祐死、年六十一、爲僧名妙善、爲權律師、稱帥律師、仕護
良親王、共擧事、後應足利氏、甚有武功、領攝津有馬山口畑諸莊、
有馬出溫泉、爲京貴遨遊地、因構別莊居焉、是月、京師咳病行、貴
賤盡病、先是九條經敎弟敎尊爲大乘院門主、以經敎子敎信爲
法嗣、去年稱敎尊發狂疾、廢之處菩提山、立敎信、既而九條家謂
敎尊疾痊、因復其門主、令敎信退爲徒弟、敎信弗聽、經敎絕之、敎
信怨、一乘院實玄助敎尊、兩院因爲兵備、於是六方衆徒與學侶
會議曰、一乘院集弓矢、濫以寺用託軍兵、又藥師寺別當職爲源
氏門跡領、輙恐勢奪之、其所爲多似此者、大乘院以不孝子奪領
門跡、不務佛事而務兵、皆不得不廢焉、兩院若戰、其先發者我敵
也、當戮力制之、使兩院毀城撤兵、不聽、八月、衆徒學侶集櫟木、遂
介胄防暴、請京師改兩門主、且修移殿以俟命、翌月、實玄與敎信
行成、曰不復助實玄、當同心治衆徒學侶叛從、是兩院與衆徒學

侶、飛礫接戰、京師亦不改兩門主、衆徒學侶憤懣、謀動神木、義滿
使兩院警備春日社、衆徒學侶聞一乘院兵衞壯也、乃募兵國中、
國人翕應、義滿撤去宇治橋、衆徒學侶遣兵、守大渡、塞木津、將由
別路進、十二月朔、北朝奏可改兩門主、議令義滿以諭衆徒、不及、
神木已動、二日、自大渡向京師、前關白二條良基告義滿拒止之、
頃者細川賴之與良基不愜、辭不能、於是武士不敢支吾、神木入
長講堂、是日、衆徒攻一乘院、鬪戰、圓融院不可擧行即位、甚憂之、
義滿奏當竭力成其歸座、君臣稍安、五日、勅廢實玄敎信、命近衞
家選後任、十一日、發一社奉幣使、使行石淸水遷宮、十二日、六方
衆徒攻大乘院一乘院、實玄敎信縱火房舍出奔、自春日神木播
遷、北朝藤原氏公卿盡回避、不與朝議、院執權柳原忠光與藏人
辨廣橋仲光獨辨即位幷造宮事、左中辨土御門宣方與石淸水
遷宮、衆徒怒劾奏、十三日、削其氏、衆徒燒實玄敎信黨醫師越前

守、備中房、及僧行恩等宅、十五日、後光嚴上皇召勅修寺寬胤法親王、修如法愛染王法、興福寺衆徒請流實玄敎信、又以僧正光濟宋緣受一乘院貨賂、蔽公武、不改門主、并處之流、衆徒素怒院執權柳原忠光、藏人辨廣橋仲光援一乘院實玄、至是二人謀移神木於大原、而擧行大禮滋怒、十七日、神人奉神木數本、納二人第、號曰神寶、忠光立庭辨其虛傳、衆不肯聽、洗牀敷筵、懸之中門壁、拍手祝告而去、仲光第亦然、忠光迎神祇官僚於第、問所措、吉田兼煕曰、不可同居、若無別棟家、宜避徙他、神人旣稱神寶、不必供物與燈、忠光曰、供夜燈奈何、兼煕曰、敬神爾、何不可哉、惟戒勿動神木焉、忠光悦諾、乃假燈於吉田社而供之、去徙家士北小路宗覺家、仲光徙近衛家候人安藝以高弁邸、告文於奈良、表其無他、十九日、今川貞世整舟艦、渡海向豐前、宇都宮經景爲先導、二十三日、北朝遣使檢日吉神輿、二十四日、少貳賴尙死、年七十

八、春日神木在京、藤原氏公卿不出視事、二十六日、還任前權中納言平親顯、明日爲上卿、發伊勢例幣使、今河仲秋舟師抵肥前松浦津、彼杵人深堀時廣等以兵迎之、二十七日、入塚崎莊牟留井城、晦、北朝參議萬里小路嗣房當神木在京日、傳奏八幡宮遷宮事、因削氏、是日、復柳原忠光氏、神人奉神寶還六條殿、是歲、懷良親王使僧如瑤聘于明、明主元璋見如瑤問本邦風俗節物、瑤賦詩以對曰、國此中原國、人加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蒭新酒、金刀膾銀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明主大感賞、我邊民侵高麗、

文中元年 後圓融院應安五年 壬子、春正月、帝在天野行宮、三日、先是今川貞世已上豐前、是日、菊池武光等解豐後高崎城圍、引軍赴於太宰府、恒鎭法親王薨、十一日、足利義滿以齋藤基能加評定衆、爲恩賞奉行、十五日、探題兵攻筑前赤坂、後光嚴院勅前關白近

衛道嗣、諭興福寺僧正盛深、僧都隆圓、欲復廣橋仲光氏、六方衆徒會議、要求告文、仲光如其言、衆徒意釋、二十一日、道嗣以奏、院大悅、明日、以盛深爲興福寺別當、太政官下符治部省、令前僧正賴乘、權大僧都覺成、權少僧都實玄、僧敎信等七人還俗、改實玄名路峰、常流之伊豆、敎信名磯部濱行、流之土佐、賴乘名池田浪滋、流隱岐、覺成名岸田門里、流佐渡、等有差、衆徒欲必處三寶院光濟等於罪、不可、明日、又放柳原忠光氏、遂不續仲光氏、義滿以山名時義爲小侍所司、是月、和歌宴、梶井門跡無主、二月六日、北朝允延曆寺請、勅前梶井門主承胤親王還任、十日、征西府與探題兵戰於筑前麻尾山、十三日、今川仲秋自塚崎莊移陣烏帽子嶽、官軍奄至、縱擊却之、進向長島莊、十八日、義滿以松田貞秀爲奧州奉行、是月、京師疾疫流行、伏見帝女御洞院氏薨、三月、後光嚴院將幸北山、二日、六方衆徒贈書前左大臣近衛道嗣沮之曰、

神木在洛、而上皇遊幸、群臣必怨、道嗣答曰、孤雖不與行幸、然是褻幸始、非遊幸也、弘安以來神木在洛、猶爲褻幸、不知其他矣、衆議囂然有辭隨從者、院曰、辭者解官、乃已、四日、幸北山第、是日、義滿以町野越前布施彈正、雜賀縫殿加評定衆、評定衆京極高秀爲恩賞方、雜賀爲寺社奉行、十八日、僧頓阿寂、頓阿素名藤原貞宗、世仕於梶井宮、爲執當法印、年甫二十四、修學叡山、氣質魁傑、識量峻峙、專心和歌、兼能書、超然遁世、入高野山、權大納言御子左爲世發病於花折院、頓阿自採薪水、受其秘訣、遂歸時宗、改名頓阿、尋住仁和寺傍、修念佛三昧、春花秋葉、烟巒月渚、無不吟咏、與淨辨慶運兼好齊名、稱四天王、慕西行跡、結菴於雙林寺居焉、晩節聲名甚盛、嘗曰、薄表紙上下離、螺鈿貝剝落、然後始可尙矣、兼好以爲名言、頓阿以風流自尙、後徙蔡花院、爲棲息終焉之所、春時延公卿縉紳以詠吟唱和、北朝花園上皇以來、公卿武將莫

不敬重、二條良基善和歌、寵嗣自後數訪之、承後光嚴院旨、諭曰、爲世沒後、歌道寥落、汝今時名匠、宜自愛重勿拋焉、良基嘗質疑義於頓阿、頓阿註記對曰、老衲隱遁之後、不受古集訓說、唯嗜之不已、斗藪江湖、嘯編中之風光、閑居山林、翫塵外之景色、泉石入膏肓、烟霞爲錮疾、雖似江山之助、曾無螢雪之勤、條問甚迷是非、惟以推量註付僻案、良基以進後光嚴院、又示足利義詮、因謂京極禪門著斯道之奧旨、曰顯注密勘、今此書以狗續貂、名曰愚問賢注、頓阿又著井蛙抄、草庵集、並爲世所尙、御子左爲世嘗曰、詠和歌宜渡獨木橋、頓阿及病革、稱此語而瞑、年八十四、子經賢亦善和歌、今川貞世自豐前上岸、攻小倉、進入筑前宗像郡、轉戰水內及高宮、子義範自豐後引兵、來會高宮、二十六日、大友族田原氏能等亦發兵至、四月八日、大擧向太宰府、十一日、北朝大納言洞院實守死、時疫癘流行、人多死、京貴或徙家避之、或謂實守又

感疫、十五日、義滿令五山十刹、自今東西兩班不經二節者、不得交替、僧院從曆應法、限三百五十人、既而東福寺背法、乃除五山列、僧徒請悛、乃復之、二十二日、今川貞世方軍佐野、聞征西府軍據肥前橫大路城、遣中賀野左近將監、及大友氏兵往擊之、田原氏能等乃赴綾部、築壘對戰七日、而引還佐野、夏四月二十八日、勅天野山金剛寺祈亂平、旱、五月二日、後光嚴院幸法住寺殿、修法會、十一日、雨雹、晦、後光嚴院幸梅津長福寺、六月十一日、北朝前權中納言冷泉爲秀死、二十七日、京師地震、二十八日、後光嚴院幸六條殿、拜春日神木、奏神樂、駐蹕三夜、秋七月七日、與侍臣僧侶書一日經、幸安樂光院、修供養、九日、立皇子熙永爲親王、十一日、義滿奉院宣、課諸國大田文、寺社本所領及地頭家人等悉課公田段別錢三十文、改造日吉社神輿、若難澁者、守護使入部譴責之、尋叡山開祇園社門扉、元僧淨圓駐錫和泉堺浦、唱淨土

教、剏精舍曰旭蓮社、信徒鱗集、四十四年、著淨土十勝論、十七日、出寺失所之徒弟因以是日擬忌辰、二十日、崇光上皇後光嚴院詣伏見大光明寺、與法皇俱修唐式佛事、追薦光嚴院、八月五日、義滿以細川四郎爲將、與矢野遠村等、俱往擊伊勢、今川仲秋自肥前長島莊、進略軋打、會今川貞世於佐野、貞世攻高取、十日、陷天山、迫太宰府、十一日、內山陷、征西府退筑後府、貞世乃移營城山、仲秋率豐後大友、田原等兵、陣於日隈、遣今川滿範、率深堀時廣等徇筑後、軍酒見城、分兵衞城山、二十六日、光明法皇幸安樂光院、後光嚴院往覲、尋崇光上皇亦往、二十八日、後光嚴院以春日本地及南圓堂本尊四天王像成、幸妙音堂、修造立供養、晦、崇光上皇還伏見殿、九月四日、義滿令南禪寺等、以五山列、過萬壽寺兩班、足利氏諸將謀迎僧妙葩、還住天龍寺、細川賴之憤懣、二十四日、京師驚擾、兵士南馳、賴之欲辭管領、而歸四國、義滿慰藉、

二十六日、親往諭之、賴之乃止、京師尙每夜驚、冬十月四日、改元、九日、義滿詣等持寺、修義詮月忌、細川賴之往會、於是京師始安、十日、後光嚴院下院宣於義滿、許課日吉神輿改造段錢於三社領三代起請符地、諸國囂然請免除、弗許、興福寺訴久不決、僧徒憤懣、十一日、令七大寺盡閉寺門、開南圓堂北面戶、禱五大堂本尊、京師震驚、今川貞世已陷太宰府、徵諸國兵、薩摩島津親忠遣山田太郎左衞門會之、十三日、貞世與書親忠獎勵、遣僧幸阿結納兵士、二十四日、後光嚴院幸北山第、院數幸北山前右大臣西園寺實俊母修浴室及樓、爲院遊所、是月、我邊民侵高麗、高麗王親率五軍、次于順天府、我兵入陽川、高麗兵不習水戰、大敗、下總香取社領小野、織幡、葛原、加符、相根村、犬丸、金丸司、大神田等、守護千葉竹壽丸臣中村胤幹爲地頭代、冒占之、乙巳丙午、率神人實持等、燒神殿、及神主神官家、毀八龍神像、殺傷神人、神主等僅

守社壇耳、因訴鎌倉、鎌倉念劇、七年不治、神主等遂訴攝籙政所、八日、藤原氏長者二條師良宣命於大禰宜長房、解實秋實持職、盡以神領爲社家進止、補祐房神主職、命足利氏治千葉竹壽丸、大須賀左馬助等、怠造替罪、於是細川頼之傳命上杉能憲嚴遵行之、今川貞世已取太宰府、乃遣子義範復徇豐後、義範與吉弘氏協謀、結納宇治惟村、尋又馳書薩摩、招澀谷荒王丸、二十五日、後光嚴院幸六條殿、拜春日神木、二十七日、詣梅津長福寺、陽祿門院所建也、是日、義滿受法衣、號道義、十二月八日、前關白內大臣經家薨、九日、叡山行泉房與南岸爭界而戰、二十一日、左近衛少將胤房傳征西宮旨於薩摩澀谷重賴、褒父重門戰死樺山音久、遣中條三郎左衛門尉、會今川貞世軍、音久資久之子也、二十三日、勅建十津川阿津國神社、二十五日、今川貞世與書中條三郎左衛門尉奬勵、又以本領安堵招澀谷重賴、是月、北朝前關白

二條良基準建治連歌式、酌量世好、著新式追加、

二年（後圓融院應安六年）癸丑、春正月、帝在天野行宮、五日、北朝前內大臣勸修寺經顯死、年七十六、坊城定資二子也、初稱芝山、爲院執權、陞內大臣、始稱勸修寺、二十八日、京師雷、二月二日、地震、十四日、菊池武政武安等夜渡筑後河、上岸大豆津、襲本折城、城兵力拒、今川仲秋聞警、催諸氏欲救之、諸軍不肯發、惟田原氏能等兵往屯綾部、轉屯野老隈、不得進、而本折城急、氏能與大友氏兵協謀、輸糧於城、因得支持、太宰府既陷、征西府軍勢不振、諸國多叛、菊池武政馳書結宇治惟武、未得要領、至是惟武告情田口某、武政聞之悅、二月十九日、復致書曰、今日之勢、可恨之甚、是以贖請頃者御所有遷、是國之旨、足下亦當承其令焉、天下之事且舍諸、惟以私相協、甚所望也、少貳頼泰徵兵肥前、未至、二十日、更督促之、以二十八日爲期、探題兵勢甚振、連戰連勝、二十二日、少貳道資

馳書島津師久告狀曰、今明將赴宰府博多也、當俟上府相晤、今川滿範將徇肥前高來郡、三月朔、深堀時廣等會伊佐早、攻宇木城、二十八日、細川氏春將侵天野、率兵船抵尼崎、征西府軍渡筑後河而進、今川貞世率毛利元春等逆戰於宮浦、由比雲上、四月朔、地大震、八日、今川貞世進軍所隈、遣弟氏兼率元春等上山而軍、十一日、賜和泉久富名於二見遠江守、十二日、京師地震、是月、西邊民侵高麗、自陽川登、至漢陽府、所過燒掠、數百里騷然、京城大震、五月十一日、京師雨雹、征西府軍與今川貞世軍相待筑後、亘月、貞世招宇治惟村、先是惟村望肥後守護職、建德之季、足利義滿誘河尻氏約破一方、以待我軍渡川、因與肥後守護職、而固其心、河尻遲疑、貞世雖寄誓書、卒不出也、惟村以爲言、十二日、貞世答曰、河尻立約不果、而身爲敵、乃以敎書內書、眩耀衆目、何足介意哉、國人不應、則以所集兵出陣而待、可矣、安藝熊谷氏等中

國兵前後渡海、會貞世軍、十六日、北朝以神祇權大副大中臣忠直爲造豐受大神宮使、二十七日、後光嚴上皇密幸北山覽田殖、六月朔、細川氏春招紀伊安發院發兵來附、十日、今川仲秋聞菊池族赤星筑前入道據肥前田手寺、遣田原氏能及豐後兵與筋一揆梧一揆俱乘夜襲之、互有死傷、北朝未改造日吉神輿、延曆寺僧徒忿恚、二十三日、擁神輿於山上、將入京師、不果、二十六日、義滿以飯尾圓親爲恩賞奉行、明主聞持明院秉國鈞、欲通之、而使者三爲征西府所納、於是又遣僧祖闡克勤、前月發四明、旬日經五島抵博多、二十九日、至京師館嵯峨向陽菴、克勤寄書天台座主曰、大明皇帝神聖威武、驅胡出境、復宋故土、中原既平、邊境亦靖、遊神內典、思欲振之、今春正月、詔三宗碩德、建普會於京蔣山寺、帝齋戒一月、禁天下屠殺、率文武百官、詣壇設拜、天界白庵禪師以吾宗耆宿、數召對經論稱旨、乃奏復瓦官爲天台敎寺、衆

推某主之、蓋前兩年、皇帝三命使于日本、關西親王皆自納之、以祖來朝、帝召祖闡及某曰、朕三遣使于日本、在見其持明天皇、今關西之來非朕本意、以其關禁非僧不通、故命汝二人往告朕意、曰、中國更主、建號大明、改元洪武、總以詔來、悉阻關西、使我二人竊告王知之、大國之民數寇我疆、王宜禁之、商賈不通、王宜通之、循唐宋故事、修好如初、朕聞其君臣上下、咸知奉佛敬僧、非汝等不足取信、彼有禪教僧欲訪道中國、悉來無禁、即賜三衣與十八淨物、恐言語不通、選關東禪僧在中國者椿庭壽公、權中巽公、參方有行、命貳以行、某謂通國使命、佛所戒無補于教而犯佛戒、某死弗爲也、今皇帝爲我可信而爲之、則我持妄戒也、勸人禁盜、不盜戒也、修兩國之好、商賈交通、兵不加境、不殺戒也、持佛戒而爲帝者使、則是爲佛之使也、故承命不辭、是夏、京畿疾疫流行、秋七月七日、今川滿範率深堀時廣等陣神代大隈、是月、征西府遣菊

池助次郎、城彥六將兵、圍本折城、攻戰累日、城中糧盡、頻告急、今川貞世命稻一揆筋一揆輸糧、兩一揆皆辭、於是毛利元春奮戰、破其一面、入糧於城、得不陷、八月二日、帝讓位於皇太弟、遜吉野、徙御玉川宮、薙髮法名覺理、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七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龜山天皇上

後龜山天皇、諱熙成、後村上帝第二子也、母嘉喜門院、長慶帝卽位、立爲皇太弟、文中二年八月二日、皇太弟受禪於行宮、尊長慶帝曰太上天皇、以皇弟太宰帥泰成親王爲皇太弟、四日、京師七條油小路有放鹿、三鹿挺走而一鹿止、人以告六條殿、春日神人往迎之、以民家扉舁而歸、後光嚴院使執權廣橋仲光圖奈良僧綱上京、事遂不行、六日、六方衆徒學侶等嗷議、放前關白二條良基氏、攝關放氏未曾有之也、十日、楠木正儀引細川氏春、赤松範資等犯天野行宮、官軍乘夜襲擊之、決戰數刻、楠木氏死傷甚衆、細川赤松等喪四十餘人、官軍遂敗、中納言四條隆保等死者七

十餘人、氏春焚行宮、僧徒奉帝逃、遂幸吉野、二十日、京師地震、二十五日、佐佐木高氏死、高氏自北條氏時爲雄藩、稱佐渡判官、薙髮號道譽、始稱京極氏、尊氏之揚兵、諸將大抵觀望、易于反覆、而高氏闔族攀附、終始不渝、子弟多爲效死、自勸尊氏圖北條氏、東西征行、未嘗不從、有智略諳兵機、功最居多、以故寵遇優厚、當時莫如之者、義詮拜征夷將軍、用源賴朝使三浦義澄受將軍宣于鶴岡之故事、擇家世忠厚者爲受宣使、乃以高氏孫秀詮爲之、人皆榮之、而高氏恃功豪縱、無所忌憚、一時武人擅奪人田園、朘削百姓、凌轢公卿、競以奢侈相尚、自高師直之後、高氏爲之魁、又陷四執事、終義詮世、兵革不熄、皆階高氏、然每巧於規避、竟逸于禍、又與在京豪貴六十三人、遞爲茶會、買椅披錦繡、坐虎豹皮、爲盤方五尺、殽果綺錯、以擬食前方丈、酒三行、乃鬪茶、賭物各百副、金香衣帛細鐙裝刀之類、倚積如山、因縱俳優娼妓取之、又鬪奕、一

賭數千貫、其家每夜所燒燭淚、例充門僧支俸、後還居近江、至是死、年六十八、子高秀、九月二日、京師大風、土御門殿東西門、太政官廳倒、一條帝以來無此大風云、六日、伊豆三島社火、今川滿範自肥前伊佐早進、攻千千石、七日、戰於海濱、菊池城等棄肥前千栗退、今川仲秋乃陣宮浦邀、諜報豐後戰急、大友親世遣族田原氏能等往救之、八日、氏能抵大野、戰於直入諸寨、二十三日、足利義滿造兩賀茂社、二十八日、天龍寺火、晦、強盜入後光嚴院宮柳原殿、廉訪捕縛二人、二一人正親町家士、年十八、非眞犯、以縲絏爲恥、自屠死、一人油小路家士、訊鞫自供、連累及公卿、因秘不問、冬十月二日、楠木正顯以和泉新家上座跡三分一與淡輪氏、尋以散在十生長官職三分一與和田助氏、今川貞世軍肥前城山、六日、賀茂社火、神體燼、九日、義滿定關東五山法、曰、住職從京那定補、其他從關東措置、宜守曆應康正令、五山皆不可改動、住職經

歷三年兩班、而可遷二節、如前所令、若其期未滿、退居改替者、非重病外、止其名字、十六日、後光嚴院幸深草法華堂、親寫願文、遣山陵使、納後白河、後嵯峨、後深草三陵、豐前宇佐大宮司公居應征西府、其弟公光附探題、北朝以大宮司闕、問今川貞世、於是貞世上舉狀、謂公光方從戎、不可居神職、請命其子公範、二十六日、賜院宣於公範、以官符未到、權行神事大神司、二十八日、足利直冬叛降義滿、閏月二日、今川貞世引兵還筑前、入神山城、再舉攻肥前城、後光嚴院納西園寺實俊女、有寵、實俊母日野資名之女、侍光嚴院、院以賜公宗、於是寡居於北山第、曰二位尼、八日、院與妃西園寺氏俱幸其第、賜以車牛二、經宿而還、十四日、菊池武政慨征西府挫敗、重因田口某遣書宇治惟武、謀協力自樹、惟武復書、慇懃告志、且請得豐後筑前數邑、尋征西府遣中子備前守往諭旨、二十二日、京師地震、十一月朔且冬至、三日、賀茂神宮寺災、

興福寺衆徒既放二條頁基氏、止院調停、桀驁太甚、北朝因下勅欲流赤松性準及範顯、以慰其心、而促歸座、衆徒謂不盡決寺訴、則不敢動、事延遷、四月、於是斷行流人宣下、十三日、流性準於下野、範顯於越後、豐後小田大和守等據玖珠高勝寺城、應征西府、是日、田原氏能與大友氏兵往擊之、城兵禦戰、殺傷頗多、遂毀城固守、宇都宮族如法寺氏信與大友軍合、據內古城以迫之、崇光院造浴室於柳原殿成、十四日、始御焉、鎌倉圓覺寺火、十六日、前肥後守菊池武光卒、武光聰明、勇武超父兄、結髮從軍、征戰二十餘年、能以小摧大、出奇制勝、數摧大友少貳等勁敵、以致九國寧謐、其功蓋不遑枚擧云、道老讓職於武政、歸依禪法、崇信大方和尙、倣京鎌倉、剏建五山於彊內、至是卒、興福寺雜掌至奈良、謀神木歸座、擧侶衆徒會議、二十一日、抗書曰、神木歸座、綸旨懇懃、所承悅也、至遠流性準範顯、積日鬱陶即開矣、但前門主配流者、神

幸職是之由、而無配國之實、寺社牢籠未絕、安遽歸座乎、且一乘院前門主、以武家庇蔭、尙潜匿、可太恨也、請速實決遠流、并配光濟宋緣兩僧正、又六波羅境域、去冬太閤議較處寬、而不果行、願得決之、諸關及寺社領遵行無違、則或寺雖有異議、必定歸座之期爾、二十四日、後光嚴院皇子覺叡、覺增、堯仁三親王爲僧、尋熙永、久尊兩親王爲僧、二十五日、北朝以足利義滿爲參議、以滿氏爲左馬頭、滿氏後改氏滿、十二月七日、山名師義至執事細川賴元不和、是夜京師恟擾、諸國兵士旁午來集、是歲、仁木義長犯伊勢、大館氏淸逆擊於鈴鹿山、破之、斬仁木義信、進戰於關、椋本、服部、山田、柘植、荒木諸族來救、兵勢大振、義長敗退、氏淸築壘留兵、與北畠顯信擊義長走之、氏淸氏明之子也、幼讀書京師海藏院、旣長赴吉野、給事行宮、後往屬其母家顯信部下、居伊賀關岡城、於是顯能嘉其功、更大館爲關岡氏、以女妻之、我邊民侵掠高麗

府縣、

三年（後圓融院應安七年）甲寅、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十七日、挺鹿入柳原殿、京師疱瘡流行、十八日、後光嚴院患疱瘡、豐前宇都宮守綱據城井城、應征西府、二十三日、今川氏兼率田原氏能等往擊之、守綱逆戰、勢甚强、二十四日、僧印元寂、印元八歲爲圓覺寺僮、十三歲受具足戒、二十四歲入元、謁僧無見於華頂、從中峯於天目、稱叢林獅子兒、歷遊浙西、八年而歸、在建長寺、及疎石在天龍寺、請充甲斐慧林寺、歷住等持、圓覺、建長諸寺、老於長壽院、北朝賜正廣智禪師號、二十五日、彗星見、二十九日、後光嚴院死、年三十七、薙髮法名光融、後光嚴院屢欲遜位、使告卽位於大神宮、以路梗不果、群臣議他道奉幣、亦終不果、二月二日、火葬于泉涌寺、分藏御骨於深草法華堂及金剛院、德大寺氏家人加渡懷國自院登極、爲所親近、爲藏人居首班、恃寵驕、人側目、及禪讓、爲院上北面、密

姦二位局日野氏、中外相和弄權、傍若無人、晚年怨讟沸起、遂忤旨被黜、十一日、曉、懷國自柳原殿罷、賊要南門刺殺之、十六日、一向僧慕緣修造四條橋、三月三日、宇都宮守綱與今川氏兼戰於豐前城井、多所殺傷、今川滿範軍肥前千千石、對壘踰年、二十九日、引兵攻宇木城、今川貞世軍筑前背生、夏四月三日、遣兵自小田瀨渡筑後河、入生葉郡、縱火村舍、征西府軍禦戰、多所殺傷、是日、左近衛少將胤房傳征西宮旨於河野通直、發兵攻周防、十一日、賜和泉久富名下地於二見遠江守、今川滿範軍肥前宮浦、二十八日、高來郡人安富直安發兵會之、是月、小島法師死、著太平記、盛行於世、九日、京極氏兵士衛唐門、訶止出入者、奪其刀、有禪僧責讓令還之、衛兵不聽、因訴諍而去、近者門衛弊習蓋如此、其日、六角氏部下目賀田玄仙番代、曉賊結徒侵入唐門、與玄仙兵鬪、諸番兵不肯助、傷殺三人而去、高秀乃糾治衛兵、褫祿停仕、遂

不獲賊、時下京毎夜驚、相謂戰起在近、旬日不靜、十四日、賜和泉鳥取莊關所於淡輪因幡權守、二十六日、肥後守菊池武政卒、年三十五、武政克承父祖志、奉事征西府、河野道直之來投也、武政愍其孤弱喪國、善遇視之、子武朝時年十二、曰賀賀丸、統領遺衆、以禦強寇、爲征西大將軍所倚賴、赤松範顯及性準發京赴配所、六月十二日、北朝以興福寺訴、流大乘院教信於讃岐、先是足利義滿母善法寺氏薙髮、居北向殿、稱三品禪尼、以事囑義滿及細川賴之、不得而恚、十五日夜、脫邸奔於淸水坂、投老母庵室、謂將隱棲著大衣、義滿驚、單騎追躡、賴之等踵至慰諭、下京大騷、遂與俱歸邸、禪尼隱棲意未止也、義滿使人守衞、居旬日、復脫赴淸水、義滿往諫、數日得釋歸、是曉賊徒數十人襲坊門中將三條高倉第殺之、中將與其族爭地得勝、因爲所怨而及此云、今川滿範攻肥前高來郡、不得志、會有閒一童丸等應征西府命、郡人競起、因

移營山田、是日、由西鄕城攻永野城、明日、城中縱兵擊之、滿範退保船越城、義滿以日吉、祇園、北野社神輿造替費、課諸國段別、而不納、是以久滯、去年例行事所、義滿僅進料足五百貫耳、後不復納、叡山衆徒積忿、二十日、使神人舁神輿七基入京師、兵士衞皇宮、神人置一基於一條萬里小路行事所前、三基於一條京極西門、四基並赤山神輿於出雲路、亦置祇園神輿於四條京極、北野神輿於一條大宮而去、皆空輿、避舊輿云爾、故衆徒不從、足利氏不衞、明旦、侍所使小舍人率近村民舁之入祇園社、亦不供物、足利氏召喚首謀曰、所請大講堂料、當寄進數所也、衆徒詐曰、事宜分疎也、講堂則未建一柱、且當返之、請先造神輿焉、或謂諸國領略納料足、然足利氏嫉山門所爲、故不決、秋七月二十日、勅河內觀心寺、賜甘南國幸收地宇禮志公文職、替鳩原下司職、肥前今川滿範軍既困、今川貞世自將援之、二十三日、抵伊佐早、深堀族

等兵來會、二十五日、攻永野城、燒民家、數日、進攻宇木城、城兵逆戰、當此時、橋本正督叛降足利義滿、二十六日、與本領無相違狀於和田助氏、招之來附、八月二日、今川貞世攻高來有家村、三日、菊池賀賀丸等渡千歲川、伐今川仲秋、仲秋移陣筑後福同原、今川滿範合兵禦戰、十五日、今川貞世進攻西鄕、有閒、安富、深町、有馬諸族皆納降、因合其兵班軍、十六日、陣伊佐早、高來已平、乃向筑後、助福東軍、當此時、兩豐多應征西府命、宇都宮守綱與今川氏兼對戰、已八閱月矣、二十七日、豐後兵乘夜、潛登山香鄕北浦、構城花香嶽、救城井城、大友氏亟馳使氏兼乞兵、乃遣田原氏能等往助之、九月六日、冒曉戰於花香嶽、傷者五十餘人、遂陷之、九日、伊勢外宮枯松倒壞正殿、十三日、田原氏能自豐後花香嶽還、會今川氏兼軍、尋攻高畑城、兩旬陷之、豐前軍不振、十七日、菊池賀賀丸等奉兩征西宮、拔高良山營、還肥後、筑後軍亦不振、十九

日、義滿造天龍寺佛殿、僧日祐寂、千葉胤貞之子也、再興下總法華寺、即中山寺、二十日、楠木正儀請義滿、以復本領幷與淡輪莊領家職、招誘和泉淡輪氏、晦、今川貞世進陣於筑後八丁島、冬十月朔、今川氏兼自豐前引兵會之、屯河鰭渡瀨口、七日、貞世遣使肥後、與書宇治惟村曰、菊池兒苟歸伏、則復其遺跡、固無異議焉、請亟勸諭以報焉、彼族人有竊請襲遺跡者、然當俟足下報、然後決也、曩者足下雖賜肥後守護、今革九州諸國守護人、亦以肥後爲探題分國、而賜我、於是河尻稱服以乞之、因權託彼、彼竟不降、則京師當停其議、吾亦不託也、自今任足下政也、是初所賜、終當歸足下、然徵國中兵、以令附我、而運籌策、必將有其情硬者、且以治部少輔名、鎭撫國人、然後自號令、甚爲善計、然則治部亦蒙扶持、以得樹立、必當親昵、是爲將軍也、亦爲國家也、但姑秘之、俟事整備後發露之、既爲一體、國中必將有煩、於是徐號令、不亦可乎、

是爲天下虛、所不食言、神明照覽焉、關東賊兵屢攻征東大將軍宗良親王于信濃、宗良不能拒、是日走歸吉野、東北無復官軍、宗良自延元三年東征、已三十七年矣、無舊故存者、感愴詠和歌嘆息、十四日、左近衛少將胤房傳征西宮命於宇治惟武、還筑前下座郡、又與豐後富田莊及武藏鄉、充兵糧料、且諭所訴條件、俄使資宣傳之、其餘當他日裁決焉、十一月三日、義滿罷政所執事代齋藤玄觀、以松田貞秀代之、五日、北朝流前參議安居院行知於美濃、三寶院光濟於播磨、覺王院宋緣於備中、儀俄元奇於遠江、以興福寺訴也、十日、今川貞世使子義範率先鋒師、自安度瀨渡筑後河、攻石垣城、十二日、貞世渡河入石垣城、義範進擊皆尾山、敵皆散走、十五日、攻黑木北河內、明日黑木城降、十七日、貞世進陣於藤山、北朝費用窮匱、諸祭不行、十八日、停新嘗祭、二十三日、鎌倉圓覺寺火、前日上副寺與饗柴者論價、因罵之、饗柴者怒、夜

潛入寺、投炬柴屋而逃、上副寺見焱燄起、與僚友訣別、正裝入佛殿投火、繼投者十三人、死者甚衆、皆悲泣、僧周信曰、彼與賣買人爭者、可戒覆轍矣、伽藍興廢、雖在定數、亦由人事、不戒也、二十五日、大友親世遣族義匡、與田原氏能、周防因幡守、大村讚岐入道等、會今川貞世、爲先軍、入肥後、攻小島城、明日陷之、十二月七日、大友田原諸氏侵肥後目野宮、擊千田山本等兵、却之、今川貞世陣谷河、薩摩人國分久成等率兵往會、十五日、今川仲秋及義範、駐營於碧原以踰年、十七日、春日神木歸座、前關白二條良基、關白二條師良父子同車往拜、師良乃與右大臣九條忠基、權大納言德大寺實明等扈從、是日、天竺人字聖至、相國寺義滿聞召之、常置左右、二十八日、後圓融院卽位於太政官廳、時年十七、是日、住吉社遷宮、是歲、義滿使僧至明、獻馬茶布刀扇、明主以無表文、却之、島津氏久亦遣使、亦以無國王命被却、我邊民侵明蘇州、吳

禎禦之、追至琉球洋、俘獲船而還、邊民亦侵擾高麗、高麗衰、諸大臣偷安、京城聞警大震、

天授元年（後圓融院永和元年）乙卯、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六日、足利義滿母北向禪尼受戒薙髮、尋詣淸和院地藏菩薩施財、八日、僧圓月寂、相模土屋族、入鎌倉壽福寺爲僧、讀孝經論語、學顯密於三寶院、年十九、到太宰府、將入元、弗許、乃過洛還鎌倉、元亨初上京、適僧師鍊退濟北庵、謝客撰元亨釋書、惟許圓月參敲、年二十五、遂航海達江南、遊吳興天寧、吳門、鄱湖、元弘二年歸航、從明極於南禪寺、延元四年、大友貞宗剏吉祥寺於上野利根、請爲開山、後住豐後萬壽寺、正平中、後光嚴院令往建長寺、十七日、北朝召還流人安居院行知、僧正光濟、宋緣、赤松範顯、性準等、二十八日、足利義滿定三條令、一曰神事、神之爲神、以人之祭禮、人之爲人、以神之加護、如在之禮、貸勸行可至不朽、二曰農事、國者以民爲基、民

以農爲天、各宜修開地溝堰堤、以致稻穀絲絹之充備、三曰貢事、諸國濟物、任出貢賦、宜避每年所當、以輸納勿衍期、二月九日、延曆寺火、圓覺寺亟請再造於足利氏滿、十七日、氏滿寄附佐野鄉、爲伽藍造營料、使大島刑部少輔告寺僧尋伐材上總龜山、其運搬課上總安房、因令守護結城直光等賦課國中有土諸族、聽寺家奉行僧嚴催促之、若難澁者就註進狀處罪、二十一日、北朝授宇治惟村從三位、二十七日、北朝改元永和、大隅守護島津氏久率兵往會今川貞世於肥後、乃爲管下諸族具擧狀於執事齋藤六郎左衛門尉曰、野邊盛久領日向櫛間院、大隅深河院北方宮山義弘領日向北鄉宮丸名、中鄉富山安久名諸邑、並以係世襲、請安堵如故、薩摩守護島津伊久稽緩不至、三月十一日、細川賴有禱富平繁榮於伊豫三島社、十三日、崇光院幸六條殿、遂徙室町殿、今川貞世既會諸軍、將定計攻菊地、二十五日、與書島津氏

久曰、進軍之期、定以二十七日發、由山路甚便、翌日當緣山麓下、然恐人聽、因令陽言將進陣山鹿、實欲上山之後相形便也、請由彼路進行、此地之事自有所慮、因放棄之、黑木徒皆令從來、幸勿勞慮、路過部春尤便、欲如合鄉軍而定陣營也、請秘之、遂入山鹿、二十七日、足利義滿始謁石清水、管領細川賴之、侍所細川賴元、及六角、京極、土岐、赤松、攝津諸氏、從兵數百騎、京師喧噪、觀者如蝟、二十八日、崇光院幸萩原院、受戒於仁和寺尊朝法親王、駐蹕旬有一日、還室町殿、晦、北朝以紀國造俊長爲日御前宮神主、夏四月八日、今川貞世進陣日岡、薩摩守護島津伊久遂擧狀、爲澀谷重信、島津道壹、爲比志島久範、乞滿家院名主職田、貞世以三人方立功鎭西、請之義滿、是月、太宰少貳冬資歸順、據生葉水島二城、有憾足利氏、就菊池氏歸順、請討大內今川以自效、朝議許之、拜越後守、爲筑紫探題、五月六日、菊池賀賀丸遣族秀次使字

治惟武曰、今川伊豫陣日岡、頓兵亘月、因欲擊隙圖外、則亦慮國人生變、未得動也、夫父祖久保無事、至今遭衰運、公私之浮沈窮矣、且兩宮特賴我、駐輿在此、事若決此、則終古將呑恨焉、欲體此意、達我家之志、以是深憑足下也、幸得助力、惟當聽命、苟協同決戰、然後公武孰從進退惟命、某未辨東西擧事、託之足下、豈爲足扶助乎、事係大綱、宜就懇請、且進此以候意、其所無貳者阿蘇明神照鑑焉、惟武得書、乃遣永野長田二士、許諾應援、雨潦方至、兩軍不得戰、以踰月、五月十三日、薩摩島津伊久竊遣使菊池、通情征西府、懷良親王赴阿蘇稱禱社壇、因謀恢復、今川貞世數促宇治惟村兵、惟村不出、二十一日、貞世與書詰曰、近者無音耗、頗怪疑之、輒有親王詣其社之聞、或謂因招誘諸方兵、苟卿知其情、即親王雖自率兵、破之不難、今圖其境事、請詳報所思焉、料親王謀招誘南部爾、因欲幷南部菊池齊圖之也、其速發兵、二十二日、義

滿以布施昌椿爲圓覺寺奉行、去年懷良親王以土佐守護職許與河野讃岐守、因薦之行在、助國人伐賊、二十五日、遣大納言圓明寺某往圖土佐、左近衞少將胤房傳一品親王令旨於河野通直、特發兵助之、是月、肥後大水、六月五日、山名氏部下與京極高秀部下鬪京師、互有死傷、懷良親王之詣阿蘇社也、宇治惟村避之小國、馳使答今川貞世、使未至、南部應征西府起兵、貞世欲擊之、菊池兵據前山城、六日、貞世擊陷之、乃分兵圖齊攻菊池口河尻、七日、貞世爲島津資久、請日向臼杵院地頭職於義滿而未決、於是、島津氏久更爲資久、具擧狀乞山鹿莊少貳賴尙闕所、日向宮崎郡戶次丹後守闕所、並一色範氏所與資久故邑也、是日、小國使至、貞世援筆報曰、將勒兵待卿、宜以十三日前至、軍事方殷、若稽緩則將進也、兵雖不盡集、速上途焉、肥後蜂起應征西府、十日、赤星武興報島津伊久曰、發日辱書、適今川貞世等擁營山鹿

志志木原、是以防禦事繁、國隔路梗、以怠奉復、非本意也、往者國人大略爲敵、今則盡表歸順、他國兵雖衆、破之無幾耳、將軍宮駐輿筑後、諸國頻通志、因料內外勢、我勝算定矣、幸攘其境兇徒、率兵來援、則公私之慶也、若夫公方命、亦無異議、貴价不待命直向將軍宮、以故未發之也、十一日、京師地震、十三日、左近衞少將胤房傳令旨、復宇治惟武日向國司職、許與豐後日田莊地頭職、又領日向守護職、以賞肥後恢復功、還豐後入田莊幷小川、以圖攘賊、二十五日、足利氏滿始莅評定始、氏滿年已十七、詣保壽寺見僧周信、周信問曰、年已新矣、聽文談乎、曰未也、周信曰、先君在日、每延儒釋談禪講書、殆無虛日、故入幕皆天下之奇才也、氏滿大悅、問治國要、周信曰、治國在文武二道、武則戡亂、文則爲政、昔唐貞觀之政、至今爲美、太宗以弓問弓工、答曰、弓心不正、太宗乃延十八學士問政要、我三代將軍使十八文人分三番侍、蓋擬之爾、

然則治天下國家、不由文武則不能者、古今一也、在上惘下、在下
敬上、是非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不學而知者未之有也、又謂曰、昨
借吾妻鏡讀之云、日本敬神崇佛之國也、不可不思、又命儒者講
孝經貞觀政要等、則可裨國政、夫不知仁義五常者、不避君命政
不得而行也、請召粟田口儒者講孝經政要、諸寺長老講經錄、則
庶幾國家安而君德新矣、氏滿從之、粟田口者菅原氏爲北野長
者、爲基氏所知遇、因在鎌倉、二十六日、大織冠像破裂、義滿請北
朝、勅權中納言御子左爲遠撰和歌、是日、圓融院俄使藏人日野
資敎傳綸旨於資敎撰進古來和歌、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征西府
兵與宇治惟村戰於肥後馬門及御船、今川貞世進陣水島、十五
日、貞世馳書勞惟村曰、國人忠否、當據守護注進決是非、八月六
日、北朝以三寶院光濟爲大僧正、十五日、以治部權少輔河野通
直爲刑部大輔、左中辨傳綸旨、褒在國忠節、管領伊豫守護職、且

便宜招徠、以圖周防、二十五日、義滿爲勅撰故、招權中納言御子
左爲遠爲和歌會始、播磨守護赤松義則率兵赴紀伊、助守護軍
數月、其族七條某又發宇野祐頼等兵往會攻楊柳城、課役赤穗
郡、及東寺矢野政所預所地、於是橋本正督以和泉土丸城叛降
足利氏、是日引兵向紀伊、今川貞世之收太宰府也、數贈書少貳
大友島津三氏曰、九州爲三氏警固、不可疎隔、宜速來諧謀、吾爲
探題、赴任稽緩、苟諒其情、則安得緩怠、島津氏久國遠兵寡、率還
兵來會、貞世大悅、數相會晤、嘗携樽至其營、將飲、塞固不拔、氏久
近臣牧野某以袍袖蔽樽口、拔而匿之、塞脫酒迸席、衆起而噪、滿
座哄然、洽歡而罷、其相得如此、及移陳水島、少貳冬資按兵不進、
貞世囑氏久趣之、乃搆陣營、起高塀設門柵、二十六日、招冬資宴、
酒行坐闌、今川仲秋進刺冬資殺之、冬資年三十九、門衞森嚴、從
士無能鬭、貞世卽遣使氏久曰、吾爲探題、雖來在此、少貳輒妨綏

靖功、動與宮方俱生滋擾、因及此耳、顧相見面陳、氏久卽往、衆惴
有變、本田氏親持刀在前、伊知地民部跟隨、入門而止、營懸唐筵、
氏親立其下、而覘內則貞世仲秋在座、親信諸將列側、氏久就席、
酒三行、貞世舒意、氏久曰、唯、卽起歸營、密招少貳族議曰、在此僨
事甚不可、惟當急還國也、乃與少貳菊池連和、二十八日、貞世以
氏久爲筑前守護、以薦義滿、氏久使告貞世曰、數受諭、倉皇會軍、
固當効忠、今少貳如此、九州三人齊失面目矣、且氏久奉諭趣少
貳令來者衆所知、今也受辱、以故旋歸也、卽起還國、少貳氏立冬
資弟頼澄、九月二日、貞世以豐後得宗領、佐賀大佐井兩鄕、及梨
子村闕所立石村、柄綱鄕之半、玖珠郡綾垣村等地頭職與大友
親世、佐伯莊小佐井鄕等地頭職與角違一揆、賞勳功、七日、貞世
自水島退軍筑後松崎、九日、馳書薩摩澁屋重頼等、宣告島津氏
久與賊、且諭曰、苟能致忠、必當有賞、一揆同心勿誤、十七日、式部

卿邦省親王薨、後二條帝二子、善和歌、自續千載集至新拾遺集、
五代勅撰皆收其歌、稱罕其比、十八日、探題兵豐後都甲三郞四
郞等抵肥前國府、二十五日、紀伊軍敗、棄城而逃、明日、守護兵入
在田郡、攻湯淺等諸城皆潰、是秋、改元、大隅禰寢久淸應征西府、
十月五日、傳征西大將軍命勵其功、十日、以興福寺未鎭靜、停維
摩會、從是六方屏居、寺門不振、二十八日、北朝御禊、十一月十三
日、榮仁親王冠於伏見殿、十八日、北朝左大臣二條師良罷、以右
大臣九條忠基爲左大臣、權大納言兼左近衞大將二條師嗣爲
右大臣、權大納言近衞兼嗣爲內大臣、兼嗣道嗣之子也、二十三
日、北朝大嘗、二十六日、北朝授足利義滿從三位、義滿以細川業
氏爲引付頭人、定五方引付番文、一方引付頭其任頗重、評定衆
奉行人皆書稱恐惶、至六波羅頭人九州探題、則將軍稱恐惶、蓋
其職任分將軍一體、因禮遇之重如此也、高麗遣判曲客寺事羅

興儒爲通信使、來行成、至京師、是月、義滿受其聘、乃課譽固於播磨赤穗等諸郡、徵夫馬、及寺社本所、明年遣僧良柔與興儒俱往、高麗餽綵絹畫屛長劒等、答聘之、良柔高麗晉州僧、少來化、興儒之來、或疑其諜者、欲拘不還、良柔說釋之、因爲使云、十二月二十七日、北朝關白二條師良罷、以左大臣九條忠基爲關白、是月、生葉城陷、少貳氏族死之、是歲、帝以宗良親王爲判者、與仁譽法親王、關白左大臣敎基、前內大臣北畠顯統、權大納言中院具氏等、爲五百番歌合及五十番歌合、日向北鄕義久始城南鄕宮古島、寇都城、

二年（後圓融院永和二年）丙辰、春正月朔、帝在吉野行宮、北朝以前關白二條良基爲准三宮、六日、北朝右大臣二條師嗣罷左近衛大將、內大臣近衛兼嗣兼左近衛大將、二十一日、北朝修法華八講於安樂光院、追福後光嚴院三年忌、菊池賀賀丸之破今川貞世於水

島也、乃奉征西大將軍宮、將兵入肥前、駐紫國府、貞世乞師京師、京師震駭、即遣使周防、命大內弘世救之、必期年內渡海、弘世與子義弘有隙、受命躊躇、義弘以其黨壯士精兵三百餘、經赴豐後、與吉弘氏俱入豐前、會今川氏兼於野中鄕司城、圖向筑前、足利義滿弟滿詮首服、往督西伐師、待弘世報、欲以是春發、命貞世且持重俟師、於是松浦氏、波多氏起兵應征西府、其族乞援貞世、貞世欲遣兵幷平怡土志摩、九州說爲官軍、貞世憤慨欲進戰、宇治惟村欲得肥後河尻莊、二十三日、貞世因授狀、告稟請京師、以慰諭之、與書報豐前松浦及京師情況曰、豐前軍方謀向肥前國府、因欲待其報進軍也、菊池若來戰、請乘其隙、擾亂肥後、我軍未勞挂念、京師雖有命、不堪憤恨、必期一戰、幸爲戮力焉、社領寄進、在京師裁定、神事固不可比他寄託、今我所稟請如此狀、河尻雖復乞降、未遽信也、請以計招誘附近諸豪、苟濟此大事、京師嘉尙、豈無優

賞哉、請勉之、菊池氏亦以神藏莊近見村半、寄阿蘇社、結納宇治惟武、奈良西南院覺豪、東北院圓兼各樹黨爭戰、佛事不行、耆老會議、欲行春日祭、以請北朝、二十四日、勅參議鷲尾隆廣、衆徒唱異、要於木津、逐歸之、春日祭遂不行、京師不肅、匪徒劫掠、是月初、大內某過西山科、爲土匪所劫斬、勸修寺氏橋本五郎、遂與從者俱被斬殺、三條氏邸隣任繼房、房主爲叡山神輿奉行、是月、夜半盜結伴闖入、傷之而去、三月、義滿以畠山基國爲侍所司、今川泰範小侍所司、九日、爲沙汰始、五日、探題兵攻豐前高家城、十一日、行幸如意輪寺、修後村上帝佛事、嘉喜門院、宗良親王等從焉、山名師義死、二十一日、島津師久死、二十七日、義滿令將士五十歲以上聽著革韈、未及五十歲病者、得著白革燻革韈、又蝙蝠扇用蟲品、以著式目、是春、僧中津良佐、還自明、義滿聞良佐才德、遣人迎之堺浦、中津將歸、明主朱元璋聞其名、召見於英武樓、指日本

圖、問熊野古祠、中津作詩曰、熊野峰前徐福祠、滿山藥草雨餘肥、只今海上波濤穩、萬里好風須早歸、元璋和之曰、熊野峰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也應肥、當年徐福求仙藥、直到如今更不歸、乃賜物及金、許歸國、時義滿遣僧文圭等於明、四月到其京、元璋覽表謂、語設不懌、遇文圭頗厚云、夏四月三日、寬胤法親王薨、二十六日、義滿得九州探題報、細川賴之傳命宇治惟村、獎勵其功、今川貞世自將陣春振山、與征西府兵對壘不戰、分兵攻略松浦、亦不得進、馳書促惟村曰、本營不決戰、松浦不協、其圖之、十餘日不得報、又促之曰、我軍未戰、據城對峙、未遽易破也、敵揚言已破我軍者詭爾、彼我兵甲、變閱向松浦、其勝敗亦在此營之奈何矣、當此時、尤望肥後協一致、麻徒稱諸力向八代、而猶未出、河尻雖許諾、然首領尙在敵陣、御船宇土徒亦稱來援、而猶未果、筑後人來者雖多、不足寄一方之勁、則惟觀望耳、請速決計起兵一戰也、今川兵

部大輔方狗高來、謂必赴援肥後、然猶交戰無間、惟遣使告方略、爾、願善謀處之、球麻宜遣使催促雙地、相應以出兵、旣其地開戰、則此地形勢自見矣、苟擧旗、當使蒲池城池救助也、昨日託摩還、亦有應援之意、惟在足下決謀也、二十八日、義滿與細川賴之、及六角、京極、一色、畠山、今川諸氏集廐馬百一匹、以小笠原氏長朝日三郞、爲喚犬、始講犬追物於桂河、五月三日、後圓融院遣使、以高麗國牒、及其所獻豹皮人參、幷足利氏答書案、諮議定、前關白近衛道嗣答曰、此國家重事、宜行殿上定而決衆議、牒係高麗一國所贈、在請禁海賊、略同貞治牒、八日、上杉能憲盡以領邑讓弟憲房、十二日、義滿諷佐女牛若宮八幡宮、島津氏久之與菊池少貳連和也、今川貞世馳書、結薩日隅諸族、必得要領、島津伊久喪父、數請安堵、以未得裁、猶豫不決、貞世遣平子若狹權守往說誘、與書曰、雖有所報、果刻其期、則當取安堵進之也、自懷疑貳而猶

豫、甚誤矣、惟委伊集院禪門、必得達志、若猶欲回護氏久而稽緩、則徒深京師疑而已、伊集院久氏、澁谷重賴、加治木氏平等、皆表無他、日向土持氏助今川氏軍苦戰、二十五日、貞世遣今川滿範、往擊久氏、未發、土持挫敗、六月二日、滿範至肥後人吉、大隅禰寢久淸方戰於大隅、滿範卽遣使就謀經略、促久氏氏平等來援、相良前賴亦與書久淸曰、探題以其國深依足下力西方之事、使者應陳說、我境方妥穩、彼方甚軫慮、請早戮力、野邊盛久亦遣使至則久淸旣收兵歸、因赴氏平許、託之去、盛久重贈書曰、近者得探題書、因進其案、請熟察焉、大將已至球麻、相良前賴奉之擧兵、郡中諸城聞之、將解散、小田收兵還城、竊謀連和、旣墜前賴之略矣、西方擧動可怪、足下亦知之、我兵方勝矣、可賀也、五日、後圓融院[illegible]者徵百首和歌、公卿未進、令限本月進、七日、北朝修結緣灌頂於大光明寺、追福光嚴院十三年忌、初豐前佐田莊地頭宇都宮

經景與探題俱西歸、因從軍戰鬪、去年戰沒山崎、子親景尙幼、其族氏治素與經景伯父守綱俱應征西府、於是降探題、因圖奪佐田莊半、經景當父公景戰歿、尙幼、託文券於守綱、氏治與守綱宰富山傳法寺結、竊取關東劵狀一、守綱覺、逐二人、氏治以其劵請託探題府、今川貞世方招誘豪族、七日授狀、許據文劵稟請、因諭急撿文劵以呈之、裁定當依忠勳、宜勵志操、尋氏治殺親景宰主計、逐其家眷以奪其地、九日、貞世以本領安堵招大隅島津資久音久等、尋義滿褫島津伊久薩摩守護職、氏久大隅守護職、使貞世領之、十二日、前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花山院長親薨、內大臣家賢之子也、長親有文學、事親而孝、弱冠丁父憂、行三年喪、哀毀過禮、服未闋、後村上帝崩、賜素服、託和歌言懷、美登世麻弖、保佐奴奈美多能布知古呂毛、弖波麻多伊加邇、曾牟留多毛登曾、後剃髮號耕雲山人、住南禪寺禪栖院、學和歌於宗良親王、深得師法、與撰新葉和歌集、所著有耕雲口傳、

又曉音律、旁通韻學、著片假名反切義解、薨年四十三、十四日、義滿搆棧棚三條東洞院、觀祇園會、大鉾倒壓死老尼二人、二十二日、彗星見、二十九日、坂本圓明寺率衆攻最勝寺、寺僧拒擊破之、傷圓明、是月、帝與中宮太弟、關白教基、春宮大夫藤原師兼、及經高等、爲千首和歌會、使宗良親王批之、今川義範擊肥前白石、進屯湖見城、彼杵人深堀時久等發兵來會、秋七月朔、移屯稻佐、五日、夜襲白石城、妻山城兵拒擊却之、七日、七夕宴、後圓融院修七僧法會於安樂光院、追薦光嚴院十三年聖忌、十九日、京師民土匪與山名氏兵相射芋洗橋、殺六人、二十日、山名氏欲報之、兵寡、託義滿制之而止、京師益不肅、探題軍圍肥前白石獄、攻戰踰年不決、薩摩指宿忠勝屬征西府、爲能登守、二十五日、讓指宿郡總地頭職於子正忠、義滿已褫兩島津氏守護、下令探題擊之、於是掇日屬征西府抗守護者、欲飜旗應探題、探題乘機招之、今川滿

範在球麻、使相良前頼與日向伊東祐安牒合、是月、前頼率師踰嶺、入眞幸院、北郷野野三谷兩城應之、以迫都城、二十六日、滿範移檄肝付兼氏曰、前頼既軍眞幸矣、及敵未集、急發兵進擊焉、於是肝付族兩分、或爲島津氏、而兼氏猶挾兩端、探題馳書促出兵、兼氏唱名耳、大內弘世以防長背足利氏、石見響應、於是得屋遠江守發兵拒之、戰於高房、義滿得牒、閏七月八日、馳書奬勵、徃年荒川詮頼爲石見守護、薙髮曰道惠、於是義滿改替弘世管國、褫防長守護職、國人黨義弘者、差平井某在京、十四日、細川頼之見而諭之、復道惠石見守護、十六日、發京而西、尋石見益田周布等使報江津戰捷、乃與書奬勵、二十八日、北朝准后二條良基、關白九條忠基、前權大納言萬里小路仲房、葉室長顯議德政、先興神事、恪四度祭、不怠例幣、修造神祇官八神殿北廳、治南都訴、以此三事命足利氏、官位當循理授、雜訴當遵曆應應安法、不怠期日、

必午一點臨御、其訴者不擇親疎、不存私曲、按文陳辨、洛中課役、當勘査近年新役而免除之、外記藏人公人俸祿、當問其勤勞而厚賞之、正平辛卯之役、今出川公冬詣賀名生、累進爲左近衞大將、至是薙髮歸京、十七日、投薩戒淨金剛院、二十八日、陸奥田村族小澤伊賀守與伊達宗遠戰、爲足利氏、九月朔、熊野神社震動、二日、宮內少輔正業傳征西宮命於少貳駿河入道、以阿蘇社寄附地筑前山門鄕、致守治惟武、尋賜惟武以土田大和守收邑平塚名、又以城氏收地肥前小城西方地頭職三分一、爲肥前守富莊替地、諭下座郡處分、待其平定、京師土匪爲盜、挾刄劫略、褫行旅衣、都鄙惴恐甚、十日、仁木義長死、先是鎌倉欲以十月行圓覺寺立柱、僧周信謂造營奉行上杉憲春等曰、今者化緣甚難、官命諸國大名助緣、亦難保成、立柱數年、暴露風雨、不如不立之也、若官制法、期限三年、以十州關稅棟錢、及鎌倉課役、充其費、姑停他

寺社土木、則庶幾乎成功矣、分寺田爲二、曰常住、曰造營、各別施行、則內無互用之皐、外免嫌疑之誚、府議從之、乃課棟別錢於七州、每棟十文、二十四日、上杉能憲傳氏滿命於上野守護上杉憲春、安房守護結城中務大輔等、差吏與大勸進僧俱徃督促、不論寺社本所、不除地頭堀內、平均賦之、駿河守護今川範國命齋藤尾張前司曰、圓覺寺領在管內者、莊主收租、每年由江尻津以輸鎌倉、吾因請地頭若爲累者、當爲治之、其承此意、義滿亦以其領尾張篠木莊爲三代起請地、免大嘗會米、今川貞世徵中國兵、二十七日、安藝吉川經見等渡海至筑前、貞世乃使弟仲秋將經見等徇鷹山、進經略肥前、仲秋遂募松浦黨等之兵、攻博多、菊池武朝遣肥後守護代武國禦之、武國烈戰、遂却仲秋、二十九日、今川滿範與島津氏久兵戰、大破之、適救仁鄕參河介率兵會軍、禰寢久清使亦至、滿範軍稍振、冬十月五日、奈良十方衆徒夜襲一乘

院、擁門主良昭而去、八日、今川滿範附書於禰寢久清、使告探題受薩隅守護命、以肝付兼氏未明向背、便宜招誘之、乃率軍赴日向營池尻、土持榮清等助之、修壘爲守禦備、於是兼氏等稍稍發兵而至、二十八日、足利氏滿以常陸小河鄕爲圓覺寺造營料、僧侶大悅、明日氏滿與上杉能憲及憲春等臨行立柱式、十日、澁谷重頼與島津伊久誓緩急相救、當此時、今川滿範方督促薩摩兵、重頼亦遣兵、與和泉牛屎諸氏俱會軍、而大隅兵未集、十九日、滿範移書、促禰寢久清等、三國向背紛然、肝付族動搖、多稱島時充素附探題、乃出兵鎮壓、事報探題府、是日、今川貞世馳書曰、卿之忠誠益著矣、吾雖遠隔、義不得不援、且忍待來月、時今川仲秋攻肥前蛯打克之、進渡筑後河、陣於高良山、十二月十九日、上杉能憲傳氏滿命、課間別錢一文於鎌倉三年、以充圓覺寺造營費、薩日隅豪傑谷山、南方、市來、澁谷、菱刈、牛屎、眞幸、肝付、櫛間、飫肥、土

持、伊東等送款探題者六十三氏、屬島津氏久者、惟加治木、財部數氏耳、今川滿範趣相良前賴等、急攻都城北鄉義久、樺山音久等、嬰城固守、氏久聞之、自將發志布志、陣大隅天之峯、圖救都城、時今川仲秋自筑後進入肥後、植營山鹿、以逼菊池、探題勢又振、

西邊民頻侵高麗全羅道州縣、全羅元帥柳濚耽聲色、不守禦、我兵進陷全州、濚稱墜馬、擁軍不進、兵馬使柳實方挫衂、高麗廢濚爲民、實成遠地、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八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龜山天皇中

天授三年（後圓融院永和三年）丁巳、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二十九日、北朝修宸筆經供養於安樂光院、追薦後光嚴院、從是每年修之、以終院世、菊池武朝奉征西宮、鎭肥前國府、九州靜謐已二年矣、初征西府退高良山之後、其下宮玉垂社燼、神輿亦穢矣、九日、式部卿懷良親王納願文、告擧祭典、成造營、寄進筑前富永莊地頭職、尋遣僧堯首座於阿蘇、左近衛少將胤房傳命衆徒曰、九州苟定、將先詣拜、其致祈禱之誠、十八日、京師火、室町殿、菊亭、柳原亭、御靈社焚、十九日、今川義範自肥後引兵、渡筑後河、遂進軍肥後志志木原、島津氏久陣天之峯、兵未集、遣人說財部氏、財部氏竊通款、

是月、肝付久兼亦至薩摩、島津伊久爲和泉及高城、東鄉、入來、祁答院所阻、不得相救、會氏久者、加治木、伊集院、伊作、鹿兒島、大隅、下大隅、大始良諸氏耳、氏久因圖進擧、以月朔爲期、遣子元久歸守志布志、元久曰、在遠方亦當會軍也、臨戰先歸、奈衆口何、氏久曰、是救士之節爾、爲人將者、雖單身猶存、而必成其業、爾歸善撫國也、元久乃還、是日、氏久以兵八百、下營陣於平波瀨、三月朔、分兵爲三隊、新納實久將月一揆向左、本田重親將杉一揆向右、氏久將小一揆爲中堅、向蓑原、今川滿範亦作三隊、氏久守旗士北原彥七郎請所向、重親曰、出敵背焉、乃揭旗渡平波瀨、北鄉義久望視曰、宗氏傾家犯難來救、先戰者我任也、以七十人馳、二弟基忠忠宣死義、久亦傷、平田宗親工藤藏人腰插櫻花奮鬪、遂敗退、氏久麾中堅、與左右騎步並進、滿範大軍充滿蓑原、氏久大呼衝之、滿範軍分爲兩斷、夫馬蹂踐溺篠池、城中見衆寡不敵、裹創出

戰、殺傷相當、原野朱殷、滿範三隊挫敗、相良氏賴、伊藤祐基、池尻五郎、澀谷右馬助等戰沒、二日、滿範又整師而出、氏久縱之、衆恃勝而驕、追躡敗績、本田重親謂姪氏親曰、吾當死之也、汝必生還、以佐嗣君焉、氏親蒙七創而逃、重親、北原彥七、肥後兄弟、加治木、大始良、志志目等死之、衆從下財部野野三谷、石井某病創、鬪肥後某死、蹶起曰、吾不可獨生也、扶創而死、氏久託名馬於山田久興、久興血戰、身蒙三創、遂失馬、索不得、及走財部、夜半馬追而至、明日牽而進氏久、具告其狀、氏久曰、名馬者稱其心也、即賜久興、賞其功、伊集院久氏以女嫁澀谷右馬助、右馬助將赴都城、過伊集院求謁、久氏拒曰、汝市來爾寢黨也、相見於戰場耳、及死蓑原、其女不復嫁、削髮爲尼、居圓通庵、念誦終身、二十日、京師三條室町火、宇治惟武讓家子乙丞、二十六日、左近衛少將胤房傳式部卿懷良親王命、以乙丞爲阿蘇四社大宮司、並管領諸國社領、是

爲惟政、是春、宗良親王咏進千首和歌、夏四月九日、承胤法親王薨、天台座主闕、十五日、以妙香院僧正慈濟爲之、五月、京極高秀家士與叡山最勝部類徒諍鬪、山徒忿、六日、京師訛言、山徒將襲其坂本邸、兵士馳救之則無事、乃引還、二十日、一方管領上杉能憲獲病、依僧周信欲辭職、足利氏滿曰、管領職係京師樞府所定、且以稟之耳、人謂脫劇職病自除矣、能憲與弟憲方詣請解職於義滿、二十一日、北野社震動有怪異、北朝內大臣近衛兼嗣罷左近衛大將、六月朔、京師吉祥院火、菅原道眞所書聖教等皆燼、是日、筑前安樂寺亦焚、衆皆怪之、十七日、京師伊勢貞繼第火、二十七日、後圓融院皇子幹仁生、是爲後小松帝、二十九日、左近衛少將胤房傳懷良親王令旨、褒獎樺山音久等戰功、是月、越中國人與守護代戰、而敗走、據太田莊、守護代追趕、擊殺之、燒莊內、莊爲細川賴之所領、賴之聞報大忿、遣代官篠本某擊之、某往飛彈徵

發兵、京師謂此怨隙也、遂將生天下重事、我邊民侵高麗慶陽、入
平澤縣、焚窄梁戰艦、京城大震、慶尚道又報倭自對馬蔽海而來、
前月擧李成桂往禦慶尚道、於是遣典客安吉常於筑紫、請禁賊、
秋七月四日、覺叡法親王薨、七日、七夕宴、張樂行宮、母后嘉喜門
院善琵琶、後村上帝崩後、感愴不復彈、是日帝數請之、母后爲一
彈之、帝悽然賦和歌、加久氏能美多曳留岐加婆夜、登能加美能、阿岐於毛保由流美禰能麻律加筮、母后
和之、阿波禮斗毛、岐美登岐岐計流、以麻波夜、布岐多曳奴倍岐美禰能麻律加筮、嗟歎而罷、十八日、侍
所山名氏清遣兵入佛覺寺、捕匪徒、匪徒拒捕、自死者四五人、時
梶井門主相繼薨、群臣欲以三品局所生代之、後圓融院亦欲之、
以少納言內侍橘氏所生年長、議遂決之、其皇子爲太宰權帥權
大納言三條實音所鞠養、實音以萬里小路仲房超我叙從一位、
憤恨、向上吐怨言、又欲納其女、不得、而有姦計、因觸逆鱗、十九日、
奪三邑、賜其一於三品局、故實音恐、屬橘仲光等援引事中變、與

前內大臣洞院實繼謀、權爲其養君、二十日、覺叡法親王執事明
圓僧都與衆徒謀、遽迎皇子於實繼邸、薙髮、直入梶井寺、是爲明
承法親王、覺叡之喪、未畢五旬齋忌、而俄有此事、時論誹之、當此
時、叡山僧月輪院永覺與金輪院英澄有隙、足利氏諸將各分黨
助之、英澄構壘爲守禦備、二十七日、永覺率衆徒往攻、兵及一萬、
英澄兵亦三千餘、山徒相鬪、集兵之多如此、近世未曾聞也、二十
八日、英澄據城拒戰、對峙數日、八月四日、永覺薄城縱火攻擊、殺
傷互多、英澄遂敗、奔於若狹、六日曉、下京綾小路火、自六條及四
條、其夜騷擾、兵士交馳、明蚤綾小路又火、延燒積四十餘町、八日、
流言細川賴之與越中守護斯波義將生怨隙、諸將互有所黨、將
開戰、衆恟懼甚、十日夜、兵士又集足利第、京師騷擾、審之則義滿
近臣橫瀨某與山下五郎諍論相刺也、義滿鍾愛日野業子、兄日
野資敎亦在義滿所、其臣本莊宗成爲業子乳父、憑陵權勢、奪入

領邑、義滿不問、却欲授能登守護、以故能登守護吉見氏賴憤恨、
圖誅宗成、因生此變云、義滿又欲俾周澤董臨川寺、是日、退滿壽
寺班、以臨川寺列五山、十一日、義滿遣使諭諸大名、勿驚京師、因
陪衆婦女往觀猿樂、人心始安、十二日、大內義弘與豐前豐後兵
俱入肥前、植田宮菊池武義、武安、宇治惟政等、邀戰於蛇打、敗績、
皆沒、將士死者百餘人、是日、今川貞世遣田原氏能等戰於肥後
白木原、斬三舟少貳三郎、二十日、大風發屋、諸國山崩、僧祖能寂、
鎌倉人、爲善福寺僧、年二十一遊元、十有六歲、從千巖和尚歸、抵
薩摩甑島、大友氏時禮聘之、義滿聞其德望、令住圓覺寺、非其志
也、去赴常陸、刱楞嚴寺、去年、義滿强起住建長寺、寂、諡明鑑禪師、
足利氏滿召僧周信、止上杉能憲辭職、周信拒曰、官家職事、非山
林者所與聞也、氏滿强請、使往諭能憲、二十一日、能憲復起視事、
二十五日、今川仲秋陳於肥後板井原、二十九日、後圓融院皇子

徙北山離宮、高麗安吉常病死、九州探題遣僧信弘、往報高麗曰、
草竊之賊、是逋逃輩、不遵我令、未易禁也、九月八日、義滿以等持
寺列十剎首、無幾而止、十五日、今川貞世受義滿命、聽薩摩澀谷
重賴降、本領如故、尋還博多、京極高經監六角龜壽家事、多非法、
細川賴之譏刺其訌諍、二十五日、解高經監理、使龜壽自主、興福
寺東北院圓兼與西北院覺家、爭維摩會講師、樹黨相戰者有年、
衆徒稱方衆者、助西南院、欲伐東北院、乞兵京師、義滿未遽出兵、
衆徒怒其稽緩、謀動神木、義滿聞知、諭不聽、二十七日、衆徒不問
學侶、不會八方、擅奉神木直指宇治、義滿遣兵御之、適洪水橋落、
衆徒徒涉、入平等院、足利氏兵充木幡山陣、北朝諭衆徒、且無輕
擧以俟命、今川滿範遣兵、拔大隅姬木城、淸水姬木本田氏之邑
也、是月、本田氏親圖攻復、島津氏久援之、勢甚衆、城兵告急、滿範
自將救之、軍眞幸院、城遂陷、鎌倉之課棟別錢、以造圓覺寺也、關

東諸國往往不服、是月、上杉憲春傳足利氏滿命於相模守護三
浦介曰、國人稱寺社領、地頭掘內、不納棟別錢、雜掌以訴、甚無謂
也、今度設役異常、爲通國平均、宜使者與大勸進雜掌、俱據前令
以嚴督之、常陸吉田、行方、鹿島、眞壁、南郡、五郎、東條、方穗二莊、及
小栗保亦拒課賦、十月、憲春傳命於大掾高棟曰、不問一族他人、
不論地頭掘內、寺社本領、平均催促之、若有違者、處之罪、宜錄進
其名、尋又傳命小山義政、宇都宮某、據前令、嚴督促之、駿河守護
今川範國命入江駿河守曰、圓覺寺領淺服莊東及下島兩鄕所
遂貢米材木等、據先令勘過關津、是月、高麗遣大司成鄭夢周報
聘筑紫、且請禁賊、冬十月、興福寺衆徒與足利氏議不諧、北朝居
中調停、衆徒不聽、十日、義滿命細川賴基率兵向南都、屯淀以集
兵、晦、盜入北朝禁中、明日命義滿嚴門衛、十一月朔、日有食之、十
四日、後圓融院患痘、二十一日、義滿寄附山城東西九條地頭職

於東寺、爲修造料、興福寺六方衆徒僉請北朝曰、覺豪圓兼處以
同罪、乃會議神木前、二十六日、奉遷奈良、學侶說西南院黨及此
云、常陸鹿島社領世爲藤原氏長者所進退、大禰宜中臣治親襲
職、前年已受長者命、然以近年天下事、無細大受足利氏政、意不
自安、因請關白家、諭旨細川賴之、十二月三日、傳義滿命、安堵如
故、今年春、日向土持榮勝爲今川滿範、戰飫肥、志布志、都城等、甚
有力、二日、滿範贈書慰勉薩摩大隅日向豪族、進連名誓書於今
川滿範、十三日、滿範以誘禰寢久淸、二十八日、今川仲秋自肥後
板井原、進陣目野山、征東大將軍宗良親王之詣行在也、嘗復往
信濃、督征東府、年已老邁、不堪征途、淹留數年、府事不可久曠、是
冬、發吉野、抵初瀨長谷寺薙髮、遂赴信濃、

四年 後圓融院 永和四年 戊午、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二月九日、足利義滿
詣佐女牛若宮八幡宮、今川滿範招島津氏久、不至、因欲擊之、二

十二日、徵兵於禰寢久淸等、日向伊東氏祐率兵發都於城陣三
納高寺、死、子祐安嗣、是月、以憲子內親王號新宣陽門院、今川貞
世聞島津氏久稽緩不至、三月四日、移檄大隅國人、會今川滿範
軍於三股、俟命、五日、以本領安堵誘禰寢久淸等、滿範亦約、果開
戰則吾將以始良莊二村爲邀賞、八日、長慶上皇落飾、往年室町
院之燼也、義滿請取其地、並今出川氏菊亭址起新第、庭多植名
花、曰花亭、竊極華靡、近衛家有垂絲櫻、使三寶院光濟乞之道嗣、
道嗣許諾、乃使日野資敎與賀茂神主音平俱往、掘取以栽新邸、
招道嗣小酌、十日、徙居焉、世稱曰花御所、足利氏自是稱室町氏、
也、十三日、崇光上皇幸六條殿、修宸筆八講、追福後白河帝聖忌、
十八日、足利氏侍所今川泰範沙汰始、今川貞世移檄島津伊久、
發薩摩兵會軍、伊久嚮欲復豐後井田鄕、貞世尋遺書於大友親
世、付之伊久、二十四日、北朝以足利義滿爲權大納言、今川仲秋

營日野山、督肥後兵攻菊池豐前守、菊池伊豫介等於隈元城、據
藤崎城對壘、天草族大屋野河連久玉須本徒守其一面、竊與南
部諸族、俱應菊池氏、二十五日、合兵攻藤崎城、二十六日、今川義
範、今川氏兼、大內義弘等往救之、遂據城拒守、二十七日、北朝授
足利義滿夫人日野業子從三位、夏四月十一日、鎌倉一方管領
上杉能憲病篤、讓領邑於弟憲方、憲春襲上野守護職、經六日死、
年四十六、能憲執事十一年、關東無事、初能憲爲伯父重能嗣、正
平辛卯之變、與從兄朝房俱率兵、而西伐高師直復讐、後襲父憲
顯後、與朝房爲兩管領、薙髮曰道諲、剏報恩寺於詫間、去年春嬰
病、自知不起、招僧周信問臨終用心、曰、吾年十七、天龍國師示即
心即佛、以是提撕如何、周信曰、甚善、及瞑、其顏怡和、憲方以其邸
寄報恩寺爲塔庵、十七日、北朝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花山院
兼定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德大寺實時兼右近衛大將、實時

公淸之子也、五月十四日、北朝復臨川寺於舊班、義滿薦從三位高辻某、式部大輔高辻長嗣爲後圓融院侍讀、二十五日、北朝以天下疾疫、進五條天神正一位、是月、盜竊吉田社神寶、六月七日、祇園社以神輿未改、故不迎、與義滿赴加賀守護富樫昌家棧棚、觀市人出鉾、義滿漸長、耽安樂、召大和猿樂兒童、寵幸之、同席傳器、諸大名迎意、競賞賜之、遂及公卿、三條公忠嘆曰、散樂者乞丐徒耳、暱近左右、擧世延賞、以媚將軍、不亦甚乎、秋七月、疾疫大行、發熱如瘧、稱三日疫、貴賤老幼少免者、十六日、尊朝法親王薨、十八日、京師有妖火、自西飛北、二十八日、叡山西塔衆徒又與行泉房搆隙、兩塔盡援行泉、據壘而戰、晦、北朝權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花山院兼定死、高麗使鄭夢周之至筑紫也、今川貞世厚待遇、僧徒坌集、肩與探勝、作詩贈酬、地頭餽酒、夢周陳交隣利害、及歸約禁三島侵掠、還俘尹明安遇世等數百人、夢周亦見國良民爲

俘被奴役、憫之、贖百餘人、是月、歸國、貞世使周孟仁偕往、今川義範氏兼等、頓兵隈本數月、死傷數百人、當此時、征西宮在黑木、乘機進擊、大內義弘遣安藝人吉川經重等、往援日野山軍、八月十三日、大風折木、十六日、今川氏俄擊征西府軍於上長田、破之、二十六日、北朝左大臣九條忠基罷、以右大臣二條師嗣爲左大臣、內大臣近衛兼嗣爲右大臣、前權大納言今出川公直爲內大臣、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德大寺實時轉左近衛大將、足利義滿兼右近衛大將、九月八日、彗星見、十八日、吉川經重等自日野赴藤崎城軍、當此時、日向今川滿範軍方振、島津伊久父子遂欵探題、使從山久安、新納將監代赴肥後、二十七日、肥前橋薩摩公直等渡海、會於山本營、二十九日、今川貞世自將擊菊池武朝、大友少貳大內諸將皆屬、兵裁千、武朝逆之於詫摩原、年甫十六、兵亦寡弱、聽運於天、忘命於義、勵衆馳突甚勇、族人銳卒死者數十人、

武朝亦傷、方酣戰、征西大將軍宮親將擊貞世陣、官軍散者復集於纛下、貞世軍靡、從山久安、新納將監等死於貞世馬前、吉川經重等戰於燒橋、亦傷、貞世麾軍而退、遂引兵入筑後、攻黑木及三奈尾山、是歲、竹田昌慶自明歸、中納言藤原公定之胤也、世傳醫學、昌慶謂未盡理、己酉歲赴明、就金翁學、金翁授盡書妙訣、及牛黃圓秘方、以女妻之、明主后產難瀕死、服昌慶藥、即娩、於是歸朝、受其藥者如湯沃雪、尋爲法印、開竹田氏之醫術、大和國民忤興福寺、於是衆徒分黨忿爭、冬十月九日、移春日神木於金堂前、要請京師革攝津守護、征伐十市氏、既而六方學侶出居內山、與黨家相訌如水火、十六日、北朝准后二條良基招足利義滿饗之、二十九日、京師地震、是月、勅唐橋經泰起兵大和紀伊、十一月二日、橋本正督起兵紀伊、攻守護細川業秀、破之、業秀城守、乞援京師、七日、義滿遣將士援業秀、九日、義滿備儀赴花亭、招准后二條良

基饗之、十六日、北朝賜諡號於僧處齊、曰覺源禪師、千葉重胤之子也、在肥前小味莊爲僧、與夢窓寂室等互相敲磕、愛尾張水野山水幽深、建定光寺居焉、尾濃諸州建寺延之爲開山者十六所、以正平二十四年寂、義滿得紀伊敗聞、乃遣細川頼元將攝津近江播磨兵赴救、尋山名義理氏淸、石堂頼世、赤松義則、光範義祐、近江諸將相繼發、十七日、攻橋本正督、伊勢人大館氏淸屬正高、逆之山口山中、不克、夜棄城退、氏淸以國司女婿、累建戰勳、國內兵士自服部柘植諸氏、莫不服從、稱氏淸爲伊賀守、而不名也、十八日、鎌倉圓覺寺佛殿成、二十五日、義滿又饗准后二條良基及前右大臣西園寺實俊於花亭、晦、臨川寺火、十二月十二日、義滿以三須道喜爲公人奉行、松田貞秀爲守護奉行、飯尾貞行禪律長老奉行、是日、御室大聖院火、十三日、北朝超叙足利義滿從二位、以日野資敎爲參議、細川頼元既却橋本正督、諸軍不和、正督

出兵塞其通路、山名、石堂、赤松諸軍稍稍引還、於是賴之留江濔
播備前兵還京師、數日山名氏淸亦還、衆心解體、逃還殆盡、十三
日、守護細川業秀奔於淡路、義滿聞報憤怒、欲自將往擊、京師恟
擾、十五日、後圓融院將幸六條殿及北山、俄止、夜義滿陣東寺、諸
軍盡發、將進營男山、於是諸將會議、使山名義理兼紀伊守護、氏
淸兼和泉守護、往擊紀伊、土岐義行向奈良、二十日、義理氏淸發
東寺抵淀、二十三日、夜義滿還第、紅錦之袍、弟滿詮靑錦、皆帶弓
箭、甲兵三百騎、京中觀者如堵、二十六日、車宿火、車輿皆燼、二十
七日、後圓融院將幸六條殿、興福寺僧徒以訴訟未決沮之、遂寢、
衆徒又抗言、藤原氏公卿參元日儀者應放氏、北朝諭止之、是日、
山名時義發京而南、是歲、帝與宗良親王等探題、爲百番歌合、
五年 後圓融院康曆元年 己未、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二日、日野資康資敎
以足利義滿夫人姻親、權勢熾爀、賀茂社番匠居一條高倉、方爲

日野家所用、前大藏少輔資爲守一條萬里小路院廳、院廳家人
與番匠諍毬杖事、刃傷之、是日、番匠結徒、入院廳、吶喊斫門柱、侮
辱之而去、蓋日野氏之命也、附近騷擾、資爲抵日野氏第謝過而
已、是日、六角氏將兵向奈良、五日、斯波義將、吉見氏賴、一色範光、
富樫昌家、赤松義則將千餘人而發、擊十市遠康、以興福寺無定
議、駐師奈良、八日、北朝白馬節會、後圓融院臨御帳中、准后二條
良基、足利義滿候側觀儀、儀未終、義滿罷去、近衞道嗣曰、神木在
金堂、而藤原氏大臣參朝議、有此例乎、苟敬神者宜回避也、准后
唱武家意、所爲每如此、無復論而已、十二日、畠山義深死、爲越前
守護、頗有治績、十九日、北朝權大納言柳原忠光死、橋本正督遣
姪某、將兵據和泉土丸、構寨於山麓三所、二十二日、山名義理、氏
淸、義數攻土丸城、二十三日、城陷、某以五十餘人逃、就擒者二十
餘人、京師眞如寺火、是月、彗星見、二月九日、山名義理、氏淸、義數

入紀伊有田郡、攻湯淺氏等於藤波城、陷之、十一日、遣軍攻石垣
城、亦陷之、義滿發安藝兵、擊伊豫、十三日、小早川義春讓家於子
仲義、從軍、細川賴之執政十有二年、諸大名厭之、怨隙漸深、圖黜
之、連署抗議、迫義滿、二十日夜、兵士介胄集諸邸、待所護衞足利
氏、京師驚擾殊甚、賴之憤恨、欲還四國、義滿召之於第、以終其夜、
北朝震駭、天明而散、乃罷奈良軍、二十一日、物議不熄、謂變必在
今夕、公卿集朝、運搬器具於北山二位尼墅、若生變、則將幸之、宮
人名運物於東西、徹夜不靜、奈良諸營、稱將軍第有變、皆引還、二
十二日、稍有至京者、斯波義將、土岐義行自途逃歸國、義滿下令
曰、土岐善忠有陰謀、其伐之、馳使告之鎌倉、急召還奈良軍、二十
三日、吉見、赤松、富樫、六角、四將還京師、皇宮每夜備駕輿丁、近臣
皆直、將軍若還居、則車駕亦將幸其所、諸將往往偶語、義滿聞斯
波義將逃、削褫其越中守護職、賜畠山基國、人以爲遽卒矣、義將

有人望、義滿聞其在近江、馳書召之、使者三反、二十四日、義將歸
京師、謁義滿、賴之黨皆有戒心、衆懼生變、終得無事、二十六日、後
圓融院避方忌於別殿、使靑蓮院尊道法親王修文珠八字法於
禁中、七日、義滿旣伐土岐賴康、於是子義行引兵直還美濃、京極
高秀在近江江良莊、不服義滿措置、故不敢赴京、義滿怒、二十七
日、發令伐之、密奏曰、臣若擧趾、陛下宜幸叡山、是日、赤松義則等
將兵發京、往伐美濃、義滿以賴康大炊御門西洞院邸與上野詮
兼、高秀四條京極邸與日野資康、二十八日、詮兼毀土岐邸、二十
九日、高秀子高詮至京師、卽謁義滿、辭曰、臣父雖數迫務、臣不欲
隨其意、是以敢至焉、高秀亦上書自陳疏、義滿知高詮承父意、不
敢寬假之、猶命收其邸、命近江守護六角龜壽丸擊之、收其邑、三
月四日、六角氏攻京極高秀、燒江良、高秀走美濃、合土岐氏、赤松
等軍屯大津松本、六日、日野資康遣本莊宗成、毀高秀京極新邸、

惟存寢殿耳、高詮在邸而遣數屛京師以爲不武矣、義滿之徵兵鎌倉也、鎌倉謂是土岐族島田某所讒也、乃使上杉憲方、率五百餘騎西上、未發、衆因勸氏滿乘變擧事、氏滿從之、與管領上杉憲春等議、憲春大驚、諫弗聽、憲春素薙髮號道珍、退謂其妻曰、吾將有所爲、君亦薙染焉、妻沈思久之、謂良人之賢最於鎌倉、此必有故也、乃從容截髮縫緘、憲春笑曰、率爾之望、後知其故也、於是援筆作諫言、反覆論謀叛之非、七日、入佛堂自殺、氏滿見而驚悔、爲寢其計、十一日、憲方發鎌倉、進至三島而駐、十五日、京師復騷、兵士集足利第、十六日、義滿命大僧正光濟、修五壇法於室町第、土岐賴康上書陳疏無罪、中外交爲說之、十八日、義滿免賴康罪、諸大名黨之者釋譴、細川賴之亦止、得無事、十九日、甲斐大雪、二十一日、奉阿波日置莊於熊野新宮、祷昇平、二十二日、北朝改元康曆、大赦發老如例、二十四日、山名、赤松、富樫等自伐美濃還、二十

五日、式部大輔高辻長嗣授文選於後圓融院、土岐賴康遣姪詮直、與弟賴忠俱赴京師、至近江、爲守護所遏、義滿聞之、賜書曰、土岐既釋矣、惟佐渡宜加兵焉、二十七日、使齋藤清長往告、是春、諸國咳疾流行、無不病者、或至死、夏四月朔、土岐賴忠詮直以兵五百餘至京師、詮直賴康弟直氏之子、稱伊豫八郎、因爲賴康代、三日、准后二條良基招義滿饗之、義滿餽劍馬、九日、義滿詣建仁寺、二條良基因饗宴、爲京極高秀說義滿、意釋、十三日、免京極高秀罪、十四日、義滿寄附三河細谷鄉、造營臨川寺、十五日、義滿與書足利氏滿、以上杉憲方爲關東管領、因命憲方班軍、二十三日、加茂祭、北朝將以四條典侍爲女使、權中納言廣橋兼宣强請使已女俄改命之、義滿夫人之乳父本莊宗成爲檢非違使尉、義滿賜馬乘之、家子十人若黨三十人、仲間六十餘人、盛飾鹵簿、窮其華麗、多搆棧棚於一條烏丸、義滿與前關白九條經教、前右大臣西

園寺實俊俱就觀之、尋義滿將參朝、私因權中納言日野資康進其費用、粧飾泉殿、以綾羅錦繡裹梁塵、金銀珠玉飾殿內、如佛堂禁中爲此飾、古所未聞、或謂後醍醐帝時嘗有之、二十八日、義滿參朝、獻小袖百、御劍、後圓融院直衣、饗之泉殿、准后二條良基、關白九條忠基、前右大臣西園寺實俊父子、權中納言萬里小路嗣房、日野資康兄弟、廣橋仲光等陪宴、盃酌九巡、至天明罷、嗣房以下不問家禮有無、皆送至四足門外、猶不徹泉殿飾、縱覽之、後送職事觸義滿譴者五人、收頭中將九條親雅及山科敎定邸地、中將園基明薙髮、其他除名、數月而免、足利氏滿以管領召上杉憲方、是日、憲方率師還鎌倉、閏四月朔、土岐直氏至京師、十三日、足利氏滿命遍照院賴印、託安房岩井不入斗之半於鶴岡八幡宮、爲本地供料、京極高秀至京師、寓祇園白堂、初細川賴之逐僧妙葩、結怨禪僧、不造日吉神輿、失北嶺心、土岐賴康素有隙、去年又

與斯波義將生嫌、因憎惡沸起、義滿獨庇保甚强、至嚴治連署異議者、尋而事姑釋、及土岐京極至京、物議復起、請必去之、十四日、義滿兄弟至花亭徵兵、未牌兵士數萬護花亭、嚴呵止出入、諸大名皆集、申牌義滿使二階堂行照、松田貞秀就賴之邸、命歸國、薄暮賴之之弟賴元、詮春、從弟氏春皆火其邸、賴之擧族三百餘人發京而西、至西宮、衆毀其邸、或謂是朝賴之請、等持寺長老薙髮、號常久、作詩曰、人生五十愧無功、花木春過夏已中、滿室蒼蠅掃難盡、去尋禪榻臥淸風、僧妙葩自丹後至西芳寺、朝食入雲居庵、十六日、賴之等發西宮還淡路、叡山僧徒聞之曰、賴之得完首領者、大樹特恩也、日吉神輿在京、絕不議造替、故神罰之、京師上下皆怖、謂必加兵賴之、既而無異事、諸國亦戒嚴、東寺將修御影供、執事賴印僧正在鎌倉、聽輸其費、遇變海道不通、因延遲、以二十一日得行之、十九日、義滿詣雲居庵、見僧妙葩、翌夜京師恂擾、相

謂土岐頼康等連議、欲處日野資康資教等於罪、伐畠山、富樫、一色諸氏、尋無事、二十二日、三寶院光濟罷東寺長者、卽日寂、理性院宗助依二位局稱光濟遺命、竊奏請襲長者職、允之、乃屛居法身院、居其喪、入議其矯遺命、且爲護持僧、居禨所、光濟柳原資明之子、兄弟用事、權傾公武、威福由已、太宰權帥四條隆卿之女、入宮有寵、曰帥典侍、有娠、民間流言與光濟姦、至秋分將著帶、數有貼書三寶院門、又貼四條氏門、詛者醜之、義滿聞宇治惟村擧兵應探題、二十三日、命今川貞世准許其訴、二十八日、義滿以斯波義將爲管領、義將辭讓數日、遂受命、二十九日、以僧妙葩爲南禪寺住職、先是義滿請僧靈見處之、靈見黽勉受命、而變作、於是改命、以靈見爲天龍寺住職、五月朔、賀茂社火、上杉憲春之自殺也、氏滿異圖漏聞京師、氏滿恐、自作誓書、遣僧周誓之京師陳謝、義滿意釋、二日、自書報答、勿自疑、東西因安、十一日、義滿以門眞周

淸爲恩賞奉行、十三日、北朝立皇弟明承爲親王、十七日、義滿如准后二條良基第、爲連歌會、義滿將備儀行大將拜賀、營辨甚盛、縉紳餽物、各進其貲、胥謂若忽略之、必觸其譴、義滿就良基受禮儀之則、以攝津能直爲家司、往返攝籙家、假前驅士、乃造寢殿於花亭、倣花山院制、立西面四足門、將自此入朝、疾疫流行、六月三日、義滿薦參議日野資教兼右衞門督檢非違使別當、八日、義滿以三須道喜爲評定衆、斯波兼頼死、家兼二子稱山形氏、實最上氏之祖也、義滿既革政務、乃召叡山耆老親諭、必改造神輿、並廢新關、僧徒大悦、九日、奉七社神輿還、居數日無廢關令、又抑留祇園祭、僧徒怒、集祇園社、謀擁神輿迫請、義滿遣兵防之、馳使允其請、卽還、十三日、以僧光助爲醍醐寺座主、肥前橘大崎公文等率兵、會今川仲秋於肥後平鹿谷營、十七日、攻菊池氏兵於隈山城、陷之、城兵退據發德寺城、仲秋移陣前原、十八日、後圓融院觀舞

樂、召足利義滿、義滿與夫人日野氏俱往、鹵簿盛美、多獻珍寶、後圓融院賜謁、候簾中觀之、准后二條良基左大臣二條師嗣、日野資康三人陪耳、妃嬪陪膳、抔酌數巡、納笙笛拍子於銀函、賜義滿、尋義滿受笙蘇合曲於豐原信秋、後圓融院賜馬酬之、義滿及資康兄弟亦餽馬、二十一日、義滿以門眞周淸松田修理亮齋藤基兼爲寺社奉行、二十三日、義滿花亭寢殿立柱上棟、二十四日、足利氏政所執事二階堂兼藤死、貞藤之子也、二十五日、義滿莅行管領斯波義將評定始、義滿花亭寢殿未成、以新受笙曲、七月七日、招中御門宗泰、室町季顯、園基光、冷泉永季等諸卿、爲管絃會、八日、行移徙儀、義滿使人招誘河野通直、通直乃降、是日、義滿以爲伊豫守護、義將與書勸勉之、十一日、菊地氏兵取肥後平鹿倉、城據之、二十二日、義滿以伊勢貞經爲政所執事、自源頼朝剏鎌倉府、二階堂氏世襲此職、於是伊勢氏始代之、是歲、足利氏滿復

以二階堂友政爲政所執事、二十五日、足利義滿入朝奏慶、闔都喧閙如涌、義滿既定拜賀日、至三寶院習其儀、又習之於花亭二條第、從是足利氏拜賀由二條家禮、攝津氏爲家司、是日、義滿以門眞周淸等爲奉行、遣日吉神輿、課諸國段錢三十文、據大田文、不除三社領三代起請地、拒者處罪以著式目、西邊兵侵略高麗不熄、高麗使李自庸於筑紫、今川貞世還俘虜二百三十四人、是日、自庸歸國、又我國人有遣僧於明者、明主以其無表、安置之陝西、肥後隈山城兵既克平鹿倉、與伊倉菊池兵聯絡、今川仲秋移陣筒嶽、八月四日、遣兵擊高滿、鬼羽山等走之、五日、義滿請權大納言御子左爲遠、爲和歌會、日野兄弟、管領斯波義將等皆與焉、十二日、肥後伊倉、菊池、及隈山諸軍、不振而退、十四日、今川仲秋進軍千田原、攻平尾城、別遣兵擊敵在衍迫者、却之、興福寺僧徒憤怒足利氏不理訴、遂奉神木至六條殿、要請擊十市遠康、准后

二條良基遣奈良雜掌賴賀於奈良、問曰、發軍卽歸座乎、軍至奈良而後歸座乎、當約此以措辨、其他所請批准固易耳、僧徒曰、非平凶徒、不敢歸座也、十六日、今川仲秋拔平尾城、十八日、進軍坂井原、明日入菊池、二十三日、北朝關白九條忠基罷、北朝欲命外造宮使未決、外宮不得行遷宮、旣十六年矣、聞北朝復議內宮改造、禰宜等憤怒、圖奉神寶抵京要請、二十三日、發度會、抵安濃津、二十五日、北朝以左大臣二條師嗣爲關白、北朝右大辨傳命伊勢祭主基直曰、外宮未遷神主、而卜造內宮、山口本所兩祭、以故外宮禰宜等將上京、此事至重、今改朝議、兩祭以遷宮後行之、其以此諭外宮、止其上京、禰宜等又請遷宮神寶料、北朝下足利氏、足利氏受命、因令基直速謀其旋歸、禰宜等請濟神寶料之期、奉神寶至勢多、二十七日、今川仲秋進軍赤星、二十八日、伊勢外宮神寶向京師、祭主馳及四宮河原、慰諭乃還留石山、北朝憂懼、促

足利氏神寶料、是月、義滿以山名時義爲備後守護職、九月二日、北朝議命外造宮使、五日、義滿以細川賴之爲有異圖、命伊豫守護河野通直伐之、是日、今川仲秋戰於城野、六日、義滿以宇治惟村爲肥後守護職、十一日、京師六條道場火、十二日、右中辨傳綸旨於賀茂尾張守、使藤原氏女襲紀伊眞國莊公文職如故、十七日、義滿以飯尾四郎爲東寺奉行、十八日、六條念佛堂火、外宮禰宜訴略得要領、二十日、奉神寶發石山還、北朝前關白近衛道嗣囑僧、爲如法念佛會於三福寺九晝夜、以追福母、有法事讚、冬十月五日、將修佛供養以結願、自前夕、義滿與西園寺實俊竊往聽之、九日、地震、二十五日、後圓融院爲香會、賀茂社與鞍馬寺爭地堺、互有訴訟勝敗、十一月朔、鞍馬民絕貴船詣拜路、賀茂民亦絕鞍馬通路、鞍馬民遂毀貴船社殿及民家、奪其神寶、神人移神主於賀茂社、已酉以來、細川河野搆兵不已、於是河野通直爲伊豫

守護、細川氏爭曰、我先命也、二日義滿却之曰、曩者雖與賴元、今遵河野通信例、以復通直職、不得復爭、伊豫當此時、細川賴之及賴元率大軍入伊豫、通直軍吉岡佐佐久原、遣兵防新居宇摩二郡、細川氏兵萃吉岡山、偵知通直兵寡、六日、從西山下、猝衝本營、通直見兵不滿百、皆殊死戰、斃者過半、通直與西園寺實長俱自殺、從士殉之、枕體成丘、通直年三十、子龜王鬼王皆少、初西園寺公宗弟曰竹林院公重、事吉野爲內大臣、生實長、正平二十二年薨、實長爲大納言、嘗以門眞地附禪應寺、因下廳宣於伊豫留守所、令在廳官人遵行、通直以妹爲側室、於是遭難、從此西園寺有後於伊豫、十一日、今川滿範率禰寢久淸等、攻大隅西俣、及大始良城、城兵射拒之、多所殺傷、十二日、後圓融院召權中納言三條西公時等於黑戶、講孟子、十三日、北朝命僧妙葩總僧錄司事、統領諸國禪刹、僧錄司昉於此、十八日、備後飛騎告伊豫變於京師、

二十三日、後圓融院召僧妙葩於宮中、受衣盂戒法、義滿如淮后二條良基第、夜爲管絃會於花亭、吹新所受笙萬秋樂曲、南禪寺妙葩撰正諸寺規制、十二月二日、氏滿造禪興寺、三日、山名時義及義幸、率兵發京師、往援伊豫河野氏、四日、東寺西院火、御影堂不動堂等悉燼、空海剏此、寂後五百三十五年、至正曆遭災、猶獨存矣、是夜火起西僧房中納言僧都舍、僧都失跡、衆僧取空海像、及其所彫不動像、大黑天等逃、得完、六日、北朝爲停雜訴、京師連日飛雪、皇宮縉紳爲觀雪宴、十三日、義滿以東福寺請、親詣寺、二十七日、上杉憲方傳足利氏滿命大石遠江入道、以武藏神奈河品河等諸浦出入船帆別錢、寄附圓覺寺佛日庵、充造營費、二十九日、北朝聽左京大夫土御門在世昇殿、陰陽道昇殿此爲始、是歲、天下大飢、

六年庚申（後圓融院康曆二年）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夏四月二日、上杉顯

定死、十七日、京師地震、五月五日、下野人左馬助小山義政起兵、十六日、宇都宮基綱帥兵攻之、義政戰于裳原克之、斬基綱以下八十餘級、我族死者三十餘人、二十八日、大內義弘擊其弟滿弘于安藝、斬二百餘人、六月朔、足利氏滿令關東八國擊小山義政、十三日、官軍長野某與土岐某、原某等戰于伊勢破之、十五日、氏滿發關東十二國兵、出陣武藏府、遣上杉憲方、上杉朝宗、木戶範季等攻義政、義政嬰鷲城以相拒、相持閏月、二十四日、光明院殂、年六十、薙髮法名眞常惠、初光明院與崇光院共還于賀名生、光明院臨發謂右近衞大將北畠顯能曰、朕本無即位情、特爲武人所迫爾、脫屣之後、欲速避京師遠追華山之蹤、然亦未能也、方今國家再造、萬物悉遂其生、朕願蒙由恩、得披緇衣以終于窮僻、卿其爲奏之、顯能不敢奉命、後帝聞之惻然、後著僧服赴天野行宮、尋還居伏見殿、研究佛旨、徙居大光明寺及保安寺、又還深草金

剛壽院、後居長谷寺、至是殂、秋七月十七日、橋本正忝與山名氏淸戰于和泉高名邊、不克死之、蓮池、井田、荻野、上神、下村、毛穴、磯部、櫻井、多胡、梶村諸族皆戰死、八月二十三日、高野政所隅田某等、與山名氏淸戰于紀伊敗走、二十五日、今川仲秋陷宗像城、二十九日、先是鎌倉兵與小山義政戰于大聖寺、是日、攻義政館、九月七日、山名氏淸陷生地城、是日、義政力盡請降、氏滿聽之、旣而義政不果降、冬十月二日、先是禰寢久淸叛降足利氏、是日陷懸栖城、八日、今川仲秋陷水島城、菊池武純等出走、十三日、大內弘世死、十二月十二日、天龍寺火、十五日、春日神木歸座、二十九日、先是義滿釋細川賴之賴元、是日、令賴元勿侵伊豫守護河野龜王丸地、是冬、帝御狹城山行宮、是歲、和田正武卒、正武嘗與六騎乘月詣住吉、賊將島津忠國又至焉、正武以爲山名氏與六騎俱射之、誤中石佛地藏、七矢皆沒云、義滿建鹿苑院及寶幢寺、定十

刹班位、京師赤班瘡流行、我邊民寇高麗、與李成桂戰敗績、然侵寇仍不已、

皇朝編年史卷之六十九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龜山天皇下

弘和元年辛酉、（後圓融院永德元年）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十八日、足利氏
滿憤小山義政反狀、遣梶原道景于京師、請以白旗一揆擊之、是
日、足利義滿聽之、授手書于道景、是月、和歌會、義政再起兵、二月
十五日、氏滿亦發大兵、出陣武藏村岡、遣上杉朝宗及木戶範季、
來攻、義政據鷲城禦之、十六日、京師地震、二十四日、北朝改元永
德、是月、改元、三月三日、興福寺僧徒爭鬪、十一日、重建笠置寺、落
成、夏四月二十日、京師地震、官軍戰于阿瀨川、不利、二十六日、今
川仲秋陷城野城、五月十二日、仲秋攻寺尾城、二十九日、京師地
震、是月、旱、六月朔、彌寢久清陷佐多城、三日、今川貞世與書久清、

領邑如故、十二日、小山義政與賊戰于本澤河原、二十三日、今川
仲秋陷隈部城、是日、今川五郎攻征西大將軍良成親王于宇土
城、親王衝圍走八代、仲秋旋軍攻木山津守、二十六日、義政與賊
戰于木澤町谷、是月、春日山木枯千六百餘株、秋七月十八日、先
是賊攻都城、至是今川滿範復攻之、北鄉誼久出戰不克、是日、相
良前賴、稅所祐義陷於止利城、二十三日、北朝以准三后二條良
基爲太政大臣、內大臣今出川公直罷、以足利義滿爲內大臣、二
十九日、先是義政與賊戰于中河原、是日、戰于粟宮、八月六日、今
川仲秋築城于龜崎、扼肥後官軍、十二日、賊攻鷲城東門、十八日、
賊又攻新城、陷外郭、九月四日、北朝以前權大納言廣橋兼綱准
大臣、權中納言光業之子也、五日、兼綱罷、十三日、今川仲秋築城
于肥後腰尾、二十六日、廣橋兼綱死、是秋、長慶法皇撰著仙源抄、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十五日、賊放火攻鷲城、二十二日、彗星見、二

十八日、北朝命權中納言二條爲重選新後拾遺和歌集、十一月
十日、僧元聖建悲田院于京師、十六日、足利氏滿命僧賴印禱義
政討滅、後屢禱之、是日、賊攻鷲城、陷外郭、死傷頗多、十二月二日、
氏滿又命僧賴印禱義政討滅、三日、中務卿宗良親王上新葉和
歌集、以後村上帝躬傳三器之詞終篇、蓋有所感也、帝善之准勅
撰、七日、京師暴風、先是義政或設伏絕賊糧道、或放火燒賊營、上
杉朝宗等令士卒運艸塡湟因攻之、義政亦出兵禦之、賊多被創
敗而退、至是城中糧殆盡、亦無後援、八日、義政使僧請降、且曰、君
幸聽僕之所請、則僕薙髮爲僧、付與家務於子若犬丸矣、氏滿又
聽之、九日、義政去鷲城、付之二將、率兵三百徙祇園城、十二日、剃
髮改名曰永賢、氏滿遣梶原道景三浦某檢之、令若犬丸繼家、氏
滿素不信義政降、以故不速解去、氏滿以攻小山故、信濃官軍多
叛、獨高坂高宗不降、是歲、島津氏久、島津伊久叛降足利氏、我邊

民屢侵高麗海疆、自二月迨十一月、明年閏二月三日亦然、
二年壬戌、（後圓融院永德二年）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十六日、鎌倉管領上
杉憲方罷、二十六日、北朝以足利義滿爲左大臣、權大納言德大
寺實時爲內大臣、晦、北朝與書于楠木正儀、和田助氏領邑如故、
閏月二十三日、春日社火、先是楠木正儀歸順、二十四日、與山名
氏清戰于河內平尾、敗績、宗族六人、家人百四十人死之、正儀引
歸保其舊邑、

論贊曰、正儀運籌決策、捍禦疆寇、維持偏安之業、頗足尙焉、而
遽豎降旗、遂使南朝之勢摧折而不支、他日將何面目以見乃
父于地下哉、可謂無耻之甚者矣、

賴襄曰、楠正成與子正行、並盡忠王室、身殉國難、而正行之弟
正儀繼任大將、終叛降於賊、辱其家聲而不耻、幾乎無人心者
矣、中興諸將忠義無出楠氏右者、諸將子孫未有降賊者、而楠

氏如此、且諸將散處東西、爲聲援而已、藉使叛降、未必切行宮利害、楠氏世爲南朝藩屏、南朝得以抗强大之賊咫尺間、而不亡五十年者、以楠氏在焉、一日無楠氏、是無南朝也、正儀爲王室之倚賴如此、而舍而降賊、與其臣僕比肩而不耻、孰謂正成之子正行之弟、而有此禽獸耶、爲楠氏惜者、謂之虛傳矣、然北朝志乘、顯然載其年月、不可滅也、且其族不義之而攻之、北朝爲出援軍、與王師戰、其跡亦不可揜也、曰、吾嘗紀楠氏之事、徵之南朝舊志、而散亡不詳、故不敢斷其虛實、曰、正儀盖有深謀焉而已、已而反覆考之、雖未能覈其實、如有差得其情焉、何以得其情、曰、亦因其跡與年月得之也、後村上之正平二十三年帝崩、長慶帝卽位、先是一歲、北朝以足利義滿爲將軍、細川賴之輔焉、後一歲正月、正儀降、先見賴之、遂見義滿、其三月、和田氏族攻正儀、自是連年攻討、賴之請救之、諸將不肯、賴之耻其

言不行、欲辭其職、乃發兵、而以其子弟爲將、後戰鬪之事、無所見者十二歲、及後龜山之天授弘和間、賴之遭讒見斥、而山名入寇、連陷河紀諸城、而正儀歸順、與山名氏戰敗績、於是南國之屬行宮者、獨存吉野而已、後又十年所、正儀盖既沒、而賴之再任職、乃誅滅山名氏、間歲而南北之和成矣、初正儀數受命攻京師、細川淸氏之降行宮、請攻京師也、正儀以爲不可、曰、取京師、臣一人力可辨、何借淸氏、唯恐既取復失、耻之强戰、併我所有失之、宜養威力、徐圖匡復、是可以知正儀之本意矣、而賴之亦有弭兵之志、以爲南人所以能數來者、賴於楠氏、欲除南患、莫若和楠氏、是以百方就議和焉、而正儀之意與之克合、是時長慶新卽位、銳意用武、勅東西諸將、一時並起、盖圖京師、如正平例、而正儀仍執前議、是以帝怒、令其宗族攻之、故正儀不能自立、姑爲此權時之計耳、其意如曰今而與北戰、是自速亡

也、然南無我則莫能戰、北有我亦不敢軼我而南、故正儀之爲背南嚮北之狀者、是以其一身横塞南北間、以存南而遏北也、賴之亦知其意、欲因以成前議、不然、何不遂究其南向之兵、而過十年乎、其被讒也、非曰其庇南乎、是以山名氏代之、疾南其鋒、而南不能支、正儀已失賴之矣、不可與謀矣、是以復背北嚮南、決意防戰、南朝之所以延殘喘十年者、豈非正儀歸順之効哉、及賴之再入、先發向南之賊、後成還北之議、及南北迭立之約、違怒而起兵者楠氏之遺孽也、是可以知正儀之降非其素心矣、自古老成之謀、不合少年推鋒之論、而讒間入焉、終以被背叛之名者多矣、如近世片桐且元之於大坂、可以見焉、正儀得非亦且元類也、嗚呼、使正儀而誠舍弱黨强、圖其富貴也、何以前此爲南朝百戰、不辭其徒勞、而至此忽降耶、又何以降於正平、而歸順於弘和耶、

山縣禎曰、或謂正儀之降于足利氏、爲存南朝也、非眞降也、余未審其是否、然正儀一背南朝、而降於賊、事之十三年、雖非眞降者、得於淸節無玷耶、正儀若欲存南朝、豈別無其道哉、君子之於君父之讎、報之之志、不可一日而忘、鞠躬盡瘁、竭力而後已、如其成敗則天也、正儀不能確守大義、一降賊而千載不免失節之名、不亦可爲楠氏深惜乎、

二十五日、紀伊藤代城陷、二十九日、和泉加守城陷、藤原義資死之、二月十八日、楠木正儀與書渡邊左近將監領邑如舊、十九日、征西府祈天下靜謐于阿蘇社、三月二十二日、小山義政自火祇園城、入糟谷山中、據嶮爲壘、謂之櫃澤城、分遣士卒於長野寺窪城守之、又購獵者、運糧備之、氏滿憤曰、我屢爲義政所紿、今我不視義政首者、不敢旋師、二十九日、復使上杉朝宗、木戸範季攻義政甚急、白旗一隊爲其先鋒、夏四月八日、攻長野城陷之、十

一日、後圓融院讓位于太子幹仁、是爲後小松院、關白二條師嗣罷、以太政大臣二條良基攝政、是日、上杉朝宗等陷寺窪城、十二日、諸軍並進攻櫃澤城、義政軍敗不可復戰、父子乘夜而遁、十三日、賊兵追及、義政自殺、若犬丸乘間亡去、十八日、菊池武朝奉征西大將軍良成親王出兵豐後、其族人武岑、及宇佐惟永叛降今川貞世、據肥後守山、武朝攻拔之、武岑自殺、十九日、北朝以前權大納言萬里小路仲房准大臣、參議季房之子也、二十五日、北朝尊後圓融院曰太上天皇、號新院、六月朔、左近衛少將邦忠傳命河蘇山衆徒、禱天下泰平、九州靜謐、二十七日、足利氏滿以上杉憲方復爲鎌倉管領、秋九月三日、官軍與熊野新宮神人戰、冬十二月二十八日、後小松院卽位于太政官廳、時年六歲、新院聽政于院中、是歲、河內和泉紀伊悉陷、天子僅保吉野、

三年癸亥、（後小松院永德三年）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十四日、北朝以足利

義滿爲源氏長者、淳和奬學兩院別當、先是久我氏世爲源氏長者、至是始屬足利氏、十六日、石淸水宮火、夏四月十九日、京師地震、二十四日、地大震、二十五日、北朝號准三宮廣橋仲子曰崇賢門院、二十六日、地震、二十八日、又大震、二十九日、又震、五月八日、地大震、是月、京師疾疫流行、六月二十六日、北朝以足利義滿准三后、秋七月十九日、右大臣北畠顯能薨、顯能代兄顯信爲伊勢國司、善詠和歌、（伊加珥志氏、伊勢能波磨於岐、布久加世能、於佐磨里邇岐斗、與毛珥志良世牟、）又與隱士松翁談及時事、謂後村上之登遐、當刮目而俟焉、松翁錄以傳世、顯能子孫繁滋、世襲伊勢國司、南伊勢五郡、大和宇陀、紀伊熊野、皆受其制、國司畜兵一萬六千、所謂木造、田丸、大河內、坂內、岩內、藤方、大坂、阿坂、波瀨、八下等諸氏、皆其支族也、二子顯俊、顯泰、二十九日、義滿造相國寺、令諸國守護助役、規制宏麗、當時無比、後造七層塔寺內、初自榮西創建仁寺、而東福、天龍、萬壽、相國諸寺、

相踵剏立、是爲京五山、鎌倉亦以建長、圓覺、壽福、淨智、淨妙五寺、爲五山、義滿尋置十大寺、關東亦傚之、仍總稱曰五山十剎、竝爲禪法巨剎矣、後又定其班位、而以南禪寺列其上、先是尊氏命每寺率以三百五十僧爲定員、然僧徒驕橫、往往有踰制者、蓋自佛法之行、八百餘年矣、其尊尙僧法者、擧世習成風俗、弊害之甚、受侮招亂、紀綱頹廢、尙且恬不知改、益建寺塔、極其宏壯、欲以超邁前人、若其勞動民力、塗脊斃血、皆所不顧也、至其僧徒高者、爭唱誕幻之說、以塗天下之耳目、卑者務說罪福、以投愚人之心、民之沉酣入於骨髓、皆生長於其間、謂爲事理之當然、一意趨向、惟恐不及、至有出力投命者、其流毒貽害、未可測也、八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二十二日、北朝御禊、十一月二日、大和河內雷、地震、十六日、北朝大嘗、十二月九日、以楠木正儀爲參議、尋卒、正儀爲人遲重好謀、誠信接物、其行兵莅敵、先謀後戰、故多不至敗、而至於決

機應變、又其所短也、正儀嘗與赤松光範連疆相攻、光範部下宇野正寬爲兒時、父爲正儀兵所殺、正寬白光範曰、正儀君之寇、而父之讎也、願委質正儀、徐圖之、光範壯其志、與名刀遣之、正寬至赤坂、因人于正儀、正儀召見、厚加撫慈、正寬亦深感恩眷、久之忘其讐、及年十五、與之食邑、辭而不受、當亡父七回忌日、欲遂行初心、促膝按刀、視正儀溫然而坐、遂不忍進刺、起出于外大慟哭、正儀怪問其故、正寬以實告之、拔刀將自殺、左右抱持止之、於是正寬剃髮爲僧、作書致光範、幷返所授刀、去住往生院、終身、其得士心如此、二子正勝、正元、是歲、明主詔著祖訓、示後世、毋與我通、我邊民侵明浙江等地、

元中元年甲子、（後小松院至德元年）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北朝遣僧如瑤于明、二月二十七日、北朝改元至德、三月十日、足利義滿罷右近衛大將、二十日、北朝內大臣德大寺實時罷左近衛大將、二十三

日、權大納言一條經嗣兼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中院具通兼右近衞大將、經嗣經通子、具通權大納言通相之子也、是春、僧元選創方廣寺、夏四月二十八日、改元、五月十九日、今川範國死、初足利直義手越河原之敗、細川定禪勸之戰死、範國固諫而避之、後直義與官軍戰豐島河原見敗、從尊氏奔兵庫、入佛堂將自殺、範國勸之、定禪固持不可、因上舟赴筑紫、直義德範國定禪救己、而怪其所見前後各不同、範國擧北畠顯家于青野原有功、尊氏賞其功、以爲駿河守護、與采邑數十、死年九十、二十八日、石淸水神輿入京、秋七月四日、菊池武朝、葉室親善上疏自陳其積年勳閥、八月二十八日、石淸水神輿歸座、是月、先是今川貞世遣宮內大輔三雄屯肥後二見、澁谷重頼、島津守久等會焉、九月五日、吉良滿貞死、是月、菊池武朝與今川仲秋戰、克之、拔腰尾城、冬十一月二十一日、征西大將軍良成親王奉肥前今任庄于阿蘇社、十二

月、北朝權中納言御子左爲重上新後拾遺和歌集、不載南山臣寮歌、是歲、擬建甲斐鹽山元中寺、霖、洪水、改元、

二年乙丑、後小松院至德二年 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十日、先是島津氏久、島津伊久、相良前頼納欵于八代、將攻宮內大輔三雄、是日、三雄退保佐敷、十六日、澁谷重頼如佐敷、三雄使重頼救水俣城、既而三雄走天草、二月朔、今川貞世使安富某援天草、十日、爾寢久淸歸順、征西大將軍良成親王嘉賞焉、十五日、盜殺北朝前權中納言御子左爲重、十七日、良成親王以相良前頼爲肥前守護、三月三日、大雪、先是新田義宗子義則爲相模守、脇屋義治子義隆爲刑部少輔、二人並匿信濃浪合、潛集宗族、足利氏滿遣兵攻之、義則義隆脫走入陸奥、是月、移檄上野武藏、招聚義舊、既而事泄、二十九日、使者爲鎌倉將梶原道景、岩松法松所搜捕、既而國人離叛來攻、宮及新田氏宗族悉戰死浪合、義則與義隆俱遁至陸奥

岩城、匿酒邊邑、夏五月十一日、地震、秋八月十日、中務卿宗良親王薨于遠江井伊谷、宗良善和歌、輯平素所詠、題曰李花集、往往對眞景而抒眞衷、陶鎔變化、自成一家、大抵感慨凄酸之調居多、薨年七十三、十六日、僧頼意寫大般若經、爲後醍醐帝冥福、九月十日、長慶法皇親書願文、禱于高野山、二十一日、法皇奉天野刀禰職于丹生社、是月、菊池武朝奉良成親王出兵南郡、時今川仲秋圍上津城、武朝援之、擊走仲秋、冬十月三日、楠木正久與賊戰于篠城敗死、十七日、足利義滿使島津氏久、島津伊久擊八代、是月、有五百番歌合、十一月三日、聽相良前頼昇殿、十五日、良成親王使宇治惟政襲父後、十二月十五日、義滿以山名氏淸爲山城守護、氏淸多燒部內佛閣民舍、是歲、石淸水神輿入京、彗星見、

三年丙寅、後小松院至德三年 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二月十六日、北朝准大臣三條實音死、夏四月五日、長慶法皇使越後守二見某知行

郗川庄領家職、五月二十六日、以宇治惟政爲日向國衙職、二十七日、小山若犬丸、田村則義起兵、出復祇園城、稍略近郡、木戶範季來擊、若犬丸與戰深江山、破之、六月六日、前內大臣北畠顯統薨、親房之從子也、著註職原鈔傳于世、十九日、北朝前關白左大臣鷹司冬通死、秋七月十二日、足利氏滿又自率兵至下總、陣古河城、若犬丸察其勢難敵、棄城走、氏滿令國中索之不得、自後若犬丸轉徙無常、是月、旱、九月二日、赤松氏範與義滿兵戰于播磨淸水而敗、氏範及子氏春、家則、祐春、季則自殺、家士伊藤民部、今村五郎扶小子乙若丸走薩摩、冬十一月二十七日、征西大將軍良成親王與日田鄕安堵狀于宇治惟政、

四年丁卯、後小松院嘉慶元年 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八日、北朝攝政太政大臣二條良基罷、二月七日、北朝以右大臣近衞兼嗣攝政、三月十七日、北朝前關白左大臣近衞道嗣死、是春、疾疫流行、夏四月、

富樫昌家死、閏五月三日、阿蘇山噴火、四日、島津氏久死、秋七月二日、足利直冬死、四日、前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賜令旨相良前賴、十一日、又賜相良一族、初小山若犬丸之敗、野田等忠捕其黨一人、致之鎌倉、有司鞠問、因曰、小田孝朝父子竊黨若犬丸、以故隱在其家、足利氏滿將收孝朝、孝朝率其子五郎及信太某等據宍戸男體山城、十九日、氏滿使上杉朝宗攻之、城在山頂、尤爲嶮絕、孝朝拒守甚力、賊兵多被創、踰年而不能拔、八月二十三日、北朝改元嘉慶、大赦、九月五日、足利義滿使禰寢久淸爲宮內大輔某、擊島津元久、是月、高麗鄭地上書國王曰、倭非舉國爲盜、其國叛民、分據對馬壹岐兩島、隣於合浦、入寇無時、若聲罪大舉、覆其巢穴、則邊患永除矣、且今水軍非辛巳東征蒙漢軍、不習舟楫之比也、順風而往、則二島一舉可滅、冬十月十七日、懷良親王賜劍于五條賴治、十一月朔、日有食之、十二月八日、北朝以前權大納

言四辻善成淮大臣、尊雅王之子也、以博識稱、所著有源語河海抄、二十五日、土岐賴康死、土岐氏世以桔梗爲旗號、門族强盛、每行軍結爲一隊、呼爲桔梗一揆、是歲、遣春宮大夫師兼于九州、義滿罷鎭西探題今川貞世、以澁川義俊代之、

五年戊辰、後小松院嘉慶二年 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二十四日、一色範光死、三月十三日、肥後守廣橋經泰率兵據雨山城、山名義理來攻、擊之不利、十六日、足利義滿如紀伊、圖南國也、右馬頭楠木正勝欲要擊之于途、率兵出河內、與山名氏淸、畠山基國戰于平尾、不利、此時南軍所守僅千劒破一城、兵士唯有八百餘騎耳、十八日、前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薨于肥後高田、年五十九、世稱鎭西宮、初自菊池武光奉懷良爲主、而威令行于西陲者、幾三十年、至是官軍日衰、不能復振、而足利氏探題專制鎭西矣、二十六日、北朝攝政右大臣近衞兼嗣死、夏四月八日、北朝以前太政大臣二條

良基攝政、足利氏滿遣使諭小田孝朝曰、汝速出降、則宥其罪、食邑仍舊、我不敢食言、孝朝出降、子五郎不肯出、率餘衆據男體山、五月朔、日有食之、十二日、上杉朝宗乘曉霧急攻男體城、五郎火城、與衆百餘人共自殺、二十六日、足利義滿罷左大臣、以內大臣德大寺實時爲左大臣、權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中院具道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兼左近衞大將一條經嗣爲內大臣、是月、大雪、我邊民侵高麗、高麗王大起兵爲防禦、六月二日、北朝淮大臣萬里小路仲房死、十二日、北朝攝政二條良基罷、以二條師嗣爲關白、十三日、二條良基死、良基工和歌、博覽强識、諳悉典故、後醍醐帝自隱岐還、具進儀物扈衞之式、嘗歸心北朝、且與尊氏直義等每相親好、興國元中間、亂離相尋、載籍散逸、文物憲章、廢墜不備、良基斟酌舊儀、應問明晰、考據正確、爲光明以下五主師範、以與足利氏親、諸家舊記多所獲、以故充開日滋、北朝及足利氏賴質正

焉、所著有御禊記、榊葉日記等書、死年六十九、秋七月二十八日、

新田氏族二人在京師、爲足利義滿所殺、

青山延光曰、東西諸國、天下之左右臂也、不取東西、不可以制天下、故尊氏之走西海、還佐竹於東國、源淮后之在東國、每通使於菊池、淮后敗東國陷、而天下之隻臂斷矣、故菊池之威、非不振於西、然亦不過據伐鄰敵、以爲行在聲援、當是時、恢復之謀、莫先於取東國、而東國所服、無如新田、新田屢起兵東國、正爲此也、然東國將士、皆已受足利氏之籠絡、故新田之兵每敗、東國既不可復、西國亦從而衰、畿內官軍亦皆摧衄、而行在僅保小朝廷矣、於是新田族潛入京師、竊欲刺義滿耳、嗚呼知天下之不可爲、而欲快意於一劍、其志亦可悲矣、

九月十六日、義滿如駿河觀富士山、圖東國也、二十四日、今川泰範死、冬十月十三日、相良前賴討日向賊、是日、征西大將軍良成

親王賜令旨賞其功、是歲、菊池武朝屢擊今川仲秋于筑紫破之、
六年己巳、(後小松院康應元年)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五日、北朝右大臣中院具通罷右近衛大將、二月九日、北朝改元康應、十八日、高麗慶尙道元帥村蔵等、以兵船一百艘來寇對馬、宗賴茂防戰焚賊船、賊虜掠島民去、三月朔、右近衛大將北畠顯泰率兵攻北伊勢、足利義滿命一色詮範、仁木滿長拒之、四日、義滿如安藝謁嚴島祠、欲徃筑紫巡察風俗、以諸國稍定、深思細川賴之之功、召之讚岐、屛人與語、久之賴之感涕而出、謁嚴島祠、進泊周防岩屋、時大風連日、舟漂不得所届、義滿特乘小舸、夜至田島浦投漁人家、俱還京師、十八日、勅宇治惟政屬征西將軍、盡力國家、夏四月十三日、鎌倉海水赤如血、二十日、北朝權大納言大炊御門宗實兼右近衛大將、冬信之子也、五月四日、山名時義死、當是時、四方漸定、足利氏諸宿將如赤松則祐、佐佐木高氏前後死亡、其嗣皆孱、獨山

名氏譁威甚熾、初山名時氏叛足利氏、略取五州、降因爲其守護焉、八子師義、義理、時義、氏淸、氏冬、義數、高義、氏重、皆顯于世、富最諸將、及義理氏淸、又攻取南海、凡山名氏所管跨十州、世呼曰六分一氏、謂六分海內而有其一也、義滿惡之、常陰計誅鋤之、時義承師義後、其二子時熙、氏幸、分襲但馬伯耆守護、師義之子滿幸浸潛之、欲奪其國、六月五日、石見大水、秋七月六日、北朝前右大臣西園寺實俊死、九月六日、地震、
七年庚午、(後小松院明德元年)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二月、楠木正勝與畠山基國戰于河內落合、不利、三月十七日、足利義滿命山名氏淸與滿幸赴擊時熙氏幸、氏淸臨發請曰、同族相攻、臣家之禍也、然將軍有命、臣不敢辭、但臣既發而彼或乞降、將軍從而釋之、則臣固將論降之、義滿怒曰、兵業已命行矣、依人謝罪、吾不敢赦、氏淸滿幸遂徃攻走之、義滿仍分時熙氏幸所管國賞之、授伯耆隱岐

于滿幸、但馬于氏淸、又令細川賴氏擊平備中、二十日、土岐康行叛義滿于美濃、康行賴康子也、天授中、襲美濃守護、其弟滿貞在京師、欲奪兄職、譖曰、詮直謀反、康行助之、於是義滿遣滿貞及從弟賴益等往擊降之、宥康行逐詮直、山名氏淸聞而笑曰、康行何無勇也、將軍若以康行視吾家、得無悔乎、二十六日、北朝改元明德、大赦、賜老人僧尼穀、復徭半、閏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二日、僧無文元選寂、夏四月朔、北朝內大臣一條經嗣罷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大炊御門宗實罷右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菊亭實直兼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藤原通定兼右近衛大將、實直權中納言公直子、通定權大納言藤兼之子也、二十一日、義滿以尊氏三十三回忌辰、行法華八講于四大寺、關白師嗣以下會之、諸卿降庭跪迎義滿、見者愕眙焉、六月十二日、島津元久賂書爾寢久淸、擊守護代本田忠親、秋七月七日、大雨、踰月不止、今川仲秋起大兵攻陷

肥後諸城、菊池武朝迎擊不利、奉征西大將軍良成親王走保隈部城、賊兵圍之、城竟陷、二十二日、長慶法皇崩、年四十八、葬于紀伊丹生川玉山陵、九月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十一日、熊野社成、遷神于正殿、是歲、饑疫、
八年辛未、(後小松院明德二年)春正月、帝在吉野行宮、三月朔、日有食之、十二日、足利義滿罷管領斯波義將、夏四月三日、義滿召細川賴之于京師、八日、以其養子賴元爲管領、命賴之參決、親任如初、天下人再望其治、賴之患山名氏專橫、常謀抑折之、緣此與氏淸有隙、五月朔、先是今川貞世來犯宇土川尻、是日、攻篠尾大川諸城、六月二十五日、有流星、譁震地、秋九月、我邊民侵掠明雷州、冬十月八日、勅勸心寺修大威德法、祈寶祚延長天下靜謐、先是五條賴治據筑後矢部津江兩山爲要害、此時筑紫義旅寖微、賴治所據攝于肥後筑後豐後三州、受寇常不絕、賴治邀擊却之、至是國人

多叛、大友親氏如法寺氏信等來攻、是日、賴治擊走之、明日又來
攻、賴治擊大敗之、斬獲數百人、賊敗走、山名時熙氏幸潛入京師
訴冤、義滿欲許之、山名氏清請義滿於宇治別第觀紅樹、期以十
月十一日、先期一夕、氏清發和泉北上、將視具也、滿幸邀之淀、告
曰、如聞幕議復時熙氏幸舊領、詰朝之會、將面命之也、公宜稱疾
辭會、氏清怒曰、何與去歲言相反也、被輕侮如此、何拜趨之爲、乃
使人要義滿于途曰、臣俄獲疾、不能迎候、義滿已至宇治、迴駕而
歸、一行驚異、十六日、京師地大震、陰陽頭土御門有世曰、逆臣窺
國之兆、京師大驚、滿幸娶氏清女、尤見親愛、所言皆聽、自在京師、
而總管四州、管內有後圓融院邑、奪而并之、義滿與書諭之、不聽、
家衆皆諫、乃曰、吾當納地於院使者耳、後圓融院使者至、滿幸陰
誡邑人逐之、義滿大怒、命滿幸罷就國曰、汝宿衛無益、宜去據汝
國、十一月八日、滿幸歸丹後、京師指目快之、滿幸慚恚、潛往界城、

說氏清曰、近日之政、公謂之何、去歲使吾曹討時熙氏幸、而今歲
赦之、將反討吾曹、是非剪枝絕根之計乎、今闔族戮力、以擧大事、
在京諸將、誰能敵我、苟得取京師、附者必多、如土岐富樫諸族、方
懷怨望、必先衆來屬、公速揚兵、以除細川氏爲辭、事無不成矣、氏
清遂納其言、期以十二月二十七日、約曰、卿以西國兵、從丹波來、
滿幸乃還、義滿未之覺也、議曰、氏清亡狀、不可不譴責、而事端于
復邑、邑不果復、則是予奪聽于下也、於是果復時熙氏幸之邑、遂
議擊氏清、氏清聞之、故使使謝前日之罪者再三、義滿徵誓書宥
之、事卒解、十二月十九日、丹後人古山滿藤代官某馳使告滿幸
逐國中代官、聚近國兵、義滿未信、先是氏清密往紀伊勸義理擧
兵、義理驚曰、汝何敢至此、吾不忍取賊名、氏清不悅而還、屢遣使
勸之、義理歎曰、吾當同死耳、氏清大悅、於是大修戰具、畠山基國
將遊佐國長又自河內告氏清反、義滿大驚、二十日、遷伊勢皇大

神宮于正殿、二十三日、山名氏冬從京師逃亡、已而滿幸帥兵從
丹波進、氏清發淀屯男山、義理發紀伊屯天王寺、將三面齊進、二
十四日、義滿以義理素馴良、與書慰諭、不聽、二十五日夜、義滿乃
親臨古山滿藤第、會諸將議戰、以視其嚮背、諸將皆至、衆議不決、
或曰、審聽彼罪所訴以舍之、必無事矣、義滿曰、氏清蓄異志日久、
今日之擧、非必有所訴、卽今日舍之、明日復反、吾聞彼輕易諸君、
曰、幕府諸將誰能敵我、吾爲諸君恥之、不可不誅也、意彼必謂我
據東山叡岳也、吾乃親出陣東寺、而諸君盛兵于內野、彼見內野
軍必來衝焉、則號螺相應、夾而擊之、可一戰而殲也、衆皆然之、一
色詮範前曰、臣敢獻異議、夫元帥在後、諸將前進、是戰之宜也、前
議反之、且東寺內野、地勢隔絕、難于策應、不如諸將陣內野屯一
隊于東寺、而以臣堀河第爲牙營、則彼必悉銳赴我中軍、其僞可
獲也、彼卽自東洞院北上乎、則諸將迭出要之街巷中、東寺兵尾

擊其後、可以殲之、議乃定、二十六日、遣今川泰範等帥兵八百陣
東寺、義滿出陣詮範第、諸將皆赴內野、細川賴之帥兵二千餘陣
中御門西大宮、備滿幸、赤松義則帥兵七百餘陣雀森、備氏清丹
波兵、畠山基國帥兵八百餘陣神祇官址北、備東面、大內義弘陣
二條大宮、備氏清、詮範帥兵三百餘陣春日猪熊、備猪熊敵、斯波
義重帥兵五百餘陣油小路、備敵窺室町者、佐佐木高詮陣大宮
會時、備滿幸長阪口別軍、滿幸至丹波篠原議戰、大足次郎左衛
門進曰、吾兵至此、京師必已知之、彼若濟桂河、據大江山、非吾利
也、吾宜今夜踰山陣峰堂、下瞰京軍、與男山相應援、滿幸乃夜踰
山至峰堂、將以二十七日戰、而遊佐河內據葚山城、遏和泉紀伊
兵、繇此男山兵未聚、氏清患之、欲待明年進攻、使人卜之、卜者曰、
今歲吉、氏清悅、期以晦、二十九日、氏清召小林時直曰、爾新田左
中將翼衛南朝、聲震天下、吾乃其族也、秉天下權、孰云不可、吾嘗

請錦旗於行宮獲之、今揭此以令衆耳、克則吾以卿爲執事矣、時
直曰、主君一家既食十一國、其餘采地不可勝計、門族之盛、天下
黜羨、蘇此家衆縱暴横行郡國、都鄙怨嗟、而主君不思所以戢下、
必欲抗將軍、神怒人怨、天下孰敢屬之、臣今日欲逃則傷勇、欲死
則傷義、進退維谷、近日主君獨與宇屋遮池謀議、而臣等不得與
焉、此臣之所以不得諫、而事已至此、臣有一死耳、乃飯咽而起、氏
清呼弟義數曰、明日卿必與彼俱、勿令彼輕死、義數意亦欲速死、
唯唯而退、滿幸臣大足某亦諫滿幸、滿幸不聽、卽夜氏清發男山、
至淀中島、分兵爲三、令氏冬帥因幡兵三百餘、從鳥羽、義數時直
帥兵七百餘、從四條畷、自帥二千餘、指大宮、進至谷堂、滿幸夜下
峰堂而進、晦、丹波人荻野重定等走京師降義滿、義滿始知氏清
來薄、命諸軍嚴備、俄而義數時直至四條大宮、大呼挑戰、大內義
弘出戰、殺傷相當、義數謂時直曰、等死則冒將軍陣而死、乃督衆

馳突、義弘曰、令隻騎過而北、耻也、乃揮薙刀斬其馬、時直望見下
馬、挺刀進擊、傷義弘臂、義弘斫斷其股、遂斬之、義數乘間進至中
御門、遇義滿親兵戰死、滿幸兵方濟桂河上流、陣梅津、聞大宮戰
聲、欲進援、適失滿幸所在、衆大駭不敢進、會敗聞至、衆失色、俄頃
滿幸以五騎來、衆怪問、滿幸曰、吾運窮矣、闇中有騎兵遮我、我爲
之失路、天明始覺、乃馳還耳、遂帥出雲伯耆隱岐丹後兵一千二
百餘、指二條口、賴之等聞之、出扼二條口、義滿胄而不甲、帥親兵
三千陣中御門、左右曰、將軍何不擐甲、義滿曰、吾誅吾家僕、何以
甲爲、義弘被創來見曰、大宮之敵甚猛、臣奮戰斬其將、而臣軍亦
多死、適聞氏清繼進、臣戰疲、恐不能支、臣而戰死、麾下無復善戰
者矣、請命之他人、衆惡其傲、義滿乃脫佩刀授之曰、卿再爲我戰、
卿若有急、我將往援、命赤松義則援之、滿幸進至內野、賴之基國
迎戰、戰七八合、兩軍交退、滿幸復進衝陣、基國兵稍退、義滿望見、

乃挺刀督衆而進、滿幸不能支、僅以身逃、氏清進至西七條、敗卒
來告義數時直之死、氏清流涕曰、吾必死於二人死所、乃進、赤松
義則出拒不利、呼曰、吾必死矣、衆復振、山名時熙曰、今日之變、由
將軍宥我、我必擒氏清、氏清適退休兵、時熙進擊、氏清見其旗曰、
是時熙也、麾衆圍之、時熙從士林屋彈正滑良兵庫苦戰而死、時
熙逸還、義則義弘告急義滿、義滿方破滿幸、衆皆疲、一色詮範進
曰、臣請往援、義滿悅、命義重俱往、氏清望見、謂子時清七郎曰、敵
兵益盛、吾以疲兵戰、非計也、吾欲還丹波待紀伊兵復進、汝等分
路而去、二子請從、不許、乃去、獨養子熙氏從焉、詮範急擊氏清、氏
清苦戰、義滿聞之而進、喊聲震天、氏清兵潰、氏清將自殺、詮範以
三十騎進、氏清被創目眩、詮範遂斬之、熙氏自殺、詮範以氏清頭
獻、義滿謂左右曰、汝等視叛人罰、厥後設法會于內野、弔死事者、
併祭氏清、聞者嘆異焉、謂之明德之役、是歲、細川賴之遣使奏請

南北講和、兩宗迭立、一如往日、朝議不許、征西大將軍良成親王
與北兵講和、息兵歸八代、因足利氏之請也、大外記五條賴治上
狀自陳其功閥、是歲、大飢、疾疫流行、
九年壬申、後小松院明德三年春正月朔、帝在吉野行宮、足利義滿還室町
第、四日、第功行賞、割山名氏地賞諸將、授和泉紀伊于大內義弘、
隱岐出雲于佐佐木高詮、美作于赤松義則、丹波于細川賴元、山
城于畠山基國、但馬於山名時熙、以若狹今富莊租入最多授之
一色詮範、十三日、山名氏清有二子曰滿氏、時清、初以父命逃欲
歸滿幸、而不相遇、削髮南走、欲見其母持明院氏、持明院氏、左近
衛中將保修女也、氏清之擧兵、持明院氏在和泉堺、已而潰兵來
報曰、主君戰沒、持明院氏問二子如何、曰二郎君脫走矣、持明院
氏歎曰、二子無耻、吾不忍偷生、將自殺、左右止之、勸薙髮、不聽、乃
扶而上輿、赴土丸城、持明院氏輿中伏刄不殊、左右驚而進藥、不

背營、會滿氏時清潛來請見、持明院氏掉頭曰、無勇非士、不孝非子、將家之子、年踰弱冠、從父于軍、父死子逃、何顏而來見、熙氏義子也、猶能殉父、二兒何爲不死、乃被衣不復言、二子大愧而去、初氏清致書訣持明院氏、持明院氏竟取書題和歌于其後而死、侍女三人皆赴水死、十八日、畠山基國陷千劒破城、先是義滿賜書楠木正勝招之、正勝對使者曰、吾知降則生且富貴、然自祖父正成以來、世守忠義、莫有二心、吾雖不肖、猶奉遺訓守此城、不忍享不義富貴、義滿乃使基國將數千騎攻之、四絕糧道、城兵僅數十人、飢不能戰、賊急薄之、正勝及弟正元等出城逃匿十津川、自正成築城焉、凡六十年、乃爲賊兵所陷、正元潛行入京、欲狙義滿刺之、不濟被擒、義滿壯之、使人謂之曰、能改志事吾、則長保富貴、正元泫然流涕曰、南風不競、皇室將傾、而不能扶之、吾輩死有餘罪耳、遂不屈被殺、

巖垣松苗曰、正勝正元可謂眞正成之孫、楠氏父祖三世爲王室干城、如二子、實當不可爲之時、而猶下藥於必死之病、宋文天祥所謂存一日、則盡一日臣子之責者也、當時叛君反覆不義、而富且貴者、不爲之愧死乎、

山縣禎曰、南朝之命脈、實存乎楠氏、正元死而楠氏絕、於是乎神器不得不歸於北、其勢然也、嗚呼楠氏之忠勳、亦偉哉、

二月朔、佐佐木高詮遣兵攻山名滿幸部將鹽冶師高于出雲、以師高父嘗屬佐佐木氏、高詮將吏誘以利、師高答曰、山名氏所以至此者、失義于足利氏也、吾亦不欲失義于山名氏、吾父分自與吾異、將出應命、幸善視之、乃諭其父出降、逆至城下、既訣而自殺曰、吾不忍與父鬬、城乃陷、其兵走報滿幸、滿幸聞氏冬在因幡、又走歸之、十三日、義滿遣大內義弘攻山名義理、義弘入紀伊、國人盡附義弘、雨山土丸二城出降、氏冬素有降志、欲迎擊滿幸以籍

口、滿幸削髮逃鎭西、二十五日、義理棄藤代城、航海走由良、二十六日、氏冬乞降、陳其初無叛志、特許之、於是事卽定、初時氏每誡諸子曰、我子孫必有叛者、元弘以後、吾居上野山市、與農父雜處、艱阻備嘗、今也身享溫飽、將軍之恩深矣、然猶或有侈心、至于子孫、不復知君父之恩、驕逸縱恣、必有爲上所疑者矣、至是果如其言云、初足利氏滿聞氏清叛、發兵將西上爲其黨援、聞其敗死乃止、尋義滿加封氏滿、以陸奧出羽、

賴襄曰、制馭天下、恩與威而已、恩懷之而威服之、相待而行、無恩則威不可以加、加之則怨我、無威則恩不可以施、施之則不德我、夫使之怨我固不可、使之不德我、亦何以制馭之哉、足利氏之所以不能制馭天下者、無威而施恩也、夫足利尊氏非有智勇過人也、特因天下之厭王政而思武治、欲得一將種門望最高者推戴之、各自分利耳、尊氏亦知之、是以割土地、頒金帛、

務充其欲、惴惴然唯恐彼之觖望背我而去也、然背焉而去者、足相踵也、而不能禁也、旣背復來、不問也、數背數來、坐成強大、不能制也、無佗、彼其初受封得賜、恬以爲當然、而不以爲德、一有不便於己、掉臂而逝、饒使責而讓之、彼必曰、汝已叛其君矣、何以禁吾叛汝哉、是尊氏義詮所以不能責諸叛將也、然旣施之以恩、是我之恩也、被我之恩、而叛於我、我罰之而有辭、何所恤乎、況彼之所恃以叛我者、土地也、甲兵也、皆藉吾所予、用以反噬我、是可誅殛無釋者矣、是義滿之所以用戈於氏清義弘而不疑也、足利氏之威、於是始加天下矣、而後其恩能使人德之、非復如前二世也、昔者唐氏姑息藩鎭、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如不可措手者、至於憲宗平一淮西、而諸鎭震慴、恩威並行、韓愈稱其唯斷以成之、義滿雖不倫於憲宗、其斷以成之、一也、是故人主患不斷耳、苟有以斷於中、何紛亂之不可治也、雖然欲

斷之、必先謀之、不謀而斷、其斷不可遂、適足以損其威耳、故貴於謀、謀必有所與者、義滿有細川賴之與謀、猶憲宗之有裴度、所以能遂其斷也、尊氏任高師直、如代宗之元載、義詮寵佐佐木道譽、如德宗之盧杞、所與謀如此、而惡乎斷、

是月、祈天河宗像神社、以禳賊兵、我邊民侵掠高麗、三月二日、細川賴之死、年六十四、初義滿欲率諸將賀捷于男山、以賴之疾篤、止行、使賴元問其所欲言、賴之答曰、近者山名氏族勳茂、敎令、臣常憂之、今既獲焉、天下誰復爲將軍之患者、臣可以瞑也、言畢而死、賴之爲人端厚有謀略、好讀書、作詩歌、輔導義滿、聲績大著、義滿自幼蒙其保育、及長益敬重之、事無巨細、莫不聽從、其初政之美、皆由賴之輔佐之力焉、賴之嘗憂時人畏憚己過于義滿、欲使義滿收其威權、密與義滿謀、爲觀月宴、前關白二條良基以下皆會、酒闌、義滿起舞、賴之進諫曰、今明公有四海之大、任將軍之重、

不宜爲如斯戲、義滿起色曰、非諫之不可也、折辱我于稠座、怒甚矣、賴之陽懼解職、退居丹波、於是諸宿將皆懼焉、尋義滿遣人徵之、爲管領如元、及死義滿大悲悼、芒鞋竹杖臨其葬、扶柩送之、又手寫佛經、以薦冥福、賴之家臣有三島外記者、壯勇有謀、兼長武伎、賴之甚愛之、引共議事、待以賓友禮、三島深感其恩、及賴之死、刎腹殉之、其得人心如此、

論贊曰、晉文公謀元帥趙衰薦郤穀曰、說禮樂而敦詩書、爲將者、不讀書可乎、故才兼文武、自古所稱也、細川賴之以世將之家、通曉韜略、殪勁敵、拔堅城、此不足尙也、志存匡濟、資以文學、輔導足利義滿、恢弘幕府之基業、因事規諫、悉心協贊、雖慕容恪之輔幼主、殆不能過斯、乃可貴也、然雄傑之君、可以圖始、而難保其終、功高見忌、材大不容、讒慝乘之浸潤、君臣頗生嫌隙、幸而義滿悔悟、再授政柄、待之如初、賴之臨死諄諄以殄滅强

寇爲得、體國之誠亦可觀也、子孫世爲管領、遂與足利氏同其盛衰、遺風餘烈所及者遠、豈非文武兼資之效耶、

二十六日、左馬權頭南部守行奉洪鐘于天台寺、祈寶祚萬歲、夏四月二十二日、足利氏滿罷管領上杉憲方、以其子憲孝代之、秋八月二十八日、義滿供養相國寺、後小松院命準御齋會、冬十月三日、義滿使大內義弘、六角滿高來請和曰、駕還授器、則兩統更立如故事、十五日、許之、二十八日、車駕發行宮、關白師嗣以下皆從、群臣戎服扈從、二十九日、至奈良、閏月二日、還京師、義滿欲用來降禮、遣使奏帝、帝曰、朕欲用父子禮相授、否則寧以神器瘞、不肯屈下以辱祖宗也、六角滿高謂義滿曰、神器在彼、彼卽眞天子、君第聽之、義滿乃遣滿高迎駕御大覺寺、滿高義滿弟爲六角氏賴子者也、五日、傳神器于後小松院、自後醍醐帝南遷、凡五十有七年、而北朝五主、改元者十七、天下以足利氏故、概奉其正朔、至

是南北合、物情始安焉、吉野以下皇邑如舊、初南北兩分、爭亂日熾、准大臣北畠親房嘗慨然曰、吾國神國也、神器之傳、實自皇祖、而皇祖之靈、萬古如在、累聖授受之嚴、崇奉之厚、莫非以敬祖宗、鏡之明、玉之溫、劒之剛利、莫非所以寓謨訓、至于崇神帝、尤敬神器、懼瀆神威、實摸造之、故神鏡火于天德、寶劒沒于壽永、而皇祖眞物則萬古依然、天有日月、國有神器、日月不墜、神器不斷、而神國君臣、莫非神明之胤、神國而傳神器、奉以神明之胤、至尊至嚴、非亂賊之所得而覬覦、此寶祚之所以與天壤無窮也、今天下雖亂、凶徒雖熾、皇祖神器則在行宮、是神國正統所在、皇祖威靈所憑、海內豈得不歸一哉、乃著神皇正統記以見其意、征東大將軍宗良親王亦嘗曰、今日之亂、何以異于晉之南渡、顧神器則在吉野、可不畏哉、其後王師日衰、火或及行宮、盜或及御衣、而神器未嘗少離、兇徒竟不能攘奪、其嚴如此、至是始講和、授之新天子云、

賴襄曰、兩統分立、五十餘年、至此而合矣、當其未合、孰爲正孰爲閏、或曰、神器在南、南爲正、曰不然、夫神器之在南、宜也、儻使在北、北爲正乎、南之所以爲正者、不在神器之在焉與否、夫後醍醐天皇爲祖宗復仇、雪王室之大耻、而猾賊再起、以其不便於己也、更有所擁立、成兩帝爭統之狀、而已成志於其間、曰吾非爭天下於天子、天子與天子爭也、天下之趨利無耻者、靡然服從、亦曰、吾仕北朝天子、非從足利氏也、不知其所仕者、乃足利氏之所門生視之也、豐仁親王之立也、至當時民間曰王無一戰之功、而將軍賜之帝位矣、夫如此、假使神器在於北、得謂之正乎、是以少有人心者、皆相率以就於南、公卿然、武人然、愚夫氓隸亦然、而況於神器之靈乎、其不在於北而在於南、宜也、祖宗之所誘爲也、天道也、而北人強詞求勝之、曰尊氏劒也、良基璽也、夫無劒無璽可矣、必以賊爲劒、以無耻無義之大臣爲

璽、而謂之朝廷、是忠臣義士之所以不欲立焉、非以其無劒無璽也、而其立於南朝、亦非以其有劒有璽也、夫南之奉祿不如北之利也、其官爵不如北之有權也、而相與共其艱難、折首殞身、肝腦塗地、子孫殲於賊手、澌盡灰滅、而不肯背南而嚮北、有識之士思之也、是以擧南北合一之議、欲以慰其心而弭其禍也、抑後醍醐念祖宗濟民之心、不勝其樂位伸欲之志、求成此志也、而使天下之忠臣義士、公卿武人、愚夫氓隸、被此禍於五十餘年間、祖宗終不右此也、是以終絕其胤、而神器歸於北朝、傳祚無窮、亦天不忘祖宗之德、而眷其裔孫也、及至於此、何必論彼此哉、自天與祖宗視之、一也、而足利氏猶曰、此吾家所立也、彼仇之者也、世之無識者、又追斥南朝、呼其忠臣義士爲國賊、顚倒是非如此、不知忠於南朝者、非特忠於南朝也、忠於祖宗也、微此輩、足利氏不肯顧公議以戴皇族也、則此輩謂之忠

於北朝亦可也、足利氏滅而皇統儼在、天下之心莫不仰嚮、而神器奠安於千載、此輩亦可以瞑矣、襄故曰、祖宗之意、天人之心之所嚮爲正統、正統所在、神器歸之、非神器所在正統歸之、又曰、或謂襄曰、子之論正統、似也、抑子非亦北朝之臣子乎、何不諱、曰、何居、子所謂北朝安在、曰、今朝廷是矣、曰、於戲、今朝廷者、神武以還大一統之朝廷也、何以曰北、曰北者、延元元中間、天子南遷、而賊臣私立君、當此時、南則正、北則僞、事南者榮、事北者辱、故不得不別其稱也、已而天悔其禍、祖宗誘其衷、講和議成、南北泯一矣、夫以後龜山之瑣尾流離、其授神器也、不肯從降式、必用父子禮、足利義滿之兇威、而不能奪也、於是後小松始傳器受禪、尊後龜山爲太上天皇、事懿禮善、足以湔滌前此分派之陋、上承列聖之統、而下顯示後世、蓋天與祖宗實依之、非足利氏之所能爲也、雖其後內有紛紜、而天命大定、以至

于今、賊臣之蟠據竊發、濁亂朝廷百餘年者、畢伏誅竄、朝廷復其淸明、大其一統、如日月再中天、而山河皆明也、而何苦猶汚其口吻、曰北曰北耶、夫曰北、則見其爲足利氏之門生、而以小朝廷自處也、此非臣子之當諱者哉、今夫執童孺問之曰、汝義貞正成徒也、則欣然喜、曰、汝尊氏屬也、則艴然怒、今自稱北朝、則勢必以足利爲定策國老、而以新田楠爲賊、甘背天下人心、萃萬衆唾罵、何哉、夫天與祖宗、旣已援之升於天矣、而不欲就、以家中枯骨介意、而猶陷廁溷糞穢之中、終古不肯洗滌、是所謂自賊、賊其君者也、余則不敢、乃臣子之心已、此義不明則萬世之後、天地再變、復有姦雄如足利氏者、擁立其所私便、則今之自稱北朝臣子者、將胥率從之、是亦生一北朝也、吾懼焉、不可以不辨、

山縣禎曰、自後醍醐帝南遷、四傳而至後龜山帝、南北講和、神

器歸于京師、於是南北始一統矣、而以後小松帝承北朝之統、或有以北朝爲正統者、是俗論已、初尊氏之犯闕也、後醍醐帝避難而出京師、於是尊氏惡叛逆之名、擁立皇子而稱帝、是爲北朝矣、是北朝之立、出於足利氏之私、而非承先皇之統者、且號令賞罰、皆出於足利氏、天下之士、執兵戈而奔走者、皆供足利氏之驅使、何有於王室哉、朝廷者徒弁髦而已矣、南朝則自後醍醐帝、而後世傳神器、以承皇統、建年號、稱朝廷、勤王將士亦皆竭力王室、犯萬死以爲朝廷討賊、子孫相繼、而忠義之志不變、雖播遷式微之際、皇威之存、獨於南朝見之矣、視之於北朝受制於將府而徒擁虛器者、猶自有眞天子之氣象矣、後龜山帝對足利氏之使曰、當以乃君爲子、以傳神器、六角滿高曰、神器未歸、則南帝眞天子也、此言凛凛有不可犯者、其爲正統又何疑焉、嗚呼神器歸京師、南北一統、於是天下之權、復盡歸

將府、而皇威益以不振也、悲夫、

中井積德曰、故老道芳野之川有村、夾川而邑焉、南村之民、至于今不肯與北村交姻、以南朝之時、其嘗受制於足利氏也、汚之矣、余嘗南遊登芳山、降觀于芳川、訪之、信也、嗚呼其何以得之於民哉、夫南朝之時、忠信不足以結之也、恩惠不足以保之也、刑辟不足以威之也、日戰其子弟、月死其父兄、奪之稼穡、墮之衣食、若斯而已矣、其何以得之於民哉、嗚呼民之藏上久矣哉、豈非先王之餘烈乎、抑亦可以觀民之好德哉、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大尾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

館林　岡谷繁實修

後小松天皇

後小松天皇、諱幹仁、後圓融院第一子也、母通陽門院三條嚴子、內大臣公忠女也、天授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生、元中四年正月、冠、九年閏十月五日、受三神器於土御門殿、廢元中號、而用明德號、奏神樂于內侍所、三日、二條師嗣爲關白如故、十日、征西大將軍良成親王賜書於宇治惟政、以褒其忠、十三日、雷雨雹、十一月三日、笙始、四日、迎後龜山天皇于禁中、遊宴旬餘、二十日、將軍義滿修大熾盛光法於靑蓮院、晦、崇光院薙髮、法名勝圓心、伊勢國司北畠顯泰命諸臣、其采地如故、又其族俊通出仕于朝、關氏擧族屬幕府、自六月至是月不雨、十二月十八日、讀仁王經於石淸水

宮、二十一日、鎌倉府修造鶴岡八幡社、課役關左八州及奧羽、是日成、遷神主焉、二十六日、左大臣德大寺實時罷、以前左大臣足利義滿爲左大臣、二十七日、高麗主李成桂使僧覺鎚來、復請禁海寇結好、是日、義滿命僧中津遺報書、其略曰、海隅小民毀壞敎化、不遵制度、實我君臣之所恥也、當申命鎭西守臣、禁遏賊船、放還俘虜、至其通信結好、我亦所欲、然而我國將臣、古來無海外通問之例、故不克直答來敎、令僧代報、非慢禮也、二十九日、內侍所神樂、山名氏淸伏誅、尋義滿設法會於內野、薦氏淸等戰亡將士冥福、晦、僧正慈辨爲天台座主、是冬、高麗亡、李成桂自立、改國號曰朝鮮、是歲、我邊民侵高麗、

栗山愿曰、古之治一而已、自源賴朝開府、平泰時移帝、官爵徙出于西、而生殺常出于東、天下豈得一哉、後嵯峨帝之遺詔、欲使龜山帝之孫子承統、其意蓋知龜山之豪傑、必不爲彊臣所

制、而欲濟後鳥羽帝之志者、亦未嘗不隱然在其中也、北條氏不奉遺詔、使後深草龜山二帝之孫子更在位、易置天子、如奕棋然、此後醍醐帝所赫怒以討北條氏、而其志專在廢後深草之後、然後深草龜山之兄、而未嘗聞有失德、若伏見若花園、溫順恭默、固皆守文之良主、而將以永廢其子孫、於人心有所未安也、此足利氏所擁立以成覇也、嗚呼南朝之亡、雖曰由逆賊、而天命之所歸、亦未必不有因也、

明德四年癸酉、春正月二日、覲後圓融上皇賀正、八日、伊勢國司北畠顯泰與長野氏、佐々木氏戰于土山及鈴鹿、敗之、十四日、修法、二十六日、讀書始、二月五日、山名滿幸、鹽谷遠江攻三刀屋城、諏訪部扶久等擊却之、九日、征西大將軍良成親王命宇治惟政克復九州、二十二日、將軍義滿謁石淸水宮、二十七日、御會始、三月二日、京極高詮傳幕府命於諏訪部扶久、以襲領三刀屋鄉、七

日、高詮與山名滿幸戰于古志、高扶久等有功、十二日、征西大將軍良成親王傳故懷良親王遺令于五條賴治、賜采邑如故、內大臣花山院信賢薨于嵯峨、年四十五、是月、和歌會、是春、幕府罷管領細川賴元、再以斯波義將代之、夏四月七日、幕府授采地於細川賴長、十一日、幕府命河野通義援山名氏幸、擊山名滿幸等、二十六日、新院殂于小河宮、年三十六、是爲後圓融院、初院之遜位也、稍淫縱躁狂、猜防尤甚、三條嚴子初以産女子、出居父公忠第、分娩後僅十餘日、院慮其與外人有姦、急促還宮、既而召之、嚴子適乏婦人服飾、未輒進御、院大怒、挺刀入房、斫嚴子傷之、崇賢門院恐其有後禍、與公忠謀載酒入院、對院共酌、伺其昏醉無知、馳人報公忠、遣輿舁出、因而得免、又疑所嬖一宮人與足利義滿私、而罷之、時義滿遣使適至、院聞之驚悸、謂其憤己、謀遷竄海島也、入佛屋將自殺、崇賢門院諭之而止、至是殂、二十七日、火葬于泉

涌寺、二十八日、藏遺骨于深草法華堂、將軍義滿已下諸臣扈從、島津元久傳幕府命于禰寢久清、擊高木久家、五月十八日、義滿謁久世戸社、歷若狹而還、六月六日、義滿修五壇法於幕府、十九日、義滿詣相國寺、二十四日、幕府祈雨、二十九日、又修水天供祈雨、是夏、將軍義滿召僧中津講經、秋七月二十四日、建相國寺塔、二十六日、鎌倉府造立鎌倉鶴岡八幡社鳥居、足利氏滿蒞焉、二十九日、氏滿又造立鎌倉若宮八幡社鳥居、自六月不雨至是月、是月、寄法鼓洪鐘於相國寺、八月十一日、賜隨身兵杖於將軍義滿、十五日、石清水放生會、義滿蒞焉、十六日、義滿宿禱北野社、七日、二十二日、南禪寺火、二十九日、大風、是月、洪水、九月十七日、左大臣足利義滿罷、二十一日、義滿謁皇太神宮、入多藝、見伊勢國司北畠顯泰、約其子親能爲猶子、授名一字、携顯俊子俊康而歸、轉抵美濃、觀養老瀧、初後龜山帝之禪位也、顯泰使大宮範氏上

諫奏、弗聽、南朝公卿百司來倚賴顯泰、義滿使右大臣久我具通來調和成、顯泰初弗聽、後小松帝及義滿送盟書以固約、於是始服、足利氏全有伊勢及大和宇多郡、伊賀名張郡、志摩英虞郡、據田丸、大河內、坂內三處、冬十月五日、管領斯波義將傳幕府命、使菊池武朝還侵地於阿蘇社、八日、將軍義滿至自美濃、十九日、義滿行犬追物于堺浦、二十一日、又行、是日、足利義持始行射鳥儀、十一月二日、幕府行矢開儀、自四月至是月、陸奧不雨、十二月三日、將軍義滿始修仁王經法於石清水宮、二十三日、轉讀大般若經於吉田祠、二十四日、轉讀大般若經於平野祠、是月、後龜山天皇寄二閉佛像於將軍義滿、是冬、饑、是歲、遷內宮神主於假殿、我邊民侵明邊疆、

應永元年甲戌、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十八日、將軍義滿病、禱北野社、七日、是月、世良田政義城駿河、二月二日、春日祭、將軍義滿蒞

焉、六日、義滿謁後龜山天皇于天龍寺、其儀擬行幸、十七日、北鄉忠道援梶山城、與今川貞兼戰死之、二十三日、尊後龜山天皇曰太上天皇、是日上皇落飾、三月七日、今川貞兼取梶山城、十二日、將軍義滿赴奈良、十三日、義滿覽猿樂於一乘院、十四日、義滿奉幣於春日及八幡祠、十五日、義滿覽常樂會、十六日、又覽、十七日、義滿巡詣東大興福二寺、二十八日、右大臣久我具通罷、以前內大臣今出川公直爲右大臣、將軍義滿謁石清水宮、夏六月五日、以前左大臣大炊御門寶時爲太政大臣、內大臣一條經嗣爲左大臣、准大臣四辻善成爲內大臣、義滿修五壇法於幕府、十一日、天龍寺總門火、秋七月五日、改元、十二日、奈良人民起亂、遣赤松義則擊平之、修不動法於東寺、是月、島津元久襲取野々美谷城、今川貞兼罷師去、八月十日、釋奠、十二日、幕府命大隅薩摩國人擊島津伊久、島津元久、十六日、又命今川貞世擊伊久元久、九月

朔、將軍義滿修本命元辰祭、十一日、義滿詣日吉社、十二日、義滿歷賽六社、十三日、義滿聽童子論義於塔下彼岸所、尊道法親王臨焉、十八日、義滿始修五大虛空藏法于幕府、寬敎親王臨焉、二十四日、相國寺火、義滿駭、自赴救之、遇僧中津、約再造、冬十月朔、義滿造相國寺、二十四日、鎌倉執事上杉憲方卒、二十六日、將軍義滿修法會於青蓮院、七日、十一月三日、鎌倉府罷執事上杉憲孝、六日、關白師嗣罷、以左大臣一條經嗣爲關白、九日、幕府命禱王寺、祈海內安寧、十一日、興福寺西門災、二十八日、建相國寺山門、二十九日、高倉火、十二月朔、大雪、二日、將軍義滿修仁王經法於石清水宮、四日、地震、十四日、鎌倉府加飾於鶴岡八幡祠、十七日、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滿罷、以左近衛中將足利義持爲征夷大將軍、是日冠、年甫九歲、始義持授從五位下、義滿弗懌曰、雖華族初爲從五位上、何令我子與凡俗同等哉、天使擢、反命密議、關白

經嗣曰、若逆義滿怒、朝廷殆危、不如託辨官之誤謬、如彼意、乃更直叙正五位下、是則攝政家之例也、十九日、征西大將軍良成親王賜采地於五條良量、二十五日、太政大臣實時、右大臣今出川公直、內大臣四辻善成並罷、以前左大臣足利義滿爲太政大臣、權大納言今出川實直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花山院通定爲內大臣、初義滿請太政大臣、朝議謂平淸盛以還、武家無昇此官者、義滿怒曰、天子我家所立、而不我聽、則廢而自立、以細川畠山爲攝家淸華、誰敢禁我、朝廷懼許之、是日、將軍義持初入朝、義滿修南方高山祭、二十六日、內侍所臨時神樂、是月、畠山基國復與楠木正勝戰于河內、擊走之、是歲、上杉憲定移建足利學校、

二年乙亥、春正月二十八日、右大臣今出川實直罷左近衞大將、內大臣花山院通定罷右近衞大將、權大納言洞院公定兼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三條實冬兼右近衞大將、公定實夏子、實冬公

忠之子也、二月十六日、前將軍義滿謁石淸水宮、二十三日、小山若犬丸起兵據小山城、二十四日、建相國寺佛殿、二十五日、地震、前將軍義滿謁皇太神宮、二十六日、義滿謁石淸水宮、二十八日、關東管領足利氏滿率兵至古河、小山若犬丸邀戰不克、走陸奥、三月六日、詩歌會、九日、鎌倉府罷執事上杉憲定、以上杉朝宗代之、憲藤之子也、十日、山名滿幸伏誅、二十四日、右大臣今出川實直罷、以內大臣花山院通定爲右大臣、以權大納言洞院公定爲內大臣、二十九日、始設蹴鞠會、夏四月七日、關白經嗣罷左大臣、以前右大臣今出川公直爲左大臣、九日、以所生三條嚴子准三宮、前將軍義滿行法華八講於相國寺、資義詮冥福、十七日、義滿謁春日社、十九日、義滿奉幣於春日及八幡祠、二十日、義滿詣興福東大兩寺、京師火、二十二日、車駕行幸義滿室町第、二十三日、車駕還宮、二十九日、京師火、五月九日、前將軍義滿謁久世戸社、

六月三日、太政大臣義滿罷、以前右大臣久我具通爲太政大臣、將軍義持叙從四位下、六日、左大臣今出川公直罷、九日、前將軍義滿修五壇法於幕府、十二日、武內祠鳴動、十八日、觀舞樂、二十日、以前內大臣四辻善成爲左大臣、前將軍義滿薙髮號道義、而執政事一如前、

山縣禎曰、王室陵替旣極、武將代興、其勢不得不至於此矣、向者後醍醐帝之恢復王室也、不能收天下之大權而歸之于朝廷、擧紀綱、振皇威、以復先皇之舊、而再失天下、可勝歎哉、雖然王室衰弱、非一日、自非剛明英特之主、何以能起衰運於不絕如綫之日哉、保平以降、天下大亂、世運一變、天子守虛位於上、將門爲政於天下、規模一定、不可復變矣、蓋有邦家者、不能當天下未亂、海內無事時、察機密微、而夙戒遠慮焉、而至於勢積不可復救、則悔亦何及、聖人履霜之戒、嗚呼微哉、

二十一日、右大臣花山院通定罷、二十五日、鎌倉府命圓覺寺祈禱災異、秋七月二日、內大臣洞院公定罷左近衞大將、前將軍義滿臨斯波義將第、鎌倉府命僧轉讀仁王經於鶴岡祠、三日、二十五日、斯波義將任右衞門督、叙正四位下、二十六日、前將軍義滿參朝、閏月五日、石淸水震動、八月七日、釋奠、十日、島津伊久屯橫峯、謀擊澁谷氏、二十一日、前將軍義滿謁石淸水宮、二十九日、左大臣四辻善成罷、是月、幕府召還九州探題今川貞世、先是大內義弘欲探題、竊與斯波義將通、訴貞世之短、故罷貞世、九月十二日、內大臣洞院公定爲右大臣、前權大納言三條公豐爲內大臣、公豐實繼之子也、十四日、前將軍義滿如奈良、十六日、義滿受戒于東大寺、十八日、義滿謁春日社、是月、義滿修五壇法於其第、是秋、幕府擒寇明邊賊送之于明、冬十月二日、前將軍義滿轉讀萬部經于北野社、二十日、征西大將軍良成親王賞五條賴治勳功、

十一月六日、斯波義將第火、二十八日、內大臣三條公豐罷、十二月朔、以僧滿濟移住于法身院、前將軍義滿蒞焉、二日夜、京師有怪鳥群鳴、二十日、鎌倉壽福寺火、二十七日、權大納言三條實冬爲內大臣、轉左近衞大將、尊道法親王爲天台座主、二十八日、內侍所臨時神樂、是月、島津元久擊澁谷氏、使島津伊久移軍于山田、是歲、我邊民侵明邊疆、

三年甲子、春正月七日、鎌倉大休寺火、十一日、島津伊久取樋脇城、十三日、取前田城、十九日、取市比野城、二十八日、讀書始、將軍義持兼美作權守、二月三日、太政大臣具通罷、十八日、島津伊久許授伊作久義以澁谷重佛采地、授二階堂行貞以澁谷定順采地、十九日、前將軍義滿行佛眼法于其第、二十二日、小山若犬丸起兵、若犬丸之至陸奧也、密招聚嘗勤王者子姪、因圖舉義、田村則義、坂上清包應之、先是新田義則義隆匿在陸奧、若犬丸與清

包議、立義則爲將、唱義于近國、武藏上野之義徒盡至、若犬丸乃與義則清包等領其兵、出將至白河關、二十八日、足利氏滿自督關東十國兵、進軍古河、是春、幕府命小笠原長秀、今川範政、伊勢貞行等、撰定將府禮式、幕府拘大友親世於京師、夏四月二日、前將軍義滿造相國寺如來殿、明承法親王薨、十九日、幕府以澁川滿頼爲筑紫探題、是日至博多、二十日、權大納言九條敎嗣兼右近衞大將、經敎之子也、將軍義持叙正四位下、是月、前將軍義滿取圓覺寺佛牙舍利、足利氏滿不能拒、五月十五日、前右大臣今出川實直薨、二十七日、足利氏滿發古河、進軍陸奧、六月朔、氏滿至白河、小山若犬丸知終不可敵、自潰去走會津、田村則義縱火其家自殺、新田義則義隆遁相模、依木賀彥七者匿于箱根山底倉、義則薙髮更行啓、十七日、島津元久與伊作氏講和、十九日、足利氏滿班師、二十三日、前將軍義滿修五壇法于其第、二十六日、

建延曆寺大講堂、是月、今川貞兼罷歸京師、秋七月朔、足利氏滿凱旋鎌倉、十六日、陞相國寺班於五山首、二十二日、讃岐雪、至九月、二十四日、號所生准三宮三條嚴子曰通陽門院、以右大臣洞院公定爲左大臣、內大臣三條實冬爲右大臣、前權大納言萬里小路嗣房爲內大臣、嗣房仲房之子也、二十六日、修法華八講於日吉祠、八月二日、釋奠、八日、用堂和尙薨、後醍醐帝皇女也、住鎌倉東慶寺、十五日、石淸水放生會、九月八日、幕府修五壇護摩法于延曆寺、十二日、將軍義持任參議、十七日、前將軍義滿詣延曆寺、公卿扈從、儀准法皇御幸、天下稱曰公方、公方之稱始于此、二十日、慶延曆寺大講堂、義滿蒞焉、二十一日、義滿受戒于延曆寺、二十二日、義滿謁日吉社、是月、義滿授偏名于攝家及群侯名族、號爲烏帽子兒、後世仍以爲例式、冬十月五日、內大臣萬里小路嗣房罷、十五日、將軍義持讀書始、二十一日、以權大納言九條敎

嗣爲內大臣、十一月朔、日有食之、二日、賀茂社鳥居火、十五日、齋藤基信賭書宇治惟村、以告封邑如故、十八日、三島社火、十二月二十日、更造伊勢太廟、修山口木本祭、二十五日、內侍所臨時神樂、是月、右大臣三條實冬罷左近衞大將、是歲、今川貞世還自筑紫、貞世喜遊獵、一日放鷹於郊、獲鶴、貞世馳往捉鶴、以刀生封股、飼鷹、歸謂人曰、平生使鷹擊鳥、及予割股、皆多悲鳴、目亦眩、如今日之狩、初鷹之捽也、欲遁脫數振翼、及予封股、不敢動、目亦不眩、實鳥中之傑出者、而獲以爲樂、非人情也、於是皆縱鷹亦不敢田、

四年丁丑、春正月五日、將軍義持叙從三位、十五日、小山若犬丸起兵于會津、力竭自殺、二十四日、蘆名盛政捕若犬丸二子、送鎌倉、足利氏滿命沈之六浦海、是月、尹良親王至駿河富士谷、三月十六日、前太政大臣具通薨、二十九日、內大臣九條敎嗣轉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近衞良嗣兼右近衞大將、良嗣兼嗣之子也、晦、

前將軍義滿與書宇治惟村、其領邑如故、夏四月九日、島津元久遣其子久豐、島津伊久遣其子忠朝、俱謀攻清敷、十二日、前將軍義滿謁春日社、十六日、義滿因西園寺公經西園寺遺址、構別莊于北山、使諸國守護助役、窮極土木、作三層金閣、得板方一丈、爲承塵、床壁柱戶悉金塗、時人稱之曰金閣、又稱北山殿、斯波義將時薙髮歸佛乘、視之謂義滿曰、眞是西方極樂界、旣成徙居之、不入朝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又造一殿于禁內、每朝就取安、稱小御所、使子義持居室町第、而內外之事取決於北山、二十日、筑紫探題澁川滿賴見島津豐久、島津忠朝於新山、島津元久、島津伊久取清敷城、五月朔、日有食之、七日、細川賴元卒、賴元繼賴之後、在京師、補管領、其部屬稱之曰上屋形、賴元卒、子滿元嗣、而是稱嫡家、賴元弟詮春、詮春子義之在阿波、稱曰下屋形、從賴之而後、爲南海四州總轄、十三日、澁川滿賴與書樺山音久、賞其軍功、

六月十一日、鎌倉府祈雨、十五日、澁川滿賴與書稱寢清平、許其采邑如故、二十日、將軍義滿造相國寺七層塔、二十三日、義滿修五壇法于室町第、秋八月五日、幕府遣使于明、二十四日、伊勢太廟木作始、九月二十日、澁川滿賴與書佐多氏義、許其采地如故、是秋、少貳忠資、菊池貞賴、與千葉、大村、星野、赤星等起亂筑紫、前將軍義滿命大內義弘赴擊之、義弘遣弟滿弘擊之、滿弘兵寡、不能勝而死之、義弘尋發京師赴擊之、貞賴自盡、是月、義弘與忠資戰于西鄉、三男敎祐死之、而忠資降、筑紫悉平、義弘驍勇絕倫、好和歌、與今川貞世略筑紫、前後二十餘戰、遂平筑紫、嘗密說貞世曰、我視今之爲政、弱者無罪、動得咎、强者犯法、措而不問、如公之貴盛、實無所顧慮、然一旦或蹉跌、必取笑于當世、宜早爲良圖也、方今大友氏九州之豪族、而荷公之恩日久矣、若公欲有事、則彼必不辭、然後徇中國九州之地、連據盤結、將軍不得加兵問罪、自

全之計、莫踰于此、貞世不從、乃論之曰、我弟仲秋已與兄有姻好、如窮厄互相救助、則亦不必豫相要約也、至若私作朋黨、負公爲身、則非我之志也、卿能竭忠貞以存奉公之志、何失食邑之憂、卿其勿過慮也、義弘深恨之、反與斯波義將等俱譖貞世、義滿乃更貞世所條陳鎭西事宜旣施行者、由是九國皆危疑、至是亂起、義弘擊平之、兵力益强、冬十月二日、義滿謁春日社、二十一日、結城滿朝讓地於氏朝、二十二日、澁川滿賴遣書宇治惟村、奬其不與亂、是月、島津久豐、島津忠朝還自博多、澁川滿賴召島津元久、元久遣新納實長代往焉、十一月朔、日有食之、十五日、廬山寺火、十七日、建仁寺火、十八日、伊豆三島火、是月、大友親世赦還豐後、十二月六日、彗星見西北、十四日、修大熾盛光法以禳星變、十九日、幕府修尊星王法以禳星變、二十日、前關白左大臣忠基薨、晦、內侍所臨時神樂、是月、伊作久義謀擊別府忠種、是歲、修豐受大神

宮、假遷神主、伊達政宗上京、謁於前將軍義滿、旱、

五年戊寅、春正月八日、澁川滿賴遣書宇治惟村、告少貳貞賴等請和狀、十日、避方忌、十二日、島津伊久及島津元久、諭伊作久義罷兵、十三日、本院殂、是爲崇光院、年六十五、十七日、葬崇光院于大光明寺、十九日、大雪、二十一日、幕府修佛眼法及天曹地府祭、二十二日、讀書始、火葬崇光院于大光明寺、晦、左京火、二月二日、有流星、三日、將軍塚鳴動、又有流星、四日、大風、七日、將軍塚又鳴動、十九日、釋奠、二十日、妖星見西南、大內盛見與書宇治惟村、稱其竭力鎭封境、是月、澁川滿賴以筑前兵擊少貳、千葉諸氏、三月二日、太白犯昴、九日、關白經嗣罷、以前關白師嗣爲關白、師嗣良基之子也、二十二日、前將軍義滿以嘗與良基殊親、故授師嗣子道忠以名字、更名滿基、自後二條家世用足利氏名一字以冠其名、二十九日、以南朝遺皇子圓滿院僧行悟補一身阿闍梨、是春、

前將軍義滿修萬部經于北野、尹良親王去宇津野、與鎌倉兵戰于柏坂敗之、夏四月二十二日、義滿修安鎭法於北山第、二十七日、建東大寺塔、是月、有盜入皇太神宮、閏月二十三日、幕府罷管領斯波義將、五月十三日、光子內親王薨、二十六日、榮仁親王薙髮、本院之殂、領邑皆歸禁中、榮仁在故宮、居常無憀、至是薙髮、是月、廢太子直仁親王薨、前將軍義滿以直仁所居萩原殿及播磨國衙等地、與榮仁自奉、六月八日、鎌倉府祈雨、十九日、幕府修五壇法、二十日、幕府以畠山基國爲管領、畠山氏補管領之始也、二十五日、前將軍義滿造三重寶塔于鹿苑院、是日落落之、秋七月十六日、後深草帝忌辰、誦經於七講堂、二十四日、大通寺遍照院火、二十五日、太白晝見、二十九日、避方忌、八月四日、釋奠、七日、直仁親王子某入勸修寺爲僧、十三日、榮仁親王從伏見第徙萩原、尹良親王入寺尾城、十五日、石淸水放生會、十六日、以盜入皇太

神宮、是日奉幣輟朝三日、二十一日、前將軍義滿賞宇治惟村功、許其阿蘇祠務神田及其采地如故、二十三日、有流星、二十八日、幕府修仁王經法、及天地災變祭以禳星變、是月、朝鮮使朴敦之至周防、當是時、足利氏威及外國、朝鮮數遣使者鄭夢周等造今川貞世、請修隣好、至是使者遂來京師、義滿使大內義弘接伴、裁答書曰、頃者九州違命之小醜、既伏其罪、以當遣偏師盡殲海島殘寇、以通往來舟船、而結兩國歡心也、爾其勉之、其後聘問不絕、九月三日、有流星、四日、星犯月、九日、地震、十一日、又震、奉幣於伊勢、二十二日、幕府修東方淸流祭、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十七日、修八講於吉祥院、二十九日、畠山基國傳幕府旨三池康親、付河崎地以充軍粮、十一月四日、關東管領足利氏滿薨、年四十、氏滿性嗜酒、每雨會內外臣僚、宴飮醼歡、不問禮節、嘗大醉曰、天子人也、將軍人也、吾亦人也、卿等事我者亦人也、而其智或超我、何者親

接下民、曲知其情實、故所居愈下、則所睹愈切、凡事不親睹、則情不通、使上下時易位而治國則可矣、衆無敢對者、森元信光進曰、有上斯有下、居上者、尙寬公而統大體、若苛察自用、則諸吏難于處事、而民從受之患苦、如泰時、時賴、撫民而尙不足、恐官吏之爲姦、抖擻諸國、以察民隱、天下大治、是又古今所罕有焉、爾後君臣、概皆懷私曲、不顧爲人害、所以爭亂相踵、且主天下者、是非凡人、賴朝以後、至等持寶篋二公、當其薨、必有天變地妖、萬人咸覩、譬之五層塔、塔上寶珠天下主也、其第一層則公族、又其下層、諸侯高家諸官吏、層層遞降、以至基礎、基礎輿僕也、其傍叢間小蟲咽露者庶民也、庶民不沾恩惠則不活、惟君上留意焉、氏滿大悅、增其祿、其納人言如此、子滿兼襲爲管領、上杉朝宗輔之、十三日、以氏滿薨停聽訟七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幕府修金剛童子法、使安倍有世行天曹地府祭於其第、十二月二日、幕府使中臣忠澄假

遷伊勢太廟神主、祓除其宮、三日、左大臣洞院公定罷、十九日、幕府使尊道法親王行普賢延命法于靑蓮院、二十日、幕府修泰山府君祭、二十一日、幕府修東方淸流祭、二十七日、觀貢馬、幸內侍所、行臨時神樂、是歲、崇賢門院薨、其疾也、公卿相議將修泰山府君祭禳之、門院曰、勞人費財、雖延殘齡、非我意也、吾常爲善不爲惡、而死命也、不聽、足利滿貞殺斯波滿詮于大越、笠置寺火、幕府置三管四職七頭、定其章程、武衞、細川、畠山氏、更爲管領、謂之三管、山名、一色、京極、赤松氏、更爲侍所別當、謂之四職、武衞卽斯波氏、京極卽佐々木氏也、武田、小笠原氏、更司弓馬禮式、吉良、今川、澁川氏、更爲武者頭、吉良岐爲兩家、稱兩吉良、伊勢氏爲奏者、謂之七頭、關東亦擬之、自稱曰公方、故上杉憲房之後、世居鎌倉山內、憲房兄重顯其後世居扇谷、稱兩上杉、更爲管領、而氏滿弟滿直管陸奧出羽、號曰三管、千葉、小山、長沼、結城、佐竹、小田、那須、宇

都宮八族曰八館、

新井君美曰、義滿此舉、擬皇室所謂五攝家七淸華也、皇室之有攝家、是乃朝廷之衰、而攝家之分五流、又其衰也、義滿倣衰世之政、實不學無術之過也、而幕府之衰、亦基于此焉、義滿驕侈、動輙僭擬皇室之禮、其無知妄作、往々如此、

幕府改執事爲管領、

六年己卯、春正月、內大臣九條敎嗣罷左近衞大將、二月十八日、幕府付土方二鄕瀨尻大嶺等地於天野景政、以充軍粮、二十二日、以右大臣三條實冬爲左大臣、內大臣九條敎嗣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近衞良嗣爲內大臣、轉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二條滿基兼右近衞大將、三月四日、興福寺僧徒毀管內妓院、十一日、慶興福寺、詔准八省御齋會、前將軍義滿蒞落焉、二十七日、讀書始、是春、鎌倉府遣足利滿貞、足利滿直、以鎭陸奧出羽、夏四月五日、以

羽蟻集於春日社、卜之、八日、幕府行東方淸流祭、十二日、珪子內親王薨、十四日、前將軍義滿修大法華法于北山第、十七日、關白師嗣罷、十九日、幕府使中臣忠澄遷內宮神主于東寶殿、以前關白經嗣爲關白、前將軍義滿行法華懺法于北山第、二十二日、內大臣近衞良嗣罷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二條滿基轉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今出川公行兼右近衞大將、公行實直之子也、五月朔、前將軍義滿觀競走于賀茂、八日、義滿夫人藤原慶子薨、安藝法眼女也、十二日、義滿修六字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行泰山府君法、六月六日、蒙古賊船至對馬、據仁位鄕糠嶽、對馬主宗貞茂擊敗之、七日、迎祇園神輿、前將軍義滿往觀焉、十五日、前左大臣洞院公定薨、公定以博識聞、能諳諸氏流派、編纂尊卑分脈十四卷、敕納官庫、世稱之官本系圖、十七日、幕府祈雨、十八日、大雨、二十三日、將軍義持受法衣于僧中津、前將軍義滿修五壇法

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行三萬六千神祭于其第、二十四日、祈雨、二十五日、一色詮範以今富庄民逃亡、免其代官小笠原長春、二十七日、幕府修水天供、二十九日、前將軍義滿令祇園社僧禱海內安寧、是月、千葉胤基讓家于子胤鎭、移居松尾、秋七月七日、京師訛言、足利滿兼叛、二十日、前將軍義滿修北斗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行天曹地府祭于其第、二十八日、足利滿兼巡視陸奧出羽、是日發鎌倉、八月九日、釋奠、十五日、石淸水放生會、觀月和歌會、十九日、前將軍義滿行無名大法于北山第、是月、朝鮮遣使來聘、九月十三日、大雨烈風、十四日、奉幣于丹布、貴船兩社、以祈明日晴、十五日、前將軍義滿慶相國寺七層塔、准八省御齋會、二十二日、義滿行金剛童子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修泰山府君祭于其第、二十四日、細川滿元與書香宗我部某、許某采地故、如晦、和歌會、是月、客星見南方、陰陽頭安倍有世奏曰、九十

日間、大兵必起、勅奉幣諸社、是時三管領頗張威福、忌大內義弘功、義弘亦特功驕驁、不爲之屈、由是義弘所爲、三管領每沮激之、及義滿營居于北山、使諸將助作、且令曰、使士卒充役、義弘曰、我卒可役于弓矢、不可役于土木、義滿雖不之罪、而大恚之、義弘亦不自安、是時、鎌倉管領足利滿兼嗣立、凡事准擬京師、自稱將軍、第曰御所、執事稱管領、義滿遣使諭之、不服、遂有異圖、義弘潛與鎌倉通謀、欲東西稱兵、刻期入京、其意蓋在刼義滿除三職也、冬十月十三日、義弘遂帥周防長門諸國兵、至界城、京師方傳、筑紫中國兵、充斥紀伊、義滿輙以爲義弘反、尊道法親王以義滿意、私遣使召之、不至、二十一日、義弘傳鎌倉旨、陰招諸將、今川貞世封其書、上義滿、義滿於是急召貞世曰、吾愧見卿也、土岐詮直起美濃、京極高重起近江、山名時淸起丹後、並應義弘、時幕府兵寡、土岐賴益、六角滿高等往討美濃、近江、在者皆不堪戰、義弘曰、氏淸

唯攻京師、自疲兵馬、所以敗也、固爲守計、修塹壘、起樓櫓、自巡視曰、雖有百萬衆、不能拔已、二十七日、義滿修五壇法、以祈戰捷、先遣僧中津詰起兵之由、義弘乃與衆議所以答之、子持盛進曰、大人身有六國、亦已榮、今將軍遣使諭大人、其意甚厚、宜改圖奉命、平井備前亦諫之、義弘不悅、杉豐後曰、事至此矣、豈可中止乎、義弘然之、出見中津、對曰、吾自十六歲在鎭西、大小二十八戰、夷氏清、媾南朝、功勞匪尠、昨年之役、介弟又歿、而幕下不恤其孤也、且聞有削國之議、密令少貳菊池誅我、而頻々召我、我不能無疑、中津曰、往將軍以少貳叛、令公討之也、豈又令少貳謀公乎、今將奪兩國、特巷說耳、果何所徵、公之功固高矣、宜以遜退而保之也、義弘曰、師勿言、吾已與鎌倉公約、將入諫幕下秕政、待來月二日入見將軍、然不可先期獨發、可待鎌倉告報、而同日入洛、言畢起、二十八日、中津還報、義滿笑曰、奴輩自負其强、不知乃公實使然焉、

十一月三日、義滿傳檄鎭西、以討義弘、四日、義滿祈戰勝于石淸水宮、八日、義滿遣細川賴元、六角滿高、京極高詮、赤松義則等、以六千兵發京師、義滿亦將三萬餘兵出于東寺、十二日、足利滿兼寄小具鄕地於鶴岡八幡社、祈海內安寧、十四日、義滿進陣男山、又以畠山基國及滿家、斯波義將等十一將將之、往攻界浦、義弘聞義滿出陣、乃至石津、北向一拜乃還、界浦爲守禦備、一日禱于住吉社、巫俄發狂騰跳曰、義弘之計、猶雪著爐、義弘笑曰、我以寡破衆、猶雪滅火、二十一日、足利滿兼以一萬餘騎出陣于武藏府中、聲言援京師、二十九日、諸軍攻界城、城兵出戰、殺傷無算、夜半引退、北畠滿泰死之、義滿令諸將息戰築長圍、土岐賴益等、擊土岐詮直于美濃平之、京極高詮擊京極高重于森山走之、十二月七日、遣兵丹波擊山名時淸斬之、八日、義滿使僧修法祈戰捷、二十一日、諸軍又圍界浦、乃縱火四面而進、樓櫓皆倒、大戰良久、富

田尾張守以謂宜突圍西走、義弘不可、乃馳入基國陣、所向披靡、甲斐藏人力鬬、薙刀中其口鼻、戰不已、欲遇滿家決、滿家兵殊死戰、義弘身被重創、從兵皆死、乃大呼曰、身是無雙驍將大內義弘也、來獲首、滿家遂斬之、義弘時年四十六、持盛將自刄、平井備前止之使降、以兵三百出降、楠木正勝、菊池兼朝皆在城、正勝謂其徒曰、徒死無益、乞降亦吾所耻也、乃引兵走大和、火延民屋、界浦萬家蕩盡、初義弘據城也、以爲必死、令僧擬葬修佛事、送書周防、訣母及弟、作百首和歌、千句連歌、以攄志、謂諸卒曰、爾輩第食肉而飮酒、無爲後日計也、諸卒亦抱必死、莫敢叛者、足利滿兼先鋒已至美濃、爲土岐賴益所敗、既而聞界浦敗、留武藏、二十三日、義滿凱旋、謂之應永之役、義滿賞功、與河內紀伊于畠山基國、攝津和泉于細川滿家、是役北畠顯泰與子滿泰屬義滿、滿泰戰死、顯泰走東野、聚散兵皆飢、適有葬埋者、顯泰就壙間取食、以佛蓋爲

旗號、再進薄城、力戰大敗之、義滿賞之、以伊賀半州、及近江甲賀郡、自是北畠氏、世以佛蓋爲旗號、義弘既亡、土岐詮直等皆平、初詮直之舅曰康行、康行者賴康子也、天授中襲美濃守護、其弟滿貞在京師、欲奪兄職、譖之義滿、曰、詮直謀反、康行助之、義滿遣滿貞及從弟賴益往討降之、宥康行、逐詮直、以故詮直遂死叛、是月、今川貞世懼讒奔遠江、是歲、鎌倉府令小山泰朝、佐竹義盛等八氏、許執朱柄軍麾、

賴襄曰、吾既論足利義滿善用威、非如其父祖之有恩無威也、雖然、猶惜其善於用威、而不善於用恩耳、義滿之用威、其最大者二、曰誅氏淸之叛也、曰夷義弘之亂也、可謂武矣、而何如不使其叛且亂乎、使其叛且亂者、義滿所致乎、曰、然、夫山名氏數叛於尊氏、義詮之世、每叛有所侵略、既服、因而有之、是以至有海內六分之一、義滿不行削讓、而又加河內紀伊、是氏淸所以

能叛也、幸而其子弟分領其國、其勢不合、義滿因得施誅鋤之計、否則難制也、其於大內氏亦然、大內弘世乘亂、擅有周防長門之地、賂於義詮左右、得授二州守護、又加以石州、既已強大矣、至於義弘、又譖今川貞世、得代其任、經略鎭西、故又加筑前、及賞誅氏淸戰功、又加和泉紀伊、是義弘所以能作亂也、夫義弘雖雄跨西道、不得紀泉、何以能作亂畿甸哉、雖然、作亂畿甸、在義弘爲失計矣、義弘嘗欲與大友今川二氏連結、以謀跋扈、今川氏不肯而止、使果如其計、則義滿夷之、必費歲月、不能如拔界城之速也、果擧兵畿甸乎、亦擧之於義滿薨後、則義持之不武何以制之、是亦義弘之失計也、義弘之失計、義滿之幸也、然則義滿之能誅夷二氏、雖由其武、抑亦有幸焉、誅夷之不可必也、而其叛且亂可必、養之使能叛亂也、故曰、雖善於用威、而不善於用恩、義滿罵義弘曰、豎子恃其強大、不知廼公使然、則

義滿亦自知之矣、而爲之何哉、豈未免襲父祖之遺習耶、或曰、加授泉紀於二人者、圖南朝也、猶近時織田信長之使諸將各取敵地以自封也、襄曰、譬之使鷹、信長縱其饑者、爾義滿則縱既飽者、彼寧肯爲我趨搏哉、將反搏我耳、

七年庚申、春正月五日、將軍義持敘從二位、十一日、幕府以今川泰範爲駿河守護、梟大內義弘首、二十四日、讀書始、是月、尹良親王移寺尾城、二月三日、大內持盛降、前將軍義滿以其嘗諫父宥之、授以周防長門、初義弘擧兵也、奉後村上皇子師成親王招聚義故、至是持盛奉師成歸其國、師成剃髮爲僧、後住周防法泉寺、十三日、細川基之與書矢野某、毀其所據小童保砦、十六日、前將軍義滿修七佛藥師法于北山第、十九日、義滿受戒尊道法親王、二十八日、豐受太神宮成、遷神主于正殿、先是或問今川貞世於義滿曰、貞世子弟留守遠江者與謀焉、彼爲被命、不卽來者以此、

貞世惧、走歸遠江、義滿怒欲討貞世以及滿兼、滿兼執事上杉朝宗百方講和、凡與謀者、皆釋不問、貞世退居藤澤、上杉憲定使人謂貞世曰、子之退居、適足以招疑耳、貞世乃歸遠江、已而義滿思其功勞、召至京師、待之如初、初貞世父範國仕尊氏爲駿河遠江守護、範國欲以駿河與貞世、貞世以兄範氏嘗欲之、固讓不受、及範氏死、貞世復讓于範氏子氏家、範國甚奇之、臨終遺言、命貞世幹掌門族事、氏家復深感貞世恩、臨死遺命、以領國與貞世子貞臣、貞世固執其志、不肯受之、適氏家無息胤、其弟泰範爲僧居建長寺、貞世請使還俗、襲氏家職、義滿爲分駿河、給半于貞世、半于泰範、細川賴之歎其廉讓、爲難及也、而泰範反疑貞世自請取之也、於是欲更奪遠江、與義弘俱譖貞世有貳志、至是義滿終令貞世養子仲秋襲領遠江、三月朔日當食不應、三日、不豫、五日、足利滿兼引兵還鎌倉、義滿諜知其謀、以下野足利莊予滿兼、以解其

謀、滿兼猶懷異圖、上杉憲定諫不從、奔上野、八日、先是陸奧人伊達政宗起兵據赤館、自南北講和、足利氏專執兵權、而政宗祖先以來、奉事南朝、以故不肯爲之下、於是糾集義故擧兵、是日、鎭將足利滿貞命陸奧將士擊之、不能克、十五日、足利直冬卒于石見、子冬氏嗣、爲兵衞佐、居備後、世呼曰中國武衞、二十四日、足利滿兼謁鶴岡八幡祠、二十六日、鎌倉府承幕府旨、禱四海安寧于鶴岡八幡祠、七日、是月、幕府下書細川賴長、許其采地如故、守宮祠火、夏四月四日、僧周信十三回法會、前將軍義滿蒞焉、八日、足利滿貞與書結城滿朝、許其白川庄等采地如故、十四日、前右大臣花山院通定薨、二十七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二十八日、畠山基國中令日前國懸兩祠田、爲守護不入地、是月、大和旱、五月十日、澁川滿賴與書宇治惟村、催其出兵、二十一日、前關白左大臣經敎薨、二十五日、足利滿兼使上杉憲定迎足利乙若于上

野、還鎌倉、六月朔、前將軍義滿修五壇法于北山第、九日、鎌倉府寄桑原鄕地於鶴岡祠、以充臨時神饌、十二日、鎌倉府寄毛田原地於大山寺、以充其修護摩堂費、十五日、足利滿兼悔過納誓書于三島社、邀上杉憲定於上野、異謀乃熄、十九日、春日社成、遷神主焉、二十七日、以往年盜入伊勢內宮汚神衣、假遷其神主於東寶殿、是日復舊、秋七月四日、前將軍義滿修五壇法于北山第、及諸寺祈東埵無事、二十一日、信濃守護小笠原長秀赴任、此日至佐久郡、尋入善光寺、八月五日、釋典、十五日、石淸水放生會、十七日、地震、二十日、小笠原長秀加稅于村上滿信等采地、滿信等聚黨殺其吏、九月三日、滿信等率兵擊長秀、八日、宇都宮氏廣作亂下野、斯波持詮擊斬之、送首鎌倉、足利滿兼勞之、授以氏廣封地、二十四日、小笠原長秀與村上滿信等戰、不克、入鹽崎城、部將坂西長國等走保大塔砦、二十八日、幕府奏樂于石淸水宮、冬十

月十六日、村上滿信圍攻大塔砦、坂西長國乞援于鹽崎城、不至、十七日、大塔砦陷、長國等死之、十八日、長秀就大井光矩講和於滿信、還京師、滿信等連署罪狀長秀、幕府以島田某代之、二十三日、前將軍義滿謁皇太神宮、二十四日、伊勢地震、深勝法親王薨、十一月二日、前將軍義滿觀紅葉于高雄栂尾、二十二日、前關白左大臣師嗣薨、十二月十三日、島津伊久與谷山郡、及給黎院之半於澁谷重賴、是歲、旱、前將軍義滿妾六條氏諫義滿失政、島津元久與島津伊久絕、本田忠親諫之不可、

八年辛巳、春正月十六日、幕府讀書始、十七日、前將軍義滿修閻魔天供于北山第、十八日、義滿修尊星王法于北山第、二十六日、讀書始、二十八日、幕府行東方淸流祭、二十九日、足利滿兼與書結城朝常、政常、賞其戰功、晦、前將軍義滿參朝、閏月十一日、多武峯妙樂寺鳴動、十二日、前將軍義滿與尊道法親王會于廬山寺、

十六日、澁川滿賴傳幕府旨、賞宇治惟村功、許其米邑如故、十七日、前將軍義滿修不動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修泰山府君祭于其第、二十八日、出雲路祠火、二月朔、日有食之、八日、釋奠、九日、前將軍義滿宿禱北野社、十八日、義滿修七佛藥師法于北山第、十九日、義滿與尊道法親王同觀花于等持寺、二十日、八幡神人奉神輿入左衞門供人家、太白犯守宮、二十三日、前將軍義滿謁石淸水宮、及北野社、二十五日、義滿與尊道法親王、及僧滿意、滿濟等觀花于大原野、二十九日、土御門殿火、初火起于小御所、帝避出自北門、徙御權大納言日野資敎第、僅携神器及一二物而已、代代宸記、和漢文書、寶貨奇器、皆灰燼、遂還御將軍義持室町第、廢朝三日、晦、前將軍義滿獻衣服什器、是夜參朝、是月、菊池氏、赤星氏、少貳氏、作亂于鎭西、三月二日、修藥師供、愛染王供諸法、又奏神樂於神殿、點燈於北野祠、五日、以相國寺班諸寺首、六

日、以權大納言藤原宗顯爲造內裡奉行、八日、前將軍義滿修護身法于北山第、島津元久與柏原保地于田代淸久、十日、前將軍義滿修大般若法于北山第、又行泰山府君祭並七日、二十四日、將軍義持任權大納言、鎌倉府寄愛玉鄕地於三島祠、爲神田、二十九日、皇子躬仁生、是春、大雪、幕府建北野經堂、祭明德戰死將士、夏四月十三日、修禊於室町皇居、十四日、賀茂祭、前將軍義滿與尊道法親王往觀焉、相國寺法堂成、二十三日、島津元久攻市來、島津伊久馳救之、尋還軍莪平、五月五日、前將軍義滿觀小五月會于坂本競馬于賀茂、十三日、義滿父子宿禱日吉社、修法華八講、京極高詮與僧徒爭鬪、有盜犯六角滿高營、前將軍義滿修聘于明、應永初、筑紫商肥富者自明還、方陳通信之利、義滿信之、於是遣僧祖阿肥富于明、獻寶刀細馬甲冑紙硯、副以金千兩、參議東坊城秀長草書、書辭甚恭、先是我西南不逞之徒、侵擾外國、

元主令韓人來請爲我之、元亡明興、明主元璋、亦文中年間、數託僧來請、路梗不通、至是始通信、自是信使不絕、使皆以僧爲之、二十四日、將軍義持謁春日社、六月二十日、前將軍義滿修十種供養于北野社、二十三日、義滿修五壇法于北山第、秋七月四日、伏宮殿火、累代御記文書樂器悉亡、十日、幕府行東方淸流祭、二十日、僧游行授十念于七條道場、二十四日、前將軍義滿修如法尊勝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行泰山府君祭于其第、是月、大水、星隕響如雷、八月三日、造土御門殿、前將軍義滿修熾盛光法于北山第、七日、皇子實仁移於日野資敎第、十五日、石淸水放生會、二十日、島津伊久與南鄕于伊作某、二十三日、熒惑犯鎭星、九月三日、前將軍義滿修金剛童子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行天曹地府祭于其第、五日、島津元久將兵救鶴田、九日、前內大臣萬里小路嗣房薨、十日、島津伊久自萩平至熊越、元久入鶴田城、十

四日、前將軍義滿遊宇治、十六日、義滿往兵庫、觀高麗船、二十日、島津元久出兵鶚巢、島津伊久遣相良自賴陣其西北以備之、二十一日、元久遣兵屯神崎山、伊久使東鄕某、副田某、往據善福寺山、二十四日、我邊民侵明浙東、冬十月十日、島津伊久請援于相良實長、實長率兵至籠追、二十日以權大納言藤原良忠爲橘氏是定、二十五日、島津伊久與島津元久戰、元久敗績、二十六日、前將軍義滿修護身法于北山第、二十七日、地震、是歲、寬守法親王薨、遷粟田神主於假殿、

九年壬午、春正月二日、將軍義持臨畠山基國第、六日、義持敘正二位、十二日、前將軍義滿臨斯波義將及義種第、十四日、讀書始、崇賢門院臨日野仲光第、十六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十七日、幕府始行弓始於畠山基國第、十九日、建皇居諸門、彗星見西方、二十二日、前將軍義滿行大法及外典禱于北山第、二十五

日、義滿訪尊圓法親王、二十七日、津守國量薨、二十九日、地震、南朝遺皇子高田宮起兵陸奥、二月朔、日有食之、四日、將軍義持訪堯仁法親王、九日、前將軍義滿宿禱北野社、七日、十一日、後龜山法皇遣使訪卜部兼熈病、十三日、室町鎌倉兩府修法祈禳星變、十四日、釋奠、十七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祈禳星變、幕府罷侍所赤松義則、以土岐賴益代之、前將軍義滿臨一色詮範第、大中臣輔時遇害、十八日、京師火、二十七日、前將軍義滿奉崇賢門院、臨日野仲光第、二十九日、義滿謁石淸水宮、三月二日、後龜山法皇遣使卜部兼敦、義滿遊東山、四日夜、義滿參朝、五日、義滿遊西郡及御室、七日夜、義滿參朝、八日、二條大宮火、十日、前將軍義滿及尊道法親王臨斯波義將第、十二日、義滿謁後龜山法皇、十三日、後白河帝忌辰、誦經長講堂、十四日、前將軍義滿奉崇賢門院、謁皇太神宮、二十日、卜部兼敦謁後龜山法皇、二十二日、前

將軍義滿獻劍一口、衣三十領、錢十萬匹于後龜山法皇、二十七日、卜部兼敦謁後龜山法皇、夏四月五日、以飛蟻集春日社、祈禳吉田社、九日、後龜山法皇賜書關白經嗣、二十日、賀茂祭、前將軍義滿往觀焉、二十三日、義滿見明僧于北山第、二十五日、後龜山法皇遣使訪卜部兼熈病、二十七日、後龜山法皇遣使卜部兼敦、五月三日、卜部兼熈薨、鎌倉府命僧祈戡陸奥亂、六日、前將軍義滿宿禱北野社、八日、吉田社鳥居倒、十六日、後龜山法皇遣使卜部兼敦、十八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二十一日、鎌倉府遣上杉氏憲攻赤館伊達政宗、邀擊敗之、氏憲僅以身免、大旱、屢祈雨、六月四日、祈雨、九日、前將軍義滿修五壇法于北山第、十二日、慈濟院火、二十四日、澁川滿賴與赤星氏戰、不克、入綾部城、二十六日、祈雨、秋七月朔、修水天供及護摩、四日、幕府使還自明、七日、祈雨、陸奥自三月不雨迄是月、草木皆枯、十日、前將軍義滿觀猿

樂于目墻堂、十八日、迎御靈神輿、義滿往觀焉、二十二日、招提寺僧獻如意珠于義滿、是月、幕府召足利滿兼、滿兼稱病不至、八月朔、明主朱允炆使僧道彝一如來聘、其書曰、朕自嗣大位、四夷君長朝獻者、以十百計、苟非戾於大義、皆思以禮撫柔之、爾日本國王源道義、心存王室、懷愛君之誠、踰越波濤、遣使來朝、今遣使者班示大統曆、俾奉正朔、賜錦綺二十匹、至可領也、三日、義滿往兵庫觀明船、十一日、館明使于法住寺、十五日、石淸水放生會、大風、十六日、前將軍義滿與書島津伊久、禁鎭西民侵明邊疆、二十一日、足利滿詮叙從三位、二十二日、以左大臣三條實冬爲太政大臣、內大臣近衞良嗣爲左大臣、權大納言今出川公行爲內大臣、九月三日、前左大臣四辻善成薨、以博識見稱、著源語河海抄、五日、前將軍義滿見明使于北山第、伊達政宗力竭出降、十七日、內大臣今出川公行罷、右近衞大將權大納言大炊御門公俊兼右

近衞大將、公俊實時之子也、是秋、大水、冬十月七日、幕府命僧誦萬部經于北野社、八日、前將軍義滿遊于嵯峨、十七日、僧道豪爲天台座主、幕府命僧轉讀普門品于北野社、是夜行謝土公祭於土御門殿、二十日、前將軍義滿謁皇太神宮、二十三日、奉幣伊勢、石淸水、賀茂、平野、稻荷、春日、大原野八社、是夜行防解火災諸祭於土御門新宮、是月、伊勢國司北畠顯泰薨、子滿雅嗣、前將軍義滿詣長谷寺、陸奧雨霖、民飢、投七歲以下孩兒于水、十一月六日、讀經諸祠、修法於土御門新宮、十五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十六日、義滿巡視土御門新宮、栽櫻橘樹于土御門新宮、十九日、土御門殿成、徙御焉、賞將軍義持功、授從一位、是夜延見義滿于內殿、二十五日、行法華八講、十二月九日、禰寢佑全讓地於其子正淸、十五日、賞藤原行俊書賢聖障子銘、及遣明書、授正三位、二十四日、行泰山府君祭、是冬、地震、

十年癸未、春正月二日、將軍義持臨畠山基國第、五日、前將軍義滿臨畠山基國第、十二日、義滿臨斯波義將及義種第、二十日、義滿臨畠山基國第、二十一日、義滿修護身法于北山第、二十六日、義滿臨京極高光第、二十八日、以光嚴院孫觀覺爲法親王、晦、高田宮軍敗自殺、蘆名盛政拔新宮城、新宮時康奔越後、二月四日、一條經嗣供寛平御記于後龜山上皇叡覽、前將軍義滿修北斗法于北山第、九日、釋奠、義滿宿禱于北野社、十三日、明使僧遊比叡山、十五日、地震、十九日、前將軍義滿修藥師法于北山第、明使還、義滿報聘僧圭密等于明、二十一日、幕府官吏議政于北山第、二十二日、前將軍義滿謁石淸水宮、二十四日、讀書始、二十八日、前將軍義滿臨斯波義將母氏第、三月二日、雨雹、後龜山法皇賜勅書一條經嗣、還寛平御記、三日、明使發兵庫、四日、前將軍義滿臨齋藤氏第、五日、將軍義持奉通陽門院遊北山第、十四日、前將

軍義滿遊大原野、二十八日、義滿謁石淸水宮、是月、小田治朝卒、饑饉、去年十二月至是月、陸奧大雪、是春、陸奧地屢震、夏四月十三日、幕府行東方淸流祭、二十五日、新田義則潛匿相模木賀秀澄家、秀澄變志訴諸鎌倉、足利滿兼遣藤田重基襲義則于底倉、義則親拒之、不克戰歿、時義隆適在他處、故得免難、滿兼賞重基以底倉木賀地、更稱族安藤、五月、澁川滿頼與菊池武朝戰于千栗、六月三日、震相國寺七層塔、將軍義持往觀焉、五日、前將軍義滿訪相國寺、義滿修五壇法于北山第、十四日、足利滿詮任權中納言、二十一日、前將軍義滿四子某入靑蓮院爲僧、改名義圓、秋七月五日、尊道法親王薨、八月二日、琉球船漂到六浦、鎌倉府遣人點檢、有永樂錢數百緡、發使告狀京師、將軍義持曰、山東者、皆滿兼所管也、乃悉收所齎諸物、給米穀鹽薪放還、後滿兼定永樂錢通用法云、三日、明船來、僧岐陽還自明、十九日、右大臣九條敎

嗣罷、以內大臣今出川公行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二條滿基爲內
大臣、九月三日、幕府以正觀寺列十刹班、二十二日、伊勢大風雨、
二十八日、幕府奏樂于石清水宮、冬十月七日、前將軍義滿命僧
誦經于新御堂聽之、八日、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行
天曹地府祭于其第、二十日、大內弘茂遇害、二十二日、北畠氏饗
前將軍義滿于平尾、二十三日、建吉田祠及今宮祠鳥居、義滿謁
皇太神宮、二十八日、義滿詣園城寺、二十九日、義滿見高麗人于
北山第、是月、慶眞如堂塔、義滿往觀焉、幕府使僧圭密上賀表于
明主棣、閏月十二日、石清水鳴動數日、十七日、前將軍義滿宿禱
石清水宮、十九日、地震、二十二日、前將軍義滿修法華懺法于石
清水宮、行舞樂、二十五日、幕府造相國寺塔、十一月二日、前將軍
義滿詣粉河、畠山基國饗之、三日、地震、十四日、鶴岡八幡社成、遷
其神主、二十五日、前將軍義滿行法華八講于北野社、二十九日、

島津元久與地于禰寢清平、澁谷重賴、十二月朔、前將軍義滿奏
神樂于總社、二日、義滿行法華八講于北山第、三日、足利滿詮任
權大納言、叙從二位、七日、滿詮致仕薙髮、島津守久與地于澁谷
重賴、十三日、島津元久與書澁谷重賴、誓患難相濟、十九日、澁川
滿賴遺書宇治惟村、撃菊池武朝、是歲、榮仁親王移于有栖川莊、
天台座主尊滿罷、
十一年甲申、春正月十六日、前將軍義滿修尊星王法于北山第、
又使安倍有世行天曹地府祭于其第、十八日、將軍義持修不動
護摩法于東寺、二十一日、下野那須山燒、二月十八日、前將軍義
滿修金剛童子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行泰山府君祭于其
第、二十五日、讀後漢書、二十七日、前太政大臣實時薨、三月十日、
前將軍義滿修大般若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行天曹地府
祭于其第、二十三日、追贈故參議三善清行正二位權大納言、其

子僧淨藏僧正、夏四月三日、前將軍義滿造大塔于北山、九日、義
滿詣高野山、十九日、義滿修文珠八字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
世行泰山府君祭于其第、二十一日、幕府許宇治維村襲領阿蘇
社田及守富莊、祈國家安寧、五月十二日、明主棣遣使告即位、十
五日、鎌倉府付甲斐兩歲段錢於鶴岡八幡社、充其造營費、十
六日、前將軍義滿見明使趙居仁等于北山第、義滿修仁王經法
于北山第、十九日、義滿使安倍有世行泰山府君祭于其第、六月
六日、將軍義持納馬于祇園社、十三日、前將軍義滿修五壇法于
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行三萬六千神祭于其第、二十三日、少貳
貞賴卒、二十九日、幕府使島津元久與島津伊久和、因以元久爲
日向大隅守護、秋七月十九日、前將軍義滿修一字金輪法于北
山第、二十日、祈雨、是月、幕府遣僧明室于明、仙道諸將納連署誓
紙于足利滿直、八月三日、安藝守護代山名滿氏許吉川經見襲

領其采地、九日、幕府命高某修理大渡橋、十一日、祈雨、十五日、前
右大臣九條敎嗣薨、前將軍義滿修大六字法于北山第、又使安
倍有世行泰山府君祭于其第、二十八日、明人至京師、九月八日、
前將軍義滿修尊勝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行天曹地府祭
于其第、冬十月二日、澁川滿賴使宇治惟村假管肥後國務、五日、
內侍所臨時神樂、十三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
有世行泰山府君祭于其第、二十四日、僧正桓敎爲天台座主、十
一月朔、鎌倉府以妙樂寺爲祈願所、六日、澁川滿賴使宇治惟村
假管山門莊、十三日、前將軍義滿修不動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
有世行天曹地府祭于其第、二十七日、幕府與書宇治惟村、賞其
戰功、十二月朔、日有食之、十九日、前將軍義滿修金剛寶珠法於
北山第、又使安倍有世行泰山府君祭于其第、二十七日、行泰山
府君祭、禳明年厄運、二十八日、美作守朝倉氏景卒、是月、永福寺

火、

十二年乙酉、春正月二十九日、刑部卿安倍有世薨、二月十三日、若狹大風、遠敷二宮樓門、八幡宮鳥居倒、二十七日、讀貞觀政要、三月十五日、鎌倉府修五壇法于鶴岡八幡社、十八日、鶴岡八幡鐘樓火、二十日、前將軍義滿謁春日社、二十八日、朝鮮人至京師、是月、侍從紀俊長逝、俊長日前國懸宮神職也、好讀書、善和歌、帝詔採歌詠百餘篇、每有遊宴、必召預之、叙從三位、聽內昇殿、俊長不喜、遂遁居南紀、有梅數百株、竹數千竿、以梅竹爲傍、以故曰竹隱、曰梅隱、貯書數萬卷、每引酒琴之徒、歡娛以終、是春、赤星氏攻綾部城取之、澁川滿頼奔筑前、夏四月五日、僧中津寂、十四日、前將軍義滿謁九世戶社、二十日、以修法華八講、遷御東小御所、二十六日、修法華八講于淸涼殿、二十七日、二階堂火、五月朔、前將軍義滿見明使于北山第、六日、義滿觀猿樂于醍醐、十日、幕府使

澁川滿頼擊菊池武朝、十四日、烏丸一條火、十六日、前將軍義滿修法於北山第、二十二日、春日山木枯、六千餘株、六月二日、澁川滿頼假付木山莊于宇治惟村、充軍食、六日、以春日神木枯、奏神樂于其社、九日、大水、祇園社鳥居倒、壓死者二十餘人、前將軍義滿修五壇法于北山第、二十七日、義滿使僧正增珍、安倍有茂禱夫人日野氏疾、秋七月四日、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在弘行泰山府君祭于其第、八日、義滿訪其夫人日野氏病于室町第、十日、義滿復訪夫人病于室町第、將軍義持亦省父于北山第、十一日、義滿夫人從一位日野業子薨、下天下觸穢遏音令、十四日、地震、十六日、泉涌寺塔頭火、二十五日、幕府罷管領畠山基國、以斯波義重代之、八月二日、有盜放火于北山第、撲滅之、圓覺寺火、三日、前將軍義滿如兵庫、觀明船、十二日、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十五日、石淸水放生會、十八日、義滿詣西大寺、二十二日、義滿宿禱

北野社、二十四日、醍醐淸瀧祠火、是月、大風傷稼、痲疹流行、九月八日、泉涌寺舍利會、將軍義持涖焉、十一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十二日、鎌倉府罷執事上杉朝宗、十三日、和歌會、十四日、大膳大夫伊達政宗卒、行朝之孫也、文兼武、領志田、亘理、名取、宮城、深谷、松山、黑川郡等、及羽州長井莊、築西山館居焉、善和歌、詠山家霧、耶麼阿比乃、幾里波左奈假良、宇美耳仁天、那彌伽止岐計婆、末都加是酒於登、又行軍屋代嶺遇雪、奈加那加珥、豆都羅於里奈流、美知太衣底、由伎爾登奈利能、智加伎耶麼佐登、政宗詠歌入新續古今集者三首、及卒、將軍義持以和歌及法華經一部爲賻、十五日、地震、二十八日、前將軍義滿訪廣橋兼宣病、十月五日、內侍所臨時神樂、七日、幕府行東方淸流祭、八日、鎌倉府以上杉憲定爲執事、十二日、帝患瘧瘡、十三日、幕府使出雲國造更造杵築大社、十五日前將軍義滿修如法不動法于北山第、十九日、義滿修法于北山第、二十日、義滿謁皇太神宮、二十八日、義滿觀紅葉于某寺、十

一月八日、義滿修如法不動法于北山第、十八日、寬敎法親王薨、十二月二日、前將軍義滿修法華八講于北山第、八日、義滿宿禱北野社、十一日、安藝守護代山名滿氏還付平田等地于吉川經見、十五日、備中守護細川滿之卒、二十三日、內侍所神樂、二十四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是冬、島津元久攻田布施、圍牟禮城、大潮沒遠江荒井崎、

十三年丙戌、春正月十二日、太白犯歲星、十五日、日吉二宮火、十六日、京師火、前將軍義滿修尊星王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在弘行天曹地府祭于其第、十八日、畠山基國卒、子滿家嗣、次滿則、是爲能登畠山氏始祖、二十七日、讚岐大雪、二十八日、雪、二十九日、以後光嚴院三十三回忌辰、修法華懺法、二月六日、釋奠、九日、前將軍義滿宿禱北野社、十二日、圓滿院門主行悟寂、十五日、幕府遣兵于大和、擊十市氏、十九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是月、

二階堂行貞欒牟禮城、走島津元久取田布施、三月八日、造泉殿、十日、前將軍義滿造新第于北山、十五日、義滿如大炊御門公俊第、十六日、義滿謁石淸水宮、十七日義滿謁左目牛若宮、及北野社、修法于北山第、十八日、義滿遊石山及醍醐、二十三日、澁川滿賴遣書宇治惟村、與大友親世、大內盛見、戮力擊菊池武朝、二十八日、讀史記、二十九日、奏樂、是春、天下饑、夏四月三日、前將軍義滿奉崇賢門院、如日野重光第、十四日、義滿修法于北山第、二十日、山科新宮社成、遷神主、五月朔、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五日、義滿爲其子義嗣修法、六日、有盜放火幕府、七日、幕府使東大寺直管兵庫關務、九日、前將軍義滿奉崇賢門院遊兵庫、二十日、義滿復遊兵庫、二十二日、義滿讀仁王經于東寺、二十九日、明船至兵庫、六月朔、日有食之、二日、鎌倉府更造鐘樓于鶴岡、七日、若狹守護一色詮範卒、子滿範嗣、八日、明船又至兵庫、十一日、前將

軍義滿見明使兪士吉等于北山第、明主棣贈書義滿曰、近者使臣由王國回言、王夢朕皇考、蓋以皇考神靈在天、鑑觀四方、無遠弗屆、王心寤寐不忘、恭敬精神感格、故形爲禎夢、朕皇考示夢於王、卽所以監撫於王也、皇考監臨、卽天之監臨也、若對馬壹岐海寇出沒、劫掠海濱、朕命王除之、王卽出師殲其黨類、破其舟楫、擒其渠魁、悉送京師、王之尊敬朕命、雖身在海外、而心實在朝廷、又贈以壽安鎭國山碑文、義滿厚贈謝之、十五日、義滿如尼崎觀明船、十九日、義滿修五壇法于北山第、二十三日、幕府賞吉川經見戰功、二十四日、前內大臣三條公豐薨、閏月四日、春日山木又枯、二千株、八日、奏樂、十日、明船至赤間關、十八日、以春日山木枯奏神樂于春日社、十九日、前將軍義滿修八字文字法于北山第、二十七日、雨雹、秋七月五日、幕府課段錢於出雲周防、充東寺修造費、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八日、鎌倉府修一字金輪法、又修

曼荼羅供于鶴岡社、二十三日、始御泉殿、幕府課段米於紀伊、充日前國懸社造營費、明人遊奈良、二十九日、前將軍義滿參朝、八月三日、鎭西探題澁川滿賴薙髮、號道鎭、五日、大風洪水、前將軍義滿遊兵庫、十二日、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十五日、石淸水放生會、十七日、內大臣二條滿基罷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大炊御門公俊轉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足利義持兼右近衞大將、十八日、前將軍義滿謁春日社、二十三日、義滿宿禱北野社、二十四日、大風洪水、北野社林木僵、拱北樓倒、祈晴、九月二日、又祈、五日、前將軍義滿見明僧于北山第、九日、將軍義持百日肆樂、始于是日、十日、前將軍義滿受佛舍利于東寺、十二日、淸水塔及將軍堂西門火、十四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二十三日、造春日社、秋、風水、冬十月八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將軍義持詣北山第、十九日、義滿謁皇太神宮、二十七日、奉幣春日社、二十八日、前將軍

義滿參朝、是月、我邊民侵明沙門島、十一月朔、地震、十四日、雷雨、二十二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十二月二日、義滿修法華八講于靑蓮院、日野重光第火、八日、前將軍義滿宿禱北野社、十八日、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在弘行泰山府君祭于其第、二十五日、車駕幸通陽門院第、訪其病、二十六日、前將軍義滿訪通陽門院病、二十七日、通陽門院崩、尊足利義滿夫人藤原康子爲准母准三宮、冬、大友孝親弒其父親著而自殺、初親著兄親世卒、二子持直親隆皆幼、親著承後、親著長子孝親、爲人粗厲驕縱、親著惡之、欲傳國次子親綱、孝親聞之憤怨、遂及此、持直乃盡誅賊黨自立、

十四年丁亥、春正月五日、地震、將軍義持兼左馬寮御監、十六日、前將軍義滿修尊星王法于北山第、二月五日、有盜放火于日野重光第、撲滅之、六日、太政大臣實冬罷、九日、前將軍義滿宿禱北

野社、十六日、京師火、十八日、前將軍義滿詣春日社、二十二日、義滿修法于北山第、二十三日、聖護院坊、及栂尾坊火、二十八日、前將軍義滿詣石淸水宮、三月二日、義滿奉崇賢門院、遊廣橋兼宣第、三日、義滿遊鞍馬、五日、尊准母准三后藤原康子曰北山院、十八日、明船來、二十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二十一日、樂始、二十三日、北山院入內、晦、讀書始、夏四月五日、前將軍義滿詣皇太神宮、六日、薩摩守護島津伊久卒、從弟元久嗣、七日、北山院詣皇太神宮、九日、前將軍義滿詣皇太神宮、二十日、義滿修法于北山第、五月五日、義滿蒞小五月會焉、北山院觀競馬于賀茂、十二日、義滿北山院詣久世戶社、十七日、義滿北山院遊若狹矢穴、二十二日、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六月十四日、熊野本宮火、十五日、祈雨、前將軍義滿修安鎭法于北山第、二十一日、義滿修五壇法于北山第、相國寺修懺法、義滿蒞焉、二十五日、無雲雷、二十七日、雨

雹、夏旱、秋七月二十三日、前將軍義滿遊兵庫、二十六日、奏樂、遷春日神於假殿、二十九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八月五日、義滿見明使于北山第、九日、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宿禱北野社、十五日、石淸水放生會、慶善光寺塔、十八日、造太政官廳、十九日、蹴鞠會、二十三日、前將軍義滿詣春日社、二十四日、大風、二十九日、足利滿兼第火、九月六日、前將軍義滿參朝、八日、義滿修法于北山第、九日、義滿參朝、十五日、義滿遊兵庫、十九日、大風、二十一日、奏樂、右馬頭佐竹義盛卒、以上杉憲定子義人爲嗣、二十五日、有流星、二十九日、室町第火、秋、咳疫流行、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將軍義持參朝、五日、崇賢門院宿禱北野社、六日、前信濃守小笠原長基卒、十日、前將軍義滿參朝、二十日、義滿携明人遊常在光院、二十二日、義滿修法于北山第、二十三日奏樂、二十七日、義滿及將軍義持參朝、十一月九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十八日、平

岡八幡社火、二十七日、歌合、時連歌大行、十二月三日、前將軍義滿修法華八講于北山第、六日、圓覺寺火、八日、前將軍義滿宿禱北野社、十四日、地震海溢、十七日、內侍所神樂、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在弘行泰山府君祭于其第、義滿遊西園寺實永第、十九日、義滿詣春日社、是歲、左京權大夫菊池武朝卒、年四十五、飢饉、

十五年戊子、春正月朔、百官賀正北山院、十三日、大風、十六日、前將軍義滿修尊星王法于北山第、十八日、那須山噴火、二十八日、地震、是月、喉痺病流行、二月朔、前將軍義滿遊兵庫、三日、明船發兵庫、修理大夫斯波義種卒、六日、有蝦蟇鬪于幕府東門、南蠻貢鸚鵡、九日、前將軍義滿宿禱北野社、十五日、有鳩鬪于將軍義持第、十八日、肄樂、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二十一日、蹴鞠會、二十三日、前將軍義滿肄樂于北山第、將軍義持第鳴、二十七日、聽

足利義嗣昇殿、三月四日、義嗣敘從五位下、八日、車駕行幸前將軍義滿北山第、觀花、關白經嗣以下公卿百司扈從、義滿著衲衣、捻念珠、携幼子義嗣出迎四脚門下、義嗣班關白經嗣上、是日、將軍義持不會、十日、上在北山第、前將軍義滿獻物、十一日、連歌會、十二日、觀崇賢門院及北山院、十四日、觀樂、十五日、觀崇賢門院、觀猿樂、十七日蹴鞠會、十八日、又蹴鞠會、十九日、肄樂、二十日、三船會、二十一日、連歌會、二十二日、觀崇賢門院觀猿樂、二十三日、和歌會、二十四日、遊園地、夜聽早歌、以足利義嗣爲左馬頭、敘正五位下、二十五日蹴鞠會、是夜聽白拍子、二十七日夜、觀白拍子舞、二十八日、車駕還宮、足利義嗣敘從四位下、車駕淹留旬日、治具丁寧、享宴盡善美、以池邊鶴、及花契萬年、爲和歌題、卷首載御製、次義滿、次義嗣、次關白以下逐次書之、以池臺花照宴爲詩題、押以春字、聯歌、義滿唱首句、御製賡之、相次至百韻、時人謂行幸

之遊宴、未有盛於此時矣、二十九日、義滿義嗣參朝謝恩、是日、以義嗣爲左近衛中將、春、花山院長親徙居華項山下、著耕雲口傳、便後世學和歌者、夏四月朔、足利義嗣肄樂于北山第、三日、前將軍義滿謁石淸水宮、四日、義滿謁左目牛若宮及北野社、五日、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十日、義滿義嗣謁皇太神宮、十六日、北山院詣長谷寺、二十日、關白經嗣罷、以左大臣近衛忠嗣爲關白、二十二日、前將軍義滿修法于北山第、二十五日、足利義嗣冠禁中、以義嗣任參議、敍從三位、二十七日、前將軍義滿有疾、是日、藤原嗣敎冠于北山第、五月朔、義滿修法于北山第、又使安倍在世行泰山府君祭、以禳其病、六日、准三宮足利義滿薨、年五十一、稱鹿苑院、廢朝三日、尊氏義詮、爲治寬不戢下、諸功臣驕恣、動輙叛亂、義滿襲職、脩飭軍政、紀綱大振、山名大內二族相繼誅滅、倔彊之徒、悉屏息焉、義滿以戊戌生、人謂義滿生歲戊戌字皆從戈、故能以戈

戡平天下也、自甫嗣細川賴之薦老成士、如斯波義將常隨事諷論、多所矯拂、其定禍亂廣土疆、以隆足利氏之業者、左右匡正之功最爲多矣、尊氏之時、凡行事沿用源賴朝制、至義滿其法益備云、義滿性豪侈、而數平亂逆、志益驕、待將師甚倨、朝臣往來其家者、或以家隷遇之、又喜土木、創寶幢相國諸禪寺、定爲五山、置僧錄司、僧中津、妙葩、祖阿、周信等皆見厚遇、足利氏崇禪至義滿益盛、初義滿最愛次子義嗣、特奏請三旬間自從五位下陞從三位參議、漸有廢嫡意、遂加首服于宮中、儀准親王、自是嫡庶不相善、及義滿薨、衆疑所立、管領斯波義重遂立義持爲嗣、義滿初敍從五位下、任左馬頭、累遷從一位左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終至太政大臣、准三宮、初久我氏爲源氏長者、充淳和奬學兩院別當、至義滿時、乃屬之於足利氏、終足利氏之世、其官爵敍任例概如此、而至太政大臣者、止於義滿、左大臣近衛良嗣爲關白、

改名忠嗣、以避義嗣、當時見憚如斯云、九日、詔贈義滿太上天皇號、義持惶懼、辭不受、十日、葬義滿于等持院、

賴襄曰、或曰、將家禮制、概成於義滿之時、而有可憾者、夫行天子事、而謂之將軍、巳爲不稱、而爲之下者、受封將家、而班爵王朝、又爲不順、使義滿有學有術、參酌古今、創立官爵、已下天子一等、除王朝公卿之外、天下萬姓盡爲其臣、豈不善哉、襄曰、噫、是助足利氏爲虐者也、夫天下有名有實、昔我王家統馭海內、食租衣稅、而以爵秩酬功勞、當是時、名實之權、並在朝廷、及於其後、有盜其名而敗者、平門是也、有竊其實而成者、源賴朝是也、有欲并有其名實而兩失之者、則足利氏是已、夫將門未定八州、而先擬帝皇、天誅不旋踵、賴朝乃請守護之設、分取天下兵食、而其號則不過曰追捕使、若曰、既充其腹、何必華其服、及尊氏奪中興之業、尺地一民莫非其有、而朝廷徒擁虛器、不

徒分取之也、然名分所在、不可踰越、故擁戴北朝天子、而已以上將宰天下、猶源氏之故焉、至於義滿、驕侈跋扈、僭擬乘輿、通信外國、稱日本國王、分舊臣門族、以傚攝籙淸華、豈非欲並有名實哉、朝廷擬其贈號、以太上天皇、雖無稽之甚、貽笑千古、而義滿素心所蓄、亦可以見矣、其早世不終志、可不謂我邦之幸也、而或者憾之、何哉、昔者孔子愛告朔之餼羊、王室既喪其實矣、賴有其名耳、而今又欲擧而褫之、是助足利氏爲虐者也、晉以侯而宰周之天下、霍氏以大將軍而宰漢之天下、自古有之、是亦可矣、不必別撰名號以稱其實也、且夫自公侯至輿儓以次相僕役、而莫非王臣者、何爲不順哉、饒令新建爵號、猶平新皇之爲耳、豈能如千歲因襲之名、在民耳目、足以服其心邪、假使足利氏如或者之說、吾知其不能一日居也、余謂、足利氏之欲并有名實也、於其自處已爲失義、而於其事上御下之際、又

有失計焉者、何以謂之、夫我已有其實、而貽天子以虛器、是擁虛器耳、何必介介然扶北而擠南、唯夫扶北而擠南、是故天下翕然莫或寧一、而分舊臣門族也、所謂三管領、皆據大封者也、既與之以土地人民之富、而又假之以官號之崇、授之以權柄之要、是奚異傅虎以翼歟、應仁之亂、是其所由起焉、而終致上將亦擁虛器、同於王室、其極也、并其位號而喪之矣、是所謂兩失名實也、豈非計之失者哉、

靑山延于曰、孔子曰、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自源賴朝逐執朝權、朝廷大事皆取決鎌倉、甚至廢置天子、建兩宗迭立之儀、卒致元弘之亂、及足利尊氏擁立天子、據京師以執大權、公卿大臣皆仰其鼻息、逮至義滿、驕僭滋甚、殆擬王室、其薨也朝廷贈以太上皇之號、陵替之甚、自古未之有也、設令義持受之、朝廷幾并名器而失之矣、幸而義持不受、能守臣子之分、使姦宄絕覬

覦之心、厥後天下大亂、干戈相踵、然而世竟無有請隧問鼎者、至今龔儼不移、神器無動、朝廷之尊、萬古無一、嗚呼此神州之所以冠萬國者歟、

旱、祈雨、二十一日、客星見、二十六日、將軍義持修法于北山第、是月、海內三日病流行、佐竹義人至常陸、族人山入師義等拒之不入、鎌倉府遣岩松持國擊降之、秋七月二日、熊野本宮火、十七日、內侍所神樂、十九日、大風雨、二十二日、南蠻貢黑象、山馬、鸚鵡、孔雀等、使人曰國王名亞烈進卿、八月十五日、志賀親昌讓采地于其子親家、二十一日、奏樂、遷東寺鎭守八幡於假殿、二十五日、將軍義持、其弟義嗣如日野資國第、二十七日、義持使僧滿濟修祈禱及加持、是月、大風傷稼、幕府以細川賴長爲和泉半國守護、九月二日鎌倉府聽採圓覺寺修造材於武藏相模、十五日、奏樂、二十三日、建長寺塔中火、二十七日、奏樂、二十八日、又奏樂、二十九

日、北山院宿禱地藏堂、冬十月八日、島津元久與屋久島惠良部島于肥後淸時、十六日、地震、十七日、奏樂、十九日、島津元久與禰寢淸平盟、二十四日、遠江守細川賴益卒、二十九日、地屢震、十一月二日、將軍義持修法于北山第、三日、地震、幕府定闕所及訴訟期、四日、東寺鎭守八幡社成、遷神主、八日、北山院詣奈良、十日、將軍義持修五壇法、禳地妖、十三日、北山院修萬燈會于東大寺大佛殿、十四日、北野公文所火、十五日、奏樂、二十四日、北山院宿禱地藏堂、二十五日、將軍義持修五壇法于北山第、將軍地藏法于實相寺、是月、幕府還付長講堂領于榮仁親王、十二月二日、將軍義持修法華八講于北山第、資義詮冥福、九日、奏樂、十三日、地震、十四日、修法華懺法、十五日、雷、二十日、將軍義持行泰山府君祭于小御所、二十六日、義持其弟義嗣參朝、二十七日、後村上帝皇子說成親王擧兵吉野、不克、遂降、是歲、那須溫泉涌出、朝鮮國王

李芳遠復書鎭西探題澁川光賴、

十六年己丑、正月六日、若狹守護一色滿範卒、十九日、關白忠嗣罷左大臣、二十三日、將軍義持修法于北山第、二十六日、奏樂、二月十五日、又奏樂、十六日、修法於禁中、十八日、鎌倉府付笠原及山衙莊地於天野景政、充兵食、二十一日、關白忠嗣罷、將軍義持修法於北山第、禳二星合、二十六日、蹴鞠會、二十七日、讀貞觀政要、三月四日、以內大臣二條滿基爲關白、修法於宮中、十五日、奏樂、十六日、將軍義持修法于北山第、二十日、僧正良順爲天台座主、將軍義持使安倍有盛行泰山府君祭于其第、二十一日、以關白滿基爲左大臣、職仍舊、二十二日、四條道場及淨化院火、二十三日、以權大納言足利義持爲內大臣、二十四日、義持修五壇法于北山第、是月、朝鮮遣使來聘、閏月三日、建仁寺塔頭火、二十日、將軍義持修五壇法于北山第、禱其疾、二十三日、足利義嗣兼加

賀權守、二十八日、奏樂、夏四月二日、將軍義持修法于北山第、四日、有盜放火日野重光第、撲滅之、八日、雨雹、慶五條橋、十五日、奏樂、十六日、和泉守和田重次卒、二十四日、一條經嗣第火、二十九日、將軍義持詣鹿苑院、五月二日、義持修法華八講于北山第、資義滿冥福、六日、修法華懺法于宮中、薦足利義滿冥福、七日、十三日、幕府蠲金剛寺田雜役及禁殺生山林、十五日、奏樂、北田上總據北田城叛、蘆名盛政、六月三日、陷北田、上總敗死、十五日、將軍義持謁石淸水宮、十八日、義持謁皇太神宮、幕府遣書朝鮮、告大將軍襲職、斯波義將私求大藏經於朝鮮、二十一日、奏樂、二十五日、將軍義持奉北山院遊兵庫、二十六日、地震、二十九日、鎌倉府火、是月、榮仁親王自嵯峨還伏見、秋七月五日、明主使其臣周全瑜來弔足利義滿喪、諡恭獻王、義持受之、七日、奏樂、十三日、造鎌倉府、十四日、左近衛少將新田義宗卒於伊豫道後、年七十五、十

六日、奏樂、十八日、幕府造三條坊門新第、二十二日、鎌倉管領足利滿兼卒、年三十四、初氏滿至從三位左兵衛督、而滿兼以從四位下左兵衛佐終、遂以爲例、滿兼二子、持氏、持仲、持氏爲嗣、持氏爲人暗劣、無將帥之略、將士頗不服、新田義隆乘滿兼死、陰謀起兵、竊檄其義故、事露、爲千葉兼胤所捕、斬于七里濱、新田正統於是而絕、二十三日、以參議足利義嗣爲權中納言、八月六日、蹴鞠會、十日、幕府罷管領斯波義重、以其子義淳代之、十五日、使藤原爲衡等探題賦歌、九月朔、日有食之、二日、二星合、六日、蹴鞠會、十日、將軍義持使安倍有盛行天曹地府祭于其第、禳二星合厄、幕府以島津元久爲薩摩守護、十三日、使藤原資冬等探題賦歌、十四日、賜僧中津、僧愚中于謚號、十五日、鎌倉府鶴岡放生會、二十日、奏樂、二十二日、幕府修觀音懺法、薦足利滿兼冥福、是月、幕府以足利持氏爲鎌倉管領、冬十月朔、幕府新造船舶、遣還南蠻使

臣、十四日、贈故右大臣近衛兼嗣于左大臣、十七日、奏樂、將軍義持修法於三條坊門新第、二十六日、三條坊門第成、義持移焉、十一月七日、義持弟法尊入仁和寺爲僧、十六日、奏樂、後村上帝皇孫成仁王入東寺地藏院爲僧、十九日、將軍義持弟義嗣宿禱石淸水宮、二十八日、奏樂、十二月十一日、義持義嗣宿禱北野社、十三日、修法於禁中、十五日、奏樂、十八日、鎌倉府第成、足利持氏移焉、二十日、奏樂、二十二日連歌會、二十五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七日、將軍義持參朝、是歲、鎭西探題澁川滿頼遣使朝鮮、

十七年庚寅、春正月六日、右京大夫最上直家卒、十七日、雨沙、後龜山法皇命東寺轉讀仁王般若經、十八日、北山院修法于其第、二十一日、那須山噴火鳴動、人畜多死、二十二日、栗田某戰死、二十六日、醍醐寺淸瀧祠火、二十七日、地震、晦、奏樂、二月朔、蹴鞠會、八日、連歌會、十七日、蹴鞠會、二十一日、將軍義持弟義嗣宿禱北

野社、二十三日、連歌會、二十九日、將軍義持如仁和寺、及大炊御門公俊第、夜奏樂、晦、又奏樂、將軍義持如花山院忠定第、三月三日、蹴鞠會、四日、後龜山法皇幸將軍義持第、修法禁中、十五日、奏樂、義持修法于其第、二十一日、有鹿入宮、二十七日、以天龍寺班五山首、二十九日、地震、是月、慶吉野藏王堂、夏四月九日、後龜山帝皇子隆治王、隆弘王、入誓願寺爲僧、十日、將軍義持詣高野山、二十日、奉幣春日社、晦、奏樂、是月、奉幣石淸水宮、幕府遣使于明、五月三日、將軍義持行十種供養于北山第、資義滿冥福、六日、修法華懺法于宮中、資足利義滿冥福、七日、右兵衛督斯波義將卒、年六十一、義滿嘗觀犬追物、曰、此武事不可廢、然奈銜橛之變、義將曰、衆人傷則患止一身、明公傷則患及四海、嘗有罪人、義滿欲毀其家、義將從容謂曰、古罪人第不毀、曰、何以知之、對曰、昔平康頼自流所召還、作歌、布流佐斗能、能伎能伊多麻珥、古計牟志氐、於毛比志保杼波、毛羅奴津伎加奈、以是

觀之、古之處罪不毀其家也、義滿皆納之、義滿之薨、詔贈太上天皇號、義將曰、人臣贈位至法皇古未有也、遂勸義持辭之、義將爲越前、越中、能登、信濃、佐渡、若狹等守護、世稱勘解由小路、又稱曰武衞家、十二日、不豫、六月五日、醍醐普門院火、九日、幕府罷管領斯波義淳、以畠山滿家代之、十一日、島津元久上京、謁將軍義持、十三日、奏樂、十五日、又奏樂、二十九日、將軍義持臨島津元久第、是月、天下疫、島津元久發京師、至堺浦、勅徵貢獻、元久辭之、秋七月二十日、奏樂、八月朔、大風洪水、神社佛刹多壞、十三日、奉幣石清水宮、十五日、鎌倉訛言、足利滿隆有異謀、府下騷擾、足利持氏移執事上杉憲定第、滿隆陳無異、滿隆氏滿之子也、十九日、三席會、二十六日、周防守護大內持世遣書朝鮮、求清凉疏鈔、九月三日、足利持氏還自上杉憲定第、十五日、奏樂、二十七日、源實昭遺誓書于宇治惟鄉、是月島津元久還國、冬十一月二十七日、後龜

山法皇潛幸吉野、十二月十六日、將軍義持賦詩悠然亭、使諸寺僧賡和、二十二日、足利持氏冠、是日以持氏任左馬頭、二十七日、關白左大臣滿基薨、滿基善聯歌、宗祇、周阿、眞鍋新左衞門爲之魁、小倉殿君臣亦皆有名、京畿諸道爭訪之、晦、以前關白經嗣爲關白、是月、我邊民侵明境界、是歲大疫、讚岐有鼠傷稼、

十八年辛卯、春正月十六日、鎌倉府罷執事上杉憲定、二月朔、日有食之、九日、鎌倉府以上杉氏憲爲執事、氏憲剔髮號禪秀、稱犬懸入道、朝宗之子也、三月五日、修七星如意法、八日、兩席會、二十八日、白龍見鎌倉海、是月、我邊民侵明疆界、是春、饑、夏四月十一日、以右大臣今出川公行爲左大臣、前權大納言鷹司冬家爲右大臣、冬家冬通之子也、二十四日、京師火、五月六日、地震、十六日、山入與義使其孫義知殺弟小野田自義、二十一日、足利義嗣敍從二位、二十五日、刑部大輔細川賴長卒、子持有嗣、六月朔、鎌倉

府以大膳大夫南部守行爲陸奧國司、十三日、尭仁親王復爲天台座主、一色義貫與兄持範講和、持範分領丹後、義貫領若狹、秋七月八日、以新熊野祠田萬壽莊爲守護不入地、二十四日、地震、二十七日、慈尊院僧放火山科大家、二十八日、飛驒國司姉小路尹綱奉後龜山上皇密旨、竊聚兵、幕府使京極高數擊之、尹綱據向井小島二城拒之、至是城陷、尹綱死之、京師火、是月、島津元久擊澁谷重賴、會病引還、重賴取清敗、八月六日、薩摩守護島津元久卒、弟久豐嗣、東坊城秀長薨、以博識鳴世、其家乘曰迎陽記、傳于世、七日、大水、二十一日、幕府以細川持有爲和泉半國守護、二十三日、幕府罷近江守護六角滿高、以青木持通代之、九月九日、明使王進來聘、至兵庫、不入京而去、冬十月七日、前太政大臣實冬薨、八日、賜故僧俊仍謚號、九日、地震、十一日、鎌倉府遣上杉氏憲、結城滿朝討小山隆政、隆政奔蝦夷、閏月十一日、震興福寺塔、

十一月朔、日南至、十二日、暴風、二十五日、以皇子躬仁爲親王、以足利義嗣任權大納言、二十八日、躬仁親王加元服于清凉殿、十二月五日、將軍義持創建惠林院、二十七日、島津久豐與地于稱寢清平、與之盟、是月、遷皇太神宮于正殿、是歲、建仁寺僧龍派眞玄、龍惺、龍睬、題詠化松石、將軍義持見其詩曰、彼等奚爲犯夢窗國師諱字矣乎、下令悉處配流、讚岐有鼠傷稼、

十九年壬辰、春正月朔、將軍義持朝北山院、四日、星犯月、十三日、地震、十五日、又震、二十六日、將軍義持如京極及烏丸豐光第、二月十一日、觀梅會、十四日、蹴鞠會、十五日、信濃守小笠原長秀薙髮、讓家于弟政康、二十二日、奏樂、二十九日、地震、晦、觀舞、是月、今川貞世有弟曰仲秋、爲政不善、貞世乃作家訓誡之、其言剴切、仲秋爲悛行、世傳其書號了俊壁書、貞世善和歌、頗涉書史、著書譏切時政、往往有中云、又著難太平記、以駁太平記紕繆、其他所著

有落書抄、落書露顯、今川雙紙、九州合戰記等書、三月二日、觀舞、二十日、將軍義持弟義承爲僧、二十日、和歌會、二十三日、蹴鞠會、二十七日、將軍義持臨畠山滿家第、夏四月三日、躬仁親王還前大納言日野資教東洞院第、十日、幕府罷管領畠山滿家、以細川滿元代之、十六日、北山院徙三條坊門第、大僧正法尊爲准三宮、十七日、天台座主堯仁法親王罷、復以僧正桓教代之、二十日、鎌倉府遣上杉憲定攻拔寺尾城、世良田政親自殺、二十四日、奏樂、五月二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義滿冥福、五日、賀茂競馬、十日、幕府盡免石清水宮神田在諸國者課役、二十日、北山院修法于其第、二十一日、奏樂、二十六日、地震、二十八日、猿樂、二十九日、內大臣足利義持罷右近衞大將、六月五日、不豫、十七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日、將軍義持宿禱石清水宮、二十一日、南蠻使至若狹、秋七月朔、日有食之、三日、大風、七日、奏樂、十七日、兵部少輔

伊達氏宗卒、二十四日、奏樂、二十五日、澁川滿賴與書宇治惟鄉、許權襲領其阿蘇大宮司職及神田功田、二十六日、修法禁中、二十九日、權大納言九條滿教兼右近衞大將、經教之子也、八月七日、賜隨身兵仗於將軍義持、十二日、義持謁石清水宮、十五日、石清水放生會、十九日、內侍所臨時神樂、伊賀守大館氏清卒、二十一日、將軍義持觀田樂于常在光寺、夜奏樂、二十四日、修七佛藥師法、二十七日、躬仁親王移于大納言日野重光第、二十八日、帝移御前大納言日野資教東洞院第、二十九日、讓位于躬仁親王、以內大臣足利義持補院執事、南蠻使發若狹歸其國、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一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

館林　岡谷繁實修

稱光天皇

稱光天皇、諱實仁、初名躬仁、後小松帝第一子也、母光範門院日野資子、贈左大臣資國女也、應永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生、十八年十一月、爲親王、居大納言日野重光家、至是初還禁中、二十五日、立爲皇太子、尋冠、十九年、後小松帝欲遜位、南朝遺臣楠木氏、北畠氏、並請立後龜山後、如約、足利氏議、立南朝皇胤者、非我家之志也、終弗聽、八月二十九日、踐祚于土御門殿、時年十二、關白經嗣、左大臣今出川公行、右大臣鷹司冬家、征夷大將軍內大臣足利義持、權大納言兼左近衞大將德大寺公俊、權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九條滿教並如故、仍用應永號、九月五日、尊小松帝曰太

上天皇、萬機皆決上皇、六日、修法于禁內及院中、十四日、院廳始、十七日、將軍義持謁皇太神宮、二十五日、伊東祐立襲島津久豐于源藤村、破之、遂取川南川北地、二十七日、上皇御幸始、二十八日、幕府田樂、二十九日、政始、十月九日、將軍義持修法于其第、十四日、北野社萬部經、義持涖焉、二十一日、上皇蒙御幸、十一月二日、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四日、島津久豐遺盟書于樺山宗敎、晦、院中三席會、是月、鎭西探題澁川滿賴至京師、十二月三日、勅幕府、徵南蠻貢物於若狹守護一色義貫、九日、院中三席會、十八日、鎌倉執事上杉憲定卒、憲定居職前後二十餘年、干戈不用、衆歎惜、子憲基嗣、十九日、將軍義持宿禱石淸水宮、安藝守護武田信盛使吉川經見襲領山縣郡采地、二十一日、行東方淸流祭、二十五日、將軍義持修不動准大法于室町第、二十七日、足利滿隆移新御堂、是歲、大饑、我邊民侵明疆界、

應永二十年癸巳、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停節會、熱田社火、十九日、遠江守護今川範泰權以曾我富部地屬天野景政、充其祿俸、二十四日、義仁法親王薨、晦、將軍義持參朝、是月、山名持豐冠于幕府、義持授之偏名、二月七日、釋奠、八日、大覺寺僧正義昭爲准三宮、二十三日、將軍義持宿禱北野社、三月六日、鎌倉府建大鳥居于由井濱、初源賴朝創造之、歷世修飾、累年之後罹兵燹、僅有柱礎、於是足利持氏復建焉、七日、讚岐雨雹、二十九日、和歌會、夏四月十八日、伊達持宗、懸田定勝擧兵據大佛城、鎌倉府遣畠山國詮擊之、二十一日、修北斗本拜供、幕府牒鎌倉府、蠲鶴岡八幡社田課役、五月二日、將軍義持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義滿冥福、十五日、義持修五壇法于小川第、禱祖母紀氏病、十六日、以權中納言烏丸豐光爲院執權、六月二十三日、將軍義持謁石淸水宮、二十五日、始讀五帝本紀、秋七月朔、日有食之、二日、熊野本宮火、

三日、關東大風、十三日、從一位紀氏薨、是月、東洞院火、八月三日、修理大夫最上滿直卒、十五日、治部大輔京極高光卒、九月晦、課段錢棟別錢於諸國、更造賀茂大田社、市原野民與福枝民爭鬪、冬十月三日、院中兩席會、二十二日、將軍義持爲淳和奬學兩院別當、二十三日、義持爲源氏長者、是月、天台座主桓敎罷、十一月九日、始讀孝經、十二日、島津久豐擊伊集院賴久降之、十五日、地震、日田義宗禱得志天下于熊野三社、十六日、僧正實圓爲天台座主、僧徒不服、逐之、二十二日、村岡國世擧兵河邊城、鎌倉府遣仁木氏忠攻拔之、十二月朔、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八日、比志島久範與伊集院賴久戰、二十一日、畠山國詮攻陷大佛城、伊達持宗、懸田定勝奔會津、是歲、新宮盛俊叛鎌倉府、據高館城、二十一年甲午、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停節會、二日、伊集院賴久攻山田範淸、不克、五日、足利義嗣叙正二位、三月八日、熱田社火、二

十三日、島津豊久與比志島久範盟、夏四月四日、美濃守土岐頼益卒、十三日、上皇勅八正寺、祈海內安寧、十四日、將軍義持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義滿冥福、五月六日、修法華懺法於院中、資足利義滿冥福、六月九日、斯波義重獲譴于幕府、屛居高野山、十六日、讃岐守小田孝朝卒、年七十八、子治朝據男體城、屬南朝拒上杉氏、二十三日、將軍義持宿禱石淸水宮、秋七月二日、靑蓮院義圓遁、八月六日、先是島津久豐與伊集院頼久連戰不利、是日、球麻兵來援、頼久遁走、遂取給黎城、二十五日、鎌倉前執事上杉朝宗卒、子氏憲嗣、九月八日、大僧正相嚴爲天台座主、是月、前兵部卿師成親王薨、伊勢國司北畠滿雅恚小倉皇子不受禪、起兵於伊勢、關神戶諸族、及伊賀大和志摩諸將來集、足利義嗣又應之、獨木造俊康屬足利氏、是秋、將軍義持遊于永源寺、冬十月十日、足利持氏修曼荼羅供于鶴岡八幡社、十一月三日、塔寺八幡

成、遷神主、十二月五日、避方忌于東洞院、七日、還宮、十三日、幸神祇官、奉幣太神宮、告即位、十五日、右大臣鷹司冬家罷、以權大納言九條滿教爲右大臣、徵即位段錢於諸國、十八日、臨太政官廳、十九日、即位于太政官廳、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一日、右大臣九條滿教罷右近衞大將、二十八日、建長寺火、是冬、幕府七百番歌合、是歲、賀茂太田社成、遷神主、

二十二年乙未、春正月六日、權大納言久我通宣兼右近衞大將、具通之子也、二月晦、將軍義持參朝、又朝上皇、三月十六日、常德院火、春、北畠滿雅使族雅俊率船江、波瀨、岩田、大淀等兵八千餘、攻坂內城、時木造俊康在京師、留後兵不能禦、遂拔之、自據阿射賀城、使雅俊守木造、顯雅守大河內城、關神戶黨守津野城、其他田丸等諸城皆置戍、滿雅預議、以阿曾民部少輔逸見加賀率兵三千爲先鋒、將入京師、幕府命土岐持益、木造俊康爲將帥、遣世

保康政、仁木滿長、細川義之、六角滿高等、近江、美濃、尾張、丹波等兵五萬餘人、拔津野城、而攻木造城、雅俊相戰不屈、會城中有內應者、俊康兵乘城墻、雅俊去保坂內城、俊康復居城、夏四月七日、京軍圍阿射賀城、滿雅據險守備、且分遣垂水、鳥屋、方穗等于岩田川、雲出川拒之、阿射賀城懸絕、京軍每攻不利、滿雅與天華寺兵謀合、屢出夜擊曉襲、土岐持益迎策斷水路、城中苦渴、滿雅命士卒用白米洗馬視京軍、京軍遠望、驚以爲水、後稱其城曰白米城、二十五日、鎌倉執事上杉氏憲獲譴屛居、五月朔、日有食之、二日、鎌倉府罷執事上杉氏憲、初上杉憲顯爲鎌倉執事、子孫世秉權柄、憲顯之姪朝宗亦補執權、由是二族尤彊盛、至持氏時、朝宗子氏憲相踵執權、而憲顯之曾孫憲基與氏憲爭權不相能、而持氏陰右憲基、氏憲常懷憤邑、會持氏以讒奪越幡六郎邑、氏憲爲中理之、不聽、氏憲因請罷職、十八日、鎌倉府以憲基爲執事、氏憲

益不平、六月五日、不豫、十三日、延曆寺僧徒擁日吉神輿入京師、幕府遣兵拒之、大風雨雹、天寒如冬、夏、賜僧永釋于謚號、秋七月十一日、將軍義持謁日吉社、十九日、義持朝上皇、二十日、鎌倉訛言、山東諸州羣士奔走、大聚會府下、是日、足利持氏命悉令解散就國、八月十九日、先是今德榊原等諸城並起、塞京軍糧道、京軍懼、說成親王說幕府與北畠氏講和、將軍義持約帝後當傳於南朝皇子、滿雅乃聽和、是日、諸將班師、冬十月八日、權大納言冷泉爲尹贈和歌千首于義持、二十五日、上皇覽貢馬、義持參朝、又朝上皇、二十七日、幸太政官廳、義持扈從、二十九日、御禊、十一月朔、日、幸太政官廳、二十一日、大嘗會、黑川兵圍新宮城、二十四日、車駕還宮、二十八日、關白經嗣爲准三宮、權大納言久我通宣罷右近衞大將、權大納言西園寺實永兼右近衞大將、實永公永之子

也、十二月二日、幕府允細川氏春請、使子滿春襲領其采地、十四日、將軍義持寄地於八幡祠、充長日護摩及讀經費、二十四日、幕府吉川經見采地如舊、二十七日、島津久豐圖島津久世于鹿兒島、要求其河邊地、是歲、伊東祐安將攻石塚氏、既與之和、

二十三年丙申、春正月九日、暴風雷雨、震北山七層塔、十日、將軍義持謁北山院、是日、公卿賀正幕府、義持不見、十三日、島津久世自殺、其士十一人殉之、島津久豐薙髮、是月、伊豆三島池生荷葉、二月八日、和歌會、九日、將軍義持參朝、二十九日、觀舞、三月六日、京師火、十五日、南朝皇孫定王至常陸、依大塚氏、二十七日、院中奏樂、夏四月三日、幕府令諸國給驛傳於清淨光寺僧徒、以其寺符令得過關津、五日、以權中納言一條兼良爲橘氏是定、九日、中務大輔結城滿廣卒、二十日、石清水宮臨時祭、二十五日、夜有怪鳥、鳴于北野社、聲如擢物、社壇亦鳴動、祠官射獲之、貓頭雞身、蛇

尾圓目、五月朔、日有食之、二日、將軍義持寄聖武帝、光明皇后親寫經于東大寺、三日、慶宇治橋、五日、賀茂競馬、二十一日、將軍義持宿禱北野社、二十七日、義持遊東寺、是月、我邊民侵明疆界、六月朔、捕相國寺僧藏兵器者、處之流、十四日、吉川經見讓其邑于子經信、十九日、足利持氏謁阿夫利社、二十四日、榮仁親王獻寶笛于上皇、二十八日、將軍義持遊勸修寺、明日遊東寺、是月、我邊民侵明疆界、三日疫流行、秋七月朔、土御門烏丸火、延燒上皇宮、妖星見、四日、以臨泉寺班十刹第二、十七日、上皇徙小河第、將軍義持扈從、八月十一日、權大納言西園寺實永罷右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花山院忠定兼右近衛大將、忠定通定之子也、十五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花山院忠定薨、十八日、將軍義持謁皇太神宮、二十一日、權大納言西園寺實永復兼右近衛大將、九月三日、賜故室町院遺地于榮仁親王、九日、大島噴火、十一日、將軍義

持謁春日社、十三日、義持觀東大寺寶器、十九日、地震、是月、遣權大納言廣橋兼宣于吉野、迎後龜山法皇、冬十月朔、佐佐川憲基與長嶺某戰、敗死、先是將軍義持弟權大納言義嗣以不得立、竊懷觖望、與上杉氏憲通謀、欲伐義持、遣僧密告謀於氏憲及足利滿隆、氏憲說滿隆曰、臣熟察近時國勢、政多乖戾、諫者被疏、佞者被昵、神怒人怨、必有謀亂者矣、使他人奪家國、非莫遺憾、君往年遇大餘入道讒、扼窮困蹙、今猶然、今而廢持氏立持仲、易如反掌、頃受亞相密旨、寔決大議之秋也、滿隆嘗欲廢持氏立持仲、聞之大喜、遂與謀叛、氏憲陽疾不出、潛集兵士、蓄器仗、擬租米運輸、累日人未知、滿隆移檄諸國、詐稱受京師令討持氏、由是氏憲婿千葉兼胤、岩松持國及澁川左馬助、舞木太郎、武田信滿、佐竹與義、小田治朝、大塚賴幹、那須資之、蘆名盛久、兒玉黨、丹治黨、佐佐木黨、大類、倉加野、荏原、蓮沼、別府、玉井、瀨山、甕尾、小笠原、狩野、曾我、

中村、土肥、土屋、宇都宮、結城、石川、南部、葛西、海東、二階堂氏等將士響應、二日夜、氏憲奉滿隆持仲、遂擧兵據西御門寶壽院、氏憲部將尾部岡谷二人、率步卒、構修樓壁、列旗幟、氏憲將衆直入襲持氏館、持氏方醉臥、木戶滿範聞亂馳遽入告之、持氏驚起、倉皇跨馬而出、一色兵部大輔、龍崎尾張守、品川左京亮、木戶滿範、梶原兄弟等、見兵五百、經小坪前濱走執事憲基佐介第、憲基未知、會醼飲、上杉修理大夫率騎三十、馳到告變、憲基不信、上杉憲長亦與十四騎來扣門曰、未識爲誰、有軍兵屯前濱、請爲之備、憲基遽帶甲、率長尾、大石、羽繼等步騎七百馳至、迎持氏私第、戒嚴四門、自陣法界門、佐竹左馬助于甘繩口、結城彈正于藥師堂、上杉憲長于無量寺、三浦黨及相模兵于氣生坂、上杉氏定于扇谷、暴兵布陣、四日、滿隆發兵屯若宮小路、千葉滿胤、兼胤、康胤、相馬、大須賀、原、圓城寺等、步騎八千于米野、佐竹與義及其族百五十

餘騎于大鳥居極樂寺口、氏憲及屬下屯鳥居前、六日、進攻六本松、上杉氏定拒之、衆寡不敵、傷而退、持氏麾下梶原但馬守、海上筑後守、椎津出羽守等禦之氣生坂、但馬出羽死、筑後傷、氏憲縱火國清寺、進薄佐介第、持氏左右多戰歿、防禦勢屈、自火佐介第、炎烟蔽空、東西紛擾、持氏與憲基從極樂寺口遁走、歷腰越、黃昏抵小田原、氏定傷不克從、遂入藤澤道場自殺、土肥土屋等追擊、焚小田原、持氏不能禦、上杉憲元等亦死之、持氏終夜奔抵箱根、七日、聲言赴伊豆國清寺、潛匿瀨名安樂寺、是日、將軍義持遊大光明寺、十日、足利滿隆、上杉氏憲等、聞持氏在國清寺、攻之、木戶滿範等二十一人死之、上杉憲基奔越後、滿隆持仲入鎌倉、擁持仲爲主、氏憲自稱管領、指麾軍事、使持仲爲督帥、令上杉憲方爲副軍、討不服者、十三日、將軍義持宿禱因幡堂、是日、關東報至、諸將來議、十四日、幕府捕妖僧下之獄、十六日、東報復至、將軍義持

還自北野、二十五日、岩松持國徇上野、二十九日、幕府會諸將議援鎌倉、晦、京師方流言、大納言義嗣與氏憲通謀、謀襲室町第、義持恚將糾問召之、是日、義嗣懼削髮潛逃高雄、是月、大納言日野重光薨、重光姉妹並配足利義滿及義持、以外戚之權爲院執權、依親戚之威、興隆家門、家稱裏松、十一月七日、足利持氏促幕府援兵、九日、幕府拘足利義嗣于林光院、二十日、榮仁親王薨、家號有栖川、二十四日、幕府流足利義嗣黨藤原教高等于加賀、十二月十一日、幕府授征旗于足利持氏、十四日、改諱寶仁、法號大寶壽、加賜僧中津於謚號、十九日、佐竹義人受幕府命起兵、與上杉氏憲戰于上野、敗之、到處皆下之、二十二日、由良、横瀨、長尾等、與岩松持國戰、敗之、二十五日、足利持仲、上杉憲方、出略武藏州人江戶、豐島、二階堂等、拒戰于入間川、敗之、是日、持仲等還鎌倉、駿河守護今川範政承幕府旨、傳檄于諸將、令救足利持氏、於是屬

持仲氏憲者、稍叛歸持氏、幕府遣山名時熈援持氏、今川範政進次三島、先隊葛山、荒川、大森、瀨名等、踰足柄、攻曾我中村、而拔之、進抵小田原、朝比奈、三浦等踰箱根、歷伊豆、而會小田原、國府津、前川、伊達泰宗亦乘閒起兵、復舊地、遂如京師、謁將軍義持、義持賜偏名、更名持宗、

二十四年丁酉、春正月朔、鎌倉府寄大谷村于鶴岡八幡社、祈海內平安、五日、足利滿隆、上杉氏憲等、與岩松持國、夾攻江戶豐島兵于世谷原、敗之、既而持國驕恣、將士離心、九日、滿隆、氏憲、與佐竹義人等戰于世谷原、兵潰、遁還鎌倉、今川範政與葛山、大森、江戶、豐島等、方壓鎌倉、結城、小山、河越、千葉、小田、宍戶、土肥、土屋、武田、小笠原等、咸復義、俱併兵進攻鎌倉、鎌倉兵多逃亡、氏憲窘甚、十日、滿隆、持憲、氏憲及氏憲四子憲春、快尊、禪瑾、氏憲宰長尾氏春等、皆自殺于雪下僧舍、黨與離散、十三日、足利持氏使鶴岡神

主大伴清房祈賊徒平定、十四日、後龜山法皇賜書將軍義持賀新正、京師西郊火、十七日、足利持氏還鎌倉、居淨智寺、論功行賞、封大森實賴于小田原、賜横瀨貞氏于新田郡、貞氏修築金山城居焉、貞氏新田義宗子也、十九日、鎌倉報至、諸將賀捷幕府、二十三日、將軍義持臨山名時熈第、是月、我邊民侵明疆界、二月六日、氏憲之亂、武田信滿率兵佐之、軍敗、遁而歸國、鎌倉府遣上杉憲宗伐之、信滿邀戰于都留郡、不克、入木賊山自殺、武田氏之先、出自源義光、義光、賴義之子、義家之弟也、義光有七子、義清最驍勇有武幹、義光特愛之、以其家世所傳白旗、及無楯甲者授之、初義家之始生也、賴義造鎧與之、因名產衣、後改無楯、其後義家奉命討東夷、前後十二年、竟能建偉勳、所謂白旗無楯甲者、皆其時所用、因世傳以爲寶焉、義清稱武田冠者、世居甲斐、而佐竹、錦織、柏木、逸見、小笠原等、皆出其同族、義清子清光、生十一男、源賴朝之

起兵於東國也、其第二子信義、孫信光屬之、數有戰功、乃與逸見、小笠原氏、三分甲斐、各領其一、後頼朝徙小笠原於信濃、使加藤氏代之、信光後十世曰信賢、及足利氏時、始任大膳大夫、爾後世襲其職任、以及信滿、氏憲夫人武田信滿女也、稱左衞門婦人、逃在甲斐、聞氏憲死、出到藤戸川、把刀剖腹、詠絕命歌、入河水死、千葉兼胤降、十一日、治仁王薨、庶兄貞成王嗣、三月朔、日有食之、三日、上杉憲基寄久野坂本地于圓覺寺、弔去年已來陣亡將士、五日、足利持氏遣使幕府、謝出師恩、十日、將軍義持謁石淸水宮、二十四日、足利持氏移梶原美作守第、幕府使長沼某擊岩松持國、夏四月二日、使安倍泰家行泰山府君祭於其第、禱上皇不豫、十三日、五條坊門火、十四日、河原院火、十七日、六角火、二十四日、鎌倉府遣兵攻稻木城拔之、稻木義信遁、二十六日修後圓融院二十五年忌辰法會于安樂光院、二十八日、鎌倉府館成、足利持氏

徙居焉、鎌倉執事上杉憲基辭職、屏居三島、是月、鎌倉府使鶴岡八幡社僧祈幕府及本府平安、五月二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十三日、幕府使宇治惟郷管阿蘇大宮司職及神田、二十日、將軍義持宿禱北野社、二十七日、結城氏朝捕上杉氏憲餘黨、送之鎌倉、二十九日、岩松持國再作亂、出入間川、舞木宮內亟悔從氏憲、欲自效贖罪、聞之發兵出戰、持國敗就擒、是月、權中納言烏丸豐光罷院執權、閏月二日、白龍見宇治川、十三日、鎌倉府斬岩松持國于瀧口、六月十九日、東洞院宮成、上皇徙御焉、將軍義持臨富樫滿成第、晦、足利持氏强上杉憲基令起執事如故、秋七月十七日、勅淸淨光寺祈國家平安、寶祚悠久、二十三日、覲上皇于東洞院宮、二十五日、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八日、覽舞樂于上皇宮、二十九日、車駕還宮、八月十三日、將軍義持謁石淸水宮、二十四日、義持謁春日社、義持修飾東大寺盧舍那佛像、二十五日、義

持觀猿樂、二十六日、義持觀田樂、二十七日、義持遊喜多院、二十八日、義持觀延年舞、九月三日、義持至自奈良、九日、以權中納言日野有光兼院執權、十日、將軍義持宿禱石淸水宮、十一日、島津久豐遣兵取松尾城、伊集院賴久等圍之、久豐割地請和、既久豐攻賴久于谷山城、賴久亦割地請和、十五日、將軍義持謁石淸水宮、十八日、義持謁皇太神宮、二十二日、鎌倉府命鶴岡八幡社祈海內平安、晦、幕府許宇治惟郷襲領其比伊郷勳田、是秋、幕府以興德寺班十刹、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十日、千葉胤基卒、十四日、鎌倉府寄大豆戶郷于三島社、祈國家安寧、二十五日、以崇光院皇女瑞室尼爲景愛寺主、將軍義持命北野僧讀經石淸水宮、二十九日、筮始義持參朝、北斗堂火、十一月三日、崇賢門院遊上皇宮、義持從焉、十二月朔、足利義量冠、敘正四位下、任右近衞中將、十三日、義持義量朝兩宮、以僧德祥爲天龍寺住持、義持蒞焉、十四

日、兩宮賜劒馬于義量、二十六日、鎌倉府賞南一揆功、免政所公役、五年、是歲、更造新王津島社、

二十五年戊戌、春正月二日、車宿火、四日、鎌倉執事上杉憲基卒、十四日、島津久豐與伊藤祐立講和、二十四日、將軍義持殺其弟前權大納言義嗣、義嗣時年二十五、稱曰新御所、初足利直義之遭鴆殺死後頗爲靈、祭曰大藏大明神、至是祭義嗣曰新大藏大明神、

山縣禎曰、自古人情多鍾愛季子、於是乎寵過嫡長、漸釀僭奢、遂使兄弟不相容、其勢至於必相殘害而後已、如鄭武姜之於叔段、衞莊公之於州吁、其寵之適所以禍之也、故聖人明嫡庶長幼之分、垂少陵長庶匹嫡之戒、其旨深矣、

賴襄曰、足利氏之所以能得天下者、由其多割土壤與諸將不恡、而所以不能治天下者、亦由於此、尊氏義詮創業於南朝未

衰之時、勢不能不然、至於義滿、天下戴足利氏之久、而南國日蹙、又能戡內亂、威令大振、不乘此時以裁制之、而仍襲父祖之遺習、動輙擧數州、加授將帥、賞而授之、猶可也、又有貶而授之者、豈姑息以希無事乎、抑欲驕而斃之乎、可謂無術者矣、而何以治天下、異時嘉吉應仁之禍、已胚胎於此、不可不察也、夫治天下、譬若縛薪者、薪大而少、不若小而多之易縛束也、故縛薪者、逢其大而難縛者、折而小之、治天下者、逢諸侯之大者、亦析而小之、然後可使聽我約束、足利氏不知此術、宜乎其不能治天下也、其於將帥旣然、於宗族亦然、尊氏之封少子以八州、强大其力、以制敵國、而鎭壓諸將、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其後恃其强大、每有圖宗家之意、將帥懷異者、亦翼戴之爲名、足以煽衆心、義滿不能究、幾賴其宰臣調停之、輙有所加恩、旣加足利莊、又加陸奥出羽、或出彼之請、不能拒邪、不然、八州已爲天下

勁兵處、而加以奥羽、其大極矣、不唯不能殺之、乃豐之如此、將何以制之、夫宗族之封、父祖之所授、不得無故殺之固也、然大內之亂、關東黨援之、已有明證、加之讒削、我豈無辭、怨而叛焉、彼曲我直、異日義敎之擧、因義滿所優爲也、旣克、改立其胤、誰曰不可、卽不能然乎、所謂析而小之、不爲無術也、諭旨推恩、封其庶孼、以分其勢、是賈生主父之所以策漢也、夫人情莫不愛其子、而子非一人、全傳一子、不若分傳數子之樂也、因彼之所樂、以施我術、何難爲之有、而義滿不爲也、不特不爲之於其宗族、亦不爲之於其家、何者、義滿愛少子義嗣、崇高其位望、而不爲之所、是以招義持之猜嫌、夫封建海內宗族臣隷之邑、各跨數州而已之子弟、無尺土之安、可不謂佹也、義滿何不以其所加予鎌倉者、以予義嗣乎、則可以制鎌倉、而絕宗府之嫌矣、是一擧而兩得者也、誰憚而不爲之、或以明德應永兩役之所汲

收、不以盡予諸將、而以封子弟、使犬牙相制、亦不必忤物情、不知出於此、乃使義嗣死於義持之手、義持亦懲於此、盡僧其子、是以有還俗之將軍、關東不服、至稱兵相圖、幸而得克、失其藩維、足利氏益孤立、而其臣隷益無忌憚、各憑强大、以相噬攫、而不可制、以至失其天下、豈非不知術之過哉、襄曰、不獨足利氏也、豐臣氏所以得天下而旋失之、如此、

葦名盛政與新宮時康戰、是月、修焰魔天供、禳上皇歲厄、二月九日、伊作某攻貝柄崎、不克、聞島津久豐取掛宿、引兵還、十日、權大納言中院通守自殺、十三日、幕府殺藤原持光于加賀、十五日、准三宮法尊寂、修理大夫大友親世卒、親世甫生三歲、謂左右曰、我爲長名稱高祖矣、父氏時笑曰、高祖者漢國帝王之號也、乃祝親世左股、有七十二黑子、衆驚其有因據、親世嘗與菊池氏相戰七十一回、一無有利、每戰必敗、應永中、僞曰親世死、一國擧哀、菊池

兼朝信之、稍緩守備、逸樂懈戒、親世入道號祇高、發細作窺察、刻日縱火、兼朝出三郭而防之、親世襲其不意、掩擊克之、遂併二豐、二筑、二肥六州、請稱九州探題、二十日、赤氣見西方、二十一日、轉讀大般若經于六條殿、二十九日、幕府殺藤原敎高于加賀、三月朔、日當食不應、三日、京師火、八日、幕府賞石川翰國戰功、爲島田地頭職、九日、將軍義持觀田樂于法勝寺、十二日、又觀、夏四月五日、僧中津十三年忌辰、義持蒞鹿苑院、十一日、妖火流天、京極火、二十一日、祈雨、後屢祈、二十九日、鎌倉府命南一揆、屬上杉持定、擊新田岩松餘黨、是月、熊野僧徒憤紀伊守護畠山滿家奪其神田、與之鬭、滿家兵敗、幕府下書和之、五月二日、將軍義持修法華八講於等持寺、資義滿冥福、十日、鎌倉府募兵、擊桃井宣義、小栗滿重等、十四日、前權大納言足利滿詮薨、贈左大臣從一位、二十八日、上杉氏憲餘黨在上總、號本一揆、屢請赦罪、足利持氏不聽、

遂聚兵而叛、是日、持氏遣一色左近將監擊之、未戰而潰去、六月
六日、畠山滿則、山名時凞、土岐與康等、以黨義嗣獲罪幕府、奪與
康子某伊勢守護、九日、烏丸藥師堂火、十二日、鹿苑院僧鄂隱獲
譴于幕府、潛遁土佐、十九日、大風雨、二十五日、大津驛丁奉祇園
神輿作亂、幕府下書鎭撫之、秋七月十日、不豫、八月九日、釋奠、十
日、南部守行至京師、獻金馬于幕府、十一日、命安倍泰定修法於
禁中、又使諸門跡、修延命護摩法於其寺、禱不豫、十七日、將軍義
持修五壇法于其第、十八日、左兵衞督斯波義重薨、頃間細川畠
山及諸名族、賜將軍偏諱字稱名、以爲規模、唯斯波氏賜義字冠
名、後世以爲恒例、子義淳嗣、二十一日、遷皇太神宮于假殿、九月
十日、大風拔樹、十五日、將軍義持修法于其第、十七日、東寺塔修
理竣功、義持蒞焉、二十二日、義持謁皇太神宮、二十九日、修法於
宮中、禱不豫、後屢禱、冬十月二十四日、幕府以若狹守護一色義

貫兼爲山城守護、十一月朔、幕府以若狹守護代三方範忠兼爲
山城守護代、八日、將軍義持詣石山寺、十三日、義持謁石清水宮、
十七日、關白經嗣薨、富和漢學、爲世所仰、二十一日、土御門高倉
火、二十四日、觀覺親王薨、富樫滿成獲罪幕府、遁高野山、十二月
二日、左大臣今出川公行罷、以右大臣九條滿教爲關白、轉左大
臣、權大納言德大寺公俊爲右大臣、三日、澁川滿頼與書於菊池
兼朝、還付阿蘇神田及大宮司職於宇治惟鄕、十一日、鎌倉府修
長日護摩于鹿島社、十八日、相國寺鎭守社火、二十三日內侍所
神樂、是歲、幕府罷鎭西探題澁川滿頼、以其子義俊代之、
二十六年己亥、春正月三日、避方忌于別殿、四日、月讀宮火、八日、
鎌倉府以上杉憲實爲執事、十一日、伊知來某、澁谷重長攻久世
忠朝于永利城、不克、乞援島津久豐再攻之、十九日、上總本一揆
又起、足利持氏遣木戶範懷擊之、二十五日、將軍義持使僧承蓮

殺其兄圓明、二月五日、讀仁王經于東寺、攘災異、大風、園韓神祠
倒、七日、禳星變、十二日、釋奠、十三日、六條火、二十二日、右大臣德
大寺公俊罷左近衞大將、二十四日、將軍義持宿禱北野社、二十
七日、岩松滿國讓采地于其孫土用安丸、二十八日、以月讀宮火、
奉幣伊勢、廢朝三日、雨雹、是月、幕府使畠山滿家殺富樫滿成、三
月朔、日有食之、三日、木戶範懷攻本一揆于坂水城、五日、畠山滿
家第火、九日、將軍義持謁石清水宮、十三日、大慈院火、十六日、和
歌會、二十四日、將軍義持詣妙音院、二十八日、義持侍上皇歌會、
是月、薩摩人取車坂城、伊東祐安使人殺其將伊作某、薩摩人遁
去、島津忠國娶祐安女講和、夏四月朔、細川義之第火、二十二日、
賜僧從脊于禪師號、五月二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六日、
本一揆首領榛谷重氏降、鎌倉府斬之由非濱、九日、地震、十四日、
修藥師禁動供于東寺、十九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三日、朝鮮遣使

告明及南蠻等寇我國、二十五日、修造長講堂、二十六日、六條道
場火、二十七日、太白與歲星合、是月、我邊民侵朝鮮疆界、六月朔、
菊池兼朝遣書告于宇治惟鄕、十一日、幕府行天地災變祭、禳地
震及三星合厄、十五日、將軍義持朝上皇、十八日、皇子彥仁生、二
十日、蒙古及朝鮮戰艦千三百餘艘寇對馬、九州兵與之戰、敗、二
十一日、將軍義持宿禱石清水宮、二十四日、石清水若宮鳥居倒、
咡橋壞、二十五日、杵築大社震動、血流、廣田社荒戎祠有怪異、幕
府命諸寺祈禳之、二十六日、菊池兼朝、大友親著、宗貞茂等、與蒙
古戰、大敗之、會風雨雷電、飛雹、死者無算、遂潰散、二十七日、熱田
社成、遷神於正殿、二十九日、新宮時康取小川城、是月、我邊民侵
明疆界、秋七月二日、有龍見宇治川、賀茂山樹枯者數千株、十三
日、明使呂淵來、十九日、鎌倉府祈海內安寧于鶴岡八幡社、二十
日、將軍義持使僧西堂諭明使曰、曩者我先君惑肥富之言、猥通

外國、自後神人不和、雨暘失序、先君亦尋卽世、遺命誓諸神祇、永絕外國之通問、去歲既諭以此意、今有使而至、蓋前諭未達也、又責以海島小民數侵邊圉、是實我所不知也、當命沿海之吏禁止之、使者又請見義持辭曰、夫隣國通好、安邊利民、非不欲也、然而寡人所以不肯接使者者、抑亦有說焉、先君得病、卜之曰、諸神降譴、以故虔恭精禱、神又憑人曰、我國自古已來、未嘗稱臣外國、比者違前聖之制、受封爵而弗却、所以致疾也、於是先君大懼誓於明神、以無受外國使命、使子孫固守遺命、其後行人又至、寡人未以前言諭使臣、故不得已而見之、及使臣歸、使僧堅中爲諭此意、不知未達乎、去歲使人又來、亦使僧等特諭之、使臣歸國、胡不以此意達爾主乎、往者元兵百萬來寇、溺死海上、豈直人力哉、蓋亦神助矣、今聞將以使命不通爲辭、用兵來伐、使我高深城池、我不要高城深池、除道而待之而已、來書又云、使臣至國、拘留殺戮、聽

其所爲、惡是何言也、吾只要彼此不往來、各保封疆、民至老死、而不相知、不亦可乎、

山縣禎曰、嚮者義滿稱臣明國、受其封爵以爲榮、是貽臭千古者也、義持絕其通好、却其使人、辭嚴理直、得待外國之體、可謂雪前世之辱者矣、

二十五日、幕府命東寺修法禳外患、二十八日、葦名盛政取小布瀨城、二十九日、會津大水、黑川決合鶴沼川、八月朔、大水、六日、對馬捷報至、公卿以下賀院及幕府、十五日、幕府命南一揆擊恩田某、十六日、將軍義持自石淸水宮至嵯峨相國寺塔頭火、十七日、奉幣祈年穀、先是正平五年行之中絕、至是復焉、十九日、祈晴、二十一日、覲上皇于東洞院宮、二十三日、觀舞上皇宮、鎌倉府祈海內安寧于鶴岡八幡社、二十四日、地震、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五日、車駕還宮、二十九日、內大臣足利義持罷、島津久豐攻久世忠

朝降之、取永利城、與澁谷重長、是月、明使歸國、九月二日、幕府命東寺修法禳外患、十日、山城大水、十一日、將軍義持宿禱北野社、十二日、義持奏樂於北野社、十八日、義持謁皇太神宮、是月、關白滿敎罷左大臣、自七月至是月、關東大雨水、冬十月朔、天台座主相嚴罷、十日、修法禳星變、十九日、上皇猶子明仁入妙法院爲僧、二十六日、上皇猶子承道入仁和寺爲僧、是月、關東大風、拔木發屋、地大震、十一月三日、准三宮義圓爲天台座主、七日、將軍義持看北山院疾、九日、義持宿禱石淸水宮、十一日、北山院崩、十八日、二瀨民殺貴布禰祠人、幕府命所司代氏家範長擊之、二十日、發遣神寶于大神宮、十二月五日、右大臣德大寺公俊爲左大臣、權大納言二條持基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西園寺實永爲內大臣、持基滿基之子也、二十一日、遷豐受太神宮于正殿、以承道明仁並爲法親王、內侍所神樂、二十五日、嵯峨法界門火、幕府行泰山府

君祭、是歲、霖雨大風地震、東國最甚、陸奥洪水、關東大饑、

二十七年庚子、春正月朔、將軍義持參朝、又朝上皇、三日、皇弟某獲譴上皇、遁藤原資教第、十日、石淸水鳴動、二十四日、大風壞屋、是月、崇光院皇女某薨、右大臣二條持基罷左近衛大將、內大臣西園寺實永罷右近衛大將、閏月朔、以置閏於二月之例不吉、改爲是月、十日、權大納言三條公光兼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一條兼良兼右近衛大將、十三日、左大臣德太寺公俊爲太政大臣、右大臣二條持基爲左大臣、內大臣西園寺實永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三條公光爲內大臣、兼良經嗣之子也、二月九日、慶寶幢寺、將軍義持蒞焉、是月、內大臣三條公光罷左近衛大將、三月三日、幸別殿、將軍義持參朝、十一日、義持謁石淸水宮、十六日、太政大臣公俊罷、二十一日、北野一切經會、將軍義持蒞焉、二十六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一條兼良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近衛房嗣

兼右近衞大將、房嗣忠嗣之子也、是春、以世保持賴爲伊勢守護、
夏四月朔、將軍義持朝上皇、五日、幕府以義滿十三回忌辰禁殺
生、十七日、修法華懺法于院中、資足利義滿冥福、二十九日、祈雨、
五月二日、將軍義持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義滿冥福、五日、祈
雨、後又屢祈、二十四日、修七佛藥師法于院中、禳怪異、二十七日、
將軍義持使僧滿濟禱其疾、後屢禱、六月二日、葦名盛政攻新宮
城拔之、斬首百八十六級、十二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五日、三條
坊門火、二十七日、地震、油小路火、是夏、大旱、秋七月二日、祈雨、十
五日、將軍義持詣相國寺、十七日、幕府以飢饉停八朔贈遺、十九
日、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日、鎌倉府命小山滿泰縛捕上杉氏憲
遺子餘黨、五子相賀海潮大退、二十三日、將軍義持宿禱北野社、
二十六日、避方忌于別殿、幕府議定成敗式條、八月朔、日有食之、
三日、將軍義持朝上皇、十日、鎌倉地大震、十一日、釋奠、十二日、鎌

倉大水、將軍義持詣勸王院、十九日、將軍義持宿禱石淸水宮、是
月、菊池兼朝與河尻實照戰、取其邑、八月、陸奧自五月不雨迄是
月、九月九日、將軍義持有疾、使近臣禱其疾于大神宮、十日、避方
忌于別殿、太神宮壞、大宮司大中臣長盛奏神宮修覆、幕府有命
而未果、因請之國司守護數次、亦依違不遂、故自修焉、義持修五
壇法及不動護摩法、禱其疾、幕府捕醫師高天、陰陽助定棟下之
獄、當是時、朝臣多不悅義持肆權、竊謀毒殺咒詛、事露、義持遣人
捕之、十一日、修泰山府君祭、禱義持病、十五日、奉幣石淸水、禱義
持病、二十三日、幕府捕妖僧、二十八日、行內侍所臨時神樂、賽義
持疾瘳、義持使前大僧正俊尊供養八萬四千塔婆於其第、禱疾、
四條坊門火、冬十月六日、皇弟某參朝、七日、皇弟謁上皇、八日、幕
府流醫師高天、陰陽助定棟于讃岐、十一日、皇弟移勸修寺經興
第、將軍義持納馬諸社、賽疾愈、十三日、義持以疾愈赦忤旨屛居

者、公卿諸將賀幕府、二十三日、幕府以咒詛罪錮權大納言廣橋
兼宣、權中納言烏丸豐光、參議裏松義資、日野有光、左中辨勸修
寺經興、萬里小路火、幕府修泰山府君祭、及七佛藥師法、二十六
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八日、卜部兼富第火、十一月七日、將軍義
持殺醫高天、十九日、僧正桓教爲准三后、二十二日、六角町火、是
月、星犯月、十二月五日、右大臣西園寺實永罷、內大臣三條公光
爲右大臣、權大納言大炊御門宗氏爲內大臣、宗氏冬宗之子也、
六日、彗星見乾、十日、星犯月、十二日、有星墜地、十三日、以等覺寺
爲勅願寺、二十四日、避方忌于別殿、幕府行泰山府君祭、二十五
日、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九日、內侍所神樂、是月、足利持氏敘從
三位、河內獻綠毛龜於幕府、遷太神宮于假殿、穎娃某據邑叛、島
津久豐攻取之、遂平南方諸邑、是歲、旱、琵琶湖涸、淀川可徒涉、歲
大饑、民多死、米斗直千錢、

二十八年辛丑、春正月朔、將軍義持參朝、又朝上皇、二日、義持夫
人藤原氏、及子義量臨細川滿元第、六日、義持詣鹿苑院、九日、大
雪、十日、將軍義持觀雪于河原、遂臨畠山滿家第、十四日、義持夫
人藤原氏、及子義量臨伊勢貞淸第、佐佐木某第火、義持往視焉、
十九日、義持夫人藤原氏、及子義量臨故義滿側室某氏第、二十
二日、幕府命諸侯伯賑貧民于五條、二十四日、將軍義持夫人藤
原氏、及子義量遊普法寺、通玄寺、二十五日、奏樂、二十六日、足利
持氏遣木戶某謝陞位、又賀將軍義持病愈、二十八日、義持遊烏
丸豐光第、二十九日、義持參朝、足利義量肄射于伊勢貞經、是月、
我邊民侵明疆界、二月朔、幕府宴諸侯伯、七日、避方忌于別殿、十
一日、將軍義持謁石淸水宮、義持夫人藤原氏、及子義量遊柳殿、
十七日、幕府捕賊僧、二十一日、將軍義持謁皇太神宮、三月四日、
幕府饗鎌倉使臣木戶某于營中、十一日、將軍義持謁皇太神宮、

十六日、上皇宮人藤原氏、義持夫人藤原氏詣熊野社、二十一日、義持宿禱日吉社、二十二日、義持訪堯仁法親王于妙法院、二十三日、義持訪大僧正義圓于靑蓮院、是春、飢疫人多死、天龍相國二寺賑恤窮民、夏四月四日、伊豆大島發火、響如雷、海潮沸騰如湯、五日、天台座主義圓罷、六日、內大臣大炊御門宗氏薨、十日、准三宮持辨爲天台座主、十六日、將軍義持宿禱淸水寺、二十三日、以疫疾行下流罪宣於五條天神、又禱祇園社、二十九日、慶淸水寺、五月二日、將軍義持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四日、幕府命東寺祈禳飢疫、七日、錦小路火、十三日、奉幣諸社、禳疫疾飢饉、十九日、將軍義持訪皇弟某于勸修寺經興第、六月三日、義持遊御室、十二日、義持如九條滿敎第、十三日、前左大臣今出川公行薨、十四日、祇園會、將軍義持、及夫人藤原氏、子義量臨細川滿元第、二十五日、義持戒義量過飮、命其近臣徵誓書、二十七日、義持朝上皇、

是月、額田義亮據其城叛鎌倉府、足利持氏遣兵擊之、是夏、旱、秋七月五日、權大納言一條兼良爲內大臣、十九日、大雨洪水、二十二日、幕府命東寺諷仁王經禳地妖、二十九日、幕府罷管領細川滿元、八月朔、日有食之、七日、將軍義持遊退藏菴、島津久豐欲擊東鄕某、使奈良某出兵、十三日、覲上皇、十五日、大風、十八日、御靈祭、將軍義持視之鹿苑院、幕府以畠山滿家復爲管領、十九日、視舞樂于上皇宮、二十日、島津久豐遣其子忠國攻島津忠朝于隈城、忠朝降、二十一日、車駕還宮、二十八日、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九日、義持如西園寺實永第、九月八日、義持宿禱石淸水宮、十四日、幕府褫權大納言廣橋兼宣邑、十七日、將軍義持謁皇太神宮、二十日、藏人源持經諫帝過酒遁去、上皇追返之、帝遂褫其食邑、義持謁三島社、二十二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六日、有馬義祐爲其僕所殺、是月、鎌倉府聞武田信長叛、遣吉見範直詰之、以無其

實引還、冬十月十三日、地震、十六日、將軍義持參朝、十八日、暴風雨、石淸水鳴動、二十三日、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六日、慶淸水寺塔、是月、將軍塚鳴動、十一月二日、將軍義持訪僧正滿濟于三寶院、又觀騎馬于畠山滿家第、九日、義持宿禱北野社、十日、民部大輔上杉房方卒、十二日、圓覺寺火、十三日、將軍義持遣畠山持純等報賽太神宮、二十一日、以關白滿敎爲橘氏是定、二十五日、光明菴火、是月、京師屢火、十二月二日、將軍義持及義量觀田樂、三日、地震、畠山滿理第火、七日、幕府罷侍所一色義貫、以佐佐木高數代之、十三日、使堯仁親王修法于宮中、二十一日、內侍所神樂、二十六日、自秋至冬不雨、是日大雨、客星見、是歲、飢疫、道殣相枕、日車載死尸棄之、堆積成丘、

二十九年壬寅、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停四方拜、將軍義持參朝、又朝上皇、十一日、又朝上皇、十三日、又朝上皇、臨畠山滿家第、子義

量觀雪于法城寺、十六日、義持陪遊上皇于園地、十八日、義持朝上皇、十九日、又朝、義持夫人藤原氏、子義量臨故義滿側室某氏第、二十五日、義持訪僧正義圓于靑蓮院、足利義量訪細川義之疾、二十九日、義持朝上皇、幕府解權大納言廣橋兼宣屛居、晦、義持朝上皇、二月朔、讚岐守細川義之卒、六日、光明院皇女某薨、八日、京師火、九日、釋奠、十三日、將軍義持朝上皇、十五日、義持詣等持寺、十八日、修大乘會于法勝寺、十九日、將軍義持觀梅于上皇宮、修法華最勝二會于圓宗寺、二十二日、使大僧正滿意修佛眼法、二十九日、將軍義持朝上皇、三月八日、藤原兼豐殺其兄左近衞中將兼英、尋捕兼豐流之、十日、將軍義持觀猿樂于畠山持國第、十六日、義持修五壇法于其第、二十日、義持詣等持寺、二十一日、北野一切經會、義持蒞焉、又詣鹿苑院、二十四日、義持訪堯仁法親王于妙法院、又朝上皇、二十六日、義持謁石淸水宮、二十八

日、義持宿禱北野社、夏四月朔、義持朝上皇、觀猿樂于院中、七日、不豫、後厥命諸社寺祈禳、十日、將軍義持宿禱清水寺、二十二日、日吉祭、權大納言久我清道、左衛門佐坊城俊國蒞焉、先是上卿參向久廢、應永二十七年復之、至是詔令無絕、五月二日、將軍義持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義滿冥福、關白以下公卿蒞焉、五日、賀茂競馬、十六日、幕府下書禁菊池兼朝、大友親著私鬪、二十一日、將軍義持臨土岐持益第、又朝上皇、二十二日、義持如日野有光第、是月、義持遺書朝鮮、復求大藏經、六月二日、義持朝上皇、十七日、義持宿禱清水寺、二十三日、江戸通勝與大掾清幹戰、取水戸城、清幹奔府中、二十五日、將軍義持遊退藏菴、二十六日、義持臨上杉朝方第、晦、山崎八幡祠人與石清水八幡祠人鬪、秋七月七日、足利義量行笠懸于馬埸殿、夜奏樂、十二日、將軍義持遊大光明寺、十三日、足利義量詣香嚴院、十五日、後龜山法皇崩于嵯

峨、有子曰小倉宮、北小路今出川火、十七日、葬後龜山法皇、鎌倉府設關於六浦、以其稅充稱名寺修造費、二十六日、幕府命松田滿秀增補建武式目聽訟則例十條、八月朔、不豫停八朔儀、十九日、幕府爲上皇造泉殿、二十四日、將軍義持宿禱北野社、義持夫人藤原氏謁皇太神宮、是月、常陸人小栗滿重據小栗城叛足利持氏、宇都宮持綱、桃井宣義、及佐佐木、岩松等諸族皆應之、持氏使上杉定賴擊之、九月六日、大風、七日、幕府修法會于五山、資疫死士民冥福、十六日、上皇謁石清水宮、禱帝不豫、將軍義持從之、十八日、上皇使義持代謁皇太神宮、禱帝不豫、二十八日、若狹比古社成、遷神主、冬十月朔、地震、二日、南朝遣皇子長德寺傳令徵兵、八日、南禪寺火、十二日、兩日並見、十四日、民部大輔上杉朝方卒、二十一日、將軍義持夫人藤原氏、子義量觀田樂、二十三日、以紀行長爲紀伊國造、二十九日、將軍義持觀田樂、左近將監上杉

憲榮卒、閏月三日、將軍義持觀田樂、九日、義持朝上皇、十三日、又朝、佐竹與義叛足利持氏、持氏遣上杉房實擊之、與義奔比企谷自殺、尋攻其黨于額田城、十六日、將軍義持朝上皇、十九日、又朝、二十日、又朝、二十二日、又朝、二十五日、義持宿禱清和院、二十六日、足利義量觀雪于河原、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三日、將軍義持夫人藤原氏詣高野山、十日、義持朝上皇、十二日、又朝、十四日、又朝、十六日、又朝、二十日、泉殿成、上皇徙御焉、足利義量始謁石清水宮、將軍義持往視焉、晦、義持遊實相院、又朝上皇、又如近衛忠嗣第、十二月二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義詮冥福、諸公卿蒞焉、後以爲例、三日、病愈、公卿朝賀、賞醫壽阿勞賜物、八日、以大僧正滿意祈不豫有効、勅爲准三宮、賜封千戶、十一日、將軍義持朝上皇、十六日、避方忌于別殿、上皇避安樂光院、十八日、上皇皇女入大聖寺爲尼、二十一日、將軍義持朝上皇、義持使子

義量代謁石清水宮、幕府修五壇法、義持頒題廷臣、詠和歌、二十四日、遷豐受太神宮于假殿、足利義量以誕辰謁石清水宮、二十五日、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七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九日、足利義量詣御靈社及清和院、是歲、初上杉氏憲之死也、子憲秋、憲朝、逃往京師事將軍義持、憲秋請伐鎌倉復讐、義持許之、憲秋致朝募兵東行、足利持氏出兵拒禦、憲秋與戰于千本松原、焚沼津三島、多殺持氏部下而去、島津久豐擊其族守久、守久棄城奔肥前、朝鮮王裪寄書於將軍義持、義持答書、蓋朝鮮往復是爲始矣、朝鮮三面濱海、正與日本遙對、止隔一海、而釜山者朝鮮之海口也、釜山韓民向與我往來、互市無間、有住家通婚姻者、謂之日本戶、又曰麗倭云、大內盛見遣使朝鮮、我邊民侵明疆界、

三十年癸卯、春正月朔、停節會、將軍義持參朝、又朝上皇、五日、上皇不豫、命諸社寺祈禳、出羽守赤松義祐卒、八日、修五七日法及

太元法、十一日、將軍義持訪大僧正滿濟于三寶院、十二日、義持及義量臨斯波義淳第、十三日、正親町土御門火、十九日、鎌倉府遣兵擊小栗滿重、二十三日、將軍義持子義量如細川滿元第、二十四日、上皇病愈、二十五日、足利義量詣香嚴院及寶鏡寺、二十七日、久松範定戰死于筑紫、二月五日、釋奠、十四日、錦小路室町火、十五日、宍戸滿里與小栗滿重戰于坂戶、十六日、皇弟某罹風狂、上皇命護衞宮門、二十九日、將軍義持朝上皇、以崇光院皇女爲三時智恩寺住持、六條火、三月二日、將軍義持訪准宮義承于圓德院、五日、上皇賜百首和歌于義持、六日、義持使僧雲窓講占察經、九日、義持臨上杉房朝第、詣南禪寺、十八日、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持罷、以右近衞中將足利義量爲征夷大將軍、義持訪堯仁法親王於妙法院、又朝上皇、十九日、新田賴定戰死于上野、二十日、前將軍義持謁石淸水宮、二十二日、義持謁北野社、二十七日、

義持及夫人藤原氏謁皇大神宮、夏四月三日、三條及七條火、八日、雨雹、十八日、前將軍義持詣等持寺、二十二日、幕府執南朝遺王子長德寺殺之、二十五日、將軍義量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尊氏冥福、前將軍義持薙髮、號道詮、二十八日、義持謁通陽門院、復詣等持寺、鎌倉府使大寶院祈海內安寧、晦、不豫、命諸社寺祈禳、是月、幕府罷侍所山名時凞、以其子持豐代之、五月二日、將軍義量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義滿冥福、三日、幕府命諸將宿衞幕府北門、七日、幕府使東大寺直管兵庫關務、九日、大風、內侍所神樂、十二日、宍戸基里讓采地于其次子滿里、十八日、修後宇多帝百年忌辰法會于東寺、二十四日、幕府課錢公卿、造三條橋、二十五日、前將軍義持詣南芳院、二十七日、大水、上皇使東寺修七佛藥師法、二十八日、足利持氏自將抵結城、攻小栗滿重於小栗城、是月、朝鮮贈土宜及大藏經于幕府、前將軍義持見其使于寶

幢寺、六月朔、日有食之、十一日、前將軍義持參朝、又朝上皇、十四日、祇園會、義持義量往觀焉、十五日、義持朝上皇、十七日、又朝、獻寶貨、足利持氏禱戰捷於大藏稻荷社、十八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三日、義持及夫人藤原氏、子義量宿禱北野社、二十五日、足利持氏督諸軍攻小栗城、不克、晦、前將軍義持朝上皇、義量臨斯波義淳第、是月、內大臣一條兼良罷左近衞大將、秋七月七日、將軍義量遊春日風呂、十三日、前將軍義持與足利持氏有隙、將發兵擊之、命諸社寺禱詛之、十四日、義持觀施餓鬼于鹿苑院、十九日、上皇觀舞樂于泉殿、義持陪焉、二十日、義持宿禱石淸水宮、二十二日、大風洪水、春日社樹僵、二十三日、禳二星合厄、是月、前將軍義持復書朝鮮、求大藏經梓版、又搜索被虜人於諸處、送歸之、八月朔、將軍義量獻物賀八朔、義持朝上皇、義量率諸將賀八朔于義持、二日、足利持氏攻小栗城、陷之、滿重自殺、斬其黨宇都

宮持綱、桃井宣義、先是京師援軍至駿河、聞事平而歸、持氏聞義持庇故氏憲孤子憲秋致朝甚怨之、有猜心、欲移兵西上、滿重之亡也、其子助重走相模、適有偸盜數輩、利其囊橐、謀殺之、邀飮娼家、使妓勸酒、寘毒焉、有一妓曰照手、知其謀密告之、助重佯爲飮酒覆之、潛出而逃、時偸盜竊鞍馬、踶齧不能騎、繫之林中、助重善馭、遂騎走參河、後過其地、大賚妓女、悉捕偸盜殺之、三日、前將軍義持獻物追賀八朔、是日、朝上皇、四日、義持又朝上皇、九日、釋奠、十日、大雨洪水、祈晴、十一日、幕府授征旗于今川範政、桃井宣義、擊足利持氏、十六日、持氏至府中、說成親王子某入相應院爲僧、十八日、幕府修四天王法于鞍馬寺、禱詛持氏、十九日、將軍義量臨山名時凞第、二十一日、祈晴、月讀宮成、遷神主、二十三日、前將軍義持宿禱北野社、二十七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近衞房嗣轉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洞院滿季兼右近衞大將、晦、前將軍

義持朝上皇、將軍義量訪禪能坊、臨赤松義則第、九月十日、上皇幸義持及崇賢門院第、十一日、義持獻沙金雜貨于上皇、遺馬于公卿、上皇頒賜沙金于公卿、十六日、內侍所神樂、十八日、前將軍義持宿禱清水寺、會諸將謀上杉房朝尋事寢、二十五日、賜淨光明寺僧直阿于謚號、冬十月朔、星變、七日、修法華八講于金剛法院、十四日、修法華八講于幸祥院、右大臣三條公光罷、十七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七日、又朝、十一月朔、將軍義量謁石清水宮、十一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足利持氏寄大井村地于大井社祈戰捷、十七日、義持朝上皇、二十日、義持謁皇太神宮、二十二日、幕府斬南朝遺臣中村某、捕其黨藤原隆興等、二十三日、修法華八講于歡喜院、二十五日、前將軍義持宿禱北野社、二十七日、義持朝上皇、二十八日、足利持氏遣使于幕府謝罪、十二月朔、日有食之、二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十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

十二日、義持義量參朝、又朝上皇、十四日、義持參朝、又朝上皇、十五日、義持又朝上皇、十七日、義持宿禱清和院、十九日、將軍義量訪義持于清和院、二十一日、又訪、二十三日、足利持氏使小山時政襲領其采地、二十四日、前將軍義持義量參朝、又朝上皇、二十五日、內侍所神樂、義持又朝上皇、義持義量觀雪于畠山滿家第、二十七日、義持訪皇弟某于勸修寺經興第、義持義量覽貢馬于畠山滿家第、自三月至是月、地屢震、是歲、島津久豐攻伊東祐立于加江田城、少貳滿貞與鎭西探題澁川義俊戰、義俊敗走、

三十一年甲辰、春正月二日、痘瘡流行、將軍義量患之、前將軍義持義量及義持夫人藤原氏臨畠山滿家第、會津大水、六日、京師火、十一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十二日、將軍義量叙從四位下、十三日、前將軍義持賀正皇弟某、二十五日、淨妙寺火、二十八日、京師火、是月、島津久豐攻伊東祐安族伊東某于加江田城、取之、二

月二日、准三宮桓敎寂、五日、幕府與鎌倉府平、十一日、釋奠、將軍義量臨畠山滿家第、十二日、義量臨細川滿元第、前將軍義持以誕辰讀大般若經于室町第、十六日、將軍義量遊通玄寺、十九日、大風、三月三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幕府遣僧照西堂至武藏、諭足利持氏弭兵、持氏不聽、猶陣府中、十二日、義持朝上皇、義量訪外祖母高橋氏、二十一日、義持及夫人藤原氏謁皇太神宮、二十五日、義持謁北野社、二十六日、上皇賜俳歌聯句于義持、義持臨上杉房定第、遂避方忌于畠山滿家第、二十七日、義持朝上皇、二十九日、義持臨土岐持益第、直朝上皇、夏四月四日、將軍義量臨斯波義淳第、十日、醍醐寺與石山寺爭疆界相鬩、十一日、禳星變、十六日、前將軍義持謁北野社、又修法于室町第、二十日、關白滿敎罷、以左大臣二條持基爲關白、內大臣一條兼良爲右大臣、權大納言洞院滿季爲內大臣、前將軍義持女爲尼、二十五日、地震、

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二十六日、鎌倉府與小佐都町田西鄕於結城朝常、二十九日、幕府以小野愛壽丸爲日御崎社檢校職、五月二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六日、上皇宮人藤原氏以不謹獲罪、廣橋兼宣等上誓書、十二日、前將軍義持避方忌于土岐持益第、義量避于大館持房第、崇光院皇女智恩寺尼寂、十八日、義持朝上皇、二十日、命准三宮滿意修一字金輪法于院中、二十七日、准三宮尊興寂、晦、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六月朔、又朝、三日、又朝、九日、修觀音懺法于院中、義持朝上皇、十日、又朝、十一日、又朝、十二日、雨霜、十三日、鎌倉府以依上保地與結城氏朝、十四日、石清水神人據藥師堂、嗷訴幕府、二十二日、北野社寶殿震動、興福寺與東大寺鬩、二十六日、避方忌于別殿、幕府遣諸將護石清水宮、一色義貫與神人戰、破之、二十七日、將軍義量臨大內盛見第、是月、興福寺與東大寺鬩三日、互有殺傷、秋七月朔、前將軍

義持朝上皇、七日、幕府行射儀于馬埸殿、十三日、幕府罷石淸水社務法印融淸、以法印保淸代之、是日神人退去、十八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八月朔、又朝、義持再遣書朝鮮王、求大藏經鏤版、三日、義持朝上皇、四日、將軍義量徙室町第東房、五日、釋奠、七日、前將軍義持遊大光明寺、十日、四條道場火、義持宿禱淸和院、十五日、尹良親王戰死于浪合、十八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日、又朝、二十二日、義持宿禱北野社、畑田幹胤傳采地于其子幹時、二十四日、將軍義量外祖母藤原氏卒、二十六日、上皇受戒泉涌寺、晦、前將軍義持謁北野社、直朝上皇、九月朔、又朝、四日、義持獻水禽于上皇、五日、修不動法于院中、八日、上皇命公卿詣泉涌寺舍利講、幕府復遣僧照西堂於鎌倉、講和西堂往來辨說、以黜上杉憲秋、致朝持氏意解、至是月和成、九日、迎佛舍利于院中、十日、修觀音懺法于院中、前將軍義持朝之、十一日、義持朝上皇、十四日、

又朝、壽寧院火、十六日、義持宿禱淸水寺、二十一日、義持修觀音懺法于淸水寺、二十四日、義持朝上皇、二十五日、地震、義持朝上皇、又訪大僧正尊登于勸修寺、冬十月朔、幕府命社寺禳地震、義持朝上皇、二日、又朝、九日、義持宿禱因幡社、十日、足利持氏寄白井鄕于鹿島社、十三日、將軍義量任參議、十四日、石淸水神人復嗷訴、幕府遣兵擊破之、斬某主犯、十七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十八日、又朝、二十日、將軍義量臨一色義貫第、二十一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三日、高安寺火、二十五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六日、又朝、二十九日、上皇幸相國寺、十一月朔、前將軍義持義量朝上皇、三日、義持又朝、九日、上皇賜觀雪連歌于義持、義持奉和之、十四日、義持朝上皇、足利持氏還鎌倉、十六日、義持朝上皇、十七日、又朝、武者小路火、十八日、義持宿禱北野社、二十日、足利滿直至鎌倉見足利持氏、二十一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徵樹木

于公卿及諸寺、修禁苑、二十二日、上皇欲薙髮、納義持言、暫延其期、義持宿禱石淸水宮、二十五日、貞成王上寬平御記等書于上皇、二十六日、上杉房朝出奔、十二月朔、前將軍義持謁北野社、二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五日、地震、七日、前將軍義持遊天龍寺、九日、義持朝上皇、十日、又朝、十一日、又朝、十七日、義持謁皇大神宮、二十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一日、前將軍義持參朝、二十三日、又參朝、二十四日、義持義量參朝、又朝上皇、二十五日、義持又朝上皇、二十七日、義持訪大僧正尊登于勸修寺、二十九日、將軍義量詣香嚴院、寶鏡寺、遂臨伊勢貞經第、是月、內大臣洞院滿季罷右近衛大將、是歲、饑疾人多死、往往擧村無人、筑紫冬門襲鎭西探題澁川義俊於山浦城、破之、父滿賴至京師訴之、菊池兼朝遣使島津久豐修好、幕府釋明俘祭肅還其國、

三十二年乙巳、春正月朔、以雨停四方拜、前將軍義持謁北野社、

二日、義持及義量、義持夫人藤原氏臨畠山滿家第、四日、義持臨赤松持貞、伊勢貞經、畠山滿家第、義量亦臨滿家及貞經第、五日、義量臨富樫滿春第、十二日、義量敍正四位下、十三日、前將軍義持訪皇第某、十九日、義持夫人藤原氏、子義量訪高橋氏疾、二十日、義持義量臨赤松義則第、二十一日、陸奧守島津久豐卒、子忠國嗣、晦、權大納言久我淸通兼右近衛大將、通宣之子也、今出川武者小路火、二月三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七日、將軍義量疾、命諸寺禱之、十一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奏樂、十四日、有蟾蟇數千、集室町馬埒、十六日、皇弟某薨、上皇第二子、稱小川宮、以上無子、將立爲儲嗣、至是暴薨、衆咸惜之、未名、追稱龍樹寺宮、因穢罷釋典、十八日、前將軍義持參朝、又朝上皇、是日、修五壇法禱義量病、前相國寺住持惠奯寂、尋賜諡號曰佛慧正續國師、二十二日、幕府修七佛藥師法禱義量病、二十三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

四日、權中納言花山院持忠出奔、二十七日、征夷大將軍足利義量卒、年十九、謚長德院、贈左大臣、前將軍義持再聽軍政、二十九日、葬足利義量于等持院、極樂寺火、是月、鯨魚集鹿島浦、三月十日、不豫、十二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十四日、又朝、十五日、信濃守小笠原長秀卒、十七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日、以皇弟三十五日忌辰、義持等行香、二十二日、義持修法于室町第、二十六日、幕府修轉經供養於鹿苑院、資後圓融院冥福、二十七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八日、又朝、夏四月朔、右近衞權中將三條實雅坐與宮人日野氏姦、褫官、日野氏有光之女也、稱大納言典侍、爲帝所寵、實雅得罪無證驗、人以爲冤、義持朝上皇、二日、又朝、四日、以後圓融院三十三回忌、修法華懺法于院中、十一日、修觀音懺法于院中、資後圓融院冥福、十三日、前將軍義持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十六日、以貞成爲親王、榮仁親王之子也、二十二日、修宸筆

法華八講于院中、資後圓融院冥福、是日、勅赦輕囚、廳司東洞院火、前將軍義持參朝、又朝上皇、二十七日、前大納言廣橋兼宣、前權大納言日野資教並爲准大臣、二十八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五月朔、日有食之、二日、前將軍義持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七日、義持遊嵯峨、宿等持寺、九日、義持朝上皇、十三日、義持臨畠山滿家第、十五日、義持詣退藏菴、十六日、義持臨細川滿元第、十七日、義持朝上皇、十九日、義持詣仁和寺、二十日、義持朝上皇、二十二日、義持詣妙法院、二十四日、義持參朝、是月、朝鮮致書曰、輸大藏經版、不得從命云、六月朔、前將軍義持臨一色義貫第、又朝上皇、觀猿樂、二日、又朝、觀猿樂、三日、又朝、如德大寺公俊第、十七日、義持宿禱石清水宮、二十五日、義持宿禱北野社、造泉殿于院中、二十八日、帝憤上皇以貞成親王爲猶子、將遜位、義持自北野參朝、諫止之、初榮仁薨、長子治仁居伏見殿、亡何又薨無嗣、弟貞成紹

封、至是上皇欲修後圓融院之佛事、親書佛經於紺紙、使諸親王助書之、貞成亦與焉、及記名、請上皇曰、臣無官不足記也、上皇乃宣爲親王、帝不懌、遂憾上皇、未發、會帝將召琵琶法師於宮中、以聽平家、上皇止之、帝大憤、奉書上皇、以謂上皇自爲、我當遜位、將密出宮、義持俄入諫之云、二十九日、義持朝上皇、晦、又朝、閏月朔、義持參朝、又朝上皇、二日、義持參朝、又朝上皇、三日、義持朝上皇、陳上旨、幕府使僧正滿濟修仁王經法于石清水宮、十二日、義持朝上皇、南禪寺塔火、十七日、地震、將軍塚鳴動、皇大神宮有怪異、十八日、修仁王經法于東寺、禳地震災異、二十日、前將軍義持宿禱北野社、二十五日、清水坂火、二十七日、前將軍義持謁御靈祠、義持朝上皇、觀猿樂、二十九日、義持臨京極持光第、秋七月朔、地震、義持如二條持基第、二日、地震、大風雨、義持參朝、三日、義持朝上皇、觀猿樂、五日、貞成親王薙髮、帝意未解、上皇密諭薙髮、十三

日、菊池兼朝、少貳某擧兵、大內盛見聞變自京師赴鎭西、十五日、石清水及將軍塚鳴動、十六日、避方忌于別殿、前將軍義持參朝、十八日、義持朝上皇、以權中納言日野義資爲院執權、二十二日、義持修五壇法于室町第、又使賀茂在方、安倍有富行天曹地府、天地災變祭、二十四日、藤原資親第火、二十五日、上病劇、前將軍義持參朝侍之、二十六日、義持參朝侍上病、二十八日、以不豫奉告文於伊勢八幡、又命諸社寺禱之、上皇密遣使問貞成親王子彥仁王年齒、二十九日、尊所生准三宮日野氏曰光範門院、是月、大風洪水、八月朔、帝病劇、上皇及諸卿以爲不復起、豫議後事、使准三宮道意修一字金輪法於寢殿、四日、地震、六日、上病少愈、尋復發、七日、地震、十一日、釋奠、修七佛藥師法于宮中、七日、十四日、相國寺火、將延燒皇居、前將軍義持參朝、又朝上皇、十六日、武田信長招聚義故、據西郡、攻逸見有直破之、足利持氏遣上杉房實

攻之、屢戰不利、信長信重之弟也、十八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又詣大明光寺、十九日、法性寺村火、二十日、右近衞中將源有定家士金河式部至闕、告宮女三條咒詛、帝大駭、令武臣捕三條鞠問、不服、三條爲內侍所刀子、承小倉宮旨、有禱於內侍所、有司詰問得其書、而非咒詛也、廷議以式部欺罔朝廷、宜誅、獨上皇以謂南朝皇族潛圖非冀、宜誅三條以絕覬覦、二十二日、前將軍義持宿禱清和院、二十八日、幕府以島津忠國襲領日向大隅薩摩守護職、二十九日、前將軍義持至大德院、遂朝上皇、晦、義持遊仁和寺、九月朔、義持朝上皇、二日、島津忠國獻太刀金襴錢貨于幕府、是日、幕府賜之刀鎧、八日、鎌倉府火、十日、上皇幸泉涌寺、遂幸前將軍義持室町第、及崇賢門院第、十一日、義持朝上皇、獻物謝臨幸恩、十七日、義持臨細川滿元第、十八日、義持朝上皇、二十四日、又朝、西洞院火、晦、震木幡、崇福寺火、是月、伊雑浦兵起、幕府遣的屋

某擊平之、大風地震、冬十月朔、前將軍義持參朝、幕府宴管領及諸將、二日、義持遊光堂、三日、義持朝上皇、七日、幕府造相國寺鹿苑院、八日、帝病愈、前將軍義持及關白以下獻物賀之、初上皇在位日久、禁中庶務多復舊制、及帝嗣位、朝務盡廢、至是上皇與朝臣語及之、歎息良久、九日、義持詣安國寺及大聖寺、遂宿禱因幡堂、十三日、光範門院謁皇大神宮、源重仲第火、十四日、造持佛堂及會所于院中、前將軍義持修法于室町第、十五日、大德院火、十六日、前將軍義持宿禱北野社、二十一日、義持朝上皇、二十二日、又朝、二十三日、義持參朝、獻物賀上病愈、二十四日、地震、嵯峨火、二十五日、前將軍義持詣仁和寺及法住寺、遂臨山名時凞第、二十七日、義持如德大寺公俊第、二十八日、鬪十種香于禁中、大內盛見與少貳滿貞戰破之、十一月朔、前將軍義持謁高倉八幡及北野社、是日、將朝上皇、以痛飲不果、三日、相國寺立柱、義持莅焉、

四日、義持朝上皇、五日、地大震、七日、星變、九日、奏神樂于內侍所、禱不豫、又使諸社寺禳地震災異、前將軍義持臨上杉房朝第、是日、將朝上皇、以痛飲不果、十日、地震、十一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十二日、地震、十三日、地震、前將軍義持宿禱清水寺、十六日、地震、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十八日、義持臨畠山滿家第、二十日、畠山滿家二子持富斯波義淳子義豐並冠幕府、二十一日、上皇徙新殿、前將軍義持朝之、地震、二十二日、上皇賜劒馬于義持、二十四日、義持夫人藤原氏宿禱北野社、二十五日、義持奉神樂于北野社禳災異、晦、修賀茂若宮祠、前將軍義持觀舞樂于北野、是月、足利持氏遣建長寺僧于幕府、請爲義持猶子、義持不面、十二月二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義詮冥福、義持莅焉、十一日、地震、義持朝上皇、十二日、地震、十三日、又震、十四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十六日、地震、十九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日、避方忌于別

殿、義持遊上乘院、二十一日、義持朝上皇、二十三日、義持宿禱北野社、二十四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五日、義持詣因幡堂、遂參朝、又朝上皇、幕府以光明寺爲祈願寺、幕府許出雲國造千家直國襲領其采地、及杵築大社社務、是歲、關白持基罷左大臣、

三十三年丙午、春正月朔、大雪、停四方拜、前將軍義持謁三條八幡社、十一日、義持遊三寶院、又朝上皇、十二日、又朝、十三日、又朝、十五日、五條火起、延及三條、逾月火災屢起、燒亡凡一百餘町、十八日、日光山大水、十九日、興福寺與東大寺鬪、毀尊勝院、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二月三日、又朝、七日、罷興福東大兩寺別當、更以僧經覺爲興福寺別當、僧興胤東大寺別當、十二日、釋奠、十四日、六條高倉火、清淨光寺火、十六日、前將軍義持臨赤松滿祐第、又朝上皇、十九日、又朝、二十日、又朝、二十二日、地震、三月朔、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二日、義持詣仁和寺、七日、退藏菴火、十六日、前將軍義

持宿禱北野社、十七日、義持朝上皇、二十四日、又朝、二十七日、義持謁皇大神宮、是春、幕府遣使于明、夏四月三日、前將軍義持謁北野社、四日、修法華懺法于院中、資後圓融院冥福、七日、十三日、詔權中納言三條西公保、勘解由次官範景等、漁魚於伏見、放之內池、十八日、連歌會、二十日、日吉祭、坂本馬借等抑留勅使車、二十五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尊氏冥福、五月朔、前將軍義持命東寺誦慈救咒、二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義滿冥福、四日、地震、九日、震賀茂、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十二日、修千手法于淸凉殿、十三日、地震、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十四日、張樂于院中、內大臣洞院滿季獻其所撰帝王系圖、六月朔、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三日又朝、八日、坂本馬借將燒北野公文所、幕府遣兵護衞之、下總介千葉滿胤卒、十二日、祈晴、光範門院遊前將軍義持第、十三日、義持朝上皇、又謁光範門院、修北斗法于院中、十四日、義

持臨細川滿元第、十七日、祈晴、十八日、地震、二十日、幕府禳地震災異、前將軍義持宿禱北野社、二十六日、足利持氏遣一色持家擊武田信長、不克、持氏自將擊之、抵橫山口、信長逆戰于猿橋、前將軍義持觀田樂于北野、二十七日、義持朝上皇、二十九日、義持參朝、秋七月二日、又參朝、四日、義持朝上皇、七日、義持獻花瓶于帝及上皇、九日、義持宿禱石淸水宮、十一日、徙小御所于東方、十七日、前將軍義持遊等持寺、十八日、義持詣相國寺、又朝上皇、二十日、義持詣嚴栖寺、二十一日、光範門院遊廣橋兼宣第、二十四日、內大臣洞院滿季罷、權大納言近衞房嗣爲內大臣、二十五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八日、又朝、二十九日、不豫、義持參朝、又命僧正學基定助禱禳之、八月二日、義持參朝、訪上病、三日、義持朝上皇、祈晴、六日、會津大水、九日、前將軍義持謁北野社、又謁石淸水宮、十二日、義持夫人藤原氏謁皇大神宮、十六日、釋奠、義持

自八幡至北野禪能坊、十八日、義持宿禱北野社、二十日、上病劇、二十二日、義持參朝、又朝上皇、遂如北野、二十三日、建長寺火、二十四日、使阿闍梨道意修金剛童子法于禁中、安部在方行泰山府君祭於其第、以祈不豫、二十五日、武藏白旗一揆來屬于足利持氏、一色持宗自秩父入甲斐、略其郡邑、武田信長遂敗、是日出降、二十六日、前將軍義持謁高倉八幡社、二十七日、義持詣南禪寺、遂參朝、又朝上皇、二十八日、禱不豫、九月朔、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二日、幕府修法禳變異、三日、客星犯月、會津大水、八日、泉涌寺舍利會、前將軍義持蒞焉、九日、地震、義持朝上皇、十四日、上病愈、公卿獻物賀之、義持行連歌會于北野、二十日、義持謁皇大神宮、二十二日、地震、二十七日、前將軍義持如北野、二十八日、更定禁中番直時刻、釋內侍所刀自禁錮、二十九日、前將軍義持宿南方院、是月、足利持氏凱旋、持氏以逸見有直爲甲斐守護、請之京師、

義持不允、召信元爲守護、任陸奧守、是時統下跡部明海及子維照、爲甲斐守護代、族徒繁衍、逸見武田支族也、世領甲斐西郡、及武田氏全有一州、逸見氏仕鎌倉、僅食族字地耳、會氏憲之亂起、有直懇持氏嬖臣二階堂參河守、强請爲守護、未得、冬十月朔、義持朝上皇、三日又朝、五日、氣比社司與執當相鬪、北野萬部經會、義持蒞焉、八日、滿仁親王薨、十六日、攝津丹波阿波讃岐守護細川滿元卒、滿元幼名聰明三郞、初父賴元幼名曰聰明、滿元又稱、以後細川氏嫡流、幼名皆冠聰明二字、以爲例云、滿元入道號道觀、卒年四十九、子持元嗣、十九日、地震、幕府修五壇法于東寺、二十日、前將軍義持宿禱因幡堂、是月、慶善光寺、十一月三日、造相國寺、九日、始御小御所、十一日、地震、十五日、前將軍義持宿禱淸和院、二十二日、義持朝上皇、二十四日、地震、鑄造相國寺鐘、二十六日、地震、二十八日、前將軍義持訪堯仁法親王于妙法院、二十

九日、豐後守護大友親著卒、晦、修法于院中、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十二月朔、義持參朝、二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八日、內侍所神樂、九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十二日、義持訪堯仁法親王于妙法院、十三日、義持臨畠山滿家第、義持宿禱清水寺、十五日、以觀音寺爲祈願所、二十日、地震、二十四日、前將軍義持參朝、二十五日、朝上皇、晦、行泰山府君祭禁中及院中、避方忌于別殿、是月、春日社神鏡無故自墜、是歲、伊東祐立至薩摩、島津忠國謀害之、祐立遁去、大內盛見刊刻理趣分經一千卷、京師屢火、

三十四年丁未、春正月朔、避方忌于別殿、前將軍義持參朝、又朝上皇、遂謁三條八幡社、及北野社、十一日、義持朝上皇、十二日、又朝、十三日、觀猿樂于清涼殿、十七日、幕府修法于六條八幡社、有狂人入清涼殿、十九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義持謁三條八幡社、二十二日、幕府修法于清水寺、義持涖焉、二十六日、修五壇法、晦、

幕府修閻魔天供、二月朔、前將軍義持謁三條八幡社、及北野社、四日、幕府修北斗法、八日、上皇不豫、命諸社寺禱不豫、十日、前將軍義持謁石清水宮、及六條八幡社、北野社、十六日、修五壇法于禁中、又使安倍有重行泰山府君祭于其第、十八日、釋奠、二十一日、前將軍義持修佛眼法于室町第、二十八日、不豫、三月二日、前將軍義持修大勝金剛法及五壇法于金剛輪院、尊勝王法于室町第、五壇護摩于灌頂院、六日、善光寺火、九日、奉幣六社禱不豫、十四日、前將軍義持修仁王經法于室町第、十八日、義持詣清水寺、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十七日、祈雨、後屢祈、前將軍義持修法于室町第、二十五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賽尊氏冥福、幕府命多田院祈海內安寧、五月二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賽義滿冥福、六日、觀猿樂於禁中、十二日、內侍所臨時神樂、二十日、崇賢門院崩、二十四日、祈晴、二十五日、幸泉涌寺、火葬崇賢門院、

大水、四條五條橋墜、六月二日、又大水、九日、加賀守護富樫滿春卒、十四日、幕府修五壇法于室町第、十八日、前將軍義持使僧正持辨宿禱石清水宮、又使法印房助八字文殊護摩法、及閻魔天供修于室町第、二十一日、義持修法于室町第、二十五日、幕府使土岐賴秋鎭領野所郷、二十七日、以延曆寺訴、流前參議高倉永藤、夏大水、秋七月二日、修法于禁中、十九日、前將軍義持宿禱北野社、二十二日、遷春日神主於假殿、二十六日、前將軍義持參朝、八月三日、朝上皇、五日、大雨、十一日、釋奠、十四日、太政官廳火、十八日、前將軍義持宿禱石清水宮、二十一日、義持修愛染大法于室町第、二十五日、石清水鳴動、二十六日、前將軍義持宿禱北神社、九月朔、義持朝上皇、九日、義持宿禱北野社、十三日、洪水、帝禱禳疾於石清水賀茂、既而瘳、十八日、前將軍義持謁皇大神宮、二十日、播磨備前美作守護赤松義則卒、子滿祐嗣、其族持貞嬖於

義持、持貞欲奪滿祐播磨守護、屢請之義持、義持意聽可、未發、滿祐怒、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定石清水賀茂社行幸日時、九日、前將軍義持宿禱因幡堂、十六日、讀經諸社寺、祈兩社行幸安寧、義持往北野、二十一日、義持宿禱清和院、二十六日、播磨備前美作守護赤松滿祐憤幕府奪其封與族人持貞、自縱火其第、還播磨、據白旗城、二十七日、備前守護代小寺某乞降于幕府、二十八日、幕府遣細川持元、山名時凞、一色義貫等擊赤松滿祐、赤松貞村等先發、晦、延兩社行幸期、初帝不豫、禱賀茂石清水、既而疾愈、至是欲幸兩社賽宿禱、會有亂而止、十一月朔、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四日、又朝、十日、幕府使東寺及法身院祈戰捷、十三日、當是時、赤松持貞憑寵恩益驕恣、諸將益忌之、多黨赤松滿祐胥議、爲分疏之、迄是月、諸將健訟不已、義持亦粗厭之、是日、終令持貞自殺、持元時凞回軍、十四日、多田祠鳴動、幕府命諸寺讀經、幕府授征旗于

一色義貫、十五日、幕府修法于金剛輪院、十七日、不豫、十八日、前將軍義持宿禱清水寺、二十一日、修法于禁中及院中、禱不豫、義持修五壇法于室町第、二十五日、春日社成、遷神于正殿、十二月二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十五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十七日、幕府赦赤松滿祐罪、是日、滿祐入京師謁義持、滿祐尋剃髮號性具、十八日、內侍所神樂、上病愈、二十一日、前將軍義持朝上皇、二十四日、修金剛准大法于禁中、義持參朝、二十五日、義持朝上皇、二十六日、奉幣石清水賀茂、禱不豫、是歲、大風洪水、關白持基復爲左大臣、十世原僧與優婆塞戰、盡殺之、

正長元年戊申、春正月、因不豫輟諸節會、十六日、前將軍義持、修法于室町第、又修于石清水宮、十七日、義持病篤、初義持有六弟、懲義嗣之禍、以爲僧、及義量死無嗣、而諸弟皆爲僧、約以足利持氏爲嗣、至是管領畠山滿家等忌持氏難制、更議所立、依違不決、

滿家建議、不若質諸神、十七日、白詣石清水、卜於八幡神廟、而得青蓮院大僧正義圓、議卽決、迎義圓於粟田口、徙室町第、十八日、前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持薨、年四十三、諡勝定院、贈太政大臣、義持性婾惰、時會京畿無事、以遊宴爲事、尋遊攝家諸門跡、及西園寺、日野、柳原等諸卿殿第、三管領四職宅、世俗稱謂御成、御成之號、蓋掓于此、

佐佐宗淳曰、足利義持受天下平定之後、四海無事、萬民艾安、府僚守職、無所增損、可謂守成之美也、義滿嘗愛義嗣、殆有廢嫡之意、然義持無一毫望之色、義嗣謀反、措不問、至再反、則不得已而殺之、孝友之至也、及義滿薨、固辭太上天皇之號、非知臣子之分者、豈能如此邪、定上杉禪秀之亂、納持氏於鎌倉、得愛親馭下之道、然晚年不能制赤松滿祐強暴、及義量卒、約以持氏爲嗣、義持薨、而管領變約立義教、遂致關東之亂、非復不

能制強臣之故耶、子孫遂遭弒逆、履霜之漸、非一朝一夕之故、室町氏之不振、職之由、義量嗣爲大將軍、而早卒、其治未可知、豈不惜乎、

十九日、靑蓮院義圓入爲義持嗣、徙權中納言藤原義賢第、二十日、足利義持夫人藤原榮子、正二位藤原資秀並叙從一位、二十三日、葬足利義持于等持院、二月朔、出雲直國讓其國造職、及杵築大社總檢校職于孫高國、五日、修不動小法于禁中、六日、六條道場火、十五日、足利義圓修法于室町第、二十二日、義圓修法于東寺、二十四日、二條油小路及土御門室町火、三月五日、足利義圓修法于室町第、六日、鎌倉府遣兵攻里見家基依上城、是日、與書滿井某、賞其戰功、九日、修十壇閻魔天供、十二日、以足利義圓爲左馬頭、叙從五位下、是日、義圓蓄髮改義宣、以其髮猶短、裹頭以見諸將、近衞萬里小路

火、十六日、幕府令禁犯大將軍諱字者改名、二十日、足利義宣避方忌于富樫持春第、二十一日、義宣徙室町第、春日町火、二十三日、幕府賜宴近臣、與太刀、二十五日、以權大納言日野資國准大臣、是日薨、二十七日、修法于禁中、二十九日、足利義宣修法于室町第、又修東寺、幕府遣使朝鮮、求佛經、閏月四日、正親町大宮火、十五日、內侍所臨時神樂、足利義宣謁吉野藏王祠、十八日、權大納言久我清通爲淳和奬學兩院別當、二十七日、上皇修法于院中、資足利義持冥福、夏四月十四日、足利義宣叙從四位下、二十日、大僧正滿濟爲准三宮、二十一日、天台座主慈辨罷、以准三宮義承代之、二十七日、改元、二十九日、幕府廢自今四月例修法華八講、南朝皇子良王去寺尾城、移落合城、五月朔、准大臣日野資敎薨、足利義宣觀競馬于賀茂、二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五日、足利義宣觀競馬于賀茂、七日、義宣得異夢、使賀茂在方禳

之、八日、使堯仁法親王修普賢延命法于清涼殿、祈不豫、七日、後愿禱、十二日、足利義宣使准三宮道意修尊星王法、又使安倍有富行泰山府君祭于其第、十九日、行内侍所臨時神樂、禱不豫、幕府修北斗小法、二十一日、病愈、二十二日、大水、二十四日、幕府和歌會、二十五日、足利持氏與足利義宣有隙、擧兵將至京師、執事上杉憲實諫止之、二十六日、前右大臣鷹司冬家薨、三月至是月、疾疫流行、人多死、號曰三日病、六月朔、大風洪水、七日、沈佛舍利于神泉苑池、禱不豫、十日、遣使于伊勢、禱不豫、十一日、修如法念佛會于清淨花院、十三日、幕府使准三宮滿濟修五壇法于室町第、十九日、前太政大臣公俊薨、二十一日、足利義宣納權中納言日野義資妹重子爲夫人、二十四日義宣如二條持基第、二十五日、義宣受法衣、二十七日、修佛眼法于禁中、秋七月六日、小倉宮奔伊勢、後龜山帝皇子中宮藤原氏所生也、稱小倉殿、九日、皇居

艮角社樹折、十一日、以上疾劇、幕府議皇嗣、十二日、幕府命准三宮滿濟、遣宮内卿藤原行豐于伏見、傳迎立意於彥仁王、世傳帝好修法、平素齊戒、不近婦女、以故無嗣、在位臨朝希少、庶政多廢、帝疾失心而無嗣、時後龜山帝之子小倉宮、後二條帝之冑木寺宮、龜山帝之裔常盤井宮在、上皇疑所立、僧宗純奏曰、皇嗣宜就伏見殿索、乃上歌、上皇意決、告之足利義宣、初宗純母入上皇宮有娠、既而遭讒出宮、遂生宗純於民家、自少爲僧、才識絶人、上皇屢召入宮、進對稱旨、遂定皇嗣、宗純乃一休也、十三日、幕府遣畠山滿家兵數百人、迎彥仁王抵若王寺、前參議經兼、三位源重有等從焉、及在若王子、使赤松滿祐護衛之、十七日、大漸、上皇迎彥仁王於其宮爲猶子、足利義宣觀猿樂于其第、幕府修法禱上皇疾、十九日、爲養院僧報小倉宮在伊勢與津于幕府、二十日、帝崩于土御門黑戶、年二十八、二十二日、謚大行天皇曰稱光院、二十

四日、幕府命修北斗准大法于院中、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二終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

館林　岡谷繁實　修

後花園天皇上

後花園天皇、諱彥仁、崇光院曾孫、後崇光院之子也、母敷政門院庭田幸子、贈左大臣經有女也、應永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生、正長元年七月十三日、立爲皇太子、二十日、帝崩、二十八日、踐祚于前右大臣三條公光土御門高倉第、時十歲、後小松上皇聽政、關白左大臣持基更攝政、右大臣一條兼良、內大臣兼左近衞大將近衞房嗣、權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久我淸通並如故、小倉宮入長岳寺、二十九日、火葬稱光帝於泉涌寺、八月四日、移藏稱光帝御骨於深草法華堂、八日、越後守那須資之卒、資之初黨上杉氏憲、氏憲滅而歸服足利持氏、十日、足利義宣訪准后滿濟于三寶

院、十一日、義宣修五壇法于室町第、十二日、定稱光帝陵地、十九日、幕府使准后滿意修金剛童子法于院中、禱上皇疾、二十三日、伊勢國司北畠滿雅奉小倉宮起兵、初小倉宮從後龜山帝于嵯峨、稱光帝大漸、繼嗣未定、皇子意欲使其子代承大統、竊出嵯峨、犇伊勢、憑滿雅、謀恢復、滿雅素憤皇子不踐祚、乃募統下爲擧兵、初足利義滿使大內義弘議和事、蓋欺後龜山帝、以兩統迭立、如乾元延慶之故事、而帝之入京師也、亦出于窘蹙不得止之計、以故皇子常懷覬覦、而知後小松上皇意屬伏見殿、方帝疾劇、宿志益急、使人僞稱鎌倉使者、往伊勢給滿雅曰、持氏有命、宜取小倉宮起兵、滿雅諾、使者又曰、我當徑往取之來、滿雅曰、可矣、使者乃還嵯峨、與小倉宮俱至伊勢、既而使者恐其發覺逃亡、滿雅初知其被欺、而事不可遽止、遂爲皇子擧兵、九月朔、日有食之、三日、北野神人據北野社嗷訴、尋散、四日、日吉神人嗷訴、十一日、足利義

宣使僧正宗海修法于石淸水、二十三日、足利持氏叛報至京師、二十九日、京畿諸國窮民蜂起、掠奪財物、壞證券、私行德政、令人不償負債、守護地頭不能制、十月朔、足利義宣爲其夫人日野氏修六字法、十一日、北野萬部經會、義宣蒞焉、幕府令申禁訴訟原被請託權門、定其應召出證左期、又定沒收地制、十四日、大草城主西鄕隆盛卒、十五日、京師火、十七日、祈禱醍醐寺、足利義宣遊嵯峨、二十日、義宣詣淨華院、二十三日、造太政官廳、幕府以赤松滿祐補侍所、是日、沙汰始、二十六日、足利義宣詣智恩院、二十八日、義宣修五壇法于室町第、十二月、幕府令仁木持長、一色義貫攻北畠滿雅、滿雅拒戰敗之、土岐興安、世保持賴援持長、滿雅邀戰于岩田川、走之、亂次追躡、既而興安持賴返戰、滿雅軍不利、是月、美濃守護土岐持益戕義仁王、是歲、幕府以澁川滿直爲鎭西探題、大水、陸奧最甚、禾穀不登、餓莩相枕藉、郡國不寧、

永享元年己酉、春正月朔、以帝尙幼也、停四方拜、二日、雷、七日、北畠持康寄書准后滿濟、謝幕府賜劍、十一日、足利義宣爲上皇張猿樂于院中、義宣臨大館某第、十三日、蹴鞠會、赤松滿祐獻歌舞于幕府、十九日、足利義宣修不動法于室町第、二十九日、播磨土寇起、是日、守護赤松滿祐歸其國、晦、一條萬里小路火、鎌倉淨妙寺火、二月十一日、永安寺火、十七日、始讀孝經、三月九日、雨灰、足利義宣冠、帝及上皇賜劍馬、義宣亦獻劍馬沙金于兩宮、十三日、石淸水神人二人自殺神殿、十五日、以左馬頭足利義宣爲征夷大將軍、兼參議左近衞中將、是日義宣改名義敎、二十三日、將軍義敎參朝、又朝上皇、二十九日、內大臣近衞房嗣罷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久我淸通轉左近衞大將、權大納言大炊御門信宗兼右近衞大將、參議足利義敎爲權大納言、敘從三位、信宗宗氏之子也、是春、丹波、大和、伊賀、伊勢諸國土寇蜂起、幕

府修法於三寶院、祈夫人日野氏平產、夏四月二十日、將軍義教詣三寶院、二十二日、義教修愛染准大法于室町第、二十六日、發一社奉幣使于石淸水宮、五月二日、幕府廢自後例修等持寺八講、三日、將軍義教觀猿樂于犬馬場、五日、義教觀小五月會、又觀競馬于賀茂、九日、義教修金剛童子法于室町第、十九日、義教修不動小法于室町第、六月三日、祈晴、九日、以僧周勝爲南禪寺住持、將軍義教蒞焉、十五日、奏樂、義教及夫人日野氏詣聖護院、十九日、義教詣仁和寺、又見朝鮮使于等持院、義教女入大慈院爲弟子、播磨國言、白旗降赤松庄、二十一日、賜故相國寺僧周噩于諡號、曰智海大珠禪師、二十七日、將軍義教修五壇法于室町第、以前關白兼家猶子某爲東南院門主、尋義教亦爲之猶子、三隅某與益田某搆兵、是日、幕府使准后滿濟陳意見、晦、祈雨、秋七月朔、又祈、七日、興福寺僧徒與井戶某戰于春日大鳥居前、十日、更

造土御門殿黑戶渡殿門、將軍義教詣相國寺淨華院佛殿上棟、義教蒞焉、南朝遺臣前右近衛大將花山院長親薨、十一日、義教詣安禪寺、十三日、大神宮神人等爭鬪、十四日、右京大夫細川持元卒、弟持之嗣、十九日、修五大尊合行法于院中、將軍義教修不動小法于室町第、北畠滿雅築寨於袖岡山而保焉、土岐正賴來入寨、是月、大和人越智、十市、布施、萬財等應小倉宮皆起兵、八月朔、日有食之、三日、釋奠、四日、攝政持基罷左大臣、權大納言久我淸通罷左近衛大將、右大臣一條兼良爲左大臣、內大臣近衛房嗣爲右大臣、權大納言久我淸通爲內大臣、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大炊御門信宗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足利義教兼右近衛大將、十七日、義教謁石淸水宮、二十日、幕府定奉行呈稟章程、二十二日、將徙土御門新殿奉幣八社、二十四日、幕府罷管領畠山滿家、以斯波義淳代之、二十五日、上皇觀舞樂于院中、將軍義教

朝之、獻劒馬、二十八日、義教行擐甲儀、二十九日、還御土御門殿、晦、幕府禁非奉行受訴狀、是月、幕府移筑紫豪富四人于京師、九月五日、改元、朝議謂、正長之號、於王室將家、皆爲凶也、而足利持氏慍不得爲將軍、猶私用正長、曰、吾何屈於還俗將軍乎、今川範政遣書持氏極諫、不聽、由是與持氏有隙、義教亦自知天下多不服己者、銳意爲政、待諸將不假辭色、軍國之事、多所釐革、十一日、義教謁祇園社及北野社、十三日、准大臣廣橋兼宣薨、十六日、將軍義教謁日吉社、十七日、贈故正二位足利義嗣從一位、二十二日、將軍義教謁春日社、二十四日、筒井某捕南朝遺臣楠木光正于奈良、是日、幕府斬之六條河原、光正稱五郎左衛門、削髮稱常泉、潛匿南都、會義教至南都、光正欲伺間狙擊之、至是被收、臨刑從容作詩歌、觀者歎惜、冬十月二十一日、義教修普賢延命法于室町第、二十七日、造太政官廳、二十九日、更造豐受大神宮、是月、

幕府遣仁木持長、一色義貫、世保持賴等兵六萬、踰鈴鹿嶺入伊勢、擊北畠滿雅、滿雅據多藝、使子教具及長野周防守、雲林院左馬助等兵萬五千、禦戰于雲出川、斬獲一千餘、終擊卻之、赤松滿祐、山名持豐等兵二萬俱進擊、周防禦死、軍敗、滿雅自率兵與持賴戰破之、持長及六角迎戰、又破、衆追擊、滿祐持豐兵橫衝寨、兵三百餘死、滿雅與持賴戰于岩田、軍敗、滿雅乞和、義教又令畠山持國攻越智維通于高島城、未能下、十二月二日、一條室町火、七日、幕府定占有無主采地罰、十二日、奉幣大神宮、告卽位期、十三日、將軍義教敍從二位、鎌倉府殺大掾高幹父子、十四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養義持冥福、二十五日、遷豐受大神宮于假殿、二十六日、幸太政官廳、二十七日、卽位太政官廳、晦、發一社奉幣使于伊勢、是歲、幕府召大內盛見于鎭西、菊池武興、城某、少武滿貞出兵筑後、與大內持世、澁川滿直相持、大友持直遣使朝鮮

修好、爾後聘問不絶、幕府更造達摩寺、
二年庚戌、春正月朔、停四方拜、將軍義敎兼右馬寮御監、十一日、義敎朝上皇、二十八日、義敎夫人日野氏敍從三位、二月朔、山名時凞獻歌舞于幕府、十日、毛利光房讓采邑于其子凞元、十三日、將軍義敎詣德雲院、是日、幕府定豎豐田某部署、十六日、釋奠、幕府使大乘院、一乘院、興福寺僧豎豐田、豐田聞風而遁、十九日、月色如朱、分爲三、少時則合、二十日、地震、二十一日、將軍義敎臨一色義貫第、二十八日、上皇皇女入大聖寺、是月、筒井順永築城于筒井、三月九日、將軍義敎謁石淸水宮、是春、和泉、河內、紀伊、南朝餘黨力竭降于足利氏、夏四月二日、幕府會諸將議迎還小倉宮于伊勢、二十一日、堯仁法親王薨、二十八日、上皇幸將軍義敎室町第、二十九日、義敎朝上皇獻物、謝臨幸恩、是月、權中納言藤原盛光罷院執權、以權中納言藤原秀光代之、義敎詣熊野社、五月

七日、嚴宿直規、禁後宮猥褻、二十六日、天龍寺僕隷與臨川寺僧鬪、晦、祈雨、六月九日、鎌倉府配結城某于大島、十一日、上皇觀猿樂、將軍義敎陪之、十二日、義敎如勸修寺經成第、十七日、下總介千葉兼胤卒、子胤直嗣、十八日、箱崎宮火、貞成親王獻大嘗會記、神膳御記于上皇、秋七月十六日、將軍義敎肆拜賀儀于三寶院、二十五日、義敎奏慶、八月朔、日有食之、九日、釋奠、十七日、讚岐大風雨、十八日、大風洪水、太政官廳諸門倒、二十二日、大水、九月二日、大風洪水、十日、祈晴、陸奧洪水、自六月至是月、幕府使奉行加訴狀于目錄捺印、隨其署日前後裁決、又定藉沒酒戶典舖、收其財産于納錢方制、又禁託事不償其債、私用抵品、冬十月六日、幕府令、凡負債及十年者倍償、過其期者、令償辨本錢十分三、淸償其積年子錢、若約折券者、不在此限、十七日、將軍義敎敍從一位、十九日、祈晴、觀女騎馬、二十五日、幸太政官廳、將軍義敎扈從、二

十六日、御禊、貞成親王如義敎第、是夜地震、二十八日、先是鎌倉府使上杉持朝擊長倉義成等、不克、是日、講和、二十九日、將軍義敎朝上皇、是日、永安寺火、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島津忠國殺其族久林某于德滿城、九日、將軍義敎參朝、十四日、幸太政官廳、十六日、將軍義敎參朝、十八日、大嘗會、二十日、將軍義敎修法于室町第、二十七日、義敎以小倉宮子敎尊爲猶子、入勸修寺爲僧、閏月二日、上皇勅淸淨光寺、祈海內安寧、國祚長久、十二月二日、將軍義敎如高倉永藤第、九日、義敎朝上皇、十四日、修造大神宮內侍所神樂、及臨時神樂、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義敎如三條實雅第、十五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日、將軍義敎如貞成親王第、二十七日、義敎參朝、又朝上皇、二十八日、三條河原火、是月、幕府遣兵攻白山、僧徒多死、是歲、宗像氏繼通好于少貳滿貞、
三年辛亥、春正月朔、停四方拜、二日、上皇不豫、九日、地藏院火、十

日、將軍義敎臨伊勢貞經第、是日、參朝、又朝上皇、傳法院僧襲擊根來、守護畠山滿家遣兵鎭之、十一日、將軍義敎詣三寶院、遂朝上皇、十二日、義敎臨斯波義淳第、十三日、幕府和歌會、十八日、地震、將軍義敎詣鹿苑院、十九日、義敎詣相國寺、二十日、義敎觀猿樂于室町第、臨赤松滿祐第、二十二日、義敎詣勝定院、又臨山名時凞第、二十三日、義敎臨德雲院、及細川持之第、二十四日、義敎詣等持寺、及通玄寺、義敎修不動大法于室町第、二十五日、義敎詣靑蓮院、二十六日、義敎臨京極持光、及畠山某第、二十八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九日、大炊御門油小路火、將軍義敎詣聖護院、遂朝上皇、二月朔、義敎修愛染護摩法于室町第、五日、義敎謁石淸水宮、及六條八幡社、七日、義敎饗貞成親王于室町第、是夜、義敎齋于伊勢貞繼第、十二日、義敎謁皇大神宮、召律僧三百口、修光明眞言於八講堂、十六日、義敎臨赤松滿祐第、十七日、義敎臨

一色義貫第、伊勢國司北畠顯雅、守護土岐持頼並抵京師、十八日、上皇命幕府治少將藤原兼重與宮女姦罪、收其采地、十九日、將軍義敎詣青蓮院、二十一日、義敎詣三寶院、二十二日、修法于宮中及院中、禳災異、義敎詣西芳寺、及香嚴寺、二十九日、先是大內盛見與大友持直、少貳滿貞、菊池兼朝戰、敗績、是日、幕府遣僧有雲等于鎭西和解之、三月二日、將軍義敎詣素玉房、遂訪大僧正義承于圓德院、六日、勅貞成親王、進覽其世傳古書、大友持直使僧等洙貞嚴抵京師、告與大內盛見搆兵情由于幕府、將軍義敎詣鹿苑院、天王寺僧放火新開莊、十四日、鎌倉使者二階堂盛秀抵京師、將軍義敎不面、將擧其舊罪三條詰責之、尋命准后滿濟詢管領已下諸將意見、二十四日、上皇辭尊號、是日薙髮、法諱素行智、晦、光範門院謁皇太神宮、是月、妙樂寺僧與小川弘武鬪、夏四月十四日、將軍義敎朝法皇獻物、義敎受法衣三寶院、十九

日、義敎詣高野山、巡覽南陲、欲圖南國也、二十二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資義滿冥福、二十六日、將軍義敎參朝、二十八日、義敎修結緣灌頂于等持寺、是日、詣德雲院、二十九日、義敎參朝、遂謁石清水宮、大內盛見攻立花新城取之、五月三日、義敎詣等持寺留七日、八日、義敎修其母藤原氏三十三回忌辰法會于等持寺、上及法皇賜佛經、又下赦令禁殺生三日、十四日、幕府捕勝定院、鹿苑院僧四十餘人、尋處之流、十八日、修不動法于禁中、二十六日、將軍義敎修尊勝王法于室町第、二十九日、大水、六月六日、將軍義敎詣南禪寺、七日、幕府祈晴、九日、幕府復遣僧無爲等于鎭西、和解大內盛見、大友持直等、十二日、幕府戒飭畠山山名以下諸將、爲政主公平、十三日、將軍義敎臨甲斐某第、十四日、祇園會、義敎觀于京極持光第、諸社有怪異、十五日、義敎朝法皇、謁光範門院于院中、十九日、義敎修五壇法于室町第、二十五日、義

敎臨飛鳥井雅世第、二十六日、義敎如二條持基第、二十八日、大內盛見與大友持直、少貳滿貞戰萩原、敗死、是夜星變、二十九日、將軍義敎詣如意寺、秋七月朔、日有食之、五日、京畿饑饉、民多死、幕府逮捕米商閉糶者、十三日、大內盛見戰死報至、尋幕府命諸將議討大友持直、少貳滿貞等方略、不決、遣僧梵佶等慰撫大內持世持盛、十七日、熒惑犯心、十九日、鎌倉使者二階堂盛秀謁將軍義敎、獻鎧刀及馬、既義敎及斯波義淳、畠山滿家等、遺書足利滿貞、告其許謁見事由、二十日、義敎修准大法于室町第、義敎臨土岐持頼第、二十五日、幕府命諸寺禳星變、二十七日、足利義持夫人從一位藤原榮子薨、二十八日、貞成親王進覽保元平治洞物語諸書、將軍義敎猶子義快入青蓮院爲僧、是月、朝鮮使來獻矮人可長一尺五寸于幕府、八月五日、相模守三浦高連卒、七日、將軍義敎見鎌倉使二階堂盛秀、尋賜鈒鎧等于足利持氏、十六

日、僧正良什爲天台座主、上總介佐竹義鄕卒、十九日、幕府命伊勢國司北畠顯雅在京、且納法皇湯沐邑貢租、與平尾莊于其族人北畠持康、二十日、僧明兆寂、淡路物部鄕人也、爲僧從學東福寺僧大道、自幼好畫耽弄之、朝參暮詣、爲之廢怠、大道每戒之、將絕師資之契、於是自謂、所遺棄道路者敝屣也、我亦爲大道所棄、故號破草鞋、一日悅大道不在、縱筆畫不動像、大道歸、見驚瞿然藉之於膝下、火焰忽潑於畫中、不能掩匿、大道感其至妙、不復禁、爲東福寺殿司、因號兆殿司、將軍義持每愛遇、或問其所欲、答曰、財寶非望、官爵亦然、一鉢一衣以足、窮衲唯一事所請、頃年寺中好多栽櫻樹、後世恐精舍變爲遊宴場、是貧道深所悲歎、願下命悉拔櫻樹、義持美其志、盡伐焉、寂年八十、二十二日、修一字金輪法于三寶院、禳災異、幕府亦修愛染法、幕府課造北小路第、費于諸國守護、二十四日、將軍義敎臨赤松滿祐第、興福寺僧筒井順

永攻平田莊官箸尾某于箸尾城、燒之、某率衆攻順永于筒井城、
義敎出師、欲討某、畠山滿家、細川持之、山名時凞等諫止之、尋滿
家遣使于某、諭解其兵、二十八日、義敎詣泉涌寺、及十住心院、晦、
義敎憤伊勢貞經誹議失政、褫其職、與家于弟貞國、是月、鎌倉府
始用永享號、九月十日、將軍義敎修五壇法于室町第、十二日、義
敎遊岩倉、二十三日、義敎避方忌于富樫持春第、二十六日、先是
管領斯波義淳請褫職、至是幕府慰諭不允、冬十月二日、幕府傳
內旨于等洙貞厳二僧、大友持直封土如故、三日、探題澁川滿直
追少貳某至佐嘉、五日、太白犯月、七日、足利滿貞復書畠山山名
諸將、九日、前右大臣西園寺實永薨、將軍義敎如近衞良嗣第、及
鷹司房平第、十七日、義敎詣青蓮院、十九日、幕府定小倉宮月俸、
課之諸將、義敎詣常在光院、二十三日、幕府命諸社寺禳星變、幕
府使大內持世襲領盛見遺封、分與持盛于長門、二十五日、將軍

義敎詣仁和寺、二十七日、地震、十一月三日、大內持世與大友時
直戰于筑前、敗之、幕府誅伊勢國司北畠氏黨大鋤某、尋坐法皇
衞士賚之舍匿之、流佐渡、其徒懼逃亡、太白犯哭星兩夜、十一日、
四條烏丸火、十二日、地震、十三日、將軍義敎如一條兼良第、二十
一日、義敎如北小路、視其新第經營、綾小路烏丸火、二十四日、幕
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二十六日、錦小路及樋口町火、幕府修
不動法于三寶院、禳星變、二十八日、先是菊池兼朝、大友親綱上
書幕府、請援大內持世、至是幕府使僧心源周朝下敎探題澁川
滿直、又使傳密旨于菊池大友諸將、十二月二日、義敎參朝、又朝
法皇、三日、義敎修于鎭宅法北小路新第、五日、南朝皇女詣室町
第、六日、將軍義敎詣鹿苑院、七日、義敎詣北小路新第、九日、發大
神寶使、義敎避方忌于富樫持春第、十一日、義敎徙北小路新第、
十五日、義敎臨斯波義淳第、十六日、熒惑犯太白三夜、十九日、幕

府修不動准大法、以法印尊仲補鶴岡社務、爲關東護持奉行、二
十日、內侍所神樂、遷皇大神宮于正殿、二十一日、將軍義敎詣鹿
苑院、義敎使安倍有盛修如法泰山府君祭于北小路新第、二十
五日、避方忌于別殿、義敎參朝、又朝法皇、獻劒于兩宮、二十六日、
義敎臨畠山滿家第、二十七日、義敎參朝、又朝法皇、義敎使東寺
禳明年歲厄、大內持世、持盛、與大友親雄、狹間某等、對峙規矩郡、
是日、幕府使僧心源周朝傳命持世、遂至豐後、欲見大友持直、道
梗不得通、二十八日、義敎參朝、又朝法皇、二十九日、先是義敎以
前關白良嗣子爲猶子、至是恚良嗣不敬待己、變約以一條兼良
子爲猶子、入寶智院、爲僧、明使來、貢朝貢于幕府、天台座主義承
罷、金剛峯寺火、

四年壬子、春正月朔、停四方拜、二日、將軍義敎臨畠山滿家第、四
日、大內持世、菊池兼朝等、與大友親雄、大戰矩矩郡、五日、將軍義

敎臨畠山滿家第、七日、義敎修愛染護摩法于三寶院、禳其歲厄、
是日、義敎觀猿樂于室町邸、十日、義敎參朝、又朝法皇、十一日、義
敎詣三寶院、遂朝法皇、是日、院中有猿樂、十二日、義敎臨畠山滿
家第、十三日、和歌會、猿樂、赤松滿祐獻歌舞于幕府、十六日、大內
持世告急、乞出安藝石見兵應援、探題澁川滿直亦遣使報之、幕
府命諸將議之、十八日、將軍義敎詣鹿苑院、二十日、義敎詣三寶
院、又臨赤松滿祐第、二十二日、義敎詣三寶院、一色義貫獻歌舞、
自與子弟演其伎、是日、又臨山名持凞第、二十四日、細川陸奧守
獻猿樂于幕府、是日、義敎詣通玄寺、二十五日、義敎詣青蓮院、二
十六日、僧心源周朝還自筑紫、報大內持世孤立危急狀、幕府下
密書于大友親綱、菊池兼朝、與持世協力、又令安藝、石見、伊豫出
兵應援、義敎詣崇壽院、又臨京極持光、畠山祐順第、二十八日、義
敎詣南禪寺、又觀梅于法善坊、畠山滿家獻歌舞于幕府、二十九

日、義敎詣聖護院、二月朔、幕府修愛染護摩法于三寶院、禱海內平安、四日、將軍義敎修不動法于室町第、七日、義敎朝法皇、九日、赤松滿祐兵與一色義貫兵爭鬭、十日、大內持盛應大友持直、襲兄持世軍、敗之、持世棄豐前奔長門石見間、保三隅城、尋持盛亦渡海還周防、十一日、將軍義敎避方忌于伊勢貞國第、幕府和歌會、十三日、大友持直遣僧陽仙、訴菊池兼朝不還侵地、幕府欲使持直先黨大內持盛謝擊持世罪、是日、傳密旨于僧陽仙、旣而安富某懼持世孤立、又訴之、二十三日、將軍義敎將詣伊勢、國司北畠顯雅乞暇還其國、二十五日、義敎臨伊勢貞國第、二十七日、鎌倉執事上杉憲實遣羽田壹岐于幕府、還其所冒占地、又請還補鎌倉五山長老、是日、義敎召見、尋賜金襴太刀、三月四日、義敎及夫人日野氏觀花于東山、明日、遊大原野、五日、義敎學射于小笠原政康、六日、南莊寺民與觀音寺民爭山界相鬭、幕府命近江守

護六角滿綱鎭撫之、九日、將軍義敎詣若王寺、十日、義敎及夫人日野氏詣入江殿、十二日、地震、義敎訪永助法親王于仁和寺、又如德大寺公有第、十四日、大內持世自三隅徙山口、十七日、先是大內持世持盛兄弟搆兵之報至、幕府欲援持世、恐大友持直、少貳滿貞應持盛、是日、命山名時熈私傳檄于安藝石見兵援持世、將軍義敎如九條滿敎第、二十三日、義敎及夫人日野氏詣皇大神宮、二十八日、義敎修愛染護摩法于室町第、禱夫人日野氏疾、是月、菊池兼朝與少貳滿貞戰于筑後、夏四月九日、以僧惠沈爲等持寺住持、將軍義敎蒞焉、幕府和歌會、十三日、幕府傳旨大內持世、止出師于豐前、十四日、將軍義敎訪僧正良讃坊及村融坊、十五日、義敎修不動護摩法于室町第、義敎謁北野社、十七日、義敎詣三會院、二十日、幕府蹴鞠會、二十一日、賀茂祭、將軍義敎往觀焉、二十六日、義敎徙奧會所、先是大內持世遣使幕府、告徙山

口、謝安藝石見援兵恩、又請併領弟持盛封邑、任修理大夫、至是幕府許之、下書菊池兼朝、河野某、援持世拒持盛、二十八日、大友持直遣使幕府、獻金賀徙、其新第諸將或欲責黨其大內持盛之罪、逐使者、尋優容之、付報書、諭勿援持盛及滿世、鎌倉府造大山不動堂、五月朔、幕府修不動護摩法於三寶院、又祈禱諸寺諸社、二日、將軍義敎詣等持寺、修法華八講、賚義滿冥福、因留七日、赦流以下罪人、四日、幕府失寶刀二口、尋獲之、因修法相國寺禳之、七日、避方忌于別殿、將軍義敎修法于室町第、十日、更造熊野新宮、十三日、島津忠國與盟書于廻元政、尋又與比志島義淸、十八日、修理大夫葦名盛政卒、十九日、修法于禁中、將軍義敎臨細川持之第、安藝守護代小早川某請筑紫探題代補堪其任者于幕府、幕府諭待大內大友亂平、二十日、修佛眼不動法于東寺、北野社僧與鹿苑寺僧爭鬭、幕府捕北野僧下之獄、二十五日、幕府下

密旨于大友親綱、援大內持世拒持盛、是日、幕府連歌會、二十六日將軍義敎臨畠山滿家第、六月三日、大內持世弟僧盛藏主還俗、改名敎祐、幕府賜太刀、五日、祈雨、六日、幕府命東寺修理神泉院、十二日、吉田社失神寶、祇園林木倒、命僧禳變異、是日、幕府修五壇法、將軍義敎詣天龍寺、又臨赤松滿祐第、十三日、民部大輔斯波義豐卒、十五日、幕府修造眞言院、十八日、八王寺山鳴動三日、二十一日、將軍義敎訪能登守護畠山滿則疾、二十四日、義敎命聖護院、三寶院修法、二十七日、畠山滿則卒、晦、島津忠國與大野地于阿多某、是月、前權大納言正親町實秀獲譴幕府、屛居餓死、伊東祐立追擊島津忠國兵、破之河骨、秋七月四日、修法于醍醐寺、禱二星合、及八王子山鳴變異、將軍義敎詣嵯峨、又如二條持基第、十日、義敎謁石淸水宮、十二日、義敎詣南禪寺、二十五日、攝政持基爲太政大臣、內大臣久我淸通罷、權大納言足利義敎

為內大臣、二十八日、幕府使伶人習樂、是月、薩摩、大隅、日向民作亂、島津忠國使其弟好久擊之、八月十一日、釋奠、伊勢守護土岐持賴歸其國、十三日、攝政持基罷、以左大臣一條兼良攝政、十五日、將軍義教避方忌于伊勢貞國第、十六日、義教遊嵯峨、復臨伊勢貞國第、十七日、義教遣僧道淵于明、其書曰、欽惟大明皇帝陛下、四聖傳業、三邊乂安、勛華繼體、從昔所希、宣光中興、不圖復覩、貢茅不入、固緣幣邑多虞、行李往來、願復治朝舊典、是以謹使某人覲國光、伏獻方物、

青山延于曰、義持遵奉遺命、絕明通聘、辭義嚴正、有足稱者也、而義教又遣使通聘、不啻負其父遺命、寔失國體、其後義政效尤、卑屈稱臣、抑又甚、

山縣禎曰、當是時、遣外國書翰、皆命緇流、而緇徒不辨國體、務自卑屈、以取辱於外國、然亦為上者、不學無術之過也、至如義

政貽明主書、稱臣且用彼年號、則又滋甚矣、

義教如兵庫、觀使船、遂遊覽其地、又命島津忠國輸硫黃十五萬斤、使少貳滿貞及對馬人警衛航路、十八日、法皇宮火、撲滅之、二十四日、將軍義教修普賢延命法于室町第、二十七日、義教參朝、島津好久與盟書于樺山孝久、二十八日、攝政兼良罷左大臣、內大臣足利義教為左大臣、權大納言大炊御門信宗為內大臣、義教為夫人日野氏修法于室町第、幕府蹴鞠會、伊集院某擁島津守國、與島津忠國戰、幕府下書忠國、議援之、疾疫流行、九月十日、義教託觀富士山、欲伺鎌倉動靜、是日發京師、十一日、幕府使前右大臣三條公冬等宿直于禁中、內大臣大炊御門信宗于院中、幕府使三寶院及聖護院禱道路平安、十四日、有流星、十七日、將軍義教至藤枝、守護今川範政迎謁、十八日、義教館範政第、覽富士山、權中納言飛鳥井雅世、參議三條實雅、權大僧都堯孝、及武

臣多扈從、範政厚饗慰之、各賦和歌、二十四日、大和民嘯聚抵奈良、嗷訴免其社田寺田臨時段錢、是日、箸尾某、越智某、舉兵與筒井良舜戰、敗之、越智放火龍田社、土寇怒圍越智、幕府議出師、二十八日、將軍義教至自駿河、冬十月三日、光範門院謁皇大神宮、十日、幕府罷管領斯波義淳、初義滿深愛少子義嗣、欲讓重職、然憚諸列侯、未發而薨、故列侯或屬意義嗣者、殆似有二主、前管領義將一心翼戴義持、義淳繼其職、後羣族畏憚父子威權、義嗣又不能抗衡、斯波氏權勢卓越當時、十一日、幕府追咎中條父子舊罪、賜其父死、逐其子、島津好久使伊作某仍舊管伊作莊、十四日、鎌倉府以小田原關稅寄鶴岡八幡社、充其修理費、十五日、將軍義教夫人日野氏與其妹受法衣于鹿苑院、十六日、義教觀紅葉于栂尾高雄、十九日、幕府罷侍所赤松滿祐、以一色義貫代之、二十一日、將軍義教遊小松谷、蠣崎某與南部守行戰、敗奔蝦夷、幕

府和解之、守行不聽、是日、幕府下議諸將、二十二日、幕府以細川持之為管領、二十三日、鳥羽人設女猿樂場、觀者麕至、是日、將軍義教召見演其技、二十六日、義教朝法皇、攝政兼良罷、太政大臣持基復為攝政、二十九日、幕府和歌會、大內持世欲擊大友持直、少貳滿貞請旗于幕府、幕府與筑後于菊池兼朝、又傳密旨于肥田田原佐伯等、屬大友親綱、欲使與安藝、伊豫、石見兵俱援之、下議諸將、十一月五日、以大和亂停春日祭、九日、醍醐帝山陵、及聖武帝廟、將軍塚鳴動、十二日、御香宮火、二十四日、法皇宮火、撲滅之、二十七日、內大臣大炊御門信宗罷左近衛大將、幕府遣畠山持國、赤松義雅等、擊箸尾城、箸尾、越智、自燒其城而遁、近衛某出吉野、赴紀伊、號堀內殿、竊募南方餘類、十二月九日、將軍義教為淳和奬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權大納言鷹司房平兼左近衛大將、權中納言廣橋兼

鄕爲院執權、房平冬家之子也、十四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十七日、將軍義敎在鹿苑院、遣侍所別當一色持信捕勝定院僧、十九日、赤松義雅、筒井良舜、凱旋奈良、過輕部、遭土寇襲擊、死傷者數百人、義雅良舜傷、畠山持國傍觀不救、幕府賞義雅功、賜刀馬寶器、二十日、義敎詣南禪寺、二十一日、內侍所臨時神樂、二十三日、畠山持國、赤松義雅至自奈良、鎌倉府寄六浦大道關稅于稱名寺、二十六日、將爲元服、使安倍有盛行祭于其第、修法于禁中、二十八日、將軍義敎參朝、肄元服儀、二十九日、義敎臨德大寺公有第、加之首服、是月、朝鮮使來聘、多氣度會飯田三郡土寇起、先是幕府侍女三人有罪賜死、赤松滿祐妹亦在其中、滿祐憤怨、密與上杉氏憲餘黨通謀亂、或曰、滿祐怨望有異志、將軍義敎聞而囚之、滿祐逃奔播磨、義敎遣兵攻之、滿祐力窮出降、

五年癸丑、春正月朔、停四方拜、三條室町火、二日、將軍義敎參朝、

三日、帝加元服、奏樂、五日、將軍義敎臨畠山持國第、十一日、義敎朝法皇、十二日、一條京極火、將軍義敎臨斯波義淳第、十三日、幕府和歌會、十七日、綾小路烏丸火、二十日、南禪寺塔頭火、將軍義敎臨赤松滿祐第、二十二日、義敎臨山名時熙第、二十三日、義敎臨細川持之第、二十四日、地震、幕府蹴鞠會、二十六日、朝鮮使來聘、將軍義敎見之室町第、二月四日、義敎修不動大法于室町第、七日、義敎朝法皇、九日、義敎謁石淸水宮、遂宿禱北野社、十一日、修理蓮華王院、十三日、釋奠、十七日、將軍義敎臨一色持信第、十八日、義敎使諸社諸寺禱其夫人日野氏病、二十一日、義敎詣三寶院、二十四日、御泉殿聽樂、幕府和歌會、二十六日、攝政持基罷太政大臣、二十九日、高倉及一條火、三月朔、武田信長叛鎌倉府、逃甲斐、足利持氏使村上某追擊之、四日、上柳原火、五日、六條西洞院火、九日、將軍義敎詣若王子、十一日、義敎饗永助法親王于

室町第、十三日、先是幕府約與大友親綱于豐後、菊池兼朝于筑後、至是賜旗于大內持世、俱擊大友持直、少貳滿貞、十七日、地震、十八日、鎌倉使至京師、獻金馬于幕府、二十日、將軍義敎及夫人日野氏謁皇大神宮、二十一日、冷泉東洞院火、二十三日、攝政持基復爲關白、二十七日、幕府和歌會、二十九日、幕府蹴鞠會、是春、將軍義敎觀花于京郊、夏四月五日、幕府命諸寺禳地震災厄、幕府罷伊賀守護仁木某、以山名時熙代之、八日、大內持世攻弟持盛、持盛敗死、幕府命三寶院祈九州平定、伏見民與石田小栗栖民爭炭山鄕境界相鬪、既幕府遣山城守護代神保某捕其黨魁、十日、御學問所、賜酒侍臣、十一日、將軍義敎及夫人日野氏謁北野社、遂宿禱淸和院、十九日、二星合、又熒惑犯南斗、貞成親王手寫故太政大臣伊通奏議十七條獻之、二十日、大內持盛敗死報至、是夜侍所山名時熙遣兵殺大內滿世于京師、明日、公卿將士

參賀幕府、二十一日、將軍義敎及公卿諸將觀猿樂於糺河原、尋又往觀累日、二十三日、地震、二十四日夜、赤氣亘天、二十八日、不豫、將軍義敎獻醫藥、尋癒、幕府修法于三寶院、禳天災地妖、二十九日、義敎如花山院持忠第、菊池持朝寄書阿蘇惟鄕等、誓協心救助、是月、初駿河守護今川範政病、欲傳國于季子千代秋丸、以其上杉氏出、幕府不許之、既嫡子範忠薙髮遁京師、次子彌五郞遣兵殺千代秋丸黨、範政就管領細川持之、請以彌五郞爲嗣、幕府遣僧妙淳于駿河、視察衆情向背、便宜傳命、五月朔、祈雨、後屢祈、五日、將軍義敎如九條滿家第、觀深草祭、六日、幕府修法于三寶院、資義滿冥福、七日、幕府允園城寺請、復設升米關、十日、使泉涌寺僧讀經于院中、十一日、地震、十二日、南朝皇子良王自落合城入金子城、十三日、避方忌于別殿、十四日、大雷震、大炊御門坊、二十二日、地震、二十四日、慶祇園塔、二十五日、修不動護摩法于

三寶院、禳地震災厄、二十七日、一條油小路火、駿河守護今川範
政卒、六月三日、使三寶院修水天供、賜御書及物于將軍義敎、義
敎獻劒馬、尋參朝謝恩、義敎詣圓滿院、修五壇法于室町第、先是
幕府欲以今川範忠爲範政嗣、使准后滿濟致意其族今川貞秋、
既而僧妙淳傳命彌五郎許襲其職、範政遣使京師謝恩、義敎不
喜、召貞秋于京師、問衆情向背、是日、命僧星巖周浩更賜書于彌
五郎使諭之、是日、範忠薙髮謁義敎、獻太刀、七日、義敎覲祇園祭
於京極持光第、十一日、先是幕府以上杉兵部大輔子中務大輔
爲越後守護、襲領其采地紙屋鵜河二莊、守護代長尾上野不奉
命、至是諭納鵜河莊、十七日、將軍義敎如二條持基第、十八日、義
敎詣南禪寺、二十四日、義敎臨一色持信第、二十九日、義敎如西
園寺公名第、僧星巖周浩抵駿河、諭今川彥五郎、彥五郎奉命、幕
府以範忠補駿河守護、爲民部大輔、賜刀鎧及馬、是日發京師、尋

彌五郎至京師、管領細川持之慰撫之、其族今川治部少輔就星
巖等、告其援範忠意于幕府、是月、鎌倉府聞武田信長匿駿河、移
牒幕府請誅之、幕府令禁其居駿河、夏、旱、秋七月四日、賜南朝皇
子護聖院宮于姓、列臣籍、十一日、今川範忠抵駿河、三浦某、進藤
某、富士大宮司等拒不納、範忠兵擊敗之、既狩野某又來攻、今川
仲秋兵擊却之、尋幕府賞範忠仲秋部下戰功、十二日、祈雨、十七
日、將軍義敎詣南禪寺、十九日、延曆寺僧猷秀條陳赤松滿政、飯
尾爲種罪狀、奉日吉神輿、將嗷訴幕府、幕府命諸將禦之、京師騷
擾、二十日、鎌倉府修尊勝護摩法于鶴岡八幡宮、二十七日、幕府
聞甲斐人跡部某應狩野某、出兵駿河、慮鎌倉府或援之、命准后
滿濟移書其執事上杉憲實諭之、明日、遣僧於駿河、探報其動靜、
二十八日、將軍義敎臨山名時熙第、二十九日、義敎筮始、延曆寺
僧月藏咒咀義敎、僧福生殺之、是日、來奔訴幕府、義敎更命三寶

院、禳其災厄、是月、紀伊守護畠山滿家采地與傳寶院寺田接境
爭灌水利害、幕府下旨調停之、金剛寺亦與粉河寺爭灌漑、欲擊
之、滿家遣遊佐河內守、齋藤因幡守鎭撫之、堂衆以衆徒發兵爲
攻已、與之鬪敗走、諸堂坊舍罹兵燹、閏月三日、坂本土寇放火北
白川、畠山滿家兵擊却之、七日、延曆寺僧移牒幕府、要求前所訴
三條、幕府命諸將議其可否、十日、幸別殿、加賀守護富樫持春卒、
十一日、島津忠國獻錦襴等物于幕府、幕府報以劒鎧、十七日、信
濃守護小笠原政康西上至草津、爲土寇所襲擊、戰鬪終日、互有
殺傷、遂引還森山、二十日、延曆寺僧聞幕府處猷秀等于寬典、命
近江守護京極持光攻比叡山、更移牒申前請、二十六日、幕府流
僧猷秀于土佐、謫飯尾爲種于尾張、拘赤松滿政于赤松滿祐第、
赦聖禪院僧以下罪、二十七日、星變晦、幕府遣今川播磨守于駿
河、又發參河遠江兵援今川範忠、播磨守與範忠有隙、誘其黨尾

崎伊豫守、名和三郎、與狩野、三浦、進藤等通謀放火邑里、範忠告
急幕府請援、是日、幕府召狩野興津上京、又下書播磨守諭之、八
月六日、贈故大納言正二位正親町三條公雅于內大臣從一位、
贈內大臣例始是、九日、幕府罷但馬備後安藝伊賀守護山名時
熙、以其子持豐代之、左大臣足利義敎罷右近衛大將、十二日、延
曆寺僧憤園城寺不與嗷訴發兵攻之、幕府使斯波義淳援園城
寺、十四日、石清水神人嘯聚、訴其社務僧保清、幕府下書諭解散、
星入月、十五日、權大納言西園寺公名兼右近衛大將、實永之子
也、十六日、大內持世卒備後安藝石見兵、攻少貳滿貞于二嶽城、
是日、備後守護代犬橋某先登拔之、斬首數百人、十七日、日吉神
輿歸座、十九日、大內持世攻少貳滿貞于秋月城斬之、伊勢守護
土岐持賴還其國、二十一日、幕府蹴鞠會、二十二日、避方忌于別
殿、二十五日、彗星見西方、勅權中納言飛鳥井雅世撰新續古今

和歌集、二十七日、法皇不豫、祈諸社寺、二十九日、將軍義敎詣南
禪寺、九月三日、今川範忠攻狩野某于湯島城、拔之、亂平、範政仲
秋馳書報捷幕府、四日、幸內侍所、八日、少貳滿貞敗亡報至、帝及
法皇賜劍將軍、公卿將士參賀幕府、九日、將軍義敎獻劍馬、十日、
幕府修法于三寶院、禳星變、又修一字金輪法于室町第、十四日、
大內持世獻捷幕府、將軍義敎檢少貳滿貞等首級、梟之六條河
原、帝及法皇賜劍、公卿將士參賀幕府、十六日、地大震、十九日、山
城紀伊河內越中守護畠山滿家卒、子持國嗣、法皇病劇、將軍義
敎及諸公卿入侍、尋獻劍馬於大神宮、使法親王修准大法、安倍
有淸行泰山府君祭以禳之、二十一日、義敎修法于室町第、二十
二日、歲星犯木星、二十七日、行內侍所臨事神樂、禱法皇疾、是月、
賜御製歌短册于貞成親王、大內持世攻大友持直、拔其城、持直
航海遁、冬十月二日、法皇勅泉涌寺、讀誦理趣三昧經、四日、內大

臣大炊御門信宗罷、五日、避方忌于別殿、十二日、大膳亮奧平貞
俊卒、二十日、法皇崩于洞院仙居、年五十七、遺詔稱後小松院、帝
好歌、數召群臣、常詠吟之、二十三日、新宮時兼等與金上盛勝戰
孤戾城、敗死、伊勢守護土岐持頼給僧徒不法、毀杉谷寺、幕府命
更造之、二十五日、將軍義敎疾、修不動小法于室町第、禱之、二十
七日、地震、火葬後小松帝于泉涌寺、公卿送葬、將軍義敎以病不
與、自五月至是月旱魃、牛馬多疫、十一月朔、日有食之、七日、將軍
義敎修法于仁和寺及室町第、禱其疾、十四日、幕府以宇治惟忠
爲阿蘇大宮司、職管掌其祀田等、二十一日、將軍義敎徙泉殿、二
十二日、義敎修五壇法于室町第、二十四日、義敎詣相國寺、又如
二條持基第、二十五日、義敎及夫人日野氏訪入江殿、以其女爲
佛弟子、義敎臨畠山持國第、觀猿樂、二十六日、大雪、二十七日、延
曆寺復叛、將軍義敎欲罪其首謀僧兼宗、准后滿濟、管領細川持

之諫之、不聽、是日、遣諸將攻之、連戰互有殺傷、十二月朔、尾張越
前守護斯波義淳薨、幕府使其弟瑞鳳還俗以爲嗣、賜名義鄕、三
日、將軍義敎遣寶池院僧、代宿禱石淸水、尋又謁北野社、幕府賞
園城寺僧徒坂本戰功、十二日、幕府奉後小松帝遺詔、還付熱田
社地于貞成親王、延曆寺僧徒請降、幕府錮其首謀兼宗、不問其
餘、諸將班師、僧徒亦奉日吉大宮神輿歸山、十四日、幕府修法華
八講于等持寺、資義持冥福、是日、將軍義敎詣勝定院、尋修曼陀
羅供、十五日、以廊御所爲和歌所、大友持直等復歸豐後、大友親
綱奔豐前、十八日、避方忌于泉殿、二十日、將軍義敎修准大法于
室町第、二十一日、駿河守護今川範忠發使獻刀馬及金于幕府、
二十四日、將軍義敎參朝獻物、二十六日、先是武田信綱從師豐
前、以擅歸其國、得譴幕府、信綱上京乞哀、是日、始聽其謁見、二十
七日、將軍義敎參朝、我邊民之至明也、備嚴則聘、得間則掠、與之

期、不違、明亦取羈縻、示寬大而已、邊民益肆無忌、至焚府庾民舍、
殺人、

六年甲寅、春正月朔、以諒闇停諸節會、二日、將軍義敎臨細川持
之第、五日、又臨、十日、義敎參朝、十一日、義敎詣三寶院、十三日、幕
府和歌會、十六日、地震、十八日、將軍義敎詣鹿苑院、十九日、義敎
詣相國寺及三寶院、二十日、筑紫探題澁川滿直與少貳嘉頼戰
于神崎、敗死、二十二日、地震、將軍義敎夫人日野氏謁春日社、二
十四日、義敎詣等持寺、二十五日、義敎詣靑蓮院、二十八日、幕府
和歌會、蹴鞠會、二十九日、將軍義敎詣聖護院、二月三日、義敎修
不動大法于室町第、四日、三條西洞院火、義敎臨斯波義鄕第、是
日、義鄕獻刀鎧弓矢鞍馬于幕府、謝其襲封恩、六日、地震、九日、貞
成親王獻明德記堺記、將軍義敎子義勝生、義勝生母兄前權中
納言日野義資獲譴幕府屏居、是日、義敎罪公卿將士及僧徒訪

賀義資者、褫祿邑若貶謫者數十人、十三日、六社神輿歸座、十四日、京師大火、延燒因幡堂萬壽寺迄七條、燒亡者一萬餘家、十七日、將軍義敎修不動小法于其第、十九日、千本火、二十三日、將軍義敎修不斷護摩于室町第、二十四日、菅沼俊治叛、幕府遣土岐某擊滅之、二十五日、畠山持國請罷山城守護于幕府、二十九日、將軍義敎如三條實量第、是月、朝鮮使來聘、先是、小倉宮還自伊勢居嵯峨、將軍義敎諭薙髮、寘之萬壽寺、三月三日、義敎及夫人日野氏以義勝避方忌于畠山持國第、四日、義勝自持國第徙伊勢貞國第、五日、將軍義敎詣若王子、七日、地震、九日、將軍義敎如德大寺公有第、十三日、修經供養、資後白河帝冥福、十五日、將軍義敎觀延年舞于室町第、十六日、避方忌于別殿、十八日、將軍義敎訪准后滿濟疾于三寶院、尋獻馬諸社禱之、足利持氏造等身佛像于鶴岡、十九日、六角烏丸火、頂法寺火、二十一日、祈雨、二十

四日、貞成親王上誠太子書帖及詩冊、二十七日、祈雨、是月、受經書于大外記清原業忠、大和守伊東祐安卒、夏四月三日、將軍義敎宿禱淸和院、十三日、伊勢守護土岐持賴歸其國、二十日、以皇妹某入鹿苑院爲佛弟子、二十一日、左京大夫一色持信卒、二十三日、將軍義敎夫人日野氏宿禱北野社、五月朔、日有食之、七日、幕府修金剛童子法及不動法、又命僧祝禱伊勢、八幡、賀茂、春日、日吉、北野六社、課其費于諸將、十五日、將軍義敎修六字法及十壇六字護摩于室町第、十六日、南朝皇子勸修寺宮敎尊、妙法院宮明仁法親王、獲罪幕府出奔、先是相應院宮亦遇讒被流、至是幕府疑其謀反殺之、將軍義敎臨畠山持國第、二十一日、幕府使船與明使船俱至、是日、將軍義敎及夫人日野氏如兵庫觀焉、二十二日、義敎修五壇法于室町第、二十九日、地震、晦、賀茂祭、將軍義敎奏請復行競馬、是日、與夫人日野氏觀競馬于賀茂、是月、小

栗助重欲擊一色詮秀復仇怨、具狀愬于幕府、於是詮秀所誅於鎌倉、六月朔、疏神泉苑祈雨、明主瞻基遣使來聘、乘輿五人、騎馬者一千二三百人、至京師館之法華堂、五日、明使雷春謁將軍義敎、遣國書及銅錢三十萬緡、請我邊民禁侵其國、還俘虜、七日、義敎觀祇園祭于京極持光第、八日、義敎使人殺前權中納言日野義資、義資事法皇用事院中、及帝卽位坐事屛居、至是遇害、九日、義敎使明醫胗准后滿濟疾、十二日、幕府捕前宰相高倉永藤流之長門、十六日、震稻荷山、大內持世與少貳嘉賴戰、是日、箱崎宮罹兵燹、十九日、幕府宴明使雷春等于室町第、幕府以遣明使僧道淵擅與硫黃于山名時熙處之流、尋禁輸出硫黃于海外、二十一日、將軍義敎以左近衞中將德大寺公有弟某爲猶子、入妙法院爲佛弟子、二十四日、義敎夫人日野氏詣聖護院、二十六日、三條八幡社樹僵、既而六條八幡社、北野社樹亦僵、二十八日、將軍

義敎如二條持基第、二十九日、明使雷春等復朝幕府、秋七月四日、先是將軍義敎以其猶子某爲妙法院門主、是日、詣妙法院、五日、義敎臨明使館、十六日、明使雷春等復朝幕府、十七日、幕府斬相國寺僧某、建仁寺僧某于六條河原、十九日、祈雨、後屢祈、先是將軍義敎逐侍女藤原氏、是日、修法于室町第禳其咒詛祟、二十日、修稱光帝七回忌辰法會于安樂光院、祈雨、二十四日、避方忌于別殿、是月、法性寺大塔雨白蝶、八月三日、將軍義敎詣南禪寺、是夜義敎參朝、四日、義敎觀北野祭、祈雨、五日、明人奏俚樂弄火技于幕府、十一日、八幡田中坊火、十四日、筒井某攻越智維通敗死、十七日、不豫、四條京極火、十九日、明使雷春等復朝幕府、二十一日、南禪寺塔頭火、二十三日、明使雷春等歸其國、幕府遣僧永項報聘、幕府聞延暦寺僧圓明院某、金輪院某通謀鎌倉、咒咀大將軍、遣六角滿綱、京極持高等、盡收其寺田、僧徒怒與之戰、既奉

日吉神輿于中堂、謀犯京師、義敎修不動延命法于室町第、是日、義勝徙南室、二十七日、貞成親王獻其所著椿葉記、義敎及夫人日野氏詣三寶院、二十九日、義敎詣村秀坊、是月、宇佐宮火、九月三日、明船發兵庫、九日、將軍義敎修一字金輪法于室町第、十一日、有星自北流南、十五日、遷豐受太神宮于正殿、十七日、不豫、修法于禁中禱不豫、又使安倍在方行泰山府君祭于其第、二十六日、幕府修法于三寶院禳災異、二十七日、六角滿綱放火笠原木浦、破延曆寺僧兵、二十九日、地震、冬十月四日、延曆寺僧徒奉神輿下比叡山、將軍義敎部署諸將、要其路、又護衞皇居及幕府、旣而僧徒棄神輿于沙河原走、杉生等出降、八日、太白犯南斗、十日、將軍義敎遊高雄、先是島津忠國大舉擊伊東祐立至木脇、土持某出兵援祐立、是日、大戰劫生寺前、十五日、幕府命三寶院修佛眼護摩禳災異、又修不動小法于室町第、二十日、修後小松帝忌

辰法會于舊院、資其冥福、二十一日、將軍義敎參朝、二十三日、先是近江山前民與觀音寺民爭蒭蕘地、相鬪、幕府命守護六角滿綱判理之、不決、是日、使奉行飯尾爲種檢其地定境界、二十六日、地震、二十七日、駿河守護今川範忠馳使京師、報鎌倉有異圖、旣幕府傳旨執事上杉憲實諭足利持氏、十一月朔、日有食之、三日、畠山義忠邸火、四日、幕府使杉生等攻延曆寺、戰坂本敗死、六日、延曆寺僧徒燒金輪院、據根本中堂、十五日、將軍義敎修一字金輪法于室町第、十九日、幕府遣諸將攻延曆寺、二十一日、幕府獻法樂和歌于新玉津島祠、二十六日、土岐持頼持益攻坂本燒之、僧兵敗走、二十七日、幕府修造清瀧祠、晦、避方忌于別殿、是月、幕府以澁川敎直爲筑紫探題、武田信重遣僧于甲斐、伺察跡部擧動、初大內持世請安藝、石見、伊豫援兵于幕府、欲擊菊池兼朝、時兼朝與其子持朝有隙構兵、兼朝敗入佐敗、持朝以肥後屬幕府、

至是持朝與大友少貳戰于筑後、敗績、還其國、持世孤立告急幕府、十二月朔、地震、五日、高辻大宮火、六日、延曆寺僧徒力竭乞降於幕府、十三日、地震、管領細川持之等勸將軍義敎、聽延曆寺降、是日、諸將班師、十四日、地震、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先是幕府議將赦狩野興津罪、至是今川範忠獲其誘本間大森謀應鎌倉密使、上其書于幕府、十七日、延曆寺僧圓明出奔、其子兼珍自殺廬山寺、明日、幕府復金輪院、月輪院等寺田、二十一日、修不動法于禁中、將軍義敎修准大法于室町第、二十四日、義敎如烏丸資任第、二十六日、內侍所神樂、晦、住吉社成、遷神于正殿、是歲饑疫、彗星見、建諏訪祠、

七年乙卯、春正月十日、將軍義敎臨伊勢貞國第、是日參朝、十一日、義敎詣三寶院、十二日、義敎臨斯波義鄉第、十三日、幕府和歌會、二十日、將軍義敎臨赤松滿祐第、修不動大法于室町第、二十

三日、義敎命僧徒修法、禳其歲厄、二十七日、地震、二十九日、幕府聞鎌倉有異圖、遣信濃守護小笠原政康欲鎭其國、會大井持光與蘆田某搆兵佐久郡、命越後守護代長尾上野援政康擊蘆田、二月朔、幕府行犬追物、四日、幕府捕延曆寺僧乘蓮以下數十人、斬之六條河原、明日、僧徒燒總持院根本中堂、自殺者二十四人、事平、八日、大風、十日、將軍義敎觀猿樂于三條實雅第、十六日、義敎臨赤松滿祐第、十八日、有盜放火青苔院、二十日、春日社神木僵、尋鳥居倒、二十一日、帝受戒于泉涌寺僧敎安、將軍義敎張猿樂于室町第、二十三日、義敎參朝、二十九日、義敎如鷹司房平第、三月二日、義敎詣若王子、三日、義敎及夫人日野氏詣青蓮院、五日、義敎修法于室町第、九日、義敎及夫人日野氏觀花于鞍馬山、十三日、幕府止駿河守護今川範忠入覲、十六日、幕府賦課小倉宮月俸于諸國、使擇其隱栖地于京郊、十七日、幕府以金剛峯寺

寺田、爲守護不入地、十八日、幕府修造法勝寺五大堂、二十一日、
北野社一切經會、將軍義教宿禱、二十七日、義教謁御靈祠及石
清水宮、是日、修法于室町第、晦、先是幕府欲遣武田信重于駿河
慮鎌倉疑、不果、至是跡部某自甲斐至京師、亦避鎌倉疑、稱詣熊
野社、不謁幕府、就信重陳其意、幕府賜刀慰藉、義教饗貞成親王
于室町第、是春、幕府遣使于明、夏四月十日、將軍義教修金剛童
子准大法于室町第、是日、訪皇妹姓惠尼、十七日、義教張樂禁中、
供叡覽、十九日、賀茂祭、義教往觀焉、二十日、義教觀猿樂于光照
院、是日參朝、幕府遣歸筒井順弘于郡山、小泉等土寇自燒遁去、
二十二日、權大納言鷹司房平爲內大臣、將軍義教宿禱清和院、
二十八日夕、義教參朝、天台座主良什罷、以准三后義承代之、
五月朔、日有食之、六日、幕府停前右大臣三條公冬朝覲、削其采
地、十五日、幕府捕延暦寺違僧坐禪院、及圓明子某于伊勢斬之、

又捕座禪院子某于平泉寺斬之、圓明逃亡、不知所之、十九日、將
軍義教訪准三后滿濟病于三寶院、修法于禁中、二十七日、幕府
以僧季瓊住蔭凉軒、是月、大內持世以石見兵擊大友持直走之、
是役吉川經信拔立石城、後幕府賜書褒之、萬壽寺火、六月朔、鷹
司富小路火、七日、將軍義教及夫人日野氏觀祇園祭、十二日、島
津忠國與誓書于樺山孝久、託其子立久、十三日、地震、三寶院准
三宮滿濟寂、將軍義教修五壇法于室町第、晦、行三萬六千神祭、
秋七月四日、但馬備後安藝伊賀守護山名時熙卒、子持豐嗣、六
日、地震、十三日、大風發屋、是月、地大震、大內持世、河野通久等率
兵入肥後拔數城、大友持直誘逆擊嫗嶽、持世等敗績、通久死之、
八月三日、幕府課段錢于諸國、造延暦寺根本中堂、七日、徹後小
松法皇舊宮、頒賜其材于貞成親王、內大臣鷹司房平、及泉涌寺、
八日、京極火、十一日、以僧等蓮爲相國寺住持、將軍義教涖之、十

八日、義教修法于室町第、二十二日、爲貞成親王造第東洞院、親
王避方忌于義教室町第、留三日、義教饗之、二十五日、帝始吹笙、
二十七日、貞成親王贈古本玉葉集、風雅集于幕府、幕府以崇禪
寺班十刹、二十九日、先是將軍義教徹其小御所、與二條持基造
新第、是日、義教以公卿往賀焉、大內持世與大友持直、少貳嘉賴
戰敗之、既持直嘉賴兵復振、九月三日、義教謁皇大神宮、是行義
教怒膳夫烹飪失和、及歸斬之、十四日、先是幕府獻小倉宮所遺
後朱雀、後三條兩帝手寫御記、是日、貞成親王手寫金葉集上之、
副以和歌、明日賜御製答歌、義教修尊星王法于室町第、十六日、
義教修法于室町第、二十日、修一字金輪法于禁中、足利持氏將
擊佐竹義人、義人與足利滿貞告急幕府、幕府命小笠原政康止
擊蘆田氏、援義人、二十六日、幕府遣諸將于大和、擊箸尾某越智
維通、二十八日、星變、冬十月三日、又星變、四日、以僧乾珍爲天龍

寺住持、將軍義教涖焉、十日、行天地災變祭、禳星變、十三日、貞成
親王獻古今著聞集、十四日、島津忠國與本多重經、末弘忠勝等
載書盟、國事決採于衆議、十五日、遊佐某攻奈良原城拔之、越智
維通箸尾某退保箸尾城、十九日、駿河守吉川經見卒、二十日、修
後小松帝法會于泉涌寺、資其冥福、二十一日、越智維通燒箸尾
城遁匿、幕府以其地賜遊佐某賞軍功、將軍義教及夫人日野氏
如廣橋兼鄉第、二十八日、義教詣園城寺、十一月朔、日有食之、四
日、將軍義教親視東洞院新第土木、七日、大炊御門道場火、八日、
幕府復法勝寺大乘會、十二日、修理塔寺八幡祠、十三日、帝疾愈、
報賽伊勢八幡兩宮、二十五日、幕府課段錢河內紀伊越中、修造
日前國懸兩社、二十九日、建仁寺塔頭火、是月、足利持氏遣使于
幕府遺馬、將軍義教觀犬追物于細川持之第、十二月朔、義教觀
犬追物于細川持之第、二日、良王至浪合、世良田政義等與土寇

戰死之、良王遁入尾張、十四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十八日、貞成親王避方忌于幕府、明日、徙東洞院新第、二十三日、奏樂、二十五日、將軍義敎觀雪于畠山持國第、遂至貞成親王新第、是日參朝、二十九日、內侍所臨時神樂、義敎訪貞成親王、南征諸將凱旋京師、留兵屯戍大和、是夜越智維通襲擊之、是歲、將軍義敎屢詣諸寺、會津疾疫、越後獻白牛、

八年丙辰、春正月十六日、將軍義敎禱禳于室町第、二十二日、義敎詣勝定院、禁五山喝食服繡文織文、二十三日、義敎臨細川持之第、是月、前參議高倉永藤薨于配所、二月五日、柳原火、九日、幕府奏授後小松帝宮址于貞成親王、將軍義敎觀猿樂于三條實雅第、十五日、大友持直、少貳嘉賴復作亂、幕府遣京極某等援大內持世擊之、十八日、將軍義敎修不動護摩法于室町第、二十七日、避方忌于別殿、是月、關白持基權大納言藤原俊輔獲譴於幕

府、削采地、三月四日、春日町火、五日、修愛染法于禁中、六日、大風、相國寺西廊倒、又押小路東洞院火、七日、先是相國寺有怪異、以事關幕府、是日命讀經禳之、八日、奏樂、十二日、將軍義敎如廳司房平第、二十四日、義敎謁石淸水宮、及左女牛若宮祠、遂宿禱北野社、七日、夏四月朔、勘解由小路火、二日、伊勢貞房獲譴幕府逃亡、四日、幕府以大傳法院寺田、爲守護不入地、八日、六條道場火、二十二日、三條坊門油小路火、二十九日、奉幣春日社、謝羽蟻起、奏樂、是月、大內持世與大友持直戰敗之、持直逃亡、九日、將軍義敎誦讀大般若經于室町第、十九日、義敎修五壇法于室町第、二十二日、幕府令、凡借物不能償者、保人償辨之、有其罪籍沒者、償半額、此令發後、三受討責、過百五十日者、更加償原額什一、其相和約者、不在此限、若債主故緩漫愆期者、不得加收、修法于禁中、四條道場火、二十五日、祈雨、二十八日、又祈、幕府以飯尾爲行爲

寺奉行、二十九日、雨雹大如梅子、市原野火、晦、幕府刻法華經、又補鐫大般若經闕版、閏月三日、建仁寺僧獻綠毛龜、佛舍利于幕府、相國寺僧亦獻佛舍利、九日、將軍義敎誦讀大般若經于室町第、十六日、幕府以妙嚴院寺田、爲守護不入地、二十四日、女猿樂師演技于桂河原、幕府禁僧徒往觀、六月朔、大內持世與少貳嘉賴戰敗績、二日、將軍義敎修五壇法于室町第、七日、義敎及夫人日野氏觀祇園祭、十一日、地震、二星合、十四日、震東寺五層塔、良王黨大橋定元等謀殺臺尻大隅守于津島、二十五日、大內持世攻大友持直于豐後、拔其城、斬大友五郞、及故大內持盛子敎幸、是日、捷報至、將士參賀幕府、是夜將軍義敎參朝、幕府使大友親綱、志賀親賀圖報効、約還付其采地半、二十七日、相國寺僧堂開、義敎蒞焉、是月、造毘盧遮那大佛、夏、大旱、秋七月二日、遣明使僧中誓歸、上明主復書及方物于幕府、七日、奏樂、八日、霖雨洪水、四

條五條橋壞、人多死、九日、會津地震、三日夜、八月十五日、將軍義敎及夫人日野氏詣相國寺、十七日、義敎遊夫人日野氏梅津山莊、十九日、鶴岡八幡祠釜鳴、二十一日、將軍義敎及夫人日野氏觀猿樂于西室某第、二十四日、義敎詣不動院、二十九日、貞成親王饗義敎夫妻于其第、九月二日、幕府遣使于明、幕府命僧十二人、作會所障子畫贊、八日、將軍義敎修大威德法于室町第、十六日、義敎修法于室町第、二十二日、修法于禁中、二十三日、比叡山雪、松平泰親卒、松平氏本德川氏、出於新田義重、義重四男義季、食德川邑、因氏焉、義季生賴氏、賴氏任參河守、食世良田、因又號世良田、賴氏後六世曰有親、元中中、從新田義宗之子貞方、入陸奧起兵、爲足利氏滿所擊敗、挈其二子、匿上野民家、欲手刄二子而自殺、會僧尊觀來過、變容貌從之而西、尊觀者、蓋後村上帝子、帝無子、養龜山帝孫恒明、及帝生子、恒明避爲僧、是爲尊觀、後爲

相模藤澤寺主、周遊諸國、詣新田氏先朝所眷也、爲謀所以保護之、乃權以有親及其長子、爲己徒弟、狀有親呼德阿彌、長子呼長阿彌、皆削髮、少子猶幼、未削髮、呼德壽、竝攜之去、過參河、寓大濱村寺、時松平酒井兩村長皆有女無男、欲分贅二子、尊觀許之、於是德壽贅于松平氏、及長命名泰親、長阿彌亦蓄髮名親氏、後生子廣親、是爲酒井氏、泰親襲養父職爲村長、闢榛莽、達道路、壯武喜施、振貸貧民、而不責償、隣近親附、永享中、權大納言洞院實凞謫參河、泰親眷遇之、後實凞遇赦歸京師、泰親護送入京師、實凞德之、爲奏請甄拔、廷議憚足利氏、事寢不報、久之詔除參河目代、尋任參河守、於是城岩津、使二子信光居之、自城岡崎居焉、以松平鄕附與信廣、二十八日、將軍義敎詣鹿苑院、二十九日、尾張遠江守護斯波義鄕墜馬病、義敎臨其第視之、明日卒、義敎憫之杜門七日、子義健嗣、自四月不雨迄九月、冬十月十三日、將軍義敎

詣小松谷、十九日、義敎詣西芳寺、二十日、大德院塔頭火、二十五日、護念寺火、十一月八日夜、有流星自北亘南、光中有物如星亂飛、沒而後有聲、是日、八幡山震動、十四日、押小路西洞院火、二十五日、足利義勝行著袴魚味儀于細川持之第、將軍義敎及夫人日野氏蒞焉、遂臨伊勢貞經第、二十九日、淸水坂火、延及八坂塔、雲居寺、法觀寺等、晦、三條堀川火、是月相馬重胤襲父胤弘遺封、幕府課金商賈、斬不從其命者二人、十二月五日、幕府令諸國聽淸淨光寺、金光明寺僧徒以其寺印過關津、六日、三條西洞院火、十一日、將軍義敎修五壇法于室町第、十二日、四條西洞院火、十三日、帝受笙秘曲于豐原久秋、將軍義敎獻劒馬、尋敍久秋正五位下、義敎及夫人日野氏如飛鳥井雅世第、十四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十七日、修准大法于禁中、十九日、地震、二十三日、將軍義敎如三條實雅第、二十五日、鎌倉火、府下邸舍悉燼、二十

六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七日、將軍義敎參朝、是冬、南朝遺黨越智維通集兵據高島城、幕府遣河內守護代遊佐兵庫助攻之、不克、是歲、行拭瘡儀、將軍義敎歷詣諸寺、備中守毛利光房卒、信濃守護小笠原政康與村上賴淸爭封疆、遂至相鬪、賴淸輒敗、乞援於鎌倉、足利持氏許諾、命桃井義任、那波上總介等、率武藏上野國人旣發、執事上杉憲實諫曰、守護地頭將軍所置、信濃係幕府統下、非我管國也、何關我事哉、且我援賴淸、則將軍必援政康、是以兄弟之邦、開天下之爭也、持氏憚憲實權力、勉從之、上杉憲直、一色直兼有寵於持氏、因間憲實、持氏疑疏憲實、持氏與義敎有隙、縣官公田、將府奉邑、在關東者、悉奪之、憲實諫之、不聽、

九年丁巳、春正月七日、二條火、八日、鎌倉有流星飛數回、十四日、將軍義敎觀女樂于室町第、是夜又張猿樂、十六日、義敎修法于室町第、十八日、幕府遣細川成之、土岐持賴、一色義貫、武田信榮、

伊勢人長野等於大和、擊越智維通、箸尾某、二十三日、鎭西捷報至、親王公卿參賀幕府、二十八日、京軍與越智維通戰、斬其弟某、二月四日、京軍又與越智維通戰于泊瀨村、五日、將軍義敎頒納法華經六十六部于諸國佛寺、九日、義敎如三條西公條第、斯波持種與越智維通戰、互有殺傷、十日、永助法親王薨、十三日、下京火、十六日、將軍義敎臨赤松滿祐第、二十三日、義敎及夫人日野氏訪皇妹性惠尼、二十五日、幕府以總持寺寺田嘗比志賀、爲守護不入地、二十六日、賜梅花於貞成親王、親王獻歌、御製答之、二十七日、幕府修義量十三回忌辰法會于相國寺、是月、尊慶王建興泉寺于吉野北山、三月四日、烏丸及三條高倉火、將軍義敎親將欲征大和、諸將諫止之、是日、京軍攻高取城、不克、八日、尾張守堀田正重卒、十一日、高辻油小路火、十二日、南征諸將發京師、二十日、地震、二十一日、北野一切經會、將軍義敎自北野謁石淸水

宮、二十八日、蹴鞠會、夏四月九日、大膳大夫南部守行擊大槌三郞于大槌城、傷卒、十一日、京軍圍多武峯、十四日、星犯月、十五日、將軍義教詣退藏庵、及指月庵、十九日、義教造別室于小御所、厩于室町、是日徙別室、相國寺法堂立柱、義教蒞焉、二十日、松平親氏卒、親氏仁惠好施、務赴緩急、邑多阻隘、親氏剪榛莽修道途、行旅便之、時足利氏綱紀滋頽、盜賊並起、親氏竊思興先緒、乃散財招士、恩意益勤、隣邑聞之往往附屬、少年相聚伐邑來獻、親氏傾心撫納、於是人思自效、名聲頗張、二十三日、內侍所臨時神樂、二十八日、豐受太神宮池水變其色如墨、二十九日、奏樂、五月朔、京軍與越智維通戰于大和、拔其一城、十四日、將軍義教復親將欲征大和、管領細川持之、畠山持國等諫之、是日、捷報至、乃止、十九日、修北斗法于禁中、禳豐受宮怪異、明日、幕府亦修五壇法、二十一日、諸將攻越智維通、拔其城、京軍死者甚多、二十五日、霖雨洪

水、祈晴、六月四日、東大寺八幡社震動、迄明日四回、七日、先是足利持氏遣上杉憲直等、欲援村上賴清、執事上杉憲實諫之、不聽、頗託出兵欲殺之、鎌倉流言、持氏令憲直討憲實、憲實家兵聞之來集、府下男女運資財、扶老携幼、奔走東西、中外洶洶、是日、持氏懼自往憲實家諭之、令憲直及子憲家屛居藤澤、又以一色直兼毀短憲實逐之、時憲實家臣大石憲重、長尾景仲並貴寵川事、持氏惡其搆亂、因告憲實曰、動搖人心、由于讒者、我已遠之矣、卿亦逐憲重景仲、憲重景仲亦聞之、請自退、憲實不聽、憲實屛居潜使子龜若遁歸于上野、二十五日、修後宇多帝忌辰法會于東寺、秋七月十日、幕府遣僧某于駿河守護今川範忠、十一日、先是將軍義教異母弟大僧正義昭與後村上帝孫圓悟親善、一日義昭說圓悟曰、方今將軍新立、暴戾稍忤人望、東西兵亂、皇子欲復舊業、是時爲可、北畠氏雖已和、聞皇子起、必復起兵、土岐一色輩皆怨

將軍、其來附必矣、圓悟喜、義昭乃閉門蓄髮、義教怪其久不出、廉問知實、乃遣兵且捕之、是日、義昭及坊官大和法眼逃亡、不知所之、乃圖其形、索諸國、購以千金、二十八日、赤松滿祐第火、晦、先是圓悟義昭奔大和、倚越智維通、山名刑部少輔與通謀、勸伊勢國司北畠教具欲擧兵、不果、去襲備後國府取之、守護山名持豐攻斬之、是日、傳首京師、明日、帝賜劔于幕府、公卿將士亦獻物賀事平、幕府又發內使招諭圓悟、八月三日、楠木某兄弟起兵河內、守護畠山持國發師擊斬之、是日、捷報至、帝賜劔于幕府、公卿將士賀之、旣首至京師、復賀之、九日、釋奠、十三日、足利持氏又往上杉憲實家慰諭之、憲實復視事、十八日、村上安藝守來降、謁將軍義教、帝賜劔于幕府、公卿將士賀信濃平、十九日、以僧周操爲相國寺住持、義教蒞焉、二十五日、義教如三條實雅第、二十七日、義教奏請臨幸、勅許之、賜馬、是夕義教參朝、是月、氣比社有怪異、納願

文、九月朔、日有食之、十八日、將軍義教賜七條袈裟于赤松滿祐、滿祐初爲義持不被得、迄義教立、竭力宿衛、義教厚遇之、二十一日、修八字文珠大法于禁中、冬十月七日、鎌倉府遣佐竹義人攻鳥渡呂宇城、十日、將軍義教賜隨身兵仗、萬壽寺立柱、義教蒞焉、十三日、幕府令凡借貸過二十年者、不判理、十五日、將軍義教及夫人日野氏受戒于法住寺、十七日、以臨幸期在近、義教張樂于室町第、祈晴、二十日、內大臣鷹司房平罷左近衞大將、二十一日、車駕幸將軍義教室町第、避方忌、二十二日、帝在幕府、舞樂歌會、二十三日、舞樂、二十五日、蹴鞠及三船御遊、二十六日、車駕還宮、將軍義教夫人日野尹子叙從一位、其他有差、是月、幕府課臨幸費于諸國、十一月六日、將軍義教罪侍女姦犯、連座至死者數人、七日、義教修五壇法于室町第、禱夫人日野氏疾、十六日、修理紫宸殿清涼殿、十八日、賜金銀茶具于貞常王、二十一日、將軍義教

詣密嚴院、賜錢于僧徒、二十五日、義敎參朝、二十七日、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西園寺公名轉左近衛大將、權大納言花山院持忠兼右近衛大將、持忠忠定之子也、二十九日、春日高倉火、十二月十三日、錦小路油小路火、十四日、幕府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十五日、修法于禁中、二十一日、內侍所臨時神樂、二十六日、將軍義敎築水亭、使僧乾珍書扁字、是月、山名持豐與赤松滿祐有隙、將相爭鬪、幕府調停、事遂寢、義敎疑膳夫進毒、流斬數人、是歲、義敎歷詣諸寺、天下穀不實、

十年戊午、春正月三日、星犯月、十一日、將軍義敎參朝、二十三日、觀歌舞、二十五日、將軍義敎詣青蓮院、二十九日、觀梅于泉殿、明日、左近衛中將藤原雅永奉和御製歌、二月三日、釋奠、六日、有盜入禁中、七日、賜御製歌于將軍義敎、九日、地震、義敎觀猿樂于三條實雅第、召宮人侍宴、十八日、京軍與越智維通戰于多武峯、室

町火、十九日、修法于禁中、是日、避方忌于別殿、二十一日、客星見、二十八日、和歌會、將軍義敎參朝、是月、幕府修法禳怪異、三月朔、日有食之、四日、以修理清涼殿、徙御泉殿、六日、將軍義敎詣西芳寺及若王子、九日、蹴鞠會、十日、義敎觀猿樂于山名持豐第、十四日、貞成親王獻林虞記十二帖、十五日、地震、十六日、將軍義敎修尊氏忌辰法會于等持寺、至四月二十八日、每七日蒞焉、二十二日、清涼殿修理竣功、還自泉殿、二十四日、將軍義敎宿禱北野社、二十八日、義敎觀猿樂于北野、是日、納御製歌于其社、義敎上答歌、晦、義敎謁御靈八社、又謁石清水宮、義敎猜侍女姦、殺赤松滿祐部下三人、夏四月二日、相國寺法堂開、義敎蒞焉、樋口油小路火、三日、京軍與越智維通戰于大和、十日、月次和歌會、蹴鞠會、將軍義敎參朝、十六日、以修理春興殿、遷內侍所于宜陽殿、二十一日、張樂于清涼殿、賜宴于將軍義敎、既義敎亦請張樂供叡覽、五

月朔、京軍攻倉橋橘寺兩城、拔之、十日、將軍義敎誦讀大般若經于室町第、又修大准法、能成寺火、十三日、修一字金輪法于禁中、二十八日、延曆寺進覽足引繪五卷、二十九日、南禪寺塔頭火、晦大寧院火、是月、饑疫、人多死、六月五日、地震、七日不豫、將軍義敎進覽畫卷、十三日、義敎修三萬六千神祭于室町第、又修五壇法、二十三日、修不動法于禁中、禱不豫、二十六日、將軍義敎遊三條實雅第、是月、先是足利持氏爲義持所子養、已得重器文書、及義敎立、怏怏不得志、且以義敎久爲僧、心又蔑視之、不樂受其令、至是將加冠其子賢王、曰、天下無冠吾兒之人、宜循遠祖義家之故事、加冠於八幡祠、執事上杉憲實諫曰、先君而來、皆冠於室町幕府、約諱字而冠、以爲故事也、且頃年邊陲不睦、君臣不和、臣憂之久矣、不如令適子如京師、從故事而冠、則東西融穆、干戈永偃、如不然、則遣使請一字、而後行禮乎、持氏曰、還俗將軍何足以冠吾

子哉、冠吾子者、非今上則伏見龜山二王而已、我心已決矣、卿亦莫言、憲實猶諫不止、持氏勃然遂拒憲實言、遂冠祠前、名曰義久、不復使憲實知焉、託慶冠禮、徵兵諸國、召還一色直兼、上杉憲直、鎌倉傳言、持氏謀因憲實入賀殺之第中、憲實懼稱病不出、持氏憂之、將遣義久質憲實家乃諭之、憲實悅謝、衆稱慶、會若宮祠僧尊仲以爲不可、持氏乃止、憲實稱疾辭執事職、或謂憲實懷貳、秋七月七日、奏樂、十二日、幕府命東寺祈關東靜謐、是月、大僧正義昭舉兵于天川、幕府遣一色義貫等擊之、將軍義敎詣鹿苑院、八月九日、奈良僧徒嘯聚作亂、十三日、京師大火、十四日、上杉憲實宰長尾昌景潛謁足利持氏、請曰、方今府下騷然、巷說紛紜、君公枉駕面論憲實、則上下無爲、四民解惑矣、是衆庶所願也、千葉胤直、上杉持朝亦諫、持氏不納、憲實歎曰、我何罪、欲必殺之、唯身死可以明志耳、乃抽刀欲自殺、衆趣持奪之、長尾實景、大石重仲曰、

會議移營、恐無益、宜入相州河村第以解寃、如弗聽、則臣等欲曝屍於營中、乃將出、憲實遂止曰、若等如死、則遺醜於後世矣、河村豆相之境、且不便、莫如犇上野、持氏密募兵甲、急襲山內第、憲實聞曰、如見旌旗而出、則負叛名、是日、遂與持朝及上杉憲信、長井三郞、小山小四郞、那須太郞等、去山內第、奔于上野、據平井城、持氏兵要之雷坂、衆欲戰、憲實不可、持氏亦見憲實從兵多、不敢逼、憲實兵相誇曰、憲實之出門也、有靈光、如燈照耀馬前、乃知氏祖春日神靈擁護也、傳聞來從者多、十五日、持氏遣一色直兼、一色時家、擊憲實、十六日、持氏自出武藏、陣高安寺、留三浦時高輔義久、守鎌倉、憲實訴之京師、十七日、幕府欲遣甲斐守護武田信重于其國、諭旨小笠原政康協力、二十三日、權中納言飛鳥井雅世奉勅選新續古今和歌集、是日、上其四季部、延喜中、紀貫之、紀友紀等、撰古今集、自後歷朝天子世有勅撰、至新續古今集、凡二十一

部、是爲二十一代集、其集省南朝公卿、惟載後龜山帝、及右大臣花山院長親、權大納言木造持康已云、二十八日、詔曰、從三位源持氏累年忽諸邦憲、近日擅興兵、匪啻失治於關東、此知致叛於上國、天誅不逃、帝命何容、宜命虎豹之臣、速殲豺狼之賊、副以敎書、義敎乃使故上杉氏憲二子持房敎朝齎之、以徇東北三道、東海東山兵、從持房自箱根進、北陸兵從敎朝直赴平井、合於憲實而南下、陣分陪、京軍攻多武峯燒之、越智維通、箸尾某遁逃、是月、賜故南禪寺僧宗器于謚號、曰德光普照禪師、九月三日、幕府修五壇法于諸寺、呪咀足利持氏、四日、左大臣足利義敎罷、右大臣近衞房嗣爲左大臣、內大臣鷹司房平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西園寺公名爲內大臣、六日、足利持氏命覺園寺、禱戰捷、又禁士卒鹵掠、十日、京軍分爲二、一軍自箱根進、與大森實賴弟僧實雄等戰于水呑、不利、橫地熊谷死之、寺尾具重傷、十六日、斯波持種已下

諸將發京師、是日、賜錦旗于幕府、十七日、將軍義敎修尊星王法于室町第、十八日、京軍殺大僧正義昭黨二人于吉野、傳首京師、二十一日、修法于禁中、將軍義敎親將將東征、管領細川持之等諫止之、幕府罷和泉半國守護細川持有、以其子敎春代之、是日、持有卒、二十七日、義敎修愛染小法于仁和寺、京軍自足柄進者、抵早川尻、與上杉憲直戰敗之、斬數十人、二十八日、大雷雨、二十九日、足利持氏自高安寺退還海老名、召千葉胤直、不至、背應上杉憲實、冬十月二日、上杉持房進陣高麗寺、足利持氏使木戶持季陣八幡林禦之、三日、鎌倉留守三浦時高素憾持氏、至是得義敎令、委棄鎌倉、還三浦、幕府授錦旗足利滿貞、援持房、四日、一色直兼時兼等孤軍不能進、亦引還海老名、十三日、內大臣西園寺公名罷左近衞大將、十七日、三浦時高等襲鎌倉燒之、十九日、上杉憲實出陣分陪川原、鎌倉將士叛應憲實、二十五日、幕府修不

動法、呪咀足利持氏、二十八日、上杉憲實進抵入間川、持氏乞和、不聽、是日戰大敗之、斬宇都宮某、十一月朔、三浦時高、上杉持朝攻鎌倉、足利義久與滿直奔匿扇谷、梁田某名塚某力戰死之、其他將士皆歸憲實、持氏窮蹙、二日、持氏引還鎌倉、遇長尾昌景於葛原、衆皆欲戰、持氏使一色持家謂曰、上杉長尾累世未廢君臣之禮、頻年負恩謀逆、屢起兵相挑、雖我爲不才、今我爲汝自死矣、天譴奚可逭矣、中心如懷不快、則退以宜演意、昌景下馬跪曰、臣豈挾異圖矣哉、君以納憲直直兼讒、將殺憲實、故欲雪其寃而已、持氏乃曰、吾正憲直直兼之罪、如憲實所請、昌景大喜、脫甲謁持氏、與俱往永安寺、時高兵倘梗路、昌景叱之解去、尋持氏移金澤稱名寺、剃髮曰道繼、請傳國子義久于幕府、七日、長尾昌景以數千兵、攻上杉憲直、一色直兼于稱名寺、殺之、憲直子持成在德泉寺、聞之自殺、餘黨悉伏誅、十一日、上杉憲實移足利持氏于永

安寺、上杉持朝、千葉胤直、大石憲儀等、置兵監守、是日、虜僧尊仲、海老名尾張等死之、二階堂信濃守遁、尋送尊仲于京師誅之、十六日、六條坊門猪猥瓦堂火、十九日、權大納言二條持通兼左近衞大將、持基之子也、二十九日、幕府上足利持氏薙髮乞哀狀、十二月八日、幕府使僧西山還自鎌倉、上杉憲實爲持氏請哀、又遣僧仲明、謁義教申前請、不聽、以義教猶子尋尊爲大乘院主、九日、幕府梟上杉憲直、一色直兼等首于六條河原、十一日、公卿已下賀關東平定于幕府、是日、釋關白滿家等屏居、十三日、將軍義教觀猿樂于赤松滿政第、幕府獲越智氏餘黨于伊勢、是日、斬其首、梟之六條河原、十四日、修准大法于禁中、義教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又誦讀大般若經于室町第、禱夫人日野氏疾、十八日、地震、二十五日、內侍所臨時神樂、二十六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七日、將軍義教參朝、二十八日、地震、幕府修大法禳歲厄、自三月至是月、

是歲、將軍義教屢詣諸寺、造三十三間堂、飢疫、死者盈路、

十一年己未、春正月十日、將軍義教參朝、十一日、義教詣三寶院、十三日、避方忌于別殿、出雲隱岐飛驒及近江半國守護京極持高卒、其叔父高數嗣、二十五日、將軍義教詣青蓮院、二十九日、義教詣聖護院、閏月二日、賜宴關白持基、右大臣鷹司房平于小御所、張猿樂、十一日、不豫、十三日、逸見某伏誅報至、公卿已下參賀幕府、二十一日、大內持世逐千葉胤鎮、以千葉胤紹爲郡司、中村某爲郡代、二十四日、幕府疑前箱根別當瑞禪爲足利持氏乞哀捕之、是日、遣僧周操于鎌倉、命上杉憲實殺持氏父子、二十八日、近衞南油小路西火、是月、上杉憲實納五經注疏於足利學校、學校在下野、傳言參議小野篁捌造立、衰頹歲久、憲實好學、其在職也、撫民愛士、大得士心、下野爲分國、且足利之地也、幕府管領爲世貫之地、故憲實修營學校、寄附田園爲學資、購書籍以充之、以

故生徒日盛、當于戈騷擾之時、藝文掃地、而足利之學校、獨著天下、

青山延于曰、憲實才略絕人、向使持氏用之、則其所爲必有可觀者也、惜乎持氏暗劣、不能用其計、遂使之激成禍亂、憲實之叛、雖出於窘迫不獲已之策、然其擧兵據國、何以免不臣之罪哉、然其修黌舍、興文學、其功亦不可廢、五代時、馮道鏤板五經、天下偉其功、論憲實者、不以人廢其功可也、

大雪、二月朔、日有食之、避方忌于泉殿、九日、將軍義教如三條實雅第、十日、上杉憲實遣上杉持朝、千葉胤直、率兵圍永安寺、足利持氏縱火寺塔、與其妻及叔父滿貞俱自殺、近臣鬪死者二十餘人、謚長春院、持氏少子二人曰春王安王、皆髫齔、爲里見家基及乳母長尾氏所挈、遁走日光山、家基新田氏疏族也、元弘中、從義貞討北條高時有功、後屬足利氏、氏憲四索持氏遺黨、十五日、公

卿已下賀鎌倉平于幕府、將軍義教修涅槃會于大報恩寺、十八日、征大和諸將送致首虜于京師、十九日、將軍義教如鷹司房平第、二十日、上杉憲實遣使京師、請足利持氏子義久處分于幕府、二十一日、讀仁王經于禁中、將軍義教詣常在光院、及小松谷妙法院、是夜參朝、奏鎌倉平、獻劒馬、乃賜劒馬答之、二十二日、幕府遣僧俊列周鳳于鎌倉、二十三日、彗星見北方、尋命諸社寺禳之、二十八日、諸將圍足利義久于報國寺、義久神色自若曰、我今就虜、不能復仇、死而有靈、則爲神而滅上杉氏矣、言畢伏刄、時年十一、是月、使大外記清原業忠侍講禮記、三月二日、將軍義教觀花于鞍馬、三日、公卿已下賀足利義久伏誅于幕府、八日、修仁王經法于清凉殿、二十日、幕府遣僧乾楞于鎌倉、二十一日、北野一切經會、將軍義教涖焉、二十四日、京軍搜索越智維通及弟次郞、是日、次郞自殺雪別所、旣捕維通於長谷逆旅殺之、二十七日、將軍

義敎謁石淸水宮、夏四月二日、幕府梟越智維通兄弟首於六條河原、旣公卿已下賀越智氏滅于幕府、十一日、京軍斬箸尾次郎左衛門、索餘黨于熊野山中、旣致首京師、梟六條河原、公卿已下賀大和平于幕府、二十五日、僧周操乾楞還自鎌倉、謁將軍義敎、造八坂塔、雲居寺、嵯峨釋迦堂、我邊民侵明浙東、五月四日、幕府允上杉憲實請、新選補鎌倉五山住持、大和守護代遊佐國長卒、十六日、將軍義敎禱禳于室町第、六月三日、三條實雅饗義敎于其第、賀鎌倉平定、公卿諸將亦迎饗之、六日、義敎復如三條實雅第、先是重建雲居寺、至是幕府命造其佛像、七日、義敎觀祇園祭于京極高數第、幕府命北畠持康、細川某、長野某、搜索大僧正義昭于吉野及伊勢、又執吉野僧糺問、亦不知其所在、九日、幕府遣僧周操于鎌倉、十四日、祇園御靈會、駕輿丁與衛士爭鬪、矢及神輿、二十日、幕府聞大僧正義昭匿日向、命守護島津忠國執之、旣

義昭遺書于忠國老臣樺山孝久曰、亂之不弭、由義敎失道、我恐足利氏之葉、遂爲他人有、今起兵固非爲我也、幕府復促忠國捉捕之、二十一日、將軍義敎臨山名持豐第、二十三日、義敎詣華頂坊、是夜、臨赤松滿祐第、二十六日、祈雨、義敎如二條持基第、二十七日、權中納言飛鳥井雅世撰新續古今和歌集戀部雜部上之、因獻劒馬、是夜、義敎修五壇法于室町第、又使安倍有重行三萬六千神祭于其第、二十八日、上杉憲實剃髮號長棟、讓職弟清方、是日、憲實恐負殺君之名也、自往永安寺、謝持氏影前、泣曰、臣心無不義、天實鑑之、乃挺刀剚腹、爲高山越後、那波內匠所持不果、輿而還家、旣而創愈、遁藤澤、尋隱伊豆國、

賴襄曰、方上杉憲實之諫持氏也、君臣之際、嫌隙稍生、及其釁端已啓、欲自殺以明其志、何其烈也、然原其終始所爲、權謀詭計、有不可掩者矣、蓋其擁兵抗君、恐其臣之叛己、陽爲窘迫就

死之態、以激勵其臣而已、不然匹夫匹婦猶能引決、憲實而不能死乎、足以知其伏刄之非本意也、此豈古人所謂欲蓋彌彰者歟、

二十九日、將軍義敎遊嵯峨、又臨細川持之第、晦、義敎修法華八講于北野、是月、震東寺塔、幕府使政所吏判決滯獄、幕府以大內持世闕朝覲、割其安藝地、與之小早川某、秋七月二日、祈雨、八日、清涼寺釋迦像倒、十五日、大風、清見寺殿堂倒、十六日、將軍義敎以其子某、欲爲鎌倉主、是日、遣僧周沆于上杉憲實、僧中佐于足利滿貞、流五山僧犯法者于諸島、八月八日、清涼寺釋迦像復倒、九日、僧周沆還自鎌倉、十三日、大水、十六日、會津大風雨、十八日、將軍義敎修萬僧會于勝定院、二十一日、義敎詣東寺、二十二日、義敎爲其子義勝、修不動護摩法于伊勢貞經第、二十三日、僧中佐還自篠川、謁義敎、九月十二日、菊池持朝寄荻原邊多前地于

正觀寺、二十二日、將軍義敎修仁王經法于石淸水、冬十月十一日、後小松帝忌辰法會、修法華八講于安樂光院、義敎詣小原、十六日、又修懺法于禁中、義敎參朝、十九日、又修曼荼羅供于安樂光院、二十日、又赦囚三人、是日、將軍義敎詣安樂光院、拜靈位、獻法會費、是月、京軍自熊野還、大和、伊勢、志摩人叛、守護一色義貫、守護代石川九郞擊平之、十二月十三日、修不動准大法于宮中、十七日、幕府逆修義持十三回忌于東寺、二十日、將軍義敎至蔭涼軒、觀園林、二十六日、朝鮮王李祹遣使來聘、獻國書及方物于幕府、其書曰、孟秋猶熱、想動靜佳勝、念我邦鄰於貴國、世惇舊好、第以海洋遼隔、允闕交聘、緬懷良深、遣臣僉知中樞密院事高得宗、虎勇侍衛司大護軍尹仁甫、聊乘慶賀、以達遐悰、不腆土宜、具如別幅、切希留納、惟冀順時自重、晦、僧周操還自鎌倉、獻馬及金于幕府、將軍義敎詣相國寺、是歲、洪水、相馬高胤襲父重胤遺封、

義敎賞南部義政戰功、許牵黑母衣士、義敎遺書于琉球、延暦寺
僧徒與南朝遺臣通謀攻京師、義敎屢詣諸寺、
頼襄曰、足利氏開軍府于京師、而置宗藩于鎌倉、鎌倉之有上
杉氏、猶京府之有細川氏也、皆有補佐之功、而亦有逼犯之禍、
細川猶有畠山斯波之儕、足以相制、至於上杉獨任世襲、如二
君焉、焉得無禍哉、然頼其分爲兩家、更任執事、是以爲之上者、
得以暫安耳、而京府則利其危也、如尊氏自封其子、無論已、自
義詮義滿、族屬漸疏、每與鎌倉相圖、故誘上杉氏以制之、而上
杉氏亦援京府以爲重、君臣之際、常有嫌隙、爲將軍者、以爲彼
之不利而我之利也、獨上杉氏憲之叛持氏也、將軍義持不援
氏憲右持氏何也、氏憲之黨有義嗣、義嗣者、義持弟、其所深忌
也、故右持氏除氏憲、其心私也、而其跡則公矣、足以服關東將
士之心、及義敎之繼爲將軍、持氏亦與執事憲實有隙、則右憲

實以斃持氏、蓋義持無嗣、持氏冀立、而義敎脫僧服登壇、故其
心不服、憲實以爲口實、訴之義敎、中其所忌、以得其援義敎之
意、必曰、吾乘此時斃而滅之、父祖之所欲爲而未能也、而吾能
之、其實非義敎能斃持氏也、持氏自斃於强臣之計也、而義敎
右臣滅君、何以服將士之心哉、是以如結城氏朝者、奉持氏之
孤起兵、亦命憲實平之、非憲實肯循義敎令也、自除其患也、其
後將士再求遺孤爲主、而上杉氏更戴將軍之子、將士仍不之
將軍之子、而之管領之子者、可以見人心也、故治天下者、常從
人心所嚮、以成其事、事成而天下仰吾權、不從人心所嚮者、雖
克於一時、而未久而壞、壞則我權廢矣、觀義持義敎之所爲、不
其然乎、爲義敎計者、縱使不右持氏、攻而因之、更立其子、或析
其封、以傳數子、誚憲實之不臣、代以衆望所屬、則一處置、而關
東之心盡悅服、自是以往、廢置鎌倉君相、其權盡歸於京府、惜

乎義敎之不足以語此也、義敎已夷鎌倉、自以爲無復足患者
矣、愈益矜驕、以致將帥之不服、嘉吉之禍、應仁之亂、相因而作、
子孫終爲細川氏所弱、雖擁空名於上、而與鎌倉奚異哉、
栗山愿曰、古之稱忠義也、未始不原乎天性、發乎誠惻、而後世
之趨義、鮮不以名、夫名豈非重事哉、上杉憲實蓋亦知名爲重
事也、一則曰自死、而不能也、遂披緇髡髮、蔬食苦行、將如無所
容焉、予特哀有愧於心、有畏於名、而竊恠其伏刄二、而遂不決
何也、今夫婦女之居室、生未手刀繩、然方其悲羞激迫也、伺守
者怠、獨能引決、有濟志也、憲實之智勇、謂曾不如閨閤之人乎、
蓋有不出乎誠惻者矣、則其餘可從而知也、至遂擐僧衣擒遺
縲、則其不可得掩也、他何名之議哉、
山縣禎曰、持氏驕慢不軌、信讒邪、嫉諫輔、將殺之而後已也、其
亡身滅家固宜矣、憲實屢諫其君、將納之於軌度、不可謂不愛

君也、然其恃權依勢、擁兵以抗其君、失臣道亦甚矣、若以古忠
義之人擬之則過也、而如義敎命憲實殺持氏、則是使臣弑其
君也、其所令如此、他日不免弑逆之禍、不亦宜乎、
十二年庚申、春正月十日、將軍義敎見朝鮮使于室町第、十一日、
義敎詣三寶院、幕府造相國寺山門、十三日、足利持氏遺黨一色
伊豫守去鎌倉、據其邑今泉起兵、執事上杉淸方遣長尾憲景、太
田資光、破走之、舞木持廣應一色氏、長尾昌景以謀招之置酒、持
廣不疑、伏兵遽起殺之、十六日、將軍義敎誦讀大般若經于室町
第、十九日、讀書始、二十四日、義敎詣菩法寺、二十五日、義敎詣靑
蓮院、又如萬里小路時房第、二十六日、奏樂、二十八日、將軍義敎
張猿樂及田樂於室町第、二十九日、義敎詣聖護院、二月七日、義
敎觀歌舞于伊勢貞國第、九日、義敎如三條實雅第、十三日、義敎
參朝、命諸將張歌舞于內庭、供叡覽、十四日、釋奠、十九日、義敎見

朝鮮使、遣答書及物、義教詣妙法院、二十日、義教誦讀大般若經
于室町第、二十一日、義教療疾于三條實雅第、留七日、義教修法
于室町第、二十五日、大內持世與少貳嘉賴等連年搆兵、不克、欲
請幕府招降之、會朝鮮使訴我兵士乘亂侵略其國、於是幕府遣
飯尾爲行貞連傳旨諸將輯睦、戒飭其部下、又諭宇治維鄉陰備
不虞、命志賀親賀追捕大友親著持直等、三月二日、大外記舟橋
業忠侍講禮記、四日、足利安王寄地于常陸賀茂祠、祈興復鎌倉、
六日、將軍義教如三條實雅第、十二日、修一字金輪法于禁中、十
五日、先是足利持氏之死也、其二子春王安王逃荒山、潛遣使
諭結城氏朝曰、請假子之力、擊上杉氏、以復父仇、氏朝謂其將士
曰、吾被佐公恩眷、而不能救其死、今兩郎君託我以大事、是武人
之榮也、吾其可不出力生死以之、乃令其子光久迎致二孤、與親
族老臣議、水谷隆持、梁田修理亮、將監、黑田民部丞曰、我宗族累

世、未有與不義、二孺子亦雖可憐、去年兵亂之後、管領氏與幕府
講和、親交復舊、然今背義爲叛亂、恐不可矣、人而無遠慮、則必有
近憂、請熟圖焉、時厚木掃部助入報、公子既至、光久亦從、衆皆驚、
或謂氏朝奚嘗不議焉、隆持等四人皆薙髮、與出城去、隆持熟思、
見亂亡命、非武所爲也、盟死還復入城、氏朝、及子持朝、長朝、朝秉、
弟原光義、及今川式部丞、木戶左近將監、宇都宮伊豫守、小山大
膳大夫、桃井刑部少輔、里見家基、一色伊豫六郞等、浚隍修壁、磨
鏃研矛、守備勵戒、傍修繕古河城、使野田氏行爲隊長、矢部大炊
助爲協守、下河邊一族據關宿城、事聞京師、將軍義教賜征旗于
上杉憲實、憲實辭、弟淸方代之、十七日、幕府收赤松義雅封邑、頒
賜赤松滿祐、祐貞、細川持賢、二十一日、北野一切經會、將軍義教
涖焉、宿禱、夏四月五日、幕府修五壇法、祈關東平定、八日、先是結
城氏知夫妻抵京師、獻物幕府、是日、將軍義教詣泉涌寺、命留守

細川持賢延氏知縱覽府中、上杉憲信陣苦林、長尾景仲屯入間
磧、以竢諸軍之至、新田、田中、佐野、桃井黨應孺子、據野田塞、擧兵
侵掠邑里、九日、上野守護代大石憲重募國人、欲鎭之、國人莫應
者、憲重率部下屯居淵、攻高階城、薄隍際、城兵褫氣、是夜散走、獨
國府美濃守兄弟駐戰死之、十日、幕府命斯波持種、今川範忠等、
率兵東征、又傳檄于關東諸將擊結城、十六日、慶法觀寺塔、將軍
義教涖焉、十八日、義教詣熊野、結城氏知請從行、義教以關東亂、
諭歸其國、十九日、先是上杉憲實奉幕府命、自伊豆還鎌倉、是日、
執事上杉淸方、上杉持朝、將兵擊結城、明日、以三浦時高爲鎌倉
留守、幕府遣僧周隆周流于鎌倉、五月朔、上杉持房率東海山陰
兵次鎌倉、三日、幕府命相承院祈戰捷、六日、足利義滿三十三回
忌辰、修法華懺法于宮中、資其冥福、幕府亦修法會于諸寺、九日、
將軍義教進馬于祇園社、禱子義勝安寧、十一日、上杉憲實、及上

杉持房發鎌倉、次神奈川、十五日、幕府遣武田信榮、細川成之等
殺若狹守護一色義貫于三輪、初義貫妻有姿色、及義貫于役、妻
居堀川第、至是義教遣人召之、妻輿中自殺、使者亦自殺、義教恐
義貫聞之、遽令武田信榮殺義貫、信榮乃紿義貫曰、將軍有所賜、
請來飲、有義貫臣羽伏莵者、諫止之、義貫謂已諾矣、不可俄止、乃
去衞從、與羽伏莵、石河、三方等十一士、詣信榮營、坐定伏起、左右
露刄呼曰、有命賜死、義貫乃自殺、從士皆奮鬪而死、明日、成之長
野某等攻伊勢守護土岐持賴殺之、持賴素爲義教所忌、令長野
圖之、長野將兵襲三輪營、持賴身長八尺、膂力絕人、擐重鎧把薙
刄、與壯士二十餘人、開門衝盪、手斃勁兵九人、長野兵披靡不進、
乃還營與從士飲訣、登樓呼曰、今日奉命、我不惜死也、只恨死無
益于國、乃潰腹摔腸、投敵而死、是日、一色教親率兵圍義貫堀川
第、其臣悉戰死之、義教分持賴義貫領國、賜參河於細川成之、丹

後及伊勢半國於一色教親、若狹於武田信榮、土岐正統至是斷絕、以土岐持益爲氏族、受命賜總領職、徙居革手城、義教修法于室町第、十九日、十市某自殺楢原、二十五日、將軍義教修五壇法于室町第、六月朔、京師騷擾、三日、京軍自大和凱旋、公卿將士參賀幕府、既除一歲首尾外、禁參賀、又賜越智氏遺地於楢原某、冐越智氏、八日、香德院、正宗菴、栖雲菴火、十三日、將軍義教修五壇法于室町第、十六日、中御門萬里小路火、二十八日、以旱疏神泉苑、是月、二本松滿泰、石橋滿博攻足利滿貞于篠川殺之、秋七月朔、日有食之、二日、十念寺僧眞阿寂、後龜山帝皇子也、一日謁將軍義教、適有囚、爲請肆赦、不聽、詠歌、（盡斐乃免仁、仁久志止於毛布、謨能曾那伎、等假阿留味許楚、奈保阿波禮南麗、）義教感情赦之、一色伊豫守驅武藏北黨、濟利根川、縱火襲須賀城、須賀土佐拒戰而死、從者皆殲、上杉憲信、長尾景仲聞警馳至、是日、伊豫率兵迎戰于中途、一日十數合、會日沒交綏、

明日、國人多隷伊豫、勢頗張、憲信景仲兵寡、議戰不決、或謂拂陣、伊豫馳濟荒川、出村岡磧、乘勝不整隊伍而進、憲信景仲擇率兵爲先鋒擊破之、伊豫軍潰走小江山、兵士離散、上杉持朝在岩槻、聞伊豫勢振、發兵後援、到乃軍散、五日、幕府諭結城氏知、石川某、止其私鬪、會師于結城、八日、上杉憲實發神奈川、次野本唐子、足利安王與書石川中務少輔、獎勵之、使報効、十二日、大膳大夫南部義政卒、二十日、稱光帝十三回忌辰、修曼荼羅供于安樂光院、資其冥福、二十三日、若狹守護武田信榮卒、義教之殺一色義貫也、信榮爲義貫士三方若狹所傷、至是死、二十五日、勝豐後守聚黨應結城氏朝、上杉持朝擊之於足利、斬其族八人、二十九日、上杉清方率諸軍圍結城城、清方自坤、上野國人自酉、上杉持朝率安房兵自乾、京軍及宇都宮、土岐、上杉、小田自坎、武田信賢越後信濃兵自巽、岩松家純、小山、武田、武藏黨、千葉介貞胤、及上總下

總國人自南面逼城僅三町、清方傳令、中間浚隍構柵二重、以斷城中糧道、而清方、持朝、貞胤陣頭築井樓三重、連戰累月、是月、幕府命戶塚義忠擊牧野藏人、北畠滿雅薨、年六十四、滿雅學文於土岐正賴、正賴一日謂曰、敵者在我、不在人、苟志學者、知其本勿疑惑、時滿雅歲十八、作歌答、（遢太天奈幾、許許呂波多滿乃、巨登久仁天、奇止能那伎爾波、和禮氐幾奈）之、子教具嗣、八月四日、幕府以僧慶年爲南禪寺住持、將軍義教蒞焉、九日、上杉憲實發野本唐子、進軍祇園城、信濃人大井持光應結城、擧兵抵碓氷嶺、上杉重方爲之備、次國分、上杉氏顯次高麗寺下、德宿、箱根別當澄實、大森實賴等、將發兵援結城、今川範忠爲之備、次平塚、蒲原播磨守次國府、陣道塲、十四日、大風、十六日、天赤紅、大風、二十三日、幕府以僧俊哲爲等持寺住持、將軍義教蒞焉、二十九日、幕府以僧周鳳爲相國寺住持、義教蒞焉、是月、平泉寺火、九月八日、光範門院崩、十六日、將軍義教修法于室町

第、十八日、地大震、幕府使僧乾梛系種于關東、二十三日、修仁王經法于石清水、二十七日、將軍義教將謁石清水宮、是夕齋伊勢貞經第、翌日風雨、延其期、冬十月二日、義教如三條舊第、五日、幕府修法會於等持寺、雲居寺、十日、幕府修造東寺、將軍義教如近衞房嗣第、加首服其子教基、授偏諱、二十六日、幕府令、負債過十年者、改三倍加償制、至其子母均者、雖二十年、止一倍、質其地者、至收息一倍者還之本主、十一月八日、命公卿已下、上其所藏書目、十二日、幕府令吉川經信襲領大朝本新莊等地頭職、十三日、南禪寺塔頭與雲軒火、十五日、將軍義教謁石清水宮、二十日、平瀨某有罪、幕府收其資產、寄相國寺、十二月十二日、將軍義教修五壇法于室町第、上杉清方持朝等圍結城、城久不能拔、當是時、城兵每雖得利、敵軍衆多、攻圍數重、城中僅憑單郭、衆心蕩搖、氏朝弟山川氏義密送欵於清方乞降、由是士氣頗沮、清方問方

略于諸將而不決、是日、小山小四郎奮與城兵戰、十四日、義敎修法華八講于等持寺、二十三日、奏樂、二十五日、內侍所臨時神樂、
是月、幕府慮伊勢國司北畠敎具乘結城亂起兵、啗以封土官爵、敎具知力難敵、從之、是歲、將軍義敎屢詣諸寺、

皇朝編年史卷之七十三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43
SS号=14664043